目录

[《絕代雙驕》古龍 5](#_Toc70239782)

[第一章 名劍香花 5](#_Toc70239783)

[第二章 刀下遺孤 11](#_Toc70239784)

[第三章 第一神劍 22](#_Toc70239785)

[第四章 赤手殲魔 28](#_Toc70239786)

[第五章 惡人之谷 38](#_Toc70239787)

[第六章 毒人毒計 44](#_Toc70239788)

[第七章 漏網之魚 53](#_Toc70239789)

[第八章 近墨者黑 57](#_Toc70239790)

[第九章 青出於藍 67](#_Toc70239791)

[第十章 谷外風光 74](#_Toc70239792)

[第十一章 弄巧反拙 81](#_Toc70239793)

[第十二章 意外風波 88](#_Toc70239794)

[第十三章 仙女懲兇 97](#_Toc70239795)

[第十四章 倩女現形 105](#_Toc70239796)

[第十五章 有驚無險 113](#_Toc70239797)

[第十六章 弄巧反拙 122](#_Toc70239798)

[第十七章 碧蛇神君 128](#_Toc70239799)

[第十八章 慕容九妹 135](#_Toc70239800)

[第十九章 弄巧反拙 144](#_Toc70239801)

[第二十章 人心難測 152](#_Toc70239802)

[第二十一章 爾奸我詐 161](#_Toc70239803)

[第二十二章 陰錯陽差 167](#_Toc70239804)

[第二十三章 奇峰迭起 177](#_Toc70239805)

[第二十四章 死中求活 186](#_Toc70239806)

[第二十五章 死裡逃生 194](#_Toc70239807)

[第二十六章 巧計脫困 199](#_Toc70239808)

[第二十七章 脫困入困 208](#_Toc70239809)

[第二十八章 穴裡乾坤 217](#_Toc70239810)

[第二十九章 顛倒乾坤 221](#_Toc70239811)

[第三十章 作法自斃 230](#_Toc70239812)

[第三十一章 柳暗花明 235](#_Toc70239813)

[第三十二章 地下寶藏 242](#_Toc70239814)

[第三十三章 當代人傑 247](#_Toc70239815)

[第三十四章 蓋世惡賭 254](#_Toc70239816)

[第三十五章 智得銅符 261](#_Toc70239817)

[第三十六章 貌合神離 270](#_Toc70239818)

[第三十七章 驚險重重 276](#_Toc70239819)

[第三十八章 江南大俠 284](#_Toc70239820)

[第三十九章 假仁假義 288](#_Toc70239821)

[第四十章 冤家路窄 297](#_Toc70239822)

[第四十一章 流浪江湖 304](#_Toc70239823)

[第四十二章 巧識陰謀 312](#_Toc70239824)

[第四十三章 奇峰迭起 319](#_Toc70239825)

[第四十四章 撲朔迷離 325](#_Toc70239826)

[第四十五章 暗藏奸詐 332](#_Toc70239827)

[第四十六章 巧識毒計 340](#_Toc70239828)

[第四十七章 計中之計 346](#_Toc70239829)

[第四十八章 揭發奸謀 355](#_Toc70239830)

[第四十九章 幽靈之謎 362](#_Toc70239831)

[第五十章 意料之外 369](#_Toc70239832)

[第五十一章 假仁假義 375](#_Toc70239833)

[第五十二章 裝傻裝瘋 383](#_Toc70239834)

[第五十三章 栽贓嫁禍 389](#_Toc70239835)

[第五十四章 略施巧計 398](#_Toc70239836)

[第五十五章 巧妙安排 403](#_Toc70239837)

[第五十六章 作法自斃 412](#_Toc70239838)

[第五十七章 意外之外 417](#_Toc70239839)

[第五十八章 天降怪客 423](#_Toc70239840)

[第五十九章 驚人之變 428](#_Toc70239841)

[第六十章 天之驕子 434](#_Toc70239842)

[第六十一章 陰狠毒辣 440](#_Toc70239843)

[第六十二章 情有獨鍾 446](#_Toc70239844)

[第六十三章 劍氣沖霄 452](#_Toc70239845)

[第六十四章 神掌挫敵 458](#_Toc70239846)

[第六十五章 神出鬼沒 464](#_Toc70239847)

[第六十六章 高深莫測 470](#_Toc70239848)

[第六十七章 義薄雲天 475](#_Toc70239849)

[第六十八章 暗藏奸詐 481](#_Toc70239850)

[第六十九章 千鈞一髮 488](#_Toc70239851)

[第七十章 死裡求生 495](#_Toc70239852)

[第七十一章 柳暗花明 503](#_Toc70239853)

[第七十二章 山迴路轉 510](#_Toc70239854)

[第七十三章 口蜜腹劍 517](#_Toc70239855)

[第七十四章 人面獸心 524](#_Toc70239856)

[第七十五章 南天大俠 528](#_Toc70239857)

[第七十六章 無牙門下 534](#_Toc70239858)

[第七十七章 萍水相逢 538](#_Toc70239859)

[第七十八章 冤家路窄 545](#_Toc70239860)

[第七十九章 山君夫人 550](#_Toc70239861)

[第八十章 義無反顧 556](#_Toc70239862)

[第八十一章 生死兩難 560](#_Toc70239863)

[第八十二章 溫柔陷阱 566](#_Toc70239864)

[第八十三章 自作自受 571](#_Toc70239865)

[第八十四章 意外之變 578](#_Toc70239866)

[第八十五章 色膽包天 584](#_Toc70239867)

[第八十六章 利令智昏 589](#_Toc70239868)

[第八十七章 汝奸我詐 595](#_Toc70239869)

[第八十八章 飄忽無蹤 600](#_Toc70239870)

[第八十九章 守株待兔 605](#_Toc70239871)

[第九十章 巧計安排 610](#_Toc70239872)

[第九十一章 將計就計 615](#_Toc70239873)

[第九十二章 各逞機鋒 622](#_Toc70239874)

[第九十三章 奸狡無匹 627](#_Toc70239875)

[第九十四章 機智絕倫 633](#_Toc70239876)

[第九十五章 陰險毒辣 638](#_Toc70239877)

[第九十六章 奸狡詭詐 645](#_Toc70239878)

[第九十七章 胸有成竹 652](#_Toc70239879)

[第九十八章 生死兩難 658](#_Toc70239880)

[第九十九章 水落石出 662](#_Toc70239881)

[第一○○章 雙驕再聚 667](#_Toc70239882)

[第一○一章 意外之變 672](#_Toc70239883)

[第一○二章 奇峰再起 678](#_Toc70239884)

[第一○三章 莫測高深 684](#_Toc70239885)

[第一○四章 見利忘義 690](#_Toc70239886)

[第一○五章 勾心鬥角 695](#_Toc70239887)

[第一○六章 難以捉摸 699](#_Toc70239888)

[第一○七章 人性弱點 702](#_Toc70239889)

[第一○八章 計脫危困 707](#_Toc70239890)

[第一○九章 明玉神功 711](#_Toc70239891)

[第一一○章 惡人惡計 714](#_Toc70239892)

[第一一一章 奇異賭場 716](#_Toc70239893)

[第一一二章 驚人豪賭 720](#_Toc70239894)

[第一一三章 情有獨鍾 724](#_Toc70239895)

[第一一四章 邪不敵正 728](#_Toc70239896)

[第一一五章 惡人再聚 734](#_Toc70239897)

[第一一六章 鬼童復出 740](#_Toc70239898)

[第一一七章 狂獅鐵戰 747](#_Toc70239899)

[第一一八章 大眾情人 756](#_Toc70239900)

[第一一九，章 倖脫死劫 761](#_Toc70239901)

[第一二○章 神功絕學 768](#_Toc70239902)

[第一二一章 互相殘殺 775](#_Toc70239903)

[第一二二章 兔死狗烹 783](#_Toc70239904)

[第一二三章 善惡一線 789](#_Toc70239905)

[第一二四章 生死兩難 795](#_Toc70239906)

[第一二五章 惺惺相惜 801](#_Toc70239907)

[第一二六章 生死之搏 809](#_Toc70239908)

[第一二七章 生離死別 812](#_Toc70239909)

[第一二八章 真象大白 818](#_Toc70239910)

# 《絕代雙驕》古龍

《二○一五年一月二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 第一章 名劍香花

江湖中有耳朵的人，絕無一人沒有聽見過「玉郎」江楓，和燕南天這兩人的名字；江湖中有眼睛的人，也絕無一人不想瞧瞧江楓的絕世風采，和燕南天的絕代神劍，只因為任何人都知道，世上絕沒有一個少女能抵擋江楓的微微一笑，也絕沒有一個英雄能抵擋燕南天的輕輕一劍！任何人都相信，燕南天的劍，非但能在百萬軍中取主帥之首級，也能將一根頭髮分成兩根，而江楓的笑，卻可令少女的心粉碎。

但此刻，這出生豪富世家的天下第一美男子，卻穿著件粗俗的衣衫，趕著輛破舊的馬車，匆匆行駛在一條久已荒廢的舊道上。此刻若有人見到他，誰也不會相信他便是那倚馬斜橋，一擲千金的風流公子。

七月，夕陽如火，烈日的餘威仍在，人和馬，都悶得透不過氣來，但江楓手裡的鞭子，仍不停地趕著馬。馬車飛駛，將道路的荒草，都輾得倒下去，就好像那些曾經為江楓著迷的少女腰肢。

突然，一聲雞啼，撕裂了天地間的沉悶。

但黃昏時，舊道上，那裡來的雞啼？！

江楓面色變了，明銳的目光，自壓在眉際的破帽邊沿望過去，只見一隻大公雞站在道旁殘柳的樹幹上，就像釘在上面似的動也不動，那雄麗的雞冠，多采的羽毛，在夕陽下閃動著令人眩目的金光。公雞的眼睛裡，竟也似有種惡毒的，妖異的光芒。

江楓的面色變得更蒼白，突然勒住了車馬。

健馬長嘶，車緩緩停下，車廂中卻有個甜美而溫柔的語聲問道：「什麼事？」

江楓微一遲疑，苦笑道：「沒有什麼，只不過走錯路了。」撥轉馬頭，兜了半個圈子，竟又向來路奔回，只聽那公雞又是一聲長嘶，卻像是在對他冷笑。

江楓打馬更急，路上的荒草已被輾平，車馬自是走得更快了，但還未奔出四十丈，道上竟又有樣東西擋住了去路。

這久已荒廢，久無人跡的舊道上，此刻竟突然有隻巨大的肥豬橫臥在路中，又有誰能猜透這隻豬是那裡來的？！

馬車方才還駛過這條路，這條路上，方才明明連半斤豬肉都沒有，而此刻卻有了整整一隻豬。

江楓再次變色，再次勒住馬車。

只見那隻豬在地上翻滾著，但全身上下，卻被洗得乾乾淨淨，那緊密的豬毛，在夕陽下就像是金絲織成的氈子一樣。

門窗緊閉的車廂裡，又傳出人語道：「你又走錯了？」

江楓滿頭汗珠滾滾而落，道：「我……我……」

那甜美溫柔的人語輕嘆著道：「你又何苦瞞我？我早已知道了。」

江楓失聲道：「你早已知道了？」

「我方才聽見那聲雞啼，便已猜出必定是『十二星象』中人找上咱們了，你怕我擔心，所以才瞞著我，是麼？」

江楓長嘆一聲，道：「奇怪……你我此行如此秘密，他們怎會知道？但……但你只管放心，什麼事都有我來抵擋！」

車廂中人柔聲道：「你又錯了，自從那天……那天我準備和你共生共死，無論有什麼危險患難，也該由咱們倆共同承當。」

「但你現在……」

「沒關係，現在我覺得很好。」

江楓咬了咬牙，道：「好，你還能下車走麼？道路兩頭都已有警象，看來咱們也只有棄下車馬，穿過這一片荒野……」

「為什麼要棄下車馬呢？他們既已釘上咱們，反正已難脫身，倒不如就在這裡等著，『十二星象』雖有兇名，但咱們也未必怕他們！」

「我……我只是怕你……」

「你放心，我沒關係。」

江楓面上忽也現出溫柔的笑容，輕輕道：「我能找著你，真是最幸運的事。」他在夕陽下笑著，連夕陽都似失卻了顏色。

車廂中人笑道：「幸運的該是我才對，我知道，江湖中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子在羨慕我，妒忌我，只是她們……」

語聲未了，健馬突然仰首驚嘶起來──暮風中方自透出新涼，這匹馬卻似突然覺出了什麼驚人的警兆！一陣風吹過，豬，在地上翻了個身，遠處隱隱傳來雞啼，荒草在風中搖舞，夕陽，黯淡了下來。大地竟似突然被一種不祥的氣氛所籠罩，這七月夕陽下的郊野，竟突然顯得說不出的悽涼，蕭索！

江楓變色道：「他們似已來了！」

突然馬車後有人桀桀笑道：「不錯，咱們已來了！」

※※※

這笑聲竟也如雞啼一般，尖銳、刺耳、短促，江楓一生之中，當真從未聽過如此難聽的笑聲。

他大驚轉身，輕叱道：「誰？！」

雞啼般的笑聲不絕，馬車後已轉出五、六個人來。

第一個人，身長不足五尺，瘦小枯乾，卻穿著一身火紅的衣裳，那模樣正有說不出的詭秘，說不出的猥瑣。

第二個人，身長卻赫然在九尺開外，高大魁偉，黃衣黃冠，那滿臉全無表情的橫肉，看來比鐵還硬。

後面跟著三個人打扮得更是奇怪，衣服竟是一塊塊五顏六色的綢緞縫成的，竟像是戲臺上乞丐穿著的富貴衣。

這三人身材相貌不相同，卻都是滿面兇光、行動慓悍的漢子，舉手投足，也是一模一樣，誰也不快上一分，誰也不慢上一分。

還有個人遠遠跟在後面，前面五個人加起來，也未見會比這人重上幾斤，整整一匹料子，也未見能為此人做件衣服，他胖得實在已快走不動了，每走一步，就喘口氣，口中不住喃喃道：「好熱，熱死人了。」滿頭汗珠，隨著他顫動的肥肉不住的流下來。

江楓躍下馬車，強作鎮定，抱拳道：「來的可是『十二星象』中之司晨客與黑面君麼？」

紅衣人咯咯笑道：「江公子果然好眼力，但咱們不過是一隻雞、一隻豬而已，司晨客、黑面君，這些好聽的名字，不過是江湖中人胡亂取的，咱們承當不起。」

江楓目光閃動道：「閣下想必就是……」

紅衣人截口笑道：「紅的是雞冠，黃的是雞胸，花的是雞尾，至於後面那位，你瞧他模樣像什麼？他就是什麼。」

江楓道：「幾位不知有何見教？」

紅衣雞冠道：「聞得江公子有了新寵，咱兄弟都忍不住想來瞧瞧這位能令玉郎動心的美人兒究竟美到什麼地步，再者，咱兄弟還想來向公子討件東西。」

江楓暗中變色，口中卻仍沉聲道：「只可惜在下此次匆匆出門，身無長物，那有什麼好東西，能入得了諸位名家法眼。」

雞冠人桀桀笑道：「江公子此刻突然將家財完全變賣，咱們雖不知為的是什麼，卻也不想知道，但江公子以田莊換來的那袋明珠……嘿嘿，江公子也該知道咱們『十二星象』向來賊不空手，公子就把那袋明珠賞給咱們吧。」

江楓突也大笑道：「好，好，原來你們倒竟已打聽得如此清楚，在下也知道『十二星象』從來不輕易出手，出手後從不空回，但……」

雞冠人道：「但什麼？你不答應？」

江楓冷笑道：「若要我答應，只有……」

語聲未了，閃閃銀光，已到了他胸口。

※※※

這雞冠人好快的手法，霎眼間，手中已多了件銀光閃閃的奇形兵刃，如花鋤、如鋼啄，閃電般擊向江楓，霎眼間已攻出七招，那詭異的招式，看來正如公雞啄米一般，沿著江楓手足少陰經俞府、神藏、靈墟、步廊……等要穴，一路啄了下去。

江楓平地躍起，凌空一個翻身，堪堪避過了這七啄，但這時卻又有三對雞爪鐮在地上等著。

雞冠一動，雞尾立應，那三個花衣雞尾人的出手之快，正也不在紅衣雞冠之下，三對雞爪鐮刀，正也是江湖罕睹的外門功夫，一個啄，三個抓，招式配合得滴水不漏，就算是一個人生著七隻手，呼應得也未必有如此微妙。

江楓自然不是等閑人物，但應付這四件外門兵刃，應付這從來未見的奇詭招式，已是左支右絀，大感吃力，何況還有個滿臉橫肉，目光閃兇的黃衣雞胸正在一旁目不轉睛的瞪著他，只等著他破綻露出。

黑面君嘻嘻笑道：「哥兒們，加加油，咱們可不是女人，可莫要對這小子生出憐香惜玉的心，兄弟我且先去瞧瞧車子裡的小美人兒。」

江楓怒喝道：「站住！」

他雖想衝過去，怎奈那七件兵刃卻圍得他風雨不透，而這時黑面君已蹣跚地走向車廂，伸手去拉門。

就在這時，車窗突然開了一線，裡面伸出一隻白生生的玉手，那纖柔、毫無瑕疵的手指中，卻夾著隻梅花。

黑色的梅花！

盛夏中有梅花，已是奇事，何況是黑色的梅花？！

白的手，黑的梅花，襯托出一種無法形容的，神秘的美，車廂中甜美的語聲一字字緩緩道：「你們瞧瞧這是什麼？」

黑面君的臉，突然扭曲起來，那隻正在拉門的手，也突然不會動了，雞嘴啄、雞爪鐮，更都在半空頓住！這六個兇名震動江湖的巨盜，竟似都突然中了魔法，每個人的手、腳、面目，都似已突然被凍結。

黑面君嗄聲道：「繡玉谷，移花宮。」

車廂中人道：「你的眼力倒也不錯。」

黑面君道：「我……小人。」

牙齒打戰，竟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車廂中人柔聲道：「你們想不想死？」

「小人，不……」

「不想死的還不走！」

這句話還未說完，紅的、黃的、花的、黑的，全部飛也似的走了──黑面君腳步也不再蹣跚，口中也不喘氣了，若非親眼瞧見，誰也不會相信這麼胖的人會有如此輕靈的身法。

江楓一步竄到車窗前，道：「你……你沒事麼？」

車廂中人笑道：「我只不過招了招手而已。」

江楓鬆了口氣，嘆道：「不想你竟從宮中帶出了朵墨玉梅花，連『十二星象』這樣的兇人，竟也對她們如此懼怕。」

車廂中人道：「由此你就可想到她們有多可怕，咱們還是快走吧，別的人來了都不要緊，但若是……」

突然間，只聽「嗖，嗖，嗖」衣袂破風之聲驟響，方才逃了的人，此刻竟又全部回來了，來的竟比去時還快。

黑面君哈哈笑道：「咱們險些上當了，車子裡若真是『移花宮』中的人，方才還能活著走麼？你幾時聽說過『移花宮』手下留得有活口？」

車廂中人道：「我饒了你，你竟還……」

黑面君大喝道：「冒牌貨，出來吧！」

突然出手一拳，那車門竟被他一拳擊碎！

車廂裡坐著的乃是個雲鬢蓬亂，面帶病容的婦人，卻仍掩不住她的天香國色──她眼睛並不十分媚秀，鼻子並不十分挺直，嘴唇也不十分嬌小，但這些湊在一齊，卻教人瞧了第一眼後，目光便再也捨不得離開，尤其是她那雙眼睛裡所包涵的情感、瞭解與智慧，更是深如海水。

只是她的腹部卻高高隆起，原來竟已身懷六甲。

黑面君怔了一怔，突然大笑道：「原來是個大肚婆娘，居然還敢冒充移花宮的……」

話未說完，那少婦身子突然飛了出來，黑面君還未弄清是怎麼回事，臉上已「劈劈拍拍」被她摑了幾個耳光。

那少婦身子又已掠回，輕笑道：「這大肚婆如何？」

黑面君怒吼一聲，道：「暗算偷襲，又算得什麼？」一拳擊了出去，這身子雖臃腫，但這一拳擊出，卻是又狠、又快、又辣！

那少婦面上仍帶著微笑，纖手輕輕一引，一撥，也不知她用了什麼手法，黑面君這一拳竟被她撥了回去，「砰」的一拳，竟打在自己肩頭上，竟偏偏不能收住，也不能閃避，他一拳擊碎車門，是何等氣力，這一拳竟自己將自己打得痛吼著跌倒在地上。

雞冠雞尾本也躍躍欲試，但此刻卻又不禁怔住了，目瞪口呆地瞧著這少婦，連手指都不敢動一動。

黑面君顫聲道：「移花接玉，神鬼莫敵……」

那少婦道：「你既然知道，便也該知道我是不是冒充的。」

黑面君道：「小……小人該死、該死……」掄起手來，正反摑了自己十幾個耳括子，打得他那張臉更黑胖了。

那少婦嘆了口氣，道：「我要為孩子積點陰德，你們……你們快走吧。」

這一次他們自然逃得更快，霎眼間便逃得蹤影不見，但暮色蒼茫中，遠處卻有條鬼魅般的人影一閃，向他們追了過去。

※※※

江楓瞧見他們去遠，才又鬆了口氣，嘆道：「幸虧你還有這一手，又將他們駭住，否則…」

突然發現那少婦面上已變了顏色，身子顫抖著，滿頭冷汗，滾滾而落，竟似已疼得不能忍受。

江楓大驚道：「你怎麼了？」

那少婦道：「我……我動了胎氣……只怕……只怕已……快要……」

她話還沒說完，江楓已慌得亂了手腳，跺足道：「這如何是好？」

那少婦嘶聲道：「你快將車子趕到路旁……快……快……快！」

江楓手忙腳亂的將車子趕到路旁長草裡，健馬不住長嘶著，江楓不停地抹汗，終於一頭鑽進車廂裡。

破了的車門，被長衫擋了起來。

大約數盞茶的時間，車廂中突然傳出嬰兒嘹亮的哭聲。

過了半晌，又聽到江楓狂喜歡呼道：「兩個……是雙胞胎……」

又過了兩盞茶時分，滿頭大汗，滿面興奮的江楓，一頭鑽出車廂，但目光所及，整個人卻又被驚得呆住了！

方才鼠竄而逃的黑面君，司晨客，此刻竟又站在車廂前，六對冷冰冰的目光，正瞬也不瞬的瞧著他！

江楓想強作鎮定，但面容也不禁驟然變了顏色，失聲道：「你……你們又回來了？！」

雞冠人詭笑道：「公子吃驚了麼？」

江楓大聲道：「你們莫非要送死不成？！」

黑面君哈哈大笑道：「送死？……」

江楓厲喝道：「瞧你們並非孤陋寡聞之輩，繡玉谷，移花宮的厲害，你們難道不知道？！」他平日雖然風流蘊藉，溫文爾雅，但此刻卻連眼睛都紅了。

黑面君大笑道：「姓江的，你還裝什麼蒜？你知道，我也知道，移花宮兩位宮主，此刻想要的是你們兩人的命，可不是我們。」

汗珠，已沿著江楓那挺秀的鼻子流到嘴角，但他的嘴唇卻乾得發裂，他舐了舐嘴唇，縱聲大笑道：「我瞧你倒真是瘋了，移花宮的宮主會想要我的命？……哈哈，你可知道現在車子裡的人是誰？」

雞冠人冷冷道：「現在車子裡的，不過是移花宮的宮女、丫頭，只不過是自移花宮逃出來的叛徒！」

江楓身子一震，雖然想強作笑聲，但再也笑不出了。

黑面君格格笑道：「江公子又吃驚了吧？江公子只怕還要問，這種事咱們又怎會知道？嘿嘿，這可是件秘密，你可永遠也猜不到。」

這的確是件秘密，江楓棄家而逃，為的正是要逃避「移花宮」那二位宮主的追魂毒手！但這件秘密除了他和他妻子外，絕無別人知道，此刻這些人偏偏知道了，他們是怎會知道的？江楓想不出，也不能再想了，車廂中產婦在呻吟，嬰兒在啼哭，車廂外站著的卻是些殺人不眨眼的惡徒！

他身子突然箭一般竄了出去，只見眼前刀光一閃，黃衣雞胸掌中一雙快刀，已擋住了他去路！

江楓不避反迎，咬了咬牙，自刀光中穿過去，閃電般托住黃衣人的手腕，一擰一扭，一柄刀已到了他手中。

他飛起一腳，踢向黃衣人的下腹，反手一刀，格開了雞冠人的鋼啄。身子卻從雞爪鐮中竄了過去，刀光直劈黑面君！

這幾招使的當真是又狠又準！又快又險，刀光，鋼啄、雞爪，無一件不是擦著他衣衫而過。

黑面君雖擰身避過了這一刀，但也不禁驚出了一身冷汗，抽空還擊二拳，口中大喝：「留神！這小子拼上命了！」

這些身經百戰的兇徒，自然知道一個人若是拚起命來，任何人也難攖其鋒，瞧見江楓刀光，竟不硬接，只是游鬥！

江楓左劈一刀，右擊一招，雖然刀刀狠辣，刀刀拼命，但卻刀刀落空，黑面君不住狂笑，黃衣人雙刀雖只剩下一柄，但左手刀專走偏鋒，不時削來一刀，叫人難以避閃，三對雞爪鐮配合無間，攻擊時銳不可當，防守時密如蛛網，就只這些已足以奪人魂魄！

更何況還有那紅衣雞冠，身法更是快如鬼魅，紅衣飄飄，倏來忽去，鋼啄閃閃，所取處無一不是江楓的要穴！

江楓髮髻已蓬亂，吼聲已嘶裂，為了他心愛人的生命，這風流公子此刻看來已如瘋狂的野獸！

但他縱然拼命，卻也無用了，獅已入陷，虎已被困，縱然拼命，也不過只是無用的掙扎而已。

暮雲四合，暮色凄迷。

這一場惡戰雖然驚心動魄，卻也悲慘得令人不忍卒睹，他流汗！流血！換來的不過只是敵人瘋狂的訕笑。

車廂中又傳出人語，呻吟著呼道：「玉郎，你小心些……只要你小心些，他們絕不是你的敵手！」

黑面君突然一步竄過去，一把撕開衣簾，獰笑著道：「唷，這小子福氣不錯，居然還是個雙胞胎！」

江楓嘶聲呼道：「惡賊，滾開！」

他衝過來，被擋回來，又衝過去，又被擋回來，再衝過去，再被擋回來，他目眥盡裂，已裂出鮮血！

那少婦緊擁著她的兩個小孩子，嘶聲道：「惡賊，你……你……」

黑面君哈哈笑道：「小美人兒，你放心，現在我不會對你怎樣的，但等你好了，我卻要……哈哈，哈哈……」

江楓狂吼著道：「惡賊，只要你敢動她……」

黑面君突然伸手在那少婦臉上摸了摸，獰笑道：「我就動她，你又能怎樣？」

江楓狂吼一聲，刀法一亂，快刀，利爪，尖啄，立刻乘隙攻進，他肩頭，前胸，後背，立刻多了無數條血口！

那少婦顫聲道：「玉郎，你小心些！」

黑面君大笑道：「你的玉郎就要變成玉鬼了！」

江楓滿身鮮血，狂吼道：「惡賊，我縱成厲鬼，也不饒你！」

大地充滿忿怒的喝聲，得意的笑聲，悲慘的狂叫，嬰兒的啼哭！混成一種令鐵石人也要心碎的聲音。

# 第二章 刀下遺孤

血！江楓臉上、身上，已無一處不是鮮血！

那少婦嘶聲喝道：「我和你拼了！」

突然拋下孩子，向黑面君撲去，十指擬向他咽喉，但黑面君抬手一擋，就將她擋了回去！

黑面君大笑道：「美人兒，你方才的厲害那裡去了……女人，可憐的女人，你們為什麼要生孩子……」

狂笑未了，那少婦突又撲了上來，黑面君再次揮掌，她卻亡命似地抱住了，一口咬住他的咽喉。

黑面君痛吼了一聲，鮮血已沿著她的櫻唇流出來。這是邪毒、腥臭的血，但這腥臭的血流過她齒頰，她卻感覺到一陣快意，復仇的快意！

黑面君痛極之下，一拳擊出，那少婦便飛了出去，撞上車廂，跌倒在地，再也爬不起來了。

但仇人血的滋味，她已嚐過了。

她悽然笑著，流著淚呼道：「玉郎，你走吧……快走吧，不要管我們，只要我死了，宮主姐妹仍然不會對你不好的……」

江楓狂吼道：「妹子，你死不得！」

他再次衝過去，刀、爪、啄雨點般擊下，他也不管，他身中刀削、爪抓，他血肉橫飛！

只是他還未衝到他妻子面前，便已跌地倒下！

那少婦慘呼一聲，掙扎著爬過去，他也掙扎著爬過去，他們已別無所求，只要死在一起！

他們的手終於握住了對方的手，但黑面君卻一腳踩了下去，把兩隻手骨全都踩碎了！

那少婦嘶聲道：「你……你好狠！」

黑面君獰笑道：「你現在才知道我狠麼！」

江楓狂吼道：「我什麼都給你……都給你，只求你能讓我們死在一起！」

黑面君大笑道：「你此刻再說這話，已太遲了……嘿嘿，你們方才騙我，打我時，想必開心得很，此刻我就讓你們慢慢的死，讓你們死也不能死在一齊！」

那少婦道：「為什麼？……為什麼？……我們和你又有何仇恨？」

黑面君道：「告訴你也無妨，我如此做法，只因我已答應了一個人，他叫我不要讓你們兩人死在一齊。」

江楓道：「誰？……這人是誰？……」

黑面君笑道：「你慢慢猜吧……」

那黃衣雞胸突然竄過來。那赤面橫肉，仍冷冰冰，死板板的，絕無任何表情，口中冷冷道：「斬草除根，這兩人的孽種也留不得！」

黑面君笑道：「正是！」

黃衣人再也不答話，抬起手，一刀向車中嬰兒砍下。

江楓狂吼，他妻子卻連聲音都已發不出來。

那知就在這時，那柄閃電般劈下的鋼刀，突然「喀」一聲，竟在半空中生生一斷為二！

黃衣人大驚之下，連退七步，喝道：「誰！？……什麼人？」

除了他們自己與地上垂死的人外，別無人影。

但這百煉精鋼的快刀，又怎會平空斷了？

雞冠人變色道：「怎麼回事？」

黃衣人道：「見鬼……鬼才知道。」

突又竄了過去，用半截鋼刀，再次劈下。

那知「喀」的一聲，這半截鋼刀，竟又一斷為二，這許多雙眼睛都在留神看著，竟無一人看出刀是如何斷的。

黃衣人的面色終於變了，顫聲道：「莫非真的遇見鬼了？」

黑面君沉吟半晌，突然道：「我來！」

輕輕一腳挑起了江楓跌落的鋼刀，抓在手中，獰笑著一刀向車廂裡劈下，這一刀劈得更急、更快！

刀到中途，他手腕突然一抖，刀光錯落……只聽「噹」的一聲，他鋼刀雖未打斷，卻多了個缺口。

雞冠人變色道：「果然有人暗算！」

黑面君也笑不出來了，顫聲道：「這暗器我等既然不見，想必十分細小，此人能以我等瞧不見的暗器擊斷鋼刀，這……這是何等驚人的手法，何等驚人的腕力！」

黃衣人道：「世上那有這樣的人！莫非是……」忍不住打了個寒噤，竟再也不敢將那「鬼」字再說出口來。

垂死的江楓，也似驚得呆了，口中喃喃道：「她來了……必定是她來了……」

黑面君道：「誰？……莫非是燕南天？」

突聽一人道：「燕南天？燕南天算什麼東西！」

語聲靈巧、活潑，彷彿帶著種天真的稚氣，但在這無人的荒郊裡，驟然聽得這種語聲，卻更令人吃驚。

江楓夫婦不用抬頭，已知道是誰來了，兩人俱都慘然變色，黑面君等人亦不禁吃了一驚，扭首望去，只見風吹長草，波浪起伏，在凄迷的暮色中，不知何時，已多了條人影，纖弱而苗條的女子人影！以他們的耳目，竟絲毫覺不出她是自那裡來的。

※※※

一陣風吹過，遠在數丈外的人影，忽然到了面前。

聽得那天真稚氣的語聲，誰都會以為她必定是個豆蔻年華，稚氣未脫，既美麗、又嬌甜的少女。

但此刻，來到他們面前的，卻是至少已有二十多歲的婦人，她身上穿的是雲霞般的錦繡宮裝，長裙及地，長髮披肩，宛如流雲，她嬌靨甜美，更勝春花，她那雙靈活的眼波中，非但充滿了不可描述的智慧之光，也充滿了稚氣───不是她這種年齡該有的稚氣。

無論是誰，只要瞧她一眼，便會知道這是個性格極為複雜的人，誰也休想猜著她的絲毫心事。

無論是誰，只要瞧過她一眼，就會被她這驚人的絕色所驚，但卻又忍不住要對她生出些憐惜之心。

這絕代的麗人，竟是個天生的殘廢，那流雲長袖，及地長裙，也掩不了她左手與左足的畸形。

黑面君瞧清了她，目中雖現出敬畏之色，但面上的驚惶，反而不如先前之甚，躬身問道：「來的可是移花宮的二宮主。」

宮裝麗人笑道：「你認得我？」

「憐星宮主的大名，天下誰不知道？！」

「想不到你口才倒不錯，很會奉承人嘛。」

「不敢。」

憐星宮主眨了眨眼睛，輕笑道：「看來你倒不怕我。」

黑面君躬身笑道：「小人只是……」

憐星宮主笑道：「你做了這麼多壞事，居然還不怕我，這倒是一件奇事，你難道不知道我立刻就要你們的命麼！」

黑面君面色驟然大變，但仍強笑著道：「宮主在說笑了。」

憐星宮主嫣然笑道：「說笑，你傷了我的宮女花月奴，我若讓你痛痛快快地死，已是太便宜了，誰會跟你們這樣的人說笑？」

黑面君失聲道：「但……但這是邀月宮主……」

語未說完，只聽「劈劈拍拍」一陣響，他臉上已著了十幾掌，情況正和他方才被江楓夫人所摑時一樣，但卻重得多了，十幾掌摑過，他已滿嘴是血，那裡還能再說得一個字來。

憐星宮主仍站在那裡，長裙飄飄，神態悠然，似乎方才根本沒有動過，但面上那動人的笑容卻已不見，冷冷道：「我姐姐的名字，也是你叫得的麼？」

雞冠、雞胸、雞尾也早已駭得面無人色，呆若木雞。雞冠人顫聲道：「但……但這的確是邀……」

這次他連「月」字都未出口，臉上也照樣被摑了十幾個耳光，直打得他那瘦小的身子幾乎飛了出去。

憐星宮主笑道：「奇怪，難道你真的不相信我會要你的命麼？……唉……」輕輕一聲嘆息，嘆息聲中，突然圍著黃衣人那高大的身子一轉，眾人只覺眼前一花，也未瞧見她是否已出手，但黃衣人已靜靜的倒了下去，連一點聲音都未發出。

花衣人中一個悄悄俯下身子去瞧了瞧，突然嘶聲驚呼道：「死了，老二已死了……」

憐星宮主笑道：「現在，你總相信了吧。」

那花衣人嘶聲道：「你好……好狠。」

憐星宮主道：「死個人又有什麼大驚小怪？你們自己殺的人，難道還不夠多麼？你們現在死，也蠻值得了。」

雞冠人目中已暴出兇光，突然打了個手式，三雙雞爪鐮立刻旋風般向憐星宮主捲了過去。只聽「叮噹，呼嚕，哎呀……」一連串聲響，只見那纖弱的人影在滿天銀光中一轉。

三個花衣人已倒下兩個，剩下的一個竟急退八尺，雙手已空空如也，別人是如何擊倒他同伴，如何閃開他一擊，又如何奪去他的兵刃，他全不知道，在方才那一剎那間，他竟似糊糊塗塗的做了一場噩夢！

憐星宮主長袖一抖，五柄雞爪鐮「嘩啦啦」落了一地，她手裡還拿著一柄，瞧了瞧，笑道：「原來是雙雞爪子，不知道滋味如何？」

微啟櫻口，往雞爪鐮上咬了一口，但聞「喀」的一響，這精鋼所鑄，江湖中聞名喪膽的外門兵刃，竟生生被她咬斷。

憐星宮主搖頭道：「哎呀，這雞爪子不好吃。」「啐」的一口，輕輕將嘴裡半截鋼爪吐了出來，銀光一閃，風聲微響，剩下的一個花衣人突然慘呼一聲，雙手掩面、滿地打滾、鮮血，不斷自指縫間流出，滾了幾滾，再也不會動了。

他手掌也剛剛鬆開，暮色中，只見他面容猙獰，血肉模糊，那半截鋼爪，竟將他的頭骨全部擊碎了！

黑面君突然撲地跪了下來，顫聲道：「宮主饒命……饒命……」

憐星宮主卻不理他，反而瞧著那雞冠人笑道：「你瞧我功夫如何？」

雞冠人道：「宮……宮主的武功，我……小人一輩子也沒見過……小人簡直連做夢都未想到世上有這樣的武功。」

憐星宮主道：「你怕不怕？」

雞冠人一生中當真從未想到自己會被人問出這種問小孩的話，而此刻被人問了，他竟然也只有乖乖的回答，道：「怕……怕……怕得很。」

憐星宮主笑道：「既然也害怕，為何不求饒命？」

雞冠人終於撲地跪下，哭喪著臉，道：「宮主饒命……」

憐星宮主眼皮轉了轉，笑道：「你們要我饒命，也簡單得很，只要你們一人打我一拳。」

雞冠人道：「小人不敢……」

黑面君道：「小人天大的膽子也不敢。」

憐星宮主眼睛一瞪，道：「你們不要命了嗎？」

雞冠人，黑面君兩人，一生中也不知被多少人問過這樣的話，平時他們只覺這句話當真是問得狗而屁之，根本用不著回答，要回答也不過只是一記拳頭，幾聲狂笑，接著刀就亮了出去。

但此刻，這同樣的一句話，自憐星宮主口中問出來，兩人卻知道非要乖乖的回答不可了。

兩人齊聲道：「小人要命的。」

憐星宮主道：「若是要命，就快動手。」

兩人對望一眼，終於勉強走過去。

憐星宮主笑道：「嗯，這樣才是，你們只管放心打吧，打得越重越好，打得重了，我絕不回手，若是打輕了……哼！」

雞冠人暗道：「她既是如此吩咐，我何不將計就計，重重給她一啄，若是得手，豈非天幸，縱不得手，也沒什麼。」

黑面君暗道：「這可是你自己要的，可怪不得我，你縱有天大的本領，鐵打的身子，只要不還手，我一拳也可以打扁你。」

兩人心中突現生機，雖在暗中大喜欲狂，但面上卻更是作出愁眉苦臉的模樣！齊地垂首道：「是。」

憐星宮主笑道：「來呀，還等什麼？」

黑面君身形暴起，雙拳連環擊出，那虎虎的拳風，再加上他那百多斤重的身子，這一擊之威，端的可觀！

但他雙拳之勢，卻是靈動飄忽，變化無方，直到最後，方自定得方向，直搗憐星宮主的胸腹！

這正是他一生武功的精華，「神豬化象」，就只這一拳之威，江湖中已不知有多少人粉身碎骨。

雞冠人身形也飛一般竄出，雞嘴啄已化為點點銀光，有如星雨般洒向憐星宮主前胸八處大穴。

這自然也是他不到性命交關時不輕易使出的煞手！「晨雞啼星」，據說這一招曾令「威武鏢局」八大鏢師同時喪生掌下。

憐星宮主笑道：「嗯，果然賣力了。」

笑語聲中，右掌有如蝴蝶般在銀雨拳風中輕輕一飄、一引，雞冠人，黑面人突然覺得自己全力擊出的一招，竟莫名其妙地失了準頭，自己的手掌，竟已似不聽自己的使喚，要它往東它偏要往西，要它停，它偏偏不停，只聽「呼，哧」兩響，緊跟著兩聲慘呼。

憐星宮主仍然笑哈哈的站著，動也未動，黑面君身子卻已倒下，而雞冠人的身子竟已落入八尺外的草叢中。

草叢中呻吟兩聲，再無聲息。

黑面君的胸膛上，卻插著雞冠人的鋼啄，他咬了咬牙，反手拔出鋼啄，鮮血像湧泉般流出來，顫聲道：「你……你……」

憐星宮主笑道：「我可沒動手傷你，唉，你們自己打自己，何必哩。」

黑面君雙睛怒凸，直瞪著她，嘴唇啟動，像是想說什麼，但一個字也未說出……永遠也說不出了。

憐星宮主嘆道：「你們若不想殺我，下手輕些，也許就不會死了，我總算給了你們一個活命的機會，是麼！」

她問的話，永遠也沒有人回答了。

※※※

馬，不知何時已倒在地上，車也翻了。

江楓夫婦，正掙扎著想進入車廂，抱出車廂裡哭聲欲裂的嬰兒，兩人的手，已堪堪摸著襁褓的嬰兒。

但忽然間，一隻手將嬰兒推開了。

那是隻柔軟無骨，美勝春葱的纖纖玉手，雪白的綾羅長袖，覆在手背上，但卻比白綾更白。

江楓嘶聲道：「給我……給我……」

那少婦顫聲道：「二宮主，求求你，將孩子給我。」

憐星宮主笑道：「月奴，好，想不到你竟已為江楓生出了孩子。」她雖然在笑，但那笑容卻是說不出的淒涼，幽怨，而且滿含怨毒。

那少婦花月奴道：「宮主，我知道對……對不起你，但……孩子可是無辜的，你饒了他們吧。」

憐星宮主目光出神的瞧著那一對嬰兒，喃喃道：「孩子，可愛的孩子………若是我的多好……」

眼睛突然望向江楓，目光中滿含怨毒、懷恨，也滿含埋怨、感傷，望了半晌，幽幽道：「江楓，你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

江楓道：「沒什麼，只因為我愛她。」

憐星宮主嘶聲道：「你愛她……我姐姐那點比不上她，你被人傷了，我姐姐救你回來，百般照顧你，她一輩子也沒有對人這麼好過，但……但她對你卻是那樣好，你，你……你……竟跟她的丫頭偷偷跑了。」

江楓咬牙道：「好，你若要問我，我就告訴你，你姐姐根本不是人，她是一團火，一塊冰，一柄劍，她甚至可說是鬼，是神，但絕不是人，而她……」

目光望著他妻子，立刻變得溫柔如水，緩緩接著道：「她卻是人，活生生的人，她不但對我好，而且也瞭解我的心，世上只有她一人是愛我的心，我的靈魂，而不是愛我這張臉！」

憐星宮主突然一掌摑在他臉上，道：「你說……你再說！」

江楓道：「這是我心裡的話，我為何不能說！」

憐星宮主道：「你只知她對你好，你可知我對你怎樣？你……你這張臉，你這張臉縱然完全毀了，我還是……還是……」

聲音漸漸微弱，終於再無言語。

花月奴失聲道：「二宮主，原來你……你也……」

憐星宮主大聲道：「我難道不能對他好？我難道不能愛他？……是不是因為我是個殘廢……但殘廢也是人，也是女人！」

她整個人竟似突然變了，在剎那之前，她還是個可以主宰別人生死的超人，高高在上，高不可攀。而此刻，她只是個女人，一個軟弱而可憐的女人。

她面上竟有了淚痕。這在江湖傳說中近乎神話般的人物，竟也流淚，江楓，花月奴望著她面上的淚痕，不禁呆住。

過了良久，花月奴黯然道：「二宮主，反正我已活不成了，他……從此就是你的了，你救救他吧。我知道唯有你還能救活他。」

憐星宮主身子一顫，「他從此就是你的了……」這句話，就像是箭一般射入她心裡。

江楓突然嘶聲狂笑起來，但那笑聲卻比世上所有痛哭還要悽厲，悲慘。

他充血的目光凝注花月奴，慘笑道：「救活我？……世上還有誰能救活我？你若死了，我還能活麼？……月奴，月奴，難道你直到此刻還不瞭解我？」

花月奴忍住了又將奪眶而出的眼淚，柔聲道：「我瞭解你，我自然瞭解你，但你若也死了，孩子們又該怎麼辦？……孩子們又該怎麼辦？」

她語聲終於化為悲啼，緊緊捏著江楓的手，流淚道：「這是我們的罪孽，誰也無權將上一代的罪孽留給下一代去承受苦果，就算你……你也不能的，你也無權以一死來尋求解脫。」

江楓的慘笑早已頓住，鋼牙已將咬碎。

花月奴顫聲道：「我也知道死是多麼容易，而活著是多麼艱苦，但求求你……求求你為了孩子，你必需活著。」

江楓淚流滿面，似已痴了，喃喃道：「我必需活著？……我真的必需活著……」

花月奴道：「二宮主，無論為了什麼，你都該救活他的，若是你真有一分愛他的心，你就不能眼見他死在你面前。」

憐星宮主悠悠道：「是麼？……」

花月奴嘶聲道：「你能救活他的……你必定會救活他的。」

憐星宮主長長嘆息了一聲道：「不錯，我是能救活他的……」

話未說完，也不知從那裡響起了一個人的語聲，緩緩道：「錯了，你不能救活他，世上再沒有一個人能救活他。」

※※※

這語聲是那麼靈動、漂渺，不可捉摸，這語聲是那麼冷漠，無情，令人戰慄，卻又是那麼清柔，嬌美，攝人魂魄。世上也沒有一個人聽見這語聲再能忘記。大地蒼穹，似乎就因為這淡淡一句話而變得充滿殺機，充滿寒意，滿天夕陽，也似就因這句話而失卻顏色。

江楓身子有如秋葉般顫抖起來。憐星宮主的臉，也立刻蒼白得再無一絲血色。

一條白衣人影，已自漫天夕陽下來到他們面前。她不知從何而來，也不知是如何來的。

她衣袂飄飄，宛如乘風。她白衣勝雪，長髮如雲，她風姿綽約，宛如仙子，但她的容貌，卻無人能以描敘，只因世上再也無人敢抬頭去瞧她一眼。

她身上似乎與生俱來便帶著一種懾人的魔力，不可抗拒的魔力，她似乎永遠高高在上，令人不可仰視！

憐星宮主的頭也垂下了，咬著櫻唇，道：「姐姐，你……你也來了。」

邀月宮主悠悠道：「我來了，你可是想不到？」

憐星宮主頭垂得更低，道：「姐姐你是什麼時候來的？」

邀月宮主道：「我來得並不太早，只是已早得足以聽見許多別人不願被我聽見的話。」

江楓心念一閃，突然大聲道：「你……你……你……原來你早已來了，那雞冠人與黑面君敢去而復返，莫非是你叫他們回來的，那所有的秘密，莫非是你告訴他們的。」

邀月宮主道：「你現在才想到，豈非已太遲了？！」

江楓目眥盡裂，大喝道：「你……你為何要如此做？！你為何如此狠心？！」

邀月宮主道：「對狠心的人，我定要比他還狠心十倍。」

花月奴忍不住慘呼道：「大宮主，這一切都是我的錯，您……您不能怪他。」

邀月宮主語聲突然變得刀一般冷厲，一字字道：「你……你還敢在此說話？」

花月奴匍匐在地，顫聲道：「我……我……」

邀月宮主緩緩道：「你很好……現在你已見著了我，現在……你已可以死了！」

花月奴見了她，怕得連眼淚都已不敢流下，此刻更早已闔起了眼簾，耳語般顫聲道：「多謝宮主。」張開眼睛，瞧了瞧江楓，又瞧了瞧孩子──她只是輕輕一瞥，但這一瞥間所包含的情感，卻深於海水。

江楓心也碎了，大呼道：「月奴！你不能死……不能死……」

花月奴柔聲道：「我先走了……我會等你……」

她再次闔起眼簾，這一次，她的眼簾再也不會張開了。

※※※

江楓嘶聲大呼道：「月奴！你再等等，我陪著你……」

他也不知是那裡來的力氣，突然躍起來，向月奴撲了過去，但他身子方躍起，便已被一股勁風擊倒。

邀月宮主道：「你還是靜靜地躺著吧。」

江楓顫聲道：「我從來不求人，但現在……現在我求求你……求求你，我什麼都已不要，只望能和她死在一齊。」

邀月宮主道：「你再也休想沾著她一根手指！」

江楓瞪著她，若是目光也可殺人，她便早已死了。若是怒火也會燃燒，大地便早已化為火窟。

但邀月宮主卻只是靜靜地站在那裡……

江楓突然瘋狂般大笑起來，笑聲久久不絕。

憐星宮主輕嘆道：「你還笑？你笑什麼？」

江楓狂笑道：「你們自以為了不起！你們自以為能主宰一切，但只要我死了，便可和月奴在一起，你們能阻擋得了麼？」

狂笑聲中，身子突然在地上滾了兩滾，俯身在地，狂笑漸漸微弱，終於消寂。

憐星宮主輕呼一聲，趕過去翻轉他身子，只見一截刀頭，已完全插入他胸膛裡。

月已升起，月光已灑滿大地。

憐星宮主跪在那裡，石像般動也不動，只有夏夜的涼風，吹拂著她的髮絲，良久良久，她終於輕輕道：「死了……他總算如願了，而我們呢？……」

突然站起來，掠到邀月宮主面前，嘶聲大呼道：「我們呢？……我們呢？他們都如願了，我們呢？」

邀月宮主似乎無動於衷，冷冷道：「住口！」

憐星宮主道：「我偏不住口，我偏要說！你這樣做，究竟又得到了什麼？你……你只不過使他們更相愛！使他們更恨你！」

話未說完，突然「拍」的一聲，臉上已被摑了一掌。

憐星宮主倒退幾步，手撫著臉，顫聲道：「你……你……你……」

邀月宮主道：「你只知道他們恨我，你可知道我多麼恨他？我恨得連心裡都已滴出血來…」

突然捲起衣袖，大聲道：「你瞧瞧這是什麼？」

月光下，她晶瑩的玉臂，竟滿是點點血斑。

憐星宮主怔了一怔，道：「這……這是……」

邀月宮主道：「這都是我自己用針刺的，他們走了後，我……我恨……恨得只有用針刺自己，每天每夜我只有拼命折磨自己，才能減輕心裡的痛苦，這些你可知道麼？……你可知道麼？……」

她冷漠的語聲，竟也變得激動，顫抖起來。

憐星宮主瞧著她臂上的血斑，楞了半晌，淚流滿面，縱身撲入她姐姐的懷裡，顫聲道：「想不到……想不到，姐姐你居然也會有這麼深的痛苦。」

邀月宮主輕輕抱住了她肩頭，仰視著天邊的新月，幽幽道：「我也是人……只可惜我也是人，便只有忍受人類的痛苦，便只有也和世人一樣懷恨，嫉妒……」

月光，照著她們擁抱的嬌軀，如雲的柔髮……

此時此刻，她們已不再是叱吒江湖，威震天下的女魔頭，而只是一對同病相憐，真情流露的平凡女子。

憐星宮主口中不住喃喃道：「姐姐……姐姐……我現在才知道……」

邀月宮主突然重重推開了她，道：「站好！」

憐星宮主身子直被推出好幾尺，才能站穩，但口中卻凄然道：「二十多年來，這還是你第一次抱我，你此刻縱然推開我，我也心滿意足了！」

邀月宮主再也不瞧她一眼，冷冷道：「快動手！」

憐星宮主道：「動手……向誰動手？」

邀月宮主道：「孩子！」

憐星宮主失聲道：「孩子？……他們才出世，你就真要……真要……」

邀月宮主道：「我不能留下他們的孩子！孩子若不死，我只要想到他們是江楓和那賤婢的孩子，我就會痛苦，我一輩子都會痛苦！」

憐星宮主道：「但我……」

邀月宮主道：「你不願出手？」

憐星宮主道：「我……我不忍，我下不了手。」

邀月宮主道：「好！我來！」

她流雲般長袖一飄，地上的長刀，已到了手裡，銀光一閃，這柄刀閃電般向那熟睡中的孩子劃去。

憐星宮主突然死命的抱住了她的手，但刀尖已在那孩子的臉上劃破一條血口，孩子痛哭驚醒了。

邀月宮主怒道：「你敢攔我？！」

憐星宮主道：「我……我……」

邀月宮主道：「放手！你幾時見過有人攔得住我！」

憐星宮主突然笑道：「姐姐，我不是攔你，我只是突然想到比殺死他們更好的主意，你若殺了這兩個什麼都不懂的孩子，又有什麼好處？他們現在根本不知道痛苦！」

邀月宮主目光閃動，道：「不殺又如何？」

憐星宮主道：「你若能令這兩個孩子終生痛苦，才算真的出了氣，那麼江楓和那賤婢縱然死了，也不能死得安穩！」

邀月宮主沉默良久，終於嘆道：「你且說說有什麼法子能令他們終生痛苦！」

憐星宮主道：「現在，世上並沒有一個人知道江楓生的是雙生子，是麼？」

邀月宮主一時間竟摸不透她這句話中有何含意，只得頷首道：「不錯。」

憐星宮主道：「這孩子自己也不知道，是麼？」

邀月宮主道：「哼！廢話！」

憐星宮主道：「那自稱天下第一劍客的燕南天，本是江楓的平生知友，他本已約好要在這條路上接江楓，否則江楓也不會走這條路了……」

憐星宮主微微一笑，繼續說道：「我們若將這兩個孩子帶走一個，留下一個在這裡，燕南天來了，必定將留下的這孩子帶走，必定會將自己一生絕技傳授給這孩子，也必定會要這孩子長大了為父母復仇，是嗎？我們只要在江楓身上留下個掌印，他們就必定會知道這是移花宮主下的手，那孩子長大了，復仇的對象就是移花宮，是麼？」

邀月宮主目中已有光芒閃動，緩緩道：「不錯。」

「那時，我們帶走的孩子也已長大了，自然也學會了一身功夫，他是移花宮中唯一的男人，若有人來向我們尋仇，他自然會挺身而出，首當其衝，他們自然不知道他們本是兄弟，世上也沒人知道，這樣……」

「他們弟兄間就變成不共戴天的仇人，是麼？」

憐星宮主拍手笑道：「正是如此，那時，弟弟要殺死哥哥復仇，哥哥自然也要殺死弟弟，他們本是同胞兄弟，智慧必定差不多，兩人既然不相上下，必定勾心鬥角，互相爭殺，也不知要多久才能將對方殺死！」

邀月宮主嘴角終於現出一絲微笑，道：「這倒有趣得很。」

「這簡直有趣極了，這豈非比現在殺死他們好得多！」

「他們無論是誰殺死了誰，我們都要將這秘密告訴那活著的一個，那時……他面色瞧來也想必有趣的很。」

憐星宮主拍手道：「那便是最有趣的時候！」

邀月宮主突又冷冷道：「但若有人先將這秘密向他們說出，便無趣了。」

「但世上根本無人知道此事……」

「除了你！」

「我？這主意是我想出來的，我怎會說？何況，姐姐你最知道我的脾氣，如此有趣的事，我會不等著瞧麼？」

邀月宮主默然半晌，頷首道：「這倒不錯，普天之下，只怕也只有你想得出如此古怪的主意，你既想出了這主意，只怕是不會再將秘密說出的了。」

憐星宮主笑道：「這主意雖古怪，但卻必定有用的很，最妙的是，他們本是孿生兄弟，但此刻有一個臉上已受傷，將來長大了，模樣就必定不會相同了，那時，天下有誰能想得到這兩個不死不休的仇人，竟是同胞兄弟！」

那受傷的孩子，哭聲竟也停住，他似乎也被這刻骨的仇恨，這惡毒的計謀駭得呆住了。他睜著一雙無邪的，但卻受驚的眼睛，似乎已預見來日的種種災難，種種痛苦，似乎已預見自己一生的不幸！

邀月宮主俯首瞧了他們一眼，喃喃道：「十七年……最少還要等十七年……」

# 第三章 第一神劍

乾淨的石板街，簡樸的房屋，淳善的人面……

這是個平凡的小鎮。七月的陽光，照著這小鎮唯一的長街，照著這條街上唯一酒舖的青布招牌，照著這殘舊酒招上斗大的「太白居」三個字。

洒舍裡那有什麼生意，那歪戴著帽子的酒保，正伏在桌上打盹兒，不錯，那邊桌上是坐著位客人。但這樣的客人，他卻懶得招呼，兩三天來，這客人天天來喝酒，但除了最便宜的酒外，他連一文錢菜都沒叫。

這客人的確太窮，窮得連腳上的草鞋底都磨穿了，此刻他將腳蹺在桌上，便露出鞋底兩個大洞。但他卻毫不在乎，他靠著牆，蹺著腳，瞇著眼睛，那八尺長軀，坐在這小酒店的角落中，就像是條懶睡的猛虎。

陽光，自外面斜斜的照進來，照著他兩條潑墨般的濃眉，照著他稜稜的顴骨，也照得他滿臉青慘慘的鬍渣子直發光。

他皺了皺眉頭，用一隻瘦骨嶙峋的大手擋住眼睛，另一隻抓著柄已銹得快爛的鐵劍，竟呼呼大睡起來。

這時才過正午不久，安靜的小鎮上，突有幾匹健馬急馳而過，鮮衣怒馬，馬行如龍，街道旁人人側目。幾匹馬到了酒舖前，竟一齊停下，幾條錦衣大漢，一窩蜂擠進了那小小的酒舖，幾乎將店都拆散了。

當先一條大漢腰懸寶劍，志得氣揚，就連那一臉大麻子，都似乎在一粒粒發著光，一走進酒舖，便縱聲大笑道：「太白居，這破屋子，爛攤子也可叫作太白居麼？」

他身後一人圓圓的臉，圓圓的肚子，身上雖也掛著劍，看來卻像是個布店掌櫃的，接著笑道：「雷老大，你可錯了，李太白的幾首詩雖寫得蠻不錯，但卻也是個沒錢沒勢的窮小子，住在這種地方正合適。」

那雷老大仰首笑道：「可惜那李太白早死了好多年，不然咱們可請他喝兩杯……喂，賣酒的，好酒好菜，快拿上來！」

幾杯酒下肚，幾個人笑聲更響了，角落那條大漢，皺著眉頭，伸了個懶腰，終於坐直了，喃喃道：「臭不可聞，俗不可耐……」

突然一拍桌子，道：「快拿酒來，解解俗氣。」

這一聲大喝，竟像是半空中打了個響雷，將那幾條錦衣大漢駭得幾乎從桌上跳了起來。

那雷老大瞧了瞧，臉色已變了，身子已站起，但卻被那個瘦小枯乾，滿面精悍的漢子拉住，低聲道：「總鏢頭就要來了，咱們何必多事？」

雷老大「哼」了聲，終又坐下，喝了杯酒，又道：「孫老三，老總說的可是這地方？你聽錯沒有？」

那瘦漢笑道：「錯不了的，錢二哥也聽見了……」

圓臉漢子截口笑道：「不錯！就是這兒，老總這次來，聽說要來見一位大英雄，所以要咱們先將禮物帶來，在這裡等著！」

雷老大道：「你知道老總要見的是誰麼？」

錢二微微一笑，低低說了個名字。

雷老大立刻失聲道：「是他？！原來是他？！他也會來這裡？！」

錢二道：「他若不來，老總怎會來？」

幾個人立刻老實了，笑聲也小了，但酒卻喝得更多，嘴裡也不停地吱吱喳喳，低聲談論著。

「聽說那主兒掌中一口劍，是神仙給的，不但削鐵如泥，而且劍光在半夜裡比燈還亮。」

「嗯！不錯，若沒有這樣的寶劍，怎會在半盞茶功夫裡，就把陰山那群惡鬼的腦袋都砍了下來。」

說到這裡，幾個人情不自禁，都將腰裡掛著的劍解了下來，有的還抽出來，用衣角不停去擦。

雷老大笑道：「我這口劍也算不錯的了，但比起人家那柄，想來還是差著點兒，否則我也能像他那樣出名了！」

錢二搖頭道：「不然不然，你縱有那樣的劍也不成，不說別的，就說人家那身輕功……嘿！北京城可算高吧，人家跺跺腳就過去了。」

雷老大吐了吐舌頭，道：「真的麼？」

錢二道：「可不是真的，聽說他天黑時還在北京城喝酒，天沒亮就到了陰山，陰山群鬼只瞧見劍光一閃，腦袋就都掉下來了……嘿！聽說那劍光，簡直就像是天上的閃電一樣，連陰山外幾百里地的人都能瞧見。」

角落中那窮漢，也用衣角擦著那柄銹劍，擦兩下，喝口酒，此刻突然放聲大笑起來，笑道：「世上那有那樣的人！那樣的劍！」

雷老大臉色立刻變了，拍著桌子，怒吼道：「是誰在這裡胡說八道？快給我滾過來！」

那窮漢卻似乎根本沒有聽見，還是在擦著那口銹劍，還是在喝著酒，方才那句話，似乎根本不是他說的。

雷老大再也忍不住跳了起來，向他衝過去，但卻又被錢二拉住，先向雷老大使了個眼色，然後自己搖搖擺擺走過去，笑道：「看來朋友你也是練劍的，所以聽人說話，就難免有些不服氣，但朋友可知道咱們說的是誰麼？」

那窮漢懶洋洋抬起頭來齜牙一笑，道：「誰？」

錢二道：「燕大俠，燕南天，燕神劍，……哈哈，朋友你若真的是練劍的，聽到這名字，就總該服氣了吧！」

那窮漢卻眨了眨眼睛，嘻嘻笑道：「燕南天？……燕南天是誰？」

錢二撫著肚子，哈哈大笑道：「你連燕大俠的名字都未聽過，還算是練劍的麼？」

那窮漢笑道：「如此說來，你想必是認得他的了，他長得是何模樣，他那柄劍……」

雷老大終於還是衝了過來，「吧」的一拍桌子，吼道：「咱們縱不認得他，但卻也知道他是長得遠比你這廝帥得多了，他那柄劍更不知要比你這口強勝千百倍。」

那窮漢大笑道：「瞧你也是個保鏢，怎地眼力如此不濟，某家長得雖不英俊，但這口劍麼，卻是……」

雷老大仰天打了個哈哈，截口道：「你這口破劍難道還是什麼神物利器不成？」

「某家這口劍，正是削鐵如泥的利器。」

這句話還未說完，別人已哄堂大笑起來。

只聽雷老大道：「你這口劍若能削鐵如泥，咱家不但要好好請你喝一頓，而且……」那窮漢霍然長身而起，道：「好，抽出你的劍來試試！」

他坐在那裡倒也罷了，此番一站將起來，雷老大竟不由自主被駭得倒退兩步，錢二雖是胖子，但和他那雄偉的軀幹一比，突然覺得自己已變成小瘦子。只見他雖然生無餘肉，但骨骼長大，雙肩寬闊，一雙大手垂下來，竟幾乎已將垂到膝蓋之下。

這時酒舖裡已悄然走進個面色慘白，青衣小帽的少年，瞧見這情況，倚在櫃台前，不住嘻嘻的笑，雷老大終於抽出了他那柄精鋼長劍，終於又挺起了胸膛，大吼道：「好！就讓你試試。」

那窮漢道：「你只管用力砍過來就是。」

雷老大齜牙笑道：「小心些，傷了你可莫怪我！」

手腕一抖，精鋼劍當頭劈了下去。

那窮漢左手持杯而飲，右手撩起銹劍，向上一迎，只聽「噹」的一聲，雷老大又倒退兩步，手中劍竟已只剩下半截。眾人全都呆住了，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窮漢子手撫銹劍，哈哈大笑道：「如何？」

雷老大張口結舌，吶吶道：「好……好劍，果然好劍。」

那窮漢卻長嘆了一聲，道：「如此好劍，只可惜在我手裡糟塌了。」

雷老大眼睛突然亮了起來，道：「不……不知朋友可……可有意出讓？」

那窮漢道：「雖然有意，怎奈難遇買主。」

雷老大大喜，喜動於色道：「我……我這買主，你看如何？」

那窮漢上上下下瞧了他幾眼，頷首道：「看你也有些英雄氣概，也可配得上這口寶劍了，只是……你眼力既差，卻不知出手如何？」

雷老大喜道：「這個好說……這個好說……」

將他三個朋友都拉在一邊，嘰嘰咕咕商量了一陣，接著，只瞧見四個人都在掏腰包，湊銀子。

那窮漢箕踞桌旁，瞧也不瞧，只是不住喝酒。

過了半晌，雷老大逡巡走過來，囁嚅著道：「不知五百兩……」

那窮漢眼睛一瞪，道：「多少？」

雷老大趕緊笑道：「不知一千兩夠不夠，不瞞兄台說，咱們四個人掏空腰包，也只能湊出這麼多了。」

那窮漢沉吟半晌，緩緩道：「此劍本是無價之寶，但常言說的好，紅粉贈佳人，寶劍贈英雄……好，一千兩賣給你也罷。」

雷老大再也想不到他答應得如此痛快，生怕他又改變主意，趕緊將一大包銀子雙手奉上，陪笑道：「一千兩全在這兒，請點點。」

那窮漢一手提了起來，笑道：「不用點了，錯不了的……哪，劍在這裡，神兵利器，唯有德者佩之，你以後可要小心謙虛，否則這種神兵利器怕也會變頑鐵……」

雷老大連聲道：「是！是！……」

雙手將劍接過，當真是大喜欲狂，如獲異寶。

那窮漢從布袋裡摸出錠銀子，「噹」的拋在桌上，長長伸了個懶腰，打了個呵欠，笑道：「某家去了，這裡的酒帳，全算我的。」竟頭也不回，邁開大步走了出去，那面色慘白的少年，瞧著雷老大等人一笑，也隨後跟出。

這裡雷老大已高興得幾乎忘了自己的生辰八字。

錢二笑道：「咱們雷老大得了這口劍，可當真是如虎添翼了，日後走江湖，還怕不是咱們雷老大的天下。」

雷老大哈哈大笑道：「好說好說，這還不是各位兄弟捧場……哈哈，想來我雷老大只怕已時來運至，否則又怎能有此良緣巧遇。」

錢二道：「雷老大有了這口劍，非但連燕南天都要大為失色，咱們鏢局的總鏢頭，只怕也得讓讓賢了。」

雷老大笑得滿臉麻子都開了花，道：「日後咱家若真能如此，還能忘得了各位兄弟麼？」

他手裡捧著那柄劍，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當真是噙在口裡怕化了，頂在頭上，又怕跌下。

突聽有人笑道：「各位什麼事如此高興？」

笑聲中，一個短小精悍，目光如炬的錦衣漢子，大步走了進來，他身材雖瘦小，但氣派卻不小，舉手投足間，自有一股不凡之威傲，讓人一眼瞧見，便知道此人平日必定發號施令慣了。

錢二等人俱都迎上來，躬身陪笑道：「總鏢頭……」

幾個人七嘴八舌，將方才的奇遇說了出來。

那總鏢頭目光閃動，笑道：「真的麼？那可當真是可喜可賀之事。」

雷老大也早已陪笑迎了上去，但突然覺得自己得了這口寶劍，身份已大是不同了，是以又退了回來，此番睥睨一笑，道：「總……沈兄說的好，這不過是小弟偶然走運而已。」

他應變當真不慢，居然連稱呼也改了，那沈總鏢頭卻直如未覺，瞧著他微微一笑，道：「不瞞各位，如此利器，我倒真是從未見過，不知雷兄可能讓我開開眼界。」

雷老大哈哈笑道：「這個容易，沈兄一試便知。」

沈總鏢頭道：「錢兄，請借劍一用。」

接過錢二的劍，微微挽了挽袖子，微笑道：「雷兄小心了。」

話猶未了，「刷」的一劍削下。雷老大也像學那窮漢的模樣，左手也端起酒杯，但酒杯剛端起，劍光已削下，他那裡還顧得喝酒，慌慌張張，反手一劍撩了上去。

只聽「噹，噹，噹，砰，」四聲響過，果然有半截劍跌在地上，但不是沈鏢頭掌中之劍，卻竟是雷老大的那柄「寶劍」！那一聲響是雙劍相擊，第二聲響的是劍尖落地，第三聲響的是酒杯摔得粉碎，第四聲響卻是雷老大整個人跌在地上。

這一來不但雷老大面如死灰，別的人又是目瞪口呆，一個個楞在那裡，動彈不得，作聲不得。

沈總鏢頭順手拋了長劍，冷笑道：「這也算是寶劍麼？」

雷老大哭喪著臉，道：「但方才明明……明明是……」

沈總鏢頭冷冷道：「方才明明是你上了別人的當了。」

雷老大突然跳了起來，大吼道：「我去找那廝算帳……」

沈總鏢頭叱道：「且慢！」

雷老大此刻可聽話了，乖乖地停下腳步，道：「總……總鏢頭有何吩咐？」

他又改了稱呼，這沈總鏢頭還是直如不覺，只是冷冷問道：「方才那人是何模樣？」

雷老大道：「是個無賴窮漢，只不過生得高大些。」

沈總鏢頭沉吟半晌，突然變色道：「那人雙眉可是特別濃重？骨骼可是特別大？一雙眼睛平時永遠半張半閉，彷彿有好幾天未睡覺的模樣？」

雷老大道：「正是，總鏢頭莫非認得他？」

沈總鏢頭瞧了瞧他，又瞧了瞧錢二，突然仰天長長嘆了一聲，道：「只嘆你們隨我多年，不想竟還都是有眼無珠的瞎子。」

雷老大那裡還敢抬起頭來，只有連聲道：「是……是……」

沈總鏢頭道：「你們可知道此人是誰麼？」

眾人面面相覷，齊聲道：「他是誰？」

沈總鏢頭一字字緩緩道：「他便是當今江湖第一神劍，燕南天，也就是我此番專程來拜見的人。」

話未說完，雷老大已又一個觔斗栽在地上

※※※

那面色慘白的青衣少年跟著走出，兩人大步而行，走盡長街，少年方自追上去，悄聲道：「是燕大爺麼？」

燕南天龍行虎步，頭也不回口中沉聲道：「你可是我江二弟差來的？」

那少年道：「小人正是江二爺的書童江琴。」

燕南天霍然回首，厲聲道：「你怎地此時才來？」

他雙目一張，那目光當真有如夜空中擊下的閃電一般，那江琴竟不由自主打了個寒噤，垂手道：「小人……小人生怕行蹤落在別人眼裡，是以只敢在夜間行事，而……而小人雖從小跟著公子，輕身功夫卻可憐得很。」

燕南天神色大見和緩，又緩緩垂下眼簾，道：「你家公子令人送來書信，要我在此相候，信中卻不說明原因，便知其中必有極大的隱密……這究竟是什麼事？」

江琴道：「我家公子不知為了什麼，突然將家人全都遣散了，只留下小人，然後又令小人到這裡來見大爺，請大爺由這條廢道上去接他，有什麼話等到當面再說。看情形……我家公子似乎在躲避著什麼強仇大敵。」

燕南天動容道：「哦？有這等事！他為何不早說？……唉，二弟做事總是如此糊塗，縱是強仇大敵，我兄弟難道還怕了他們！」

江琴躬身道：「大爺說的是。」

「你家公子已動身多久？」

「計算時日，此刻只怕已在道上。」

「你本該早些趕來才是，萬一……」

突聽有人大呼道：「燕大俠……燕大俠……」

幾個人急步奔了過來，當先一人，身法矯健，步履輕靈，自然正是那精明強悍的沈總鏢頭了。

燕南天微微皺眉，沉聲道：「來的可是威遠，鎮遠，寧遠三大鏢局的總鏢頭，江湖人稱『飛花滿天，落地無聲』的沈輕虹麼？」

沈輕虹躬身拜道：「不敢，正是小人……弟子們有眼無珠，不認得燕大俠……」

燕南天大笑道：「我聽得他們竟敢說要請詩仙喝酒，便覺有氣，但瞧在你家鏢主面上，也不能揍他們一頓，若不取他們幾文銀子，怎出得了氣？！」

沈輕虹躬道：「是，是，原是他們該死。」

燕南天笑聲突頓，道：「你可是來尋我的。」

「晚輩正是專程前來拜見燕大俠。」

燕南天厲聲道：「你怎知我在這裡？」

「晚輩正值走投無路，幸得一位前輩的指點，說是燕大俠這兩天必在此間等人，是以晚輩才趕來。」

燕南天展顏笑道：「原來又是那醉鬼多口……」

轉眼一望，望見了垂頭喪氣，站在那裡，手裡還提著那半截銹劍的雷老大，不禁又笑道：「想來你此刻心裡還糊塗得很。」

雷老大垂首道：「晚輩……這口劍……實在……」

沈輕虹叱道：「你還要丟人現眼，你莫非不知道燕大俠掌中無劍，亦勝此劍，無論什麼頑鐵，到了燕大俠手裡，也成了削鐵如泥的利器！」

燕南天笑道：「你如此捧我，想必有求於我。」

沈輕虹嘆道：「不瞞前輩，晚輩接著一票紅貨，價值可說無法估計，此事本做得十分隱秘，那知不知怎地，這風聲竟走漏到『十二星象』的耳裡，竟令人送來『星辰帖』，明言劫鏢，晚輩自然不敢再走鏢上路……」

燕南天道：「你莫非是要我來為你保鏢不成？」

「晚輩不敢……晚輩知道前輩在此，是以已將『十二星象』約在左近，只求前輩抽空一行，只要前輩吩咐兩句，『十二星象』縱有天大的膽子，想必也再不敢來打這票紅貨的主意。」

燕南天沉聲道：「你既無力護鏢，為何又要接下？」

「晚輩該死，只求前輩……」

「十二星象惡名久著，若非他們行蹤委實隱密，我早已將之除去，此事我本非不願出手助你……」

沈輕虹大喜道：「多謝前輩。」

燕南天道：「你莫謝我，我雖有心助你，怎奈我此刻卻另有急事，那是片刻也延誤不得的。」語猶未了，便待轉身。

沈輕虹惶聲道：「前輩留步。」

揮了揮手，錢二已送上隻箱子，箱子裡竟滿是耀眼的黃金，沈輕虹躬身再拜，恭聲道：「晚輩久已知道前輩揮手千金，是以送上……」

燕南天仰天狂笑，厲聲道：「沈輕虹，你縱將天下所有的黃金都送到我面前，也不能將我與二弟相見的時候耽誤片刻……」

伸手一拍江琴肩頭，喝道：「我先去了，你跟著來！」

八個字說完，人已遠在十丈外！

沈輕虹面色立刻如土，錢二喃喃道：「這人倒當真奇怪，幾十兩銀子，他也要騙，但別人真送上鉅額黃金時，他卻又不要了……」

# 第四章 赤手殲魔

暮靄蒼茫。

蒼茫的暮色中，燕南天的身形，幾乎已非肉眼所能分辨，他身形掠過時，最多也不過只能見到淡淡的灰影一閃。舊道上荒草漫漫，迎風飛舞，既不聞人聲，亦不聞馬蹄，天畔新月升起，月光也不見掩去這其間的蕭索之意。

燕南天身形不停，口中喃喃道：「奇怪，二弟已在道上，我怎地聽不見……」

突見眼前黑影一閃，兩點黑影，飛了過去，月光下瞧得清楚，前面飛的是弱燕，後面追的卻是隻蒼鷹。

那燕子似已飛得力竭，雙翼擺動，已漸緩慢，那蒼鷹雄翼拍風，眼見已將追及，燕子已難逃爪下。

燕南天喝道：「兀那惡鷹，你難道也像人間惡徒一般，欺凌弱小……」只覺一股怒氣直衝上來，身子一擰，竟箭一般向那蒼鷹射了出去。

那蒼鷹雙翅一展，燕南天便撲了個空。只聽燕子一聲哀啼，已落入蒼鷹爪下，蒼鷹得志，便待一飛沖天，燕南天怒喝一聲，道：「好惡鷹，你逃得過燕某之手，算你有種！」

喝聲中，他身形再度竄起，一股勁風，先已射出，那蒼鷹在空中連翻了幾個觔斗，終於落了下來。

燕南天哈哈大笑，道：「二弟呀二弟，你瞧瞧我赤手落鷹的威風！」身形展動，接住了蒼鷹，自鷹爪中救出了弱燕。

但燕子受傷已不輕了，竟已再難飛起，燕南天喃喃道：「好燕兒，乖燕兒，忍著些，你不會死的……」在長草間坐了下來，自懷中取出金創藥，輕輕敷在燕子身上。

燕南天輕輕敷藥，小心呵護，過了半盞茶時分，那燕子雙翅已漸漸能在燕南天掌中展動。

燕南天嘴角露出笑容，道：「燕兒呀燕兒，你已耽誤我不少時候，你若能飛，就快快去吧。」

那燕子展動雙翅，終於飛起，卻在燕南天頭上飛了個圈子，才投入蒼色中。

燕南天大笑道：「萬兩黃金，不能令我耽誤片刻，不想這小燕子卻拖住我了。」

開懷得意的笑聲中，他再次展動身形，如飛掠去。

突然間，一陣洪亮的嬰兒啼哭聲，遠遠傳了過來。

燕南天大喜道：「莫非二弟已有了寶寶？」

他身形更急，掠向哭聲傳來處，於是，那滿地的屍身，那慘絕人寰的景象，便赫然呈現在他身前！

※※※

燕南天身形早已不見，甚至連那江琴都已去遠了，但沈輕虹還是木立在那裡，動彈不得。

錢二囁嚅著道：「不知總鏢頭和那『十二星象』約在何時。」

沈輕虹道：「就是今日黃昏。」

錢二變色道：「今晚？……在那裡？」

「就在前面！」

「他……他們有多少人？」

「星辰帖上具名的，乃是黑面，司晨，獻果，迎客。」

「難……難道，雞，豬，猴，狗一齊出手？」

「不錯！」

錢二聲音早已變了，顫聲道：「總鏢頭，咱們還是走吧，憑咱們，只……只怕……」

沈輕虹冷哼道：「你們走吧。」

「總鏢頭你……」

「鏢主以義待我，沈輕虹豈能無義報之，你們……」突然頓住語聲，頭也不回大步走去。

錢二呼道：「總鏢頭……」追了一步，又復駐足。

雷老大道：「怎麼？你不去麼？」

錢二悄聲道：「讓他從容就義去吧，咱們可犯不著去送死。」

雷老大勃然變色，怒罵道：「畜牲……你們作畜牲，我雷嘯虎可不能陪你們作畜牲。」

錢二道：「好，好，我是畜牲，你是義士。」

雷嘯虎喝道：「畜牲，畜牲，我今日才算認得你們……」

一路大罵，一路追了過去。

沈輕虹緩步而行，走向暮色籠罩的荒野，他輕靈的腳步，已變得十分沉重，每走一步，腳上都似有千鈞之物。

聽得身後有腳步聲趕來，他頭未回，道：「是雷嘯虎麼？」

雷嘯虎道：「總鏢頭，是我。」

沈輕虹嘆道：「我早已知道只有一人會來的。」

「聽總鏢頭這句話，雷嘯虎死也甘心，我雷嘯虎雖然是呆子，卻非無恥的畜牲，但……但總鏢頭，你……你這次……」

「你是奇怪我為何不多約人來麼？」

「正是有些奇怪。」

「十二星象，各有奇功，江湖友輩中能勝過他們的人並不多，我若約了朋友，別人為了義氣，雖想不來，也不能不來，但我又怎忍心令朋友們為難，送死？」

雷嘯虎仰天長嘯道：「總鏢頭畢竟是總鏢頭，我雷嘯虎縱然有總鏢頭這樣的武功，也休想能做得上三大鏢局的總鏢頭，我……」

話猶未了，突聽一聲狗吠。

荒郊黃昏，有狗吠月，本非奇事，但這聲狗吠卻分外與眾不同，這狗吠聲中竟似有種妖異之氣。

雷嘯虎聳然失色道：「莫非來……」

「了」字還未出口，滿鎮狗吠，已一聲連著一聲響了起來，霎時之間，兩人耳中除了狗吠外，已聽不到別的聲音。

雷嘯虎平日膽子雖大，此刻手足卻也不禁微微發抖，但瞧見沈輕虹神色竟未變，他也壯起膽子，強笑道：「這『十二星象』，果然邪門……」

沈輕虹沉聲道：「十二星象專喜作詭異，為的卻是先聲奪人，先寒敵膽，咱們莫被他駭住了，折了銳氣！」

雷嘯虎挺起胸膛，大聲道：「我不怕，誰怕誰就是孫子！」

他口中雖說不怕，其實聲音也有些岔了，月夜荒郊，這狗吠如鬼哭，如狼嚎，的確攝人魂魄！

沈輕虹雙拳微抱，朗聲道：「十二星象在那裡？『洛陽』沈輕虹前來拜見！」

他身形雖瘦小，但此刻的語聲竟自狼噑鬼哭般的狗吠聲中直穿了出去，一個字，一個字傳送到遠方。

蒼茫的暮色中，突然躍出團黑影，驟見彷彿一人一馬，卻是隻金絲猿猴騎在隻白牙森森的大狼狗上。

這隻狗，虎軀狗吻，竟比平常狗大了一倍，喉中不斷發出低吼，已足令人喪膽，這隻金絲猿更是火眼金睛，目光中帶著種說不出的妖異之氣，一猴一狗，竟彷彿不是人間之物，而是來自妖魔地獄。

等這一猴一狗走過來，金絲猿「吱」的一叫，突然將隻桃子送到他面前。

沈輕虹冷笑道：「好一個『神犬迎客，靈猴獻果』，但是沈輕虹會的是『十二星象』中的人，卻不是這些畜牲！」

那金絲猿彷彿懂得人言，「吱」的又是一叫，凌空在狗背上翻了個觔斗，手中突然多了條白布，上面寫著：「你若敢吃下去，自有人來會你。」

沈輕虹冷笑道：「十二星象若是酖人的鼠輩，沈輕虹今日也不會來了……沈輕虹信得過你們，縱是毒藥，也要吃下！」

他方待伸手去拿桃子，那知雷嘯虎卻搶了過來，三口兩口，連桃核都吞了下去，大笑道：「不要錢的桃子，不吃豈非冤枉！」

只聽一人陰森森笑道：「好，無怪『三遠鏢旗』能暢行大河兩岸，鏢局中果然還有兩個有膽子的好漢……」八條人影，隨著笑聲走了出來。

沈輕虹身形已算十分瘦小，但此刻當先走出的一人，卻比沈輕虹還瘦，身上穿著件金光閃閃的袍子，臉上凸𩪼尖腮，雙目如火，笑起來嘴角幾乎直裂到耳根，此人若還有三分像人，便也七分是猴子模樣。

另外六、七人卻全是黑衣勁裝，黑巾蒙面，只露出一雙閃閃的眼睛，宛如鬼眼瞅人。

沈輕虹道：「來的想必是……」

那金袍人桀桀笑道：「咱們的模樣，你自然一瞧就知道，還用得著說麼？」

沈輕虹冷笑道：「在下只是奇怪，怎地少了黑面君與司晨客？」

金猿星怪笑道：「他兩人去做另一票買賣去了，有我們這幾人，你還嫌不夠麼？」

沈輕虹朗聲大笑道：「沈輕虹今日反正是一個人來的，反正已沒打算活著回去，能多瞧見幾位『十二星象』的真面目，固然不錯，少瞧見幾個，也不覺遺憾。」

金猿星獰笑道：「我知道你膽子不小，卻不知道你口才竟也不錯，但你辛辛苦苦爬上總鏢頭的寶座並不容易，死了豈非冤枉。」

沈輕虹厲喝道：「沈輕虹此來並非與你逞口舌之利。」

「你想打？」

「正是！沈某若勝，只望各位休想再打鏢貨的主意……」

「敗了又如何？將鏢貨雙手送上麼？」

沈輕虹哈哈大笑道：「那批紅貨早已由我家副總鏢頭『雙鞭』宋德揚加急送上去了，沈某此來，不過是聲東擊西，調虎離山而已。」

金猿星招了招手，身後的黑狗星立刻送上個小小的檀木匣子。金猿星打開匣子，陰森森道：「你瞧瞧這是什麼！」

匣子裡的，竟赫然是顆人頭！「雙鞭」宋德揚的人頭！

沈輕虹面容慘變，嘶聲道：「你……你竟……」

金猿星桀桀大笑道：「十二星象若是常常被騙的人，江湖中人也不會瞧見咱們那麼頭疼了……老實告訴你，那批紅貨，早已落入咱們手中，咱們此來，不過只是要你的命吧了！」突又揮了揮手，呼嘯道：「上去！」

一聲呼嘯，那金絲猿已凌空躍了起來，撲向沈輕虹，一雙猿爪，閃電般直取沈輕虹雙目！

那巨犬卻厲吼著撲向雷嘯虎，雷嘯虎驚吼閃避，那知這巨犬身子雖大，動作卻出奇的靈敏，一掀，一剪！

雷嘯虎竟再也閃避不及，生生撲倒在地，只見一排森森白牙，直往他咽喉咬了過去！雷嘯虎拼命抵住狗顎，一人一狗，竟在地上翻滾起來，狗噑不絕，雷嘯虎吼聲也不絕，他竟似也變為野獸！

那邊沈輕虹已攻出數招，但那金絲猿卻是縱躍如飛，一雙金光閃閃的爪子，始終不離沈輕虹雙目三寸處！

金猿星怪笑道：「不想三遠鏢局的大鏢頭們，竟連兩隻畜牲也打不過！」

語猶未了，突見沈輕虹伸手一探，一條九尺銀絲長鞭，已在手中，滿天銀光灑起，金絲猿立被迫退。

沈輕虹厲叱道：「那裡走！」

數十點銀星，突然自那滿天銀光中暴射而出，小半射向那金絲猿，卻有大半擊向金猿黑狗！那金絲猿雖然通靈，究竟是個畜牲，怎能避得過這大河兩岸，最著名的鏢客所發出的殺手暗器銀星擊出，這靈猿便已慘噑倒地。

一金猿，七黑狗，八條人影，卻已沖天飛起。

金猿星大喝道：「好個『飛花滿天』，果然有兩下子！」

八條人影，全都向沈輕虹撲下，沈輕虹縱有三頭六臂，也是敵不過這八人凌空擊下的一著！

只見他身形就地一滾，銀鞭護體，化做一團銀光滾了出去，但金猿黑狗卻已佔得先機，他還能往那裡走？！

那邊巨犬已一口咬住雷嘯虎的肩喉處，雷嘯虎也一口咬住巨犬的咽喉，鮮血滿地，一人一犬都滾在血泊中。

就在這時，突聽一聲驚天動地的怒喝聲，宛如晴天霹靂，一人凌空飛墜，宛若雷神天降！

眾人齊被這喝聲震得心魂皆落，金猿黑狗俱都住手，只見一條大漢，身長八尺，頭髮蓬亂，一雙精光四射的虎目中，滿佈血絲，面上那悲憤之色，已足以令任何人心寒，那神情之威猛，更足以令任何人膽碎，但奇怪的是，這大漢身後，卻揹著個襁褓嬰兒！

沈輕虹亦是滿身浴血，此刻狂喜呼道：「燕大俠來了！」

金猿星變色道：「莫非是燕南天！」

燕南天厲喝道：「十二星象，你們的死期到了！」

金猿星道：「十二星象與你無冤無仇，你為何？……」

他話還沒說完，燕南天已衝了過來，一條黑犬星首當其衝，大驚之下，雙拳齊出，急如電閃，「砰，砰」兩拳，俱都打在燕南天胸膛上，但燕南天絲毫不動，那黑犬星雙腕卻已生生折斷！慘呼一聲尚未出口，燕南天鐵掌已抓住他胸膛，他情急反噬，拼死一腳飛出。

這一腳乃是北派「無影腳」的真傳，當真是來無影，去無蹤，但不知怎地，這無影無蹤的一腳，此刻竟被燕南天一伸手就抓住了，只聽一聲霹靂般大喝，那黑犬星一個人已被血淋淋撕成兩半！鮮血飄出，落花般沾滿了燕南天的衣服。

黑狗群的眼睛紅了，驚呼，怒吼，紛紛撲了上去。

這七人一個個分開來，武功還算不得是一流高手，但七人久共生死，練得有一套聯手進擊的武功，卻是非同小可，此刻七個人雖只剩下六個，但招式發動開來，仍是配合無間，滴水不漏。

沈輕虹忍不住脫口輕呼道：「燕大俠小心了。」

呼聲未了，燕南天身子已衝了進去，竟有如虎入群羊一般，掌中兩片屍身，化做滿天血雨！六個人已倒下五個。

剩下的最後一人瞧得燕南天不備，突然，向他背後揹著的那嬰兒撲了過去，自是想搶得嬰兒作為人質。

那知燕南天背後卻似生著眼睛，虎吼道：「站住！」

燕南天手裡剩下的半片屍身，已向他當頭摔了下來。血雨紛飛，灑得滿頭滿臉，他靈魂早已出竅，竟駭得忘了閃避，那半片屍身已如萬鈞鐵椎般摔在他頭上。他整個人竟像是鐵釘般被釘得短了一半！

沈輕虹全身寒毛都一根根豎了起來，那金猿星雖是殺人如草芥的黨徒，此刻卻也被這股殺氣驚得呆了。

燕南天喝道：「你還要某家動手不成？！」

金猿星道：「你……你為什麼……。」

燕南天怒吼道：「為什麼？你可知道江楓是某家的什麼人？」

金猿星失聲道：「莫非那……那隻豬已……」

燕南天道：「別人都已死了，你活著又有何趣味，拿命來吧！」最後一個字說完，人已到了金猿星面前，鐵掌已抓住了金猿星的胸膛。

那知金猿星竟是動也不動，也不回手。燕南天手掌一緊，七指俱都插入金猿星肉裡。金猿星竟還是挺胸站在那裡，哼都未哼一聲。

燕南天道：「不想你個子雖小，倒還是條漢子，若是換了平日，某家也能饒你一命，但今日……哼，你還有何話說？」

金猿星卻突然仰天狂笑起來，狂笑著道：「你個子雖大，卻也算不得是大丈夫。」

燕南天不禁怔了一怔，喝道：「某家這一生行事，雖得天下之名，卻也有不少人罵我，善惡本不兩立，那也算不得什麼，但你這句話，某家倒要聽聽你是憑什麼說出來的。」

金猿星冷笑道：「是非不明，恩仇不辨，算得了大丈夫麼？！」

燕南天怒道：「某家……」

金猿星大聲截道：「你若是明辨是非之輩，便不該殺我。」

燕南天道：「為何不該殺你？我二弟江楓……」

金猿星再次大聲截道：「這就對了，你若為別的事殺我，那我無話可說，但你若為江楓殺我，你便是不明是非，不辨恩仇。」

燕南天怒道：「你『十二星象』難道未曾對我二弟江楓出手？」

金猿星道：「不錯，『十二星象』確曾向江楓出手，但『十二星象』本是強盜，這一點你早已知道，強盜要劫人錢財，本是份內之事，既是份內之事便算不得什麼深仇大恨，那前來通風報訊，要『十二星象』向江楓出手的，才是你真正要復仇的對象，你可知道他是誰麼？」

他侃侃而言，居然像是理直氣壯，燕南天雖是滿腔怒火，片刻也不禁被他說得怔了怔。突然大喝道：「前來通風報訊的，莫非是江琴那小畜牲？！我二弟之行程，只有那小畜牲一個人知道。」

金猿星面色微變，但瞬即冷笑道：「不錯，原來你非但四肢發達，頭腦也不簡單，江楓的確是被他視為心腹的人賣了，參仟兩銀子就賣了。」

燕南天目眥盡裂，嘶聲道：「畜牲──畜牲──」

金猿星冷冷道：「那畜牲此刻在那裡，你可知道？」

燕南天突然一隻手將金猿星整個人都提了起來，嘶聲道：「你知道他在那裡，是麼？」

金猿星神色不變，緩緩道：「我若不知道，這些話就不說了。」

燕南天吼道：「他在那裡？說！」

金猿星身子雖被他懸空提著，但神情卻比站在地上還要篤定，瞧著燕南天微微一笑。

燕南天瞧著他那張微笑的臉，一字字緩緩道：「你若不說，我佩服你。」

他若說要把金猿星宰了，剁了，大卸八塊，金猿星都不害怕，只因金猿星明知他還未打聽出江琴的下落之前，是絕不會將自己殺死的，但片刻他說的是這句話，金猿星卻不由自主打了個寒噤，道：「我……我說了又如何？」

燕南天道：「你說了，我便挖出你一雙眼睛！」

沈輕虹聽得幾乎失聲叫了出來，暗道：「這燕南天怎地如此不解人情，人家說了，他還要挖人眼睛，這樣一來，金猿星想必是萬萬不肯說出來的了。」

那知他心念還未轉變，金猿星已長長嘆了口氣，道：「雖然沒有眼睛，但只要能活著，也就罷了。」

燕南天道：「說吧！」

金猿星道：「只是我說出了，你也未必敢去。」

燕南天怒道：「普天之下，還沒有燕某不敢去的地方！」

金猿星眼睛半睜半閉，臉上似笑非笑，緩緩道：「那江琴不是呆子，明知我『十二星象』殺人不過如同踩死隻螞蟻，他拿了『十二星象』的銀子，難道不怕腦袋搬家？他如此大膽，只因他早已有投奔之地，拿這銀子，正是要用做路費，而他那投奔之地，『十二星象』加在一齊，也不敢走近那地方半步。」

燕南天厲聲狂笑，道：「移花宮？……某家正要去的。」

金猿星道：「當今天下，也未必只有『移花宮』是武林禁地。」

「除了『移花宮』還有那裡？」

「崑崙山，『惡人谷』……」

他這六個字還只說出五個，站在一旁出神傾聽的沈輕虹，神色大變，身子也已顫抖，大聲道：「燕大俠，你……你去不得！」

燕南天鬚髮皆張，目光逼視金猿星，厲聲道：「你說的可是真話？」

「我話已說出，信不信都由得你了。」

沈輕虹顫聲道：「那『惡人谷』乃是天下惡人聚集之地，那些人沒有一個不是十惡不赦，滿手血腥，沒有一個不是被江湖中人恨之入骨。但那許多惡人聚在一齊，別人縱然恨不得吃他們的肉，也沒有人敢走近『惡人谷』一步，就連『崑崙七劍』、『少林四神僧』、『江南劍客』風嘯雨，都也……也不敢……。」

燕南天沉聲道：「燕南天既非少林神僧，也非江南劍客！」

沈輕虹道：「我知道燕大俠你劍術當代無雙，但那『惡人谷』……那谷中成千成百，也不知究竟有多少的惡人……」

燕南天大喝道：「義之所在，燕某何懼赴湯蹈火！」

沈輕虹大聲道：「但說不定這根本是金猿星故意騙你的，他已對你恨之入骨，所以要你到那惡人谷去送……送……。」

他雖未將死字說出口來，其實也等於說出了一樣。

燕南天仰天笑道：「惡人谷縱是刀山火海，也未必能要了燕南天的命！」

沈輕虹怔了一怔，苦嘆一聲，黯然無語。

金猿星亦自嘆道：「好！燕南天果然是英雄！竟連『惡人谷』也敢闖上一闖，你此去縱然有去無還，也必將博得天下武林佩服！」

燕南天道：「你還有何話說？」

金猿星道：「沒有了，拿我的眼珠去吧！」

※※※

一聲慘呼，金猿星一雙精光四射的火眼，已變成兩個血窟窿，燕南天隨手將他拋在沈輕虹面前，道：「此人交給你了！」話聲未了，人已去遠。

那雷嘯虎橫臥在血泊中，身子下壓著那條巨犬，一人一犬，都已奄奄一息，連指頭都不會動了。

沈輕虹瞧了瞧他，目光移向金猿星，恨聲道：「你金猿星縱然一世聰明，今日卻做了件笨事。」

金猿星方才雖已疼得昏了過去，片刻卻已醒來，就像是有鬼在後面推著他似的，他竟能忍住疼，自懷中摸出一包藥，塞在眼眶中，口中竟也還能說話，顫聲道：「我笨？」

「燕南天雖未取你性命，但將你送到我手中，我還會饒你？……你片刻縱有靈藥治傷，又有何用！」

「自然有用，我死不了的！」

「還有誰能救你？」

「我自己。」

「沈某倒要瞧瞧你如何能救你自己……」喝聲中，手掌直拍金猿星天靈。

金猿星大聲道：「那鏢銀你不想要了麼？」

沈輕虹手掌立刻在空中頓住。

金猿星咬緊牙關，哈哈大笑道：「我早就算準你不敢動手殺我的，你若想要鏢銀，只有我能給你，除非你有這膽子不要鏢銀。」

沈輕虹手掌不停顫動，幾次想要擊下，幾次都頓住，終於長長嘆息了一聲，收回手掌，道：「算你贏了。」

這一批鏢銀委實關係整個「三遠鏢局」的命運，沈輕虹一生從不負人，又怎能負對他義重如山的三遠鏢主？

金猿星瘋狂般笑道：「沈輕虹，如今你可知道了吧！無論誰想殺我，都沒有那麼容易！」

※※※

夜色已深，小鎮上燈火已闌珊。就連那「太白居」中的酒鬼，都已踉蹌著腳步，互相攜扶著散步去了，那酒保揉著發紅的眼睛，正待上起店門。突然間，只見一輛馬車自街頭走過來，拉車的卻不是馬，而是個人──正是那騙了人家一千兩銀子的大漢。自門裡透出來的昏黃燈光中望去，只見這大漢滿身鮮血，滿面殺氣，看來有幾分似惡鬼，又有幾分似天神！

這酒保駭得臉都白了，方自躲回去，這大漢已拉著車到了門口，要兩匹馬才拖得動的大車，在他手裡，竟似是輕若無物。

燕南天將大車靠在牆上，懷抱熟睡的嬰兒，大步走進店裡，那店伙壯起膽子，陪笑道：「大……大爺要……要什麼酒？」

燕南天眼睛一瞪，喝道：「誰說我要酒？」

酒保怔了怔，道：「大爺不……不要酒，要什麼？」

燕南天道：「米湯！」

酒保更怔住了，苦著臉道：「小店不……不賣……。」

燕南天「叭」的一拍桌子，大聲道：

「先去煮幾碗濃濃的米湯，再拿酒來。」

這酒保駭得膽子都快破了，那裡還敢說「不」字。

※※※

嬰兒喝了米湯，睡得更沉了，燕南天喝著酒，目中神光卻更驚人，那酒保連瞧也不敢瞧他一眼。

雖然不敢瞧，卻偷偷數著──不到盞茶時分，燕南天已用海碗喝下了十七碗烈酒！

那酒保駭得吐出了舌頭，幾乎縮不回去。

突見燕南天摸出兩錠銀子，拋在桌上，大聲道：「去替我買些東西來。」

「大……大爺要買甚麼？」

「棺材！兩口上好的棺材！」

那酒保駭得幾乎一個觔斗跌了下去，雖張開了嘴，卻過了半晌還說不出話，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燕南天又一拍桌子，兩錠銀子突然跳了起來，竟不偏不倚，跳進他懷裡，燕南天喝道：「棺材，兩口上好的棺材，聽到了麼？」

「聽……聽……聽……」

「聽到了還不快去！」

那酒保見了鬼似的，轉身就跑，燕南天喝下第二十八碗酒時，他已乖乖的將棺材運了回來。

燕南天紅著眼睛，自車廂中將江楓和月奴屍身捧出來，捧入棺材裡，每件事他都是親手做的。他不許別人再碰他二弟一根手指。

然後，以赤手釘起了棺蓋。他將一枚枚鐵釘釘入木頭裡，就像是釘入豆腐裡似的。

那酒保眼睛更發直了，也不知今天撞見的是神是鬼？

面對棺木，燕南天又連盡七碗。他沒有流淚，但那神情，卻比流淚還要悲哀。手裡端著最後一碗酒，他呆呆的站著，直過了幾乎有半個時辰，然後，燕南天終於緩緩道：「二弟，我要你陪著我，我要你親眼瞧著我將你的仇人一個個殺死！」

※※※

夕陽滿天，照著太原大街上最大的一面招牌，招牌上三個大金字，閃閃發著光，這三個字是：「千里香」。

「千里香」可真是金字招牌，山西人個個都知道。「千里香」賣出來的香料，那是絕不會有半分摻假的。

黃昏後，「千里香」舖子裡十來個伙計，正吃著飯，大街上行人熙來攘往，正是最熱鬧的時候。突然一輛大車直馳而來，駛過長街，趕車的一聲吆喝，宛如霹靂，這大車已筆直闖入「千里香」店舖裡。伙計們驚怒之下，紛紛撲了過來，只見那趕車的大漢一躍而來，也不知怎地，十來個伙計但覺身子一麻，全都不能動了，眼睜睜瞧著他將一罈罈上好的香料，全都塞到兩口棺材裡去。

片刻後那大漢便又趕車子急駛而出，口中喝道：「半個時辰後你等便可無礙，香料銀價，來日加倍奉還！」

大街上的人，竟都被這大漢的神氣所懾。滿街人竟沒有一個敢攔住這輛馬車。

※※※

下午，瓜田裡散發出象徵著豐收的清香。一個農家少婦，懶洋洋地坐在瓜田旁，樹蔭下。

她半敞著衣襟，露出了那比瓜田裡的瓜還要成熟的胸膛，正以比瓜汁還甜的乳汁，餵著懷抱中的嬰兒。涼風入懷，她似乎已要睡著了。

迷迷糊糊中，她似乎覺得有雙眼睛在盯著她的胸膛。農村中本也有不少輕薄的小伙子，她平日也被人瞧得不少，兒子都有了的人，那裡還會在乎這些，但此刻，她卻覺得這雙眼睛似是分外不同。她不由自主張開了眼，只見旁邊一株樹下，果然有個陌生的大漢，這大漢身軀並不甚雄壯，衣衫也不甚堂皇，面目間更帶著幾分憔悴之色，但不知怎地，看來卻威風得很。奇怪的是這麼條大漢，懷裡卻抱著個嬰兒。

這少婦雖覺得有些奇怪，也不理會，又自垂下了頭，只聽那大漢懷抱中的嬰兒，突然啼哭起來，哭聲倒也洪亮。她才做媽媽沒多久，心中正充滿了母性的溫柔，聽得這哭聲，忍不住又抬起頭，這一次她便發覺那大漢盯著她胸膛的那雙眼睛裡，並沒有什麼色迷迷的神情，卻充滿懇求之意，不禁一笑，道：「這孩子的娘不在麼？」

那大漢搖頭道：「不在。」

少婦沉吟半晌，道：「看來他是餓了。」

那大漢點頭道：「是餓了。」

少婦瞧了瞧自己懷中的嬰兒，突然笑道：「把你的孩子抱過來吧，我來餵他，反正這幾天我吃了兩隻雞，奶水正足，咱們小妞兒也吃不了。」

那大漢威武的面上，立刻露出喜色，趕緊道：「多謝。」將孩子抱了過去。

只見這孩子胎毛未落，出生最多也不過幾天，那細皮嫩肉的小臉上，卻已有了條刀痕。

那少婦不禁皺眉道：「你們帶孩子真該小心些，這孩子的娘也真是，竟放心把這麼小的孩子交給你一個大男人。」

那大漢慘然道：「這孩子的娘已死了。」

少婦楞了一楞，伸手撫摸著這孩子的小臉，黯然嘆道：「從小就沒有娘的孩子，真是可憐。」

那大漢仰天長長嘆息了一聲，垂目望向孩子，心裡也正有說不出的悲哀，說不出的憐惜。這孩子生來似乎就帶有噩運，初生的第一天，就遇著那麼多兇殺，死亡，他這一生的命運，似乎也註定要充滿災難，可憐他什麼也不知道，此刻，他那張小臉上，反似充滿了幸福的微笑。

# 第五章 惡人之谷

和闐河滾滾的河水，在七月的殘陽下發著光。

到了上游，河水雙分，東面的一支便是玉龍哈什河，水流處地勢更見崎嶇險峻，激起了奔騰的浪花。沿著玉龍哈什河向上游走，便入了天下聞名，名俠輩出，充滿了神秘傳說的崑崙山區。

此刻，雖仍是夏季，殘陽也猶未落，玉龍峰下，已宛如深秋，風在呼號，卻也吹不開那陰森凄迷的雲霧。燕南天終於來到了玉龍峰下，人既憔悴馬更疲乏，就連車輪在崎嶇的山路上，也似乎滾不動了，巨大的山影，沉重的壓在車馬上。

燕南天左手提著韁繩，右手懷抱著嬰兒，一陣陣惱人的香氣自車廂中傳出來，刺得他幾乎想吐。嬰兒卻又已沉睡了，這小小的孩子，竟似也習慣了奔波困苦。

燕南天無限憐惜地瞧著他，嘴角突然現出一絲微笑，喃喃道：

「孩子，這一路上你可真是吃了不少人的奶，從中原，一路吃到這裡，除了你，大概沒有別的孩子能……」

說到「能」字，語聲突然頓住，身子也突然凌空躍起，就在他身子離開車座的那一剎那間。只聽「篤，哧，蹼」十幾聲響，十幾樣長短不齊，形式各異的暗器，俱都釘入了他方才坐過的地方。

燕南天凌空翻身，左手已勒住了車馬，人卻藏到馬腹下，他怕的不是自己受傷，而是懷抱中的嬰兒。

這一躍，一翻，一勒，一藏，當真是矯如遊龍，快若驚鴻，山麓陰影中，已有人忍不住失聲道：「好功夫！」

燕南天怒喝道：「暗箭傷人的是……」

「誰」字還未出口，那匹馬突然驚嘶一聲，人立而起，馬身上箭也似地噴出了十幾股鮮血。

燕南天想也不想，鐵掌掃出，「砰，砰」兩響，套馬的車軛立斷，負傷的馬，筆直竄了出去，燕南天跟著又是一拳擊出，又是「砰」的一響，車廂生生被擊破個大洞，健馬長嘶未絕，他右手將嬰兒自洞口送到車廂裡去，又是數十點寒光，已暴雨般射向他身上！

他身子也已沖天而起，只聽「哧，哧，哧」，風聲不絕，數十點暗器，俱都自他足底掃過。應變若有絲毫之差，自己縱不負傷，那嬰兒也難免喪命，嬰兒縱不喪命，大車也難免要被那匹馬帶得自他身上輾過。

健馬倒地，燕南天身形猶在空中。

只見銀光乍起，七、八道劍光，有如天際長虹般，自暗影中斜飛而出，上下左右，縱橫交錯。那知他身在空中，力道竟仍未消竭，雙臂一振，身子突然又向上竄起了七尺，劍光又自他腳底擦過。

但聞「叮噹」龍吟之聲不絕，七、八柄劍收勢不及，俱都撞在一齊，劍光一合便分，七、八個人都遠遠落到一邊。暮色中雖瞧不清楚，但朦朧望去，這七、八人中，竟有四個是出家的道人。

燕南天雙足一蹬，方自掠到車頂，竟又箭也似地竄了出去，雙掌如風，當頭向一個藍衫道人擊下！他眼見這幾個人話也不說，便下如此毒手，此刻下手自也不肯留情，這雙掌擊下，力道何止千鈞！

那道人本待舉劍迎上，但心念一轉，面色突然大變，身形後仰，竟不敢招架，向後倒竄而去。

燕南天劍光竟似綿綿不盡，竟跟著身子追去。

那人心膽皆喪，拼命一劍迎上。

只聽「叮」的一聲，雙劍相擊，兩口劍本是同爐所煉，但不知怎地，那人掌中的劍，竟已被燕南天砍成兩段。

那人身子落地，就地幾滾，燕南天高吭長嘯，劍光如雷霆閃電，直擊而下，這一劍之威，當真可驚天動地！

滿天銀光突又飛來，接著「嗆」的一聲震耳龍吟！

只見三個藍衣道人，單足跪地，三柄劍交叉架起，替那人擋住了燕南天的一劍，那人卻已駭得暈了過去！

燕南天虎立當地，鬚眉皆張，厲聲道：「接劍的是四鷲？還是三鷹？」

那道人道：「四鷲，足下怎知……。」

燕南天厲聲笑道：「當今天下，除了崑崙七劍外，還有幾人能接得住某家這一劍？！」

那道人道：「當今天下，除了燕南天大俠外，只怕也再無一人能令貧道兄弟三人，同時出手招架一劍！」

燕南天笑聲突頓，喝道：「但崑崙七劍為何要向燕某下如此毒手，卻令燕某不解。」

那道人苦笑道：「貧道等守在這裡，本是為阻擋一個投奔『惡人谷』的人，貧道委實想不到燕大俠也會到這『惡人谷』來。」

燕南天這才收回長劍，他長劍方自收回，那三個道人掌中劍便已「噹」的垂落在地，雙臂似是再也難以提起。

「你等要阻擋的人是誰？」

崑崙道人道：「司馬煙。」

「你等怎知這惡賊要來此間？」

「川中八義一路將他追到這裡，這三位便是『川中八義』中的大義士楊平，三義士海長波，七義士海金波……」

「川中八義」在江湖中端的是赫赫有名，燕南天轉目望去，只見這三人果然風骨稜稜，氣概軒昂──雖然方自地上爬起，卻無狼狽之態。

那「川中八義」之首楊平，國字臉，通天鼻，雙眉斜飛入鬢，更是英氣逼人，此刻微一抱拳躬身道：「晚輩們直將那惡賊追到和闐河畔，才將他追丟了，若是被他逃入『惡人谷』去，晚輩們實是心有不甘，是以才將四位道長請了出來，守在這裡，那知……那知卻……遇見了燕大俠。」

海長波苦笑道：「晚輩們方才雖已瞧出前輩形貌不同，但素知那廝精於易容，晚輩們實將此人恨之入骨，是以……。」

燕南天頷首道：「難怪你等出手那般狠毒，對付這惡賊，出手的確是越毒越好。」

崑崙四子之首，藏翼子忍不住問道：「但……但燕大俠卻不知怎會來到這裡。」

燕南天道：「某家正是要到『惡人谷』去！」

崑崙四子，川中三義齊地一怔。

藏翼子動容道：「燕大俠豪氣干雲，晚輩們久已深知，只是……『惡人谷』惡人雲集，古往今來，只怕從未有過那許多惡人聚在一起，更從未有一人敢孤身去面對那許多惡人，燕大俠……還望三思。」

燕南天目光火炬一般，遙注雲霧凄迷的山谷，沉聲道：

「男兒漢生於世，若能做幾樁別人不敢做的事，死亦何憾！」

崑崙四子對望一眼，面上已有愧色。

楊平道：「但……據在下所知，這二十年來，在江湖中兇名最著的十大魔頭，最少有四人確實已投奔谷中……」

海長波道：「只怕還不止四個……『血手』杜殺，『笑裡藏刀，笑彌陀』哈哈兒，『不男不女』屠嬌嬌，『不吃人頭』李大嘴……。」

燕南天皺眉道：「李大嘴？……可是那專嗜人肉的惡魔？」

海長波道：「正是那廝，別人叫他『不吃人頭』，正是說他除了人頭外，什麼都吃，他聽了反而哈哈大笑，說他其實連人頭都吃的。」

燕南天怒道：「如此惡徒，豈能再讓他活著！」

海長波道：「除了這四人外，那自命輕身功夫天下無雙，從來不肯與人正面對敵，專門在暗中下毒手的陰九幽，據說也逃奔入谷。」

燕南天動容道：「哦！『半人半鬼』陰九幽也在谷中麼？他暗算少林俗家弟子李大元後，不是已被少林護法長老們下手除去了麼？」

海長波道：「不錯，江湖中是有此一傳說，但據深悉內幕之人言道，少林護法雖已將這『半人半鬼』的惡魔困在『陰冥谷』底，但還是被他逃了出去，此事自然有損少林派聲威，是以少林弟子從來絕口不提。」

燕南天長嘆道：「昔日領袖武林的少林派，如今日漸沒落，只怕就正是因為少林弟子一個個委實太愛面子。」

藏翼子慨然道：「要保持一派的聲名不墜談何容易？」他這話自然是有感而發──崑崙派又何嘗不是日漸凋零？

楊平又道：「這幾個無一不是極難對付的人，尤其是那『不男不女』屠嬌嬌，不但詭計多端，而且易容之術已臻化境，明明是你身邊最親近的人，但說不定突然就變成了他的化身，此人之逃奔入谷，據說並非全因避仇，還另有原因。」

燕南天道：「無論他為了什麼事逃入『惡人谷』，無論他易容多麼巧妙，反正某家此次入谷，乃是孤身一人，無論他扮成什麼人的模樣，都害不到我……哈哈，難道他能扮成出世不到半個月的嬰兒不成？」

楊平展顏笑道：「不錯，此番燕大俠孤身入谷，他縱有通天的手段，只怕也是無所用其計了，但……不過……。」

燕南天不等他再說話，抱拳道：「各位今日一番話，的確使燕某人獲益匪淺，但無論如何，燕某人卻是勢在必行……燕某就此別過。」

眾人齊地脫口道：「燕大俠，你……」

但燕南天卻再也不瞧他們一眼，一邊挽過大車，立刻放步而行。

眾人面面相覷，默然良久。

藏翼子終於嘆道：「常聽人言道燕南天武功之強，強絕天下，貧道還不深信，但今日一見……唉，唉……」

楊平動容道：「他武功雖高，還不足深佩，小弟最佩服的乃是他的干雲豪氣，凜然大義，當真令我輩愧煞。」

海長波望著燕南天身影消失處，喃喃道：「但願他此番入谷，還能再出來與我等相見……」

※※※

山路更見崎嶇，但燕南天拉著輛大車放足而行，竟仍毫不費力，他臂上又何止有千斤之力？！

沉沉的暮色，凄迷的雲霧中，突然現出一點燈火。那是盞竹子製成的孔明燈，巧妙地嵌在山石間避風處，在這陰冥的窮山惡谷中，碧磷磷的看來有如鬼火一般。

鬼火般的火照耀下，山石上竟刻著兩行字！

「入谷如登天，

來人走這邊。」

兩行字下，有隻箭頭，指著條曲折蜿蜒的山路，用盡目力，便可瞧出這條路正是通向四山合抱的山谷。

崑崙山勢雖險絕，但這條路卻巧妙地穿過群山。那「惡人谷」便正是群山圍繞的谷底。

是以入谷的道路，非但不是向上，而且漸行漸下，到後來燕南天根本已不必拉車，反倒似車在推他。

山路越來越曲折，目力難見一丈之外。

但突然間，眼前豁然開朗，四面窮山中，突然奇蹟般現出了一片燈火，有如萬點明星，眩人眼目。

江湖人心目中所想像的「惡人谷」，自然是說不出的陰森、黑暗，而此刻，「惡人谷」中竟是一片輝煌的燈火。

但這燈火非但未使「惡人谷」的神秘減少，反而使「惡人谷」更增加了說不出的詭異。

「惡人谷」中到底是什麼情況？

燕南天但覺自己的心，跳動也有些加速，這世上所有好人心中最大的秘密，此刻他立刻就要知道謎底了。

燈光下，只見一方石碑立在道旁。

「入谷入谷，

永不為奴。」

過了這石碑，道路突然平坦，在燈火下簡直如鏡子一般，光可鑑人，但燕南天卻也知道，這平坦的道路，正也是世上最最險惡的道路，他每走一步，距離危險與死亡便也近了一步。

沒有門，沒有牆，也沒有欄柵。

這「惡人谷」看來竟是個山村模樣，一棟棟房屋，在燈火的照耀下，竟顯得那麼安靜，平和。在這安靜平和的山村中，究竟藏有多少害人陷阱，多少殺人的毒手？

燕南天挽著大車，已淌著汗珠，他此刻已入了「惡人谷」，隨時都可能有致命的殺手向他擊出！

道路兩旁，已有房舍，每一棟屋，都造得極精巧，緊閉的門窗中，透出明亮的燈火。

突然間，前面道路上，有人走了過來。

燕南天知道，就在這瞬息之間，便將有源源不絕的毒手，血戰來到！

那知走過的兩個人，竟瞧也未瞧他一眼，兩人衣著都是極為華麗，竟揚長自燕南天身旁走過。燕南天的眼睛都紅了，也未瞧清他們的面容，只見道路上人已越來越多，但竟沒有一個人瞧他一眼！

他走入這天下武林中人視為禁地的「惡人谷」，竟和走入一個繁華而平靜的鎮市毫無不同！

燕南天腦中一片迷亂，反倒不知如何是好，他平生所遇的兇險疑難之事，何止千百，卻從未有如此刻般心慌意亂！他平生所闖過的龍潭虎穴，也不知有多少，但不知怎地，無論多兇險之地，竟似乎都比不上這安靜平和的「惡人谷」。

車廂中，有嬰兒的啼哭聲傳了出來，燕南天深深吸了口氣，定下心神，便瞧見前面有扇門是開著的。

門裡，似有酒菜的香味透出。

燕南天大步走了進去。

※※※

雅緻的廳房中，擺著五、六張雅緻的桌子，有兩張桌子旁，坐著幾人淺淺飲酒，低低談笑。這開著的門裡，竟似個酒店的模樣，只是看來比世上任何一家酒店都精緻高雅得多。

燕南天抱著嬰兒進去，找了張桌子坐下，只見這酒店裡竟也毫無異樣，飲酒的那幾人，衣衫華麗，談笑從容，那裡像是逃亡在窮山中的窮兇惡極之輩，燕南天更是奇怪，卻不知越是大奸大惡之人，表面上越是瞧不出的。若是滿臉兇相，別人一見便要提防，那裡還能做出真正的惡事？

突見門簾啟動，一個人走了出來，這人矮矮胖胖，笑臉圓圓，正是和氣生財的酒店掌櫃。

燕南天沉住了氣，端坐不動。

這圓臉胖子已笑嘻嘻走了過來，拱手笑道：「兄臺遠來辛苦了。」

燕南天道：「嗯。」

那圓臉胖子笑道：「三年前聞得兄臺與川中唐門結怨，在下等便已盼兄臺到來，不想兄臺卻害得在下等一直等到今日。」

燕南天道：「哦？」

這時他心裡才知道這些人已將自己錯認為「穿腸劍」司馬煙了，但面上卻絲毫不動聲色。

那圓臉胖子揮了揮手，一個明眸皓齒巧笑嫣然的綠衣少女，姍姍走了過來，秋波向燕南天一瞟，萬福道：「您好！」

燕南天道：「哼，好。」

那圓臉胖子大笑道：「司馬先生遠來，沒有心情與你說笑，還不快去為司馬先生熱酒，再去為這位小朋友濃濃的煨碗米湯。」

那少女嬌笑道：「好可愛的孩子……」

眼波轉動，又向燕南天瞟了一眼，燕子般輕盈，嬌笑著走了。

燕南天目光凝注著那圓臉胖子，暗道：

「此人莫非便是『笑裡藏刀』笑彌陀……瞧他笑容如此親切，對孩子也如此體貼，又有誰想得到他一夜之間，便將他恩師滿門殺死！為的只不過是他那小師妹，罵了他一聲『胖豬』而已！」

思念之間，那少女竟又燕子般飛來，已拿來一盤酒菜，酒香分外清冽，菜色更是分外精美。

那圓臉胖子笑道：「兄台遠來，想必餓了，快請用些酒菜，再談正事。」

燕南天道：「嗯。」

他口裡雖答應，但手也不抬──他若是抬手，便為的是要殺人，而絕不會是為著要喝酒吃菜。

那圓臉胖子笑道：「別人只道我等在此谷中，必定受罪吃苦，卻不知有這許多聰明才智之士在一起，怎會吃苦，此間酒菜之精美，便是皇帝只怕也難吃到，這做菜的人是誰，只怕兄臺萬萬想不到的。」

圓臉胖子道：「兄臺可曾聽說，昔日丐幫中有位『天吃星』，曾在半個時辰中，毒死了他本門丐幫七大長老……」

「拍」的一拍桌子，大笑道：「這當真是位大英雄呀，大豪傑，做菜的人便是他！」

燕南天暗中吃驚，面上卻淡淡道：「噢。」

那圓臉胖子突然大笑道：「司馬兄果然不愧我輩好手，未弄清楚前，絕不動箸，其實司馬兄你未來之前，在下等已將司馬兄視為我輩兄弟一般……」

舉起筷子，對每樣菜都吃了一口，笑道：「喏……司馬兄還不放心麼？」

燕南天暗中忖道：「他們既然將我認作司馬煙，正是我大好機會，我得利用此良機，先將那惡賊江琴的下落打聽確實，再出手也不遲，此刻我若堅持不吃，豈非要動人懷疑，何況，他們既將我當做司馬煙，就絕不會下毒害我。」

此刻他算來算去，都是吃比不吃的好，當下動起筷子，道：「好！」立刻就大吃起來。

幾樣菜果然做得美味絕倫，燕南天立刻就吃得乾乾淨淨──想到吃飽也好動手，他吃得自然更快。

那圓臉胖子笑道：「天吃星手藝如何？」

「好！」

「這位小朋友的米湯想必也快來了。」

「越快越好。」

「等這位小朋友吃完米湯，燕大俠你就可出手了。」

燕南天倏然變色，道：「你……你說什麼？」

那圓臉胖子哈哈大笑道：「燕大俠名滿天下，又生得如此異相，我哈哈兒縱是瞎子，也認得出燕大俠的，哈哈，方才我故意認錯，只不過是先穩住燕大俠，否則燕大俠又怎肯放心吃『天吃星』以獨門迷藥作配料的酒菜，哈哈……」

燕南天怒喝道：「好個惡賊！」

飛起一腳，將整張桌子都踢得飛了出去。

那哈哈兒身子一縮，已在一丈開外，大笑道：「燕大俠還是莫要動手的好，否則藥性發作更快，哈哈，哈哈……」

燕南天只覺身子毫無異狀，還怕他是危言聳聽，但暗中一提氣，一口真氣果然懶懶的提不起。

他又驚又怒，飛撲了過去，鐵掌揮出。

那哈哈兒卻笑嘻嘻地站在那裡，動也不動。但燕南天鐵掌還未揮出，身子便已跌落下來，四肢竟突然變得軟綿綿，那千斤神力卻不知到那裡去了。他耳畔只聽得哈哈兒得意的笑聲，那嬰兒悲哀的啼哭……笑聲與哭聲卻似乎離他越來越遠……

漸漸，他什麼都聽不到了！

# 第六章 毒人毒計

一盞燈，燈光照著燕南天的臉。燕南天只覺得這盞燈似乎在他眼前不停的旋轉，他想伸手掩住眼睛，但手腳卻絲毫不能動彈。他頭疼欲裂，喉嚨裡更似被火燒一般，他咬一咬牙用力瞪眼，瞧著這盞燈。──燈那裡在轉。

於是他瞧見燈光後的那張笑臉。

哈哈兒大笑道：「好，好，燕大俠果然醒來了，這裡有幾位朋友，都在等著瞧瞧天下第一神劍的風采。」

燕南天也已瞧見高高矮矮的幾條人影，但燈火刺著他的眼睛，根本瞧不清這幾人長得是何模樣。

只聽哈哈兒笑道：「這幾位朋友，不知道燕大俠可認得麼？哈哈，待在下引見引見，這位便是『血手』杜殺！」

一個冷冰冰的聲音道：「二十年前，杜某便已見過燕大俠一面，只可惜那一次在下身有要事，來不及領教燕大俠的功夫。」

這人身子又瘦又長，一身雪白的長袍，雙手縮在袖中，面色蒼白，白得已幾乎如冰一般變得透明了。

燕南天忍著頭疼，厲聲狂笑道：「二十年前，我若不是看你才被『南天大俠』路仲遠所傷，不屑與你動手，你又怎會活到今日。」

杜殺面色不變，冷冷道：「在下已活到今日，而且還要活下去，而燕大俠你卻快要死了。」

哈哈兒大笑道：「但燕大俠臨死之前，還能笑得出來，這一點倒和我哈哈兒有些相似──哈哈，這一位便是『不吃人頭』李大嘴，燕大俠可聽說過麼？」

一個洪亮的語聲笑道：「久聞燕大俠銅筋鐵骨，這一身肉想必和牛肉乾一樣，要細嚼慢嚥，才能嚐得出滋味，在下少時定要仔細品嘗。」

哈哈兒笑道：「李大嘴怎地三句不離本行，我為你引見名滿天下的燕大俠，你也該客氣兩句才對，怎地一張口就是要吃人肉。」

「我說燕大俠的肉好吃，這正是我李大嘴口中最最奉承的讚美之詞，你們這些只會吃豬肉的俗人知道什麼！」

「說起來，豬又髒又臭，的確沒有人肉乾淨，我哈哈兒委實也要嚐嚐燕大俠的肉是何滋味，哈哈，卻又怕燕大俠肉太粗了，哈哈哈……」

李大嘴道：「你又不懂了，粗肉有粗肉的滋味，細肉有細肉的滋味，和尚肉有和尚肉的滋味，尼姑肉有尼姑肉的滋味，那當真是各有千秋，各有好處。」

一個嬌美的語聲突然道：「和尚的肉你也吃過麼？」

李大嘴道：「嘿，吃得多了，最有名的一個便是五臺山的鐵肩和尚，我整整吃了他三天……吃名人的肉，滋味便似特別香些。」

那嬌美的語聲笑道：「你到底吃過多少人？」

「可數不清了。」

「誰的肉最好吃？」

「若論最香最嫩的，當真要數我昔日那老婆，她一身細皮白肉……哈哈，我現在想起來還要流口水。」

哈哈兒大笑道：「好了好了，莫要說了，你們瞧燕大俠已氣成如此模樣……」

「正是不可再讓燕大俠生氣，人一生氣，肉便酸了，此乃我苦心研究所得，各位不可不知。」

哈哈兒又道：「這位便是『不男不女』屠嬌嬌……」

那嬌美的語聲截口笑道：「我方才還替燕大俠端過菜，倒過酒，燕大俠早已認得我了，還用你來介紹什麼！」

燕南天心頭一凜，暗道：「原來方才那綠衣少女，竟然就是『不男不女』屠嬌嬌，這惡魔成名已有二十年，此刻扮成十六、七歲的少女，不想竟還能如此神似。」

杜殺的血手，李大嘴的吃人，都未能令這一代名俠吃驚，但屠嬌嬌這鬼神不知的易容術，當真令他變了顏色！

突聽一人道：「哈哈兒怎地如此嚕嗦，難道要將谷中的人全介紹給他不成，還不快些問話，問完了也好到陰間來與我作伴。」

話聲縹縹緲緲，斷斷續續，第一句話明明在左邊說的，第二句話聽來便像是在右，別人說話縱然陰陽怪氣，一口中氣總是有的，但此人說話卻是陽氣全無，既像是大病垂死，更像是死人在棺材裡說出來的。

就連燕南天都不禁聽得寒毛直豎，暗道：「好一個『半人半鬼』陰九幽，真的連說話都帶七分鬼氣。」

哈哈兒笑道：「哈哈，陰老九做鬼也不甘寂寞，燕大俠既已來了，你還怕他不去陪你！」

陰九幽道：「我等不及了！」

話聲未了，燕南天突覺一隻手掌從背後伸進了他的脖子，這隻手簡直比冰還冷，燕南天被這隻手輕輕一摸，已自背脊冷到足底。

李大嘴大喝道：「陰老九，拿開你的鬼手，被你的鬼手一摸，這肉還能吃麼！」

陰九幽冷冷笑道：「你來動手也未嘗不可，只是要快些。」

「血手」杜殺突然道：「且慢，我還有話問他！」

屠嬌嬌笑道：「問呀，又沒有人攔著你。」

杜殺道：「燕南天，你此番可是為著杜某才到這裡來的？」

燕南天道：「你還不配！」

杜殺居然也不動氣，冷冷道：「杜某不配，誰配？」

「江琴。」

「江琴？誰聽說過這名字？」

哈哈兒道：「哈哈，惡人谷中可沒有這樣的無名小卒。」

燕南天切齒道：「這廝雖無名，但卻比你們還要壞上十倍，只要你們將這廝交出，燕某今日便放過你們！」

哈哈兒大笑道：「妙極妙極，各位可聽到燕大俠說的話了麼？燕大俠說今日要饒了咱們，咱們還不趕緊謝謝。」

話未說完，哈哈、嘻嘻、吃吃、各式各樣的笑聲，全都響起，一個比一個笑得難聽。

燕南天沉聲道：「各位如此好笑麼？」

屠嬌嬌吃吃笑道：「你此刻被咱們用十三道牛索線綑住，又被杜老大點了四處穴道，你不求咱們饒你，反說要饒咱們，天下有比這更好笑的事麼？」

燕南天道：「哼！」

屠嬌嬌道：「但我也不妨告訴你，谷中的確沒有江琴這個人，你必定是被人騙了，那人想必是叫你來送死的。」

哈哈兒大笑道：「可笑你居然真的聽信了那人的話，哈哈！燕南天活了這麼大，不想竟像個小孩子！」

突聽燕南天暴喝一聲，道：「好惡賊！」

這一聲大喝，宛如晴空裡擊下個霹靂！眾人耳朵都被震麻了，屠嬌嬌失聲道：「不好，這廝中氣又足了起來，莫非杜老大的點穴手法，已被他方才在暗中行功破去了？」

燕南天狂笑道：「你猜得不錯！」

一句話未完，身子突然暴立而起，雙臂振處，綑在他身上的十三道牛筋鐵線，一寸寸斷落，落了滿地。

陰九幽呼嘯道：「不好，死鬼還魂了！」

短短七個字說完，話聲已在十餘丈外，此人自誇輕功第一，逃得果然不慢，卻苦了別人。

只聽「庫咚」一聲，哈哈兒撞倒了桌子，在地上連滾幾滾，突然不見了，原來已滾入了地道。

屠嬌嬌呼道：「好女不跟男鬥，我要脫衣裳了！」

竟真的脫下件衣裳，拋向燕南天。燕南天揮掌震去衣裳，她人也不見了。

李大嘴逃得最慢，只得挺住，大笑道：「好，燕南天，李某且來和你較量較量！」

嘴裡說著話，突然一閃身，到了杜殺背後，道：「不過還是杜老大的功夫好，小弟不敢和老大爭鋒！」

其實燕南天人雖站起，真氣尚未凝聚，這幾人若是同心協力，齊地出手，燕南天還是難逃活命！但他算準了這些人欺軟怕硬！自私自利，若要他們齊來吃肉，那是容易得很，若要他們齊來拼命，卻是難如登天。但見陰九幽，屠嬌嬌，哈哈兒，李大嘴，果然一個個全都逃得乾乾淨淨，只留下杜殺木頭般站在那裡。

燕南天真氣已聚，目光逼視，卻仍未出手，只是厲聲道：「你為何不逃？」

「杜某一生對敵，從未逃過！」

「你居然敢和燕某一拼？」

「正是！」語聲未了，身形暴起，衣衫飄飄，有如一團雪花，但雪花中卻閃動著兩隻血紅的掌影！

追魂血手！

無論招式如何，這聲勢已先奪人！

燕南天狂笑道：「來得好！」奮起雙拳，直向那兩隻血掌擊回去！杜殺心頭不禁狂喜，要知他以「血手」威震江湖，只因他手掌上戴著的，乃是一雙以百毒之血淬金煉成的手套！這手套遍佈芒刺，只要劃破別人身上一絲油皮，那人便再也休想活過半個時辰，當真是見血封喉，其毒絕倫！

而此刻燕南天竟以赤手來接，這豈非有如送死！

一聲暴喝：一聲驚呼！接著，「喀嚓」一響！

燕南天雙拳明明是迎著「血掌」擊出，那知到了中途，不知怎地，明明不可能再變的招式，居然變了，杜殺掌力突然失了消洩之處，這感覺正如行路時突然一足踏空，心裡又是驚惶，又覺飄飄忽忽！就在這時，他雙腕已被捉住，一聲驚呼尚未出口，「喀嚓」聲響，他右腕已被生生折斷！

燕南天不容他身形倒地，一把抓住他衣襟，厲聲道：「谷中可有江琴其人？」

杜殺疼得死去活來！咬緊牙關，嘶聲道：「沒有就是沒有！」

「我那孩子在何處？」

「不……不知道，你殺了我吧！」

「憐你也算是條硬漢，饒你一命。」

手掌一震，將杜殺拋了出去！

好杜殺，果然不愧武林高手，此時此刻，猶自能穩得住，凌空一個翻身，飄落在地居然未曾跌倒。他雪白的衣衫上已滿是血花，左手捧著右手，嘶聲道：

「此刻你饒我，片刻後我卻不會饒你！」

燕南天笑道：「燕南天幾時要人饒過！」

杜殺跺腳道：「好！」轉身踉蹌去了。

燕南天厲聲喝道：

「先還我的孩子來，否則燕某將此谷毀得乾乾淨淨！」

喝聲直上雲霄，四下卻寂無應聲。燕南天大怒之下，「砰」地一腳將桌子踢得粉碎，「咚」的一拳，將粉壁擊穿個大洞。他一路打了出去，桌子、椅子、牆壁、門、窗！無論什麼，只要他拳腳一到，立刻就變得粉碎。方才那精緻雅觀的房子，立刻就變得一塌糊塗，不成模樣，但「惡人谷」裡的人卻像已全死光了，沒有一個露頭的。

燕南天厲喝道：「好，我看你們能躲到幾時！」

衝出門！身形一轉，飛起一腳，旁邊的一扇門也倒了，門裡有兩個人，瞧見他兇神般撞進來，轉身就逃。

燕南天一個箭步竄過去，一把抓住那人的後背。

那人一身武功也還不弱，但不知怎地，此刻竟絲毫也施展不出，竟乖乖的被燕南天凌空提起。暴喝聲中，反臂一掄，那人腦袋撞上牆壁，雪白的牆壁上，立刻像是畫滿了桃花。另一人駭得腳都軟了，雖還在逃，但未逃出兩步，便「撲」地倒在地上，燕南天一把抓起。

那人突然大叫道：「且慢，我有話說。」

他還當這人要說出那孩子下落，是以立刻住手。

那知這人卻道：「我等與你有何仇恨，你要下此毒手？」

「惡人谷中，俱是萬惡之徒，殺光了也不冤枉！」

「不錯，我萬春流昔年確是惡人，但卻早已改過自新，你為何還要殺我？……你憑什麼還要殺我？」

燕南天怔了半晌，喃喃道：「我為何要多殺無辜？我為何不能容人改過？『惡人谷』雖儘是惡人，也並非全無改過自新之輩！」

手掌剛剛放鬆，輕叱道：「去吧！」

那人掙扎著爬起，頭也不回，一拐一拐地去了。燕南天瞧著他走出了門，長長嘆息一聲，喃喃道：「多殺無辜又有何用？燕南天呀燕南天，你二弟只有此一遺孤，你若不定下心神，熟思對策，你若還是如此暴燥，你二弟只怕就要絕後了，那時你縱然殺盡了『惡人谷』中的人，又有何用？……」

一念至此，但覺火氣全消，於是他也就發現了此間的許多奇異之處。

※※※

這是間極大的房子，四面堆滿各式各樣的藥草，佔據了屋子十之五六，其餘地方，放了十幾具火爐，爐火俱都燒得正旺，爐子上燒著的有的是銅壺，有的是銅鍋，還有的是奇形怪狀，說不出名目的紫銅器，每一件銅器中，都有一陣陣濃烈的藥香傳出。

燕南天流浪江湖多年，不但見多識廣，而且對醫藥頗有研究，閒時荒山採藥，也曾配製過幾種獨門傷藥。但此間，這屋子裡的藥草，無論是堆在屋角的也好，煮在壺裡的也好，燕南天最多也不過認識得其中二三。

他這才吃了一驚：「原來萬春流醫道如此高明，幸好我未殺他，他若未改過，又怎會致力於濟世活人的醫術？」

濃烈的藥香，化做一團團蒸氣，瀰漫了屋子，有如迷霧一般，平添了這屋子的神秘。突然間，一條人影被月光投落進來，月光下，一條高瘦的黑衣人，一步步走了過來，走入了迷霧。他腳步比貓還輕，動作比貓還輕，那一雙眼睛，也比貓更狡黠，更邪異，更靈活，更明亮。

燕南天沉住了氣，凝注著他，沒有說話。

黑衣人居然走進了這屋子，居然站到燕南天面前，他目中閃動著狡黠的光芒，嘴角也帶著狡黠的微笑。

他拱了拱手，笑道：「燕大俠，你好。」

燕南天道：「哼。」

黑衣人道：「在下『穿腸劍』司馬煙！」

「原來是你！原來你已來了。」

「燕大俠還未來，在下便已來了，但燕大俠近日的故事，在下已有耳聞，所以燕大俠一來，此間便已知道。」

燕南天瞪著他，瞪了足足有半盞茶功夫之久，突然厲聲道：「你憑什麼認為燕某不敢殺你？這倒有些奇。」

司馬煙笑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

燕南天皺眉道：「你是誰的使者？」

「在下奉命而來，要請問燕大俠一句話。」

燕南天動容道：「可是有關那孩子？」

「不錯！」

燕南天一把抓住他衣襟，嘶聲道：「孩子在那裡？」

司馬煙也不答話，只是含笑瞧著燕南天的手，燕南天咬一咬牙，終於放鬆了手掌，司馬煙這才笑道：「在下奉命來請問燕大俠，若是他們將孩子交回，又當如何？」

燕南天一震，道：「這個！……」

「燕大俠是否可以立刻就走，永不再來。」

「為了孩子，我答應你！」

「一言既出！……」

「燕某說出來的話，永無更改！」

「好！燕大俠請隨我來！」

兩人一先一後，走了出去，夜色正靜靜地籠罩著這「惡人谷」，月光下的「惡人谷」，看來更是平和，安靜。司馬煙走在灑滿銀光的街道上，腳步更輕得沒有一絲聲音，他腳步不停，走到長街盡頭一棟孤立的小屋。

屋門半掩，有燈光透出。

司馬煙道：「那孩子便在屋裡，但望燕大俠抱出了孩子後，立刻原路退回，燕大俠乘來的馬車，已在谷口相候。」

燕南天情急如火，不等他話說完，就箭步竄了進去！

※※※

屋子的中央，有張圓桌，那孩子果然就在圓桌上。

燕南天熱血如沸，一步竄過去，抱起孩子，慘然道：「孩子，你吃苦了！」

一句話未說完，突然將那孩子重重摔在地上，狂吼道：「好惡賊！」

孩子，這那裡是什麼孩子，這只是個木偶！但燕南天發覺時已太遲了，滿屋風聲驟響，數百點銀光烏芒，已四面八方，暴雨般向他射了過來！暗器風聲，又尖銳，又迅急，又強勁，顯然這數百點暗器，無一不是高手所發，正是必欲將燕南天置之死地！這些暗器將屋子每一個角落全都佔滿，當真已算準了燕南天委實再沒有可以閃避之地！

那知燕南天狂嘯一聲，身子拔起，只聽「嘩啦啦」一聲暴響，他身子已撞破了屋頂，飛了出去！

屋子四周暗影中，驚呼不絕，十餘條人影，四下飛奔逃命，燕南天狂嘯聲中，身形如神龍夭矯，凌空而轉！但聽「咚砰、噗！」幾響，幾聲慘呼，一人被他撞上屋脊，一人被他拋落街心，一人被他插入屋瓦。

三個俱都是腦袋崩裂，血漿四濺，立時斃命，但別的人還是逃了開去，霎眼間便逃得蹤影不見！

燕南天躍落街心，厲聲狂吼道：「如此暗算，豈能奈何燕某，若是想要燕某的命，何妨出來動手！」

吼聲遠達四山，四山回音不絕，只聽「何妨出來動手……出來動手！動手！」之聲良久不息。

燕南天龍行虎步，走過長街，叫罵不絕。但「惡人谷」中卻沒有一個人敢探出腦袋！孤身一人的燕南天，竟駭得「惡人谷」所有惡人沒有一個敢出頭，這是何等威風！何等豪氣！但燕南天心中卻無絲毫得意，他心中有的只是焦急，痛苦，悲憤！他腳步雖輕，心情卻無比沉重！

谷中的燈光，不知在何時全都熄了。雖有星光月亮，但谷中仍是黑暗得令人心膽欲裂。

突然間，一道刀光，自黑暗的屋角後直劈而下！

這一刀顯然也是刀法名家的手腳，無論時間，部位，俱都拿捏得準而又準，算準了一刀便可將燕南天的腦袋劈成兩半！這一刀刀勢雖猛，刀風卻不厲，正也算準了燕南天絕難防範！那知看來必定猝不及防的燕南天，不知怎地，身子突然一縮，刀光堪堪自他面前劈下，竟未傷及他毫髮。

「噹」，鋼刀用力過猛，砍在地上，火星四射。

燕南天出手如電，已抓住了持刀人的手腕，厲喝道：「出來！我問你！」

突覺手上力道一輕，那隻手雖被他拉了出來，卻只是血淋淋一條斷臂，那人竟以左手一刀砍下了自己的右臂！好狠的人！他竟連哼也未哼一聲！燕南天又驚、又急、又怒、又恨、取下鋼刀，拋卻斷臂，隨手一刀劈了出去，一扇門應手而裂。

但門裡卻瞧不見一條人影！燕南天有如瘋狂，一間間屋子闖了過去，每間屋子裡都瞧不見一條人影，他急得要瘋，但瘋又有何用！

他鋼牙幾已咬碎，雙目已紅赤，嘶聲道：「好！你們躲，我倒要看你們能躲到幾時！」

竟搬了張椅子出來，坐在街中央，月光，照著他身子，照著他身上的血，血一般的月光……

「惡人谷」中的若是惡鬼，燕南天便是鎮鬼的兇神！

突聽一人大笑道：「這臭孩子又有什麼了不起，你要，就還給你！」

燕南天狂吼而起，撲了過去。

只見黑暗中人影一閃，一件東西被拋了出來，看來正是個襁褓中的孩子，燕南天不由得伸手接過。

但他指尖方自觸及此物，突然厲喝道：「惡賊，還給你！」

手掌一震，那包袱又筆直飛了回去，撞上牆壁，「轟」的一聲，竟將那屋子炸崩了一半！

這襁褓中包的竟是包火藥！

回聲響過，四下又復靜寂如死，燕南天想到自己方才若非反應靈敏，指尖觸熱，便將襁褓擲回，此刻豈非已被炸得粉身碎骨？他一死縱不足惜，但那孩子！……燕南天捏緊拳頭，掌心已滿是冷汗。

毒計！惡人谷果然有層出不窮的毒計！縱是天大的英雄，只要稍一不慎，就難免死在此地！燕南天雖已逃過數劫，但他還能再逃幾次？他精力終是有限，難道真能不眠不休，和他們拼到底！

突然間，他心中靈機一閃，暗道：「他們能利用這黑暗暗算於我，我難道不能利用這黑暗來搜尋他們？」

想到這裡，燕南天又不覺精神一振，再不遲疑，微一縱身，也掠入黑暗裡，消失不見。

這正是以牙還牙，以毒攻毒，一時間他縱然尋不著那孩子，但「惡人谷」中的惡人，也再難暗算他了。

※※※

燕南天身子潛行在黑暗中，就像蛇！就像貓──就算別人有著貓一般的耳朵，也休想聽出他的聲音，就算那人有著貓一般的眼睛，也休想瞧見他身影，有這樣的敵人隨時會到身畔，「惡人谷」怎不膽戰心驚？

只是燕南天卻也找不著他們。

每間屋子，似乎都是空的，人，竟不知到那裡去了。燕南天沉住氣，一間間房子找了過去，他這才發覺這「惡人谷」裡，屋子當真有不少。

夜，很靜！很靜，整個「惡人谷」，就像是座墳墓。

風，自山那邊吹過來，已有了寒意！突然，風中似乎有了聲音，有了種奇異的聲音，似乎人語。

燕南天的心一跳，屏息靜氣，潛行過去。

果然有極輕極輕的人語，自一棟屋子裡傳出來！

一人道：「小屠果然有兩手，竟將這孩子弄睡著了。」

這人雖沒有笑，卻顯然是哈哈兒的聲音。

另一人道：「幸好有這孩子作人質，否則！……」

突聽屠嬌嬌的語聲道：「李大嘴，你要作什？」

李大嘴輕笑道：「我瞧這女的屍身細嫩的肉，倒和昔日我那老婆相似。」

屠嬌嬌道：「但這屍身已死了好幾天了呀！」

李大嘴道：「只要保養得好，還是可以吃的。」

「好，你吃了她也好，這想必就是燕南天那廝的弟媳婦，你吃了她，也可替杜老大出口氣。」

燕南天怒火早已升到咽喉，那裡還忍耐得住，狂吼一聲，閃電般掠下，一腳踢開了房門。

屋子裡連聲驚呼，人影四散，李大嘴喝道：「給你吃吧！」竟舉起那棺材，直擲過來！

棺材裡香料落了一地，屍身也掉在地上。

黑暗中，只聽哈哈兒狂笑道：「好，燕南天，算你狠，居然找到了咱們，但你莫忘了，孩子還在咱們手中，只要你追出來，哼哼！哈哈！哈哈！」

燕南天身形已撲起，聽得這語聲，頹然而落，心中更是悲憤填膺，他方才一時不能忍耐，又壞了大事。

月光自窗戶中照進來，照著地上的屍身！這是孩子的母親，那蒼白而浮腫的臉，零亂而無光的頭髮，被慘白的月光一映，真是說不出的恐怖淒涼。

燕南天慘然道：「二弟，我對不起你，我！……我！……我非但不能妥為照顧你的孩子，甚至連……連你們的屍身……」他語聲哽咽，實已無法再說下去，他跺了跺腳，扶正棺材，俯身雙手托起那屍身，小心的放回棺材去。他熱淚盈眶，委實不忍再瞧他弟媳的屍身一眼。

他黯然閉起眼睛，喃喃道：「但願你從此安息。」

※※※

冷月，寒棺，無邊的黑暗，可怖的艷屍……

這屍身竟突然自燕南天懷中躍起。

只聽「砰！砰！砰！砰」四響！這「屍身」雙手雙腳，俱都著著實實的擊中了燕南天的身子！

燕南天縱是天大的英雄，縱有無敵的武功，無敵的機智，卻再也想不到有此一驚人的變化！

他驚呼尚未出口，左肩「中府」，右肋「靈墟」，前胸「巨闕」，腹下「沖門」四處大穴已被擊中！

這一代英雄終於仰天倒了下去！

那「屍身」已落地，咯咯大笑道：「燕南天呀燕南天，如今可知道我的手段！」

得意的笑聲中，隨手在頭上扯了幾扯，扯下了一堆亂髮，月光，照著他的臉，那不是屠嬌嬌是誰！

燈光，忽然亮起！哈哈兒，李大嘴，陰九幽，司馬煙全都現身而出，縱然是在燈光下，這幾人的模樣還是和惡鬼相差不多。

哈哈兒大笑道：「燕南天，你只當方才真是你找著咱們的麼？……哈哈，這不過是咱們的妙計而已，好叫你自己送上門來。」

李大嘴怪笑道：「燕南天，你只當方才真是咱們怕了你麼？哈哈，那只不過是咱們知道你必已難逃性命，又何苦費力與你動手！」幾個人言來語去，得意的笑聲，再也停不住。

燕南天嘆息一聲，閉起了眼睛：他知道自己此番再也難逃毒手的了！

只聽陰九幽道：「你們還等什麼？難道還要等他再跳起來？」

屠嬌嬌叱道：「且慢！我出力最多，要殺他，該我來動手才是。」

陰九幽冷森森道：「若是早聽我的，他此刻早已死了，那裡還需費這許多手腳，我瞧你們還是讓我動手吧！」

李大嘴大聲道：「不行，你們不會殺人，一個殺不好他的肉就酸了，吃不得的，自然還是該我動手方是。」

幾個人七嘴八舌，要爭著動手──能令天下第一劍客死在自己手下，自然是極大的榮耀。

# 第七章 漏網之魚

哈哈兒看了看燕南天倒下的身體，突然大笑道：「各位也莫要爭了，我有了個好主意。」

屠嬌嬌道：「你又有什麼好主意？」

哈哈兒道：「咱們若讓燕大俠痛快的死了，豈非辜負燕大俠一番美意？自然要請燕大俠慢慢地享受享受死前的滋味，也不枉燕大俠結交咱們一場。」

陰九幽不等他說完，便已桀桀笑道：「妙極，果然妙計，我正好要他嚐嚐『陰風搜魂手』的滋味，保險他直到下輩子投胎還忘不了。」

屠嬌嬌笑道：「我『銷魂美人功』的滋味，也不比你差。」

李大嘴怪叫道：「我的『刮骨刀』難道就差了麼！」

屠嬌嬌笑道：「還得請杜老大來，他的『血手鑽心』和咱們哈哈兒的『伐髓洗腦』，這兩種滋味，才真是要人難以消受的。」

哈哈兒道：「哈哈！既是如此，誰先動手？」

屠嬌嬌道：「你出的主意，你先動手吧。」

哈哈兒大笑道：「好。」

笑聲中伸出手掌，往燕南天腦後輕輕撫摸過去。

※※※

夜色更深，生龍活虎般的燕南天，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只要是稍有心肝的人，便不忍描敘他此刻的模樣。

哈哈兒道：「哈哈，我已出手六次，現在又輪到李兄了。」

李大嘴道：「不行不行，我不出手了。」

哈哈兒笑道：「若不出手，便是認輸了。」

李大嘴怒道：「此人十成已死了九成，縱然是才出世的嬰兒打他一拳，他也活不了啦，你為何要我出手？」

陰九幽冷冷道：「那也未必。」

李大嘴道：「好，好！既是如此，你出手吧！」

陰九幽道：「輪到我時我自會出手的。」

李大嘴怒道：「你明知已輪不到你了，你……」

哈哈兒又笑道：「兩位也莫要爭執，不妨先找咱們那萬神醫來鑒定鑒定，瞧瞧這燕南天是否已再也出不得一絲氣力。」

陰九幽冷笑道：「找誰來鑒定都無妨。」

李大嘴道：「我去找。」

片刻間他便將萬春流帶了回來，只見萬春流瘦小精悍，目光深沉，枯瘦的面目上，絕無任何表情。

他走進來後，微微點頭，便在奄奄一息的燕南天側身坐了下去。

又過了半個時辰，他總算才將燕南天由頭到腳，仔細檢查了一遍，他靈巧的手指，竟似未沾著燕南天的皮肉。

李大嘴不耐煩道：「此人怎樣？」

萬春流緩緩道：「此人肺經、脾經、心經、腎經、心包絡經、三焦經、膽經、肝經，俱已殘壞，十四經脈，已毀其八，此刻還能活著，已是奇蹟。」

李大嘴笑道：「你瞧怎樣？」

陰九幽道：「他只怕錯了。」

萬春流道：「武功我雖不及你，但對醫道卻有自信。」

陰九幽冷笑道：「自信？若非你那高明的醫道，開封城一夕間也不會暴死九十七人，那些人是誰害了的？你忘了麼？」

萬春流冷冷道：「我殺的人雖多，但這幾年來在此間救的人也不少，閣下剛來時，若非有萬某在這裡，只怕也活不到今日。」

陰九幽目中雖已射出火，但口中卻說不出話來，他逃來此地，確是已傷重垂危，確是萬春流救了他的性命。

「惡人谷」的確是少不了萬春流的。

哈哈兒立刻笑道：「萬神醫法眼鑒定，自是不會錯的，既是如此，你我就算不分，大家一齊動手將燕南天殺了也罷。」

萬春流沉聲道：「且慢，在下正要請各位留下他的性命。」

陰九幽怒道：「你……你要救他？」

萬春流神色不動，緩緩道：「傷勢如此沉重而還不死的人，我生平還未見過，這樣的人對各位完全無用，對在下卻大有用處。」

李大嘴道：「有什麼用處？難道你也想吃他！」

萬春流道：「此人身上傷殘不下三十處，正好作為我試驗藥草性能之用，在下若是試驗成功，對各位也大有好處。」

陰九幽冷笑道：「縱有用處，但你試驗成功，豈非也就將燕南天救活了，等到他傷勢痊癒，你就該來救咱們了。」

萬春流淡淡道：「此人縱被救活，也勢必要成殘廢，白痴，各位若要取他性命，還是隨時都可下手，又何必急在這一時。」

陰九幽哼了一聲，再不說話。司馬煙從來未說話，只是望著哈哈兒，哈哈兒望著屠嬌嬌，屠嬌嬌笑道：「萬神醫說什麼就是什麼吧。」

萬春流冷冷道：「此人的三十處傷，最少可試出三十種藥草之性能，這三十種藥草，說不定就有一種將來能救各位的命。」

屠嬌嬌笑道：「萬神醫，你還等什麼？這燕南天從頭到腳，已全是你的。」

萬春流面上也沒有半分高興之色，淡淡道：「多謝。」自懷中取出幾粒藥丸，塞入燕南天嘴裡，讓燕南天的唾沫將之化開，然後再慢慢流下去。

突聽一陣嬰兒的啼哭聲傳了過來。

李大嘴精神一振，笑道：「對了，還有那孩子。」

哈哈兒望著陰九幽，道：「如何？」

陰九幽道：「殺！」

屠嬌嬌突然道：「慢著！」

李大嘴皺眉道：「你又有什麼事？」

屠嬌嬌道：「這孩子也殺不得！」

哈哈兒笑道：「此番倒是小屠的不是了，這孩子留下也是個禍胎，倒不如斬草除根，落個乾淨。」

屠嬌嬌也不答話，卻反問道：「我且請教各位，咱們雖然都是惡人，但世上最兇最毒最惡的人究竟是誰，各位可知道麼？」

哈哈兒大笑道：「哈哈，若論天下最惡的人，自然便得算小屠了。」

屠嬌嬌笑道：「過獎！過獎！但……」

她還未說出下面一句話，李大嘴已怒道：「她算是什麼？會玩兩手不男不女的花樣，也可算是天下最惡的人麼？哼！她連人肉都不敢吃！」

屠嬌嬌笑道：「他說我不是天下最惡的人，我完全同意，但能吃幾斤人肉就算是天下最惡的人麼？我昔年瞧見一個趕騾車的，也能吃得下幾斤人肉。」

李大嘴怒道：「以你說來，天下最惡的人是誰？」

哈哈兒道：「哈哈！對了，陰老九！」

屠嬌嬌道：「陰老九的確夠陰，夠狠，夠毒，但他的兇惡已全擺在臉上，別人一瞧就知他是惡人，已先對他提防三分。」

哈哈兒道：「如此說來，他也不算。」

屠嬌嬌笑道：「自不算的，除非他能學到笑裡藏刀的本事，要能在一面嘴裡叫哥哥，一面在腰裡掏傢伙……」

哈哈兒道：「笑裡藏刀……哈哈！小屠在說我了。」

屠嬌嬌笑道：「不錯！哈哈兄生得一付彌陀佛的模樣，當真是誰也瞧不出他是惡人，他就算將人賣了，別人還不知是被誰賣的。」

哈哈兒拍掌大笑道：「妙極妙極，我若真是天下最兇最惡之人，倒也不錯，只可惜我一瞧見杜老大就害怕，看來還是他比我惡得多。」

哈哈兒瞧了司馬煙一眼，道：「對了，還有司馬兄，哈哈，『穿腸毒藥劍，殺人如搗蒜』，這句話江湖中又有誰不知道？」

司馬煙微微笑道：「小弟在江湖中雖也薄有惡名，但在『十大惡人』面前，小弟卻是麻繩穿豆腐，提也提不起的。」

屠嬌嬌道：「是呀，『十大惡人』中，還有五個呢？」

司馬煙笑道：「但以小弟看來，那五位也未必能比這五位惡多少，尤其是那位『狂獅』鐵戰，嚴格說來，根本就不能名列『十大惡人』之一。」

屠嬌嬌道：「狂獅若是狂起來，當真是六親不認，見人就打，就連他的兒子，都被逼得非和他打一場不可，但真被打死，卻沒有半個，何況，他還有不狂的時候。」

哈哈兒笑道：「狂獅不行，那『迷死人不賠命』蕭咪咪又如何，我瞧就算『二十四孝』中的孝子若是被她迷上，也會把老子老娘全都賣了的。」

屠嬌嬌道：「蕭咪咪的迷湯工夫雖到家，但真被她迷上的，也不過都是些十七十八二十來歲的毛頭小伙子，她若遇見李大嘴，還不是一口將她吃了。」

李大嘴冷冷道：「半男半女的人，她自然是迷不上的。」

哈哈兒趕緊道：「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天下最兇最毒最惡的人，究竟是誰，難道是大廟裡的老和尚不成？」

屠嬌嬌笑道：「咱們這些人，論兇、論毒、論惡，大家都差不多，誰也別想強過誰，所以說，到目前為止，世上還沒有一個人能算是最惡的！」

李大嘴道：「哼！說了半天，原來是廢話。」

屠嬌嬌也不理他，自管接著道：「現在雖沒有，但馬上就要有了。」

這句話說出來，每個人竟忍不住問道：「誰？」

屠嬌嬌眼珠一轉，緩緩道：「就是那正在哭的孩子。」

這句話說出來，每個人又不禁為之一楞。

李大嘴終於哈哈大笑道：「你說他是天下最兇最惡的人？……哈哈，嘻嘻！嘿嘿！……呸！」

屠嬌嬌還是不理他，還是自管接著道：「這孩子現在是什麼都不懂，咱們告訴他什麼，他就聽什麼，咱們若說烏鴉是白的，他也不會說不是，是麼？」

李大嘴道：「哼！又是廢話！」

屠嬌嬌道：「他從小跟著咱們，眼睛瞧見的，都是咱們做的事，耳朵聽見的，都是咱們說的話，他長大了不但是大壞蛋，而且是世上最大的壞蛋！你們不妨想想，他若將這『惡人谷』中每個人的壞花樣全學會了，世上還有誰能比他更兇，更毒，更惡！」

哈哈兒笑道：「這樣的人，只怕連鬼見了都要害怕。」

屠嬌嬌道：「這就對了，連鬼見了都怕的人，若是到了江湖中去，又當如何？」

哈哈兒拍掌大笑道：「哈哈！那不搞得天下大亂才怪。」

屠嬌嬌緩緩道：「正是要搞得天下大亂，咱們被人逼到這裡，誰沒有一肚子氣，這孩子正是天賜給咱們，要他來為咱們出氣的！」

聽到這裡，就連陰九幽面上也不禁泛起一絲笑容，點著頭道：「好主意！」

哈哈兒更是笑得前仰後合，不禁拍掌道：「哈哈！除了小屠外，還有誰能想出這麼好的主意。」

※※※

於是「惡人谷」中就多了個小孩子。每個人都將他喚作：「小魚兒！」

因為他的確是條漏網的小魚。

# 第八章 近墨者黑

小魚兒漸漸長大了。

小魚兒最最親近的人，有杜伯伯，笑伯伯，陰叔叔，李叔叔，萬叔叔，還有位叔叔，哦！不對，屠姑姑。

小魚兒就是跟著這些人長大的，他跟每個人過一個月──一月是杜伯伯，二月是笑伯伯，三月是陰叔叔……

這樣到了七月，就又跟杜伯伯。

小魚兒跟著杜伯伯時最規矩。這位一隻手斷了的杜伯伯，臉上從來沒有笑容，他教小魚兒武功時，小魚兒只要有一招學慢了，屁股就得吃板子，小魚兒屁股本來常常腫，但到後來腫的次數卻越來越少了。

小魚兒跟著笑伯伯時最開心。這位笑伯伯不但自己笑，還要他跟著笑，最苦的是，小魚兒屁股腫著時，笑伯伯也逼著他笑，不笑不行。

小魚兒跟著陰叔叔時最害怕。

這位陰叔叔的身上好像有股寒氣，就是六月天，小魚兒只要在他身旁，就會從心裡覺得發冷。

小魚兒跟笑伯伯一個月，連臉上的肉都笑疼了，跟著陰叔叔正好乘機休息休息。

就算心裡有最開心的事，但只要一見陰叔叔，再也笑不出了，見著陰叔叔，沒有人笑得出的。

小魚兒跟著李叔叔時最難受。

這位李叔叔總是在他身上亂嗅，嗅得他全身不舒服。

小魚兒跟著屠姑姑時最奇怪。

這位屠「姑姑」忽然是男的，忽然又會變成女的，他實在弄不清這人究竟是「姑姑」？還是「叔叔」？

最特別的時候，是跟著萬叔叔。

這位萬叔叔臉上雖也沒有笑容，但卻比那杜伯伯看起來和氣的多了，說話也沒有那麼難聽。

但這位萬叔叔卻總是餵小魚兒吃藥，還將小魚兒整個泡在藥水裡，這卻令小魚兒有些受不了。

萬叔叔的屋子裡，還有位「藥罐子」叔叔。

這位「藥罐子」叔叔，像是木頭人似的，坐在那裡不動，每天只是吃藥，吃藥！不斷地吃藥。

他吃的藥實在比小魚兒還多幾十倍，小魚兒對他非常同情，只因為小魚兒自己深知吃藥的苦。

只是這位「藥罐子」叔叔從來不訴苦──！他根本從來沒有說過話，他甚至連眼睛也張不開似的。

此外，還有許多位叔叔伯伯，有一個會捏泥人的叔叔，小魚兒本來很喜歡他，但有一天，突然不見了。

小魚兒到處找他不著，他去問別人，別人也不知道，他去問屠姑姑，屠姑姑卻指著李叔叔的肚子說：「在李大嘴的肚子裡。」

一個人怎會在李叔叔的肚子裡？小魚兒不懂。

其實李叔叔也失蹤過一次。

那天李叔叔大叫大嚷道：「我蹩死了，我受不了！」

然後他就失蹤了。

但過了半個月，他卻又從谷外回來，只是回來時已滿身是傷，簡直差一點就沒有命了。

※※※

小魚兒五歲還不到時，有一天，杜殺將他帶到屋子裡，屋子裡有一條狗，杜殺給他一把小刀。

小魚兒很奇怪，忍不住問道：「刀……做什用麼？」

杜殺道：「刀是用來殺人的，也是殺狗的！」

小魚兒道：「還可以用來切菜，切紅燒肉，是麼？」

杜殺冷冷道：「這不是切菜的刀。」

小魚兒道：「我不要這把刀，我要切菜的……」

杜殺道：「莫要多話，去將這條狗殺了！」

小魚兒道：「這狗若不聽話，打它屁股好了，何必殺牠？」

杜殺怒道：「叫你殺，你就殺！」

小魚兒簡直要哭了，道：「我……不要……」

杜殺道：「你不殺？好！」

突然出了屋子，「喀嚓！」一聲，把門反扣起來。

小魚兒大嚷道：「杜叔叔，讓我出去……我要出去！」

杜殺卻在門外道：「殺了狗才准出來。」

小魚兒叫道：「我殺不了牠，我打不過……」

杜殺道：「你打不過它，就讓牠吃了你也罷。」

小魚兒在裡面哭，在裡面叫，他哭腫了眼睛，叫破了喉嚨也沒人理他，杜殺像是根本走開了。

小魚兒也不哭了。

小魚兒只有瞪著那隻狗瞧，那隻狗也在瞧他，這隻狗雖不大，但樣子卻兇得很，小魚兒實在有些害怕。

他握著刀，動也不敢動，過了很久很久，他肚子「咕咕」叫了起來，那狗也「汪汪」叫了起來，他才記起還沒吃過晚飯。

他餓得發慌，莫非那狗也餓得發慌。

小魚兒道：「小狗小狗，你莫要叫，我也沒有吃。」

那狗卻叫得更厲害，一條紅舌頭，不住往小魚兒這邊伸過來，小魚兒更害怕，握緊了刀，道：「小狗小狗，我餓了不想吃你，你餓了可也不准想吃我。」

那狗「汪」的一聲，撲了過來。

小魚兒大叫道：「我的肉不好吃……不好吃……」

杜殺靜靜站在門外，只聽那狗吠聲越來越響，越來越悽厲，但突然間，什麼聲音都沒有了。

又過了半晌，杜殺緩緩開了門。

只見小魚兒手裡握著刀，爬在地上，也像是隻小狗似的，他滿身是血，狗也滿身是血，只是他還活著，狗卻已死了。

※※※

小魚兒在萬春流處養了半個月的傷，才能走路，他臉上本已有條傷痕，此刻身上又添了許多。

過了幾天，杜殺又將他找去，還是將他關到那屋子裡，屋子又有條狗，但卻比那條大了許多。

杜殺道：「那柄刀你可帶著？」

小魚兒只是點頭，臉都白了，也說不出話。

杜殺道：「好！將這狗也殺了！」

小魚兒道：「但這狗……好……好大。」

杜殺道：「你害怕麼？」

小魚兒拼命點頭，道：「怕……怕的。」

杜殺怒道：「沒出息！」

突又轉身走了出去，「喀喇」一聲，又將門反扣上。

過了許久，門裡狗又叫得厲害，叫了盞茶功夫，便又無聲音，杜殺開了門，狗死了，小魚兒還活著。

這次他雖也滿身是血，但卻已能站在那裡，眼睛裡雖有眼淚，但卻咬著嘴唇，大聲道：「我又殺了牠，十七刀。」

杜殺道：「你還怕不怕？」

小魚兒道：「狗死了，我當然不怕了，但剛剛……」

杜殺道：「你方才怕又有何用？你害怕，我還是要你殺牠，你害怕，牠還是要吃你，這道理你明白不明白？」

小魚兒點頭道：「明白了。」

杜殺道：「你可知道你怎會受傷？」

小魚兒垂下了頭，道：「因為我害怕，所以不敢先動手。」

杜殺道：「既是如此，你下次還怕不怕？」

小魚兒捏緊拳頭，道：「不怕了。」

杜殺瞧著他，嘴角又泛起一絲微笑。

這一次小魚兒傷就好得較快了，但他的傷一好，杜殺就會又將他關到那屋子裡去，屋子裡的狗也越來越兇，越來越大。

但小魚兒受的傷卻越來越輕，好得也越來越快。

到第六次，杜殺開了門……

屋子裡已不再是狗。

屋子裡已是條小狼！

※※※

於是小魚兒又躺到床上，吃藥，不斷地吃藥。

有一天，哈哈兒來了，小魚兒想笑，但笑不出。

哈哈兒笑道：「小魚兒果然還躺在這裡，哈哈，狼果然是不吃小魚的。」

小魚兒道：「笑伯伯，你莫要生氣好麼？」

哈哈兒道：「生什麼氣？」

小魚兒道：「我實在想笑的，只是……我一笑全身都疼，實在笑不出。」

哈哈兒大笑道：「傻孩子，告訴你，笑伯伯我在笑的時候，身上有時也在疼的，但我身上越疼，就越笑得兇。」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道：「為什麼？」

哈哈兒道：「你可知道，笑不但是靈藥，也是武器……最好的武器，我簡直從未發現過一樣比笑更好的武器。」

小魚兒睜大眼睛，道：「武器……笑也能殺狼麼？」

哈哈兒道：「哈哈，不但能殺狼，還能殺人！」

小魚兒想了想，道：「我不懂。」

哈哈兒道：「你可知道你為什麼每次都受傷？」

小魚兒道：「我不知道，我……我已不害怕了，真的已不害怕了，這大概是因為我功夫不好，不能一刀就將牠殺死。」

哈哈兒道：「你為什麼不能一刀就將之殺死？」

小魚兒道：「因為我的功夫……」

哈哈兒笑道：「不是因為你的功夫，而是因為你沒有笑，那些狗，那些狼，雖然不會說話，但也是懂事的，你一走進屋裡，牠們就知道你對牠們沒有懷好意，就在提防著你，所以縱然先下手，也沒有用。」

小魚兒聽得眼睛都圓了，不住點頭道：「對極了。」

哈哈兒大笑道：「所以下次你進屋子時，無論見著的是狼是狗，甚至是老虎都沒關係，你臉上都要堆滿笑，讓牠以為你對牠沒有惡意，只要牠不提防你，將你當作朋友，你就可一刀殺死牠！這道理雖然簡單，但卻最是有用了。」

小魚兒道：「那麼以後我就不會受傷了？」

哈哈兒道：「正是，無論是狼是狗，還是人，都不會傷害一個對他全無惡意的人的，你只要笑，不停的笑，直到你已將刀插進他身子，還是在笑，讓他到臨死前還不會提防你，那你就不會受傷了。」

小魚兒道：「但……但這是不是不夠英雄？……」

哈哈兒大笑道：「傻孩子，牠既要殺你，你就該先殺牠，你既然一定要殺它，用什麼手段，豈非都是一樣麼？」

小魚兒展顏笑道：「不錯！我懂了。」

哈哈兒大笑道：「好孩子！哈哈！這才是好孩子。」

※※※

小魚兒果然不再受傷了。

他已殺了五條狗，四隻狼，兩隻小山貓，一隻小老虎，他身上的傷疤，數一數已有二十多條。

這時他才不過六歲。

有一天，他突然問屠嬌嬌：「屠姑姑，別人都說你是個非常非常聰明的人，你究竟是不是？」

屠嬌嬌嘻嘻笑道：「這是誰說的？……但那人可真說對了。」

小魚兒道：「你是不是有許多稀奇古怪的東西？」

屠嬌嬌笑道：「你這小鬼，在轉什麼鬼心思？」

小魚兒眨著眼睛，道：「假如我替你出氣，你肯不肯送件稀奇古怪的東西給我？」

屠嬌嬌道：「我要你這小鬼出什麼氣？」

小魚兒笑道：「我看李叔叔總是惹你生氣，但你卻對他沒法子……」

屠嬌嬌驚笑道：「難道你這小鬼已有法子對付他？」

小魚兒點頭笑道：「嗯。」

屠嬌嬌道：「你有什麼法子？」

小魚兒道：「只要屠姑姑你先給我一種藥就行了。」

屠嬌嬌道：「藥？你不去找萬春流要，反來找我要？」

小魚兒道：「這種藥他是沒有的，但屠姑姑你卻一定有。」

屠嬌嬌搖頭笑道：「你這小鬼，簡直把我都弄糊塗了，好！什麼藥，你說吧！」

小魚兒笑道：「臭藥，越臭越好。」

屠嬌嬌瞧了他半天，突然大笑道：「小鬼，我知道了。」

小魚兒瞪大了眼睛道：「你知道？」

屠嬌嬌笑道：「小鬼，你瞞得過別人，還瞞得過我麼！你討厭李大嘴嗅你，就想弄包臭藥藏在身上，讓他嗅嗅，但你卻又有些怕他，所以就繞著圈子，把我也繞進去，這樣你不但有了靠山，還可以向我討好賣乖。」

小魚兒臉有些紅了，笑道：「屠姑姑果然聰明。」

屠嬌嬌道：「你也不笨呀。」

小魚兒道：「但我比起姑姑來……」

屠嬌嬌笑道：「小魚兒！你也不想想你現在才幾歲？到你有我這麼樣的年齡時，那還得了……可愛的孩子，總算姑姑我沒有白疼你。」

小魚兒低著頭，道：「那藥……」

屠嬌嬌笑道：「藥自然有的，足可臭得死人。」

※※※

李大嘴再也不敢在小魚兒身上亂嗅了──他足足吐了半個時辰，足足有一天一夜吃不下東西。

第二天，他一把抓住小魚兒，道：「臭魚兒，那藥可是屠嬌嬌給你的？」

小魚兒只是嘻嘻地笑。

李大嘴狠狠道：「你不怕我吃了你。」

小魚兒笑嘻嘻道：「臭魚兒的肉不好吃。」

李大嘴笑罵道：「好！小鬼，我也不吃你，也不打你，只要你也去整那屠嬌嬌一次，我還有件好東西給你！」

小魚兒道：「真的？」

李大嘴道：「自然是真的。」

到了黃昏時，小魚兒和屠嬌嬌一齊吃飯，桌上有碗紅燒肉，小魚兒拼命將肉往屠嬌嬌碗裡挾，笑道：「這是姑姑最喜歡吃的菜，姑姑多吃些。」

屠嬌嬌笑道：「小鬼，你倒會拍馬屁。」

小魚兒道：「姑姑對我好，我自然要對姑姑好。」

屠嬌嬌道：「你怎地不吃？」

小魚兒道：「我捨不得吃。」

屠嬌嬌笑道：「傻孩子，有何捨不得，這又不是什麼特別好的東西。」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道：「但這碗肉特別好。」

屠嬌嬌道：「為什麼？」

小魚兒道：「這碗肉是我特別從李叔叔那裡拿來的，聽說是……」

他話未說完，屠嬌嬌臉已白了，道：「這……這就是昨天他殺的……」

小魚兒滿臉天使般的笑容，點頭道：「好像是的。」

屠嬌嬌道：「你……你這小鬼……」

話未說完，已一口吐了出來。

她也足足吐了半個時辰，也足足有一天不想吃飯。

※※※

杜殺住的地方，在「惡人谷」的邊緣，他屋後便是荒山──他屋子裡其實也和荒山相差無幾。

就連他的臥室裡，都絕無陳設，可說是「惡人谷」中最最簡陋的屋子。小魚兒每次從屠嬌嬌的屋子裡，走到他屋子裡總覺得特別不舒服，更何況他屋子裡總有個吃人的野獸在等著，但小魚兒不來卻又不行。

這一天，小魚兒又搖搖擺擺的來了。杜殺筆直地坐在屋角，動也不動，他那一身雪白的衣衫，在陰暗的屋子裡看來，就好像是雪堆成的。小魚兒每次來，都瞧見杜殺這樣坐著，姿勢從來未曾改變過，小魚兒每次走到他面前，都不敢說話。

杜殺冷冷瞧著他，瞧了半晌，突然問道：「聽說你有個小小的箱子？」

小魚兒低著頭，道：「嗯。」

杜殺道：「聽說你箱子裡有不少好東西？」

小魚兒道：「嗯。」

杜殺道：「聽說你箱子裡的東西已越來越多了？」

小魚兒道：「嗯。」

杜殺道：「有什麼東西，說出來！」

小魚兒也不敢抬頭，囁嚅著道：「有……有一包很臭的藥，有一根可長可短的棍子，還可打出許多釘子，還有一瓶藥可以把人的骨頭和肉都化成水，還有……」

杜殺冷冷截口道：「這些東西，可都是屠嬌嬌和李大嘴給你的？」

小魚兒道：「嗯。」

杜殺道：「聽說他兩人都已上過你不少次當了，你拿了屠嬌嬌的東西，就去害李大嘴，拿了李大嘴的，就去害屠嬌嬌，是麼？」

小魚兒道：「嗯。」

杜殺道：「你不怕他們一怒之下殺了你？」

小魚兒道：「我……我本來也怕的，但我後來發現，我越壞，害得他們越兇，他們就越高興，尤其是屠姑姑，她有時根本就是故意讓我害的。」

杜殺又凝目瞧了他半晌，突然長身而起，道：「隨我來！」

還沒走近那間可怕的屋子，小魚兒已聽見一陣陣吼聲，令人聽得忍不住要毛骨悚然的吼聲。

小魚兒失聲道：「是隻大老虎？」

杜殺道：「哼！」

將門開了一線，叱道：「快進去！」

小魚兒拔出了刀，硬著頭皮，走了進去，杜殺負手站在門口，他有種本事，可以站上四五個時辰都不動。

但這一次，小魚兒進去不久，虎吼聲就沒有了。過了半晌，便聽得小魚兒輕喚道：「杜叔叔，開門！」

杜殺奇道：「如此之快？」

小魚兒道：「這還不是杜叔叔教給我的本事？」

杜殺道：「哼！」將門開了一線。

突聽一聲虎吼，一隻斑斕猛虎直撲了過來！

杜殺委實做夢也未想到自那裡出來的是猛虎而非小魚兒，大驚之下，閃得慢了些，肩竟被虎爪抓破條血口。

那餓虎嗅得血腥氣，性子更猛，一撲後又是一剪，變化之快，竟比武林高手之變招還快幾分，聲勢之猛，更非普天下任何招式與之能比擬，只聞滿室腥風大作，斑斕虎影流動，但「血手」杜殺又是何等人物，身法雖緩不亂，擰身一躍，已掠上虎背，百忙中竟還不忘放聲呼道：「小魚兒，你可受傷了？」

猛虎未死，死的自然是小魚兒了。

那知卻聽小魚兒嘻嘻笑道：「小魚兒沒有受傷，小魚兒在這裡。」

杜殺不由自主回頭一望，只見屋樑上笑嘻嘻地坐著個梳著沖天小辮的孩子，嘴裡還在嚼著半隻蘋果。

一時間杜殺也不知道是驚是怒，微一疏神，那猛虎乘勢一掀，竟將他身子掀得滾下虎背。

小魚兒輕呼道：「杜伯伯，小心！」

呼聲中那猛虎已翻過身子，向杜殺直撲而下。這一撲似是十拿九穩，杜殺似是再也逃不過虎爪，那知他身子一縮，竟自虎腹下竄出，左手向上一抬！只聽一聲悽厲斷腸的虎吼，鮮血就像是雨點般四下飛濺出來，那猛虎左衝右撞，突然倒地，不會動了。

四面的牆，到處都染滿血花，到處都被撞得一塌糊塗，杜殺站起來時，左邊已成了半個血人。原來他左手被燕南天齊腕折斷後，便裝上個鋒利的鋼鈎，方才他便是以這隻鋼鈎，洞穿了虎腹。

小魚兒手裡的半個蘋果也駭掉了，手拍著胸口，吐著舌頭道：「好厲害，嚇死我了。」

杜殺木立當地，注視著他，面上既不動怒，也未生氣，簡直全無絲毫表情，只是冷冷地道：「下來。」

小魚兒兩隻手抓著屋樑，一溜就跳了下來，笑嘻嘻道：「老虎雖厲害，杜伯伯更厲害。」

杜殺道：「叫你殺虎，你為何不殺？」他半邊臉染著鮮血，半邊臉蒼白如死，在這腥風未息，虎屍狼藉的屋子裡，那模樣教人看來委實恐怖。

但小魚兒竟似完全不怕，眨著眼睛笑道：「杜伯伯總是要小魚兒殺虎，小魚兒總想瞧瞧杜伯伯殺虎的本事。」

杜殺道：「你想害我？」他左邊臉上的虎血已自凝成紫色，右邊臉卻越來越青，地獄中的魔鬼若來和他比比，可怕的一個必定是他。

小魚兒卻笑嘻嘻地瞧著他的臉，笑道：「小魚兒怎敢害杜伯伯，老虎是杜伯伯抓來的，杜伯伯，怎會殺不了老虎……這道理小魚兒早就懂了。」

杜殺冷冷望著他，久久沒有說話。他簡直已說不出話。

※※※

盛夏，在這陰暝的崑崙山谷裡，天氣雖不炎熱，但太陽照在人身上，仍使人覺得懶洋洋的。

正午，是陽光能照進「惡人谷」的唯一時候，幸好『惡人谷』中的人本就不喜歡陽光，太陽露面的時候越少越好。一隻貓懶懶地在屋頂上曬太陽，一隻蒼蠅懶懶地飛過……這就是盛夏正午時，「惡人谷」中唯一在動的東西。但就在這時，谷外卻有個人飛奔而來。

他身後幾百丈外都沒有人，但他卻似背後附著鬼似的，雖已跑得上氣不接下氣，仍不敢停下來歇歇。他輕功倒也不弱，只是氣力十分不濟，像是因為連日來奔波勞碌，又像是因為已有許久未吃飯了。

他長得倒也不難看，只是臉當中卻生著個大大的鷹鈎鼻子，教人一瞧他，就覺得討厭。他身上衣衫本極華麗，而且顯然是裁縫名手裁成的，但此刻卻已變得七零八落，又髒又臭。

太陽照著他的臉，一粒粒晶亮的汗珠，沿著他那鷹鈎鼻子流下來，流進他的嘴，他也似全無感覺。直到瞧見了「惡人谷」三個字，他才透了口氣，但腳下卻跑得更快，筆直跑進了那條青石板的街道。

陽光照得屋頂上閃閃發光，每間屋子的門窗都是關著的，瞧不見一個人，聽不到一絲聲音。這人顯然也大為奇怪，東瞧西望，提心吊膽地一步步走過去，又想呼喚兩聲，卻又有些不敢。

突聽左面屋簷下有人輕喚道：「喂！」

聲音雖不大，但這人卻當真嚇了一跳，本已蒼白的臉色更白了──驚弓之鳥，聽見琴弦的聲音都害怕的。他扭過頭望去，只見屋簷的陰影裡，擺著張竹椅，一個十三、四歲的少年，瞇著眼斜臥在那裡。這少年赤著上身，身上橫七豎八，也不知有多少傷疤，他臉上有條刀疤幾乎由眼角直到嘴角。

他滿頭黑髮也未梳，只是隨隨便便地打了個結，他伸直了四肢，斜臥在竹椅上，像是天塌下來都不會動一動。但不知怎地，這又懶，又頑皮，又是滿身刀疤的少年，身上卻似有著奇異的魅力，強烈的魅力。尤其他那張臉，臉上雖有道刀疤，這刀疤卻非但未使他難看，反使他這張臉看來更有種說不出的吸引力。這又懶，又頑皮，又滿是刀疤的少年，給人的第一個印象，竟是個美少年，絕頂的美少年。

鷹鼻漢子瞧了他一眼，竟瞧得呆住了──男人瞧他已是如此，若是女孩子瞧見他，那還得了？

這少年似乎想招招手，卻連手也懶得抬起，只是笑道：「你發什麼呆？過來呀。」

鷹鼻漢子果然不由自主地走了過去，輕咳一聲，陪笑道：「小哥你好。」

少年笑道：「你認不認得我？」

鷹鼻漢子道：「不……不認得。」

少年道：「你不認得我，為何要問我好？」

鷹鼻漢子怔了怔，吶吶道：「這……這……」

少年哈哈笑道：「告訴你，我叫小魚兒，你呢？」

那鷹鼻漢子終於挺了挺胸，道：「在下『殺虎太歲』巴蜀東。」

小魚兒嘻嘻笑道：「殺虎太歲……嗯，這名字不錯，你殺過幾隻老虎呀！」

巴蜀東又是一怔，道：「這……這……」

小魚兒大笑道：「我殺過好幾隻老虎，都未叫『殺虎太歲』，你一隻老虎未殺，卻叫『殺虎太歲』，這豈非太不公平了麼？」

巴蜀東楞在那裡，簡直哭笑不得，若非這裡就是「惡人谷」，這小魚兒若非在「惡人谷」中，他早已砍下他的腦袋。

小魚兒道：「瞧你這樣害怕，你得罪的人，必定來頭不小，武功不弱，那廝竟是些什麼人？你也說來聽聽。」

巴蜀東沉吟半晌，終於道：「我得罪的人可不只一個，那其中有『江南雙劍』丁家兄弟，『病虎』常風、『江北一條龍』田八……」

小魚兒笑道：「我當是誰呢，原來是這些人……這些人的名字我倒也都聽過，但卻都也沒有什麼太了不起……」

巴蜀東咬了咬牙，道：「這些人縱然沒什麼了不起，但其中還有一人，卻當真可說是人人見了，人人頭疼。」

小魚兒道：「那莫非是大頭鬼麼？」

巴蜀東不理他，自言接道：「提起此人，在今日江湖中當真是大大有名。」

小魚兒道：「他叫什麼？」

巴蜀東道：「小仙女張菁。」

小魚兒笑道：「小仙女？……聽這名字，她該是個小美人兒才是，別人見了喜歡還來不及，又怎會頭疼？」

巴蜀東咬牙道：「這丫頭長得雖不錯，但心腸之狠，手段之毒，下手之辣，縱是昔年之『血手』杜殺，也未必比得上她！」

小魚兒道：「哦，有這樣的人？」

巴蜀東牙齒咬得「吱吱」響，接道：「我五個兄弟，在一夜之間全被她殺了，『虎林七太歲』，到如今只剩下巴某一個。」

小魚兒笑道：「這樣的人，我倒真想瞧瞧。」

巴蜀東道：「你瞧見她時，便要後悔了。」

小魚兒道：「你再說說，你是怎麼得罪他們的？」

巴蜀東怒道：「你問的事怎地如此多？」

小魚兒笑道：「這是規矩。」

巴蜀東瞪著眼睛楞了半晌，終於笑道：「好，我說，只因我兄弟將昔年『三遠鏢局』總鏢頭『飛花滿天，落地無聲』沈輕虹的寡婦和妹妹姦了。」

# 第九章 青出於藍

小魚兒望了巴蜀東一眼道：「這也算壞事麼？……嘿，這種壞事簡直只有趕騾車的粗漢才會做的。」

巴蜀東怒道：「不錯，這本算不得什麼，但那沈輕虹昔年雖然丟了鏢銀，自己雖也失蹤，但江湖中人對他的寡妻和妹妹卻尊敬得很，所以……」

小魚兒搖頭笑道：「無論你怎樣說，假如你做的只是這種見不得人的壞事，你還不夠資格進『惡人谷』，除非……」

「除非怎樣？」

小魚兒笑道：「除非你先孝敬兩樣希奇的東西給我。」

巴蜀東道：「我來得如此匆忙，那有什麼希奇之物。」

小魚兒道：「你若沒有東西，就露兩手成名的絕技給我瞧瞧。」

巴蜀東氣得臉上顏色都變了，怔了半晌，跺腳道：「好！」

他伸手一抄，便已自腰間抽出柄緬鐵軟刀，迎風抖得筆直，刀光閃動，「刷，刷，刷」露了三招。

這三招果然是他成名絕技，號稱「殺虎三絕手」，刀法果然是乾淨俐落，又快又穩又狠！

小魚兒卻搖頭笑道：「這也算是絕技麼……這簡直和你做的事一樣，完全見不得人，我看，你若想進『惡人谷』還得另想法子。」

巴蜀東道：「還……還有什麼法子？」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笑道：「我看你只有跪在地上，向我磕三個響頭，喊我三聲『小祖宗』，然後雙手將這把刀送給我。」

巴蜀東道：「這也是規矩？」

小魚兒道：「不錯，這也是規矩。」

巴蜀東嘶聲道：「我……我從未聽過『惡人谷』有這樣的規矩。」

小魚兒笑道：「誰說這是『惡人谷』的規矩？」

巴蜀東又怔住了，道：「那……那麼這……」

小魚兒笑嘻嘻道：「這是我的規矩。」

巴蜀東氣得連身子都抖了起來，突然大喝道：「好，給你！」

一刀向小魚兒砍了下去！

那知這方才連手指都懶得動的小魚兒，此刻卻真像是魚似的，輕輕一動，整個人都滑了出去。

巴蜀東這一刀雖快如閃電，卻劈了個空。

「喀嚓」一聲，那竹椅已被他生生砍成兩半。

巴蜀東大驚，只聽身後有人笑道：「我在這裡，你瞧不見麼？」

巴蜀東猛一翻身削去，那知身後還是空空的，那笑聲卻從屋簷上傳了下來，嘻嘻笑道：「別著急，慢慢來，我在這裡。」

巴蜀東氣得簡直快瘋了，正待再撲上去。

突聽一人大呼道：「那邊的是巴二弟麼？」

一人大步奔來，只見他也和巴蜀東差不多年齡，四十出頭，不到五十，但身法卻比巴蜀東輕靈得多。

他身子瘦長，嘴角下垂，生得一臉兇狠之像，但右邊的袖子卻是空蕩蕩的束在腰裡，右臂竟已斷去。

巴蜀東瞧了兩眼，大喜呼道：「悶雷刀宋三哥，你！你果然在這裡！可找死小弟了……小弟此番正是投奔三哥來的。」

小魚兒笑道：「原來你們兩把刀是朋友。」

巴蜀東瞧見他，臉色立刻又變了，恨聲道：「宋三哥，這小鬼……」

話未說完，已被宋三一把抵了開去，笑道：「二弟既來了，我就先帶你去見見……」

小魚兒嘻嘻笑道：「慢來慢來，你要帶他走，也可以，但叫他先賠我的椅子來再說。」

巴蜀東怒道：「你……」

一個字出口，又被宋三截住，笑道：「自然自然，椅子自然要賠的，卻不知如何賠法？」

小魚兒笑道：「瞧在你面上，就叫他拿刀充數吧。」

巴蜀東怒喝道：「這把破竹椅子，也要我寶刀……」

話未說完，手中刀已被宋三搶了去，交給小魚兒，巴蜀東還想說話，但宋三卻拉了他就跑。

兩人走出很遠，宋三方自嘆道：「二弟你怎地一入谷就得罪了那小魔星？」

巴蜀東又驚又奇，道：「三哥為何如此怕他？」

宋三苦笑道：「豈只我怕他，這谷中誰不怕他，這幾年來，這小魔星可真使人人的頭都大了三倍，誰若得罪了他，不出三天，準要倒霉。」

巴蜀東驚得目瞪口呆，道：「這小鬼有如此厲害？」

宋三嘆道：「二弟，不是我說，你栽在這小鬼手上，可一點也不冤，你且想想，這『惡人谷』中可有一個好處的，他小小年紀，就能在『惡人谷』中稱霸，他是怎樣的人，他有多厲害，你總可知道了。」

巴蜀東吶吶道：「不能相信……小弟簡直不能相信。」

突然觸及宋三那條空空的衣袖，忍不住又道：「三哥這……這難道也是……」

宋三苦笑道：「這雖不是他，也和他有些關係。」

他長嘆一聲，俯首望著斷臂，接道：「這正是他入谷那日斷去的，十四年，已有十四年了，燕南天那麼厲害的身手，若非我當機立斷，只怕已活不到今日。」

巴蜀東失聲道：「燕南天？這小鬼是燕南天的……」

突然慘呼一聲，撲地跌倒，背後已赫然多了個碗大的血洞，鮮血湧泉般往外流了出來。

宋三大駭轉身，只見一人鬼魅般站在身後，一身慘灰色的衣服，飄飄盪盪，一雙黑黝黝的眼睛，深不見底。

宋三面色慘變，顫聲道：「陰……陰公，你……」

陰九幽齜牙一笑，陰森森道：「在本谷之中，誰也不准提起小魚兒和姓燕的事，你忘了。」

宋三道：「我……我還未來得及向他說。」

陰九幽獰笑道：「你還未來得及說，我便已宰了他，你不服是麼？」

宋三身子直往後退，道：「我……我……」

身子突然跳了起來，跳起兩丈高，筆直摔在地上，身子雖全無傷痕，但卻再也不能動了！

就在他方才站著的地方，此刻卻站著個笑咪咪的老太婆，手拄著枴杖，佝僂著身子，笑咪咪著道：「陰老九現在怎地也慈悲起來了，這廝方才說這一句話，你已該將他宰了的，為何到現在還不動手？」

陰九幽道：「我正要留給你。」

那老太婆笑道：「留給我？我許久沒殺人，怕我手癢麼？」

陰九幽冷冷道：「我要瞧瞧你那銷魂掌可有進步？」

那老太婆咯咯笑道：「進步了又怎樣？你也想銷魂銷魂？」她蒼老的語聲，突然變得柔媚入骨。這赫然正是屠嬌嬌的聲音。

屠嬌嬌笑道：「我問你，這兩人方才說話的時候，那小鬼頭在那裡？他可聽見了麼？」

陰九幽道：「你不知道，我怎會知道？」

突聽小魚兒的笑聲遠遠傳了過來，笑著道：「醋罈子，皺鼻子，娶個老婆生兒子，兒子兒子沒鼻子……」

屠嬌嬌笑道：「老西又倒霉了，小鬼又找上了他。」

陰九幽道：「他既在老西那裡，想必不會聽到。」

突又聽得一人笑道：「兩位在這裡說話，卻有一男一女，一人一鬼──兩個加在一齊，竟變成了四個，你說奇怪不奇怪？」

屠嬌嬌頭也不回，笑道：「李大嘴，這裡有兩個死人，還堵不住你的嘴麼？」

李大嘴笑道：「死在你兩人手下的，我還沒胃口哩。」

陰九幽道：「你倒可是也要去杜老大處？」

李大嘴道：「正是要去的，哈哈兒突然要咱們聚在一起，不知又要搞什麼鬼？」

三個人一起走向杜殺居處，但彼此間卻都走得遠遠的，誰也不願意接近到另外那人身體一丈之內。

杜殺還是坐在角落裡，動也不動。

人都已來齊了，哈哈兒道：「哈哈，哈哈，咱們許久未曾如此熱鬧了。」

陰九幽冷冷道：「我最恨的就是熱鬧，你將我找來，若沒話說，我……」

哈哈兒趕緊拱手，截口笑道：「莫駭我，我膽子小。」

屠嬌嬌道：「你找咱們來，莫非為了那小魚兒？」

哈哈兒道：「哈哈，還是小屠聰明。」

陰九幽道：「為了那小鬼？為那小鬼有什麼好談的，你們一個教他殺人，一個教他害人，一個教他哭，一個教他笑……好了，他現在不是全學會了麼。」

哈哈兒道：「就因為全學會了，所以我才請各位來。」

李大嘴道：「為啥？」

哈哈兒嘆了口氣，道：「我受不了啦。」

屠嬌嬌笑道：「哈哈兒居然也會嘆息，想來是真的受不了啦。」

李大嘴苦著臉道：「誰受得了誰是孫子。」

哈哈兒道：「如今這位小太爺，要來就來，要走就走，要吃就吃，要喝就喝，誰也不敢惹他，惹了他就倒霉，『惡人谷』可真受夠了他了，這幾個月來，至少有三十個人向我訴苦，每人至少訴過八次。」

「穿腸劍」司馬煙嘆道：「這小鬼委實越來越厲害，如今他和我說話，我至少要想上個六、七次才敢回答，否則就要上當。」

李大嘴苦笑道：「你還好，我簡直瞧見他就怕，若有那一天他不來找我，我那天真是走了運了……那天我才能好好睡一天覺，否則我睡覺時都得提防著他。」

哈哈兒道：「咱們害人，多少還有個目的，這小鬼害人卻只是為了好玩。」

屠嬌嬌道：「咱們本來不就正希望他如此麼？」

哈哈兒道：「咱們本來希望他害的是別人呀，誰知這小鬼竟是六親不認，見人就害……這其中恐怕只有小屠舒服些。」

屠嬌嬌道：「我舒服？……我舒服個屁，我那幾手，這小鬼簡直全學會了，而且簡直學得比我自己還道地。」

哈哈兒道：「杜老大怎樣？」

杜殺道：「嗯。」

屠嬌嬌笑道：「嗯是什麼意思？」

杜殺默然半晌，終於緩緩道：「此刻若將他與我關在一個屋子裡，那活著出來的人，必定是他。」

屠嬌嬌嘆了口氣，道：「好了，現在好了，『惡人谷』都已受不了他，何況別人，現在只怕已是請他出去的時候……」

李大嘴趕緊截口道：「是極是極，他害咱們已害夠了，正該讓他去害害別人了，現在幸好咱們聯手還能制他，等到一日，若是咱們加起來也制不住他時，就完蛋了。」

陰九幽道：「要送他走越快越好。」

杜殺道：「就是今朝！」

哈哈兒道：「哈哈，江湖中的各位朋友們……黑道的朋友們，白道的朋友們，山上的朋友們，水裡的朋友們，你們受罪的日子已到了。」

李大嘴以手加額，笑道：「這小鬼一走，我老李一個月不吃人肉。」

※※※

黃昏後，「惡人谷」才漸漸有了生氣。

小魚兒左逛逛，右逛逛，終於逛到萬春流之處。

萬春流將七種藥草放在瓦罐裡熬，此刻正在觀察著藥汁的變化，瞧見小魚兒進來，將垂下眼皮一抬，道：「今日有何收獲？」

小魚兒笑道：「弄了把緬刀，倒也不錯。」

萬春流道：「刀在那裡？」

小魚兒道：「送給醋罈子老西了。」

萬春流以筷子攪動著藥汁，濃濃的水霧，使他的臉看來彷彿有些神秘，他道：「你那小箱子呢？」

小魚兒笑道：「小箱子早就丟了，裡面的東西已全都送了人。」

萬春流道：「你辛苦弄來，為何要送人？」

小魚兒笑道：「這些東西拿來玩玩倒蠻好的，但若要保留它，可就傷神了，又怕它丟！又怕它被偷，又怕它被搶，你說多麻煩。」

萬春流道：「好。」

小魚兒笑道：「但若將這些東西送人，這些麻煩就全是人家的了，聽說世上有些人專門喜愛聚寶斂財，卻又捨不得花！這些人想必都是呆子。」

萬春流道：「若沒有這些呆子，怎顯得你我之快樂。」

突然站了起來，道：「拿起這藥罐，隨我來。」

這間藥香瀰漫的大屋子後面，有一排三間小房子，這三間屋子裡，既沒有門，也沒窗戶。

這就是萬春流的「病房」。

萬春流在這些「病房」中時，誰也不會前來打擾，因為他們其中任何一人，自己都有睡到這病房中來的可能。

沒有燈光的「病房」，正如萬春流的面容一般，顯得十分神秘，角落中的小床上，盤膝端坐著一條人影，動也不動，像是亙古以來，他就是這樣坐在那裡的，這正是別人口中所說的「藥罐子」。

一入「病房」，萬春流立刻緊緊關起了門，這病房就立刻變成了一個單獨的世界，似乎變得和「惡人谷」全無關係。

小魚兒神情也立刻變了，拉住萬春流的手，輕聲道：「燕伯伯的病，可有起色？」

萬春流神秘而冷漠的面容，竟也變得充滿焦慮與關切。長長的嘆息了一聲，黯然搖頭道：「這五年來，竟無絲毫變化，我已幾乎將所有的藥都試遍了，我……我累得很。」沉重地坐到椅上，似是再也不願站起。

小魚兒呆呆地出了半天神，突然道：「我今天聽見有人提起燕伯伯的名字。」

萬春流動容道：「哦，什麼人？」

小魚兒道：「死人！說話的人已死了。」

萬春流一把抓住小魚兒的肩頭，沉聲道：「可有人知道你聽到了他們的話？」

小魚兒笑道：「怎會有人知道？我聽了這話，立刻遠遠地溜了，溜到醋罈子那裡去，故意大聲罵了他一頓，所以我就將那柄刀送給了他。」

萬春流緩緩放鬆了手，默然垂首，喃喃道：「不容易，真不容易，你雖是小小年紀，但五年來，你竟能將這秘密保守得如此嚴密。」

他抬頭瞧了小魚兒一眼，苦笑道：「這秘密若是洩漏出去，我們三個人，都休想再活半個時辰，你……你要特別小心，莫把別人都當作呆子。」

小魚兒點頭道：「我知道，萬叔叔冒了生命的危險來救燕伯伯，我……我難道不感激，別人就算砍下我腦袋，我也不會說一個字的。」

說著說著，他眼圈竟已紅了。

萬春流嘆息道：「說實話，我本不敢相信你的，那知你雖然生長在這環境中，卻還沒有失去良心，還是個好孩子。」

小魚兒展顏笑道：「小魚兒壞起來可也真夠壞的，只是，那卻要看對付什麼人，而且，自從我知道燕伯伯和我的關係後，我就變得更……更乖了。」

萬春流竟也展顏一笑，道：「但五年前那天晚上，你突然跑來對我說，你已知道『藥罐子』叔叔是什麼人，你已知道這秘密時，我可當真嚇了一跳。」

小魚兒垂頭笑道：「對不起。」

萬春流默然半晌，笑著又皺眉道：「你再想想，對你說出這秘密的人，究竟是誰？」

小魚兒想了想道：「那天晚上，我是睡在杜殺外面的屋子裡，半夜裡，我突然覺得身子竟似被人抱了起來……」

「那時你未叫喊？」

小魚兒道：「我喊也喊不出，何況，那時我還以為是杜殺又不知在用什麼花樣對付我了，根本沒想到是別人。」

萬春流嘆道：「的確是想不到的。」

小魚兒道：「我只覺那人身法快得簡直駭人，我躺在他懷裡，就像是騰雲駕霧似的，片刻間，就遠遠離開了『惡人谷』。」

萬春流道：「那時你真的不怕？」

小魚兒道：「老虎我都不怕，怎會怕人。」

萬春流喃喃道：「你以後就會知道，人有時比老虎可怕得多。」

小魚兒道：「那人將我放到地上，就問我：『你姓什麼？』我說：『不知道。』那人就罵我簡直和畜牲一樣，連姓什麼都不知道。」

萬春流道：「然後，他就告訴你你姓江？」

小魚兒道：「嗯，他還說我爹爹叫江楓，是被『移花宮』中的人害死的，他叫我千萬莫忘了這仇恨，長大了一定要找『移花宮』的人復仇。」

萬春流道：「他真的沒有提起『江琴』這名字？」

小魚兒道：「沒有。」

萬春流道：「奇怪，你燕伯伯到『惡人谷』來，本為的是要找個叫『江琴』的人，為的也正是要代你爹爹報仇。」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道：「也許江琴也是我仇人之一。」

「嗯……」

「然後，他又告訴我，有關燕伯伯的事，我想問他究竟是誰，那知他卻像是一陣風似的，突然就消失了。」

萬春流嘆道：「我知道……我知道……」

小魚兒道：「那天晚上很黑，我只瞧見他穿著一件黑袍子，頭上也戴著個黑布罩，兩隻眼睛，又亮又大，又怕人……這雙眼睛我到現在還忘不了。」

萬春流道：「以後你再見到這雙眼睛還能認得麼？」

小魚兒道：「一定認得的。」

萬春流道：「這雙眼睛不是谷中的人？」

小魚兒道：「絕不是，谷中無論是誰的眼睛，都沒有這雙眼睛那麼亮，屠嬌嬌的眼睛雖也亮，但和他一比，簡直就是睜眼瞎子。」

萬春流嘆道：「此人竟能在『惡人谷』中來去自如，而又知道這許多秘密，唉！他究竟是誰，實在叫人猜不透。」

小魚兒道：「想必是個武功很高的人。」

萬春流道：「那是自然，江湖中能隨意進出『惡人谷』的人，除了你燕伯伯外，我簡直想不出還有幾個？」

小魚兒道：「一個都沒有了麼？」

萬春流道：「還有的就是『移花宮』中大小兩位宮主，但這人既然要你找『移花宮』中的人報仇，又怎會是這兩位宮主？」

小魚兒突然拍手道：「對了，我想起來了。」

萬春流趕緊追問道：「你想起了什麼？」

小魚兒道：「那人是女的。」

萬春流動容道：「女的？」

小魚兒道：「嗯，她雖然蒙著臉，而且故意將說話的聲音扮得很粗，但看她有時的舉動，卻必定是個女的。」

萬春流道：「什麼舉動？」

小魚兒道：「比如……她頭上雖然戴著布罩，但在無意中卻還不時去摸頭髮，還有，她雖然將我抱在懷裡，但總是不讓我碰到她的胸……」

萬春流嘆道：「她是女的，可就更難猜了，江湖中女子除了邀月，憐星兩人外，我簡直再也想不出有一人能在『惡人谷』中來去自如。」

小魚兒道：「但總是有個人的，第一、這人認得我爹爹，也認得燕伯伯，第二、這人對我爹爹死的原因知道得很清楚。」

萬春流道：「想必如此！」

小魚兒道：「第三，這人不但知道我家的仇恨，而且，還很關心。第四，這人的武功很高。第五，這人必定和『移花宮』有些過不去。第六，這人的眼睛又大又亮，和別人的眼睛簡直完全不同……」

萬春流嘆道：「不想你小小年紀，分析事情，已有如此清楚。」

小魚兒道：「但……但我要去找她，第一先得走出這『惡人谷』，我……我什麼時候才能走出去呢？他們什麼時候才會放我走？」

萬春流長嘆道：「這就難說了，但願……」

突聽外面有人大呼道：「萬神醫，小魚兒可是在這裡麼？」

萬春流變色道：「屠嬌嬌來找你了，快出去！」

# 第十章 谷外風光

一離開這屋子，兩人就又變了。

萬春流又回復成那冷漠而不動情感的「神醫」，小魚兒回復成那精靈古怪的頑皮小孩。

屠嬌嬌斜倚著門，嬌笑道：「你們一老一小在幹什麼？」

小魚兒扮了個鬼臉，笑道：「我們正在商量怎麼害你。」

屠嬌嬌笑道：「哎呀，你這小鬼，你們若商量著害人，也該商量如何才能做出一種最臭的藥來，臭死李大嘴才是，怎麼能害我。」

小魚兒笑嘻嘻道：「李叔叔太容易上當了，害他也沒意思。」

屠嬌嬌笑道：「哎呀，你聽，這小鬼好大的口氣，小心李大嘴吃了你。」

小魚兒道：「屠姑姑來找我，究竟為的什麼事？」

屠嬌嬌道：「你笑伯伯弄了幾樣菜，李大嘴弄了罈酒，我……我燒了好大一鍋筍燒肉，大家今天晚上要請你吃宵夜。」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道：「為什麼？」

屠嬌嬌道：「你吃過就知道了。」

小魚兒搖頭笑道：「屠姑姑若不說出原因，這頓飯我可不敢吃，否則我吃過後，說不定立刻上吐下瀉，三天起不了床。」

屠嬌嬌笑罵道：「小鬼，好大的疑心病。」

小魚兒笑道：「這可是跟屠姑姑你學的。」

屠嬌嬌道：「好，我告訴你，大家請你吃宵夜，只是為了要替你送行。」

小魚兒還真嚇了一跳，失聲道：「送行……替我送行。」

屠嬌嬌笑道：「小鬼，這次你可想不到了吧。」

小魚兒道：「為……為什麼要替我送行？」

屠嬌嬌道：「只因為你今天晚上就要走了。」

小魚兒張大了嘴，瞪大了眼睛，道：「我……我今天晚上就要走？我要到那裡去？」

屠嬌嬌道：「外面呀，外面的世界那麼大，你難道不想去瞧瞧麼？」

小魚兒摸著腦袋，道：「我……我……」

屠嬌嬌咯咯笑道：「何況，你年紀也不小了，也該出去找個老婆了……唉，像你這樣的小鬼，出去後真不知要迷死多少女孩子。」

她拉起了小魚兒的手，又笑道：「萬神醫，你難道不來為小魚兒送行麼？」

萬春流木立當地，默然良久冷冷道：「請恕在下不將大好時間，浪費在此等事上……兩位請走吧。」轉過身子，大步走了進去。

屠嬌嬌輕啐道：「這人一腦門子裡，除了他那些破樹皮，爛草根外，就什麼都沒有了，就算他親爹要走，他都不會送行的。」

※※※

兩罈酒一個時辰裡就光了。李大嘴的臉越喝越紅，杜殺的臉越喝越青，哈哈兒越喝笑聲越大，屠嬌嬌越喝越像女人。只有小魚兒，一杯又一杯地喝著，卻是面不改色。

哈哈兒道：「哈哈，這小魚兒的酒量可真不錯，喝起酒來，簡直就像喝水。」

小魚兒笑道：「老是喝水，我可喝不下這麼多。」

陰九幽冷笑道：「喝酒又非什麼好事，有何值得誇耀之處。」

屠嬌嬌笑道：「鬼自然是不喝酒的，但人，人卻得喝兩杯……小魚兒呀小魚兒，你可知道，除了一樣事外，別的壞事你可都學全了。」

李大嘴說道：「什麼壞事！這全都是好事！一個人活在世上，若不學會這些好事，可真是等於白活了一輩子。」

他說的得意，就想喝酒，但才端起酒杯，「叮」的，整只酒杯突然粉碎，陰九幽冷冷道：「酒是不能再喝了！」

李大嘴怒道：「為什麼？你憑什麼打碎我的酒杯？」

陰九幽道：「再喝，小魚兒就走不成了。」

李大嘴狠狠瞪著他，瞪了半晌，突然飛起一腳，將酒罈踢得飛了出去，咬著牙道：「總有一天，我要灌幾罈酒到你肚子裡，讓你做鬼也得做個醉鬼。」

小魚兒笑嘻嘻地望著他們，笑嘻嘻道：「各位叔叔們這麼急著要趕我走，為什麼？」

屠嬌嬌道：「小鬼，疑心病，誰急著要趕你走？」

小魚兒笑道：「你們不說，我也知道的。」

屠嬌嬌道：「你知道？好，你說來聽聽。」

小魚兒道：「因為小魚兒越變越壞了，已壞得令各位叔叔伯伯都頭痛了，都吃不消了，所以趕緊要送瘟神似的把我送走，好去害別人。」

屠嬌嬌咯咯笑道：「無論如何，你最後一句話總是說對了的。」

小魚兒道：「你們要我走可以，要我去害別人也可以，但這都是為了你們自己，我又有什麼好處？你們總得也讓我得些好處才行。」

哈哈兒道：「哈哈，問得好，你能問出這句話來，也不枉咱們教了你這麼多年……若沒有好處的事，我親爹叫我做，我也不做的，何況叔叔伯伯？」

小魚兒拍掌笑道：「對了，笑伯伯的話，正說進我心裡去了。」

李大嘴道：「你放心，我們自然都有東西送給你。」

小魚兒笑嘻嘻道：「那卻要先拿來讓我瞧瞧，東西好不好，我歡喜不歡喜，否則，我就要賴在這裡不走了。」

屠嬌嬌道：「小鬼，算你厲害，杜老大，就拿給他瞧吧。」

※※※

杜殺提出的包袱裡，有一套藏青的錦衣，一件腥紅的斗蓬，一頂繡著條金魚的帽子，一雙柔軟的皮靴。

小魚兒道：「還有什麼？」

屠嬌嬌笑道：「還有……你瞧瞧？」

她打開另一個包袱，包袱裡竟是一大疊金葉子，世上能一次瞧見這麼多金子的人，只怕沒幾個。

小魚兒卻皺著眉道：「這算什麼好東西，餓了既不能拿它當飯吃，渴了也不能拿它當水喝，帶在身上又重……這東西我不要。」

屠嬌嬌笑罵道：「小笨蛋，這東西雖不好，但只要有它，你隨便要買什麼東西都可以，世上不知有多少人為了它打得頭破血流，你還不要？！」

小魚兒搖頭道：「我不要，我又不是那種呆子。」

李大嘴兩根指頭夾了一小塊金葉子，笑道：「你可知道，就只這一小塊，就可以買你身上穿的這種衣服至少三套，普通人家就可以吃兩年。」

哈哈兒道：「你不是喜歡馬麼！就只這一小塊，就可以買一匹上好的藏馬，這東西若不好，世上就沒有好東西了。」

小魚兒嘆了口氣，道：「你們既將它說得這麼好……好吧，我就馬馬虎虎收下來也罷，但除了這些還有什麼？」

屠嬌嬌道：「哎喲，小鬼，你還想要？你的心倒是真黑，你也不想想，我們的好東西，這些年來早已被你刮光了，那裡還有什麼！」

小魚兒歪著頭，想了想，提起包袱，站起來就走。

李大嘴道：「喂喂，你幹什麼？」

小魚兒道：「幹什麼？……走呀。」

李大嘴道：「你說走就走？」

小魚兒道：「還等什麼？酒也不准喝了，東西也沒有了……」

李大嘴道：「你要到那裡去？」

小魚兒道：「出了谷，我就一直往東南走，走到那裡算那裡。」

李大嘴道：「你想幹什麼？」

小魚兒道：「什麼也不幹，遇見順眼的，我就跟他喝兩杯，遇見不順眼的，我就害他一害，讓他哭笑不得。」

杜殺突然道：「你……還回不回來？」

小魚兒嘻嘻笑道：「我將外面的人都害光了，就快回來了，回來再害你們。」

哈哈兒道：「哈哈，妙極妙極，你若真的將外面的人都害得痛哭流涕，咱們歡迎你回來，情願被你害也沒關係。」

小魚兒擺了擺手，道：「再見，我很快就會回來的。」

竟真的走了，頭也不回地走了。

※※※

小魚兒穿著新衣，提著包袱，走過那條街，新皮靴在地上走得「殼殼」作響，在深夜裡傳得分外遠。

他一路大叫大嚷道：「各位，小魚兒這就走了，各位從此可以安心睡覺了。」

兩邊的屋子，有的開了窗，有的開了門，一個個腦袋伸了出來，眼睛都睜得圓圓的瞧著小魚兒。

小魚兒道：「我做了這麼大的好事，你們還不趕緊拍掌歡送我……你們若不拍掌，我可就留下來不走了。」

他話未說完，大家已一齊鼓起掌來。小魚兒哈哈大笑，只有在走過萬春流門口時，他笑聲頓了頓，瞧了萬春流一眼……只瞧了一眼，沒有說話。萬春流也沒有說話，有些事是用不著說出來的。

小魚兒終於走出了「惡人谷」！

星光滿天，天高得很，雖然是夏夜，但在這藏邊的陰山窮谷中，晚風中仍帶著刺骨的寒意。小魚兒圍起了斗蓬，仰視著滿天星光，呆呆的出了會兒神，如此星辰，他以後雖然還會時常瞧見，但卻不是站在這裡瞧了。他立刻要走到一個陌生的天地中，他怕？他不怕的！他心裡只是覺得有種很奇怪的滋味，也說不上是什麼滋味。

但是他沒有回頭，他筆直走了出去。

※※※

黃昏，山色已被染成深碧。

霧漸漸落下山腰，穹蒼灰黯，蒼蒼茫茫，籠罩著這片一望無際的大草原，風吹草低，風中有羊噑，牛嘯，馬嘶，混合成一種蒼涼的聲韻，然後，羊群，牛群，馬群，排山倒海般合圍而來。

這是幅美麗而雄壯的圖畫！這是支哀艷而蒼涼的戀歌。

黑的牛，黃的馬，白的羊，浩浩蕩蕩，奔馳在藍山綠草間，正如十萬大軍，長驅挺進！

小魚兒遠遠的瞧著，臉上閃動著興奮的光，眸子裡也閃著光，這是何等偉大的景象！這是何等偉大的天地！由薄暮，至黃昏，由黃昏，至黑夜，他就那樣呆呆地站在那裡，他的心胸已似突然開闊了許多。

獸群終於遠去，遠處卻傳來了歌聲，歌聲是那麼高亢而清越，但小魚兒卻聽不出唱的究竟是什麼。他只聽出歌曲的起端總是「阿拉……」他自然不知道這兩個字的意思就是遊牧回民所信奉的神祇。他只是朝歌聲傳來處走了過去。

星光在草原上升起，月色使草浪看來有如碧海的清波，小魚兒也不知奔行多久，才瞧見幾頂白色的帳蓬點綴在這無際的草原中，點點燈光與星光相映，看來是那麼渺小，卻又是那麼富有詩意。

小魚兒腳步更緊，大步奔了過去。

帳蓬前，有營火，藏女們正在唱歌。她們穿著鮮艷的彩衣，長袍大袖，她們的柔髮結成無數根細小的長辮，流水般垂在雙肩。她們的身子嬌小，滿身綴著環佩，煥發著珠光寶氣的金銀色彩，她們的頭上，都戴著頂小而鮮艷的呢帽。

小魚兒瞧得呆了，痴痴的走過去，走到她們面前。藏女們瞧見了他，竟齊歇下了歌聲，擁了過來，吃吃的笑著，摸著他的衣服，說些他聽不懂的話。

藏女們本就天真，多情而爽朗。

小魚兒忍不住笑道：「你們說的什麼？」

一個辮子最長，眼睛最大，笑起來最甜的少女甜笑著道：「我們說的是藏語，你……你是漢人？」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道：「大概是吧。」

「你叫什麼名字？」

大眼睛抿著嘴嬌笑道：「我的名字用漢語來說，是叫做桃花，因為，他們許多人都說我的臉……我的臉像桃花。」

這時帳蓬中又走出許多男人，個個都瞪大了眼睛，瞧著小魚兒，他們的身子雖不高大但卻都結實得很。

小魚兒道：「我要走了。」

桃花道：「你莫要怕，他們雖瞪著眼睛，卻沒有惡意。」

小魚兒笑道：「我不是怕，我只是要走了。」

桃花大眼睛轉動著，咬著櫻唇，輕輕道：「你不要走，明天……明天早上，會有很多像你一樣的漢人會到這裡來的，那一定熱鬧得很，好玩得很。」

小魚兒道：「很多人……我這一路上簡直沒有見過十個人。」

桃花道：「真的，我不騙你。」

小魚兒道：「那麼，今天晚上……」

桃花垂首笑道：「今天晚上，你就睡在我帳蓬裡，我陪你說話。」她比小魚兒還高些，風吹起她的髮辮，吹到小魚兒臉上，她的眼睛亮如星光。

※※※

這一夜，小魚兒睡得舒服得很，他平日雖然常驚醒，但這一夜卻故意睡得很沉，故意不被任何聲音吵醒。

他醒來時，桃花已不在了，卻留了瓶羊奶在枕旁。

小魚兒喝了羊奶，穿過衣裳，走出去，便瞧見兩丈外已多了一圈帳蓬，這邊的人已全都走過去那邊。

他遠遠就瞧見桃花站在一群藏人和漢人的中間，甜甜的笑著，吱吱喳喳像小鳥般說著話。

她的小辮子隨著她的頭動來動去，她的臉在陽光下看來更像是桃花，怕的只是世上沒有這麼美的桃花。

她每說幾句話，就有個藏人和一個漢人走出來，握一握手，顯然是做成了一筆交易，每做成一筆交易，她的笑也就更甜。

小魚兒走過去，也沒有叫她，只是四下逛著，只見每座帳蓬門口，都擺著些珍奇的玩物，奇巧的首飾。

一些胖胖瘦瘦，高高矮矮的大漢子，就守在這些攤子旁，另一些胖胖瘦瘦，高高矮矮的藏人，指手劃腳的向他們買東西。

小魚兒瞧得很有趣，他覺得這些人都愚蠢得很，他忽然發現世上愚蠢的人遠比聰明的人多得多。

一個又高又瘦的人，牽著匹健壯的小馬走了過來，雪白的馬鬃在風中飛舞著，吸引了小魚兒的目光。

小魚兒忍不住走過去，問道：「這匹馬賣不賣？」

那瘦子上下瞧了他兩眼，道：「你要買？叫你家的大人來吧。」

小魚兒笑道：「何必還要叫大人，有銀子的就是大人。」

那瘦子笑了，道：「你有銀子？」

小魚兒拍了拍腰，道：「銀子不多，金子卻不少。」

那瘦子嘴笑得更大了，眼睛死盯著他腰帶上繫著的包袱，手摸著那匹幼馬的柔毛，笑道：「這馬可是匹好馬，價錢可要高些。」

小魚兒笑道：「隨便什麼價錢，你只管說吧。」

那瘦子眼睛閃著光，咿唔著道：「這匹馬要一百……至少要一百九十兩銀子。」

小魚兒想了想，搖頭道：「這價錢不對。」

那瘦子臉上的笑立刻不見了，沉著臉道：「怎麼不對？你要知道，這是匹寶馬，這最少……」

小魚兒笑道：「這既然是匹寶馬，所以至少該值三百八十兩銀子，一百九十兩簡直太少了，簡直少得不像話。」

那瘦子楞住了，突又怒道：「你在開玩笑？」

小魚兒笑道：「金子是從來不開玩笑的……一兩金子是六十兩銀子，三百八十兩合金子六兩三錢三分三，這塊金葉又大概有七兩，喏，拿去。」那瘦子這才真的楞住了，迷迷糊糊地接過金子，迷迷糊糊地遞過馬韁，若不是手抓得緊，連金子都要掉到地上。

小魚兒笑嘻嘻地牽著馬，逛來逛去。

他發現這些人不但愚蠢的比聰明的多，醜的也比俊的多。只有個白衣少年，模樣和這些人全都不同。這少年遠遠地站在一邊，似是不屑與別人為伍。

他負著手，白色的輕衣，在風中飄動著，就像是崑崙山頭的白雪，他的眼睛，就像是昨夜草原上的星光。

小魚兒的大眼睛不覺多瞧了他兩眼，他的大眼睛也在瞪著小魚兒，小魚兒朝他笑笑，他卻連眼睛都沒有眨一眨，小魚兒朝他皺了皺鼻子，伸了伸舌頭，做了個鬼臉，他卻將頭轉過去，再也不瞧小魚兒一眼。

小魚兒喃喃道：「你神氣什麼，你不睬我，我難道還要睬你！」他故意將聲音說得很大，故意要讓那少年聽見。

那少年卻偏偏聽不見。

小魚兒就走過去，走到離他最近的一個攤子上，攤子上的贗品首飾，也在閃著光，像是只等著別人來上當。

小魚兒拈起朵珠花，眼睛瞧著那少年，小聲道：「這賣不賣？」

答話的卻不是那少年，而是個戴著高帽子的矮胖子，笑得滿身肥肉都像是長草般起了波浪。

他嘻嘻笑道：「小少爺眼光真不錯，這種上好的珍珠，市面上可真不多。」他眼睛也瞧著小魚兒腰裡的包袱，他方才已瞧見了小魚兒買馬的情況。

小魚兒道：「多少？」

那胖子道：「四……五……七十兩。」

小魚兒叫道：「七十兩？！」

那胖子嚇了一跳，道：「七……七十兩不多吧？」

小魚兒道：「但這珠子是假的呀。」

那胖子道：「假的，誰說是假的，這……簡直……是侮辱我。」他不笑的時候，那張臉就像是堆死肉。

小魚兒嘻嘻笑道：「我從兩歲的時候，就開始用珍珠當彈子打，這珍珠是真是假，我只要用鼻子嗅嗅也知道的。」

那胖子暗中幾乎氣破了肚子：「這小子怎地突然變得精明起來了？」臉上卻作出一付受了委曲的模樣，道：「那……那麼就六十兩……」

小魚兒大笑道：「你又錯了，真的珍珠，只要從海裡撈就有了，假的珍珠卻要費許多功夫去做，而且做的這麼像，那本該比真的貴才是。」

那胖子怔住了，結結巴巴，道：「這……那……嗯！」

小魚兒道：「真的要七十兩，假的最少要一百四十兩，合金子二兩多……」他就希望那少年瞧他一眼，朝他笑笑。

誰知那少年非但不瞧他，還走開了。

小魚兒趕緊將金子往地上一拋，道：「這裡是三兩。」

他也不瞧瞧胖子那張吃驚得像是被人揍了一拳的臉，趕緊去追，但那少年卻已不知到那裡去了。

# 第十一章 弄巧反拙

小魚兒覺得有些失望，正咬著嘴唇發呆，突然一隻手伸過來，拉著他就跑，那柔軟溫暖的小手，正是桃花。

她拉著小魚兒，小魚兒拉著她，一路跑回她的帳蓬裡。她的臉更紅，輕輕喘著氣，輕輕跺著腳，嬌嗔道：「你……你這小呆子，要買東西，也不來找我，卻去上人家的當，這匹馬連八十兩都不值，這珍珠……」

小魚兒道：「珍珠最多只值十兩。」

桃花怔了怔，道：「你……你……你知道？」

小魚兒笑道：「我這樣聰明的人，還會不知道？」

桃花道：「你知道了還要上當？」

小魚兒眨眨眼睛，笑道：「上當有時就是佔便宜。」

桃花瞪著眼睛瞧著他，像是在瞧什麼稀奇古怪的怪物似的，她實在一輩子也沒瞧見過這麼奇怪的孩子。

小魚兒將珠花插上她的鬢角，笑道：「好姐姐，莫要生氣了，你瞧，你戴上這珠花多美，就像是個公主，只可惜，這裡卻沒有配得上公主的王子。」

桃花「噗哧」一笑，道：「你不就是個傻王子麼！」

小魚兒又眨眨眼睛，道：「你說我傻……過一會兒你就知道我不傻了，你就會知道，方才要我上當的人，立刻就要上我更大的當了。」

桃花忍不住輕嘆道：「你真是個奇怪的孩子，你說的話，總是要人聽不懂，你做的事，也總是叫人猜不透。」

小魚兒還未說話，帳蓬外突有一陣人聲傳了過來。

一個嘶啞的語聲嚷道：「方才買馬的那位小少爺可在帳蓬裡？」

小魚兒做了個鬼臉，輕笑道：「上當的送上門來了。」

他突然將桃花推到被窩裡，道：「乖乖地躺著，莫要動，莫要說話。」

桃花一肚子狐疑，怎肯不說話，但話還未說出口來，小魚兒卻已用被子蒙住了她的頭，大聲道：「我在這裡，你們進來吧。」

※※※

進來的最少有十個人，領頭的正是那賣馬的瘦子，十個人手裡都捧著個大大小小的包袱，那賣珠花的胖子手裡捧著的包袱最大，壓得他整個人都似已變成了圓的。

小魚兒故意皺眉道：「你們幹什麼，這麼多東西……」

那瘦子躬身笑道：「常言說得好，貨要賣識家，這些人聽說小少爺是識貨的，都要將好貨色送來讓少爺您瞧瞧。」

小魚兒嘻嘻笑道：「你們不是要來讓我上當吧。」

那瘦子趕緊道：「焉有此理，焉有此理……各位還不快將包袱打開。讓這位少爺瞧瞧。」話還沒說完，包袱已一齊打開了。這些包袱的好東西果然不少，有珍寶、首飾，還有珍貴的皮毛、鹿香、麝香……這些簡直就是他們剛從藏人手裡買來的。

小魚兒笑道：「這些東西都不錯，我都想買。」

十個人一齊喜笑顏開，笑得連嘴都合不攏，齊聲道：「少爺一起買下最好。」

小魚兒道：「好，全給我包起來。」

幾個人七手八腳，將十個包袱變成了一個，包袱已比小魚兒的人還大了，普通的人簡直搬不動。

那胖子終於忍不住道：「但……但貨款……」

小魚兒笑道：「你要銀子？這還不容易，多少銀子，隨你們說吧。」

幾個人立刻七嘴八舌將自己貨物的價錢說了出來，每樣東西都說得比實在價錢最少要多七、八倍。

桃花在被裡聽得已忍不住跳了起來，卻被小魚兒一隻手按住了她的頭，她連動也不能動。

只聽小魚兒笑道：「加起來一共多少？」

那瘦子算得最快，道：「一共六千六百兩。」

小魚兒搖頭道：「這價錢不對。」

那胖子和瘦子都已聽過這句話了，都知道這位小少爺有把價錢再加一倍的脾氣，別人自然也早已聽說這種「好脾氣」，「好習慣」。

大家趕緊一齊陪笑道：「是，這價錢不對，少爺您說個價錢吧。」

小魚兒道：「我說？你們只怕……」

幾個又一齊搶著道：「小人們絕沒有異議。」

小魚兒笑嘻嘻道：「既是如此……好，我說，這些東西加起來，我一共給你們……」他又打開那包袱，大家的眼睛又直了。

只見他用兩隻手夾下一小塊金葉子，笑道：「我一共就給你們一兩吧。」

幾個人一齊呆住了，那瘦子結結巴巴，強笑道：「少爺你……你在開玩笑？」

小魚兒臉一板，道：「我早已說過，你們既要我說價錢，而且聲明絕無異議，此刻要想反悔，已來不及了。」

他將那小塊金子往地上一拋，舉起包袱就走，這包袱雖比他人還大，但他舉在手上卻毫不費力。

桃花這才忍不住笑了出來，悄悄探出了頭，只見那幾個人呆了呆，一起怒喝著追了出去。

幾個人一齊大罵道：「小騙子，還咱們東西來！」

又聽得小魚兒道：「誰是騙子？！你們才是騙子。」

接著，便是一連串「哎約，呀……救命……」之聲，還有一連串「砰砰咚咚」好像重物墜地的聲音。

桃花忍了半晌，終於忍不住跳了起來，跑出去一瞧，只見那些人已沒有一個是站著的。

這十來條大漢竟被小魚兒打得七零八落，有的被打腫了臉，有的摔斷了腿，一個個躺在地上，到現在還爬不起。

桃花也不覺驚得呆了，她知道這些敢到關外來做買賣的江湖客，非但力氣都不小，手底下也都有兩下子！

她實在想不到那奇怪的孩子竟有這麼大的本事。

她呆了半晌，才轉頭去瞧……陽光，照著柔軟的草地，那奇怪的孩子和那匹小白馬，卻已都不見了。

※※※

小白馬馱著包袱，小魚兒牽著白馬，一人一馬直跑出四、五里地，小魚兒一想起那些人的模樣，還忍不住要笑。

已將正午了，太陽已越來越熱，小魚兒雖還不覺得怎樣，但那匹馬卻已經有些吃不消了。

大草原上瞧不見人煙，也沒有遮陰的地方。

小魚兒眼珠子轉了轉，突然將包袱打開，拿了隻羚羊的角，瞧了瞧，笑了笑，遠遠拋了出去。

他一面走，一路拋，竟將那一包價值千金的珍貴之物，笑嘻嘻地隨手拋了，就像是丟字紙似的。

到最後包袱裡剩下的已不多，小魚兒奈性將它們又包成一包，遠遠的拋入長草之間，這才拍手笑道：「痛快呀痛快……」

突然遠處有人嬌喚道：「小魚兒……江小魚……莫要走，等等我！」

一匹馬飛馳而來，馬上人衣服閃著光，十幾條又黑又亮的小辮子，在風中飛揚，那張臉正紅得有如桃花。

小魚兒拍手笑呼道：「好騎術……好漂亮！」

馬馳到近前，桃花已站到馬上，突然一個觔斗翻下來，小魚兒剛嚇了一跳，桃花已站在他面前。她咬著嘴唇，跺著腳，大眼睛裡水汪汪的，似乎剛哭過，又似乎剛要哭，她喘息著嬌嗔道：「你……你不說一聲就走？你……」

小魚兒笑道：「我惹了麻煩，再不走就連累你了。」

桃花跺腳道：「那……那你為什麼要騙別人？」

小魚兒道：「他們騙我，我為什麼不可以騙他們？」

桃花又怔住了，轉著大眼睛，道：「東西呢？」

小魚兒道：「全都丟了。」

桃花吃驚道：「丟了？！你……你為什麼？」

小魚兒笑道：「讓那些東西坐馬，我卻在這麼大太陽下走路，我豈非也變成呆子了，我自然要把它們丟光。」

桃花睜大眼睛，道：「但……但那些東西都值錢得很，你不在乎？」

小魚兒笑道：「這又有什麼關係？我自然不在乎，反正天下值錢的東西又不止這些，只要我想要，我隨時都可以要得到的。」

桃花道：「你……你簡直是個小瘋子。」

小魚兒哈哈大笑，過了半晌，又道：「我將這些東西拋在地上，總有人會拾到的。他們若是好人，拾著這些東西，一定開心得要死，我只要想想他們拾著這些東西時的臉，也覺得很開心了，那總比自己還要花心思帶著它們走好得多。」

桃花道：「他們若是壞人呢？」

小魚兒道：「這些東西若被壞人拾著，一定會因為分贓不均而打起來，打得你死我活，頭破血流，其中若有人獨吞，甚至還會將別人都打死！」

桃花失聲道：「這樣你也開心麼？」

小魚兒道：「我為什麼不開心？我簡直太開心了！」

桃花睜大眼睛，道：「你……你簡直是個小壞蛋。」

小魚兒道：「還有，這些東西若被那些懶骨頭拾著，一定什麼事都不想做了，整天都要去草叢裡找了，四處去找……直找到餓死為止。」

他咯咯笑著，接道：「你瞧，我只不過是拋了這些東西出去，卻顯然不知要把多少人一生的生命都改變了，這豈非天下最好玩的事？」

桃花整個人像是木頭人似的呆住，呆了半晌，輕嘆一聲，道：「你簡直是個小魔王。」

小魚兒道：「好，你方才罵我是呆子，現在又罵我是瘋子、壞蛋、魔王，我既是如此，你為什麼還要來追我？」

桃花的頭垂了下去，道：「我……我只是……只是來問問你，為什麼……為什麼連招呼都不打一個，就這樣走了。」

小魚兒道：「既然反正是要走的，還打什麼招呼？打個招呼又有什麼用？……假如打個招呼能令你忘了我，我打個招呼也無妨，只可惜你總是忘不了我的。」

桃花霍然抬起頭，大聲道：「你怎知我忘不了你？」

小魚兒笑嘻嘻道：「只要見過我的人，都忘不了我。」

桃花瞪著眼瞧他，不知怎地，淚珠竟已流下面頰。

小魚兒道：「你哭什麼，反正我年紀太小，也不能做你的丈夫，何況，你生得這麼漂亮，也不怕找不著丈夫的。」

桃花嘶聲道：「你……你簡直是個……是個……」

她實在再也找不出一個名詞來形容這個「小怪物」，狠狠跺了跺腳，突然飛身上馬，拼命地打著馬屁股，飛馳而去。

小魚兒搖頭嘆道：「女人……唉，原來女人都有些神經病。」

他撫摸著那小白馬柔軟的鬃毛，喃喃道：「馬兒呀馬兒，你若也和我一樣聰明，就千萬莫要接近女人，更莫要被女人騎，否則你就要倒霉了，女人生氣時，就要將你當出氣筒。……唉，那匹馬的屁股，只怕已要被桃花打腫了！」

他騎上馬，往前走，突然瞧見一個人擋住了他的去路。

陽光下，只見這人雪白的衣衫，發亮的眼睛，雖然滿面怒容，但看起來卻一點也不可怕，反覺可愛得很。

小魚兒認得他正是那「很神氣」的白衣少年，不禁笑道：「原來你到這裡來了，站在這裡曬太陽麼？」

白衣少年冷冷道：「正在等你！」

小魚兒笑了，道：「等我？你方才不理我，現在卻……」

白衣少年叱道：「少廢話，拿來！」

小魚兒奇怪道：「拿來拿什麼？」

白衣少年道：「你騙走的東西。」

小魚兒又笑了，道：「哦，原來你是說那些東西，早知道你要，我就留給你了，但現在……唉，現在卻全都被我丟了。」

白衣少年怒道：「丟了？哼，你想騙誰？」

小魚兒道：「我為何要騙你？那些廢物我留著又有什麼用？」

他又笑一笑道：「喂，你知不知道，你生氣的時候，臉紅紅的，漂亮得很，簡直就像是個女孩子……我真的認識個女孩子生氣時臉也是紅紅的，也很漂亮，看來倒和你像是天生的一對，要不要我介紹給你？……」

那白衣少年臉更紅了，想做出兇狠的樣子，卻偏偏作不出來，只有用那雙大眼睛瞪著小魚兒，厲聲道：「你若真的將那些東西丟了，就得賠。」

小魚兒道：「你真要我賠？」

白衣少年道：「當然要賠！」

小魚兒道：「你真是為追東西來的？」

白衣少年大聲道：「當然！」

小魚兒道：「只怕未必吧，那些笨蛋是死是活，你都不會放在心上，何況只不過被騙了些東西，這本是他們罪有應得，你……你只怕不是來追東西，而是來追我的。」

白衣少年紅著臉喝道：「不錯，我就是來追你的，我瞧你小小年紀，就已這麼壞了，若是長大了那還得了！」

小魚兒摸了摸頭，笑道：「你要殺我？」

白衣少年道：「哼，殺了你本也不冤，只是……你年紀還小，還未必不可救藥，若肯拜我為師，我好好管教管教你，也許還可成器。」

小魚兒瞧著他，突然大笑起來，彎著腰笑道：「你想收我做徒弟？」

白衣少年怒道：「這有什麼好笑？」

小魚兒笑道：「有你這樣漂亮的小伙子做師父，倒也不錯，只是，你能教我什麼？你那點比我強？我做……你做我的徒弟倒差不多。」

白衣少年冷笑道：「你想不想學武功？」

小魚兒笑道：「你以為你武功比我強？」

白衣少年怒道：「你可知道我乃川中第一高手！」

小魚兒緩緩道：「你若真是高手，就不會逃到這裡來了，是麼？你既不是來做生意，也不是來玩的，卻到了關外，想必是要逃避別人的追蹤，是麼？」

白衣少年面色立刻變了，小魚兒這句話，正說中了他的心事，他眼中真的射出了兇光，喝道：「你究竟是什麼人？究竟是何來歷？」

小魚兒笑道：「你莫管我是什麼人，也莫管我是何來歷，你若認為你的武功高，不妨和我比試比試，誰輸了誰就做徒弟。」

白衣少年冷笑道：「好，我正要瞧瞧你武功是何人傳授？」

小魚兒笑道：「誰輸了誰做徒弟，這可是你自己答應的，不准賴……」話猶未了，身子突然自馬上飛起，凌空踢出兩腳，直取那少年雙目。

白衣少年倒未想到小魚兒出手竟是如此迅急，倒真吃了一驚，但這少年非但武功真的不弱，與人交手的經驗，竟也似豐富得很。驚慌之中，居然不退反進，身子一偏，已到了小魚兒背後，頭也不回，反手一掌揮出，這一掌不但掌勢迅急，而且姿勢優美，認穴之準，更似背後也生著眼睛。

小魚兒本想一招就搶得先機，那知先機卻被人家佔了，突然雙足一收，凌空翻了個觔斗，落在五尺外，笑道：「等等再打。」

白衣少年只得停下進擊之勢，道：「等什麼？」

小魚兒道：「你真能瞧出我武功是何人傳授？」

白衣少年冷笑道：「十招之內。」

小魚兒搖著頭笑道：「我不信！」

他臉上笑容笑得正甜，雙拳卻已擊出，他笑容雖和善，出手卻狠辣，這正是他從哈哈兒那裡學來的法子。

那白衣少年果然上了當了，雖然未被這兩拳擊中，但方才佔得的先機已失，竟被小魚兒一掄搶攻逼退數步。

小魚兒嘻嘻笑道：「我看你還是……」

一句話未說完，這少年突然欺身撲了進來，竟拼著捱小魚兒兩拳，一個肘拳擊向小魚兒胸膛，用的竟是存心和小魚兒同歸於盡的招式！這次是小魚兒吃了一驚了，他可不想捱這一拳，反用手，大仰身，身子「嗖」的倒竄了出去。

但這少年那肯放鬆，如影隨形，跟了過去，雙拳如雨點般密密擊下，用的竟全是拼命的招式。

小魚兒兩雙手忽拳忽掌，他的招式忽而狠辣，忽而詭譎，忽而剛烈，忽而陰柔，忽又不剛不柔，不軟不硬。他正是已將杜殺武功之狠辣，陰九幽之詭譎，李大嘴之剛烈，屠嬌嬌之陰柔，以及哈哈兒之變化集於一身。這樣的武功，在江湖中本已少有敵手，誰知這少年的拳法簡直有如狂風暴雨一般，竟打得小魚兒喘不過氣來。但這少年心裡也正在暗暗吃驚，他實在也想不到這孩子武功的變化竟有如此之多，他實在瞧不出是何門路。

突聽小魚兒大聲道：「喂，住手。」

白衣少年道：「好，我住手。」

「我住手」三個字說出來時，他已攻出六拳。

小魚兒左避右閃，乘隙還了三掌，大叫道：「這樣也算住手麼？」

白衣少年冷笑道：「這次我不上你的當了。」

小魚兒邊打邊嚷，道：「但十招已過去了，早已過去了，你可瞧出我的武功門路，你若瞧不出就快住手聽我說。」

白衣少年拳勢不由得一緩，小魚兒已乘機退出數尺，笑嘻嘻道：「你瞧出了麼？」

白衣少年只得也停住了手，冷笑道：「自然瞧不出，你的武功簡直沒有門路。」

小魚兒笑道：「不是沒有門路，只是門路太多，瞧得你眼都花了。」

白衣少年道：「門路太多？是那些門路？」

小魚兒道：「告訴你，我武功是從五個人學來的，這五個人的武功又不知包括了多少門路，每個人的武功都是，又複雜，又奇怪……」

白衣少年道：「中土武林名家的武功路數，可說絕無一家我不知道，也絕無一家與你的武功路數相同，你那五個師傅只怕是賣膏藥，練把式的吧。」

小魚兒笑道：「練把式的……嘿嘿，這五人的名字說出來，不嚇你一跳才怪，只是這五人歸隱時你只怕還在穿開襠褲，你自然不知道。」

白衣少年怒道：「此等旁門左道，又怎能與我的武功相比！」

小魚兒道：「你的武功……嗯，倒也不錯，但你瞧你這種文文靜靜，秀秀氣氣的模樣，實在猜不出你竟會學那種瘋子般不要命的招式。」

白衣少年道：「哼，你知道什麼？我這『瘋狂一百另八打』，在當今武林各門各派的拳法中，縱不能列第一，也可算第二。」

# 第十二章 意外風波

小魚兒拍掌大笑道：「『瘋狂一百另八打』，哈哈，果然是瘋子才會使的拳法，只可惜這麼漂亮的人，卻學這種瘋子的拳法，真教人看著難受。」

白衣少年道：「看起來雖難受，用出來更教別人難受。」

小魚兒笑道：「我可不難受，我也不要學……」

「學」字出口，人已撲了上去，「呼呼」就是兩掌。

這一次白衣少年卻已學乖了，早已在暗中防範，小魚兒這兩掌攻來，他早已擊出兩拳，封住了小魚兒的掌路。

這一次小魚兒也學乖了，絕不跟他硬接硬封，只是展動身形，左一拳，右一掌，圍著他打轉，和他遊鬥。

但這「瘋狂一百另八打」威力實是驚人，這種「瘋狂」的武功，委實比杜殺之「狠辣」，陰九幽之「詭譎」，李大嘴之「剛烈」，屠嬌嬌之「陰柔」都要厲害得多，果然打得小魚兒非常難受！

小魚兒又接了數十招，突又喝道：「住手，你這拳法果然不錯，我願意學了。」

白衣少年身子一轉，轉出五尺，胸膛微微起伏，也有些喘息，心想：這小魚兒可真是有點不好鬥。

小魚兒笑道：「怪不得別人常說，好好的人絕不能和瘋子打架，因為他絕對打不過瘋子的，如今我才知道這話果然不錯。」

白衣少年道：「如今你可知道厲害了麼？」

小魚兒道：「只可惜你不是瘋子，否則你使出這套拳法，一定更加厲害……怕只怕你將這套拳法用久了，也會變得有些瘋味了。」

白衣少年皺眉道：「你既要拜我為師，怎地如此無禮？」

小魚兒笑道：「我只說要學這套拳法，可沒說要拜你為師。師父一樣也可以向徒弟學拳的，你說是不是？」

白衣少年怒道：「你還想打麼？」

小魚兒大笑道：「不能打了，不能打了，你只要再一出手，立刻就要七竅流血而死，我好心告訴你，你可莫要不信。」

白衣少年怒極之下，反倒不覺笑了，道：「你這小鬼滿嘴鬼話，也想來駭我。」

小魚兒道：「駭你？我可不是駭你，你可知道武林中有種絕傳的秘技，叫『七步陰風掌』。這就是說，無論是誰，只要在七步外被這種掌風擊中，除非他站著不動，否則他走不出七步，嘿嘿，就要送終。」

白衣少年道：「鬼話，世上那有這種掌法。」

他嘴裡雖在說「鬼話」，腳卻又有些發軟，再也不敢動了。

小魚兒瞧著他的嘴，笑道：「這種掌法絕傳已有百年，你自然不知道，但我卻在無意中得到絕世奇緣，學會了這種掌法，而且……」

白衣少年冷笑道：「而且還打了我一掌，是麼？」

他雖然故意要作出不信的樣子，但此刻無論是誰，也不能教他再走七步了，「七步陰風掌」名字已夠嚇人。

小魚兒拍手笑道：「這次你說對了，不過，我只打了一掌，輕輕的一掌，只要你拜我為師，我還可將你救活。」

白衣少年冷笑道：「你若以為幾句話就可將我嚇倒，你就大錯而特錯了。」

小魚兒道：「你不信？好，你且摸摸你左面第三根肋骨下是不是有些發疼，這就是中了『七步陰風掌』的徵象。」

白衣少年道：「哼……」

他嘴裡雖在「哼哼哈哈」，手卻不覺已向左面第三根肋骨下摸了去，臉上也已不覺變了顏色！

小魚兒垂頭瞧著腳下的影子，道：「怎麼樣，疼吧？」

白衣少年指尖已有些抖，口中卻大聲道：「自然疼的，任何人這地方都是最容易覺得疼的。」

小魚兒道：「但這不是普通的疼，是特別的疼，就好像被針刺，被火燒一樣，疼得熱辣辣的，疼得叫人咧嘴！」

他目光自地上抬起，瞪著白衣少年的手，緩緩道：「你再摸，不是這裡，再往左一點……再往下一點……」

白衣少年的手指，不知不覺已隨著他的話在動了。

小魚兒突然叫道：「對了，就是這裡，用力往下按！」

白衣少年手指不知不覺用力一按……

他身子突然一陣麻木，「噗」地跌倒，再也不會動了！

小魚兒拍掌大笑道：「饒你精似鬼，也要喝我的洗腳水，如今你終於上了我的當了吧，你可知道是怎麼上的當？」

白衣少年狠狠瞪住他，眼睛裡冒火，嘴裡卻說不出話。

小魚兒道：「告訴你，世上根本沒有『七步陰風掌』，我自然也不會，但世上卻真有另一門神秘的武功，叫做『點血截脈』！」

他跑過去將那匹已駭得遠遠跑開的小白馬拉了回來，白衣少年眼睛瞪得更大，似是已等不及地想聽了。

小魚兒緩緩道：「這『點血』與『點穴』雖是一字之差，而且音也近似，但手法卻大不相同，點穴是死的，點血卻是活的。」

他隨手點了那少年身上的「期門」，「氣血囊」兩處穴道，口中笑道：「這是點穴，你『期門』與『氣血囊』兩處穴道，永遠都在這個部位，絕不會動，所以點穴是死的。」

說著話，他又在那少年脅下拍了兩掌，接道：「點血卻是要截斷你的血脈，你的血脈不能流通，身子自然不能動，自然要倒下去，你的血脈整天都在不停的流動著，點血就是要恰巧點在你血脈流動時前面那一點，才能恰巧將你的血脈截斷。血在流動，這一點自然也時時刻刻都不同，所以點血是活的，你懂得我的意思了麼。」

白衣少年已聽得入神，不覺應聲道：「懂了。」

小魚兒笑道：「但這閉血點穴為時不能太久，否則被點的人就要死了，方才我已解開你閉住的血，所以你現在才能說話。」

白衣少年雖然生氣，卻忍不住道：「方才你瞧著地上的影子，可是在計算時辰，計算我血脈該流在何處，然後再叫我用力按下去！」

小魚兒拍掌大笑道：「對了，舉一反三，孺子可教也。」

白衣少年咬了咬牙，又道：「你雖然會一點『點血』的皮毛，但會的卻不多，而且根本就點不著我，所以，你就騙我，讓我自己動手。」

小魚兒大笑道：「對極對極，一點也不錯，因為教我『點血』的那人，醫道雖高明已極，武功卻不行已極，他雖對人體各部都瞭如指掌，雖能算得出人體血脈流動的系統，卻也不知道該用什麼手法去點，所以我也只有請你代勞了。」

他歇了口氣，接道：「因為你還在隨時準備動手，所以真氣仍在掌指間流動，我一叫你用力，你真氣就不覺自指間透出，這自也因為我叫你點的不是穴道，甚至根本不在穴道附近，所以，你就根本未去留意。」

白衣少年恨聲道：「詭計傷人，又算得什麼！」

小魚兒道：「詭計？你可知道要多大的學問才能使得出這樣的詭計，第一，我要先讓你時時刻刻都防備著我，這樣你的真氣才不會自指掌間撤出，第二，我要先編出『七步陰風掌』這樣個怕人的名字，讓你不得不含糊。」

白衣少年不由得嘆了口氣，道：「這兩樣已夠了。」

小魚兒道：「不夠，我至少還得略窺『點血』術的門徑，還要算準血脈恰巧正流動在你穴道附近，讓你全不提防。」

他挺起胸膛，大聲道：「這簡直是武功與智慧的結晶，我武功若不高，怎能教你提防，我智慧若不高，又怎能教你不提防，你先提防而後不提防，可見你這樣都不如我，你拜我這樣的人為師，總算不冤吧？」

白衣少年怒喝道：「拜你為師，你……你做夢？」

小魚兒道：「你未動手前明明已說好的，如今怎能反悔。」

白衣少年脹紅了臉，道：「你殺了我吧！」

小魚兒笑道：「我何必殺你，你若要食言反悔，我就切下你的鼻子，挖去你的眼睛，割下你的舌頭，把你……」

白衣少年大喝道：「我死都不怕，還怕這些？」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道：「你真的不怕？」

白衣少年道：「哼！」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嘻嘻笑道：「好！你既不怕，我就換個法子。」

白衣少年大叫道：「我什麼都不怕。」

小魚兒道：「我把你吊在樹上，脫下你的褲子打屁股，你怕不怕？」

他知道有些人縱然刀斧加身，也不會皺皺眉頭，但若要脫下他的褲子打屁股，他卻是萬萬受不了的。

白衣少年臉色果然變了，一陣青，一陣紅，青的時候青得像生鐵，紅的時候紅得像豬血。

小魚兒大笑道：「你終於還是怕了吧，快叫師傅。」

白衣少年身子發抖，嘶聲道：「你……你這惡魔……」

小魚兒道：「你不叫我師傅反叫我惡魔……好。」

彎下腰，就要去拉那少年的腰帶。

白衣少年突然大叫了起來，叫道：「師傅！師傅……」

兩聲「師傅」叫出，眼淚已流了滿臉。

小魚兒立刻就為他擦乾，柔聲道：「你哭什麼，有我這樣個師傅也不錯呀，何況，你既已叫了我師傅，哭也沒有用了……呀，你還哭，再哭我又要打屁股了。」

白衣少年拼命咬著嘴唇，不讓眼淚流下。

小魚兒笑道：「這樣才乖，對了，你得先告訴我，叫什麼名字？」

白衣少年道：「鐵……鐵心男！」

小魚兒眨著眼笑道：「蘭花的蘭？」

白衣少年大聲道：「自然是男兒的男。」

小魚兒大笑道：「鐵心的男兒，好，好名字，男兒的心，本該像鐵一樣硬，不想你模樣雖生得有些像女孩子，名字卻取得似乎剛強。」

鐵心男突然抬起目光，道：「你！」

小魚兒道：「我人雖比你剛強，名字卻沒你剛強，我叫江小魚……你知不知道，有人說江裡的魚很好吃，你吃過沒有？」

鐵心男咬了咬嘴唇，道：「我……我很想吃。」

他很想吃的，倒不是遠在江裡的魚，而是近在眼前的這條「小魚兒」，他真恨不得咬這「魚兒」一口，咬下他一塊肉來。

小魚兒笑嘻嘻地瞧著他，突然伸出手，伸到他嘴邊，笑道：「你想吃，就吃吧。」

鐵心男呆住了，道：「你……你……」

小魚兒大笑道：「你不是想吃我的肉麼？……告訴你，無論你心裡在想什麼，都瞞不過我的，我一猜就猜出。」

鐵心男嘆了口氣──除了嘆氣，他還能怎樣？

小魚兒道：「你今年幾歲了？」

鐵心男道：「總比你大兩歲。」

小魚兒笑道：「就算你比我大兩歲，但學無長幼，能者為師。這……」

突然間，遠處有人嘶聲大呼道：「小魚兒！江小魚！你莫要走！不能走！」

一匹馬飛馳而來，馬上人的衣服仍閃著光，小辮子也仍在飛揚，但馬到近前，她卻幾乎是滾下來的。

她的臉也不再像桃花，簡直蒼白得像是死人，她的眼睛仍是發亮的，但卻充滿了驚慌與恐懼！

她一把抱住小魚兒，喘著氣道：「阿拉，真主，感謝你……他還在這裡。」

小魚兒道：「阿拉？是什麼事將你又『拉』來了？」

桃花道：「求求你，莫要再笑我，你打我罵我都可以，但你……你……一定要跟我走！」說到第二句話時，她眼淚已流了滿臉。

小魚兒嘆道：「唉，又多個淚人兒，真要命！」

他用衣袖擦了擦桃花臉上的眼淚，道：「你要是再哭，哭腫了眼睛，就不該叫桃花，要叫桃子了。」

桃花「噗哧」一笑，小魚兒拍手道：「又哭又笑，貓兒撒尿……」

一句話未說完，桃花卻又哭了起來，拉過小魚兒的衣袖，「嗤」的擤了一把鼻涕，邊哭邊道：「方才我被你氣走，越想越氣，打著馬兜了個圈子，剛想回去，但遠遠就瞧見家裡出了事了。」

小魚兒笑道：「什麼事，新衣服被人弄上鼻涕了麼？」

桃花根本沒聽見他說什麼，「嗤」的又擤了把鼻涕，道：「我遠遠就聽見帳蓬圈子裡傳來男人的驚呼，女人的哭聲，就連馬也在亂叫亂跳，亂成一團，其中還夾著皮鞭子『吧噠吧噠』在抽人的聲音，還有個破鑼嗓子在大吼：『誰也不准動，排成一排，小心老子宰了你……。』」

小魚兒道：「你嗓子再哭啞些，就學得更像了。」

桃花道：「我本想衝過去，但想了想，又下了馬，伏下身子，在草叢裡爬了過去，幸好草很長，我爬到近前，便瞧見那一團帳蓬四周，不知何時已被一群人圍上了，這些人一個個拿著大刀，又拿著鞭子，兇眉橫眼，騎在馬上，不像強盜才怪。」

小魚兒道：「哎呀，強盜來了，有意思。」

桃花道：「這些強盜將我的族人和那些做生意的漢客全都趕牛趕羊般趕成一團，我瞧見他們的鞭子抽在我的族人身上，我的心都碎了。」

小魚兒道：「草原上的強盜原來這麼兇。」

桃花道：「草原上雖有強盜，但卻不是這些人。」

小魚兒笑道：「你怎知不是？草原上的強盜你認得？」

桃花道：「草原上的強盜雖是漢人，但為了方便，也都是穿著牧人的衣服，但這些強盜的打扮，我一看就知道是從關內來的，他們騎的也不是咱們的藏馬，而是川馬，藏馬的腿長，川馬的腿短，我一瞧就能分出來。」

小魚兒不再笑了，皺眉道：「這些人不遠千里自關內趕來，自然不是為著要搶你們的貨物牛羊，關內的有錢人，總比關外多……」

桃花道：「他們不是要搶東西，而是要搶人。」

小魚兒睜大眼睛道：「搶人？搶誰？搶你？」

桃花咬著嘴唇，道：「漢家的女孩子，也總比我們漂亮得多……他們要搶的，也是個漢客，他們一路自關內將他追到這裡，而且他們的探子還瞧見這人在我們的帳蓬裡，所以，他們就逼著我的族人要人！」

小魚兒道：「你的族人可給了他們？」

桃花道：「我的族人根本不知道他們要的是誰，他們自己在帳蓬裡找，也沒有找著，於是他們就一定說是我的族人藏起了他，還要限半個時辰內將他交出來，否則……否則他們就要凌辱我們的姐妹，打死我們的兄弟。」

她說到此刻，又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

她撲在小魚兒身上，大哭道：「所以我來求你回去救救他們，我知道你很有本事……」

小魚兒沉吟道：「你可知他們要的那人是誰？」

桃花道：「我……我本來還以為他們要的人是你，後來才聽見，他們要的，是一個『姓鐵的小子』，你……你可知道他是誰？」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笑道：「姓鐵的……我沒聽見過，我……」

鐵心男一直瞪著眼睛在聽他們的話，此刻忽然大叫道：「我就姓鐵，我就是他們要的人！」

桃花一驚，兩隻大眼睛瞪著鐵心男，再也不轉了。

小魚兒摸了摸頭，苦笑道：「呆子，你為何要承認？」

鐵心男也不理他，大聲道：「那些強盜中可有女子？」

桃花吶吶道：「沒……沒有。」

她實在想不到那些強盜要找的竟是個這麼漂亮，這麼秀氣的小伙子，竟呆在那裡，眼淚也不流了。

鐵心男已大聲道：「好，他們既要找我，我跟你去！」

桃花道：「你去？不行！不行！」

鐵心男道：「只有我去，才能救你的族人，為何不行？」

桃花垂下頭，幽幽道：「像你這樣的人，去了豈非等於羊入虎口，我怎忍著你前去送死，你……你……你還是快逃吧。」

鐵心男冷笑道：「你以為我怕他們？……哼！像他們這種蠢才，一百個加在一齊，也抵不過我一根小指頭。」

桃花道：「你不怕他們，為何要從關內逃到這裡來？」

鐵心男呆了呆，道：「我……我……」

桃花忽然抬起頭，道：「莫非你怕的只是個女人，是以一聽他們全是男的，你就不怕了。」

鐵心男臉紅了，大聲道：「這些事不用你管。」

小魚兒卻拍掌笑道：「原來你不怕男人，只怕女人，哈哈，這毛病倒和我差不多，我委實也是一見了女人就頭疼。」

鐵心男叫道：「放過我……我去！」

小魚兒道：「你若去死了，我豈非連徒弟也沒了。」

鐵心男道：「我擔保一定回來。」

小魚兒歪著頭想了想，笑道：「桃花，你看我這徒弟是不是英雄？」

桃花痴痴地瞧著鐵心男，合掌道：「阿拉保祐你。」

小魚兒大笑道：「英雄救美人，這可是佳話一段，我江小魚可不能煞風景……好，你去吧。」手掌拍了兩下，鐵心男一躍而起。

桃花道：「你……」

小魚兒笑道：「你有了一個英雄還不夠麼？我……我在這裡等你們。」

桃花跺了跺腳，道：「不願救人的人，將來也沒有人救你。」

她再也不瞧小魚兒一眼，道：「鐵……你也上馬來呀。」

鐵心男卻瞧了瞧小魚兒，道：「我……你……」

終於什麼話也沒說，飛身上馬，飛馳而去。

小魚兒瞧著那漸去漸遠的蹄塵，喃喃笑道：「多情的姑娘，情總是不專的，這話可一點兒也不錯。鐵心男這下子被她纏住了，卻不知要幾時才能脫身。」

他輕輕拍著那小白馬的頭，道：「馬兒馬兒，咱們也去瞧瞧熱鬧好麼，但你瞧見漂亮的小母馬時，可要走遠點，咱們年紀還小，若被女人纏著，可就一輩子不能翻身了。」

※※※

桃花打馬飛馳，長長的秀髮被風吹起，吹到鐵心男的臉上，鐵心男卻似毫無感覺，動也不動。

桃花只覺他呼吸的熱氣吹在脖子裡，全身都像是發軟了，她小手拼命抓緊韁繩，回眸道：「你坐得穩麼？」

鐵心男道：「嗯。」

桃花道：「你若是坐不穩，最好抱住我，免得跌下馬去。」

鐵心男道：「嗯。」居然毫不推辭，真的抱住了她。

桃花都軟了，突然道：「只要你救了我的族人，我……我什麼事都答應你。」

鐵心男道：「嗯。」

桃花眸子立刻又發出了光，馬打得更急，這段路本不短，但桃花卻覺得彷彿一下子就到了。

他們已可瞧見那黃色的帳蓬，已可聽見聲聲驚呼。

桃花道：「我們是不是就這樣衝進去？」

話未說完，突見一條白色的人影，突然自身後直飛了出去，本來坐在馬股上的鐵心男，已站在十丈外。

桃花又驚又喜，趕緊勒住了馬。

只見鐵心男筆直地站在那裡，雪白的衣衫雖然染了灰塵。但在陽光下，看來仍是那麼乾淨，那麼瀟灑。

這正是每個女孩子夢寐中盼望的情人。

桃花心裡飄飄盪盪，幾乎將什麼事都忘了。

但驚呼叱罵聲仍不住傳來，鐵心男已在厲聲喝道：

「鐵心男在這裡！誰要來找我？」

驚呼叱罵聲突然一齊消寂。

風吹長草，鐵心男衣袂飄飄。

帳蓬裡突然有人嗄聲狂笑道：「好，姓鐵的，算你還有種，總算沒叫我李家兄弟白等。」

鐵心男冷笑道：「我早已猜中你們……你們要找的是我，還耽在那裡作什，隨我來吧！」他轉過身子，緩步而行。

帳蓬那邊呼嘯之聲大起，十餘匹健馬，一齊奔了過來，悽厲的呼嘯夾雜著震耳的蹄聲，委實叫人膽戰心驚。但鐵心男仍是慢慢地走著，連眼睛都沒有眨一眨。

桃花遠遠地瞧著，心裡又憂又喜，喜的是鐵家的兒郎果然是出色的英雄，憂的是他文質彬彬的模樣，只怕不是這些野強盜的對手。十餘鐵騎瞬即將鐵心男包圍住了，鐵心男連眼皮都不抬，馬上的漢子手裡雖拿著長鞭大刀，竟偏偏不敢出手。直走出數十丈外，鐵心男才停住腳，冷笑道：「好了，你們幹什麼找我，說吧。」

迎面一匹馬上坐著的虯髯獨眼大漢厲聲道：「我兄弟先得問問你，那東西可是在你身上。」

鐵心男笑道：「不錯，是在我身上，但就憑你們兄弟這幾塊料，可還不配動它，你們若認為我到關外是躲你們，你們就錯了。」

那獨眼大漢怒吼道：「放屁！」突然一提韁繩，迎頭飛馳而來，長鞭迎風一抖，「吧」的，帶著尖銳的破風聲，毒蛇般抽了下來。

鐵心男叱道：「下來！」

手一揚，不知怎地，已提著了鞭梢，乘勢一抖，獨眼大漢百來斤重的身子，竟被他凌空抖起，摔在兩丈外。鐵心男身子一掄，馬群驚嘶著退了開去，突然刀光閃動，兩匹馬自後面偷襲而來，鬼頭刀直砍鐵心男的脖子。鐵心男頭也不回，身子輕輕一縮，兩把鬼頭刀呼嘯著從他面前砍了過去，他長鞭揚起，鞭梢輕輕在這兩人脅下一點，這兩條大漢就滾下馬來。一人被馬蹄踢中，慘呼著滾出幾丈，自己手中的刀將自己左臉整個削去了半邊。另一人右腳還套在馬蹬裡，急切中掙它不脫，竟被驚馬直拖了出去。

他舉手投足，霎眼間便打發了三個人，真是輕而易舉，不費吹灰之力，別的人可全都嚇得呆住了。

鐵心男微聲笑道：「李家兄弟的馬上刀鞭功夫，原來也不過如此，別人想動我懷裡的東西，還有話說，不知你們竟也不量量自己的斤兩，也想插一腳。」

笑聲未了，突聽身後一人冷冷道：「李家兄弟不配動你懷裡東西，毛家兄弟配不配？」

這語聲有氣無力，像是遠遠自風中飄來，簡直教人聽不清，但越是聽不清，就越是留意去聽，一聽之下，就好像有無數個瞧不見的小毛蟲鑽進自己耳朵裡，簡直恨不得將自己耳朵割下來。

鐵心男臉色立刻變了，失聲道：「峨嵋山上三根毛……」

身後另一個人怪笑著接道：「人鬼見了都難逃……嘻嘻，這句話原來你也聽過。」這聲音卻是又尖又細，宛如踩著雞脖子，刺得人耳朵發麻。

鐵心男一寸一寸地轉過身子，這才瞧見身後一匹大馬，特製的大馬鞍上，一排坐著三個人！

第一個驟看似是五，六歲的小孩子，仔細一看，這「孩子」竟已生出了鬍鬚，鬍鬚又白又細，卻又彷彿猴毛。他不但嘴角生著毛，就連眼睛上、額角頭、手背、脖子……凡是露在衣服外面的地方，都生著層毛。他面上五官倒也不缺什麼，但生的地方卻完全不對，左眼高，右眼低，嘴巴歪到脖子裡，鼻子像是朝上的。這簡直不像個人，縱然是人，也彷彿老天爺造他時，造壞了模子，一生氣就索性想把他揉成稀泥，卻又不小心被他溜進了他媽的肚子，鐵心男瞧著他，雖在光天化日之下，全身也不禁起了寒慄。

他也在瞧著鐵心男，咯咯笑道：「『嚼心蛀肺』毛毛蟲這名字你總聽說過吧，那就是我，你最好莫要多瞧，多瞧兩眼，就會肚子疼的！」

鐵心男要想不去聽他說話，卻又偏偏忍不住去聽，聽完了又覺得直要噁心，趕緊去瞧第二個人。這第二個人模樣也未必比那「毛毛蟲」好看多少，但身子卻比「毛毛蟲」整整大了一倍，脖子卻比「毛毛蟲」長了三倍，那又細又長的脖子上，一個頭卻是又尖又小，簡直和脖子一般粗細，滿頭亂髮刺蝟般豎起，一張嘴卻像是椎子，上面足足可以掛五，六隻油瓶。

鐵心男拼命咬著牙，道：「你就是毛公雞？」

這人咧嘴一笑，露出排鋸子般的牙齒，道：「你莫要咬著牙，無論誰見著我，牙齒也要發癢的。」

鐵心男恨不得趕緊掩住耳朵──這人那裡是在說話，這簡直像是在殺雞，殺雞的聲音都比他柔和的多。

他實在不想再瞧那第三個人了，卻又忍不住去瞧，他想，這第三個人總要好看些的──世上還有比他們更難看的人麼？他不瞧倒罷了，這一瞧之下──唉，老天，前面那兩個多少還有些人形，這第三個簡直連人形都沒有了。

這第三個人簡直是個猩猩。「毛公雞」的身子要比「毛毛蟲」大上一倍，這「猩猩」的身子卻要比「毛毛蟲」整整大上四倍。「毛公雞」脖子又細又長，這「猩猩」卻根本沒有脖子，一顆方方正正的頭，簡直就是直接從肩膀上長出來的，「毛毛蟲」身上的毛又白又細，這「猩猩」身上的毛又黑又粗，連鼻子嘴巴都分不出了，只能瞧出一雙野獸灼灼發光的眼睛。

這雙眼睛正瞧著鐵心男，道：「毛猩猩！」

※※※

遠處草叢中的小魚兒，也瞧見這三個人了！他實在忍不住要笑。他實在想不通他們媽媽是怎麼將這三人生出來的，能生這樣三兄弟來的女人，那模樣他更不敢想像。但他卻不知這兄弟三人正是近十年來最狠毒的角色，江湖中人瞧見他們，莫說笑，簡直連哭都哭不出了！

# 第十三章 仙女懲兇

小魚兒在暗中已瞧了許久，他瞧見李家兄弟在前面追鐵心男，這毛家兄弟就在後面跟著李家兄弟。他們坐的那匹馬又高又大，但走的步子卻是又輕又快，一路在後面跟著李家兄弟，李家兄弟竟沒人知道。

現在，李家兄弟自然知道了，這些看來威風凜凜的大漢，一瞧見這三個怪物，身子竟像是彈琵琶般抖了起來。

小魚兒不禁暗中奇怪：「這三個怪物找的又不是他們，他們怕什麼？難道這些怪物竟是六親不認，見人就殺的麼？」

只見李家兄弟一面發抖，一面就想溜，這兄弟十餘人的馬上功夫果然都不錯，身子未動，馬已在後退。

毛毛蟲突然笑道：「奇怪呀奇怪，姓鐵的還未溜，姓李的卻想溜了。」

諸李中一人趕緊抱拳笑道：「我兄弟不敢與前輩爭功，這姓鐵的身上東西，我兄弟也不想分了，是以……我兄弟先走一步。」

毛公雞咯咯笑道：「你們一瞧見我們兄弟就走，難道是嫌咱們難看麼？」

那大漢臉色已黃了，牙齒打戰道：「不！不……不敢。」

毛公雞道：「既然不敢，為何還要走？」

毛毛蟲笑道：「老二這就錯了，腿又不是生在他們身上的，他們的腿可沒有動呀，動的只不過是馬腿而已。」

毛公雞道：「如此說來，不是他們不聽話，是馬不聽話。」

那大漢趕緊道：「不……不錯，是……是馬……」

毛公雞道：「這些馬真該死。」

「死」字剛說出口，那毛猩猩已躍了下來。

他身子雖是方的，兩條手臂卻是又粗又長，幾乎要拖到地上，他身子看來雖笨，行動倒一點也不笨。

只見他身子一幌，已到了第一匹馬前，拳頭往馬頭上舉去，那匹馬連哼都未哼，就倒在地上，馬頭竟被他一拳打得稀爛。

小魚兒不禁駭了一跳，暗道：「這傢伙好大的力氣。」

一念轉過，已又有三匹馬的頭被他打爛了。

群馬驚嘶，毛猩猩大步趕過去，就像是砍瓜切菜，十幾匹馬眨眼間就再也瞧不見一個好好的馬腦袋。李家兄弟一個個跌下馬來，一個個面無人色，其中一人突然狂呼著往後就逃，簡直已被嚇瘋了。

毛公雞道：「還有不聽話的。」

語聲中突然飛起，頭前腳後，一根箭似的射了出去，「砰」的一聲，公雞般的腦袋已撞上了那大漢的後背。那大漢逃得不慢，只聽身後風響，連回頭都來不及回頭，已被撞著，一根脊椎骨斷成十幾截。他身子竟不是倒下去的，簡直就像是麵人兒似的癱下去，毛公雞的手卻已捉著他的身子，喝道：「老大，好菜給你！」

那大漢身子竟被拋了出來，飛過眾人頭頂。

毛毛蟲笑道：「剛出籠的饅頭來了。」

眼見那大漢身子飛來，突然生出猴爪般的小手，往那大漢胸口一掏，他只不過是輕輕掏了掏。那大漢身子還是照樣往前飛，但卻有鮮血湧了出來，又飛了三丈，才跌在地上，地上多了一串鮮血，他胸口也多了一個大洞。

再瞧毛毛蟲手上已是血淋淋的，掌心一顆鮮紅的人心，似是還在微微跳動，毛毛蟲笑道：「各位誰要吃這饅頭，好香好熱的饅頭，還燙手哩。」

李家兄弟臉如死灰，鐵心男臉色也變了。

毛毛蟲大笑道：「你們既然無福消受，可又便宜我了。」竟張口咬了下去，一口就咬了一半，嚼得吱吱作響，順著嘴角直淌鮮血。

李家兄弟身子發軟，簡直已站不住了，鐵心男不由自主掩住了嘴，否則就得當場吐了出來。就連小魚兒，也不禁直犯噁心。李大嘴雖然也是吃人的，但吃得到底「文明」得多，還講究細切慢烹，煎炒蒸煑，吃相也文質彬彬的，並不嚇人。像毛毛蟲這樣的吃法，小魚兒簡直沒瞧過，簡直也瞧不起，他覺得這人，簡直太野蠻，簡直太不懂享受。就算要吃人，最少也該學學李大嘴那樣的吃法才是。

但毛猩猩的氣力實在不小，毛公雞的身法實在不錯，這毛毛蟲手上的功夫，也實在令人吃驚。

這點小魚兒還是承認的，尤其是毛毛蟲，他伸手一掏，就能將人心掏出來，這出手之快且不去說它，部位認得之準，竟不會掏錯地方。如此眼明手快，當真連小魚兒也不得不佩服。

他索性沉住了氣，瞧個明白。

只見毛毛蟲片刻間已將一顆心吃得乾乾淨淨，甚至連嘴角的血都舐乾淨了，拍了拍手，笑道：「秋風將近，進補及時，人心最補，大家不可不知，你們瞧，我剛吃完了，精神可不就來了！」

他的精神果然來了，不但說話的聲音已響亮得多，就連眼睛也亮得多，臉上也冒出了紅光。

鐵心男突然冷冷笑道：「你們這是向我示威？」

毛毛蟲笑道：「你胸口裡也藏著這個饅頭，你若不想被我吃掉，就趕緊把那東西拿過來吧，免得我多花氣力動手，費了力氣就又想吃饅頭。」

鐵心男道：「你想也休想！」

身子突然倒翻而出，三十六著，最是走為上策。

那知那毛猩猩突然已擋住了他的去路，兩條手臂一伸，加起手足有兩丈，鐵心男竟竄不過。

毛猩猩咧嘴一笑，道：「好漂亮的小腦袋，打壞了真可惜。」

他一共只說了十三個字，鐵心男卻已攻出十四招！鐵心男固然是快，他說得也委實慢得不像人話。

這十四招擊出去，從第一拳開始便未落空，只聽「砰，砰，砰……」之聲不絕於耳，毛猩猩肩頭胸口肚子已捱了十四拳之多，著著實實的十四拳，可沒有半分虛假。

但毛猩猩卻當他是假的，非但身子動也不動，嘴裡還是照樣說話，鐵心男這十四拳竟像打鼓為他話聲助威一樣。十四拳擊過，鐵心男嘴唇已發白，那第十五拳，委實再也打不出手，竟似已呆在地上。

毛猩猩透了口氣，道：「完了麼？」

鐵心男咬咬牙，道：「完了。」

毛猩猩道：「好，輪到我了！」

「呼」的一拳，直擊而出。

他的拳頭鐵心男可受不了，身子一伏，突然自他脅下穿出，乘勢在他腳上輕輕一勾，反手又添了一掌。

毛猩猩身子已推重山，倒玉柱的俯面跌在地上。

鐵心男卻不敢回頭瞧他狼狽的模樣，身形不停地前竄，突見地上鑽出個毛毛的東西，竟是毛公雞的腦袋。

他再回頭去瞧，毛猩猩已從地上彈了起來，正咧著大嘴望著他笑，左面卻伸過來一隻，長滿白毛的小爪子，道：「拿來。」

這兄弟三人竟有兩下子，小魚兒瞧見他們的身法，就知道鐵心男逃是絕對逃不了的，打，也打不過。

他嘆了口氣，暗暗道：「看來只好我出手了，師父雖然未必幫著徒弟打架，但徒弟身上若有好東西時，做師父的可不能讓他被別人搶走。」

只見鐵心男已被圍在中央，他磨了磨拳頭！就要出手，但就在這時，突聽一陣鈴聲遠遠傳了過來。接著，他便瞧見了一個大紅的影子，像是火。這團火竟是一人一馬，火紅的馬，火紅的衣服，人馬本來極遠，但來的好快，簡直像是在飛！

鈴聲傳來，李家兄弟，毛家兄弟，鐵心男已全都一驚，再瞧見這火紅的人馬，十幾人竟似一齊嚇呆了。

只聽一個又嬌又脆的聲音喝道：「一共十九個，誰也不准走！」

人馬已火雲般飛到眼前，馬上人紅衣如火，手裡揮動著根火紅的鞭子，鞭子雨點般落下，霎眼間李家兄弟已被抽得倒在地上打滾，那鞭子就像毒蛇，就像火，但李家兄弟眼見這鞭子抽下來，非但不敢逃，不敢招架，竟連慘呼都不敢呼出聲來，只是咬著牙直哼哼。火紅的人馬兜著圈子，李家兄弟在地上直滾。

小魚兒不禁暗中鼓掌道：「好鞭法，打得好，不想鐵心男有這樣的朋友。看來用不著我出手了。」

他卻未瞧見這其中臉色變得最慘的，就是鐵心男，他目光委實已被這馬上的人吸住了，且也沒空去瞧別人。

※※※

毛家兄弟實在太醜，這人卻實在太美，毛家兄弟醜得不像人，這人美得也不像人，簡直像是仙子。

她的衣服紅如火，她的面靨上也帶著胭脂的紅潤，她的鞭子若是地獄中的毒蛇，她的眼睛就是天上的明星。她的鞭子飛舞，她的眼波流動。

小魚兒暗嘆道：「只要能被她瞧兩眼，捱幾鞭子也沒關係，但她這鞭子卻未免太毒了，別人說過越美的人越狠心，這話果然不錯。」

他瞧見李家兄弟身子本來還在打滾，嘴裡本來還在哼哼，到後來卻連滾也滾不動了，哼也哼不出。但這紅衣少女手裡的鞭子還是不停，她瞪著眼睛，咬著牙，嫣紅的面靨上，沒有半分笑容，竟冷得怕人。

鐵心男突然大喝道：「他們和你有什麼仇恨，你要下如此毒手？」

那紅衣少女冷笑道：「天下的惡人，都和我仇深如海。」

鐵心男嘶聲道：「你……你住手！」

紅衣少女道：「你要我住手，我偏要打！偏要打！」

又抽了十幾鞭子，她卻霍然住手，兜轉馬頭，面對著毛家兄弟，她的眼睛發著光，冷笑道：「很好，你們沒有走，很聰明，但我也沒有忘記你們。」

毛毛蟲咯咯笑道：「姑娘叫咱們留下，咱們自然遵命。」

紅衣少女道：「你可知道我為什麼未用鞭子對付你們？」

毛毛蟲道：「不知道。」

紅衣少女道：「挨鞭的人能活，不挨鞭子的就得死！」

毛毛蟲道：「姑娘可知道咱們為什麼不走？」

紅衣少女道：「你敢走麼？」

毛毛蟲怪笑道：「咱們不走是因別人怕你，我們兄弟卻不怕你！」

三個人像是早已打好商量，此刻突然同時飛起。毛公雞一頭撞向那少女的腰，毛猩猩一拳擊向馬頭，毛毛蟲一雙猴爪，閃電般直抓她的眼睛。這兄弟三人不但出手迅急，配合佳妙，而且所攻的部位，更是上、中、下三路全都照顧得周周到到。小魚兒實在想不出她怎能擋得住這三招，她就算能保住頭，也保不住腰，就算能保住腰，也保不住馬。

只聽這少女冷冷叱道：「找死！」

接著，又是輕輕一聲呼嘯，那匹胭脂馬竟突然人立而起，一雙馬腿，直往毛猩猩頭上砸了下去。

毛猩猩縱能受得了人的拳頭，卻也受不了這馬腿，拼命一躲，肩頭還是被踢中，踢得滿地打滾！小魚兒瞧得幾乎要拍起手來，他雖已猜出這少女武功必定厲害，卻未料到連她座下的馬也有兩下子。再瞧毛毛蟲與毛公雞，兩人也躺了下來，毛毛蟲一雙手已齊腕折斷，毛公雞的腦袋卻分成了兩半。小魚兒眼睛雖然快，但畢竟只有一雙眼睛，瞧得這邊，使顧不了那邊，他竟未瞧出這少女是如何出手的！

他簡直瞧得連眼睛都發直了，脖子裡直冒涼氣，這少女連馬鞍都未下，已打發了這三個怪物，這是什麼樣的本事！

※※※

草原晝短，日已西沉。

夕陽，照著這少女嫣紅的臉，照著她嫣紅的面頰，也照著這些「死屍」──一個騎著紅馬的美麗小姑娘，慢慢走在滿地死屍間，風吹草長，夕陽將暮，這……這又像是幅什麼樣的圖畫？

鐵心男站在那裡，像是絲毫也沒有想逃的念頭，只是瞪大了眼睛瞧著她，臉色和躺在地上的人也差不了多少。

穿紅衣的小姑娘終於將馬兜到他面前，小魚兒雖瞧不見她的臉，卻猜想她此時一定笑了，她不笑已是那麼美，笑的時候模樣更不知有多可愛了，只可惜自己瞧不見，他又想，這小姑娘只怕也對鐵心男很有意思，所以才會將和鐵心男作對的人都打在地上。

那知這小姑娘卻冷笑道：「好，鐵心男，算你有本事，竟能一直逃到這裡，能從我手裡逃得這麼遠的人，除了你，還沒有第二個。但現在你可再也逃不了啦。」

鐵心男道：「所以我根本沒有逃。」

紅衣姑娘道：「你很聰明，你果然比這些人都聰明得多，但你若是真聰明，就快些將那東西交出來，免得我費事。」

小魚兒越聽越不對了，他這才知道這小姑娘雖然出手救了鐵心男，卻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存好心。

他眼珠子一轉，自懷中摸出件東西，悄悄爬了出去，風吹草長，不住作響，恰巧掩飾了他的聲音。

只聽紅衣姑娘道：「你拿不拿來？」

鐵心男道：「什麼東西？我根本不知道。」

紅衣姑娘大怒道：「我從來沒有對別人這樣好好說過話，你……你……你還要裝蒜？」鞭子突然飛起，一鞭子抽了過去。

「拍」的，鞭子抽在鐵心男身上，用的力卻不重，鐵心男動也不動地挨著，神色不變，淡淡道：「你打死我，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紅衣姑娘喝道：「好，你這是逼我動手，你可知我一動手就不會停手，你難道不知道我的脾氣？你難道……」

她的氣越來越大，全未覺察小魚兒已爬到她的馬後，將手裡的東西迎風一幌，便有一股火焰飄了出來，立刻燃著了馬股和馬尾巴，這胭脂馬雖然神駿，但畢竟是畜牲，世上那有不怕火燒的牲畜，當下驚嘶一聲，直竄了出去。

紅衣姑娘一句話沒說完，馬已將她帶到十丈外，她要是躍下馬來，小魚兒和鐵心男還是逃不了。怎奈她將這匹馬愛逾生命，怎捨得丟下，這自然是小魚兒早已算準了的，否則他又怎會使出這一著！

那火燒得好厲害，燒得馬瘋了似的向前跑。

紅衣姑娘驚呼道：「櫻桃，莫要怕，櫻桃……站住！」

她跳下馬雖容易，但要勒住匹受驚的馬，可不簡單，何況她簡直根本捨不得使力勒馬。這「櫻桃」腿力也實在真快，霎眼間便跑得不見了。

※※※

小魚兒自然也早已拉著鐵心男的手，向另一個方向飛逃而出，那小白馬遠遠瞧見了，居然像是認得他，也跟著他跑。也不知跑了多遠，小魚兒不敢停住腳，鐵心男更不敢停住腳，兩人臉已發青，汗珠已和黃豆差不多大。

天色已暗了，這一趟直跑了不少里路，莫說小魚兒，就連鐵心男一生也沒有一口氣跑得這麼遠過。跑著跑著，只見前面有個破破爛爛的小木屋，小魚兒也不管裡面有人沒人，一頭就衝了進去。

一衝進去，兩人可忍不住全躺下了，喘氣的聲音，簡直比牛還粗，小魚兒躺在鐵心男懷裡，鐵心男心跳的聲音像是在打鼓。

幸好這屋子果然沒人，只見蜘蛛網不少，顯然已有許久無人居住。

兩人衝進來時，自然沾得滿頭滿臉。小魚兒剛想去弄掉它，那知鐵心男一喘過氣來，突然用力一推，幾乎將他推得遠遠滾了出去。

小魚兒瞪起眼睛道：「我救了你命，你就這樣謝我？」

鐵心男臉紅了紅，道：「對……對不起，謝謝你。」

小魚兒笑道：「對不起，行個禮，放個屁，臭死你……」鐵心男竟真的放了個屁，小魚兒早已笑得滿地打滾。鐵心男臉更紅得像茄子似的，恨不得一頭鑽進地裡。

小魚兒爬了起來，笑道：「放屁有什麼要緊，人在害怕時，不撒尿就算好了，放個屁又算得什麼，你怎麼像個大姑娘似的，動不動就紅臉。」

鐵心男道：「我……我……」

他說話的聲音簡直像是蚊子叫，連他自己都聽不清。

小魚兒道：「莫說你害怕，就連我……連我這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都怕了她，還有誰不怕她……喂！你可知道她叫什麼名字？」

鐵心男道：「她姓張，別人都叫她『小仙子』張菁。」

小魚兒拍掌道：「呀，這名字我聽過……」

他突然想起自己出谷那天下午，逃入「惡人谷」的那「殺虎太歲」巴蜀東，就在他面前提起過這名字。

那巴蜀東的確也是怕她怕得要死，但小魚兒那時候未想到這人人聞名喪膽的角色，竟是個無錫泥娃娃般的小姑娘。

小魚兒想到她，騎著小紅馬，穿著紅衣裳，闖盪江湖，走過的地方，人人都向她磕頭……

小魚兒不覺想得出神了。

過了半晌，鐵心男輕輕道：「你能將我從她手裡救出來，可真不容易，但……但她必定恨你入骨，你以後可要小心。」

小魚兒笑道：「我不怕，她根本沒瞧見我，不認得我，何況……就算真的打起來，我也未必一定會輸給她。」

鐵心男笑道：「你打不過她的，她的武功也不知是誰傳授的，出道才不過一年多，最少已有五六十個武林高手栽在她手裡。」

小魚兒笑道：「那些一裝一簍的高手算什麼？」

鐵心男道：「但其中卻也有不少功夫是真硬的，譬如……」

小魚兒大聲道：「這些且不去管它，你且將那東西拿來給我瞧瞧。」

鐵心男身子微微一震，道：「什……什麼東西？」

小魚兒道：「就是他們不要命地來搶的東西，也就是你寧可不要命也不肯給他們的東西，你自然知道是什麼的。」

鐵心男道：「我……我不知道。」

小魚兒一把拉住了他的衣襟，大聲道：「我救了你性命，要你拿那東西給我瞧瞧，你都不肯，你這人還有良心麼，何況我只不過想瞧瞧，又不要你的。」

鐵心男道：「你……你放手，我告訴你。」

鐵心男嘆了口氣，道：「但這是件秘密，你可不能告訴別人。」

小魚兒道：「我會去告訴誰？呆子，你才是我最喜歡的人呀，別人害你，我不要命地救你，我怎會去告訴別人！」

鐵心男臉又一紅，但立刻抬起頭來，輕聲道：「那東西不在我這裡。」

小魚兒瞪著眼睛瞧了他半天，突然大笑起來。

鐵心男道：「你笑什麼？」

小魚兒道：「那東西既不在你身上，他們為何要追你？你為什麼要逃？」

鐵心男嘆道：「只因那東西是我一個最親近的人拿去的，我怕別人去害他，所以就故意裝成東西在我身上的模樣，好教別人都來追我，他就可以平安了。」

小魚兒呆了呆，道：「原來這是金蟬脫殼，調包之計。想不到你竟是個肯捨己為人的好人。」

鐵心男垂首道：「我雖不是好人，但那人是我哥哥。」

小魚兒道：「哦，原來如此，但那究竟是什麼東西，你總可以告訴我吧。」

鐵心男頭垂得更低，道：「那是張藏寶的秘圖。」

小魚兒笑道：「原來是這種東西，早知道是這種東西，我連瞧都不要瞧了，我若要寶貝，簡直到處都有，何必那麼費事。」

他站起來，轉了一圈，小魚兒走到門口，笑道：「這外面還有井。」

鐵心男道：「這破櫃子裡還有幾隻破碗，我去打些水來給你喝。」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道：「你不會逃吧！」

鐵心男道：「我為什麼要逃？」

小魚兒大笑道：「我知道你不會逃的。」

※※※

鐵心男果然沒有逃，卻提著個木桶走了進來。他臉上的傲氣已全不見了，突然變得十分溫柔，竟真的打水，洗碗，做了些男人不願做的事，而且做得很仔細。

小魚兒瞧著他，覺得有趣得很，突然一陣馬蹄傳來，兩人俱都一驚，面無人色，幸好小魚兒眼尖，已瞧見是匹白馬。

那小白馬居然也一路追著他們來了。

小魚兒又驚又喜，跳著迎了出去，撫著小白馬道：「馬兒馬兒你真乖，明天請你吃白菜，對了，我也該給你取個名字，別人紅馬叫櫻桃，你就叫白菜吧。」

他向屋子裡瞟了一眼，屋子裡很黑，過了半晌，鐵心男端了兩碗水出來，滿面笑容，道：「我已嘗了嘗，這水是甜的。」

小魚兒道：「我們喝水，馬兒呢？牠跑累了讓牠先喝吧。」

鐵心男趕緊道：「不行不行，這……我只洗了兩個乾淨碗，叫牠拿桶喝吧。」將一隻碗放到井邊，一隻碗交給小魚兒，飛也似的跑了回去。

他跑得可真快，等他跑出來的時候，小魚兒還站在那裡沒動哩，鐵心男眨了眨眼睛，笑道：「你喝呀，水真是甜的！」

小魚兒笑道：「我怕這井水有毒。」

鐵心男咯咯笑道：「不……不會的，水裡有毒，我已經被毒死了，我剛才已經喝了一碗，現在，我再喝一碗。」

他拿起井邊的碗，一口氣喝了下去。

小魚兒笑道：「你先喝，我就放心了。」

他喝了一碗，又是一碗，簡直比馬喝得還多。

天色更暗了，星，已在草原上升起。

小魚兒面色突然大變，道：「不……不好！是的，我的頭怎麼發暈了。」

話未說完，真的倒了下去，大呼道：「毒，井水裡一定有毒！」

鐵心男突然後退兩步，冷冷笑道：「你放心，水裡沒有毒的，只不過是迷藥，你在這裡好好睡上一夜，明天早上，就可以走路了。」

小魚兒呻吟著道：「你……你為什麼要，下迷藥。」

鐵心男道：「只因我要去個地方，不能被你纏著。」

小魚兒道：「你……你……」

他越來越不行了，連話已說不清。

鐵心男笑道：「你這孩子，雖然還算聰明，但……」

他邊說邊走，說到這裡，腳下突然一軟，幾乎跌倒。他面色也立刻變了，再走兩步，竟真的撲地跌倒，倒在水桶旁，竟似連爬都沒有力氣爬起來，顫聲道：「這……這是怎麼回事？」

小魚兒道：「莫非你在自己碗裡也下了迷藥？」

鐵心男道：「不……不會的，我……我明明……」

小魚兒突然大笑起來，大笑過後一躍而起。

鐵心男大駭道：「你……你莫非……」

小魚兒拍掌大笑道：「你這孩子，雖然還算聰明，但和我比起來，可就差多了，你在屋子裡下迷藥，以為我瞧不見？嘿嘿，告訴你，我這雙眼睛是藥水泡大的，就算半夜裡，也可以在地上找出根繡花針的。」

鐵心男面色如土，道：「原來你，你換了碗。」

小魚兒笑道：「不錯，我換了碗，你卻瞧不見，老實告訴你，這種把戲，我在兩歲時就會玩了，把我帶大的那些人，都是天下迷藥的祖宗。」

鐵心男連眼睛都張不開了，但卻拼命大聲道：「你……你想把……我怎樣……」

小魚兒道：「我也不想把你怎麼樣，只是，你說的話，我全不相信，我先要將你從頭到腳仔細搜一搜，看看究竟存有什麼東西。」

他話未說完，鐵心男蒼白的臉，又像是火一般的紅了起來，顫聲道：「求求你……求……求你，不……不要……」

他不但聲音顫抖，竟連身子也顫抖起來，他的一雙手，死命地抓緊衣襟，死也不肯放鬆。他口中不斷呻吟著道：「求求你……不……求求你……」

但聲音越來越弱，終於沒有聲音了，手也終於鬆開。小魚兒站在那裡，笑嘻嘻地瞧著他。直等他再也不會動了，小魚兒才在他身旁蹲了下來，把他的手拉開，他越是求，小魚兒越想搜。這時，一陣風吹過，吹來了一條人影。

這人影來得竟一絲聲音也沒有，幽靈般站在小魚兒身後，朦朧的星光下，依稀可看出她身上的衣裳是紅的。小魚兒竟似完全沒有察覺！

# 第十四章 倩女現形

紅衣的人影，在星光下看來是那麼窈窕，那麼可愛。

她緩緩抬起了手，姿勢也是這麼輕柔而美麗，就像是多情的仙子，在星光下向世人散播著歡樂與幸福。

但這隻手帶來的卻只有死亡！這隻手剎那間就要取小魚兒的性命。

小魚兒還是好像完全不知道，但口中卻突然喃喃道：「這人真奇怪，怎麼躺在這裡睡覺，叫也叫不醒……喂，喂！這位大哥，你醒醒呀，在這裡睡覺要著涼的。」

那隻本要拍下的手，突然停住不動了。

小魚兒還在自言自語道：「這怎麼辦呢？……我既然見著了，就不能不管。唉！誰叫我瞧見了這口井，誰叫我要來喝水，我也只好自認倒霉了。」

紅衣人影突然道：「你不認得此人？」

小魚兒就像被針戳著屁股似的跳了起來，轉了個身，瞪著大眼睛瞧著這人影，又像是見了鬼似的。其實，星光下，水桶裡剩下的半桶水，就像是面鏡子，早已告訴了小魚兒來的這人就是小仙女。但小魚兒卻裝得真像，他瞪著眼睛怔了半天，才囁嚅著道：「小……小姑娘，你是幾時來的？」

他話未說完，小仙女已一個耳光打了過去，他想躲，卻像是躲不開，直被打得滾倒在地。

「小仙女」張菁冷冷道：「你這小鬼也敢叫我小姑娘？」

小魚兒捂著嘴，哭喪著臉從地上爬起，慘兮兮的道：「是……大姑娘，我……」

語未說完，另外半邊臉又挨了一個耳括子。

小仙女厲聲道：「大姑娘也不是你叫的。」

小魚兒道：「是，姑姑……阿姨……我不敢了。」

小仙女道：「哼，這樣還差不多。」

這話雖然還是冷冰冰的，但在她說來已是和氣多了。她簡直想不到自己會這樣和氣，也不知怎地，瞧見小魚兒這樣的孩子，竟連她的心都硬不起來。

小魚兒眨著眼睛，突然又道：「阿姨，你也莫要生氣，我有個叔叔，說人若生氣，肉會變酸，不……不……人若生氣，就會變老、變醜的，阿姨你這麼美，若是萬一真的變老變醜了豈非要叫人難受得很。」

他眨著大眼睛說著，小仙女居然聽了下去。她瞧著小魚兒的臉，不禁覺得這孩子真是奇怪得很。

她竟不由自主脫口道：「我真的很美麼？」一句話出口，突然覺得自己實在太和氣了，反手又是一個耳光摑了出去，瞪圓了那雙美麗的眼睛，厲聲道：「就算美也不要你說。」

小魚兒暗暗好笑，他已覺出這一掌已輕得多，但口中卻哭兮兮道：「是，阿姨雖然美，但我卻不說了。」

小仙女道：「你這小鬼，怎會到這裡來的？」

小魚兒道：「我跟著幾位叔叔來做生意，今天我大叔買了匹小馬，叫我騎著玩，那知這匹馬雖小，卻厲害得很，竟發瘋般一陣跑，我拉也拉不住，就糊里糊塗被這鬼馬弄到這裡，也不知這裡究竟是什麼地方。」他眼睛也不眨，想也不想，一大篇謊話就順理成章地從嘴裡流出來，簡直比真的還叫人相信。

小仙女點頭道：「不錯，無論多柔順的馬，一旦瘋狂起來，真是誰也拉不住的，莫說你這麼個小孩子了。」她自然是身受其痛，所以對這「小鬼」的遭遇不覺有些同情，卻不知使她「痛」的正是面前這「小鬼」！

小魚兒暗中幾乎笑斷了腸子，口中卻連連道：「是呀，我被這瘋馬折騰了一天，好容易等它跑不動了，瞧見這裡有口井，剛想喝口水，那知卻瞧見了這個睡蟲。」

小仙女瞧了鐵心男兩眼，冷笑道：「哼！你以為他是真的睡著了麼？」

小魚兒失聲道：「不是睡著，難道是死了？！」

小仙女道：「小鬼，告訴你，他是中了別人迷藥……奇怪，他怎會被人迷倒的？……也好，我正可搜搜那東西在那裡？」

她對小魚兒已全無疑心，竟也喃喃自語起來，小魚兒瞧著她搜鐵心男的身子，心裡直著急，卻也沒法子。

那知她搜了一遍，卻什麼也沒搜著，小魚兒更奇怪，想不到那東西，竟真的不在鐵心男身上，那麼，我說要搜他時，他為什麼急得要命？

突聽小仙女失聲道：「不好，那東西莫非已被迷倒他的人先搜走了？那會是什麼人？……小鬼快提桶水來，潑醒他，我要問他的話。」

小魚兒趕緊笑道：「是，莫說一桶，十桶我也提得動。」

但他卻像是一桶也提不動的樣子，一面打水一面喘氣，好不容易打滿了一桶，喘著氣將水提過來，喃喃道：「這鬼桶怎麼這樣重，我……」腳下突然一個踉蹌，身子也撲地跌倒，水桶也直飛了出去，一滿桶濺在小仙女身上。

小仙女大罵道：「你這笨豬，你……你要死。」

小魚兒臉都駭白了，連滾帶爬站起來，脫下衣服，笨手笨腳地去擦小仙女身上的水，嘴裡連聲道：「阿姨，姑姑……我不是故意的，我該死！」

小仙女恨聲道：「瞧你長得還像個人，那知你卻是個笨豬、死豬、你要不把我身上弄乾淨，我不宰了你才怪。」她跺著腳，抖著衣服，小魚兒手忙腳亂，跪在地上替她擦，她越說越氣，剛想把這「小笨豬」一腳踢出去。那知她腳還未抬起，膝上「陰陵泉」突然一麻，半邊身子立刻不能動了，小仙女大驚喝道：「小鬼，你……」

小魚兒道：「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對不起……對不起……」口中說話，手也沒閑著，竟自她「宗鼻」，「梁邱」，「伏兔」，「髀靈」等穴道一路點了上去，竟幾乎將她「足陽明經」上所有的穴道全都點了個遍。

小仙女那裡還會不跌倒。

她年紀雖小，但厲害的角色卻已會過不少，其中也頗有幾個出名的壞蛋，她做夢也想不到這小鬼竟比所有的壞蛋加起來還壞十倍，竟連她都瞧不出，竟連她都栽了，她氣得全身發抖，卻又偏偏無可奈何。

小魚兒這才笑嘻嘻站起來，故意瞪大眼睛道：「哎呀，你生病了麼，著涼了麼？怎會跌倒了？……唉，不想你竟如此嬌弱，才沾點冷水就病了。」

小仙女眼睛已冒出火來，顫聲道：「好……你很好，我竟瞧不出你有這麼好！」

小魚兒笑道：「對不起，我實在不是故意的，這桶水我本來是要送給你那匹馬喝的，我燒了牠的屁股，心裡實在過意不去，只可惜牠想來被你送去治傷去了，我只好將這桶轉送給你，反正你們兩姐妹誰受都一樣。」

小仙女嘶聲道：「原來櫻桃就是被你……你這小鬼燒傷的。」

小魚兒大笑道：「火燒櫻桃，水淹仙女，我這笨豬還不算太笨吧……告訴你，永遠莫要將別人瞧得太笨，也永遠不要佔人家的便宜，要別人叫你阿姨，一個小孩子若總是想佔別人的便宜，就一定會倒霉的。」他也不管小仙女氣得發瘋，笑嘻嘻地抱起了鐵心男的身子，放到那匹小白馬的背上，像是要走了。

小仙女拼命咬著牙，拼命忍住，她畢竟算聰明，知道這「眼前虧」若能不吃時，總是不吃的好。

那知小魚兒突又回過頭，瞧著她笑道：「對了，還有，你方才打了我三巴掌，我可不能不還給你，瞧在你是個女人份上，我不加利息就是。」

小仙女驚呼道：「你……你敢？！」

小魚兒笑道：「我不敢……我不敢……」

隨手就是一個大耳光摑了過去，直打得小仙女臉都紅了，她一輩子幾曾吃過這樣的虧，嘶聲呼道：「你……你，好！你記著！」

小魚兒笑道：「你放心，我什麼事都忘不了的，你第一個耳光打得我好重，所以我也不能打輕，但第二個就會打輕些了。」第二個耳光摑下，小仙女雖然拼命忍住，但眼淚已不禁流了出來，她從生出來到今天，那有人碰過她一根手指。

她流淚的眼睛，狠狠瞪著小魚兒，道：「好，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你！永遠！永遠！」

小魚兒笑道：「我知道你永遠也不會忘記我的，女人對第一個打她的男人，總是忘不了的，能被你這樣的女人常常記在心上，我也開心得很。」

他大笑著接道：「但我這第三個巴掌，還是不能留著……只是，你第三下卻又實在打得我很輕，我也實在不忍打重了，你說該怎麼辦呢？」

小仙女大吼道：「你……你去死吧！」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笑道：「好，就這樣吧，這樣就算互相抵過，誰也不欠誰了。」眼睛瞧著小仙女的眼睛，緩緩俯下了頭。

小仙女連心都顫抖了起來，道：「你……你想怎麼樣？」

小魚兒笑道：「你用手打我，我用嘴打你，一定比你手打得還輕。」

小仙女驚叫道：「你這惡賊，你……」

「敢」字還未說出，小魚兒已輕輕托住了她的下巴，在她那柔軟的小嘴上，輕輕親了親。

小仙女突然不叫了，整個人都似已呆住，整個人都似已麻木。

小魚兒卻突然嘆道：「你也最多不過十五六歲，怎麼能做我的阿姨，做我的老婆還差不多……你這麼香的嘴，我一天親十次都不會嫌多。」

小仙女瞪著眼睛，一字字道：「你若敢再動我一動，我一定要殺死你……一定要殺死你……」

小魚兒大笑道：「你放心，我再也不會動你了，像你這麼兇的女人，送給我我都不要，若有人真的娶了你這雌老虎，那才是真倒了窮霉。」

小仙女突然嘶聲大叫道：「你殺了我吧！你最好殺了我！否則我一定要你死在我手裡，我要讓你慢慢的死，一寸寸地死！」

小魚兒哈哈大笑，轉身拉過了馬。

小仙女大叫道：「你為何不殺我？為何不殺我？總有一天，你要後悔的，我發誓，你一定要後悔的。」

小魚兒卻已大笑著揚長而去，連瞧都不再瞧她一眼。小仙女望著他走遠，終於忍不住放聲痛哭起來。

只聽遠遠傳來小魚兒的歌聲：「小仙女，慘兮兮，掉眼淚，流鼻涕，小魚兒聽見了，拍手笑嘻嘻……」

※※※

小魚兒一面走，一面唱，他突然發覺自己歌喉還不錯，唱得簡直比小仙女的哭聲還好聽。直到小仙女的哭聲聽不見了，唱得也沒了精神，摸摸臉，嘆了口氣，摸摸嘴，又忍不住笑了起來。

那母老虎下手可真不輕，他的臉到現在還疼，但她的嘴卻又真香，那甜甜的香氣此刻似乎還留在他嘴邊。他突然大笑著向前跑，跑得小白馬又開始喘了氣，他突又停住了腳，在星空下躺下來，他委實累了。草原上的星空，是那麼遼闊，那麼燦爛，風吹著他的臉，他糊里糊塗地想著，竟糊里糊塗地睡著了。

他夢見小仙女躺在他懷裡，對他說：「每天只准你親我一百次，一次也不能多，一次也不能少。」

但他剛要去親時，小仙女卻又跳了起來，打他的耳光……不對，真的有人在打他耳光，莫非小仙女又追來了？！他一驚醒，卻瞧見了鐵心男，打他的竟是鐵心男，方才那桶水，也有些濺到他臉上，他竟提先醒來了。

星光下，鐵心男蒼白的臉，滿是怒容，一雙美麗的大眼睛，正狠狠地瞪著小魚兒，咬著牙道：「小鬼，你也有睡著的時候，你也有落在我手裡的時候。」

小魚兒想跳起來，身子已不能動了，他竟也被人點了穴道。但他卻似全不生氣，也不著急，反而笑嘻嘻道：「我正在做著好夢，你把我吵醒了，你可得賠，我方才正在要親別人一百次，你就得讓我親一百次。」

鐵心男身子突然一陣震顫，失聲道：「方才你將我怎麼樣了？」

小魚兒笑道：「也沒有怎麼樣，只不過把你的身子搜了一遍，從頭到腳，仔仔細細搜了一遍，每一寸地方都沒有漏。」

鐵心男身子更抖得像是在打擺子，臉也紅得在星光下也能辨出那紅色，竟站在那裡，說不出話來。

小魚兒眨著眼睛，嘆道：「但你為什麼不早告訴我你是女人？否則我也就不搜你了！唉，你要知道，我年紀雖小，畢竟也是個男人呀，怎忍得住……」

鐵心男大叫道：「住口！住口！再說我就殺你！」

小魚兒笑道：「我既已做了，說不說又有什麼兩樣？」

鐵心男咬著牙，眼淚又已在眼圈裡打轉。

小魚兒扮著鬼臉道：「看來，你只有嫁給我了，我也只有娶個年紀大的老婆……唉，等到我三十歲時，你已是老太婆了。」

鐵心男突然自靴筒裡拔出匕首，顫聲道：「你………你還有什麼遺言留下來，快說吧。」

小魚兒瞪大了眼睛，失聲道：「你要殺我？！……你就算還要嫁給別人，也沒關係呀，我保證絕不反對，你又何必定要殺我？」

鐵心男咬著牙道：「你若無話說，我就動手了！」

她突然轉過頭，顫聲接著道：「但你也可放心，我絕不嫁給別人。」

小魚兒聽得幾乎要笑出聲來，卻又實在笑不出，非但笑不出，倒差些要哭出聲，老天，她竟真的相信了。

唉！女人，女人……你究竟是聰明還是笨？

小魚兒苦笑道：「求求你，嫁給別人，你愛嫁誰就嫁誰，嫁給誰都沒關係，只要不嫁給我就好了，我實在受不了。」

鐵心男嘶聲道：「這，這就是你要說的話麼？好……」手裡緊握著的匕首，竟真的往小魚兒的胸膛刺了下去。

小魚兒大叫道：「慢著，慢著，我還有話說。」

鐵心男跺腳道：「快說！快說！」

小魚兒嘆道：「我還有句話，要你轉告天下的男人，叫他們千萬不要救別人的命，尤其不要救女人的命，他若瞧見有別人要殺女人，千萬莫燒那人的馬屁股，要燒也只能燒自己的馬屁股，走得越遠越好，越快越好。」

鐵心男道：「不錯，你是救了我性命，但……但我……」

突然坐到地上，放聲痛哭起來，痛哭著道：「我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小魚兒柔聲道：「你不要煩惱，還是殺了我吧，與其讓你煩惱，倒不如讓我死了算了，我能死在你手上，也很開心了。」

他嘴裡說著，眼睛卻一直偷偷瞧著鐵心男，鐵心男果然越哭越傷心，小魚兒心裡卻越來越得意：「對付女人的法子，我總算知道了，你只要能打動她的心，她就會像馬一樣乖乖地被你騎著，你要她往東，她就往東，要她往西，她就往西。」那知他正在得意時，鐵心男卻已痛哭著一躍而起，發了狂似地向前跑，也不知要跑到那裡去。

小魚兒這才真的吃驚，大呼道：「喂，你不能拋下我走呀，若是有狼來了，老虎來了怎麼辦？若是小仙女來了怎麼辦？你可知道，我方才又救了你？……」

他叫得雖響，鐵心男卻已聽不見了。

※※※

風，雖仍是那麼柔和，星空雖也是同樣的那麼燦爛，那麼遼闊。但躺在下面的小魚兒，卻一點也不舒服了。他真是一肚子惱火，口中喃喃嘆道：「江小魚呀江小魚，這怪誰？這還不是怪你自己，誰叫你要惹上女人？狼來吃了你，小仙女來宰了你，你也活該。」

那小白馬已走了過來，在他身旁不住輕嘶。

小魚兒道：「小白菜，我說的話不錯吧，下次你若見到有人要用繩子勒死女人，你就趕緊替他架板凳，你若見到有人要用刀殺女人，你就趕緊替他磨刀。」

那小白馬一聲輕嘶，突然跑了開去。

小魚兒苦笑道：「好個小白菜，原來你也是不可靠的，你竟也拋下了我，唉，想來你大概也是匹母馬……」

但他已突然發現小白菜跑去的地方，竟動也不動地站著一個人，星光下，這人身上那雪白的衣裳，比馬還白。

鐵心男竟也回來了。小魚兒又驚又喜，卻忍住不出聲，只見小白馬跑到她身旁，輕嘶著，她身子終於移動，一步步走了過來。

風吹著她的衣服，她的體態是那麼輕盈。

小魚兒暗嘆道：「我真是瞎子，竟直到現在才猜到她是女人，我……我第一眼該已瞧出來的，男人那有這樣走路？」

鐵心男已走到他身邊。小魚兒卻閉起眼睛，故意不理她。

只聽鐵心男幽幽道：「你並沒有真的欺負我。」

小魚兒再也忍不住，笑道：「你現在才知道麼？」

鐵心男道：「但……但你還是欺負了我，所以你……你……」

小魚兒道：「看在老天的份上，把你真正要說的話快些說出來吧。」

鐵心男垂下了頭，沉著臉道：「你願不願意陪我去一個地方？」

小魚兒道：「我自然願意，但你先得解開我的穴道，我才能走呀！你……你總不能，背著我、抱著我走吧。」

鐵心男臉更紅了，卻忍不住「噗哧」一笑，果然俯下身子，輕輕托著小魚兒，雖然還在為他解著穴道，卻也像是不忍下重了手。

小魚兒苦笑道：「你方才打我時，下手那麼重，此刻解我的穴道，下手卻又這麼輕了，唉！老天！唉，女人……」總算站了起來。

鐵心男卻背轉了臉，輕輕道：「我以前不要你跟我，此刻又要你陪著我，只因我想來想去，知道你……你還是對我很好的。」

小魚兒道：「你以前不知道？」

鐵心男道：「我……我以前不讓你去，只因那地方太秘密！……」

小魚兒道：「你要去的地方究竟是在那裡？」

鐵心男緩緩道：「那地方在崑崙山中，是……」

小魚兒失聲道：「惡人谷？！你要去的地方莫非竟是惡人谷？！」

鐵心男霍然回首，睜大了眼睛，道：「你……你怎麼知道？」

小魚兒打著自己的頭，喃喃道：「老天……老天，這位大姑娘在問我怎會知道『惡人谷』？我若不知道惡人谷，世上只怕再也沒有人知道了。」

鐵心男眼睛瞪得更大，道：「為什麼？」

小魚兒道：「你且莫問我為什麼，看在老天份上，先告訴我你為什麼要去惡人谷吧？看你的模樣，實在不像是要去惡人谷的人。」

鐵心男道：「我……我只是去找個人！」

小魚兒道：「找誰？」

鐵心男道：「告訴你，你也不會知道。」

小魚兒大笑道：「我不會知道？……惡人谷上上下下，大大小小，有誰我不知道的？」

鐵心男吃驚道：「你……」

小魚兒大聲道：「我……我就是在惡人谷長大的。」

鐵心男臉色變了，道：「我不信……我簡直不能相信。」

小魚兒大笑道：「你不信？我且問你，除了『惡人谷』那種地方，還有什麼地方能養大一個像我這樣的人？」

鐵心男呆了許久，嫣然一笑，道：「的確沒有別的地方了，我本該早已想到的。」

小魚兒道：「現在你總可告訴我，找的是誰了吧？」

鐵心男又垂下了頭，默然半晌，緩緩道：「我找的人也姓鐵，他是個很有名的人。」

小魚兒道：「莫非是十大惡人中的『狂獅』鐵戰？」

鐵心男霍然抬頭，失聲道：「你認得他？他果真在那裡？」

小魚兒笑道：「幸好你遇著我，否則你就要白走一趟了，是什麼人告訴你『狂獅』鐵戰在惡人谷的？你真該打那人的屁股。」

※※※

鐵心男騎在馬上，小魚兒拉著馬，鐵心男沒有說話，小魚兒也沒有說話，那小白馬自然更不會說話了。

夜，很靜，很冷，回頭望去，仍可望見那千里無際的大草原，靜靜地沐浴在星光下，草浪起伏如海浪。他們終於已走出了草原，這平靜但又雄奇壯麗、單調，卻又變化迷人的大草原，已在小魚兒心中留下永生都不能磨滅的印象。

但小魚兒卻沒有回頭，沒有再去瞧一眼──過去的，既已過去了，就讓它過去吧，留戀？不，絕不！

鐵心男的臉，在星光下看來更蒼白得可怕，她的確很美，小魚兒自從知道她是女人後，就發現她實在比別的女人都美，也發現她比自己想像中脆弱得多，自從知道那消息，她非但沒有說話，簡直連動都不能動了，若不是還有這匹小白馬，她簡直連一步都不能走。

小魚兒不禁在暗中搖頭嘆息：「女人……女人究竟是經不起打擊的，最美的女人和最醜的都是一樣。」

他暗中搖頭，嘴裡並沒有說，他懶得再說。但鐵心男卻突然說話了。

她長長的睫毛，覆蓋著朦朧的眼波，她眼睛並沒有去瞧小魚兒，只是夢囈，輕語著道：「你已有許久未曾說話了。」

小魚兒道：「你不說話，我為何要說話？」

鐵心男道：「但……你難道沒有話問我？」

小魚兒道：「我為何要問你？我有什麼不知道。」

鐵心男道：「你知道什麼？」

小魚兒懶洋洋地一笑，道：「被人逼得沒路可走了，終於想到去投靠你的父親，雖然你本來對他並沒有多大的好感，甚至在很小的時候便已離開了他！甚至是在很小的時候便已被他拋棄了，但他，畢竟是你的親人。」

鐵心男朦朧的眼波突然亮了，瞪著小魚兒，道：「我的父親？誰是我的父親？」

小魚兒道：「狂獅鐵戰。」

鐵心男失聲道：「誰……誰說的。」

小魚兒打了個哈欠，道：「我說的！……唉，女人，我知道女人明明被人說中了心事，也是萬萬不肯承認的，所以，你承不承認都沒關係。」

鐵心男瞪著小魚兒，好像是從來都沒有見過他似的──這孩子簡直不是人，是妖怪，是人中的精靈。

她呆了半晌，終於又道：「你……你還知道什麼？」

小魚兒道：「我還知道你的名字並不是男人的『男』，而是蘭花的『蘭』鐵心蘭……這才像是你的名字，是麼？」

# 第十五章 有驚無險

鐵心男道：「不……不……唉，不錯，蘭花的蘭。」

小魚兒一笑道：「我知道你現在心裡很彷徨，也不知要到那裡去，也不知該怎麼辦，所以，我不說話，讓你靜靜想一想。」

鐵心蘭苦笑道：「你究竟有多少歲？……我有時真害怕，不知道你究竟是個真正的孩子，還是個……是個……」

小魚兒道：「妖怪？」

鐵心蘭輕輕嘆息一聲，道：「我有時真忍不住要以為你是精靈變幻而成的，否則，你為什麼總是能猜中別人心裡的事？」

小魚兒正色道：「因為我比世上所有的人都聰明的多。」

鐵心蘭幽幽道：「也許你真的是……」

小魚兒道：「好，現在你想通了麼？」

鐵心蘭道：「想通什麼？」

小魚兒道：「你可想通你究竟該怎麼辦？到那裡去？」

鐵心蘭又垂下了頭，道：「我……我……」

小魚兒道：「你可要快些想，我不能總是陪著你。」

鐵心蘭霍然抬頭，臉更白得像張紙，失聲道：「你……你不能？」

小魚兒道：「自然不能。」

鐵心蘭道：「但……但本來……」

小魚兒道：「不錯，本來我想和你結伴，到處去闖闖，但現在你既然是個女人，我計劃就要變了，我也不能再要你做徒弟了。」

鐵心蘭顫聲道：「但你……你……你……」

小魚兒道：「我和你非親非故，兩個人在一齊到處跑算什麼？何況，我還有許多事要做，怎麼能被個女人纏著。」

鐵心蘭像是突然挨了一鞭子，整個人都呆住，整個人都顫抖了起來，也不知過了多久，終於悽然一笑道：「不錯，我和你非親非故，你……你走吧。」

小魚兒道：「那麼你……」

鐵心蘭努力挺直身子，冷笑道：「我自然有我去的地方，用不著你關心。」

小魚兒道：「好，你現在只怕還不能走路，這匹馬，就送給你吧。」

鐵心蘭拼命咬著嘴唇，道：「謝謝，但……但我也用不著你的馬，我什麼都用不著你的，你……你……」一躍下馬，立刻轉過了頭。只因她死也不願小魚兒瞧見她已淚流滿面。小魚兒也裝作沒有瞧見，牽過了馬，笑道：「你用不著也好，我本也有些捨不得這匹馬，我若和牠分別，倒真還有些難受。」

鐵心蘭顫聲道：「我……我……」

她本想說：「我難道還不如這匹馬？你和我分別難道沒有一點難受？」但她沒有說出來，雖然她心已碎了。

小魚兒道：「好，我走了，但願你多多保重。」

鐵心蘭沒有回頭，只聽到他上馬，打馬，馬蹄剛去──他竟就真的這樣走了，鐵心蘭終於忍不住嘶聲呼道：「我自然會保重的，我用不著你假情假意地來關照我，我……我但願死也不要再見你！」

終於撲倒地上，放聲大哭起來。

※※※

小魚兒並沒有聽到這哭聲──無論如何，他至少裝作沒有聽見，他只是拍馬的頭，喃喃道：「小白菜，你瞧我可是個聰明人，這麼容易就將個女人打發走了，你要知道，女人可不是好打發的。」

他騎著馬，頭也不回地往前走，走了許久，突又喃喃道：「小白菜，你猜她會到那裡去，你猜不著吧？……告訴你，我也猜不著，咱們在這裡等等，偷偷瞧瞧好麼？」

小白菜自然不會答對的，雖然牠也未必贊成。

小魚兒卻已下了馬，喃喃道：「能瞧瞧女孩子的秘密，總不是件壞事，何況……咱們也沒有什麼事急著去做，等等也沒關係，是麼？」小白菜自然也不會揭穿他這不過是自己在替自己解釋的──有時候馬的確要比人可愛得多，至少牠不會揭破別人的秘密，也不會出賣你。

星群漸漸落下，夜已將盡。

鐵心蘭還沒有來，難道她不走這條路？但這是唯一的路呀，莫非她迷了路？莫非她又……

小魚兒突然上馬，大聲道：「走……小白菜，咱們再瞧瞧去，瞧瞧她究竟要搞什麼鬼？你要知道，我可不是關心她，我是什麼人都不關心的。」他話未說完，馬早已走了，走的可比來時要快的多，片刻間又到了那地方，小魚兒遠遠便瞧見了鐵心蘭。

鐵心蘭竟還臥倒在那裡，也不哭了，但也不動。

小魚兒從馬上就飛身掠過去，大聲道：「喂，這裡可不是睡覺的地方。」

鐵心蘭身子一震，掙扎著爬起，大聲道：「走！走！誰要你回來的，你回來幹什麼？」

夜色中，只見她蒼白的面色，竟已像是紅得發紫了，那嬌俏的嘴唇不住顫抖著，每說一個字，都要花不少力氣。

小魚兒失聲道：「你病了。」

鐵心蘭冷笑道：「我病了也用不著你管，你……你和我非親非故，你為什麼要管我？」她身子雖已站起，但卻搖搖欲倒。

小魚兒道：「我現在就偏偏又要管你了。」突然飛快地伸出手，一探她的額角，她額角竟燙得像是火。

鐵心蘭拼命打開他的手，顫聲道：「我不要你碰我。」

小魚兒道：「我偏要碰你。」突然飛快地抱起了她。

鐵心蘭大叫道：「你敢碰我……你放手，你滾。」她一面掙扎，一面叫，但掙扎既掙不脫，叫也沒力氣，她拳頭打在小魚兒身上，也是軟綿綿的。

小魚兒道：「你已病得要死了，再不乖乖的聽話，我……我就又要脫下你的褲子打屁股了，你信不信？」

鐵心蘭嘶聲叫道：「你……你……」

突然埋頭在小魚兒懷裡，又放聲痛哭起來。

※※※

鐵心蘭真的病了，而且病得很重。

到了海晏，小魚兒就找了家最好的客棧，最好的屋子，這屋子本已有人住著的，但他拿出塊金子，大聲道：「你搬走，金子就給你。」他一共只說了八個字，那人已走得比馬都快──金子雖然不會說話，但卻比任何人說八百句都有用得多。

焦急、失望、險難、打擊、傷心，再加上草原夜裡的風寒，竟使得鐵心蘭在高熱中暈迷了一天多。

她醒來的時候，小魚兒正在煎藥。她掙扎著想爬起，小魚兒卻將她按下去。

她只呻吟著道：「你……你為什麼……」

小魚兒卻大聲道：「不准開口。」

她瞧見小魚兒眼圈已陷了下去，好像是為了照顧她已有許多夜沒睡了，她眼淚不禁又流下面頰。

小魚兒將藥碗端過來，道：「不准哭，吃藥，這是最好的藥方，最好的藥，你吃下去後，立刻就會好了，若像小孩子似的好哭，就又要打屁股了。」

鐵心蘭道：「這……這是誰開的藥方？」

小魚兒板著臉道：「我。」

鐵心蘭道：「原來你還會看病，你難道什麼都會？」

小魚兒道：「不准開口，吃藥。」

鐵心蘭輕輕一笑，雖在病中，笑得仍是那麼嫵媚。

她嫣然笑道：「你不准我開口，我怎麼吃藥呢？」

小魚兒也笑了，他突然發現女孩子有時也是很可愛的，尤其是她在對你很溫柔地笑著的時候。

※※※

黃昏，鐵心蘭又睡了。

小魚兒踱到簷下，喃喃道：「江小魚呀江小魚，你切莫忘記，女孩子這樣對你笑的時候，就是想害你，就是想弄條繩子套住你的頭，她對你越溫柔，你就越危險，只要一個不小心，你這一生就算完了。」

那白馬正在那邊馬棚嚼著草。小魚兒走過去，撫著牠的頭，道：「小白菜，你放心，別人縱會上當，但我卻不會上當的，等她病一好，我立刻就走……」

突聽一陣急遽的馬蹄聲，停在客棧外，這客棧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外面還附帶家酒舖。

小魚兒聽得這蹄聲來得這麼急，忍不住想出去瞧瞧。

遠遠就瞧見四，五條大漢衝進店來，一言不發，尋了張桌子坐下，店家也不敢問，立刻擺上了酒，但這些人卻呆了似的坐在那裡，動也不動。他們的衣著鮮明，腰佩長劍，氣派看來倒也不小，但一張張臉卻都是又紅又腫，竟像是被人打了幾十個耳括子。過了半晌，又有兩個人走進來，這兩人更慘，非但臉是腫的，而且耳朵也像是不見了一隻，血淋淋地包著布。

先來的五個人瞧見這兩個人，眼睛都瞪圓了，後來的瞧見先來的，腳一縮，就想往後退，卻已來不及。

小魚兒瞧得有趣，索性躲在外面，瞧個仔細。

這兩批人莫非是冤家路窄，仇人見面，說不定立刻就要動起手來，小魚兒可不願進去蹚這淌渾水。那知這兩批人卻全沒有動手的意思，只是先來的瞪著後來的，後來的瞪著先來的，像是在鬥公雞。

先來的五人中有個麻面大漢，臉上已腫得幾乎連滿臉的金錢麻子都辨不清了，他瞧著瞧著，突然大笑道：「鏢銀入安西，太平送到底……安西鏢局的大鏢師豈不是從來不丟東西的麼，怎地連自己耳朵都丟了，這倒是奇案。」他這一笑，臉就疼得要命，但卻又實在忍不住要笑，到後來只是咧著嘴，也分不出是哭是笑。

後來的兩人連眼睛都氣紅了，左面臉上帶刀疤的大漢，突也冷笑道：「若是被人打腫了臉，還是莫要笑的好，笑起來疼得很的。」

麻面大漢一拍桌子，大聲道：「你說什麼？」

刀疤大漢冷冷笑道：「大哥莫說二哥，大家都是差不多。」

麻面大漢跳了起來，就要衝過去，刀疤大漢也冷笑著站起身子，小魚兒暗道：「這下可總算要打起來了。」

那知兩人還未動手，手已被身旁的人拉住。

拉住麻面大漢的，是個頷下鬍子已不短的老者，年紀看來最大，臉上也被打得最輕，此刻搖手強笑道：「安西鏢局和定遠鏢局，平日雖然難免互相爭生意，搶買賣，但那也不過只是生意買賣而已，大家究竟還都是從中原來的江湖兄弟，千萬不可真的動起手來，傷了兄弟間的和氣。」

拉住刀疤大漢的一條瘦長漢子，也強笑道：「歐陽大哥說的不錯，咱們這些人被總局派到這種窮地方來，已是倒了霉了，大家都是失意人，又何必再嘔這閑氣。」

那歐陽老者嘆道：「何況，咱們今日這觔斗，還像是栽在同一人的手上，大家本該同仇敵愾才是，怎麼能窩裡翻，卻讓別人笑話。」

那瘦長漢子失聲道：「各位莫非也是被她……」

歐陽老者苦笑道：「不是她是誰？除了她，還有誰會莫名其妙地下如此毒手，唉！咱們弟兄今天可真算栽了。」他說了這句話，七個人全都長嘆著坐了下去。

這七人臉上雖已腫得瞧不出什麼表情，但一雙雙圓瞪的眼睛裡，卻充滿了懷恨怨毒之意。

那麻面大漢又一拍桌子，恨聲道：「若真是為著什麼，咱們被那丫頭欺負，那倒也罷了，只恨什麼事也不為，那丫頭就出手了！」

老者歐陽長嘆道：「江湖之中，本是弱肉強食，不是我長他人志氣，咱們武功實在連人家十成中的一成都趕不上，縱然受氣，也只得認了。」

那瘦長漢子突然笑道：「但瞧那丫頭的模樣，也像是在別處受了欺負，非但眼睛紅紅的，像是痛哭了一場，就連她那匹寶貝馬都不見了，只怪咱們倒霉，恰巧撞在她火頭上，她就將一肚子氣都出在咱們身上了。」

麻面大漢拍掌笑道：「徐老大說得不錯，那丫頭想必是遇上了比她更厲害的，也說不定遇著個漂亮的小伙子，非但人被騙去了，就連馬也被人騙走了。」

幾個人一齊大笑起來，雖然一面笑，一面疼得齜牙咧嘴，但還是笑得極為開心，像是總算已出了口氣。

聽到這裡，小魚兒早已猜出這些人必定是遇著小仙女了，小仙女打耳光的手段，他是早已領教過的！但小仙女這次出手，可比打他時要重得多，她在那井邊想必受了一夜活罪，這口氣正好出在這群倒霉蛋身上。小魚兒越想越好笑，但突然間，外面七個人全都頓住了笑聲，齜牙的齜牙，咧嘴的咧嘴，歪鼻子的歪鼻子，所有奇形怪狀的模樣，全都像中了魔般凍結在臉上，一雙雙眼睛瞪著門口，頭上往外直冒冷汗。

「小仙女」張菁已站在門口，一字字道：「我叫你們去找人，誰叫你們來喝酒！」

※※※

小魚兒一顆心已跳出腔來，但卻沉著氣，一步步往後退，他自然知道小仙女要他們找的人，就是他自己。幸好這時已入夜，屋子裡已點上燈，院子裡就更暗，小魚兒沿著牆角退，一直退到那馬棚。

他不但人不能被小仙女瞧見，就是馬也不能被她瞧見，該死的是，這匹馬偏偏是白的，白得刺眼。馬槽旁地是濕的，小魚兒抓起兩把濕泥，就往馬身上塗，馬張嘴要叫，小魚兒就塞了把稻草在牠嘴裡，拍著牠的頭，輕輕道：「小白菜，白菜兄，你此刻可千萬不能叫出來，誰叫你皮膚生得這麼白，簡直比鐵心蘭還要白得多。」

他說完了，白馬已變成花馬，小魚兒自己瞧瞧都覺得好笑，他將手上的泥都擦在馬尾上，悄悄退回屋子。這屋子裡沒點燈，但鐵心蘭卻已醒了，兩隻大眼睛就像是燈一樣瞪著，瞧見小魚兒進來，突然一把抓住了他，嘶聲道：「我的靴子呢？」

小魚兒道：「靴子？就是那雙破靴子？」

鐵心蘭喘息著道：「就……就是那雙！」

小魚兒道：「那雙靴子底都已磨穿，我已拋到陰溝裡去了。」

鐵心蘭身子一震顫聲道：「你……你拋了！」

小魚兒笑道：「那雙破靴子，叫化子穿都嫌太破，你可惜什麼？緊張什麼！我已替你買了雙新的，比那雙好十倍！」

鐵心蘭掙扎著往床下跳，顫聲道：「你拋到那裡？快帶我去找！你……你這死人，你可知道我那靴子，靴子裡藏著……」小魚兒眼睛眨眨，道：「藏著什麼？」

鐵心蘭道：「就是那東西……我為了它幾乎將命都送了，但你卻將它拋到陰溝裡，我……我不如死了算了。」

小魚兒道：「那東西？那東西莫非不在你身上麼？」

鐵心蘭眼眶裡已滿是眼淚，道：「那是我騙你的。」

小魚兒嘆道：「誰要你騙我，這一來你可是自己害自己，我把那破靴子隨手一拋，根本不知道拋在那裡。」

鐵心蘭當場倒在床上，不能動了，口中喃喃道：「好……很好……什麼都完了。」

小魚兒微微笑道：「那東西也只不過是張破紙而已，丟了也沒什麼了不起，你又何苦如此著急，急壞了身子可不是好玩的。」

他話未說完，鐵心蘭已一骨碌爬起來，瞪著他道：「你……你怎知道那……那是張紙？」

小魚兒笑道：「你若說的就是那張紙，我已從靴子裡拿出來過，紙不但已破了，還是臭臭的，有股臭鹹魚的味道。」

鐵心蘭整個人都撲到他身上，搥著他的胸，又笑又叫，道：「你這死人……你故意讓我著急。」

小魚兒笑道：「誰叫你騙我……我早已猜出那東西是在你靴子裡的……你居然想得出把那麼重要的東西藏在靴子裡，可真是個鬼靈精。」

鐵心蘭道：「你才是鬼靈精，什麼事都瞞不過你，你……你方才真駭死我了。」

小魚兒道：「但東西還是落在我的手裡，你不著急？」

鐵心蘭垂下了頭，道：「在你手裡，我還著急什麼？」

小魚兒道：「你不怕我不還給你？」

鐵心蘭道：「我不怕。」

小魚兒道：「好，我就不還你。」

鐵心蘭柔聲道：「那，我就送給你。」

小魚兒瞪起眼睛道：「但……但你本來死也不肯將這東西給別人的。」

鐵心蘭道：「你……你和別人不同。」

也不知怎地，小魚兒突然覺得心裡甜了起來，全身飄飄然，就好像一跤跌進成堆的棉花糖裡。

但他立刻告訴自己：「江小魚，小心些，這糖裡有毒的。」他立刻想把鐵心蘭往外推，怎地卻推不下手。

鐵心蘭悠悠道：「方才你到那裡去了？」

小魚兒道：「外面……我還瞧見了一個人。」

鐵心蘭道：「誰？」

小魚兒道：「這人你認得的……我不幸也認得。」

鐵心蘭聳然道：「小……小仙女？」

小魚兒笑道：「對了，就是她。」

鐵心蘭顫聲道：「她在那裡？」

小魚兒道：「你打開窗子只怕就可見到。」

鐵心蘭手腳都涼了，道：「她……她就在外面，你卻還有心在這裡和我開玩笑？」

小魚兒道：「她就在我面前，我也是照樣開玩笑。」

鐵心蘭咬著嘴唇，道：「你這人……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呢？」

小魚兒道：「現在，三十六著，走為上策，咱們……」

話猶未了，突聽外面遠處有人厲聲喝道：「叫你開門你就得開門，大爺們是幹什麼的，你管不著！」接著，「砰」的一聲，像是有扇門被撞開了！

小魚兒嘆道：「好啦，走也走不了啦！」

鐵心蘭面色如土，顫聲道：「看樣子小仙女已找了人一間間屋子查過來了，她想必已聽說咱們落腳在這附近，但現在他們還未查到這裡，咱們趕緊從窗子裡逃，還來得及。」她一把拉住小魚兒的手，就想往窗外跳。

小魚兒卻搖頭道：「不行，咱們現在若從窗裡逃走，他們就必會猜出是咱們了，那時小仙女追蹤而來，咱們也是逃不遠的。」

鐵心蘭掌心已滿是冷汗，道：「那……那怎麼辦？」

小魚兒微微笑道：「不怕，我自有法子。」

這時遠處又傳來女子尖銳的呼聲，叫道：「出去……快出去，你們這群強盜怎地也不敲門就闖進來了！……」

小魚兒笑道：「這女人莫非正在洗澡。」

他竟似一點也不著急，一面嘻嘻笑著，一面從懷裡掏出個已陳舊得褪了顏色的繡花小布袋。

鐵心蘭道：「這是什麼？」

小魚兒笑道：「這是寶貝……是我從一個姓屠的人那裡偷來的。」

說話間他已自袋中取出一疊薄薄的，軟軟的，黏黏的，像是豆腐皮，又像是人皮般的東西。

鐵心蘭眼睛瞪圓了，突然失聲道：「這莫非就是人皮面具？」

小魚兒笑道：「總算你還識貨。」

他從那一疊中仔細選出了兩張，道：「你先脫下外面的衣服，隨便塞在那裡……再把我這斗蓬，反著披在身上……好，現在把臉伸過來。」

鐵心蘭只覺臉上一涼，全身都起了雞皮疙瘩，等她張開眼來，小魚兒的臉也已完全變了模樣。

他竟已滿臉都是皺紋，只差沒有鬍子。

鐵心蘭忍不住輕笑道：「真像是活見鬼，你……你竟已變成個小老頭了。」

小魚兒道：「小老頭正好配小老太婆。」

這時腳步聲，人語聲已漸漸近了。小魚兒仍是不慌不忙，先從袋子裡掏出一撮鬍子，黏在他自己嘴上，又取出瓶銀粉，往鐵心蘭和他自己頭髮上灑──兩個人頭髮立刻變為花白的，然後，小魚兒又取出幾隻粗細不同的筆，也不知醮了些什麼，就往鐵心蘭臉上畫。

人語聲腳步聲越來越近，好像已到他們門口。鐵心蘭手腳冰冷，四肢已簌簌的發抖。

小魚兒的手仍是那麼穩，口中還不住悄聲道：「莫怕……莫怕，我這易容改扮的功夫，雖還並不十分到家，但唬唬他們已足夠有餘了！」

現在，腳步聲真的已到他們門口。

小魚兒閃電般收拾好東西，扶著鐵心蘭，道：「走，咱們從大門出去。」

鐵心蘭駭然道：「大……大門！」

她連聲音都急啞了，但小魚兒卻已不慌不忙地打開了門。

只見方才那條臉被打腫的大漢，恰巧正走到他們門外，小仙女那窈窕的紅衣人影，就在這幾人身後。

小魚兒卻連頭也不抬，連聲道：「大爺們讓讓路，我這老婆子也不知吃錯了什麼，突然，得了重病，再不快去瞧大夫，就要送終了。」他語聲竟突然變得又啞又蒼老，活像是個著急的老頭子，鐵心蘭身子不住發抖，也正像是個生病的老太婆。

那群大漢非但立刻閃開了路，還閃得遠遠的，生怕被這老太婆傳染，那麻面大漢連鼻子都掩住，皺眉道：「六月天突然發病，八成是打擺子，否則怎會冷得發抖。」

小魚兒一面嘆著氣，慢吞吞地從他們中間走了過去，鐵心蘭簡直要暈了，恨不得立刻插翅而逃，她真不懂小魚兒怎地如此沉得住氣。好不容易走過小仙女身旁，走到了院子裡，小仙女瞪大了眼睛瞧著他們，也像是絲毫沒有懷疑。

那知他們還未走出幾步，「嗆啷」一聲，小仙女突然自一條大漢腰畔抽出了柄快刀，一刀向小魚兒腦袋上砍下，口中喝道：「你想騙得了我？」

鐵心蘭駭得魂都飛了，但小魚兒卻似毫未覺察，直到那柄刀已到了他頭上，立刻就可以將他腦袋切成兩半，他還是動也不動，還是一步步慢吞吞走著。那柄刀居然在距離他頭髮不及半寸處頓住。

就連那些大漢們都不禁嘆了口氣，暗暗道：「這丫頭疑心病好重，連這個糟老頭子都不肯放過。」

小魚兒像是什麼事都不知道，居然還走到馬棚裡，牽出了那匹也「易容」過的馬，喃喃道：「馬兒馬兒，老太婆雖病了，我可也不能丟下你。」

鐵心蘭急得眼睛都花了，汗已濕透衣服──小魚兒居然還要牽這匹馬，她真恨不得狠狠捏他幾把。

※※※

現在，小魚兒和鐵心蘭已站在大街上，鐵心蘭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走出來的，這簡直像做夢，一場噩夢。

她糊里糊塗的被小魚兒扶上了馬，小魚兒拉著馬居然還在慢吞吞的走，鐵心蘭忍不住道：「老天，求求你，走快些好麼？」

小魚兒道：「千萬不能走快，他們或許還在後面瞧，走快就露像了……，你瞧夜色這麼美，騎在馬上慢慢逛，多麼富有詩情畫意。」他居然還有心情欣賞夜色，鐵心蘭長長嘆了口氣，真不知是該哭還是該笑，但長街終於還是走完了。

眼前是一片郊野，燈火已落在他們身後很遠。

鐵心蘭這才長長鬆了口氣，苦笑道：「你這人……我真猜不出你的心究竟是什麼做的？」

小魚兒笑道：「心？……我這人什麼都有，就是沒有心。」

鐵心蘭咬著嘴唇，帶笑瞟著他，道：「方才那把刀若是砍下，你就連頭也沒有了。」

小魚兒笑道：「我早就知她那把刀只不過是試試我的，她若真瞧破了我，真要動手，又怎會再去拔別人的刀？」

鐵心蘭嘆道：「不錯……你在那種時候居然還能想到這種關節，你真是個怪人……你難道從來不知道害怕？」

小魚兒大笑道：「你以為我不害怕？……老實告訴你，我也怕得要死，世上只有瘋子白痴才會完全不害怕的。」

鐵心蘭嫣然一笑，道：「咱們現在到那裡去？」

小魚兒道：「到那裡去都沒關係了，反正再也沒有人能認得出你……只是，你的病……」

鐵心蘭笑道：「我方才被他們一駭，駭出一身冷汗，病倒像是好了，手腳也像是有了力氣，你說怪不怪？」

小魚兒道：「你已能走了？」

鐵心蘭道：「能，不信我下馬走給你看看。」

小魚兒道：「好，你下馬走吧……我也要走了。」

鐵心蘭身子一震，失聲道：「你……你……你說什麼？」

小魚兒道：「我們不是早已分手了麼？只因為你有病，我才照顧你，現在你病好了，我們自然還是各走各的路。」

鐵心蘭面色慘變，變得比方才聽到小仙女來了時更蒼白，更可怕，她身子竟已又開始發抖，淚珠已奪眶而出，嘶聲道：「你……你難道真的……真的……」

小魚兒道：「自然是真的，你將那東西送給了我，我也救了你一命，咱們可算兩相抵過，誰也不欠誰了。」

鐵心蘭淚流滿面，咬牙道：「你難道真的沒有心，你……你的心莫非已被狗吃了。」

小魚兒笑道：「這次你猜對了。」

鐵心蘭突然揚起手，狠狠給了小魚兒一個耳摑子。

小魚兒動也不動，瞧著她，淡淡道：「幸好我的心已被狗吃了，我真該謝謝那條狗，否則男人的心若被女人捏在手裡，倒真不如被狗吃了算了。」

鐵心蘭已痛哭著自馬背上撲倒在地，放聲痛哭道：「你不是人，不是人……你根本不是人！」

小魚兒拉起了她，笑道：「再見吧……無論我是不是人，至少不是會被女人眼淚打動的呆子，我……」

突聽一人冷冷道：「不錯，你不是呆子，你聰明得很！只可惜太聰明了些！」

# 第十六章 弄巧反拙

這語聲冷而美，赫然竟是小仙女的聲音。

鐵心蘭哭聲立刻頓住，小魚兒身子雖也一震，但卻絕不回頭去瞧一眼，口中立刻嘆息道：「孩子的媽，你哭什麼，又死不了的，快去找大夫吧，再遲人家只怕就要關起門來睡大覺了。」

只聽小仙女冷笑道：「你說完了麼？不錯，你裝得很像，你此刻真該去找大夫了，只可惜世上所有的大夫都已救不了你。」

小魚兒站在那裡，像是突然被釘子釘在地上，動也不能動，鐵心蘭也是那樣伏在地上，連頭都未抬起。

小仙女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小魚兒突然轉過頭，突然大笑道：「很好，終於被你瞧破了，但你是如何瞧出來的？可否說來聽聽？」

小仙女冷笑道：「我砍下那一刀時，風聲連聾子都聽得出，你若真是個糟老頭子，早已駭得撲倒在地，又怎會還是若無其事地往前走？」

小魚兒歪著頭想了想，長嘆道：「不錯，原來你也是個聰明人，聰明得出乎我意料之外。」

小仙女道：「你現在才知道，不嫌太遲了麼？」

小魚兒笑道：「但你也莫要神氣，我總算還是騙過你一陣子，你發覺得才真的是太遲了，我若不是身旁有個累贅，早已不知走到那裡去了，還會等著被你追上！」

小仙女居然沒有動怒，冷笑道：「你既然那麼聰明，此刻就該還能再想出個法子逃走……你若想不出，可見你的腦袋還是沒有用，不如割下來也罷。」

小魚兒笑嘻嘻道：「我何必再想什麼法子？你以為我真的打不過你？我先前只不過是懶得和你動手罷了，常言道，好男不與女鬥，我……」

他話未說完，小仙女的手掌已到了他面前。這一掌招式倒也平常，但卻奇快，簡直快得不可思議，若非眼見，誰也想不到世上竟有人出手如此迅急。小魚兒口中說話時，眼睛雖一直盯住她，防備著她，但這一掌擊來，他竟然還是躲不開。

他身子全力一擰，臉上還是被那春葱般的指尖刮著一些，臉上立刻多了三道紅印，火辣辣地發疼。

小仙女第二掌又跟著發出。

小魚兒大嚷道：「住手，好男不跟女鬥，住手！」

他大叫大嚷，小仙女卻似全未聽見，她實在恨透這壞小子了，鐵青著臉，瞬息間已擊出了二、三十掌！小魚兒看來看去，也看不出她招式有什麼奇妙之處，她一掌擊來，小魚兒明明覺得自己可以從容化解。但到她一掌真的擊來時，小魚兒卻不知躲得多麼狼狽，他連變了十幾種身法，連掏心窩的本事都使了出來，但卻竟然無法還手擊出一掌──他一招還未擊出，小仙女的第二招已跟著攻來，他好不容易再躲過這一掌，再想還手，小仙女第三招又來了，他簡直只有挨打的份兒。

鐵心蘭忍不住抬起頭來，眼睛也已瞧直了。

她根本瞧不清小仙女的身法，招式，她只瞧見一條紅衣人影，那兩隻白生生的手掌，竟已化為一條白線。這條白線在紅影中竄來竄去，又好像一條鞭子，小魚兒就被這條鞭子打得到處亂跑，他跑到那裡，鞭子就追到那裡，鐵心蘭委實也瞧不出這掌法有什麼特別奇妙之處，但卻一輩子沒有瞧見過這麼快的掌法，小仙女的這雙手生像是附著什麼妖魔精靈，否則怎會有如此快的出手？

小魚兒只覺她像生著十幾隻手似的，剛躲過這一隻，另一隻已來了，他簡直連氣都不能喘。到後來小魚兒眼前已全都是她那白生生的，蘭花般的掌影，他連頭都暈了，突又放聲大呼道：「住手，住手，你已中了我的毒，你……」

他又想重施故計，怎奈小仙女卻全不聽他這一套，鐵心蘭也急得變了顏色，但身子還是軟軟的，卻又無法助他出手。

小魚兒滿頭大汗，叫道：「你不相信？！你可知我這毒藥有多厲害。」

小仙女冷笑道：「在我手下，天下可說絕無一人還能抽出手來施毒，何況是你這小鬼，你又想騙我？！你簡直是做夢！」

小魚兒大叫道：「我不騙你，我……」

突然「吧」的一聲，他臉上已著了一掌，身子竟被打得直飛了出去，遠遠落在一丈外，在地上直滾。

鐵心蘭失聲驚呼道：「小魚兒，你……你……」

那知小魚兒不等她話說完，一個翻身又跳了起來，擦了擦從嘴角淌下來的鮮血，笑嘻嘻道：「你放心，她打不死我的，只要她打不死我，我總能打倒她。」

小仙女冷笑道：「好，我倒要看看你骨頭有多硬。」

她話未說完，身子又衝了過去，又攻出七掌。不錯，她掌式既不奇詭，也不算狠辣，但卻實在太快，快得令對方簡直不能喘息，不能還手。

別人若不還手，又怎能勝她。

小魚兒咬著牙，發下狠，無論如何，也得還她兩拳。他看準小仙女掌法中有個破綻，拼命一招擊出！

那知等到他這一招擊出時，小仙女手掌已將那破綻補上，他一招還只擊出一半，肚子上已捱了一拳！

鐵心蘭驚呼道：「不好！」

呼聲中小魚兒又被打得飛了出去，滿地亂滾。

鐵心蘭顫聲道：「算了吧，求求你……你打不過她，她實在太快了！」

那知小魚兒還是站起來。

他雖然疼得齜牙咧嘴，還是笑道：「就因為她太快，所以打不死我……出手太快，就不會太重，這道理你難道不明白。」

小仙女面色也變了，她委實也未想到這小子竟然變得如此有種，居然還能站起來，她知道自己出手並不輕。若是換了別人，挨了這三下，縱然不死，也丟了半條命，但這小子非但能站起來，竟反而也出手反擊來了。

小仙女咬了咬嘴唇，道：「好，算你骨頭硬，我倒要瞧瞧你的骨頭有多硬！」

她出手越來越快，小魚兒卻越打越慢。

但是他躺下去，又爬起來，躺下去，又爬起來！……

小魚兒第七次爬起來，卻又跌下去，他還是掙扎著要爬起來。小仙女瞧著他，臉上的表情很奇怪，也不知是憤怒？是痛恨？還是已有些可憐，有些不忍。

她口中只是冷冷道：「你只要服輸，我就饒了你！」

小魚兒道：「放屁！誰要你饒我……要你求我饒你……我要扒下你的衣裳，把你吊在樹上，狠狠地抽你……」

他搖搖擺擺，才站直身子。小仙女已衝過去，飛起一腳，將他踢得連滾幾滾。

鐵心蘭已閉起眼睛，不忍去瞧了，她的心已碎，腸已斷，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何對這可恨的冤家如此關心。

小魚兒伏在地上，不住喘息，終於不能動了。小仙女胸膛已有些起伏，她喘息著道：「小鬼！小壞種！小流氓！你還能站起來麼？你還能再打麼？」

小魚兒雙手抓著地上的草，身子慢慢向上爬，顫聲道：「你才是壞種！流氓！你……你還是強盜……」

小仙女大怒叫道：「你還敢罵我！」

她又衝上去，一腳又將小魚兒踢了幾個滾。

鐵心蘭嘶聲道：「你……你……你好狠，人家已躺在地上，你還要動手！」

小仙女恨聲道：「誰叫這小鬼罵我！」

小魚兒道：「我罵你，我偏要罵你，你見財起意、你無惡不作、你殺人如草、你……你是見鬼的小仙女，你簡直是個母夜叉。」

他聲音已越來越弱，但還是罵不絕口。

小仙女氣得身子發抖，一腳踩在他胸膛上，道：「好，你罵，你罵……我叫你永遠再也罵不出，我本不想殺你，這是你逼我的，我……」

她咬著牙，一掌方待擊下，鐵心蘭失聲驚呼，也掙扎著要爬過去，滾過去，那知就在此刻──

小魚兒突然出手，抱住了小仙女的腳！

他也不知道是那裡來的力氣，竟將小仙女纖巧窈窕的身子一掄，掄了起來，接著飛起一腳踢在小仙女腰眼上！

小仙女再也想不到這垂死的人還能出手，腳一麻，身子被掄起，頭一暈，腰上挨了一腳，接著就摔在地上。

小魚兒也撲倒下去，壓在她身上，兩隻手片刻不停，把可以摸得到的穴道，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點了。

鐵心蘭又驚又喜，顫聲道：「小魚兒，你……你這是怎麼回事？！」

小魚兒喘息著笑道：「我早就告訴過你，她打不死我的……我這身子是被藥水泡大的，別人吃奶的時候，我就已開始吃藥……莫說是她，就算是出手比她再重十倍的人，也休想將我打得真個爬不起來！」

鐵心蘭道：「但你……你方才……」

小魚兒大笑道：「我方才只是故意裝出來騙她的，好教她不防備，然後再故意罵她，讓她生氣，她氣暈了頭，我就笑歪了嘴。」

鐵心蘭終於破涕為笑，但還是有些不放心，道：「你真的沒事麼？」

小魚兒站起來，笑道：「我這一身銅筋鐵骨，憑她那兩隻又白又嫩的小手能傷得了我？她拳頭打在我身上，簡直好像在彈棉花似的。」但這棉花卻委實彈得不輕，他嘴雖說得硬，但身子一動，就到處發疼，全身骨頭卻像是被打散了。

他狠狠瞧著小仙女，道：「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

小仙女閉著眼睛，眼淚已一連串流下來。

小魚兒大笑道：「你哭也沒有用的，我說過要還你幾拳，就是要還你幾拳，一拳也不會少……」

說著說著，他一拳打了出去！他一連打了四拳，打得可真不輕。小仙女閉著眼，咬著牙，哼也不哼。

小魚兒道：「你求我饒你，我就少打幾拳。」

小仙女突然大叫道：「你這惡賊，你打死我吧！」

小魚兒一個耳光打過去，打得她住了嘴。

鐵心蘭忍不住道：「你就饒了她吧。」

小魚兒道：「饒她，我為什麼要饒她，她方才為何不饒我，我說過要扒下她的衣服，將她吊在樹上……」

小仙女嘶聲呼道：「你敢！你若真的，我……我死了也不饒你！」

小魚兒笑嘻嘻道：「你活著我尚不怕，何況死的。」

他一把抓起小仙女的頭髮，將她整個人抓起來，正正反反，先打了她四個耳括子，笑道：「這是本錢，先還你，還要再加利息。」

小仙女淚流滿面道：「你……你好狠……」

小魚兒道：「我狠？！你自己難道不狠？！……你祇知別人對你出手狠，難道就忘了你對別人出手時，豈非還要比這狠得多。」他越說越氣，一把就撕開了小仙女的衣服。

小仙女整個軟玉般的肩頭都露了出來，她嘶聲大罵道：「你這惡狗、惡魔……」

她簡直將心裡想得出的什麼話全都罵了出來。

小魚兒笑嘻嘻地聽著，搖頭道：「你若罵得好，我聽聽也沒關係，還覺有趣，但你實在不會罵人，罵人的技術你一點也不懂，我祇有請你住嘴了。」他竟從地上抓爛泥，要往小仙女嘴裡塞。

小仙女現在真的怕了，終於痛哭著道：「求求你……饒了我吧……饒了我吧……」

小魚兒大笑道：「好，你終於求我饒你了，你莫要忘記。」

小仙女哭得腸子都斷了，她畢竟是個女孩子，她畢竟年紀還小，她第一次嚐到被人欺負的滋味。

小魚兒大笑著將她摔在地上，道：「好，我饒了你。」

他再也不瞧小仙女一眼，轉過身子，扶起鐵心蘭，撮口而哨，叫道：「小白菜……小白菜……」

那匹小白馬竟真的和他有緣，竟真的跑了回來。

小魚兒笑道：「白菜兄，這次辛苦了你，背我們兩人一程吧，到了前面，我一定好好請你吃一頓，還得喝兩杯。」

他扶著鐵心蘭上了馬，自己也上了馬，這匹馬雖然小，氣力卻不小，輕嘶一聲，輕快地向前就跑。

小魚兒大笑道：「小仙女，再見了……嗯，還是莫要再見的好。」

他竟然就這樣揚長而去，留下動也不能動的小仙女，躺在地上，小仙女的哭聲，他像是完全沒有聽到。

※※※

兩個人擠在馬背上，靠得緊緊的，鐵心蘭只覺身子又輕又軟，像是靠在雲堆裡，既不願動，也不願說話。

小仙女的哭聲，終於聽不見了。鐵心蘭終於輕嘆一聲，道：「你真是張菁的剋星。」

小魚兒笑道：「她遇見我，算她倒霉。」

鐵心蘭默然半晌，悠悠道：「我真沒想到，你真的打起來時，竟那麼狠，那麼不怕死……」

小魚兒大笑道：「我也許是個壞蛋，但卻絕不是懦種！別人想要我幹什麼都容易，但誰也休想叫我求饒。」

鐵心蘭嫣然一笑，柔聲道：「不錯，你就算壞，但也壞得是個男子漢！」

星光月色都很亮，銀子般的月光，將他們的影子照在地上，他們兩人的影子，幾乎已變成了一個。

又過了半晌，鐵心蘭突然道：「你可知道『小仙女』張菁為什麼要搶我那張藏寶圖？」

小魚兒道：「還不是見財起意。」

鐵心蘭道：「那你就錯了，她手段雖然毒辣，卻不是個壞人。」

小魚兒笑道：「她難道是好人？……好人要殺你，壞人卻救了你，這豈非怪事！」

鐵心蘭道：「我跟你說正經的，她要搶我的藏珍圖，只因為她母親和這批寶珍的主人有很密切的關係。」

小魚兒道：「哦！……她已經這麼兇了，她母親豈非更是個母夜叉。」

鐵心蘭笑道：「她母親非但不是個母夜叉，還是昔日江湖中一位大大有名的美人，只要看見過她的男人，沒有一個不被她迷得要死要活的。」

小魚兒笑道：「這樣的人，我倒想瞧瞧。」

鐵心蘭咬著嘴唇，道：「只可惜你遲生了幾年，她現在已經老了，但江湖中老一輩的人聽到『玉娘子』張三娘的名字，心還會直跳。」

小魚兒笑道：「你為什麼不說只可惜她早生了幾年，見不著我……那麼，小仙女的父親又是個何許人物？」

鐵心蘭道：「這……這我卻不清楚。」

小魚兒大笑道：「不錯，有名美人的子女，的確有許多是找不到父親的，只因為可能是她父親的人太多了。」

鐵心蘭「噗哧」一笑，道：「你少缺德，那『玉娘子』雖然美得如玉，但也冷得如冰，江湖中追求她的男人雖不知有多少，但她瞧得上的卻只有一個。」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道：「誰有如此艷福？」

鐵心蘭道：「就是那藏珍的主人，名叫燕南天！」

小魚兒身子微微一震，失聲道：「燕南天？！」

鐵心蘭道：「你也聽過這名字？」

小魚兒道：「我……我好像聽見過，卻已記不清了。」

鐵心蘭道：「你若聽見到這名字，就不該忘記。他本是昔日江湖中最最有名的劍客，他的劍法，至今還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

小魚兒道：「哦！」

鐵心蘭悠悠道：「他生得雖不英俊，但卻是江湖中最有男人氣概的男子漢，只可惜我也遲生了幾年，見不著他。」

小魚兒笑道：「你可要我幫你找他？」

鐵心蘭嘆道：「你已找不著他，任何人都找不著他，江湖傳言，十幾年前，他不知為了什麼，闖入『惡人谷』，從此就沒有再出來，他雖然劍法無敵，但遇著那許多惡人，只怕……還是難逃毒手。」

小魚兒默然半晌，道：「噢……」

鐵心蘭道：「這藏珍圖，據說就是他入谷之前留下的，他似乎也自知入谷之後必死，所以便將他生前蒐集的古玩珍寶，以及他無敵天下的劍譜，全都藏在一個隱密之處，若沒有這藏珍圖，誰也找不到。」

小魚兒緩緩點頭道：「珍寶雖不足令人動心，但這劍譜卻的確令人眼紅，誰得了這劍譜，誰就可無敵於天下，那就難怪有這許多人要來搶了。」

鐵心蘭道：「但小仙女卻非為這劍譜，而是為了要安慰她的母親……」

她方待回頭，但眼光溜過地上，整個身子突然一震，失聲道：「你……你瞧，這……這是……」

小魚兒笑道：「我早就瞧見了，地上的影子，已多了一個。」

地上的影子，竟赫然真的多了一個，多出來的影子，就站在小魚兒身後的馬屁股上。

但馬還是照樣往前跑，像是全無知覺。小魚兒雖沉得住氣，鐵心蘭卻慌了，抱著小魚兒的手，拼命一勒馬韁，那匹馬長嘶而起，鐵心蘭卻跌下馬去！

只聽一人冷冷道：「你怕什麼，我若要取你們性命，早已出手了！」

小魚兒笑道：「我若害怕，早已跳下馬了。」

那語音咯咯笑道：「不錯，你這人很有意思，我早就瞧出你很有意思，想交交你這朋友，所以才跟著來的。」這語聲又尖又亮，說話人的嗓子，就像是金鐵鑄成，這語聲雖然冰冰冷冷，但卻又似帶著稚氣。

鐵心蘭驚惶爬起，抬眼瞧去，只見一個身材瘦小的黑衣人，輕飄飄站在馬股上，活像是黏在上面的紙人。他不但全身都被一件閃閃發光的緊身衣服緊緊裹住，一張臉也蒙著漆黑的面具，只剩下一雙黑白分明的眸子，黑的地方如漆，白的地方如雪，這雙眼睛在夜色中一眨一眨的，也說不出有多麼詭異可怖。

鐵心蘭聳然動容，失聲道：「你莫非就是黑蜘蛛！」

那黑衣人怪笑道：「不錯，你居然認得我。」

鐵心蘭道：「你……你怎會來到這裡？」

黑蜘蛛道：「我本也是為你來的，但瞧見這小伙子，覺得很有趣，可真比那藏珍圖有趣多了，我想交這朋友，只好放棄那藏珍圖。」

小魚兒大笑道：「想不到居然會有人將我瞧得比這藏珍圖還重，這種朋友我也要交的……只是，黑蜘蛛，這又算什麼名字？」

黑蜘蛛冷冷道：「你連黑蜘蛛這名字都未聽過，簡直是孤陋寡聞，當今天下，不知我名字的人，還能在江湖中混麼？」

小魚兒道：「你什麼時候跟上我的？」

黑蜘蛛道：「你將白馬塗成花馬時，我就瞧見了。」

小魚兒道：「奇怪，我竟不知道。」

黑蜘蛛冷笑道：「我若存心要跟住一個人，就算跟上一輩子，那人也不會知道。我若不願被人瞧見，當今天下，又有誰能夠瞧見我的影子。」

小魚兒縱身下馬來，瞧著他那搖來搖去的身子，笑道：「你年紀雖小，口氣可真不小。」

黑蜘蛛怒道：「誰說我年紀小！」

小魚兒道：「我聽你說話，難道還聽不出？」

黑蜘蛛眨著眼睛，瞧了他半晌，咯咯笑道：「我年紀縱然小，也大得可以做你叔叔伯伯了，只是我既想交你這朋友，也不願倚老賣老，你就叫我大哥吧！」

# 第十七章 碧蛇神君

小魚兒笑道：「大哥？……你個子比我還小，該叫我大哥才是。」

黑蜘蛛眼睛一瞪，怒道：「江湖中人求我要叫我一聲大哥的人也不知有多少，但卻被我一個個踢回去了，我要你叫我，你還不願意。」

鐵心蘭已站了起來，不住向小魚兒使眼色。

小魚兒卻似沒有瞧見，還是笑道：「很好！……黑老弟，你的本事不小……」

黑蜘蛛怒道：「你叫我什麼？」

小魚兒道：「黑老弟，咱們喝兩杯去如何？」

黑蜘蛛咯咯笑道：「你可知你現在已將有大禍臨頭，除了我外，沒有人能幫你，你若叫我一聲大哥，不知有多少好處。」

鐵心蘭已急得要跺腳，直恨不得捏住小魚兒的脖子，要他叫「大哥」，但小魚兒卻還是笑嘻嘻道：「黑老弟，我有什麼大禍臨頭，你且說來聽聽。」

黑蜘蛛瞪著眼睛瞧住他，瞧了半晌，突然冷笑道：「好，我本來想幫你個忙的，但你既然要在我面前充老大，我也就犯不著再管你的事了。」說話間，手突然一揚，月光下只見他袖管中彷彿有條閃閃發光的銀絲，筆直飛了出去。

小魚兒還想仔細瞧瞧這是什麼，那知他眼睛才眨了眨，黑蜘蛛的手一抖，人已跟著飛了出去，就像是箭一般！接著，他人就不見了，那銀絲也不見了。

小魚兒也不禁怔了怔，嘆道：「難怪他口氣這麼大，輕功果然有兩下子。」

鐵心蘭嘆道：「豈祇有兩下子，他這手獨門輕功，『神蛛凌空，銀絲渡虛』，在江湖中簡直沒有第二個人能比得上。」

小魚兒道：「這種功夫有什麼巧妙？」

鐵心蘭道：「他袖中所藏的，據說真是南海千年神蛛所結的絲，又堅又韌，刀劍難傷，他將這蛛絲藏在一個特製的機簧筒中，手一揚，蛛絲就飛了出去，最遠據說可達一二十丈，而蛛絲頂端的銀針，無論釘住什麼東西，他人立刻就能跟著到那裡，當真可說是來去飄忽，快如鬼魅。」

小魚兒笑道：「這小子非但人古怪得有趣，所練的功夫也古怪得有趣，卻不知他年紀竟是大是小？為什麼如此喜歡充老。」

鐵心蘭道：「江湖中沒有一個人瞧見過他的臉，更沒有人知道他年紀，只知他最恨別人說他小，誰要犯了他這毛病，馬上就要倒霉。」

小魚兒道：「我怎麼還沒有倒霉？」

鐵心蘭展顏笑道：「這倒是怪事，他倒真像是和你有緣，否則，就憑你叫他那幾聲老弟，他只怕已經要割下你的舌頭了。」

笑著笑著，突又長長嘆息了一聲，皺眉道：「但這人從來不說假話，他說咱們立刻就將有大禍臨頭，只怕……只怕也不會說假。」

小魚兒笑道：「那有什麼大禍臨頭，你別聽他鬼話。」他語聲越說越小，說到最後一字，已幾乎聽不出了，他的眼睛，也已緊緊盯在馬屁股上，不知瞧見了什麼。

鐵心蘭剛發覺，剛想去瞧。

但小魚兒卻拖著她上了馬，道：「咱們快走吧？」

鐵心蘭道：「你……你瞧見了什麼？」

小魚兒道：「沒有什麼……哈哈，那有什麼？」

鐵心蘭垂下了頭，默然半晌，幽幽道：「我知道你一打哈哈，說的就不是真話。」

小魚兒怔了怔，大笑道：「不想我這毛病竟被你瞧出了……我這毛病是從小被一個人傳染的，竟一直到現在還改不過來。」

鐵心蘭自然不知道傳染這毛病給他的就是從來不說真話的「哈哈兒」，她也不想問，只是急著道：「那麼，你究竟瞧見了什麼？」

小魚兒道：「也沒什麼了不起的東西，你不瞧也罷。」

鐵心蘭笑道：「我知道你不讓我瞧，是怕我著急，但我若不瞧，就會更著急……」

小魚兒苦笑搖頭道：「唉，女人……女人，你要瞧，就瞧瞧吧。」

馬股上，不知何時，竟被人印上一條綠色的小蛇。

※※※

這條小蛇是以碧磷印上去的，在月光下閃著醜惡的綠光，光芒閃動，這條蛇也像是在蠕動，那鏟形的蛇頭，更像是隨時都會跳出來噬人。小魚兒雖然明知牠不是活的，但不知怎的，卻越瞧越覺得噁心，全身上下，像是都起了雞皮疙瘩。

鐵心蘭更早已面色大變，道：「蛇……碧磷蛇……青海之靈，食鹿神君！」

小魚兒眨著眼睛，笑道：「你說什麼？」

鐵心蘭蒼白著臉，顫聲道：「你不懂的……不懂的……」

小魚兒道：「一條小蛇就算是真的，也沒什麼可怕？」

鐵心蘭道：「真的不可怕，這假的才可怕！」

小魚兒失笑道：「不怕真的怕假的，為什麼？」

鐵心蘭深深吸了口氣，道：「這碧磷蛇就是那『青海之靈，食鹿神君』的標誌，標誌所在，他人就不遠了，他人既不遠，禍事就真的要來了。」

小魚兒皺眉道：「這食鹿神君又是什麼玩意兒？」

鐵心蘭道：「你可聽過『十二星象』這名字？」

小魚兒目光閃動，道：「好像聽過，又好像沒有。」

鐵心蘭嘆道：「這『十二星象』乃是近三十年，江湖中最殘酷，最狠毒的一批強盜，他們平日極少下手，但若瞧見值得下手的東西，被他們瞧中的人便再也休想跑得了。三十年來，據說『十二星象』只有一次失手。」

小魚兒道：「這條蛇自然就是『十二星象』中的人。」

鐵心蘭道：「不錯，這『食鹿神君』，正是『十二星象』中最陰毒，最狡猾的一人，他的老窩就在青海……唉！我本該早已想到他要向我下手的。」

小魚兒道：「為什麼你早就該想到？」

鐵心蘭道：「十二星象唯一失手的一次，據說就是栽在燕南天手上，他們若知道燕南天有藏劍譜留下，又怎肯放過。」

小魚兒眨著眼睛笑道：「不想你年紀雖小，知道的事卻不少。」

鐵心蘭幽幽道：「我很小的時候，就出來闖盪江湖，知道的江湖秘辛，自然比別人多些，你將來在江湖走動，便會知道的！」

小魚兒笑道：「知道的越多，就害怕的越多，倒不如索性什麼都不知道，無論遇著什麼人，都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和他拼了再說。」

鐵心蘭笑道：「但我們現在既然知道了，又該怎麼辦呢？」

小魚兒道：「咱們此刻既拼不過他，自然唯有走。」

鐵心蘭喃喃道：「走？……能走得了麼？……」

※※※

兩人一騎，策馬狂奔，兩人俱是滿頭大汗，都已將面具取了下來，小魚兒輕輕道：「小白菜，辛苦你了，抱歉抱歉！……」

只見前面有個小小的山村，此刻雖然只不過曙色初露，但這山村的屋頂上，卻已嬝嬝升起了炊煙。

青灰色的炊煙，在乳白色的蒼穹下嬝娜四散，就像是一幅絕美的圖畫。但任何丹青妙手也休想描繪得出。

這裡已迫近青海、四川的接境，漢人已多。

只見一個身穿青布短褂的老漢，站在一家門口，嘴裡刁著管旱煙，瞧著天色，喃喃道：「看來今天又是個好天氣，該把棉被拿出來晒晒了。」

小魚兒翻身下馬，走過去唱了個喏，笑道：「老丈可有什麼吃喝的，賞給我兄妹一些。」

那老者上下瞧了他幾眼，又瞧了瞧馬上的鐵心蘭，呵呵笑道：「小官人說話真客氣，只要不嫌老漢家裡茶飯粗陋，就快請進來。」一面說著話，一面已含笑揖客。

小魚兒笑著謝過，扶鐵心蘭下馬，悄聲道：「不想這裡的鄉下人倒好客得很。」

鐵心蘭笑道：「瞧見你這麼可愛的孩子，話又說得這麼甜，無論你要什麼！只怕沒人能狠得下心拒絕你。」說到這裡，臉突然一紅，垂下了頭。

小魚兒瞧著她嫣紅的臉，笑道：「只怕別人是瞧在你這病美人的面子，他雖是個老頭子，但卻沒有瞎眼。」

鐵心蘭嫣然一笑，扶著他的肩走了進去。

只見那老漢已擦乾淨了桌子，擺上了四付碗筷，笑道：「兩位稍坐，老漢瞧瞧老婆子飯可煮好了沒。」

他人走進去，飯香就一陣陣傳了出來，小魚兒肚子嘰哩咕嚕直叫，眼睛睜得大大的瞪著廚房的門，廚房裡碗杓叮噹直響。

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婆子終於走了出來，一手捧著一大碗熱氣騰騰的糙米飯，上面還擺著一塊鹹肉，幾條鹹菜。

她蹣跚著將飯送到桌上，彎腰笑道：「兩位小客人先用吧，莫客氣，飯涼了就不好吃了。」

小魚兒笑道：「既是如此，我兄妹就不客氣。」

他還沒等到這老婆子走出門，已拿起了碗筷，就要往嘴裡扒飯，突聽「噹」的一聲，鐵心蘭剛端起了碗，立刻又鬆下了手，笑道：「真燙。」

小魚兒目光一閃，突然出手如風，用筷子在鐵心蘭手上一敲，鐵心蘭筷子落地，瞪大了眼睛道：「你這是幹什麼？」

小魚兒也不說話，卻將那碗飯倒在桌上，又乾又硬的糙米飯灑了一桌子，卻有條小小的青蛇從飯粒中蠕動著鑽了出來。

鐵心蘭失聲驚呼，道：「蛇……十二星象！」

小魚兒已飛身衝進了廚房，鐵心蘭接著衝進去，只見方才那老漢仰天倒在地上，一張臉已變成黑的！

還有個老婆子倒在灶旁，臉也是又黑又青，但頭髮卻也是黑的，看得出不是方才送飯進去的那老婆子。

那白髮蒼蒼的老婆子已不見了！

鐵心蘭顫聲道：「好狠……好毒……唉，好險。」

小魚兒咬著牙，恨聲道：「這些人看來竟比我還壞十倍，竟連這老人家都不肯放過。」

鐵心蘭道：「我……我早就知道咱們跑不了的！」

小魚兒取出塊金子，拋在地上，又用塊焦柴，在牆上寫了十個大字：「厚殮兩人，否則必追你命！」突聽門外馬嘶，小魚兒立刻衝出去，一條小蛇已沿著馬腿在往上爬，小魚兒撕下條衣襟，將蛇撣在地上，踩得稀爛，摸著馬鬃道：「小白菜，莫要怕，這些惡人害不死你的，也休想害得死我。」拉著鐵心蘭上馬，打馬飛奔而去。

那白馬似也知道兇險，跑得更是賣力，霎眼間便穿過那小小的村莊。

鐵心蘭身子還在發抖，不住喃喃道：「好險！……好險，咱們只要吃進一粒飯，就活不到現在了。」

小魚兒大笑道：「但咱們現在還是好好的活著！」

鐵心蘭道：「你……你是怎麼會發覺的！」

小魚兒道：「你端起飯碗，還燙得不能留手，那老婆子卻安安穩穩從廚房裡一路捧出來，這雙手沒有練過毒砂掌一類的功夫才怪。」

鐵心蘭嘆道：「真是什麼事都逃不過你這雙眼睛。」

突見前面路上，一塊綠草如茵，仔細一瞧，這塊草竟不住蠕動，赫然是百餘條青色的小蛇。

鐵心蘭失聲驚呼，小魚兒已掉轉馬頭，往旁邊一條岔路衝了過去，這條路雖然窄小，但兩旁竟有林蔭夾道。

小魚兒一路上從未見過如此乾涼幽美的道路，心裡方自有些驚疑，突然一條蛇自樹上倒掛下來！

這條蛇雖仍是碧綠色，但卻不小，綠油油的蛇身，粗如兒臂，赫然正掛在鐵心蘭的眼前。

白馬驚呼人立，鐵心蘭嚇得魂都飛了。

小魚兒喝道：「莫慌，捉蛇打狗的本事我最在行！」

喝聲中出手如電，捏住那蛇的七寸，往樹上摔了過去，這一抓一摔，果然是迅急美妙，蛇果然已被摔暈。

鐵心蘭這才鬆了口氣，道：「幸好你不是女人，女人可都是怕蛇的。」

小魚兒道：「你那柄匕首拿來。」

鐵心蘭遞過匕首，道：「小心些，莫要被蛇血濺在身上。」

小魚兒道：「哼！……」

只見他鐵青著臉，突然一刀往自己手臂上割下！

鐵心蘭吃驚道：「你……你這是……」

一句話未說完，已像是被人扼住咽喉，再也說不出一個字，甚至連呼吸都已困難。

自小魚兒臂上刀口流出來的血，竟是黑的。

小魚兒臉色慘白，嘶聲道：「我終於還是上當了！」

緩緩攤開手掌，掌心凝結著幾滴血珠，竟是黑的！

再瞧那條蛇雖已暈死，但蛇身卻仍筆直，七寸處隱隱竟似有光芒閃動，鐵心蘭變色道：「原……原來這條蛇早已死了，那惡魔竟在蛇身裡藏著一柄軟劍，劍上有劇毒，你一捏蛇身，裡面的劍鋒就割傷了你！」

小魚兒悠笑道：「你真聰明，真是天才兒童。」

鐵心蘭道：「幸……幸好你……你發覺得早，已將毒血放出，只怕已沒……沒事了吧？」

小魚兒道：「沒事了……半個時辰後，什麼都沒了！」

鐵心蘭身子一震，從馬上跌了下去，顫聲道：「你……你胡說！」

小魚兒道：「這毒是沒有救的，我若不放血，此刻已要去見那老頭子了，縱然放了血，也拖不著半個時辰！」

鐵心蘭撲到他身上，淚流滿臉，道：「這毒有救的，你根本不知道……」

小魚兒大笑道：「我從小就在使毒的大名家群中打滾，我若不知道，天下還有誰知道！」他居然還像是得意得很，居然還笑得出。

鐵心蘭叫道：「既然如此，你就該能配解藥。」

小魚兒道：「我自然能配解藥。」

鐵心蘭大喜道：「你……你原來又在嚇我！」

小魚兒緩緩道：「但這解藥卻要三個月才配得好！」

鐵心蘭笑容還未綻出，又已軟軟地跌倒，流淚道：「你現在還有心情開玩笑，你……你……你叫我怎麼辦呢？」流淚變為抽泣，抽泣變為痛哭，痛哭搥地道：「你簡直不是人！你竟對自己的生死都要開玩笑，卻不管別人心裡如何，我恨死你……恨死你了！」

小魚兒也不理她，卻從懷裡掏出了張發黃的羊皮紙，拿在手裡揮來揮去，口中大聲呼道：「小臭蛇，你瞧見了麼！這就是那藏珍圖，你想不想要？」

他喊了兩遍，樹梢果然傳下來一聲又尖又細，又滑又膩，叫人聽得全身都要起雞皮疙瘩的冷笑。

一人冷笑著道：「這遲早是我的，我並不著急。」

只見這人穿著條碧綠的緊身衣，藏在樹葉中，當真教人難以發覺，他又瘦又長的身子，彎彎曲曲地藏在枝椏間，全身像是沒有骨頭，那雙又細又小的眼睛瞪著小魚兒，活脫脫就像是條蛇，毒蛇！

鐵心蘭抬頭瞧了一眼，全身都不覺發麻，就像是有條冰涼的蛇鑽進了她衣服，沿著她脊背在爬。

小魚兒卻大笑道：「這真已遲早是你的了麼？」

那碧蛇神君陰惻惻笑道：「你若趁早雙手奉上，本座只怕還會救你的命。」

小魚兒大笑道：「是，是，我很相信……」

鐵心蘭嘶聲道：「你就給他吧，反正……反正咱們已用不著了！」

碧蛇神君道：「還是這女子聰明。」

小魚兒哈哈笑道：「是，是，她聰明，我卻很笨！」

突然將那張羊皮紙塞入大笑著的嘴裡，大嚼起來。

碧蛇神君身在樹上一滑一閃，便「嗖」地竄了下來，從馬上一把抓了小魚兒，厲聲怒喝道：「吐出來！」

小魚兒也不招架閃避，任憑他拖下馬，卻趁機將那團紙吞了下去，張開嘴笑道：「吐不出來了。」

碧蛇神君怒喝道：「你這是找死！」

小魚兒嘻嘻笑道：「這藏珍圖世上只有一張，也只有我一人將它看熟了，你若讓我死，一輩子都休想瞧那藏珍圖一眼。」

碧蛇神君怔了怔，手掌不由得漸漸放鬆。

小魚兒悠悠道：「我若是你，此刻就該將解藥拿出來了，只要我活著，說不定還會將那藏珍圖畫出來，死人的手是不會動的。」

碧蛇神君狠狠瞧著他，一張幾乎已只有皮包著骨的臉上，突然泛起了殘酷的獰笑，獰笑著道：「你只當本座真的要被你這小鬼要脅住了麼？」

小魚兒仰起了頭，笑嘻嘻道：「假的麼？」

碧蛇神君一字字道：「那羊皮紙又薄又韌，你縱然吞下去！也還是好好的在你肚子裡，本座只要剖開你的肚子，還怕拿不到？」

小魚兒臉上雖在笑著，心裡卻不禁透出一股寒意。

鐵心蘭嘶聲大呼道：「你不能這麼做……你不能……！」

碧蛇神君咯咯笑道：「誰說不能？你瞧著吧！」

他手一抖，已自腰畔拔出柄碧光閃閃的軟劍，迎風抖得筆直。

小魚兒雖然智計百出，此刻卻也想不出法子，鐵心蘭拼命撲過去，怎奈大病未癒，碧蛇神君反手一掌就將她打得滾倒在地，獰笑道：「捉蛇打狗你最在行，開膛剖腹卻是我最在行的，但你只管放心，我這一劍刺下，絕不會要你的命。」

小魚兒雖已滿頭大汗，卻仍笑道：「多謝多謝……！」

碧蛇神君道：「我就算將你肚子剖開，將那羊皮紙拿了出來，你還未必死的……我要叫你慢慢的死！」

小魚兒笑道：「但你動手時卻要小心些，我今天早上吃了條蛇祖宗在肚子裡，還未消化，你切莫不小心傷了你的祖宗。」

碧蛇神君怒道：「小鬼，臨死還要貧嘴！」

他一劍刺下，突然「噹」的一聲，掌中劍竟被震開。

原來小魚兒已悄悄將那條「死蛇」拿在手裡，用死蛇身子裡的劍，擋了他一劍，接著又是一劍刺出！

碧蛇神君輕輕一閃，獰笑道：「你妄動氣力，毒性發作更快，死得更早。」

口中說話，掌中劍連續擊出，小魚兒擋了四劍，手臂發軟，竟再也舉不起來！

鐵心蘭已暈了過去，小魚兒心也涼了。

碧蛇神君嘶聲笑道：「小鬼！你還有什麼花樣？」

他掌中劍抵住了小魚兒的胸膛，一分分往下刺。

小魚兒胸膛已見血，放聲狂笑道：「剖肚子乃人生一大快事也，不想我江小魚竟在無意中得之！……」

笑聲未了，突聽「噹，噹，噹」三聲，碧蛇神君右掌中劍不知怎地，竟突然斷成四段，一段段落在地上！

碧蛇神君凌空翻身，緊緊貼在樹上，小眼睛四下亂閃，嘶聲道：「什麼人？」

一個甜笑的女子聲音道：「我是什麼人，你會不知道？」

這語聲竟赫然又像是小仙女的聲音。小魚兒絕處逢生，方在歡喜，聽見這語聲，又如一桶冷水當頭淋下──落在小仙女手裡，可未必比落在碧蛇神君手裡好多少。

碧蛇神君面色煞時蒼白，道：「你……姑娘你……」

那語聲緩緩道：「你縱不知道我是誰，總該知道這條路是通向什麼地方的，你有多大的膽子，竟敢在這裡撒野！」小魚兒本已垂頭喪氣，此刻又幾乎拍起掌來！

# 第十八章 慕容九妹

這不是小仙女！

她的語聲，聽來雖和小仙女也有七分相似，但小仙女說話不會這麼慢的，小魚兒從未聽過小仙女慢慢的說一句話。

只見一個綠衣少女，手挽著花籃，肩著花鋤，款款自樹後走出，她的體態是那麼輕盈，像是一陣風就能將她吹倒。她的柳眉輕顰，大大的眼睛充滿了憂鬱，容貌雖非絕美，但卻楚楚動人，我見猶憐。

她身後還跟著個濃眉大眼的少年，個子雖然又高又大，卻是滿面稚氣，畢恭畢敬地跟在她身後，連頭都不敢抬起。這男女兩人一個就像是弱不禁風的閨閣千金，一個又像是循規蹈矩，一步路也不敢走錯的世家少年。

但碧蛇神君瞧見這兩人，卻像是被人在脖子上砍了一刀，頭立刻垂了下去，強笑著道：「原來是九姑娘。」

綠衣少女淡淡道：「很好，你還未忘記我，但你莫非忘了這是什麼地方，居然要在這裡開膛剖腹，你的膽子也未免太大了吧。」

她神色並非冷酷，只是一種淡淡的輕蔑與冷漠，她並非要對別人不好，只是對任何人都不關心。世上無論多重要的人物，在她眼中似乎都不值一顧。

小魚兒實在猜不出這少女身份，她看來本該是皇族貴胄千金公主，卻又偏偏只不過是個草野女子。她年紀輕輕，本該對世上的一切都抱著美麗的幻想與希望，但她卻偏偏似乎已看破一切，所以對任何事都這麼冷淡。

只見碧蛇神君頭垂得更低，顫聲道：「小人以為這裡還未到禁區，所以……」

綠衣少女道：「現在你知道了麼？」

碧蛇神君道：「現在知道了。」

綠衣少女道：「既已知道，你總該知道怎麼辦吧。」

碧蛇神君慘笑道：「是，小人知道。」

突見劍光一閃，他竟將自己的左手齊腕斬斷！

就連小魚兒都不禁為之動容，但這綠衣少女「九姑娘」卻仍是那麼淡漠，只是輕輕揮了揮手，道：「好，你現在可以走了。」話未說完，碧蛇神君竟飛也似地逃走。

突聽鐵心蘭振聲大呼道：「你不能放他走……不能放他走。」她不知何時已醒來，此刻掙扎著要站起，卻又跌倒。

綠衣少女瞧了她一眼，道：「為什麼？」

鐵心蘭指著小魚兒，道：「他已中了劇毒，只有碧蛇神君的解藥，否則他……他……他就只怕活不過今天了！」

綠衣少女淡淡道：「他的死活，與我又有何干？」

鐵心蘭身子一震，又撲倒在地。

那少年突然笑道：「九姐，咱們救救他吧。」

綠衣少女道：「你若要救他們，你只管救，我不管。」轉過身子，款步而去，再也不回頭瞧任何人一眼。

那少年瞧了瞧躺在地上的鐵心蘭，垂頭道：「對不起……」突也大步趕了上去，跟著她走了。

鐵心蘭顫聲呼道：「姑娘……求求你……你……」

小魚兒大眼睛轉來轉去，突然大笑道：「咱們也走吧，何必求她。」

鐵心蘭道：「但你……你……」

小魚兒大聲道：「我死就死，活就活，有什麼關係？她小小年紀，又怎能救得了咱們，你逼她相救，豈非令她為難。」他用力扶起鐵心蘭，才走了兩步，突聽那少女冷冷道：「站住！」

小魚兒嘴角泛起一絲微笑，但口中卻大聲道：「為何要站住，我若死在這裡，豈非沾污這條乾淨的道路。」他頭也不回，還是往前走。

人影一閃，綠衣少女已擋住了他的去路，冷冷道：「你已死不了啦……但你莫以為我不知道你這是在激我，要我救你，只是為了要你知道世上沒有慕容姐妹辦不到的事。」

小魚兒冷笑道：「我可沒有激你，也並未要你救我，我自己高興死就死，高興活就活，用不著別人操心。」

九姑娘淡淡道：「我既已要救你，現在你想死都已不能死了。」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道：「這可是你自己心甘情願要做的，我既未求你，你縱然救活了我，我也不會感激你的。」

九姑娘不答話，轉過身子，道：「隨我來。」

※※※

道路盡頭，竟是座莊院。

這莊院依山而建，佔地並不廣，氣派也不大，但每一片瓦，每間房子，都建築得小巧玲瓏，別具匠心，看來別有一番風味。走進去便是個小小的院子，小小的廳房，雖然瞧不見一個僕役，但每寸地方都打掃得乾乾淨淨，一塵不染。小魚兒走到這裡，已不住地喘氣，似將跌倒，那少年悄悄出手，在後面扶著他，小魚兒感激的一笑，道：「謝謝你，你叫什麼名字？」

那少年臉紅了紅，道：「顧人玉。」

小魚兒道：「你不姓慕容？」

顧人玉紅著臉道：「我是她們的表弟。」

小魚兒笑道：「你這人倒真不錯，只是太老實了些，倒像是個女孩子，怎地還沒說話，臉就先紅了起來。」

顧人玉吃吃道：「我我……我……」

他若非生得又高又大，濃眉大眼，絕不會是個女子，小魚兒真要以為他又是個女扮男裝的。

九姑娘腳步不停，穿過廳房，穿過迴廊，偌大的庭院，到處都不聞人聲，更瞧不見一個人影。

最後，她走到小園中兩三間雅軒門前，方自站住了腳，道：「進去。」說完了這句話，竟又轉身走了。

顧人玉道：「請……請進，這就是我住的屋子。」

鐵心蘭竟也笑了笑，接道：「這裡恐怕只有這間屋子是男人能住的。」

小魚兒笑道：「哦……這裡除了你，莫非全是女子？」

顧人玉瞪大了眼睛，道：「你難道沒有聽過慕容九姐妹的名字？」

鐵心蘭本已連眼睛都已闔起，此刻突失聲道：「莫非就是江湖人稱的『人間九秀』？」

她一說話，顧人玉臉又紅了，輕聲道：「不……不錯。」

小魚兒瞧著鐵心蘭笑道：「原來你又知道，你且說說這九姐妹又有什麼厲害？」

鐵心蘭輕輕嘆了口氣，道：「這九姐妹不但輕功、暗器，可稱天下一絕，而且每個人都是秀外慧中，只要是別人會的事，她們姐妹就沒有不會的，所以，天下的名門世家，沒有一家不想娶個慕容家的女兒回去做媳婦。」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笑道：「她們嫁了麼？」

鐵心蘭道：「據說除了最小的九妹外，另外八姐妹嫁的不是武林世家的公子，就是聲名顯赫的少年英雄……」

小魚兒大笑道：「這就難怪江湖中人要怕她們，別人縱然惹得起她們九姐妹，卻也惹不起她們這八個有本事的丈夫。」

他此刻臉上已泛出黑氣，說話時一口氣也常常提不上來，但他居然還是旁若無人，大聲談笑，竟又一拍顧人玉肩頭，笑道：「常言說得好，近水樓台先得月，你只管緊緊盯住她吧，這主意一點也不錯，哈哈，一點也不錯！」

顧人玉臉更紅得像火，垂下了頭，偷偷瞧了鐵心蘭一眼，道：「這……這是家母的意思，小弟我……」

那知慕容九姑娘突然走了進來，冷笑道：「這本是舅媽的意思，你本不願來這裡受氣的，是麼？」

顧人玉簡直恨不得找個地縫鑽下去，吃吃道：「我……我不是這意思。」

慕容九妹冷冷道：「顧少爺，這裡可沒有人請你來，也沒有人留著你，舅母雖當你是寶貝，別人可不稀罕你。」

她再也不瞧顧人玉一眼。「噹」的，將一個小小的黑色玉瓶，拋在小魚兒面前的桌子上，冷冷道：「一半內服，一半外敷，三個時辰內，你這條命就算撿回來了，就快走吧。」轉過身子，就往外走。

小魚兒嘻嘻一笑，道：「我可沒有求你救我，我也沒有要娶你做媳婦，你用不著對我這麼神氣，別人雖當你是寶貝，我可不稀罕。」

慕容九妹霍然回身，冷冷的瞪著他。

小魚兒卻若無其事，拔開瓶塞，「咕」的一聲，將半瓶藥嚥了下去，舐了舐嘴唇，嘖嘖道：「這藥怎地酸得像醋」，接著又把另半瓶敷在傷口──他究竟是聰明人，嘴裡雖說著風涼話，手裡卻趕緊將藥先用了再說。

慕容九妹狠狠瞪著他，冷漠的目光中，突然像是要冒出火來，她瞬也不瞬瞪了半晌，一字字道：「我雖然救了你，一樣還是可以殺你！」

小魚兒吐了吐舌頭，笑道：「你不會的，你看來雖狠，心卻還是不錯。」

也不知怎地，慕容九妹蒼白的面頰竟紅了紅，但瞬即厲聲喝道：「出去，現在就出去，永遠莫要被我再瞧見，否則我……我就先割下你的舌頭，挖出你的眼睛，再殺了你！」

顧人玉已嚇呆了，他一生從未見到冷冷淡淡的九姑娘，發這麼大的脾氣，更未想到她會說出這麼狠的話來！

小魚兒卻仍是笑嘻嘻地道：「我自然要走的，但我走了後，你可莫要再求我回來。」

慕容九妹氣得身子發抖道：「你……你這……」

突聽外面一人遙遙呼道：「慕容九妹，你在那裡？……小姐姐來瞧你了。」

這呼聲來得好快，一句話說完，便似已由大門外來到小園裡，慕容九妹咬了咬嘴唇，輕盈的身子，流雲般飄了出去。

小魚兒聽到那呼聲整個人都呆住了，再也笑不出來。

鐵心蘭也變了顏色，道：「莫非是……是小仙女張菁。」

顧人玉道：「不……不錯，她和九姐是好朋友。」

小魚兒蹼地坐到椅上，苦笑道：「這世界怎地如此小……」

只聽小仙女與慕容九妹在園中寒暄的語聲漸漸走進。

鐵心蘭聽得手足冰涼，悄聲道：「咱們怎……怎麼辦？」

小魚兒坐在椅子上，長嘆道：「打又不能打，逃也不能逃，我也什麼法子都沒有了。」

話未說完，小仙女已衝了進來，失聲道：「果然是你這小鬼在這裡！」

小魚兒笑嘻嘻道：「許久不見，你好麼？」

慕容九妹皺眉道：「菁姐，你認得他？」

小仙女恨聲道：「認得，我自然認得，但……但他怎會在這裡？」

慕容九妹淡淡道：「他在外面受了傷，我……」

小魚兒突然大聲道：「你莫要問了，我和慕容家絲毫沒有關係，此刻又受了傷，你若要殺我，只管殺吧，既不必怕傷別人的面子，也不必怕我還手！」

小仙女冷笑道：「你還手又怎樣？」

小魚兒大笑道：「我若能還手，你就又要躺著不能動了！」

小仙女反手一個耳光摑過去，怒道：「你再說？」

小魚兒動也不動，反而笑道：「我不說了，我還有什麼可說的，你兩次落在我手上，只怪我看你可憐，兩次都饒了你，今日就算死在你手上，也是活該。」他說的當真是大仁大義，動人已極，至於小仙女是如何會落在他手上的，他自然一字不提。

慕容九妹終於忍不住問道：「菁姐，你真的兩次？……」

小仙女氣得全身發抖，卻偏偏說不出一句辯駁的話來，慕容九妹瞧見她這模樣，面上神情突然變得甚是古怪。

小魚兒瞧在眼裡，失聲道：「慕容姑娘，你就讓她殺了我吧，我雖然是在你家裡被她殺的，但我也知道你看不起她，我絕不怪你。」

小仙女已氣極了，不怒反笑，道：「你以為我不敢殺你！」

小魚兒道：「你自然敢的，大名鼎鼎的『小仙女』張菁，一輩子怕過什麼人來？何況是我這根本不能還手的人！」

小仙女怒喝一聲，並指如劍，向小魚兒額角太陽穴直點過去，小魚兒根本不能閃避，鐵心蘭心膽俱裂！

那知就在這時，人影一閃，慕容九妹突然已擋在小魚兒面前，小仙女的手指已觸及她嬌怯怯的身子，方自硬生生收住，怒道：「九妹，你難道要幫外人！」

慕容九妹淡淡道：「若是在別的地方，你將他是打是殺，我全不管，但在這裡，菁姐你總該給小妹個面子。」

小仙女道：「我殺了他再向你陪罪。」

慕容九妹道：「這莊院自從蓋成以後，就沒有殺人流血的事，菁姐你一定非想破這個例，你難道不能等等？」

小仙女跺腳道：「你……你不知道這小鬼有多可惡！」

慕容九妹道：「縱然可惡，也等他走出去再……」

小仙女大喝道：「我等不及了！」

她身形連閃七次，想衝過去，但慕容九妹嬌怯怯的身子，卻總是如影隨形，擋住了她的路。

其實慕容九妹若真是讓她動手，她也未必會真箇殺了小魚兒，但慕容九妹越是攔阻於她，她反而越是憤恨，竟真的要將小魚兒殺了才甘心，只見她纖指連續向慕容九妹攻出了七招！

慕容九妹身子飄飄閃動，冷冷道：「菁姐，這是你先向小妹出手的，可怪不了我。」

小仙女手上不停，冷笑道：「我若要做一件事時，世上沒有一個人能攔得住我，你也不行……你只管將慕容家那些小針小箭使出來吧……」

話猶未了，突聽身後一人喝道：「用不著，看招！」

一股拳風擊過來，竟是雄渾沉厚，無與倫比！

小仙女一伏身「嗖」的竄了出來，大喝道：「好呀，顧小妹，你也敢向我動手了。」

小魚兒暗笑道：「原來他外號叫做『顧小妹』，這倒真的是名副其實，只是他人雖老實，武功卻端的紮實，究竟不愧為武林世家的後人，看來就算這自命不凡的『小仙女』，也未必能勝得了他。」

他卻不知顧人玉正因為人老實，是以武功才能練得紮實，「玉面神拳」顧人玉這七字，在江湖中也是赫赫有名的！

小仙女瞪著眼睛，叉著腰，喝道：「你們還客氣什麼，來呀！」

小魚兒也在心裡說：「是呀，還客氣什麼，趕緊打吧。」

誰知顧人玉卻站在那裡動也不動，低著頭道：「只要張姑娘不向九姐出手，小弟又怎敢向張姑娘出手。」

小仙女冷笑道：「原來顧家神拳的傳人，竟是個沒出息的小子，你除了向你的九姐討好之外，難道什麼都不會。」

顧人玉站在那裡，連一句話都不說了。

小仙女氣得跺腳，道：「好，慕容九妹，你來吧，你那寶貝『七巧囊』中，究竟有什麼玩意兒，也只管一齊使出來。」

慕容九妹冷冷道：「只要你不在這裡殺人，我又怎會和你動手。」

小仙女瞧瞧她，又瞧瞧顧人玉，兩個人一個堵著窗子，一個堵著門，竟硬是和小仙女泡上了。

小魚兒笑嘻嘻道：「你瞧也沒用，反正你是闖不進來的。原來大名鼎鼎的小仙女，也有被人攔住的時候。」

小仙女眼珠子一轉，突也笑道：「你希望我和他們打得落花流水，你才好在旁邊瞧熱鬧，是不是？」

小魚兒大笑道：「你不敢打就走吧，又何必找個梯子下臺階。」

小仙女道：「我正要走了，你若能在這地方躲上一輩子，我算服你，否則，你只要踏出這大門一步，我就要你的命。」轉身向慕容九妹一笑，道：「除非你嫁給他，一輩子守著他，否則他總是要死在我手上的，我又何苦現在和你動手，叫別人聽見，反說我欺負你。」

她倒退三步，身形已在銀鈴般的笑聲中飛掠而去，這位姑娘居然真的說走就走，倒也是小魚兒想不到的事。

他瞪著眼睛，呆了半晌，苦笑道：「女人……女人……唉，女人的心思，變起來真是嚇得死人……」

慕容九妹輕輕嘆息了一聲，道：「此人心思變化，當真無人能以猜測，性格也教人捉摸不定，唉！當今天下，只怕也唯有她才配做我的對手……」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道：「如此說來，天下英雄，只有你和她兩人了？」

慕容九妹道：「正是。」

小魚兒道：「那麼，誰是江湖第一？」

慕容九妹沉吟道：「她行事精靈古怪，脾氣變化無常，連我都猜不透她下一步想做什麼，可算是江湖中第一厲害的人物。」

小魚兒道：「你呢？」

慕容九妹冷冷道：「我並未插足江湖。」

小魚兒道：「你若插足江湖，她就得變為第二了，是麼？」

慕容九妹道：「哼。」

小魚兒一本正經，點頭道：「不錯，你確是天下第一……」

慕容九妹揚了揚眉淡淡一笑，小魚兒卻又接著又道：「你這自我陶醉的本事，的確可算是天下第一。」

慕容九妹心情立刻又變了，小魚兒終於忍不住大笑起來，笑得前仰後合，撫著肚子笑道：「我本來以為只有男人才會自我陶醉，那知女人自我陶醉起來，比男人還要厲害得多，何不走出去瞧瞧，就該知道江湖中比你強的人也不知有多少，但你若只要關起門來稱第一，我也沒法子。」

慕容九妹道：「你……你……」

小魚兒笑道：「你雖然兩次救我性命，但那都是你自己願意的，我可沒有求你，我既不領你的情，自然也不必說好聽的話拍你的馬屁。」

慕容九妹道：「好……很好。」

她雖然拼命想做出冷淡從容，若無其事的樣子，卻偏偏做不出，偏偏忍不住氣得全身發抖。她真的確也是個冷漠寡情，不易動怒的人，但不知怎地，小魚兒隨便三兩句話，就能把她氣得發瘋。

顧人玉走了過來，吶吶道：「她總算對你不錯，你又何苦如此氣她。」

小魚兒笑嘻嘻瞧著她，道：「我就是喜歡故意逗她生氣，她生氣的時候，豈非比平時那副冷冰冰的樣子好看的多。」

顧人玉忍不住也轉頭瞧了瞧，只見慕容九妹蒼白冷漠的面頰微現暈紅，早就比平時更增嫵媚。

他瞧了兩眼，不覺已瞧得痴了，連連搖頭道：「不錯，不錯，果然漂亮多了。」

慕容九妹眼睛一瞪，道：「你……你也敢在我面前說這樣的話，你當我是什麼？」

顧人玉駭得趕緊低下了頭，道：「不……不……不漂亮，你生起氣來醜得很。」

鐵心蘭雖然滿腹心事，一言未發，到此刻也不禁「噗哧」笑出聲來，小魚兒更早已笑彎了腰。

只見兩個垂髫少女，穿林而來，遠遠便嬌笑喚道：「九姑娘……九姑娘……」

慕容九妹正是滿肚子氣沒處發作，怒道：「喊什麼？我又不是聾子。」

那少女也駭得趕緊一起垂下了頭，道：「是……九姑娘。」四隻眼睛偷偷一瞟小魚兒，又趕緊垂下頭接著道：「屋子已經整理好了，姑娘你是不是現在……」

慕容九妹道：「自然現在就去瞧，每天都如此，還問什麼？」

那兩個少女從來未見著她們的九姑娘這樣說話，垂頭說了聲「是」，頭也不抬，一溜煙走了。

慕容九妹冷冷道：「顧少爺若是沒事，就請在這裡看著他們，否則我也不敢留你。」

顧人玉道：「小弟沒事，沒事，沒事……」

他一連說了五、六句「沒事」，慕容九妹早已走出了門外，小魚兒向鐵心蘭擠了擠眼睛，也跟著走了出去。

顧人玉失魂落魄地瞧著慕容九妹，鐵心蘭也呆呆地瞧著小魚兒，顧人玉不由自主嘆了口氣，鐵心蘭也不由自主嘆了口氣，道：「你對她真好……也許太好了。」

她嘴裡在說顧人玉的事，心裡想的卻是小魚兒的事，顧人玉為什麼會對慕容九妹這麼的好，而小魚兒……她柔腸百折，想來想去，顧人玉說了句什麼話，她完全沒有聽到，過了半晌，幽幽又道：「你是不是很喜歡她。」

顧人玉茫然道：「我……我不知道。」

鐵心蘭輕輕一笑，道：「你不知道？」

顧人玉嘆道：「別人都覺得我應該喜歡她，我自己也覺得應該喜歡她，但……但我……我是不是喜歡她，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怕她的。」

鐵心蘭嫣然一笑，道：「你真是好人。」

顧人玉瞧了她一眼，垂首道：「你……你也是個好人。」

※※※

慕容九妹走到園中，突然回過頭，冷冷道：「你跟來幹什麼？」

小魚兒笑嘻嘻道：「我本不想跟來的，但我若不跟著你，小仙女若是乘機來將我殺了，我生死雖沒什麼要緊，你的面子豈非難看。」

慕容九妹瞪了他半晌，再不說話，又往前走。小魚兒踉踉蹌蹌，跟在她身後，不住喘著氣，柔聲道：「我走不動了，你扶著我的手好麼？」慕容九妹根本不理他，走得更快。

小魚兒道：「好，我就累死算了，我死了之後，你把我的屍體送給小仙女，她以後就必定不會找你的麻煩了。」

慕容九妹雖未回頭，但腳步卻果然已放緩。

小魚兒道：「有些女孩子，平時看來雖比男人強，但真的見著男人，可就沒用了！喂，你可瞧見過不敢扶男人手的女人麼？」

慕容九妹終於忍不住冷冷笑道：「不敢？哼，我只是……」

小魚兒道：「你只是不願，是麼？哈哈，世上又有那一個人會承認自己是不敢的，這『不願』兩字，正是『不敢』的最好托詞。」

慕容九妹突然轉身，拉起了他的手，於是急行。

小魚兒行不由自主的跟著她跑，嘴裡還在笑嘻嘻道：「你的手真小，大概還沒有我一半大……」他嘴裡不停在說，眼珠子也不停在轉，只見花園之側，一道淺階曲廊，沿著山坡蜿蜒而下。曲廊之旁，便是一間精緻的屋子，每一間建築的形式都不一樣，每一間的窗紙顏色也不一樣。小魚兒數了數，這樣的屋子一共有九間，想來就是慕容九姐妹的閨房，第一間的窗紙是淺黃色的，慕容九妹推門走了進去，屋子裡的窗幔，桌布，被褥……也都是淺黃色的，簡簡單單幾樣東西，卻自有一種優雅之意。

慕容九妹走了進去，把每樣東西都仔細瞧了一遍，瞧瞧上面可有灰塵，小魚兒卻在瞧著她，道：「這是你大姐的閨房，你大姐可是就要回來了。」

「不回來就可以任它髒麼？」

小魚兒笑道：「不錯，雖然不回來，也要將每樣東西保持乾乾淨淨，看來你們姐妹間果然是情意深厚。」他突然不再說尖酸刻薄的話了，慕容九妹一時間倒摸不到他的用意，哼了一聲，也不答話。

小魚兒道：「你大姐想必是位優雅嫻靜，溫柔美麗的女人，唉，這樣的女人，世上已不多了，卻不知她的夫婿可配得上她。」

慕容九妹終於回頭瞧了他一眼，道：「世上自然沒有能配得上我大姐的人，但若有一人能勉強配得上她，那就是我大姐夫了。」

小魚兒道：「他武功如何？」

慕容九妹冷冷道：「你總該知道，美玉劍客這名字。」她本來決定再也不願和這可恨可厭的小鬼說話的，但此刻不知不覺間又說了許多，只是這「小鬼」和她說的，正是她最願意說的話題，這小鬼雖然兩句話就能將她氣得半死，但兩句話又可將她的氣說平了。

第二間屋子全都是粉紅的，粉紅的牆壁，掛著柄長弓，還掛著口短劍，連劍鞘都是紅的。

小魚兒笑道：「你二姐脾氣想必和大姐不同，她想必是個天真直爽的人，有時脾氣雖然壞些，但心地卻是最好的，而且最肯替別人設想。」

慕容九妹默然半晌，終於忍不住問道：「你怎會知道？」

小魚兒道：「慕容家暗器之精妙，天下皆知，但你二姐偏偏要使長弓大箭，可見她脾氣必是豪爽，喜歡痛快，自然就不喜歡那些精巧的玩意兒。」

慕容九妹道：「嗯，還有呢？」

小魚兒道：「劍長則穩，劍短則險，你二姐用的劍短如匕首。可見她脾氣發作時，必是勇往直前，不顧一切。」

慕容九妹不由得點了點頭，道：「我二姐劍法之辛辣險急，可稱海內第一。」

小魚兒笑了笑，道：「但你二姐夫武功卻不高，是麼？」

他突然間說出這話來，慕容九妹也不禁一怔，詫異地瞧著他，瞧了足足有半盞茶時分，才緩緩點頭道：「我二姐夫乃是『南宮世家』一脈單傳的獨子，『南宮世家』武功雖然高絕，但我二姐夫卻是自小多病，所以……唉！」

小魚兒拍手笑道：「這就是了？」

慕容九妹道：「是什麼？」

小魚兒道：「你二姐出嫁之後，仍將隨身的兵刃留在這裡，為的自然是不願以自己的武功來使夫婿覺得慚愧難受，由此可見她夫婿武功必不如她，因此也可見她心地是多麼善良，多麼肯替別人著想。」

慕容九妹默然瞧了他幾眼，轉身走到第三間屋子。

這第三間屋子窗上竟糊著的是極厚的黑紙，屋子裡自然光線黝暗，但陳設卻是精緻，粧臺旁有琴案，棋枰，畫架上滿堆著畫，牆上掛著極精妙的工筆仕女，題款是「慕容女史」，想來就是她自己的手筆。

小魚兒目光四轉，笑道：「你這位三姐，想必是個才女，只是，性情也許太孤傲了些，也未免太憂鬱，但古往今來的才子才女，豈非俱是如此。」

慕容九妹悠悠道：「她最不喜歡見到陽光，最喜歡的就是雨聲，在雨聲中她畫出的圖畫，真是不帶絲毫人間煙火氣，她撫的琴，在雨聲中聽來，更好像是天上傳下來的，只可惜……只可惜我已有許久未聽見了。」

小魚兒道：「你三姐夫呢？」

慕容九妹道：「他也是武林中的絕頂才子，不但琴棋書畫，無一不精，而且二十九歲時，便已成為兩廣武林的盟主。」

小魚兒笑道：「如此郎才女貌，好不羨煞了人。」

# 第十九章 弄巧反拙

小魚兒隨著慕容九妹向一間間房子走過去，走完第八間，慕容九妹神情又大見溫和，甚至連眼波都溫柔起來，她覺得這「小鬼」實在並不如自己以前想像中那麼可憎可厭，談談說說，不知不覺已到了第九間。

這間房子什麼都是淺碧色的，最精緻，最華麗，房子每件東西，都是人間罕睹的珍貴之物。

小魚兒大眼睛四下轉動，突然笑道：「這間房子的主人和前面的完全不同。」

慕容九妹目中閃過一絲笑意，神情卻是淡淡的，像是漠不關心，只不過隨口問問，道：「什麼不同？」

小魚兒道：「這房子裡的綠色，正表示她自我陶醉、自命不凡。這些零零碎碎的東西，也正表示她幼稚、虛榮、俗不可耐……」他話未說完，慕容九妹面上已變了顏色，終於鐵青著臉，衝了出去，再也不瞧這可恨的小鬼一眼。

小魚兒忍不住哈哈大笑，道：「我若說錯了，你又何必生氣。」

慕容九妹頭也不回，往前走，小魚兒跟著她，三轉兩轉，突然來到一條青石通道中，通道盡頭，有扇青銅的門。小魚兒自然瞧不見門裡的情況，但就只瞧見這扇門，他已感覺到一種神秘詭譎之意，他也說不出這是什麼緣故。

只見慕容九妹取出柄黃金色的鑰匙插入門上一個小洞之中，轉了轉那扇沉重的門，便無聲無息地開了。一股寒氣，自門裡湧了出來。

小魚兒立刻覺出，這間房子和他萬春流萬大叔的屋子有七分相似之處，屋子四面，也堆滿了各式各樣的藥草，自然也有些煉丹製藥的銅鼎銅爐，只是萬春流的屋子乃是以磚瓦建成，這屋子四壁卻都是巨大的青石，萬春流的屋子四季溫暖如春，這屋子卻是陰森森的教人發冷。

慕容九妹已將那扇青銅的門鎖起來了，她蒼白的面頰，到了這屋子裡更變得發青。

小魚兒笑道：「原來咱們的九姑娘還是位女大夫，當真是多才多藝，你帶我到這裡，莫非又想為我看病。」

慕容九妹道：「不錯。」

小魚兒道：「我的毒已解了，還有什麼病？」

慕容九妹道：「你身上多了件東西，若將這件東西割去，你就好多了。」

小魚兒笑道：「哦！那是什麼東西？」

慕容九妹冷冷道：「你的舌頭！」

小魚兒伸了伸舌頭，趕緊走得遠遠的，竟道：「我說的話，真能令你如此生氣麼，那我當真榮幸得很。」

慕容九妹冷笑一聲，轉過了頭，道：「此間之藥草，俱是十分珍貴之物，你萬萬不可亂動。」

小魚兒笑道：「你想我會不會動？」

慕容九妹笑道：「你若要動，也由不得你，但這些藥草中雖有補氣延年的靈藥，卻也有奪命穿腸的毒草，你若被毒了，可沒有人再來救你。」

小魚兒又吐了吐舌頭，道：「你莫嚇我，我這人別的也沒什麼，就是膽子太小，只要被人家一嚇，可就嚇倒了。」

慕容九妹冷冷道：「但只要你老老實實在這裡不動，便絕沒有人能傷你一根毫髮。這是我練功的時候，我得走了。」

小魚兒道：「你……你要到那裡去，我跟著你。」

慕容九妹厲聲道：「你若再跟著我，不等別人傷你，我就要你死！」

小魚兒嘆了口氣，道：「其實像你這樣漂亮的女孩子！只要笑一笑已是夠人神魂顛倒，還要練什麼功夫……功夫練好了，人也變老了。」

慕容九妹也不理他，逕自走向另一扇銅門，又取出柄黃金鑰匙將門開了一線，回首道：「你若妄入此門一步，就休想再活著出來！」

小魚兒笑道：「你門是鎖著的，我怎麼進得去。」

慕容九妹冷笑道：「諒你也進不來的。」

身子一閃，進了銅門，門立刻緊緊關起，「喀啷」一聲，又上了鎖，竟不讓小魚兒瞧一眼，這門裡又是何模樣。

小魚兒也全不著急，懶洋洋伸了個懶腰，嘻笑道：「女人……唉，女人，你們最大的毛病，就是將天下的男人都看成笨蛋傻子……你以為我連這些藥草是毒藥還是靈藥都認不得麼？告訴你，我從小就是在藥草堆裡長大的，我認識的藥草可比你多得多。」

他一面自言自語，一面東翻翻，西瞧瞧，又笑道：「難怪她要嚇我，這裡的藥草，倒真有好些貨色，萬大叔找了幾十年沒找到的。這裡卻有三四樣，嗯，看來我的口福倒不錯。」他竟真的選了三、四種藥草大嚼起來，慕容九妹若是在旁邊瞧著，可真的要急得暈倒過去。

這幾種藥草中，有的確是稀世之物，小魚兒其實也未瞧見過，只是萬春流曾經繪出圖形，教他辨認。這些藥草萬春流搜尋數十年，卻未尋得一味，由此可見出價值之珍貴，若是煉成丹藥，一粒便可活人。

此刻像小魚兒這樣的吃法，卻當真是王八吃大麥，糟塌糧食，但他一點也不心疼，片刻間便吃了個乾淨。

他撫著肚子笑道：「肚兄呀肚兄，今日可便宜了你。」眼珠子一轉，竟還意猶未足，腦筋又動到那些銅鼎中的丹藥上去。

他竟把銅鼎全部揭開，瞧了瞧，嗅了嗅，取出一把，像嚼花生米似的吃得津津有味，右手還不停地一把把往懷裡塞，塞不下了，他就將剩下的丹藥全部混在一齊，扮了個鬼臉，笑道：「你既然閑著沒事，我就找些事給你做做吧。」這一來可真害苦了慕容九妹，她若想將這些丹藥分門別類，少說也得三天五天的功夫。

但小魚兒自己此刻可也不好受，十幾種草藥，丹藥，像是已在肚子燒起火來，燒得他身子發熱了，嘴唇發焦。他歪著頭想了想，自懷中取出根彎彎曲曲的銅絲，伸進那扇銅門的鑰匙洞裡，笑嘻嘻道：「你以為我進不去麼？好，我就偏偏進去讓你瞧瞧。」

他耳朵湊在鑰匙洞上，手撥著銅絲，一面撥，一面聽，臉上漸漸露出了笑容，喃喃道：「這裡……這裡……對了，就是這裡！」

只聽「喀啷」一聲銅門立刻開了。

裡面的房子，比外面更冷，寒氣又自門縫中襲出。

小魚兒深深吸了口氣，道：「好舒服。」

他此刻全身像是被火在燒，自然越冷越舒服，索性開了門，大步走進去，一面大笑道：「九姑娘，我進來了，你只管練功，我不吵你！」

話說完了，人也怔住，只見這石室中還有個地洞，地洞裡全是從冬天就窖藏留存的冰塊。

慕容九妹就坐在冰上，雙手自腿的外側彎入腿的內側，抱住了腳，食指點著足心，全身竟是赤裸裸的一絲不掛。小魚兒活了這麼大，見過的事也有不少，但赤裸的少女，卻是從未見過，他無論見到什麼都不會吃驚，此刻卻也不禁呆呆地怔住了。

慕容九妹眼睛是睜開的，也瞧見了他，她眼睛裡的驚奇、憤怒、羞急，無論用什麼話也不能形容。

但她身子卻動也不動，似乎已不能動了。

小魚兒呆了幾乎有半盞茶功夫，這才轉過身子，故意東張西望，道：「九姑娘在那裡？我怎地瞧不見呀！」

這「小鬼」就是這麼會體貼女孩子的心意，這句話出來，慕容九妹明知是假的，也可自我安慰一下了。

小魚兒一面說，一面走，就要退出門，忽然瞧見牆上掛著九幅圖畫，他又忍不住要停下來瞧瞧。只見第一幅圖上，刻畫著赤身露體的女子，以手腳倒立在冰上，旁邊寫著幾行小字：「化石神功，須處女玄陰之體方能習之，此乃化石神功之入門第一步，三年有成，口訣如下。

「化石神功，功成九轉，肌膚化石，厲物不傷，九轉功成，無敵天下……」

小魚兒看到這裡，已不禁失聲道：「這鬼功夫竟活活的要將人練成僵屍，慕容九妹練了這種鬼功夫，難怪對什麼人都要冷冰冰的了。」

他趕緊去瞧第二張圖，只見上面畫的人已由倒立而直立，上面寫著：「功成二轉，由逆為正……」

小魚兒也懶得往下瞧，他可無心來學這種鬼功夫，人若變成了石頭般又硬又冷，縱能無敵天下，又有何用？

第三張圖上畫著的人形，姿態就和慕容九妹此刻練功時一樣，小魚兒鬆了口氣，喃喃道：「幸好她只練成第三轉就被我瞧見，否則她功夫若是練成了，人也必定要變成個怪物，那就真是害人又害己了。」

他再也不往下瞧，七手八腳，將掛著的圖全扯了下來，慕容九妹仍在瞪著他，目光卻已由羞憤變成哀求。

小魚兒也不回頭去瞧，口中大聲道：「九姑娘，你莫恨我，我這是為你好，你好好一個人，活得快快活活，為什麼偏要自己給自己找罪受。」慕容九妹此刻若能說話，若不放聲痛罵，便要苦苦哀求，她若能動，只怕早已將小魚兒吞下肚裡。怎奈她既不能言，也不能動，只有眼睜睜瞧著小魚兒揭起九張圖揚長而去，她目中不禁流下眼淚。

※※※

小魚兒將九張畫全丟在銅爐燒了，又弄開外面那扇門的鎖，走了出去，居然也不去瞧鐵心蘭，就越牆走出了這山莊。他做事全憑一時高興，有時做對，有時做錯，但是錯是對，他全不管，只覺做了這件事，心裡頗是舒服，做完了後果如何，他也全不放在心上。只是他此刻身子一點也不舒服，不但熱，而且發起脹來，就像是有人不斷往他肚子裡填火。

他一口氣也不知奔出了多遠，一頭鑽進了個樹林，涼風穿林而過，自然要比外面涼快的多。

小魚兒實在走不動了，倒在樹下直喘氣，心裡只希望小仙女此刻莫要來，慕容九妹更莫要來。

他身上又熱，又脹，又癢，嘴裡乾的冒火，喃喃道：「這裡要是有個池塘就好了，我現在最需要的就是水……水……」

突聽一人冷冷道：「你此刻最需要的不是水，是棺材！」

小魚兒但覺脖子一涼，已有一口劍架在他脖子上。

他一驚一怔，苦笑道：「到底還是女人厲害，男人若被女人盯上了，一輩子就休想跑了。」

那語聲冷笑道：「你現在才知道，已嫌太晚了。」

小魚兒道：「你是慕容姑娘？還是小仙女？」

那語聲道：「你還想九丫頭救你，你是做夢。」

小魚兒突然笑了起來，喃喃道：「很好……很好……是你，就還算我運氣不錯。」

小仙女自然想不到小魚兒此刻最怕見的不是她而是慕容九妹，冷笑道：「很對，你的運氣好極了，偏偏要走這條路，偏偏我就在這裡等著。」她這話自然是故意來氣小魚兒的，小魚兒縱然走別的路，還是跑不了的。

小魚兒脖子動了動，道：「你這柄劍很快嘛！」

小仙女道：「哼，也不太快，只是我削下你腦袋時，只怕你嘴裡還能說話。」

小魚兒笑道：「我那般折磨你，你一劍削下我腦袋，就能出氣麼，嘿嘿，我若是你，可就沒有這麼便宜了。」

小仙女道：「你想受什麼罪，只管說吧，我一定包你滿意。」

小魚兒道：「至少先得臭揍一頓再說。」

小仙女冷笑道：「你以為我不敢揍你。」

小魚兒笑道：「你雖能狠一狠心將我殺了，卻是捨不得見我挨揍的。」

話未說完，脖子上就挨了一拳，背上又挨了一腳。

小仙女咬牙道：「很對，我捨不得揍你，很對……」

她說一聲「很對」就揍出一拳，說一聲「捨不得」，又踢出一腳，小魚兒被揍得滿地打滾，口中卻大笑道：「舒服……舒服……」

他是真的舒服，可不是假的。他身子正脹得發癢，小仙女拳頭打在他身上，倒像是替他搥背，鬆骨。

小仙女怒道：「好，你既舒服，就再打重些。」她話未說完，小魚兒背上已重重的捱了一拳。

小魚兒道：「不行，還是太輕了……再重些。」

小仙女幾乎氣破肚子，但瞧見小魚兒面上竟真的全無痛苦之色，她又不覺驚訝、奇怪。她那裡知道小魚兒體內十幾種靈丹妙藥的藥力已活動開，縱然是鐵鎚擊在他身上也傷不了他的筋骨。小仙女的手倒有些酸了，小魚兒還是不住道：「舒服，舒服，再重些……」小仙女想起那日他被痛揍之後，還能奮起擊人之事，更是奇怪這小鬼為何如此能挨揍。

突聽一人冷冷道：「你打夠了麼？」

小仙女霍然轉身，站在樹下的正是慕容九妹。

只見她披頭散髮，眼睛裡滿是紅絲，指尖不住發抖，小仙女再也想不到她怎會如此模樣，大聲道：「還沒有打夠，你要怎樣？」

慕容九妹道：「你若打夠了，就讓給我。」

小仙女冷笑道：「這裡可已不是你的家了，你若再阻攔我，我也……」

慕容九妹道：「你以為我是來救他的麼？」

小仙女又怔了怔，道：「你不是來救他的，還是來殺他的不成？」

慕容九妹道：「正是來殺他的！」

突然掠到小魚兒身旁，抽出一柄匕首，直刺而下。

小魚兒見到她們兩人全來了，心裡反倒不怕了──既然非死不可，還有什麼好害怕的？他瞪著眼睛，瞧著這柄匕首，突見寒光一閃，「叮」的一響，小仙女手裡的短劍已架住了匕首。

慕容九妹怒道：「你方才本要殺他的，此刻為何要救他？」

小仙女冷笑道：「你方才本是救他的，此刻為何又要殺他？」

慕容九妹道：「你……你管不著。」

小仙女大聲道：「我偏要管。」

慕容九妹手腕一抖，閃電般刺出七刀，道：「今日無論是誰來攔阻我，我也是要殺定他了！」

小仙女短劍揮出，閃電般接了七刀，道：「你方才不許我殺他，我現在也不許你殺他！」

慕容九妹道：「你方才苦苦要殺他，此刻卻反要救他，莫非……莫非是你對他……」

小仙女臉緋也似的紅了，大聲道：「你方才苦苦要救他，此刻反卻要殺他，莫非……莫非是他對你……」

慕容九妹蒼白的臉也緋紅起來，喝道：「你敢胡說！」

小仙女喝道：「你才是胡說！」兩人刀劍齊地擊出，「噹」的，又硬拆了一招，兩人卻覺手腕有些發麻，身子也被震得後退數步。

突然間，兩人同時驚呼出來。

小魚兒竟已不見了！

小仙女跺足道：「都是你害得我……」

慕容九妹跺足道：「都是你害得我……」

兩人同時開口，同時閉口，說出來的竟是同樣的一句話，同樣的幾個字，兩人臉都紅了。

小仙女瞧了瞧慕容九妹，慕容九妹瞧了瞧小仙女，小仙女垂下頭，慕容九妹也垂下了頭。

小仙女終於抬起頭來，道：「他逃不了的！」

慕容九妹也同時抬起了頭，道：「追！」

兩人紅著臉想笑一笑，卻又笑不出。

小仙女咬著嘴唇，道：「這次追著了，咱們兩人同時下手殺他！」

※※※

小魚兒也知道自己無論憑輕功，憑體力，都是逃不了的，所以他什麼地方都不逃，卻逕自逃回慕容山莊。他從原路躍回，竟筆直走到那石室銅門前，門自然又鎖上了，他自然也又輕易地將鎖弄開。然後，他將兩扇門都從裡面鎖起，伸展了四肢，舒舒服服地躺在那貯冰的地洞旁，忍不住笑了起來。想起小仙女與慕容九妹方才的模樣，他就要笑，這兩人在別人眼中是俠女、才女，但在小魚兒眼中，她們卻只不過是個女人，在小魚兒眼中，世上的男人可能有一百七、八十種，但女人卻只有一種。

但身子越來越熱，嘴唇越來越乾，他索性跳下地洞，躺在冰堆裡，敲了塊冰，嚼得「喀吱喀吱」直響，嚼了七八塊後，但覺通體生涼，舒服得很，索性就躺在冰上呼呼大睡起來。

此時此地，他居然還睡得著，本事當真不小。

睡夢中，突聽「喀啷」一聲，銅門竟似開了，小魚兒一顆心登時提了起來，動也不敢動，氣都不敢喘。

只聽小仙女的聲音道：「好冷。」

又聽得慕容九妹的聲音道：「昔日家母建造這藏冰窖時，本為了家父怕熱，在暑中最嗜冰鎮酸梅湯，那知後來我卻做了別的用途。」

小仙女又道：「什麼用途？」

慕容九妹默然半晌，低低嘆道：「現在，什麼用途都沒有了。」語聲中充滿了傷心失望，也充滿了怨恨。

小魚兒聽得直發毛，他知道慕容九妹實已恨透了自己，自己若被她們堵在這冰窖裡，可是再也休想逃了。

小仙女道：「你怕那小鬼還逃到這裡來麼？」

「嗯。」

小仙女笑道：「你也未免太多慮了，那小鬼又怎會有這麼大的膽子。」

慕容九妹道：「我真不懂，他會逃到那裡去？」

小仙女嘆道：「那小賊當真滑溜如鬼，詭計多端，下次見著他時，我話也不跟他說就宰了他，看他還有什麼花樣使得出來。」

語聲漸遠，又是「喀啷」一聲，門已鎖上了。

謝天謝地，她們總算走了，小魚兒暗笑道：「幸好女人都是小處仔細，大處馬虎，既要瞧，又不瞧個仔細，否則我真要倒霉了。」

他又靜靜地伏了兩盞茶功夫，身上已有些發冷，這才一躍而起，他若在冰上調息運氣，將藥力歸納入元，功力必有駭人的增長，只可惜他只是睡了覺就爬起來，這良機竟被他平白的糟塌了。

小魚兒屏息靜氣，湊眼在那鑰匙洞上向外瞧了瞧，便發覺小仙女與慕容九妹竟還在外面那屋子裡。小仙女斜斜倚在牆上，似乎在出神地想著心思，慕容九妹身子站得筆直，面色蒼白得可怕。鐵心蘭竟也在這屋子裡，她坐在藥鼎前，正將鼎中的藥一粒粒擇出來，分別裝到幾個銅罐裡。她滿眶淚水，每檢一粒藥，眼淚就落下一滴。

小魚兒瞧得直皺眉頭，暗笑道：「我本是要害慕容九妹的，那知卻害了她，想來是慕容九妹恨我入骨，竟把氣出在她身上，叫她來做苦工。」

顧人玉呢？顧人玉想必是連這屋子都不准進來。

小仙女出了會兒神，突然向鐵心蘭走過去，鐵心蘭一驚，手裡握著一把藥丸，灑了滿地。

語聲自鑰匙洞裡傳進來，只聽小仙女嘆道：「你不要怕，我不會難為你了，咱們都是被那小鬼騙苦了的，正是同病相憐。」鐵心蘭垂下頭，眼淚一滴滴落在衣襟上。

小仙女展顏一笑道：「來，快動手，我幫你的忙，看來咱們若不將這些藥丸整理清楚，九姑娘是不肯給咱們飯吃的了。」

慕容九妹冷冷的瞧著她們，面上沒有一絲笑容。

過了半晌，小仙女突又道：「那張圖……可是真的被那小鬼騙走了。」

鐵心蘭默然半晌，低聲道：「不是騙，是我送給他的。」

小仙女道：「送給他……你為什麼要送給他？」

鐵心蘭霍然站了起來，大聲道：「我高興送給誰就送給誰，這事誰也管不著。」

小仙女怔了怔，失笑道：「你兇什麼？」

小魚兒暗笑道：「小仙女外剛內和，鐵心蘭卻是外和內剛，這兩人性子當真是兩個極端，而慕容九妹呢！她練了那種鬼功夫，外面冷冰冰，心裡只怕也是冷冰冰的，這三人中，最不好惹的就是她了。」

又過了半晌，小仙女道：「你還生不生氣？」

鐵心蘭垂下了頭，似也有些不好意思，別人若是對她兇惡，她死也不服，別人若是對她好，她反而沒法子。

小仙女道：「那張圖你想必是看過了的，你可記得？」鐵心蘭道：「我……記不清了。」

小仙女道：「我可不是想要那些藏珍，我發誓決不動它們，只是，我想……那小鬼必定會到那裡去的，你若記得那地方，咱們就可找著他，我替你出氣。」

鐵心蘭頭垂得更低，道：「我真的記不得了，我不騙你。」

小魚兒自鑰匙洞裡往上瞧，正好瞧見她的臉，只見她說話時眼珠子不停地在轉，不禁暗笑道：「她想必是記得那藏寶之地方，只是不肯說出來，這丫頭看來老實，嘴裡直說不騙人，騙起人來卻篤定得很。」

心念一轉，又忖道：「她為何要騙人？……莫非是為了我？我對她這麼壞，但到現在為止，她非但還是不肯說我一句壞話，聽到別人說我壞話，她反而要生氣，這是為了什麼？」想著想著，他似也有些痴了，但瞬又暗中自語道：「我管她是為什麼，反正女人都是神經病。」

突見慕容九妹快步走了出去，小魚兒正在奇怪，她又走了回來，手裡卻拿了個小小的銅杓子。

小仙女道：「這裡面是什麼？」

慕容九妹道：「鉛。」小仙女奇道：「鉛？你拿鉛來要做什麼？」慕容九妹也不說話，卻將那銅杓在火上煨了半晌，目中突然露出一種殘忍而得意的光芒，口中緩緩道：「裡面那屋子，反正也沒有用了，我索性用鉛將這鑰匙洞塞住，這樣，誰也休想再進得去，誰也休想再出來！」

小魚兒瞧見她那笑容，已覺不對，再聽到這話，更是心膽皆喪，這慕容九妹好狠毒的手段，竟想將小魚兒活活關死在裡面。她雖然發覺小魚兒，卻絕不說破，只因她生怕小仙女和鐵心蘭還會救他！

小魚兒大駭之下，趕緊想弄開鎖衝出去，但慕容九妹已一步掠過來，小魚兒只瞧見銅杓在鑰匙洞外一幌，接著，就什麼也瞧不見了，鉛汁，已灌了進去，外面的人聲也一齊被隔斷。只聽外面突然有人在銅門上敲打起來，這慕容九妹竟生怕小魚兒在裡面敲門，被小仙女與鐵心蘭聽見猜出。

所以她竟自己先敲起門來，小魚兒再拍門，外面也聽不見了。

小魚兒又驚又怕，跺足大罵道：「慕容九妹，你這妖婦、惡婆娘，你的心為何要這麼狠，我又沒害死你爹媽，又沒強姦你，你為什麼定要我死！我方才若不是瞧你那把瘦骨頭全無興趣，早已乘機修理了你，你現在只怕反不會要我死了。」

他破口大罵，什麼話都罵了出來，在「惡人谷」長大的孩子，罵人的技術，自然也比別人高明得多。這些話若被慕容九妹聽見，不活活的氣死才怪，只是四面石牆堅厚，鑰匙洞又被塞住，小魚兒罵得雖賣力，外面連一個字都聽不到。

罵了半天，小魚兒也知自己罵破喉嚨也是沒用的了，在屋子裡亂敲亂轉，想弄出條出去的路，怎奈藏冰的屋子，必須建造得分外牢固，不能讓一絲熱氣透入，正是天生的牢獄，小魚兒想盡法子，也挖不出一個小洞。

小魚兒苦笑道：「誰說這屋子沒用了，這屋子用來關人，豈非比什麼地方都好得多，看來，我只怕真要變成條凍魚了。」

他已冷得牙齒打戰，只有盤膝坐下，運氣相抗，一股真氣傳達四肢，這才漸漸有了些暖意。小魚兒本不是個用功的人，方才縱然明知自己將大好機緣白白糟塌了，他也滿不在乎。只因為他覺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個聰明人，武功好不好都沒關係，反正無論多厲害的人遇著他也無可奈何，他又何必吃苦用功？

但現在情勢卻逼得他非用功不行，他這才知道那十餘種靈藥功用當真非同小可，糟塌了實在有些可惜。藥力隨著真氣流轉，功夫也跟著增進，他不知不覺間竟已入了人我兩忘之境，竟將生死之事也忘懷了。

# 第二十章 人心難測

這樣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是幾個時辰？還是幾天？休息的時候他就將懷中的藥丸掏出來吃，既不覺餓，也不覺冷。但出去是無法出去的，他遲早也是要活活地被困死在這裡，那麼縱然練成了絕世的功力，又有何用？小魚兒想到這裡，便要自暴自棄，只是功夫一不練，就冷得厲害，他死活沒關係，又何必在活著時多吃苦。

他終究不是神仙，肚子終於餓了，餓得連用功都不能，一餓更冷，他自知死期已不遠了。他再也想不到自己這麼聰明的人竟也會被人困死，尤其想不到的是，自己竟會死在女人的手上。這才知道女人並不如自己所想像的那麼簡單，那麼無用，他忽而自責自罵，忽而自艾自怨，不住喃喃道：「看來好人真是千萬做不得的，我若早將小仙女和慕容九妹殺了，又怎會有今日之事……」

於是他又怪萬春流，若不是萬春流，他澈頭澈尾都是個壞人，壞人縱被人恨，被人罵，至少命總比好人活得長些。

他冷得全身發抖，餓得頭暈眼花，喃喃道：「唉，死就死吧，反正人人都要死的，人死之後，至少也有件好事，那就是他再也不會聽到女人的嚕囌了。」

但突然間，他竟不再覺得冷了。非但不冷，而且還發起熱來，他又驚又奇，張開眼睛，又瞧見樁怪事，那一大塊一大塊冰，竟也在溶化。

伸手一摸，冰冷的石壁，竟也熱得燙手。

小魚兒跳了起來道：「這是怎麼回事？難道慕容九妹那丫頭凍死我還不過癮，還要烤熟我？……不對，她將她姐姐的那幾間房間瞧得那般珍貴，又怎會在此引火？」

他圍著屋子走了一圈，四面石壁，三面都燙得像火，只有背山的那面，還只是溫熱的。

小魚兒心念一轉，恍然道：「是了，想必是慕容家的仇人來了，不但要殺人，還要放火……只是你們這些蠢才不知道，你們放火燒了慕容家的破屋子不打緊，卻連天下第一個聰明人也要被你們害死了！」說著說著，他又跳腳大罵起來。

還不到頓飯功夫，巨大的冰塊全都溶化了，小魚兒已被泡在水中，想跳腳都無法跳了。水，本來還是涼的，人泡在裡面還不覺難受，小魚兒既然想不出法子，索性脫了衣服，在裡面痛痛快快洗了個澡。他天生不見棺材不流淚的脾氣，不到真正走頭無路的時候，誰也休想要他著急，害怕。

但現在已到了他真正走頭無路的時候了。

水，已漸漸熱了起來，像是快要沸滾了，小魚兒泡在水裡，就像是被人拋進熱鍋裡的一條活魚，燙得他在鍋中亂蹦亂跳。他只望火能將石壁燒毀，但這見鬼的石壁偏偏堅固得出奇，非但沒有毀壞，簡直連條裂縫都沒有。到後來他什麼力氣都沒有了，竟沉了下去，鼻子一酸，「咕嘟咕嘟」，灌了好幾口水。

小魚兒苦笑道：「好大的一碗鮮魚湯，叫我一個人獨自消受，豈非可惜……」

突然銅門外有人「叮叮噹噹」敲打起來。

小魚兒精神一振，暗道：「好了，這下子總算有人來和我分享這碗魚湯了！」

他已想到這大火雖燒不毀銅門，卻可將鑰匙洞裡的鉛燒熔，那精巧的機簧，被滾熱的鉛汁一燙，只怕就不保險，外面只要有人用鑿子，釘子之類的東西一敲，銅門九成是要敲開的。

他念頭還未轉完，銅門果然開了，水勢如黃河決堤，一下子湧了出去，小魚兒也不動，任憑水將他沖出。外面兩個人再也想不到開了門後會湧出這麼大的水，一驚之下，全身已被淋得像是落湯雞。

他們更做夢也未想到的是，水裡竟還有個人。

※※※

小魚兒被水沖得遠遠的，就躺在那裡，死人般地不動，他已被餓得半死，泡得半死，又怎能妄動。瞇著眼偷偷瞧了瞧，外面的火，竟已熄了，從這間屋子的門瞧出去，只見一片焦木瓦礫，仍在冒著青煙。

老房子著火，自然燒得快些。

再瞧這兩人，前面一個高大魁偉，滿臉橫肉，一嘴兜腮大鬍子，雖被水淋得濕透，看來仍是雄赳赳，氣昂昂，就像是條牛似的，小魚兒瞧見此人，心裡很放心，這種四肢發達的人，頭腦一定也被肌肉擠得很小，他只要略施小計，保險可教這人服服貼貼。

但另一人他卻瞧得有點寒心，這人一身白衣，彎著腰，駝著背，一張臉就像是倒懸的葫蘆，再加上一嘴山羊鬍子，兩條細眉小眼，就算將他放到山羊窩裡去，也不會有人瞧出他是人來。

他身子本就輕枯瘦小，再駝背，頭還夠不著那大漢的胸口，但看來卻比那大漢可怕十倍。小魚兒一瞧這兩人，就知道他們十成中有九成必定就是「十二星象」中的「白羊黃牛」了。

他發覺這「十二星象」長得實在都不像人，卻像是畜牲，這十二人湊在一齊，也不知是怎麼找出來的。

兩人瞧見小魚兒，都怔了半晌，那「黃牛」咧著嘴道：「誰要聽你的話，那人準是祖宗沒積德，上輩子倒了霉，我早就發誓將你說話當放屁，誰知這次還是要上當。」

那「白羊」道：「聽我的話，才是福氣。」

黃牛直著嗓子怪笑道：「福氣，被淋了一身臭水難道也算是福氣，你說這石頭屋子裡必有寶貝，寶貝卻又在那裡？」

白羊瞧著小魚兒，道：「這小子就是寶貝。」

黃牛道：「這小子一身嫩肉，若是李大哥在這裡，倒可以趁熱飽餐一頓，但你這隻只會嚼草的老山羊，還想拿他怎樣。」

小魚兒瞧見這白羊，心裡本在發愁，聽到這話，精神立刻一振，愁懷大解，突然嘻嘻一笑，道：「老牛老羊，你們近來好麼？」

黃牛怔了怔，道：「這小子認得咱們。」

小魚兒笑道：「閑暇之時，我常聽大嘴兄說：『十二星象』中，就數黃牛最勇，白羊最智，不想今日竟在這裡瞧見你們。」

黃牛哈哈大笑道：「過獎過獎……」突然止住笑聲，瞪大眼睛道：「你……你怎會認得我，李……李老哥。」

他這次不但已將「大哥」改成「老哥」，而且「老哥」這兩字說出來時，說得有些結結巴巴。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道：「但大嘴兄對我說起時，只說『十二星象』中有個黃牛乃是他的後輩，聽你喚他老哥，莫非是那黃牛的叔伯。」

黃牛紅著臉一笑，道：「我……我就是黃牛。」

小魚兒道：「既然如此，雖在背後，你也該稱他大叔才是，你胡亂改了輩份，若是被他知道可不高興的。」

黃牛涎臉笑道：「是，是，小兄弟，你千萬莫要告訴他……他老人家。」

小魚兒板著臉道：「這『小兄弟』三個字，也是你叫得的麼？」

黃牛道：「是是是，我……在下……」

白羊突然冷笑道：「你在下若非跟著我出來，就算被人賣了，還不知是被誰賣的。」

黃牛眼睛一瞪，道：「這是什麼話？」

白羊道：「你真相信這小子是李老前輩的小兄弟？……哼，他年紀簡直連做李老前輩的兒子都嫌太小了。」

黃牛摸了摸頭，道：「但……但他說的倒也不錯。」

白羊道：「呆子，他說的話，有那句不是你自己賣給他的……請問，他若真是李老前輩的兄弟，那會在這慕容山莊裡。」

黃牛道：「他……他只怕是被慕容那丫頭關起來的。」

白羊冷笑道：「這兩間屋子是做什麼用的，你難道還瞧不出，慕容那丫頭又不是瘋子，怎會將人關在煉丹藏寶的密室裡，這小子既然能在這裡，慕容家的丹藥藏何處，他必定知道，所以我說他就是個寶貝？」

黃牛又摸了摸頭，瞧著小魚兒道：「好小子，我還在替你辯駁，那知你卻是個小騙子。」

小魚兒冷笑道：「這屋子難道規定是要煉丹藏寶的麼？不煉丹時，關人難道不可以？慕容那丫頭又不是瘋子，這屋子若有藏寶，她又怎會灌一屋子水。」

黃牛拍掌道：「是呀，不錯呀……譬如說我這雙手，雖可以摸女人的小臉蛋，但也可以打人的耳摑子，煉丹的屋子，為什麼就不能關人。」

小魚兒道：「你年紀也和大嘴兄相差無幾，但卻是他的後輩，我年紀雖和他相差多些，為何就不能是他兄弟。」

黃牛再摸了摸頭，瞧著白羊道：「是呀，他說的不錯呀，咱們龍大哥的妹子，豈非也只有十來歲！」

白羊冷笑道：「世上若真有活了四五十歲，還要上孩子當的人，那人就是你，但我……哼，他若要我相信，除非……」

小魚兒招手笑道：「你過來，我讓你瞧件東西。」

他此刻仍水淋淋地躺在地上，白羊方自走到他面前，小魚兒身子突然一滑，雙手雙腿連續擊出四拳三腳。

這四拳三腳幾乎是在同一剎那時間擊出來的，世上唯有一個躺在地上的人，才能將雙拳雙腿同時擊出，世上也唯有李大嘴才練得有這種招式，只因這種招式聽來雖厲害，其實卻不實用，試問一個好好的人，怎會躺在地上和人動手，除非他是在裝病詐死的，要向人猝然偷襲。

而世上除了李大嘴這樣外貌老實，內心奸惡的人外，誰也不會挖空心思去創此等招式。

※※※

白羊大驚之下，整個人都跳了起來，不像是羊，倒像隻兔子──若非小魚兒已累得半死，他此刻就是隻死兔子了。

小魚兒盤膝坐起，笑嘻嘻道：「你此刻相信了麼？」

白羊喘著氣還未說話，黃牛恭敬地作了三個揖，道：「小爺叔……無論你年紀多大，就算你剛生出來只有三天，只要你是李大叔的兄弟，你就是我的小爺叔。」

小魚兒道：「老山羊，你呢？」

白羊目光閃動，仰起了頭，緩緩道：「李老前輩在谷中過得還好麼？」

小魚兒道：「好人不長命，他卻死不了的。」

白羊陰惻惻一笑，道：「谷中的人，一個個俱都長命百歲，李老前輩自然也樂得在谷中享福，是不會再出來受罪的。」

小魚兒眼珠一轉，笑道：「他本來是不會再出來的。」

白羊一怔，道：「現……現在呢？」

小魚兒慢吞吞道：「現在，不但是他，就算是杜大哥，陰大哥，屠大姐……嘿嘿，他們若不出來，我又怎敢一個人在外面亂闖。」

白羊面色登時變了，道：「但……但他們……」

小魚兒道：「他們在谷中悶了這許多年，每人又都練了身江湖中誰也沒見過的功夫，你若是他們，你出不出來？」

白羊垂首道：「是是，閣下……前輩可知他們現在……」

他雖然低著頭，但目光不住閃動，冷森森的不懷好意，小魚兒瞧在眼裡，微微一笑，道：「他們這些人做事素來神出鬼沒，我也不知道他們的行蹤。」

白羊似乎暗中鬆了口氣，但小魚兒又已接著道：「說不定，他們現在就在你身後，你也未必知道。」白羊一口氣立刻又蹩了回去，想回頭去瞧，又不敢去瞧。

黃牛卻是喜笑顏開，道：「若是李大叔真的來了，那就好了，慕容家那幾個丫頭縱有三頭六臂，咱們也不怕她來報仇了。」

小魚兒淡淡道：「你們被她逃走了麼？」

黃牛嘆了口氣，道：「咱們這一次雖是那條蛇約來的，其實咱們這些人自己又何嘗不是早已在動『慕容山莊』的腦筋。」

小魚兒笑道：「慕容家的靈藥，確實叫人流口水。」

黃牛苦笑道：「只可惜慕容那丫頭確是鬼靈精，也不知從那裡得知咱們要大舉來犯，咱們還沒來，她竟已溜了。」

小魚兒吃驚道：「溜了？」

黃牛恨聲道：「不但人溜走，值錢東西也被搬得差不多乾乾淨淨，連大門也沒有鎖，只留下張條子，說什麼『妄入者死』，哼，簡直是放屁！」

小魚兒道：「不錯，簡直比屁還臭。」

他此刻已猜出慕容九妹是為何要走的了！

小仙女與鐵心蘭一心以為小魚兒已溜走，急著去找，慕容九妹知道她們嘴裡雖說得兇，心裡卻是軟的，自然再也不肯說出小魚兒已被關了起來，別人要她去找，她就跟著去找……小魚兒想到這裡，不禁又破口大罵道：「那丫頭不但比屁還臭，簡直比蛇還毒，你們燒了她的屋子，當真再好也沒有，誰動手燒的，我可得請他喝兩杯。」

黃牛大笑道：「放火的雖已走了，但咱們……」

小魚兒笑道：「咱們卻可喝幾杯，不對，幾百杯……咱們一路走，一路喝，我帶你們去找李大嘴，在路上瞧見順眼的，還可以……哈哈，還可以怎樣，你總知道。」

黃牛拍掌道：「妙極妙極。」

小魚兒道：「白羊，你呢？」

白羊道：「這……在下……咳……」

小魚兒道：「你若不願去也沒關係，等我遇見大嘴兄時，就說你不願見他，也就是了。」

白羊大叫道：「誰說我不願去，黃牛，是你說的麼？」一把推著黃牛道：「咱們還不走……咱們還等什麼？」

※※※

這三人果然是一路走，一路喝，小魚兒忽然發現，自己喝酒原來也是天才，居然像是永遠喝不醉。

有時他簡直有些奇怪，那許多杯酒喝下去後，到那裡去了？他看來看去，也覺得自己沒那麼大的肚子。

那黃牛白羊兩人，對他竟是百依百順，吃喝歇住，全用不著他費半點心思，早有他兩人為他安排得舒舒服服。

他要走就走，要停就停，黃牛白羊兩人，也全不問他要到那裡去，「十二星象」中這兩個煞星竟會對個孩子如此聽話，倒真是令人想不到的事。

一路上自然也遇著不少江湖人物，瞧見他們，有的遠遠行個禮，就繞路避開，有的縱不認得他們，但瞧見這兩人的奇形怪狀，也遠遠就避之唯恐不及，又有誰敢來嚕囌生事？！

但入了雁門關後，小魚兒突然發現，前面的人瞧他們，雖遠遠避開，卻有不少人悄悄跟在他們身後。

他們走到那裡，這些人就跟到那裡，一個個神情卻都是恭恭敬敬，既不說話，也沒有半點要找麻煩的樣子。

小魚兒再瞧黃牛白羊，面色竟全無變化，像是什麼都沒瞧見，小魚兒也不說破，傍晚時到了劍閣，找了家客棧投宿，小魚兒道：「大麯酒配麻辣雞，雖然吃得滿頭冒汗，但越吃卻越有勁。」

黃牛大聲笑道：「不錯，大麯酒配麻辣雞，妙極妙極。」

平日小魚兒只要一張口，黃牛白羊兩人就動手將東西拿來了，但今日這兩人嘴裡雖說得好，身子卻動也不動。

小魚兒等了半晌，道：「既然妙極，為何不去拿來？」

黃牛笑道：「從今日起，咱們不必拿了。」

小魚兒道：「你們不去拿，難道要我去？」

白羊笑道：「怎敢勞動你老人家。」

小魚兒道：「咱們不去拿，又不去吩咐店家，這大麯酒與麻辣雞難道會從天上掉下來，地下長出來不成。」

黃牛笑嘻嘻道：「你老等著瞧吧。」

小魚兒在屋子踱了兩個圈子，只聽門外「篤，篤，篤」敲了三聲，霍然拉開門，門外鬼影子卻瞧不見一個，但地上卻多個大托盤，盤子裡裝著一碟麻辣雞，一碟回鍋肉，一碟涼拌四件，一碟豆瓣魚，一大碗月母雞湯，還有一大壺酒，芳香甘洌，果然是道道地地的大麯。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笑道：「原來你兩人還會鬼王搬運法。」

黃牛笑道：「這不叫鬼王搬運法，這叫孝子賢孫搬運法。」

小魚兒道：「哦！」

白羊道：「這一路上跟在咱們後面的那些人，你老可瞧見了？」

小魚兒笑道：「我只當你們沒瞧見哩。」

黃牛道：「那些小子，就是咱們的孝子賢孫。」

小魚兒道：「原來那些人是你們的門下。」

黃牛道：「狗屁門下，我連認都不認得那些孫子。」

小魚兒道：「既不認得，為何要跟著你們。」

黃牛笑道：「江湖中人都知道，只要『十二星象』在那條道上走，那條道上就必定有大買賣，這些孫子們自己不敢做大買賣，就總是跟在咱們身後，『十二星象』從來只取紅貨，不動金銀，這些孫子跟在屁股後，多少也可分得一杯羹。」

白羊道：「所以咱們『十二星象』無論走到那裡，那裡的黑道朋友總是大表歡迎，若有什麼風吹草動，不用咱們自己探聽，總有人來走報消息。」

小魚兒撫掌笑道：「難怪『十二星象』不發則已，一發必中，原來並不是真的在千手千眼，而是有這許多別人不知道的徒子徒孫。」

黃牛大笑道：「但這一次，他們卻上當了，平白孝敬了許多東西，卻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連血本都撈不回去。」

白羊也大笑道：「但這是他們自己心甘情願的，咱們樂得消受，也不必客氣。」他們笑聲雖大，語聲卻小得很。

※※※

這一路上自然走得更是舒服，無論他們想要什麼，只要把聲音說大些，不出片刻，自然就有人送來。

小魚兒入關之後，竟不再東行，反而又轉向西南，過綿陽，龍泉，眉山，竟似要直奔峨嵋。他居然像是認得路的，走到那裡，只要問問那地方的名字，就知道方向，根本不向黃牛白羊問路。

蜀中風光，自然與關外草原不同，小魚兒走得頗是高興。蜀中的烈酒辣菜，更使小魚兒一路讚不絕口。到了峨嵋，黃牛白羊一個未留意，小魚兒竟一個人溜了出去，直到深更半夜時，才施施然回來。

黃牛白羊既不問他去了何處，小魚兒也一字不提，到了第二日，他也不說走，傍晚時又悄悄溜了出去。這樣竟一連過了三天，小魚兒還不說走，黃牛白羊還是不聞不問，這兩人的確已服了小魚兒，簡直比小魚兒的兒子還聽話，看來李大嘴雖然退隱多年，但在這些人心裡，對他仍是畏如蛇蠍。

「十大惡人」的聲名，果然不是好玩的。

第三日午夜，小魚兒一個人又到市上兜了個圈子，只見大大小小的酒樓飯舖裡，每一家都有幾個江湖人坐著。十人中有九人只是在喝著悶酒，非但沒有大聲吵笑，簡直連話都不說一句。

小魚兒也不知道他們貴姓大名，這些人是黑道？是白道？是成名的英雄？還是無名小卒？小魚兒全不想問。

街道上不時還是些烏簪高髻、玄服佩劍的道人走過。他們腰佩的劍又細又長，神情更是倨傲異常，既像是全不將別人瞧在眼裡，但卻又不時以銳利的目光去打量別人，他們既像是來市上散步閑逛的，面色偏偏又十分凝重。

小魚兒知道這些道人必就是「峨嵋」門下，峨嵋劍法之辛辣迅急號稱天下無雙，門下弟子的眼睛自然難免要生在額角頭上，何況，這裡就在峨嵋山下，正是峨嵋弟子的地盤，他們要在這裡招搖過市，作虎視眈眈、巡邏調查狀，也只好由得他們，又有誰敢去管他。

小魚兒逛了一圈，買了個香袋，又在西街口的滷菜大王切了半斤蹄筋，一斤牛肉，才逛回客棧。

屋子裡已擺了一桌配菜，黃牛白羊老老實實地坐在那裡等，菜都快涼了，兩人卻連筷子都不敢動。

小魚兒笑道：「這三天來，你兩人簡直比大姑娘還老實，簡直足不出戶，街上熱鬧得很，你兩人也不想瞧瞧。」

黃牛苦笑道：「瞧是想瞧的，但以我兩人的名聲，在這峨嵋山下，還是老實點呆在屋子裡，太太平平地喝酒好。」

小魚兒道：「峨嵋派的雜毛們真有這麼厲害？」

黃牛嘆了口氣，舉杯道：「咱們不說這些，來……小侄敬你老一杯。」

小魚兒卻先將兩包滷菜打開，笑道：「聽說這『滷菜大王』用的是幾十年的陳湯老滷，所以滷出來的菜，滋味分外不同，你兩人不妨先嚐嚐。」

黃牛笑道：「有了孝子賢孫們送來這許多菜，你老又何必多破費。」

小魚兒道：「換換口味，總是好的。」

白羊道：「長者賜，不敢辭！」果然夾了塊牛肉在嘴裡，一面大嚼，一面讚美，等他吃完了，黃牛已吃了五塊。

小魚兒喝了兩杯酒，雖無酒意，興致卻更高了，笑道：「看來峨嵋派的劍法，果真有兩下子，江湖朋友到了這裡，連說話都不敢說了……我遲早要見識見識。」

黃牛笑道：「你老一出手，峨嵋雜毛包準嚇得滿街走。」

白羊眼睛盯著那香袋，道：「你老莫非真的要上峨嵋山去。」

小魚兒道：「我本想和你兩人一齊去的，也好叫你兩人開開眼界，但你們兩人既然不敢露面，我只好一人去了。」

黃牛道：「你老準備什麼時候上山？」

小魚兒道：「明日清晨。」

黃牛嘆了口氣，道：「只可惜你老的計劃已要改變了。」

小魚兒皺眉道：「為什麼要改變？」

黃牛瞧著他一笑，笑容突然變得十分奇怪。

白羊陰森森笑道：「你這小雜種，你還不知道！」

他稱呼突然由「你老人家」變成「小雜種」，小魚兒倒當真吃了一驚，「吧」的一拍桌子，霍然站起，怒道：「你這老山羊，你敢……」

話猶未了，身子竟軟軟的倒了下去。

白羊咯咯笑道：「小雜種，你現在總知道了吧！」

小魚兒倒在地上，道：「酒……酒裡有毒！」

黃牛得意揚揚笑道：「我兩人還生怕騙不倒你，所以跟你喝的是同一壺酒，只不過我兩人早已服下了解藥而已。」

小魚兒道：「你……你兩人為何要如此？」

白羊道：「你只當咱們到慕容山莊去真是為了慕容家的丹藥麼？哼，那幾個小丫頭煉出來的藥，還不值得『十二星象』勞師動眾。」

黃牛道：「老實告訴你，咱們是找你去的。」

白羊道：「現在普天之下，只怕已唯有你一人知道燕南天的藏寶所在，蛇老七為了要抓住你，早已在慕容山莊四面都佈下了眼線，一面飛鴿傳書，將咱們找去，那知咱們方到那裡，慕容那丫頭竟鬼使神差地走了。」

黃牛道：「但你卻留在莊子裡，咱們進去找了一圈，竟找不著你，一氣之下，就放了把火將屋子燒了。」

白羊道：「屋子燒光了，咱們才瞧見那兩間石室，原來你這小雜種也不知為了什麼得罪了人家，竟被人家關在水牢裡。」

黃牛道：「這也難怪，慕容丫頭本就喜怒無常……」

小魚兒聽得唉聲嘆氣，忍不住問道：「但後來為何只剩下你兩人？」

黃牛笑道：「咱們早已知道你這小雜種鬼計多端，若是逼著你說出藏寶之處，說不定還會想出鬼主意，你若胡說八道，咱們豈非也只有跟著你亂轉，一路上若是被你趁機溜了，豈非冤枉。」

白羊道：「但咱們的黃牛哥算準你只要一能走動，第一個要去的地方，必定就是燕南天的藏寶之處，所以他就做好了這圈套，要你上當。」

小魚兒瞪大了眼睛，瞧著黃牛，道：「是你想出來的主意？」

黃牛道：「想不到吧！」

# 第二十一章 爾奸我詐

小魚兒中了黃牛、白羊在酒中放的迷藥，身子無法動彈，只得嘆口氣，苦笑道：「看來當真是人不可貌相，你這條笨牛居然也有一肚子鬼主意，我可真做夢也未想到。」

白羊咯咯笑道：「江湖中上過他當的人，真是數也數不清了，你這小雜種又不是頭一個，你嘆的什麼鳥氣。」

小魚兒道：「但你又怎知我……」

黃牛道：「你和『狂獅』鐵戰的女兒走在一齊，自然和『十大惡人』有關係，我隨意說了『十大惡人』中一個名字，你果然打蛇隨棍上，自己往坑裡跳。」

小魚兒苦笑道：「這才叫歪打正著，算你走運就是。」

黃牛道：「我知道你一瞧我兩人如此容易上當，必定不會輕易放過的，必定要叫咱們跟著你做牛做馬，你這小鬼若是良心好些，咱們反倒要想別的法子了。」

小魚兒嘆道：「我正也有些奇怪，『十二星象』是出名的壞蛋，怎會突然變得如此老實聽話……唉！不想我竟也有陰溝裡翻船的時候。」

黃牛大笑道：「你這小鬼自以為已經很聰明了，是麼？告訴你，你若想在江湖中混，你還差得遠呢！」

白羊道：「咱們『十二星象』是何等人物，若不是騙著你玩，又怎會對你這樣，哼！就算李大嘴自己來了，咱們也不過只是拿他當做個屁。」

黃牛道：「咱們本想等你找著那藏寶之地後，再拿你開刀，那知你這小鬼果然滑溜，咱們竟看不住你，所以只好請你喝兩杯迷魂湯了。」

白羊道：「反正咱們此刻已知道那藏寶必定就在峨嵋山，距離已不遠了，也不怕你這小鬼再玩花樣。」

黃牛獰笑道：「你若是好生說出那藏寶之地，說不定大爺一開恩，或許饒了你，你不是個笨人，想必不會自找麻煩，冤枉多受些活罪。」

小魚兒眼睜睜瞧著他們，突然大笑起來，笑得居然開心得很，得意得很，白羊大怒道：「小雜種，你只道咱們沒有叫你說實話的本事麼！」

小魚兒笑道：「老雜種，你只道我真的上了你們的當麼！」

黃牛笑道：「你還有什麼鬼主意，說吧。」

小魚兒嘆了口氣，道：「我說是願意說的，只怕你們還未聽完，就嗚呼哀哉了。」

黃牛還是笑嘻嘻道：「真的麼？」

小魚兒也笑嘻嘻道：「假的，那包牛肉裡沒有毒藥，一點毒藥也沒有。」

他話未說完，黃牛白羊已再也笑不出來。

白羊一把拉住他衣襟，變色道：「小雜種，你說什麼？」

小魚兒笑道：「我說我是個呆子，雖然明天就要去尋寶了，雖然不能讓你們跟著，但我還是捨不得毒死你們，所以沒有在牛肉蹄筋裡下毒。」

他越說沒有，白羊面色越是害怕，嘶聲道：「你……你……快將解藥拿來！」

小魚兒笑道：「是是是，我應當將解藥拿給你們，然後等你們來害我……哈哈，莫要忘了，你們要我尋寶，不敢毒我，但我可沒有要你們尋寶，難道也不敢毒死你們，哈哈，莫忘了迷藥是會醒的，毒藥卻要人的命。」

黃牛居然又笑了，笑嘻嘻拉開白羊的手，道：「是是是，咱們是呆子，什麼都不懂，你說咱們中了毒，咱們就真的以為自己中了毒了。」

小魚兒笑道：「當然當然，你們千萬莫要相信，現在你們若是摸一摸第五根肋骨下的『乳根穴』旁邊，那裡包險一點毛病都沒有，你們也不必摸吧。」

他「不必摸」三個字還未說完，黃牛白羊兩個人的手已不由自主往第五根肋骨下「乳根穴」旁摸了過去。

兩人不摸還罷，一摸之下臉色登時變得比牆還白，兩人你望著我，我望著你，再也動彈不得。

小魚兒笑道：「沒關係，那裡雖有些發麻，但兩三盞茶功夫裡，你們還是死不了的，你們還來得及先殺了我。」

他雖然叫他們殺他，但此刻就算再給他們個膽子，他們也不敢動手，小魚兒死了，誰給他們解藥！

白羊道：「你……你究竟要怎麼樣？」

小魚兒笑道：「我若是你們，此刻就該乖乖地先將我老人家中的迷藥先解了，再拍拍我老人家的馬屁，讓我老人家出出氣，然後再發下個金誓，從此永遠聽我老人家的話，絕不敢絲毫違背……」

黃牛嗄聲道：「我若解你的迷藥，你不解咱們的毒又如何？」

小魚兒道：「是是是，你不解我中的迷藥，我反會替你們解毒了。」

白羊黃牛對望一眼，突然向小魚兒走過去。

小魚兒悠悠道：「世上有些毒藥，是沒有現成的藥可解的，而且，除了下毒的人之外，誰也不知道那毒性究竟如何，但你們若是不信，不妨試試也可以。」

黃牛白羊停住了腳，再也不敢走一步，叫他們拿別的來試都可以，叫他們拿自己性命來試，他們可沒這麼大的膽子。

兩人心中同時忖道：「咱們發過誓，服下解藥後，難道就不能宰了他麼？發誓在咱們說來，豈非比吃白菜還容易。」

兩人再不說話，一齊跪了下去，發了個又重又毒的誓，恭恭敬敬，將解藥餵入了小魚兒的嘴裡。

別的事都可以等，要命的事是等不得的。

過了半晌，小魚兒果然已能站起，拍了拍衣服上的土，笑道：「十二星象的解藥果然都靈得很。」

黃牛乾笑道：「你老人家的解藥想必更靈。」

小魚兒道：「什麼解藥？」

白羊黃牛好像被人在肚子上踢了一腳，失聲道：「你……你……」

小魚兒大笑道：「莫要著急，我是騙著你們玩的。」

他笑嘻嘻自懷中摸出個小瓶子，道：「解藥其實在我身上，你們方才為什麼不來搜搜……唉，人有時的確不該太相信別人的話。」

白羊黃牛又氣又恨，恨不得一手把這小鬼捏死，但還是救命要緊，黃牛搶過解藥，一下子就倒進嘴一大半。

白羊變色道：「你……你為何吃這許多！」

黃牛笑嘻嘻道：「我塊頭大些，理當多吃些。」

白羊恨恨奪過瓶子，將瓶裡的藥全吃了下去，然後兩人瞧著小魚兒，心裡卻在想：小雜種，瞧你再往那裡跑。

小魚兒也瞧著他們，道：「再摸摸那裡還疼不疼。」

兩人一摸，果然不疼了。

白羊笑道：「這毒藥解得好快！」

黃牛獰笑道：「現在你……」

「往那裡跑」四個字還未說出，小魚兒突又大笑起來，道：「方才我叫你們摸時，那裡正是你們氣血交流處，縱然輕輕一觸，也會又麻又疼，現在氣血已流過那裡，自然不疼了！」

這下子兩人又被氣得目直口呆，肚子都快被氣破了。

白羊嘶聲道：「小雜種，原來你在騙人。」

小魚兒笑嘻嘻道：「不錯，我正是在騙你這老雜種，你們也不想想，牛肉又不是我煮的，我怎麼下毒？何況，我若真下了毒，為何不將你們毒死！」

黃牛突也大笑道：「算你聰明，但咱們可也不是呆子，告訴你，那迷藥雖解，但半個時辰內，你還是無法動用真氣，我舉手便可取你性命。」

小魚兒道：「哦，真的麼？」

黃牛獰笑道：「假的，我怎捨得宰了你，我只不過要割下你一隻耳朵，半個鼻子，砍斷你一隻手，一條腿。」

小魚兒道：「哎呀，我好怕呀！」

黃牛道：「你不必害怕，我不是李大嘴，不會吃你的，我只不過要把你的肉拿去餵狗。」口中說話，一步步向小魚兒走了過去。

小魚兒瞧也不瞧他，口中低低念道：「一、二、三、四、五、六、七……」

他念到「七」字，黃牛巨靈般的手掌已直劈過來，小魚兒還是動也不動，根本不睬他。黃牛一掌劈出，也不知怎地，身子突然搖了起來，面色也變了，突然一個倒栽葱，直挺挺倒了下去。只見他眼睛發直，口吐白沫，宛如中了邪一般。

白羊大驚道：「這……這是怎麼回事？」

小魚兒笑道：「也沒什麼，只不過牛肉裡雖然無毒，但那解藥卻是有毒的，他搶著要多吃些，自然就先倒下去。」

白羊怒吼一聲，飛撲而起，但身子方自撲到空中，就像是根木頭似的掉了下去，腦袋立刻腫起了一塊。

小魚兒拍掌笑道：「這下子可變成獨角山羊……」

笑聲未了，突然窗外一人嘆道：「活了這麼大年紀，卻被個小孩子玩弄於掌股之上，你們這一條羊，一頭牛以後還能再見人麼？」

小魚兒驚道：「什麼人？！」

只見窗子開了一線，一個人蛇一般自窗縫裡滑了進來，全身碧油油的又膩又滑，赫然正是那碧蛇神君！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笑道：「好久不見呀，你好嗎？坐下來喝杯酒吧。」

碧蛇神君陰惻惻笑道：「告訴你，他們在酒中所下的迷藥，乃是我獨門煉製，這迷藥的藥性，天下再無一人比我清楚，你縱然想拿話來拖延時間，也是無用的，我就算再讓你說一百句話，你還是休想動用真氣。」

小魚兒嘆了口氣道：「如此說來，我今天總是劫數難逃，是倒霉定了？」

碧蛇神君道：「正是！」

只聽白羊黃牛兩人同時哼了起來，他兩人眼睛還瞧得見，怎奈全身肉都硬了，四肢既不能動，想張嘴說話都不行，這毒藥可要比碧蛇神君煉製的厲害十倍。碧蛇神君瞧了一眼，也不禁微微變色道：「半人半鬼的『殭屍散』！」

小魚兒笑道：「算你還有些眼力，這兩位仁兄吃得還生怕不夠多，半個時辰中，只怕就要變成僵屍，雖然死不了，但以後也只能跳著走路了……哈哈，一隻羊一隻牛滿街亂跳，想必好看得很。」

黃牛白羊聽了這話，頭上已往外直冒冷汗，哼的聲音更大，碧蛇神君轉首瞧了他們一眼，道：「兩位仁兄可是要小弟先救你們。」

黃牛白羊拼命點頭，頭也不過只是微微動了動。

碧蛇神君陰惻惻笑道：「一份藏寶，三個人分不嫌太少了麼，何況兩位本說好這一路上要給小弟留下標記，但標記又在那裡？若非小弟早已知道兩位的為人，早已令人混在那些『孝子賢孫』中跟來，此刻又怎找得到兩位？」

黃牛白羊額上的冷汗已比黃豆還大，目中已露出驚恐之色，碧蛇神君目光閃動，縱聲長笑道：「兩位就喜歡裝神弄鬼，如今真的變作僵屍，豈非更是有趣！」突然頓住笑聲，向小魚兒走了過去。

小魚兒笑道：「你若要點我穴道，下手可要輕些，我現在既不能運氣相抗，你若一指將我點死，可就沒戲唱了。」

碧蛇神君獰笑道：「那麼，我不點你穴道就是，我只叫『碧絲』輕輕咬你一口，你非但不會覺得疼，還會覺得癢癢的，酸酸的，那滋味可比抱著女人還舒服。」語聲中，只見一條碧光閃閃的小蛇，自他衣袖中滑了出來，蛇身雖只有蚯蚓般大小，但紅信閃縮，滑行如風，卻足以懾人魂魄！

小魚兒縱是膽大，此刻面色也不禁變了。

那碧蛇神君衣袖中竟似有個蛇窟，瞬息之間，便有十幾條細如蚯蚓，長如筷子的碧絲蛇，接連滑了出來，有的滑上小魚兒的臉，有的滑上他脖子，有的滑進他靴子裡，還有的竟滑入他衣襟──十幾條又冷，又滑，又膩的小蛇，在自己身上亂爬，那滋味可真不是人受的。

小魚兒全身都麻了，縱有力氣，也不敢動一動。

碧蛇神君伸出拇、中兩指，道：「我手指只要輕輕一彈，你便立刻跌入溫柔鄉裡，嘿嘿，十幾個女人一齊抱著你，那種銷魂蝕骨的滋味，除了你別人也無福消受。」

小魚兒嘆道：「抱女人若是這樣的滋味，就難怪聰明人都要去當和尚了。」

碧蛇神君獰笑道：「你此刻還未嘗著，怎知……」

小魚兒大叫道：「拜託拜託，這滋味我也無福消受。」

碧蛇神君道：「你可是告饒了？」

小魚兒苦笑道：「你要去那裡，我帶你去就是。」

碧蛇神君目光閃動，歡喜得連聲音都啞了，道：「那藏寶之地可是真的就在這峨嵋山上？」

小魚兒道：「半點也不假。」

碧蛇神君嚥了口口水，道：「如此說來，今夜我便可瞧見那批寶藏了。」

小魚兒道：「你不但可以瞧見，還可以帶走。」

碧蛇神君一躍而起，道：「既然如此，走吧。」

小魚兒道：「走？……這……這些蛇？……」

碧蛇神君大笑道：「我肯讓這些蛇美人抱住你，你真是天大的福氣。」

小魚兒苦著臉道：「但有這些小美人兒抱住我，我那裡還有走路的力氣？」

碧蛇神君道：「我自知看不住你，只有請她們代勞，只要你乖乖的，她們也必定溫柔得很，但你的手若是亂動，她們的櫻桃小口只要輕輕咬上你一口，嘿嘿，哈哈……」突又大笑起來，笑得也不知有多麼難聽。

※※※

小魚兒只有乖乖地站起來就走，非但不敢亂動，簡直連咳嗽也不敢咳嗽一聲，他平生也沒有如此聽話過。

走出門，還可以聽見黃牛白羊兩人在地上哼哼，那聲音像是哀呼，求饒，又像是在咒罵，縱是鐵石人聽了，也難免要動心。怎奈碧蛇神君的心竟比鐵還硬，根本像是沒有聽見，小魚兒更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那裡還管得了別人。

對面一個店伙走過來，躬身笑道：「少爺你……」

話未說完，瞧見小魚兒的臉，大叫一聲，登時被駭得暈了過去，就像是瞧見了活鬼似的。

小魚兒苦笑道：「我現在模樣想必好看得很，耳朵上掛著兩條蛇，脖子上繞著兩條蛇，手腕上盤著兩條蛇，還有條蛇塞在鼻孔裡，耳環，項鍊，手鐲，都全了，他日若有機會，我倒要將這付首飾送給慕容九妹。」

他一個人自言自語，碧蛇神君也不理他。

小魚兒又道：「其實那幅藏寶圖畫得並不十分詳細，我花了整整兩個晚上，才算將地方摸清，不想卻被你撿了便宜。」

碧蛇神君道：「那入口是在前山？還是後山？」

小魚兒道：「後山……」

話未說完，已有一塊黑布蒙住了他的頭。

碧蛇神君冷冷道：「從這裡到後山，用不著你領路，你若聰明，你乖乖地跟我走，若想故意招搖過市，引起別人的注意，這心思就白費了。」

小魚兒暗中嘆了口氣，口中卻笑道：「我為何要引起別人的注意？這世上我只有仇人，那有朋友？」

碧蛇神君叱道：「閉嘴！」

小魚兒嘆道：「連話都不能說麼？……」他就像是個瞎子似的，被人牽著走，此刻又變成了個啞巴。

碧蛇神君走得快，他只有走快，碧蛇神君走得慢，他也只有走慢，至於已走過什麼地方，他全不知道。

走了頓飯功夫，人聲漸寂，風漸涼，小魚兒的手突然被人一拉，像是被拉入一個草堆樹叢裡。

小魚兒心念一轉，暗道：「這廝莫非瞧見了什麼他害怕的人……」

碧蛇神君湊在他耳旁沉聲道：「一出聲就要你的命！」

這句話才說完，摸約六七丈外已有個語聲響起：「鐵心蘭這丫頭怎地到了這裡就突然不見了！」

嬌脆的語聲，每說一個字，小魚兒的心就跳一下──這竟是小仙女的聲音，她怎會也到了這裡？！

接著，就聽得另一人道：「只怕她已發覺了我們。」

這語聲冷漠優美，竟是慕容九妹的。

小魚兒的心立刻像是打鼓般跳了起來，平時他若知道這兩人就在附近，逃得生怕不夠快。

但此刻，他卻只希望這兩人快些走過來，越快越好，他忽然發現這兩人雖是他的仇人，卻也可算是他的親人。

只聽小仙女道：「咱們一路跟著她，她半點也沒發覺，到了此地又怎會突然發覺？瞧她那付痴痴迷迷的模樣，心裡只有那小鬼，眼裡也只知去找那小鬼，就算有一隊人跟在她後面，她也不會發覺的。」

慕容九妹淡淡道：「既是如此，你還怕找不著他？」

小仙女道：「我只怕……只怕……」

慕容九妹冷笑道：「你只怕找不著那小鬼，是麼？」

小仙女道：「對了，我真怕找不著那小鬼……真怕不能將他的心挖出來，瞧瞧那究竟是什麼顏色。」

慕容九妹道：「不用瞧你也該知道……黑的……」

語聲非但沒有走近，反而漸漸遠了。

小魚兒真恨不得大聲叫她們回來，但他也知道自己只要一出聲，那些蛇美人的「櫻桃小嘴」就要一齊咬下來，他可吃不消。

他只有忍著，只要留著命在，什麼事總有法子的。

聽了她們的話，他已猜出慕容九妹與小仙女必定是先故意將鐵心蘭放了，然後再一路悄悄地跟蹤而來。

這是個又簡單，又古老的計謀，而這種計謀卻偏偏最容易令人上當──但鐵心蘭，她此刻又到那裡去了？鐵心蘭到這裡自然不是為了那寶藏，她只不過要在這裡等小魚兒，她知道寶藏就在峨嵋山，也知道小魚兒必定會來的，但慕容九妹親手將小魚兒關入石牢，自然認為小魚兒絕對來不了，那麼，她為何要來這裡？難道這冷漠無情的女人，對這寶藏也有貪念不成？

小魚兒眼珠子直轉，怎奈什麼也瞧不見，什麼也猜不出，只覺碧蛇神君又湊了過來。小魚兒眼前一亮，黑布已被掀了起來，雖然是深夜，但這一夜的星光夜色有似分外明亮，分外可愛。

小魚兒不覺也長長鬆了口氣，道：「我現在才知道，做瞎子的滋味可真不好受。」

# 第二十二章 陰錯陽差

峨嵋山山勢險峻，正是「高出五嶽，秀甲九州」，尤其在後山，抬頭望出，只覺萬丈危崖似將臨面壓下，令人神魄俱為之飛越。

這裡正是峨嵋山最最荒涼的一環，上山不久，便有濃濃的煙霞自腳底生出，到了半山，人已在雲霧裡。

小魚兒雖想展開身法，將碧蛇神君擺脫，但有十幾條蛇盤在身上，又有誰能走得快，一個時辰後，兩人都已在喘氣了。

碧蛇神君喘著氣道：「到了沒有？」

小魚兒道：「你還嫌慢麼，若是沒有我帶路，就算你知道這地方，找上個七天七夜，也休想找得到。」

碧蛇神君突然笑道：「你實在是個很能幹的孩子，實在比我能幹的多。」

小魚兒笑道：「這就對了，在沒有尋得那寶藏之前，你還是拍拍我馬屁的好，等找到寶藏後，你再將我千刀萬剮也不遲。」

碧蛇神君柔聲道：「你放心，等找到了寶藏，我更不會殺你，我一定會好好的待你，你……」突然大吼道：「小鬼，出來……出來……」

原來他說的正得意，小魚兒竟已不見了。

剎然間碧蛇神君已滿頭冷汗，大吼道：「你若再不出來，我只一聲尖哨，你就得死！無論你逃到那裡，也是沒有用的！」

夜霧深沉，小魚兒連影子都瞧不見。

碧蛇神君急得跳腳，又道：「我那碧絲蛇又叫『附骨之蛆』，若無我的號令，一輩子都要纏著你，直到你死為止，你仔細想想，這麼做划得來麼？」

突聽身旁「噗哧」一笑，道：「我就在這裡，你著急什麼！」

碧蛇神君瞧了半天，才瞧清那裡竟有個洞穴，山籐一條條垂下來，就像是一層層簾子似的。

小魚兒不知何時已鑽入洞裡，又笑道：「進來吧，這裡就是那寶藏的入口。」

碧蛇神君本來滿腹怒氣，聽見這話，火氣全沒有了，俯身鑽了進去，但覺一股陰寒之氣撲面而來，他竟不由得機伶伶打了個寒噤，嘆道：「也真虧那燕南天找得到這種地方……」

小魚兒道：「若不是這種地方，那寶藏還會等著你來拿麼？」

碧蛇神君展顏笑道：「不錯，如此幽秘之地，除了有燕南天自己畫的地圖之外，只怕真的連鬼都找不到……燕南天呀燕南天，你花費這許多心血，尋得如此幽秘之地，卻不知到頭來寶藏還要落在別人手中的！」

此地既是如此幽秘，那寶藏之珍貴自也可想而知，碧蛇神君想到這裡，不禁更是得意，連冷都不覺冷了。

洞穴內伸手不見五指，碧蛇神君燃起了個小小的火摺子，火摺雖小，光度卻甚強，他開懷笑道：「你瞧我這火摺怎樣？老實告訴你，為了此行，我已準備許久了，這火摺乃是花了三百兩銀子向那『老火鴉』買的，就是燃上個一天一夜，也不會熄滅……」話還未說完，火摺子已突然滅了。

小魚兒笑道：「哦，這火摺子原來是不會滅的。」

碧蛇神君恨聲道：「好個『老火鴉』，連我的銀子也敢騙。」

小魚兒道：「這也不能怪他，只怕是你牛吹得太大，連火摺子都被你吹滅……」腳下突然踩著樣東西，身子踉蹌衝出。碧蛇神君也驚呼了一聲，接著，火摺又亮起，但火摺亮後，兩人驚呼之聲，卻更響，眼睛也發了直！

洞中地下，竟臥著三具死屍！

這三具死屍衣衫華麗，手裡握著的劍，青光閃動，竟似名器，但三人屍身蜷曲，死得卻極慘！伸手一探，三人手足雖已冷，但屍身還是軟軟綿綿的，顯見他們死時距離此刻最多也不會超過一個時辰。

碧蛇神君再扳過他們的臉瞧了瞧，他的臉立刻也變得和這三個死人差不了多少，拿著火摺子的手也發起抖來。

小魚兒忍不住問道：「你認得他們？」

碧蛇神君道：「金……金陵三劍，其利斷金！」

小魚兒聳了聳肩，展顏道：「反正這三人已經死了，咱們何必再去多想。」

碧蛇神君怒道：「他們雖死了，但殺死他們的人卻必定還在洞裡，這人能在剎那間將『金陵三劍』一齊殺死，豈非更是怕人。」

小魚兒道：「奇怪，他會是誰呢？他怎會知道這秘密？」

碧蛇神君咬牙道：「你難道不知道？這難道不是你告訴他的？燕南天苦心藏寶，地圖自然只畫了一張，這唯一的一張就在你手裡，除了你……」

語聲未了，手裡的火摺子突然又滅了。

碧蛇神君這次自然已知道暗中有人做了手腳，倒退三步，緊貼著冰冷的石壁。

黑暗中一人緩緩道：「你猜的不錯，殺死『金陵三劍』的人確還在洞裡，那人就是我！」這話聲平和緩慢，聽來完全沒有什麼奇突之處，但也就因為這語聲太過平凡，在這陰森詭秘的洞中聽來，反而更是可怕。

碧蛇神君這樣的角色，竟也不覺打了個寒噤，道：「你……你是什麼人？」

那語聲道：「你可想瞧瞧我是什麼人？」

碧蛇神君咬一咬牙，又將火摺亮起。

火光閃動間，只見一個灰衣人緩緩自洞裡走了出來，臉上也是灰濛濛一片，瞧不見鼻子眼睛，什麼都瞧不見，他整張臉就像是個發白的檸檬，那真的也比世上所有醜怪的臉都要可怕十倍。

小魚兒雖然知道此人面上必定蒙著面具，心裡還是忍不住直冒寒氣，他蒙著鼻子嘴吧倒也罷了，卻為何連眼睛也一齊蒙住？眼睛蒙住了，為何還能在這裡行動自如？──做瞎子的滋味，小魚兒方才是嚐過了的。

只見碧蛇神君額角之上又在往外冒汗，道：「你……你是灰蝙蝠？」

灰衣人淡淡笑道：「你瞧清楚了麼？」

碧蛇神君道：「那貓頭鷹莫非也……」

一句話未說完，身子突然定住，整個人都似變成個石像，高舉著火把的石像，只有一粒粒汗珠不斷自那發青的臉上流下。碰的一聲倒了下去。

小魚兒慌忙接過火把，已瞧見一人自他身後走了出來，這人看來也沒有什麼奇怪，只是眼睛大得怕人，亮得怕人。

灰衣人微微笑道：「灰蝙蝠既然在此，貓頭鷹自也不會遠的，以後你和前面的人說話時，切記莫忘了留意身後。」

那雙貓頭鷹一般的眼睛，瞪著小魚兒，咯咯笑道：「我真想問問你們，是怎麼找到這裡的？」他不說話倒也沒什麼，這一說話，果然名符其實，正如梟鳥夜啼。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道：「不是你告訴我的麼？」

貓頭鷹一怔道：「我告訴你的？」

小魚兒道：「燕南天的藏寶秘圖只有一張，不是你告訴我們的，我們怎會找到這裡，你還要我們幫你的忙，將灰蝙蝠害死，讓你一人獨吞寶藏，你為何又食言背信？難道你又約了些別的幫手不成？」

他瞪著眼睛，叉著腰，說的當真是活靈活現。

那貓頭鷹臉都氣得變了顏色，怒叱道：「你小小年紀，便學會血口噴人，長大了豈非比你師傅還要惡毒！」

小魚兒道：「對了，你趕緊殺了我吧，殺了我也好滅口！」

貓頭鷹喝道：「某家正要殺了你為世人除害！」喝聲中雙掌齊出，十指有如鷹爪，直取小魚兒胸膛咽喉！

小魚兒動也不敢動，他實在有點怕那些蛇美人的「櫻桃小口」，眼見這一雙鷹爪抓來，突然人影一閃，那灰蝙蝠已擋在他面前，道：「對小孩何苦下毒手？」

貓頭鷹硬生生收回掌勢，變色道：「你為何阻止我出手？莫非你真相信了這小鬼的話？」

灰蝙蝠淡淡道：「我只是有些奇怪，藏寶圖明明只有一張，明明只有你我兩人知道，這些人卻又怎會來的？」

貓頭鷹嘶聲道：「我與你相交二十年你難道還信不過我？」

灰蝙蝠道：「瞎子時常被人欺負，疑心病自也難免重些。」

貓頭鷹跺腳道：「好！想來必是你想獨吞寶藏，所以借著這題目，要向我出手，我早已聽說瞎子最是難纏，只恨我不聽人言，你要……」

語聲未了，灰蝙蝠已揮掌滅去了火光。

小魚兒趕緊退後三步，只聽貓頭鷹一聲驚呼，道：「好！好！你真下毒手！」

接著便是一連串掌風拳擊。

小魚兒暗道：「貓頭鷹呀貓頭鷹，你還活得了麼？！」

他算準灰蝙蝠既是瞎子，在黑暗中必定有獨特的功夫，貓頭鷹縱能在暗中視物，出手時也要先吃個大虧。

只聽「喀嗟，喀嗟」幾聲骨節折斷聲，貓頭鷹慘呼道：「你……你總有一日要後悔的！……」

說到最後一字，又是一聲悶哼，便再無聲息。

然後，灰蝙蝠平和的語聲又自響起，一字字道：「小娃兒你在那裡？」

小魚兒屏住呼吸，更不敢動了，他知道灰蝙蝠殺了貓頭鷹與碧蛇神君後，第二個目標便要輪到自己。

灰蝙蝠的呼吸也漸漸平靜，柔聲道：「小弟弟你為何不說話呀？你揭破了他的奸陰，我正要謝謝你。」

語聲中，他腳步竟已向小魚兒站著的方向移動過來，瞎子總有一種異於常人的觸覺，小魚兒縱然屏住呼吸，但在這陰森的洞穴中他身上因緊張而散發的熱氣，已足夠將灰蝙蝠引了過來。

只聽那腳步聲越來越近，小魚兒滿頭大汗滾滾而下，靠著石壁的衣衫，也已完全濕透！

灰蝙蝠柔聲道：「原來你在這裡，你怎麼不趕緊跑呀？」

小魚兒緊緊咬著嘴唇，汗珠自沿著他鼻樑流下，他臉上癢得要命，但他連抓也不敢抓，他一生都沒有如此害怕過。

只覺灰蝙蝠的手掌已漸漸向他伸了過來，小魚兒全身的肌肉都繃緊了，卻仍然動也不動。

突然一聲驚呼，衣袂帶風「呼」的一聲後退數步，顫聲道：「你……你頸子上……」

原來他手指方自點向小魚兒的咽喉，纏在小魚兒頭上的毒蛇就給了他一口，別人雖瞧見小魚兒身上的毒蛇，怎奈灰蝙蝠究竟是個瞎子，又怎會料得到有此一著！

小魚兒笑道：「如今你可嚐著我護身蛇神的滋味了麼？哈哈！就憑你這瞎子也想殺我，那有如此容易！」

灰蝙蝠嘶聲道：「蛇……毒蛇……」

呼聲中發狂般衝了出去，但腳步聲還未走出十步，便又聽得「砰」的一聲，他人已跌倒。小魚兒又驚又喜，喜的自然是對頭已死，驚的卻是這「碧蛇神君」所養的毒蛇實在厲害！

他長長吐了口氣，喃喃道：「唉！本來是要害我的毒蛇，此刻反救了我命，天下的事，有些當真奇怪得令人再也想不到。」

他身子軟軟的，像是已虛脫，要知他方才實是生死一髮，他實在是在拿自己的性命來和灰蝙蝠打賭！除了小魚兒這樣的人外，又有誰如此賭法！

他摸索著去找碧蛇神君的火摺子，但手又不敢亂動，這些「蛇美人」的厲害，他已見識過。他不由得輕輕嘆息著道：「附骨之蛆，若是弄不掉它們，真不如死了算了！」

突然間，遠處火光閃動，一條錦衣虯髯大漢，高舉火把，昂然而入，雖然走在這種陰濕的洞穴，氣概仍然不可一世。

小魚兒自然又吃了一驚，他見了小魚兒，又見到這滿地屍身，面色更是大變，後退三步，舉掌護胸，厲聲道：「你是什麼人？」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道：「你是什麼人？」

那錦衣大漢厲聲道：「你連某家都不認得，還能在江湖中走動麼？」

小魚兒笑道：「如此說來，你倒像是有些名氣！」

錦衣大漢喝道：「某家便是兩河十七家鏢局的聯盟總鏢頭，『氣拔山河銅拳鐵掌震中州』趙全海！這名字你想必定是聽過。」

小魚兒微微笑道：「這名字倒長得很，聽來倒也威風，但你不知本座是誰？」

錦衣大漢趙全海冷笑道：「你算什麼東西！」

小魚兒也冷笑道：「本座便是『萬蛇之聖，萬劍之尊，萬王之王，打遍三山五嶽，南七北六十三省無敵手，驚天動地玉王子』，你可聽過這名字？」

他一口氣說出這一長串名字，趙全海倒真被唬得怔住了，道：「某家從未聽過江湖中有這號人物！」

小魚兒道：「你縱未聽過，回去問問你師父他想必是知道的。江湖中老一輩的人物，見到我誰敢不低頭！」

趙全海怒道：「憑你這乳臭未乾的黃毛小子，也敢如此胡言亂語。某家兒子都比你大得多。」

小魚兒道：「你可知道武功修煉至登峰造極，便可返老還童。」

趙全海又怔了怔，凝目瞧著他，顯見已是半信半疑。

小魚兒道：「今日我殺的人已夠多了，再也懶得出手，念在你看來還是條漢子，你快快走吧，本座饒了你。」

趙全海怒喝道：「就憑你也想將某家嚇走？」

小魚兒冷笑道：「你且瞧瞧地上死的是些什麼人物？」

趙全海俯首望去，變色道：「金陵三劍？……灰蝙蝠、貓頭鷹？……還有一個……」

小魚兒道：「十二星象中的碧蛇神君你不認得？」

趙全海倒抽一口涼氣道：「他……他們難道都死在你手上？」

小魚兒淡淡道：「那也算不得什麼？我只問你武功比起這些人如何？」

趙全海怔了半晌，挺胸道：「在下費了千辛萬苦，方到此間，前輩若要在下這樣走了，在下實是心有不甘。」他雖還不走，但不知不覺間已改了稱呼。

小魚兒微微笑道：「你要怎樣？」

趙全海道：「只要讓在下見識見識前輩的武功，在下拍手就走，絕無留戀。」他生像雖然魯莽，行事倒也精細，顯見成名並非倖致。

小魚兒神色不動道：「你想見識見識本座武功？那也容易，只要你能將我身上的這些毒蛇全都弄死，而不損及本座毫髮，本座就將寶藏讓給你也無妨。」

趙全海目光閃動，道：「真的？」

小魚兒道：「前輩對晚輩焉有戲言？」

趙全海大步邁過去，目光瞬也不瞬地凝注著那些蛇頭，小魚兒心裡暗暗歡喜，只望他手下真有兩下子。

那知就在這時，突聽一連串刀劍相擊聲自前面傳了過來，別人刀劍相擊，每一聲之間總有間隔，但此刻這刀劍相擊聲，卻又緊又密，前一聲和後一聲幾乎是同時響起來的，數十聲刀劍相擊，聽來竟如一聲。

趙全海霍然回首，變色道：「又是什麼人來了！好快的劍！」

小魚兒眨著眼睛道：「莫要怕，只要你站在本座身旁，誰也傷不了你。」

趙全海瞧了他幾眼，再瞧瞧纏在他耳鼻之間的毒蛇，這種詭異的模樣，不由他不信面前這人實是前輩異士。他瞧了幾眼，終於抱拳道：「多謝！」

那劍擊之聲來得好快，方才還在洞口，此刻已到了近前，一個陰沉冷漠的語聲冷笑道：「雪花刀，你真要和我拼命麼？」

另一人道：「久聞你劍法之快，關外無雙，我早就想見識見識，今日既然又不知怎會被你知道藏寶之地，看來你我更只有分個生死強弱了！」

這語聲又尖又細，竟似女子的口音。

小魚兒忍不住問道：「這雪花刀是女的？」

趙全海嘆了口氣，道：「她就是昔日江湖中聞名喪膽的『三羅剎』其中之一，刀法實已出神入化就連歷史悠久的三虎斷門刀彭家子弟，都敗在她手下。」

小魚兒道：「另一人又是誰？」

趙全海道：「聽雪花刀所說的話，這人想來必是『長白劍派』中鉅子，『關外神龍劍』馮天雨，此人劍法之快，委實可稱是關外無雙！」

小魚兒嘆了口氣，道：「本座究竟老了，後輩的成名人物本座多已不知道了。」

趙全海雙眉深皺，道：「這藏寶之地如此隱秘，卻怎會有這許多人來？奇怪……奇怪……」

只見一片刀光劍影，著地滾來，光芒流動，在火光映影下，看來就髣髴一具十采變幻的七寶光幢。劍光中裡的兩條人影，一個瘦削頎長，滿身黑衣，另一人白衣如雪，身材婀娜，掌中一柄柳葉刀，運展如飛！

趙全海站在那裡，已有些不安。

小魚兒悠悠道：「這兩人武功雖不錯，但破綻還是很多，若是換了本座出手，他兩人只怕不能抵擋十招。」

只聽「嗆」的一聲龍吟，刀光劍影頓斂，黑衣人，白衣人，已齊地住手，齊地掠到小魚兒面前。

那白衣女子「雪花刀」徐娘半老，風韻猶存，身材也絲毫不現腫臃，此刻眼波一掃，竟失聲道：「全海，你怎地也來了。」

趙全海勉強笑了笑，道：「多年不見，你模樣看來還未改變。」

雪花刀嫣然一笑，道：「謝謝你，在這裡見著你，可真是想不到的事……十一年……嗯，快十二年了，你竟都不來找我，難道你只求成名立業，就不要別的了麼？」

趙全海乾咳幾聲，道：「我……我……」

「關外神龍劍」馮天雨突然笑道：「妙極妙極，原來是老情人見面了，但柳玉如再加上個趙全海，我馮天雨也未見得怕了你們。」

「雪花刀」柳玉如眼見有了幫手，根本理也不理他，眼波掃了趙全海身旁的小魚兒一眼，道：「你還帶了個徒弟來麼？怎地如此奇形怪狀？」

趙全海道：「這位便是……玉……玉老前輩。」

柳玉如眼睛立刻瞪大了，道：「玉老前輩？」

趙全海大聲道：「此刻躺在地上的金陵三劍、灰蝙蝠、貓頭鷹、碧蛇神君，就全都是死在這位玉老前輩的手下的！」

這句話說出來，不但柳玉如吃了一驚，馮天雨更是面色大變，退後兩步，朝小魚兒左瞧右瞧，手裡的劍握得更緊了。

小魚兒暗中幾乎笑破肚子，面上卻正色道：「柳姑娘莫非也有份藏寶圖麼？」

柳玉如點頭道：「嗯。」

小魚兒目光移向馮天雨，道：「你呢？」

馮天雨冷冷道：「若無藏寶圖，我怎會尋到這裡。」

小魚兒目光閃動，道：「到目前為止，這藏寶圖，已出現了六份了，一份寶藏，卻有六份藏寶秘圖，此事倒真奇怪得很。」

馮天雨劍光一展，厲聲道：「無論有多少人來，死得只剩最後一個時，便是寶藏的主人！」

小魚兒冷冷道：「你此刻就想死，也沒關係，但連那寶藏所在之地都未瞧過一眼就死了，豈非死得太可惜了麼？」

馮天雨怔了怔，掌中劍緩緩垂落。

趙全海道：「玉老前輩說的是，無論如何，咱們先進去瞧瞧總是好的，等到瞧見寶藏再拼個你死我活也不遲。」

小魚兒笑道：「究竟還是聯盟鏢頭的見識不同。」

他轉身走了幾步，突又回首道：「煩你瞧瞧那碧蛇神君懷中有些什麼好麼？」

碧蛇神君懷中，果然有三個紫檀木雕成的小匣子，三個匣子完全一模一樣，上面貼著的黃紙標籤卻各不相同。

一個匣子上寫著「迷魂」，一個匣子上寫著：「解毒」，第三個匣子上寫的赫然正是「蛇糧」！

小魚兒接過匣子，簡直歡喜得幾乎跳起來。

他知道憑這一匣蛇糧，就必定可以將身上的這些「蛇美人」引走，但他想了想還是先將匣子拿在手裡。

他忽然發覺用這些小蛇來唬人，真是再好也沒有了，而此時此刻，他正是要大唬其人的時候。

※※※

洞穴竟然很深，而且曲折幽秘，寒氣侵人！

小魚兒當先而行，趙全海高舉火把，跟在他身後，柳玉如故意讓馮天雨走在前面，馮天雨手握長劍，嘴角噙著一絲冷笑。

突然間，洞穴豁然開朗，鐘乳四垂，五光十色。

千奇百怪，玲瓏剔透的鐘乳間。竟插著一大一小兩枝松枝火把，火光閃影下竟赫然又有五個人在那裡。

這五人三個站著，另外兩個卻盤膝相對而坐，四隻手掌，緊緊貼在一起，正各以內家真力生死相拼！

只見這兩人一個是黃衣和尚，一個是枯瘦老人，兩人眼珠卻似已將凸出，額上也都已見了汗珠。

站著的三人，亦是面色凝重，神情緊張，小魚兒等四人走了進來，這三人竟連瞧都未瞧上一眼。

小魚兒再轉頭一望，趙全海、柳玉如、馮天雨的臉色又全都變了，顯然他們是認得這五個人的，非但認得，而且還必定對這五人存有畏懼之心，看來這五人無論武功聲望，都必定還在他們之上！

趙全海口中正唸經般在喃喃自語道：「這五個老怪物怎會也到了這裡？」

小魚兒微笑道：「一個人能被人稱做老怪物，想來就必定有些名堂。」

趙全海嘆道：「非但有名堂，而且名堂還不小。」

小魚兒道：「哦！」

趙全海道：「前輩可聽過淮南王家世代相傳的『大力鷹爪神功』，這一門武功七十年前便已名揚天下。」

小魚兒道：「嗯！這我倒聽過。」

趙全海道：「那看來瘦小枯乾的老人，便是當今『鷹爪門』的第一名家，人稱『視人如雞』王一抓。」

小魚兒道：「視人如雞？這算是什麼名字？」

趙全海苦笑道：「名字是他自己取的，意思就是說：無論什麼人，在他眼中看來，都好像小雞一樣，老鷹抓小雞，豈非只要一抓。」

小魚兒失笑道：「好怪的名字，好大的口氣……」

目光轉向那黃衣僧人，只見他身材魁偉，像貌堂堂，坐著也比那一抓高了一個頭。

此刻兩人四掌相交，那王一抓當真像鷹爪下的小雞一樣，小魚兒忍住了笑，悄聲道：「依你看來這兩人誰像小雞？」

趙全海又想笑，又不敢笑，自己面上神色卻已變得可笑得很，乾咳一聲，清了清喉嚨道：「這位黃衣僧人，便是五台山雞鳴寺的黃雞大師。」

小魚兒終於忍不住笑出聲來，道：「像小雞的偏偏要叫老鷹，像老鷹的偏偏叫做雞，這兩人看來倒真像是天生的活冤家死對頭，卻不知……」

突聽一人叱道：「閉嘴！」

這叱聲並不甚響，但入耳卻極沉重，竟震得小魚兒耳朵都麻了，再瞧發出叱聲那藍衣老人，卻連頭也未回，目光只是凝注著王一抓與黃雞大師的兩雙手掌，好像是除了這兩人外，世上別的人都未放在他心上。

小魚兒撇了撇嘴，道：「這小子又是什麼角色？」

趙全海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瞧了瞧那藍袍老人，又瞧了瞧小魚兒身上的蛇，終於壓低了語聲道：「此公便是氣功獨步海內的『一叱開山』嘯雲居士，他與黃雞大師數十年相交，乃是生死過命的交情。」

小魚兒道：「既是生死過命交情，為何不助黃雞和尚出手？」

趙全海話壓得更低道：「王一抓自然也不是一個人來的，站在他身後的兩人，一位掌『天南劍派』，劍掌出手雙絕孫天南，另一位便是槍法世家『浙東邱門』的當今掌門人，邱清波邱七爺。王邱兩門，素來是通家之好。」

他悄悄喘了口氣，接道：「何況以黃雞大師與王一抓的身份，自也容不得別人助他們出手的。」

小魚兒冷笑道：「狗屁的身份，那王一抓若是一個人來的，嘯雲老兒不出手才怪……」突然大步走了過去，向那邱清波抱拳一禮，笑道：「七弟近來可好？」

那邱清波面容清臞，神情肅重，但瞧見小魚兒這付詭異的模樣，眼睛不覺也直了，皺眉道：「是誰家的七弟？怎會識得老夫？又怎會來到此處？」

小魚兒笑道：「你不認得我，我卻認得你，這次我帶了趙全海、馮天雨和『雪花刀』柳姑娘三個人來，就是來幫你忙的，你和這位『天南劍派』的仁兄只管向嘯雲老兒出手，我負責將這黃雞和尚送上西天。」

邱清波又驚又奇，還在莫名其妙，嘯雲居士面色卻已變了，突然一聲長嘯，嘯聲清越，震得火光閃動飄搖。

王一抓，黃雞大師自也難免被這嘯聲震得心神分散，兩雙緊黏在一處的手掌也難免為之震動分離！

剎那間，只見長劍離鞘，銀槍出手，黃雞大師身形已沖天而起，一朵黃雲般飄出兩丈。

嘯雲居士厲叱道：「以王、邱兩家的聲名，難道真要以多為勝麼？」

小魚兒卻仰天笑道：「說來你五人倒都是不同凡響的人物，其實也和江湖盜賊差不了許多，誰也信不過誰，大家都有一肚皮壞心思。」

嘯雲居士臉色鐵青，怒道：「你究竟想怎樣？」

王一抓目光如鷹，沉聲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小魚兒笑道：「你不認得我麼？……問問他吧！」他隨手一指趙全海，十道銳利的目光，便都轉到趙全海身上。

趙全海垂下了頭，訥訥道：

「這位便是玉老前輩……便是……『萬蛇之聖、萬劍之尊、萬王之王，打遍三山五嶽無敵手，驚天動地玉王子』……」

小魚兒點頭笑道：「雖然少了幾個字，也算差不多了！這名字各位若是未聽過，那當真是孤陋寡聞得很。」

王一抓怒道：「乳臭未乾的小子，也敢用這樣的名字！」

趙全海道：「這……這位玉老前輩內功，已登峰造極，金陵三劍、灰蝙蝠、貓頭鷹和碧蛇神君，就全都是死在這位玉老前輩手上的！」

這句話說出來，王一抓等五人自然又都聳然動容。

嘯雲居士目光逼視趙全海，厲聲道：「這些人死在他手上，你怎會知道？可是你親眼瞧見的？」

趙全海道：「這……這自然是我親眼瞧見的，他們的屍身，此刻就在外面。」

他雖未真的親眼瞧見，但心中實已深信不疑，何況，到了此刻他實已騎虎難下，實在也無法說出「沒有親眼瞧見」這句話來。

王一抓、邱清波、嘯雲、黃雞，面面相覷，再去瞧小魚兒時，目光與神情已與方才大不相同。

要知這些人雖未將趙全海的武功瞧在眼裡，但對趙全海說出來的話卻也未敢忽視，「兩河十七家鏢局聯盟總鏢頭」這幾字，拿到當舖裡去也可當幾兩金子的。

小魚兒目光四掃，微微笑道：「一份寶藏卻有許多份藏寶秘圖，各位難道不覺得此事有些奇怪，難道不想先瞧個究竟。」

這番話若是在方才說出來，別人縱然聽了，也不會仔細去想，但此刻他身份在別人眼裡已不同，說出來的話份量自也不同，王一抓、黃雞大師心念轉動，越想越覺得此事其中實在大有蹊蹺？

小魚兒抬起了頭，只見山洞頂上，有個缺口，露出一片星光，接著，明月移來，月光自缺口中射下。

眾人齊地動容道：「時候到了！」

嘯雲居士撮口一吹，王一抓鐵掌反揮，兩隻松枝火把，登時熄滅，只剩下一點月光照在一株玲瓏的石筍上，月光照射處，正是藏寶的入口。

王一抓搶先掠向石筍，但身形方自展動，黃雞大師長袖已流雲般向他捲來，王一抓鐵掌如鈎，直抓長袖，邱清波銀槍已點向嘯雲胸膛，柳玉如雪花刀，閃電般劈出三刀，馮天雨也還了兩劍，剎那間眼見又是一場混戰。

小魚兒卻站得遠遠的，冷笑道：「你們著急什麼？這裡面是否有寶藏還說不定啦，等見到藏寶後再拼命，再動手，難道就等不及了麼？」

※※※

石筍果然可以移動，火把再燃起，照亮了這神秘的地道入口，也照亮了地道中的十數級石階。

王一抓、黃雞大師、邱清波、嘯雲居士、孫天南、趙全海、馮天雨、柳玉如……這些人順序而入，一個盯著一個，一個監視著一個，每個人卻是臉色凝重，呼吸急迫，如臨深淵，如赴大敵。

小魚兒走在最後，面上雖仍帶笑容，但心情也難免有些興奮，有些緊張，無論如何，此中的秘密，他還是未曾猜透。

突聽王一抓「咦──」的一聲，接著，黃雞大師也是「咦──」的一聲，這兩人俱是一派宗主的身份，若非所見之事委實出奇，又怎會驚得「咦」出聲來，孫天南，趙全海等人腳步加快，跟著他們趕到前面，也不禁「咦──」的一聲，目瞪口呆，愣在那裡，再也說不出話來。

石階的盡頭，那有什麼藏寶，卻有幾口棺材。

漆黑的棺材，在這黝黯的石室中，閃動的火光下，看來更是詭秘可怖，每具棺材前，都有著靈牌神幔，自地道中吹來陰森森的微風，將鵝黃色的神幔吹得飄飄飛舞，柳玉如但覺身子發冷，不由自主向趙全海中靠了過去，暗中一數，那棺材竟有十三口之多。

小魚兒委實不敢走快，等他一步步走了進來，趙全海與馮天雨手中所舉的兩隻火把，竟已熄滅。

偌大的石室中，只剩下當中一張靈桌上兩支燭淚淋漓的白燭，仍在明滅閃動，發出鬼火般的黃光，映著靈牌上的七個字：「歷代祖師之靈位」。

這七個字上還有兩個字，卻被神幔的陰影所掩，瞧不出來，小魚兒也不覺倒抽了口涼氣，道：「這是什麼所在？」

邱清波沉聲道：「衡量地勢，中間乃是峨嵋後山，聞得峨嵋後山中有處禁地，乃是峨嵋派歷代掌門人厝靈之所，莫非便是這裡！」

# 第二十三章 奇峰迭起

黃雞大師聽說這裡是峨嵋禁地，不由皺眉道：「當真是這裡，你我還是快快退出才是！」

嘯雲居士道：「不錯，誤入別人禁地，便是犯了武林大忌！」

王一抓目光閃動，截口道：「既是如此，各位就請快快退出去吧。」

黃雞大師微一沉吟，終於轉身。

馮天雨突然大聲道：「大師且慢，莫要中了別人之計。」

黃雞大師道：「計？計從何來？」

馮天雨道：「世上那裡還有比棺材更好的藏寶之地？」

黃雞大師聳然動容，嘯雲居士與王一抓已雙雙向居中靈位旁的一口棺材搶出，那知就在這時，四面石壁突然開出了八道門戶，八道強烈的燈光，自門中筆直射出，照在小魚兒，王一抓等人身上。

眾人被這燈光一照，一時間竟是動彈不得，眼睛更是無法睜開，隱約只瞧見燈光後人影幢幢，劍光閃動，卻瞧不出是什麼人來。

一個沉重的話聲自燈光後響起，道：「何方狂徒，竟敢擅闖本門聖地！」

另一人厲聲接道：「擅闖聖地，罪必當誅，還問他們的來歷作什？」這人語音緩慢，但緩緩說來，自有一種凌厲逼人的氣概！

黃雞大師失聲道：「莫非是神錫道長？」

那語聲「哼」了一聲，黃雞大師道：「道長難道已不認得五臺黃雞大師了麼？」

那語聲道：「聖地之中，不談舊誼，咄！」

「咄」字出口，數十道劍光自燈光處急射而出，如雷轟電擊，直取黃雞大師與王一抓等人的咽喉要害！

小魚兒眼見劍光刺來，竟是不敢閃避──劍光雖狠，蛇吻更毒，他驚惶之下，反而仰天長笑起來。

他這一笑，蜷曲在他身上的毒蛇全部昂首而起，紅信閃縮，小小的孩子身上爬滿了毒蛇，這模樣看來端的比什麼都要嚇人。

刺向他的兩柄長劍，竟不由自主硬生生在半空頓住了劍勢，在燈光下出現的人影，是兩個紫衣微髭的道人；左面一人橫劍當胸，厲聲道：「你這娃兒鬼笑些什麼？」

小魚兒笑道：「我只笑你們峨嵋派自命不凡，卻不過只是些不分皂白的糊塗蟲而已。」

四面兵刃相擊聲，叱叱怒喝聲，不絕於耳，他語聲說的也不太大。

那道人逼進一步，喝道：「你說啥子！」

峨嵋道人足不離山，說的自然是道地的四川土音。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道：「什麼傻子不傻子，你才是傻子，我且問你，就算是咱們擅闖了禁地，你們又怎會知道的？」

那道人冷笑道：「峨嵋山豈是容人來去自如之地，有人闖入後山，本派焉有不知之理。」

小魚兒也冷笑道：「只是咱們闖入後被你們發覺，那也算你們的本事，但你們卻顯然是早有防備在此，難道你們峨嵋弟子真有未卜先知的本事。」

那道人厲聲道：「這不關你的事。」

小魚兒道：「這自然關我的事，只因咱們未來之前，早已有人向你們告密，是麼？……哼，這人又是怎會知道咱們要來的，你們難道想都不想麼？」

趙全海遠遠大喝道：「正是，這一切都是告密的那人做成的圈套，好教你我互相火拼……」話未說完，一聲慘呼，顯然是身上已掛彩了。

那道人皺了皺眉，沉聲道：「啥子圈套？那有啥子圈套？」

小魚兒大聲道：「你們只要住手，我自會對你們揭穿這圈套。……」

只聽一人喝道：「莫要中了這小鬼的緩兵之計。」

那道人亦自喝道：「不錯，擒住了他再問話也不遲。」

小魚兒知道這兩人只要一出手，自己就休想全身而退，他暗中不覺大是後悔，方才為何不先用蛇糧將毒蛇引開，卻偏要留著它來唬人。

他情急之下，大喝一聲，將緊捏在手裡的三個匣子，劈面向這兩個峨嵋道人擲了過去。

但道人劍光一展，三個匣子立刻分成六半，匣子裡的迷魂藥，解毒藥……下雨般落了滿地。

道人劍勢也不覺緩得一緩，但瞬即撲刺上來。

小魚兒暗嘆一聲，苦笑道：「要害人的時候，卻莫忘了反而會害到自己……」

心念一閃間，突聞「嗤、嗤、嗤」十數聲急風驟響，昏黃的燭光，強烈的燈光，突然一齊熄滅。

小魚兒方在吃驚，已有一隻手悄悄握住了他的手。

一人在他耳畔輕聲道：「隨我來。」

小魚兒只覺這隻手雖是冷冰冰的，卻有說不出的柔膩，這語聲更是說不出的溫柔，說不出的熟悉。

他心頭不知怎地也會流過一股暖意，低聲道：「是鐵心蘭麼？」

那語聲低低道：「嗯。」

小魚兒腳下隨著她走，口中不覺輕嘆了一聲，道：「如今我才知道你暗器功夫實在比我強得多，那種在一瞬間便能打滅十幾盞燈光的本事，我實在比不上。」

鐵心蘭道：「打滅燈火的不是我。」

小魚兒怔了怔，道：「不是你是誰？」

燈光熄滅後，雖有一陣靜寂，但驚呼叱吒聲立刻又響起，數十人在黑暗中紛紛呼喝：「誰？」

「又是什麼人闖了進來？」

「掌燈！快！快！」

鐵心蘭還未仔細回答小魚兒的話，燈光又自亮起，峨嵋道人貼向石壁，王一抓等人也聚在一齊。

燈光下，卻多了兩個人，只見這兩人衣衫雪也似的潔白，頭髮漆也似的烏黑，那皮膚卻更白於衣衫，眸子也更黑於頭髮。

小魚兒只當這能在剎那間熄燈的必是十分了不起的角色，那知卻是兩個看來嬌柔無力，弱不禁風的絕色少女！

※※※

此刻在這峨嵋後山禁地靈堂中的，可說無一不是江湖中頂尖兒的人物，就算是那些紫衣道人也都是峨嵋子弟中百裡挑一的好手，但這兩個白衣少女卻似全未將任何人瞧在眼裡，兩雙明亮的秋波，微微上翻，嬌美的面容上滿帶著冷漠傲岸之意。

這種與生俱來，不假做作的傲氣，自有一種懾人之力。此刻燈火雖亮起，室中反而變得死一般靜寂。

嘯雲居士突然冷笑道：「居然有女子闖入峨嵋禁地，峨嵋子弟居然還在眼睜睜的瞧著，這倒真是江湖中前所未聞的奇事。」

他口中說話，眼角卻瞟著神錫道長，神錫道長面沉如水，四下的峨嵋弟子卻已不禁起了騷動，有了怒容。

白衣少女卻仍神色不動，左面一人身材較細，長長的瓜子臉，尖尖的柳葉眉，冷漠中又帶著股說不出的嬌俏。

右面的少女身材嬌小，圓圓的臉，大大的眼睛，鼻尖上淺淺的有幾粒白麻子，卻使她在冷漠中平添了幾分嫵媚嬌憨。

此刻這圓臉少女眼睛瞪得更大了，冷笑道：「荷露姐，你可聽見了，這峨嵋後山，原來是咱們來不得的。」

那荷露冷冷道：「天下無論什麼地方，咱們要來便來，要去便去，有誰能攔著咱們？有誰敢攔著咱們。」

神錫道長終於忍不住怒叱一聲，厲聲道：「是那裡來的小女子，好大的口氣！」

這一聲怒叱出口，峨嵋弟子那裡還忍耐得住，兩道劍光如青龍般交剪而來，直刺白衣少女們的胸腹。

白衣少女卻連瞧也未瞧，直等劍光來到近前，纖手突然輕輕一引，一撥，誰也瞧不出她們用的是什麼手法，兩柄閃電般刺來的長劍，竟不知怎地撥了回去，左面的劍竟刺在右面一人的肩上，右面的劍卻削落了左面一人的髮髻，兩人心膽皆喪，愣在那裡再也抬不起手。

王一抓、黃雞大師等人也不禁為之聳然失色。

神錫道長一掠而出，變色道：「這……這莫非是『移花接玉』？」

荷露淡淡道：「虧你還有點眼力。」

圓臉少女冷笑道：「現在你總知道咱們是那裡來的了，你還嫌咱們的口氣太大麼？」

神錫道長面容慘變，道：「峨嵋派與移花宮素無瓜葛，兩位姑娘此來，為的是什麼？」

荷露道：「咱們也不為什麼，只想要你將燕南天的藏寶取出來，其實咱們也不想要，只不過想瞧瞧而已。」

神錫道長怔了一怔，道：「燕南天的藏寶？」

圓臉少女道：「你還裝什麼糊塗，好生拿出便罷，否則……哼！」

神錫道長道：「燕南天與本派更是素無瓜葛，此間怎會有燕南天的藏寶？……」目光四顧，突然慘笑一聲，接道：「我明白了，各位想必也是為了這藏寶來的。」

王一抓，黃雞大師俱都閉緊了嘴，誰也不說話，移花宮中居然有人重現江湖，他們還有什麼話好說。

神錫道長嘶聲道：「這一切想必是個圈套，你我全都是被騙的人，你我若是火拼起來，就正是中了別人的毒計！」

小魚兒早已退到圈外，此刻不禁冷笑忖道：「我說這話時你偏偏不信，如今你自己也說出這話來了，這豈非敬酒不吃吃罰酒。」

他眨著眼睛，瞧著那兩個白衣少女，心裡也不知又在轉些什麼念頭，反正他的心思，誰也猜不透。

只聽那圓臉少女道：「你的意思，是說燕南天的藏寶不在這裡？」

神錫道長嘆道：「貧道簡直連聽也未聽過……」

圓臉少女道：「荷露姐，他說的話，你相信麼？」

荷露淡淡道：「我天生就不信別人說的話，無論誰說的話，我都不信。」

神錫道長道：「姑娘若是不信，那也是無可奈何。」

圓臉少女冷笑道：「誰說無可奈何，咱們要搜！」

神錫道長變色道：「要搜？」

圓臉少女道：「不錯，搜！我瞧這幾口棺材，就像是最好的藏寶之地，你就先打開來讓咱們瞧瞧吧。」

她話未說完，峨嵋弟子已俱都勃然大怒，神錫道長更是鬚髮皆張，勉強忍住怒氣，沉聲道：「棺中乃是本派歷代先師之靈厝，天下誰也不能開啟。」

圓臉少女冷笑道：「這就是了，棺中若真是死人，讓咱們瞧瞧有何關係，又不會瞧掉他們一根骨頭，你不讓咱們瞧，顯見有弊。」

神錫道長怒喝道：「無論誰要開此靈厝，除非峨嵋弟子死盡死絕！」

圓臉少女道：「那要等多久，我可等不及了。」

神錫道長喝道：「移花宮欺人太甚，我峨嵋派和你拼了！」反腕拔出長劍，劍光一閃，直取少女咽喉！

他暴怒之下，這一劍正是他畢生功力所聚，當真是快如電擊，勢若雷霆，聲威之猛，震人魂魄！

白衣少女畢竟功力還淺，眼見如此聲威，竟不敢攫其鋒銳，再施展那移花妙手，兩人身形一閃，翩翩避了開去！

但這時峨嵋弟子的數十柄長劍，已交剪擊來，她兩人縱有絕世的心法妙傳，也難已敵這數十柄雷霆怒劍！

鐵心蘭突然鬆開了小魚兒的手，道：「你等著莫動，我……」

小魚兒瞪眼道：「你要做什麼？」

鐵心蘭道：「我迷途荒山，幸得她們收容，你危急被困，又幸得她們出手，此刻她們有難，我怎能坐視不救？」

小魚兒笑道：「移花宮中人縱然有難，還用得著別人解救麼？」

語猶未了，身後已有人接口道：「你說的不錯！」

這語聲清朗而短促，語聲入耳，已有一條人影自小魚兒身側掠出，縱在火光之下，小魚兒也無法瞧清這人是男是女，是何模樣，以小魚兒的眼力，甚至連此人身上穿的衣服是何顏色都未瞧清。

他一生竟從未見到如此迅急的身法，更想不到世上有如此迅急的出手──人影閃過，閃入劍光。

剎那間，只聽劍擊之聲不絕於耳，數十柄長劍一齊落在地上，別人誰也瞧不清這柄劍是如何脫手的，只有峨嵋弟子自己心裡有數──他們只覺劍上突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道引來，將自己掌中劍引得與同伴之人掌中劍互相交擊，兩人都覺得對方劍上之力大得驚人，於是手腕一麻，長劍落地，一個個捧著手腕驚呼後退，心裡還是糊里糊塗，彷彿正在做夢似的。

神錫道長掌中劍雖未出手，人已驚得後退一丈，目光四下遊顧，除了那兩個白衣少女外，那裡還有別的人影……

但四下火光明滅閃動，數十柄長劍俱都在地。

神錫道長咬牙頓足，仰天長嘆道：「罷了！」反腕一領長劍，竟向自己脖子上抹去，他眼見此等不可抗拒的驚人武功，眼見峨嵋派的聲名便要從此斷送，也只得一死以求解脫！

誰知就在這時，一隻手自他身後伸出，輕輕托住了他的手，另一隻手已輕輕將他長劍接過。

神錫道長掌中這柄劍，隨他出生入死，闖盪天下也不知經歷了多少驚心動魄的戰役，長劍離手之事，卻是從來未有，但此刻也不知怎地，這柄生死不離的長劍，竟會輕輕易易到了別人手中。

神錫道長又驚又怒，一個白衣少年已自他身後緩步走出，雙手捧著長劍，從容而揖，含笑道：「道長請恕弟子無禮，但若非貴派道友向婦女人家出手，弟子也萬萬不會胡亂出手的。」

燈光下，只見這少年最多也不過只有十三，四歲年紀，但他的武功，他的出手，已非這許多武林一流高手所能夢想，他穿著的也不過只是件普普通通的白麻衣衫，但那種華貴的氣質，已非世上任何錦衣玉帶的公子所能及。

他到此刻為止，也不過只說了三五句話，但他的溫文，他的風度，就連閱人無數的「雪花刀」柳玉如見了，也覺心神皆醉，「銀槍世家」的邱七爺少年時也曾是風流瀟灑的美男子，但見了這少年，也只有自愧不如。

一時之間，眾人竟都不知不覺瞧得呆了。

神錫道長雖是滿心驚怒，此刻竟也似被這種迷人的風度所攝，竟也不覺抱拳還禮，道：「足下莫非亦是來自繡玉谷，移花宮？」

白衣少年道：「弟子花無缺，正是來自移花宮，本宮中人已有多年未在江湖走動，禮數多已生疏，若有失禮之處，還請各位包涵才是。」

他說的話總是那麼謙恭，那麼有禮，但這情況卻像是個天生謙和的主人向奴僕客氣，主人雖是出自本意，奴僕受了卻甚是不安──有種人天生出來就彷彿是應當驕傲的，他縱然將傲氣藏在心裡，他縱覺驕傲不對，但別人卻覺得他驕傲乃是天經地義，理所應當之事。

他面上的笑容雖是那麼平和而親切，但別人仍覺他高高在上，他對別人如此謙恭親切，別人反覺難受得很。

神錫道長，黃雞大師，王一抓，邱清波，孫天南，馮天雨，趙全海，這些人無一不是一派掌門的身份，但不知怎地，在這少年面前，竟有些手足失措，舉止難安，幾個人口中吶吶，居然說不出應對之詞。

荷露眼波流轉，忍不住笑了，大聲道：「我家公子來了，這棺材可以打開瞧瞧了麼？」

神錫道長面色又一變，但他還未出言，花無缺已緩緩道：「藏寶之事必屬子虛，在下只望各位莫要中了奸人的惡計，而從此化干戈為玉帛，今日之事，從此再也休要提起。」

黃雞大師合什道：「阿彌陀佛，公子慈悲。」

王一抓大聲道：「誰若還想爭殺，卻讓別人暗中在一旁看笑話，那才是呆子。」

邱清波，孫天南等齊聲道：「公子所言極是，在下等就此告退。」

神錫道長唏噓合什，道：「多謝公子！」

此間本已是個不死不休的殺伐之場，這花無缺公子來了才三言兩語，卻已化戾氣為祥和，化殺氣為和氣。

柳玉如眼波轉動，始終不離他面目，鐵心蘭瞧著他，嘴角不知不覺間泛起了一絲欽佩的笑意。

小魚兒突然「哼」了一聲，向地道外大步奔出，鐵心蘭怔了怔，微微遲疑，終於也快步跟了出去。

只聽身後趙全海嘆道：「玉大俠，玉老前輩……」

荷露也在喚道：「喂！那位姑娘，你怎地走了。」

神錫道長喚道：「那位小施主，方纔多承教言，請稍坐待茶。」

幾個人呼聲混雜，小魚兒根本聽不清楚，何況他縱然聽清，也不會回頭的，他竟一口氣走出了那山窟。

洞外雖有薄霧，但明月在天，清輝滿地，夜色顯得更美。

小魚兒眼睛卻只是直勾勾瞧著前面，腳步絲毫不停，直走了幾盞茶時分，方自尋了塊青石坐下。

鐵心蘭這才長長嘆了口氣，道：「藏寶之事，竟會如此結束，倒真是令人想不到的事。」

小魚兒道：「你想得到什麼？」

鐵心蘭怔了怔，垂下了頭，幽幽道：「我竟為這一文不值的藏寶秘圖受了那許多辛苦危難，竟險些一死，如今想來，真是冤枉得很。」

小魚兒道：「你活該。」

鐵心蘭咬了咬嘴唇，垂首道：「在那慕容山莊，我知道你必有許多苦衷許多困難，才會拋下我不顧，我並不怪你，但你……」

小魚兒道：「你怪我又怎樣？」

鐵心蘭霍然抬起頭，道：「你……你……你怎麼這樣說話。」

小魚兒道：「我說話本來就是這樣，你不愛聽，就莫要聽……哼，別人說話好聽，你不會去聽別人的麼？」

鐵心蘭眼圈已紅了，默然半晌，強顏一笑道：「你是什麼時候到峨嵋來的？」

小魚兒道：「哼！」

鐵心蘭柔聲道：「你身上怎會有這些蛇？」

小魚兒道：「哼！」

鐵心蘭跺了跺腳，也賭氣坐了下去，兩人背靠著背，誰也不理誰，誰也不動，誰也不說話。

也不知過了多久，小魚兒終於忍不住了，重重啐了一口，道：「嘿，那小子好神氣！」

鐵心蘭像是全沒聽見，根本不答腔。

小魚兒蹩了半晌，又忍不住了，用背一頂她，道：「喂，聾子，我說的話你聽見了麼？」

鐵心蘭道：「聾子怎會聽得見人說話。」

小魚兒呆了呆，道：「但……你這不是明明聽見了麼？你聽不見人說話，又怎會聽見了，你……」說來說去，他自己也忍不住大笑起來。

鐵心蘭早已偷偷在笑，此刻也不禁「噗哧」笑出聲來。

笑聲中兩人不知不覺已並排坐在一齊，也不知是鐵心蘭先移過來的，還是小魚兒先移過去的。

笑了半晌，小魚兒突然又道：「那小子實在忒神氣了！」

鐵心蘭柔聲道：「其實那也不是他自己神氣，只不過是別人捧著他神氣而已。」

小魚兒冷笑道：「你莫以為他自己不神氣，他那付樣子，不過是裝做出來的，好讓別人說他謙恭有禮，其實……哼，狗屁！」

鐵心蘭笑道：「繡玉谷，移花宮可說是當今天下武林的聖地，他身為移花宮唯一的傳人，就算神氣，也怪不得他。」

小魚兒道：「哼……哼哼……哼哼哼。」

鐵心蘭嫣然一笑，輕輕摸了摸他的手，瞧見他腕上的毒蛇，又趕緊縮了回來，眨著眼睛笑道：「你有沒有發覺，他的眉毛眼睛，可真是像你，簡直和你一模一樣，不知道的人，還要以為你們是兄弟哩。」

小魚兒道：「我若生得像他那付娘娘腔的模樣，我寧可死了算了。」

鐵心蘭含笑瞟了他一眼，不再說話。

小魚兒歪起了頭，冷笑著又道：「奇怪的是，這種裝模作樣，娘娘腔的男人，偏偏有人喜歡他。」

鐵心蘭道：「哦……誰喜歡他。」

小魚兒道：「你。」

鐵心蘭呆了呆，失笑道：「我喜歡他？你瘋了！」

小魚兒道：「你若不喜歡他，怎會瞧他瞧得眼睛都直了……你若不喜歡他，又怎會處處都幫著他說話。」

鐵心蘭臉都氣紅了，咬牙道：「好，就算我喜歡他，我喜歡得要死好麼，反正，你也不是我的什麼人，你也管不著。」

她跺著腳，背又轉了過去。

小魚兒索性坐到地上去了，喃喃道：「哼，裝模作樣像個小老頭子，這種人比什麼人都討厭。」

鐵心蘭也不回頭，道：「你不是說他娘娘腔麼？現在怎麼又說他像老頭子。」

小魚兒道：「我……我說的是他像小老太婆。」

鐵心蘭突又「噗哧」一笑。

小魚兒瞪起眼睛，道：「你笑什麼？」

鐵心蘭慢慢悠悠的，一字字道：「你在吃醋。」

小魚兒跳了起來，道：「我在吃醋？……笑話，笑話。……」

突又坐了下去，嘆道：「不錯，我現在真的有些像是在吃醋。」

鐵心蘭嬌笑著撲入他懷裡，但瞬即跳起，顫聲道：「蛇……這些鬼蛇你怎麼不弄掉牠？」

小魚兒苦著臉道：「我若能弄得掉牠們就好了！」

鐵心蘭失色道：「你……你自己也弄不掉牠？」

小魚兒嘆道：「碧蛇神君一死，現在只怕誰也弄不掉牠們了，無論誰只要一碰牠們，牠們立刻就會給我來上一口。」

鐵心蘭著急道：「那……那怎麼辦呢？你難道永遠帶著牠們跑？！」

小魚兒愁眉苦臉，呆了半晌，突然做了個鬼臉，笑道：「這樣也好，身上纏著蛇，女孩子就不會來纏我了。」

鐵心蘭跺腳道：「人家說正經的，你卻還要開玩笑。」

她又賭氣背轉臉，但瞬即又回了過來，笑道：「我有法子了。」

小魚兒喜道：「你有什麼法子？」

鐵心蘭道：「你不給牠們東西吃，等牠們餓死，牠們一死，自己就掉下來了。」

小魚兒像是想了想，點頭道：「是極是極，這法子簡直妙不可言。」

鐵心蘭嫣然笑道：「多謝多謝。」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道：「只是還有一樣你忘了。」

鐵心蘭道：「還有什麼？」

小魚兒道：「這些蛇雖是光頭，卻不是和尚。」

鐵心蘭呆了半晌，道：「這是什麼意思？」

小魚兒忍住笑，道：「不是和尚，就吃葷的。」

鐵心蘭又呆了呆，突然跳了起來，驚呼道：「牠……牠們若是真的餓了，豈非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

小魚兒嘆了口氣道：「你真是天才兒童，到現在才想到。」

鐵心蘭急得眼淚都要流出來了，跺腳道：「這怎麼辦呢？怎麼辦呢？我看只有……只有……」

到底「只有」怎樣，她卻說不出，急得在那裡直轉圈子，轉了七八個圈子，突聽有人語聲傳了過來。

只聽一人道：「那丫頭怎會突然失蹤，倒真奇怪。」

另一人冷冷道：「她跑得了今天，還跑得了明天麼？」

這兩人語聲一入耳，小魚兒，鐵心蘭又面色變了。

鐵心蘭啞聲道：「小仙女！」

小魚兒道：「還有慕容九妹！」

鐵心蘭道：「咱……咱們快走吧。」

但直到這時，他們才發覺這竟是條死路，三面俱是直壁削立，唯一的道路，正是小仙女她們要走過來的。

鐵心蘭手腳都已冰冷，道：「這……這……」

小魚兒道：「咱們先躲一躲再說。」

兩人身子剛躲好，小仙女與慕容九妹已走過來了。

小仙女道：「峨嵋山倒真是邪門，偌大的一片山上，除了猴子住的洞外，就只有這裡是可以避風的地方。」

慕容九妹道：「我看滿山亂找也沒用，咱們不如先在這裡歇歇，等天亮再說。」

小仙女早已坐了下來，她坐的正是小魚兒方才坐的那塊石頭，兩人懶懶的坐下，連眼睛都瞇了起來。

小魚兒和鐵心蘭不覺暗暗叫苦，這一來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逃出去，可真是只有天知道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小仙女張開了眼睛，道：「你冷不冷？」

慕容九妹冷笑道：「你真是嬌生慣養的千金小姐，這樣就算冷麼？就算在冰天雪地之中，我都不會喊冷的。」

小仙女聳了聳肩，又閉起了眼睛。

小魚兒卻在暗中撇了撇嘴，暗道：「你自然不怕冷，你也不想想你練的是什麼功夫，光著屁股睡在冰上都沒關係，別人可沒練過你那鬼功夫呀。」

又過了半晌，小仙女突然站起來，道：「你不怕冷，你有本事，我可受不了啦。」

慕容九妹道：「受不了也得受。」

小仙女笑道：「九姑娘，好姐姐，陪我去找些柴來生堆火好麼？」

慕容九妹終於慢吞吞站了起來，兩人東瞧瞧，西望望，竟向小魚兒與鐵心蘭藏身之處走了過來。

小魚兒暗道：「該死該死，我怎麼偏偏選了這地方來躲，這地方怎會偏偏有柴火，當真是倒了窮霉了！」須知他們要躲，自然就躲在枯籐木葉後，枯籐木葉自然是最好的引火之物，百般巧合，小魚兒可像是要倒霉了。

鐵心蘭掌心早已流滿冷汗，身子也發起抖來。

只見小仙女與慕容九越走越近，鐵心蘭也越抖越厲害，抖得四下枯籐木葉簌簌的直響。

小仙女突然停住腳，道：「你……你聽，那是什麼在響？」

慕容九冷冷道：「你放心，不會有鬼的。」

小魚兒心念一閃，眼珠子一轉，突然將頭髮扯散，自己居然偷偷笑了起來，也不知在笑什麼！

鐵心蘭見他在這種時候居然還笑得出，簡直要氣破肚子，急斷腸子，只見小仙女又在往前走，口中喃喃道：「就算沒有鬼，鑽條蛇出來，也夠要命的了。」

慕容九冷冷道：「有我在這裡，你什麼都不必怕。」

她話未說完，突見一個怪物從黑暗中跳了出來。

小仙女嚇了一跳，冷汗立刻流出。

慕容九冷叱道：「是什麼人裝神弄鬼？」

只聽這怪物鬼叫道：「慕容九……慕容九，你害我死得好苦，我做了淹死鬼，還要做燙死鬼……慕容九，慕容九，你還我命來！」

# 第二十四章 死中求活

在月光下，慕容九已瞧清了這「怪物」面目，卻不是小魚兒是誰？……卻不赫然正是那已死在她手上的小魚兒是誰！

深夜荒山，陰風陣陣，荒山中突然跳出個披頭散髮，滿身是蛇的怪物，而這怪物又正是她親手害死了的人。

慕容九縱有天大的膽子，也是受不了的。

她指著小魚兒，顫聲道：「你……你……」

第二個「你」字才出口，人已被嚇得暈了過去。

小仙女雖然不知道這其中的糾葛秘密，但瞧見小魚兒滿身的蛇，瞧見慕容九竟又嚇得暈倒……

她的魂也沒有了，驚呼一聲，轉身就跑，連頭都不敢回。瞬息間她便跑得蹤影不見。

小魚兒哈哈大笑，道：「蛇兄呀蛇兄，無論你以後是否會害死我，我都得謝謝你，無論如何，你至少已救過我兩次命了。」

最莫名其妙的自然還是鐵心蘭，她簡直整個人都糊塗了，從黑暗中走出來，瞪大了眼睛瞧著小魚兒，終於忍不住問道：「你幾時被慕容姑娘害死過？什麼淹死鬼，燙死鬼，我……我簡直被你弄糊塗了。」

小魚兒笑道：「女孩子還是糊塗些好，女孩子知道得越多，麻煩就越多，你只要知道我有兩下子就行了。」

鐵心蘭怔了半晌，嘆道：「你實在是有兩下子，慕容九居然會被你嚇暈，小仙女居然會被你嚇得落荒而逃，這種事告訴別人，別人只怕也不會相信的。」

小魚兒瞧著還是暈迷不醒的慕容九，道：「依你看，我會對她怎麼樣？」

鐵心蘭想了想，道：「你就任憑她暈在這裡，一走了之。」她瞧了瞧小魚兒的臉色，接著又道：「或者，或者你用籐子綑住她，等她醒來時，打她幾下出氣。」

小魚兒冷冷道：「婦人之仁，到底是婦人之言。」

鐵心蘭道：「這……這麼兇的法子還不夠？」

小魚兒道：「當然不夠。」

鐵心蘭顫聲道：「難道……難道你真要殺了她？」

小魚兒道：「我若不殺她，難道還等她以後來殺我不成？」

鐵心蘭跺腳道：「我實在想不到你……你……你竟真的如此狠心。」

小魚兒道：「你現在總該想到了吧！你若不願瞧，就走得遠遠好了。」

鐵心蘭跺了跺腳，一口氣衝了出去。

小魚兒也不理她，眼睛瞪著慕容九，喃喃道：「你這個狠心的女人，我若不殺了你，怎對得住自己。」

語聲微頓，冷笑又道：「我正好要毒蛇咬你一口，看著究竟是蛇毒，還是你毒。」他竟抓起慕容九的手，向自己腕上的毒蛇餵去！

這時月光滿天灑將下來，正照著慕容九的臉。

只見她瘦瘦的瓜子臉，是那麼蒼白，長長的睫毛，覆蓋著眼簾，雖然是在暈迷著，看來卻更是楚楚動人，我見猶憐。

她的手，也是那麼柔軟，冰冷而柔軟，要拿這樣人的這種手去餵蛇，又有誰狠得下這個心。

小魚兒的手有些軟了，但想到她將自己關在石牢裡，想到她要將自己活活凍死，餓死，小魚兒的怒火又不禁直沖上來，冷笑道：「什麼事你都怨不得我，你若不想殺我，我絕不會殺你的……」

突聽一人緩緩道：「以這樣的手段來殺一個女孩子，豈非有失男子漢的身份。」

小魚兒一驚抬頭，喝道：「誰？」

「誰」字喝出，他已瞧見了面前的人，正是那溫文爾雅的無缺公子，三個人遠遠站在他身後，兩個是白衣少女，還有一個竟是鐵心蘭，三個女孩子的六隻大眼睛都在瞪著他，像是恨不得將他吞下肚裡。

小魚兒心裡也不知已氣成什麼樣子，但面上卻只是笑了笑，仍然抓著慕容九的手，笑瞇瞇地道：「你是說我殺不得她？」

花無缺和聲道：「一個男人，對女孩子總該客氣些，就算她有什麼對不起你的事，你也該瞧她是女人份上，讓她一些。」

小魚兒哈哈笑道：「好個溫柔體貼的花公子，世上有你這樣的男人，當真是女人的福氣，天下的女人真該聯合起來送你一面錦旗才是。」

花無缺微微笑道：「好說好說。」

小魚兒道：「但女人若要殺死你時，你又如何，難道你就閉起眼睛來讓她們殺？難道你連還手都不還手。」

花無缺緩緩道：「我若做了對不起她的事，被她殺死，也絕無怨言。」

小魚兒道：「但若有個女人做了對不起你的事，你不殺她？」

花無缺道：「男人總該讓女人些才是。」

小魚兒苦笑道：「你這樣的想法，真不知從那裡學來的。照你這樣說來，天下的男人簡直都該死了，都該一頭跳進黃河才是。」

花無缺道：「那也不必。」

小魚兒瞪著他，也不知是該氣，還是該笑，也不知他是真的聽不懂自己的話，還是假聽不懂，也不知他是聰明，還是呆子。

花無缺含笑瞧著他，面上既無怒容，也不著急，他若真像表面看來這般文弱，小魚兒早已一個耳光摑了過去。

但他那身武功實在有點駭人，小魚兒只得嘆了口氣，道：「你的意思，是定要我放了她。」

花無缺含笑道：「足下放了她才是英雄所為。」

小魚兒道：「我今日放了她，她日後若來殺我，又當如何？」

花無缺沉吟道：「日後之事，誰也無法預測，是麼？」

小魚兒道：「好，我要殺她，我就不是英雄，不是男子漢，我就該死，但她若要殺我，卻是天經地義的事，我被她殺了也是活該，是麼？」

花無缺笑道：「在下並無此意，只是……」

小魚兒大聲道：「我不管你是什麼意思，今天我打不過你，你放個屁我也只有聽著，但以後你打不過我時，我偏要殺幾個女人讓你瞧瞧。」

他重重摔開慕容九的手，道：「算你厲害，你抬走吧。」

花無缺也不動氣，仍然微笑道：「如此就多謝了。」

白衣少女已燕子般掠了過來，抱起了慕容九。

那圓臉少女瞪著小魚兒，冷笑道：「今天若非公子在這裡，我就宰了你，讓你知道女人的厲害。」

小魚兒冷笑道：「隨便你吧，罵什麼都沒關係，因為你是女人，女人天生就可以罵男人的，花公子，你說是麼？」

花無缺笑道：「能被女人罵的男人，才算是福氣，有些男人，女人連罵都不屑罵的。」

小魚兒道：「哈……哈哈，如此說來，我真是榮幸之至，為了免得讓你難受，他日也得找幾個女人來讓你榮幸榮幸才是。」

花無缺笑道：「那時在下必定洗耳恭聽。」

小魚兒眼睛一翻，幾乎氣炸了肺。

※※※

只見荷露拉起了鐵心蘭的手，道：「姑娘，你也跟咱們一齊走吧。」

鐵心蘭垂首道：「我……我……」

她雖然垂著頭，眼角卻不住去瞟小魚兒。

圓臉少女恨聲道：「那種男人，你還要理他麼，跟咱們走吧。」

荷露笑道：「我家公子也正想和你聊聊。」

小魚兒大聲道：「去去去，你快跟他們去吧，我現在雖然倒霉，但還沒什麼，你若再跟著我，我才是倒霉透頂了。」

鐵心蘭垂著頭，眼角又泌出了淚珠。

圓臉少女拖著她，道：「不理他，我們走。」

花無缺含笑一揖，也轉過身子，只見荷露懷中的慕容九突然掙扎著動了起來，口中夢囈般道：「小魚兒……江小魚，放了我……放了我吧！」

花無缺面色微變，霍然回首凝注著小魚兒，一字字道：「你就是江小魚，就是小魚兒？」

小魚兒也不覺怔了怔，道：「我這名字很出名麼？」

花無缺又瞧了半晌，竟輕輕嘆息了一聲道：「抱歉得很。……」

小魚兒瞪大了眼睛，道：「抱歉？你為什麼抱歉？」

花無缺緩緩道：「只因我要殺死你！」

這句話說出來，大家全都吃了一驚。

小魚兒道：「你頭腦有些不正常麼？怎地突然又要殺我？」

花無缺道：「只因你是江小魚，所以我要殺你，芸芸天下只有一個是我要殺的人，那人就是江小魚，就是你！」

小魚兒怔了半晌，嘆道：「我懂了，可是有人叫你殺我的。」

花無缺道：「正是家師所命！」

鐵心蘭已嘶聲大呼道：「你師傅為什麼要你殺他？為什麼？……為什麼？……」她想衝過來，卻被那圓臉少女緊緊抱住了。

小魚兒與花無缺面面相對，誰也沒有瞧她！

過了半晌，小魚兒突然笑道：「很好，我本來也想殺死你的，只因我目前實在打不過你，所以才一直忍住，不過，現在……」

他雙臂突然一振，向花無缺撲了過去，他武功縱非花無缺之敵，但只要讓他觸及花無缺，他身上的毒蛇，是誰也不認的。

那不但會要花無缺的命，也會要他的命！

那知他手臂一震，真氣才轉，左右雙腕，便麻了一麻，他身子還未撲到花無缺面前，眼前已發黑。

他竟凌空跌了下去！

※※※

小魚兒醒來時，首先瞧見一爐香。

這爐香就在他對面，香煙繚繞，氤氳四散，一陣陣送到小魚兒鼻子裡，卻非檀香，也非茴香，而是一種說不出是什麼的香氣，乍嗅有些像花，再嗅有些像藥，仔細一嗅，又有些像女子的脂粉。

小魚兒也懶得去分辨，總之他覺得嗅起來舒服得很。

然後，小魚兒又瞧見一柄刀！

這柄短刀，鑲著珠柄，就掛在他睡著的床頭，像鯊皮的刀鞘，看起來搶眼得很，像是專為裝飾用的。

但這間屋子就只有這點裝飾，其餘都簡陋得很，只是四面都打掃得一塵不染，看起來也舒服得很。

小魚兒猜不出這是什麼地方，他想，這極可能是花無缺為了要在峨嵋山逗留，而臨時搭起來的竹屋。

但他又怎會到了花無缺的屋子裡？

他方才不是明明中了不可救藥的蛇毒，難道花無缺還會救他？花無缺不是一心想殺死他的麼？

他轉了轉頭，立刻就瞧見了花無缺。

這時陽光已照滿了那以竹架搭成的，簡陋的屋子。

花無缺，就坐在陽光下，那眉目，那臉，那安詳的神態，那雪白的衣衫，就連小魚兒也不得不承認他是人間少見的美男子。

他像是已在這裡坐了許久許久，但看來卻一點也不煩躁著急，他就這樣靜靜的坐著，像是還可以繼續坐下去。

這也是小魚兒佩服的，若是換了小魚兒，簡直連一刻都坐不住，小魚兒暗中試了試，覺得自己身子好像並沒有什麼難受，再瞧自己身上那些要人命的毒蛇，居然也一條都瞧不見了，他暗中鬆了口氣，大聲道：「喂，可是你救了我？」

花無缺淡淡道：「不錯。」

小魚兒道：「那麼厲害的蛇毒，你也能救？」

花無缺道：「這仙子香與你已服下的素女丹，萬毒俱都可解。」

小魚兒道：「你方才不是要殺我的麼？」

花無缺緩緩道：「我現在還是要殺你！只因我必需親手殺死你！不能讓你因為別的事死。」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道：「你為何定要親手殺死我？」

花無缺道：「只因我受命如此。」

小魚兒默然半晌，道：「她一定要你親手殺死我？我死在別的人，別的事上都不行，這……你不覺奇怪麼！你不問是為什麼？」

花無缺道：「我不必問。」

小魚兒道：「看來你倒聽話得很。」

花無缺道：「本宮令嚴，無人敢違。」

小魚兒道：「看來你也老實的很，我問你什麼，你就答什麼？」

花無缺道：「任何人無論問我什麼，我都會據實以告，我縱要殺死你，但那和問答的話完全是兩回事。」

小魚兒道：「你非要親手殺死我不可？我若殺死了你呢？」

花無缺淡淡道：「你殺不死我的。」

小魚兒道：「你敢和我拼一拼麼？」

花無缺道：「我正是要堂堂正正取你性命！」

小魚兒道：「好，你先退後幾步，先讓我起來。」

花無缺果然站起身子，後退了八、九步之多。

小魚兒緩緩爬起，口中喃喃道：「你這人實在太老實了，但我卻不知你是真的老實，還是假的老實，也許你自以為對什麼事都太有把握，所以隨便怎樣都無所謂。」

他口中說話，突然抽出了那柄鑲珠的匕首，一躍下地！

花無缺淡淡瞧著，神色不變，就這份安詳從容的氣概，已足以愧煞世上千千萬萬自命高手的人物。

小魚兒突然大笑道：「你要我死，那並不困難，但你若定要親手殺死我，今生今世，再也休想。」

突然反轉匕首，對準了自己的心窩。

花無缺微微變色，道：「你……你這是做什麼？」

小魚兒向他做了個鬼臉，笑道：「只要你身子向我這邊動一動，我這一刀就刺下去，那麼你就一輩子也休想親手殺死我了，因為我已親手殺死了自己。」

花無缺呆在那裡，簡直不會動了！他實在想不到小魚兒竟會有這一著！

若論武功，自是比他強勝許多，但若論臨事應變，他又怎能比得上精靈古怪，詭計多端的小魚兒！

這自然是因為兩人生長的環境截然不同──高高在上的「移花仙子」，那精靈詭計，又怎比得上「惡人谷」中的惡徒，小魚兒使出的這些「絕招」，花無缺當真是做夢也使不出的。

小魚兒大笑道：「你若還想親手殺死我，現在就得忍耐，莫要動……一動都莫要動……」

他眼睛瞪著花無缺，一步步往後退。花無缺竟不知該如何應付這種局面，只有站著不動，眼看小魚兒退出了門，也無可奈何。

但小魚兒也實在不敢稍有疏忽，雖已退出了門，眼睛還是瞬也不瞬地盯著花無缺，不敢放鬆。

門外晨霧迷漫，不知名的山花，在霧中更顯得風姿綽約，陽光雖已升起，卻仍照不散峨嵋清晨的濃霧。

小魚兒一步步往後退，退過山花夾列的小徑，他除非算準花無缺再也追不著他，否則實也不敢回頭。他退得很慢，腳步踏得很穩……

花無缺突似想起什麼，失聲道：「江小魚……快快快站住……」呼聲中，他身子已要往門外衝。

小魚兒厲聲道：「你先站住！你只要敢出門一步，我立刻……」

花無缺身子硬生生頓住在門口，額上竟已急出冷汗，大聲道：「快站住，你已退不得了，後面……」

他「後面」兩字方自說出，小魚兒往後退的左腳已一腳踏空，他驚呼之聲才出口，人已往下面直墜而落！他身後竟是一道懸崖，雲霧凄迷，深不見底，花無缺眼看著小魚兒直墜下去，也趕不及去拉他了……

小魚兒的驚呼聲，尖銳而短促，但四山回應卻一聲聲響個不絕，天地間彷彿俱是小魚兒的驚呼。花無缺身子似已脫力，斜斜倚在門上，眼睛失神地瞧著面前的濃霧，一粒粒汗珠滾滾流下。

這時鐵心蘭已踉蹌衝了出來，四五個白衣少女跟在她身後，鐵心蘭衝到花無缺面前，道：「是誰在驚呼，是不是他？……是不是他？」

花無缺點了點頭。

鐵心蘭道：「他──他在那裡？」

花無缺嘆息著搖了搖頭。

鐵心蘭瞧見他的神色，後退兩步，顫聲道：「──你──你──你殺了他──你殺了他！」

突然衝上去，拳頭像雨點般落在他身上。

花無缺仍是動也不動，既不閃避，也不招架，鐵心蘭拼命擊出的拳頭，打在他身上，他竟似全無感覺。

白衣少女們驚怒之下，怒喝著齊向鐵心蘭出手，花無缺反而為鐵心蘭一一攔住，柔聲嘆道：「我並沒有殺死他，只是他──他自己失足落下了懸崖。」

鐵心蘭身子一震，踉蹌後退，道：「你──你真的沒有殺他？」

花無缺道：「我一生之中，絕不說半句假話。」

鐵心蘭嘶聲道：「那你為什麼不還手？」

花無缺目光溫柔地瞧著她嘆道：「我知道你此刻心裡必定很難受，你縱然傷了我，也是理所應當的事，我絕不會怪你的。」

鐵心蘭怔在那裡，心裡酸甜苦辣，也不知是何滋味，這花無缺固是如此善良，如此溫柔，但小魚兒──那又兇又壞的小魚兒，卻為什麼偏偏比花無缺更令她刻骨銘心，更令她難捨難分，牽腸掛肚。

花無缺目光更是溫柔，道：「鐵姑娘，你還是歇歇去吧，你──」

鐵心蘭道：「是──我是該歇歇去了，是該去了──」

突然瘋狂般衝向懸崖，嘶聲道：「小魚兒，你等著，我來陪你一齊歇歇──」

但她還未衝到懸崖，花無缺已拉住了她的手，她拼命掙扎，縱然用盡了力氣，也是掙扎不脫。

鐵心蘭淚流滿面，大呼道：「放開我──放開我──為什麼不讓我下去陪他，他一個人死在下面，是多麼寂寞──」

只聽一人悠悠道：「誰死在下面了──？一個人能寂寂寞寞，安安靜靜的死，是多麼幸福。」

乳白色的濃霧中，一條娜婀的人影，緩緩走了過來，就像是霧中的幽靈，卻正是慕容九。

她面容更是蒼白，那雙靈活而嫵媚的大眼睛，也失去了昔日的光彩，竟已像是有些痴呆。

鐵心蘭咬牙道：「小魚兒終於已死了，你開心麼？──他就死在這懸崖下，你可要去瞧瞧他死時的模樣？」

慕容九輕輕搖了搖頭，緩緩道：「他不會死在這裡的，死在這裡的，絕不是他！」

她突然咯咯笑了起來，笑道：「他早已死在慕容山莊了，是我親手殺死了他──一個人是絕不可能死兩次的，你們說是麼──是麼？」

她長髮在風中飛舞，笑得是那麼瘋狂。

花無缺憐憫地瞧著她，輕聲道：「荷露，這位姑娘方才被駭得太厲害了，到此刻神智還未恢復，你扶她回屋去躺躺吧。」

荷露拉起了慕容九的手，但慕容九仍在咯咯笑道：「我親手殺死了他，我親眼瞧見了他的鬼魂！哈哈，你們瞧見過鬼麼──你們能親手殺死他麼？」

鐵心蘭突然狂笑道：「你們誰也殺不死他，世上唯一能殺死他的人，就是他自己──」

狂笑突又變為痛哭，她放聲悲嘶道：「但他終於殺死了自己──他終於毀滅了自己──為什麼聰明的人，總是會自己毀滅自己──」

※※※

不錯，聰明人有時的確會自作聰明，弄巧成拙，到頭來雖害了別人，但卻也害了自己。小魚兒遠比這種人還要聰明的多──他方才那一腳踏空，竟是假的，竟只不過是做給花無缺看看的。

他其實早已將地勢瞧得一清二楚，他整個人看似跌下去的，其實早已算準了平衡的力量，拿捏得分毫不差。他身子滑下，右手的尖刀便已插入了削壁，左手也立刻拉住了條山籐，整個人都貼在削壁上。

這自然要有很快的眼睛，很細的心，更要有很大的膽子，但若要別人上當，尤其要花無缺這種人上當，不冒險行麼！

到方才鐵心蘭悲呼痛哭，慕容九又笑又叫，花無缺柔言細語，小魚兒始終貼在壁上，聽得清清楚楚。聽見這些哭叫呼笑，小魚兒心裡自然也有許多難言的滋味，但他畢竟忍得下這個心，對一切都不聞不問。

到後來人聲終於散去了，小魚兒暗中鬆了口氣，過了半晌，身子悄悄往上爬，眼睛自懸崖邊沿悄悄向外望。只見懸崖上果然已沒有人了。他正想爬上去──

那知就在這時，身旁竟似有人聲響動！

# 第二十五章 死裡逃生

小魚兒大驚之下，扭頭一瞧，才發現那竟不過是猴子，幾十隻猴子也不知是從那裡來的，竟都學著他的模樣，身子爬在削壁上，腦袋悄悄往外伸。峨嵋山的猴子最多，又最喜歡學人模樣，小魚兒本就聽人說過。

但此刻真的讓他瞧見了，他不禁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又不知該如何才能趕走他們，只得撮口道：「噓──去──」

猴子們向他做了個鬼臉，也撮起嘴，吱吱喳喳的叫，有些猴子的臉紅得像屁股，做起鬼臉來真可以嚇死人。小魚兒生怕這些見鬼的猴子驚動了花無缺，又不禁有些著急起來，忍不住伸出一隻手去趕，去打。他手一伸，就知道壞了。

猴子們突然一窩蜂撲了過來，一起向小魚兒伸出手來，若是在平時，小魚兒自然不怕。

但此刻他身子懸空吊在削壁上，兩隻手都用不得力，猴子們往他身上一撲，他就直滾下去。

他又是害怕，又是著急，又不敢出聲呼救，兩隻手往削壁上亂爬，手裡的尖刀也落了下去，許久才聽見「噗」的一聲。那削壁竟是向內陡斜的，所以匕首才會直落到底，那回聲許久才傳上來，顯見這懸崖深得怕人。

小魚兒滿身冷汗，手再也抓不到著力之處，到了削壁向內陡斜之處，他身子也要筆直跌下去，不粉身碎骨才怪。天下第一個聰明人竟會死在一群猴子手上，小魚兒一念想到這裡，真不知是該哭還是該笑。

只見猴子們也往下直跌，但幾十隻猴子吱吱喳喳一叫，突然一個拉著了一個的手。幾十隻猴子手拉著手，竟一連串懸空吊了起來，就像是一串葫蘆似的，一個也未跌下去。

小魚兒卻已跌下去了，他的手已抓不住任何東西！

他只有閉起眼睛，慘笑道：「完了──小魚兒竟被猴兒殺了──」

但就在這時，突然不知從那裡伸出一隻毛茸茸的猴爪來，竟將他胸前的衣襟一把抓住──

這隻猴爪力道竟大得怕人，只是小魚兒下落之力更大，猴爪雖抓住了他的衣服，但衣服撕裂，身子還是往下直落！誰知另一隻猴爪又閃電般伸出來，抓住了他的頭髮。

小魚兒疼得眼淚直流，身子卻總算頓住。

只見那一串猴子還在朝他做鬼臉，朝他鬼叫，抓住他的兩隻猴爪，卻是從削壁上的一個洞裡伸出來的！

小魚兒暗道：「抓住我的大概是猴王，否則又怎會有這麼大力氣，猴子對人，可不會有什麼好念頭，牠將我抓上去，卻不知要怎樣折磨我。」他主意打得真是比天下所有的人都快，這心念一轉，立刻暗中運氣先掠上去攀住那個洞，先發制「猴」！

又誰知他身子還未動，那洞裡竟突然有個人的語聲傳出來，語聲又尖又細一字字道：「莫要動，一動就將你丟下去！」這又尖又細的語聲，聽來當真有七分像是猴子，但說的明明是人話，猴子難道也會說人話？這峨嵋山裡，莫非真有猴子成了精？

小魚兒嚇得又是一身冷汗，顫聲道：「你……你究竟是什麼？」

那語聲吱吱笑道：「你是什麼，我就是什麼？」

小魚兒道：「你……你是人？」

那語聲道：「你猜我是不是人？」

小魚兒抽了口涼氣道：「你要怎樣？」

那語聲道：「你垂下手，不准動。」

小魚兒只有乖乖地垂下手，身子已被這「人」凌空直提了上去，就好像是在騰雲駕霧一般。那雙猴爪竟在他左右雙肩各點了一點，點的竟正是他肩頭的穴道，他再想抬手也抬不起來！

接著，他真的就像是條魚似的，被拉入那洞裡。

※※※

那洞口並不大，但洞裡面卻不小。

小魚兒被拉得全身又酸又疼，腦袋直發暈，張開眼睛，只見一隻猴子正咧著大嘴朝他直笑。

這「猴子」可真是不小，竟比小魚兒矮不了許多。仔細一瞧，這「猴子」身上竟穿著衣服，雖然破破爛爛，但卻的確是人穿的衣服，半分不假。再仔細一瞧，這「猴子」全身雖長著毛，臉上雖也長著毛，但那眼睛，那鼻子，卻又像是人的模樣。最奇怪的是，這「猴子」不但長著頭髮，還長著鬍子。

那「猴子」卻吱吱笑道：「你現在瞧見了麼？我究竟像是什麼？」

小魚兒硬著頭皮，道：「你有三分像人。」

那「猴子」道：「但卻有七分像猴子，是麼？」

小魚兒道：「若不是親耳聽見你說人話，你簡直半分也不像人。」他遇見這怪事，索性豁出去了，心裡早已全忘了「生死」兩字，根本不怕這「怪物」要對他怎樣。

但這「猴子」卻不生氣，反而咯咯大笑道：「告訴你，我本就是人中之猴，猴中之人，你說我是人固然是對的，說我是猴子可也不錯。」

小魚兒卻不禁怔住了，失聲道：「人中之猴……猴中之人……你難道是……是……」

突聽一人冷冷道：「你莫要聽他鬼話，他根本就是個人，只不過模樣本就生得像猴子，再和猴子相處日久，人味兒更少了。」

洞中甚是寬闊，陽光自小小的洞口照進來，洞裡後面大半地方都是黑黝黝的，什麼都瞧不清。這語聲正是從黑暗中傳出來的，枯澀生冷，聽來也不完全像是人說的話，小魚兒又嚇了一跳，道：「你呢？你是什麼？」

只見一個影子緩緩自黑暗中走出，亦是瘦小枯乾，滿頭毛髮，看來實也只有三分像人。但是他的目光卻極是清澈，而且像是充滿了智慧，除了「人」外，的確再無一種動物有這樣的眼睛。

小魚兒鬆了口氣道：「不錯，你是人……但你究竟是什麼人？又怎會在這種地方？又怎會變得如此模樣？」

這「人」長長嘆息了一聲，道：「你問他吧。」

他話未說完，那「猴子」已跳了起來，怒罵道：「問我？我不是被你害的，又怎會活鬼般被困在這裡？又怎會變成這付不像人的模樣。」

那「人」冷冷道：「你本來又像人麼？『十二星象』中，又有那一個是像人的？」

小魚兒眼睛本在這兩「人」身上轉來轉去，心中固是驚駭，也不覺有些可笑，好奇，但聽了這話，他卻吃了一驚，駭然望向那「猴子」道：「你……你真的是『十二星象』中人？」

那「猴子」挺直背脊，傲然道：「不錯，某家正是『十二星象』中的獻果神君！」

小魚兒身子不覺往後退，背貼著石壁，轉向那人道：「你……你呢？」

那人慘笑道：「你小小年紀，絕不會聽見過我的名字……」他背脊也挺直，目中突然射出了光，大聲接道：「但十四年前，武林中提起『飛花滿天，落地無聲』，沈輕虹這名字來，有誰人不知？那個不曉？」

「獻果神君」嘿嘿笑道：「放你的臭屁，你從來也不過只是個臭保鏢的，一聽見咱們『十二星象』的名字，馬上就落荒而逃。」

沈輕虹冷笑道：「是麼？你『十二星象』既這般厲害，為何帶不走我一分銀子，為何也被我困在這裡十四年，天天乾著急？」這兩人互相譏刺，互相嘲罵，小魚兒又不禁聽得呆住了，他這才知道這兩人竟非朋友，而是仇敵。

兩個仇人竟同被困在一個山洞裡達十四年之久，這日子真不知是怎麼過的，小魚兒委實想不出他們怎能活到現在。

只見兩人你瞪著我，我瞪著你，像是已箭在弦上，一觸即發，但到後來兩人卻是誰也未曾出手。

「獻果神君」獰笑道：「你莫忘記，現在已有這小鬼來了，我已不愁寂寞，就算立刻殺了你，也沒有什麼關係。」

沈輕虹冷冷道：「你只因恨我，不想比我先死，所以才活了這麼久，我若是真個死了，你也萬萬活不長的。」

小魚兒忍不住道：「如此說來，你兩人只因為互相懷恨，一定拼著活下去，所以才能活了這麼久的麼？」

「獻果神君」咬牙道：「十二星象怎能比這臭保鏢的先死！」

小魚兒道：「這十四年來的日子，你們就始終在打打罵罵中渡過？」

沈輕虹道：「若不打打罵罵，如何遣此長日。」

獻果神君道：「若非如此，我早已宰了他了！」

小魚兒道：「但你兩人為何不設法逃出去？」

獻果神君道：「我若能走就走了，還用得著你這小鬼來說？」

小魚兒道：「你兩人若不能出去，卻又是如何進來的？」

獻果神君恨恨道：「只因那批紅貨就藏在這裡，我逼他將我帶來！那時我還有些不信，讓他先進來。我再進來……那自然是從繩子上垂下來的。」

他也許是因為太久沒有和人說過話，也許是因為心裡恨得太厲害，所以說話顛三倒四，不明不白簡直教人聽不懂。

小魚兒眨著眼睛想了想，緩緩道：「他原是鏢頭，保了批紅貨，你知道了便要去搶，誰知他使了金蟬脫殼之計，先就將紅貨藏到這裡，你去搶只搶了個空是麼？」

獻果神君咬牙道：「說他娘是個老太太，正是一點也不錯。」

小魚兒忍住笑道：「只是他機智雖高，武功卻非你敵手，所以被你逼得沒法子，後來終於將你帶到這裡。」

沈輕虹道：「其中雖有曲折，大致卻不差。」

小魚兒道：「你們兩人在懸崖上用繩子一齊垂了下來，他在前，你在後，為的自然是你怕他將繩子割斷。」

獻果神君道：「這臭保鏢的什麼事都做得出，我自然得時時防備著他。」

小魚兒奇道：「那條繩子卻到那裡去了？」

獻果神君牙齒咬得「吱吱」作響恨聲道：「我瞧見那批紅貨，心裡一歡喜，就未留意他，誰知道這臭保鏢的竟以火摺子燒了。」

小魚兒嘆道：「這端的是絕妙之計，你自然是想不到的，看來他早已有心將你困死在這裡，自己早已決定要陪著你死，否則又怎會將你帶到這真的藏寶之地。」

沈輕虹唏噓嘆道：「不想你小小年紀，倒真是我的知己。那時我想來想去，也只想出這一個地方能困死他，否則我真是死也不會將他帶到這裡。」

小魚兒道：「但這些日子來你兩人是以何為生，卻又令我不解。」

獻果神君大聲道：「這自然又得靠我……」

小魚兒失笑道：「不錯，猴子的別號就叫做『獻果』，你卻是『獻果神君』自然是有法子叫猴兒獻果來的。」

他話裡雖然帶刺，「獻果神君」聽來卻反而甚是得意，大笑道：「猴兒們的脾氣，天下還有誰比我摸得更清楚，我將石頭從洞口拋出去，打牠們，牠們自然就會將果子從洞口拋進來打我們。」

小魚兒道：「牠們拋的若也是石頭又如何？」

獻果神君咯咯笑道：「外面懸崖百丈，那裡來的石頭……」

小魚兒點頭笑道：「不錯不錯，猴兒們採果子，的確比撿石頭容易得多，但……但就只這些，你們也吃得飽麼？」

獻果神君道：「猴兒們吃什麼，咱們便也能吃什麼，猴兒們的食物雖不多，但咱們可也用不著去吃許多。」

小魚兒瞧了瞧他們乾枯瘦小的身子，忍住笑道：「這個倒可以瞧得出來的。」

獻果神君齜牙笑道：「你這小鬼也莫要得意，此後你吃的也就是這些，但你只管放心，這些年來我只瞧見你這麼一個人，我絕不會餓死你的。」

沈輕虹道：「我瞧這猴子臉也瞧得膩了，就算他要餓死你，我也不答應。」

小魚兒也不理睬，只是瞧著外面出神。

獻果神君咯咯笑道：「今後咱們就是一家人了，說不定還要在一起活上個三、五十年，你叫什麼名字，也該先說來聽聽。」

小魚兒道：「江小魚。」

小魚兒忽然道：「那批紅貨現在那裡？」

沈輕虹道：「你想瞧瞧麼？」

小魚兒道：「珍珠寶貝，瞧瞧也是好的。」

沈輕虹道：「好，待我來……」

獻果神君喝道：「那是我的，你碰一碰就打死你！」他瞪著眼睛發了半天威，終又笑道：「但讓這小魚兒見識見識也好……也好讓他知道某家有何本領。」

一面說話，一面已自黑暗的角落中拎出了兩口箱子。

那是兩口生了銹的黑鐵箱子，但箱子裡卻是珠光寶氣，輝煌耀眼，獻果神君眼睛已瞇成一條線了，瘋狂的笑道：「小魚兒，你瞧見了麼，這些本都是我的……本都是我的，我只要送你千分之一，已夠你吃喝一輩子。」

小魚兒也不理他，只是盯著那些閃閃發光的珠寶出神，過了半晌，突然長長嘆息了一聲，道：「可惜呀可惜！」

小魚兒悠悠道：「我只可惜你們見著我已太晚了些。」

獻果神君怔了怔道：「我們若是早些見著你又如何？」

小魚兒道：「你們若能早見著我一年，此刻便已在那花花世界中逍遙了一年，你們若能早見著我十年，此刻便已逍遙了十年。」

獻果神君就像是隻猴子似的不停地眨著眼睛，道：「你是說……？」

小魚兒道：「我是說你們若早見著我，我早已將你們救出去了。」

獻果神君倒退三步，瞪著小魚兒，眼睛也不眨了，就好像小魚兒鼻子上突然長出朵花來似的。

獻果神君已大笑起來，咯咯笑道：「你這小瘋子，小牛皮，你能救咱們出去……」一把抓住沈輕虹，笑得幾乎喘不過氣，又道：「你聽！你聽見了麼？這小子說能救咱們出去！他自以為是什麼人？他只怕自以為自己是個活神仙。」

沈輕虹凝目瞧著小魚兒，瞧著小魚兒那雙透亮的大眼睛，瞧著小魚兒掛在嘴角的笑，一字字道：「說不定他真有法子。」

獻果神君道：「你……你居然相信這小鬼的話。」

小魚兒傲笑道：「這只因為閣下腦袋的構造和在下有點不同。」

獻果神君怒道：「你的腦袋難道比我的管用。」

小魚兒道：「豈敢豈敢，在下的腦袋，也未必比閣下的管用多少，只不過管用個一二十倍而已。」

獻果神君跳腳道：「放屁。」

小魚兒道：「但閣下也莫要生氣，像閣下的這種腦袋，也可算是不壞的了，至於在下的這種腦袋，普天之下大概還沒有第二顆。」

獻果神君怪叫道：「好，既然如此，你若說不出個法子，老子宰了你。」

小魚兒道：「我三個月內若不能救你逃出去這鬼地方，我腦袋輸給你。」

獻果神君道：「三個月……哈，哈哈，你腦袋只怕有毛病，就算三年……」

小魚兒道：「不必三年，只要三個月，但三個月裡，我若真的將你弄出這鬼地方了，你又當如何？」

獻果神君道：「我輸你八個腦袋也沒關係。」

小魚兒笑道：「閣下的腦袋，攜帶既不便，送給李大嘴他也不吃的，一個已嫌太多，若真有八個，倒坑死我了。」

他搖著手不許獻果神君說話，接著笑道：「閣下若輸了，我只要閣下翻幾個觔斗讓我瞧瞧也就是了。」

獻果神君暴跳如雷，道：「好，你這小鬼氣我……好，我若輸了，隨便你如何就是，但你若輸了，我非要你腦袋不可。」

小魚兒道：「一言為定。」

獻果神君道：「老子放個屁也算數的。」

小魚兒道：「但我只要將你救出去，無論用什麼法子你可都得由得我。」

獻果神君道：「好，老子全他媽的由你。」

小魚兒道：「好，三個月，從現在開始。」

突然抓起最大的一塊翡翠，往洞外拋了出去！

# 第二十六章 巧計脫困

碧綠的翡翠縱在黑暗中也耀眼的很，沈輕虹本來一直含笑瞧著小魚兒，此刻也不免吃了一驚，獻果神君更是要急瘋了，一把抓住小魚兒，道：「你……你這小瘋子，你可知道你在做什麼？」

小魚兒笑道：「我自然知道。」

獻果神君跳腳道：「你可知道你拋出這一塊翡翠，就等於拋出一棟平牆整瓦的大屋子，就……就……就等於拋出三百條大肥牛。」

小魚兒道：「我自然也知道。」

獻果神君道：「你……你這也算救我？你這簡直是在要我的老命。」

小魚兒嘆道：「你若要錢不要命，那也就罷了。」

獻果神君道：「但你……你……你這又算什麼意思？」

小魚兒冷笑道：「我的意思，早知你是不會懂的……但你難道也不懂麼？」

他這最後一句話問的自然是沈輕虹。

沈輕虹面上已有喜色，道：「在下雖有些懂，只是還不能完全明瞭。」

小魚兒道：「我將這些珍寶拋出去後，那些猴子猴孫們必定搶著去接，牠們必定也和這位猴兄一樣，見著此等稀奇好玩之物，是萬萬捨不得拋卻的。」

沈輕虹道：「不錯。」

小魚兒道：「我拋出去一百件珍寶，至少有五十件被牠們接去，牠們接去後必定帶到各地去炫耀。這五十件珍寶，只要有一件被人瞧見，這人必定就要苦苦追尋這珍寶的來處。」

沈輕虹道：「若換了我，也會如此的。」

小魚兒道：「這人獨力難成，必定要找個同伴，而這種事只要被第二人知道，立刻就會有第三人知道，有第三人知道，就定會有第三百個人知道。只要這消息一傳出去，你就不怕沒有人能找著這裡。」

沈輕虹附掌笑道：「不錯，就算最無用的人，找尋珍寶時也會突然變得有用的，何況這消息一傳出去，各種厲害角色都會趕來的。」

小魚兒嘆了口氣，道：「現在你懂了麼，只要有人能來到這裡，咱們就不愁出不去了，如此簡單的法子，你們都想不出，可真是奇怪的很。」

獻果神君臉上的怒容早已瞧不見了，此刻竟一把抱起了小魚兒，像是發了瘋似的狂笑道：「你的的確確當真是天下最聰明的人。」

※※※

於是，那些價值連城，大多數人一輩子賺來的錢也買不到一件的珍寶，就被小魚兒像丟爛桃子，香蕉皮似的一件件丟了出去，他每丟一件，獻果神君臉上的表情就像是被人砍了一刀似的，也不知是哭是笑。

此後，他每天越丟越多，只丟得獻果神君臉皮發青，眼睛發綠，嘴裡不停地喃喃嘀咕，道：「聰明人呀聰明人，你可知道你已丟出去多少銀子了麼？你丟出去的東西若作價成銀子，只怕已可將這見鬼的懸崖填平了。」

小魚兒也不理他，到了第七天，獻果神君額上已不停地往外直冒汗珠，捏緊了拳頭嘶聲道：「聰明人呀聰明人，你想出來的這條妙計若是不成功，你可知道你就要如何死法麼？」

小魚兒淡淡道：「我丟光了這些珍寶，若是還沒有人來，隨便你怎樣弄死我都沒關係。」其實他自己的手也有些發軟了，珍寶已不見了一半，還是鬼影子也沒有來一個。

獻果神君終於一把搶過那箱子，整個人坐在箱子上，大吼道：「不准碰！誰也不准再碰它一碰！」

小魚兒道：「難道你真的要錢不要命？」

獻果神君咬緊牙關，道：「我為這些寶貝已吃了十五年的苦，寶貝若被你這小鬼弄光了，我就算能活著出去，又有什麼意思？」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道：「這話倒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你不妨再想想，說不定只要再拋一粒珍珠出去，就有人來了，如此功虧一簣，豈不可惜。」

獻果神君摸了摸頭，道：「這……」

小魚兒笑嘻嘻瞧著他悠悠道：「說不定只要拋一粒，只要一粒……」

獻果神君終於大吼一聲，跳了起來，道：「算你這小鬼的嘴厲害，老子又被你說動了。」

有了一粒，就有兩粒，就有了三粒……又好幾天過去，還是鬼影子不見一個。

獻果神君一把拎住了小魚兒的衣襟，牙齒咬得吱吱的響，嘶聲道：「你這小鬼還有何話說？」

小魚兒道：「說不定只要……」

獻果神君大吼道：「說不定只要再拋一粒，是麼？」

小魚兒嘻嘻笑道：「正是如此。」

獻果神君跺腳道：「放你娘的千秋屁，老子已被你害苦了，你還要……還要……」兩隻猴爪般的手，已要去抓小魚兒的脖子！

就在這時，突聽沈輕虹「噓」的一聲，低叱道：「來了！」

※※※

崖洞邊，已探出了半個頭來。

果然是人的頭。這人的頭髮，正中央梳成個髮髻，但原來戴在頭上的帽子此刻卻沒有了，像是已被風吹落。

這人的眉毛，黑而長，眉尖微微上剔，看來頗有殺氣，但眉心卻糾結在一起，又像是有許多心事。這人縱有許多心事，卻也無法自他眼睛裡瞧出來。

他的眼睛大而凸出，眼珠子好像是生在眼眶外的，他的黑眼珠凝結不動，白眼珠上佈滿了血絲。這雙佈滿血絲的眼睛，就這樣瞪著崖洞裡的三個人空空洞洞的，絕沒有絲毫變化，絲毫表情。

這明明是人的眼睛，看來卻竟又不像是人的眼睛，如此大的一雙眼睛，看來竟全無絲毫生氣！小魚兒與沈輕虹，獻果神君自然也在瞪著這雙眼睛，瞪著瞪著，也不知怎地，心裡竟不由自主生出一股寒意。

這全無絲毫表情，全無絲毫生氣的一雙眼睛，看來竟是說不出的冷漠、殘忍、恐怖、詭秘！那凝注者的黑眼珠中，竟似帶著種逼人的死亡氣息！

獻果神君忍不住大喝一聲，道：「你這人是什麼東西，你……」

喝聲未了，那顆頭突然凌空飛了進來。

沒有手，沒有腳，沒有身子……什麼都沒有，這赫然只是一顆人頭，一顆孤零零的人頭。

獻果神君喝聲已噎在喉嚨裡，呆呆地怔住，崖洞外卻傳入了一陣詭秘的猴笑，露出了幾張帶著詭笑的猴臉。

小魚兒鬆了口氣，帶笑罵道：「原來是你們這些猢猻在搗鬼！」

但這人頭卻絕計不會是猴子砍下來的。

沈輕虹拾起了人頭，凝注著那雙煞氣凜凜的濃眉，凝注著那雙凸出的眼睛，口中喃喃道：「卻不知是誰殺死他的？」

小魚兒瞧著洞外將落的夕陽，悠悠道：「殺死他的人，想必就要來了！」

※※※

但那「殺死他的人」卻沒有來。

漫漫的長夜已將盡，獻果神君又開始坐立不安，濛濛的曙色漸漸照入這黝黑的崖洞……

崖洞外突然伸入一隻手來！

這隻手五指如鈎，像是想去抓緊件東西，但卻什麼也沒有抓住，在凄迷的曙色中，這隻手看來也是說不出的詭秘。獻果神君風一般掠過去，刁住了這隻手腕，他並未用什麼力氣，這隻手就被他刁了進來！

但這也只是一隻手，一隻孤零零的手，已齊肘被人砍斷，斷處的鮮血已凝結，轉變成一種凄艷的死紅色，手背上還有條刀疤，長而深，就像是一條蛇蜷曲在那裡，想來多年前這隻手已險些被人砍斷過一次。

詭笑的猴臉在崖洞外搖晃著，像是一張張用鮮血畫成的面具，獻果神君牙齒咬得直響，嘶聲道：「腦袋先到，手也來了，下面只怕就是隻臭腳。」

小魚兒道：「這腦袋和手不是同一個人的。」

獻果神君冷笑道：「你怎知道？你問過他？」

小魚兒道：「那腦袋的皮膚又細又嫩，這隻手的皮膚卻像是砂紙，你就算看不出，摸也該摸得出來的。」

獻果神君道：「哼！」過了半晌，忍不住又道：「這隻手莫非就是第二個人的……」

小魚兒道：「不錯，這隻手就是砍下那腦袋的！」

獻果神君道：「你又知道了，你瞧見了不成？」

小魚兒道：「你瞧這隻手，便該知道必定是孔武有力，若非這麼樣的手，又怎能一刀就砍下別人的腦袋。」

獻果神君道：「哼！」

小魚兒道：「你瞧這隻手的模樣，也就該知道它被砍斷前的那一刻，必定還緊緊握著柄刀……不但是刀，還是柄寶刀，所以，手一被砍斷，那柄刀立刻就被人搶去了……一隻有力的手拿著柄寶刀，砍人的腦袋自然方便得很，想不到的是，這隻手不知怎地也被人砍斷了。」

沈輕虹突然長長嘆息一聲，道：「不錯，這的確是隻有力的手，他手裡拿著的也的確是柄寶刀。」

獻果神君目光閃動，冷笑道：「嘿，你也知道了。」

沈輕虹道：「我自然是知道的。那腦袋我雖不認得，這隻手我卻是認得的。」

小魚兒眉毛一揚道：「莫非是這刀疤？……」

沈輕虹道：「不錯，他手上這刀傷正是我留下的，卻也是我為他敷的藥，看著它收的口，我……我又怎會忘記？」他語聲中竟似有許多傷感之意。

獻果神君嗤鼻道：「你砍傷了他，又為他敷藥，你腦袋莫非有什麼毛病不成？」

小魚兒眨著眼睛，道：「這一刀想必是誤傷，所以你砍了他之後，心裡又後悔的很，所以才會替他敷藥，是麼？」

沈輕虹苦笑道：「正是如此。」

小魚兒道：「如此說來，這人是你的朋友？」

沈輕虹又長長嘆了口氣，道：「此人便是昔年江湖的人稱『鐵鏢頭，金刀手』的『金刀』鐵如龍，他與我本是好友，只為了爭那總鏢頭之位，我……我竟失手砍了他一刀，到後來我雖想補過，但他……他卻不告而別了，算將起來，這已是二十年的事，二十年不見，不想今日竟……」轉過頭去，咳嗽不已。

獻果神君道：「鐵鏢頭，金刀手……嗯，這名字我聽過。聽說他不但比你有種的多，武功也比你強，只可惜沒有你鬼計多端，所以才會被你砍了一刀。」

沈輕虹黯然道：「我確是比不上他。」

獻果神君皺起了眉，道：「此人武功本已不錯，這二十年來，身受屈辱，想必朝夕苦練，武功自又精進不少，但還是被人一刀砍斷了手。砍下他手的那人，豈非又是個厲害的角色，我們要加倍提防才是。」

說完了這句話，他再不開口，只是盤膝坐到黑暗的一個角落裡，屏息靜氣，凝注著那洞口。

洞外漸漸明亮起來，微風中也傳來了夏日芬芳而溫暖的氣息，不時有猴子們怪笑著在洞外盪來盪去。

這陽光，這溫暖的芳香氣息，這無拘無束的自由……

沈輕虹目中突然流下淚來，他扭轉頭，嗄聲道：「你想……真的會有人來麼？……真的會有人找到這裡？」

小魚兒道：「會的。」

沈輕虹道：「但來的又會是什麼人呢？他又是否會救我們出去？」

獻果神君獰笑道：「會的，他不救也得救……無論他是什麼人，我都不管，我只要他垂下來的那條繩子，那條繩子……」

沈輕虹道：「但他要的若不是你的人，只是你的珍寶，他若一進來就殺了你，又當如何？」

獻果神君獰笑道：「他殺不了我的，無論是誰也殺不了我的……他還未瞧見我在那裡時，我已經先宰了他。」

沈輕虹道：「來的若是你的朋友，你莫非也……」

獻果神君大笑道：「朋友？……這世上那有我的朋友？我七歲之後便再無一個朋友，朋友這兩字我一聽就要作嘔。」

沈輕虹緩緩闔起眼，道：「好，很好。」

獻果神君一字字道：「你兩人若也想活著出去，就千萬莫要做出糊塗事……你兩人什麼事都不做也沒關係，只要那人進來時，引開他的注意力，否則……」

突然「嗖」的一聲，一柄劍直飛進來。沈輕虹不等它撞上石壁，便已抄在手中，只見這柄劍青光瑩瑩，雖非寶器，卻也是百煉精鋼所鑄。

獻果神君厲聲道：「人呢？」

小魚兒悠悠道：「人？……想必也死了，這柄劍也是你的猢猻兄弟丟進來的，劍的主人若未死，如此利器又怎會落在猴子手裡。」

沈輕虹嘆道：「不錯，劍在人在，劍亡人亡……」

他輕撫著那精緻而華麗的劍柄，以金絲縷在劍柄上的，正是「劍在人在，劍亡人亡」這八個字。

小魚兒道：「配得上使用如此利器的人，想來也是位成名的劍客。」

沈輕虹將劍柄送到小魚兒面前，道：「你瞧瞧這劍柄上除了八個字外，還有什麼？」

除了八個字外，還有三個以金絲縷成的圓圈。

小魚兒眨眨眼睛道：「沒有什麼，只不過是三個圈圈而已。」

沈輕虹喟然道：「不錯，只不過是三個圈圈而已……但你可知道這三個圈圈在武林豪傑眼中又有何等重大的意義？」

小魚兒道：「什麼意思？」

沈輕虹沉聲道：「就只這三個圈圈，可使鉅萬金銀易手，可令上千人馬改道，可使勢不兩立的仇人握手言和，可令八拜相交的朋友反臉成仇。」

小魚兒笑道：「這三個圈圈莫非有什麼魔法不成？」

沈輕虹道：「沒有魔法，這三個圈圈只是『追魂奪命三環劍客』沈洋的標記，就憑這標記，大河兩岸便可通行無阻。」

小魚兒道：「哦，這姓沈的居然有這麼大的門道？」

沈輕虹道：「這三環劍正是當今天下十七柄名劍之一，那一招『三環套月』在沈洋手中使出來，當真可說是……」

沈輕虹默然半晌，長嘆一聲道：「三環劍客竟也死在這一役之中，倒真是我意料未及之事，如此看來，被你那些珍寶引來的武林高手，竟有不少。」

小魚兒笑道：「此刻在這懸崖上面，必定打得熱鬧的很，只可惜咱們瞧不見。」

沈輕虹黯然道：「不錯，此刻這懸崖之上，必定已有許多武林朋友在流血拼命，而這些正都是你造成的後果，你本該為此悔疚才是……」

小魚兒大笑道：「這些人為了些破銅爛鐵竟不惜拼個你死我活，還說是什麼武林高手，在我看來，簡直是一群呆子，我不笑他們笑誰？」

沈輕虹又自默然半晌，緩緩垂下了頭，長嘆道：「為了些身外之物而如此拼命，仔細想來，的確是愚不可及，但我……我又何嘗不是如此。」

小魚兒道：「你若能常常和我說話，以後說不定會變得聰明些的。」

※※※

這一日又在期待中過去，獻果神君眼睛瞪得更大，日色漸黯，他眼睛就像兩盞燃燒著碧磷的鬼燈。

子夜後，洞外仍瞧不見人影，但等到這一天的漫漫長夜又將盡時，洞外無邊的黑暗中，突然傳來了一片喧鬧的，刺耳的，詭秘的笑聲。這又是猴兒們的笑聲。

小魚兒皺眉道：「猢猻猢猻，半夜三更，你們還吵什麼？」

沈輕虹沉聲道：「猴性不喜黑夜，這些猴兒半夜如此喧嚷，必有緣故。」

話猶未了，只聽「叮噹，嘩啦」一連串響聲，猴子們竟又自洞外拋入了十幾件東西來。洞窟裡一片黑暗，誰也瞧不清牠們拋進來的究竟是什麼，只聽猴笑聲漸漸遠去，像是已達成了牠們的任務。

小魚兒摸索著，拾起了件東西，道：「這像是柄吳鈎劍。」

沈輕虹沉吟道：「吳鈎劍？……這種兵刃近年江湖已不多見，吳鈎劍的招式也已漸漸失傳，但能使用此等兵刃的，卻無一不是高手。」

小魚兒道：「看來又有個高手已送命了。」

他摸索著，又拾起件東西，沈輕虹道：「這件是什麼？」

小魚兒道：「這東西圓圓的，滑滑的，還帶著根練子，像是流星鎚，卻又不十分像，我也摸不出是什麼？」

沈輕虹沉吟道：「圓圓的？滑滑的？……呀，這莫非是江湖下五門中最歹毒的兵刃『五毒霹靂雷霆珠』！」

小魚兒道：「五毒霹靂雷霆珠，這名字倒威風的很。」

沈輕虹道：「這五毒珠施展起來，招式也和普通流星鎚並無不同，只是這銅球內還藏有暗器，若是不敵對方時，暗器便如暴雨般射出，縱是一流的高手，也難免被其所傷，是以這兵刃的主人楊霆，在江湖中也可算是個人見人怕的角色。」他雖然告別江湖十五年，但說起武林秘辛，仍是如數家珍一般。

小魚兒笑道：「但看來這姓楊的小子，此番連看家的本領都來不及使出，便已送命了，要他命的人，豈非可算是武林中的超級高手！」

沈輕虹道：「你再瞧瞧還有什麼？但小心些，莫要亂摸，此間既有下五門的高手到來，兵刃上說不定附有劇毒。」

小魚兒笑道：「我這樣的人，會中別人的毒麼？……我手上早已纏著布了，嗯，這裡有柄刀像是九環刀。」他的手一抖，便發出一陣震耳的聲響。

沈輕虹道：「聽這聲音，此刀像是十分沉重？」

小魚兒道：「的確重的很，只怕有五十斤。」

沈輕虹道：「五十斤重的九環刀，先聲便足以奪人，看來此人的臂力武功，俱都不在金刀鐵如龍之下，莫非是『蕩魔刀』曾倫！」

小魚兒道：「這裡還有支判官筆，份量也重得很，能用如此沉重的兵刃打穴，這人的武功看來也不含糊。」

沈輕虹道：「拿來讓我瞧瞧。」

小魚兒笑道：「你瞧得見麼？該說讓你摸摸才是。」

沈輕虹手指輕輕滑過冰冷而堅硬的筆桿，筆桿的握手處，像是刻著好幾個字，他一個字一個字摸下去。

那上面刻的是：「不義者亡」四個字。

沈輕虹失聲道：「果然是『生死判』趙剛，他……他難道也會死？」

小魚兒道：「人都會死的，這有什麼奇怪。」

沈輕虹道：「但……但這『生死判』趙剛，可算是當今江湖中打穴的第一名家，一身小巧功夫，中原武林不作第二人想，又是誰殺了他？又有誰殺得了他！」

小魚兒道：「說不定他沒有死，只是丟了兵刃。」

沈輕虹嘆道：「凡是江湖高手，必定都將自己成名的兵刃視為性命一般，這些兵刃既落入猿猴之手，他們的性命必已不保！」

這時已有微光照入洞窟，光線雖不強，但以沈輕虹等人的目力，已足以瞧清落在地上的兵刃是何模樣。只見地上除了吳鈎劍，五毒珠，九環刀之外，還有兩柄劍，一根練子銀槍，一對虎頭鈎，三枚鐵膽，兩隻暗器囊。

沈輕虹拾起一柄劍，這柄劍又輕又巧，刃薄如紙，沈輕虹道：「這是『龍鳳雙飛鴛鴦劍』中的雌劍『飛鳳』，那雄劍『神龍』那裡去了？莫非已被人拆散……唉！『龍鳳劍客』一世英雄，江湖人嘗言『龍鳳比翼，翱翔九天』，誰知到頭來還是要龍拆鳳散遭人毒手！」

他嘆息著放下了這柄「飛鳳」劍，目光黯然自練子槍，虎頭鈎，等兵刃上一一望了過去，嘆息更是沉重，喃喃道：「這些人竟會俱都死在這一役之中，當真令我夢想不到，看來這一役戰況之慘烈，只怕已是百年僅有的了。」

小魚兒道：「這些人不但死了，而且顯然是同時死的，能同時殺死這許多成名高手的人，可真是了不起。你能猜得出他是誰麼？」

沈輕虹道：「當今天下能使這許多一流高手同時斃命的人物雖不多，但算來也有七、八個，其中武功最高，下手最毒的，自然是推『移花宮』中的兩位宮主！」

說到「移花宮」三字，他語聲竟也似有些變了，四下瞧了一眼，像是生怕那美如天仙，但卻狠如魔鬼的兩位宮主突然自黑暗中出現似的。

小魚兒笑道：「你放心，她們絕不會到這種鬼地方來的。」

沈輕虹喘了口氣，道：「不錯，那兩位宮主天上仙子，又怎會為了區區世俗珍寶出手，下手的絕不會是她們。」

小魚兒道：「除了她們還有誰？」

沈輕虹道：「昔年『十大惡人』中，武功最高的『血手』杜殺與『狂獅』鐵戰，只怕也有這麼樣的手段！」

小魚兒道：「這兩人也不可能。」

沈輕虹道：「不錯，這兩人一個已多年不知下落，據聞早已投入『惡人谷』，至於『狂獅』鐵戰麼……唉！這些人若是被他殺的，連兵刃都早已要被拆成一段段的了，又怎會像此刻這般完整。」

小魚兒道：「還有呢？」

沈輕虹道：「還有幾人，名字不說也罷。」

小魚兒道：「為什麼？」

沈輕虹道：「只因這幾人武功雖強，但輕財仗義，俱都是一代之大俠，那是萬萬不會做出此等事來的，譬如說當今天下第一劍客燕南天！他老人家要殺這幾人，雖然易如反掌，但若非不仁不義之人，他老人家寧可自己受苦，也不會出手的。」

小魚兒本就在等他說出「燕南天」這名字，如今聽得他如此推崇，胸中不禁熱血奔騰，大聲道：「好！好男兒！男子漢活在世上，就要活得像燕南天，教人一提起他的名字，就要挑起大拇指。」

沈輕虹瞪著獻果神君，大聲道：「非但受過他老人家好處的人，無論人前背後，都對他老人家五體投地，就算是他老人家的仇人，背後也不敢對他老人家稍有閑話。」

獻果神君冷笑道：「嘿嘿，你以為我不敢罵他？」

沈輕虹霍然站起，厲聲道：「你敢？」

獻果神君嘆了口氣，道：「我雖想罵他兩句，卻不知該如何罵法。」

沈輕虹大笑道：「你聽見了麼，縱有想罵他老人家的人，也不知該如何罵起，只因他老人家平生實未做過一件見不得人的事，我雖有十五年未見他老人家！但此等上無愧於天，下無愧於人的大英雄，身體必定日更強健，你說是麼？」

小魚兒道：「不錯，他身子必定十分強健！他活得必定好得很……」

說著說著，他眼睛像是有些濕了，趕緊垂下頭，拾起了一隻暗器囊，將裡面的暗器全倒了出來。

只見那裡面有十三枚毒針，七枚黝黑無光的鐵蒺藜，還有一大堆毒砂，沈輕虹聳然失色，道：「川中唐門也有人栽在這裡！」

小魚兒道：「下手的這人，既不會是你方才已說過的那幾位，又不會是你還沒有說過的那幾位，那麼，他究竟會是誰呢？」

沈輕虹嘆道：「想來我委實也難以猜測。」

小魚兒伸了個懶腰，道：「你猜不到也罷，反正他這就要來了，咱們等著瞧吧。」

獻果神君圓睜的雙目中，已露出驚怖之色，雖然，他確信以自己的武功，在如此黑暗中驟施暗襲，必能得手！但這即將到來的不可猜測的敵人，武功委實太強！委實令人膽寒，他一擊若是不中，只怕便難有第二次出手的機會了！

有風吹動，崖洞外突又伸出了一隻手來。這隻手纖細，柔美，每一根手指都像是白玉雕成，縱是世上最喜吹毛求疵的人，也無法在這隻手上挑出絲毫瑕疵來。但在這窮崖絕洞外，突然出現這麼美的一隻手，卻顯得更是分外詭秘，在沈輕虹等人眼中，這隻毫無瑕疵的纖纖玉手，實似帶著種凄秘的妖艷之氣，實令人不得不懷疑這隻手是否屬於人的。一時之間，獻果神君卻似已將窒息，說不出話來。

只見這隻手輕輕在洞邊的崖石上敲了敲──這隻手動了，手指也動了，絕不會再是死人的手。

然後，一個溫柔而甜美的語聲在洞外銀鈴般笑道：「有人在家麼？」

此時此地，這甜笑的語聲說的竟是這樣的一句話，就好像是鄰家的少婦閑來無事走過來串門子似的。獻果神君與沈輕虹聽在耳裡，心裡卻不禁直發毛，兩人面面相覷，簡直是哭笑不得，更不知該說什麼。

小魚兒眼珠一轉卻笑道：「有人在家，有好幾個哩！」

那語聲笑道：「有人在家，就該出來開門呀！」

小魚兒道：「昨天我吃了人家的梨膏糖沒付錢，大門已被人扛走了。」

那語聲銀鈴般笑道：「我在外面站得腿發軟，可以進來坐坐麼？」

小魚兒道：「當然可以，但你可得小心些走呀，門檻高得很，莫要弄髒你的新裙子。」

那語聲道：「謝謝你啦。」

# 第二十七章 脫困入困

一個輕衫綠裙，鬢邊斜插著朵山茶花的少婦，盈盈走了進來。她步履是那麼婀娜，腰肢是那麼輕盈。她自那百丈危崖外走進來，當真就像是鄰家的小媳婦跨過道門檻，就連那朵山茶花還都是穩穩的戴著，沒有歪一點。

黑暗中，獻果神君已飛撲而出，挾著一股不可當的狂風，直撲那看來弱不禁風的少婦。綠裙少婦猝不及防，眼見就要被震出去，但腰肢不知怎地輕輕一折，她身子已盈盈站在獻果神君身後。

獻果神君一驚，猛回身，待二次出手。綠裙少婦已向他嫣然一笑，柔聲道：「您要我出去，我這就出去，您又何必費這麼大的勁，生這麼大的氣呢。」那嫵媚甜笑的笑容，美得像花，甜得像蜜。

獻果神君道：「你……你……」

他雖然兇橫霸道，奸狡毒辣，但面對著如此溫柔，如此美麗的女子，心還是不免有些動了，狠話再也說不出口。

綠裙少婦道：「老爺子您若喜歡我留在這裡，我就留在這裡，替你掃地煮飯補衣服……」

小魚兒一直在瞪著眼睛瞧她，此刻突然笑嘻嘻道：「我看你不如做我的媳婦兒吧。」

綠裙少婦嫣然笑道：「你若真的肯要我做媳婦，我真開心死了，像你這樣又聰明，又英俊的丈夫，我找了十年卻沒找到，只可惜……」

小魚兒道：「只可惜什麼」

綠裙少婦柔聲道：「只可惜我的年紀太大了，等你三十歲的時候，我已經是老太婆了，那時你又想摔了我，又不忍心，豈不是讓你為難麼！我又怎忍讓你為難呢？」

小魚兒明知她說的全沒有一句真話，但不知怎地，聽在耳裡，心裡還是覺得舒服得很，忍不住大笑道：「你不說我年紀太小，只說自己年紀太大，像你這麼說話的女子，就算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母夜叉，我也是喜歡的。」

綠裙少婦嫣然道：「不管你說的是真是假，這句話我一定永遠記在心裡。」

獻果神君嗄聲道：「我若不喜歡留在此處又當如何？」

綠裙少婦道：「老爺子若覺得這裡太氣悶，想出去逛逛，我已在外面備好了梯子，老爺子您隨時都可以走。」

獻果神君嘶聲道：「真的？」

綠裙少婦道：「老爺子你若還不放心，只管先上去，然後咱們再上，留下這位少爺最後再帶著箱子走，這樣老爺子既可放心咱們，咱們也可放心老爺子您了。」

獻果神君心裡雖然一萬個不願意聽她的話，但她的話實在說得入情入理，實在說入了他的心，實在令他不能不聽。就連沈輕虹，心裡雖也明知這女子必定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但也像是入了魔似的，聽得只有點頭。

兩人想來想去，找來找去，也找不到她有任何惡意。她說的話委實面面俱到，不但替自己想過，也替別人想過，無論是誰，都再也想不出更好的法子。

小魚兒附掌道：「這法子的確再好也沒有，別人若先上去，猴老兄必定不放心，此番猴老先上去，也要等著最後一批珠寶上來，必定不會割斷繩子。」

獻果神君瞪著那少婦，還是忍不住問道：「但你……你真的是完全出於善意麼？」

綠裙少婦柔聲道：「老爺子您想想我會有什麼惡意呢？」

獻果神君大喝道：「世上真有你這麼好的人？」

綠裙少婦輕嘆道：「我生來就是這樣，只知替別人著想，替別人做事，自己也沒法子。」

獻果神君眼珠子轉來轉去，但左看右看，也實在看不出她究竟壞在那裡，只得跺一跺腳道：「好，無論你是好是壞，先上去再說！」他心中其實早已迫不及待，那陽光，那暖風，那自由的天地，早已似乎在向他不斷地招手。

他探頭一瞧，果然有條粗如兒臂的長索從上面直垂下來，這長索若會中斷，那麼這綠裙少婦自己也要被困在此，只要這長索不會中斷，那麼，縱有別的詭計，他也要先上去了再說。

獻果神君算來算去，只覺已無遺策，當下再不遲疑，縱身一躍，攀住了索頭，大笑道：「沈輕虹，你跟著……」

笑聲未了，身子突然一陣扭曲，向那萬丈絕壁中直墜了下去，得意的笑聲，也變做了悽厲的慘呼。

沈輕虹大驚失色，失聲道：「這……這……」

那綠裙少婦的臉像是也嚇白了，顫聲道：「這……這是怎麼回事！」

沈輕虹霍然回身，厲聲道：「這原該問你才是！」

綠裙少婦道：「莫非是他老人家年紀太大，連繩子都抓不住了？」

沈輕虹怒道：「老實說你這繩子上究竟有何鬼怪？」

綠裙少婦眼睛就像秋水般明亮，嬰兒的無辜，柔聲道：「這繩子是好好的呀，又沒有斷，我方才不就是從上面下來的麼。你若不信，不妨拉拉看。」

沈輕虹果然伸手去拉，小魚兒突然笑道：「這繩子裡若是藏著幾根毒針，伸手去拉的人滋味一定不大好受。」

他話未說完沈輕虹的手早已閃電般縮回來，厲聲道：「不錯，這繩裡必定暗藏毒針，否則獻果神君又怎會鬆手，不想你這女子竟是如此狠毒，我今日才算開了眼了！」

綠裙少婦目中淚光瑩瑩，凄然道：「你們要如此說，我也沒法子，既是如此，我……我只有自己拉給你們瞧吧。」她纖腰一扭，自己果然攀上長索。

沈輕虹眼睜睜瞧著她往上爬，那舞著的綠裙的少婦看來已越來越小，他心裡又著急，又後悔，要他們跟著這不知究竟是溫柔還是毒辣的女子往上爬，他實在有些不敢，但要他眼睜睜瞧著這機會錯過，卻又實在令人痛心。

他正在為難，不知是否該冒險一試，那知就在這時，那不可捉摸的女子竟又輕輕滑了下來。

小魚兒笑道：「我早已知道你會回來的。」

綠裙少婦柔聲嘆道：「我本來已想不管你們，但又實在不忍心，唉！我的心為什麼總是這麼軟，簡直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她眼波輕輕一掃沈輕虹道：「這繩子究竟是好是壞，如今你們總該知道了吧。」

到了此刻，沈輕虹委實不知道該相信誰了，他甚至已有些懷疑獻果神君真是自己抓不住繩子才跌下去的。

綠裙少婦悠悠道：「你若還不相信，不妨用塊布包著手。」

沈輕虹瞧瞧那繩子，又瞧瞧洞外的青天白日，再瞧瞧這陰森黝黯的洞窟，想著那十五年苦難的歲月。

這機會委實不容再錯過。

他咬了咬牙，最後再瞧了瞧小魚兒。小魚兒也皺緊了眉，道：「你莫瞧我，我也沒了主意，但是……我想這繩子總該不會斷的吧，否則她自己也上不去了。」

沈輕虹長嘆一聲，道：「事到如今，無論如何我也要試一試了。」

他縱身一躍，攀持而上。

小魚兒拎起一顆心，眼睜睜瞧著他往上爬，一尺，兩尺……眼見他已爬上十餘丈，小魚兒終於鬆了口氣，瞧著那少婦笑道：「你這人究竟是好是壞，到現在我也弄不清了……」

話未說完，繩子已斷了。

沈輕虹慘呼著，掙扎著，自洞口直墜而下，霎眼便瞧不見了，只剩下那悽厲的慘呼響澈四山。

小魚兒目瞪口呆，怔在當地，吶吶道：「你……你……你真是個騙死人不賠命的女妖怪。」

綠裙少婦嫣然笑道：「哦！是麼？」

小魚兒道：「你用繩子裡的毒針毒死那老猴子，又將繩子劃斷一半等著沈輕虹來上當，但以你的武功，你本來不必費這麼多心思，就可殺死他們的呀？」

綠裙少婦嫣然道：「要自己動手殺人，那多沒意思，我一生中從未自己動手殺過一個人，全都是別人心甘情願去死的。」

小魚兒道：「但我還是不明白，繩子斷了，你自己怎麼上去？」

綠裙少婦道：「這裡舒服得很，我已不想上去了。」

小魚兒怔了怔，摸著頭苦笑道：「女孩子說的話能教我猜不透的，你是第一個。」

綠裙少婦凝注著他，柔聲道：「你的朋友被我害死了，你不想報仇？」

小魚兒嘆道：「我打也打不過你，騙也騙不過你，怎麼樣報仇，何況，正如你所說，這不是你迫著他們，而是他們自己心甘情願送上門來上當的。」

綠裙少婦道：「你心裡不難受？」

小魚兒道：「這兩人一個是早已該死了，另一個是十五年前自己不想活了，如今死得正是對工對路，我又難受個什麼！」

綠裙少婦眼波流轉，咯咯笑道：「你這樣的孩子，我才真是從來沒有見過。」

小魚兒笑道：「好，現在你可以開始騙我了，騙到我死為止。」

綠裙少婦道：「騙死了你，我一個人在這裡豈非寂寞的很。」

小魚兒瞪大眼睛，道：「你……你自己難道真的也不上去了？」

綠裙少婦道：「我又沒生翅膀，又不會飛！」

小魚兒愣了半晌，苦笑道：「你真是個女妖怪。」

綠裙少婦道：「我若是女妖怪，你就是小妖怪。」

小魚兒嘆道：「這倒不錯，一個女妖怪，一個小妖怪，在這鬼洞裡過上一輩子，將來說不定還會生了一大群小小妖怪……」

他話未說完，綠裙少婦已笑得直不起腰來。

突然間，一陣狂笑聲遠遠傳了過來。

一人狂笑道：「姓蕭的鬼丫頭，你跑不了的，老子已知道你從那裡下去的，老子就在這裡等著你，除非你一輩子也不上來！」

這話聲顯然是來自雲霧凄迷的山頭，但聽來卻如就在你耳畔狂叫一般，震得你耳朵發麻。綠裙少婦面色立刻變了，變得比紙還白。

小魚兒道：「他是什麼人？」

綠裙少婦道：「他……他不是人，他簡直是個老妖怪！」

小魚兒道：「你真那麼怕他。」

綠裙少婦搖頭嘆道：「你不知道，不知道……他做出來的事，世上永遠沒有人能猜得透的。」

只聽那語聲又喝道：「姓蕭的，你真不上來麼？」

綠裙少婦咬住嘴唇，不說話。

過了半晌，那語聲又道：「好，老子數到十，你若還不上來，等老子捉到你時，擔保要你受十天十夜的活罪，若讓你少受一刻，老子都不是人！」

小魚兒眨著眼睛，嘆道：「看來，他果然有叫人連死都死不了的本事。」

那語聲已大吼道：「現在開始！一！」

綠裙少婦整個人都像是已被嚇軟了，癱到地上，動也不能動，鬢旁的山茶花，卻簌簌地抖個不住。

那語聲已喝道：「二！」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道：「這廝如此兇惡，莫非是『十大惡人』之一？」

綠裙少婦嘆道：「十大惡人若和他比起來，簡直就像是最乖的小孩子了。」

小魚兒也吃了一驚，道：「他比『十大惡人』還狠？」

只聽那語聲又喝道：「三！」

小魚兒呆了半晌，道：「他叫什麼名字？」

綠裙少婦道：「你不會知道他的。」

小魚兒道：「他既然比『十大惡人』還狠，就應該很有名才是。」

綠裙少婦長嘆道：「咬人的狗是不叫的，你知道麼！越是沒有名的人才越厲害，他就算做了神鬼難容的事，別人也不知道。」

那語聲又喝道：「四……好，看樣子你真的不上來了，你要不要聽聽老子捉到你時，要如何對付你。」

他像是已在暴跳如雷，狂吼道：「老子捉到你時，先挖掉你一隻眼睛，再把鹽水灌進去等到十天後，你全身都要變成鹹肉。」

小魚兒苦笑道：「好兇的人，這樣的活鹹肉，只怕連李大嘴都沒有吃過。」

綠裙少婦突然道：「你認得李大嘴？」

小魚兒眨了眨眼，反問道：「你認得他？」

綠裙少婦默然半晌，悠悠道：「在江湖中混的人，誰不知道他！」

只聽那語聲已狂吼道：「五！……你聽到了麼！五！再數五下，你就要完蛋，你若以為老子捉不到你，你就大錯特錯了！」

綠裙少婦突然站了起來，長嘆道：「罷了。與其等著被他捉住，倒不如現在先死了乾淨。」

小魚兒道：「你……你怕什麼？咱們等在這裡不上去，他反正也不敢下來的。」

綠裙少婦嘆道：「你不知道，他說過的話，從來沒有不算數的，他若說能夠捉住我，就是真的能捉住我！」

小魚兒道：「你不能死，你死了我一個人在這裡多寂寞。」

綠裙少婦悽然一笑，道：「你還想活麼？」

小魚兒道：「我活得正有意思，為什麼不想活？」

綠裙少婦搖頭嘆道：「他連你也不會放過的……」

那語聲大叫道：「六！現在已數到六了！」

綠裙少婦道：「他總有法子捉住你，我若死了，他一定要將氣都出在你身上，那時你就更慘了。」

她一面說話，一面緩步走到洞口。

小魚兒道：「你要跳下去？」

綠裙少婦道：「以我看來，你也是和我一齊跳下去的好。」

小魚兒失聲道：「你要我也跳下去？」

綠裙少婦突然回身，凝眸瞧著他，緩緩道：「我一個人死也覺寂寞得很，你肯陪陪我麼？」

小魚兒摸著頭，喃喃道：「叫人陪著她一齊死，免得她寂寞……嘿！這種要求倒也少見的。」

綠裙少婦悠悠道：「我是喜歡你，才要你陪我一齊跳下去，否則！否則……你是死是活，我才不管你哩。」

那吼聲已喊道：「七！」

小魚兒瞧著她，瞧了很久，才道：「你喜歡我？」

綠裙少婦緩緩道：「你是聰明人，你難道瞧不出？」

小魚兒又瞧了她很久，突然大聲道：「好！我陪你一齊跳下去！」

綠裙少婦也像是有些意外，失聲道：「真的？」

小魚兒道：「我非但陪你跳，還要抱著你跳。」

綠裙少婦又凝眸瞧著他，也瞧了很久，緩緩道：「好……你很好。」

那吼聲道：「八！還有兩下了，臭丫頭，你的命已不長了！」

小魚兒果然跳上去，緊緊抱住了她，居然還能笑道：「你真香……能抱著你死，倒真不錯。」

綠裙少婦突然一笑道：「你真是個可愛的孩子，能被你抱著死，更是件不錯的事。」

那語聲大吼道：「九！臭丫頭，你聽到了麼？老子現在已數到九！」

綠裙少婦道：「你抱好了麼？抱緊些，我就要跳了！」

小魚兒道：「你跳吧！」

他閉起眼睛，長長嘆了口氣，道：「死，不知道究竟是何滋味。」

綠裙少婦道：「你馬上就要知道了……」

身子一躍，竟真的向那深不見底的絕壑跳了下去。

※※※

他只覺耳朵裡都灌滿了風，身子往下直墜，這時如說他心裡害怕，倒不如說他覺得很有趣，很舒服。無論如何，自百丈高處往下跳，有這種經驗的總不多。

也許小魚兒連「害怕」這兩字都已被嚇得忘了，也許他起先根本不相信這綠裙少婦會真的往下跳。

他只覺得越來越快，下半身已似和上半身分了家。這時他心裡只有一個念頭──他在問自己：「我究竟是聰明？還是糊塗？」

就在這時，只聽「蓬」的一響。他身子似乎一震，下落的勢頭突然緩了。

只聽綠裙少婦在他耳畔輕笑道：「死的滋味如何？」

小魚兒道：「不錯！還不錯……」

他已張開眼，左右一瞧，兩旁山壁的樹木，都可瞧得很清楚，像是一株株樹都在往上飄。由此可見，他們下落的勢道，竟已慢得出奇。

綠裙少婦笑道：「你可知道，你是個幸運的人，雖然嘗過了死的滋味，卻不必真的死了。」

小魚兒道：「這……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綠裙少婦道：「你抬頭瞧瞧。」

小魚兒一抬頭，便瞧見一樣奇怪的東西，這東西像是傘，又不是傘，至少也比傘大了十倍。

這東西竟是從綠裙少婦背後撐出來的，看來像是用無數根細繩繫著的一柄五色的大傘。這「傘」兜住了風，他們下落之勢自然緩了。

小魚兒就像是坐在雲上往下落似的，那滋味可是妙極了，他忍不住放聲大笑，大聲道：「這玩意兒真不錯，真不知你是如何想出來的。」

突然，他只覺身子一震，已落在實地上。那柄「傘」邊帶著風，帶著他們往外滾。

綠裙少婦自裙子裡抽出柄小刀，割斷了繩子，嬌笑道：「小鬼，你現在可以放開手了。」

小魚兒手卻抱得更緊，道：「我偏不放開你，你騙得我好苦，我被你騙得差點沒發瘋，你總該讓我多抱抱你，算做補償。」

綠裙少婦笑道：「你這小鬼，你究竟是個聰明人，還是個呆子？」

小魚兒笑嘻嘻道：「這句話我剛剛還問過自己，我自己也回答不出。」

綠裙少婦道：「我瞧你呀，是個不折不扣的小呆子。」

小魚兒突然跳起來，大眼睛裡閃著光，瞪著她道：「你以為你真騙倒了我？」

綠裙少婦也笑瞇瞇瞧著他，道：「你自己不知道？」

小魚兒大笑道：「告訴你，我早就知道你不會死的，所以才陪著你往下跳，你這種人，不像是會自己尋死的人！」

綠裙少婦眨了眨眼睛，道：「哦！是麼？」

小魚兒挺起胸，大聲道：「告訴你，世上沒有一個人能騙得倒我江魚。」

綠裙少婦瞧著他，柔聲道：「我現在才發覺你已不是個孩子，而是個大人，是條男子漢，我幾乎從未見過像你這樣的男子漢。」

她眼波裡像是充滿了讚美之意，小魚兒的胸脯挺得更高了，他也突然發覺自己不再是孩子，已突然長大了。

綠裙少婦眼波四轉，突又長嘆道：「我雖然沒有死，但到了這裡，我又沒法子了，現在……我什麼事只有靠依你，你可不能拋下我。」

小魚兒只覺自己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強壯，這樣有勇氣，他覺得自己實在不錯，否則她又怎會全心全意地依賴自己。

他大聲道：「你只管依靠著我，我絕不會後悔。」

綠裙少婦嫣然一笑，道：「你真好，我知道我不會選錯人的。」

小魚兒笑道：「你當然沒有選錯，你選得正確極了。」

綠裙少婦愉快地嘆了口氣，道：「好，你現在快想個法子，讓咱們離開這鬼地方吧。」

小魚兒道：「好。」

他剛說完這「好」字，嘴雖說得甜，心裡卻已發苦。

只因他已瞧清了這「鬼地方」。

他實在不知道有什麼法子能離開這裡。

※※※

這裡，就像是一個酒瓶的瓶底，就算是有蟑螂那麼多腳，那麼強的生存力，也休想爬得上去。

奇怪的是，這裡並不如他們想像的那麼陰濕。這裡竟絲毫沒有沼氣，反而是溫暖而乾燥的，正上面看到的那凄迷的雲霧，距離他們頭頂還很高。

他腳下踩著的，也不是沼澤濕泥，而是非常令人愉快的草地，柔軟的青草，看來就好像是張碧綠的氈子。明亮的光線中，充滿了芬芳的香氣。

四面枝葉茂密的樹木，樹木間還點綴著一些鮮艷的花草，小魚兒幾乎要以為自己突然跌落在仙境裡。

這仙境唯一可怕的，就是那無邊的靜寂。沒有風，也沒有聲音，每一根草，每一片葉子，都是絕對靜止的，看來，竟像是沒有絲毫生氣。

這可怕的靜寂，簡直要令人發狂！這美麗的「仙境」，竟是塊「死地」！

※※※

綠裙少婦柔聲道：「你已想出了法子麼？」

小魚兒再也笑不出來，不住道：「有法子的，自然有法子的。」

綠裙少婦道：「好，我什麼都聽你的。」她溫柔的瞧著他，果然不再說話。

小魚兒背負著手，兜了十七、八個圈子，突然大聲道：「不對！不對！」

綠裙少婦道：「什麼事不對？」

小魚兒道：「這裡少了樣東西。」

綠裙少婦道：「少了東西？什麼東西？」

小魚兒苦著臉道：「那老猴子和沈輕虹兩人到那裡去了？飛上天了麼？」

綠裙少婦道：「他……他們不是已摔死了麼？」

小魚兒道：「不錯，摔死了，但屍身呢？我所有的地方都瞧過，竟瞧不見他們一根骨頭，就算是被老虎吃了，也吃得沒有這樣快呀，何況，這裡簡直連隻貓都沒有，那裡會有什麼老虎。」

綠裙少婦臉色也變了，失聲道：「你真的沒有瞧見他們的屍身？」

小魚兒道：「沒有，簡直一根骨頭都沒有。」

他嘴裡雖這樣說，但還是有些不相信自己，一面說，一面又到四下搜尋起來，綠裙少婦也跟著他找。這地方並不大，他們很快的就找了兩三遍，每個角落，每一株樹下，每一塊草皮都找遍了。

這裡非但沒有骨頭，甚至連一點血跡都沒有──這裡簡直絲毫沒有兩個人跌死的痕跡。

小魚兒突然有些害怕了，道：「這見鬼的地方，莫非真的有鬼！」

綠裙少婦身子縮了縮，強笑道：「鬼，那裡會有鬼！」

小魚兒道：「若沒有鬼，那兩個人那裡去了？就算他們沒有摔死，也該在這裡呀，何況，他們是絕對不可能不摔死的。」

「但這地方必定有古怪，我必定能找出這古怪究竟在那裡！」說著，又到四面去搜索起來，但樹還是那幾株樹，草還是那幾片草……

小魚兒又大叫道：「這裡必定還有別的人」

綠裙少婦道：「這鬼地方會有人？」

「因為若是野生的草地，會這麼整齊？這麼乾淨？所以，我想這裡一定有人住，一定有人時常修剪草地。」

綠裙少婦展顏道：「呀，不錯，你不但頭腦好，眼睛好……這裡既然有人住，我就放心了。」

她瞬又皺眉，顫聲道：「但……人呢？」

小魚兒道：「人……人……」

他四下去瞧，這裡連鬼影都沒有，那裡有人？

※※※

謎，不可思議、無法解釋的謎。

綠裙少婦道：「我……我簡直想都不敢想了，我一想就要打寒噤。」

小魚兒大聲道：「你不必想，由我來想，我想已足夠了。」

其實他也想不通，他想得頭都疼了。

天色，已漸漸黯下來，黯得很早。小魚兒不停地在四下走，肚子已餓得直冒酸水。

小魚兒也快急瘋了。

他常常說：世上沒有辦不到的事。

現在，他突然發覺說這話的人不是瘋子就是傻瓜。

他更不敢去瞧那綠裙少婦，這女人將一切都依靠著他，她真是選錯人了，她眼睛一定有毛病。

到後來小魚兒簡直已發暈了，喃喃道：「睡覺吧，好歹睡一覺再說，最好能一睡不醒……」

突然綠裙少婦嬌喚道：「過來……快過來！」

小魚兒一回頭，已瞧不見她的人，大聲道：「你在那裡？你也學會隱身法了麼？」

綠裙少婦道：「我在這裡，在這裡！」

這呼聲竟是從一株樹後傳出來的，這株樹很粗，很大，葉子特別綠，小魚兒早就疑心其中有古怪，卻瞧不出來。

他飛快地跑過去，只見綠裙少婦跪在那株樹後，像是在祈禱似的，動也不動，只是眼睛卻瞪得很大。

小魚兒皺眉道：「你在幹什麼？拜菩薩？」

綠裙少婦招手道：「你快過來，瞧瞧這裡。」

小魚兒只得也蹲下來，瞧了半晌，道：「這沒有什麼呀，不過是……呀，不錯，有了？」

他突然發現這株樹下半截的樹皮，竟和上半截不同，上半截的樹皮粗糙，下半截的樹皮卻光滑的很。

綠裙少婦道：「你瞧，這樹皮像是常常被人用手摸的，人為什麼要摸這樹皮，顯然只有一個解釋……這株樹必定就是道門。」

小魚兒展顏道：「你不但頭腦好，眼睛也不錯。」

綠裙少婦嫣然道：「謝謝你。」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伸手在樹上敲了幾下，笑嘻嘻道：「有人在家麼？」

# 第二十八章 穴裡乾坤

小魚兒有個特別的脾氣，隨時隨地都要開玩笑，但他這玩笑開得也並非沒有用意，他想試試這株樹是空心還是實心。

他做夢也不想裡面會有人回應。不錯，裡面的確沒有回應，但那塊樹皮卻突然移動起來，好好的一株樹，竟突然現出了個門戶！

小魚兒這一驚倒是不小，整個人都嚇得向後飛出去。綠裙少婦也像是嚇慘了，竟跪在那裡不能動。

樹，果然是空的。小魚兒瞪著那黑黝黝的洞，大聲道：「什麼人在裡面？是人是鬼，都給我滾出來。」

樹穴裡沒有聲音，一點聲音都沒有。小魚兒一步步走過去，拳頭捏得很緊，捏得指節都發了白，那雙本來就不小的眼睛，瞪得更大。

綠裙少婦顫聲道：「不要走進去，裡面……裡面說不定有什麼東西。」

小魚兒大聲道：「怕什麼？這種鬼鬼祟祟的東西，沒什麼可怕的，他若真的很厲害，為什麼不敢出來見人！」

綠裙少婦道：「你……你要進去？」

小魚兒身子也縮了一下，道：「進……進去……」

他咳嗽一聲，大叫道：「自然要進去，這是唯一的線索，我怎麼能不查個明白！」

突然間，一陣香氣從裡面飄了出來。

那香氣竟像是一隻雞加上醬油五香在鍋裡燒的味道。

小魚兒鼻子已聳起來，這味道在他嗅來，當真是世上最可愛的味道了，他嚥下幾口口水，大聲道：「這裡面必定是人，鬼是不會吃雞的，妖怪縱吃雞，也不會紅燒……既然是人，就沒什麼可怕的。」

他這話像是說給那綠裙少婦來聽，又像是自言自語，壯自己的膽子，綠裙少婦顫聲道：「你若真的要進去，就要小心些。」

小魚兒大聲道：「我自然會小心的，無論做什麼事，我都小心的很，否則只怕已活不到現在了。」嘴裡說話，自樹下撿了塊石子，往洞中拋進去。

只聽「篤」的一響，小魚兒道：「這洞並不深。」

綠裙少婦柔聲道：「你果然是個很小心仔細的人。」

小魚兒不覺又挺了挺胸，道：「你在這裡等著，我進去瞧瞧。」

綠裙少婦顫聲道：「不……不行，叫我一個人留在外面，我怕都怕死了，我要跟著你一齊進去，有你在我身旁，我才放心。」

小魚兒瞧了她兩眼，道：「唉，女人，究竟是女人……好，你跟著來吧，緊緊跟著我，莫要走開。」

綠裙少婦道：「你用鞭子都趕不走我的。」

小魚兒已一腳跨了進去，腳下不覺有些飄飄然。

※※※

這株樹，裡面果然是空的，雖不深，但卻十分黑暗。

綠裙少婦緊緊依偎著小魚兒，顫聲道：「奇怪，這裡還是沒有人。」

小魚兒道：「有人的，一定有人的。」

綠裙少婦道：「這裡總共只有這麼大地方，人在那裡？」

樹穴周圍不過五尺，果然沒有可以藏下一個人的地方。

小魚兒皺眉道：「奇怪，紅燒雞的香氣是從那裡來的！」

綠裙少婦道：「這香氣像是從下面……」

話未說完，他們站的地方竟突然往下面沉了下去。綠裙少婦整個人都縮進小魚兒懷裡，顫聲道：「這是怎麼回事？咱們怎麼辦？」

小魚兒圓瞪著眼睛，大聲道：「莫要怕，怕什麼，咱們索性就下去瞧個究竟。」

兩個人的身子不斷往下沉，四下仍是一片黑暗，他們就像是站在一個筒子裡，一個可以上下活動的筒子。綠裙少婦緊緊抓著小魚兒的手，她的手又濕又冷，這方才還殺人不眨眼的女子，此刻膽子竟會變得這麼小，倒是令人想不通的事。

那「筒子」終於停了，小魚兒眼前一亮，又出現一道門，一片青濛濛的光線，自門外灑了進來。

小魚兒一伏身，「嗖」地竄了出去，外面竟是條地道，兩旁是雕刻精緻的石壁，壁上嵌著發亮的銅燈。

小魚兒喃喃道：「好傢伙，這地方居然還收拾得華麗得很，看來，此間的主人縱不是妖怪，也和妖怪差不多了。」

他剛想回頭，叫那綠裙少婦出來。突聽一聲慘呼，原來那鐵筒的門突又關了，鐵筒竟又往下沉，綠裙少婦的慘呼聲不斷自筒裡傳出來。

只聽她悽聲呼道：「火……救命，救命，火……」

小魚兒大驚之下，要伸手去拉，但那就像是間小屋子般大小的鐵筒，他又怎麼能拉得住。他想隨著鐵筒往下跳，似那鐵筒恰巧嵌在地裡，就不動了，只有那綠裙少婦的慘呼聲仍不斷傳上來。

「火……燒死我了，求求你……救命呀，火……」

悽厲的呼聲，聽得小魚兒全身冷汗直冒。他拳打腳踢，想弄開那鐵筒的頂，怎奈那鐵筒的頂也是精鋼所鑄，他用盡氣力，也是沒有用的。

綠裙少婦的慘呼聲已越來越衰弱。「我受不住了……求求你，讓我快些死吧！……求求……」呼聲突然斷絕，然後便是死一般的靜寂。

小魚兒也停下了手，痴痴的站在那裡。綠裙少婦竟被活活燒死在鐵筒裡！

這女子雖然狠心，雖然和他沒有關係，但卻曾全心全意地依靠著他，而結果，卻落到這種下場。她選錯了人，選錯人了……

小魚兒的眼眶已變得濕濕的，突然嘶聲大呼道：「你聽著，無論你是誰，都仔細的聽著，你嚇不倒我，也殺不死我的，我卻一定要殺死你！」

地道裡沒有回應，根本沒有人理他。小魚兒咬了咬牙，大步向前走去。

※※※

地道並不長，盡頭處有一扇門，門上面也雕刻著一些人物花草，看來，單祇建這條地道，就不知花了多少人力物力，這裡的主人肯花這麼大的人力物力在地下建造條走道，當真不知是個什麼樣的怪物。

門，並沒有上鎖。小魚兒伸手一推就推開了！

他自己也不知自己怎麼會這麼大的膽子，竟筆直走了進去，他好像覺得自己絕不會死。

只因他若要死，方才就該被火燒死──他只覺這地道的主人似乎不想殺他，為什麼，他卻弄不清楚。

他想的並不太多，這就是他思想的秘訣，只要能捕捉著一點主題，其餘的就不必想了，想多了反而困擾。

門後面，是一間廳。地道已是如此華麗，廳堂自然更堂皇，在地下竟會有如此堂皇的廳堂，更是件令人想不到的事。除了沒有窗子，這裡簡直和地上富戶的花廳沒什麼兩樣，陳設的雅緻大方，還尤有過之。但廳堂中仍沒有人。

小魚兒喃喃道：「這裡的主人雖是個怪物，但倒也懂得享受，他若將這裡弄得鬼氣森森，雖能嚇得倒別人，卻也苦了自己。」

突聽一人笑道：「不想閣下倒是此間主人的知己。」

這語聲雖是男子的口音，但緩慢而溫柔，卻又有些和女子相似，小魚兒的溜溜一轉身，卻瞧不見人，不由大喝道：「什麼人？你在那裡？」

那語聲笑道：「你瞧不見我的，我卻瞧得見你。」

小魚兒雖然沒有瞧見人，卻又瞧見一扇門。他一步掠了過去，推開門，又是間花廳。

廳堂的中央，有張桌子，桌子上有隻天青色的大碗，那始終引誘著小魚兒的香氣，便是自碗裡發出來的。碗裡，果然是隻燒得紅紅的雞。

小魚兒眼睛又圓了。只聽方才那語聲又在另一處響起，緩緩道：「江魚，這隻雞燒得很嫩，是特地為你準備的。」

小魚兒身子一震，大聲道：「你……你怎會知道我的名字？」

那語聲笑道：「此間的主人，沒有不知道的事。」

小魚兒吼道：「你們到底是些什麼人？」

那語聲道：「你怎知道我們一定是人。」

小魚兒怔了怔，後退兩步，道：「你們究竟想要我怎樣？」

那語聲緩緩道：「你的膽子不小，竟敢一直闖到這裡，但你若是膽子真大，就將這隻雞吃下去，你敢麼？」

小魚兒眼睛瞪著那隻雞，不錯，雞的確燒得很香、很嫩，但吃下這隻雞後會怎樣？會死？會暈過去？會發瘋？

小魚兒突然大笑道：「你以為我不敢吃？」

他竟真的抓起那隻雞，吃了個乾淨。

那語聲道：「很好，你的膽子真不小。」

小魚兒在褲子上擦著手，大笑道：「我怕什麼！就算你們都不是人，就算這隻雞有毒，也沒什麼關係。你們若是鬼，我被毒死後，豈非也變成鬼了，何況，你們若要我死，儘可有許多別的法子，又何必如此麻煩請我吃雞。」

他的嘴雖硬，心裡卻還是有些發虛？他覺得這對手實在可怕的很，只因他根本弄不清他們是誰？也弄不清他們的用意？更不知他們怎會知道自己的名字，他簡直就像是落在五里霧裡，他以前當然也曾害怕過，但那種害怕卻和此種絕不相同。

只因此刻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怕的是什麼。

只聽那語聲悠悠道：「你以為這隻雞沒有毒？」

小魚兒大聲道：「這隻雞難道有毒？」

那語聲道：「你可知道，有很多人，專喜歡做麻煩的事……」

小魚兒臉色突然變得發綠，道：「不錯，有許多人專喜歡做麻煩的事，我也錯了……」他嘴裡說著話，人已倒了下去。

※※※

他醒來時，只覺全身發軟，一點力氣都沒有，眼前一片黑暗，什麼都瞧不見，也聽不見絲毫聲音。

他就在黑暗中靜靜地躺著，什麼也不去想，這一切遭遇，反正是想也想不通的，想了反而頭疼。黑暗中，終於有了聲音。

仍是那麼溫柔的語聲，喚道：「江魚，你醒來了麼？」

小魚兒道：「嗯。」

那語聲道：「你可知道你現在是死是活？是人是鬼？現在，你睜大了眼睛，等著瞧吧。」

這句話剛說完，四面燈光已亮了起來。小魚兒發覺自己還是躺在方才倒下去的地方，但四面的椅子上，不知何時，已坐著七八個人。

這七、八個人都穿著寬大而柔軟的長袍，年紀最多也不過只有二十多歲，每個人都長得清清秀秀，白白淨淨。

這七八個人雖然都是男人，但看來卻又和女子相似，每個人都懶洋洋地坐在那裡，瞧著小魚兒懶洋洋的笑。

小魚兒道：「你們就是這裡的主人？」

七八人一齊搖了搖頭。這七八人一個個竟都是有氣無力，像是全身沒一根骨頭，人雖然都是活的，但卻和死人差不多。

小魚兒忍不住大聲道：「你們的主人究竟是誰？為什麼不出來見我？他若也像你們這種不男不女，要死不活的模樣，我還懶得見他哩。」

其中一人笑道：「你莫要笑咱們，三個月後，你也會和咱們一樣。」

小魚兒冷笑道：「你活見大頭鬼了。」

那人笑道：「你不信？你雖有鐵打的身子，也吃不消她。」

小魚兒道：「她，她是誰？」那人道：「她就是咱們的女王。」

只聽一人銀鈴般嬌笑道：「我就是這裡的女王！」

這笑聲聽來熟得很，小魚兒轉過頭，便瞧見了她。她竟是那方才被活活燒死的綠裙少婦。

小魚兒整個人都呆住了，眼睛瞪得簡直比雞蛋還大。

# 第二十九章 顛倒乾坤

綠裙少婦瞧著小魚兒咯咯笑道：「天下第一個聰明人，世上真的沒有一個人能騙得倒你麼？」

小魚兒痴痴地瞧著她，道：「難怪那兩人屍身瞧不見了，難怪你能找得到那地道的入口，原來你就是這裡的主人，你……你的確騙倒我了。」

綠裙少婦道：「你服了麼？」

小魚兒嘆道：「我服了……我早就說過，你是個騙死人不賠命的女妖怪，但我卻再也想不到你這妖怪竟是從地下鑽出來的。」

綠裙少婦身子輕盈地一轉，笑道：「你瞧我這宮殿如何？」

小魚兒道：「不錯，的確不錯。」

綠裙少婦眼皮一轉，道：「你瞧我這些妃子如何？」

小魚兒瞪大了眼睛。

綠裙少婦咯咯笑道：「男人可以有三妻四妾，女人為什麼不可以？」

小魚兒苦笑了一下突又瞪大眼睛，失聲道：「你難道……難道要我也做……做你的妃……妃子？」

綠裙少婦瞧著他，嫣然笑道：「不對。」

小魚兒剛鬆了口氣，綠裙少婦已柔聲接道：「我要你做我的皇后。」

小魚兒呆了半晌，突然大笑起來，笑得幾乎喘不過氣，他一生中簡直從來沒有像這樣大笑過。

綠裙少婦道：「你開心麼？」

小魚兒大笑道：「我開心，開心極了，我什麼瘋狂的事都想到過，但卻做夢也沒有想到我有朝一日竟會做皇后。」

綠裙少婦道：「你不願意？」

小魚兒瞪大眼睛，道：「我為什麼不願意？世上又有幾個男人能當皇后？」

他突然跳起來往桌子上一坐，大聲道：「喂，你們還不過來拜見你們的新皇后麼？」

那些輕衫少年你瞧著我，我瞧著你，終於一齊走過來。

小魚兒道：「只要磕三個頭就夠了，不必太多。」

少年們一齊去望那綠裙少婦，綠裙少婦不停的嬌笑，不停的點頭，少年們想不磕頭也不行了。

小魚兒道：「磕完頭就出去吧，我要和皇上喝酒了，快出去……妃子若想和皇后爭寵，皇后吃起醋來，是要砍你們腦袋的。」

少年們瞧著他，那模樣倒當真像是瞧見了個妖怪似的，突然一齊轉過頭，走了個乾淨。

小魚兒拍手大笑道：「妙極妙極，做皇后的滋味可真不錯。」

綠裙少婦笑得已直不起腰，咯咯笑道：「你這小鬼真有意思，我在這裡十多年，從來也沒有這樣開心過。」

小魚兒笑道：「從今以後，我天天都要讓你開心，開心得要死，你雖然叫『迷死人不賠命』，我卻要迷死你。」

綠裙少婦突然不笑了，瞪大眼睛，道：「你……你怎會知道我的名字？」

小魚兒笑嘻嘻道：「我非但知道你這名字，還知道你叫蕭咪咪，也是『十大惡人』中之一，你看來雖然又嬌又嫩，其實最少也四五十了，但你放心，我不會嫌你老的，薑是老的辣，越老我越歡喜。」

他連珠炮似地說了一大篇，綠裙少婦已怔在那裡。

小魚兒道：「別站在那裡呀，春宵一刻值千金，你該過來和我皇后親熱親熱才是。」

綠裙少婦凝眸望著他，緩緩道：「你只說錯了一件事。」

小魚兒道：「哦？」

綠裙少婦道：「我今年只有三十七。」

小魚兒嘻嘻笑道：「就算你十七也沒關係，『永遠莫要和女人討論她的年齡』，這句話我很小的時候就懂了的。」

綠裙少婦道：「別的事你說錯都沒關係，但你若說錯女人的年齡，她可不饒你。」

※※※

她的手，溫柔而美麗，她的笑，也是溫柔而美麗。

但這溫柔的笑容中卻隱含殺機，這雙美麗的手頃刻間也能致人死命，這小魚兒自然是知道的。

小魚兒卻偏偏裝做不知道，嘻嘻笑道：「我已知道你是誰，你可知道我是誰麼？」

蕭咪咪眼波流轉，道：「你？……」

小魚兒道：「十大惡人若也有一個朋友，那就是我，江魚。」

蕭咪咪道：「你……你竟敢自稱『十大惡人』的朋友？」

小魚兒笑道：「你難道以為我是好人不成。」

蕭咪咪嫣然道：「你自然不是好人，但你還太小，小得還不能做惡人。我瞧你……你只怕是那老妖怪派來的，是麼？否則你又怎麼知道我。」

小魚兒道：「老妖怪我的確認得好幾個。」

蕭咪咪道：「好幾個？」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突然大笑道：「哈哈，小僧從來不近妖孽，阿彌陀佛……近妖者殺……你殺時小心些，若讓血流得太多，肉就不鮮了……九幽門下，餓鬼日多，肉縱不鮮，也有鬼食……你呀，你就是個缺德鬼。」

他說了五句話，正活脫脫是哈哈兒，「血手」杜殺，「不吃人頭」李大嘴，「半人半鬼」陰九幽，「不男不女」屠嬌嬌這五人的口氣，不但聲音相同，語氣也相同，正是維妙維肖，活靈活現。

蕭咪咪眼睛已睜大了，嬌笑道：「你這小鬼，你認得他們？」

小魚兒道：「我從小就是在惡人谷長大的。」

蕭咪咪的手，立刻放下了，拍手笑道：「這就難怪，難怪你是個小妖怪，原來你竟是跟著他們長大的……他們常常提起我麼？」

小魚兒笑道：「他們叫我遇見你時，要千萬小心些，莫要被你迷死。他們說你是六親不認，見人就要迷的。」

蕭咪咪咯咯笑道：「你相信他們的鬼話？」

小魚兒瞇著眼笑道：「能見著你這樣的人，就算被你迷死，我也心甘情願的。」

蕭咪咪嬌笑道：「哎唷，小鬼，我沒有迷死你，倒真的快要被你迷死了。」

小魚兒大笑道：「現在，你可以請我喝酒了麼？」

※※※

送酒上來的，竟是個孩子。

這孩子生得眉目清秀，但卻面黃肌瘦，像是發育不全的模樣，看神氣像是比小魚兒大，看身材又似小魚兒小。

他縮著脖子，駝著背，捧著盤的兩隻手，不停地發抖，但一雙眼睛，卻仍不時偷偷在蕭咪咪胸前瞟來瞟去。

蕭咪咪笑道：「小色鬼，你瞧什麼？」

那孩子紅著臉，垂下了頭，道：「沒……沒有。」

蕭咪咪媚笑道：「你想親親我是麼？」

那孩子臉更紅了。

蕭咪咪道：「來，想親就來親呀，怕什麼？」

那孩子突然放下盤子，抱住了她。

蕭咪咪突然反手一個巴掌，將他打倒在地上直滾，小魚兒瞧得直搖頭，突然發現這孩子背著臉時，滿臉都是殺機，目中狠毒之意，竟令人覺得可怕。

但當他站起來時，他又變得一付可憐模樣，紅著臉，垂著頭，一步一挨，慢吞吞走了出去，像是路都走不動。

小魚兒道：「這小孩兒也是你的妃子？」

蕭咪咪笑道：「你吃醋？」

小魚兒道：「唉，你簡直是摧殘幼苗。」

蕭咪咪道：「我就是要折磨他，直到他死。」

小魚兒道：「為什麼你恨他？他不過是個孩子呀！」

蕭咪咪道：「他雖是個孩子，但他的爹爹……嘿，普天之下，再沒有一個比他那爹爹更毒辣更陰險的人了。」

小魚兒笑道：「哦？他難道比陰九幽還陰險？難道比李大嘴還毒辣？」

蕭咪咪道：「陰九幽雖險，李大嘴雖狠，別人總還瞧得出，但他爹爹做盡了壞事後，別人還在稱他為當世之大俠。」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笑道：「連你都說這人壞，想來他必定真是個大壞蛋了。」其實他心裡想的卻是：「你說他是壞蛋，他想必是個好人……」

他故意不問這人的名字蕭咪咪居然也不說了。只見那孩子又抱了個盤子走進來。

小魚兒突然道：「喝酒之前，我先得去出清存貨。」

蕭咪咪啐道：「沒出息。」

小魚兒笑道：「皇后方便時，總得有個妃子在旁邊伺候著……」

他拉起那孩子的手，道：「來，你帶我去。」

蕭咪咪嬌笑道：「小心些，莫掉下去先就吃飽了。這裡的酒菜還在等著你哩。」

※※※

那孩子縮著脖子，垂著頭在前面走。小魚兒瞧著他的背影，似乎在想什麼。

這地下的宮闕，顯然是經過精心的設計，每一寸地方，都沒有被浪費，長道的彎曲處，就是方便之處。

小魚兒突然問道：「喂，你姓什麼？」

那孩子道：「江。」

小魚兒笑道：「你也姓江？真巧。」

「你叫什麼名字？」

那孩子道：「玉郎。」

小魚兒皺了皺眉，眼珠子四面一轉，突又笑道：「奇怪，這裡已是地下，這許多人的大便小便，都流到那裡去了？這地下的地下難道還有通道？」

江玉郎道：「下面沒有通道，是墳墓。」

小魚兒道：「墳墓？誰的墳墓？」

江玉郎道：「聽說是建造此地工人的墳墓。」

小魚兒又不禁皺了皺眉頭，趕緊站起來，道：「你知道的倒不少，想必已來了許久。」

江玉郎道：「一年。」

小魚兒道：「一年……你怎會來的？」

江玉郎道：「閣下怎會來的？」

小魚兒笑道：「嗯，不錯，蕭咪咪自然有法子把你弄來的……看來這裡必定還有條通向外面的道路，你……你知道麼！」

江玉郎道：「不知道。」

小魚兒道：「你沒有查過？」

江玉郎道：「沒有。」

小魚兒道：「你難道不想出去？不想回家？」

江玉郎道：「這裡很好，很舒服。」

小魚兒突然一把抓著他肩頭，沉聲道：「你這小鬼，我知道你心裡恨得要死，時時刻刻都在想法子出去，你瞞不過我的，你若肯與我合作，咱們就能想法子出去！」

江玉郎面上毫無表情，淡淡道：「閣下若是方便完了，就請回去用酒。」

小魚兒眼睛盯著他，盯了許久，一字字道：「我說的話，你記著，每個字都記著！」

※※※

江玉郎仍然縮著脖子，垂著頭，在前面走。小魚兒瞧著他的背影，還似在想著什麼。

兩人終於走了回去，蕭咪咪笑道：「看來，你存貨倒不少，我只當你真的掉下去了。」

小魚兒撫著肚子，嘻嘻一笑，道：「這肚子……」

江玉郎突然截口道：「他方便是假的，他只想要我陪著他搗鬼，只想從我嘴裡探聽出這裡的出路，還叫我跟他一齊逃出去。」

蕭咪咪眼睛一瞪，冷冷笑道：「江魚你真的想出去？你何必問他，我告訴你好了。」

小魚兒神色不動，卻大笑起來，笑道：「我在『惡人谷』都住了十來年，這地方難道比『惡人谷』還糟麼？我不過是試試這小鬼的，你難道信他的！」

蕭咪咪悠悠道：「其實，不管你是真是假，你問他都沒有用的……這地方的出路，除了我，誰也不知道。」

她拍了拍江玉郎的頭笑道：「想不到你倒很老實。」

江玉郎臉又紅了，垂頭道：「只要能常常在娘娘的身邊，我什麼地方都不想去了。」

蕭咪咪笑道：「小色鬼，今天不准再胡思亂想了，乖乖去睡睡吧。」

江玉郎瞧了瞧小魚兒道：「但他……娘娘難道……」

蕭咪咪道：「你想我宰了他？」

江玉郎道：「他……他實在……」

蕭咪咪輕輕給了他個耳括子，笑啐道：「要吃醋還輪不到你，滾吧。」

江玉郎垂著頭，轉回身，乖乖的走了。蕭咪咪根本再也未瞧他，這小鬼她是不放在心上的，無論他想玩什麼花樣，也玩不過她的手掌心。她只是瞧著另一個小鬼。

小魚兒嘻嘻一笑，道：「這小子果然是個壞蛋。」

蕭咪咪道：「他是壞蛋，你也不是好東西。」

小魚兒道：「我難道不比他好？」

蕭咪咪瞇著眼笑道：「你可知道我為什麼不殺你？」

小魚兒道：「你捨不得殺我的。」

蕭咪咪媚笑道：「對了，我真是捨不得殺你，我正要瞧瞧你究竟有多好……屠嬌嬌總教過你幾手的，我……我想試試。」

她斜斜地在張軟榻上坐下去，春色已上眉梢，柔聲道：「你還不過來？難道還要等我再教你？」

小魚兒眼珠子亂轉，嘻嘻笑道：「女人到了三十五，果然又如狼，又如虎。」

蕭咪咪輕咬著嘴唇，道：「你怕？」

小魚兒笑道：「初生之犢不畏虎。」

蕭咪咪道：「那麼……你還等什麼？」

小魚兒道：「我只怕你吃不……」

他「消」字還未說出口，江玉郎突然又衝了進來，一張臉已變得沒有一絲血色，顫聲道：「不……不好，不好了！」

蕭咪咪怒道：「你想幹什麼？」

江玉郎道：「死了……全都死了。」

蕭咪咪變色道：「什麼人死了？」

江玉郎道：「你……你趕緊去瞧瞧……他們……他們……」話未說完，突然暈了過去。

※※※

死人，到處都是死人？方才那些輕衣少年，此刻竟沒有一人還是活的。

翻開他們的臉，有的七竅流血，有的血肉模糊，就連小魚兒這麼大的膽子，也不禁瞧得心裡直冒寒氣！

蕭咪咪也有些慌了，跺腳道：「這……這是怎麼回事？」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道：「莫不是那老妖怪已暗中潛來此地。」

蕭咪咪道：「不可能，絕不可能！此間入口，絕無人知道。」

她嘴裡說著「不可能」，人已往門外衝出去，突又回頭，厲聲道：「你若敢跟著來，我就真宰了你！」

小魚兒苦笑道：「你放心，我難道不知道偷看了別人秘密的人，是萬萬活不長的……我還想多活兩年哩。」

等到蕭咪咪從前面的門出去，他人已到了後面的門。他雖然明知蕭咪咪必定要到那秘密的出口處查看，他也不想去偷瞧這秘密，只因他想瞧的是另一人的秘密！

他伏在地上，露出半隻眼睛。只見那已暈在地上的江玉郎，頭突然動了，也用一隻眼睛往四面瞧，他自然瞧不見門後面的小魚兒。小魚兒屏住了呼吸，動也不動。

江玉郎突然喚道：「江公子……江魚，你出來吧。」

小魚兒的心一跳，但咬住牙，終於沒有出聲。江玉郎又等了等，突然跳起來。他身子突然變得比燕子還輕，比魚還滑，比狐狸還靈，身子才一閃，已從旁門的一道小門滑出去。

那道小門，正是他方才帶小魚兒去方便時走的門。小魚兒早已算好方向，他出了那間屋子的小門，小魚兒也到了這間屋子的小門邊，還是用半隻眼睛偷偷的瞧。

只見江玉郎身子不停，一頭鑽進了那方便之處。小魚兒的身子也像燕子一般掠過去。江玉郎竟掀起了那糞坑的蓋子，往裡面鑽。

突然間，他腰上一麻，褲帶已被人拉住。只聽小魚兒笑道：「你想一個人跑，那不成。」

江玉郎的臉，這一次是真的嚇白了，顫聲道：「莫……莫要開玩笑。」

小魚兒冷笑道：「誰跟你開玩笑，老實說，你想幹什麼？」

江玉郎道：「小……小人只是想方便方便。」

小魚兒道：「放屁，方便也不必鑽進糞坑裡去！」

江玉郎道：「我……我想……」

小魚兒道：「你難道想吃糞？」

江玉郎道：「聽說糞是解毒的，我也中了毒，所以……我……」

小魚兒冷笑道：「你這小鬼，一張嘴果然厲害，但卻休想騙得到我，你再不說老實話，我就拉你去見蕭咪咪，而且還告訴她，那些人都是你殺的！」

江玉郎身子已抖了起來，道：「我……我沒有……」

小魚兒道：「你殺了他們，將蕭咪咪引開，然後再躲在一個秘密的地方，等蕭咪咪找不著你時，再偷偷溜出去！」

江玉郎道：「你……你……」

小魚兒道：「老實告訴你，你縱然奸似鬼，也得吃老子的洗腳水，我早就看透你了，你若想活命，就得乖乖跟我合作。」

江玉郎終於嘆了口氣，道：「我服了你，好吧，你說的不錯，我那藏身之處，就在這糞坑裡，我費了一年的時候，才挖出來的。」

小魚兒道：「真有你的，居然將藏身之處弄在糞坑裡，也不怕臭。」

江玉郎道：「若要活命，就不覺得臭了。」

小魚兒嘆道：「我見過的壞人也不少，若論忍得，狠得，還得叫你這小鬼第一，就連我也不得不佩服你。」

江玉郎道：「快，時候已不多，快放手，我帶你進去！」

小魚兒放開手笑道：「你將路弄乾淨些，我……」

話猶未了，江玉郎兩隻腳突然連環踢出，這兩腳踢得當真是又準又狠，他看來本不似有這麼高的武功。

可惜小魚兒早已算好他有這一著，他腳再踢出，腰上的穴道已全都被小魚兒點住了，下半身再也不能動。

小魚兒冷笑道：「我早就告訴過你，你弄不過我的，還不乖乖往裡爬。」

江玉郎顫聲道：「我……我不能動了。」

小魚兒道：「腳不能動，用手爬！」

江玉郎再也不說話，果然乖乖的往裡爬。

那糞坑本有一個洞通向地下，竟被他又從旁邊挖了條小道，剛好可以容得下他的身子。他就像蛇一般往裡爬。小魚兒也只得捏著鼻子，跟著他爬，幸好爬了一段，就不臭了，小魚兒搖著頭苦笑道：「別人說我是個小妖怪，我看你才真是個小妖怪。真虧你想得出，竟在這種鬼地方下功夫。」

這條小小的地道大約有七、八尺，然後，裡面就是個小小的洞，最多也不過只有七、八尺見方。但這洞裡，卻早已舖好了四五床棉被，還有兩缸水，一罈酒，和一大堆鹹肉，香腸，糯米糕，此外居然還有十幾本書。

小魚兒瞧了瞧，也不禁嘆息道：「你倒真花了不少功夫，準備得到真週到。」

江玉郎縮在角落裡，瞧著他，那雙眼睛就像蛇一樣，閃著光，狡黠的光，狠毒的光，怨恨的光小魚兒也瞧著他，他是狐狸也好，是蛇也好，小魚兒都不怕，小魚兒並不怕壞人，越壞他越覺有趣。地下靜得很幽寂，雖然難耐，但也正代表著安全，這裡的確是個安全的地方，小魚兒想不出有誰還能找得到他。他舒服地在棉被上躺下來，摘下條香腸，嗅了嗅，咬了一口，香腸的滋味居然不錯，很不錯。

小魚兒笑道：「糞坑裡的避難所，糞坑裡的香腸……江玉郎你的確是個天才。」

江玉郎垂下眼皮，喃喃道：「天才！天才……」

小魚兒笑道：「在糞坑挖洞，的確是只有天才才想得出的主意，蕭咪咪就算查得再緊，但在你方便時可也不能跟著你。」

江玉郎木然道：「不錯，這的確是天才的主意，但這天才想出這主意後，花了多大的代價，吃了多大的苦，你可知道麼？」

小魚兒道：「你說吧，我很喜歡聽人訴苦。」

江玉郎道：「你只知道在大便時挖地道非常秘密，但你可知道要大便多少次才能挖出這樣的地道！」

小魚兒道：「嗯，確實要不少次。」

江玉郎道：「你可想過一個人一天只能大便多少次？一年又只能大便多少次？大便的次數太多，豈不被人懷疑？」

小魚兒搔了搔頭道：「嗯，這……」

江玉郎道：「你可想過一個人在大便時若只是拼命地挖地道，那麼他的大便那裡去了？他難道能永遠不大便麼？」

小魚兒又搔了搔頭，苦笑道：「嗯，這的確是個問題，你在大便時若真的大便，就沒有時間挖地道，你若挖地道，就沒有時間大便了，這怎麼辦了？」

江玉郎辛澀的一笑，道：「怎麼辦？你永遠想不到的，像你這樣的大少爺，永遠想不到像我這樣的小人物能吃怎樣的苦。」

他瞪著眼，咬著牙，一字字接道：「我只有像狗一樣，一面工作，一面大便，因為我不能浪費絲毫時間，我學會在最短時間脫光衣服，縱然冷得要死，我也得脫光衣服，因為我不能讓大便和泥土弄髒衣服但是我身上……」

他突然停住嘴，他似乎想吐。小魚兒也突然覺得有些噁心，拋下了手裡的半截香腸，想說什麼，但說了半天，也沒有說出話來。

江玉郎盯著地上的半截香腸，緩緩道：「你可知道我為什麼這樣瘦？」

小魚兒道：「你……嗯……你……」

江玉郎咬牙道：「我瘦，因為我一天到晚在捱餓，為了要儘量減少大便，我只有不吃東西，為了要儲存食物，我也只有捱餓。」

他露出白森森的牙齒，尖銳地一笑，道：「這就是天才一年來的生活，一年來狗一般的生活才換來這地洞，而你……你什麼事都沒有做，卻在這裡舒服的睡著。」

小魚兒還在搔頭，突然笑道：「你可知道這是為了什麼？」

江玉郎道：「我但願能知道。」

小魚兒笑道：「告訴你，這就因為你雖是天才，我卻是天才中的天才，一個人有我這樣聰明就可以不必吃苦了。」

江玉郎盯著他，良久良久，緩緩垂下頭，道：「不錯，我的確不如你，我很佩服你！」

這本是句稱讚的話，但小魚兒聽了，不知怎地，心頭竟突然生出股寒意，竟像是聽了句最惡毒的詛咒。不錯，這蒼白而矮小的少年，也許的確不如他聰明，不如他機警，但若論狠毒，若論狡黠，小魚兒卻差多了。

尤其是那一份忍耐的功夫，小魚兒更是一輩子也比不上──忍耐若是種美德，但有時卻又令人覺得可怕。小魚兒也不再說話。

他心裡在想：這世上若還有我的對手，就是這小狐狸。但這念頭還未轉完，他已知道自己錯了。這世上他還有個對手，一個更可怕的對手！

他眼前似已泛起了一條人影，那是個文質彬彬的，溫柔有禮的，又風流體貼，永遠不會動怒的人影。

花無缺，無缺公子，他既不狠毒，也不奸詐，似乎完全沒有什麼心機，除了武功外，似乎全無任何可怕之處。但這種「全無可怕之處」正是最可怕之處──他整個人似乎就像是大海浩浩瀚瀚，深不可測。

小魚兒暗中嘆了氣，喃喃道：「這小子我的確看不透，能讓我看不透的人，大概是不錯的了……」

江玉郎瞧著他，想說話，但是忍住了。

小魚兒笑道：「我不是說你，我是說另一個人。」

江玉郎道：「哦。」

小魚兒道：「這個人看起來並不像是個十分聰明的人，但你無論多聰明，無論玩什麼花樣，到他面前就沒用了。因為你無論對他用什麼手段，玩什麼花樣，他都不會吃虧的，算來算去，吃虧的是你自己。」

江玉郎淡淡一笑，道：「這種人我還未見過。」

小魚兒道：「只要你不死，你總會見著的。」

江玉郎木然自語道：「只要我不死……只要我不死……」

突然面色大變，失聲道：「糟糕。」

小魚兒知道能讓他變色的事，即必定是件很糟糕的事，臉色不由自主也有些變了，脫口道：「什麼事？」

江玉郎道：「你……你進來時，可反手蓋上那糞坑的蓋子。」

小魚兒張大眼睛，道：「呀，沒有，我忘了。」

江玉郎變色道：「蕭咪咪瞧不見我們，必定四下搜索，她若瞧見……」

小魚兒展顏笑道：「你也未免太小心了，她難道會想到咱們在糞坑裡。」

江玉郎道：「我自然要小心，只要稍微大意，只要一處大意，就可能招來殺身之禍，你可知道蕭咪咪的武功？」

小魚兒苦笑道：「我就因為摸不透她的武功，所以不敢和她翻臉……假如是笨人，武功高些我也不怕，但她，她簡直也是個妖怪。」

江玉郎嘆道：「她武功之高，只怕遠出你想像之外，據說，她一生中有七百多個情郎，其中還包括了七大劍派中的子弟，每人只教她一手武功，就夠人受的了。」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道：「如此說來，倒是真該小心些才好，我還是再偷偷溜出去一趟，把那見鬼的蓋子蓋上吧！」

江玉郎道：「你等一等。」他口中說話，耳朵已貼在土壁上，聽了半晌，失色道：「不行，她已經回來了。」

# 第三十章 作法自斃

小魚兒耳朵也貼上土壁，靜靜的聽。地上面，果然已有聲音傳下來，各種聲音。

蕭咪咪自然要發怒，要暴跳如雷，要呼喚，咒罵，小魚兒雖然聽不到她在罵什麼話，也可想像得出。

江玉郎道：「我算了許久，算準她本來是絕對想不到我會藏在地下的，她必定以為我已想法子溜了，但那蓋子……」

小魚兒道：「我想，她在氣得快發瘋的時候，是不會留意到糞坑的蓋子是否蓋著的。」

江玉郎道：「但願如此。」

他停了停，又道：「只要她找不著咱們，就必定不會再逗留在上面的，人已死光了，她還留在那裡幹什麼！」

小魚兒道：「不錯，她一定會走的。」

江玉郎道：「咱們最多在這裡耽半個月，她一定早已走了，那時，咱們就可以大搖大擺地走出去，也不怕她再來追。」

小魚兒道：「你知道那秘密的出口。」

江玉郎淡淡一笑道：「天下絕沒有一件能瞞住所有人的秘密。」

小魚兒笑道：「好，咱們就等半個月吧，在地下住半個月，倒也是件有趣的事，倒也不是每個人都能享受到的。」

他又躺下來，眨著眼笑道：「只不過……抱歉的很，我還是不能解開你的穴道。」

江玉郎道：「你……你真要這樣！」

小魚兒道：「我不能不這樣……只因為我和你這樣的人日夜在一齊，我實在有點不放心，實在不能不提防著你。」

他一笑道：「我差點忘了告訴你，我點你穴道，所用的手法，你自己是絕對解不開的。」

※※※

這地洞就像是蛇穴一樣，江玉郎也正像是條蛇，和一條蛇一齊睡在蛇穴裡，能睡著的人大概不多吧。

小魚兒卻睡著了。他吃了條香腸，吃了塊糯米糕，還喝了碗酒。他臉紅紅的，睡得很甜。

壁上自然有個小洞，洞裡自然有盞燈，燈光照著他紅紅的臉，江玉郎的眼睛，也在瞧著這張紅紅的臉。他暗中在數著小魚兒的呼吸。已數了四千多下了。小魚兒的呼吸均勻的很。

江玉郎已檢查過自己兩條腿經脈這該死的小鬼果然沒說假話，他用的竟不知是那一派的該死的點穴手法。現在，他睡得很熟，因為他知道江玉郎不敢殺他。

但江玉郎卻悄悄伸出了手。小魚兒仍在睡著，甚至開始輕輕的打呼。

江玉郎眼睛盯著他，手儘量往前伸。小魚兒呼聲越來越響。

江玉郎的手突然拿起了一本書，極快地翻開書，書裡面夾著張疊著的紙，江玉郎鬆了口氣，拿出了那張紙。

他輕輕將書放回去，小心地將那張紙疊得更小，想了想，想塞進靴子，最後卻終於是藏在髮髻裡。

這時，他蒼白的臉像是發出了光。然後，他嘆口氣，閉上了眼睛。不久，他也睡著了。

小魚兒的眼睛突然睜開，他睜得很大。燈光照著江玉郎蒼白的臉，眼睛裡帶著些譏嘲，也帶著些笑。

這雙眼睛像是在說：「你瞞不過我的，你什麼事都瞞不過我的。」

江玉郎的呼吸也均勻的很。小魚兒悄悄站起來，伸出一隻手，在江玉郎面前幌了十幾下，江玉郎呼吸仍然很均勻，完全沒有感覺。

這小狐狸的確太累，真的睡著了。小魚兒輕輕的，慢慢的，伸出了兩根手指，去掏江玉郎的頭髮，但還未觸及頭髮，這兩根手指突又改變了方向，向江玉郎的「睡穴」點了過去。

睡著了的江玉郎突然嘆了口氣，道：「你要拿，就拿去吧，又何苦再點我的穴道。」

小魚兒怔了怔瞬即笑道：「原來你也沒有睡著。」

江玉郎苦笑道：「和你這樣的人在一齊，我怎麼睡得著。」

小魚兒笑道：「但你假睡的本事卻真不錯，我竟也被你騙過了。」

江玉郎道：「彼此彼此。」

小魚兒大笑道：「妙極妙極……你頭髮裡的東西，借給我瞧瞧好麼？」

江玉郎苦笑道：「我能說不好麼？」

他苦笑著自髮髻中取出那張紙，指尖已有些顫抖，這張紙他看得比什麼都重，但此刻卻只有拿出來。對於不能反抗的事，他是從來不會反抗的。

他將紙拋給小魚兒，仰首長嘆道：「我只怕是上輩子缺了很大的德，老天才會讓我遇見你。」

※※※

小魚兒心裡委實充滿了好奇。他委實想不出這張紙上究竟有什麼秘密，但他相信江玉郎顯然如此看重這秘密，這秘密就絕對不是普通的。

他打開這張紙的時候，也不禁有些心跳，但他瞧了一眼……只瞧了一眼後，竟突然笑了起來。

江玉郎瞪著眼睛，道：「你很得意，是麼？」

小魚兒道：「是，是，我得意極了。」

江玉郎咬牙道：「你能瞧見這秘密，的確是該得意的，只因你一生之中，再也不會看到比這張紙更寶貴的東西。」

小魚兒道：「是，是，這張紙的確寶貴的很。」

他一面說話，一面竟將那張紙撕得粉碎，江玉郎大概一輩子也沒有像此刻這樣吃驚過。他的臉色更蒼白得好可怕，顫聲道：「你……你……你可知道這張紙的價值？」

小魚兒悠悠道：「我非但知道，還瞧見過……我自己也有過一張。」

江玉郎怔住了，道：「你……你自己有過一張？」

「我非但自己有過一張，而且還去過那藏寶之處。」

原來江玉郎的這張紙，就和鐵心蘭交給小魚兒的那張一模一樣，就是那騙死各種人不賠命的藏寶秘圖。

江玉郎自然不知道這其中曲折，此刻簡直被嚇呆了，道：「你……你去那藏寶之處！你沒有騙我？」

小魚兒道：「我為何要騙你。」

江玉郎呼吸突然急促起來，道：「那寶藏……那寶藏已落入你手中？此刻在何處？」

小魚兒目光閃閃，道：「你先告訴我這張藏寶圖是從那裡來的，我再告訴你。」

江玉郎兩隻手緊緊抓著自己的衣角，道：「我說出了，你真的告訴我？」

小魚兒笑道：「你說了我若不說，我就是烏龜。」

江玉郎喘了口氣，道：「這份藏寶圖，我是從我爹爹書房裡偷出來的。」

小魚兒道：「你父親又是從那裡得來的？」

江玉郎道：「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小魚兒沉吟道：「不錯，聽說你父親也是個成名人物，這張圖想必是有人送給他的，卻不想他竟有個好兒子。」

他嘆了口氣，搖頭笑道：「連父親的東西都要偷，這麼好的兒子實在不多。」

江玉郎臉居然紅也不紅，道：「這又算什麼？我……」

小魚兒道：「你一心想得到這藏寶，連父親也不認了，一個人偷偷溜出來，溜到峨嵋山，那知卻落入了蕭咪咪的手中。幸好你遇著她，否則此刻只怕已死了。」

江玉郎奇道：「為什麼？」

小魚兒笑道：「你父親也幸虧有你這樣個寶貝兒子，否則就難免要上個大當。」

江玉郎吃驚道：「上當？」

小魚兒道：「老實告訴你，這藏寶圖根本是假的，根本一文不值，造出這藏寶圖的人，只是要尋寶的人自相殘殺！」

江玉郎完全怔住了，怔了半晌，吶吶道：「這人是誰？」

小魚兒恨恨道：「我也不知這人是誰，但我一定要找出他來，我倒不是要為大眾除害，只是他既然令我上了當，我就要他好看。」

江玉郎喃喃道：「難怪你要問我這張圖是從那裡來的，難怪你……」

突然間，一陣呼聲從那地道中傳了進來。

竟是蕭咪咪的聲音在呼喚著道：「江玉郎……江小魚兩個小壞蛋，你們在下面麼？」

小魚兒，江玉郎兩個人的手腳都嚇涼了，動也不能動。

只聽蕭咪咪咯咯笑道：「你們不出聲也沒用，我已知道你們在下面了。」

江玉郎顫聲道：「她……她只怕是在使詐。」

小魚兒道：「不會，此刻她就對著糞坑在喊，否則咱們是聽不見的。」

江玉郎道：「那蓋子……我就知道那蓋子要出毛病。」

小魚兒嘆道：「這女人真厲害……」

只聽蕭咪咪笑道：「江玉郎，你真是個天才，居然想得出躲在糞坑裡，也不怕臭。」

小魚兒笑道：「你聽，她也說你是個天才。」

江玉郎道：「你……你還笑得出？」

小魚兒道：「仔細想想，我為何笑不出。」

江玉郎道：「你……你不怕她……」

小魚兒笑道：「就算她厲害，但咱們在這裡等著，她敢爬進來麼，以她的脾氣，也不會守在外面等著的。」

江玉郎想了想，笑道：「呀，不錯，她明我暗，她絕不會來冒這個險，就算她等，也等不了許久，咱們總有機會溜出去。」

只聽蕭咪咪道：「兩個小壞蛋，出來吧。」

小魚兒大喊道：「你這老壞蛋，你進來吧。」

蕭咪咪道：「你們不出來？」

小魚兒道：「你為何不進來？」

蕭咪咪咯咯笑道：「你們情願在下面臭死？」

小魚兒大笑道：「你放心，咱們臭不死的，這裡舒服的很，有香腸，還有酒，你要不要下來陪我們喝兩杯。」

蕭咪咪笑道：「你們不怕臭，我卻怕臭。」

她語聲微頓，又道：「何況，我也不希望你們上來。」

小魚兒大笑道：「是麼？」

蕭咪咪道：「你們若上來，我一發脾氣，說不定就宰了你們，那樣反而讓你們死得太痛快了，我要讓你們慢慢的死。」

小魚兒大笑道：「你有什麼法子讓我們……」

話未說完，突然再也笑不出了。

蕭咪咪嘻嘻笑道：「笑呀，小壞蛋，為什麼不笑了？」

江玉郎面色也又變了，兩人齊聲大呼道：「蕭姑娘……蕭姑娘……」

地道中卻再也沒有聲音傳進來。江玉郎，小魚兒對望了一眼，兩人都面色如土。

只聽「轟」的一聲，接著嘩啦啦響個不住。

江玉郎顫聲道：「完了……」

小魚兒道：「好狠……最毒婦人心，我早該想到她有這一著。」

江玉郎慘笑道：「現在，再也用不著蓋子了……」

小魚兒精神突又一振，大聲道：「她雖然將外面堵死了，但咱們還是可以再挖出去。」

江玉郎嘆道：「她存心將你我困死在這裡，必定在上面蓋了鐵板，石板……」

小魚兒道：「咱們另外換個地方往上挖。」

江玉郎道：「當初建造此地之時，為了防潮，這上面卻舖著一尺多厚的石板。」

小魚兒默然半晌，反手拍開了江玉郎的穴道：「想來你也不會再動我的腦筋了……」

江玉郎木然道：「半個月……半個月後，就得餓死在這裡。」

小魚兒重重的拍了拍他肩膀，大笑道：「振作些，莫要愁眉苦臉，咱們至少還有半個月好活……我本已死過好多次，這半個月已是撿來的。」

他雖在大笑，其實笑的聲音也難聽得很。

※※※

江玉郎只怕已有三個時辰沒有動了。

他就這樣坐在那裡瞪著，兩隻眼睛發呆，也不知想些什麼，小魚兒打開酒罈，叫了他八次，他也像是沒聽見。

於是小魚兒就自己喝了起來。他喝一口，笑一聲，喝一口，又嘆口氣，喃喃道：「一個人知道自己要死了還不喝酒，這人一定是呆子。」江玉郎瞪著他，沒有說話。

小魚兒道：「唯一遺憾的是，咱們都死得太早了太早了，我現在簡直有些後悔，方才本應和蕭咪咪風流風流才是。唉，人不風流枉少年……」他搖搖幌幌站起來，去摘掛在上面的香腸。

江玉郎冷冷道：「你醉了。」

小魚兒笑道：「醉死最好，醉死鬼總比餓死鬼好得多……」

江玉郎突然一掠而起，一掌向他後頸劈了過去。他身法好輕，出手好快，一掌就想要小魚兒的命！

# 第三十一章 柳暗花明

但小魚兒瞧見燈光一花，已霍然轉身，剛好接了他這一掌，兩個人身子俱都一震，兩個人都撞上土壁。

小魚兒瞪大眼睛，吃驚道：「你……你想殺我。」

江玉郎道：「一點也不錯。」

小魚兒道：「你我反正是要死的，你為什麼……」

江玉郎道：「這裡的食物本夠一個月吃的，多了你，就少吃半個月，殺你後，我就可以多活半個月。」

小魚兒道：「為了多活一天你也會殺我？」

江玉郎道：「為了多活一個時辰我也會殺你！」

小魚兒苦笑道：「我雖然知道你是個壞人，但真還沒有想到你竟壞成這樣子，若論心腸之狠毒，天下只怕得數你第一。」

江玉郎道：「你呢？」

小魚兒道：「和你比起來，我簡直就像是個吃長素的老太婆。」

這句話他還未說完，他的手已到江玉郎面前。這地洞是如此小，他身子根本不必動，就可以打著江玉郎的臉。

他這一掌也許是真打得快，也許是江玉郎根本沒有想到他會出手，所以根本沒有閃避。總之，這一掌是著著實實打著了。

只聽「吧」的一聲，江玉郎半面臉已紅了，人已倒下去。

小魚兒笑道：「你看來雖瘦，臉上的肉倒不少，我若是沒看清楚這一巴掌的確是打在你臉上，還真要以為是打著了個胖女人的屁股。」

江玉郎捂著臉嘶聲道：「你……你要幹什麼？」

小魚兒道：「你要殺我，我難道不能殺你？」反手又是一巴掌。

江玉郎的臉，看起來像條死魚的肚子，顫聲道：「你我兩個反正都已快死了，你……你何苦……」

小魚兒大笑道：「這話不錯，但你提醒了我，我若殺死你，就可多活半個月。」

江玉郎垂首道：「我……我該死……該死……」他突然將整個人都當作顆流星鎚似的，一頭撞向小魚兒的肚子，他的腦袋雖不算太硬，但總比肚子硬得多。

小魚兒早就留心他的，一雙腿兩隻手，但說老實話，他實在沒有去留意他那顆小腦袋。整個人被撞入角落裡，像是個蝦米的彎下了腰，捂著肚子，足足有半盞茶時候沒有喘氣。

江玉郎冷笑道：「現在，你知道該死的是誰了。」他用足力氣，一腳向小魚兒下巴踢過去。

小魚兒呻吟著，彷彿已抬不起頭，但等到這隻腳到了他面前時，他捂著肚子的手突然閃電般伸出。他這雙手就像是搶著去抱一隻從宰相千金手裡拋出來的繡球似的，抱住了江玉郎的腳，右腳！然後，他把這隻右腿拼命的向左一扭。

江玉郎慘叫一聲，整個人魚一般翻了個身，蹼地，跌在地上，跌了個狗吃屎，鼻血都流了出來。

小魚兒人已跳在他背上站著，笑道：「現在我的確知道該死的是誰了。」

江玉郎趴在地上呻吟著，道：「我服了你，我真的服了你，你什麼事都比我強，但我知道你不會真的殺我的，你若要真的殺我，也用不著等到現在。」這小子居然開始乞憐，開始拍馬屁，倒不是件容易事，但小魚兒聽了卻一點也不開心，反而有些毛骨悚然。小魚兒知道這小子心裡其實很想用一把刀子插入他喉嚨，或者是什麼別的地方，一些比較軟的地方。不過他現在沒有刀子，縱然有刀子也不行，一個人被別人踩著自己背脊的時候，是割不到別人喉嚨的。

他不過是在等一個機會，好用刀子慢慢的割。

小魚兒如果算不上是十分窮兇惡極的話，至少可以說是十分聰明，他自然懂得江玉郎的意思。但他明知江玉郎要殺他，卻又偏偏要給江玉郎這機會，他要看江玉郎到底能用什麼法子殺死他。

這的確是件有趣的事。對於有趣的事，小魚兒是從來不願意錯過的。尤其是當他已自知活不長的時候。

※※※

小魚兒有趣地想著，幾乎已忘了快要被困死的事。

就在他想得最有趣的時候，江玉郎身子突然用力拱了起來，把站在他身上的小魚兒彈了出去。若是在平時，這也沒什麼關係，但這裡卻是個地洞，一個很小的地洞，高個子在這裡幾乎不能抬頭。

於是小魚兒的頭就撞上了上面的頂。「咚」的，就好像打鼓一樣，然後他的人也就鼓槌一樣倒下去。

但江玉郎也是過了許久才爬起的。他一爬起來，就扼住了小魚兒的脖子，陰險地笑道：「我知道你不會真的殺死我的，但我卻要真的殺死你。」

他手指用力，小魚兒卻一點反應也沒有。

江玉郎手指又放鬆了，他不願意在小魚兒暈過去的時候殺他，他要看小魚兒掙扎著，透不出氣來的樣子。

小魚兒竟偏偏不醒。江玉郎騰出一隻手，把那個已滾倒在旁邊的酒罈子拎起來，把罈子裡剩下來的酒全倒在小魚兒頭上。

他酒還沒有倒完。小魚兒的手突然從他兩隻手中間穿出去，一拳打在他喉嚨上。江玉郎疼得臉都變了形，但手裡的酒罈還是沒有忘記往小魚兒頭上摔下去。小魚兒自然早已料到他這一著身子一滾，跟著飛出去一腳，踢在江玉郎某一處重要部位上，酒罈被摔得粉碎，江玉郎身子已捲曲得像是隻五月節的粽子，動也不能動，連呼吸都接不上氣了。

小魚兒這一腳的確很有效，但卻並不十分漂亮，這簡直不能算是招式，從頭到尾，他兩人根本誰也沒有使出一著漂亮的招式。因為在這種老鼠洞一般的地方，誰也使不出漂亮的招式，幸好他不是打來給別人瞧的，也沒有別人能瞧見他們。

※※※

燈光，像是漸漸黯了。

小魚兒突然跳起來，道：「不好。」

江玉郎道：「什麼不好，我們現在已夠壞了，還在什麼事更不好？」

小魚兒嘆道：「我們還沒有被餓死，已經要被悶死了。」

地道被堵死，空氣中的氧漸漸稀薄，連燈光都快要滅了，他感覺到呼吸已漸漸不通，眼皮已漸漸發重。

江玉郎顫聲道：「我什麼都算過了，就沒有算到這點。」

小魚兒道：「現在你就算能殺死我，最多也只能活半個時辰了。」

江玉郎道：「半個時辰……半個時辰……」

他牙齒已打起戰來。

小魚兒也是愁眉苦臉，喃喃道：「悶死……悶死的滋味不知如何！」

江玉郎道：「我聽人說過，悶死比什麼都痛苦，在悶死之前，人就會發瘋，甚至將自己的臉都抓得稀爛！」此刻他還有心情說這些話，只因他覺得只有自己一個人害怕太不公平，他得要小魚兒也分享這恐怖。

小魚兒默然半晌，突然笑道：「那也不錯，我就怕死得太平常，現在總算能很特別的死了！世上能被悶死的人總是不多。」

江玉郎也默然半晌，緩緩道：「但也不少！當初建造此地的人，只怕也是被活活悶死。」

小魚兒眨了眨眼，道：「到現在為止，你還是在儘量想法子刺激我？」

江玉郎冷冷道：「你實在太開心，我不知你究竟能開心到什麼時候。」

小魚兒道：「你真的那麼恨我？」

江玉郎道：「哼！」

小魚兒道：「你恨我，只因為我什麼事都比你強是麼？」

江玉郎道：「也許我們生下來就是對頭！」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絕不會想到這句話並沒有說錯。

※※※

燈光，更弱了。小魚兒茫然瞧著這點漸漸小下去的火頭，喃喃道：「酒！該死的酒，卻被你這該死的人糟蹋了，現在，還有什麼事能比真正的爛醉如泥更好。」

他目光轉到地上，地上滿是酒罈的碎片，酒，已快乾了。但奇怪的是，酒竟非滲入泥土中去的。

這地面自然不平，酒從低處流……

小魚兒突然跳起來，把一缸水全都倒在地上。水，也在往低處流……

小魚兒狂呼道：「喂，你瞧……瞧！」

江玉郎道：「瞧……還有什麼好瞧的。」

小魚兒道：「你瞧這水……水一直在流。」

江玉郎道：「水自然要流，自然要往低處流。」

小魚兒指著一個角落，似已緊張得說不出話，吃吃道：「你瞧，水都往這裡流，但卻沒有積在這裡。」

江玉郎眼睛也瞪大了，道：「不錯，水沒有積在這裡。」

小魚兒道：「水沒有積在這裡！自然是流了出去，水流了出去，這裡自然有個洞，但這裡已經是地底下，怎麼會有個讓水流出去的洞？」

小魚兒再不說話，拾起一塊碎罈片，在那塊地方拼命的挖了起來，江玉郎呆呆地瞧著，一雙手在抖。

兩個人此刻已更難呼吸了。微弱的光，突然熄滅，四下立刻一片黑暗，暗得伸手不見五指，江玉郎也不知小魚兒究竟挖得如何。只聽小魚兒在喘著氣，他自己也在喘著氣。

突然，砰的一響像是木板碎裂的聲音。接著，小魚兒大叫道：「洞……我又挖出了個洞……外面竟是空的！」

江玉郎顫聲道：「你……你沒有弄錯？」

小魚兒道：「火摺子，火摺子……看在老天份上，你千萬莫要說沒有火摺子。」

有火摺子又有什麼用？小魚兒會說出這句話來，只怕是已經暈了頭了。

※※※

但火摺子卻亮了起來。小魚兒人已赫然不見了，那地方已多了個洞。

一陣陣陰森森的，帶著腐臭味的風，從洞外吹進來。

江玉郎呼吸竟漸漸通了，大喜喚道：「江……江公子，江兄。」

小魚兒的聲音在洞外道：「快過來，快。」

這聲音中充滿驚奇，狂喜。江玉郎幾乎像滾一樣鑽了進去。然後，他就呆立在那裡。

這裡竟是個八角型的屋子，那八面牆，有的是鐵，有的是鋼，有的是石板，竟還有一面像是金子。

而謝天謝地，他們這一面恰巧是木板──這一面若不是木板，他們此刻只怕已悶死在那裡了。

八角形的屋子裡，沒有桌子，沒有椅子，因為在地底，所以也沒有蛛網，積塵，空氣也不知是那裡進來的。

屋子裡只有絞盤，大大小小，形狀不同的機關絞盤，有的是鐵鑄有的是石造，自然，也有的是金子的。

江玉郎幾乎連氣都喘不過來，喃喃道：「天呀！天呀！……這裡是什麼地方？打死我也想不出來！而……而這地方竟和我那洞只有一板之隔。」

小魚兒圍著這屋子在打轉，也驚奇得不知如何是好。這究竟是什麼地方？這些絞盤究竟是什麼作用的？他看來看去，也看不出這些絞盤的巧妙，這個絞盤一個連著一個，也不知花了多少工夫才做出來的。

小魚兒一輩子也沒有見過這麼巧妙的東西。

江玉郎道：「你瞧出了麼？這究竟是什麼地方？」

小魚兒苦笑道：「誰能瞧出才是活見鬼了。」

江玉郎掠過去，用袖子擦一面牆，擦了一會兒，失聲道：「天呀，這牆果然是金子。」

小魚兒道：「牆是金子的倒不稀奇，稀奇的是這地方居然能通氣，建造這地方的人若是沒有發瘋，必定另有用意。」

江玉郎道：「什……什麼用意？」

小魚兒長長嘆了口氣道：「這只怕是你我這一輩子中所見的最大秘密。」他的手按在一個絞盤上。

江玉郎道：「你……你要去搬它？」

小魚兒道：「你能忍得住不搬麼？」

他朝江玉郎擠了擠眼睛，笑道：「這裡說不定就是地獄的門戶，我絞盤一搬，說不定就將鬼都放了出來。」

江玉郎咬牙道：「你這笑話不錯，真是好笑極了。」

兩個人突然同時打了個寒噤。「吱」的一聲，絞盤已轉了。那面石板牆，已突然一轉，現出了個門戶。

小魚兒大笑道：「你瞧，地獄的門果然現出來了。」

其實他自己也知道，他這笑聲真不知有多難聽。

※※※

江玉郎爬回去，取出了那盞燈。

小魚兒拿著火摺子，走在前面，一陣陣腐臭氣從門裡飄出來，那味道小魚兒一輩子也沒有嗅過。他再也不想嗅第二次。

兩個人膽子總算不小，總算走了進去。死屍，這門裡竟是一屋子死屍！江玉郎的手在抖，不停的抖，只見這些死屍……

這些死屍的形狀，我縱然能說，也還是不說的好，何況，我根本說不出，只怕也沒有人能說得出。

這裡其實只是一屋子穿著衣服的骷髏，小魚兒打了個噴嚏，他面前一具骷髏的衣服突然化作了粉灰。

小魚兒只覺背脊發涼，道：「這些人，只怕已死了幾十年前。」

江玉郎道：「他……他們都是餓死，你瞧他們的模樣，臨死前想必已餓得發瘋了，你瞧他……他們的手。」

小魚兒想到自己險些也要變成這模樣，突然忍不住想吐，竟將方才吃下去的酒肉全都吐了出來。

江玉郎道：「這些人，不知道都是些什麼人？」

小魚兒嘔出了最後一口苦水，喘息著道：「瞧他們的衣服都很粗俗，想必就是建造此地的工匠。」

江玉郎道：「想必是一群呆子。」

小魚兒道：「呆子？」

江玉郎道：「若不是呆子，怎會為人建造如此秘密的地方？……為人建造了如此秘密之地，本就是再也活不成的了。」

小魚兒道：「你瞧見這許多人如此慘死，一點都不同情？」

江玉郎道：「我若死了，誰來同情我？」

小魚兒嘆了口氣，道：「很好，你很好，我在天下惡人集中的地方學了十年，看來還不如你，看來我還得向你學。」

江玉郎道：「奇怪的是，蕭……」

話未說完，突聽一陣腳步聲傳了過來。這腳步聲緩慢而沉重，似是拖著很重的東西。

小魚兒全身的寒毛都悚立起來，他縱然是天下膽子最大的人，此時此刻，也不能不害怕了。

江玉郎的手又在抖，道：「這……這……」

他心腸雖狠毒，膽子卻不大，此刻已說不出話來，「噹」的一聲，他手裡的銅燈也跌落到了地上。腳步聲似是從上面傳來的，已越來越近。

小魚兒手腳也駭軟了，手裡的火摺子不知何時也跌落在地，四面立刻又是一片黑暗，該死的黑暗。

沉重的腳步聲，像是已踩破他們的苦膽。兩個人想往外逃，竟抬不起腿！

突然間，上面露出了個洞，一片昏黃的光線照了下來。小魚兒，江玉郎即都屏住呼吸，動也不敢動。

他們看到了一雙腳。

※※※

這是纖細的，穿著繡花鞋的腳。腳上面還有一截綠色的裙子，再上面就瞧不見了。

兩人偷偷對望一眼，幾乎忍不住要同時脫口道：「蕭咪咪！」

這不是女鬼，竟赫然真的是咪咪。

只聽蕭咪咪的語聲喃喃道：「你們就在這裡歇歇吧，這地方還不錯，雖然稍微太擠了些……」

語聲中，一條人影直落下來。這女妖怪又在害什麼人？

小魚兒，江玉郎又是一驚，但瞬即發覺這不過是具死屍──死屍就這樣一具具被秘密拋落了下來。

蕭咪咪的語聲又道：「能住在這麼豪華的墳墓裡，你們也算死得不冤了，再見吧，各位……說不定有時我也會想想你們的。」

「砰」的，洞又闔起，又是一片黑暗。

江玉郎，小魚兒在黑暗中等了許久許久，才長長透出一口氣，小魚兒突然哈哈一笑道：「江玉郎，這些死屍就是被你害死的人，你不怕他們找你索命。」

江玉郎道：「他們活的時候我都不怕，死了我怕什麼！」

小魚兒在腳旁摸著了火摺子，火摺子亮起，照著江玉郎的臉，那幾乎也已不像是張活人的臉。

小魚兒笑道：「你不怕，臉怎麼駭成這付樣子。」

江玉郎突然拾起銅燈，大步走了出去。小魚兒也趕緊跟出去，他可不想被江玉郎關在這裡，老實說，從今以後，誰也無法再讓他走進這裡一步了！

如此「豪華」的地方，他實在吃不消。江玉郎站在一旁，也在嘔，他嘔的全是苦水。

小魚兒喃喃道：「我本就懷疑這地方絕不是蕭咪咪建造的，女人，怎會有這麼大的手筆，現在已可證明我懷疑的果然不錯。」

江玉郎道：「哼。」

小魚兒道：「她不知走了什麼運，被她發現上面那地方，但找到這裡時，她瞧見那許多死屍，就再也不敢往下找了，卻不知她找著的只不過是這地下宮闕的一部分而已，說不定只是最差勁的一部分，精采的全在後面哩。」他長長嘆了口氣，接道：「但這地方又是誰建造的？普天之下，誰有這麼大的手筆？」

江玉郎冷冷道：「至少，總不會是你吧。」

小魚兒朝他扮了個鬼臉，道：「你莫要忘記，我武功比你強，還是隨時都可以宰了你。」

江玉郎情不自禁，後退一步，變色道：「你……你……」

小魚兒嘻嘻一笑，道：「但你也莫要著急，我只不過是要你說話客氣些。」

江玉郎瞪著眼瞧了半晌，垂頭道：「我年紀還輕什麼事都不懂，若是說話得罪了你，你總該原諒我一些，我……我心裡總是把你看成我的大哥的。」

小魚兒笑道：「幸好你並非真的是我弟弟。」

他舉著火摺子，圍著這八角屋子走了一圈，一隻手東摸摸，西敲敲，眼珠子不停地轉，口中道：「這裡八面牆，只有一面是土磚砌成的，其餘七面除了石牆和木壁之外，還有金、銀、銅、鐵、錫。」

江玉郎道：「他們用八種不同的東西來造這八面牆，想必也有用意。」

小魚兒道：「不錯，你可知道是什麼用意？」

江玉郎陪笑道：「我就是不知道，所以才請教大哥你。」

小魚兒瞧了他半晌，緩緩道：「你聽著，我告訴你兩件事。」

江玉郎道：「但請大哥吩咐。」

小魚兒瞪著眼道：「第一，你以後千萬莫叫我大哥，這稱呼我聽了肉麻。」

江玉郎怔了怔，立刻垂下頭，道：「是。」

小魚兒道：「第二，以後也莫要在我面前裝傻，我知道你是個聰明人，很聰明，你裝傻也是沒有用的。」

江玉郎乖乖地點頭道：「是。」

小魚兒一笑，道：「現在，你且說你猜他們是何用意？」

江玉郎囁嚅道：「我不知猜的可對……他們造這八面不同的牆，一來表示在八面牆後面，藏著不同的東西。」

小魚兒道：「不錯，二來呢？」

江玉郎道：「二來，便和這絞盤有關係，這石絞盤是控制這石壁的，那金絞盤想必就是控制金壁的。」

小魚兒笑道：「很好……說下去。」

江玉郎道：「那木壁後是咱們出來的地方，自然不會有什麼東西。石壁後是墳墓，咱們也不想再看了，至於這土牆，看來是實心的，想必也不會有什麼巧妙，現在剩下的只有金、銀、銅、鐵、錫這五面牆了！」

小魚兒道：「不錯，這五面牆壁後，必定有些花樣。」他眨了眨眼睛，接道：「你說，咱們先試那面牆呢？」

江玉郎道：「金的。」

小魚兒道：「很好，這一次你倒沒有說假話，我心裡其實也是想先試這面金牆的，其實世上的人又有誰不是如此。」

# 第三十二章 地下寶藏

黃金的絞盤轉動，黃金的牆壁果然隨之移動，現出了道門戶，他們人還未走進去，已有一片輝煌的光灑了出來。這金色的牆壁後，竟赫然全都是珠寶，數不清的珠寶，任何人做夢都想不到會有這麼多的珠寶！

江玉郎站在那裡，整個人都已呆住了，蒼白的臉上，竟泛起了異樣的紅暈，指尖也開始微微顫抖。

小魚兒的眼睛卻只不過在這些珠寶上打了個轉，便轉到江玉郎那張激動的臉上，微微笑道：「你喜歡麼？」

江玉郎道：「我……我……」

他初初凸起的一點喉結上下移動，強笑道：「我想，世上沒有人不喜歡這些的！」

小魚兒道：「你若喜歡，這些就全算你的吧！」

江玉郎驚喜地瞧了他一眼，但瞬即垂下了頭，陪笑道：「這寶藏是你先發現的，自然歸你所有，我……我……只要能分我一點，我已感激得很。」

小魚兒道：「我不要。」

江玉郎猝然抬起了頭，失聲道：「不要？……」但立刻又垂下，陪笑道：「我性命都是你所賜，你縱然不肯分給我，我也毫無怨言。」

小魚兒笑道：「你以為我在試探你，在騙你？這些東西饑不能當飯吃，渴不能當水飲，帶在身上又嫌累贅，還得擔心別人來搶，我為什麼要它！」

江玉郎呆在那裡，再也說不出話來。

小魚兒也不理他，又在這屋子裡兜了個圈子，喃喃嘆道：「這裡也全都是死的，出路想必也不在這裡。」

江玉郎突然咯咯笑了起來，笑個不停。

小魚兒道：「你瞧見鬼了麼！」

江玉郎笑道：「這些東西，我也不要了。」

小魚兒道：「哦，這倒稀奇的很，為什麼？」

江玉郎道：「我連人都不知是否能活著走出去，要這些東西作什？」

小魚兒拍手笑道：「你畢竟還沒有笨得不可救藥，畢竟還是個聰明人，我就瞧見過有些人不惜為這些東西送命，你說他們的腦子是否有些毛病。」

※※※

小魚兒轉動了銅絞盤。

於是，他就瞧見了一生中從未瞧見過的那麼多的兵器，各式各樣的兵器，還有各式各樣的暗器。有些兵器，固然是小魚兒熟悉的，但還有些兵器，小魚兒非但沒有瞧見過，簡直還不知道它們的名字。

金鐵之氣，砭骨生寒，森森的寒光，將他們的臉都照成了鐵青色。小魚兒不禁縮起了脖子。

槍，最長的長達丈八，最短的才不過三尺，劍，最大的宛如木槳，最小的竟宛如筷子。長槍短劍，整齊地排列著，它們雖然沒有生命，卻又似含蘊著殺機，令人膽寒的殺機！

普天之下，所有的兇殺之器，只怕都儘在這屋裡。

小魚兒隨手拔出了一柄劍，只聽「嗆啷」一聲，劍作龍吟，森森的劍氣，直逼他眉睫而來。

他忍不住脫口讚道：「好劍！」

江玉郎沉聲道：「這口劍雖是利器，但在這屋子裡，卻算不得什麼。」江玉郎取起了一件兵刃，道：「你可知道這件兵刃是什麼？」

這件兵刃驟眼看去，就像是金龍，龍的角，左右伸出，張開的龍嘴裡，吐出一條碧綠色的舌頭。

小魚兒道：「看來，這像是條金龍鞭。」

江玉郎道：「不錯，這是金龍鞭，但這條金龍鞭，卻與眾不同。」「這叫做『九現神龍鬼見愁』，一件兵刃卻兼具九種妙用。」

小魚兒道：「有趣有趣，你且說來聽聽。」

江玉郎道：「這條鞭全身反鱗，不但可黏人兵刃，使對方兵刃脫手，還可黏住暗器，龍角分犄，專制天下名門各派軟兵刃，龍舌直伸，打人穴道，那張開的龍嘴，咬人刃劍如探囊取物，除此之外，一雙龍眼乃是霹靂火器，龍嘴之內，可射出一十三口「子午問心釘」，見血封喉，子不過午，在必要時，那混身龍鱗，也全都可以激射而出，若不知這件兵刃的底細，只怕神仙也難躲過。」

他滔滔說來，竟是如數家珍一般。

小魚兒嘆道：「好個鬼見愁，果然厲害。」

江玉郎道：「只可惜普天之下，這同樣的兵刃，一共才只有兩件，卻不知這一件又怎會出現在這裡。」

小魚兒道：「還有一件呢？」

江玉郎道：「這兵刃在江湖中絕跡已久，還有一件，也不知到那裡去了……那一件若是在江湖出現，又不知有多少人的性命要葬送在它手上！」

小魚兒笑瞇瞇道：「想不到你年紀輕輕，竟對這種絕跡已久的獨門兵刃也熟悉得很。」

江玉郎眼珠子一轉，似乎已覺出自己話太多了，強笑道：「我只不過偶然聽人說的……你知道家父交遊素來廣闊，其中自然有一兩個『萬事通』先生的。」

小魚兒笑瞇瞇瞧著他，淡淡道：「如此說來，這件兵刃你是會用的了？」

江玉郎笑道：「我……我若會用就好了。」

他像是滿不在乎似的，隨手放下了這件兵刃。其實，他的眼睛一直在瞬也不瞬地盯著小魚兒的手。小魚兒也像是滿不在乎地笑著，其實他的眼睛也未嘗有片刻離開過江玉郎手裡的鬼見愁。

這兩人雖然還都是孩子，但心計之深，縱然有三百八十個七十歲的老頭子加在一齊，也比不上他們一個。

小魚兒笑道：「如此說來，這屋裡的兵刃，無論那一件拿出去，只怕都可以在江湖中轟動轟動，尤其是這『鬼見愁』……唉，我反正不會使它，不如你拿去吧。」

江玉郎不等他話說完，已遠遠走了開去，笑道：「如此歹毒的兵刃，我可不要它。」

小魚兒笑道：「其實，兵刃究竟是死的，人才是活的，只要人強，無論用什麼兵刃都是一樣，這種兵刃倒真不要也罷。」

他突然拔出一口吹毛斷髮的利劍，劍光展動，竟將這天下第一歹毒的外門兵刃砍得稀爛。

江玉郎臉上自然還是帶著笑的，連連道：「好極了，毀了它最好，免得它落在別人手上害人……」一面說話，一面轉過頭去，眼裡立刻好像冒出火來。

小魚兒輕撫著手中的劍，笑道：「好劍呀好劍，我本來也有心將你帶在身邊，但想了想，還是將你留在這裡的好，像我這樣的人，縱然空手，也……」

突聽江玉郎驚呼道：「看……看這裡……」

寒光劍氣下，一具骷髏斜斜躺在角落裡。這具骷髏不但衣衫已腐爛，本應是灰白的骨架，此刻竟也變成烏黑色，在寒光下看更是可怖。

江玉郎喃喃道：「奇怪，這人怎會死在這裡？怎地未被拋入那墳墓？」

小魚兒道：「能進到這屋子裡來的，只怕便是此間的主人，此間的主人，自然十成十是武林絕頂高手。」

突皺眉道：「但此間的主人，又怎會死在這裡？又是被誰殺死的？瞧他躺著的樣子，絲毫沒有掙扎之態，竟顯見是被人一擊而死！」

江玉郎道：「瞧他骨骼卻已變色，又像是中毒而死。」

小魚兒道：「不錯。」

兩人目光閃動，突然同時失聲道：「原來他竟是中了別人的毒藥暗器！」

兩人已發現在那烏黑的骨骼上，竟釘著無數根細如牛芒的銀針，如此細小的銀針，竟能穿透皮肉直釘入骨頭裡。

小魚兒駭然道：「好厲害的暗器，好歹毒的暗器。」

江玉郎道：「這是……這不知是誰下的手。」

小魚兒瞧他一眼，道：「你也用不著改口，認得這暗器的人只怕不止你一個，我也認得的。」

江玉郎苦笑道：「這『天絕地滅透骨穿心針』，果然不愧是天下第一暗器……」他眼角突然瞥見兵刃架下，有個金光燦燦的小圓筒，立刻就用身子擋住了小魚兒的目光，一面彎腰咳嗽，一面移動了過去。

小魚兒笑道：「你再咳嗽，我也要被你染上了。」

他竟真的咳嗽起來，咳得彎下了腰。江玉郎等他一彎腰，就飛快地伸出手，伸手起下了那小圓筒，卻不知小魚兒同時也在那骷髏的手掌裡輕巧地抽出樣東西，塞在衣裡。

但那只不過是塊竹筒，小魚兒其實也並未瞧出它有什麼用，他只不過覺得，這種人到死時手裡還緊握住的東西，若是沒有用才怪。

江玉郎勉強忍住心裡的歡喜，故意皺眉道：「此人若是此間的主人，又怎會被人暗算死在這裡？……但他若不是此間的主人更沒有道理死在這裡。」

小魚兒道：「嗯，他若不是此間主人，根本進不來。」

江玉郎道：「那麼，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小魚兒道：「看來，此間還有許多秘密。」

江玉郎嘆了口氣，道：「許多可怕的秘密。」

小魚兒笑道：「世上沒有可怕的秘密，世上所有的秘密，都是有趣的……」

兩個人並肩走出了這可怕而又有趣的屋子，兩個人都故意用雙手舉著燈火，表示他們都沒有拿走任何東西。

※※※

鐵壁移動，燈光照入了這寒氣森森的鐵屋。

江玉郎當先走了進去，目光轉處，突然驚呼一聲，退了出來，那神情看來就像是隻中了箭的兔子。

小魚兒皺眉道：「這裡面又有什麼？」

江玉郎臉色蒼白，道：「你瞧見會站著的骷髏麼？」

小魚兒笑道：「站著的骷髏？這倒有趣。」

他大步走了進去，卻也有些笑不出來了。只見這鐵屋特別大，特別高，四壁空空，什麼也沒有，一個人站在裡面，就好像站在曠野中似的。

就在這空曠而陰森的屋子中央，孤零零地站著兩具骷髏，兩具慘白色的骷髏，緊緊擁抱在一齊。死人的血肉已化，但骷髏至今猶屹立不倒。

小魚兒瞧得心裡實在也有點兒發毛，口中卻笑道：「這只怕是一男一女，瞧他們臨死前還抱在一齊，捨不得放手，可見他們交情必定不錯！說不定是殉情而死。」

江玉郎跟了進來，道：「若是交情不錯，就不會站著了。」

小魚兒失笑道：「呀，這點我倒沒想到，在這方面，你經驗的確比我豐富。但這兩人若都是男的，卻又抱在一齊幹什麼？」

他嘴裡說話，人已走了過去，站在這兩具骷髏面前，像是發了會兒呆，又長嘆了口氣，道：「這兩人果然全是男的。」

江玉郎突然笑道：「男人和男人，交情有時也會不錯的。」

小魚兒道：「但這兩個交情非但不好，而且壞透了。」

江玉郎道：「你怎知道？」

小魚兒道：「你過來瞧瞧也知道了。」

這兩具骷髏其實並非擁抱在一齊的，左面一人的右掌，直插入右面一人的脅骨裡，他赤手一抓，便能直透入骨，這是何等的驚人的武功，何等驚人的掌力！但他自己的胸骨卻也折斷了七八根之多，脖子也被對方捏斷，一顆頭軟軟垂下來，倒在對方肩上。

這兩人竟是在惡鬥之下，各施殺手，同歸於盡！

江玉郎駭然失聲道：「好厲害的鷹爪功！好厲害的掌力！看來這兩人想必都是絕頂的武林高手，卻不知怎會死在這裡！」

話猶未了只聽「嘩啦啦」一響，兩具骷髏都被他語風震倒，兩個絕頂武林高手，此刻便化為一堆枯骨。

小魚兒沉吟道：「瞧這兩人的武功，只怕也是此間的主人之一，兩人既然共同隱居在這種秘密之處，情誼必定非淺，為何又要拼個你死我活，結果弄得誰也活不了。」一面說話，一面又自枯骨堆裡拾起了兩件東西。

江玉郎道：「這地底宮闕裡別的人都到那裡去了，難道也都死光了不成？」

小魚兒道：「非但死光，而且還一定要是同時死光的，否則他們枯骨就絕對不會一直留到現在，害得咱們嚇一跳。」

江玉郎道：「他們若是同時死光，卻又是誰下手殺他們的。」

小魚兒嘆道：「我早就說過，此間必有絕大的秘密。」

江玉郎喃喃道：「有趣的秘密。」

小魚兒笑道：「很好，你終於學會了。」

這時，他們才發現這陰森森的屋子裡，還有五張矮几，几上居然還放著些筆墨、書冊。

小魚兒笑道：「看來這屋子居然是個書房，有趣有趣。」

他走過去，將矮几上的書冊隨意翻了翻，面色突然變了，江玉郎瞧了瞧他，也趕緊去翻另一張矮几上的書冊。

瞧了兩眼，他面色也變了。這些柔絹訂成的書冊上，記錄的竟是最高深的武功！

小魚兒和江玉郎的武功雖俱是名師傳授，但此刻仍不禁瞧得冷汗直冒，只因他們忽然發現自己以前所學的功夫，和這些武功比起來，簡直一文不值。兩人手裡拿著這絹冊，再也捨不得放下來。

良久良久，小魚兒透了口氣，道：「我知道了。這裡本來必定有五位絕頂高手，他們五個人一齊在這屋子裡練武，有了心得，就趕緊在矮几上記錄下來。」

江玉郎道：「不錯，高手練武的所在，屋子必定要特別大了。」

小魚兒道：「五位高手，咱們已瞧見死了三個，若是我沒有猜錯，另外兩間屋子裡，必定還有另外兩具屍身。」

江玉郎道：「想來必定如此。」

小魚兒道：「走，咱們瞧瞧去吧。」

江玉郎的眼睛這時才從書上抬起來，失聲道：「走？……你說走？」

小魚兒道：「你突然聽不懂我的話了麼？」

江玉郎道：「但這些……這些武功秘笈？……」

小魚兒道：「放在這裡，它們跑不了的。」

江玉郎垂頭道：「好，你說怎樣就怎樣……」突然自懷中取出了那金色的圓筒，獰笑道：「你可認識這是什麼？」

小魚兒像是一驚，道：「天絕地滅透骨針……」

江玉郎道：「不錯，算你還有些眼力……我本想出去之後，才用這對付你的，但現在，我卻再也容不得你。」

小魚兒道：「你殺了我，一個人留在這裡不害怕麼？」

江玉郎大笑道：「此間這絕世的武功，絕世的寶藏，已全是我的了，我等找著出路，立刻便成為天下第一人，我還怕什麼？」

小魚兒嘆了口氣，道：「好，既是如此，你殺吧。」

江玉郎獰笑道：「你不怕？」

小魚兒突然大笑起來，笑道：「你這針筒是空的，我怕什麼？」

江玉郎變色道：「空的！」

小魚兒笑道：「你難道不想想，這針筒若不是空的，怎會被人拋在地上……這裡面的透骨針早已被他用來將那人殺死了，他殺過人後才會隨手將針筒一拋，如此簡單的道理，你難道都想不到麼？」

江玉郎顫聲道：「你……你……」

小魚兒道：「你方才假扮咳嗽，撿這針筒時，我早就瞧見了，若不是我早就知道這針筒是空的，怎會讓你去撿。」

他笑了笑，接道：「而且這『天絕地滅透骨針』，打造最是困難，昔年能製此針的，也不過只有『神手匠』一個人而已，如今他早已死了，這空的針筒，已是個廢物……哈哈，簡直比廢物都不如。」

江玉郎滿頭冷汗，道：「我……我方才不是真的要……要殺你，只是……」只聽「噹」的一聲，他手裡的針筒已落在地上。

小魚兒笑道：「我知道，你只不過是開玩笑的。」

江玉郎道：「我始終將你視如兄長，此心可誓天日。」他說的竟像是誠懇已極，居然沒有臉紅。

小魚兒笑瞇瞇瞧著他，道：「現在，你可以出去了麼？」

江玉郎道：「是。」垂首走了出去。

小魚兒大笑道：「江玉郎呀江玉郎，你真是個乖孩子！」

# 第三十三章 當代人傑

現在，小魚兒已在搬動那錫製的絞盤。

小魚兒道：「石屋子是墳墓，鐵屋子練武，金屋子藏寶，銅屋子放兵器，這倒都很合理，這錫屋子裡面是什麼，你猜不猜得到？」

江玉郎眨了眨眼睛，道：「莫非是臥房？」

小魚兒大笑道：「在錫屋子睡覺，那真是活見鬼了。」

那面錫牆已在移動，他話未說完，裡面突然撲出了一條猛獅，幾乎就撲到站在牆外的江玉郎身上。江玉郎吃了一驚，退出七八尺。

再看那獅子毛髮雖存，但皮肉也已不見，只剩了一付骨架，一付駭人的骨架，小魚兒笑道：「這獅子想必是餓極了，一心想撲門而出，臨死前還倒在門上，不想卻害得咱們江公子又駭了一跳。」

說到這裡，他人已走了進去，突然失聲道：「原來用意在此！」

江玉郎跟過來，只見這間灰白色的屋子裡，竟是五光十色，琳琅滿目，驟然望去，又彷彿是另一寶藏。

仔細一看，才發覺這「寶藏」不過是許許多多顏色不同，大小各異的小瓶子，每一個瓶子的形式都詭異得很。

小魚兒道：「你總該知道這些瓶子裡是什麼吧？」

江玉郎深深吸了口氣道：「毒藥！」

小魚兒道：「不錯，他們豢養這頭猛獅，正是為了看守這毒藥的。」

小魚兒突然彎下了腰，道：「第四人的屍身果然在這裡！」

江玉郎瞧他只不過撿起了根骨頭，想了想，不禁失色道：「他……他的屍身，莫非已飽了獅吻？」

小魚兒嘆道：「這人也算是時運不濟，不但被人害死在這裡，屍身還餵了獅子……」

江玉郎突然咯咯的笑了起來。

小魚兒道：「什麼事如此開心？」

江玉郎笑道：「你回頭瞧瞧。」

他手裡不知何時已多了黑黝黝的，像竹筒般的東西，口中哈哈笑道：「我運氣當真不錯，居然能找到這寶貝。」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道：「這是什麼？」

江玉郎道：「你若不認得此物，當真是孤陋寡聞，昔年滇邊第一劍客『絕塵道長』，便是死在這東西手上。」

小魚兒笑道：「我還是不認得。」

江玉郎冷笑道：「告訴你，這就是昔年『白水宮』的『五毒天水』，無論是誰身上，只要沾著一點，不出半個時辰，便要周身潰爛而死。」

小魚兒笑道：「如此說來，你可得拿遠些莫要濺著我。」

江玉郎道：「這一次，你再也休想跑了。我方才已試過，此中滿滿的盛著一筒『五毒天水』，只要我手一動，你就完了。」

小魚兒苦笑道：「你難道非殺我不可？」

江玉郎道：「你方才若不多事，由得我把那些武功秘笈取走，我也許會容你多活些時，但現在你已非死不可了！」

小魚兒道：「你莫忘了，我本可殺你的，但卻沒有下手。」

突也大笑道：「但你且先瞧瞧我手裡是什麼？」

他手裡拿著的，竟是方才江玉郎拋在地上的「天絕地滅透骨針」的針筒。江玉郎大笑道：「我看你已駭瘋了，竟想拿這空筒子來嚇人。」

小魚兒笑嘻嘻道：「空筒子？誰說這是空筒子！」

江玉郎怔了怔，道：「你……你自己方才……」

小魚兒笑道：「不錯，我自己方才曾說是空筒子，但那不過是我騙你的，試想在那種時候，我不騙你騙誰？你可知道，這『天絕地滅透骨針』就因為製作費時，是以每個針筒裡卻有三套透骨針。」

他大笑接道：「這『天絕地滅透骨針』每筒雖只能用一次，用完了又得找那『神手匠』，還有誰會將它看得那般珍貴，如此簡單的道理，你難道都想不到！」

江玉郎的手已開始顫抖，道：「你……你休想騙我，你根本不知道……」

小魚兒冷笑截口道：「我不知道，我自幼生長在『惡人谷』，對這種歹毒的暗器，知道得會沒有你多？」

江玉郎的手已軟了，顫聲笑道：「大哥自然是見多識廣，小弟自愧不如。」

話未說完，他已將手裡的「五毒天水」放了回去。

小魚兒笑嘻嘻瞧著他，悠悠道：「我若不殺你，就是我活該倒霉，是麼？」

江玉郎道：「小……小弟年幼無知，胡言亂語，大哥你……你想必能原諒的。」他一面說，身子已一面往後直退。

小魚兒嘆了口氣，道：「你的確是個聰明人，知道的事的確不少，只可惜比我還差了一點！只差了那麼一點點……」

他手指輕輕一按，手裡針筒突然「喀」的一響。

江玉郎全身都軟了，幾乎嚇得暈了過去。但針筒裡什麼也沒有射出來。

小魚兒已將那五毒天水，拿在手裡，哈哈笑道：「告訴你，這針筒其實是空的。『天絕地滅透骨針』一發便是一百三十根，這小小的針筒裡，那裡裝得下三套，如此簡單的道理，你卻想不到？」

江玉郎呻吟一聲，真的暈了過去。他自然不是被駭暈，只是被氣暈了。

※※※

銅燈裡油已快乾了。

江玉郎乖乖的爬回那地洞乖乖的加滿了油，又帶出些清水食物，乖乖的送到小魚兒面前。等到小魚兒吃完了，他才敢吃那剩下的，他爹爹此刻若是在旁邊瞧見，只怕要氣得直翻白眼。只因他對爹爹卻從來沒有如此孝順過。

小魚兒抹著嘴，喃喃道：「只剩下最後一間屋子沒有瞧過了，出路，想必就在這屋子，嗯，不錯，將出路設在臥房裡，正是合理得很。」

他終於轉動了銀絞盤。這銀色的牆背後，竟是個奇妙的天地！

這裡，才真正是地下的宮闕，蕭咪咪那幾間屋子也算奢華的了，但和這裡一比，簡直像是土窰。

銀牆後是條甬道，地上鋪著厚厚的，柔軟的地氈，甬道兩旁，有六扇門，門上掛著珠簾，小魚兒他們走在繽紛的光影裡，就像是走入了七寶瑤池，走入了天上的仙境。

小魚兒卻根本瞧也不去瞧它，只是喃喃道：「奇怪，五個人，怎會有六間屋子，難道這裡還有第六個人？……縱有第六個人，只怕也是不會武功的，否則那邊又怎會只有五張矮几！」

說話間他已走入了第一間屋子。

這屋子佈置得竟像是女子閨房，對旁的梳粧臺上，居然還放著整套的，梳粧用具，床後面居然還有個馬桶，

這一下，小魚兒倒真是怔住了。他瞪大眼睛，失聲道：「是女的？……這裡的主人會是女的打死我也不相信。」

繡花的帳子，略垂下來的。

小魚兒掀開帳子，床上直直的躺著具骷髏，髮髻，環佩，還都完整的留在枕頭上，自然是個女子。

第二間屋子，還是間女子的繡房，床上躺著的還是個女的，第三間，第四間，全都是如此。

小魚兒直是搖頭，苦笑道：「原來這裡非但不止五個人，也不止六個人，原來這些武林高手是帶著老婆來的。他們被人害死，連老婆也被人害死了。」

江玉郎道：「看來這些女子全都是被人點了穴道，然後才慢慢被餓死的。」

小魚兒嘆道：「這種死法，大概是世上最不好受的死法了，下手的這人，心腸看來竟比你還毒，手段竟比你還狠。」

江玉郎雖然垂下了頭，連臉都沒有紅。

他走入第五間屋子，又掀起了床帳，嘆道：「人真是奇怪的很，縱然明知這床上還是付副女人骨頭，還是忍不住要掀起帳子來瞧一瞧……」

他話未說完，就知道自己弄錯了。這床上竟有兩具屍身一男一女，男人面朝下，脊椎竟已被打得粉碎，顯然是一擊之下，便已斃命。

小魚兒吐了口氣，道：「這才真正是第五個人。」

江玉郎道：「那第六間屋子，只怕就是他的……」

※※※

小魚兒掀開了第六間房子的珠簾，他往屋子裡只瞧了一眼，整個人突然被駭得呆在那裡。

火光閃動下，一條頭戴珠冠，滿面虯虯髯的大漢迎門而坐，雙手按在桌子上，竟似要作勢撲起，驟眼望去只見他濃眉如戟，環目圓睜，滿臉殺氣，仔細一瞧，他眼鼻七竅之中，俱都流出了鮮血，只是血跡早已乾枯，是以瞧不清楚。

小魚兒嘆了口氣道：「這人原來也死了。」

江玉郎摘下顆珠子拋過去，擊在這虯髯大漢身上，只聽「篤」的一聲，珠子竟又被彈了回來。

這人的身子竟堅硬如石。

小魚兒道：「這莫非只是個木偶！」

江玉郎道：「是人，死人。」

小魚兒嘆道：「說他是木偶，他的確像是個人，但說他是人，又怎會硬得像木頭一樣！」

江玉郎一言不發，走過去掀起了帳子。

床上，果然也躺著一個人，女人，絕色的女人。她身子果然也完整如生，一點也沒有腐壞，若不是臉色鐵青得可怕，她實在可算是世上少見的美女。

事實上，江玉郎簡直一生中從未見過如此美麗的女子，她臉色縱然鐵青，江玉郎縱然明知她是死人，但瞧過一眼後，仍不覺有些痴了。

小魚兒嘆道：「這女子活著的時候，想必不知要有多少男人被她迷死，蕭咪咪和她比起來，簡直是個醜八怪。我真不懂，她的屍身為何也……」

江玉郎沉聲道：「這兩人的死法和別人不同，她們是中了一種極奇怪的毒而死的，這種毒性竟可以使她們的屍身永不腐爛。」

他嘆了口氣，緩緩接道：「看來，她對自己的容貌極為珍惜……這原本也是值得珍惜的。」

小魚兒道：「你的意思是說她是自殺的？」

江玉郎道：「別人若要殺她，何苦去尋如此珍貴的毒藥？」

小魚兒點頭道：「這也有道理，只是……這男的又如何！瞧這男子死後數十年還有如此氣概，生前想必是個好角色。」

江玉郎道：「也許，他就是這裡真正的主人。」

小魚兒道：「不錯，他看來的確會有這麼大的手筆。」

江玉郎道：「若說那五個人都是被他殺死的，他自己又是如何死的！他的妻子又為何要自殺？他和那五人又是什麼關係？他為何要花費這許多人力物力來造這地下的宮闕？他為何要藏得如此秘密？」

小魚兒苦笑道：「你這麼一說，把我的頭都說暈了。」

兩個人雖然都聰明絕頂，但還是打破頭也猜不透這秘密，兩個人的眼睛雖然都不小，但卻誰也沒有瞧見枕頭旁還有本絹冊──他們若瞧不見這本絹冊，就一輩子也休想猜得出這秘密。

幸好，小魚兒終於瞧見了。

他翻了兩頁，突然大呼道：「在這裡……所有的秘密全都在這裡！」

※※※

淺黃的絹冊，秀麗的字跡，顯然是女子的手筆。

這正是此刻躺在床上這絕色女子一生悽涼，悲慘，離奇，幾乎令人難以相信的遭遇。她臨死前揭開了這地底宮闕的全部秘密。

自然，她不是寫給小魚兒看的，也不是寫給任何人看的，她只不過臨死前想將自己心事傾訴傾訴而已。只是，她死的時候這裡已沒有活著的人。於是她只有將心事付於紙筆。

她說：她的名字叫方靈姬，她的家本是江南的望族，她們家四代同堂，日子本來過得幸福而平靜。但她自己，並沒有享受過這享福的日子。

她四歲的時候，她母親帶她到蘇州去探親，等她回去的時候，她們家佔地百畝的莊院，已變為一片瓦礫。她們家大大小小三百多口，已被人殺得乾乾淨淨。

仇人，自然要斬草除根，她和她母親就開始天涯亡命，她雖然沒有詳細敘出這一段經歷，但想必是充滿了辛酸和艱苦。

在這段艱苦的日子，她們終於查出了仇人的名姓！

歐陽亭。「當世人傑」歐陽亭！她的仇人竟是當日江湖中享譽最隆的俠士，武功最強的高手之一，家財億萬的富豪。

她母女孤苦伶仃，雖有些武功，但若想尋仇，實無異以卵擊石，她母親憂憤之下，終於一病不起。

三年後，她竟設法嫁給了她的仇人。她只有用她絕世的美貌，作為她復仇的武器！

但歐陽亭一代人傑，畢竟不是容易被暗算的，她只有忍受著曲辱和憤恨，苦苦等候著復仇的良機。

不幸歐陽亭竟有個最可怕的習慣，他永不和任何人睡在一齊，她和他雖是夫妻，竟也不知道他睡在那裡。

※※※

小魚兒瞧了那虯髯珠冠的大漢一眼，道：「這小子想必就是歐陽亭了。」

江玉郎嘆道：「此人當真不愧為一代人傑，方靈姬雖然恨他入骨，但筆下寫來，字裡行間，仍不禁流露出對他的佩服之意。」

小魚兒笑道：「只要假以時日，你就是第二個歐陽亭。」

江玉郎不敢答話，轉過話題，道：「奇怪的是，這歐陽亭在人世間既有名譽，又有地位，為何又要建造這地下宮闕？是什麼事會讓他寧願過這種暗無天日的日子？」

小魚兒道：「你看下去不就可以知道了麼！」

於是，他們接著看了下去！

她說：「歐陽亭為了建造這地下的宮闕。可說是費盡了心血，一年中總有三個月的時候，他要屏絕一切，來此督工。

然後，他不知用了什麼手段，竟將當時武林中武功最高的五位高手騙到這裡，他說服他們要他們創造出一套驚天動地，空前絕後的武功。他說，這武功留傳後世，他們便可名留千古。

「千古留名」這句話，果然打動了這五大高手的心，他們合五人的智慧與經驗，共同探尋武功中最深奧的秘密。

但他們卻再也想不到，他們成功的日子，便是死的日子。

她這樣寫著：「到了這『地靈宮』裡，他終於不再獨睡，只因他對我絲毫沒有懷疑之心，他再也想不到我竟是他的仇人。我雖然有了下手的機會，卻始終沒有下手。

我還要等。

他還有個野心。在武林的記載和江湖的傳說中，古往今來，雖有不少稱雄一時的英雄，但卻從無一人的武功真的能橫掃天下，他便要做這空前絕後，震古爍今的英雄！

只可憐那被江湖人稱為「天地五絕」的五位高手，顯然要成為滿足他野心的犧牲，只因這五人各有弱點，而抓住別人的弱點，正是他最擅長的事，這五人也絕不會想到他的奸謀，只因歐陽亭的慷慨豪爽，天下知名。

他早已有殺他們的計劃，我雖不知道這計劃究竟如何，但歐陽亭的毒計，從來都是天衣無縫的。我縱有揭穿他陰謀之心，但卻抓不著他的證據，說來了別人也不會相信，我怎敢輕舉妄動。

但我已早已準備好殺他的計劃，只等他成功之日。

現在，他成功的日子已快到了。他眼看便要到達前無古人成功的巔峰。

現在，在這裡等著他的是一杯毒酒。我要和他共飲……」

※※※

小魚兒眼睛像是有些濕了，突然將這本絹冊遠遠拋出，說道：「她為何要將這些事寫下來，讓別人瞧見也難受，這豈非害人麼……女人，活見鬼的女人！」

江玉郎卻像是痴了，喃喃道：「人類成功的巔峰……空前絕後的英雄……唉！可惜呀，可惜！」

小魚兒瞧著歐陽亭的屍身，道：「他殺了『天地五絕』，正想和他的愛妻共飲一杯慶功之酒，那知道這杯慶功的酒，卻是杯毒酒……哈，有趣，有趣。」

江玉郎嘆道：「這方靈姬倒也是了不起的人物，只是，她既然報了她的血海深仇，為何要陪著她的仇人死呢？」

小魚兒長長伸了個懶腰，道：「我早就說過，女人的心事最難猜測，誰若花功夫去猜女人的心事，他不是呆子，就是瘋子。唉……女人……」

江玉郎道：「但她還是不得不殺他，殺了他後，她心裡又未嘗不痛苦，她只有陪著他死，只因她已沒法子一個人活下去。」

他長嘆一聲，悠悠道：「方靈姬與歐陽亭，豈非正如西施與吳王，唉，國仇家恨與深情厚愛，究竟孰重？只怕很少有人能分得清的。」

小魚兒瞧著他，突然笑道：「有時我真奇怪，不知你究竟是男是女。」

江玉郎怔了怔，失笑道：「你不知道我究竟是男是女？」

小魚兒道：「有時你心狠手辣，六親不認，但有時你又會突然變得多愁善感。男人，是很少這樣的，只有女人的心，變化才會這麼快，這麼多。」他大笑著接道：「若不是我親耳聽見蕭咪咪叫你小色鬼，我真要以為你是女扮男裝的……」

# 第三十四章 蓋世惡賭

突聽一人嬌笑道：「不錯，我可以為他證明，他全身上下，每分每寸都是男人，絕沒有半分假。」

如此嬌媚的語聲，除了蕭咪咪還有誰！

小魚兒骨頭都彷彿酥了，要想回身，只覺一個尖尖的，冰涼的東西抵住了他的後腦勺子。

蕭咪咪柔聲道：「乖乖的，不要動，不要回身。」

她朝那已嚇呆了的江玉郎招了招手，道：「玉郎，你也過來好麼……嗯，這樣才是乖孩子，現在，你也背轉身，和他並排站著好麼。」

小魚兒只希望江玉郎莫要太乖，只希望他稍微有些反抗，那麼，小魚兒就可以將懷裡的「五毒天水」拿出來。

但這見鬼的江玉郎卻偏偏乖得很，低著頭，垂著手走過來。小魚兒朝他直打眼色，他也瞧不見。小魚兒恨得牙癢癢的，但也沒法子，一個人若被一柄劍抵住了後腦，他縱有一萬個法子也是使不出來的。

但他還沒有灰心，他還在等著機會，只要讓他能取出那「天水」，甚或那針筒，蕭咪咪可就完蛋了。蕭咪咪沒有完蛋，完蛋的是小魚兒。

她突然伸過手來，將小魚兒懷裡的東西都摸去了，咯咯笑道：「喲，小鬼，看樣子你們真得了不少好東西，『透骨針』，『五毒水』，幸好我沒有大意，否則可真慘了。」

小魚兒長長嘆了口氣，道：「現在我慘了。」

蕭咪咪笑道：「還不算太慘，暫時我還不會殺你。」

她突然將小魚兒的右手和江玉郎的左手拉在一齊，笑道：「你們是好朋友，先拉拉手……」

小魚兒只覺江玉郎的手冷冰冰，不停地在發抖，滿手都是冷汗，其實，他自己的手又何嘗不是如此。只聽「喀」的一聲，兩個人的手上，突然多了付手銬，又黑又重的手銬，將兩人銬在一齊。

蕭咪咪銀鈴般嬌笑著，終於走過來，走到他們面前，嫵媚的眼波，笑瞇瞇地瞧著他們，柔聲道：「現在，你們真可以算是好朋友了，活要活在一齊，死也要死在一齊，誰都別想拋下另一個人走。」

小魚兒苦笑道：「現在，我倒寧願他是女的了。」

蕭咪咪道：「我喜歡你，在這種時候還能說笑話的人，世上並沒有幾個。」

江玉郎道：「你……你……你怎會來的？」

蕭咪咪眼波一轉，笑道：「你們奇怪麼？」

小魚兒嘆道：「若不奇怪那才見鬼哩。」

蕭咪咪道：「聰明的孩子們，你們怎麼也突然變得笨了，你想想，你們對我這麼好，我怎捨得悶死你們？」

小魚兒道：「我還是不大明白……」

蕭咪咪道：「那時，我雖然明知你躲在下面，但我還是不敢下去的，我根本不知道下面究竟是怎麼回事，若是下來了，不被你們弄死才怪。」

她嘆了口氣，接道：「你們對我，決不會像我對你們這麼客氣的。」

小魚兒道：「你的確太客氣了，所以你要悶死我們。」

蕭咪咪嬌笑道：「我想，這樣也許未必真的能悶死你們，但最少也可以讓你們不再防備著我，你們以為我既然要悶死你們，就絕對不會再下來瞧的了，是麼？」

小魚兒嘆道：「我現在才知道，一個人若沒有被悶死，已是非常不幸，假如他再被女人喜歡上，那麼他更是倒了窮霉了。」

蕭咪咪咯咯道：「這話真好笑，真要笑死我了！我下次一定要告訴別人，被人討厭才不倒霉，被人悶死就是走運。」

她像是根本不再去聽小魚兒的話，她的心開始完全貫注在這屋子裡的東西上。

她將這裡每間屋子都仔仔細細搜索了一遍，那種仔細的程度，就好像個妒忌的妻子搜查她丈夫的口袋一樣。

然後，她的臉上發了光，眼睛也發了光。她終於找著了她所要找的。

那是本淡黃絹冊，自然也就是那五大高手心血的結晶。

她將這絹冊捧在懷裡，貼在臉上，親了又親。她吃吃的笑個不停，喃喃道：「心肝呀心肝，我有了你，還怕什麼！今後天下武林第一高手是誰？你們可知道？……那就是我，蕭姑娘。」

江玉郎眼睛盯著她手裡的絹冊，幾乎已冒出火。

蕭咪咪摸了摸他的臉，咯咯笑道：「說起來，我還得感激你們，若不是你們，我怎會得到『它』？」

她輕盈地轉了個身，看起來真的像是年輕了十幾歲。

她接著笑道：「現在，你們領路，每個地方都帶我去瞧瞧，那些東西想來都是上天賜給我的，我若客氣，肚子會疼的。」

其實，蕭咪咪自己當真也未想到「上天賜給她」的東西竟會有這麼多，她簡直連眼睛都花了。

她將每間密室都瞧了一遍，然後，便瞧著小魚兒和江玉郎，她的眼睛看來是那麼溫柔；笑容看來是那麼甜蜜。

她柔聲笑道：「好孩子，你們可知道我為什麼直到現在還沒有殺你們？」

小魚兒眼睛卻瞧著那面土門土牆，像是沒有聽見她的話，江玉郎臉色發白，根本已說不出話來。

蕭咪咪道：「老實說，叫我一個人在這種鬼地方兜圈子，我實在也有點害怕，所以，我自然要留下你們陪著我。」

江玉郎緊咬著嘴唇，臉色更白了。

蕭咪咪瞧了小魚兒一眼，笑道：「現在，你們的任務已完了，你們兩個人已連成一個，要再從那地洞爬回去，看樣子也困難得很，不如就留在這裡吧。」

江玉郎嘴唇已咬破了，眼淚已不停地往下流。

江玉郎突然跪了下去，顫聲道：「求求你，莫要殺我，只要你放過我，我一輩子都做你的奴隸，無論你要我做什麼都可以……」

蕭咪咪道：「抱歉得很，只有這件事，我不能答應你，除此之外，你們無論想要怎麼樣死法，我都可答應的。」

她又瞧了小魚兒一眼，道：「小魚兒，你聽見麼？」

小魚兒眼睛仍在瞧著那土牆，茫然道：「嗯。」

蕭咪咪道：「有個最特別又最舒服的死法，我可以建議你們，不知你們願意不願意。」

小魚兒道：「嗯。」

蕭咪咪道：「我咬死你們，好麼？」

她伸出纖纖玉手，摸著小魚兒的喉嚨，媚笑道：「我只要在這裡輕輕咬一口就行了。」

小魚兒眼睛瞬也不瞬，道：「嗯。」

蕭咪咪皺了皺眉，道：「那土牆有什麼好看的，你究竟在想什麼？」

小魚兒嘆了口氣，道：「我反正已要死了，想什麼都沒關係了。」

「我倒想聽聽。」

小魚兒道：「我看你還是趕緊殺了我算了，免得麻煩。」

蕭咪咪道：「你越不說，我越要聽。」

小魚兒又嘆了口氣道：「你既然要聽，我只好說。」

他眼珠子一轉，接道：「我在想，既然每扇牆裡面都有些古怪的東西，這面土牆後面就絕不可能是空的，但裡面究竟是什麼呢？」

蕭咪咪眼睛又亮了，道：「是呀，裡面會是什麼呢？」

她眼珠子也開始四下轉動，喃喃道：「只可惜這裡沒有土製的絞盤，這土牆不知要怎樣才能開開。」

小魚兒眨著眼睛道：「雖沒有土製的絞盤，但上面卻有個吊環還未拉過。」

蕭咪咪喜道：「呀，不錯，你快去拉拉看。若不將這土牆開開看看，我以後怎麼睡得著覺呢？」

小魚兒滿心不情願地走過去，心裡卻歡喜得很。他其實也不知道這土牆裡是什麼東西，但想來必定不會是什麼好東西，只是，此時此刻，無論什麼東西，都已不可能令他的處境更壞了，他反正是一個死，土牆裡就算藏著群妖魔鬼怪又有何妨！

上當的，只不過是蕭咪咪。

※※※

那銅環吊得很高，拉起來很費力，小魚兒拉了拉，銅環本來動也不動，但小魚兒和江玉郎拼命一使力，銅環突然完全落了下來。

接著，只聽「轟隆隆」一連串大震，就好像山崩地裂似的，整整一面土牆，突然間完全崩潰！

一股洪水，有如排山倒海一般倒灌了進來！

蕭咪咪驚呼一聲，面色慘變──她平時面色雖然千變萬化，但這一次卻變得和平時大不相同。

她就像一個看見老鼠的小丫頭似的，拼命跳上了一架絞盤。怎奈那水勢來得實在太快，恍眼間已將那絞盤淹沒。

此刻她除了想趕緊逃走之外，別的什麼都顧不得了，甚至連小魚兒和江玉郎都可放過一邊。怎奈那唯一的一條逃路──那地道也被水灌了進去。

要知這塊地方，和地道那邊的出口「廁所」是平行的，所以地道中雖灌滿了水，水勢還是無法宣洩。

小魚兒和江玉郎此刻自然也已泡在水裡，江玉郎的水性竟然高明得很，踩著水就像踩在地上似的。

他瞧著蕭咪咪的模樣，臉上不禁露出惡毒的微笑，喃喃道：「這女妖怪居然不通水性，妙極，妙極。」

小魚兒大笑道：「這就叫歪打正著。」

江玉郎突然回頭瞧著他，道：「你會游水麼？」

小魚兒的手吊在他手上，聲色不動，笑道：「你難道忘了我叫什麼名字？天下可有不會游水的魚麼？」

他說得實在不像有半分假的，江玉郎瞪了他半晌，終於展顏一笑，道：「很好，好極了」。

水不停地往裡灌，整個屋子都快被灌滿了。

蕭咪咪非但不會水，而且看來還十分怕水，她此刻簡直慌了手腳，手腳亂動，越動越要往下沉。

江玉郎低聲道：「她雖不會水，但若沉得住氣，莫要亂動，也不會往下沉的，何況，她還有一身武功，縱然沉下去，也不會喝著水。」他陰陰的笑了笑，接道：「但像她現在這樣，卻是非喝水不可，兩口水喝下去她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完全沒用了。」

那邊蕭咪咪是果然已喝了兩口水下去，忍不住嘶聲叫道：「救命呀……你們難道真的眼看我死麼？」

江玉郎柔聲道：「我們自然不忍瞧著你死的，只要你先將那秘笈拋過來，我就救你。」他現在自然還不敢過去，只因蕭咪咪若是一把拉住他，他也慘了。

但那秘笈若是在水中泡久了，字跡也難免模糊。

蕭咪咪現在倒是真聽話，立刻就將「秘笈」拋了過來，叫道：「快！快來救！」咕嘟，又是一口水灌了進去。

江玉郎趕緊將秘笈接住，小魚兒也不和他搶，因為他接書的手本和小魚兒連在一齊，他另一隻手是把著燈的，只聽他咯咯笑道：「傻孩子，你真以為我會救你麼！」

蕭咪咪顫聲呼道：「求……求求你……」

江玉郎大笑道：「我要在這裡瞧著你喝水，一口口喝下去……等你死的時候，你肚子就會漲得像個球，那模樣想必好看的很。」

蕭咪咪大罵道：「你……你這狗賊。」

江玉郎道：「你罵吧，最好你過來打我一拳……過來呀，你有這本事麼？」

蕭咪咪掙扎著想撲過去，但越是掙扎，水喝得越多，不會水的人被泡在水裡，那種恐懼和驚慌，若非嚐過滋味的人，誰也想像不出。

江玉郎大笑道：「今後天下武林第一高手是誰？蕭咪咪你可知道麼？……告訴你，那就是我江大少爺。」

小魚兒冷冷道：「只怕未必。」

江玉郎趕緊接著道：「自然還有咱們的魚兄。」

小魚兒嘆了口氣，道：「你我兩人，誰也莫要做這夢了。現在唯一的出口已被水淹，你我除非真的有魚那樣好的水性，否則照樣也得淹死在這裡。」

江玉郎怔了怔，立刻又變得面如土色，抓住小魚兒的手，道：「你……你快想想法子。」

小魚兒道：「我早已想過了，金、銀、銅、鐵、錫，都是死路，那石頭墳墓雖有門道向上面，但那門卻是從外面開的。」

江玉郎苦笑道：「墳墓的門自然是在外面開的，死人反正不會要出去……唉，該死，你我難道真的也要死在這裡！」

小魚兒道：「也許，咱們還有一條路可走。」

江玉郎大喜道：「什麼路？」

小魚兒道：「那木絞盤咱們還未動過。」

江玉郎喜色立刻又沒有了，恨聲道：「你難道忘了，咱們豈非就是從那木牆後出來的。」

小魚兒悠悠道：「咱們是往下面鑽上來的，上面呢？」

江玉郎大喜呼道：「不錯，我為何沒有想到！」

小魚兒笑嘻嘻道：「只因為我比你聰明的多。」

江玉郎嘆道：「此時此刻，還能想到這種事的人，除了你之外，實在不多了……」

只見蕭咪咪頭髮漂在水上，已完全不會動了。

江玉郎潛下水，搬動了木絞盤，他手上本來一直舉著燈的，但此刻一潛下水，四下立刻又是一片黑暗。

突聽「吱」的一響，大水忽然往外沖，小魚兒和江玉郎身不由主，也隨著水勢被沖了出去，心胸突然一暢。

木牆外，赫然正是出口，數百級石階直通上去，一線天光直照下來，江玉郎歡呼一聲，眼淚不覺又往下直流。

石階盡頭，竟然有天光照下，這的確也出人意外。

江玉郎滿心歡喜，卻又不禁奇怪，道：「這樣的出口倒也奇怪。難道不怕被人發覺麼，這裡一切既造得如此隱秘，出口本也該隱秘些才是。」

小魚兒笑道：「咱們從這裡瞧著雖不隱秘，想來必定是隱秘的，若不隱秘，這許多年早該有人尋來了。」

突然間，上面竟有語聲傳了下來。

兩人不禁又是一驚，腳步更輕，更快，一口氣跑上去，只見那出口處蓋著塊石板，兩旁卻留著半寸空隙。

天光，便是自這兩條空隙中照下來的，語聲也是從這兩條空隙中傳下來，兩人又驚又奇，悄悄往外一瞧。

只見外面竟是個小小廟宇，但這廟宇裡供的是什麼神像，兩人卻瞧不見，只因那神像便在他們頭頂的石板上。誰能想得到一個小廟的神像下竟會有世上最神秘，最奇異，也最偉大的地底宮闕，誰能說這出口不隱秘？

外面，自然有張神案，此刻神案上並沒有香燭供禮，卻赫然有一雙腿，這雙腿黝黑如鐵，上面還長滿了黑茸茸的毛，褲管直捲到膝蓋，泥腳上穿的是雙草鞋，再往上面，他們便瞧不見了。

神案上還有個特別大的酒葫蘆，兩隻半燻雞，一大塊牛肉，一串香腸，一堆豆腐干，一堆落花生。酒香，菜香，混合著那雙腳上的臭氣，隨風一陣陣吹下來，小魚兒聞了，當真可知是什麼滋味。

他真想衝出去，但瞧見神案對面站著的五個人，卻又不敢動了，非但不敢動，還幾乎驚呼出聲來。只見最左面站著的是個員外冠，福字履，肚子已漸漸開始膨脹的中年人，身上還掛著隻香袋。

他旁邊一人，衣服也穿得不錯，滿臉精明強幹的樣子，但瞧那氣概，卻必定是那富商的跟班長隨。

另外三個人竟赫然是那「視人如雞」王一抓，「天南劍客」孫天南，以及那銀槍世家的邱清波邱七爺。

他三人平日是何等飛揚跋扈，不可一世，但此刻一個個卻是垂頭喪氣，滿面俱是畏懼驚惶之色。

箕踞在神龕上的這位泥腿客，竟能使這三人如此畏懼，小魚兒委實想不出他是何等人物。

小魚兒既不敢妄動，江玉郎更不敢動了。

只見一雙毛茸茸的大手垂了下去，右手雖完完整整，左手卻只剩下拇指與食指兩根手指。

這雙手撕下條雞腿，用雞腿向那富商一指，道：「你過來！」

那富翁平日保養得法的一張臉，此刻已嚇得面無人色，一步一挨，戰戰兢兢走了幾步，顫聲道：「小人張得旺叩見大王。」

那洪鐘般語聲大笑道：「格老子，老子明明曉得你龜兒子就是城裡的土財主王陵川王百萬，你龜兒子還想騙老子。」

他一句話裡說了四句「老子」，兩句「龜兒子」，正是標準的四川土話，只是說來有些含糊不清，想來因為嘴裡正咬著雞腿。

那王百萬蹼地跪倒，苦著臉道：「小人身上銀子不多，情願都獻給大王，只要大王……」

語聲大罵道：「放屁，那個要搶你龜兒子的錢，老子聽說你賭得比鬼還精，所以特地把你找來賭一賭的。」

王百萬喘了口氣，陪笑道：「大王若要賭，無論骰子，牌九，馬吊，花攤，小人都可奉陪，只是這裡沒有賭具，小人回城之後，一定準備得舒舒服服的和大王……」

那語聲拍案道：「那個和你龜兒子賭這些嚕裡嚕嗦的東西，老子就和你賭猜銅板，是正是反，一翻兩瞪眼。」

王百萬吶吶道：「卻不知大王要賭什麼，小人賭本帶的不多。」

那語聲道：「老子賭你一隻手，一條腿……」

王百萬剛站起來，腿又軟了，蹼地坐倒，咬牙道：「大王若輸了呢？」

那語聲道：「老子若輸了，就割一根手指給你。」

王百萬道：「這……這……」

那語聲怒道：「這個什麼！老子一根手指，就比你四條腿都貴重得多！」

王百萬牙齒打戰，道：「小人不……不想賭。」

那語聲道：「格老子，不賭不行。」

王百萬像是也豁出去了，大聲道：「世上只有強姦，那有逼賭的！」

那語聲咯咯笑道：「老子平生別的壞事不做，就喜歡逼賭，你龜兒子好賭一輩子，今天叫你遇見我『惡賭鬼』，算你走運。」

王百萬眼睛立刻圓了，失聲道：「你……你是軒轅……」

那語聲道：「老子就是軒轅三光，你龜兒子也曉得？」

王百萬苦著臉道：「城裡城外賭錢的人，都拿你來賭咒，誰要賭錢出郎中，就要他遇見軒轅三光，但……但我賭時從未騙過人，老天怎地也讓我遇見你。」

軒轅三光大笑道：「你既然知道老子，就該知道老子賭得最硬，從來不賴，你怕個鎚子？」

只見一個銅板在空中翻了無數個身，「噹」的落在神案上，軒轅三光的大手立刻將之蓋住，大聲道：「是正是反？猜！快！」

※※※

小魚兒也在那裡直抽涼氣，他實未想到這泥腿大漢，居然竟是「十大惡人」中的「惡賭鬼」軒轅三光！

他最未想到剛從「十大惡人」手裡逃脫，如今竟立刻又遇見一個，而且，看樣子，他遇見的「十大惡人」，竟是一個比一個兇惡！但他方才卻看見那制錢是「通寶」一面朝上，他相信王百萬必定也瞧見了，那麼這「惡賭鬼」豈非必輸無疑！

只見那王百萬連嘴唇都白了，嘴張了好幾次，還是說不出一個字，軒轅三光那隻手背上青筋暴露，也像是有點緊張，厲聲喝道：「快，再不說就算你輸了！」

王百萬道：「通……通寶！」

軒轅三光手一翻，大笑道：「龜兒子你輸了！」

王百萬眼睛一閉，小魚兒也吃了一驚。

他明明看見「通寶」在上，怎地變了，莫非是軒轅三光故意要王百萬看見是「通寶」，等他手蓋下去時就變了過來！

嚴格說來，這手法並不能算是騙人呀，誰叫王百萬要偷看的？小魚兒暗中嘆了口氣，苦笑忖道：「這惡賭鬼倒真是厲害！」

軒轅三光笑道：「你輸了，還不快切下一條腿，一隻手來抵帳。」

王百萬嘶聲道：「小人……小人情願將城裡的十七家當舖都過戶給你老人家……再加上城北那三家米店，只求你老人家饒了小人這一次。」

軒轅三光咯咯笑道：「你這為富不仁的老畜牲，你以為老子真要你的那條豬腿麼？老子雖然也是惡人，但卻最看不慣你專會在窮人頭上打主意！」

他一拍桌子，大聲道：「當舖和米店老子都收下，快滾去將條子打好，等著老子去拿，反正老子也不怕你龜兒子賴帳。」

王百萬道：「是，是……」屁滾尿流，連滾帶爬地逃了。

他那邊剛逃，這邊他那跟班的已跪了下來，道：「小人不過是個低三下四的人，你老人家想必不屑和小人賭的，求你老人家就放了小人吧。」

軒轅三光大笑道：「你龜兒錯了，你知不知道老子，還有個外號叫『見人就賭』，皇帝老子也跟他賭屁。」

那跟班的狠了狠心，道：「你老人家要賭什麼？」

軒轅三光道：「老子賭你不知道自己身子有多少個鈕扣，你若輸了，老子就割下你的鼻子，你若贏了，老子就把那十七家當舖，三家米店都給你。」

那跟班的面色如土，情不自禁用手掩住了鼻子。

軒轅三光大笑道：「想想看，若憑你自己，一輩子也休想發這麼大的財……呔，不准往身子看，否則老子就先挖出你的眼珠。」

那跟班的眼睛果然只敢直勾勾的瞧著前面，道：「但那當舖和米店，現在還在王老爺手裡。」

軒轅三光笑道：「你龜兒放心，只要你贏了，老子負責要他給你！」

那跟班的突然一笑，道：「小人從小有個毛病，專喜歡將扣子吞下肚，所以小人的娘替小人做衣服時，從來不用鈕扣，都是用帶子繫著的，長大了也成了習慣！」

# 第三十五章 智得銅符

那跟班站了起來，拍了拍自己衣裳，道：「所以小人從裡到外，從頭到腳，身上一粒扣子也沒有。」

軒轅三光像是也怔住了，王一抓、邱清波等人看來也想笑，卻又笑不出，小魚兒若不是拼命忍住，早已笑破了肚子。

「這惡賭鬼原來也有上當的時候。」

軒轅三光怔了半晌，突也大笑起來，道：「算你龜兒走運，回去等著當大老板吧！」

那跟班的躬身行了一禮，笑道：「小人叫王大立，日後你老人家進城時，千萬莫忘了到小人店裡去，小人自當略盡地主之誼。」

他四面作了個揖，笑嘻嘻走了！

軒轅三光大笑道：「王大立，你這龜兒子當真是從頭精到腳……」他轉眼間贏了百萬家財，轉眼間又輸出去，卻像是全不在乎，反而笑得開心得很。

邱清波全身突然變得不自然起來，想必是軒轅三光的目光已轉到他身上，他臉上也漸漸發白。

邱清波厲聲道：「你若要賭，在下可以奉陪，否則……」

軒轅三光咯咯笑道：「不錯，堂堂邱公子，自然是吃喝嫖賭，樣樣精通，你要賭什麼，花樣不妨由你出，老子都奉陪，賭注可要由我。」

邱清波笑道：「只望你賭注莫要下得太大，正如你所說，在下正是吃喝嫖賭，樣樣精通，你也未必贏的了。」

軒轅三光縱聲笑道：「你龜兒這是在唬老子！老子從六歲就開始賭，天下無論那種賭法，老子至少也要比你龜兒強些。」

邱清波冷冷道：「無論那種賭都有假，除了一種。」

軒轅三光道：「你說那一種！」

邱清波道：「在下腰畔這繡囊中，有幾錠紫金錠，你猜是單是雙？」

軒轅三光又撕下條雞腿，一面大嚼，一面道：「聽說你的老婆本是蘇州第一美人……」

他只說了一句，邱清波臉色已變了，失聲道：「你……你想怎樣？」

軒轅三光道：「老子就賭你的老婆，你輸了，就將老婆讓給我，老子輸了，也將老婆讓給你……三個老婆都讓給你，讓你佔個便宜。」

邱清波面如死灰，道：「你……你瘋了……」

軒轅三光大笑道：「老子清醒得很！」

邱清波厲聲道：「不可以……萬萬不可以。」

軒轅三光道：「花樣是你出的，你現在已非賭不可，反正老子也未必會贏的。」

邱清波站在那裡，全身顫抖，他若萬一真的將老婆輸了，以後他還有何面目去見親戚朋友。

他出身世家，這個人他怎丟得起。

軒轅三光悠悠道：「現在老子要猜了，你那裡面的紫金錠子是……」

邱清波狂吼一聲，道：「且慢！」

軒轅三光道：「還要等什麼？」

邱清波厲聲道：「你怎可逼使每個人都非和你賭不可？」

軒轅三光笑道：「遇見惡賭鬼，不賭也得賭。」

邱清波冷笑道：「但有一種人你卻萬萬不能逼他和你賭的。」

軒轅三光道：「哦，有這種人？」

邱清波大喝道：「當然有。」

軒轅三光道：「你且說說是那一種人？」

邱清波道：「死人！」

突然反手一掌，向自己「天靈」拍了下去。

※※※

世上竟有寧可自殺，不肯丟人的硬漢，這倒是出人意外──世家子弟的行為，有時的確是別人想不通，也想不到的。

軒轅三光顯然也吃了一驚，雞腿也掉在桌上，他此刻自然只去瞧邱清波的屍身，絕不會去留意王一抓。

但小魚兒卻瞧見王一抓與孫天南人打了個眼色，也許是邱清波的死激發了他們的豪氣。

兩個突然飛身而起，向軒轅三光撲了過來。

小魚兒瞧得清楚，只見這兩人身法既快，出手更狠，王一抓的一雙手掌，幾乎已完全變成死黑色。

他們沒有打招呼，他們就是要軒轅三光措手不及！

以小魚兒看來，世上能躲得過他兩人全力這一擊的人，只怕不多，簡直可以說沒有幾個。

以江玉郎看來，軒轅三光更是兇多吉少。

只聽軒轅三光怒喝一聲，兩隻拳頭飛了出去。

小魚兒和江玉郎也瞧不清他用的是什麼招式，只聽得「砰，砰」兩聲，王一抓和孫天南便飛了出去！

他隨手兩拳，竟然就將兩個武林高手擊退，那麼狠毒的招式，到了他面前，竟好像完全沒有用了。

小魚兒倒抽了一口涼氣，只見孫天南如斷了線的風箏似的，直飛出窗外，遠遠跌了下去！

又見王一抓凌空一個翻身，飄落在地，居然拿樁站穩了，只是那張本已乾枯的臉，此刻更難看而已。

軒轅三光大笑道：「好，你龜兒子果然有兩下子。」

王一抓道：「哼。」

軒轅三光道：「現在你賭不賭？」

王一抓咬了咬牙，道：「賭！」

軒轅三光道：「老子先賭那孫天南胸口十八根骨頭都已斷了，若有一根不斷的，老子就算輸，輸腦袋給你。」

王一抓道：「嗯。」

軒轅三光道：「老子再賭這一拳已打死了你，你若能不死，隨便用你那雙鬼爪子在老子喉嚨上抓幾個洞都沒關係。」

王一抓默然半晌，嘴角泛起一絲慘笑，道：「我輸了！」他前面說的幾個字，都是閉口音，此刻「了」字一出口，一口鮮血隨之噴出，人也撲地而倒！

江玉郎瞧得手腳冰冷，只見桌子上的兩條泥腿，緩緩移了下去，接著，便現出了他的背。

他穿的是件破破爛爛的衣服，身子又高又大，一個肩膀似乎有別人兩個那麼寬，一個頭也有別人兩個那麼大。

只聽他喃喃道：「無趣無趣，老子不想殺人，這些龜兒子偏要老子殺，老子一心想賭賭，這些龜兒子偏不陪老子賭。」

他反手拿起那酒葫蘆，拖著腳步走了出去，走到門口，長長伸了個懶腰，嘆了口氣，喃喃又道：「這年頭像王大立那樣的賭鬼，怎地越來越少了……」

※※※

小魚兒這才鬆了口氣，吐了吐舌頭，道：「這賭鬼好厲害的武功。」

江玉郎道：「咱們還不趕緊跑？」

小魚兒笑道：「格老子，不跑的是龜兒子。」

這兩句話他竟已學會了──無論是誰，要學另一省的方言，那些罵人的話，總是學得最快的。

兩人一搭一檔，總算將上面的石板抬起，一溜煙鑽了出去，這才瞧見，供的神像是趙玄壇。

小魚兒順手抓起隻雞，邊吃邊笑道：「只可惜咱們沒有瞧見那『惡賭鬼』的臉，不知道他長得是否和這位趙將軍差不多……也許還黑一點。」

江玉郎道：「求求你，快走吧。」

小魚兒笑道：「你想追上那賭鬼麼？」

江玉郎呆了呆，嘆了口氣。

小魚兒道：「吃雞呀，不吃不吃白不吃。」

突然瞧見江玉郎的眼睛發直，他回過頭，便終於瞧見了「見人就賭，惡賭鬼」軒轅三光的臉。

只見他面如鍋底，滿臉兜腮大鬍子，一雙眉毛像是兩根板刷，眼睛卻像是一隻銅鈴，他眼睛已只剩下一隻，左眼上罩著個黑布罩子，卻更增加了他的慓悍，兇猛之氣，也增加了幾分神秘的魅力。

此刻，這一隻銅鈴似的眼睛正瞪著小魚兒。

小魚兒咧嘴笑了笑道：「這雞的味道不錯，只可惜沒有酒。」

軒轅三光目光閃動，像是覺得很有趣，居然將那特別大的酒葫蘆送到小魚兒面前，嘻嘻一笑道：「這酒兇得很。」

小魚兒仰起脖子，「咕嘟咕嘟」，一口氣喝了十來口之多，伸手抹了抹嘴，居然面不改色，笑嘻嘻道：「這麼淡的酒你還說兇？你當我是小孩子！」

軒轅三光笑道：「你這小鬼倒有趣，從那裡來的？」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道：「那裡來的？自然是從窗子裡爬進來的。」

軒轅三光道：「從窗子裡爬進來偷人家的雞，還敢理直氣壯？」

小魚兒道：「死人可以從窗子裡飛出去，活人為什麼不能從窗子裡爬進來？」

軒轅三光臉一沉，道：「你早就來了？」

小魚兒笑嘻嘻道：「不能來麼？」

軒轅三光瞪起眼睛，厲聲道：「你小小年紀，到這荒山來作什麼？」

小魚兒道：「作什麼？找人賭一賭呀。」

軒轅三光瞪著眼瞧了他半晌，哈哈大笑道：「有趣有趣，實在有趣……」一把將小魚兒手裡的酒葫蘆搶了過來，「咕嘟咕嘟」灌了十來口下去。

小魚兒又從他手裡將酒葫蘆搶過來，也灌了十來口，笑道：「你莫小氣，煙酒不分家，有酒大家喝。」

軒轅三光目光閃動，獰笑道：「你這小鬼居然不怕我？」

小魚兒也瞪起眼睛，齜牙笑道：「格老子，我既沒有當舖輸給你，也沒有老婆輸給你，最多也不過輸個腦袋給你，我為什麼要怕你！」

軒轅三光大笑道：「你竟敢和老子賭腦袋？」

小魚兒道：「為什麼不敢？不過……你的腦袋我卻不要，你腦袋我嫌太大了，口袋裡放不下，提在手裡又太重。」

只聽一人緩緩道：「這腦袋我要。」

※※※

軒轅三光的狂笑聲，就像是被人一刀砍斷似的突然停頓，小魚兒也不覺瞪大了眼睛，閉緊了嘴。

這語聲雖然緩慢，雖然只說了五個字，但已顯示出一種堂堂的氣勢，一種莊嚴的攝人之力。

軒轅三光背對著門，此刻仍沒有回頭，只因他已覺出有一股殺氣襲人而來，若他一動，先機盡失！

他只是緩緩道：「是誰敢要軒轅三光的頭顱？只要真的是英雄好漢，軒轅三光又何惜將這大好頭顱相送！」

那人緩緩道：「軒轅三光果然豪氣如雲，果然痛快！」

一個烏簪高髻，白袜藍袍的清癯道人，隨著語聲，緩步走了進來，他右手緊握著懸在左腰的劍柄，劍已出鞘四寸！

雖只出鞘四寸，但卻有一股凌厲的劍氣逼人眉睫！

軒轅三光厲喝道：「來的可是峨嵋掌門？」

小魚兒自然認得這藍衫人便是神錫道長，但軒轅三光連頭都未回，卻又怎會認出了他？

這惡賭鬼莫非連背後都長了眼睛不成！

神錫道長似乎也覺得有點奇怪，沉聲道：「閣下怎知是貧道？」

軒轅三光縱聲大笑道：「若非一門一派的宗主掌門，誰能有如此堂堂的劍氣！」

神錫道長緩緩道：「軒轅三光，果然了得！」

軒轅三光突然頓住笑聲，道：「只是，道長未入門，劍已出鞘，難道不怕失了你宗主掌門的身份？」

神錫道長神色不變，冷冷道：「面對名震天下的軒轅三光，貧道不能不分外小心。」

軒轅三光喝道：「如此說來，道長是一心想要某家的腦袋了！」

神錫道長沉聲道：「此乃峨嵋聖地，殺人者死！」

軒轅三光狂笑道：「好一個殺人者死！道長莫非要某家為這幾塊廢料償命不成！」

神錫道長道：「貧道並非為人報仇，只是護山之責，責無旁貸！」

軒轅三光厲聲道：「很好，只是……某家的頭顱雖在，道長卻未必便能隨意取去！」

神錫道長道：「軒轅三光先生一生好賭，也不知贏過多少人的大好頭顱，此番縱然將頭顱輸給貧道，想來也不算什麼！」

軒轅三光大笑道：「如此說來，道長莫非有意和某家賭一賭！」

神錫道長道：「正是如此。」

※※※

小魚兒瞧著神錫道長那已洗得發白的藍袍，瞧著那瘦削的身子，瞧著他那緊握著劍柄的枯瘦的手指……

就這樣一個人，竟使得軒轅三光連身子都不敢轉過來，這又是何等的氣概，這又是何等的威風！

小魚兒暗嘆忖道：「我就是天下第一個聰明人，我就算比你聰明百倍，但我不能令別人如此怕我麼？看來，一個人還是應該好好練成武功，否則他一輩子也休想如此威風，一輩子也休想如此神氣！」

這武林名家的風範，的確是令人羨慕，就算是他說出來的話，那份量也和普通人絕不相同。

他「正是如此」四個字說出來，軒轅三光面上已再無笑容，沉聲道：「但不知要如何賭法？」

神錫道長道：「你我俱是武林中人，要賭，自然是賭一賭武功之高下！」

軒轅三光怪笑道：「動手拼命，也算是賭麼？」

神錫道長道：「以身體為賭具，以性命作賭注，世間之豪賭，還有什麼能與此相比，這怎能不算是賭？」

軒轅三光厲聲道：「好，以你什麼來換某家的頭顱！」

神錫道長道：「自然是貧道的頭顱。」

軒轅三光道：「不行，如此賭法，太便宜了你！」

神錫道長冷冷道：「貧道自六歲出家，至今位居當代『七大劍派』之一『峨嵋』之掌門，門下三代弟子，兩千七百三十二人，掌門銅符到處，不但本門子弟伏首聽命，便是其他的門派，也得給貧道這個面子。」

他聲色俱厲，叱道：「這樣的頭顱，還抵不過你的？」

軒轅三光道：「你頭顱雖好，只可惜某家要來無用，而你取了某家的頭顱，不但維護了你峨嵋聖地的威風，又增長了你自家的聲望！」

他縱聲大笑道：「這樣算來，某家豈非吃虧太大，這樣的賭法，某家不賭！」

神錫道長冷笑道：「閣下只怕已是不能不賭了。」

軒轅三光咯咯笑道：「這句話某家不知向別人說過多少次，不想今日竟有人來向我說，只是……你雖想要我的頭顱，我卻不想要你的，我難道不能一走了之？」

神錫道長道：「你走得了麼？」

軒轅三光道：「我走不了？」

神錫道長默然半晌，緩緩道：「你要怎樣？」

軒轅三光道：「除非你拿出一樣能抵得過某家頭顱之物，否則某家絕不和你賭。」

神錫道長道：「普天之下，要有什麼樣的東西才能抵得過軒轅三光的頭顱？」

軒轅三光緩緩道：「這樣的東西委實不多，但你身旁卻有一物，勉強也可充數了。」

神錫道長微微動容道：「那是什麼？」

軒轅三光厲聲道：「那便是你的掌門銅符！」

神錫道長聳然道：「掌門銅符？」

軒轅三光道：「不錯，你勝了我，儘管割下我的頭顱，我若勝了你，卻留下你的性命，只是你的峨嵋掌位，要讓我來過過癮。」

神錫道長面色沉重，緩緩道：「除此之外……」

軒轅三光道：「除此之外，別無他途！但某家卻還可給你個便宜。」

神錫道長道：「如何？」

軒轅三光道：「某家就這樣站在這裡，讓你砍三劍，你三劍若是傷了某家，某家自然就算輸了，某家雙腳若是離了地，移動了位置，也算輸了。」

小魚兒再也想不到他竟會想出如此狂妄的賭法，他算來算去，這樣的賭法委實連一分勝的希望都沒有。

人站在那裡，雙腳也不能動，豈非和木頭人差不多，神錫道長領袖劍法以辛辣見長的峨嵋劍派名垂三十年，劍鋒之下，飛鳥難渡。

他難道竟會連個木頭人都砍不中？

小魚兒暗暗笑道：「這『惡賭鬼』提出這樣的賭法來，莫非是吃錯藥了。」

但神錫道長面上還是聲色不動，尋思半晌，道：「你還不還手？」

軒轅三光冷笑道：「自然不還手。」

到了這時，神錫道長縱然沉著，面上也不禁露出喜色，大聲道：「好，貧道賭了！」

軒轅三光道：「你的銅符在那裡？」

神錫道長想了想，道：「銅符便在貧道腰畔，勞駕小施主取去給他瞧瞧。」

他這話自然是對小魚兒說的，要知道他此刻蓄勢已久，正如箭在弦上，滿引待發，若是鬆開手去取銅符，氣勢便衰！

何況他握著劍柄的手若是一鬆，軒轅三光立刻便要回過身來，那時情況難免又要有所變化！

他此刻腦中已有必勝之道，自然不願情況有絲毫變更。

軒轅三光大笑道：「神錫道長，果然精明，但這小鬼卻是頑皮得緊，你信得過他麼？」

神錫道長正色道：「這位小施主年紀雖輕，但來日必將為武林放一異彩，成就必定無人能及，又怎會將區區一面銅牌放在心上。」

小魚兒忍不住大笑道：「我為道長跑跑腿沒有關係，道長不必如此捧我。」

他嘴裡雖然這麼說，其實心裡也不禁得意非常，當下從神錫道長後面繞過去，取下了他腰間的銅符。

神錫道長沉聲道：「但望小施主小心保管。」

小魚兒笑道：「道長放心，我也不必給他瞧了，反正這銅符絕不會是他的。」

軒轅三光大笑道：「受了別人幾句話，立刻就咒我輸麼？」

小魚兒笑嘻嘻道：「你反正輸定了，我咒不咒都一樣。」

軒轅三光冷笑道：「看來，只怕你要失望了。」

神錫道長叱道：「閣下可曾準備好了！」

軒轅三光道：「你還未進門時，某家已準備好了。」

神錫道長道：「既是如此，貧道這就出手！」

※※※

這句話說出口來，四下突然再無聲息，甚至連喘息的聲音都沒有，每個人唯一能聽到的，便是自己心跳的聲音。

「嗆啷」一聲，神錫道長長劍出鞘，那森森的劍氣，映得他鬚眉皆碧，映得遠處木葉都彷彿有了殺機！

軒轅三光卻仍背對著他，山嶽般峙立不動。

神錫道長誠心正意，均勻的呼吸三聲，劍鋒平平移動，突然間，劍光化為碧綠，一劍刺了出去！

這一劍正是刺向軒轅三光兩腰之間脊椎上的「命門穴」，也正是軒轅三光全身的中樞所在！

軒轅三光無論如何閃避，身子都必定要為之傾斜，神錫道長這一劍並非要求傷人，只不過要他身子失去均勢。

那麼，神錫道長第二劍便可儘佔先機！

小魚兒暗嘆忖嘆道：「名家的出手，氣派果然不小，若是第一劍便想傷人，豈非顯得太小家子氣！」

只見軒轅三光熊腰一擰，霍然轉過半個身子，腹部猛力收縮，這一劍便堪堪貼著他肚子刺了過來！

但這一劍含蘊不致，後力無窮。

神錫道長不等招式用老，手腕一扭，劍勢已變「刺」為「削」，平平削向軒轅三光的胸腹！

他招式變化之間，竟無空隙，小魚兒瞧得不禁搖頭，心想軒轅三光只怕連這第二劍都已無法躲過了！

那知軒轅三光的腰竟似突然斷了，他下半身好像生了根似的釘在地上，上半身卻突然倒下。

他整個人就像是根甘蔗似的被拗成兩半，神錫道長的第二劍便又貼著他的面目削過！

這一劍當真是避得險極！妙極！

小魚兒幾乎忍不住要拍起手來，誰能想到長得像巨無霸一般的軒轅三光，竟然也有如此驚人的軟功！

神錫道長微微一笑，劍鋒又一轉，突然回旋削去，竟閃電般削向軒轅三光左腿的膝頭！

這一劍變化得更快，一霎眼功夫，三劍都已使出，當真是一氣呵成，神錫道長竟似早有成竹在胸，竟早已將劍式計算好了，軒轅三光這一擰、一折，竟早已全都在他的計算之中！

軒轅三光第二劍躲得雖妙，卻無異將自己驅入了死路，他此刻身子之變化，已至極限，已變無可變。

何況，他縱然勉強躍起避過一劍，也還是輸了──他已有言在先，只要雙腳離地就算輸！

小魚兒暗道：「惡賭鬼呀惡賭鬼，看來你此番腦袋是輸定了。」

那知他一念尚未轉完，軒轅三光那就像條毛巾擰絞著的身子，突然鬆了回去，彈了回去。他本來臉朝上，此刻身子一轉臉突然朝下，竟張開大嘴，一口咬在神錫道長握劍的手腕上！

神錫道長做夢也想不到他竟有這一著，手腕被咬，痛澈心骨，長劍再也把握不住，「噹」的落在地上！

軒轅三光大笑而起，道：「你輸了！」

小魚兒不禁瞧得怔了，神錫道長更是面如死灰，站在那裡，直怔了半盞茶功夫，吃吃道：「這……這算是什麼招式，普天之下，無論那一門，那一派的武功中，只怕也都沒有這樣的招式。」

軒轅三光道：「招式是死的，人卻是活的，活的人為什麼定要用死招式？」

神錫道長道：「但你說過絕不還手！」

軒轅三光大笑道：「不錯，我說過不還手，但卻未說過不還嘴呀！」

神錫道長默然半晌，慘然一笑，道：「是，貧道是輸了……」

軒轅三光攤開大手，笑道：「銅符拿來。」

小魚兒淡淡道：「這銅符暫時還不算是你的。」

軒轅三光獰笑道：「你這小鬼想怎樣？」

小魚兒笑道：「你不是『見人就賭』麼，為何不和我賭一賭，你若贏了我，不但銅符是你的，我的人也是你的，你若輸了，這銅符就該給我。」

軒轅三光怪笑道：「你也想賭？」

小魚兒道：「嗯。」

軒轅三光道：「你要以你的人來賭這個銅符？」

小魚兒道：「賭得過麼？」

軒轅三光道：「我贏了你又有何好處？」

小魚兒道：「好處多著哩！一時也數不盡，你無聊時，我可找人來陪你賭，你沒有酒喝時，我可替你騙酒來，只要你贏了我，包你一生受用無窮。」

軒轅三光大笑道：「我這老賭鬼有個小賭鬼陪著，倒也的確不錯。」

小魚兒道：「你賭了？」

軒轅三光道：「你要如何賭法？」

小魚兒笑嘻嘻道：「賭注是我出的，如何賭法，就該由你作主。」

軒轅三光撫掌道：「有意思有意思……」

小魚兒一隻手摸著身上的扣子，笑道：「你可要賭我身上的扣子有多少？」

軒轅三光眼睛一亮，大聲道：「好，我就賭你絕不會知道你身上的疤有多少！」

※※※

江玉郎暗嘆一聲，忖道：「小魚兒，這下你可要完了。」

他心裡雖然開心，又不免有些難受，無論如何，小魚兒究竟是和他共過生死患難的朋友。

黯然站在一邊的神錫道長，此刻神情更是黯然。

小魚兒的衣襟是敞開著的，他臉上是疤，身上更滿都是疤，大多數是他小時獅子老虎在他身上留下的傑作，還有小半是刀疤，就算讓他脫光衣服，自己去數一數，也未必就能數得清楚。

沒有九分勝算的事，軒轅三光是絕不賭的。

小魚兒也怔住了，吃吃道：「你真的要賭我身上的疤？」

軒轅三光大笑道：「自然是真的。」

小魚兒道：「好，我告訴你，我身上的疤一共有一百個。」

軒轅三光道：「整整一百個？」

小魚兒道：「不錯，整整一百個。」

他竟然說的截釘斷鐵，像是有十分把握，不但軒轅三光臉色變了，江玉郎也不禁怔在那裡。

這小妖怪難道竟真的知道自己身上的疤有多少？

軒轅三光怔了半晌，怪笑道：「好，你脫下衣服，讓我數數。」

小魚兒居然就真的脫光衣服，讓他數，自己也從地上拾起那柄解腕尖刀，陪他一起數。

軒轅三光突然大笑道：「九十一……你身上的疤只有九十一個，你輸了！」

小魚兒道：「哦，九十一個麼？只怕未必吧。」

他口中說話，手裡的刀飛快地在自己身上劃了九刀！劃得雖然不重，但鮮血仍然流了一身。

軒轅三光奇道：「這算什麼？」

小魚兒面不改色，道：「這就算你輸了。」

軒轅三光喝道：「放屁，你……」

小魚兒笑嘻嘻截口道：「九十一道舊疤，再加上九道新疤，正好是一百，你自然輸了！」

軒轅三光大怒道：「這也能算麼！」

小魚兒大笑道：「為何不能算？你只賭我身上的疤有多少，卻又未曾規定新疤還是舊疤，難道你還想賴麼？」

軒轅三光呆了半晌，突也大笑道：「有意思有意思，你這小鬼的確有意思……好，某家就算輸給你了。」

他轉向神錫道長招手笑道：「來來來，還不快來見過你家的新任掌門。」

神錫道長神情慘黯，卻強笑道：「峨嵋派日漸老大，正是要閣下這樣的少年英雄出來整頓整頓，貧道已老了，本已早該退位讓賢。」

小魚兒笑道：「你真要我做峨嵋掌門？」

神錫道長長髯在風中不住飄動，緩緩道：「銅符能在閣下手中，已是峨嵋之幸，貧道……」

話未說完，突然一件東西落在手裡，卻正是那掌門銅符，小魚兒的一雙眼睛，正笑嘻嘻地瞧著他，道：「做了峨嵋掌門，又要吃素，又要唸經，我可受不了，求求你，莫要害我，這玩意兒還是你拿回去吧。」

神錫道長又驚又喜，吶吶道：「但……但閣下……閣下如此大恩，卻教貧道……如何……」

小魚兒大笑道：「這又算得了什麼？我前程遠大，又豈會將這區區銅牌瞧在眼裡，這話本是你自己說的，是麼？」

神錫道長手掌緊握著那銅符，目注小魚兒，也不知瞧了多久，突然深深一揖，恭身合什道：「既然如此，貧道就此別過。」

# 第三十六章 貌合神離

他轉過身子，竟頭也不回的去了。

軒轅三光笑罵道：「這牛鼻子好沒良心，居然連謝都不謝你一聲。」

小魚兒道：「大恩不言謝，這話你都不知道！」

他一面說話，一面撕下塊衣襟，去纏肩上的新傷，只是一隻手仍和江玉郎的銬在一齊，行動自然不便。

軒轅三光奇道：「你兩人為何如此親熱……」

小魚兒笑道：「你若能叫我們不親熱，就算你有本事。」

軒轅三光又拾起那柄刀，突然一刀，向那手銬上砍了下去，只聽「錚」的一聲，火星四激，尖刀竟斷成兩段！

江玉郎嘆了口氣，小魚兒笑道：「你瞧，我和他是不是非親熱不可？」

軒轅三光笑道：「那也未必，你若不願和他親熱，某家不妨砍下他一隻手來。」

江玉郎面色慘變，小魚兒已笑道：「縱然砍下他的手，這鬼玩意兒還是在我手上，倒不如留他在我身旁，還可陪我聊聊天。」

軒轅三光瞧著江玉郎的眼睛，緩緩道：「你若不砍下他的手，只怕總有一日他要砍掉你的！」

小魚兒道：「你放心，他還沒有這麼大本事。」

軒轅三光大笑道：「你這小鬼很有意思，某家本也想和你多聚聚，只是你身旁這小子一臉奸詐，某家瞧著就討厭……」

他拍了拍小魚兒肩頭，人忽然已到了門外，揮手笑道：「來日等你一個人時，某家自來尋你痛飲一場。」

小魚兒趕出去，他人竟已不見了，這時夕陽正艷，滿山風景如畫，小魚兒想起那地底宮闕，竟如做夢一般。

※※※

由這「玄壇廟」下山的路並不甚遠，兩人一口氣走了下去，天還沒有十分黑，遠處底城，燈火數點。

小魚兒長長鬆了口氣，笑道：「想不到我居然還能整個人走下山來，老天待我總算不錯。」

江玉郎一直沒有說話，此刻忽然笑道：「不知大哥要往那裡去？」

小魚兒道：「我要去的地方，你也得去。」

江玉郎笑道：「小弟自然追隨兄長。」

小魚兒道：「其實，我也沒有什麼固定的地方要去，只不過到處逛逛。」

江玉郎喜道：「既然到處逛逛，不如先去武漢。那邊小弟有個朋友，家傳寶劍，削鐵如泥……」說到這裡，他微微一笑，頓住語聲，他知道已用不著再說下去。

小魚兒果然已大聲道：「走，咱們就去找你那朋友。」

他走了幾步，突又停下，笑道：「你身上可帶得有銀子，咱們總得先到鎮上去買幾件衣服……還得買件衣服搭在手上，否則不被別人看成逃犯才怪。」

江玉郎嘆道：「大哥若讓小弟自那庫中取些珠寶，只要一件珠寶，買來的衣服只怕已夠咱們穿一輩子了。」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笑道：「既然你也沒有，看來咱們只好去騙些來了。」話剛說完，突見前面一個人提著燈籠走來，手裡提著個大包袱。

小魚兒和江玉郎使了個眼色，正想走過去，那知這人瞧見他們，突然放下包袱，遠遠作了個揖，也不說話，轉身就走。

那包袱裡竟是四套嶄新的衣服，而且好像照著小魚兒和江玉郎的身材定做的，兩人打開包袱都不免吃了一驚。

江玉郎道：「這……這是誰送來的？」

小魚兒皺眉道：「咱們剛下山，有誰會知道？」

兩人想來想去，也猜不透是誰，只有先換上衣服，這時那山城中已是萬家燈火，兩人將一件紫緞袍子搭在手上，大搖大擺地走上大街，樣子看來倒也神氣，肚子卻已餓得「咕咕」直叫。

小魚兒道：「那人既然送了衣服來，為何不好人做到底，再送些銀子。」

話猶未了，突見一個店家打扮的漢子奔了過來，陪笑道：「兩位可是江少爺？方才有位客官寄了五百兩銀子在櫃上，叫小人交給兩位，還替兩位訂好了房間和酒菜。」

小魚兒和江玉郎對望了一眼，江玉郎沉聲道：「那人姓什麼？叫什麼？」

店家笑道：「小人也不知道。」

江玉郎道：「他長得是何模樣？」

店家道：「小店裡一天人來人往也有不少，那位客官是何模樣，小人也記不清了。」他連連作揖，連連陪笑，但無論江玉郎問他什麼，他只有三個字：「不知道。」

酒菜果然早已備好，而且豐盛得很。

小魚兒笑道：「這人倒是咱們肚子裡的蛔蟲，無論咱們要什麼，他居然都知道。」

他嘴裡說得雖開心，心裡卻不免有些擔憂，尤其他想到自己和那「黃牛白羊」來的時候，一路上的情況豈非也和此刻差不多，而自己此刻剛下山還不到一個時辰，怎地就有人知道？此人表面如此慇懃，暗中卻不知在打什麼鬼主意，他若真的全屬好意，又為何不敢露臉。

江玉郎眼珠子直轉，顯然心裡也在暗暗狐疑，只是這兩人年紀雖輕，城府卻深，誰也不肯將心事說出來。

到了晚間，兩人自然非睡在一間房裡不可。

小魚兒打了個呵欠，笑道：「你知道我現在最想幹什麼？」

江玉郎笑道：「大哥莫非是想看看書？」

小魚兒大笑道：「看來你倒真是我的知己。」

他話未說完，江玉郎已將那本從蕭咪咪手裡奪回來的秘笈自懷中取出，小魚兒想看，他又何嘗不想看。

秘笈上所載，自然俱是武功中最最深奧的道理，兩人好像都看不懂，一面搖頭，一面嘆氣，但眼睛卻又都睜得大大的，像是恨不得一口就將這本秘笈吞下肚裡，小魚兒瞧了一個時辰，又打了個呵欠，笑道：「這書難看得很，我要睡了，你呢？」

江玉郎也打了個呵欠，笑道：「小弟早就想睡了。」

兩人睡在床上，睡了一個時辰，眼睛仍是瞪得大大的，也不知在想些什麼，若說他們在想那秘笈上所載的武功，他們是死也不會承認的。但到了第二天晚上，剛吃過晚飯，小魚兒就喃喃笑道：「難看的書，總比沒有書看好。」

江玉郎立刻也笑道：「眼睛看累了正好睡覺，若是看精采的書，反倒睡不著了！」

小魚兒附掌道：「是極是極，早看易睡，早睡早起，真是再好也沒有。」其實兩人心裡都知道對方絕不會相信自己，但卻還是裝作一本正經。

尤其小魚兒，他更覺得這樣不但有趣，而且刺激──一個人若是隨時隨地，甚至連吃飯大便睡覺的時候都要提防著別人害他，騙他，這種日子自然過得既緊張，又有趣，自然過得充滿了刺激。

兩人就這樣勾心鬥角，竟不知不覺走了三天，這三天居然沒有發生什麼事，居然太平得很。

這三天裡，小魚兒時時刻刻卻覺得有個人在跟蹤著他，那種感覺就好像小孩兒半夜走路時，都覺得後面有鬼跟著似的，只要他回頭，後面就沒有人了，他若倒退著走，那人忽然還是又到了他身後。

小魚兒猜不透這人是誰，更猜不透這人是何用意，反正只要他覺得缺少什麼，立刻就有人送來。

他覺得這人好像是有求於他，在拍他的馬屁，但這人究竟有什麼事要求他，他還是想不透。

兩人沿著岷江南下，這一日到了敘州，川中民豐物阜，景象自然又和貧瘠的西北一帶不同。

小魚兒望著滾滾江流，更是興高采烈，笑道：「咱們坐船走一段如何？」

江玉郎附掌道：「妙極妙極，小弟也正想坐船。」

只見一艘嶄新的烏蓬船駛了過來，兩人正待呼喚，船上一個簑衣笠帽的梢公已招手喚道：「兩位可是江少爺？有位客官已為兩位將這船包下了。」

小魚兒瞧了江玉郎一眼，苦笑道：「這人不是我肚裡的蛔蟲才怪。」

他索性也不再問這船是誰包下的，只因他知道反正是問不出來的，索性不管三七二十一，坐上去再說。

船艙裡居然窗明几淨，除了那白髮梢翁外，船上只有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一雙大眼睛老是往小魚兒身上瞟。但小魚兒卻懶得去瞧她。他簡直一瞧見漂亮的女人就頭疼。

到了晚上，江玉郎悄聲笑道：「那位史姑娘像是看上大哥了。」

小魚兒打了個呵欠，懶洋洋道：「你長得比我俊，她看上你才是真的，只可惜你非得跟定我不可，否則你這小色鬼倒可去勾搭勾搭。」

江玉郎臉紅了紅，道：「小……小弟沒有這意思。」

小魚兒笑道：「算了，你若沒有這意思，怎會提起她，又怎會知道她名姓。」

江玉郎臉更紅了，吃吃道：「小弟只不過偶然聽到的。」

小魚兒大笑道：「你害什麼臊，喜歡個女孩子，又不是什麼丟人的事。」拿起隻枕頭蓋住眼睛，竟似要睡了。

江玉郎道：「大哥，你不看書了麼？」

小魚兒道：「今天我睡得著，不用看了，你呢？」

江玉郎趕緊笑道：「大哥不看，小弟自然也不看。」

兩人並頭睡在一床舖蓋上，江玉郎睜大了眼睛瞪著小魚兒，也不知過了多久，小魚兒鼻息沉沉，已睡著了。

江玉郎悄悄將那秘笈掏了出來，輕手輕腳，翻了幾頁，正想看的時候，小魚兒突然翻了個身，一隻手壓到書上，一條腿卻壓到江玉郎肚子上，江玉郎恨得直咬牙，卻又不敢吵醒他，只望他再翻個身，將手拿開。

那知小魚兒這回卻睡得跟死豬似的，再也不動。

江玉郎氣得臉發白，眼睛裡冒出了兇光，一隻手摸摸索索，突然自被褥下摸出柄菜刀，一刀往小魚兒頭上砍下！

就在這時，只聽「嗖嗖」兩聲，接著，「噹」的一響，兩粒乾蓮子自窗外飛了進來，一粒打中菜刀，一粒打中江玉郎的手腕，無論力氣，準頭，都有兩下子，竟像暗器高手發出來的！

江玉郎手都被打歪了，咬緊牙，忍住疼，菜刀雖沒有離手，但頭上卻已不禁疼出了汗珠。小魚兒像是半睡半醒，咿唔著道：「什麼事，誰在敲鐘？」

江玉郎趕緊又將菜刀藏起來，道：「沒……沒有事？」

幸好小魚兒不再問了，鼻息更沉。

但江玉郎又怎能再睡得著覺？

這兩粒蓮子是誰打進來的？

這船上怎會有這樣的暗器高手？

那咳起嗽來，眼淚鼻涕就要一齊流下的白髮梢翁，莫非也會是什麼隱跡風塵的武林異人？

那一天到晚只會亂飛媚眼的小姑娘，莫非也有如此高明的身手？竟能以兩粒輕飄飄的蓮子當做暗器？

這簡直使江玉郎無法相信！

但不是他們，又是誰？這船上並沒有別的人呀！

何況，就算是他們，他們又為何要在暗中監視？為何要在暗中保護小魚兒，看來他們和小魚兒根本素不相識。

江玉郎就這樣瞪大了眼睛，望著船頂，一夜想到了天光，還是想不通這其中究竟是何道理。

他剛想睡的時候，小魚兒已醒了，又推醒了他，笑道：「你睡得好麼？」

江玉郎強笑道：「好極了，一覺睡到大天光。」

小魚兒道：「起來吧，睡得太多不好的。」

江玉郎道：「是，是，該起來了。」

他臉上雖在笑，心裡卻恨不得一拳打過去，到了船頭，再瞧見小魚兒精神抖擻的模樣，更恨不得一腳將他踢下河裡。

那小姑娘已端了盆洗臉水過來，臉上在笑，眼睛在笑，那兩隻深深的酒渦也在笑──她在笑什麼？

江玉郎眼睛盯著這兩隻端著盆的手，只見這雙手又白又嫩，實在不像能發出那般強勁的暗器！

但一個終年勞苦的船家女兒，又怎會有這麼一雙白嫩的手？這祖孫兩人，莫非真的是喬裝改扮的！

船是新的，他們的衣裳也很新，看來，他們扮這船家勾當，還沒有多久，也許就是衝著小魚兒才改扮的。

但他們這樣做又有何用意？

小魚兒像是什麼都不知道，像是開心得很，洗完了臉，一口氣竟喝了四大碗稀飯，外加四隻荷包蛋。

江玉郎卻什麼也吃不下去，只聽小魚兒向那梢翁笑道：「老丈，你貴姓大名呀？」

那梢翁道：「老漢姓史……咳咳，人家都叫我史老頭……咳咳，我那孫女倒有個名字……咳咳，她叫史蜀雲。」

江玉郎暗中苦笑，這每說一句話就要咳嗽兩聲的糟老頭，也會是個風塵異人，武林高手？

只聽那史老頭道：「雲姑，莫要吃蓮子了，吃多了蓮子，心會苦的。」

江玉郎又是一驚，扭轉頭，雲姑那雙又白又嫩的小手裡，果然正抓著把蓮子，一面吃，一面瞧著他笑。

他的心突然「砰砰」跳了起來，扭回頭，又瞧見小魚兒手裡正拿著本書在當扇子，赫然正是那秘笈。

江玉郎這才想起，小魚兒昨夜是壓在上面的，今晨翻了個身，竟乘機將這秘笈拿走了。

他居然將這本天下武林中人，「輾轉反側，求之不得」的武功秘笈當作扇子，江玉郎又是氣又是著急。

船已駛離渡頭，突然一隻船迎面過來，史老頭用根長長的竹篙，向對面的船頭一點，兩船交錯而過，兩隻船都斜了一斜！

小魚兒驚呼一聲，道：「哎呀，不好，掉下去了！」

他手中的那本秘笈竟落在江中，江玉郎的一顆心也幾乎掉了下去。只見江水滾滾，霎眼就將秘笈沖的不見了。

小魚兒苦著臉，頓腳道：「這……這怎麼辦呢？」

江玉郎心裡恨得流血，面上卻笑道：「這些身外之物，掉下去又有何妨。」

他心裡自然知道這必定是小魚兒故意掉下去的，小魚兒想必已背熟了，小魚兒自然也知道他心裡明白。

但兩人誰都不說，這就是最有趣之處，除了他兩人自己之外，天下只怕再無人能猜得出他兩人的心意。

蒼穹湛藍，江水金黃，長江兩岸，風物如畫。

小魚兒笑道：「船慢慢走沒關係，咱們反正不著急。」

江玉郎道：「是是，一點也不著急。」

突然間，一艘快船自後面趕了上來，船頭插著面鏢旗，迎風招展，紫緞金花，繡著的是個獅子。

江玉郎面上立刻露出喜色，眼睛也亮了，突然站起來，大呼道：「金獅鏢局是那一位鏢頭在船上？」

快船立刻慢了下來，船上精赤著上身的大漢們，顯然都是行船的高手，船艙中探出了半個身子，大聲道：「是那一位呼喚……」

江玉郎招手道：「我，江玉郎，李大叔你還記得麼？」

船艙中那人紫面短髭，神情甚是沉猛，但瞧見了江玉郎，嚴肅的面上立刻堆滿了笑容，失聲道：「呀，這莫非是江大俠的公子，你怎地在這裡？」

史老頭像是什麼都沒瞧見，仍在駛他的船，但金獅鏢局的快船卻盪了過來，那紫面大漢竟一躍而過。

小魚兒輕笑道：「這位仁兄的輕身功夫，看來還得練練。」他說話的聲音不大，紫面大漢並未聽見，含笑走了過來。

江玉郎笑道：「這位便是江南金獅鏢局的大鏢頭，江湖人稱『紫面獅』李挺，硬功水性，江南可稱第一。」

他這句話自然是回答小魚兒「輕功不佳」那句話的，小魚兒卻故意裝作沒有聽見，轉頭喝茶去了。

只聽江玉郎與那李挺大聲寒暄了幾句，說話的聲音突然小了，像是耳語一般，竟像是不願被小魚兒聽見。

小魚兒也懶得去聽，他就算明知江玉郎要對他不利，他也不想阻攔，他正想瞧瞧江玉郎玩得出什麼花樣。

自從他三歲開始，他就沒有怕過任何人，任何事，他簡直不知道「害怕」是何物，越是危險他越覺得有趣。

到後來，只聽那「紫面獅」李挺道：「過了雲漢，我便要棄舟登陸，但公子你交託的事，李某決不會耽誤的，公子放心就是。」

兩人又大聲說笑了幾句，李挺便又一躍而回。

小魚兒笑道：「小心些呀，莫掉下水裡去。」

李挺回頭狠狠瞪了他一眼，嘴裡像是在說什麼：「你該小心些才是……」但話未說完，兩隻船又分開了。

江玉郎精神突然像是好起來了，笑道：「江南金獅鏢局，除了總鏢頭『金獅子』李迪之外，旗下雙獅一虎，當真也都可算得上是肝膽相照的義氣朋友。」

史老頭喃喃道：「說什麼獅虎成群，也不過是狐群狗黨而已。」這句話小魚兒聽見了，江玉郎也聽見了。但兩人卻又都像是沒有聽到。

# 第三十七章 驚險重重

船走得果然很慢，小魚兒一路不住地問。「這是什麼地方？……這裡到了什麼地方？」

過了雲漢，小魚兒眼睛更大了，像是在等著瞧有什麼趣事發生似的。船到夔州，卻早早便歇下。

小魚兒笑道：「現在睡覺，不嫌太早了麼？」

史老頭「哼」了一聲，沒有說話。

那雲姑卻眨著眼睛笑道：「前面便是巫峽，到了晚上，誰也無法渡過，是以咱們今天及早歇下，明天一早好有精神闖過去。」

小魚兒笑道：「呀，前面就是險絕天下的巫山十二峰了麼？我小時聽得『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兩句詩，一心就想到那地方瞧瞧。」

史雲姑嬌笑道：「這兩句詩雖美，那地方卻一點也不美，稍為不小心，就會把命丟在那裡，尤其是現在，只怕連兩岸的猿猴都叫不出聲來了。」

小魚兒奇道：「為什麼？」

雲姑笑了笑，輕聲道：「有些事，你還是莫要問得太清楚的好。」

小魚兒轉頭去瞧江玉郎，只見江玉郎正垂頭在望江水，像是沒有聽見他們的話，但臉色卻已是鐵青的了。

到了第二天，他臉色更青。

小魚兒知道他心裡一緊張，臉色就會發青。

但他卻在緊張什麼？難道他也算定有事要發生麼？

史老頭長篙一點，船駛了出去，雲姑換了一身青布的短衫褲，紮起了褲腳，更顯得她身材苗條。

小魚兒笑嘻嘻地瞧著，也不說話，到了前面，江流漸急，但江面上船隻卻突然多了起來。

小魚兒突然發現他們每艘船的船桅上，都掛著條黃綢，船上的人瞧見小魚兒這艘船來了，都縮回了頭。

史老頭白鬚飄拂，一心掌舵，像是什麼都沒有瞧見，雲姑兩隻大眼睛轉來轉去，卻像是高興得很。

江玉郎卻根本不讓小魚兒瞧見他的臉。

突然間，岸上有人吹響了海螺，響澈四山。

四山回響，急流拍岸，十餘艘爪皮快船，突然自兩旁湧了出來，每艘快艇上都有六、七個黃巾包頭的大漢，有的手持鬼頭刀，有的高舉紅纓槍，有的拿著長長的竹竿，呼嘯著直衝了過來！

雲姑嬌呼道：「爺爺，他們果然來了。」

史老頭面不改色，淡淡道：「我早知他們會來的。」

他神情居然如此鎮定，小魚兒不禁暗暗佩服。

只聽快艇上的大漢呼嘯著道：「船上的小子們，拿命來吧！」只見兩艘小艇已直衝過來，艇上大漢高舉刀槍。

雲姑突然輕笑道：「不要兇，請你吃蓮子。」

她的手一揚，當先兩條大漢，立刻狂吼一聲，撒手拋去刀槍，以手掩面，鮮血泫然自指縫間流出。

大漢們立刻大呼道：「伙伴們小心了，這姑娘暗器厲害！」

雲姑嬌笑道：「你還要吃蓮子麼？好，就給你一缸。」

她那雙又白又嫩的小手連揚，手裡的蓮子雨點般灑出去，但卻不是乾蓮子了，而是鐵蓮子。

只見那些大漢們一個個驚呼不絕，有的立刻血流滿面，有的兵刃脫手，但還是有大半人衝了上來！

聲色不動的史老頭到了此刻，突然仰天清嘯，嘯聲清朗高絕，如龍吟鳳鳴，震得人耳鼓欲裂！

嘯聲中，他掌中長竿一振，如橫掃雷霆，當先衝上來的三人，竟被他這一竿掃得飛了出去，遠遠撞上山石，另一人剛要躍上船頭，史老頭長竿一送，竟從他肚子裡直穿過去，慘呼聲中，長竿挑起那鮮血淋漓的屍身，數十條大漢那裡還有一人敢衝上來！

這老邁衰病的史老頭，竟有如此神威，不但小魚兒吃了一驚，江玉郎更是惶然失色，滿頭冷汗。

史老頭清嘯不絕，江船已衝入快艇群中，那些大漢們鼓起勇氣，呼嘯著又衝上來，有人躍下水去，似要鑿船。

小魚兒暗道：「糟了！」船一沉，就真的糟了。

但就在這時，一條黃衣黃巾，虯髯如鐵的大漢，突然自亂石間縱躍而來，身形兔起鶻落，口中厲聲喝道：「住手！快住手！」

數十條大漢一聽得這喝聲，立刻全退了下去。

只見這黃衫客站在一堆亂石上，自水中抓起一條大漢，正正反反摑了七、八個耳括子，頓足怒罵道：「你們這些蠢才都瞎了眼麼？也不瞧清是誰在船上，就敢動手。」

史老頭長篙一點，江船竟在這急流中頓住！

黃衫大漢立刻躬身陪笑道：「在下實在不知道是史老前輩和姑娘在船上，否則天膽也不敢動手的！這長江一路上，誰不是史老前輩的後生晚輩。」

史老頭冷冷道：「足下太客氣了，老漢擔當不起。老漢已不中用了，這長江上已是你們的天下，你們若要老漢的命，老漢也只有送給你。」

黃衫大漢頭上汗如雨下，連連道：「晚輩該死，晚輩也瞎了眼，晚輩實未想到史老前輩的俠駕又會在長江出現，否則晚輩又怎敢在這裡討飯吃。」

史老頭冷笑道：「討飯吃這三字未免太謙了，江湖中誰不知道『橫江一窩黃花蜂』做的全是大生意，大買賣。」

他眼睛一瞪，厲聲道：「但老漢這一艘破船，幾個窮人，又怎會被足下看上，這倒奇怪得很，莫非足下是受人所託而來麼？」

水上的黃花蜂滿頭大汗，船上的江玉郎也滿頭大汗。只聽黃花蜂連連陪笑道：「前輩千萬原諒，晚輩實在不知。」

史老頭道：「你不肯說，你倒很夠義氣，好，衝你這一點，老漢也不能難為你。」

長竿一揚，江船箭一般順流衝了下去。

那黃花蜂長長鬆了口氣，望著史老頭的背影，喃喃道：「你們知道麼，二十年前，不但長江一路全是他的天下，就算是天下三十六水路的英雄，又有誰不怕他！咱們今天遇著他，算咱們命大，若是換了二十年前，這一帶江裡的水，只怕都要變紅的了。」

那大漢機伶伶地打了個冷戰，道：「他莫非是……」

黃花蜂大喝道：「住口，我不要聽見他的名字，也但願莫要再見著他，老天若保祐我不再和他沾上任何關係，那就謝天謝地了。」

※※※

江上生風，船已出巫峽。

史老頭手掌著舵，又不住咳嗽起來。

江玉郎瞧著他那在風中飛舞的白鬍子，終於忍不住囁嚅著問道：「老前輩莫非是……是昔日名動天下的……」

史老頭冷冷道：「你能不能閉上嘴。」

小魚兒突然笑道：「史老頭，我雖然還不知道你是誰，但想來你必定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你居然會為我撐船，我不但要謝謝你，實在也有些受寵若驚。」

他居然還是叫他「史老頭」，江玉郎眼睛都嚇直了。

那知這史老頭反而向他笑了笑，道：「你莫要謝我，也不必謝我。」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笑道：「那麼我又該謝誰呢？是不是有人求你送我這一程，求你保護我……你年高德重，我若猜對了，你可不能騙我。」

史老頭彎下腰去，不住咳嗽。

小魚兒笑道：「你不說話，就是承認了。」

史老頭臉色突然一沉，瞪著他道：「你小小年紀就學得如此伶牙俐嘴，將來長大如何得了。」

小魚兒也瞪起眼睛，大聲道：「我長大了如何得了，都是我的事，與你無關，你莫要以為是你救了我，我就該怕你，沒有你送我，我照樣死不了，何況我又沒有叫你送我。」

史老頭瞪了他半晌，突又展顏一笑，道：「像你這樣的孩子，老漢倒從未見過。」

小魚兒道：「像我這樣的人，天下本來就只有我一個。」他賭氣扭轉了頭，但心頭還是在想：「這老頭必定大有來歷，如今竟降尊紆貴，來做我的船夫，那麼，託他來送我的那人，面子必定不小。這人處處為我著想，卻又為的是什麼？他既然能請得動像這老人般的高手，想來也不致有什麼事要求我。」

小魚兒實在想不到這人是誰，索性不想了，轉首去看江玉郎，江玉郎竟似不敢面對著他。

小魚兒突然笑道：「你那位紫獅子聽說在雲漢就上岸了，是麼？」

江玉郎道：「大……大概是吧。」

小魚兒笑道：「保鏢的勾結強盜，你卻勾結了保鏢的，叫保鏢的通知強盜，來搶這艘船，否則那些強盜又怎會將別的船都掛上黃帶子，只等著咱們這艘船過去，否則那些強盜又怎會只要我的命，不要銀子。」

江玉郎汗流浹背，擦也擦不乾了，咯咯笑道：「大哥莫非是在說笑麼！」

小魚兒大笑道：「不錯，我正是在說笑，你也覺得好笑麼，哈哈，實在好笑。」他大笑著躺了下去，又喃喃笑道：「奇怪，這麼涼快的天氣，怎麼有人會出汗。」

雲姑一直在旁邊笑瞇瞇地瞧著他，江風，吹著他零亂的頭髮，他臉上的刀疤在陽光下顯得微微有些發紅。

※※※

順風順水，未到黃昏，船已到了宜昌！

大小船隻無論由川入鄂，或是自鄂入川，到了這裡，卻必定要停泊些時，加水添柴，採購伙食。

一入鄂境，江玉郎眼睛又亮了起來，像是想說什麼，卻又在考慮著該怎麼樣才能說出口。

小魚兒笑嘻嘻瞧著他，突然跳起來，道：「咱們就在這裡上岸吧，坐船坐久了，有些頭暈。」

他話未完，江玉郎已掩不住滿面的喜色。

小魚兒，大聲道：「史老頭，多謝相送，將船靠岸吧，你雖然有些倚老賣老，但到底還是個好人，我不會忘記你的。」

史老頭凝目瞧了他許久，突然大笑道：「很好，你去吧，你若死不了，不妨到……」

小魚兒擺手笑道：「你不必告訴我住的地方，也不必告訴我名字，因為我既不會去找你，也不想以你的名字去嚇唬別人。」

船還未靠岸，江玉郎已在東張西望。

史老頭喃喃道：「要尋找危險的，就快快上岸去吧，你絕不會失望的。」

※※※

渡頭岸邊，人來人往，穿著各色的衣裳，有的光鮮，有的襤褸，有的紅光滿面，有的愁眉苦臉，有的剛上船，有的正下船。

空氣裡有雞羊的臭味，木材的潮氣，桐油的氣味，榨菜的辣味，茶葉的清香，藥材的怪味…

再加上男人嘴裡的酒臭，女人頭上刨花油的香氣，便混合成一種唯有在碼頭上才能嗅得到的特異氣息。

小魚兒走在人叢中，東瞧瞧，西聞聞，瞧見這樣的熱鬧，他簡直開心極了，就連這氣味他都覺得動人得很。江玉郎卻仍在直著脖子，東張西望。

突聽人叢外有人呼道：「江兄……江玉郎……」

江玉郎大喜道：「在這裡……在這裡……」

他分開人叢，大步奔出去，小魚兒也只得跟著他。

只見渡頭外，一座茶棚下，停著三輛華麗的大車，幾匹鞍轡鮮明的健馬，幾個錦衣華服的少年，正在招手。

江玉郎歡呼著奔了過去，那幾個少年也大笑著奔了過來，腰畔的佩劍，叮叮噹噹地直響。

小魚兒冷眼瞧著這幾人又說又笑，卻沒有人理他，他卻像是毫無所謂，等到他們笑過了，他也笑道：「奇怪，你的朋友怎會知道你要來的？」

江玉郎臉一板，冷冷道：「這好像不關你的事吧。」

他非但稱呼改了，神情也變了，方才還是滿嘴「大哥小弟」，此刻卻像是主子對佣人說話。

一個臉色慘白的綠衫少年，皺眉瞧著小魚兒，就好像瞧著一條癩皮狗似的，滿臉厭惡之色，道：「江兄，這人是誰？」

江玉郎道：「這人就是世上第一個風流才子，第一個聰明人，女孩子見了他都要發狂的，你看他像麼？」

少年倒一齊大笑起來，像是世上再沒有比這更可笑的事了，小魚兒卻仍然聲色不動，笑嘻嘻道：「你的朋友，也該給我介紹介紹呀！」

江玉郎眼珠子一轉指著那綠衫少年道：「這位便是荊州總鎮將軍的公子，白凌霄白小俠，人稱『綠袍靈劍客』，三十六路迴風劍，神鬼莫測。」

小魚兒笑道：「果然是人如其名，美得很。不知道白公子可不可以將臉上的粉刮下來一點讓我也美一美。」

白凌霄笑聲戛然突止，一張白臉變得發青。

江玉郎指著另一位又高又大的黑大漢道：「這位乃是江南第一家鏢局，金獅鏢局總鏢頭的長公子李明生，江湖人稱『紅衫金刀』，掌中一柄紫金刀，萬夫莫敵。」

小魚兒附掌道：「果然是像貌堂堂，威風凜凜。但幸好你解釋得清楚，否則我難免要誤會這位李公子是殺豬的。」

李明生兩隻銅鈴般的眼睛，像是要凸了出來。

另一個珠冠花衫，眉清目秀，倒有七分像是女子的少年，咯咯笑道：「我叫花惜香，家父人稱『玉面神判』，若是沒有聽過家父的名字，耳朵一定不大好。」

小魚兒瞧了他半晌，突然搖頭道：「可惜可惜。花公子沒有去扮花旦唱戲，實在是梨園的一大損失。」

花惜香怔了怔，再也笑不出來。

還有個又高又瘦，竹竿般的少年，叫「輕烟上九霄」何冠軍，乃是輕功江南第一的「鬼影子」何無雙之子。

最後一個矮矮胖胖，嘻嘻哈哈，但雙目神光充足，看來竟是這五人中武功最強的一人，小魚兒不免特別留意。

江玉郎介紹他時，神情也特別鄭重，道：「這位梅秋湖兄，便是當今『崆峒』掌門人一帆大師關山門的弟子，他武功如何，我不說你也該知道。」

梅秋湖哈哈一笑道：「過獎過獎，不敢當不敢當。」

小魚兒想說什麼，但瞧他眼睛裡似無惡意，竟只是拱了拱手，笑道：「久仰久仰。」

他目光一掃，就知道這幾個名人之子雖然油頭粉臉，一面孔紈袴子弟的樣子，叫人瞧著就討厭。但瞧他們的眼神步法，卻又發現他們的武功竟都不弱，五人只有三人聯手，自己只怕就不是對手。

這幾人瞧著小魚兒，眼睛裡卻像是要冒出火來。

忽聽一人嬌聲道：「好個沒良心的江玉郎，知道我在這裡，也不過來。」

車廂中走下個十來歲的女孩子，嚴格說來，這少女並不難看，只是小魚兒一瞧就要噁心，但江玉郎瞧了卻是眉開眼笑，大笑道：「孫小妹，我若知道你也來了，我早就過去了，只怕連李兄也拉不住我。」

那孫小妹就像是唱戲似的，張開雙臂，撲了過來，一頭撲入江玉郎懷裡，嘴裡哼哼嗯嗯，道：「你這死鬼到那裡去了？我真想死你了。」

少年們拍手大笑，小魚兒實在忍不住嘆起氣來，他若不是還沒有吃晚飯，只怕此刻早已吐了一身一地。

孫小妹眼睛一瞪，手叉著腰，大聲道：「喂！你這人怎麼這樣討厭，還不快走開。」

小魚兒嘆道：「我若能走開，真是謝天謝地了。」

※※※

小魚兒伏在車窗上，頭幾乎已伸在車窗上，那位「孫小妹」就坐在江玉郎懷裡，小魚兒實在受不了她那香氣。

奸狡深沉的江玉郎，怎會也變得這麼淺薄？這麼俗！小魚兒忍不住去瞧他一眼，只見他面上雖笑得像是隻呆鳥，但一雙眼睛卻仍閃動著鷙鷹般的光芒！

他那裡是真的這麼淺薄，他原來只不過是裝出來的。他若不裝得和這些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紈袴子弟一樣，他們又怎會將他當作自己的好朋友。

小魚兒笑了，頭又伸出窗外，那「紅衫金刀」李明生正在那裡得意揚揚地打著馬，烏油油的鞭子，「劈拍」直響。街道上的人瞧見這一群人馬走過來，遠遠就避開了，尤其是大姑娘小媳婦們，更像是瞧見瘟神惡煞一樣。

※※※

這澡盆看來就像是個特大的木桶，比人還高，桶下面，居然還有生火的地方，桶裡的水熱騰騰的冒著氣。

江玉郎整個人就泡在這個大木桶裡，瞇著眼睛，嘴裡還不斷發出舒服的呻吟，而小魚兒呢？小魚兒卻只有站在桶外眼巴巴地瞧著，一隻手還得吊在木桶旁邊，簡直是不舒服已極。

那位總鎮之子，「綠袍美劍客」白凌霄就坐在對面，兩條腿高高翹在個黃銅衣架上，摸著還未長出鬍子的下巴笑道：「這澡盆乃是我家老頭子屬下的一個悍將，自東瀛三島帶回來的，叫作『風呂』。據說東瀛島上的人不講究吃，也不講究穿，就是喜歡洗澡，只有洗澡是他們生活中的最大享受，一個澡最少要洗上半個時辰。」

江玉郎笑道：「我這澡卻洗了有一個時辰了。」

他終於爬了起來，嬌笑聲中，兩個胴體健美，赤著雙足的短衫少女，已拿了塊乾布過來，替他擦身子，纖柔的玉手，隔著薄薄的輕布，摩擦著他發紅的身子，那滋味簡直妙不可言。

少女們嬌笑著，替他穿上了雪白的中衣，輕柔的錦袍，江玉郎但覺滿身舒暢，長長伸了個懶腰，大笑道：「這樣洗澡，我也願意每天洗上一次……洗了這澡，我全身骨頭都好像散了，人也好像輕了十斤似的。」

小魚兒嘆道：「我卻像是重了十斤。」

江玉郎冷冷道：「抱歉得很，此間主人，並沒有招待你的意思，你要洗澡，不妨到外面去洗，但在下卻不能奉陪。」

小魚兒道：「自然自然，我要洗澡，就得將手砍斷，自己出去洗，是麼？」

江玉郎道：「你總算明白了。」

只聽孫小妹在門外嬌笑道：「江玉郎，你淹死在澡盆裡了麼，還不快些出來，我等你吃飯哩！今天花惜香在『玉樓東』為你洗塵接風。」

江玉郎笑道：「玉樓東，可是長沙那玉樓東的分店？」

孫小妹道：「誰說不是。」

江玉郎附掌道：「想起玉樓東的『蜜汁火腿』，我口水都要流下來了。」

※※※

玉樓東的「蜜汁火腿」，果然不愧是名菜，在燈下看來，那就像是盆水晶瑪瑙似的，閃動著令人愉快的光芒。

但小魚兒卻不愉快極了。他剛伸筷子，就被白凌霄打了回去。

花惜香咯咯笑道：「我根本不認識你，所以也用不著為你洗塵接風，是麼？」

小魚兒道：「是極是極，我若要吃，就得割下隻手，自己出去吃……」

白凌霄大笑道：「你真是越來越聰明了。」

於是小魚兒就只得看著他們開懷暢飲，看著他們狼吞虎嚥，他臉上雖還在笑，肚子卻不覺在叫救命了。

突聽一陣樓梯響動，幾個人大步走上樓來。這幾人年紀俱在四、五十歲，穿著俱都十分體面，顧盼之間，也都有些威稜，顯然不是等閑角色。

花惜香、李明生、何冠軍……這些眼睛長在頭頂上的少年們，瞧見這幾人，竟全都站了起來，一個個都垂著頭低著眉，突然變得老實得很，有的恭聲喚道：「師傅。」

有的垂首喚道：「爹爹。」

小魚兒不覺皺起了眉頭，那知道這幾人卻瞧也不瞧他們的徒弟兒子們一眼，反而都走到小魚兒面前，齊地抱拳笑道：「這位莫非就是江魚江小俠麼？」

這一來，小魚兒更覺奇怪，眨著眼睛道：「我就是。」

當先一位白面微鬚的中年漢子立刻招手道：「店家，快擺上一桌酒菜，我等為江小俠接風。」

花惜香、白凌霄，一個個怔在那裡，像是呆了。

非但「玉面神判」來了，「鬼影子」何無雙、「金獅」李迪，這城裡的武林大豪，居然來的一個不漏。

小魚兒吃完了整整一盆蜜汁火腿，終於忍不住笑道：「兒子們拿我當狗屁，老子們卻對我客客氣氣，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你們可不可以說給我聽聽。」

玉面神判笑道：「犬子無禮，江小俠卻莫見怪。」

又瘦又長，面色鐵青的「鬼影子」何無雙接口笑道：「我等受了一位武林前輩所託，要我們對江小俠務必要盡到地主之誼，這位武林前輩德高望重……」

小魚兒道：「他究竟是誰？」

玉面神判想了想，笑道：「那位前輩本令我等守秘，為的自然是不願江小俠回報於他。」

小魚兒笑道：「你放心，我向來不懂得報恩的，報仇麼，也許還可能，但報起仇來若太麻煩我也就算了。」

玉面神判附掌道：「江湖中人若都有江小俠這樣的心胸，為武林開此古來未有的新風氣，倒真的是人群之福……」

小魚兒道：「現在，你可以說出他是誰了麼？」

玉面神判緩緩道：「峨嵋掌門，神錫道長！」

小魚兒拍案道：「原來是他……這一路上原來都是他，他倒沒有忘記我……」

數日疑惑，一旦恍然，於是開懷暢飲，大吃大喝，玉面神判、鬼影子等人只是含笑望著他，誰也沒有動筷子。

※※※

# 第三十八章 江南大俠

小魚兒埋頭苦吃了半個時辰，才總算放下筷子，摸著肚子笑道：「肚兄肚兄，今日我總算對得起你了吧！」

玉面神判笑道：「酒菜都已夠了麼？可要再用些瓜果？」

小魚兒笑道：「我很想，只是肚子卻不答應。」

玉面神判微微一笑，道：「既是如此，我等總算不負神錫道長之託，已盡過地主之誼了。」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道：「你話裡好像有話……」

玉面神判霍然長身而起，緩緩道：「閣下不妨先推開窗子看看。」

小魚兒推開窗子一瞧，只見這一段街道上，竟已全無燈火行人，卻有數十條勁裝大漢，將酒樓團團圍住。

再瞧這酒樓之上，也再無別的食客，只有個店小二站在樓梯口，面上滿是恐怖之色，兩條腿不停地抖。

小魚兒歪著頭想了想，笑道：「這算什麼？」

玉面神判臉色一沉，冷冷道：「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神錫道長託我好生招待於你，我等便盡了地主之誼，但還有一人，卻託我等來取你的頭顱，你看怎樣？」

小魚兒哈哈大笑道：「我這顆腦袋居然還有人要，這倒真是榮幸之至，但要我腦袋的這人又是誰？你總該說來聽聽。」

玉面神判冷笑道：「你只需知道他有一個鼻子兩隻眼睛已足夠了。」

小魚兒目光轉處，只見江玉郎等人俱是滿面喜色，鬼影子等人卻是面色凝重，滿臉殺氣。

這些人早已將他圍住，這許多武林高手將他圍在中央，他簡直連出手的機會都沒有，更何況他還有隻手是和江玉郎連著的，他根本連逃都不能逃。

小魚兒長嘆一聲，苦笑道：「看來，今天我只得將腦袋送給你們了……一盆蜜汁火腿就換去了我的腦袋，這豈非太便宜了些！」

「金獅」李迪「嗆」的拔出了腰畔紫金刀，厲聲道：「你還要我等動手麼？」

小魚兒笑道：「用不著了，只是不知道你的刀快不快？若是一刀包險可以切下腦袋，我倒想借來用用。」

「金獅」李迪狂笑道：「好，念你死到臨頭，還有談笑的本事，某家就把這柄刀借給你！」

手揚處，紫金刀「奪」的釘在桌子上！小魚兒緩緩伸出手，去拿這柄刀，無數道比刀光更冷、更亮的眼睛，都在瞧著他這隻手。

玉面神判冷冷地瞧著他，突然自懷中摸出了對判官筆，那是對十分精巧的兵器，發亮的筆桿上雕著精緻的花紋。

小魚兒的指尖停留在刀柄上，沒有拔。

玉面神判緩緩道：「你為何不拔？你拔出這柄刀來，就可以一刀砍向我，或是別的人，或是將刀架在江玉郎的脖子上，逼我們放走你。」

小魚兒的手指輕點著刀柄，沒有說話。

玉面神判道：「你不敢拔這柄刀的，是麼？只因為你自己也知道，只要你拔出這柄刀，只有死得更慘。」

小魚兒覺得自己的手很冷，而且在流汗。

玉面神判叱道：「念你是個聰明人，且給你個速死，咄，去吧！」

手腕一抖，判官筆閃電般向咽喉「天突」穴點了出去，這「天突」乃是人身必死大穴之一，縱然被常人拳腳打中，也是難以救治，何況是這等點穴名家掌中的純鋼判官筆，小魚兒歷經大難不死，豈知竟要死在這裡！

眼看這發亮的筆尖已到了咽喉，他竟躲都懶得躲了，躲開這一招，第二招反正還是要來的，既然要死，何不死得痛快些。

那知就在這時，突聽「叮」的一聲，一隻酒杯自窗外直飛進來，不偏不倚套住了判官筆的筆尖。

那判官筆去勢是何等凌厲，酒杯又是何等容易破碎，奇怪得是，酒杯遠遠飛來，套住筆尖，居然還是完整的。

玉面神判手腕反似被震得麻了麻，大驚之下，後退三步，厲喝道：「什麼人？」

這時新月方自升起，淡淡的月光下，只見對街「老介福綢緞莊」的招牌上赫然坐著一個人。

這人滿頭蓬髮，敞著衣襟，手裡提著個特大的酒葫蘆，正在嘴對嘴地狂飲，酒葫蘆遮去了他的面目，也看不出他是誰。

但小魚兒卻已瞧出來了，暗道：「此人來了，又有好戲瞧了。」

玉面神判手腕一震，筆尖上的酒杯直飛出去，直打對街那人的胸膛，他自信手上勁力，無論是誰，只要被這酒杯擊中，身上必定要多個窟窿，只聽又是「叮」的一聲，酒杯打在那人身上，片片粉碎。

那人卻竟似全無感覺！

玉面神判面色更變了，花惜香、白凌霄、李明生等人，拔刀的拔刀，拔劍的拔劍，一時之間刀光劍影大作。

「鬼影子」何無雙身子也不見動彈，人突然飛了出去，此人號稱輕功江南第一，身手之輕捷，果然不同凡俗。

只見他人在空中，手裡已有十餘點寒光暴射而出。

對街那人突然哈哈一笑，一股閃亮的銀光，自口中射了出來，暗器立刻被打飛，銀光直射到何無雙身上。

這輕功第一的鬼影子竟也被打得飛了回來，回時比去時更快，直飛入窗子，飛過桌面，「砰」的撞在牆上。

那股銀光到這時才四濺散開，玉面神判遠遠便覺得酒氣撲鼻，那人嘴裡噴出來的，竟只不過是口酒！

他一口酒竟然就將何無雙擊退，眾人不禁都變了顏色，白凌霄等人初生牛犢不怕虎，各展刀劍，便要撲過去。

只聽「呼」的一聲，接著「劈拍劈拍」一連串聲響，白凌霄等人手裡刀劍已全不見了，一個個捂著臉，半邊臉色紅得像是茄子，就在這剎那之間，這幾個人竟已每人重重挨了個耳摑子。

再瞧對街那人，不知何時已端端正正坐在何無雙方才坐過的位上，左手仍拿著那酒葫蘆，右手卻雜七雜八拿了一大把刀劍，白凌霄等人認得，這些刀劍正是自己的，但若問他們怎會到別人手上？他們只怕誰也回答不出。

江玉郎瞧見這人，面色變得毫無人色，玉面神判心計最深，在未知道這人來歷之前，生怕李迪等人魯莽闖禍，當下搶先一步，乾笑道：「這位兄臺貴姓大名？為何無端出手傷人？」

那人眼睛一斜，冷冷道：「誰是你的兄臺，你是什麼玩意兒？」

玉面神判勉強忍住怒氣，鐵青著臉道：「在下蕭子春，江湖人稱玉面神判。」

那人哈哈大笑道：「好個響亮的名頭，你配麼？」

笑聲中手一送，將一大把刀劍全送到蕭子春面前。雪亮的刀頭劍尖，在燈光下像是猛虎的獠牙。

玉面神判一驚之下，不由得伸手去接，再看自己手裡那對判官筆不知何時已到了對方手裡。

那「金獅」李迪沒有吃過苦頭，濃眉一軒，便待發作。江玉郎在桌下扯了扯他袖子，悄悄說了句話。

李迪面色立刻也變得全無人色，失聲道：「你……你便是『惡賭鬼』軒轅三光！」

軒轅三光冷笑一聲，也不說話，卻自桌上拔起了那柄紫金刀，反手一刀，向旁邊一個茶几砍了下去。那茶几上點著隻兒臂般粗的蠟燭。

軒轅三光這一刀砍下，蠟燭仍是蠟燭，燭臺仍是燭臺，茶几仍然是茶几，他這一刀像是根本砍空了。

但突然間，燭光竟緩緩分了開來，接著蠟燭、燭臺、茶几，全都分成了兩半，向兩邊直倒下去。這一刀出手，眾人更是面如死灰。

軒轅三光一揚紫金刀，「奪」的釘入樑上。樑上積塵，簌簌而落，他再也不瞧一眼，一屁股坐下，冷冷道：「兒子們眼見老子來了，怎地還不快擺上酒菜！」

他這句話說的雖然無理，但聽在眾人耳裡，再也無人敢頂撞於他。

李迪「砰」的一拍桌子，大喝道：「小二，瞧見老子來了，為何還不擺上菜來。」他看來人雖最是粗豪，但做保鏢的人，究竟能屈能伸。

那店伙魂魄早已駭飛了，此刻那裡還禁得起這一聲大喝，口中剛說了聲「是」，人已直滾下樓去。

少時酒菜擺上，蕭子春、李迪搶著要來斟酒。

軒轅三光眼睛一瞪，道：「誰要你斟酒，除了對面兩個姓江的娃兒，全給老子遠遠站開。」

他居然拿起酒壺，替小魚兒倒了杯酒，又替江玉郎倒了一杯，小魚兒滿懷歡喜，江玉郎卻已駭破苦膽。

軒轅三光端起酒杯，道：「喝！」

小魚兒一飲而盡，江玉郎也不敢怠慢，他剛放下杯子，只見軒轅三光眼睛已在盯著他，咯咯笑道：「你可知道這酒叫什麼酒？」

江玉郎道：「弟……弟子愚昧，實在不懂。」

軒轅三光大聲道：「這一杯叫賭酒，無論誰喝了老子倒的酒，都得和老子賭一賭。」

江玉郎駭得手一抖，酒杯也摔在地上。

軒轅三光眼睛一瞪，道：「怎麼？你不賭？」

江玉郎道：「吐……吐……吐……」

他駭得舌頭都麻了，竟將「賭」字說成了「吐」。

軒轅三光大笑道：「好，你龜兒子要賭啥？」

江玉郎道：「吐……吐什麼……都可以。」

軒轅三光道：「好，老子就賭你這條手臂。」

江玉郎兩腿一軟，從椅子上滑了下去。小魚兒笑嘻嘻將他拉了起來，道：「你怕什麼？反正也未必一定輸的。」

軒轅三光厲聲道：「坐直了，說，你要怎樣賭？」

江玉郎目中竟流下淚來，轉眼去瞧蕭子春等人，但這些人此刻那裡還敢替他出頭？

突然間，一人朗聲笑道：「軒轅先生若要賭，在下可以奉陪，尋這等黃口孺子來賭，豈非無趣麼？」

小魚兒轉眼望去，但覺眼睛一亮。

一個青衫秀士已飄飄走上樓來。

※※※

燈光下，只見此人眉清目亮，面如冠玉，他含笑走過來，風神更是瀟灑已極，小魚兒自出道江湖以來，除了那無缺公子外，就再未見過如此令人著迷的人物。

蕭子春等人見到他來了，都不禁在暗中長長鬆了口氣，喜動顏色，江玉郎更是歡喜得幾乎要跳了起來。

軒轅三光目光閃電般在他身上一轉，也不禁為之動容道：「你是誰？」

這人微笑一揖，道：「在下江別鶴。」

軒轅三光目光閃動，厲聲道：「江湖傳言，江南一帶，出了個了不起的英雄，乃是燕南天之後第一個當得起『大俠』兩字的人物，莫非就是你？」

江別鶴笑道：「那只是江湖朋友抬愛，在下怎擔當得起。」

軒轅三光指著江玉郎搖頭嘆道：「虎父犬子……虎父犬子……」

突又一拍桌子，大喝道：「他既是你兒子，你莫非要代他與我賭一賭？」

江別鶴道：「軒轅先生若有興致，在下自當奉陪。不知軒轅先生賭注如何？」

軒轅三光微一思索，濃眉軒起，大聲道：「你我兩人無論誰輸了，便任憑對方處治！」

這賭注說出來，眾人不禁俱都失色。這「任憑對方處置」，委實令人心驚，勝的一方若令敗的一方去做件絕不可能，甚至丟人現眼之事，那豈非比「死」更痛苦百倍，尤其以江別鶴這樣的身份，他若輸了，就算想死，也先得做了對方要求之事才能死的。他就算死也不能食言背信。

眾人只道江別鶴絕不會答應，那知他只是淡淡一笑，道：「就是這樣也好，但如何賭法，還請見告。」

軒轅三光見他如此輕易便答應了這賭注，也不禁為之動容，端起面前酒杯，一飲而盡，大笑道：「好，江南大俠果然豪氣干雲，我定了賭注，如何賭法便由得你，這是我的規矩。」

江別鶴笑道：「既是如此，在下恭敬不如從命了。」

他走過去，搬了張小圓桌來，又將一大碗滿滿的魚翅羹放在桌子中央。軒轅三光瞧得奇怪，道：「這又算什麼？」

江別鶴緩緩道：「你我依次往桌上擊一掌，誰若將這碗魚翅震得濺出，或是使得碗落下去，那人便算輸了。」

他口中說話，一掌向那桌面拍了下去。

他這一掌似乎也未用什麼氣力，但那堅硬的梨木桌面在他掌下竟像是突然變成了豆腐似的。

他一掌切下，竟穿透了桌面，桌上那碗盛得滿滿的魚翅羹，果然還是紋風不動，沒有濺出一滴。

江別鶴微微笑道：「你我一掌擊下，必定穿透桌面，是以就算你我兩人都未將這碗魚翅羹震倒，到了後來，桌面上俱是掌痕，那中央一塊，總要落下去的，誰擊下最後一掌，誰就輸了，是以桌子越小，勝負便越早。」

眾人都已被這種掌力驚得呆了，直到此刻才喝出采來，就連小魚兒也不能例外，他實也未見過這種掌力。

軒轅三光面色也已變了，站在那裡，怔了許久，喃喃道：「這樣的賭法，倒真連我也未曾見過。」

江別鶴笑道：「在下已擊下了第一掌，此刻該輪到軒轅先生了。」

軒轅三光突然仰首狂笑道：「我『惡賭鬼』平生與人大賭小賭，不下萬次，從未有一次還未賭時，便已先認輸了……」

他突又頓住笑聲，目光凝注江別鶴，道：「但這次，我不必賭，已認輸了……我掌力縱能穿透桌面，卻萬萬不能令這碗見鬼的魚翅羹一滴也不濺出來。」

眾人長長噓了口氣，大喜歡狂。

軒轅三光慘然一笑，背負雙手，道：「現在，你要我怎樣，只管說吧！」

江別鶴微一沉吟，走過去倒了兩杯酒，笑道：「在下且敬軒轅先生一杯。」

軒轅三光仰首一飲而盡，「砰」地放下酒杯，厲聲道：「現在軒轅三光是生是死，往東往西，但憑閣下吩咐！」

# 第三十九章 假仁假義

江別鶴微笑道：「在下要軒轅先生做的事，方才不是已做過了麼？軒轅先生的賭注既已付清，為何還要說這樣的話。」

軒轅三光又怔住了，吶吶道：「你……你說什麼？」

江別鶴笑道：「輸的一方，既是任憑勝方處置，在下就罰軒轅先生一杯酒，此刻軒轅先生酒已飲下，正是銀貨兩訖，各無賒欠了。」

軒轅三光木立當地，喃喃道：「你若能殺了我，江湖中人誰不欽服，你若要我做件事，無論奇珍異寶，名馬靈犬，我也可為你取來，但……但……」

他長嘆一聲，苦笑道：「但你卻只是要我喝一杯酒。」

江別鶴笑道：「若不是在下量小，少不得還得多敬幾杯。」

軒轅三光突然舉起那酒葫蘆，一口氣喝了十幾口，伸手抹了抹嘴唇，仰天長笑起來，道：「好！果然不愧是『江南大俠』！我軒轅三光平生未曾服人，今日卻真的服了你江別鶴了！」

大步走過去，拍了拍小魚兒肩頭，道：「小兄弟，你的事我已管不了啦，但有『江南大俠』在此，你再也不必怕那些鼠輩欺負了，我且去了……再見！」

說到「再見」兩字，人已出窗，霎眼間便消失在夜色中。窗外涼風習習，一彎新月正在中天。

江別鶴目送他去，喃喃嘆道：「此人倒不愧是條好漢！」

「玉面神判」蕭子春陪笑道：「此人名叫『十大惡人』，江兄不乘機將之除去，豈非太可惜了？」

他口中雖以兄弟相稱，但神情卻比弟子待師長還要恭敬。

江別鶴正色道：「這樣的英雄人物，世上有幾個？蕭兄怎能輕言『除去』兩字，何況，此人除了好賭之外，並無別的惡跡。」

蕭子春垂首笑道：「是，小弟錯了。」

江別鶴笑道：「更何況他只要賭輸，便絕不抵賴，縱然輸掉頭顱，也不會皺一皺眉頭，試問當今天下，有他這樣賭品的人，能有幾個！」

小魚兒突然嘆了口氣，道：「只可惜軒轅三光沒有聽見你這番話，否則他真要感激得眼淚直流了。」

江別鶴目光上下瞧了他一眼，展顏笑道：「這位小兄莫非也是犬子好友？」

小魚兒道：「好友兩字，我可實在不敢當。」

江別鶴目光一閃，已瞧見了他們手上的「情鎖」，微微笑道：「這旁門左道的區區之物，我自信還能將之解開，小兄你只管隨我回去……」

小魚兒笑道：「我也實在很想隨你回去，只是這裡還有人等著宰我，怎麼辦呢？」

江別鶴皺眉道：「誰？」

小魚兒道：「自然都是些威名赫赫的英雄豪傑，七、八個成名的大英雄等著宰我一個人，這豈非光榮之至。」

江別鶴目光一轉，滿屋子的人俱都垂下了頭，蕭子春，李迪等人更是面紅耳赤，江別鶴緩緩道：「我可保證，這種事以後絕不會發生了。」

突聽窗外遠處黑暗中有人高歌。歌聲隨風傳來，唱的竟是：「江南大俠手段高，蜜糖來把毒藥包，吃在嘴裡甜如蜜，吞下肚裡似火燒，糟！糟！糟！天下英雄俱都著了道……」

江別鶴神色不變，微微笑道：「得名之人，謗必隨之，我既不幸得名，挨些罵也是應當的，此等小人，你若去追他，豈非反令他得意。」

小魚兒笑瞇瞇瞧著他，道：「我小魚兒也很少服人，今天也倒有些服你了……」

※※※

若沒有自己去看，誰也不會相信「江南大俠」住的竟是這樣的屋子。那只是三五間破舊的屋子，收拾得雖然乾乾淨淨，一塵不染，但陳設卻極為簡陋，也沒有姬妾奴僕，只有個又聾又啞的老頭子，蹣跚地為他做些雜事。

小魚兒隨著他走了兩天，才走到這裡。

這兩天小魚兒更覺得這「江南大俠」實非常人，一個在武林中有如此大名的人，對人竟會如此客氣，這大概除了江別鶴外，再沒有人能做到了，和他走在一齊，就如同沐浴春風一般，無論是誰，都會覺得很舒服，很開心的。

走進了這間屋子，小魚兒更不免驚奇。

江別鶴微笑道：「這莊院昔日本是我一個好友諸葛雲的，他舉家遷往魯東，就將莊院送給了我，只可惜我卻無法保持它昔日的風貌，想起來未免愧對故人。」

小魚兒嘆道：「名震天下的『江南大俠』，過的竟是如此簡樸的生活，千百年來，武林中只怕沒有第二個了。」

江別鶴正色道：「古人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這句話我從未忘記。」

小魚兒嘆道：「你真是個君子。」

少時菜飯端來，也只是極為清淡的三四樣菜蔬，端菜添飯擺桌子，竟都是這領袖江南武林的盟主自己動手的。這樣的生活，與他那炫目的名聲委實太不相稱。

小魚兒喃喃道：「難怪天下江湖中人都對你如此尊敬，一個人能忍別人之所不能忍，自然是應當成大事的。」

江別鶴閃亮的目光轉注著他，忽然道：「我看來看去，越看越覺得你像我昔日一位恩兄。」

小魚兒道：「哦，那是誰？」

江別鶴嘆道：「他如是昔日江湖人中溫文風雅的典型，也是千百年來江湖中最著名的美男子，我為小兒取『玉郎』這名字，正也是為了紀念他的。」

小魚兒笑道：「你看我像個美男子？我這人若也可被稱為『溫文風雅』，那麼天下的男子就沒有一個不是溫文風雅的了。」

江別鶴微笑道：「你也許並不十分溫文風雅，但你的確有他那種無法形容的魅力，尤其是你笑的時候，我不相信世上有任何少女能抗拒你微笑時瞧著她的眼睛。」

小魚兒大笑道：「我但願能有你說的這麼好，也但願能就是你說的那人的兒子。只可惜我爹爹也和我一樣，縱然是個聰明人，但絕不是什麼美男子，而且他現在也正活得好好的，也許正在他那張逍遙椅上抽著旱煙哩。」

他大笑著站了起來，走了出去。江玉郎也只有跟著他。

小魚兒又笑道：「我實在想陪你多聊聊，卻又實在忍不住要去睡了……希望你明天能找幾個有用的鎖匠來，能將這見鬼的『情鎖』打開。」

江別鶴嘆道：「這一路上我幾乎已將鄂中一帶有名的巧手鎖匠都找過了，我實也未想到這『情鎖』的機簧竟造得如此妙。」

他一笑又道：「但你只管放心，就在這兩天我必定能尋得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劍……到了我這裡，你什麼事都不必再煩心了。」

小魚兒笑道：「所以我現在只要一沾著枕頭，立刻就會睡得像死人似的。」

江玉郎現在就像是已突然變成了一個世上最聽話，最老實的孩子，老老實實的隨他走了出去。

江別鶴溫柔地瞧著他們的背影消失，緩緩在袖中摸索著，竟摸著了一柄長不過一尺的短劍。

這短劍的劍鞘黑黝黝的，看來毫不起眼，但等到江別鶴抽出這口劍來，屋子裡卻像是有電光一閃。森冷的劍氣，立刻使燭火失去了光采。

那又聾又啞的老頭子，遠遠站在門口，此刻也不禁打了個冷戰，他瞪大了眼睛，像是在說：「你手裡的明明已是口削鐵如泥的寶劍，卻又為什麼不為他們將那見鬼的『情鎖』削斷？」

江別鶴抬起頭，瞧見他這充滿驚疑的目光，像是已瞧破了他的心意，微微一笑，緩緩道：「我此刻自然還不能將那『情鎖』削斷，那孩子一肚子鬼主意，誰也猜不到他要幹什麼，我只有叫玉郎時時刻刻地監視著他……有了那『情鎖』，他就是想溜想跑，卻也是跑不走的了。」

可惜他說話的對象只不過是個又聾又啞的老頭子，他無論說什麼，這老頭子都是聽不見的。

※※※

走廊上，有個小小的燈籠，昏黃的燈光，照著荒涼的庭園，一隻黑貓蹲踞在黑暗裡，只有眼睛閃著碧綠的光。

小魚兒和江玉郎走在這曲廊上，腳下的地板吱吱直響，遠遠有風吹著樹葉，小魚兒縮起了脖子，苦笑道：「任何人若在這種地方住上十年，不變成瘋子才怪。」

江玉郎道：「你放心，你用不著住十年的。」

小魚兒笑道：「你終於說話了……方才在你爹爹面前，我還以為你變成了啞巴哩。」

江玉郎道：「在我爹爹面前敢像你那樣說話的人，世上只怕也沒幾個。」

小魚兒瞧著那黑黝黝的後園，笑笑道：「這後園你去過麼？」

江玉郎道：「去過一次。」

小魚兒道：「你在這裡也住了許久，只去過一次？」

江玉郎道：「去過一次的人，你用鞭子抽他，他也不會去第二次了。」

小魚兒笑道：「那裡面難道有鬼？」

江玉郎道：「那種地方，鬼也不敢去的。」

他打開一扇門，懸起了一盞燈，小小的屋子裡，有幾柄刀劍，一大堆書，自然，還有張床。

小魚兒眼珠一轉，道：「這就是你的臥房？」

江玉郎長長嘆了口氣，道：「一年多沒有回來，此刻看見這張床，也不覺親熱得很。」

小魚兒笑道：「瞧見你那些寶貝朋友之後，打死我也不相信你以前會老老實實睡在這張床上，你難道真的蹩得住？」

江玉郎突然一笑，道：「半夜我不會溜出去麼？」

小魚兒道：「我自然知道大戶人家的子弟，都有半夜溜出去的雅癖，但你爹爹可與別人不同，你怎能逃得過他的耳目？」

江玉郎眨了眨眼睛，道：「你可知道我為什麼要住在這屋子裡？」

小魚兒道：「不知道。」

江玉郎道：「只因這屋子距離我爹爹的臥房最遠，而且窗子最多……這本來應該是佣人住的地方，但我卻搶著來睡了。」

小魚兒笑道：「據我所知，這只怕是你最聰明的選擇了！」

回到了自己的臥房，江玉郎終於也放下了心，睡到床上，還沒有多久，便已真的睡著了，而且睡得很沉。他也用不著再去提防小魚兒，他也實在累了。小魚兒也像是睡得很沉。

也不知過了多久，有一陣輕輕的腳步聲走了過來，走到了門外，停了停，輕輕敲了敲房門。門裡沒有應聲，這人將門推開一線，瞧了瞧，然後這腳步聲又走了回去，竟像是走入了那荒涼可怖的後園。

這連鬼都不敢去的地方，他三更半夜走去作什？

小魚兒突然張開了眼睛，自頭髮裡摸出了根很細很細的銅絲，竟將這銅絲刺入那「情鎖」上的一個小洞裡。他耳朵貼在這「情鎖」上，將那銅絲輕輕撥動著──他瞇著眼睛，聚精會神地，就像是在聽著什麼動人的音樂。

突然，輕輕「喀」的一響，那鄂中所有的巧匠都打不開的「情鎖」，居然被他以一根細細的銅絲撥開了。

他面上不禁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揮動著那隻失去自由已久的手隨手點了江玉郎的「睡穴」。

江玉郎睡得更不會醒了。

小魚兒瞧著他得意地笑道：「你自以為聰明，其實卻是個呆子，竟一直以為我真的弄不開這見鬼的『情鎖』，你也不想想，我是在什麼地方長大的。」

「惡人谷」中既然有最出色的強盜，自然也有最出色的小偷，在最出色的小偷手下，世上那有打不開的鎖。

但他為什麼卻又一直寧願和江玉郎鎖在一起？寧願受各種氣？他心裡究竟又在打著什麼主意？莫非他早已猜到江玉郎的父親必定是個神秘的人物？莫非他早已猜到這地方必定有一些驚人的秘密？

他要和江玉郎鎖在一起，莫非只不過就是要到這裡來！而且還可令別人都因此而不再防備著他？任何人都以為他是常常擺不脫江玉郎的，有江玉郎時時刻刻，寸步不離跟著他，別人自然都放心得很。

※※※

但這時，小魚兒已溜出了窗子。他竟向那連鬼都不敢去的後園掠了過去。這時，那腳步聲入園已有許久了。

小魚兒掠入那圓月形的門時，只瞧見遠處有燈火閃了閃，然後，便是一片黑暗，燈火竟似熄滅。

黑暗中，樹木在風中搖舞，彷彿是許許多多不知名的妖魔，正待擇人而噬，天上雖然有黯淡的星光，但星光卻更增加了這園林的神秘與恐怖，風很冷，但小魚兒掌心卻是濕濕的，已泌出了冷汗。

假如是別人，此刻早已退回去了。但小魚兒卻不是「別人」，小魚兒就是小魚兒，天下獨一無二的小魚兒，他若要前進，世上再無任何事能令他後退。

他早已認準了方才那燈火閃動之處，他就直掠過去。但園林中只有枯萎了的樹木，頹敗了的山石小亭，方才那一點燈火，早已不知到那裡去了。

走著走著，小魚兒突然迷失了方向。一陣風吹過，他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噤，他忽然發覺自己根本不知道該走到那裡去？該找些什麼？

就在這時，一條黑影自黑暗中竄了出來！小魚兒魂都幾乎被駭飛了，黑影竄過去，竟是條黑貓！但這黑貓又怎會入了這後園？又怎會突然竄出來？

小魚兒心念一轉，絕不再多猜，立刻伏到地上，前面有一堆碎石瓦礫還有一片枯萎的菊花。

他身子剛伏下來，十餘丈外，突然有一扇窗子亮起了燈火，接著，一條人影緩步走了出來。這人手掌著燈，燈光照著他的臉，赫然正是江別鶴！

只聽他「咪嗚」一聲，那黑貓便向他竄了過去，竄入他懷裡，他反手扣起了門，抱著黑貓走了回去。

小魚兒伏在地上，連大氣都不敢出。燈火，剛剛去遠，園林中像是更黑，更冷。小魚兒又等了許久，才悄悄爬了出來，悄悄走過去，走到前面，才瞧出那裡有間小小的花房。

※※※

門，已鎖上了。

於是小魚兒又有了機會施展他開鎖的本事。

他輕輕推開了門，點著了他方才從桌子上偷來的火摺子，花房裡蛛網密佈，角落裡堆著些破爛的花盆，枯葉，木炭，此外就什麼也沒有了──半夜三更，江別鶴跑到這什麼也沒有的破屋子裡來作什麼？

風吹著窗戶，吱吱作響，風從破了的窗紙裡吹進來，就像是一隻冰冷的鬼爪子，在摸小魚兒的背脊。小魚兒真想逃去，逃回床上，用棉被蓋住頭，這種地方，真是連鬼也不會願意來的。

但連鬼也不來的地方，豈非最好隱藏秘密！

他目光四下轉動，瞧了半晌，也瞧不出這屋子裡有什麼可疑之處。

屋子裡到處都積著灰塵，像是已有許久沒有人來過！但江別鶴方才明明來過，灰塵上怎會沒有他的腳印？小魚兒心一動，俯身摸了摸，那灰塵竟是黏在地上的，除非你用力去搓，否則什麼痕跡也不會留下。

小魚兒幾乎跳了起來，他知道這屋子必有地道，但他將每個角落都找遍了，還是找不出有什麼機關消息。

他幾乎絕望了，仰面長長嘆息了一聲，蛛網，在風中飄搖，有些蛛網已被風吹斷了，蜘蛛正忙著在重新結起。但有一張蛛網，任憑風怎麼吹。卻動也不動。

這種事別人也不會注意，但世上再也沒有一件事能逃過小魚兒的眼睛，他立刻竄了過去！

他發現這面蛛網竟是以極整細的烏金絲做成的！他立刻一躍而起，將這面蛛網一拉。

只聽「格」的一聲，接著，又是一連串「格格」聲響，蛛網下的一堆枯柴突然緩緩移動，露出一個洞來！小魚兒也曾見過許多設計巧妙的秘密機關，但卻從未見過有任何一處比這更巧妙，更秘妙。

※※※

除了沒有窗子，這實在是一間最標準的書房，就和世上大多數讀書人讀書的地方完全一樣。

書房的左右兩壁，是排滿了書的書櫥書架，中間是一張精雅的大理石書桌，桌上整齊地排列著文房四寶。

除此之外，自然還有盞銅燈，小魚兒點燃了它，然後，便坐在那張舒服的大椅子上，他開始靜靜地想：「我若是江別鶴，我會將秘密藏在什麼地方？」

任何一間書房裡，可以收藏秘密的地方都很多，但假如那秘密是一些紙張，最好是藏在什麼地方？

最好自然是藏在書裡！但這裡有成千成百本書，他又會藏在那本書裡？

自然要藏在別人最不會翻閱的一本書裡──雖然，這裡絕不會有人走來翻他的書，但他卻也會習慣地這樣做的。

小魚兒站了起來，仔細去瞧那書架。他一本本地瞧，書架上有石刻的史記，漢書，還有些手抄的珍本雜記，每本書上都已積著灰塵。

江別鶴到這裡，自然不會是為了看書，這些書上自有積塵，但這裡……就在這裡，卻有本書非常乾淨。

這本書不算薄，小魚兒抽下來，書皮上寫的是：「本草」。

小魚兒笑了，他知道這必定就是他要找的書。

他翻開了它，就發現這本書中間已被挖去了一塊，四邊卻黏在一齊，就像是個盒子。

書中被挖去的地方，竟放著幾張精巧的人皮面具，還有三兩個小瓶子，這顯然是易容的工具。

但小魚兒卻對這些完全沒有興趣，他再找，又找出個同樣的「書盒子」，這裡面也有幾隻小木瓶。瓶子裡裝的竟是非常珍貴的毒藥！

小魚兒嘆了口氣，再找他又找出了一疊數目大得駭死人的銀票，還有張很長的名單，他也懶得去瞧那些名字，只瞧見每個名字下卻有個括弧，括弧裡有的寫著「少林」，有的寫著「武當」，每一個都寫的是名門大派，也許，這些是江別鶴派到這些門派中奸細的名字。

但小魚兒卻也懶得管它，這些雖然都是驚人的秘密，但卻不是小魚兒所要找的，他失望地在椅子上坐了下來。

突然，他瞧見書桌旁有些矮几，矮几上堆滿了紙，各色各樣的紙，他眼睛像是一亮，抓起了一疊紙。

紙質很輕，很薄，卻帶著韌性，這種紙，在當時是非常特殊的，小魚兒也不過只見過一次。但他卻知道這種紙的味道！只因他曾經將一張同樣的紙吞入肚裡。

這疊紙，正和他從鐵心蘭處得來的那「燕南天藏寶圖」的紙質是完全一樣的，他再也不會忘記。

他仔細地刮了一小撮塵土，輕輕抹在最上面一張紙上，紙上便現出了花紋，果然正是那藏寶圖的圖形。

要知那藏寶圖為了要求逼真，是用木炭條畫的，在上面的一張紙上域圖，下面的紙上自然難免留下痕跡。

此刻小魚兒用灰塵一抹，這些痕跡自然就現了出來，而江別鶴在畫過最後一張圖後，又恰巧沒有再動過這疊紙。

小魚兒長長嘆了口氣，喃喃道：「偽造那藏寶圖的人，果然就是他！要害得天下英雄自相殘殺的人，果然就是他！」

他冷笑道：「好一個大仁大義的『江南大俠』！我早知道你有不可告人的野心，否則你又怎會如此矯情，如此做作？……你不但想將天下英雄俱都瞞在鼓裡，竟還想將不易收服的人俱都用計除去，好讓你獨霸天下！」

他小心地將一切又重歸原位，喃喃又道：「你若不惹我，你的事我本也懶得管的，但誰叫你害得我也上了次大當，我若不教訓教訓你，豈非對不住自己。」

他吹熄了燈，退了出去！將機關也回復原狀。

只因他知道此刻就算要揭破江別鶴的陰謀，別人也不會相信的，江別鶴實在裝得太好了。所以他只有再等，反正江別鶴是跑不了的！

※※※

江玉郎還在沉沉的睡著，甚至連姿勢都沒有變，他的頭埋在枕頭裡，那付已打開了的「情鎖」也仍掛在手上。

小魚兒不動聲色地上了床，又將手套入「情鎖」裡，「格」的鎖上，此刻他什麼都不再想。

他要舒服地睡一覺，養足精神好對付明天的事。但他眼睛還沒有閉上，屋子裡突然有火光亮起。

小魚兒一驚，張開眼，便瞧見一個人笑嘻嘻站在床頭，閃動的火光，照著他蒼白的臉，照著他詭秘的笑容……

這人竟赫然是江玉郎！但江玉郎不是明明睡在他旁邊麼？又怎會站到了床頭？小魚兒跳了起來，再看他身旁的人。

他身旁那人也抬頭向他笑，卻是那又聾又啞的殘廢老人……小魚兒怔了半晌，突然大笑道：「我明明知道江別鶴是個厲害人物，怎地還是小估了他？」

江玉郎冷冷道：「這也很好笑麼？以我看來，你本該痛哭才是。」

只見江別鶴緩緩走了進來，含笑瞧著他柔聲道：「你發現了那麼重要的秘密本該快快逃走才是，但你居然還能不動聲色地回來，你的確有驚人的膽子。」

小魚兒道：「你明明知道我已發現了你的秘密，居然還能不動聲色地等我回來，等我再將自己鎖起……唉，你的確了不起。」

江別鶴道：「你小小年紀，居然能騙過了我，居然能找出我的秘密，這實在是我絕未想到的事，的確令人佩服。」

小魚兒道：「你竟能令天下人都相信你是個大仁大義的英雄，竟能令每個人都對你如此尊敬，當真不愧為一代梟雄。」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竟互相推崇起來，假如有不相干的人在旁邊聽著，誰也不會猜到他們心裡在打什麼主意。

江別鶴嘆道：「我實在很愛惜你的才智，但你為什麼偏偏要來和我作對，你既然知道了那些秘密，我縱然愛惜你，也只有忍痛割愛了。」

小魚兒嘆道：「我實在也很愛惜你的才智，很願意見到你大事成功，但你為什麼偏偏要做出那些見鬼的藏寶圖來，害得我也上了次當。」

江別鶴面上突然微微變了顏色，失聲道：「你怎知道那藏寶圖與我有關？」

小魚兒道：「若不是那藏寶圖，我又怎會來到這裡？我又怎會辛辛苦苦地來發掘你的秘密？只要你不惹到我，你的秘密關我屁事？」

江別鶴瞧了江玉郎一眼，道：「你什麼時候知道的？」

小魚兒笑道：「我瞧見你這『犬子』身上居然也有張藏寶圖，我就問他是從那裡得來的，他說，是從你書房偷來的，那時，我就想，如此重要的藏寶秘圖，你怎能隨便放在書房裡？那時我心裡就已有些疑心。」

江別鶴道：「你疑心得很好。」

小魚兒道：「我又聽人說，這『犬子』的父親乃是一代大俠，我又想，常言道：龍生龍，鳳生鳳，一代大俠怎會養得出如此卑鄙無恥的兒子。」

江別鶴微笑道：「你罵得也很好。」

小魚兒道：「後來我瞧見你，居然住在這種地方，居然自己搬桌子端菜，身旁只用了又聾又啞的老頭子，我又想，這人若不是聖賢，就必定是我從未見過的大奸大惡之徒，因為世上只有這兩種人能做出這樣的事。」

江別鶴笑道：「我自然不太像是聖賢。」

小魚兒道：「所以我就一心探一探你的秘密。」

江別鶴嘆道：「你實在太聰明了，這實在是你的不幸……」

小魚兒道：「我若老些，只怕就能學會裝傻了。」

江別鶴道：「只可惜你只怕永遠學不會了。你可知道今天晚上你並不是唯一想害我的人？」

小魚兒道：「還有誰想害你？」

江別鶴道：「昨夜已有人到我臥房裡去過了，他先將迷香吹進來，再撬開窗子，顯然是要來殺我，只可惜我昨夜並未睡在這裡。」

小魚兒道：「不錯，你昨夜是和我一齊睡在新灘口的客棧裡的……但你又怎會知道有人曾經進去過你的屋子？」

江別鶴笑道：「今天我回來時，那屋子裡還有殘餘的迷香氣味，窗臺上也還留著個淺淺的足印，昨夜想來殺我的人，並不是老手。」

小魚兒嘆道：「他若是老手，今夜就不會來了。」

江別鶴附掌道：「不錯，只因他不是老手，所以今夜還會來的。」

小魚兒苦笑道：「所以你就要我睡在你屋子裡，代替你被人殺死，你不但可藉此殺了我，還可藉此捉住那人，那麼，你殺他時，還可說是為我報仇，別的人若是知道此事，少不得又要稱讚你的仁義。」

江別鶴大笑道：「和你這樣聰明的孩子說話，當真有趣得很……我甚至根本不必說出來，你便已知道我的心意。」

# 第四十章 冤家路窄

小魚兒果然被送到江別鶴臥房的床上。

「情鎖」還是他自己打開的，但鎖一開，他身上「肺俞」、「心俞」、「督俞」、「膈俞」、「肝俞」、「膽俞」、「脾俞」、「三焦俞」等八處穴道，立刻就被江別鶴一一點遍。

現在，他睡在床上，眼睜睜瞪著屋頂，心裡索性什麼也不去想，反而在數著綿羊，一隻，兩隻……但他直數到八千六百五十四隻，眼睛還是睜得大大的。

他數著綿羊，心裡不由得就想到桃花，想到桃花那紅紅的，像是蘋果般的臉，於是他立刻又想起了鐵心蘭。他從來不知道人類的聯想力竟是如此奇怪，你越是不願意去想一個人，那人總是偏偏會闖入你心裡來。

「鐵心蘭此刻在那裡？也許正在和那溫文風雅的無缺公子開心地談著話，但我卻在這裡等死。」

小魚兒閉上眼睛，拼命令自己不要去想她，但鐵心蘭偏偏還似在他眼前，穿著一身雪白的衣服，站在燦爛的陽光下。這就是他第一眼瞧見她時的模樣。

若不是鐵心蘭，他又怎會得到那見鬼的「藏寶圖」，若不是那「藏寶圖」，他又怎會來到這裡？

他再去數綿羊……八千六百五十五……八千六百五十六……但一隻隻綿羊的頭，竟都變成了鐵心蘭的。

突然間，窗外輕輕一響。接著，便有一陣淡淡的香氣飄了進來。

小魚兒立刻屏住了呼吸，暗道：「來了，終於來了，江別鶴果然算的不錯……唉，我連手指都不能動，屏住呼吸又有什麼用？」

他大半個臉都埋在枕頭裡，只露出半隻眼睛。他就用這半隻眼睛往外瞧。

只見窗子輕輕開了一線，接著，一條人影閃身而入。這人穿著一身黑色的緊身衣，手上拿著柄閃亮的柳葉刀，行動顯得十分輕靈矯健，而且膽子也真不小。

刀光忽然閃亮了她的臉。小魚兒恰巧瞧見了她的臉，他立刻駭呆了。這大膽的黑衣刺客，竟是鐵心蘭！

世上怎會有這樣巧的事？莫非是小魚兒看花了眼！但他看的實在不錯，這人的確是鐵心蘭。

她一閃進屋子，瞧見床上有人，就也不瞧第二眼，一步竄到床前，一刀向床上的頭顱砍了下來。小魚兒既不能動，也不能喊，心裡更不知是什麼滋味，他竟要死在鐵心蘭手裡，這豈非是老天的惡作劇！

※※※

江別鶴父子就在門外偷偷瞧著，只待她這一刀砍下，他們立刻就要衝進去──這一刀眼見已砍下去了！小魚兒的頭眼見已要離開脖子！

那知就在這時，突聽「咯」的一聲，鐵心蘭手裡高舉著的柳葉刀，竟突然奇蹟般一斷為二！

江別鶴父子俱都吃了一驚，「是誰有這等身手？」

鐵心蘭更是面無人色，後退兩步，似待覓路而逃。這時窗外已飄入了一條人影，就像是被風吹進來的一朵雲。淡淡的星光照進窗戶。

星光下，只見這人身上穿著件輕柔的白麻長衫，面上帶著絲平和的微笑，在淡淡的星光下，看來彷彿是天上的神仙，從頭到腳，都帶著種無法形容的懾人魅力，但誰也說不出他這種魅力是從那裡來的。

江別鶴竟也不覺被他這種風雅而華貴的氣質所懾，竟怔在門外，再也想不起武林中那有這樣的少年。小魚兒卻一眼便認出了他，更幾乎暈了過去。

他自然就是世上所有人類最完美的典型──無缺公子。

※※※

鐵心蘭又不禁後退兩步，嘶聲道：「是你？你……你怎會來的？」

無缺公子微微笑道：「自從前天你苦心討來了這『雞鳴五鼓返魂香』，我就覺得有些懷疑，所以這兩天來，我一直在暗中跟著你。」

鐵心蘭輕輕跺腳道：「你為什麼要跟著我？你為什麼要阻攔我殺他？」

無缺公子柔聲道：「江湖中人人都說『江南大俠』是位仁義的英雄，你縱然對他有些氣惱，也不該如此殺了他。」

鐵心蘭顫聲道：「你……你知道什麼？你可知道他……他殺死了我爹爹？」

這時，江別鶴終於推門走了進去，滿面俱是驚奇之色，像是對什麼事都不知道似的，抱拳笑道：「兩位是誰？……在下平生從未妄殺一人，又怎會殺死姑娘的爹爹，姑娘只怕是對在下有所誤會了。」

鐵心蘭眼睛都紅了，厲聲道：「我爹爹明明留下暗號，告訴我他要來尋你，但到了這裡後，便未曾再出去，難道不是被你害死在這裡！」

江別鶴道：「這位姑娘是……」

鐵心蘭大聲道：「我姓鐵，我爹爹便是『狂獅』鐵戰！」

江別鶴笑道：「原來是鐵姑娘，但在下可以名譽擔保，鐵老先生確未來過此間，姑娘不妨仔細想想，在下若真的殺了鐵老先生，那是何等大事，在下縱待隱瞞，江湖中也必定有人知道的，何況，在下也未必就想隱瞞的。」

「狂獅」鐵戰乃是「十大惡人」之一，江湖中想殺他的人，本就不只一個，若有人殺了他，非但人人稱快，而且人人都要稱讚幾句，江別鶴這番話雖然說的話中帶刺，但卻大有道理。

鐵心蘭正和她爹爹一樣，是個毛粟火爆的脾氣，雖然尋來拼命，但她爹爹究竟是否死在這裡，她卻根本未弄清楚。此刻她聽了這番話，心中雖然氣惱，卻也反駁不得。

江別鶴已向無缺公子抱拳笑道：「公子人中龍鳳，在下走動江湖數十年，卻也從未見過公子這樣的人物，不知可否請教尊姓大名？」

無缺公子微笑道：「在下花無缺，閣下……」

江別鶴長揖道：「在下便是江別鶴。」

鐵心蘭突又跳了起來，大聲道：「你是江別鶴，那麼床上的又是誰？」

江別鶴暗笑道：「這女子看來秀氣，其實卻只怕是個魯莽張飛，竟直到此刻才問床上的是誰……」心念轉動，人已走到床邊，拍著小魚兒道：「此乃在下故人之子，今日遠道而來，是以在下便將臥榻讓給了他……賢侄快快醒來，見過花公子。」

手掌拍動間，他已解開了小魚兒的穴道，但卻又輕輕按在死穴之上，只要小魚兒說出一個字對他不利，他手掌一用力，小魚兒第二個字便再也說不出了。

小魚兒頭仍埋在枕頭裡，突然蹩著喉嚨道：「我早已醒了，只是懶得和他們說話而已。」

江別鶴故意皺眉：「你怎可如此無禮？」

小魚兒道：「江湖中誰不知道你老人家是大仁大義的英雄，但他們卻要賴你老人家胡亂殺人，這種不明是非的人，我和他有什麼好說的。」

江別鶴本道小魚兒縱然被脅，最好也不過不開口而已，那知小魚兒竟為他辯白起來，這倒是他未曾想到的事。

突聽鐵心蘭失聲道：「你……你……」瞧了無缺公子一眼，突然一笑，柔聲道：「你既然沒有殺死我爹爹，也就算了，我們走吧。」

江別鶴又是一怔：「這女子神態怎地轉變得如此之快？」

卻不知小魚兒雖然蹩住嗓子，但鐵心蘭對他朝思夜想，時刻未忘，又怎會聽不出他的聲音。

她心中正自驚喜交集，突又想到無缺公子若是知道小魚兒在這裡，小魚兒還會有命麼？是以立刻拉著花無缺就走。

這幾人關係當真是複雜已極，江別鶴縱然是個聰明人，一時之間，卻也難以弄得清，反而笑道：「花公子既來寒舍，怎可如此匆匆而去……」

花無缺笑道：「在下也久聞江南大俠俠名，正也要多領教益，只是……」

小魚兒見他要走，本已在暗中謝天謝地，此刻突又聽他有留下來的意思，一急之下，忍不住又大聲道：「只是你若真的要見我江老伯，本該等到明日清晨，再登門拜訪，三更半夜的越窗而來，成何體統？」

花無缺面色突然一變，沉聲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鐵心蘭拼命拉他袖子，道：「管他是誰，咱們快走吧。」

她直將花無缺拉出窗子，才鬆了口氣，那知眼前人影一花，花無缺已不見了，再瞧他人已到了小魚兒的床頭。

小魚兒整個頭都埋進枕頭裡，心裡不住罵自己該死，江別鶴見到花無缺去而復返，更是莫名其妙。

只見花無缺面沉如水，一字字道：「此人可是江魚？」

江別鶴怔了怔，強笑道：「公子可是認得我這位賢侄？」

花無缺長長吐了口氣，展顏笑道：「很好，好極了，你居然沒有死。」

江別鶴見他如此歡愉，再也想不到歡喜的只是為了可以親手殺死小魚兒，還當他必是小魚兒的好友，當下笑道：「他自然不會死的，誰若要害他，在下也不會答應。」

花無缺悠悠道：「你不答應？」

江別鶴見他神色有異，心裡正在奇怪，小魚兒已跳了起來，躲在他背後，向花無缺做了個鬼臉，笑道：「誰若想殺死『江南大俠』的賢侄，豈非做夢。」

花無缺緩緩道：「在下對『江南大俠』雖然素來崇敬，但卻勢必要殺此人，別無選擇！」

江別鶴又是一怔，失聲道：「你……你要殺他？」

花無缺嘆了口氣，道：「在下委實不得不殺。」

江別鶴瞧了瞧小魚兒，不禁暗道一聲：「糟，我終於還是上了這小鬼的當了。」

要知他話既已說到如此地步，以他的身份地位，那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眼看別人在他面前殺死他「賢侄」的。

小魚兒瞧他神色，心裡真是開心得要命，口中卻嘆道：「江老伯，你就讓他殺死我吧，這人武功高得很，反正你老人家也不是他的敵手，江湖中人也不會恥笑你老人家的。」

江別鶴暗中幾乎氣破了肚子，面上卻微笑道：「花公子當真要令在下為難麼？」

花無缺沉聲道：「閣下但請三思。」

突然間，江玉郎捂著肚子衝進來，面色蒼白得可怕，身子也不住顫抖，指著小魚兒道：「他……他送來的酒中有毒！」

江別鶴面色也立刻慘變，回身瞪著小魚兒，厲聲道：「我父子待你不薄，你……你為何要來害我……難怪你自己一滴不嘗，原來你竟在酒中下了毒！」

這變化不但大出花無缺意料之外，連小魚兒也怔住了。

但他立刻便又恍然，不禁暗罵道：「好個小賊，好陰損的主意……」

這主意的確是個高招，情況一變，變得連江別鶴父子自己都要殺他了，自然再也用不著阻攔花無缺。

只見江別鶴突然自懷中拔出了那柄寶劍，怒罵道：「我待你如子如侄，不想你竟為了這區區一柄劍便要置我於死，你……你這種忘恩負義全無天良之人，若是容你活下去，還不知有多少人要死在你手裡，我豈能不為世人除害！」手腕一抖，短劍直刺小魚兒的胸膛。

那知他劍方刺出，花無缺已輕輕托住了他的手腕。

江別鶴又是一驚，既驚於這少年出手之快，更不知道這少年為何又反過頭來阻攔於他，失聲道：「公子你……你為何……？」

花無缺道：「抱歉得很，在下必須親自動手！」

他突聽江玉郎慘呼一聲，倒在地上。

江別鶴也立刻摀住肚子，慘笑道：「既是如此，在下……在下……」

話未說完，倒退幾步「蹼」地坐倒椅上。

花無缺嘆了口氣，自懷中取出個小小的玉瓶，送到江別鶴手裡，道：「這仙子香與素女丹一外敷，一內服，可解世間萬毒，閣下但請自用，恕在下不能親自為賢父子效勞了。」

他雖有行動，雖在和別人說話，但目光卻始終瞬也不瞬地盯在小魚兒身上，他已嘗過小魚兒鬼計的滋味，這一次那敢有絲毫大意。

小魚兒也知道自己這一次只怕是休想再能跑得脫的了，索性盤起雙腿，坐在床上，笑嘻嘻地瞧著他道：「我居然沒有死，真該恭喜你才是。」花無缺一笑道：「不錯，你居然未死，實乃我之大幸。」

小魚兒笑道：「你自信這一次真的必定能殺死我？」

花無缺道：「這一次你縱然再想自殺，也是絕不可能的了。」

小魚兒揚了揚眉，道：「哦？」

花無缺緩緩道：「在這樣的距離之內，無論任何人的手只要一動。我便可先點下他左右雙臂一十八處穴道。」

他淡淡說來，就像是在說一件最簡單最輕易的事，但小魚兒卻知道他說的絕沒有半句假話。

窗外，鐵心蘭突然將柳葉刀彈得「叮叮」作響，她這柳葉刀本是鴛鴦兩柄，斷了一柄還剩下一柄。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笑道：「你可敢讓我自己走出去？」

花無缺微微一笑，道：「你想你能逃得了麼？」

小魚兒笑道：「你何必多心，我只不過是不願意被你抱出去而已。」

他一躍下床，瞧了江別鶴父子一眼，若是別人，此刻少不得要大聲揭破這父子兩人的奸謀。但小魚兒卻知道那不過是白費氣力，他說的話花無缺根本連一個字也不會相信。那是個很老式的窗子，窗臺很低，就像門檻一樣。

小魚兒搖搖擺擺地一腳跨了出去，他瞧著鐵心蘭，鐵心蘭也在瞧著他，那雙美麗的眼睛裡究竟含蘊著多麼複雜的情感？這只怕誰也分不清。

柳葉刀仍被她彈得「叮叮」直響。夜風中已頗有寒意。

小魚兒筆直向前走，也不回頭去瞧花無缺，他知道花無缺必定不會離他很遠的，他再瞧也是沒有用。他搖搖擺擺走過鐵心蘭身旁。

突然間，刀光一閃，柳葉刀向小魚兒身後直劈過去。

小魚兒自然知道這一刀是劈向花無缺的，花無缺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得先閃避──鐵心蘭刀法也算一流高手。刀光閃處，小魚兒已向前一躍而出。

只聽鐵心蘭叱道：「接住……」

那知刀在半空突聽「叮」一聲，剩下的這柄柳葉刀也突然奇蹟般折為兩段，自空中直跌下來。

花無缺已又到了小魚兒身後，道：「你還要往前走麼？」

他語聲仍是那麼平和，面上也仍然帶著微笑，就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似的，更絕不去瞧鐵心蘭一眼。他若去瞧鐵心蘭，鐵心蘭怎有顏面見他，他一生中絕不會傷害任何一個女孩子，何況這女孩子是鐵心蘭。

小魚兒嘆了口氣，只得再往前走。

他走了幾步，忽然嘆道：「你對女孩子可真不錯。」

花無缺笑道：「這是我從小的習慣。」

小魚兒道：「假如那女孩子很醜哩？」

花無缺道：「只要是女孩子，就全是一樣。」

小魚兒笑道：「我真想找個很醜很醜的女孩子來……癩痢頭，掃把眉，葡萄眼，塌鼻子，缺嘴巴，再加上大麻子……我倒要瞧你對她如何？」

花無缺道：「抱歉得很，你只怕沒有這機會了。」

小魚兒忽又嘆了口氣，道：「這實在是件令人很難想像的事，你要殺一個人時，居然還能不慌不忙地和他談笑聊天，這……這簡直不可思議。」

花無缺淡淡笑道：「聊天和殺人，完全是……」

小魚兒苦笑道：「完全是兩回事，是麼？」

花無缺道：「不錯，我自己要和你聊天，但我得到的命令卻要我殺了你，所以這完全是兩回事，互相絕沒有關係。」

小魚兒嘆道：「我真不懂，你怎能將這兩件事分開的？」

花無缺道：「這是我從小所得的教訓。」

小魚兒長嘆道：「你真是個聽話的孩子。」

花無缺笑了笑，道：「你還要往前走麼？」

小魚兒苦笑道：「是你要殺我，不是我要殺你，你並不需要徵求我的意見。」

花無缺緩緩道：「那麼……就在這裡停下吧。」

小魚兒四望一眼，淡淡的星光下，遠處龜山巨大的山影朦朧，近處垂楊的枝條已枯萎……

小魚兒喃喃道：「奇怪，江南的秋，怎會來得這麼早，我江魚又怎會死得這麼早？……」

※※※

直到花無缺等人俱已去遠，江玉郎才跳了起來。

江別鶴也坐直了，瞧著他笑道：「想不到你應變的急智，竟還在我之上。」

江玉郎垂首道：「孩兒怎及爹爹，孩兒只不過是……」

江別鶴嘆道：「你在你自己爹爹的面前，並不需要太用心計，就算你智計強勝於我，我難道還會對你怎樣不成？」

江玉郎道：「是。」

江別鶴撫摸著那玉瓶，皺眉道：「仙子香，素女丹，……想不到那花無缺竟是『移花宮』的弟子，此人出現江湖，我倒要留意些才是。」

江玉郎道：「他武功雖高，但卻完全不懂事，又有何可怕？」

江別鶴嘆道：「此人大智若愚，又豈是你所能揣測。」

江玉郎笑道：「但那位鐵姑娘，卻的確有些大愚若智，不過……她爹爹是否真的沒有來過這裡？你老人家是否真的沒有殺他？」

江別鶴冷冷一笑，道：「我雖然真的沒有見到過『狂獅』鐵戰，但像她那樣的女孩子，說出來的話卻很少會有假的。」

江玉郎皺眉道：「她既然沒有說假話，而你老人家又真的沒有見過『狂獅』鐵戰，那麼，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江別鶴嘆聲道：「這就是說，『狂獅』鐵戰雖然來過，但卻改扮成另一種模樣，而我竟一時疏忽，沒有認出他來。」

江玉郎道：「但……但那女子又說她爹爹到了這裡後，便未曾出去。」

江別鶴悠悠道：「不錯，他此刻或許還在這裡。」

江玉郎動容道：「在這裡？」

江別鶴冷笑一聲，長身而起，冷冷道：「你莫要忘記，此間除了我父子之外，還有一個人的。」

江玉郎失聲道：「你老人家是說那老聾子？」

江別鶴冷笑道：「他難道不能裝得又聾又啞麼？」

江玉郎道：「但你老人家曾經偷偷從他背後走過去，在他耳畔把那面大鑼敲得山響，我從前面看，他真的連眼睛都沒有眨一眨。」

江別鶴道：「有定力的人，縱然山崩於前，也不會眨一眨眼睛的。」

江玉郎立刻放低了語聲，道：「你老人家可知道此刻他在那裡？說不定已經逃走了也未可知。」

江別鶴卻放大了聲音，厲聲道：「他以為我不會懷疑到他，所以必定尚未逃走，此刻我父子只要瞧見了他，就立刻將他殺死，絕不要再給他說話的機會，『寧可錯殺一百好人，也不要漏掉一個奸細！』這句話你切切不可忘記！」

江玉郎聽他聲音說得這麼響，心裡不禁大是奇怪！

「那老頭若非聾子，聽見這話豈非要跑了麼？」

但轉念一想，立刻又恍然！

「爹爹想已知道他就在附近不遠，他若駭得跑了，豈非便可證明他就是『狂獅』鐵戰，那時再追也不遲。」

只見江別鶴「砰」地一聲，推開了門！

# 第四十一章 流浪江湖

門外是條走廊，走廊的盡頭有間小屋，屋裡有爐火，火上燒著壺水，老人正蹲在壺邊，等著水沸。他動也不動地蹲在那裡，顯得那麼安詳，那麼寧靜。

他這一生中已「等」了多久？還要「等」多久？對於「等」，他自然比少年人有更多的忍耐。

江別鶴厲聲道：「很好，你裝得很像，但無論如何，我還是要你的命！」他一步竄過去，手掌向老人頂門直擊而下。

老人卻抬起頭來，向他一笑，指著爐子上的水壺，像是在說：「水開了，我就替您沏茶。」

江別鶴這隻手掌終於只輕輕落在他肩上，這老人若是聽見他說的一個字，笑容又怎會如此安詳？

※※※

淡淡的星光，照在花無缺臉上。真是張毫無瑕疵的臉。天下少女們在夢裡所幻想的白馬王子，就該是這模樣。

小魚兒瞧著他，忽然笑道：「你知道麼，你『無缺』這名兒的確取得很好，你的確沒有什麼缺憾……你出身於世上名聲最響的武林聖地，你少年英俊，不虞錢財，你的武功可使江湖中每一個人都對你恭恭敬敬，你的美貌，談吐和風神，又可使天下每一個少女都為你著迷，你的名譽也無懈可擊，令人甚至在背後都不能罵你。」

他搖著頭笑道：「天下若真有一個完美無缺的人，那人就是你。」

花無缺微微笑道：「多謝誇獎。」

小魚兒悠悠道：「但我卻忽然發覺，你還是少了樣情感，你澈頭澈尾是個沒有情感的人，你身上流的血，只怕都是冷的。」

花無缺淡淡一笑，道：「是麼？」

小魚兒大聲道：「你不服麼？好，我問你，你可真的懂得什麼叫愛，什麼叫恨？你可曾嚐過愛的滋味？恨的滋味？」

他一步步往前走，接道：「你甚至連煩惱都沒有，老、病、愁悶、貧苦、失望、悲傷、羞侮、惱怒……這些本是全人類都不能避免的痛苦！但你卻一樣也沒有……一個完全沒有痛苦的人，又怎能真正領略到歡樂的滋味。」

他長嘆了一聲，緩緩接道：「你既沒有真正愛過一個人，也沒有真正恨過一個人，你沒有痛苦，也沒有歡樂……別人也許都羨慕你，我卻覺得你活著實在沒有什麼意思。」

花無缺默然半晌，神色竟還是那麼安詳，絕沒有任何變化，他只不過是淡淡笑了笑，道：「也許你說得不錯，這只怕也是我從小的環境造成的。」

小魚兒苦笑道：「不錯，只有『移花宮』才能造出你這樣的人，使你變成一個活動的木頭人。你雖然對每個人都謙恭有禮，但心裡卻絕不會認為他們值得尊敬，你雖然對每個女孩子都溫柔體貼，但也絕不是真的喜歡她們。」

他又長嘆一聲，道：「就算你要殺人，你心裡都未必認為他是該殺的。」

花無缺嘆道：「這的確是遺憾得很。」

小魚兒仰天一笑，道：「好，現在我話已說完了，你只管動手吧，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能在幾招內將我殺死！」

花無缺道：「你可要使用兵器？」

小魚兒道：「我沒有兵器。」

花無缺柔聲道：「你若願使用兵器，我可以陪你到有兵器的地方，讓你選擇一樣。」

小魚兒苦笑道：「你明明知道我縱有武器，也非你敵手，你明明要殺死我，還要對我如此客氣，若是別人，必定要認為你是個陰險毒辣的人，但我卻知道你不是，因為你連虛偽作假都不會，因為你根本不必作假。」

花無缺道：「你實在很瞭解我。」

小魚兒道：「你再想找一個這麼瞭解你的人，只怕很難了。」

小魚兒抹了抹發乾的嘴唇，道：「我不要用兵器，你動手吧。」

花無缺仰頭瞧了一眼，秋風吹過，一片枯葉飄飄落了下來，星光更淡了，大地充滿了蕭瑟之意。

他嘆了一聲，悠悠道：「這樣的天氣……」

小魚兒接道：「這樣的天氣，的確很適於殺人。」

突聽鐵心蘭冷冷道：「這樣的天氣，只令我覺得冷得很……」

她突然走過來，身上竟已是完全赤裸著的！

※※※

星光，柔和地灑了她全身。

世上絕對無法再找出一樣比這赤裸的少女胴體更美，更眩目的東西來，簡直美得令人窒息。一瞬間，小魚兒和花無缺呼吸都為之停頓。

花無缺顫聲道：「你……你……」

鐵心蘭轉身面對著他，悠悠道：「你看我美麼？」她起伏著的胸膛，在月光下看來是那麼蒼白。

花無缺不由自主閉起了眼睛，道：「你……你為什麼要……」他剛閉起眼睛，鐵心蘭已撲上去緊緊抱住了他。

花無缺只覺得一個冰冷的，柔滑的身子，纏住他的身子，他的心房突然猛烈地跳動，手足也顫抖起來。

他一生中從未有這種感覺，他彷彿要暈迷，爆裂……他根本不知該如何是好。

鐵心蘭顫聲道：「死人，你……你還站在這裡？」

小魚兒站在那裡，像是已發了呆。

鐵心蘭嘶聲道：「你這樣……你還不走？」

小魚兒目中突然流下淚來。

這幾乎是他平生第一次流淚，他也不知道這是感激的淚？是悲傷的淚？是憤怒的淚？還是羞愧的淚？

花無缺的手根本不敢去碰鐵心蘭的身子，自然也掙不脫她，額上已有了汗珠，只有連聲道：「放手……放手！……」

鐵心蘭也是流淚滿面，道：「你……你再不走，我就死在你面前！」

小魚兒道：「我……我……」

他最後瞧了鐵心蘭一眼──那無辜而純潔的胴體，已滿臉晶瑩的淚珠，這必將令他永生不能忘懷。他狂吼一聲，發瘋似的轉頭奔了出去。

※※※

小魚兒像一條負傷的野獸，在這秋夜中的原野裡狂奔著，也不知究竟奔出了多遠，更不知已奔到何處？

他已再沒有眼淚可流，他的心亂得就像是他的頭髮，他一生中從沒有這樣痛苦這麼心亂過。

水田裡的稻穗已成長，在晚風中像是大海的波浪。小魚兒奔入一塊稻田中央，在星光下躺了下來。

積水的污泥，浸著他的身子，星光自稻穗間望出去，顯得更遙遠，更飄忽，更不可捉摸。

他暗問自己：「我能算是個人麼？」

「我自以為誰都比不上我，我瞧不起任何人，但別人要殺我時，我卻連一點法子也沒有。」

「我瞧不起女人，尤其是鐵心蘭，只因我知道她愛我，所以就拼命令她傷心，但到頭來卻要她犧牲自己來救我！」

「我自以為是天下第一個聰明人，但此刻卻像條狗似的被人追逐，像條狗似的夾著尾巴逃。」

「我這次雖然逃脫了，但我這一生中難道都要這樣逃麼？我這一生中難道都要等別人來救我？「

「不錯，花無缺的計謀也許不如我，但像他這樣的人，又何必再用什麼計謀？只因他有真實的本事。「

「而我……我卻只想靠聰明，靠運氣……一個人若只有聰明，而沒有本事，那又有什麼用？「

「我自以為連『惡人谷』裡的人都怕我，所以覺得很了不起，卻不知他們怕我，只不過是像父母怕一個頑皮的孩子似的，若是真的動手，我能強得過屠嬌嬌？李大嘴？『血手』杜殺？……「

小魚兒就這樣躺在水田裡，反反覆覆地想著。

小魚兒終於爬了起來，他身上滿是污泥，臉上也滿是污泥，他也不管，只是沿著田埂往前走。

前面有煙火點點，彷彿是個村鎮市集。一家小客棧旁的空地上，團聚著一群人，裡面鑼鼓聲打得「叮咚」直響，紅紙大燈籠也在風中直幌。

這自然是個走江湖的戲班子。

小魚兒走到前面，蹲下來，一個穿著紅衣服，紮著兩根小辮子，眼睛大大的女孩子正在那裡走繩索。另外還有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幾個人，有的在旁邊舞刀，有的在翻觔斗，有的在打鑼，有的在敲鼓。

小魚兒只是蹲在那裡，眼前演著什麼，他根本沒有看，他只覺得很蕭索，只是想看看人們的笑容。也不知過了多久，他模模糊糊感覺到有人歡呼，有人拍手，還有銅錢落在地上的叮叮聲響。

然後人群散去了，走江湖的在收拾著傢伙，那個穿紅衣服的女孩子卻像是個公主似的，只是坐在那裡喝水。她皺著眉瞧了小魚兒一眼，那雙大眼睛裡閃著光，突然從懷裡摸出了個銅板，拋在小魚兒面前，立刻又扭轉了頭。

戲班子也走了，穿紅衣的小姑娘昂著頭走過小魚兒旁邊，像是沒有在意，伸腳輕輕踢了踢，將那銅板踢到小魚兒腳下。

這是多麼善良的人們，瞧見了別人的窮困，就忘記了自己的。

大人們在笑著，討論著今天的收獲可以買多少肉，打多少酒，至於明天──明天是另一個日子，他們用不著去為明天煩惱，明天縱有不幸的事，縱然沒飯吃，且等到明天再去煩惱，今天先喝了酒再說。

這又是多麼豁達的人們──小魚兒此刻想過的，正是這種只有「今天」，沒有「明天」的日子。

他撿起了那銅錢，跟在他們後面走，前面不遠，就是江岸，江岸旁停著一艘船，這就是他們的家。

一個藍布衣褲，敞著衣襟，露著紫銅的胸膛的虯髯老人正在指揮著人將兵刃傢伙搬上船去。

他年紀雖已必在六十開外，但身子卻仍像少年般健壯，他生活雖然落魄，但神情間卻自有一股威嚴。

這想來必是戲班子的主人了。

小魚兒突然趕過去，恭恭敬敬作了個揖，道：「老爺子，我也跟著你走江湖好麼？」

那老人瞧了他一眼，笑了，搖頭道：「走江湖可不是好玩的，要有本事，還得不怕吃苦。」

小魚兒想了想，道：「我不怕吃苦，我會翻觔斗。」

老人大笑道：「翻觔斗？幹咱們這行的誰不會翻觔斗，翻觔斗原是最簡單的玩意兒……野犢子，你就翻幾個讓他瞧瞧。」

一個濃眉大眼的結實少年笑嘻嘻走了出來，一挽袖子，也沒擺什麼姿勢，就一連翻了七八個觔斗。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道：「你最多能翻幾個？」

那野犢子笑道：「大概二三十個吧。」

小魚兒道：「但我卻可以翻一兩百個。」

那老人笑道：「哦！能一口氣翻八十個觔斗的人，我少年時倒見著一個，那就是李家班李老大，自從他挨了一刀後，就再沒有別人了。」

小魚兒道：「但我卻能翻一百六十個。」

老人大笑道：「你若真能翻一百六十個……不，只要能翻八十個觔斗，這行飯就能吃上個一輩子了，雖沒有什麼好的吃，但也有酒有肉。」

他話未說完，小魚兒已翻起觔斗來。

他一身銅筋鐵骨，武功雖不能和絕頂高手相比，但翻起觔斗來，那可當真比吃豆子還容易。

等他翻到三十個，大家都已圍了過來，他翻到六十個時，大家都已喝采，在為他打氣。

等他翻到八十個時，大家都已瞪大了眼珠，連喝采都忘了，那穿紅衣服的少女大眼睛的光也就更亮了。

小魚兒直翻了一百多個，才算停住，笑道：「夠了麼？」

老人附掌大笑道：「夠了，夠了……太夠了，快跟著野犢子上船去。洗個臉，換件衣裳，等著吃宵夜吧，從今天起，你就是咱們海家班的人了。」

小魚兒垂頭道：「我爹爹媽媽剛死沒多久，我在他們墳前發過誓，為他們守三年喪，我……我發誓說這三年絕不洗臉。」

老人嘆了口氣，道：「可憐的孩子，想不到你還這麼孝順……我的孩子們叫我四爹，以後，你也叫我四爹吧。」

※※※

於是小魚兒就在這走江湖，玩雜耍的「海家班」留了下來，每天翻觔斗，過著新奇，卻又平凡的日子。

他現在已知道這班子裡的人差不多都是海四爹的子侄兒女，野犢子是他的六兒子，也是功夫最好的一個。那穿紅衣裳的小姑娘，卻是這班子的台柱，她叫海紅珠，是海四爹在五十大壽那天生的小女兒。

除此之外，他知道的就不多了。

除了翻觔斗外，別的事他幾乎全都不管，每天除了吃飯，睡覺，翻觔斗外，他就是坐在那裡發愣。

誰也不知道他發愣的時候，正是在尋思著武功中最最奧秘的竅要，普天之下幾乎沒有幾個人懂得的武功竅要。

那本犧牲了無數人命才換得的武功秘笈，他早已背得滾瓜亂熟，他想通了一點，等到晚上別人都睡著了時，就偷偷在江岸無人處去練，別人只覺得他有些奇怪，有些傻，但也沒有人去管他。

他翻觔斗的玩意兒既十分叫座，又從不想分銀子，他就算有點奇怪，有些傻，甚至有些懶，別人也都可原諒了。

現在，他不再是天下第一個聰明人。現在，別人都叫他海小呆。

飄泊的人們，終年都在飄泊，從長江這頭到那頭，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小魚兒也不知道究竟到過些什麼地方。

這一天，船又靠岸了，他正坐在船舷洗腳，背後突然伸過來一隻白白的，小小的手遞給他一個橘子。

他接過來剝了就吃，也不回頭。海紅珠站在他身後，等了很久，他不回頭，她只有走過來，在他旁邊坐下，也脫了鞋子，在江水中洗腳。

那是雙白白的，小小的腳，腳踢起了水花，濺了小魚兒一身，但小魚兒卻動也不動，也不說話。

海紅珠瞟了他一眼，突然「噗哧」一笑，道：「你既然不理我，為何又吃了我的橘子？」

小魚兒道：「我不會說話。」

海紅珠笑道：「你不會說話？你難道是啞巴？」

小魚兒冷冷道：「我不配和你說話。」

海紅珠柔聲道：「你不配，誰說你不配？……」

她靈活的大眼睛俏巧地轉動著，抿著嘴一笑，道：「別人都叫你小呆，但我卻知道你是聰明人。不但聰明，而且比別的人都要聰明得多，是麼？」

小魚兒現在最怕聽的，就是別人說他聰明。

他一皺眉站起來，轉頭就要走，但這時他突然瞧見了一群人，他立刻怔住，就像是被釘子釘在地上，整個人都不能動！

江岸上，正有一群人，踏著青青的草地，談笑著走了過來，他們穿著鮮艷的，輕柔的春衣，他們面上的笑容是那麼開朗而歡愉，春風輕撫著他們的春衣，陽光是那麼溫暖，而他們正年少！

生命是可愛的，有什麼事能令他們憂慮？

這歡樂的一群，正有著小魚兒最不願見到的人，那正是花無缺，鐵心蘭，慕容九和江玉郎。

江玉郎居然和他們在一齊！

※※※

此刻，一群衣著鮮明的人正圍著花無缺，陪著笑，獻著慇懃，他無疑正是這一群人的中心。

但他的笑，卻多半是為他身旁兩個嬌艷的少女而發的──鐵心蘭也在笑著，面上似乎充滿了幸福的光彩。

小魚兒的心，火一般燃燒起來。

他平生第一次真正感覺到嫉妒的痛苦，他如今才知道這痛苦竟是如此強烈，竟似要將他的心都揉碎。

海紅珠奇怪地瞧著他，再瞧瞧這群人，她似乎已感覺到小魚兒的悲哀與痛苦，幽幽嘆道：「我知道你的身世一定有很多秘密，是麼？」

小魚兒根本沒有聽到她的話。

現在，他又瞧見了一身淡綠衣衫的白凌霄。白凌霄正和花無缺低聲談笑，笑得很愉快。

奇怪，花無缺怎能忍受如此庸俗淺薄的人？……唉！花無缺原是什麼人都能忍受的，因為他根本未將任何人瞧在眼裡，對他說來，世上所有的人全都差不多，他根本不必為他們生氣。

海紅珠咬著嘴唇，低聲道：「你認得他們？……我知道，你原本是屬於他們那一群人的，絕不會屬於我們……我們，只不過是一群卑賤而可憐的人。」

小魚兒漸漸往後退，退入了船艙簷下的陰影。

他發現鐵心蘭似乎正在瞧他。

但這只不過是她不經心的一眼而已，她又怎會真的注意一個如此齷齪，如此卑賤的少年。

但小魚兒卻不能不注意她，她已長大了些，就像是朵含苞待放的牡丹，既華貴，又嬌艷。

而慕容九卻更清瘦，瘦得就像朵菊花，雖然沒有牡丹的嬌麗，卻另有一種淡淡的幽香，令人沉醉。

她的眼睛也更大了，但眼睛裡已失去了往昔那種銳利的光芒，卻換了種朦朧的憂鬱，她在為什麼憂鬱？

海紅珠輕輕走到小魚兒面前，目中的憂鬱也正和慕容九一樣，她幽怨地瞧著小魚兒輕輕道：「我現在才知道你為什麼不理我，只因我不配和你說話，是麼？我又怎比得上那兩個女孩子，她們是那麼高貴，而我……」

小魚兒突然一把將她摟過來，將灼熱的嘴唇重重印在她的嘴唇上，他的血已沸騰，他需要發洩！

在這一剎那間，海紅珠只覺天地都已在她面前崩裂。她閉起眼睛，什麼都感覺不到了。

她只覺自己似已投身於一團灼熱的火焰中，全身也已燃燒起來，她全身都已融化，靈魂也已融化。這一剎那，已將她生命全都改變。

但這在別人眼中看來，又是多麼不值得重視的小事，岸上的人指點談笑著，漸漸遠去了。小魚兒突然推開了她，躍下了船艙！

她痴痴地怔在那裡，似已永遠不能動了，春風仍然吹得很暖，但她的心卻開始一寸寸結成冰。

她仍然閉著眼，不敢睜開，她怕那令人迷亂狂醉的美夢在她眼前粉碎，但是她長長的睫毛上已出現了一滴晶瑩的眼淚。

※※※

夜已深了，誰也不知道夜是何時來的。海紅珠更不知道，她幾乎什麼都不知道了。

燈籠已亮起，人群已聚攏，海四爹已開始用他那獨特的豪爽笑聲，在大聲說著一些吸引人群的話。

無論她有了多大的改變，但生活卻必需繼續。於是，海紅珠又躍上了繩索。

她麻木地在繩索上走著，人群的歡笑聲，拍掌聲，卻似乎已距離她十分遙遠，十分遙遠……只因她的心，已飛馳到遠方。

那地方永遠春光明媚，在那地方，人們永遠能和自己心愛的人廝守在一齊，永遠不必再裝出卑賤的笑臉。

小魚兒蹲在兵器架後，他的心也已飛馳到遠方，眼前所有的事，他也是什麼都瞧不見……

突然，人群中一聲驚叫。海紅珠竟自高高繩索上跌下去！

海四爹、野犢子面色立刻慘變，但卻仍要強笑著大聲道：「人有失手，馬有失蹄，這算不得什麼……小姑娘，站起來吧，再露兩手給爺兒們瞧瞧！」

但這時人們的驚呼已變為喧笑！

有人大笑道：「還瞧什麼，這小妞兒今天心不在焉，只怕已在想漢子了！」

「喂，小姑娘誰呀，是在想我？」

於是人們笑得更開心，也更低賤。

小魚兒的血又開始沸騰！

但這時，人叢中已有個綠衫少年一躍而出，卻正是白凌霄，他凌厲的目光四下一轉冷冷道：「誰若再對這位姑娘說出一個無禮的字，我就割下他的舌頭！」

另一人厲聲接道：「老子就挖出他的眼睛！」

這人也隨之躍出，竟是那「紅衫金刀」李明生。人群立刻靜了下來，惡人，永遠有人怕的。

海四爹走過來，打著揖笑道：「多謝少爺仗義。」

白凌霄冷冷道：「這也沒什麼！」

自懷中摸出錠大銀錁，隨手拋在地上，道：「今天眼見你們要白辛苦了，這就給你們買酒喝吧。」

李明生大聲道：「這可足夠買幾十罈酒了，爺兒為什麼賞你銀子，你總該明白。」

海四爹面色變了變，但瞬即笑道：「紅丫頭，還不快過來道謝。」

海紅珠垂著頭走過來，臉上像是發了燒，輕輕道：「謝謝少爺……」

白凌霄倨傲的面上露出了笑容，李明生突然拉住海紅珠的手，瞇著眼笑道：「咱們的大哥喜歡你，你陪他去喝兩杯吧。」

海紅珠臉色慘白，全身都顫抖起來。

海四爹強笑道：「咱們這孩子年紀還小，等過兩年再讓她陪少爺喝酒吧。」

李明生怪笑道：「過兩年？大爺已等不及了。」

野犢子衝過來，大聲道：「你放開她！」

話未說完，就被李明生反手一個耳光摑在臉上，他半邊臉立刻腫了起來，人也被打得直跌出去。

白凌霄背負著雙手，皮笑肉不笑地道：「我看你還是乖乖地跟我走吧。」背負著的雙手突然伸出去摸海紅珠的臉。

海紅珠已駭得啼哭起來。

突然間，一個人大步走出，一字字道：「誰也不能將她帶走！」

海紅珠眼睛立刻發了光──小魚兒終於出來了！小魚兒竟會為她出頭，她就是死了，也沒什麼了。

李明生濃眉揚起，獰笑道：「你這髒小子，想找死麼！」

反手又是一個耳光摑出去。但這耳光卻永遠也不會摑在小魚兒臉上。

他的手不知怎地已被小魚兒捉住，就像上了付鐵夾子，骨頭都斷了，疼得眼淚都流了出來。

小魚兒厲聲道：「去吧！」

喝聲出口，手一揚，李明生那好幾百斤重的身子，竟被他直摔出去，跌在幾丈外，縱然不死，也去了半條命！

人群又驚呼起來，白凌霄面色大變，反手拔劍，「嗆」的，長劍出鞘，毒蛇般直刺小魚兒胸膛！

小魚兒身子一偏，竟搶入劍光，一掌拍在白凌霄胸膛上，他並未用出全力，但白凌霄卻慘呼一聲，口中鮮血狂噴而出，整個人就像是一棵草似的軟軟地倒了下去。淡綠的衣衫上，染滿了鮮血畫成的桃花！

人群四散而奔，驚呼道：「不好了，殺人了！」

小魚兒呆了呆，他自己實在也未想到自己的武功竟如此精進，但驚呼聲卻使他回過神來。

現在，這裡再也不能藏身了！他轉身狂奔而出。

海紅珠已掙扎著奔出去，嘶聲道：「小呆……小呆……等等我……等等我……」

小魚兒卻頭也不回，走得人影不見了。

海紅珠踉蹌跌在地上，滿臉俱是眼淚，痛哭著道：「他走了……我知道他永遠也不會回來了。」

海四爹趕過來，扶起了她。他飽經世故的，蒼老的臉上，也交織著許多複雜的情感，是驚奇，是欣喜，也是不可避免的悲哀。

他輕撫著他愛女的頭髮，喃喃嘆道：「他雖然不會回來了，但這也是沒法子的……他本就不屬於這一群，你又有什麼法子拉住他……」

海紅珠悲嘶道：「但我……我不能……求求你老人家……」

海四爹長嘆道：「你只有忍耐，像這樣的人，非但我拉不住他，世上……世上只怕沒有任何人能拉住他的……你只怕是永遠再也見不著他了。」

海紅珠突然暈倒在她爹爹懷裡，永遠再不能和自己所愛的人相見，這無論對誰說來，都是不能忍受的痛苦！又何況這情竇初開的女孩子！

# 第四十二章 巧識陰謀

小魚兒一口氣奔出數里，在荒涼的江岸倒臥下來。今夜，又是滿天星光。

他做了這件事，總算出了口氣，心裡似已覺得輕鬆了些，但卻又有另一個沉重的擔子加了上去。

他知道自己這一走，海紅珠的心必定已碎了，他並未存心傷害這純潔的女孩子，但確已傷害了她。

他仰天笑道：「你莫要怪我，這也是沒法子的事……我雖然也不願意走，但我的行跡已露，再也沒法子耽在你那裡了。」

天上的繁星，就像是海紅珠的眼睛，每一隻眼睛，都在流著淚，向小魚兒流著淚，小魚兒的眼睛卻閉起了。

黎明時，小魚兒已遠遠離開了這地方，他茫無目的向前走，再窮，再髒，他都根本不放在心上。

這天，他來到個不算很小的城鎮──城鎮的大小，其實也和他沒什麼關係，他根本就遠離了人群。

他不走大街，只走陋巷，他不知不覺在一家廚房的後門外停了下來，這對他說來，真是種諷刺──所有高貴的香氣，都不能令他動心，但這世上最庸俗，最平凡的味道，卻誘惑了他。

這廚房最大，香氣也很濃，他呆呆地站在那裡，也不知過了多久，突然一桶洗碗水倒了出來，倒了他一身。

他既不生氣，也不動，現在，他已懂得什麼事才值得他生氣，像這種事你請他生氣，他也不會生氣的。

廚房後門裡，卻探出張圓圓的胖臉來，陪笑道：「對不起，我沒有看見你。」

小魚兒笑了笑道：「沒關係。」

那張圓臉一笑，縮回了頭，過了兩盞茶工夫，又探出頭來，瞧見小魚兒還站在那裡竟笑道：「我這裡還有些飯，你要是不嫌髒，就進來吃吧。」

小魚兒又笑了笑，道：「好，謝謝你。」

他既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好意思，也不客氣，走進去就吃，一吃就吃了八碗，吃完了就站起來再笑了笑，道：「多謝。」

那圓臉一直在瞧著他，像是覺得這小伙子很有趣，小魚兒拱了拱手就要走，這圓臉漢子竟笑道：「我這裡還少個洗碗的人，你要是願意做，每天少不了有你吃的。」

小魚兒想了想，笑道：「我吃得很多。」

那圓臉笑道：「開飯館的，還怕大肚漢麼。」

小魚兒想也不想了，一伸手就提起水桶，道：「要洗的碗在那裡？」

※※※

第二天，小魚兒就知道這裡原來是「四海春飯館」的廚房，那圓臉漢子自然就是大師傅，名字叫張長貴。

於是小魚兒就開始每天洗碗，他發覺一個人若是躲在飯館的廚房裡，那當真是誰也不會認出他來。

這飯館生意並不好，客人散得很早，收了爐子，張長貴常會拉小魚兒陪他喝兩杯，聊聊天。

小魚兒喝的酒雖不少，但說的話卻絕不超過三句。

有一天，鍋裡的油已熱了，張長貴突然肚子痛，拋下鍋鏟就跑，小魚兒接著鍋鏟，替他炒了兩樣菜。

張長貴回來，不免有些擔心，怕炒菜炒得不好。

卻不知天下第一名廚也在「惡人谷」裡，小魚兒從小就跟他學了不少手藝，像小魚兒這樣的人，有什麼學不好的。

過了半晌，外面的堂倌突然喚道：「方才炒的羊肚絲和麻辣雞，照樣再來兩盤。」

這一次，張長貴自然不會再讓小魚兒動手了，但又過了半晌，四海春的彭老板突然走進廚房來，瞪著眼道：「方才有兩盤羊肚絲和麻辣雞是誰做的？」

老板居然走進廚房，張長貴心裡已在打鼓，硬著頭皮笑道：「自然是我做的。」

彭老闆道：「那味道不對，不是你的手藝。」

張長貴只得從實說了，彭老闆走到小魚兒面前，左瞧右瞧，瞧了半天，突然挑起大拇指，笑道：「佩服，佩服，瞧不出你小小年紀，竟能做出那樣的菜，連熊老闆吃了都拍手叫好，從今天起，你來掌杓吧。」

小魚兒垂著頭，道：「我不會。」

彭老闆拍著他肩頭，柔聲道：「你就幫我個忙吧，從今以後，四海春就得靠你了。」

※※※

小魚兒掌杓之後，四海春的生意奇跡般好了起來，遠在幾百里外的人，都聽到四海春有位名廚。

彭老板已將旁邊的舖面都買了下來，加設了房間雅座，廚房裡自然也添了人，小魚兒每天只要動動鍋鏟。

他甚至連在動鍋鏟時，心裡也在想著那本秘笈上的武功奧秘，他簡直就像是個得了相思病的少年，晝夜想個不停。

現在，別人都喚他俞大師傅，他說的話就是權威，他不准外人進廚房，就連彭老板都不敢進來。

但有一天，彭老板還是進來了。

他滿臉興奮之色，搓著手笑道：「俞老弟，今天你可得分外賣力才是──你猜今天有些什麼人來了？」

小魚兒淡淡道：「誰？」

彭老板大笑道：「三湘地方的一條英雄好漢今天居然賞光來到這裡，這不但是我的面子，更是你老弟的光采。」

小魚兒心一動，道：「他又是誰？」

彭老板挑起大拇指，道：「鐵無雙鐵老爺子，江湖人稱『愛才如命』，三湘子弟只要提起這名字，誰人不知，那個不曉。」

小魚兒道：「哦，是麼？」

他面色仍是淡淡的，像是絲毫無動於衷，但等到菜炒完，他竟悄悄走了出去，竟第一次走出了廚房。

三湘武林盟主，「愛才如命」鐵無雙，這名字對他的誘惑實在太大，他實在想瞧瞧這為了愛才，而敢將李大嘴收為女婿的人，究竟長得是何模樣，一個人居然敢將自己的獨生女嫁給李大嘴，這種人連小魚兒也不得不佩服的。

高高的木屏風，圍成一間間雅座。小魚兒從屏風的縫裡瞧出去，只見一個鬚鬍皆白，滿面紅光的錦袍老人，高踞在酒筵的主座上。

他面上笑容雖然可親，但神情中自有一種尊嚴氣概，那正是慣於發號施令的人所獨有的氣概，別人再也偽裝不得。

小魚兒只瞧了一眼，便已猜出他必定就是鐵無雙。

鐵無雙右面座上，坐著個高顴鷹鼻的中年大漢，目光顧盼之間，也正像是隻兀鷹一樣。

鐵無雙的左面座上，卻赫然坐著那兩河十七家鏢局的總鏢頭「氣拔山河，銅拳鐵掌震中州」趙全海。

小魚兒想到此人在那峨嵋後山洞中，口口聲聲將自己喚作「玉老前輩」的神情，險些忍不住笑出聲來。

除了這三人外，酒筵上還坐著八、九個衣著鮮明，神情雄壯的漢子，看來也都是江湖中有頭有臉的人物。但這其中最令小魚兒觸目的，卻是垂手站在鐵無雙身後的兩個紫衣少年。

左面的紫衣少年濃眉大眼，紫黑面膛，就像是條黑豹似的，全身都充滿了勁力，不發則已，一發必定驚人。

右面的紫衣少年卻是面清目秀，溫文有禮，看來就像是個循規蹈矩的書香子弟，但他偶而一抬眼，那目光卻如刀鋒般銳利！

這兩人手持酒壺，代表著鐵無雙，頻頻向座上的人勸酒，看來縱非鐵無雙的子侄，也必是他的弟子。

酒過三巡，趙全海突然長身而起，四下作了個羅圈揖，仰首先喝乾了杯酒，然後清了清嗓子大聲道：「今日兄弟應鐵老前輩之召而來，本該老老實實坐在這裡喝得大醉而歸，但在未醉之前，兄弟心裡卻有幾句話，實在不能不說。」

鐵無雙捋鬚笑道：「說，你只管說，不說話怎麼喝得下酒。」

趙全海瞪著眼睛，大聲道：「段合肥要運往關外的那批鏢銀，本是咱們『兩河聯鏢』先派人到合肥去接下來的，江湖中人人都知道此事。」

鷹鼻大漢微笑道：「不錯，在下也聽說過。」

趙全海厲聲道：「厲總鏢頭既然知道此事，便不該再派人到合肥去，將這筆生意搶下來，兄弟久聞『衡山鷹』厲峰乃是仁義英雄，誰知……哼！」

「波」的一聲，他手裡酒杯竟被捏得粉碎。

「衡山鷹」厲峰神色不動，淡淡笑道：「做買賣講究貨比貨，這和江湖道義並沒有什麼關係，段合肥既然要找『三湘鏢聯』，在下也沒得法子。」

趙全海怒道：「如此說來，你是說咱們『兩河聯鏢』比不上你們『三湘鏢聯』了！」

厲峰冷冷道：「在下並未如此說，這全要看別人的意思。」

趙全海胸膛起伏，咬牙道：「好……很好！……」

突然轉向鐵無雙，抱拳道：「兄弟今日雖然應召而來，但也知道鐵老爺子與『三湘鏢聯』關係深厚，也不想求鐵老爺子為兄弟主持公道，只是……」

他「砰」的一拍桌子，大喝道：「只是『三湘鏢聯』既然如此瞧不起『兩河聯鏢』，咱們少不得要和他們鬥一鬥，尤其是姓厲的……」

鐵無雙突然長身而起，縱聲大笑起來，舉杯笑道：「趙老弟，我先敬你一杯如何！」

趙全海舉杯一飲而盡，道：「鐵老爺子……」

鐵無雙截口笑道：「兄弟你說得不錯，老夫世居湘潭，三湘武林中人，可說大多與老夫有些關係，厲峰算起來更可說是老夫的師侄！既然如此，老夫今日若是讓老弟你就此負氣而去，豈非白混了幾十年江湖。」

趙全海的手不知不覺已握緊了刀柄，他身旁的四條大漢也變色離座而起，厲峰面帶冷笑，目光卻冷銳如刀。

趙全海一字字道：「鐵老爺子莫非要將兄弟留在這裡？」

鐵無雙縱聲笑道：「正是要將你留在這裡，聽老夫說幾句話！」

他面色突然一沉，目光轉向厲峰，沉聲道：「老夫若要你將這票生意讓給『兩河聯鏢』，你意下如何？」

厲峰面色也大變，道：「這……這……」

鐵無雙道：「老夫決不會勉強於你，但這件事老夫已調查清楚，確實是你理虧，你今日若肯接納老夫之言，老夫便將衡山那片茶林，讓作『三湘鏢聯』屬下的公益……江湖之中，仁義為先，你還好再思，三思！」

厲峰默然半晌，長嘆一聲，垂首道：「老爺子的話，弟子怎敢不聽，但那茶林乃是老爺子所剩下的少數產業之一，弟子怎敢接受……」

鐵無雙附掌大笑道：「只要你肯顧念武林道義，莫教我三湘子弟在江湖中被人背後指罵，我老頭子那區區產業，又算得什麼！」

趙全海默然半晌，滿面愧色，垂首道：「鐵老爺子如此大仁大義，而弟子卻……卻……弟子實在慚愧，這票生意，還是由『三湘鏢聯』承保吧。」

厲峰笑道：「在下不敢，這票生意是『兩河聯鏢』先接手的，自然還是讓兩河承保，趙總鏢頭若再謙謝，反令在下慚愧。」

這兩人方才爭得面紅耳赤，劍拔弩張，恨不得立刻就拼個你死我活，此刻卻居然互相謙讓起來。

小魚兒在外面瞧得也不禁大為感嘆，暗道：「好個鐵無雙，果然不愧為領袖武林的人物，非但將一場爭殺輕易地消弭於無形，居然還能將別人感化得也變成謙謙君子。」

只聽鐵無雙附掌大笑道：「兩位既然如此謙讓，這趟鏢不如就由『兩河聯鏢』與『三湘鏢聯』聯保，豈非更是皆大歡喜。」

眾人一齊鼓掌稱喜，於是干戈化為玉帛。小魚兒也想走了。

那知就在這時，趙全海方自舉杯笑道：「厲兄，但望此次你我能同心合力，從今以後……」

他說到「我」字，面上肌肉已突然起了陣抽搐，說到「從今以後」手掌也為之抽搐，杯中酒俱已濺出，濺得他一身。

他話未說完，「嘩啦啦」，面前碗盞俱都被掃落在地。他人竟也倒了下去！

酒筵前立刻大亂！隨他前來的四條大漢，有的失聲驚呼，有的趕上去扶起他，突然齊地嘶聲道：「不好，中毒……總鏢頭中毒了！」

鐵無雙面色大變，道：「這……這是怎麼回事？」

「兩河」屬下一條大漢滿面悲憤，大喝道：「這是怎麼回事，該問你才是！」

厲峰拍案怒道：「你這是在說誰？他吃過的酒菜咱們也吃過，難道……」

他話未說完，突然也四肢抽搐，跌倒地上，竟也和趙全海同樣的中了毒！

眾人更是驚惶大亂，人人自危，每個人都吃了桌上的酒菜，豈非每個人都有中毒的可能！

厲峰既然也中了毒，下毒的自然不會是他，也不會是鐵無雙了，雙方既然都無下毒的理，這毒又是從那裡來的？

小魚兒雖然旁觀者清，一時間卻也猜不出這道理。

驚惶大慌之中，小魚兒忽然瞥見那白面紫衣少年竟悄悄溜了出來，小魚兒身形一閃，立刻退入了廚房。

此刻廚中的人也都已驚動而出，再無別人，小魚兒剛退進去，那紫衣少年竟也悄悄走了進來。

外面正有大事發生，他走進廚房裡來作什麼？小魚兒蹲了下去，假裝往灶裡添柴。

那紫衣白面少年根本沒有留意到他──像他們這樣的人，又怎會去留意一個添火的廚子。

他匆匆穿過廚房，走到後門，輕輕道：「殘雲。」

門外一人應聲道：「風捲殘雲。」

小魚兒眼角一瞟，只見這白面少年後退兩步，門外一條人影一撞而入，滿身黑衣，黑巾蒙面，啞聲道：「事成了麼？」

白面少年道：「成了。」

黑衣人道：「好。」

他前後三句話一共加起來才說了九個字，但小魚兒心頭一動，只覺這語聲熟悉得很，頭埋得更低，幾乎要鑽進灶裡。

黑衣人還是瞧見了他，沉聲道：「這人是誰？」

白面少年道：「只不過一個廚子。」

黑衣人道：「留他不得！」

兩人身形一閃，黑衣人並指急點小魚兒背後「神樞」穴，這「神樞」位在「脊中」穴上，乃人身死穴之一。

但小魚兒卻連閃也不閃，只是暗中運氣一轉，穴道的位置，便向旁滑開了半寸，用的正是武功中最最深奧的「移穴大法」，小魚兒雖還未練到爐火純青，但用來對付這種情況，卻已綽綽有餘。

那黑衣人一指明明點在他「神樞」穴上，眼看他連聲都未出便跌倒下去，算定此人已必死無疑，冷笑一聲，道：「誰叫你耽在這裡，你自尋死路，卻怨不得我！」

黑衣人又道：「快出去，莫要被人猜疑。」

白面少年道：「是！」

兩人再也想不到一個廚子竟身懷絕傳已久的武功奧秘，自以為此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覺，再也不瞧小魚兒一眼，一個向前，一個向後，急掠而出。

小魚兒還是伏在地上，就好像真的死了似的動也不動，只是他的心念，卻一直在轉個不停。這黑衣人的語聲，竟和江玉郎有八分相似！

此人若真的是江玉郎，那麼，鐵無雙的弟子，又和江玉郎有什麼關係？他們進行的究竟是什麼陰謀？

小魚兒心念一轉，又想到那日在江別鶴的秘室中，所瞧見的那裝著一瓶瓶珍貴毒藥的「書匣」。

他那時雖然只匆匆瞧了一遍，但那匣子裡的每瓶毒藥都未逃過他的眼睛，到如今他還是記得清清楚楚：「銷魂散……美人淚……七步斷腸……奪命丹……一滴封喉……散魂水……雪魄精……」

小魚兒突然失聲道：「雪魄精……不錯，必定就是它！瞧那趙全海中毒時的模樣，豈非好像連肌肉都凍僵了。」

他立刻跳起來，扯下身上的圍裙，用焦炭在圍裙上寫下付藥方──在「惡人谷」長大的人，實在有許多好處。

※※※

趙全海、厲峰的臉，已變成一種奇異的死灰色，他們的身子本在顫抖抽搐著，此刻卻連動也不會動了。

別的人身子卻都在不停地顫抖著，也不知自己是否也中了毒？更不知這毒性要到什麼時候才發作。

他們就好像待決之囚般坐在那裡，也不敢跑──他們自然知道只要一走動，毒性就發作得更快。

鐵無雙面上的笑容也已不見，不停地踱著方步，搓著手，這縱橫數十年的老江湖，此刻也已全失了主意。

他仰天長嘆一聲，喃喃道：「這究竟是什麼毒？是誰下的毒？」

那紫衣白面少年又已站在他身後，道：「莫非是這菜館裡的人？……」

鐵無雙道：「依我看來，這毒藥斷非中土所有，否則我行走江湖數十年，怎會連見都未曾見過？若是我猜得不錯，這……」

突聽一人大聲道：「你猜得的確不錯，這毒藥確非中土所有，乃是天山『雪魄精』！」

語聲中，一人燕子般自屏風上飛掠而過，身子凌空後，拋下了樣東西，口中大聲接著道：「圍裙上所寫的藥方，可解雪魄精毒，快去配藥，還有可救！」

他話說得很快，身形卻更快，話說到一半時，人已不見，最後那兩句話，已是自十餘丈外傳來的！

鐵無雙失聲道：「好快的身手！」

他一把攫取了那人拋下來的東西，只不過是條油膩的圍裙，上面果然寫著付奇異的藥方。

鐵無雙瞧了兩跟，喃喃道：「雪魄精，居然是雪魄精……難怪我猜不到！」

眾人喜動顏色，齊聲道：「如此說來，總鏢頭豈非有救！」

白面少年面上也已微微變色，口中卻冷冷道：「說不定這也是那惡人的詭計！」

有人伸手一探趙全海的手，失聲道：「不錯，那廝必定又是要來害人的，中了雪魄精毒的人，本該全身凍僵而死才是，但他……他身上卻似火熱的。」

鐵無雙沉聲道：「你可知道，凍死的人在臨死之前，非但不會覺得寒冷，反會覺得如同被烈火焚燒一般，這種感覺若非身歷其境，別人永遠不會想到的。」

紫衣白面少年忍不住道：「那麼你老人家又怎會知道？」

鐵無雙緩緩道：「只因我也險些被凍死過一次。」

紫衣白面少年垂下頭，再也不敢說話。但他的眼角，還是盯著那條油膩的圍裙。

小魚兒已出了城鎮。他自然知道那「四海春飯館」再也不是他藏身之地了，但是他還不想露面，他還要等！

他要等到自己一露面便已轟動江湖的那一天，他才大搖大擺地走出來，讓別人瞧瞧小魚兒究竟是怎麼樣的人！

現在，他還是不想管閑事，雖然他明知「四海春」的這件奇案在江湖中必將成為一個謎。

只因他知道以自己此刻的力量，就算去管這件事，也還是沒有什麼用的，說不定反而要賠上自己一條命。

他又茫無目的地向前走，還是那麼髒，那麼窮。但此刻，他的心情，他的武功，卻已和往昔不可同日而語了。

絕代之英雄，終於已將長成！

這一日他又走到江岸，望著那滾滾江水，他腳步竟不知不覺間放緩了下來，他可是希望再瞧瞧那艘烏蓬破船！

他可是希望再瞧瞧破船上那些生活雖然卑賤，但人格卻毫不卑賤的人？他可是希望再瞧瞧那雙明亮的大眼睛？

江上船來船去，卻再也找不到那艘破船的影子？他們到那裡去了？還不是在流浪，在漂泊……

小魚兒站在江岸旁，痴痴的出了半天神。

突聽身後衣袂帶風之聲響動，一人道：「有勞閣下久候，抱歉得很。」

小魚兒心裡雖然奇怪，但也不回頭，也不說話。

那人又道：「閣下怎地只有一人前來？還有兩位呢？」

小魚兒還是不說話。

那人怒道：「在下等遵囑而來，閣下為何全不理睬？」

小魚兒終於回頭一笑，道：「你們只怕找錯人了吧。」

他話未說完，已瞧清了面前的三個人。

天上星光與江上漁火高映下，只見左面一人生得又高又大，身上穿件發亮的紅衣服，卻赫然正是那「紅衫金刀」李明生！

中央那人氣概軒昂，自然正是他爹爹「金獅」李迪，還有一人紫面短髭，卻是那「紫面獅」李挺。

小魚兒瞧見了這三人，還真是吃了一驚，臉上的笑容都險些僵住了，幸好這三人竟未認出他來。

「金獅」李迪皺眉道：「原來是個小叫化子。」

李明生喝道：「你站在這裡幹什麼？」

小魚兒垂頭道：「小人無地可去，所以才站在這裡。」

李明生道：「你還不快滾，少時只怕……」

話猶未了，「紫面獅」李挺已低叱道：「來了！」

江面上，已盪來一葉輕舟。

輕舟上果然有三條人影，黑衣人影！

# 第四十三章 奇峰迭起

小魚兒遠遠在江岸旁的草叢中蹲了下來，但卻不肯走。他實在窮極無聊，實在想瞧瞧熱鬧。

輕舟還未靠岸，三條黑衣人影已一掠而來，居然俱都是身手矯健，輕功不弱的武林高手！

當先一人身材魁偉，後面一人矮小精悍，最後的那人腰肢纖細，看來竟彷彿是個女子。

三人俱是滿身黑衣，黑巾蒙面，幾乎連眼睛都掩住，手裡都提個長長的黑包袱，包袱裡顯然是兵器。

他們的兵器為何也要用黑布包著？難道他們連兵器都有秘密？

李家父子已迎了上去，但兩方人中間還隔著七，八尺，便已停下腳步，面面相對凝神戒備。

「金獅」李迪厲聲道：「三位可就是自稱『仁義三俠』的麼？」

那高大的黑衣人冷冷道：「不錯！」

李迪道：「敝鏢局的鏢車，近年來數次失手，都是三位做的手腳？」

黑衣人只是冷冷地「哼」了一聲。

李迪冷笑道：「三位既然連連得手，我等又查不出三位的來歷。三位便該好生躲藏才是，卻又為何要下書將我兄弟約來這裡？」

黑衣人緩緩道：「江湖中都已知道，趙全海與厲峰已雙雙中毒，他們的人雖未死，但『兩河聯鏢』與『三湘鏢聯』的威信卻已大傷。」

李迪面色微變，李挺卻冷笑道：「這與我等又有何關係？」

黑衣人道：「三湘與兩河威信受損，『雙獅鏢局』自然可乘機竄起，段合肥那批鏢銀，自然要著落在你身上了。」

聽到這裡，小魚兒心才動了。雙獅父子也已為之動容。

黑衣人緩緩又道：「這趟鏢關係非淺，『雙獅鏢局』想也不敢自力承擔，必定請得有旁人從中保證，以我三人之力，只怕也動不了它。」

「紫面獅」冷笑道：「你倒也聰明！」

黑衣人厲喝道：「所以我今日就要叫你們也保不了這趟鏢，『三湘鏢聯』與『兩河聯鏢』就算倒了霉，你們也休想佔便宜！」

喝聲中，手腕一抖，黑色包袱布抖落在地，露出了三件青光閃閃兵刃，乍看似鈎，但鈎頭卻是朵梅花。

「金獅」李迪失聲道：「梅花鈎！」

黑衣人道：「你們居然還認得這件兵刃，總算不錯！」

李挺冷笑道：「你們居然敢將這兵刃亮出來，真可算膽子不小，你們難道就不怕你家仇人不聲不響的摘走你們的腦袋！」

黑衣人道：「沒有人會知道『梅花鈎』又已重現江湖的！」話聲中，三人已直撲上來。

那矮壯的黑衣人當先撲向李明生，此人身法最猛，招式也最猛，看來竟似與李明生有著什麼仇恨！

那黑衣女子卻掠向「紫面獅」李挺。她身法輕靈巧快，掌中梅花鈎的招式卻是迅急狠毒，刺、奪、絞、削，新奇的兵刃，新奇的招式。

「紫面獅」李挺武功雖然老練，但遇著這門兵刃迅急的招式，一時間竟被逼得手忙腳亂。那邊「金獅」李迪也已和那高大的黑衣人交上了手。

這一戰已可說是十分激烈，但小魚兒卻瞧得甚是無趣，除了這「梅花鈎」有些新奇的招式還勉強值得他一瞧，要知他所練的那武功秘笈，正是天下武功之精華，那和李迪等人的武功，實在連比都無法比的。

這其中最慘的就是李明生，四十招下來，他連刀法都未施展開，額頭鼻窪都已泌出汗珠。

那矮壯的黑衣人卻是越戰越勇，突然間擰身錯步，青光如落花般灑下，梅花鈎已鎖住了刀鋒。

李明生心膽皆喪，只因他此刻前胸空門已大露，對方只要迎胸一拳擊來，他縱然不死，也去了半條命！

那知這黑衣人卻只是反手給了他個耳括子，沉聲道：「這是先還你的！」

李明生被打得踉蹌跌倒，再一躍而起，失聲道：「還我的？」

突然間，只聽一聲長笑，一條人影閃入了鈎光。接著，只聽「嗖！嗖！嗖！」三響，三柄梅花鈎俱都已沖天飛起，兩柄落在地上，一柄落入江裡。

三條黑衣人只覺手腕一震，兵刃已脫手，對方用的是什麼招式，是如何出手的，這三人竟全不知道。

三人大驚之下，齊地縱身後退，只見面前不知何時已多了個少年，輕衫飄飄，面白如玉。小魚兒瞧見這少年，也不免有些吃驚──江玉郎，這面色慘白的，笑容陰森的少年卻不是江玉郎是誰？但江玉郎的武功又怎會如此精進？

這問題小魚兒自然能回答的，江玉郎也背過那武功秘笈，兩年來他武功若不精進，那他簡直就不是人了。

雙獅父子俱都面現喜色。

黑衣人卻是又驚又怒，黑衣人頓了頓腳，想是想走，但江玉郎身子一閃，已到了他們面前，擋住了他們去路，笑道：「這位姑娘也用布蒙住臉，是因為生得太醜？還是太美呢？」

那矮壯的黑衣人怒吼一聲，揮拳直撲上來。他武功的確不弱，李明生絕不是他的敵手，但此刻到了江玉郎的面前，卻半點用也沒有了。

他一拳還未擊出，手腕已被江玉郎擒住，輕輕一笑，他身子便飛了出去，險些落入江裡。

江玉郎笑道：「你們既不願說，在下也只有自己來瞧了。」笑聲中，他已閃過那高大的黑衣人，到了那少女面前。

黑衣少女的雙掌齊出，但兩隻手不知怎地竟被江玉郎那一隻手捉住，她伸腿要踢，膝蓋卻也麻了。

江玉郎笑道：「但願姑娘生得美些，否則在下就失望了。」他手掌一揚，黑衣少女的臉拼命向後退，但她面上的黑巾，還是被揭了下來。

於是星光就照上了她的臉，也照著她的眼睛。她眼睛就如同星光般明亮。

小魚兒目光動處，幾乎叫出聲來。海紅珠，這黑衣少女竟是海紅珠！

※※※

李明生失聲道：「是她！原來是她！」

江玉郎道：「你認得她？」

李明生嘶聲道：「她就是那賣藝的女子，白凌霄大哥就是為她死的……那矮子想必就是那天被我摑了一掌的人，難怪他要找我報仇！」

江玉郎笑道：「更妙了更妙了，梅花門下，居然做了江湖賣藝的，你們為了避仇居然不惜做如此低賤之事，這點我倒也佩服。」

那高大的黑衣人也撕下黑巾，果然正是海四爹！他咬緊鋼牙，厲聲道：「你放開她的手！」

江玉郎道：「放開她的手也可以，但我卻要先問你，那日一掌就打死白凌霄白公子的人究竟是誰？此刻在那裡？」

海紅珠嬌呼道：「你想找他，你這是在做夢！」

江玉郎微笑道：「哦，做夢？……」

他手掌一緊，海紅珠立刻疼出了眼淚，卻仍然咬牙呼道：「像你這樣的人和他比起來，連提鞋都不配。」說到後來，她聲音已顫抖，顯然已疼澈心骨，但她死也不肯住口。

海四爺怒吼一聲，鐵拳直擊江玉郎背脊。江玉郎頭也不回，身子也像是沒有動，海四爹的手臂卻已被他夾在脅下，再也動彈不得。

海四爺面上青筋暴現，冷汗迸出，手臂似已將折斷。他昔日本也是叱吒一時的風雲人物，但此刻到這少年面前，武功竟連一成也施展不出，長嘆一聲，頓足道：「罷了！……」

突聽一人悽聲道：「我的『神樞』穴疼呀，江玉郎，你還我命來！」

呼聲尖銳悽厲，實在不像是人的聲音。接著，一條人影自江岸旁的草叢裡飄了出來。

夜色中，只見他披頭散髮，滿身油污，七分像鬼，卻連三分也不像人，身子飄飄盪盪，宛如乘風。

他呼聲悽厲，模樣像鬼，身形更如鬼魅，深夜荒江畔，驟然瞧著這樣的「人」！誰能不被駭出冷汗。

小魚兒格格笑道：「黑心賊，我與你無冤無仇，你卻在『四海春』的廚房裡，下毒手害死了我，你賠命來吧。」

江玉郎的手已鬆開！身子後退，嘶聲道：「你……你……」

像他這樣的人，本不會相信鬼魅之事，但此刻卻又實在不能不信，只因他確信自己點著那人死穴時，那人是萬萬活不成的，而那日在「四海春」廚房裡的事，天下誰也不知道，此「人」不是鬼是什麼？

他牙齒打戰，連話竟也說不出來，雙獅父子瞧見他怕成如此模樣，也不由自主隨著他往後退。

小魚兒道：「你想跑？你跑不了的……跑不了的，快拿命來吧！」他齜牙笑著，一步步往前走，身子搖搖蕩蕩，似將隨風而倒！

海紅珠也瞪眼瞧著他，突然脫口大呼道：「是你！小呆，是你麼？」

小魚兒形狀雖然又改變了，但那雙眼睛，那雙令海紅珠刻骨銘心，永生難忘的眼睛，她又怎會認不出。她呼聲出口，才想起自己錯了，但已來不及。

小魚兒暗暗頓足道：「該死……」

江玉郎果然已瞧出其中有詭，身形動處，直撲過來，輕風般拍出七掌，如落花繽紛，滿天飛舞。

海四爹等人瞧見變幻如此奇妙，出手如此輕靈的掌法，都不禁為之失色，海紅珠更是為她的「小呆」擔心。

小魚兒卻陰森笑道：「你還想殺我？你已殺死過我一次，再也殺不死我了！」

他身子飄飄站在那裡，像是根本沒有閃避，但江玉郎七掌拍過，他還是好生生的站在那裡，這輕靈迅急的七掌竟似沒有沾著他一片衣袂。

別的人瞧得目定口呆，江玉郎更是心驚膽戰，狂吼一聲，又是七掌拍出，掌勢更急，更狠！但小魚兒還是動也未動，這七掌還是沾不到他的邊。

小魚兒齜牙笑道：「你再也殺不死我了，此刻你難道還不信？」

江玉郎身子顫抖，額上已迸出一粒粒冷汗，別的人瞧見這種不可思議的事，也是手足冰冷。

江玉郎的十四掌竟真的像是打在虛無漂渺的鬼魂身上，他們親眼瞧見怎能不信？怎能不怕？

海紅珠瞪大了眼睛，眼裡已滿是淚水，但這已不再是悲傷的淚，而是驚喜的淚，興奮的淚。

只見小魚兒一步步往前逼，江玉郎一步步往後退，他手腳都已似有些軟了，竟再無出手的勇氣。

雙獅父子自然已退得更遠了，退著退著，轉頭就跑，江玉郎也突然全力躍起，凌空一個翻身，逃得比他們還快一倍。

小魚兒也不追趕，瞧著他的背影，喃喃笑道：「我不想殺你……實在不想殺你！」

海紅珠已撲了過來，顫聲呼道：「小呆，我知道還能見著你的，我知道……」

小魚兒咯咯一笑，道：「誰是小呆……我是鬼……鬼……」

海紅珠剛撲過來，他身子已旗焰花火箭般斜斜掠過三丈，凌空再一轉折，「噗咚」，落入了江心。

海紅珠撲到江邊，又痛哭起來，嘶聲道：「你若不想見我，為什麼要到這江邊來……你若想見我，為什麼見了我又要走？為什麼……為什麼？……」

※※※

小魚兒盡量放鬆了四肢，漂浮在水面上，冰冷的江水，就像是一張床，天上繁星點點，他覺得舒服得很。

他總算已瞧過了他想見的人，雖然他們的變化不免令他驚奇，雖然他只瞧了一會兒，但這已足夠了。

這幾天來他懷疑不解的事，此刻總算也恍然大悟。那紫衣白面少年的確是和江玉郎在暗中勾結，而江玉郎卻顯是「雙獅」鏢局的幕後主人。

那麼，趙全海與厲峰的被毒，就一點也不奇怪了──他們杯中的酒，正是那白面少年倒的。他想著想著，突然幾根竹篙向他點了過來。

他先不免吃了一驚，但立刻想到：「他們必定以為我是快淹死的人，所以要來救我的。」

他暗中好笑，索性閉起了眼睛。只覺幾個人七手八腳地將他拉上了一條船。

一人摸了摸他心口，笑道：「這小子命長，幸好遇見我們，還沒淹死。」又有人替他灌下了碗熱湯，替他揉著四肢。

突聽一個洪亮的語聲道：「這人是死的？還是活的。」

小魚兒突然睜開眼睛，笑道：「活的！」

他張眼睛，就瞧見一條大漢站在眼前，半敞著衣襟，歪戴著帽子，一條腿高跨在櫈子上，手裡拿著又粗又長的旱煙。

此刻他以旱煙指著小魚兒，大聲道：「你既是活的。為何要裝死？」

小魚兒還未說話，忽然發現這「大漢」胸脯高聳，腰肢很細，雖然濃眉大眼但卻並不難看。

小魚兒笑了笑，笑道：「你既是女人，為何又要裝成男的？」

那大姑娘瞪起了眼睛，怒道：「你知道我是誰？」

小魚兒笑道：「不管你是男的還是女的，你反正是個人，你已經快嫁不出去，再這麼兇，還有誰敢娶你！」

他說話本來尖刻，這兩年來雖已極力收斂，但蹩了兩年多，此刻又不禁故態復萌，這正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那大姑娘拍案道：「你敢對我這樣說話？」

將小魚兒抬進來的幾個少年，此刻面前都變了顏色，幾個人在後面直戳他的背樑，小魚兒假裝不知道，還是笑道：「為什麼不敢，只要你是人，我就不……」

他話未說完，那幾個少年已搶著笑道：「這位就是段合肥段老太爺的女公子，江湖人稱『女孟嘗』，你總該聽過，說話就該小心些。」

小魚兒笑道：「呀，原來你就是段合肥的女兒，你爹爹可是有一批銀子要運到關外去？」

小魚兒聳了聳鼻子，又道：「這船藥材，是你從關外運來的麼？」

女孟嘗眼睛瞪得更大，道：「你怎知道這是船藥材？」

小魚兒笑道：「我不但知道這是船藥材，還知道這些藥材是人參、桂皮、鹿角、五味子……」他一連說了一大串藥名，果然正是這船上所載的藥材，說得絲毫不差。

莫說這幾種普通的藥草，就算將天下各種藥草都混在一起，他也是照樣可以嗅得出的，此刻他一口氣說完了，這些人都不禁驚奇得張大了嘴。

女孟嘗眼睛裡有了笑意，抽了口旱煙，「呼」的將一口煙霧噴在小魚兒臉上，悠悠道：「想不到你這小子對藥材還內行得很。」

小魚兒差點被烟嗆出了眼淚，揉著眼笑道：「我對藥材非但內行，而且敢說很少有人比我再內行的！你若真的是女孟嘗，就該好生將我禮聘到你家的藥舖裡去。」

女孟嘗又抽了口旱煙，這次卻未噴到小魚兒臉上，而是一絲絲吐出來的，等到煙吐完了，她突然轉身走了進去，口中卻道：「替他換件衣服，送他到慶餘堂去。」

※※※

安慶「慶餘堂」，可算是皖南一帶最大的藥舖，小魚兒在這裡，居然做了管藥庫的頭兒。他根本用不著到櫃上去，所以也不怕人認出他，每天就配配藥方，查查藥庫，日子過得更清閑了。

這時他才知道，那位「段合肥」，正是長江流域一帶最大的財閥，這一帶最賺錢的生意，差不多都被他壟斷了。那「女孟嘗」，就是他獨生女兒，她據說還有兩個哥哥，但卻已死了，所以別人都稱她「三姑娘」。

這位三姑娘時常到慶餘堂來，但她不理小魚兒，小魚兒也不理她，雖然小魚兒已知道她看來雖兇，心卻不錯。小魚兒越不理她，她到的次數越勤了，有時一天會來上兩三次，但眼睛還是連瞧也不瞧小魚兒一眼。

這一天小魚兒正躺在椅子上晒太陽，初冬的太陽，晒在他身上，他覺得舒服的很，幾乎要睡著了。

那位段三姑娘突然走到他面前，用旱煙袋敲了敲椅子背，道：「喂，起來。」

小魚兒笑道：「我的名字可不叫『喂』。」

三姑娘眼睛又瞪了起來，大笑道：「喂，我問你，上次你說的那批要送到關外的鏢銀，你怎會知道的！」

小魚兒道：「那批鏢銀怎樣？」

三姑娘冷冷道：「那批銀子已被人劫走了。」

小魚兒眼睛亮了，翻身坐了起來，喃喃道：「奇怪！既是『雙獅鏢局』接的鏢，怎麼還會被人劫走呢？……」

三姑娘冷冷道：「雙獅鏢局保的鏢，怎麼就不能被人劫走？……哼，我瞧那兩個姓李的，根本就是飯桶！」

小魚兒想了想，又道：「劫鏢的是些什麼人，你可知道？」

三姑娘道：「那批鏢銀乃是半夜中忽然失蹤的，門未開，窗未動，看守鏢銀的人連屁都未聽見，鏢銀就好像生了翅膀飛了。」

小魚兒笑道：「這倒是奇案……除非那劫鏢銀的人會五鬼搬運法，否則就是『雙獅鏢局』的人眼睛耳朵有了毛病。」

三姑娘道：「那他們就活該自己倒霉！」

小魚兒道：「難道他們要賠？」

三姑娘冷笑道：「當褲子也得賠的。」

小魚兒又用手摸鼻子，喃喃道：「這要怪了……我本來還以為這是『雙獅鏢局』監守自盜，但他們既然要賠，這又是為了什麼呢？」

三姑娘道：「只因為他們都是飯桶，所以鏢銀就被人劫走，這道理豈非簡單得很。」

小魚兒緩緩道：「看來越是簡單的事，說不定其中內幕越是複雜。」

三姑娘瞧著他，瞧著他的微笑，瞧了許久，突然大聲道：「你究竟是個聰明人？還是個呆子？」

小魚兒長長嘆了口氣，翻過身，把頭埋在手彎裡，悠悠道：「我若是呆子，日子就會過得快活多了。」

# 第四十四章 撲朔迷離

第二天，還是個晴天，太陽還是照得很暖和。小魚兒又躺在那張椅子上曬太陽。

他全身骨頭都像是已經散了，像是什麼事都沒有去想，其實，他心裡想的事可真是不少。

他心裡想的事雖然不少，但總歸起來，卻只有兩句話：「那批鏢銀怎會被劫走？是被誰劫走的？」他想不通。

這時，三姑娘居然又來了。

小魚兒瞇起一隻眼睛去瞧她，只見她神情像是興奮得很，匆匆趕到小魚兒面前，大聲道：「喂，你錯了。」

小魚兒本來懶得理她，但聽見這話，卻不禁張開眼睛，道：「我什麼地方錯了？」

三姑娘眼睛裡閃著光，道：「我剛才聽到這個消息，那批鏢銀已被奪回來了。」

小魚兒眼睛也睜大了，道：「被誰奪回來的？」

三姑娘大聲道：「那人年紀和你也差不多，但本事卻比你大多了，你若是不像這麼懶，也許還可以趕上他十成中的一成。」

小魚兒已跳了起來，道：「你說的可是江玉郎？」

三姑娘怔了怔，道：「你怎會知道？」

小魚兒突然大笑道：「我知道，我當然知道……我什麼事都知道了……」

他又笑又叫又跳，三姑娘簡直瞧呆了，終於忍不住道：「你難道是個瘋子？」

小魚兒突然跳起來親了親三姑娘的臉，大笑著道：「只可惜我不是，所以他們倒霉的日子已不遠了。」他拍手大笑著，轉身跑進了藥倉。

三姑娘手摸著臉，瞪大了眼睛，瞧著他，就像是在瞧著什麼怪物似的，喃喃道：「小瘋子……你真是個小瘋子。」

※※※

因為只用了一根燈草，所以燈光不亮。

小魚兒出神地瞪著這點燈光，微笑著喃喃道：「江玉郎，你果然很聰明，你假裝鏢銀被盜，再自己去奪回來……這麼神秘的盜案，你居然不費吹灰之力就破了，江湖人有誰能不佩服你，又有誰會知道這只不過是你自己編出來的一齣丑角戲。」

他輕輕嘆了口氣，接道：「只有我……江玉郎，但願你莫要忘了這世上還有我，你那一肚子鬼主意，沒有一件能瞞得過我的。」

窗外，夜很靜，只有風吹著枯枝，颼颼的響。突聽一人壓著嗓子喚道：「瘋子……小瘋子，快出來。」

小魚兒將窗子打開一線，就瞧見了披著一身大紅斗蓬，站在月光下，寒風裡的段三姑娘。

三姑娘只是咬了咬嘴唇，道：「我有事……有要緊的事要告訴你。那件事果然不太簡單。」

小魚兒眼睛一亮，道：「你又得到了消息？」

三姑娘道：「是……我剛剛又得到消息，鏢銀又被人劫走了！」

小魚兒鞋子還沒穿就跳出了窗子，這下他可真的吃了一驚，他赤著腳站在冰涼的石板上，失聲道：「你這消息可是真的？」

三姑娘道：「半點也不假。」

小魚兒搓著手道：「這鏢銀居然又會被人劫走，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我實在想不通……你可知道劫鏢的人是誰麼？」

三姑娘道：「這一次，和上一次情況大不相同。」

小魚兒道：「有什麼不同？難道這一次丟了鏢銀，他們連賠都不必賠了？」

三姑娘緩緩道：「是，他們的確不必賠了。」

小魚兒跳了起來，大聲道：「為什麼？」

三姑娘垂下目光，道：「只因為『雙獅鏢局』大小鏢師，內外趟子手，一共九十八個人，已死得一個不剩，只剩下個餵馬的馬夫。」

小魚兒以手加額，怔了半晌，忽又大聲道：「那江玉郎呢？」

三姑娘道：「江玉郎不是『雙獅鏢局』裡的人。他奪回鏢銀，便功成身退，再也不停留片刻，這豈非正是大英雄，大豪傑的行徑！」

小魚兒吃吃笑了起來，冷笑道：「好個大英雄，大豪傑！只怕他早已知道鏢銀又要被劫，所以就溜了。」

三姑娘道：「你是說……第二次劫鏢的，也是第一次劫鏢的那伙人？」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道：「這難道不可能？」

三姑娘道：「第一次劫鏢的人，都已被江玉郎殺了，他奪回鏢銀時，鏢銀是和劫鏢人的人頭一齊送回來的！」

小魚兒擊掌道：「好手段！果然是好狠的手段！」

三姑娘凝眸瞧著他，緩緩道：「而且，第二次劫鏢的只有一個人……『雙獅鏢局』的九十八條好漢，全都是死在這一個人的手下！」

小魚兒動容道：「一個人？……一個人在一夜間連取九十八條性命，江湖中是誰有如此狠毒，如此高明的手段？」

三姑娘道：「據說，那是個鬚眉皆白的虯髯老人！……」

小魚兒道：「有誰瞧見他了？」

三姑娘道：「自然是那死裡逃生的馬夫。」

小魚兒道：「那麼他……」

三姑娘接口道：「他聽得第一聲慘呼後，就躲到草料堆裡，只聽屋子裡慘呼一聲，接連不斷直響了兩三盞茶時分……」

小魚兒失聲道：「好快的手！好快的刀！」

三姑娘嘆道：「殺人的時候雖然不長，但在那馬夫心中覺得，卻彷彿已有好幾個時辰，然後他便瞧見一條高大魁偉的虯髯老人，手提鋼刀，狂笑著走了出來，這老人穿的本是件淡色衣衫，此刻卻已全都被鮮血染紅了！」

小魚兒手摸著下巴，悠悠道：「這聽來你倒像是個說書人說的故事，每個細節都描述得詳詳細細，精采動人……一個人剛剛死裡逃生，還能將細節描述得如此詳細，倒端的是個人才。」

三姑娘展顏笑道：「當時我聽了這話，也覺得他細心得很。」

小魚兒道：「你是什麼時候聽到這消息的？」

三姑娘道：「就在半個時辰之前。」

小魚兒道：「這件事又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的！」

三姑娘道：「昨天晚上。」

小魚兒道：「消息怎會來得這麼快？」

三姑娘道：「飛鴿傳書……以此間為中心，周圍數千里大小七十九個城鎮，都有我家設下的信鴿站！」

小魚兒突然大聲道：「我和這件事又有什麼狗屁的關係？你為什麼要如此著急地趕來告訴我？你吃飽飯沒事做了麼？你難道以為我和那劫鏢的人有什麼關係？」

三姑娘跺腳道：「不是！我不是這個意思！」

小魚兒道：「那你是什麼意思？」

三姑娘的臉，居然急紅了，居然還是沒有發脾氣。

她居然垂下了頭，輕聲道：「只因為你……你是我的朋友，一個人心裡有什麼奇怪的事，總是會去向自己的朋友說的……」

小魚兒大聲道：「朋友？……我只不過是你僱的一個伙計，你為什麼要將我當做你的朋友？」

三姑娘臉更紅，頭垂得更低，道：「我……我也不知道。」

小魚兒瞪著眼瞧了她半晌，突然大笑起來。

三姑娘咬著嘴唇，道：「你……你笑什麼？」

小魚兒大笑道：「我認識你到現在，你只有此刻這模樣，才像是個女人！」

三姑娘垂頭站在那裡，呆了半晌，突然放聲大哭起來，她整個人都像是軟了，撲倒在櫥上，哭得真傷心。

小魚兒皺了皺眉，道：「你哭什麼？」

三姑娘痛哭著道：「我從小到現在，從沒有一個人將我看作女人，就連我爹爹，他都將我看成個男孩子，而我……我明明是個女人。」

小魚兒怔了怔，點頭道：「一個女人總是被人看成男孩子，的確是件痛苦的事！……你實在是個很可憐的女孩子。」

三姑娘呻吟道：「我今天能聽到這句話，就是立刻死，也沒有什麼了。」

小魚兒道：「但我卻一點兒也不同情你。」三姑娘踉蹌後退了兩步，咬牙瞪著他。

小魚兒笑道：「你希望別人將你當做真正的女孩子，就該自己先做出女孩子的模樣來才是，但你卻成天穿著男人的衣服，抽著大煙斗，一條腿蹺得比頭還高，活像個趕大車的騾夫，卻教別人如何將你看成女孩子。」

三姑娘衝過來，揚起手就要打，但這隻手還沒有落下去，卻又先呆住了，呆了半晌，又垂下了頭。

小魚兒道：「好孩子，回去好生想想我的話吧……至於那件鏢銀的事，我現在雖然還沒有把握，但不出半個月，我就會將真象告訴你。」

他一面說話，一面已跳進了窗戶。

他關起了窗戶，卻又從窗隙裡瞧出去，只見三姑娘痴痴地站在那裡，痴痴的想了許久，終於痴痴的走了。小魚兒搖頭苦笑。

※※※

下半夜，小魚兒睡得很熟。正睡得過癮，突然幾個人衝進屋子，把他從床上拉了起來，有的替他穿衣服，有的替他拿鞋子。

這幾個人中，居然還有這藥舖的大掌櫃，二掌櫃，小魚兒睡眼惺忪，揉著眼睛道：「領錢的日子還沒到，就要綁票麼？」

二掌櫃的一面替他扣鈕子，一面笑道：「告訴你天大的好消息……太老爺今天居然要見你。」

大掌櫃也接著笑道：「太老爺成年也難得見一個伙計，今天居然到了安慶，居然第一個就要見你，你這不是走了大運麼？」

於是小魚兒糊l裡糊塗地就被擁上車，走了頓飯功夫，來到個氣派大得可以嚇壞人的大宅子，糊裡糊塗地被擁了進去。

這大宅院落一層又一層，小魚兒跟著個臉白白的後生，又走了半頓飯的功夫，才走到後園。花木扶疏中五間明軒，精雅玲瓏。

那俊俏後生壓低聲音道：「太老爺就在裡面，他老人家要你自己進去。」

小魚兒眨著眼站在門口，想了想，終於掀起簾子，大步走了進去，第一眼就瞧見了三姑娘。今天的三姑娘，和往昔的三姑娘可大不相同了。

她穿的不再是灑腳褲，小短襖，而是百褶灑金裙，外加一件藍底白花的新綢衣。

她臉上淡淡地抹了些胭脂，烏黑的頭髮上，插著隻珠鳳，兩粒龍眼睛大對的珍珠，在耳墜上盪來盪去。

她垂著頭坐在那裡，竟好像有些羞人答答的模樣，她明明瞧見小魚兒走進來，還是沒有抬頭，只是眼皮瞟了瞟，輕輕咬了咬嘴唇，頭反而垂得更低。

小魚兒幾乎忍不住要笑出聲來──若不是他瞧見她身旁地上還爬著個人，他早已笑出聲來了。

地上舖著厚厚的波斯地氈，一個穿著件寬袍的胖子爬在地上，驟然一看，活脫脫像是個大繡球。

他面前有隻翡翠匣子，竟是用整塊翡翠雕成的，價值至少在萬金以上，但匣子裡放著的卻是隻蟋蟀。

小魚兒也伏下身子，瞧了半晌，笑道：「這隻『紅頭棺材』只怕是個劊子手……」

那胖子抬起頭，笑得眼睛都瞇成一條線了，道：「你也懂蟋蟀？」

小魚兒笑道：「除了生孩子之外，別的事我不懂的只怕還不多。」

那胖子附掌大笑道：「好，很好……老三，你說的人就是他麼？」這人不問可知，自然就是那天下聞名的財閥段合肥了。

三姑娘垂首道：「嗯。」

段合肥笑得眼睛都瞧不見了，道：「很好，太好了，你眼光果然不錯。」

小魚兒摸了摸頭笑道：「這算怎麼回事？」

段合肥道：「你莫要問，莫要說話，什麼事都有我……先把我拉起來，用力……噯，這麼才是好孩子。」

他好不容易從地上站了起來，看樣子簡直比人家走三里路還累，累得直喘氣，摸著胸口笑道：「很好……很好……你喜歡吃紅燒肉吧……什麼魚翅燕窩、鮑魚熊掌都是假的，只有紅燒肉吃起來最過癮。」

小魚兒道：「但是我根本不知道，這是……」

段合肥擺手笑道：「你不必知道，什麼都不必知道……都有我作主就夠了，留在這裡吃飯，我那大師傅燒的紅燒肉，可算是天下第一。」

於是小魚兒糊裡糊塗地吃了一大碗紅燒肉。到了這裡，他的嘴除了吃肉外，好像就沒有別的用了，因為段合肥根本就不讓他說話。

黃昏後，他回到店裡，還是不知道段合肥叫他去幹什麼，只覺「慶餘堂」上上下下的人，對他的態度全變了。

那自然是變得更客氣。

洗過澡，小魚兒剛躺上籐椅，突聽前面傳來一陣粗嗄的語聲，就像是破鑼似的直著嗓子道：「附子、肉桂、犀角、熊膽……」

他說了一大串藥名，不是大寒，就是大熱，接著又聽得二掌櫃那又尖又細的語聲，想來是在問他：「這些藥，你老要多少？」

那語聲道：「你們這店裡有多少，咱們就要多少，全都要，一錢也不能留。」

另一人道：「你們這『慶餘堂』想必有藥庫吧，帶爺們去瞧瞧。」這人的語聲，更響，聽起來就像是連珠炮竹。

小魚兒心念一動，剛站起身子，就瞧見那二掌櫃的被兩條錦衣大漢挾了進來，就好像老鷹抓小雞似的。

燈火下，只見這兩條大漢俱是鳶肩蜂腰，行動矯健，橫眉怒目，滿臉殺氣，遇見這樣的人，這二掌櫃的能不聽話麼。

小魚兒袖手站在旁邊瞧著，店裡的伙計果然將這兩個錦衣大漢所要的藥材，全都包好紮成四大包。

小魚兒卻悄悄在掌心扣了個小石子，等到他們將藥包運出門搬上車子，他手指輕輕一彈，石子「嗤」的飛了出去，打在藥包的角上，門外的燈光並不亮，他出手又快，自然沒有人發覺。

他又躺回那張籐椅，瞧著天上閃亮的星群，喃喃道：「看來，這只怕又是齣好戲……」

※※※

夜更靜，藥舖裡的人都已睡了，小魚兒卻仍坐在星光下，在這安詳的靜夜裡，他卻似乎在期望著什麼驚人的事發生。小魚兒瞇起了眼睛，也似乎將入夢鄉。

突然間，靜夜中傳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小魚兒眼睛立刻亮了，側耳聽了聽，喃喃道：「三匹馬，怎地只有三匹馬？」

這時健馬急嘶，蹄聲驟頓。三匹馬竟果然俱都在慶餘堂前勒韁而停。

接著，便是一陣急促的敲門聲，一人大呼道：「店家開門，快開門，咱們有急病的人，要買藥。」

響亮的呼聲中，果然充滿了焦急之意。睡在前面的伙計，自然被驚醒，於是回應聲，抱怨聲，催促聲，開門聲……響成了一片。

那焦急的語聲已在大聲喝道：「咱們要附子、肉桂、犀角、熊膽……每樣三斤，快，快，這是急病。」

店伙自然怔了一怔──怎地今天來的人，都是要買這幾樣藥的？他們的回答自然是：「沒有。」

那焦急的語聲立刻更驚惶，更焦急，甚至大吵大鬧起來：「這麼大的藥舖，怎地連這些藥都沒有？」

這人身材也在六尺開外，一雙威光稜稜的眼睛，已滿佈血絲，那店伙瞧見這兇相，只有陪笑道：「咱們是百年老店，什麼藥原都有的，只是這幾樣藥偏偏不巧，在兩個時辰前偏偏被人買光了，你們不妨到別家試試。」

小魚兒悄悄走過去，從門隙裡往外瞧，只見這大漢焦急得滿頭冷汗涔涔而落，不住頓足道：「怎地如此不巧！這城裡幾十家藥舖，竟會都沒有這幾樣藥！」

外面店門半開，門外另一條大漢，牽著兩匹健馬，馬嘴裡不住往外噴著白沫，顯然是經過長途急馳。

還有一人一馬，遠立在數尺外。星光下，只見馬上人黑巾包頭，黑氅長垂，目光顧盼間，星光照上她的臉──這人竟是女子。

店伙手舉著燭臺，急著要送客。突然，燭火一光，馬上的黑衣女子不知怎地已到了他面前，一雙明媚的眼皮，看來竟銳利如刀！店伙不由得一驚，踉蹌後退，燭淚滴在他手背上，燙得鑽心，他手一鬆，燭臺直跌下去。

但燭臺並未落在地上，不知怎地，竟到了這黑衣女子的手裡，蠟燭也未熄滅，嫣紅的燭光，正照著她蒼白的臉！她的臉蒼白得彷彿午夜的鬼魂。

她目光凝注著那店伙，一字字道：「這些藥，是被同一人買去的麼？」

店伙也嚇白了，顫聲道：「是……不是……是兩個人！」

黑衣女子道：「是什麼人？」

她緩慢的語聲，突然變得尖銳而短促，而且充滿了怨毒，就連店伙都聽得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噤，道：「不……不知道……咱們做買賣的，那敢去打聽顧主的來歷。」

黑衣女子銳利的眼睛仍在凝注著他，瞬也不瞬，似乎要瞧瞧他所說的話，究竟是真？是假？在這麼樣一雙眼睛的注視下，有誰能說假話！

那店伙的腿已被瞧軟了，幸好黑衣女子終於轉身，上馬，打馬……蹄聲漸漸遠去，去得比來時更快。

那店伙就像是做夢一樣，猛低頭，只見那燭臺就放在他腳前地上──這自然不是夢，他俯身拿起燭臺……

燭火突然又一花。這店伙又一驚，剛拿的燭臺又跌落下去。

但這次燭臺還是沒有跌落在地上，蠟燭也還是沒有熄……一隻手閃電般伸過來，恰巧接住了燭臺。那店伙大驚回頭，就瞧見了小魚兒。

小魚兒手裡拿著燭臺，眼睛卻瞧著遠方，喃喃道：「想不到……想不到居然是她！」

店夥計道：「她……她是誰？」

小魚兒道：「她叫荷露，是移花宮的侍女……這些話告訴你，你也不懂的。」突然輕輕一躍，伸手抄住了那張被風捲起的紙。只見紙上寫滿了藥舖的名字。

小魚兒道：「她將這張紙丟了，顯見已經將每一家藥舖都找遍，還是買不著那些藥……」

店伙道：「奇怪，他們為什麼急著要買這幾樣奇怪的藥？」

小魚兒微笑道：「這自然是因為他們家裡有人生了種奇怪的病。」

店伙垂首道：「那會是什麼病？居然要這幾種大寒大熱的藥來治……這種病我簡直連聽都沒有聽說過，你聽過麼？」他抬起頭，問小魚兒。

燭臺又被放在地上，小魚兒已不見了！

# 第四十五章 暗藏奸詐

小魚兒掠過幾重屋脊，便又瞧見那三匹急馳的健馬。

健馬奔馳雖急，但又怎及小魚兒身形之飛掠。馬在街上跑，小魚兒在屋頂上悄悄追隨。

他心中也在暗問：「荷露為什麼急著要買那幾種藥？莫非是有人中了極寒或極熱的毒？這種毒難道連移花宮的靈藥都不能解救？」

他心念一轉，又忖道：「下毒的人早知道他們要買這幾種解藥，所以先就將市面上這幾種藥都買光，顯見是一心想將中毒的人置之於死地！……下毒的人好狠的手段！但卻不知是誰呢？」

「中毒的人又是誰呢？難道是花無缺！」

他心思反覆，也不知是驚是喜？

健馬急馳了兩、三盞茶的功夫，突然在一面高牆前停下，牆下有個小小的門戶，像是人家的後門。門，並沒有下栓。荷露一躍下馬，推門而入。

小魚兒振起雙臂，蝙蝠般掠上高牆，他身形在黑暗中滑過，下面的兩條大漢竟然絲毫沒有覺察。

荷露輕喘急行，夜風穿過林梢，石子路沙沙作響，她解下包頭的黑巾，髮髻上有一明珠。

明珠在星光下閃著光。小魚兒掠在樹梢，綴著珠光。珠光隱入林叢，林中有三五間精舍。

※※※

小魚兒隱身在濃密的枝葉中，倒也不慮別人發覺，他悄悄自林梢望下去，卻瞧見了花無缺的臉。

這張俊逸、瀟灑、安詳，充滿了自信的臉，此刻卻滿帶焦慮之色，他匆匆趕出門，看到荷露第一句話就問道：「藥呢？」

荷露手掌裡揉著那包頭的黑巾，悄聲道：「沒買到。」

她這三個字其實還未說出口來，花無缺瞧見她面上的神色，自己的面色也驟然大變，一把奪過她手裡黑巾，失聲道：「怎……怎地買不到？」

這無缺公子平時一舉一動，俱是斯斯文文，對女子更是溫柔有禮，但此刻卻完全失了常態。

小魚兒瞧見他這神態，已知道受傷的必是和他關係極為密切的人，否則他絕不會如此失常，如此慌亂。

小魚兒心裡奇怪，暗中猜測，荷露和花無缺又說了兩句話，他卻沒聽見，等他回過神來，兩人已走進屋裡。

燈光自窗內映出，昏黃的窗紙上，現出了兩條人影，一人垂著頭，冠帶簌簌而動，似乎急得發抖。這人不問可知，自是花無缺。

另一高冠長髯，坐得筆直，想來神情甚是嚴肅，小魚兒瞧了半天也瞧不出這影子究竟是誰？

忽聽得一個溫和沉穩的語聲緩緩道：「吉人自有天相，公子也不必太過憂鬱……其實，荷露姑娘此番空手而回，在下是早已算定了的。」這語聲一入耳，小魚兒心裡就是一跳。

只聽花無缺嘆道：「這幾種藥雖然珍貴，但卻非罕有之物，偌大的安慶城竟會買不到這幾種藥，我委實想不透。」

那語聲接道：「那人算定了他下的毒唯有這幾種大寒大熱之藥才能化解，也算定了公子必定知道這點，他若不將解藥全都搜購一空，這毒豈非等於白下了。」

這語聲無論在說什麼，都像是平心靜氣，從從容容，小魚兒聽到這裡，已斷定此人必是江別鶴！

想起了此人的陰沉毒辣，小魚兒背脊上就不禁冒出了一股寒意，花無缺猶還罷了，他若被此人發現，那裡還有生路！小魚兒躲在木葉中，簡直連氣都不敢喘了。

只聽花無缺恨聲道：「不錯，此人自是早已算定了連本宮靈藥都無法化解這種冰雪精英凝成的寒毒，只是……『他』和『他』究竟又有什麼仇恨！為何定要將他置之於死地！」

小魚兒既猜不透他所說的第一個「他」指的是誰，更猜不透那第二個「他」指的是誰，心裡急得要命。

江別鶴已緩緩接道：「此人要害的只怕不是『他』，而是公子。」

花無缺道：「但我自入中原以來，也從未與人結下什麼仇恨，這人為何要害我？……這人又會是誰呢？我實在也想不透。」

江別鶴似乎笑了笑，緩緩道：「只要公子能放心鐵姑娘的病勢，隨在下出去走一走，在下有八成把握，可以找得出那下毒的兇手！」

鐵姑娘！中毒的人，莫非是鐵心蘭！小魚兒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差點從樹上掉下來。木葉「嘩啦啦」一陣響動。

只見花無缺的影子霍然站起，厲聲道：「外面有人，誰？」

小魚兒緊張的一顆心差點跳出腔子來。

只聽江別鶴道：「風吹木葉，那有什麼人，在下還是先和公子先去瞧瞧鐵姑娘的病勢吧。」於是兩人都離開了窗子。

小魚兒這才鬆了口氣，暗道：「這真是老天幫忙，江別鶴一向最富心機，今日總算疏忽了一次……」

想到這裡，他心頭忽然一寒：「江別鶴一向最富機心，絕不會如此疏忽大意，這其中必定有詐！」

小魚兒當真是千靈百巧，心眼兒轉得比閃電還快，一念至此，就想脫走，但饒是如此，他還是遲了

※※※

黑暗中已有兩條人影，有如燕子凌空般掠來。

小魚兒驚慌中眼角一瞥，已瞧見來的果然是江別鶴與花無缺，花無缺衣袂飄飄，望之有如飛仙，一雙眸子在黑暗中閃閃發光，卻是滿含恨毒之色，想來必是以為躲在暗處的這人與下毒之事有關。

小魚兒武功雖已精進，但遇著這兩人，心裡還是不免發毛，只是他出生入死多次，早已將這種生死險難看成家常便飯，此刻雖驚不亂，真氣一沉，坐下的樹枝立刻「喀嚓」一聲斷了，他身子也立刻直墜下去。

江別鶴與花無缺蓄勢凌空，箭已離弦，自然難以下墜，更難回頭，小魚兒只聽頭頂風聲響動，兩人已自他頭頂掠過。

他搶得一步先機，那敢遲疑，全力前撲，方向正和江別鶴兩人的來勢相反，他算定兩人回頭來追時，必定要遲了一步！這其間雖僅有剎時之差，但以小魚兒此時之輕功，江別鶴與花無缺只要差之剎時，也已追不著他了！

那知江別鶴身子雖不能停，筆直前掠，但手掌卻反揮而出，他手裡竟早就扣著暗器，數點銀星，暴雨般灑向小魚兒後背！

花無缺身形凌空，突然飛起一足，踢著一根樹枝，他竟藉著樹枝這輕輕一彈之力，整個身子都變了方向，頭先腳後，倒射而出！去勢之迅，竟和江別鶴反手揮出的暗器不相上下！

小魚兒但聞暗器破空之聲飛來，銀星已追至背後！

他力已用光，不能上躍，只得蹼倒在地，就地一滾，「蹼，蹼」一連串輕響過後，七點銀星正釘在他身旁地上。

這其間生死當真只差毫髮，小魚兒驚魂未定，還未再次躍進，抬眼處，花無缺飄飄的衣袂，已到了他頭頂！

花無缺身子凌空一滾，雙掌直擊而下！他身形捷矯如龍在天，掌力籠罩下，螻蟻難逃！

那知就在這時，釘在地上的七點銀星突然彈起，正好打向花無缺，變生突然，花無缺眼看也難以閃避！

江別鶴雖是厲害角色，卻也未料到有此一著，對方竟將他擊出的暗器用以脫身，他也不禁為之失聲！

只見花無缺擊出的雙掌「拍」的一合，那七點寒星竟如夜鳥歸林全都自動投入了他的掌心！

這雖是剎那間事，但過程卻是千變萬化，間不容髮！小魚兒一掌將地上銀星震得彈起後，人也藉著這一掌之力直彈出去，百忙中猶不忘偷偷一瞥。

他眼角瞥見了花無缺這種驚人的內力，也不禁失聲道：「好！」

而江別鶴正也為他這匪夷所思，妙不可言的應變功夫所驚，大聲道：「朋友好俊的身手，有何來意，為何不留下說話！」

小魚兒頭也不回，粗著嗓子道：「有話明天再說吧，今天再見了！」

他話猶未了，花無缺已冷冷喝道：「朋友你如此身手，在下若讓你就此一走，豈非太可惜了！」

這話聲就在小魚兒身後，小魚兒非但不敢回頭，連話都不敢說了，用盡全力，向前飛掠。

只見一重重屋脊在他腳下退過，他也不知掠過了多少重屋脊，卻竟然還未掠出這一片宅院！

只聽江別鶴道：「這位朋友看來年紀並不大，不但身手了得。而且心思敏捷，江湖中出了這樣的少年英雄，在下若不好生結交結交，豈非罪過。」

他一面說話，一面追趕，竟仍未落後，語氣更是從從容容，似是心安理得，算定小魚兒逃不出他的手去。

花無缺道：「不錯，就憑這輕身功夫，縱不成算中原第一，卻也難能可貴了！」他心裡也在暗中奇怪，自己怎會到此刻還追不上。

要知他輕功縱然比小魚兒高得一籌，但逃的人可以左藏右躲，隨意改變方向，自是比追的人佔了便宜。

只聽江別鶴又道：「此人不但輕功了得而且中氣充足，此番身形已展動開來，只怕你我難以追及。」

小魚兒聽了這話，突然一伏身竄下屋去，這宅院曲廊蜿蜒，林木重重，他若不知利用，豈非傻子。

江別鶴說這話本想穩住他的，就怕他竄下屋去，那知小魚兒更是個鬼靈精，江別鶴不說這話，小魚兒驚慌中倒未想及，一說這話，反倒提醒了他。

江別鶴暗中跌足，只見小魚兒在曲廊中三轉兩轉，突然一頭撞開了一扇窗戶飛身躍了進去。

這時宅院中燈火多已熄滅，他雖然不知道屋裡有人沒人，但這宅院既然如此宏闊，想來自然是空屋子較多。

屋子果然是空的。

小魚兒剛喘了口氣，只聽「嗖」的一聲，花無缺竟也掠了進來，接著又是「嗖」的一聲，江別鶴也未落後。

屋子裡黑黝黝的，什麼都瞧不見。小魚兒向前一掠，幾乎撞倒了一張桌子。

江別鶴笑道：「朋友還是出來吧，在下江別鶴，以『江南大俠』的名聲作保，只要朋友說得出來歷，在下絕不難為你。」

這話若是說給別人聽，那人說不定真聽話了。但小魚兒卻非但知道這「江南大俠」是怎麼樣的人，更知道他們若是知道自己是誰，定是非「難為」不可的！

江別鶴道：「朋友若不聽在下好言相勸，只怕後悔就來不及了。」

小魚兒悄悄提起那張桌子，往江別鶴直擲過去，風聲鼓動中，他已飛身撲向左面一個角落。

他算定左面的角落裡必定有扇門戶，他果然沒有算錯，那桌子「砰」的落下地，他已踢開門竄了出去。

這間屋子外面更黑，黑暗對他總是有利的。

小魚兒藏在黑暗中，動也不敢動，正在盤算著脫身之計，突然眼前一亮，江別鶴竟將外面的燈點著了。

小魚兒隨手拾起了椅子，直摔出去，人已後退，「砰」地，又撞出了窗戶，凌空一個翻身，撞入了對面一扇窗戶。

他這樣「砰砰蓬蓬」的一鬧，這宅院裡的人，自然已被他吵醒了大半，人聲四響，喝道：「是什麼事？什麼人？」

江別鶴朗聲道：「院中來了強盜，大家莫要驚慌跑動，免受誤傷，只需將四下燈火燃著，這強盜就跑不了的！」

小魚兒心裡暗暗叫苦，這姓江的端的有兩下子，說出的話，既正在節骨眼上，要知小魚兒就希望院中大亂，他才好乘亂逃走，他更希望燈火莫要燃著，燈火一燃，他非但無所逃，連躲都沒處躲，正是要了他的命了。

只聽四下人聲呼喝，紛紛道：「是江大俠在說話，大家都要聽他老人家吩咐。」

接著，滿院燈火俱都亮了起來。

小魚兒轉眼一瞧，只見自己此刻是在間書房裡，這書房佈置得出奇精緻，書桌旁卻有個繡花棚子。

他心念一轉：「書房裡怎會有女子的繡花棚？」

江別鶴與花無缺已到了窗外。小魚兒退向另一扇門，門後突然傳出人語聲道：「外面是誰？」

這竟是女子的語聲。

門後有人，小魚兒先是一驚，但心念轉動，卻又一喜，再不遲疑，又一腳踢開了門，闖了進去。

他算定江別鶴假仁假義，要自恃「江南大俠」的身份，決定不會闖進女子的閨房，而花無缺更不會在女子面前失禮。

但小魚兒可不管什麼女人不女人，一闖進門，反手就將滅了燈火，眼角卻已瞥見床上睡著個女子，他就竄過去，閃電般伸手掩住了她的嘴，另一隻手按著她的肩頭，壓低嗓子道：「你若不想受罪，就莫要動，莫要出聲！」

那知這女子竟是力大無比，而且出手竟也快得很，小魚兒的兩隻手竟被她兩隻手生生扣住！

這又是個出人意料的變化，小魚兒大驚之下，要想用力，這女子竟已將他按在床上，手肘壓住了他咽喉！

小魚兒驟出不意，竟被這女子制住，只覺半邊身子發麻，竟是動彈不得，他暗嘆一聲，苦笑道：「罷了罷了……我這輩子大概是注定要死在女人手上的了。」

※※※

這時江別鶴的語聲已在外面響起。

他果然沒有逕自闖進來，只是在門外問道：「姑娘，那賊子是闖進姑娘的閨房了麼？」

小魚兒閉起眼睛，已準備認命。

只聽這女子道：「不錯，方才是有人闖進來，但已從後面的窗子逃了，只怕是逃向小花園那邊，江大俠快去追吧。」

小魚兒作夢也想不到這女子竟是這樣回答，只聽江別鶴謝了一聲，匆匆而去，他又驚又喜，竟呆住。

小魚兒終於忍不住道：「姑……姑娘為什麼要救我？」

那女子先不答話，卻去掩起了門。

屋子裡伸手不見五指，小魚兒也瞧不清這女子的模樣，心裡反而有些疑心起來，一躍而起，沉聲道：「在下與姑娘素不相識，蒙姑娘出手相救，卻不知是何緣故？」

那女子卻「噗哧」一笑，道：「你與我真的素不相識麼？」

小魚兒道：「與我相識的女人，都一心想殺我，絕不會救我的。」

那女子大笑道：「你莫非已嚇破了膽，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了。」她方才說話輕言細語，此刻大笑起來，卻有男子的豪氣。

小魚兒立刻聽出來了，失聲道：「你，你是三姑娘？你怎會在這裡？」

三姑娘道：「這是我的家，我不在這裡在那裡？」

小魚兒怔了怔，失笑道：「該死該死，我怎未看出這就是段合肥的屋子……這見鬼的屋子也委實太大了，走進來簡直像走進迷魂陣。」

三姑娘笑道：「莫說你不認得，就算我，有時在裡面都會迷路。」

小魚兒道：「但那江別鶴與花無缺又怎會在這裡？」

三姑娘道：「他們也就是為那趟鏢失劫的事而來的。」

小魚兒嘆道：「這倒真是無巧不巧，鬼使神差，天下的巧事，竟卻讓我遇見了，江別鶴竟會在你家，我竟會一頭闖進你的屋子……」

三姑娘笑嘻嘻道：「他們可再也想不到我認識你。」

小魚兒道：「否則那老狐狸又怎會相信你的話。」要知江別鶴正是想不到段合肥的女兒會救一個陌生的強盜，所以才會被三姑娘一句話就打發走了。

三姑娘道：「但……但你和江大俠又怎會！怎會？」

小魚兒冷笑道：「江大俠……哼哼，見鬼的大俠。」

三姑娘奇道：「江湖中誰不知道他『江南大俠』的名聲，他不是大俠，誰是大俠。」

小魚兒道：「他若是大俠，什麼烏龜王八屁精賊，全都是大俠了。」

三姑娘笑道：「你只怕受了他的氣，所以才會那麼恨他，其實，他倒真是個好人，聽說我家鏢銀被劫，立刻就趕來為我們出頭……」

小魚兒冷笑道：「他這是黃鼠狼給雞拜年。」

三姑娘道：「你說他沒存好心，但他這又會有什麼惡意？」

小魚兒道：「這些人的心機，你一輩子也不會懂的。」

三姑娘斜身坐到床上，就坐在小魚兒身旁，她的心「砰砰」直跳，垂著頭坐了半晌，又道：「那位花公子，也是江……江別鶴請來的。」

小魚兒道：「哦。」

三姑娘道：「據說這位花公子，是江湖中第一位英雄，又是天下第一美男子，但我瞧他那付娘娘腔，卻總是瞧不順眼。」

小魚兒聽她在罵花無缺，當真是比什麼都開心，拉住了她的手，笑道：「你有眼光，你說得對。」

三姑娘道：「我……我……」

她在黑暗中被小魚兒拉住了手，只覺臉紅心跳，喉嚨也發乾了，連一個字都再也說不出來。

小魚兒想了想，忽然又道：「你說的那位花公子，他是否有個朋友中了毒。」

三姑娘道：「你怎會知道的？」

小魚兒道：「他既然本事那麼大，怎會讓自己的好朋友被人下毒？」

三姑娘道：「昨天下午，那位花公子和江大……江別鶴一齊出去了，只留下鐵姑娘一個人在客房裡，卻有人送來一份禮，要送給花公子，是鐵姑娘自己收下的，禮物中有些點心食物，鐵姑娘只怕吃了些，誰知竟中毒了。」

小魚兒道：「送禮的是誰？」

三姑娘道：「禮物是直接交給鐵姑娘的，別人都不知道。」

小魚兒道：「她難道沒有說？」

三姑娘道：「花公子回來，她已中毒暈迷，根本說不出話了。」

小魚兒皺眉道：「她怎會如此大意，隨便就吃別人送來的東西。」

想了想，沉吟又道：「那送禮的想來必定是個她極為信任的人，所以她才毫不疑心的吃了……但一個被她如此信任的人，又怎會害她。」

三姑娘嘆了口氣，道：「那位鐵姑娘，可真是又溫柔，又美麗，和花公子倒真是一對璧人，她若不救，倒真是件可惜的事。」

小魚兒咬住牙道：「你說她和花……」

三姑娘道：「他們兩人真是恩恩愛愛，叫人瞧著羨慕，尤其是那花公子對她，更是千依百順，又溫柔，又體貼……」

小魚兒只聽得血沖頭頂，人都要氣炸了，忍不住大聲道：「可恨！」

三姑娘道：「你……你說誰可恨？」

小魚兒吐了口氣，緩緩道：「我說那下毒的人可恨。」

三姑娘道：「直到現在為止，花公子和江別鶴還都不知道下毒的人是誰……」

小魚兒瞪著眼睛笑，道：「他對她雖然又溫柔，又體貼，但卻救不了她的性命……嘿嘿……嘿嘿……」

三姑娘聽他笑得竟奇怪得很，忍不住問道：「你……你怎麼樣了？」

小魚兒道：「我很好，很開心，簡直從來沒有這麼開心過。」

三姑娘垂下了頭，道：「你……你和我在一齊，真的很開心麼？」別人說男孩子會自我陶醉，卻不知女孩子自我陶醉起來，比男孩子更厲害十倍。

小魚兒默然半晌，突然又拉起三姑娘的手，道：「我現在求你一件事你答應麼？」

三姑娘臉又紅了，心又跳了，垂著頭，喘著氣道：「你無論求我什麼，我都答應你。」

小魚兒喜道：「我求你將我送出去，莫要被別人發覺。」

三姑娘又好像被人抽了一鞭子，整個人又呆住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她終於顫聲道：「你……你現在就要走？好，我送你出去。」三姑娘突然放聲大喊道：「來人呀……來人呀……這裡有強盜！」

※※※

小魚兒的臉立刻駭白了，一把扣住三姑娘的手，道：「你……你這是幹什麼？」

三姑娘也不答話。

只聽衣袂帶風之聲響動，江別鶴在窗外道：「姑娘休驚，強盜在那裡？」他來得好快！

小魚兒又驚，又怨，又恨。

「女人……女人……她為了要留住我，竟不惜害我！我早知女人都是禍害，為何還要信任她！」

他已準備一衝，只聽三姑娘道：「我方才瞧見一人，像是往鐵姑娘住的地方……」

她未說完，花無缺已失聲道：「呀……不好！我們莫要中了那賊子調虎離山之計，快走！」接著，風聲一響，人已去遠。

小魚兒又鬆了口氣，苦笑道：「你真嚇了我一跳。」

三姑娘悠悠道：「你放心，我不會害你的。我將他們引開，我才好幫你走。」

她抓起件大氅，摔在小魚兒身上，道：「披起來，我帶你出去。」

小魚兒心裡也不知是何滋味，喃喃道：「女人……現在簡直連我也弄不清女人究竟是種什麼樣的動物！」

三姑娘道：「你說什麼？」

小魚兒道：「沒有什麼，我在說……你真是我見到的女孩子中最老實的一個。」

三姑娘「噗哧」笑道：「我若真的老實，就不會用這一計了。」

小魚兒嘆道：「所以我才覺得女孩子都奇怪得很，最老實的女孩子，有時也會使詐，最奸詐的女孩子，有時卻也會像隻呆鳥。」

幸好三姑娘身材高大，小魚兒披起她的風氅，長短大小，都剛合適，兩人就從廊上大模大樣走出去。

三姑娘將小魚兒帶到偏門，開了門，回過頭，淡淡的星光，正照著小魚兒那倔強，調皮，卻又充滿魅力的臉。

三姑娘輕輕嘆了口氣，道：「你……你還會來看我麼？」

小魚兒笑道：「我自然會的，我今天就會……」

他一面說話，人已匆匆跑了。

三姑娘瞧著他背影去遠，猶自呆呆的出神，只覺心中泛起一股滋味，也不知是愁，是喜，竟是她平生從未感覺過的。

小魚兒匆匆奔回那藥舖。

到了那條街上，「慶餘堂」的金字招舖在星光下已可隱隱在望，小魚兒的腳步也立刻緩了下來。

他鼻子東聞西嗅，眼睛東張西望，突然蹲下身子，喃喃道：「是了……」

只見光亮的青石板路上，有一些藥末，前面六，七尺處，又有一些，小魚兒眼鼻俱用，一路綴了下去。

原來他昨夜以石子將兩條大漢買走的兩大包藥擊穿個小洞，正是藥包中的藥漏下，他只要尋得漏下的藥末，也自然就可探出那藥包是送向何處的，他年紀雖小，做事卻極是周到，不但早已伏下這線索，而且早已算定在這深夜之中，街上無人行走，絕不會將漏下的藥末踏亂。

到後來他根本無需再低頭搜索，只憑著清冷的夜風中吹來的一絲藥味，他已不會走錯路途。

這樣走了約莫兩盞茶時分，道路竟越來越是荒僻，前面一片池塘，水波粼粼。

只見這池塘不遠，果然又有一片莊院，看來縱然不及段合肥的宅院精雅，但依山旁水，氣象卻更是宏大。那藥包竟是逕自送到這莊院來的。

小魚兒微一遲疑，四下瞧了瞧，深夜之中，這莊院裡居然還亮著燈火，黑漆的大門上也有個牌子！「天香塘，地靈莊，趙。」

小魚兒暗道：「瞧這氣派，這姓趙的不但有財有勢，而且還必定是個江湖人物，他們深更半夜的不睡覺，想來不會在做什麼好事。」

他膽子本就大得出奇，再加上近來武功精進，更是滿不在乎，竟向有燈光的地方，筆直掠了過去。

那是間花廳。小魚兒垂在簷下，小指醮著口水，在窗紙上點了個小小的月牙洞，花廳裡正有四個人坐在那裡喝酒。

他眼睛只盯住廳左的一個角落，這角落裡大包小包，竟堆滿了藥，自然正是些附子，肉桂，犀角，熊膽……

只聽一人道：「無論如何，三位光臨敝莊，在下委實光寵之至，在下再敬三位一杯。」

這人坐在主座，又高又瘦，一張馬臉，掃帚眉，鷹鈎鼻，雙顴高聳，目光銳利，看來倒有幾分威稜。

小魚兒暗道：「這人想必就是姓趙的。」

又聽另一人笑道：「趙莊主這句話已不知說過多少遍了，酒也不知敬過多少次，趙莊主再如此客氣，我兄弟委實不安。」

第三人笑道：「其實，我兄弟能做趙莊主的座上客，才真是榮幸之至，我兄弟倒真該好生來敬趙莊主一杯才是。」

這兩人同樣的圓臉，肥頸，同樣笑得瞇起來的眼睛，同樣慢條斯理的說話，長得竟是一模一樣。

小魚兒暗笑道：「這兩個胖子竟是一個模子裡鑄出來的，天下的雙胞胎雖多，但兄弟兩人長得這麼像的倒是少有。」

這三人他全不認得，他更猜不出他們為何要害鐵心蘭，他心裡正在揣摸，突見第四人回過頭來。

這人白髮銀髯，氣派威嚴，竟是那武林中人人稱道，領袖三湘武林的盟主，「愛才如命」鐵無雙。

瞧見此人，小魚兒倒真嚇了一跳。

原來下毒的竟是鐵無雙！

這就難怪鐵心蘭那麼信任，毫不懷疑的就吃了送來的禮，「愛才如命」鐵無雙這七字，自然是人人信得過的！

想不到這鐵無雙竟也和江別鶴一樣，是個外表仁義，心如蛇蠍之輩，但他為何要害鐵心蘭呢？

# 第四十六章 巧識毒計

一時之間，小魚兒心裡已打了十七八個轉，正是又驚又疑，只是他縱然不信，事實卻又偏偏擺在眼前。

只見那趙莊主又倒了杯酒，舉酒笑道：「賢昆仲與鐵老前輩俱是今世之英雄，趙香靈何德何能，竟蒙三位不棄，來……來來，在下再敬三位一杯。」

那兄弟兩人立刻舉起酒杯，鐵無雙卻動也不動。

坐在左首的那胖子眼珠子一轉，立刻陪笑道：「我兄弟江湖後輩，無名小卒，怎敢與鐵老前輩並駕齊驅，若不是莊主見召，我兄弟那有資格與鐵老前輩飲酒。」

另一人也笑道：「正是如此，江湖中人若是聽見羅三，羅九竟能陪著鐵老前輩在一齊喝酒，真不知要慕羨到何程度。」

鐵無雙哈哈大笑，立刻舉杯笑道：「兩位太謙了，老夫兩耳不聾，也曾聽得羅氏兄弟行走江湖，俠肝義膽，哈哈……哈哈，哈，老夫敬賢昆仲一杯。」

小魚兒暗笑道：「這當真是千穿萬穿，馬屁不穿，鐵無雙自命不凡卻也受不得兩句馬屁的！這羅家兄弟馬屁拍得如此恰到好處，想來必定不是好東西。」

只聽那趙香靈笑道：「三位俱都莫要太謙了，鐵老前輩固是德高望重，人人欽仰，但賢昆仲又何嘗不是當世之傑。」

他轉向鐵無雙笑道：「鐵老前輩有所不知，羅氏昆仲兩位，雖然是近年才出道江湖，但一出手就重創了太湖七煞，接著又做了齊魯五虎，在太行山上兄弟兩人獨戰三刀十八寇，那一仗更是打得堂堂皇皇，轟轟烈烈。」

鐵無雙道：「這倒怪了，這些大事，老夫竟不知道。」

趙香靈道：「前輩又有所不知，他兄弟兩人為著不欲人知，無論做了什麼事，都不願宣揚，就憑這樣的心胸，已是人所難得。」

鐵無雙笑道：「好，好，這樣的朋友，老夫必定要交一交的，只是……兩位看來顯然必是雙生兄弟，為何一個行三，一個卻行九？」

羅三笑道：「晚輩只是以數字為名，與排行並無關係。」

羅九笑道：「其實我是老大，他是老二。」

鐵無雙附掌笑道：「這倒妙極，別人若是聽了你們名姓，只怕誰也不會想到羅九竟是兄長，而羅三卻是弟弟。」

他語聲微頓，又道：「兩位如此了得，卻不知出自那一位名師的門下！再也不知兩位出道為何如此之晚，直到三年前，老夫才聽得兩位的名字？」

羅九笑道：「我兄弟從小愛武，所以在家裡練了幾手三腳貓的把式，也沒有什麼師承，四十歲，老母在堂，我兄弟不敢遠遊，是以直到家母棄世後，才出來走動的。」

鐵無雙嘆道：「不想兩位不但是英雄，而且還是孝子。」

羅三笑道：「豈敢豈敢。」

鐵無雙道：「只是，想那七煞，五虎，三刀，十八寇，俱是黑道中有名的硬手，兩位既然一一打發了他們，若說不是出自名門，老夫委實難信。」

羅九道：「晚輩在前輩面前，怎敢有虛言。」

鐵無雙笑道：「如此說來，兩位更可算得上不世之奇才，自創的武功，竟能也有如此精妙，不知兩位可否讓老夫開開眼界。」

羅三道：「在前輩面前，晚輩怎敢獻醜。」

鐵無雙道：「兩位務必要賞老夫個面子。」

羅三道：「晚輩的確不敢。」

鐵無雙作色道：「兩位難道瞧不起老夫，竟不肯給老夫個面子麼？」

趙香靈趕緊笑道：「鐵老前輩人稱『愛才如命』，聽得賢昆仲如此奇才，想必早已動心了，兩位的確不該掃鐵老前輩的興。」

羅三苦笑道：「莊主也……」

趙香靈截口笑道：「說老實話，在下也的確想瞧瞧兩位一顯身手。」

羅九長身而起，笑道：「既是如此，晚輩恭敬不如從命，獻醜了。」

這兄弟兩人人雖肥胖，身材卻高得很，兩人略挽了挽衣袖，竟在這花廳中施展開拳腳。

這時不但趙香靈與鐵無雙聚精會神的瞧著，就連窗外的小魚兒也瞪大了眼睛瞧得目不轉睛。

只見這羅九雙掌翻飛，使的竟是一路「雙盤掌」，羅三拳風虎虎，打的卻是一套「大洪拳」。

這兄弟兩人拳掌快捷，下盤紮實，身手可說是十分矯健，但招式卻毫無精妙之處可言。

要知道「雙盤掌」與「大洪拳」正是江湖中最常見的把式，可說是連趕車的，抬轎的都會使兩手。

鐵無雙竟像是瞧呆了。他們不是驚於這兄弟武功之強，而是驚於這兄弟武功之差，這樣的武功使出來，實在是在「獻醜」。

只見兩人使完了一趟拳，臉竟也似有些紅了，抱拳笑道：「前輩多多指教。」

鐵無雙道：「嗯……嗯……」

趙香靈笑道：「羅氏昆仲的武功，當真是紮實已極，這樣的武功雖不中看，但卻最能實用……老前輩以為如何？」

鐵無雙道：「嗯……不錯……不錯。」

他嘴裡雖然在說「不錯」，卻已掩不住語氣中的失望之意，他對這兄弟兩人，委實已再沒什麼興趣。

但小魚兒對這兩人的興趣卻更大了。

他心中暗道：「這兄弟兩人八面玲瓏，深藏不露，竟連鐵無雙這樣的老江湖都瞞過了，竟瞧不出他們的武功絕不只此。這兩人如此做法，不但隱藏了自己武功的門路，也消除了別人的警惕，從此不會再對他兩人存有戒心，這兩人竟寧願被人瞧不起，這是何等深沉的城府，這種人我倒真要小心提防著才是。」

小魚兒雖已瞧出這兩人必定暗藏機心別有圖謀，卻也猜不透這兩人圖謀的究竟是什麼事。他自然更猜不透這兩人的來歷。

這時趙香靈又舉起酒杯，笑道：「今夜雖然被這件無頭公案吵得無法安睡，會能瞧見兩位羅兄的身手。又能陪鐵老前輩暢飲通宵，倒當真是因禍得福了。」

小魚兒正又暗奇忖道：「無頭公案？……什麼無頭公案？……」

就在這時，只聽莊外突然傳入一陣車聲馬嘶。

鐵無雙推杯而起，變色道：「莫非又來了！」

語聲中他身形已直竄出來！莊外果然馳來了一輛車馬。開了莊門，車子便直馳而入，但車上卻沒有人趕車。

趙香靈吩咐家丁，卸下了車上的包裹，剛打開包裹，便有一陣藥香撲鼻而來，包裡的正是附子，肉桂，犀角，熊膽……

小魚兒暗中瞧得清楚，當真又吃了一驚。燈光下，只見趙香靈，鐵無雙面上也都變了顏色。

趙香靈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一晚上連著七八次，無緣無故的將這藥送來，這難道是有人在開玩笑，惡作劇！」

鐵無雙皺眉道：「這些藥材俱都十分珍貴，誰會將這些珍貴之物來開玩笑。」

趙香靈道：「依前輩看來，這是怎麼回事？」

鐵無雙沉吟道：「這其中說不定有什麼惡計。」

趙香靈道：「但這些藥非但沒有毒，而且有的還補得很，送這些藥來又害不到咱們的……羅兄可猜得出這究竟是何緣故麼？」

羅九笑道：「鐵老前輩見多識廣，所言必有道理。」

鐵無雙嘆道：「老夫委實也有些莫明其妙。」

他雖然莫明其妙，小魚兒卻已猜透了。

他喃喃暗道：「好呀，這原來是你們要栽贓，你們將解藥送到這裡，好教花無缺以為下毒的人是鐵無雙，這原來是個連環計……好陰毒的連環計，可惜的是，這件事竟遇上了我江小魚，這真算你們倒大霉了。」

他眼珠子一轉，竟悄然而去。他乘著夜色，尋了家專賣脂粉白堊之類的舖子，越牆而入，出來時手裡卻是滿載而歸，大包小包提了一手。

於是，天亮時他已換了付面目，只見他一張白兮兮的臉，兩隻睡眼泡，一張豬公嘴，活像個妓院裡的大茶壺。他從屠嬌嬌處學來的易容術，果然沒有白廢。

小魚兒尋了家最熱鬧的茶館，大吃了一頓。他一連吃了兩籠蟹黃湯包，四套油炸果子，外帶一大碗熱湯才住手，他知道今天必定要大出力氣，人是吃飽了才有力氣的。

茶館外還有早市，人來人往，熱鬧的很，一條削長漢子太陽腮上貼著塊膏藥，手拎著鳥籠，在人叢裡轉來轉去。

他一隻手拎著鳥籠，另一隻手可也沒閑著，他一伸手，別人袋裡的散碎銀子就全都變成了他的。

小魚兒綴上了他，走到人少處，突然一拍肩頭，笑道：「朋友手腳倒蠻快的呀。」

那青皮無賴一回頭，怒道：「小雜種，你吃飽了撐得難受麼？」反手一個耳光，就往小魚兒臉上搧了過去。但他一輩子也休想碰著小魚兒的臉。小魚兒用兩根手指，輕輕刁住了他腕子，輕輕一捏，這蠻像樣的一條大漢立刻疼得不像樣了。

小魚兒笑嘻嘻道：「誰是小雜種？」

那青皮疼得滿頭冷汗，道：「我……我是小雜種，標標準準的小雜種，小爺，小祖宗，你就饒了我這個小雜種吧，我袋子裡的全送給你老人家。」

小魚兒道：「只要你老老實實回答我幾句話，我非但不拿你袋子裡的，說不定還會裝滿它，你瞧怎麼樣？」

那青皮道：「好……自然好……」

小魚兒刁著他的手，道：「你可知道『天香塘，地靈莊』這地方。」

那青皮道：「小人若不知道，還能在城裡混麼？」

小魚兒道：「那趙莊主是怎麼樣的話。」

那青皮道：「趙莊主家財百萬，人又四海，黑白兩道，都很吃得開，只是……自從段合肥來了之後，他生意總是被段合肥打垮，他想動武的，那知段合肥居然也養了一群江湖上的朋友，而且字號比他家的更響。」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喃喃道：「這就對了……趙香靈把鐵無雙找來，想必是要借鐵無雙的名頭來鎮壓段合肥的，而這點恰巧又被人利用了。」

那青皮也聽不清他說的是什麼，只是哀求著道：「少爺，你老人家現在可以放手了麼？」

小魚兒笑道：「你整天東溜西逛，這城裡你必定熟得很，趙家莊裡想必也有你的熟人，只要你帶我進去見他，讓我在莊子裡耽一天，我給你三百兩銀子，你肯麼？」

這還有不肯的麼？為了三百兩銀子，這青皮簡直可以把自己的老婆都賣了。

※※※

像趙家莊這樣的地方，自然是龍蛇混雜，什麼人都有，家丁裡自然不乏一些混混兒，這些自然就都是那青皮的同伴。

小魚兒小用手段，就和他們混在一齊了，還不到一個時辰，這些人都已將小魚兒看成好朋友。

使小魚兒想不到的是，那趙香靈居然一早就來到前廳，神采奕奕，顧盼自得，居然絲毫看不出昨夜曾痛飲通宵的模樣。

過了不久，外面就川流不息的有人來，看樣子都是生意買賣人，見了趙香靈，神情俱都恭恭敬敬。

小魚兒站得遠遠的，拉住個家丁問道：「這些人是幹什麼的？來得怎地如此早？」

那家丁道：「這些人都是我家莊主派往外面店舖的掌櫃，每天早上都要到莊裡來報告頭一天的生意情況，除了這些人外，我家莊主早上從不見客。」

小魚兒微微一笑，道：「有些客人，你家莊主想不見只怕也不行。」

那家丁自然聽不出小魚兒話中的深意，笑道：「這天香塘，地靈莊，難道還有人敢硬闖進來不成。」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道：「段合肥呢？」

那家丁啐道：「那肥豬，我家莊主遲早要將他滿身肥肉紅燒了來吃。」

小魚兒道：「原來你家莊主與那段合肥冤仇倒大得很。」

那家丁道：「他知道我家莊主在那裡有買賣，就在對面也開一家，他知道我家莊主有那些大主顧，就不惜一切去結納，咱們天香塘和段合肥委實仇深似海。」

小魚兒笑道：「想不到商場竟也和戰場一樣，看來在商場上結下的仇人，竟比在戰場上的仇人惡毒還要深。」

那家丁道：「做生意講究本份，像段合肥用這種卑鄙手段，簡直不是人。」

說話之間，趙香靈已三言兩語，將那些掌櫃的一一打發走，端起碗茶啜了兩口，吩咐道：「去瞧瞧客人們，若已起來，請到前廳用茶。」

小魚兒在門房外的樹蔭下尋了塊石頭坐下，喃喃道：「若是我猜得不錯，現在只怕已該來了！」

※※※

就在這時，只聽門房那裡傳來一陣人語聲，道：「相煩請把名帖送上貴莊主，就說在下前來拜訪。」

門房道：「抱歉得很，我家莊主正午前從來……」語聲突然頓住，像是瞧見帖上的名字嚇了一跳。

小魚兒聽得那語聲，又是緊張，又是歡喜，喃喃道：「來了來了，果然來了。」

那家丁已匆匆忙忙上前廳，捧上名帖！趙香靈皺眉接過，但瞧了一眼，亦不禁動容失聲道：「江南大俠江別鶴來了。」

鐵無雙聳然長身而起，還未說話，廳外已有人朗聲笑道：「江別鶴前來求見莊主，莊主難道不見麼？」

兩個人大步走上廳前石階，前面一人神采飛逸，正是江別鶴，後面跟著的卻是個丰神如玉的美少年。

再後面竟還有四條大漢抬著頂綠呢軟轎，轎簾深垂，也不知裡面坐的究竟是何許人也。

趙香靈趕緊搶步迎出，抱拳笑道：「在下不知江大俠光臨，有失遠迎，恕罪恕罪。」

江別鶴笑道：「在下等來得不是時候，倒要請莊主恕罪才是。」

趙香靈揖客入座，只見那美少年臉色鐵青，兩人目光相遇，趙香靈竟不由得機伶伶打了個冷戰，強笑道：「這位兄台不知是……」

江別鶴淡淡笑道：「這位是花公子，花無缺。」

他故意淡淡說來，趙香靈，鐵無雙，羅九，羅三聽見「花無缺」這三字，卻都不禁聳然動容。

鐵無雙目光上下一掃，笑道：「這位兄台竟是近來名震八表的『無缺公子』，果然是少年英俊，人中之鶴，當真幸會已極。」

花無缺冷冷道：「幸會幸會。」

趙香靈笑道：「這位鐵老前輩，兩位想必久已認得了，但這兩位羅兄……」當下將羅九，羅三介紹，自然不免又吹噓了一番。

花無缺卻似完全沒有聽到，鼻子裡似乎嗅著了什麼氣味，突然袍袖一拂，輕飄飄離座而起。

眾人只覺眼前人影一閃，他竟已掠入旁邊的花廳，目光又一花，他已從花廳掠出，手裡抓著一把藥，面色更是慘白，嗄聲道：「果然在這裡。」

趙香靈道：「這些藥莫非是公子的麼？在下正不知是誰送來的，昨夜……」

江別鶴似笑非笑，截口道：「莊主難道真不知是誰送來的麼？」

趙香靈瞧了瞧他，又瞧了瞧花無缺的面色，怎知道這其中必定牽涉極為嚴重，強笑道：「這……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江別鶴道：「這件事說來也簡單得很，有人下毒害了花公子未來的夫人，卻將市面上的解藥全都搜購一空，這是怎麼回事？」

趙香靈道：「這正是要絕花公子未來夫人的生路。」

江別鶴道：「不錯，如此說來，搜購解藥的人，是否就是那下毒的人呢？」

趙香靈道：「自然！」

江別鶴淡淡一笑，道：「這就是了。」

趙香靈想了想，面色突變，失聲道：「那……那些解藥莫非現在花廳之中？」

江別鶴一字字道：「正是！」

趙香靈跳了起來，道：「但……但在下委實不知此事……那些解藥是昨天有人送來的。」

江別鶴道：「是誰送來的？」

趙香靈道：「在下也不知是誰。」

江別鶴冷笑道：「不知是誰？難道還有人會無緣無故的將這些珍貴的藥物平白送人麼？趙莊主說這話，未免將江某看成小孩子了。」

要知這件事說來的確是荒謬已極，的確是絕不可能，趙香靈既無言可辯，滿頭汗珠滾滾而落。

鐵無雙長身而起，大聲道：「老夫可以身家替趙莊主作保，那藥的確是別人送來了，趙莊主的確不知道那人究竟是誰！」

江別鶴瞟了他一眼，淡淡道：「趙莊主若不知道，閣下就想必是知道的了。」

鐵無雙怒道：「你……你說什麼？」

江別鶴冷冷一笑，再不瞧他，也不答話。

# 第四十七章 計中之計

這時那花無缺才自轎中縮回頭來，原來那轎中正是鐵心蘭，他已將解藥餵入鐵心蘭嘴裡。

如此生吞解藥，藥力雖不能完全發揮，但總可稍解毒性，再加上花無缺以高深的內力相助，果然過了一會兒，轎中便有呻吟聲傳了出來。

花無缺鬆了口氣，緩緩轉過身子，目光緩緩自眾人面上掃過，那目光正如厲電一般，直瞧得眾人背生寒意。

花無缺一字字道：「是誰下的毒？」

趙香靈抹了抹汗，道：「在下的確不知。」

鐵無雙厲聲道：「這必定是有人栽贓！」

江別鶴瞧了羅九，羅三一眼，忽然問道：「這藥難道真不是鐵老英雄與趙莊主買來的。」

羅九，羅三對望一眼，羅九緩緩道：「我兄弟什麼都不知道。」

鐵無雙怒道：「但你們明明知道，昨夜你們也親眼瞧見的！」

羅三道：「我兄弟直瞧見藥自己來了，卻不知是誰送來的，說不定是張三，說不定是李四，也說不定是……」

瞧了鐵無雙一眼，住口不語。

江別鶴道：「也說不定就是鐵老英雄的門下，是麼？」羅九，羅三對望一眼，也不答話，竟無異是默認了。

江別鶴目光凝注鐵無雙，悠悠道：「閣下還有何話說？」

鐵無雙卻怒目瞧著羅氏兄弟，厲聲道：「你兩人怎敢如此？」

羅九道：「我兄弟只是說老實話。」

江別鶴道：「賢昆仲當真是信義之人，在下好生相敬，但鐵老英雄麼……嘿嘿。」

鐵無雙鬚髮皆張，怒喝道：「老夫怎樣？」

江別鶴不再答話，卻走到軟轎前，喚道：「鐵姑娘！鐵姑娘醒來了麼？」

鐵心蘭的語聲在轎中呻吟著道：「嗯……我冷得很！」

江別鶴道：「鐵姑娘可知是被誰下毒的麼？」

這句話問出，廳中人俱都緊張了起來。

只聽鐵心蘭道：「我……我是中毒了麼？我也不知道是誰下毒的……」

趙香靈剛鬆了口氣，鐵心蘭已接著道：「我只知吃了鐵無雙送來的兩粒棗子，就全身發冷，直打冷戰，不到片刻，已暈迷不省人事了。」

這句話說出來，人人都變了顏色。

鐵無雙頓足道：「你……你為何要血口噴人？」

江別鶴道：「閣下此刻還想狡賴，未免不是大丈夫了。」

鐵無雙怒道：「放屁！老夫與她一不相識，二無仇恨，為何要害她？」

江別鶴道：「花公子，你聽這話如何？」

花無缺究竟不是常人，到此刻竟還能沉得住氣，臉上神色雖更難看，但居然還是動也不動，只是緩緩道：「我等出手之前，總得要人口服心服。」

江別鶴笑道：「正該如此。」

突然向那抬轎的轎夫招了招手，道：「過來。」

那轎夫應命而來，躬身道：「江大俠有何吩咐？」

眾人正不知江別鶴在這緊張關頭，突然令這轎夫前來是為了什麼，江別鶴已微微一笑，道：「鐵老前輩方才說的話，你聽到了麼？」

那轎夫道：「小人聽得清清楚楚。」

江別鶴道：「你說他是否有加害鐵姑娘的道理。」

那轎夫道：「沒有。」

這時大廳中人人面面相覷，有的認為江別鶴這是故弄玄虛，有的認為江別鶴這是弄巧成拙。

江別鶴卻不動聲色，反而笑道：「那麼，這毒不是鐵老英雄下的了。」

那轎夫道：「是鐵老英雄下的。」

江別鶴道：「你為何又說是鐵老英雄下的毒呢？」

那轎夫道：「只因他雖無相害鐵姑娘之意，卻有毒殺花公子之心，他下毒本是要害花公子的，只不過鐵姑娘首當其衝而已。」

江別鶴故意皺起眉頭，問道：「鐵老英雄與花公子也素無冤仇，又為何要害花公子。」

他話未說完，鐵無雙又怒喝道：「正是如此，老夫為何要害人？」

那轎夫不慌不忙，緩緩道：「要殺人自然只有幾個原因，一是嫉妒，二是仇恨，還有自己若是做了見不得人的事怕被人發覺……」

鐵無雙怒喝道：「老夫一生頂天立地，你這奴才竟敢道老夫做了見不得人的事！」

這一聲大喝有如霹靂雷霆，「地靈莊」的家丁卻被嚇得面目變色，這轎夫居然還是不慌不忙反而笑道：「小人可不敢說這話，這話可是鐵老英雄你自己說的。」

這轎夫不但口齒伶俐，膽子極大，而且說話恭敬中帶著刻薄，竟有與鐵無雙分庭抗禮之勢。

別人都在奇怪，「江南大俠」屬下，怎地連個轎夫都是如此厲害的角色，小魚兒卻已瞧出這「轎夫」絕不會是真的轎夫，必是別人打扮成轎夫的模樣，他目不轉睛的瞧著，越瞧越覺得這轎夫像是一個熟人。

只見鐵無雙怒極之下，反而狂笑起來。

他仰天狂笑道：「好，好，好，當著許多朋友，老夫倒要聽聽你這奴才說老夫究竟做了些什麼見不得人的事。」

那轎夫緩緩道：「見不得人的事也有許多種，譬如說偷雞摸狗，這種算是小的，劫人鏢銀，殺人性命，這就算是大的了。」

鐵無雙道：「你……你說老夫劫了誰的鏢銀？」

那轎夫道：「譬如說段合肥段老爺的。」

鐵無雙嘶聲道：「段合肥？你……你……」

那轎夫道：「城裡人人都知道，段老爺和趙莊主是對頭，段老爺子買貨的銀子若被劫，貨物進不來，這城裡豈非就沒有人和趙莊主搶生意了。」

鐵無雙怒道：「縱然如此，這和老夫又有何關係？」

那轎夫笑嘻嘻道：「鐵老英雄若是在暗中劫了段合肥的鏢，不但趙莊主要重重酬謝，而且那一筆鏢銀鐵老英雄正也可消受了。」

鐵無雙道：「好，好，你……你再說。」

那轎夫道：「鐵老英雄本以為這件事做的神不知，鬼不覺，江湖中縱然有人調查此事，也算計不到鐵老英雄。」

他一笑接道：「誰知段老爺子竟請出了花公子來，鐵老英雄自然也知道花公子不是等閑人物，生怕花公子查出此事，那麼鐵老英雄日後豈非沒臉在江湖混了，所以就先下手為強，要將花公子置之於死地。」

他話說得委實越來越露骨，本來還說「假若」，「譬如」，此刻卻公然指明就是鐵無雙了！

鐵無雙大怒喝道：「好可惡的奴才，老夫先打爛你這張利嘴！」

怒喝聲中，這暴燥的老人身形已虎撲而起，鐵掌搧風，左右齊出，直擊這轎夫的左右雙頰。

鐵無雙領袖三湘武林，武功可不等閑，此刻盛怒出手，掌風過處，一丈外衣袂俱已被震得飛起。

奇怪的是，江別鶴就站在那轎夫身旁，他眼看自己屬下要挨揍，居然像是若無其事也不出手阻攔！

只聽「蹼，蹼，」兩響，一聲狂吼，一條人影飛出！

這轎夫竟接了鐵無雙一掌！

而四掌相擊，被擊出去的竟不是轎夫，而是素來以掌力見重武林的三湘名俠「愛才如命」鐵無雙！

眾人都不禁失聲驚呼出來！

小魚兒本在苦苦思索這轎夫究竟是誰，此刻見他出手之掌勢，掌力竟是極上乘的武林正宗功夫！

小魚兒心念一閃，失聲道：「原來是他！」

只是鐵無雙被震得飛出丈餘，落下時竟是站立不穩，連退數步，若非趙香靈趕出扶住，他竟要跌倒。

饒是如此，他赤紅的臉膛還是已變為慘白，胸膛也起伏不定，顯然已受了傷，而且傷還不輕。

江別鶴微微笑道：「鐵老前輩畢竟已老了。」

鐵無雙顫聲道：「你……你……」

江別鶴道：「前輩還有什麼話說，在下等俱都洗耳恭聽。」

趙香靈大聲道：「在下還有話說，試問那毒真是鐵老英雄下的，他送禮時怎會用自己的名字？又怎會將解藥放在這裡，難道等著閣下來抓人抓贓麼？」

那轎夫搶先道：「若是凡俗之輩，自然不會這樣做的，但鐵老英雄縱橫江湖數十年，是何等見識，他這樣做法，正是叫別人不信此事真是他做的，這豈非說比那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做法高明十倍、百倍。」

趙香靈道：「但……但……」

他平日自命機智善辯，誰知此刻竟被這轎夫駁得說不出話來。要知此事若真是鐵無雙做的，鐵無雙如此做法，倒的確真是最高明的手段。

江別鶴道：「事已至此，公子意下如何？」

花無缺緩緩道：「此事若被天下英雄知曉，天下英雄俱都難容。」

江別鶴道：「正是如此。」

花無缺目光緩緩掃過眾人，然後凝注在鐵無雙、趙香靈面上，道：「此刻方值正午，我再給兩位半天時間，兩位可自思該如何了斷，今夜子時，我當再來。」微一抱拳竟轉身走了出去。

江別鶴道：「在下素仰老前輩俠名，本待好生結納、誰知……唉！」長長嘆息了一聲，竟也隨著走了出去。

眾人見他們此刻竟然走了，也不知是驚是喜，俱都怔在當地。

小魚兒也不禁暗嘆道：「無論如何，兩人這一走，倒走得當真不愧大俠身份，只不過那花無缺乃是出自本意，江別鶴卻是裝出來的。」

眾人眼睜睜瞧著花、江等人出了莊門，揚長而去。

鐵無雙突然狂吼一聲，道：「氣死老夫……」

話剛出口，張嘴噴出一口鮮血。

原來他方才對掌時受創極重，只是將一口氣強行忍住，他方才一直不說話，正是怕在人前丟臉。

趙香靈見他偌大年紀，仍是如此強傲，心中不覺慘然，強笑道：「前輩趕緊到後面歇歇，先將養傷勢……」

鐵無雙慘笑道：「今夜子時便是你我大限，養好傷勢又有何用？」

趙香靈道：「那……只怕也未必，他們人已走了……」

鐵無雙長笑道：「他們人雖走了，老夫難道還能逃走不成……咳咳，不想老夫一世直名，到老來竟要死於屈辱！」

趙香靈慘然垂首，也不知該說什麼？他也知道以鐵無雙身份地位，此番若是逃走，倒真生不如死。

鐵無雙仰天道：「事到如今，老夫已無處可去，無路可走，與其等到子時，倒當真不如自己先作個了斷也罷！」

一言未了，竟已熱淚盈眶，這老去的英雄又逢末路，怎不令人神傷。

趙香靈駭然道：「前輩切切不可如此，事情只怕還有轉機……」

鐵無雙道：「事已至今，我等已是百口莫辯，除非尋得出那真兇……但人海茫茫何處去尋那真兇？更何況只有半天的功夫。」

趙香靈黯然道：「半天……子時……」

抬眼望去，門外日影已偏西。

鐵無雙仰天笑道：「江別鶴呀江別鶴，花無缺呀花無缺！老夫並不怪你，事到如此……咳咳，你們也只有如此做了，你們能多給老夫半天時間，已是大仁大義，老夫……咳……老夫還該感激於你……咳咳。」

他一面說話，一面咳嗽，鮮血已濺滿衣襟。

趙香靈半推半勸，令人將他扶至後室，轉首望向羅九、羅三，慘然道：「賢昆仲難道也無以教我？」

羅九微微一笑，道：「鐵老英雄憂鬱太過，依在下看來，此事倒也簡單。」

趙香靈大喜道：「快請指教。」

羅九目光一轉，附在趙香靈耳旁道：「事到如今，你我只有先下手為強，將段合肥與他女兒擒來，好叫江別鶴投鼠忌器，不敢下手！」

小魚兒聽了這話，真想過去給他幾個耳括子，這算是什麼主意，這簡直是在陷人於死。

趙香靈沉吟半晌，道：「此事萬萬做不得，若是如此做了，天下武林中人，豈非真要以為劫鏢，下毒之事俱是我等所為？我等豈非更是百口莫辯。」

小魚兒暗中附掌道：「不錯，趙香靈果然不是笨人。」

只見羅九卻又附耳道：「莊主怎地如此執著，需知如此行事，只不過是暫時從權之計，一面穩住江別鶴等人，一面去尋訪真兇，等真兇尋到，真相大白後，再好生將段家父女送還，那時江湖中有誰敢說莊主不是的。」

趙香靈不禁動容，吶吶道：「但……在下還是覺得此事……」

羅九道：「莊主若不肯行此妙計，以那江別鶴與花無缺的武學，莊主要想逃過今夜子時之限只怕是難如登天的了。」

趙香靈默然半晌，苦笑道：「看來也只有如此了。」

語聲方頓，又道：「只是，那段合肥僕役如雲，要想自他莊院中將他父女劫來，也絕非易事，這得有千軍萬馬中取上將首級的本事。」

羅九微微一笑，道：「這個倒不用莊主擔憂。」

羅三道：「此刻花無缺與江別鶴恐必不會防備有此一著，更不會去防護段氏父女，除了這兩人外，別的人都可不慮。」

趙香靈喜道：「難道兩位肯仗義援手？」

羅九微言道：「食君之祿，怎能不忠君之事。」

趙香靈大喜拜道：「賢昆仲如此高義，在下真不知該如何報答才是。」

羅九趕緊扶起他，道：「莊主切莫如此多禮。」

小魚兒在一旁瞧得清楚，暗道：「好個羅九，竟使出如此惡計，你這樣做法豈非正是要搞得天下大亂，好教你從中取利麼。」

只聽羅九道：「事不宜遲，在下此刻就要去了。」

趙香靈道：「賢昆仲若有所需，但請吩咐。」

「別的不用，只請莊主派八位家丁，抬兩頂小轎跟隨著我兄弟。」

趙香靈道：「這個容易……」

他吩咐過了，立刻有人應聲而出，小魚兒眼珠子一轉，也跟著走了出去，於是小魚兒也權充了一次「轎夫」。

※※※

兩頂轎子抬來，羅九卻先坐了上去，笑道：「這兩個轎子此刻讓我兄弟坐坐，等會兒就要輪到段合肥父女坐了，他父女只怕也不比我兄弟輕。」他坐上轎子，放下轎簾，道：「段合肥的莊院，你們可認得麼？」

一人笑應道：「自然認得，咱們好幾次想去放火燒他房子。」

羅九道：「好，咱們這就走。」

七個家丁加上一個小魚兒，果然抬起轎子就走，那七個家丁還不知此去要幹什麼，有些不禁在暗中嘀咕。

轎子走了頓飯功夫，遠遠已可望見段合肥的宅院，見那朱紅的大門前也坐著七八個漢子，門裡還有七八個。

那家丁道：「前面就是段合肥的豬窩了，羅爺瞧該怎麼辦？」

羅九道：「筆直抬進去。」

這話說出，小魚兒也不禁駭了一跳：「難道他們不怕江別鶴？」那些家丁們更是驚得呆了，強笑道：「段合肥的守門狗不少，若被他們咬一口，豈非冤枉。」

羅九道：「你們只管往裡面抬就是，那些守門狗決計咬不著你們。」

家丁們互相瞧了一眼，鼓起勇氣，忙喝著往前走。

剛走到門口，段宅的莊丁果然迎了過來，吆喝道：「喂，你們是幹什麼的？站住！」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喝道：「咱們是來抬豬的，讓開！」

他這自然是存心搗蛋，好教江別鶴迎出來，羅九就成不了事，至於相救鐵無雙，他早有成竹在胸。

段宅莊丁果然大罵著衝過來，紛紛喝道：「狗養的，你們是來找死嗎……」

趙宅家丁手裡抬著轎子，眼看他們衝過來，也不能還手，心裡正在著急，突聽「嗤、嗤」幾響！前面七八個段宅莊丁竟應聲倒了下去，別人什麼都沒瞧見，還以為是見了鬼了。

小魚兒眼尖，卻瞧見幾點烏光自轎中飛出，七八個莊丁每人挨了一下，竟立時倒地，滾了兩滾，就不動了！

這羅九當真是好毒辣的手段！小魚兒卻不免瞧得心驚，趙宅家丁更是目定口呆。

羅九笑道：「守門狗不叫了，你們還不走。」家丁諾諾連聲，抬起轎子再往前走。

這時門裡又有七八人驚呼著奔出，剛奔出大門，又是「嗤、嗤、嗤」幾響，又有七八人倒地。

還沒出門的一個，僥倖得免，瞧見這情況，嚇得心膽皆喪，驚呼一聲，轉身就跑，大呼道：「來人呀，來人呀，門外有惡鬼闖來了。」

小魚兒暗道：「他此如呼喊，想必可以將江別鶴引出來，這羅氏兄弟難道就毫無顧忌？」

羅九、羅三竟真的毫無顧忌，大笑道：「夥計們，往前走呀？」

這時趙宅家丁一個個俱已勇氣大振，放足飛奔。

走進前面一重院子，院子裡已有二十多人手拿刀斧棒迎出，但暗器飛聲響過，前面又倒了一片。

一條紫衣大漢變色呼道：「轎子見暗青子扎手，伙計們先退。」這人身手最矯健，武功看來竟不弱。

呼聲中，已有五個人箭步竄出，手裡竟各各拿了面盾牌，拋了一面給那紫衣大漢，紫衣大漢揮手呼道：「射人先射馬，先將抬轎子的做了再說。」

刀光閃動間，六個人已飛步而來。

趙宅家丁雖然大聲吶喊，但心裡已有些發毛，只見武師們各各以盾牌護往前胸，揮刀直劈而下。

突聽一聲長笑，一人大聲道：「且慢！」

一條人形，自轎子裡飄了出來，一把抓住那轎夫家丁的後背，將他往後面直拋了出去。

那武師一刀砍空，只見一個臉圓圓的胖子笑瞇瞇的站在面前，一隻手指著自己的鼻子，笑道：「各位難道不認得區區在下了麼？」

武師們俱都呆了呆，各各對望了一眼，只道這胖子或許是自己人的朋友，但一眼尚未瞧過，羅九已笑道：「各位既不認得在下，在下也只有不認得各位了。」

語聲中手掌已毒蛇般伸出，抓住了當先那持刀武師的手腕，只聽「喀嚓」一聲，接著一聲慘呼。

那武師的手腕竟被生生擰斷！鋼刀落地，他人也疼得暈了過去，另五人又驚又怒，一根槍、兩把刀交擊而下！

羅九目光一掃，笑道：「不想這裡竟還有楊家槍的門人，這一招『鳳點頭』看來至少也有十五年的火候，算得上是好槍法！」

那持槍的武師正是北派楊家槍的嫡傳弟子，如今一招使出，就被瞧出了來歷，不由得暗中一驚，掌中槍也慢了慢。

就在這一驚一慢間，槍尖竟已落入對方掌中。

羅九右手握著槍尖，身形半轉以槍桿擋開了右面攻來的一柄劍，卻向左面攻來的紫衣大漢笑道：「彭念祖彭老師可好麼？」

這彭念祖乃是南派「五虎斷門刀」的掌門人，而這紫衣大漢卻正是他們門下弟子，如今聽得對方提起自己的師傅，也不由得一怔，道：「你認得他老人家？」

羅九笑道：「不認得！」

「不認得」三個字說出，左掌已擊上了這紫衣大漢的胸膛，將他魁偉的身子打得直飛出去。

也就在這時，那持槍的武師但覺一股大力自槍桿上湧了過來，他想撒手丟槍，卻已不及！

只聽「噗」的一聲，這槍桿的槍柄，竟直插了他的胸膛！他自己掌中的槍，竟成了對方的武器！

羅九拍了拍手，笑道：「三位如今可認得區區在下了麼？」

剩下的三人已嚇得面如土色，手裡拿著刀槍，卻再也不敢動手，這羅九竟在談笑間便了結了三個身手不弱的武師，出手之陰毒，竟是小魚兒出道以來所僅見！此刻之羅九，那裡還是昨夜施展大洪拳時之羅九！

小魚兒昨夜雖已知道此人必定深藏不露，但卻也未必想到他的狡詐與毒辣，竟似不在他所認識的「十大惡人」之下！

他心念一轉之間，那邊站著的三個武師又已躺下了一個，剩下的兩人，四條腿已開始發抖。

羅九笑嘻嘻道：「如今各位總該認得在下了吧。」

那兩人不約而同，顫聲道：「認得……認得……」

羅九笑道：「兩位認得我是誰？」

那兩人面面相覷，道：「你……你老人家是……是……」

羅九道：「我姓羅，叫羅九。」

那兩人道：「不錯不錯，你老人家是羅九爺。」

羅九道：「兩位既然認得在下，那真是再好也沒有了，就煩兩位帶我去拜見拜見段合肥段老爺子如何！」

這兩人你望著我，我望著你，吶吶道：「這……這……」

羅九面色一沉，道：「這區區小事，兩位都不肯答應麼？」

那兩人想了想，終於嘆道：「好，就請……」

一句話還未說完，只聽「嗤、嗤」兩響，兩道烏光自後面飛來，擊中了他們的背脊，兩人慘叫倒地。

一人大笑：「段老爺子已被我請了出來，已用不著你兩人帶路了！」笑聲中，羅三大步行出，左手拉著段合肥，右手拉著的正是段三姑。

原來羅九在這裡動手時，羅三已悄悄溜進了後院，段三姑雖也有些武功，但又怎會是這羅三的敵手！

四面還剩下三、四十個段府的莊丁，此刻眼睜睜瞧著羅三將他們的主人拉出來，竟無一人敢出手的！

這神秘的羅氏兄弟兩人，果然不費吹灰之力就將段合肥父女綁架了，小魚兒心裡又驚又奇！

「江別鶴呢？江別鶴難道死了？」

只見段合肥已嚇得面無人色，羅三叫他走，他就走，羅三叫他上轎子，他就乖乖的上了轎子。

那三姑娘眼睛雖然瞪得比銅鈴還大，但也毫無抵抗之力，羅三笑嘻嘻將她推上轎子，道：「兄弟們，抬起轎子走吧。」

羅九笑道：「這轎子不小，坐兩個人也不嫌擠，各位就辛苦些吧！」

這兄弟兩人居然也擠進了轎子，直壓得轎板吱吱的響。

趙莊的家丁們早已將這兩人視若神明，轎子再重，他們也是心甘情願的抬著，非但毫無怨言而且還歡喜的很。

小魚兒心眼兒又開始在打轉了！江別鶴始終不露面，莫非是還沒有回來？

他們早就該回來的，此刻偏偏偏偏還未回來，莫非是早知道羅三羅九有此一著，是以避開了。

他故意要羅三羅九將段合肥父女架走，正是要教這件事鬧得更不可收拾，要教鐵無雙更無法辦好！

但羅三羅九又怎知江別鶴不在呢？

「莫非這兄弟兩人也早與江別鶴在暗中相勾結？」

小魚兒不禁暗嘆道：「好一個江別鶴，毒計之中，居然還另有毒計，普天之下，除了我江小魚外，還有誰能識破他的毒計？」

心念轉動間，轎子已轉過一條街。

突見前面也有一座轎子走過來，抬轎的正是那能言善辯的「轎夫」，後面跟著兩匹馬，馬上人卻正是江別鶴與花無缺。

小魚兒又是一驚，眼珠子轉了轉，突然大喝道：「前面的轎子快閃開，你可知這轎子裡坐的是什麼人嗎？」趙莊的家丁，瞧見江別鶴與花無缺已是膽戰心驚，聽見他這一吼，更是嚇壞了。

那知江別鶴居然真的要轎子讓開了一條路。

小魚兒抬著轎子走過去，故意撞了那「轎夫」一下，低聲道：「我認得你，你認得我麼？」

那「轎夫」居然好像沒有聽見，垂著頭走了過去，只有江別鶴策馬而過時，狠狠盯了小魚兒一眼。

轎子交錯而過，趙莊的家丁都不禁在暗中鬆了口氣。

小魚兒冷笑暗道：「我猜的果然不錯，江別鶴與這兩個姓羅的果然早有勾結，所以他就算明知這轎子裡的是什麼人，也裝作不知道。」

這一著可當真將鐵無雙陷入了危境，他若再說自己與劫鏢下毒之事無關，天下再也不會有人相信了。

# 第四十八章 揭發奸謀

段合肥父女入了地靈莊，地靈莊上上下下精神俱都一震，一個個喜笑顏開，幾年來的悶氣這下才算出了。趙香靈雖然也覺得這件事做得有些不妥，但瞧見多年來的大對頭已成了自己的階下囚，也不由得心懷大暢。

小魚兒瞧得不禁暗中搖頭，嘆道：「你們現在儘管笑吧，哭的時候可就快到了……」

只見段合肥父女被幾個人拖拖拉拉，拉入了後院，這父女兩人落入地靈莊，自然是有罪受的。

趙香靈已擺起了慰勞酒，再三舉杯道：「賢昆仲如此大義相助，在下實是沒齒難忘。」

羅三笑道：「區區小事，何足掛齒，只是……莊主心中此刻不知是何打算？」

趙香靈嘆道：「事已至此，在下，只望能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等到江別鶴來了，將此事好生解釋，只要他不再追究，在下便將段合肥放回去也罷了。」

羅九忽然冷笑道：「事已至此，莊主還想將大事化小事麼？」

趙香靈微微變色道：「難道……難道不……」

羅九冷冷道：「事已至此，雙方已成僵局，莊主再說與此事無關，無論如何解釋，江別鶴是再也不會相信的了！」

趙香靈失色道：「如此……如此賢昆仲豈非害煞在下了。」

羅三冷笑道：「我兄弟出生入死，換來的只是莊主這句話麼？」

趙香靈趕緊陪笑道：「在下一時失言，賢昆仲千萬恕罪，只是……在下此刻方寸已亂，委實已沒了主意，一切還望賢昆仲多多指教才是。」

羅九展顏一笑，緩緩道：「不能和，唯有戰！」

趙香靈失聲道：「戰？」

羅九道：「正是！」

趙香靈道：「但……但那江別鶴與花無缺的武功，在下……在下……」

羅九微笑道：「花無缺與江別鶴縱然武功驚人，但莊主也不必怕他。」

羅三道：「莊主豈不聞，不能力敵，便可智敵。」

趙香靈吶吶道：「卻不知該如何智取？」

羅九道：「段合肥父女已在莊主之手，江別鶴投鼠忌器，縱然來了，也必定不敢出手的，莊主你可先將他們穩住。」

趙香靈道：「然後呢？」

羅九目光一掃，悄聲道：「地靈莊兄弟，個個身手俱都不凡，莊主不妨令人在這大廳四面埋伏，準備好強弓硬弩……」

羅三微笑接道：「那江別鶴與花無缺只要進了此廳，縱有三頭六臂，只怕也難以活著出去了。」他似乎並無顧忌，說話的聲音並不小。

小魚兒遠遠聽得，不禁暗罵道：「這算什麼狗屁的主意，那江別鶴怎會中計，趙香靈若是聽從了這主意，無異將自己的罪又加深了一層，這樣江別鶴就算立刻殺了你，江湖中也不會有半個人出來為你說話的了。」

趙香靈聽了這主意，卻不禁動容，道：「賢昆仲以為此計真的行得通麼？」

羅九道：「自然是行得通的。」

羅三接著笑道：「此計成功之後，天香塘、地靈莊之名，勢必將名震天下，那時只望莊主莫要將我兄弟趕出去就是了！」

趙香靈忍不住笑道：「在下怎敢忘記兩位……」

笑聲頓住，吶吶道：「只是……這樣做法，萬一不成……豈非……」

羅九正色道：「事已至此，莊主難道還有什麼別的主意不成？」

趙香靈沉吟半晌，苦笑道：「事已至此，看來我已別無選擇了，常言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趙香靈也只好和他們拼到底了！」

羅九附掌笑道：「正是正是，莊主這句話說出來，才真是個英雄本色！」

羅三道：「那江別鶴發現段合肥父女被劫後，勢必要立刻趕來，我等行事也得從速才是。」

趙香靈霍然長身而起，厲聲道：「兄弟們，準備弓箭埋伏，聽我擲杯為號，立刻出手！」

羅九道：「埋伏好了，你可請鐵老英雄出來。」

羅三笑道：「少了鐵老英雄，便成不得事了。」

※※※

江別鶴的計謀，顯然進行得十分順利，趙香靈不但自己一步步走入了陷阱，而且將鐵無雙也拖了下來。

這樣，江別鶴很輕易的就可將鐵無雙的勢力消滅，眼看江湖中反對江別鶴的勢力已越來越少了。

這樣，鐵無雙不明不白的就做了那真正劫鏢人的替死鬼，江湖中甚至不會有一個人對此事發生懷疑的。

網已在漸漸收緊了……

小魚兒閉起眼睛，喃喃自語道：「江別鶴的惡計，難道真的無懈可擊麼？」

※※※

黃昏。

鐵無雙已坐上了大廳，他身子雖仍坐得筆直，但神情看來卻很憔悴，目中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羅九、羅三卻是神采奕奕，趙香靈也顯得興奮得很，這地靈莊外表看來似乎很平靜，其實卻四伏著殺機！

大廳四側，已埋伏好三十張強弓，二十匣硬弩，院子裡卻仍有三五成群的家丁，小魚兒也混在裡面。

突聽莊外馬蹄聲響，眾人俱都聳然動容。

蹄聲驟住，進來的卻是七個勁裝佩劍的少年，七人一起搶步直入了大廳，拜倒在鐵無雙的面前。

這七人正是鐵無雙「十八弟子」中的高手，他們聞訊趕來，鐵無雙固是大感欣慰，趙香靈也不覺喜上眉梢。

小魚兒瞧見這七人，眼睛也一亮，這七人中為首的一個，正是那與江玉郎暗中勾結的，面色慘白的綠衫少年。

只聽他恭聲道：「弟子來遲，盼師傅恕罪……」

小魚兒暗喜道：「你來得並不遲，你來的正好，我正在等著你來！」

鐵無雙喜色初露，愁容又起，長嘆道：「你等雖來了，卻也無濟於事……此事已非武力可以解決，少時你等切切不可胡亂出手，免得……」

語聲未了，突聽一聲驚呼！

一條人影自大廳後的窗戶外飛了進來，「砰」地跌在地上，四肢僵硬，再也動彈不得，只見此人黑衣勁裝，手提著一張金背鐵胎弓，背後斜插著一壺烏翎箭，卻正是趙香靈埋伏在大廳四側的家丁壯漢。

趙香靈面色慘變，鐵無雙也惶然失聲。

只聽又是一聲驚呼，又是一聲驚呼，又是一人跌入……剎時之間，只聽驚呼之聲不絕於耳，大廳中已有數十人疊了起來，一個個俱是四肢僵硬，動彈不得。

鐵無雙失聲道：「這……這是怎麼回事？」

趙香靈惶然四顧，道：「這……這……」

一人冷冷接口道：「這是你弄巧成拙！自作自受！」

兩條人影飄飄然掠了進來，卻不是江別鶴與花無缺又會是誰！

趙香靈「噗」的坐倒椅上，再也站不起來。

江別鶴負手而立，冷笑道：「鐵老英雄認為這區區埋伏能害得了江某，也未免將江某瞧得忒低了。」

鐵無雙厲聲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老夫根本全不知情！」

江別鶴冷冷道：「若未經鐵老英雄同意，趙莊主只怕也不敢如此吧。」

鐵無雙怒喝道：「趙香靈，你說，是誰叫你用這卑鄙的手段的？」

趙香靈頭也不敢抬起，吶吶道：「這……這……」

羅九突然長身而起，厲聲道：「我兄弟只道鐵老前輩與趙莊主乃是英雄，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誰知兩位竟使出如此卑鄙的手段來……」

羅三大聲接口道：「我兄弟雖然不才，卻也不屑與此輩人物為伍，從此以後，『地靈莊』無論有什麼事，都與我兄弟毫無關係！」

趙香靈大聲道：「兩位怎可說出這樣的話來，這一切豈非都是兩位的主意？」

羅九冷笑道：「好個趙香靈，你竟敢將此事賴在我兄弟頭上麼？」

羅三冷笑道：「你縱然百般狡賴，只怕也是無人相信的！」

趙香靈狂吼一聲道：「你……你好，好……」

花無缺緩緩道：「我雖不為已甚，但事到如今，你兩人還有何話說？」

鐵無雙咬牙道：「老夫……老夫……氣煞老夫也！」

吼聲中他又自噴出了口鮮血，這老人氣極之下，竟暈了過去！

他門下弟子又驚又怒，有的趕過去扶起了他，有的已待拔劍出手，那面色慘白的綠衫少年大聲道：「事情未分皂白之前，大家且莫出手！」

江別鶴正色道：「不錯，師傅若不義，弟子便不該相隨，各位若能分清大義所在，天下武林中人對各位都必將另眼相看。」

那綠衫少年道：「但此事究竟如何，還……」

江別鶴厲聲道：「此事實俱在，你們還有什麼不信的！」

綠衫少年故意慘然長嘆一聲，道：「師傅你休怨弟子無情，只怨你老人家自己做出了此等天理不容之事，弟子為了顧全大義，也只有……」

咬牙忍受，頓了頓腳，解下了腰畔佩劍，擲在地上！

他這一手做得更是厲害已極，江湖人中若知道連鐵無雙自己的弟子都已認罪，別的人還有何話說。

其餘六人一向唯他馬首是瞻，見他已如此，另有三個人跟著解下佩劍，其餘三人雖未解劍，但握劍的手也已垂了下來！

江別鶴朗聲道：「除了鐵無雙與趙香靈外，此事與各位俱都無關，只要各位不助紂為虐，江某也必定不會牽連無辜！」

趙香靈牙齒已嚇得「咯咯」打戰，嘶聲道：「我與你究竟有什麼冤仇，你要如此害我？」

江別鶴緩緩道：「在下與你雖無怨仇，但為了江湖道義，今日卻容不得你！」

趙香靈突然咬了咬牙，獰笑道：「好，我知道你為了段合肥，要將趙某除去，但你也莫怪了段合肥此刻也在趙某手裡，趙某若死，他也是活不成的。」

江別鶴冷笑道：「真的麼？」

他招了招手，廳後竟也有兩頂轎子抬了出來。前面抬轎的，正是那能言善辯的神秘「轎夫」。

江別鶴道：「轎子裡坐的是什麼人，你可想瞧瞧麼？」

趙香靈踉蹌倒退兩步，只見那「轎夫」掀起簾子，笑嘻嘻坐在轎子裡的，卻正是那段合肥。

到了這地步，趙香靈已一敗塗地，他慘然四顧，突然狂吼一聲，瘋狂般向廳外奔了出去。

江別鶴也不阻攔，瞧著他冷笑道：「你難道還想逃得了麼！」

趙香靈奔出大廳，黑暗中突然伸出一隻手來，將他拉了過去，在他耳邊低低說了幾句話。

這幾句話竟像是仙丹妙藥，竟使得趙香靈精神一震。

※※※

這時鐵無雙已悠悠醒來。

花無缺緩緩道：「念在他成名也算不易，就讓他自己動手了斷吧。」

他說話居然還是從從容容，神情也仍舊是那麼飄逸而瀟灑，他長衫如雪，根本瞧不出絲毫曾經與人動手的痕跡。

他雖可主宰這裡所有的事，但一切又彷彿都與他無關似的，他竟連話都沒有多說一句。

縱然在亂軍之中，他也可保持他那翩翩的風度。

只見江別鶴俯身拾起那綠衫少年的佩劍，緩緩送到鐵無雙面前，冷冷地瞧著鐵無雙，卻沒有說話。

他已用不著說話。

鐵無雙仰天長嘆，嘶聲道：「蒼天呀蒼天，我鐵無雙今日一死，怎能瞑目！」

他悽厲的目光，掃過他門下弟子，就連那綠衫少年也不禁垂下了頭，鐵無雙突然奮起，大喝道：「鐵某就站在這裡，你們誰若認為鐵某真的有罪要取鐵某的性命，只管來吧！只怕蒼天也不能容你！」

燭火飄搖中，只見他目光盡赤，鬚髮皆張，一種悲憤之氣，不禁令人膽寒，江別鶴竟不覺向後退了半步。

那「轎夫」卻一步竄了出來，大喝道：「多行不義，人人得而誅之，普天之下，誰都可以取你性命，別人若不忍動手，就由我來動手吧！」

突聽一人道：「江玉郎，你真的敢動手麼！」

那「轎夫」身子一震，霍然旋身，只見那趙香靈竟又大步走了回來，他面上雖仍蒼白得不見血色，但胸膛卻已挺起！說話的聲音也響亮了。

他走入大廳中央，眾人才瞧見還有一人跟在他身後，這人青袍白袜，頭上戴著個竹簍，遮住了面目，走起路來，飄飄盪盪，就像是貼在趙香靈身上的幽靈，令人瞧得背脊上不覺直冒寒氣。

但那「轎夫」一驚之下，神情瞬即鎮定，大笑道：「堂堂的江少俠，怎會來做轎夫，你莫非瞎了眼了！」

趙香靈大聲道：「江玉郎，你瞞得過別人，卻瞞不過我。你劫了段家的鏢銀後，趕回這裡假充轎夫，為的是要取鐵老英雄的性命，這樣江湖中人都只道鐵老英雄是死在個轎夫身上，日後縱有要來尋仇之人，也尋不著假仁假義的『江南大俠』父子了……江玉郎呀江玉郎，你父子兩人行事當真是千思萬慮，滴水不漏！」

那「轎夫」縱聲狂笑道：「各位聽見了麼，這廝竟敢說劫鏢的乃是江少俠……段老爺子你說這廝是不是胡說八道的瘋子！」

段合肥瞇著的眼睛裡似乎閃過了一絲狡黠的光芒，他笑瞇瞇的瞧著趙香靈，一字字緩緩道：「你這話是從何說起，我鏢銀第一次被劫，就是江少俠奪回來的，他若是劫鏢的人，為何又將鏢銀奪回？」

趙香靈道：「鏢銀第一次被劫，本是『雙獅鏢局』與江玉郎串通好的，江玉郎若不將鏢銀送回，他們還是要賠出來。」

段合肥道：「他們為何要如此做？」

趙香靈道：「如此做法，不但提高了江玉郎在江湖中的聲望，而且……」

他語聲故意頓了頓，段合肥果然忍不住追問道：「而且怎樣？」

趙香靈緩緩道：「而且第二次鏢銀被劫時，別人就再也不會懷疑到江玉郎頭上。」

段合肥道：「如此說來，那『雙獅鏢局』中的人，又怎會……」

趙香靈接口道：「在這惡計之中，『雙獅鏢局』裡的人，自然不免要做冤死鬼，江玉郎自然要將他們殺死滅口，而且……」

段合肥竟又忍不住問道：「而且怎樣？」

趙香靈道：「雙獅鏢局上上下下既然死淨死絕，那鏢銀自然就沒有人賠了，於是那偌大一批鏢銀，就太太平平落入了『江南大俠』的手中！」

江別鶴眉心微微一皺，向那「轎夫」瞟了一眼。

那轎夫怒喝道：「賊咬一口，入骨三分，你臨死居然還要反噬，我卻容不得你！」喝聲中，已向趙香靈怒撲過去！

他身形之快，當真有如急箭離弦！

趙香靈大驚之下，竟來不及閃避，就在這時，突見人影一花，花無缺竟飄飄擋住了那「轎夫」的去路。

那「轎夫」掌已擊出，不及收勢，眼見竟要打在花無缺身上，但見他身子突然一扭，左掌向右掌一拍，身子已的溜溜打了個轉，順勢倒翻而出。

這一手「壯士斷腕」，正是內家正宗最上乘的功夫，實比崑崙大九式中的「懸崖勒馬」還要高出一等。

這一手功夫使出，就連鐵無雙都不禁聳然動容，江別鶴雙眉卻皺得更緊，只聽花無缺微笑道：「好武功！好身手……」

那「轎夫」吃驚的望著他，吶吶道：「花公子為何要……」

花無缺悠悠笑道：「無論是誰有話要說，咱們都該聽他說完了才是，咱們縱然不信他的話，卻也得讓他有說話的自由，是麼？」

那「轎夫」垂下了頭，道：「是！」

花無缺轉向趙香靈，道：「你無端說出這話，可有什麼根據？」

趙香靈呆了半晌，卻又立刻大聲道：「雙獅鏢局中的人，俱是倉猝而死，連一招都不及還手，而這江南雙獅武功並不算弱……在下請問花公子，就算以花公子這樣的武功，要想將這些人全都殺死，也不能令他們全都還不了手的，是麼？」

他呆了一呆之後，像是突然有人指點了他，口若懸河，侃侃而言，江別鶴兩道銳利的目光，已閃電般掃向他背後那「幽靈」的身上。

花無缺緩緩道：「不錯，就算武功比我更強的人，縱然能制他們於死，只怕卻也不能令他們全都還不了手的。」

趙香靈道：「但普天之下，武功更強於公子之人，只怕已沒有了，是麼？」

花無缺微微一笑，道：「縱有也不會多。」

趙香靈道：「是以此事只有一個解釋。」

花無缺道：「什麼解釋？」

趙香靈道：「這必定是一個與李氏雙獅極熟的人下的手，他們萬萬想不到這人會向自己人下毒手，是以猝不及防，連還手俱都不及……」

他咯咯一笑，接著道：「這不問人可知，自然除了江玉郎外再無別個！」

花無缺道：「但據那僅存的活口馬夫所見，下手的乃是個威猛老人。」

趙香靈道：「易容之術，在今日江湖中，雖仍是奧秘，但會的人卻也有不少，他既能假充轎夫，為何就不能改扮成威猛老人……」他語聲頓了頓又接道：「他故意留下那馬夫，正是要借那馬夫之口……否則他殺人之後，又怎會狂笑而出，否則以他的武功，那馬夫就算躲藏，又怎能逃得過他的耳目！」

他語聲又頓了頓，又接著道：「還有那馬夫逃生之後，立刻就將此事繪形繪影的說了出來，而且說的有聲有色，鉅細不漏，試問一個真的受了如此驚駭的人，說話又怎會如此明白清楚，所以……那馬夫想必也是他的同謀，早已經他指點……」

他語聲每次頓住時，似乎都在留意傾聽著他身後那「幽靈」說話，江別鶴目光如炬，冷笑道：「你說的話又是誰指點你的？」

趙香靈道：「這……這全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我……」

說到這裡，他突然又頓住了聲，接著又大聲道：「對了，我方才說錯了，那『馬夫』說不定就是現在這『轎夫』，就是江玉郎，而動手的卻是江別鶴！」

江別鶴突然仰首大笑起來，道：「我本不願與你一般見識，但你既如此胡言亂語，我卻也容不得你了。」

他這話竟不是向趙香靈說的，眼睛也未瞧著趙香靈，他那銳利如刀的目光，正盯在那「幽靈」身上！

突聽一聲輕叱，那「轎夫」不知何時已到了那「幽靈」身後，身形凌空，「飛鷹搏兔」，鐵掌已閃電般擊下！

※※※

大廳中人目光俱被江別鶴吸引，誰都沒有留意到這「轎夫」此刻他驟然出手，眼見已是萬萬不會落空。

誰知他雙掌方自擊下，那「幽靈」竟似早已算定他出掌的方法與部位，頭也不回，反手一掌揮出。

這輕描淡寫的一掌，竟正是擊向那「轎夫」招式中的破綻，也正是他必救之處，他不求傷人但求自保，雙腿一縮一挺，身子凌空倒翻而出，遠遠落在地上，眼睜睜瞧著這「幽靈」，竟像是真的見了鬼一般。

眾人方才已見過他的武功，如今又見他既被人輕輕一掌擊退，俱不覺為之大驚，他自己更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勢在必得的一掌，在別人面前，竟變作兒戲，只見這「幽靈」緩緩轉過身子，咯咯笑道：「你認得我麼？」

那「轎夫」嘶聲道：「你……你是誰？」

那「幽靈」道：「你不認得我，我卻認得你……我死也不會忘記你！」他語聲尖細飄盪，聽來當真有幾分鬼氣。

那「轎夫」竟不覺機伶伶打了個寒戰，道：「你……你究竟是什麼人？」

那「幽靈」道：「我早已告訴過你，我不是人，是鬼！」

他一步步走過去，那「轎夫」竟不覺一步步往後退。

燈火通明的大廳中，也不知怎的竟像是突然充滿了森森鬼氣。

那「轎夫」面上肌肉雖動也未動，但一雙眼睛卻已驚怖欲絕，這樣的面容配上這樣的眼神，看來更是令人毛骨悚然。

花無缺袖手旁觀，竟毫無出手之意，江別鶴目光閃動，似乎悄悄打了個手式，就在這時──

突聽那綠衫少年失聲道：「呀，不好！我師傅……我師傅……他老人家竟自殺了！」

※※※

這一聲慘呼，立刻使眾人目光俱都自那「幽靈」身上轉了回來──目光轉處，人人俱都不禁驚呼失聲。

只見鐵無雙雖仍端坐在椅上，但方才那柄長劍，此刻竟已赫然插入了他咽喉，鮮血已染紅了他衣服！

利劍穿喉，他連呼聲都不能發出，他雙手握著劍柄，似欲刺入，又似要將長劍拔出，卻已無力！

他雙眼怒凸，目中猶凝聚著臨死的驚駭與怨毒，他人死去，這一雙充滿怨毒的眼睛，卻似乎是在瞪著那綠衫少年！

眾人聳然失色，竟都被驚得呆住。

江別鶴長長嘆息了一聲，道：「鐵無雙不愧是英雄，勇於認錯，他這樣一死，生前的罪孽與污名總算已可洗清了！」

那「幽靈」突然大聲道：「放屁！鐵無雙絕不是自殺的！」

# 第四十九章 幽靈之謎

江別鶴怒道：「鐵英雄若非自刎，難道還是江某下的手不成？」他頓了一頓，冷笑接道：「江某若要下手，早已下手，又何必等到此刻？」

那「幽靈」也冷笑道：「鐵無雙若要自刎，也早已自刎了，更不會等到此刻……他方才既不肯含冤而死，此刻真象眼見已將大白，他更不會死了！」

江別鶴厲聲道：「鐵老英雄若非自刎，還有誰能令他不及還手而死！鐵老英雄這樣死正是死得清清白白，你難道還要他死後受污名？」

那「幽靈」也厲聲道：「這裡也正和方才趙莊主所說的一樣，若是正面動手，自然誰也不能令鐵無雙不及還手而死，但若下手暗算……」

江別鶴大喝道：「我江別鶴難道還會出手暗算於他不成？」

那「幽靈」冷笑道：「這次自然不是你，你自己知道鐵無雙已在提防著你，縱然出手暗算，也決計無法得手的！」

江別鶴道：「若非江某，難道還會是花公子不成？」

那「幽靈」道：「我早已說過，下手的必定是鐵無雙一個極為親近的人，鐵無雙再也想不到他會出手暗算，是以才會遭他的毒手！」

那綠衫少年突然大呼道：「是誰害死了我師父，我和他拼了！」

那「幽靈」冷冷道：「下手害死你師父的，就是你！」

綠衫少年身子一震，大怒道：「放屁，我身負師門重恩，怎會弒師，你……你莫非瘋了？」

那「幽靈」冷笑道：「你既知身受師門重恩，便該好生報答才是，但你卻喪盡天良，暗中與江某人勾結！你眼見真相已將大白，便乘著大家全都不會留意你時，一劍刺入你師傅的咽喉，你以為鐵無雙一死，此事便死無對證，但你卻忘了，還有我在這裡！」

綠衫少年：「你拿得出證據麼？」

那「幽靈」道：「別人拿不出證據，我卻拿得出證據，我親眼瞧見那日在酒中下毒要害趙全海趙總鏢頭的就是你！」

綠衫少年身子已顫抖起來，卻更大聲喝道：「放屁！那日我師傅相請趙總鏢頭前來與『三湘聯鏢』和解，我為何在酒中下毒加害趙總鏢頭？」

那「幽靈」道：「只因你受江玉郎所命，此舉不但要使和解不成，還要使你師傅擔受污名，這正是個『一計害三賢』的毒計！」

綠衫少年怒喝道：「放屁！你……你說的話，誰也不會相信！」

那「幽靈」冷笑道：「你還想賴？我親眼瞧見，親耳聽見你在那廚房與江玉郎商量惡計！」

綠衫少年喝道：「你怎會親眼瞧見……你血口噴人，我和你拼了！」

他狂吼著擁了上去，但身形方展，「幽靈」突然揭下了頭上的竹簍，咯咯怪笑道：「你再瞧瞧我是誰！」

燈光下只見他滿面泥污，披頭散髮，望之當真有如活鬼。

綠衫少年立頓，後退三步，顫聲道：「你……你……」

那「幽靈」一字字道：「告訴你，我就是那日被你和江玉郎害死的鬼魂，你們要將我殺死滅口，我死不瞑目，我做鬼也要揭破你的奸謀，做鬼也要你的命！」

他話未說完，那綠衫少年已發狂般的放聲驚呼起來，狂呼道：「鬼……鬼……真的有鬼！」

一面狂呼，一面後退，終於瘋狂般奔了出去！

突然間，劍光一閃！

那綠衫少年還未奔到門口，已蹼地倒了下去！一柄長劍，自他後頸穿入，喉頭穿出，竟生生將他釘在地上！

這綠衫少年也是連一聲慘呼都未發出，便屍橫就地！但這次眾人卻都瞧見，長劍是江別鶴脫手擲出的！

江別鶴神情不變，緩緩道：「此人神智已喪，若任他衝出去，只怕為害世人，在下只有將他除去了。」

那「幽靈」大喝道：「江別鶴，你殺人滅口，還要說好聽的話，當真是天理難容！」

江別鶴微微一笑，道：「你連面目都不敢示人，有誰能聽信你的話！」

這句話正是擊中了這「幽靈」的要害──小魚兒呆了半晌，大聲道：「只要我說的話是真的，現不現出面目又有何妨？」

江別鶴道：「各位請想，這廝所說若是真的，為何不敢以真面目見人？」

小魚兒目光四轉，只見眾人的眼睛，果然都已盯在他臉上，每一雙眼睛裡，果然都已露出懷疑之色。

江別鶴悠悠接道：「這廝藏頭露尾，危言聳聽，居心實不可測……」

他一面說話，一面留意著眾人面上的表情，說到這裡，突然面對著花無缺，一字字沉聲道：「花公子以天下為己任，難道不想知道他們的來歷？」

花無缺道：「他們？」

江別鶴道：「除了這廝之外，當然還有那『轎夫』，在下也正想瞧瞧，他是否真的如這廝所說乃是犬子玉郎。」

眾人的混亂之中，多已忘卻了那「轎夫」的事，此刻被他一提，方自想起，但放眼四望，不但那「轎夫」蹤影不見，就連別的轎夫和段家父子所坐的那兩頂轎子，都已不知在何時走了。

小魚兒不禁暗暗跺足，他雖然聰明絕頂，但經驗終還太少，照顧還是不周，竟造成了這致命的疏忽。

江別鶴也似勃然大怒喝道：「那『轎夫』怎地走了？是什麼時候走的？」

一直在作壁上觀的羅九，此刻突然道：「段老爺子身體不好，緊張過度，委實再也受不了這刺激，是以方才就要他們將轎子抬回去了。」

羅三接著笑道：「人太胖了，的確不能緊張，否則難免中風，我兄弟也有這毛病。」

江別鶴頓足道：「賢昆仲既然瞧見，就該將那『轎夫』留下才是，此事若不弄個清楚，在下也難免要擔嫌疑！」

小魚兒忍不住大罵道：「你這老狐狸，若論裝模作樣的功夫，你當真可算天下第一。」

江別鶴冷笑道：「有誰知道那『轎夫』不是和你一路，故意串通來陷害江某的，否則你又怎會如此輕易地放他一走了之。」

他居然倒打一耙，居然說的合情合理，眾人雖不見得就多信他的，至少已對小魚兒說的話不再相信。

小魚兒又氣又急，他如今才知道這江別鶴果然不是可以輕易對付的人物，輕描淡寫幾句話，就扭轉了逆勢。江別鶴連一根手指都沒有動，便已將小魚兒逼入了死地！

※※※

這大廳前後共有十四扇窗戶，三道門，每扇窗戶高七尺餘，寬三尺開外，無論多麼魁偉的人都可輕輕易易地鑽出去，出路可謂四通八達。

這大廳雖然寬闊，但每扇窗子距離小魚兒站著的地方，最遠也不過兩三丈，以小魚兒此刻的武功，輕輕縱身便可掠出。

但小魚兒卻不能走。只因花無缺的眼睛，此刻正盯在他身上。

江別鶴悠悠道：「那『轎夫』雖已溜走，但閣下卻只怕已是溜不走的了，閣下定然不肯以真面目示人，莫非是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

小魚兒眼珠直轉，卻想不出個主意。

花無缺突然道：「朋友若不願自己動手，在下說不得只好代勞了。」

小魚兒大罵道：「花無缺，我本以為你是個聰明人，誰知你竟然像活土狗似的被人利用，連我都替你覺得丟人。」

花無缺也不動怒，只是微笑道：「你若想激怒於我，這心機只怕是白費的了。」

江別鶴笑道：「花公子年紀雖輕，涵養功夫卻已爐火純青，要他動怒，除非……」

小魚兒大聲道：「要他動怒，除非將鐵心蘭搶過來是麼？」

花無缺面色果然微微一變，沉聲道：「此事與她無關，閣下最好莫要提起她的名字。」

小魚兒大笑道：「鐵心蘭可不是你的，你有什麼資格不許別人提起她的名字！」

也不知怎地，小魚兒突然覺得身子裡有一股熱血直沖上來，變得什麼也不怕了，一心想激怒花無缺，一心只想叫花無缺丟人現眼，他明知自己不是花無缺的敵手，卻一心想和花無缺拼一拼！那無論勝負生死，至少也可將那滿腔熱血發散發散！否則整個人只怕都要燒為灰燼！

這因為他實在是個非常非常聰明的人，不但很瞭解別人，也很瞭解自己，他知道自己實在不如花無缺，所以他只有忍耐。

若沒有別的壓力，若沒有導火線，他也許會一直這樣忍耐下去，直到他能勝過花無缺的那一天。

但此刻情況實在壓得他透不過氣，而「鐵心蘭」這三個字正是導火線，他拼命壓制住的熱血終於突然爆發！

他不但眸子發了光，甚至連瞳孔都異樣的張大了！

他狂笑著大聲接道：「花無缺，老實告訴你，鐵心蘭早已有了心上人！她的心早已屬於他了，你無論如何也奪不去的，你就算能將她娶為妻子，她的心還是在別人那裡！」狂笑聲中，他身形突然沖天而起！

就在這剎那時，花無缺手掌已揮出，小魚兒身形躍起，若是遲了半步他胸膛只怕便已被擊碎！

※※※

大廳的樑木，離地四丈開外！小魚兒這一躍，竟已攀著了樑木！

他手掌搭在樑上，身子有如秋枝上的枯葉般飄盪不定，由下面望上去，似乎隨時都會跌落下來！

但江別鶴卻已瞧出，這正是輕功中最高妙的身法，他身子看來搖搖欲墜，其實每一個動盪中都藏有殺手。

何況他一躍而起，居高臨下，雖未搶得先機，卻已佔了地利，此刻無論是誰，若是躍起進擊只怕都要遭到當頭棒喝！

花無缺卻非但沒有躍起進擊之意，甚至連瞧都沒有向上瞧一眼。他只是靜靜地站在那裡，目光竟望著自己的腳尖。

他竟似已處於老僧人入定般的絕對靜止狀態，對身外的一切事，都似已不聞不問，他竟似已站在那裡睡著了。

但小魚兒卻知道他此刻心靈正是一片空靈，看似對一切都不聞不見，其實任何人的一舉一動都逃不過他的心眼！

小魚兒在這有利的地位中，他也許還不會出手，但小魚兒身形只要一展動，先機立失，只怕立刻便要遭他的殺手！

這兩人一上一下，一動一靜，竟這樣僵持著！

別人雖然瞧不出其中的奧妙，但卻已感覺出這情況的緊張，嘈亂的大廳竟奇異地靜寂下來！

時候過去越久，這緊張的氣氛越是沉重。小魚兒仍在不停的飄蕩著，但眾人已不再覺得他搖搖欲墜，只覺得這不定的飄蕩，竟盪得自己頭暈目眩，神情不定。

他們縱然不敢再向上望，但大廳中的燭火卻似已隨著小魚兒的飄盪而飄盪，到後來竟連整個大廳都似乎也飄盪起來。

只有江別鶴，他凝目瞧著花無缺，神色仍是那麼安詳。

花無缺筆直凝立著的身形，就像是驚濤駭浪中的砥柱，不但自己屹立如山，也給了別人一份安定的感覺。

別人只覺他屹立不動的身形，竟有一股殺氣發散出來，凌凌然逼人眉睫，逼得人連氣都透不過來！

這一動一靜，正成了強烈的對比。他兩人身形相隔雖有四丈，但其間卻已不能容一物！

但動的自然終究不能如靜的持久。

江別鶴自然知道這點，嘴角不覺已泛起了笑容！

※※※

突然，一隻燕子自窗外飛了進來。

這是隻迷失了方向的孤燕，盲目地衝入了有光和亮的地方，為的只怕是來尋求一分溫暖。

牠竟飛入了小魚兒與花無缺相持著的身形之中！

眾人也不見小魚兒與花無缺有任何動作，但這燕子卻不知怎地，竟飛不過這無形的殺氣。

這燕子竟直墜下來！落下的燕影，掠過了花無缺的臉！就在這時小魚兒身形突然飛撲而下。

他整個人都似已變成了一個陀螺，在空中不停的旋轉，旋轉著直落而下，遠遠望去，他四面八方看來竟都似有手腳飛舞。

眾人只瞧得眼花繚亂，竟疑有千手千臂的無相天魔，自天飛降！

花無缺卻仍未抬頭去瞧一眼。小魚兒凌空一聲暴喝，旋轉著攻出八腿十六掌！

他招式之快，已非力能所及，看來他一個人身上，竟似有八條腿十六隻手掌一齊攻了出來！一齊攻向花無缺！

這一輪急攻雖是虛多實少，但虛實互變，虛招亦是實招，只要被他一招擊中那是萬無生理。

花無缺突然抬起頭來。

飄搖的燈光下，只見他目光閃爍如星，面上似笑非笑，右掌揮出，輕輕一引一撥，看來既非攻招，亦非守勢！

只聽「劈拼，噗通」一連串聲響，小魚兒左掌竟打在自己右掌上，右掌打著了自己左掌，左掌之力未竭，又打著自己右掌，右掌之力也未竭，又打著自己左掌，下面也是左腿踢右掌，右腿踢左掌。

他一心制勝的攻勢，竟全都打在自己身上，他身子被打得直轉，斜斜飄開數尺，「蹼」的跌了下去！

江別鶴瞧得眉飛色舞，大聲笑道：「好！好一招『移花接玉』！」

只見小魚兒雙掌俱已紅腫，胸膛不住喘息，竟已爬不起來。

花無缺瞧著他，微微笑道：「你武功之高，倒也可算是當今武林的一流高手，內力之強，更出乎我意料之外，只可惜你內力越強，此刻受傷也越重。」

他一面說話，一面向小魚兒緩緩走了過去！

突然，滿廳急風驟響，燈火突然滅絕，還有十數道強勁的暗器風聲，直打江別鶴與花無缺！

※※※

但這樣的暗器，還是傷不了江別鶴與花無缺！這兩人輕輕一躍，便自閃過。

這時廳堂中已亂成一團，混亂中，只聽那羅九大喝道：「請大家站在原地，莫要亂動！」

羅三喝道：「莫要被那廝乘亂逃走了！」

這些話本是江別鶴要說的，江別鶴聽了，不禁暗中點點頭，「這羅氏兄弟果然是好角色！」

又聽得羅九喝道：「我去外面防他逃走，你快點火！」

接著，火光一閃，他已亮起了火摺子，再瞧方才在地上爬不起的那「幽靈」，果然已不見了！

江別鶴面色一變，掠到窗前，窗外夜色沉沉，不見人影。

羅三跺足道：「這廝跑得好快，咱們快追吧！」

花無缺緩緩道：「此間出路如此之多，要追只怕也無從追起！」

江別鶴皺眉道：「難道就讓他這樣逃了？」

花無缺道：「以他方才出手之力，被我移力擊傷了他自己的手足，他本是無法逃的！」

江別鶴恨恨道：「這自然是那將燈光擊滅的人，出手救了他。」

羅三道：「家兄只怕已去追趕，卻不知追不追得著！」

花無缺緩緩道：「令兄只怕是追不著的。」

羅三道：「哦！」

花無缺道：「那暗中出手的人，既能在我等面前將人救走，自然有出類拔萃的身手，我等既被他以暗器阻延了片刻，只怕是再也追不著他的了！」

羅三苦笑了笑，嘆道：「不錯，那人既能在花公子面前將人救走，家兄自然是追不著他的！」

燈光一滅，小魚兒就知道是救星到了，他正想掙扎著爬起，已有一人抱起了他，穿窗而出。這人的輕功竟是江湖中的頂尖身手，輕輕幾掠，已在十餘丈外。

涼風撲面，小魚兒的手腳仍在隱隱發疼，他想起了花無缺那驚人的神秘武功，心裡更不禁暗暗吃驚。

方才那一瞬間，委實是生死一髮，驚險絕倫，若不是這人出手相救，小魚兒是萬萬逃不了的。但這人卻是誰呢？

小魚兒忍不住道：「承蒙閣下出手相救，多謝多謝。」

那人腳下不停，口中道：「嗯！」他將小魚兒挾在脅下，小魚兒也瞧不見他的面目。

過了半晌，小魚兒又道：「你可知道，我並不是什麼好人，你為何要救我？」

那人笑道：「你也不壞。」

小魚兒道：「但我卻不認得你，你是誰呢？」

那人道：「你猜。」

小魚兒道：「聽你語聲，你年紀並不太大。」

那人笑道：「卻也不小了。」

小魚兒道：「你自然不會是神錫道長。」

那人道：「哦。」

小魚兒道：「你若是神錫道長，就不會叫我猜了，出家人絕不會像你這樣鬼鬼祟祟。」

人家救了他，他居然還要罵人，只因他一心想逼這人多說幾句話，好聽出他的語聲是誰。

那知這人只是笑了笑，道：「你說的不錯。」

小魚兒還是聽不出他聲音，眼珠子一轉，道：「你莫非是軒轅三光？」

那人笑道：「我不認識那賭鬼。」

小魚兒忍不住大聲道：「你究竟是人是鬼？」

那人笑道：「你永遠猜不出我是誰的。」

小魚兒道：「你莫以為我的手腳真不能動手，你若再不說，我就點了你的穴道，綁住你，看你究竟是誰。」

一面說話，他的手果然已按住了那人的腰眼。

那人道：「你莫忘了，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

小魚兒道：「我可不領你的情！有些人出手救人，也是沒有存好心的，你從別人手中救了我，說不定是為了要利用我，也說不定是為了要把我害得更慘。」

那人大笑道：「你這人果然難以對付，我閱人無數，倒真未見過像你這麼難對付的人……」說話間已掠入了一扇窗子，將小魚兒放了下來。

這窗子竟似是通夜開著的，屋子裡居然還點著燈。燈光下，小魚兒終於瞧見了這人的臉。

這人竟是那神秘的羅九！

※※※

小魚兒吃驚得瞪大了眼睛，喃喃道：「是你……怎會是你？」

羅九笑道：「我就知道你是永遠猜不著的。」

小魚兒道：「但……但我方才明明還聽見你在那大廳中喝話。」

羅九笑道：「那是我兄弟羅三，他一個人裝著兩個人說話的聲音，別人以為我留在那裡還未走，自然想不到出手救你的人是我了。」

小魚兒大笑道：「果然是妙計，這連我都上了當，那些人想不上當更不可能了！」

羅九笑道：「要江別鶴那老狐狸上當，可真不是件容易事。」

小魚兒目光灼灼的瞧著他，道：「不錯，要江別鶴上當真不容易，但你卻能令江別鶴也上當。」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道：「那麼，我再問你，我和你一不沾親，二不帶故，你為何要救我？」

羅九道：「在下只是仰慕兄臺的為人，不忍見兄臺被逼，是以忍不住要冒險出手相救了。」

小魚兒冷笑道：「你只怕是看見我有兩下子，想利用利用我……」

羅九大笑道：「兄臺如此說，未免錯怪好人了。」

小魚兒道：「人與人之間，本來大多就是互相利用，你想利用我，又豈知我不想利用你，你若有所求，只管說就是，我絕不怪你。」

羅九附掌大笑道：「兄臺倒當真是快人快語，在下好生佩服。」

他突然頓住笑聲，逼視著小魚兒，沉聲道：「在下瞧兄臺所做所為，無一不是想揭破江別鶴的假面目，而在下也的確早有此心，是以才……」

小魚兒道：「是以才找上了我，是麼？」

羅九大笑道：「兄臺若能與在下聯手，江別鶴縱然奸猾如狐，此番只怕也要無所遁形了。」

他眼睛盯著小魚兒，小魚兒眼睛也盯著他，緩緩道：「你明明幫著鐵無雙和趙香靈，卻又在暗中和江別鶴勾結，你明明和江別鶴勾勾搭搭，卻又要在暗中結識我，這究竟是為了什麼？好，我也不管你究竟存何居心，只要你是真心想揭破江別鶴的假面目，我就和你聯盟結手，在這件事上我總支持你到底！」

# 第五十章 意料之外

這間屋子乃是間小小的閣樓，但佈置的卻極為精雅，厚厚的地氈，織著琥珀的花紋，人走在上面，絕不會發出絲毫聲音。

小魚兒這時才有空四下打量，只見桌上擺著些奇異而貴重的珍玩，壁上也掛著些精巧的飾品。有的是黃金鑄成的小刀小劍，有的是白玉塑成的小人小馬，還有些醜惡的怪獸妖魔，美麗的仙子神祇。

羅九笑道：「兄臺看這屋子如何？」

小魚兒道：「這究竟是誰的屋子，你就隨意闖了進來。」

羅九笑道：「這就是蝸居。」

小魚兒駭了一跳，道：「這就是你的家？你不怕江別鶴找來？」

羅九笑道：「兄臺大可放心，小弟這居處，是誰也不知道的。」

小魚兒笑道：「你倒真是深謀遠慮，居然在這裡也佈置了一個這樣的地方……」

羅九道：「此處雖乃我兄弟所有，但卻非我兄弟佈置的。」

小魚兒道：「哦！」

羅九神秘地一笑，道：「佈置此地的人，兄臺見了，必定極感興趣。」

小魚兒道：「為什麼？」

羅九笑道：「只因她乃是絕世的美人。」

小魚兒大笑道：「美人……我見了美人就頭疼得要命。」

羅九笑道：「兄臺雖然無視於美色，但是她……她卻和別人不同，她不但美，而且還帶著一種說不出的神秘之感，想來必定會合兄臺的脾胃。」

小魚兒笑道：「聽你說得這麼妙，我倒也想瞧瞧了。」

羅九拉了拉繫鈴的繩索，笑道：「兄臺立刻就可以瞧見了。」

小魚兒道：「能佈置出這種地方的人，想來必定有些和別人不同之處……」心念一轉，突然改變話題，道：「江別鶴他可是還住在那破屋子裡麼？」

羅九笑道：「雖然還是那地方，但屋子卻已不破了。」

小魚兒道：「他不是不願別人為他修建的麼？如今為何又改變了主意？」

羅九道：「但這次是花無缺為他修建的，而且花無缺自己也住在那裡。」

小魚兒嘆道：「不想花無缺居然被這種人纏上了，我倒真有些為他可惜。」

羅九陪笑道：「江別鶴外表作得那麼仁義，不知他真面目的人，誰不願和他結交為友？花無缺武功雖然不錯，但究竟少年無知……」

小魚兒冷笑道：「花無缺聰明內蘊，深藏不露，你若以為他少年無知，那你就是無知了。」

羅九目光閃動，道：「兄臺莫非與花無缺相知頗深？」

小魚兒微微笑道：「你知不知道這句話！對一個人瞭解最深的，常常是他最大的仇人！」

他突然感覺到身後有一種異樣的感覺，霍然回頭──一個人幽靈般站在他身後，燈光，正照著她的臉。

這果然是張絕美的臉。她柳眉輕顰，大大的眼睛裡，像是迷漫著煙霧。

她眼睛瞧著小魚兒，卻像是沒有瞧著小魚兒，她雖然好生生站在那裡，但看來卻像是在做夢，她赫然竟是慕容九。

※※※

小魚兒一眼瞧過，也不禁瞧得呆了。

羅九卻像是沒有留意到他神情的改變，卻笑道：「這位夢姑娘，就是佈置此間的。」

小魚兒道：「夢姑娘？」

羅九道：「我瞧見她的時候，她就是這樣子，迷迷糊糊的一個人東逛西走，我問她願不願意跟我回來，她笑嘻嘻點了點頭，我問她叫什麼名字，她還是笑嘻嘻點了點頭……唉，她整天卻像是在做夢似的，所以我就叫她夢姑娘。」

小魚兒自然知道她受的是什麼刺激，為何會變得如此模樣，但他卻只是輕輕嘆了口氣，道：「夢姑娘……這名字倒不錯。」

羅九瞧了他兩眼，忽然道：「兄臺莫非認得她？」

小魚兒道：「你瞧她可認得我麼？」

慕容九眼中一片迷霧，像是什麼人都不認得。

羅九笑道：「兄臺自然不會認得她的，只是……兄臺你瞧她怎樣？」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道：「我說好又有什麼用，你難道捨得將她送給我？」

羅九笑道：「兄臺既然已與在下結盟，在下所有之物，便是兄臺所有之物，何況我兄弟又老又懶又胖，兄臺總該知道這，老、胖、懶，三字，正是好色的最大剋星吧。」

小魚兒大笑道：「你既如此慷慨，我倒也不便客氣了。」

突聽笑聲起自窗外，一人穿窗而入，正是羅三。

羅九道：「你怎地回來了？那江別鶴可曾懷疑到我？」

羅三笑道：「他自然做夢也不會懷疑到你我身上，此刻鐵無雙已死，趙香靈更駭得千依百順唯命是從，他嘴裡不說，心裡早已高興得不知該如何是好了。」

小魚兒突然道：「死了的那人並不是唯一的人證。」

羅九羅三對望了一眼，同時道：「還有誰？」

小魚兒道：「你莫忘了，還有他兒子江玉郎。」

羅九道：「但江玉郎又怎會揭穿他老子的陰謀？」

小魚兒懶懶地一笑，道：「我也許會有法子的。」

他長長打了個哈欠，整個人從椅子上溜了下來，倒在那又軟又厚的地氈上，喃喃地道：「溫暖的太陽，遼闊的大草原……這地氈真像是那草原上的長草，又輕，又軟，又暖和，人若能在上面舒舒服服的睡上個三天三夜，只怕就應該是非常滿足的了。」

羅九笑道：「兄臺只管睡吧，在這裡，絕不會有什麼人來打擾的。」

※※※

一個人若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睡得著，這人真是非常有福氣──小魚兒無疑是有福氣的。

他也不知睡了多久，醒來的時候，燭火已滅，像是白天，但厚厚的窗帘掩住日色，屋裡的光線朦朧。朦朧中，有一雙亮晶晶的眼睛正在凝注著他。

小魚兒躺在那裡，動也沒有動。

他瞧見慕容九就坐在他身旁的地氈上，像是剛剛坐下來，又像是自昨夜起就一直坐在那裡。

小魚兒也睜開了眼睛瞧著她，竟不覺瞧得痴了。他沒有說話，自然更沒有期望她說話。

那知慕容九竟突然道：「我好像在什麼地方瞧過你，我好像認得你。」

小魚兒的心一跳，道：「你認得我？」

慕容九道：「嗯。」

小魚兒道：「你可記得在什麼地方瞧見過我？」

慕容九嘆道：「我已記不清了……我只是有這種感覺。」

小魚兒笑了，轉著眼珠子，道：「你可記得你自己麼？」

慕容九突然雙手捧住頭，道：「我也不記得，我不能想，我一想就頭痛。」

小魚兒道：「那你就不要想吧，你最好不要想，想起來反而不好。」

慕容九道：「你……你莫非知道我以前是誰？」

小魚兒道：「我也記不清了，我只知道，你現在這樣子，比以前可愛得多。」

還是夏天，小室中熱得令人懶洋洋的提不起精神，雖然沒有風，空氣中卻有一陣陣淡香傳來。

小魚兒一覺睡醒，全身都充滿了過剩的精力，他瞧著那圓潤的，瑩白的足踝，竟不覺聯想起那日在冰室中她赤裸的胴體……在這燠熱的夏日黃昏裡，他突然興起了一種邪惡的感覺。

他突然笑道：「但你無論如何，還是想知道自己以前是什麼樣子，是麼？」

慕容九道：「我假如能想起以前的事，就算立刻死了都願意。」

小魚兒道：「好，你先脫光，我替你想法子。」

慕容九眼睛睜得更大，顫聲道：「脫……脫光衣服？」

小魚兒道：「你一定是遇著了什麼可怕的事，才變得這樣子，只因那件事的恐怖，現在還像惡魔似的蟠踞在你身體裡。」

慕容九輕輕點著頭道：「嗯。」

小魚兒道：「所以，你要想起以前的事，就得先將身體裡的惡魔趕走。你要趕走這惡魔，就得先解除一切縛束。」

慕容九像是聽得痴了，不斷的點著頭。

小魚兒笑嘻嘻道：「衣服就是人最大的縛束，你先脫光衣服，我才可以幫你把惡魔趕走，這道理簡單得很，你總該聽得懂，是麼？」

慕容九道：「但……但……」

小魚兒的手已摸著她的足踝，笑道：「你聽我的話，絕不會錯的……」

他話未說完，慕容九突然跳了起來，手裡已多了柄精光閃閃的匕首，直逼著小魚兒的咽喉。

小魚兒失聲道：「你這是幹什麼？我不是在幫你的忙麼？」

慕容九緩緩道：「有人告訴我，無論誰想碰我的身子，我就該拿這把刀對付他。」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喃喃苦笑道：「難怪羅家兩兄弟不敢碰你──難怪他們要將你送給我。」

慕容九道：「你說什麼？」

小魚兒道：「你可認識他們麼？」

慕容九道：「我好像不認識。」

小魚兒道：「但你卻認識我，你為什麼不相信我而相信他們呢？」

慕容九低著頭想了想，匕首已跌落地氈上。

小魚兒一把將她拉了下來壓在她身上，慕容九完全沒有反抗，小魚兒的手已拉開了她的衣襟，嘴裡自言自語，喃喃道：「假如一個人差點殺死了你，你無論對她怎樣，也不能算說不過去吧。」

他的嘴在說話，手也在動。

突聽一人冷冷道：「不可以！」

小魚兒一驚，那厚厚的窗帘後，已飛出了一條銀絲，毒蛇般纏住了他的手，以小魚兒此刻的武功，竟沒有閃開，竟沒有掙脫。

接著，一條瘦小的人影，鬼魅般自窗帘裡飛了出來，直撲小魚兒，小魚兒一個觔斗翻了出去，反手去扯那銀絲。

那又細又長的銀絲，雖被他扯得筆直，他竟扯不斷。

他自然也瞧清了那瘦小的人影，全身都被一件黑得發光的衣服緊緊裹住，一張臉也蒙著漆黑的面具，只留下一雙黑多白少的眸子，這雙眸子不停的眨動，看來就好像鬼魅窺人，也說不出有多麼詭秘可怖。

小魚兒失聲道：「你是黑蜘蛛！」

黑蜘蛛身形已展，硬生生又自頓住，冷冷道：「你是誰？竟認得我！」

小魚兒笑道：「黑老弟，你難道不認得我了？」

黑蜘蛛眼睛一亮，道：「呀，是你！你竟會變成這模樣？」

小魚兒笑嘻嘻道：「你不願意以真面目示人，我難道就不能改改面貌麼？」

黑蜘蛛目光灼灼，道：「一個人在做如此卑鄙的事的時候，被我撞見，居然還能笑嘻嘻的對我說話……像這樣的人，除了你之外天下只怕沒有第二個。」

小魚兒笑道：「這又怎能算卑鄙的事……只要是年輕力壯的男人，誰都可能做出這樣的事來。」

黑蜘蛛瞪著眼瞧著他，似乎在奇怪！一個人做出這樣的事後，怎麼還能如此理直氣壯，竟像是真的絲毫沒有惡意。

小魚兒接著笑道：「何況，這種事本來就沒什麼的，只有一個存心齷齪的人，才會將它瞧得變了樣，像我這樣的人，做了它固然不會覺得難受，不做它也不會覺得難受的。」

黑蜘蛛突然笑了，道：「像這種胡說八道的話，自你嘴裡說出來，竟一點不令人覺得可惡，這是什麼道理呢？」

小魚兒道：「這因為我根本不是個可惡的人呀。」

突聽門外一陣腳步聲傳來。黑蜘蛛身形一閃，又到了窗帘後，銀絲也跟著飛了回去。

小魚兒就站在那裡，嘴裡卻發出沉沉的鼻息，那人似乎在門外聽了半晌，然後，腳步聲又退了回去。

但拉開窗帘，黑蜘蛛卻已不見了。

窗外日色將落未落，猶未黃昏，小魚兒喃喃道：「白天，還是白天，這黑蜘蛛在大白天裡就能飛簷走壁，來去自如，難怪江湖中人都將他當做怪物。」

慕容九痴痴的站在那裡，輕輕道：「你也覺得他奇怪？」

小魚兒轉過頭，盯著她，道：「給你那把刀的。就是他？他難道不怕被人發覺？」

慕容九咬著嘴唇，像是想了許久，才慢慢道：「他們雖然也懷疑有人常在附近，但想盡方法還是瞧不見他的人影，他來的時候，總是只有我單獨一個人。」

小魚兒皺了皺眉頭，道：「他常來看你，他常在附近……莫非他也對這羅家兄弟起了懷疑？這兄弟倆能令這種人花如此多功夫在他們身上，究竟是什麼樣的身份？」

他低著頭兜了兩個圈子，猛抬頭，便瞧見慕容九竟已脫光了衣服，赤裸裸的站在那裡。

朦朧中，她青春的胴體，就像緞子似的發著光，她修長而堅實的雙腿，緊緊併攏著，她柔軟的胸膛，俏然挺立……穿著衣服的慕容九，看來雖是那麼纖弱，但除卻衣服，她全身每一寸都似乎會蘊著攝人的成熟魅力。

這是小魚兒第二次瞧見她赤裸的胴體，第一次是在那充滿了詭秘意味的冰室中，而此刻……

小室中香氣迷濛，光影朦朧，空氣中似乎有一種逼人發狂的熱力，小魚兒額上不覺迸出了汗珠，喉嚨也乾燥起來，嗄聲道：「你這是幹什麼？」

慕容九痴痴的瞧著他一步步走了過來，道：「我要你幫我趕去身子裡的惡魔……」

小魚兒大聲道：「你身子裡並沒有什麼魔，我那是騙你的。」

慕容九道：「我知道有的，『牠』現在已經在我身子動了，我已可感覺得出。」

她痴痴的笑著，雪白的牙齒就像野獸般在發著光，她蒼白的面頰已嫣紅，她眼睛裡也發出了異樣的光。

小魚兒竟不覺後退了半步，大叫道：「胡說，快穿起衣服來，否則……」

慕容九道：「我不穿衣服，我要你幫我……」

她突然撲到小魚兒身上，兩手兩腿，就像是八爪魚似的緊緊纏住了小魚兒，於是兩個一齊倒在地上。

她冰冷的身子，突然變得火山般灼熱，嘴唇狠命壓著小魚兒的臉，胸膛喘息著，小魚兒手掌輕撫著她光滑的背脊。

他突然掀起慕容九的頭髮，將她壓在下面，然後抽過條氈子，將她裹粽子似地裹了起來，緊緊綁住。

慕容九眼睛裡滿是驚駭之色，嘶聲道：「你……你為什麼這樣？」

小魚兒笑嘻嘻瞧了她一眼，又提起她脫下來的衣服瞧了瞧，將桌上一壺冷茶，慢慢的從她頭上淋下去，笑嘻嘻道：「記著，女孩子不可隨便脫衣服的，她至少也該等男孩子替她脫，下次你若再這樣，看我不打你的屁股！」

慕容九被冷茶淋得幾乎喘不過氣來，大聲道：「你這惡棍，放開我……」

小魚兒不再理她，將倒乾了的茶壺用她的衣服包住，輕輕放在她胸膛上，推開門，「咚，咚，咚」走下了閣樓。

※※※

小魚兒在樓下走了一遍，只瞧見兩個呆頭呆腦的傻丫頭，卻找不著那羅九和羅三兄弟兩個人。

小魚兒走進廚房，洗了個臉，又用昨天剩下來的材料，將自己的臉改成另一付樣子，才大搖大擺走出去。

這房子竟在鬧市之中，小魚兒在街頭的成衣舖買了套新衣服換起來，又在旁邊的酒樓痛痛快快吃了一頓，抬頭仰望天色，笑道：「天快黑了，我活動的時候又快到了……」

他對自己方才做的那件事覺得很得意，此刻全身都痛快的很，充滿了活力，只覺不好好幹一場，未免太對不起自己。

這時天色已將入暮，小魚兒走到那藥舖去逛了一圈，還買了個紫金錠，藥舖裡果然沒有一個人認得他。於是小魚兒直奔郊外。

他本想先到段合肥家裡去的，但臨時又改變了主意，只因他瞧見有許多武林人物匆匆出城，想來是趕到天香塘去的。

要知「愛才如命」鐵無雙成名數十年，數十年來，蒙他提拔，受他好處的人也不知有多少。

小魚兒遠遠便瞧見「地靈莊」裡燈火輝煌，人影幢幢，偌大的庭院哩，幾乎已擠滿了各色各樣的人物。

莊門外，也停滿了各色各樣的車馬，小魚兒匆匆走過去，突又停下腳步，馬群中有匹馬嘶聲分外響亮，竟像是「小仙女」的胭脂馬。

「小仙女」張菁莫非也來了？！

小魚兒嘴角不禁泛起了微笑：「這兩年來，她怎樣了？是不是還像以前一樣，穿著火紅的衣服，騎著馬到處跑來跑去？到處用鞭子打人？」

他實在想瞧瞧這又刁蠻，又潑辣，又兇惡，又美麗的小女人，這兩年來，她至少總該長大了些，卻不知是否比以前懂事了些。

但院子裡的人實在太多，小魚兒東張西望，非但沒瞧見她的影子，簡直連一個穿紅衣服的姑娘都沒瞧見。

「她若來了，必定搶眼的很，我怎會瞧不見她？像她這種人在十萬個人裡也該被人一眼就瞧出來的。」

小魚兒暗中嘀咕，心裡竟不覺有些失望。

# 第五十一章 假仁假義

鐵無雙的棺木，就放在大廳中央，趙香靈哭喪著臉站在一旁，居然為他披麻帶孝，活脫脫一付孝子的模樣。

弔喪的客人，卻都擠在院子裡，三五成群，交頭接耳，指指點點的也不知在談論些什麼。

突聽莊院外一陣騷動，人聲紛紛道：「江大俠竟也來了。」

「江大俠行事素來仁義，我早已就知道他會來的。」

院子裡的人立刻兩旁分開，讓出了條路，一個個打躬作揖，有幾個直恨不得跪下去磕頭。

七、八條藍衣大漢，已擁著江別鶴大步而入。

只見他雙眉深鎖，面色沉重，筆直走到鐵無雙靈前，恭恭敬敬叩了三個頭，沉聲道：「鐵老英雄，你生前江某雖然與你為敵，但那也是為了江湖道義，情非得已，你英靈非遙，也該知道江某的一番苦心，而今而後，但望你在天英靈能助江某一臂之力，為武林維護正義，春秋四祀，江某也必定代表天下武林同道，到你靈前，祝你英魂安息。」

這番話當真說得大仁大義，擲地成聲，群豪聽了，更不禁眾人一聲，稱讚江別鶴的俠心。

小魚兒聽了卻不禁直犯噁心，冷笑暗道：「這才真的叫貓哭老鼠假慈悲……」

一念尚未轉過，突聽一人大聲冷笑道：「這才真的叫貓哭老鼠假慈悲，殺了別人還來為人流淚。」

語聲又高又亮，竟似是女人的聲音。

眾豪俱都不禁為之動容，向語聲發出的方向瞧過去，只見說話的乃是個黑衣女子，頭戴著馬連坡大草帽，緊壓著眉目，雖在夏夜中，卻穿著長可及地的黑緞披風，這許多人瞪眼去瞧她，她也毫不在乎，也用那發亮的大眼睛去瞪別人。

她身旁還有個長身玉立的華衣少年，神情卻像是個大姑娘似的，別人瞧他一眼，他就臊得不敢抬頭。

小魚兒一眼便瞧出這兩人是誰了，心裡不覺又驚又喜！「她果然來了，她居然還是那六親不認的老脾氣，一點兒也沒變。」

這時人叢中已有好幾人湧了過去，指著那黑衣女子罵道：「你是何方來的女人，怎敢對江大俠如此無禮。」

那黑衣女子冷冷道：「我高興說什麼就說什麼，誰管得著我？」

虯髯大漢喝道：「江大俠寬宏大量，老子今天卻要替江大俠管教管教你！」

喝聲中他已伸出一雙蒲扇般大小的巴掌抓了過去，黑衣女子冷笑著動也不動，她身旁那靦覥的少年卻突然伸臂一格！

這看來霸王般的大漢，竟被這少年輕輕一格震得飛了出去，群豪聳然失聲，又有幾人怒喝著要撲上去！

那少年雙拳一引，擺了個架式，竟如山停嶽峙，神充氣足，他不出手時看來像是個羞人答答的大姑娘，此刻乍一出手，竟隱然有一代宗匠的氣派，群豪中有識貨的，已不禁為之駭然動容。

那黑衣少女冷笑道：「你儘管替我打，出事來都有我！」

那少年看來倒真聽話，左腳前踏半步，右拳已閃電般直擊而出，當先一條大漢，又被震得飛了出去。

突聽一聲輕叱，一人道：「且慢！住手！」

叱聲未了，江別鶴已笑吟吟擋在這少年面前，江別鶴捻鬚笑道：「若是在下雙眼不盲，兄臺想必就是『玉面神拳』顧人玉顧二公子。」

小魚兒暗道：「這江別鶴當真生了一雙好毒的眼睛。」

只見顧人玉還未說話，那黑衣女子已拉著他的手，冷笑道：「咱們犯不著跟他攀交情，咱們走！」

「走」字出口，兩條人影已飛掠而起，自人叢上直飛出去，黑緞的斗蓬迎風飛舞，露出了裡面一身火紅的衣服。

群豪中已有人失聲道：「這莫非是小仙女！」

但這時兩人已掠出莊門，一聲呼哨，蹄聲驟響，一匹火紅的胭脂馬急馳而來，載著這兩人飛也似的走了。

江別鶴目送他兩人身影遠去，捻鬚嘆道：「名家之子弟，身手果然不同凡俗。」

突見一條泥腿漢子，手裡高挑著根竹竿，快步奔了進來。

竹竿上高掛著副白布輓聯，輓聯上龍飛鳳舞的寫著：

「你活著，我難受。

你死了，我傷心。」

這十二個字寫得墨蹟淋漓，雄偉開闊，似是名家的手筆，但語句卻是奇怪之極，不通之極。

群豪又是驚奇，又是好笑，但瞧見輓聯上寫的上下款，臉色卻都變了，再無一人笑得出來。

只見那上款寫的是──「老丈人千古。」

下款赫然竟是！「愚婿李大嘴敬輓。」

※※※

小魚兒一吃驚，仔細瞧瞧，這輓聯寫的竟真有些像李大嘴的筆蹟，李大嘴莫非已真的出了「惡人谷」？他幾時出來的？他此刻在那裡？

江別鶴迎面攔住了那泥腿漢子，沉聲道：「這輓聯是誰叫你送來的？」

那泥腿漢子眨著眼睛道：「黑夜中我也沒有瞧清他是什麼模樣，只覺他生得似乎甚是高大，像貌兇惡得很，有幾分像是廟裡的判官像。」

江別鶴道：「他除了叫你送這輓聯來，還說了什麼話？」

那泥腿漢子支支唔唔，終於道：「他還說，他老丈人雖要宰他，但別人宰了他老丈人他還是很氣憤，他叫那宰了他老丈人的人快洗乾淨身子，我忍不住問他為什麼要人家將身子洗乾淨，他裂開大嘴一笑，回頭就走了。」

江別鶴面色一變，再不說話，大踏步走了出去。

那泥腿漢子卻還在大聲道：「你老爺子難道也不懂他說的什麼意思嗎，你老爺子……」

這時群豪已又騷動，淹沒了他的語聲，紛紛道：「十大惡人已銷聲匿跡多年，此番這李大嘴一露臉，別的人說不定也要跟著出來了。」

又有人道：「除了李大嘴外，還有個惡賭鬼，就算別的人不出來，就只這兩人已夠受的了，這該怎麼辦呢？」

驚嘆議論間，誰也沒有去留意那泥腿漢子，只有小魚兒卻跟定了他，只見他將那輓聯送上靈堂，一路東張西望，走了出去，小魚兒暗暗在後面綴著，兩人一先一後走了段路，那漢子突然回身笑道：「我身上剛得了三兩銀子，你跟著我莫非想打悶棍麼？」

小魚兒也笑嘻嘻道：「你究竟是什麼人？假冒李大嘴的名送這輓聯來，究竟安的是什麼心思？」

那漢子臉色一變，眼睛裡突然射出逼人的光，這眼光竟比江別鶴還深沉，比惡賭鬼還凌厲。

但一瞬間他又闔起了眼簾，笑道：「人家給我三兩銀子，我就送輓聯，別的事我可不知道。」

小魚兒笑道：「我跟在你後面，你怎會知道，你明明有一身武功，還想瞞我。」

那漢子大笑道：「你說我有武功，我有武功早就做強盜去了，還會來幹窮要飯的。」

小魚兒大聲道：「你不承認，我也要叫你承認！」

他一個箭步竄過去，伸手就打，那知這漢子他竟真的不會武功，小魚兒一拳擊出，他竟應聲而倒。

小魚兒還怕他在使詐，等了半晌，這漢子躺在地上動也不動，伸手一摸，這漢子四肢冰冷，心口沒氣，竟已活活被打死了。

小魚兒倒的確沒想到這人竟如此禁不起打，他無緣無故伸手打死了個人，心裡也不免難受得很，呆了半晌，長嘆道：「你莫怪我，我出手誤傷了你，少不得要好生殮葬於你，雖然好死不如歹活，我總也要你死得風光些。」

他嘆息著將這漢子的屍身扛了起來，走回城去。走了還不到盞茶時分。突覺脖子上濕淋淋的還有臊味。

小魚兒一驚：「死人怎會撒尿？」

他又驚又怒，伸手去擦，「死屍」就掉了下去，他飛起一腳去踢，那「死屍」突然平白飛了起來，大笑道：「我今天請你喝尿，下次可要請你吃屎了。」

笑聲中一個觔斗，竟翻出數丈，再一幌就不見了。

這人輕功之高，竟不在江別鶴等人之下，等到小魚兒要去追時，風吹草木，那裡還有他的影子？

小魚兒從小到大，幾時吃過這麼大的啞巴虧，當真差點兒活活被氣死，他連這人究竟是誰都不知道，這口氣自然更沒法出。

小魚兒氣得呆了半晌，又突然大笑道：「幸好他只是惡作劇，方才他若想殺我，我那裡還能活到現在，我本該高興才是，還生什麼鳥氣。」

他大笑著往前走，竟像是一點也不生氣了，對無可奈何的事，他倒真是想得開──

※※※

街道上燈火輝煌，正是晚市最熱鬧的時候。

小魚兒又買了套衣服換上，正在東遊西逛的磨時間，突然一輛大車急馳而過，幾乎撞在他身子。小魚兒也不覺多瞧了兩眼。

只見這大車驟然停在一家門面很大的客棧前，過了半晌，幾個衣帽光鮮的家丁，從客棧裡走出來，拉開車門，垂手侍立在一旁，似乎連大氣都不敢喘。

又過了半晌，有兩個人自客棧中款步而出，四面前呼後擁地跟著一群人，彎腰的彎腰，提燈的提燈。燈光下，只見左面人面色蒼白，身材瘦弱，看來像是弱不禁風，但氣度從容，叫人看了說不出的舒服，身上穿的雖然顏色樸素，線條簡單，但一巾一帶莫不配合得恰到好處，從頭到腳找不出絲毫瑕疵。

右面的一人，身材較高大，神采較飛揚，目光顧盼之間，咄咄逼人，竟有一種令人不可仰視之感。

這人的衣服穿得也較隨便，但一套隨隨便便的普通的衣服穿在他身上，竟也變得不普通不隨便了。

兩人一前一後走上了大車，既沒有擺姿勢，也沒有拿架子，但看來就彷彿和別人有些不同，彷彿生來就該被人前呼後擁，生來就該坐這樣的車子。

直到車子走了，小魚兒還站在那裡，喃喃道：「這兩人又不知是誰？竟有這樣的氣派……」要知道這樣的氣派，正是裝也裝不出，學也學不會的。

這安慶城中，此刻竟是俠蹤頻現，小魚兒在這一夜之中，所見的竟無一不是出類拔萃，不同凡俗的人物。

小魚兒嘆道：「只可惜我到現在為止，還不知道這些人究竟是誰，也不知道他們是為什麼來的，但無論如何，這皖南一帶，從此必定要熱鬧起來了。」

※※※

小魚兒逛了半天，不知不覺間又走回羅九那屋子。

此刻夜市雖已歇，但距離夜行人活動的時候還是太早，小魚兒想了想，終於又走了進去。

在樓下坐了半天，小魚兒站起來剛想走，突然閣樓上一聲驚呼，接著，羅九羅三奔下了樓。

羅九、羅三瞧見他又是一驚，後退兩步，盯著他瞧了幾眼，羅九終於展顏而笑，抱拳道：「兄臺好精妙的易容術，看來只怕已可算得上海內第一了。」

小魚兒笑嘻嘻道：「兩位到那裡去了？回來得倒真不早。」

羅九笑道：「今日有貴客降臨，江別鶴設宴為他們接風，我兄弟也忝陪末座，所以竟不覺回來遲了。」

羅三道：「有勞兄臺久候，恕罪恕罪。」

這兩兄弟對方才在樓上所見之事，竟是一字不提。

小魚兒自然也不提了，笑問道：「貴客？是誰？」

羅九道：「這兩人說來倒當的頗有名氣，兩人俱是『九秀莊』慕容家的姑爺，一位是『南宮世家』的傳人南宮柳，一位是江湖中的才子，也是兩廣武林的盟主秦劍。」

小魚兒眼睛亮了，道：「慕容家的姑爺！妙極妙極。」

「能娶著慕容家姑娘的人，當真是人人艷羨，這些人本身條件也委實不差，就說那南宮柳，雖然體弱多病，但看來也令人不可輕視。」

羅九道：「聽兄臺說話，莫非認得他們？」

小魚兒道：「我雖不認得他們，方才卻瞧見了他們……這兩人可是一個臉色蒼白，衣服考究。另一個得意洋洋，像是剛撿著三百兩銀子似的。」

羅九笑道：「不錯，正是這兩人。」

羅三道：「不但這兩人，聽說慕容家的另六位姑爺，這兩天也要一齊趕來，另外還有位準姑爺『玉面神拳』顧人玉……」

小魚兒眼睛又一亮，道：「顧人玉難道也是和他們一齊來的？」

小魚兒眼珠子轉了轉，又道：「這些人全趕到這裡來，你可知道是為了什麼？」

羅三道：「據說，慕容家裡有一位姑娘失蹤了，而這位姑娘據說曾經和花無缺在一起，所以他們都趕到這裡來打聽消息。」

小魚兒拍手笑道：「這就對了，我早就猜到他們八成是為這件事來的。」

羅三道：「兄臺難道也認得那位姑娘？」

羅九眼睛盯著他，道：「兄臺莫非知道那姑娘的下落？」

小魚兒連瞧都沒有向閣樓那方向瞧一眼，板著臉道：「我怎會知道，我難道還會將人家的大姑娘藏起來不成。」

羅九笑道：「小弟焉有此意，只是……」

小魚兒笑嘻嘻道：「說不定這只是她自己跟情人私奔了，也說不定是被人用藥迷住……」他又歪著頭想了想，突然大笑道：「這倒有趣得很，的確有趣得很。」

羅九打了個哈哈，往閣樓上瞧了一眼，笑嘻嘻道：「兄臺這半日又到那裡去了？」

小魚兒道：「這半天我倒真瞧見了許多有趣的事，也瞧見了許多有趣的人，其中最有趣的一個是……」

他雖然吃了個啞巴虧，但絲毫不覺丟人，反而將自己如何上當的事，源源本本說了出來，一面說，一面笑，竟像是在說笑話似的。

羅九，羅三聽了，雖也跟著在笑，但卻是皮笑肉不笑，兩人的臉色竟似都有些變了！

兩人悄悄使了個眼色，羅九道：「卻不知那人長得是何模樣？」

小魚兒道：「那人正是一副標標準準的地痞無賴相，你無論在任何一個城市的茶樓賭館，花街柳巷裡，都可以見到，但無論任何人都不會對這種人多瞧一眼的，這也就正是他厲害的地方，不引人注意的人，做起壞事來豈非特別容易。」

羅九，羅三兩人又交換了個眼色，羅九突然站起來，走進房裡，小魚兒只聽得房裡有開抽屜的聲音，接著，是一陣紙張的蟋蟀聲，然後，羅九又走了出來，手裡拿著捲已舊得發黃的紙。

※※※

這張紙非但已舊得變色發黃，而且殘破不全，但羅九卻似將之瞧得甚是珍貴，謹謹慎慎地捧了出來，小小心心地攤在小魚兒面前桌上，卻又用半個身子擋住在小魚兒眼前，像是怕被小魚兒瞧見。

小魚兒笑道：「這張破紙摔又摔不碎，跌又跌不破，更沒有別人會來搶，你怎地卻將它瞧得像個寶貝似的。」

羅九正色道：「這張紙雖然殘破，但在某些武林人士眼中，卻正是無價之寶，兄臺若以為沒有人會來搶，那就大大錯了。」

小魚兒嘻嘻笑道：「哦，如此說來，這張紙莫非又是什麼『藏寶圖』不成？若真的也是張『藏寶圖』，我可也瞧都不願瞧上一眼。」

羅三笑道：「要江湖中故意害人上當的『藏寶圖』，的確有不少，一萬張『藏寶圖』裡，真有寶藏的，只怕連一張也沒有，聽兄臺如此說，莫非也是上過當來的。」

羅九道：「但此圖卻絕非如此……」

小魚兒道：「你將這張紙拿出來，本是讓我瞧的，為何又擋住我的眼睛。」

羅九陪笑道：「我兄弟平日雖將此圖珍如拱璧，但兄臺此刻已非外人，是以在下才肯將它拿出來，只是……但望兄臺答應，瞧過之後，千萬要保守秘密。」

小魚兒也忍不住動了好奇之心，卻故意站起來走到一旁，笑道：「你若信不過我，我不瞧也罷。」

羅三大笑道：「我兄弟若信不過兄臺，還能信得過誰……」

小魚兒道：「你先告訴我這張圖上畫的是什麼，我再考慮要不要瞧它。」

羅九沉聲道：「這張圖上，畫的乃是『十大惡人』的真容！」

小魚兒眼睛一亮，卻又故意笑道：「十大惡人我雖未見過，但聽這名字，想來只怕個個都是醜八怪，這又有什麼好瞧的，別人又為何要搶它？」

羅九嘆道：「兄臺有所不知，這『十大惡人』，個個都有一身神鬼莫測的本事，個個俱都作惡多端，江湖中曾經受他們所害的人，也不知有多少……」

羅三接道：「但這十人非但個個行蹤飄忽，而且個個都有喬裝改扮的本事。有些人雖然被他害得家破人亡無路可走，卻連他們的真面目都未瞧過，這又叫他們如何去尋仇報復，如何來出這口怨氣。」

小魚兒笑道：「我明白了，別人想搶這張圖去，只是為了要瞧瞧他們長得究竟是何模樣，好去報仇出氣。」

羅三附掌道：「正是如此。」

小魚兒道：「但他們跟我卻是無冤無仇，你又為何要我來瞧……」

羅九神秘的一笑，道：「兄臺真的和他們無冤無仇麼？」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道：「你莫非是說那裝死的無賴，也是『十大惡人』之一？」

羅九且不答話，閃開身子，指著那張圖上畫的一個人，緩緩道：「兄臺不妨來瞧瞧，那無賴是不是他？」

發黃的紙上，工筆畫出了十個人像，筆法細膩，栩栩如生。一人白衣如雪，面色蒼白，正是「血手」杜殺。

杜殺身旁，作仰天大笑狀的，自然就是「笑裡藏刀小彌陀」哈哈兒，再過去就是那滿面媚笑的「迷死人不賠命」蕭咪咪、手裡捧著個人頭，愁眉苦臉在嘆氣的「不吃人頭」李大嘴……

還有一人虛虛盪盪的站在一團霧裡，不問可知，便是那「半人半鬼」陰九幽，陰九幽身旁一個人卻有兩個頭，左面一個頭是小姑娘，右面一個頭是美男子，這自然就是「不男不女」屠嬌嬌。

這些人小魚兒瞧著不知有多少遍了，只見此圖畫得不但面貌酷似，而且連他們的神情也畫得維妙維肖。

小魚兒不禁暗中讚賞，又忖道：「這張圖卻不知是誰畫的？若非和他們十分熟悉的人，又怎能畫得如此傳神？」

接著，他就瞧到那衣衫落拓，神情卻極軒昂的「惡賭鬼」軒轅三光，再旁邊一人滿臉虯髯，滿臉殺氣，一雙眼睛更像是餓狼惡虎，正待擇人而噬，手裡提著柄大刀，刀頭上鮮血淋漓。

小魚兒故意問道：「此人長得好怕人的模樣，卻不知是誰？」

羅九道：「他便是『狂獅』鐵戰。」

羅三笑道：「此人模樣雖然兇惡，其實卻可說是『十大惡人』中最善良的一人，人家只要不去惹他，他也絕不去惹別人。」

小魚兒道：「但別人若是惹了他呢？」

羅三道：「誰若惹了他，誰就當真是倒了三輩子的霉了，他若不將那人全家殺得雞犬不留，再也不肯放手的。」

小魚兒失笑道：「這樣的人還算善良，那麼我簡直是聖人了。」

他口中雖在答應著別人的話，心裡卻不覺想起了鐵心蘭，想起了那似嗔似笑的嘴角，似幽似怨的眼睛……

他心裡只覺一陣刺痛，趕緊大聲道：「這兩人又是誰？」

「這兩人」顯然是一雙孿生兄弟，兩人俱是瘦骨嶙峋，雙顴凸出，一人手裡拿著個算盤，一人手裡拿著本帳簿，穿著打扮，雖像是買賣做得極為發達的富商大賈，模樣神情，卻像是一雙剛從地獄逃出來的惡鬼。

羅九笑道：「這兄弟一胞雙生，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十大惡人』雖號稱『十大』，其實卻有十一個人，只因江湖中都將這兩人算成一個。」

羅三道：「這兄弟兩人複姓歐陽，外號一個叫做『拼命佔便宜』，一個叫『寧死不吃虧』，兄臺聽這外號，就可知道他們是怎麼樣的人了。」

羅九道：「十大惡人聲名雖響，但大都俱是身無餘財，只有這兄弟兩人，卻是富可敵國的大財主，大富翁。」

羅三指著畫上另一人道：「但這人性格卻和他兄弟全然相反，這人平生最喜歡害人，一心只想別人上當，至於他自己是否佔著便宜，他卻全然不管。」

小魚兒笑道：「這樣的人倒也少見得很。他……」

突然失聲道：「呀！不錯，他果然就是那裝死的無賴！」

※※※

畫上別的人，有的坐著，有的站著，只有這人卻是蹲在畫紙最下面的角落裡，一隻手在挖腳丫，一隻手放在鼻子上嗅。

畫上別的人多多少少，總有些成名人物的氣概，只有這人猥猥瑣瑣，嘻皮笑臉，活脫脫是個小無賴。

羅九眼睛一亮道：「兄臺可瞧清楚了？」

小魚兒大聲道：「一點也不錯，就是他！他的臉雖也改扮過，但這神氣，這笑容……那是萬萬不會錯的。」

羅三嘆道：「在下一聽兄臺說起那無賴的行事，便已猜著是他了。」

羅九道：「此人姓白，自己取名為白開心。」

羅三道：「江湖中又給他加了個外號，叫『損人不利己』白開心。」

小魚兒失笑道：「這倒的確是名符其實，冒名送輓聯，裝死騙人，這的確都是『損人不利己』的事，別人雖被他害了，他自己也得不著便宜。」

小魚兒突然又道：「你兄弟聽我一說，就想起他來，莫非和他熟得很？」

羅九摸了摸下巴，笑道：「我兄弟雖不才，卻也不至於和這種人為伍。」

小魚兒笑嘻嘻瞧著他，道：「我看你兄弟非但和他熟得很，也和『十大惡人』熟得很，否則怎會對他們的行事如此清楚，這張圖又怎會在你手裡？」

羅九面色變了變，羅三已長笑道：「不瞞兄臺說，『十大惡人』與我兄弟實有不共戴天之仇，我兄弟的父母，便是死在他們的手裡。」

小魚兒這倒頗覺意外，道：「哦……真有此事？」

羅九道：「我兄弟為了復仇，是以不惜千方百計，尋來此圖，又不惜千方百計，將他們的性格行事，打聽得清清楚楚。」

小魚兒道：「既是如此，你為何不將此圖讓大家都瞧瞧，好教別人也去尋他們的霉氣，你為何反而替他們保守秘密！」

羅九恨聲道：「我兄弟為了復仇，已不知花了多少心血，我兄弟每日俱在幻想著手刃仇人時的快活，又怎肯讓他們死在別人的手裡！」

小魚兒想了想，點頭道：「不錯，這也有道理……很有道理。」

羅九仔仔細細，將那張紙又捲了起來，道：「是以兄臺下次若再遇著那白開心時，千萬要替我兄弟留著。」

羅三接道：「兄臺若能打聽出他的下落，我兄弟更是感激不盡。」

小魚兒目光閃動，笑道：「好，白開心是你的，但江玉郎卻是我的，你兄弟也得為我留著才是，最好莫要叫別人碰著他一根手指。」

羅九大笑道：「那是自然。」

小魚兒道：「老子請客，兒子自然作陪，你今日想必是見過他的了。」

羅九道：「奇怪就在這裡，江別鶴請客，江玉郎並不在席上。」

小魚兒哈哈笑道：「這小賊難道連露面都不敢露面了麼？否則遇著南宮柳這樣的人物，他爹爹還會不趕緊叫他去結納結納。」

羅九立刻陪著笑道：「那小賊只怕已被兄臺嚇破了膽。」

小魚兒往閣樓上瞟了一眼，笑道：「瞧見一個被自己打死的人，又在自己面前復活了，無論是誰，只怕都要被嚇得神智不清，見不得人了。」

他這句話中自然另有得意，只是羅九兄弟卻再也不會想到這會和閣樓上的女孩子有關，更不會想到這「神智不清」的女孩子就是慕容九。

兩人只是見到小魚兒眼睛往閣樓上瞟，於是兩人齊地站了起來，打了個哈哈，笑道：「時候不早，兄臺只怕要安歇了。」

小魚兒大笑道：「不錯。正是要安歇了。」

他站起身子，大笑著往外走了出去。

# 第五十二章 裝傻裝瘋

羅九兄弟怔了怔，指了指那閣樓，道：「兄臺今夜難道不睡在上面？」

小魚兒走出了門，回頭笑道：「那上面有蜘蛛，我睡不著，還是明天再來吧……若有江玉郎的消息，兩位千萬莫忘了為我打聽打聽。」

羅九眼瞧著他揚長而去，喃喃道：「蜘蛛？蜘蛛……你瞧這小子是否有些毛病？」

羅三道：「他有個見鬼的毛病，他這不過是在裝瘋扮傻，你我可莫要陰溝裡翻船，利用他不成，反被他利用了。」

羅九咯咯笑道：「這小子雖是一肚子壞水，但比起咱們來又如何？」

羅三大笑道：「天下的壞人雖多，又有誰比得上咱們？」

※※※

這時夜已很深，羅九兄弟的居處本就極偏僻，此刻已無人跡。小魚兒在街道轉了兩個圈子。

只見這附近一帶，大都是平房，除了那小閣樓外，只有東面五六丈外有座樓房，高出屋脊。

小魚兒踱了過去，繞著牆角，又兜了個圈子，等到這樓房燈火全都熄滅，他輕輕一躍而上，在屋脊背後的黑暗處伏了下來。

天上月明星稀，地上人聲靜寂，遠遠望去，那小閣樓窗戶半開，燈火朦朧。慕容九正托著香腮坐在燈畔，幽幽的出神。

突然間，只聽衣袂帶風之聲輕響，一條黑衣人影，鬼魅般掠上屋脊，也伏到屋脊上，向閣樓那邊遙望。

小魚兒暗笑道：「果然不出我所料，果然來了！」

慕容九在那邊想得出了神，這人影在這裡也瞧得出了神，竟全未發覺還有人在旁邊瞧著他。

只見他一雙黑多白少的眸子在夜色中閃閃發光，但全身上下除了這雙眼睛外，別的地方都在黑暗中。

這人竟是黑蜘蛛。

他平日那般靈動的目光，此刻竟似蒙著一層迷惘，一片惆悵，他就這樣痴痴的瞧著，靜靜地伏在星光下，也不管露水濕透他衣裳。

小魚兒突然「噗哧」一笑，道：「如此星辰如此夜，為誰風露立中宵？」

話聲未了，黑蜘蛛已到了他面前，輕叱道：「誰？」

小魚兒笑道：「除了我還有誰？」

黑蜘蛛目光閃電般一轉，終於鬆懈下來，道：「又是你！」

小魚兒笑道：「兩地相隔，不過五丈，閣下為何不一掠而去？」

黑蜘蛛道：「我……我豈是為了她來的！」

他面目雖不能見，但語聲已頗不自然。

小魚兒卻不說破，反而笑道：「你不是為了她，是為誰？」

黑蜘蛛道：「自然是那姓羅的兄弟兩人。」

小魚兒笑道：「哦，是麼？」

黑蜘蛛道：「這兄弟兩人身世詭秘，行動異常，我暗中綴著他兩人，已有兩、三個月了，為的就是要揭破他們的秘密。」

小魚兒道：「這羅九兄弟的事，值得你來管麼？」

黑蜘蛛冷笑道：「江湖之中，無論是黑白兩道，無論善人惡人，都是這兄弟兩人要害的對象，這兩人竟似要挑撥得天下武林中人全都自相殘殺，好讓他們坐收漁利，到目前為止，已不知有多少人死在他們手上。」

小魚兒道：「哦！」

黑蜘蛛道：「你可知道兩個月前渤海幫與黃海幫的火拼？一個月前嶗山幫與快刀門的惡鬥？這兩場流血殘殺，就全都是他兄弟兩人挑撥出來的。」

小魚兒道：「既是如此，你為何還不出手？」

黑蜘蛛道：「一來是我拿不著他們的證據，二來他所害的那些人，也全不是好東西，三來我一心想揭破他們的底細再出手！」

小魚兒道：「你猜他們會是誰呢？」

黑蜘蛛道：「我本來疑心他們乃是『十大惡人』中之一，後來……我調查之後，才知道『十大惡人』中，並沒有這兩個人。」

小魚兒笑了笑，道：「也許沒有……但……如此說來你並非為著那位姑娘了。」

黑蜘蛛默然半晌，道：「也並非完全沒有關係。」

小魚兒道：「你可知道她是誰？」

黑蜘蛛嘆道：「我只知道她是個可憐的女孩子，不幸落入了這惡徒的手裡。」

小魚兒道：「所以你要保護她？」

黑蜘蛛道：「天下的可憐人，我都要保護的。」

小魚兒道：「既是如此，你為何不將她救出來帶走？」

黑蜘蛛發亮的眼睛突然黯了下來，口中卻大笑道：「你可知道我過的是怎麼樣的生活？……我終年流浪，居無定所，吃了上一頓，還不知下一頓在那裡，今天晚上活過了，也不知道明天是否能活下去，我活著沒有家，死也不知要死在那裡！」

小魚兒道：「以你的本事，你本可活得舒舒服服的，是麼？」

黑蜘蛛道：「但我既已選擇了這種生活，就只有過下去，到現在是想改也無法改了……就算我自己不想再過這種日子，別人也不許……」

他握緊拳頭，嘶聲道：「像這樣的生活，她是萬萬不能過的！」

小魚兒淡淡一笑，道：「只要你喜歡她，她也喜歡你，就算過再苦的日子，也是開心的。」

黑蜘蛛目中射出了悽厲的光，慘笑道：「誰說我喜歡她！像我這樣的人，不配喜歡任何人！也不能……」

小魚兒嘆道：「我本來以為你連血都是冷的，但現在……現在我才知道你其實是個多情的人！」

黑蜘蛛霍然站了起來，叱道：「你小小年紀，懂得什麼，不准再說了。」

小魚兒笑道：「別人說出了心事，也不必這麼兇呀！」

黑蜘蛛瞧了他半晌，突然大笑起來，拉起他的手，道：「我近來又結交了個朋友，今天他買了兩壺好酒，燒了一鍋好肉，我請你也去吃他一頓如何？」

小魚兒笑道：「好，能做你朋友的人，想必也有趣得很。」

兩人急掠了一陣，小魚兒始終跟在黑蜘蛛身後。

黑蜘蛛回首笑道：「近來你功夫倒精進得很。」

小魚兒笑道：「好說好說。」

黑蜘蛛道：「我交的另一個朋友，也是文武全才，樣樣精通，你瞧見他必定也是歡喜的。」

小魚兒道：「哦！他叫什麼名字？」

黑蜘蛛笑道：「有才能的人，也並非一定全都有名！他姓古名叫月言，雖是無名之輩，但卻比那些成名人物強勝何止萬倍。」

說話之間，已掠出城，只見前面一片樹林，隱隱有火光閃動，走到近前，便可瞧見個荒廢的祠堂。

火光，便是自荒祠中露出來的。

到了這裡，已可嗅著一陣陣撲鼻的肉香。

小魚兒笑道：「看來你那朋友非但文武全才，而且還是個好廚子。」

黑蜘蛛道：「江湖中的浪子，除了偶而大吃一頓之外，還有什麼別的享受？」

兩人一掠入林，只見荒祠中旺旺的生著堆火，火上吊著個大鐵鍋，鍋裡肉香正濃，鍋旁碗筷已備，碗裡也倒滿了酒，但卻瞧不見人。

黑蜘蛛四下瞧了瞧，高聲喚道：「古老弟……古老弟，我又為你帶來個朋友，快來見見。」

小魚兒睹笑道：「看來你這好做人大哥的脾氣，還是改不了。」

只聽黑蜘蛛喚了一陣，四下卻無回應，他又出去找了一圈，也找不著人，索性坐了下來，笑道：「我這古老弟屁股是尖的，永遠坐不住。此刻也不知野到何處去了，咱們也不必客氣，先吃了再說吧。」

小魚兒早已舉起筷子，笑道：「正合我意。」

但他只吃了一塊肉，就放下筷子，嘴也不動了，竟似還未將那塊肉嚥下去，那邊黑蜘蛛卻早已七、八塊下了肚。

吃到第十來塊時，就用一大嘴酒將嘴裡的肉沖下肚子，這才抬頭瞧著小魚兒，裂嘴笑道：「這肉又鮮又嫩，滋味可真不錯，你為何不加緊動筷子？」

小魚兒卻將嘴裡的肉吐在地上，道：「這肉吃不得。」

黑蜘蛛臉色一沉，道：「為何吃不得？這肉可不是偷來的。」

小魚兒突然一笑，道：「你可知道這是什麼肉麼？」

黑蜘蛛驚呼一聲，剛吃進去的一塊肉立刻吐了出來，失聲道：「你說什麼？」

小魚兒道：「老實告訴你，我從小是在『惡人谷』長大的，這肉若不是從剛死的人身上割下來的，我就吃下我的鼻子。」

他等著來瞧黑蜘蛛將吃進去的肉嘔出來，那知黑蜘蛛反而大笑道：「如此說來，煮這肉的莫非是李大嘴麼？」

小魚兒道：「也許就是他。」

黑蜘蛛道：「嗯，不錯，古月言這……『古月言』豈非就是『胡說』，他早已告訴我他是『胡說』，我居然到現在才想起來。」

小魚兒道：「你不想吐？」

黑蜘蛛笑道：「既已吃下去，吐也無用了。」

小魚兒道：「你還笑得出？」

黑蜘蛛大笑道：「能和李大嘴這種人交交朋友，豈非是件有趣的事，無論他是好是壞，總算是個角色，江湖中像他這種角色可不多。」

小魚兒心裡不禁暗暗讚美！「這人倒真灑脫得很，絕不會裝腔作勢，教人噁心。」口中道：「但這位『胡說先生』卻也並非一定是李大嘴。」

黑蜘蛛道：「不是李大嘴是誰？」

小魚兒道：「我還知道一個人，他裝作李大嘴，也許正是要你吃人肉，然後再吐得滿地都是，只要你上了當，他就開心……」

說到這裡，語聲突然頓住，低聲道：「也許他還不止要你吐，也許他還另有陰謀。」

黑蜘蛛刷地將面具拉了下來，冷冷道：「外面的朋友！既然來了，為何還不進來？」

小魚兒的耳朵雖靈，黑蜘蛛的耳朵也不錯。話聲未了，荒祠外已有一條人影飛掠進來。

※※※

閃動的火光中，只見這人窈窕的身子，穿著件比火還紅的衣裳，發光的眼睛裡，也充滿了怒火。這人竟是小仙女。

三更半夜，小仙女竟會跑到這荒祠來，小魚兒雖未免吃了一驚，但卻仍然不動聲色，坐在那裡。

黑蜘蛛顯然也未想到闖進來的會是個年輕的美女，也驚得怔住了，小仙女更未將這兩人瞧在眼裡。

她掌中劍一揮。她掌中劍，竟以那纖細的劍尖挑起了沉重的鐵鍋，將鍋裡的肉全都潑在地上，只見金光一閃，肉鍋裡竟有枝女子用的金釵。

小仙女立刻尖聲叫了起來，門外又有一人躍入，卻是顧人玉，小仙女撲在他身上，嘶聲道：「宛兒的金釵……宛兒的金釵果然在鍋裡。」

顧人玉一雙大眼睛狠狠的瞪著小魚兒，厲聲道：「你說！這鍋裡是什麼？」

小魚兒倒真未見過這大姑娘般的少年如此兇狠，知道他必定動了真怒，也知道鍋裡煮的這人必定和他們有些關係。

但小魚兒卻想不通他們怎會尋到這裡來的，又怎會知道肉鍋裡有隻金釵，他心中生疑，口中卻笑道：「你說鍋裡的是什麼？」

顧人玉臉漲得通紅，卻說不出話來。

只聽一人緩緩道：「世上肉食眾多，兩人為何偏嗜人肉，同類相食，兩位難道連畜牲都不如麼？」

這人雖在罵人，但嘴裡卻絕不吐半個髒字，而且語聲也是平平和和，竟像是與人閑話家常似的。

隨著語聲，兩人緩緩走了過來，目中雖有怒氣，神情也仍從容，正是那南宮柳與秦劍。

小魚兒還是笑嘻嘻道：「你說我們在吃人，但你們又怎麼會知道的。莫非是有人告密？」

秦劍還未答話，小仙女已撲了過來，跺腳罵道：「自然有人要來告密，你們做出這種天理不容的事，誰能看得過去。」

南宮柳緩緩道：「像宛兒那般聰明可愛的女子，男子正當萬般珍惜才是，兩位卻將之煮而食之，豈非焚琴煮鶴，大煞風景。」

小仙女忍不住大喝道：「這種人你還和他們多說什麼……」

南宮柳還是緩緩道：「事已至此，兩位還有什麼話說？」

黑蜘蛛霍然長身而起，厲聲道：「在下還有話說……」

秦劍目光一閃，道：「閣下莫非就是江湖傳言中的黑蜘蛛。」

黑蜘蛛道：「正是！」

秦劍皺眉道：「看來江湖傳言，終不可信，不想黑蜘蛛竟是你這樣的人物。」

黑蜘蛛大聲道：「江湖傳言雖不可信，密告之言更不可聽，我且問你，若非親手煮肉的人，又怎會知道這金釵在鍋裡。」

秦劍，南宮柳對望了一眼，南宮柳緩緩道：「閣下的意思，莫非是說此事乃是別人故意做來嫁禍於你的？」

黑蜘蛛道：「自是如此。」

南宮柳緩緩點了點頭，道：「這話也有道理。」

小仙女跺腳道：「二哥，你要放過他們，我可不能放過他們，這難道不可能是別人在暗中瞧見他們殺人煮肉，而來告密的。」

南宮柳道：「那自然也有可能。」

小仙女大聲道：「宛兒既然可能是被他們殺來吃的，九妹自然也……也……」她語聲突然哽咽，竟再也說不下去。

秦劍目光灼灼的瞪著小魚兒與黑蜘蛛，沉聲道：「此事雖有可疑，但兩位若不能拿出證據證明無辜，今日恐怕只好請兩位隨我等回去了。」

黑蜘蛛冷笑道：「閣下說話倒客氣的很，叫我隨閣下回去也無關係，只是閣下也得要拿出證據來，憑什麼要帶我回去。」

小仙女厲喝道：「這金釵難道還不是證據！你還想賴？」

黑蜘蛛眼睛一瞪，還未說話，那知小魚兒竟突然嘻嘻笑道：「我幾時賴過？」

小仙女一劍已待刺出，聞言倒不禁怔了怔，道：「你承認了？」

小魚兒向小仙女笑嘻嘻道：「你說的那九妹，可是位眼睛大大，臉色蒼白，約莫十八、九歲，平日喜歡穿淡綠衫子的姑娘？」

小仙女顫聲道：「你……你……你將她怎麼樣了？」

小魚兒大笑道：「我已將她怎樣，這還用說麼？」

黑蜘蛛大駭道：「這小子瘋了，滿嘴胡說八道。」

小魚兒笑道：「這又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你怕什麼？」

南宮柳與秦劍就算再沉得住氣，此刻面上也不禁變了顏色。

小仙女跳起腳道：「你聽，你聽……他自己都承認了！」

她又哭又叫，還未忘了出手，「刷」的一劍，毒蛇般刺出，那邊顧人玉更是眼睛都紅了，狂吼一聲，擊出了三拳。

這三拳一劍，自然都是向小魚兒致命處下的手，劍如閃電，拳似雷霆，左右夾擊間不容髮。

# 第五十三章 栽贓嫁禍

若換了兩年前，小魚兒不死在拳下，也要死在劍下，但現在的小魚兒，卻已非昔日吳下阿蒙。

只見他左手一分，右手竟沿著小仙女的劍脊輕輕一抹，小仙女只覺眼前一花，掌中劍被一股大力吸引，本是刺向小魚兒的一劍，此刻竟向顧人玉刺了過去。顧人玉大駭變招，嗤的，衣袖已被劃破。

這一招普普通通的「移花接木」，到了小魚兒手中，竟已化腐朽為神奇，看來竟已和「移花宮」威震天下的「移花接玉」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只因武功進入某一階段後，便有些地方大同小異。

但顧人玉與秦劍一時卻瞧不出其中奧妙，聳然失聲道：「你可是移花宮門下？」

小魚兒也不回答，而大笑躲到黑蜘蛛身後，道：「我雖也吃了些肉，但主謀的卻不是我，你們怎地專來找我？」

顧人玉與小仙女見他明明已佔先機，卻不乘勝追擊，反而躲起來了，兩人急怒攻心，也不問情由，舉劍又攻了上去。

這一次兩人招式更毒，出手也更加小心，但首當其衝的，卻已非小魚兒，而是黑蜘蛛了。

黑蜘蛛又驚又惱，此刻情況，又怎容得他解釋。

剎那間只見劍光閃動，拳影翻飛，小仙女與顧人玉已攻出十餘招，黑蜘蛛也還了三掌。

在小仙女快速的劍法，顧人玉雄渾的拳勢下，黑蜘蛛怎能分心，簡直連開口都無法開口。

小魚兒卻躲在他身後，笑道：「對了，這樣就對了，和他們打，怕什麼！」

黑蜘蛛氣得連連怪叫，一心想將小魚兒擺脫，但小魚兒卻像影子似的黏在他身後，還不時拍手笑道：「好！這一劍果然了得……嗯，顧家神拳果然也不錯，黑蜘蛛呀黑蜘蛛，我瞧你打不過他們的了！」

小仙女與顧人玉方才急怒之下，心神大亂，所以才會被小魚兒一出手就佔得了先機。

而數十招過後，兩人心也定了，手也穩了，顧人玉拳勢雖沉猛，出手還未免嫩些，小仙女終日找人打架與人交手的經驗，卻是比誰都老到，一柄劍東挑西刺，又快又毒，非但自己搶攻，而且也將顧人玉拳法中的疵漏全部補了過來。而顧人玉紮紮實實的招式，正也彌補了她劍法中沉猛之不足。兩人俱是武林正宗，不用事先預習，配合得已恰到好處。

黑蜘蛛聲名雖著，武功卻非以功力見長，此刻遇著他兩人一快一慢，一剛一柔，這種天生的搭檔，漸漸已有些應付不了。

何況還有小魚兒在他身後，明是幫忙，暗中搗蛋。

南宮柳袖手一旁，微微頷首道：「人玉果然是個天生練武的胚子。」

秦劍道：「但菁妹終是比他高出一籌。」

南宮柳道：「這你就看錯了。人玉此刻出手雖嫩些，但那只是因為他家教太嚴，不敢惹事，根本沒有交手的機會，若讓他在江湖中多闖盪闖盪，不出三五年，他的名聲必定要遠遠超過菁妹之上。」

秦劍道：「二哥果然法眼無雙，難怪江湖中人一經南宮公子題名之後，立刻身價百倍。」

南宮柳道：「今日你我要留意的，倒非黑蜘蛛，而是這面色蠟黃的少年，此人行態詭秘，做事也不循常軌，若我瞧得不差，他必定是一個成名的人物易容改扮的。」

這南宮公子武功是高是低，雖還不知，但就憑這分眼力，當真已不愧是虎踞江南百餘年之武林世家的傳人。

說話之間，那邊強弱更已分明。

以黑蜘蛛身法之詭異靈動，顧人玉與小仙女本難佔得上風，但小魚兒始終黏在黑蜘蛛身後，黑蜘蛛就總覺得後面像是墜著個秤錘似的，身形變化之間，自然要大受影響，這時已屢遇險招。

小魚兒故意嘆氣道：「不好不好，堂堂的黑蜘蛛，今日看來竟要敗在兩個小娃兒手上了。」

其實小仙女和顧人玉也是江湖中的成名人物，並非小娃兒，小魚兒這樣說，只不過要故意激怒黑蜘蛛。

黑蜘蛛脾氣剛烈，明知如此，還是被他激動，怒吼道：「你這瘋子，你到底要怎樣？」

小魚兒悄聲道：「打不過，難道不會逃麼？」

黑蜘蛛更是暴跳如雷，道：「放屁！我老黑豈是這種人！」

小魚兒道：「黑蜘蛛享名天下，本就是以身法之詭秘飄忽見長，今日你偏偏捨己之長，與人交手，豈非是個呆子？」

黑蜘蛛嘴裡雖仍罵不絕口，心裡已覺得他說的有道理，只因他此刻一分心說話，脅上已險些中了一劍。

小魚兒悠悠道：「今日你自己若能全身而退，也能帶我一齊走，江湖中人知道了，非但不會恥笑於你，還會佩服得很。」

黑蜘蛛跺了跺腳，道：「好！」

他「好」字方出口，小魚兒已自他身後衝了出來，「斷玉分金」，雙掌左右斜斜分擊而出。

顧人玉與小仙女驟出不意，竟被這一招逼得後退兩步。

就在這時，黑蜘蛛袖中已有一線銀絲飛出，直穿出門，搭上祠外的一株古柏之上，他人也跟著飛了出去。

小魚兒早已拉住他衣角，跟著飛出，他身形輕若飛絮，雖藉了黑蜘蛛攜帶之力，黑蜘蛛卻不覺負擔。

只見他的身形有如被線拉著的紙鳶似的，飄上了古柏，雙足一點，人又從枯樹上飛出，躍上第二株柏樹，那根銀絲也跟著飛出，搭上了更前面第三株柏樹，黑蜘蛛身子在第三株樹上一點，躍上第四株，銀絲又搭在第五株樹上……

等到秦劍等人追出時，兩人身形已在數十丈外，一閃後便在黑暗中消失無影，唯有語聲遠遠傳來，道：「你們若不服，明夜三更，不妨再來這裡！」

※※※

黑蜘蛛身形不停，只掠到城垛下，才在黑暗中歇住。

小魚兒附掌道：「好個黑蜘蛛，果然是來去如電，倏忽千里，這一手銀絲飛蛛的輕功，果然是獨步江湖，天下無雙！」

黑蜘蛛道：「哼，你拍我的馬屁，也沒有用的。」

小魚兒大笑道：「我知道你必定一肚子悶氣，不過想讓你消消氣而已。」

黑蜘蛛道：「我且問你，明明不是你做的事，你為何要攬在自己頭上，還拉上了我，而你躲在後面，讓我來揹黑鍋。」

他越說越火，大聲道：「這也不用說它，最可恨的，你明明可以光明正大的動手，卻又偏偏要逃，害得我也陪著你丟人，這究竟是為了什麼？」

小魚兒笑嘻嘻道：「你還不明白麼？我這自然是要害你。」

黑蜘蛛怔了怔，道：「害我？」

小魚兒道：「咱們這一逃，我可以一走了之，但你黑蜘蛛有名有姓，日後傳說出去，說你黑蜘蛛也和李大嘴一樣吃人，你還能混麼？」

黑蜘蛛大怒道：「你為什麼要害我？」

小魚兒嘻嘻笑道：「這只因我要把你拖下水，你才為我出力，但你也莫要氣惱，我瞧你不錯才這樣害你的，有些人想求我害他，我還沒功天哩。」

黑蜘蛛厲聲道：「你害了我，我該捏死你才是，怎肯替你出力。」

小魚兒笑道：「若是換了別人，我害了他，他自然要找我算帳，但你黑蜘蛛可和別人大不相同！這一點我知道的清楚得很。」

黑蜘蛛瞪了他半晌，突然放手大笑道：「好，你這小子，倒真是知道老黑的脾氣！我老黑遇著這種怪事，的確是明知上當，也不肯放手的。」

小魚兒笑道：「若非如此，黑蜘蛛就不是黑蜘蛛了。」

黑蜘蛛道：「你如此做法，除了拖我下水外，難道沒有別的用意？」

小魚兒道：「自然有的，想那南宮柳與秦劍，眼高於頂，自命不凡，我平時若想約他出來，他肯麼！但現在我要他明夜三更來，他絕不會遲到半刻。」

黑蜘蛛道：「好，現在我既已被你拖下了水，他們也被你抓住了尾巴，這齣戲究竟該怎樣唱下去，你說吧。」

小魚兒道：「那位『胡說』先生偷偷將人宰了，要你來吃，卻又偷偷去密告別人來抓你，這樣的手段叫做什麼？」

黑蜘蛛恨恨道：「這自然就叫做嫁禍栽贓。」

小魚兒道：「這種專門嫁禍栽贓的害人精，你說該如何對付他？」

黑蜘蛛咬牙道：「我若再見著他時，不一把捏死他才怪。」

小魚兒道：「你可知道這樣的害人精，除了『胡說』先生之外，還有不少，而且他們所作所為，委實比『胡說』先生還要可恨，卻又該如何對付他們！」

黑蜘蛛道：「捉來一個個捏死就是了。」

小魚兒笑道：「捏死他們還算太便宜了，何況，你若想捏死他們還不容易。」

黑蜘蛛道：「你說的究竟是什麼人？」

小魚兒一字字道：「江別鶴！」

黑蜘蛛幾乎跳了起來，失聲道：「江南大俠怎會做這樣的事？！」

小魚兒凝目瞧著他，道：「你信不過我？」

黑蜘蛛也瞧著小魚兒，道：「你這人藏頭露尾，鬼鬼祟祟，做起事來更是古靈精怪，花樣百出，天下又有誰能信得過你！」

他嘆了口氣，緩緩接道：「我相信你，只因你雖是個壞小子，卻非偽君子！」

小魚兒嘆道：「不錯，最可恨的人就是偽君子，那江別鶴就是其中最可恨的一個。」

黑蜘蛛道：「你想如何對付他？」

小魚兒眼睛發亮，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們會栽贓嫁禍給別人，我就要栽贓嫁禍給他們，這就叫以牙還牙。」

黑蜘蛛道：「如何還法，你且說來聽聽。」

小魚兒眼睛盯著他，道：「你可知道閣樓上的那位姑娘是誰？」

黑蜘蛛突然扭轉頭，道：「我早就說過，不知道。」

小魚兒緩緩道：「我現在告訴你，她就是慕容家的九姑娘！」

黑蜘蛛眼睛立刻圓了，失聲道：「她就是慕容九？」

小魚兒道：「不錯，如今南宮柳，秦劍，小仙女都在急著找她，他們若發現有人將她藏了起來，少不得要找那人幹一場。」

黑蜘蛛的眼睛也發了亮，道：「所以，你就想將這件事栽在江別鶴身上。」

小魚兒附掌大笑道：「我正是也想叫他嘗嘗被人栽贓的滋味。」

黑蜘蛛道：「但那江別鶴老謀深算，又怎會上你的當？」

小魚兒笑道：「那江別鶴雖然狡如狐狸，只要你幫忙，我也有法子要他上當！」

他一躍而起，拉起黑蜘蛛，道：「時候已不多，咱們快去辦事吧。」

※※※

兩人飛掠入城。

一路上，黑蜘蛛不住喃喃自語道：「我到現在為止還不懂，那『胡說』宰食了慕容家的人又害了我，卻對他自己有何好處？」

這時他自己猜出，那「宛兒」必定與慕容家有關，八成就是慕容姑娘陪嫁的貼身侍女。

小魚兒笑道：「你說的那位『胡說』先生，並非李大嘴，而是白開心，還有個外號叫『損人不利己』，只要別人上當受罪，就是他平生快事。」

黑蜘蛛失聲道：「世上那有這樣的人？」

小魚兒道：「你說沒有，卻偏偏是有的。他們知慕容家的姑爺來找慕容九，所以就將那『宛兒』偷來宰了，好讓慕容家的那些姑爺認為慕容九也已被人家吃下肚，所以他們才找不著，他們傷心難過，白開心就開心了。」

黑蜘蛛嘆道：「世上既有白開心這樣的人，又偏偏有你這樣的人，你們兩人害來害去，倒霉的只是我老黑而已。」

小魚兒道：「今夜若不是有我，你更慘了，當時人贓俱獲，就算有一百張嘴，也休想能辯說得清。」

黑蜘蛛道：「但無論如何你總不該承認……」

小魚兒笑道：「我又幾時承認了？我幾時說過慕容九已被我吃下肚裡？我只不過……『我已將她怎樣，還用說麼？』『也沒什麼大不了，你怕什麼！』……」

黑蜘蛛想了想，不禁失笑道：「不錯，當時你雖好像說了，其實卻等於沒有說……」

小魚兒笑道：「其中的巧妙就在這裡。」

說話間，他竟將黑蜘蛛又帶回了那閣樓外。

此刻四下燈火俱寂，只有那閣樓裡燈光還亮著。慕容九伏在桌上，想是因為想得出神，不覺睡著了。

小魚兒道：「這位姑娘最聽你的話，你叫她帶著刀，她就帶著刀，你叫她殺人，她就殺人，現在，我只要你叫她寫張條子。」

黑蜘蛛奇道：「此時此刻，突然寫起什麼條子來了？」

小魚兒道：「你叫她寫：『若要贖我的性命，請帶白銀八十萬兩，至他們所約之處，千萬勿誤，否則妹便是他人俎上之肉了！』。」

黑蜘蛛駭然道：「八十萬兩！」

小魚兒道：「八十萬兩數目雖不少，但以南宮柳與秦劍的身家，卻也算不得多，別人一日之間籌不出來，他們想必有法子的。」

他一笑接道：「何況，這字條又的確是慕容九自己的筆跡……其中問題是，你必須對他們說八十萬兩，全要白銀，金子珠寶都不行。」

黑蜘蛛道：「我對他們去說？」

小魚兒笑道：「自然要你去對他們說，這字條自然也要你送去……黑蜘蛛來去無蹤，倏忽千里，送這樣的信，世上還有比你更好的人麼？」

黑蜘蛛默然半晌，嘆了口氣，道：「好吧……我只是不懂，為何定要白銀？」

小魚兒道：「這其中自然又有巧妙，你到時就會懂的。送信之後，你等著瞧熱鬧就是。」

黑蜘蛛道：「到時你難道真的自己去接銀子？」

小魚兒道：「到時去接銀子的，已是我送去的替死鬼了。」

黑蜘蛛道：「那麼……秦劍與南宮柳若瞧見不是你而是別人，豈非又難免懷疑？」

小魚兒笑道：「秦劍與南宮柳又知道我是誰……他們見到我這張蠟黃的臉，又瞧見那手『移花接木』，還以為我是『移花宮』門下改扮的哩，而此刻那真的『移花宮』弟子卻正是和江別鶴在一齊。」

黑蜘蛛想了想，嘆道：「原來你每一舉動都有用意，像你這樣的人世上若是再多幾個，別人的日子如何能過得下去。」

小魚兒大笑道：「你放心，像我這樣的人，天下是再也不會有第二個了。」

※※※

凌晨時，那「慶餘堂」的掌櫃糊里糊塗的被小魚兒從床上拉了起來，送了封信到段三姑娘處。

天亮時，小魚兒已回復成藥舖伙計的打扮，倒在「慶餘堂」裡他原來那張小床上，睡了一大覺。

然後，段三姑娘就來了。

這一次，她已沒有在窗子外面叫，直接就闖了進來，從床上拖起小魚兒，又是歡喜，又是埋怨，跺腳道：「這兩天，你到那裡去了，知不知道人家多著急。」

小魚兒揉著眼睛，笑道：「你若真的為我著急，就該幫我個忙。」

段三姑娘幽幽道：「你要我做什麼，我幾時不肯答應你？」

小魚兒道：「但這件事，你絕不能向第三人洩露半個字。」

段三姑娘垂下頭，道：「你難道還信不過我？」

小魚兒展顏笑道：「好，我先問你，這兩天你可瞧見了那江玉郎麼？」

三姑娘道：「沒瞧見。」

小魚兒眼睛瞪著她，道：「你再想想，江別鶴周圍的人有沒有一個可能是江玉郎改扮的。」

三姑娘果然想了想，斷然道：「沒有，絕無可能，這兩天江玉郎絕不在這裡。」

小魚兒鬆了口氣，道：「這就是了，女子的感覺雖然有些莫名其妙，但有時卻是對的，你既然如此肯定，江玉郎想必不會在這裡了。」

三姑娘幽幽道：「你叫我來，就是要問他麼？」

小魚兒笑道：「這只因他和你有很大的關係。」

三姑娘嗔道：「你莫要胡說，我和他有什麼關係？」

小魚兒沉聲道：「你可知道，你家的鏢銀，就是他動手劫的。」

三姑娘失聲道：「真的？」

小魚兒道：「他這兩天突然走了，一來是想避開我，二來就是要去將那批鏢銀換個地方藏起來，只因他以為我知道的秘密比我實在知道的多。」

三姑娘眨著眼睛道：「你究竟是誰？他為什麼這麼怕你？」

小魚兒笑道：「嚴格說來，他到現在為止也還不知道我是誰。」

三姑娘默然半晌，輕輕道：「我不管你是誰，我都……」

小魚兒趕緊打斷她的話，道：「只要我猜的不錯，只要他不在這裡，我的計劃就能成功……你必須替我留意著，他若萬一回來了，你就得趕緊告訴我。」

三姑娘道：「你究竟有什麼計劃？為何定要他不在這裡，你的計劃才能成功？」

小魚兒拉起她的手，柔聲道：「這些事你以後總會知道的，但現在卻請你莫要問我。」

世上若有什麼事能令女子閉起嘴，那就是她心愛的男人溫柔的話了。三姑娘果然閉起了嘴，不再問下去。

她只是垂下頭，悠悠道：「你……沒有別的話對我說？」

小魚兒道：「今天晚上，起更時，你在你家後園的小門外等我……」

三姑娘的眼睛立刻閃起了喜悅的光，顫聲道：「今夜……後園小門？」

小魚兒道：「不錯，你千萬莫要忘了，千萬要準時到那裡。」

三姑娘嬌笑道：「我絕不會忘，就算天塌下來，我也會準時到的。」

她嬌笑著轉身而去，滿懷著綺麗而浪漫的憧憬。

※※※

小魚兒在街上東遊西逛，走過許多飯舖酒樓，他也不進去，卻在東城外找著了家又髒又破的小麵館。

這小麵館居然也有個很漂亮的名字，叫：「思鄉館」。

小魚兒走進去吃了一大碗熱湯麵，四個荷包蛋，卻叫店裡那看來已有三年沒洗澡的山東老鄉去買了些筆墨，七、八十張紙。

他用飯碗那麼大的字，在紙上寫下了：「開心的朋友，今夜戌時，有個姓李的在東城外的『思鄉館』等著你，你想不來也不行的。」

同樣的句子，他竟一連寫了七、八十張，又雇了兩個泥腿漢子，叫他們去貼在城裡大街小巷的顯眼處。

那山東老鄉實在瞧著奇怪，忍不住道：「這是在幹啥？俺實在不懂。」

小魚兒笑道：「該懂的自然會懂，不該懂的自然不懂。」

那山東老鄉摸著頭皮道：「誰是該懂的？」

小魚兒卻已笑嘻嘻走了，竟又到當舖去買了身半新舊的黑布衣服，到雜貨舖去買了些油墨，石膏，牛皮膠。

然後，他就尋了家半大不小的客棧，痛痛快快睡了一覺。這一覺睡醒，天已快黑了。

小魚兒對著鏡子，像是少女梳粧般在臉上抹了半天，又穿起那套衣服，在鏡子前一站……

這那裡還是江小魚，這不活脫脫正是李大嘴麼。

小魚兒自己也瞧得很是滿意，哈哈笑道：「雖然還不十分一樣，但想那白開心已有二三十年未見過李大嘴，黑夜之中，想必已可混得過去。」

他生得本來不矮，經過這兩年來的磨折鍛鍊，身子更是結實，挺起胸來，不但面貌已與李大嘴有九分相似，就算身材也和那魁偉雄壯的李大嘴差不了多少，縱是和李大嘴天天見面的人，若不十分留意，也未見便能瞧得破。

他將換下來的衣服捲成一條，塞在被窩裡，從外面瞧進來，床上仍然像是有個人在睡覺。

然後他又用桌上的禿筆寫了封信，這封信竟是寫給江別鶴的，他用左手歪歪斜斜的寫道：「江別鶴，你兒子和鏢銀都已落在大爺我的手裡了，你若想談談條件，今夜三更，到城外的祠堂裡等著吧。」

他將這封信緊緊封起，又在信封上寫著：「江別鶴親拆，別人看不得的。」

小魚兒將信收在懷裡，喃喃笑道：「江玉郎不在城裡，八成是去收藏那鏢銀去了，只要他今天晚上不回來，江別鶴就算是狐狸，瞧見這封信也得中計，他心裡就算不十分相信，到了三更時也必定忍不住要去瞧瞧的。」

他得意的笑著，從窗口溜了出去。

※※※

小魚兒走到「思鄉館」時，暮色已很深了。

這時雖正是吃飯的時候，但「思鄉館」裡卻沒什麼人，就連那山東老鄉都已瞧不見，只有一個客人正坐著喝酒。

這人穿著件新緞子衣服，戴的帽子上還有粒珍珠，穿著雖像個富商士紳，神態卻還是個地痞無賴，竟不肯好好坐在那裡，卻蹲在櫈子上喝酒，一雙賊眼不住轉來轉去，又像是隨時提防著別人來抓的小偷。

小魚兒大步走了進去，哈哈笑道：「好小子，你果然來了，許多年不見，你這王八旦倒還未忘記有個姓李的朋友，來得倒準時。」

他從小和李大嘴長大，要學李大嘴說話的神情腔調，自然學得唯妙唯肖，活脫脫是一個模子裡鑄出來的。

那人卻板著臉，瞪著眼道：「你是誰，咱不認得你。」

小魚兒笑道：「你想瞞我，你雖然穿得像是個人，但那付猴頭猴腦的賊相還是改不了的。」

那人果然大笑起來，道：「你這吃人不吐骨頭的混球蛋，多少年不見，你對老子說話，難道就不能稍微客氣些麼？」

小魚兒在他對面坐了下來，桌子上有兩付杯筷，卻只有一碗紅燒肉，小魚兒皺了皺眉頭道：「你這窮賊實在越來越窮了，快叫那山東老鄉來，待老哥哥我叫你痛痛快快的吃上一頓。」

白開心道：「他不會來的。」

小魚兒道：「為什麼？他在那裡？」

白開心笑嘻嘻指著那隻碗，道：「就在這隻碗裡。」

小魚兒神色不動，哈哈笑道：「你倒會拍老子的馬屁，還未忘記老子喜歡吃什麼，只是瞧那山東老鄉好幾年沒洗澡的樣子，只怕連肉都已臭了。」

白開心嘻嘻笑道：「我早已把他從頭到腳洗得乾乾淨淨再下鍋的。」他舉杯敬了小魚兒一杯酒，又倒滿了一杯。

小魚兒笑道：「你這兒子倒真孝順。」

他只得挾起一塊肉，但剛吃了兩口，又吐了出來，瞪眼道：「這是什麼鳥肉敢混充人肉？」

白開心附掌大笑道：「姓李的，你果然還是有兩下子，這張鳥嘴竟一吃就能嘗得出是不是人肉來，你也不想想，老子會殺人來餵你麼？」

他自然本是想用這方法試試來的人是否真的李大嘴，小魚兒肚子裡暗暗好笑，卻不說破，瞪眼道：「你不孝順老子孝順誰？那山東老鄉人雖髒些，肉倒還結實，老子早已有心將他紅燒來吃了，你卻將他弄到那裡去了？」

白開心道：「他早已回家去了，老子已將他這家店買了下來……哈哈，他受了老子裡面灌鉛的假銀子，居然還開心的很，以為上當的是老子。」

小魚兒嘆道：「這家破麵館你要來鳥用也沒有，你卻騙苦了他，又害得老子吃不著好肉，你那『損人不利己』的賊脾氣，當真是一輩子也改不了。」

白開心嘻嘻笑道：「老子的脾氣改不了，你那賊脾氣又改得了麼？狗是改不了要吃屎的……你躲在狗窩裡這許多年，突然又鑽出來幹什麼？」

小魚兒眼睛一瞪，大聲道：「我先問你，你假借老子的名頭，送了付輓聯給鐵無雙，又假借老子的名頭，將人家的小丫頭燉來吃了，究竟想幹什麼？」

白開心怔了怔，道：「你全知道？」

小魚兒大笑道：「你還想有什麼事能瞞得過老子的。」

白開心笑道：「那些人太沒事幹了，老子瞧得不順眼，所以找些事給他們做，燉了肉請人來吃，卻又去告他一狀，要他們兩家都鬧得人仰馬翻，老子才開心……你憑良心說，老子這一手做得妙不妙。」

小魚兒冷笑道：「只可嘆姓秦的和那南宮小兒，活到這麼大了，隨隨便便來個人告訴他們一件事，他們居然也相信，若換了是我，你來告狀，老子就先將你扣下來，問問你別人吃人肉，你又怎會知道。」

白開心道：「老子不會寫信麼？為何定要自己去？」

小魚兒道：「一封無頭信他們就相信了？」

白開心道：「他們縱不相信，好歹也得去瞧瞧。」

小魚兒一拍桌子，笑道：「正是這道理！我正是要你說出這句話來。」

白開心眼珠子轉動，道：「你又在打什麼鬼主意，要叫老子上當？」

小魚兒笑道：「你冒了老子的名，老子暫且也不罰你，只要你再寫封信給那姓秦的與南宮小兒，他們既已證明了你第一封信說的不假，你第二封去，他們自然更相信了。」

白開心道：「什麼信？」

小魚兒道：「自然也是害人的信，若不是害人的信，你想來也不肯寫的。」

白開心展顏笑道：「要害人嘛，老子還馬馬虎虎可以答應你，卻不知要害的是誰？」

小魚兒道：「你只要告訴他們，今夜三更，到段合肥家的後院客房裡去瞧瞧，自然會瞧見令他們感到有趣的東西……但必定要在正三更，早也不行遲也不行，至於要害的是什麼人，你遲早會知道的。」

白開心道：「老子若不肯寫呢？」

小魚兒冷笑道：「我知道你肯寫的，你看可以害人的事不做，你還睡得著覺麼？何況，你若不寫這封信，老子總有法子叫你……」

突然取出寫給江別鶴的那封信，拿在手裡，一掌擊滅了桌上的油燈，白開心面色變了變，道：「你幹什麼？」

# 第五十四章 略施巧計

小魚兒悄聲道：「有人來抓咱們了，準備逃吧！」

話猶未了，窗外已有刀光閃動。

只聽有人喝道：「姓李的，姓白的！你們作惡多端，今天再也休想跑了，出來受死吧。」黑暗中人影幢幢，這思鄉館竟也被人團團圍住。

白開心喃喃道：「奇怪，這些人怎會知道咱們在這裡？……」

小魚兒悄聲道：「這人滿口仁義道德，必定是江別鶴。」

白開心道：「嗯。」

小魚兒道：「咱們就從他這邊衝出去。」

白開心道：「從武功最強的人那邊衝出去？你莫非瘋了！」

小魚兒微微一笑，道：「我自有道理。」

這時外面已又喝道：「你們再不答覆，咱們就衝進去了。」

其實這些人對「十大惡人」也頗為忌憚，一時之間，是誰也不敢衝入這黑黝黝的屋子裡的。

小魚兒霍然站起，大喝道：「李大嘴來也，你們等著吧！」提起張櫈子往東面門外擲了出去，人卻已從西面窗口竄出。

這「李大嘴」三個字，果然有些嚇人，櫈子飛出來，東面一陣大亂，幾柄刀不問青紅皂白就砍了出去，全都砍到櫈子上。

小魚兒竄出窗外，也有兩柄刀直劈而來，小魚兒一聲虎吼，飛起一腳將左面的一柄刀踢飛！

他身子卻已自右面一人頭上掠過，順勢一腳，蹴在那人頭上，那人登時矮了半截。

這一著「鴛鴦雙飛腳」，本非什麼玄妙的武功，但在他手裡稍加變化，卻立時制住了兩個高手。

要知他在那密窟中所得，正是普天之下，各門各派的武功精妙所在，他溶會貫通之後，無論那一派的招式到了他手裡，他都可化腐朽為神奇，卻教別人再也猜不出他的武功來歷。

只聽有人驚呼道：「這姓李的果然厲害，大家要小心……」

話未說完，只聽「拍」的一響，接著又是一陣大笑，說話的人想是已被白開心打歪了嘴吧。

小魚兒一著北派「鴛鴦雙飛腳」踢倒了兩人，跟著又用一招南派「沖天炮」，一拳將一條大漢打得飛上半空。

突見眼前劍光閃動，迅急辛辣，神定氣足。

一人冷笑道：「李大嘴，你武功雖不錯，今日還是休想逃走。」

三句話功夫，已刺出八劍，劍劍俱是殺著。

小魚兒連瞧都不必瞧，已知道是江別鶴來了，連連閃過八劍，卻不還手，只是壓低聲音道：「你想知道你兒子和鏢銀的下落麼？」

江別鶴掌中劍果然緩了一緩，失聲道：「你說什麼？」

小魚兒將那封信穿在江別鶴的劍尖上，道：「你先瞧瞧再說。」

江別鶴也不知是收縮回劍來瞧信，還是刺出劍去傷人，稍一猶豫間，小魚兒已自他身旁竄了出去。

白開心也怪叫著跟著掠出。

江別鶴竟眼睜睜瞧著他兩人逃了，等到別的人圍過來時，小魚兒和白開心早沒了影子。

※※※

小魚兒和白開心竄入了個暗林中，方自停下。

白開心瞧著小魚兒冷笑道：「這些人怎會知道咱們在那裡？」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笑道：「自然是有人密告的。」

白開心冷笑道：「密告的人，只怕是你自己吧。」

小魚兒道：「若是我，我為何還要助你逃出來。別人又不是瞎子，難道不見那告示上飯碗那麼大的字。」

白開心冷笑道：「那些話，這些人又怎瞧得懂。」

小魚兒笑嘻嘻道：「自然有人瞧得懂的。」

白開心變色道：「誰？難道咱們的老朋友也有人到了城裡？」

小魚兒想了想，道：「我不妨告訴你，有兩個人，一個叫羅九，一個叫羅三，一心想找咱們的麻煩，對咱們的事知道得清楚的很。」

白開心皺眉道：「這兩人長得是何模樣？」

小魚兒道：「胖胖的，高高的，兩個人長得一模一樣，是個雙胞胎。」

白開心道：「我只認識個瘦瘦的雙胞胎，卻不認得胖的。」

小魚兒道：「你不認得他們，他們都認得你。」

白開心怒道：「你既已早已知道他們瞧得懂那張告示，既然早已知道他們要告密，為什麼偏偏還要這樣做？」

小魚兒笑嘻嘻道：「我正是要他們告密，正是要叫他們找人來抓咱們，這樣我才能將那封信交到江別鶴手上……我若用別的法子將信交給他，他未必重視，但這封信既是李大嘴親手交給他的，份量可就不同了。」

白開心道：「但你又怎知道江別鶴必定會來？」

小魚兒道：「他自命大俠，聽說有『十大惡人』在城裡，他能不管麼？只要他來了，聽到我說的話後，就必定要放咱們走的。」

白開心默然半晌，嘆了口氣，道：「你樣樣事都算得這麼準，只怕連真的李大嘴都不如你。」

這次小魚兒卻不禁怔了怔，咯咯笑道：「什麼真的李大嘴，老子難道是假的不成？」

白開心突然大笑起來，道：「你能將李大嘴的模樣腔調學得這麼像，簡直連我都有點佩服你，簡直有些捨不得瞧著你死在我面前，只可惜你已是非死不可的了！」

小魚兒皺了皺眉，道：「非死不可？」

白開心怪笑道：「你喝的那杯酒裡，老子早已下了獨門『水晶斷腸散』，本來還可多活半個時辰，但方才那麼一折騰，只怕現在就要你的命了！」

小魚兒怒喝道：「你這惡賊，我和你拼了！」

他跳起來想撲過去，但身子才跳起，便「咚」的跌在地上，臉色發白，雙手捂著肚子，顫聲道：「不好，我……我……就已不行了……」

白開心手舞足蹈，咯咯大笑道：「你如今總該知道『十大惡人』可不是好對付的吧。」

小魚兒嘶聲道：「但……但你又怎知道我……我不是李大嘴？我不信你能瞧得破。」

白開心道：「你將李大嘴一舉一動，都學得維妙維肖，想必是認得他的，是麼？」

小魚兒疼得全身都抖了起來，道：「是……是。」

白開心道：「你可聽見他說起過我麼？」

小魚兒呆了呆，道：「沒……沒有。」

白開心道：「這只因他與我恨深似海，他將我恨之入骨，連我的名字都不願提起，又怎會將我當做朋友，和我在一張桌子上喝酒。」

他大笑接道：「你以為『十大惡人』既然都是惡人，大家臭味相投，想必全是朋友，卻不知『十大惡人』中也有互相恨得入骨的冤家對頭……你千算萬算，終於還是算錯了一著，這一著就夠要你的命了！」

小魚兒呻吟著道：「原來你早已知道我不是李大嘴了，但你為什麼……為什麼……」

白開心嘻嘻笑道：「老子一直在裝糊塗，只是為了想瞧瞧你到底存何居心？也想逗著你玩玩，如今老子已玩夠了，你就等死吧。」

小魚兒突然慘笑道：「我今日雖然死在你手上，但是你有件事……」

他身子突然一陣抽搐，整個人仰面躺到地上，雖然拼命想說話但嘴唇啟動，卻說不出聲音。

白開心道：「老子有什麼事，你說呀？」

小魚兒掙得滿頭大汗，道：「你……你……」

他雖然用盡力氣，但聲音卻仍小得像蚊子叫。

白開心忍不住走過去，低下頭來，道：「你說大聲些，老子聽不見。」

小魚兒突然大吼道：「我說你是個大笨蛋！」

吼聲中，他出手如風，已點了白開心身上十來處穴道，白開心剛被吼聲駭得一震，人已躺了下來。

小魚兒一躍而起，大笑道：「十大惡人雖然一個個精似鬼，但遇見了我，還是要上當的，你如今總該知道，老子不是好對付的了吧？」

白開心躺在地上，眼睜睜的瞧著，他實在想不到這世上竟有比「十大惡人」還要詭計多端的人。

小魚兒又笑道：「老子雖然拿不準那杯酒裡是否有毒，但對你們『十大惡人』，總是要提防一著的，你以為老子喝下了那杯酒，其實老子卻不過將酒藏在舌頭下，早已隨著那塊假人肉一齊吐出來了！」

白開心道：「我……我怎麼未瞧出？」

小魚兒笑道：「這種騙人的本事，老子五歲時就學會了，老子莫說將小小一杯酒藏在嘴裡，就算嘴裡藏著個大鴨蛋，你也是瞧不出的。」

白開心像是瞧見了鬼似的，顫聲道：「你……你究竟是什麼人？」

小魚兒笑道：「你也知道害怕了麼！老子這樣的人，原是誰都要害怕的，你若要問老子是誰，乖乖替老子辦完事後，老子也許會告訴你。」

白開心聽說這比鬼還厲害的人居然並無殺死自己之意，只不過要替他辦事而已，不禁大喜道：「是，是……小子這就立刻去寫信。」

小魚兒大笑道：「你如今已從『老子』變成『小子』了嗎……好小子，但老子若這樣就放了你這樣的小子，還未免有些不放心。」

他雙手背在身後，早已悄悄搓了個泥團在手裡，此刻突然捏著白開心的鼻子用力塞了下去。

白開心只覺一粒又黏又濕，還微微帶著種說不出的臭氣的東西，從喉嚨裡滑下了肚，不禁大駭道：「這……這是什麼？」

小魚兒道：「你有你獨門的『水晶斷腸散』，我也有我獨門的『黑煞催命丸』……」

白開心變色道：「黑煞催命丸？我……我怎地從未聽過這名字？」

小魚兒悠然道：「你自然沒有聽見過這名字，這是我苦心研究多年，最近才配成的，天下無藥可解，服後七個時辰之內，全身發黑發腫，再過半個時辰，便全身潰爛而死，變成一灘又黑又臭的膿水。」

他信口說來，說得當真是活靈活現。

白開心滿頭冷汗涔涔而落，顫聲道：「你……你不是還要我做事麼？」

小魚兒笑道：「當然，我自己是有獨門解藥的。」

白開心道：「我和你無冤無仇，求求你……」

小魚兒眼睛一瞪，大聲道：「你七個時辰之內，若能將我吩咐的那件事辦得妥妥當當，若能令我滿意，再來這裡等著，我自然會救你的。」

他順手拍開了白開心的穴道。

白開心卻仍軟癱在地上，似乎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了，道：「你……你不會將我忘記的吧。」

小魚兒冷冷道：「時候已不多，你還不快去，只怕就來不及了。」

白開心不等他話說完，已從地上跳了起來，就像是隻被人在屁股上砍了一刀的野馬，風也似的走了。

小魚兒瞧著他去遠，哈哈笑道：「人人害怕的『十大惡人』，原來也是很容易上當的。」

※※※

起更前，小魚兒又回到那閣樓上。

羅九，羅三兄弟果然都不在，慕容九正坐在地氈上，手裡提著個無錫泥娃娃慢聲低唱著道：「小寶貝，快快睡，窗外天已黑，小鳥回家去，烏鴉也休息……」

小魚兒笑了笑，接著唱道：「到天亮，出太陽，又是鳥語花香……」

慕容九頓住歌聲，茫然瞧了他半晌，吶吶道：「你是誰，我不認得你。」

小魚兒柔聲笑道：「你忘了麼？我就是昨天教你如何去打跑心裡那惡魔的人。」

慕容九道：「呀！原來是你，你模樣看來怎地有些變了？」

小魚兒故意悄聲道：「我為了怕那惡魔來找我，所以故意扮成這樣子，好教他找不著，你可千萬莫要對別人說。」

慕容九連連點頭道：「我知道，我懂得，那惡魔厲害得很，千萬不能被他找著。」

小魚兒笑道：「我知道你會懂的，你是很聰明的女孩子。」

慕容九嫣然一笑，她憂鬱的臉上出現笑容，就像是陰沉的天氣裡突然出現了陽光，鮮艷的花朵也在這一瞬間開放。

小魚兒瞧了兩眼，心裡竟似有些異樣的感覺，他立刻知道不能再瞧下去了，趕緊拉起她的手道：「現在，我要帶你去一個地方，不久你就可以瞧見比我本事還大，能幫你趕走那惡魔的人了。」

也不知怎的，慕容九竟對他順從的很，立刻就站了起來，走了兩步，眨了眨眼睛忽然又道：「那麼……你呢？」

小魚兒苦笑了笑，道：「以後，你只怕就瞧不見我了。」

慕容九立刻停下腳步，道：「若是以後瞧不見你，我就不走了。」

小魚兒怔了怔，心裡也不知道什麼滋味，趕緊大聲道：「你心裡那惡魔被趕走之後，你自己也不會願意再見著我的，那時，會有許多別的人天天陪著你。」

慕容九想了想，道：「那麼，就讓這惡魔待在我心裡吧。」

小魚兒鼻子竟像是有些酸了起來，大聲笑道：「傻孩子，你難道想一輩子這樣麼？」

慕容九凝目瞧著他，咬著嘴唇笑道：「這樣其實也沒什麼不好，何況，只要你天天來陪著我，你也可以將那惡魔趕走的，是麼？」

小魚兒揉了揉鼻子，板著臉道：「你這樣不聽話，我怎會來陪你。」

慕容九垂下了頭，幽幽道：「你一定要我去，我就去，但是你……」

小魚兒終於忍不住嘆了口氣，道：「只要你記得今天的話，我以後還是會去瞧你的……」

※※※

小魚兒替慕容九披起了件長大的披風，走到段宅後園的小門外時，段三姑娘早已在那裡等著了。

她的眼睛閃著光，一顆心跳個不停，身子雖然正冷得發抖，但一張臉卻在發燒，燒得連耳根都紅了。

她遠遠就瞧見小魚兒了，狂喜著迎了上去，到了小魚兒面前才發現小魚兒身後竟還有個人。

她一顆心立刻沉了下去，咬著嘴唇道：「你……你不是一個人來的。」

小魚兒也不知究竟是真的不懂她心裡的感覺，還是裝著不懂，揚起了眉毛，瞧著她嘻嘻一笑道：「我本來就沒有說要一個人來呀！」

三姑娘這才瞧見他的臉，失聲道：「你……你是什麼人？」

小魚兒笑道：「你方才能認出了我，現在怎地又不認得了。」

三姑娘已聽出了他的聲音，但還懷疑著，吶吶道：「方才我只是感覺……感覺到是你來了，但你的臉……」

小魚兒壓住聲音，道：「我有件秘密的事要做，所以不能不扮成這樣子，你可千萬莫要告訴別人，這件事只有你一個人知道。」

他雖然根本沒有說出「這件事」是什麼，但他知道少女們一聽到只有自己一個人知道她心愛男人的秘密時，別的事就再也不會追究了的。

三姑娘果然又愉快了起來──小魚兒畢竟對她不錯，否則又怎會將這沒有人知道的秘密告訴她。

她立刻也壓低聲音，道：「你放心，絕不會告訴別人的。」

小魚兒皺起眉頭，道：「但這件事，我還需要人幫忙。」

三姑娘急忙問道：「我能幫忙麼？」

小魚兒道：「我本來可以找別人的，但是你……你若肯幫忙，那當然再好也沒有。」

三姑娘更開心了，道：「我早就說過，無論你要我做什麼事，我都答應你。」

她心愛的男人不找別人幫忙，只找她，可見對她確實和別人不同，她簡直開心得要死。

小魚兒瞧她的神色，知道事情已絕不會有問題了，這才沉聲道：「其實，這件事也並沒有什麼困難，只要你將這人帶到你屋裡，等到三更時，才悄悄將她放到江別鶴屋裡，找個地方藏起。」

三姑娘道：「這容易得很，我一定能做到。」

小魚兒道：「但你卻要記住兩件事，第一，你千萬不能讓任何人瞧見她，第二，你必須要在準三更時已將她藏好，千萬不能太早，更不能遲。」

三姑娘笑道：「你放心，我絕不會誤事的。」

她這時才留意到慕容九。

# 第五十五章 巧妙安排

慕容九全身都籠罩在黑色的披風裡，連頭也被蓋著，三姑娘也瞧不出她長得是何模樣，遲疑了半晌，終於忍不住問道：「這人是誰？」

小魚兒含糊著道：「她和我做的那件事關係很大，你以後就會知道的。」

他將慕容九推到三姑娘面前，道：「你們兩人趕緊去吧。」

慕容九回頭瞧著他，似乎還想說什麼，但小魚兒已趕緊走了。三姑娘瞧著他們的神情，面上不禁露出了懷疑之色，但終於只是嘆了口氣，道：「喂，你隨我來吧。」

小魚兒早早便趕到那祠堂，在四面巡視了一遍，他所約的人，都還沒有來，他在四面略為佈置了一下，便尋了個最佳地勢，藏了起來。

然後，他將這事從頭到尾再想了一遍。

秦劍和南宮柳接到慕容九的字條後，必定會來的。

江別鶴瞧了那封信，也是非來不可。

秦劍那批人身帶著八十萬兩現銀，江別鶴那一批人卻要來尋「鏢銀」，這兩批人在這裡碰面後，還會沒有熱鬧瞧麼？

黑夜之中，兩邊人心裡都焦急得很，一言不合，不打起來才有鬼。

就算他們還未打起來，但等到三姑娘將慕容九送到江別鶴的屋子，慕容家的人聽了白開心的密告，去找出她來之後，慕容家的人還會放過江別鶴麼？江別鶴縱然厲害，慕容家可也不是好惹的。

小魚兒這個計劃，又豈祇是一舉兩得而已。

第一、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讓江別鶴也嚐嚐被人栽贓的苦頭，他心裡總算能出了口惡氣。

第二、南宮柳、小仙女這些人昨夜冤枉了他，他也要他們吃些苦頭──他算準他們接到白開心的密告後，必定要分兩批人到段宅的後園去瞧瞧，但這祠堂也是不能不來的，來的人最多不過是秦劍、小仙女與顧人玉，這三人縱能制住江別鶴，少不得也是要吃些苦的。

第三、他終於將慕容九送回她自己的親人身旁，她日後神智縱不恢復，但在親人身旁，總不會再被人欺負。這樣，小魚兒也了卻一份心事。

第四、江別鶴上過這次當後，縱然不死，也必定要老實得多，白開心等人，也想必不敢再多事。這樣，江湖中又有些太平日子了。

第五、段家的鏢銀也可能因此而物歸原主，段家父女對他總算不錯，他這樣也等於報了他們的恩了。

第六、鐵無雙所受的冤枉，也因此可以洗清，也免得這「愛才如命」的老人，死後還落個污名。

他靈機一動間想出個計劃，竟一舉而六得，這計劃實行起來縱然困難些，複雜些，卻也是值得的了。

小魚兒思前想後，越想越覺得這計劃是天衣無縫，妙到極點，江別鶴縱然心計深沉，只怕也想不出這樣的妙計來。

江別鶴、秦劍、南宮柳、白開心、羅九、羅三……有關這計劃的每一個人，雖然都是厲害透頂的角色，但卻都被他利用了而不自知，他絕不相信世上有任何一個人能將他的妙計瞧穿。

小魚兒越想越是得意，忍不住喃喃笑道：「誰敢說我不是天下第一個聰明人，誰敢講我不是天才。」

※※※

「喂，跟我走吧。」

三姑娘將這話又說了一次，說得聲音更大，慕容九卻還是在瞧小魚兒身影消失之處，痴痴地出神。

三姑娘冷冷道：「他人已走了，你還瞧什麼？」

慕容九歪著頭想了想，幽幽笑道：「不錯，他人已走了……但你知不知道，他以後還會來看我的。」

三姑娘大聲道：「他騙你的，他將你送來這裡，就不再理你了。」

慕容九嫣然一笑，道：「他絕不會騙我的，我知道。」

她充滿自信地抬起頭，月光便照上了她那微笑著的臉，那充滿對未來幸福憧憬的明亮眼波。

三姑娘雖是女人，也不禁瞧得癡了，顫聲道：「你……你怎知道他不會騙你？」

慕容九微笑著道：「他將我送到這裡來，只是為了要將我心裡的惡魔趕走，然後，他就會來找我的。」

三姑娘瞧著她那張痴迷而美麗的臉，緩緩道：「你什麼都不記得了麼？」

慕容九道：「嗯。」

三姑娘道：「若不是因為你神智不清，他就不會將你送來了？」

慕容九道：「我知道他也捨不得離開我的。」

三姑娘道：「等……等你好了後，他……他就來找你！」

她語聲竟已因嫉妒而微微發抖，這麼強烈的嫉妒，已足以使一個女人不惜做出任何事來。

慕容九卻全不知道，嫣然笑道：「他一定會找我的。」

三姑娘道：「他……他還說了些什麼？」

慕容九迷惘的眼睛也發了光，笑道：「他還說，我是個聰明的女孩子，只要我聽話，他就會天天陪著我，我自然會聽話的，你說我應不應該聽他的話呢？」

三姑娘突然吼聲道：「不應該！不應該！」慕容九怔住了。

三姑娘狂吼道：「你非但一點也不聰明，也一點都不漂亮，你只是個瘋子，又醜又怪的瘋子，他絕不會喜歡你的！」

慕容九終於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掩面道：「我不是瘋子，我不是瘋子……」

三姑娘道：「你不是瘋子，我問你，你可知道自己是誰麼？」

慕容九她拼命想，也想不起自己是誰，只覺得忽然頭疼如裂，竟拼命打著自己的頭，痛哭著道：「求求你，莫要問我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三姑娘冷笑道：「一個人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不是瘋子是什麼！」

慕容九嘶聲狂呼道：「我是瘋子，是瘋子……他不會喜歡我的，不會喜歡我的……」

呼聲中，她竟痛哭著狂奔了出去。

三姑娘直瞧著她身影走得不見了，才鬆了口氣，她嘴角不禁泛起了一絲殘酷的勝利的微笑。

小魚兒千算萬算，終於還是忘記了一件事。他竟忘了天下絕沒有任何一個女人不是嫉妒的。

※※※

小魚兒在黑暗中靜靜的等著，竟始終瞧不見一個人影，荒郊中自然聽不見更鼓，他也不知到了什麼時候。

但他卻還能沉得住氣，這時遠處終於有了人聲。

小魚兒精神一振，喃喃道：「先來的不知是誰？兩批人雖然都很著急，但江別鶴大約總比較沉得住氣，按理說先來的應該是秦劍。」

只聽人聲中竟還雜著有滾滾的車輪聲，隱隱的驢叫聲。

小魚兒暗道：「來的果然是秦劍一伙人，竟以驢車將銀子運來了……」

心念一轉，突又發覺不對。

秦劍、南宮柳那樣的世家公子，要用車來運送銀子，也必定是用馬拉，絕不會用驢子的。

這時車馬已來到他視線之內。

來的竟非秦劍和南宮柳一伙人，也不是江別鶴，竟是五六個披頭散髮，穿著麻衣孝服的鄉下婦人。

驢車上載的也不是銀子，而是口棺材。

小魚兒不禁呆住了，半路上怎地突然殺出了個程咬金，深更半夜的，這些鄉下婦人跑到這裡來幹什麼？

只見這幾個婦人走入了祠堂，竟一齊跪在地上，放聲大哭了起來。左面的一個婦人磕著頭哭道：「我死去的公公呀，你在天上有靈，替我評評這個理吧，我為你們家守寡守了幾十年，好容易守到兒子長大，指望他好生孝敬我，讓我下半輩子享享清福，那知他竟被人害死了，你叫我下半輩子怎麼過呀！」

這婦人年齡看來已有四五十歲，雖然穿著孝服，但看來卻還是端端正正，她一面哭，身旁的一個年輕婦人就不住替她搥背，也痛哭著道：「姨奶奶，你可千萬不能哭壞了身子，你傷心死了，家產可就全落到別人手裡了，你又何必讓別人得意。」

這邊一哭，右面那婦人也不甘示弱，立刻痛哭著道：「死去的公公婆婆呀，你們在天上有靈，就替我撕爛那賤人的嘴吧，兒子雖然不是我生的，但總是我們家的骨血，要算只能算我的兒子，那賤人名不正，言不順，又算什麼東西，她冤枉我，只不過是想謀奪家產罷了。」

這婦人年紀較大，長的也較醜，看來雖然瘦骨伶仃，但哭起來的聲音卻比什麼人都大。

她一哭，身旁立刻也有個較年輕的婦人陪著哭道：「大奶奶，你千萬莫哭壞了身子，大家都是有眼睛的人，絕不會讓那惡毒的婦人將家產霸佔去的。」

小魚兒聽了幾句，心裡已明白了。

到祠堂裡來評理倒也沒什麼不該，千不該，萬不該，只是不該在這節骨眼兒上撞到祠堂來。

小魚兒實在也未想到天下竟有這麼巧的事，不禁又是好氣，又是好笑，真想將這些婦人趕走。

他心裡正在暗罵，突見幾條黑衣人影，悄然掠了過來，幾個人俱是黑衣勁裝，黑衣蒙面。

小魚兒心裡一跳：「江別鶴來了。」

那幾個婦人還在邊哭邊罵，全未發覺祠堂裡已多了幾個人，幾個黑衣人冷冷的站在後面，也不說話。

只見那大奶奶和姨奶奶本是各罵各的，此刻已變得對罵了起來。那大奶奶指著姨奶奶罵道：「你這賤人，仗著幾分狐媚，迷死了我的丈夫，現在你兒子也死了，這是老天報應你，你還敢罵我？」

那姨奶奶怎肯示弱，立刻也反唇罵道：「你這醋罈子，醜八怪，自己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還想和人爭風吃醋，我丈夫就是被你氣死的！」

大奶奶怒道：「誰是你丈夫，不要臉，丈夫明明是我的。」

姨奶奶冷笑道：「你才不要臉，嫁給他那麼多年，連個屁都沒有放出來，若不是我，他死了連個上墳的人都沒有。」

這姨奶奶竟是能說會道，罵起人來又尖酸，又刻毒，那大奶奶被她氣得全身發抖，突然一個耳光括了過去。

姨奶奶臉上挨了一巴掌，大罵道：「好，你敢打人，我和你拼了。」

她撲上去，就揪住了大奶奶的頭髮。

她們身旁那兩三個年紀較輕的婦人，趕著來勸架，但到了後來，你一耳光，我一巴掌，勸架的反而打得更兇。

幾個婦人揪頭髮，扯衣服，竟打作了一團。竟滾在地上，越滾離那幾個黑衣人越近。

那幾個黑衣人倒也奇怪，眼瞧著她們在面前打，竟也像是沒有瞧見似的，還是冷冷的站在那裡。

就在這時，只聽「嗤，嗤，嗤」一連串聲響，竟有幾十道烏光自那些打架的婦人堆裡暴射而出。

這些暗器來得竟是又毒又快，那幾個黑衣人全在暗器籠罩之下，眼見是沒有一個人能逃得了的！

※※※

小魚兒早已覺得有些不對了！

這幾個婦人雖是蓬頭散髮，臉上也是又粗又老，但每個人的手，卻都是十指尖尖又白又嫩。

小魚兒發現這點，眼睛立刻一亮，暗道：「慕容家的姑娘，果然厲害，江別鶴看來這個當是上定的了。」

他這念頭剛轉完，暗器已暴射而出。誰知那些黑衣人居然也似早已料到有此一著。

暗器飛出，這幾人便已沖天而起，「嗆」的，凌空拔出了刀劍，寒光如流星，向那些婦人筆直刺下！

這些婦人竟也無一是弱者，身子一滾分開，閃過了凌空刺下的一劍，躍起時掌中都已多了件兵刃。

為首那黑衣人冷笑道：「好個無知的婦人，竟敢在我面前玩弄奸計，你們還差得遠些，我早已調查過，這祠堂一家的後代，都已死淨死絕……你們究竟是什麼人，若不說出來麼，今日休想有一個能活著走出去。」

小魚兒嘆道：「這江別鶴果然是隻老狐狸，無論做什麼事之前，竟都先將對方每一著都提防著，將每件事都調查得仔仔細細，絕不肯放鬆一步。」

只見那大奶奶冷冷一笑，道：「咱們是為著什麼來的，你難道還不知道？」

這句話本來很容易答覆，甚至可以說不答覆都沒關係，但這黑衣人心計深沉，別人聽來簡簡單單的一句話，經過他一想，卻變得複雜得很。

他若說「知道」，就無異承認這「鏢銀」確是他動手劫下的，對方若只不過是做個圈套誘他吐實，他豈非便要上當了。

那些婦人見他遲疑不敢作答，心裡也不免動了疑心，那大奶奶和姨奶奶交換了個眼色，姨奶奶道：「你究竟是什麼人？難道不是為那封信來的。」

黑衣人這次再不遲疑，冷笑道：「若不是為了那封信，我怎會來到這裡？」

姨奶奶道：「如此說來，那些銀子你是非要不可了！」

黑衣人心裡再無懷疑，厲聲道：「不但要銀子，還要人！」

大奶奶面色微微一變，怒道：「你要了銀子，還要人？」

黑衣人道：「兩樣缺一不可！」

那姨奶奶大怒道：「你憑著什麼，敢如此強橫霸道！」

黑衣人冷笑道：「就憑我掌中這柄利劍！」

雙方越說火氣越大，小魚兒卻越聽越是開心，只希望他們快些動手打起來，打得越兇越好。

只見那大奶奶和姨奶奶又交換了個眼色。

那姨奶奶大聲道：「老實告訴你，銀子和人，你一樣也休想要得到，銀子咱們根本未帶來，人呢……你若想要人，咱們就要你的命！」

黑衣人目光一轉，冷笑道：「我早已說過，銀子和人，缺一不可，如今就先取過銀子再說吧！」

話聲未了，已悄悄在身後打了個手式。婦人們雖未瞧見他的手式，小魚兒卻瞧的清清楚楚。

另四條黑衣人自然也瞧見了，前面兩人突然出手，刀光閃動處，竟生生將那匹拉車的驢子砍倒在地！

後面兩人卻提起了車上的棺材，往下一倒，只聽「嘩啦啦」一聲巨響，棺材裡倒下了無數錠銀子。

雖在黑夜之中，這許多銀子仍是燦爛生光，耀人眼目，那幾條黑衣大漢驟見這許多銀子，竟不覺呆了。

為首那黑衣人縱聲笑道：「我早已說過，你們若想弄鬼瞞我，是差得遠哩！」

這銀子自然正是他的鏢銀無疑。

說話間他已悄悄打了第二個手式，那幾條黑衣大漢揮刀便待撲上，這時，就在這時，突聽又是「嗤，嗤，嗤」一連串聲響，那裝銀子的棺材裡，竟也暴射出數十道烏光，向黑衣人們飛出！

那幾條黑衣大漢慘呼一聲，俱都撲倒在地。

只有為首那黑衣人站得較遠，應變也較快，劍光飛舞，震飛了暗器，但瞧見他屬下竟無一倖免，目光也不禁露出驚怒之色，大喝道：「好狠毒的婦人，竟敢……」

那大奶奶冷笑截口道：「對付你這樣狠毒的人，自然也只有用這種狠毒的法子！」

幾個人漸成合圍之勢，「砰」的一聲，棺材底被震得飛起，又有個人躍出來，站在黑衣人身後，厲聲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那黑衣人孤零零被圍在中央，竟是絲毫不懼，反而冷笑道：「想不到你們行事倒也周密，我們未免低估了你們，只是你們此刻便得意，還嫌太早了些！」

自棺材裡躍出的那人一身緊衣，身材婀娜，面上雖仍蒙著層輕紗，但小魚兒還是一眼就認出她是小仙女。

想是因為她性子急燥，又不會裝假啼哭，所以別人才先要她藏在棺材裡，免得露出馬腳誤事。

此刻她在棺材裡蹩了一肚子悶氣，早已忍不住了，一劍刺向那黑衣人的後背，叱道：「廢話少說，你拿命來吧！」

那黑衣人背後竟似生著眼睛，頭也不回，反手一劍上撩，將她掌中的劍幾乎脫手震飛！

小仙女手腕被震得又酸又麻，才知道面前這黑衣人竟是自己平生未遇的強敵，又驚又怒，大喝道：「你死到臨頭，還敢逞強！」

黑衣人藉長劍一揮之勢退到牆角，冷冷笑道：「死到臨頭的究竟是誰，你們不妨瞧瞧吧！」

大家不由自主隨著他目光轉頭一瞧，只見這荒祠外竟多了無數條黑衣人影，一個個俱已張弓搭箭。

窗戶裡，牆隙間，已佈滿了黑黝黝的閃亮箭鏃。婦人們不禁俱都為之失色。

黑衣人冷冷道：「這祠堂外已伏下一百四十張鐵胎弓，每張弓俱有三百石力氣，我數到三字，你們若還不放下掌中的兵刃，束手就縛，後果如何，你們自己也該想像得到！」

一百四十張鐵胎強弓，若是分成兩批，輪流不斷發射，縱是頂尖的武林高手，最多也不過只能抵擋一時而已。

這些婦人們心裡自然也知道，自己這群人中，縱或有一兩人能衝得出去，但別的人卻只怕都要喪生在箭下！

幾個人又聚在一齊，竊竊私議，小仙女和那姨奶奶語聲忽停，似要硬闖，大奶奶卻緊緊抓住她們的手。

黑衣人冷眼旁觀，悠然道：「一！」

大奶奶突然道：「銀子和人就都給你如何？」

黑衣人冷冷道：「你先將人……」

話聲未了，突然一陣驚呼，祠堂外的黑衣人，已有幾個倒了下去，嚴密佈下的箭陣，剎那間便已大亂。

那姨奶奶眼睛一亮，嬌呼道：「三妹、菁妹，還不動手，等待何時！」呼聲中，一柄閃亮的短劍，已向黑衣人直刺過去！

※※※

小魚兒一聽那大奶奶說出那句話來，就知道再也不能讓他們談判下去，否則這事就要揭穿了！他一念至此，掌中早已準備好的尖石，便直擊出去！

他手法又快，藏身之處又隱秘，十餘人被打得頭破血流，滿地翻滾，竟無一人瞧出那些暗器是從那裡發出的。

這時那姨奶奶短劍已化做一片寒光，轉瞬間便刺出了十餘劍，她雖是婦道人家，但劍法之迅捷毒辣，縱是當年浪跡江湖，時刻找人拼命的黑道豪強，白道遊俠，竟也都難及得她萬一。

黑衣人驟然間劍勢竟被她逼住，暗中不禁吃了一驚。

這姨奶奶劍法不但狠辣，而且招招都有不惜和對方兩敗俱傷的姿態，放眼江湖，這樣的女子委實沒有幾個。

再瞧那大奶奶，平劍當胸，在旁掠陣，竟無出手夾攻之意，女子和男人動手，總是吃虧些，是以女子縱然以多為勝，江湖中也沒有人會說閑話的，這大奶奶到了這種地步，居然還是自恃身份，不屑以二敵一，這麼大氣派的女子，在江湖中更如鳳毛麟角，絕無僅有。

黑衣人越瞧越奇怪，越想越吃驚。

更令他吃驚吃的是，那兩個丫頭暗器手法竟也準得嚇人，只要手一揚，外面立刻就有一二人驚呼著倒下去。

小仙女更早已衝了出去，百來個黑衣大漢，此刻倒下至少已有四五十個，剩下的自顧尚且不暇，那裡還有功夫放箭。

小魚兒瞧得張大了嘴，幾乎要笑出聲來，他吃了江別鶴幾次虧，這口氣到今天才總算是出了。

又是數十招拆過，那姨奶奶劍出更快，更毒，劍劍不離黑衣人的要害，劍尖已堪堪到了黑衣人的咽喉。別人看著，都只道她已佔了上風。

卻不知那黑衣人心機最多，此刻又在想著心事，掌中劍雖在展動，只不過是虛應故事，但求護身而已。此刻他心意貫通，突然朗聲大笑，平平一劍削出。

那姨奶奶頓覺對方一柄輕飄飄的長劍，竟驟然變得千鈞般重，劍還未到，已有一股大力湧來。她應變不及，只有揮劍迎了上去。

她劍法雖辛辣，內力卻和這黑衣人相去甚遠，黑衣人這一劍力已用足，她捨己之長，用己之短，揮劍迎上，這無異以卵擊石。

這只因她委實太小瞧這黑衣人的武功，等到發覺時卻已遲了，縱然明知吃虧，也只有硬著頭皮一拼。

那大奶奶瞧得清楚，失聲道：「千萬別和他鬥力！」

她縱然不屑以多為勝，此刻事態緊急，也說不得了，喝聲中長劍揮出，也迎擊了上去！只聽「嗆」的一聲龍吟，火花四下飛濺。

大奶奶和姨奶奶以二敵一，竟還是力不能及，兩人但覺半邊身子發麻，掌中劍幾乎脫手飛去！

小魚兒瞧得暗暗頓足道：「這些丫頭們不用自己拿手的功夫，反和人家鬥力氣，豈不是自找倒霉麼！」

只見這大奶奶和姨奶奶身子凌空飄開了兩丈，幾乎已退到牆上，兩人臨危不亂，掌中早已扣好了暗器。

慕容家的姑娘輕功暗器，天下揚名，黑衣人若是求勝心切，貪功追來，只怕就很難全身而退了。

誰知黑衣人一擊未成，竟立刻住手，朗聲笑道：「今日我什麼都不要了，就此別過。」一面說話，身子已向後退。

這一著倒是連小魚兒都大感意外，那大奶奶和姨奶奶見他明明佔了上風，卻反而要走了，不禁更是奇怪。

姨奶奶忍不住道：「你方才死命逼人，此刻卻想一走了之，這是為了什麼？」

黑衣人大笑道：「方才我不知你們是誰，若是走了，日後再也難以尋找，那時我自然是萬萬不肯走的！」

姨奶奶道：「現在呢？」

黑衣人冷笑道：「慕容家的姑娘有名有姓，有家有業，我今日要不回東西來，以後日日到府上拜訪，還怕要不回來麼！」

姨奶奶變色道：「你已瞧出了咱們的來歷？」

黑衣人道：「慕容二姑娘劍法辛辣，天下皆知，我若再瞧不出，就真是瞎子了！」

那姨奶奶突然自頭上扯下一把頭髮，一張面具，露出了一張白生生的臉，只見她杏眼圓睜，柳眉帶煞，冷笑道：「你認出了我，我卻不認得你，日後正是再也找不著你了，你想想，今天咱們還能讓你走麼！」

一人大聲接口道：「他走不了的！」

小仙女已擋在黑衣人身後，堵住了門。

黑衣人厲聲狂笑道：「我今日若走不脫，方才也不會說那番話了！」

慕容雙喝道：「我們要看看你如何走得脫！」

這位慕容二姑娘，脾氣果然急燥，方才雖吃了個虧，此刻竟絲毫不懼，揮劍又撲了上去。

只聽「噹」的一響，那「大奶奶」竟攔住了她的劍。

慕容雙怒道：「三妹，你難道要放他走，你難道不想尋回九妹了麼？」

慕容珊珊道：「我看此事，其中似乎有些蹊蹺。」

慕容雙道：「什麼蹊蹺？」

慕容珊珊道：「此人既將我等約來，便應早已知道我們是誰，但他卻直到此刻才知道我們的來歷，這豈非有些奇怪麼！」

慕容雙怔了怔，還是跺腳道：「這有什麼奇怪，誰知道他這不是在裝佯。」

小仙女應聲道：「不錯，先制住他再說。」

那黑衣人一直留神傾聽，此刻突然大聲道：「三位且莫動手，你我只怕都中了別人挑撥之計了。」

話聲未了，突聽「嘩啦啦」一陣響，一隻香爐，從屋樑上滾了下來，還帶著拉下了一大條白布。

那白布上竟寫著：「江別鶴，你作惡多端，到現在想賴也賴不掉了！」

白布上碗大的黑字，雖在黑夜中也瞧得分明。幾人見了，俱是大吃一驚。

慕容雙失聲道：「你……你竟是江別鶴？」

黑衣人目中露出驚惶之色，他聽了慕容姑娘的對話，已知道自己雖然精打細算，今日還是落入了別人的圈套，卻連那真正在暗中主謀的人是誰都不知道。

他心機素多，別人只想起了一件事，他已想起了十件，這有時反而害了他，只因他心裡有事就忘了答話。

慕容雙冷笑道：「堂堂的江南大俠，竟也做出這樣的事來，倒真是令人想不到的。」

黑衣人還未答話，只聽又是「嘩啦啦」一陣響，一個香爐蓋從樑上滾了下來，又帶下條白布。

白布上還是寫著海碗那麼大的字：「江別鶴，你藏的人已被尋著了，你還有什麼話說。」

※※※

這些布條，自然是小魚兒方才早已準備好的，他將布條一端釘在樑上，用香爐包著布條的另一端，又在香爐下繫著條又長又細的線，從屋樑上繞到他藏身之地，只要線一拉，香爐滾下來，布條自然也就隨著落了下來。

方才他聽得慕容珊珊越說越不對了，再說下去，他這妙計便要被揭穿，所以趕緊將線一拉。

他算定秦劍等人此刻必定已在江別鶴屋裡尋著了慕容九，等到他們將慕容九帶來，江別鶴縱有一百張嘴，也休想辯說得清了，這計劃原是萬無一失，他做夢也想不到其中竟會出了差錯。

# 第五十六章 作法自斃

兩張布條落下後，就連慕容珊珊心裡也再無懷疑，小仙女和慕容雙更是滿面殺氣，恨不得將江別鶴先宰了再說。

那「黑衣人」既未承認自己就是江別鶴，卻也未否認，竟是一言不發，眼睛只是瞪著對方的幾柄劍。

慕容雙瞪著眼睛道：「三妹，現在你說怎麼？」

慕容珊珊嘆了口氣，道：「先拿下他再說吧。」小仙女等不及她這話說完，掌中劍已刺了出去。

她劍法迅急潑辣，慕容雙劍法辛狠辣惡。

慕容珊珊的劍法雖然急不如小仙女，狠不如慕容雙，但眼光敏銳，頭腦清楚，每刺一劍，必是對方的必救之處！

這三個人三柄劍，可說都不是好惹的，而且姐妹自幼同堂練劍，招式配合得更是滴水不漏。

那黑衣人武功雖高，卻也難以應付，擋了幾招，劍法突轉凌厲，已是以進為退，想奪路而逃了。

怎奈對方三個女子，與人交手經驗之富，並不在任何人之下，他劍法一變，三個人已全都瞧破了他的心意。

他不走還好，這一想走，對方更是認定了他無私也有弊，小仙女與慕容雙更是不要命的纏了過來。

她們帶來的三個丫頭，應付外面剩下的黑衣大漢們，竟也是綽綽有餘。

黑衣人頭上汗珠，已濕透了蒙面的黑巾，這才知道名動天下的慕容姐妹，果然不是好鬥的。

他卻不知道劍法還非慕容姐妹所長，暗器輕功，才是她們的絕技！只是此刻她們生怕他見隙而逃，是以才沒有抽身使出暗器。

只聽「嗖」的一聲，慕容珊珊一招「分花拂柳」，迎面刺來，劍光閃動不歇，也不知是虛是實。

她這一招其實不在傷敵，只在眩亂對方的眼目，好教別人出手，但黑衣人若不閃避，虛招立刻變成實招。

黑衣人不假思索，斜身揚劍，小仙女與慕容雙果然已在等著他了，劍光如驚虹交剪，左右刺來。

她三人所使出的這三招，並非什麼高妙的招數，但配合得卻實在佳妙無比，三招普普通通的劍式一齊刺來，威力何止大了三倍，閃動的劍光，竟將對方的所有去路全都閉死，眼看是避得開這一劍，也避不開那一劍的。

誰知黑衣人一招擋開了慕容珊珊的劍後，竟突然鬆手，拋卻了掌中劍，出手如風，已捏著了慕容珊珊的手碗！

這一招變得委實險極，也委實妙極，若非他這樣的人，也想不出這樣的招式，就連小魚兒瞧得都幾乎失聲喝采！

黑衣人另一隻手已到了她咽喉，叱道：「你們還要不要她的命！」

這時黑衣人雖然背後全是空的，小仙女與慕容雙的兩柄劍，隨時都可以將他身子刺上幾個窟窿。

但慕容珊珊性命已被別人捏在掌下，她兩人又怎敢出手，兩柄劍抵住黑衣人的身子，竟不敢刺下去！

慕容雙跺腳道：「快放手，否則我就宰了你！」

黑衣人冷笑道：「你們若不放手，我就宰了她！」

小仙女道：「你先放，我們就放。」

黑衣人大笑道：「男兒不該與女子爭先，還是你們先放吧！」

慕容雙怒道：「我們怎能信得過你！」

黑衣人冷冷道：「我也未見能信得過你們！」

雙方誰也不敢出手，卻也不敢放手，這樣僵持了一會兒，小仙女與慕容雙性子急燥，早已急出了滿頭大汗。

慕容珊珊反倒似不著急，緩緩道：「二姐你們切切不可放手，他是決計不敢傷我的。」

黑衣人冷笑道：「我素來沉得住氣，就這樣耗下去也沒關係。」

慕容雙怒極之下，劍尖忍不住向前一移，那邊慕容珊珊立刻就透不過氣來。

小仙女怒吼道：「你究竟要這樣耗到幾時？」

黑衣人道：「直到你們放手為止。」

小仙女滿頭大汗，似已急得不知該如何是好！

小魚兒苦笑暗道：「傻丫頭，你著急什麼，你難道還怕沒有幫手來麼？……」

就在這時，遠處三條人影一閃，剎那間便到了眼前，果然是南宮柳、秦劍與顧人玉來了！

小魚兒、慕容姐妹俱都大喜，但那黑衣人有恃無恐，竟也不甚驚惶──秦劍來了，更不會讓慕容珊珊死的。

他只要挾持著慕容珊珊，就不愁走不出去。

秦劍見到愛妻被人挾制，面色果然大變，顧人玉江湖經驗最嫩，瞧見這情況，更是呆住了。

小仙女跺腳道：「呆子，你還不過來幫忙？」

黑衣人大喝道：「誰敢過來！」

秦劍道：「這……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朋友有話好說。」

黑衣人厲聲道：「此事純屬誤會，但事已至此，我縱然解釋，你們也是不會相信的，什麼話只有等我先走出去再說了！」

這時南宮柳已瞧見了樑上掛著的布條，失聲道：「閣下莫非真的是江大俠？」

小仙女喝道：「什麼狗屁的大俠，此人正是江別鶴！」

慕容珊珊喘了口氣，道：「你們先別管我，先問問九妹可曾找著了麼？」

南宮柳嘆了口氣，道：「我等方才已到江大俠的居所去了一次……」

小魚兒聽到這裡，一顆心已拎了起來，他們若在江別鶴住所尋著了慕容九，又怎會還對他如此客氣，稱他為「大俠」！

慕容珊珊也已著急道：「九妹難道不在那裡？」

秦劍急道：「你先別管九妹，你自己……你自己……」

南宮柳苦笑道：「九妹並不在江大俠那裡，我等只怕是全都被人捉弄了！」

小魚兒這一驚才是非同小可，幾乎要從藏身之處跳了出來，慕容九怎會不在那裡，莫非是他們找錯了地方？

秦劍道：「我等方才也見過了那花無缺公子和鐵心蘭姑娘，都說九妹早已失蹤，絕不會和江大俠有關！」

慕容雙怔在那裡，劍已不覺垂下。

小仙女喃喃道：「鐵心蘭想來是不至於幫江別鶴說話的。」

慕容珊珊嘆了口氣，道：「我也早已覺得此事有些不對，試想江大俠若存心要我們贖金，為何要自己出頭？縱然他自己來了，又怎會不知道我們是誰？何況，他要將九妹藏起，地方也多得是，又何必藏在自己的居處？」

秦劍頓足道：「這件事你既然早已想到，為何還要與江大俠動手？」

他見到那黑衣人還未鬆手，自然只得先責備妻子的不是。

慕容雙卻不服道：「他……江大俠自己一句話不說，咱們怎會知道。」

慕容珊珊眼珠子一轉，突然問道：「但……閣下是否真的是江別鶴大俠？」

這句話問出來，眾人又不覺動了疑心。

只見黑衣人終於緩緩放下了手，微笑道：「誤會既已解開，在下是否江別鶴都是一樣的了。」

他竟是還不揭開蒙面的黑巾。

秦劍早已竄到慕容珊珊身旁，悄聲道：「你沒事麼？」

慕容珊珊一笑握住了他的手，眼睛卻還是盯著那黑衣人道：「賤妾等傷了江大俠那麼多屬下，實是罪該萬死，但望江大俠恕罪。」

她故意將「江大俠」三個字語聲說得特別重些，而且一連說了兩次。

黑衣人還是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笑道：「雙方既已出手，傷亡自所難免，又怎能怪得了夫人，只是，那暗中陷害我等的人，卻實在可恨！」

說到這裡，他一雙冷森森的眼睛，突然盯到小魚兒的藏身之處，眾人的目光也不禁隨之望了過去。

慕容雙大聲道：「不錯，那人的確是不能放過！」

小仙女道：「我若找著了那人，先割下他的舌頭，挖出他的眼睛，再問問他為什麼要使出這害死人的毒計。」

幾個人一面說話，一面已將小魚兒的藏身之處隱然圍住，這許多頂尖高手將一個人圍住，無論是誰，也是休想逃得了的！

小魚兒掌心也不覺泌出了冷汗，他知道這些人若是抓住了自己，那後果真也是不堪設想。他弄巧成拙，害人不著，竟害著自己。

就在這一瞬間，他腦筋已動了幾百次，卻也想不出一個法子能逃得了。

這時那黑衣人已冷笑道：「到了這時，閣下還不出來麼？」

慕容雙恨聲道：「你既然早已知道他藏在這裡，為何不早說？」

黑衣人道：「那時我見到暗器自這裡飛出，擊傷了在下的同伴，還以為是夫人們預先將人埋伏在這裡的。」

小魚兒暗罵道：「這雙狗眼，倒當真是毒得很。」

他罵儘管罵，卻已知道自己此番是在劫難逃的了，要想從這些人包圍中衝出去，那豈非是做夢。

只聽黑衣人冷冷道：「朋友再不自己出來，在下便要令人發箭了！」

慕容雙突然搶過柄弓箭，大聲道：「且叫你見識見識慕容姑娘弓箭上的本領！」

小魚兒那天參觀過慕容雙的閨房後，便已知道她在弓箭上必有非凡的身手，他可不願蹲在這裡做她的箭靶子！就在這時，突聽一人咯咯笑道：「這裡好熱鬧呀，莫非是看戲麼？」

眾人不由得齊地轉頭望去，只見一人長袍披髮，咯咯的痴笑著，幽靈般走了過來，不是慕容九妹是誰！

※※※

慕容九方才到那裡去了？此刻又怎會來到這裡？這的確連小魚兒也瞧得怔住了。

慕容姐妹驚喜交集，失聲呼道：「九妹，你可想死我了！」呼聲中兩人已撲過去抓住了慕容九的手。

慕容九瞧了她們一眼，目中卻滿是茫然之色，咯咯笑道：「你們是誰？我不認得你們呀！」

慕容雙顫聲道：「九妹，你……你難道連二姐都不認得了麼？」話未說完淚珠已奪眶而出。

慕容珊珊也是熱淚盈眶，流淚道：「九妹，你怎地會變得如此模樣？」

慕容九痴痴的瞧著她們，也不說話。

顧人玉終於忍不住走過去，顫聲道：「九妹！你認得我麼？」

小仙女頓足道：「她連二姐三姐都不認得了，又怎會認得你？」

顧人玉垂下頭來，眼淚已滴在地上。秦劍與南宮柳亦是滿面慘痛之色。

慕容雙頓腳道：「是誰將她害成這樣子？是誰？」

小仙女突然大哭道：「她見了小魚兒死而復活，所以才嚇成這樣子的，其實小魚兒根本沒有死，是故意嚇嚇她的。」

慕容雙大喝道：「誰是小魚兒？他現在那裡？」

小仙女道：「現在只怕是死了。」

慕容雙怔了怔，道：「你方才說他未死，此刻又說他死？他到底死了沒有？」

小仙女道：「他本來沒有死，後來卻跌下懸崖死了。」

語聲微頓，又道：「但這人一肚子鬼主意，一身鬼本事，別人明明算定他死了，他卻常常沒有死，沒有親眼瞧見他的屍身，誰也不敢說他是否真的死了！」

黑衣人突然道：「他還沒有死。我最近又瞧過他的。」

慕容雙大聲道：「你知道他在那裡？」

黑衣人冷冷道：「依我看來，他此刻只怕就在……」

他像是已猜出藏著的便是小魚兒，小魚兒一顆心又拎了起來，那知他一句話還未說完，慕容九突然大聲道：「小魚兒……小魚兒！我想起來了！」

大家又是既驚且喜，慕容雙顫聲道：「你……你什麼都想起來了麼？」

慕容九痴痴地瞧著她，緩緩道：「你是二姐。」

慕容雙狂呼一聲，抱住了她，竟歡喜得放聲痛哭了起來。

慕容珊珊也不覺喜極而泣，道：「九妹，九妹……天可見憐，你終於好了。」

慕容九笑道：「三姐……三姐，我還能見著你們？我這是在做夢麼？」

姐妹又笑又哭，哭成一團，小魚兒在一旁偷偷瞧著，眼睛竟也不覺濕了，心裡也不知是何滋味。

只聽那黑衣人突然嘆道：「那江小魚將令妹害成如此模樣，江湖中誰也放不過他的。」

他留在這裡不走，原來就是為了對付小魚兒的，生怕慕容姐妹歡喜中忘記這事，趕緊又提醒了一句。

慕容雙果然頓住哭聲，恨恨道：「我若知道那小賊現在那裡，不宰了他才怪。」

慕容九突又截口道：「這事其實是怪不得小魚兒的。」

這句話說出來，大家又吃了一驚。最吃驚的當然還是小魚兒自己，其次就是小仙女了。

她忍不住問道：「不怪他怪誰？你豈非恨他入骨的麼？」

慕容九凄然一笑，道：「我見他死而復活，當時駭了一跳，雖然有些迷迷糊糊，但過了沒有多久，便已漸漸清醒了過來。」

慕容雙奇道：「你既然早已清醒，為何方才不認得我們？」

慕容九道：「那是被江別鶴害的。」

※※※

這句話說出來，連小魚兒也糊塗了。江別鶴又怎會害她？

只聽慕容九接著道：「他見我清醒，就又以迷藥迷住了我，他想乘我暈迷時，逼我和他……和他成親，為的也是想做慕容家的女婿，他日日夜夜看著我，直到方才，我見他不在，才偷偷溜出來的。」

眾人方才雖已認為江別鶴受了冤枉，但此刻這話親口從慕容九嘴裡說出來，那還會假麼？

慕容雙怒喝道：「好個可惡的江別鶴，咱們竟險些被他騙過了！」

南宮柳亦自怒道：「難怪我等方才尋不著她，原來她已自己逃出。幸虧老天有眼，叫她逃來這裡，這當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喝聲中幾個人又將那黑衣人團團圍住。

小魚兒瞧得可真是又驚又喜，但卻又是滿頭霧水，一肚子糊塗，事情竟會演變到這地步，小魚兒就算真的是天下第一個聰明人，卻再也想不通是怎麼回事。

只聽慕容雙喝道：「江別鶴，你到現在還有何話說？」

誰知那黑衣人竟突然放聲大笑起來，道：「誰說我是江別鶴？」

他順手抹下了蒙面的黑巾，露出了一張滿是虯髯的臉，眾人俱都瞧過江別鶴，這張臉果然不是江別鶴的。大家不禁都怔住了。

慕容雙失聲道：「你究竟是誰？」

慕容珊珊道：「你若不是江別鶴，江別鶴在那裡？」

黑衣人大喝道：「江別鶴就在這裡！」

他竟突然衝入了小魚兒藏身之地，呼道：「江別鶴，你出來吧。」呼聲中一掌閃電般拍下！

# 第五十七章 意外之外

小魚兒見黑衣人閃電般一掌拍下，又是一驚，百忙中迎了一掌，喝道：「你才是江別鶴易容改扮的，騙得了誰？」

那黑衣人竟也喝道：「你才是江別鶴易容改扮的，騙得了誰？」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破口大罵道：「江別鶴，你這惡賊，你這混帳王八旦，屁精活烏龜！」

他算定江別鶴也是個人物，怎肯自己罵自己。

那知黑衣人也大罵道：「江別鶴，你這惡賊，你這混帳王八旦，屁精活烏龜。」

小魚兒大笑道：「我就算不能逼出你的原形，聽你自己罵自己，倒也出了我胸中一口惡氣，哈哈，自己罵自己烏龜，可笑呀可笑。」

那黑衣人竟也大笑道：「我就算……」

他竟然將小魚兒說的話，一字不改、原封不動的說出來，小魚兒罵得愈來愈開心，他也罵得毫不遜色。

兩人一面罵，一面打，眾人都不覺瞧的呆了。

慕容珊珊道：「江別鶴武功人稱江南第一，想必不差。」

慕容雙道：「不錯，武功高的一個，必定就是江別鶴！」

只見兩人拳來腳往，不但功力俱都極深，招式也是千變萬化，奇詭絕倫，竟都是頂尖兒的高手！

一時之間，誰也分不出他們武功誰強誰弱。

只聽「砰砰蓬蓬」之聲不絕於耳，無論什麼東西只要挨著他們的拳風，立刻就被打得粉碎。

只見兩人從裡打到外，從近打到遠。

要知這黑衣人雖不願被人瞧破來歷，小魚兒卻也是如此，兩人抱著同樣的念頭，自然愈打愈遠。

兩人招式看來雖仍凌厲，其實都已不願再纏戰下去，突然齊地一縱，一個往東，一個往西。

兩人身法俱快，慕容雙等人雖然追來，卻已追不著了，何況他兩人分頭而逃，大家也不知該去追誰！

就在這時，突見一個人自樹林的暗影中掠了出來，竟攔住了小魚兒的去路，指著小魚兒怪笑道：「這才是江別鶴，這才是真的。」

目光下瞧得清楚，這人竟是那「損人不利己」的白開心！

小魚兒又驚又怒，喝道：「你瘋了麼？你不想要解藥救命了？」

白開心嘻嘻一笑，道：「誰救誰的命，你害了我，我不害你？」突然一個觔斗，倒縱了出來，走得瞧不見了。

這時慕容姐妹等早已趕來，幾柄劍已將小魚兒圍住。

慕容雙怒道：「江別鶴，這次若再讓你逃了，我就不姓慕容。」

小魚兒跳腳道：「誰是江別鶴？王八旦才是江別鶴！」

慕容珊珊冷笑道：「你不是江別鶴，為何要逃？」

小魚兒怔了怔，這句話他實在回答不出。

慕容雙應聲喝道：「是呀，你若不是江別鶴，為何不讓我們檢查檢查你的臉！」

她們上過一次當，再也不肯上當了，嘴裡說話，手也不停，掌中劍刺出去一劍比一劍狠毒。

小魚兒道：「我堂堂男子漢，怎能讓你們女子碰我的臉，常言道：男人臉上有黃金，女人手上有糞土，我臉上怎能沾著糞土。」

他一急之下，索性胡說八道起來，也正是想藉此激怒她們，自己才好有機會衝出去。

慕容雙果然大怒道：「放屁，你臉上才有糞土。」

小仙女道：「你少時落在姑奶奶手中，不將你泡到糞缸去才怪。」

小魚兒道：「就算泡在糞缸裡，也不能被女人摸來摸去。」

眾人已猜出他心意，知道他故意胡言亂語來打岔，誰也不再理他，只有那顧人玉最老實，忍不住道：「我不是女人，你讓我檢查檢查如何？」

小魚兒道：「你原來不是女人麼？我還以為你也是她們的妹妹哩。」

他自己說著，自己也不覺好笑，剛笑出來，「嗤」的，前胸衣裳已被劃破，若不是他武功精進，腸子只怕已被劃了出來。

到這種時候，他反正已豁出去了，瞧見秦劍與南宮柳並未動手，只是在旁掠陣，便又笑道：「慕容家的女婿，江湖中是人人羨慕的，都說你們艷福不淺，依我看來，卻不如娶個麻子跛腳還好得多。」

他嘴裡說得開心，肩頭又著了一劍，雖未傷著骨頭，但劍鋒過處，鮮血已汩然流了出來。

只聽秦劍冷笑道：「秦某本不想以多欺你，但你如此，我也說不得了。」

話聲中已刺出三劍，這三劍功沉力猛，面面俱到，正好補上了慕容姐妹劍法沉穩之不足。

他心裡雖暗暗叫苦，嘴裡還是不饒人，大笑道：「南宮柳，你為何不也一齊上來呀，難道你武功原本見不得人，只是靠老婆在江湖中混的麼？」

南宮柳面色果然微一變，突然沉聲道：「腹結、府舍……風市、中瀆……環跳……」

話未說完，已有三柄劍照著他所說的部位刺了出去，「嗤」的一聲，小魚兒「環跳」穴旁又被劃了條血口！

此刻他冷眼旁觀，嘴裡淡淡道來，正是小魚兒難以閃避，難以招架的破綻之處。這一來小魚兒更是手忙腳亂。

只聽南宮柳接著道：「雲門、中府……陰市、梁邱……承扶！」

刷，刷，刷三劍過後，小魚兒「承扶」穴旁果然又挨了一劍，他心裡本在暗自思忖著道：「我聽你先說出部位，難道不會躲麼？」誰知等著別人說出來時，他竟是偏偏躲不開。

南宮柳縱橫全局，對小魚兒的出手已瞭如指掌，所指點出來的部位，自然正是小魚兒的必敗之地。

南宮柳又道：「幽門、通谷……府會、歸來……湧泉！」

這「湧泉」穴乃是在腳底之下，小魚兒聽得不禁一怔，心想：「你們的劍難道還能刺在我足底麼？」

只見慕容珊珊劍勢擊來，直刺「府會」、「歸來」兩穴，他本可躲避，怎奈別的劍已封住了他去路。

他危急之中，不及細想，只有飛起一腳，去踢慕容珊珊握劍的手腕，慕容珊珊劍雖退去，但慕容雙「刷」的一劍刺來，正恰巧刺在他「湧泉」穴上，小魚兒穿著皮靴，這一劍傷的雖不重，但他卻已不覺冷汗涔涔而落。

南宮柳悠然道：「神堂、心俞……委中、陰谷……缺盆！」

這一次小魚兒更加注意，全神貫注，防護著「缺盆」穴，誰知後背一涼，「會陽」穴旁已中了一劍。

而南宮柳正恰巧在此時道：「會陽！」

小魚兒不禁暗嘆一聲：「罷了……」

那知就在這時，遠處突然傳來慕容九的慘呼聲：「救命呀……江別鶴……你這惡賊……三姐……二姐……救命……」

呼聲一聲比一聲遠。

慕容珊珊大駭道：「不好，我們將九妹忘在那祠堂裡了。」

小仙女道：「江別鶴在那邊。」

顧人玉道：「這人果然不是江別鶴！」

紛紛呼喝間，已都向慕容九聲音傳來處飛撲過去，只南宮柳走得最慢，竟向小魚兒微一抱拳，道：「閣下身手非凡，似是集各門之長，卓然自成一家，只是出手間還不能渾然圓通，似是易露破綻，想是因為閣下旁騖太多，不能專心於武，日後若能改去此點，我縱在旁指點，也是無用的了。」

小魚兒怔了一怔，道：「你為何要對我說這些話？」

南宮柳道：「閣下實非江別鶴，江別鶴出手必不致如此生疏。」

小魚兒怒道：「你早看出來了，為何不早說。」

南宮柳道：「在下雖早已瞧出，但那時還想瞧瞧閣下究竟是誰，是以也未說破，此刻既是九妹有難，自又當別論了。」

小魚兒嘆了口氣，道：「只怕是我罵了你兩句，你就故意叫我受些苦吧。」

南宮柳微笑道：「在下若非心中也有些不安，又怎會對閣下說那番話……」

微一抱拳，也展動身形追去了。

※※※

南宮柳已走得沒了影子，小魚兒還是在反覆咀嚼著他方才說的那番話，越想越覺滋味無窮！

「……想是因為閣下旁騖太多，不能專心學武……」

小魚兒嘆了口氣，喃喃道：「他這話倒還真是說在我節骨眼上了，看來這些武林世家的子弟的確是有些門道的，倒也輕視不得。」

他呆了半晌，放開大步，向前走去，只想先尋著那「損人不利己」的白開心好好算一算帳。

他一面走，一面又忍不住喃喃自語道：「白開心怎會突然不怕死了，連解藥也不想要？……慕容九又是怎麼回事？此刻又是否真的被江別鶴劫去了？」

小魚兒越想越糊塗，索性不再去想了，但覺滿身傷口，都發起疼來，就在樹林裡找了株大樹坐下歇歇。

這時星群漸稀，東方漸漸露出了曙光，樹林裡漸漸響起了啾啁鳥語，大地顯得說不出的和平寧靜。

小魚兒閉起眼睛，喃喃道：「我只怕真的是閑事管得太多了，但一個人光吃飯不做事也不行呀，何況，事情找上門來時，想躲也躲不了的。」

誰知就在這時，突聽一人呼喚著道：「小魚兒……江小魚……你在那裡？」

小魚兒跳了起來，苦笑著：「事情果然真的找上門來了……卻不知來的這人是誰？又怎會知道我在這樹林子裡？」

只聽那人又道：「小魚兒，我知道你就在這樹林子裡，你快出來吧，我有很要緊的話要對你說……你還不出來麼？」這聲音竟似慕容九。

小魚兒眼睛一亮，笑道：「若是慕容九，來得倒正好，我正想找她，她就來了。」

只見一人披髮長袍，踏著乳白色的晨霧飄飄而來，看來就像是乘雲飛降的山林女神，可不正是慕容九！

小魚兒突然跳到她面前大聲道：「喂！」

慕容九像是駭了一跳，撫著胸口，嬌嗔道：「你又想嚇死我？」

小魚兒上下瞧了她兩眼，笑道：「半天不見，你看來越發漂亮了。」

慕容九抿嘴笑道：「半天不見，你看來也越發英俊了。」

小魚兒嘻嘻笑道：「你不恨我了？」

慕容九道：「女人的心，常常會變的，你難道不懂麼？」

小魚兒道：「我正是上過女人的當了。」

慕容九笑道：「誰讓你上當的！誰騙過你？莫非是……那位鐵姑娘？」

小魚兒心裡一痛，大聲道：「不是！是慕容九。」

慕容九咯咯笑道：「我幾時騙過你了？」

小魚兒眼睛裡發著光，一字字道：「你不是慕容九！」

慕容九大笑道：「我不是慕容九是誰？難道你也發了昏，竟不認得我了。」

小魚兒瞪著眼瞧了她半晌，突然跳起來，翻了個觔斗，落在地上，又揉了揉眼睛，終於大笑道：「我想來雖絕不會是你，但卻又一定是你。」

慕容九道：「你到底說我是誰呀？」

小魚兒一把抓住她，大笑道：「你是屠姑姑……屠嬌嬌！」

※※※

那「慕容九」也瞪著眼睛瞧了他半晌，突也大笑道：「小鬼頭，到底是你聰明，果然被你瞧出來了，普天之下，除了你之外，只怕誰也瞧不破我的。」

小魚兒道：「不錯，只是……我又不相信屠姑姑真的會到這裡來，我簡直做夢也想不到你會離開惡人谷。」

屠嬌嬌竟嘆了口氣，緩緩道：「天下有許多事，都是人想不到的。」

小魚兒瞪大眼睛，道：「我實在想不到屠姑姑竟也會嘆氣了，也想不出你怎會離開了『惡人谷』，更想不到你怎會知道我的事，而扮成了慕容九。」

他心裡想不通的事實在太多，忍不住一口氣問了出來。

屠嬌嬌笑道：「你連珠炮似的問了我這麼多，叫我怎麼樣回答你呀？」

小魚兒道：「這一兩年來，根本就沒有人知道我在那裡，你又怎會知道我的事，又怎會扮成慕容九呢？」

屠嬌嬌笑道：「我離谷之後，雖然聽見過一些你的得意傑作，但確實不知道你躲到那裡去了！打聽也打聽不出。」

小魚兒得意的眨了眨眼睛，笑道：「你當然打聽不出，我若想躲起來，誰能知道我在那裡。」

屠嬌嬌道：「我找來找去找不著，前幾天卻在無意中見到了你！我非但見過你，還跟你說過話。」

小魚兒摸著頭，苦笑道：「這倒怪了……我居然還跟你說過話？……」

屠嬌嬌咯咯笑道：「你那時好兇呀，直瞪著眼睛叫我滾，我可真是不敢惹你，只好被嚇得乖乖的遠遠滾開了。」

小魚兒跳了起來，瞪著眼大笑道：「我知道了，你就是……就是……」

屠嬌嬌悠然笑道：「我就是羅九兄弟樓下的那傻丫頭。」

小魚兒大笑道：「我實在佩服你，你實在裝得真像，我真是做夢也想不到。」

他大笑了一陣，突又頓住笑聲，問道：「但在那天之前，你並沒有見過我，是麼？」

屠嬌嬌道：「沒有。」

小魚兒道：「你當然也不會算到我會到羅九家裡去的。」

屠嬌嬌笑道：「我又不是神仙，自然算不出的。」

小魚兒道：「那麼你又怎會扮成個傻丫頭，躲在那裡等我？」

屠嬌嬌目中突然射出了兇惡的光芒，一字字道：「我為的是那羅九兄弟！」

小魚兒恍然道：「我知道了，他兄弟本和你有些仇恨。」

屠嬌嬌道：「我此番出谷，除了找你之外，還一心要找兩個人。」

小魚兒道：「你要找的，就是他們？」

屠嬌嬌也不回答只是緩緩接著道：「二十年前『十大惡人』中，有五個被逼入惡人谷，那時情形十分危急，他們走得十分倉促，所以有許多重要的東西，都來不及帶走。」

小魚兒點頭道：「不錯，你和李叔叔、杜叔叔等人，縱橫江湖多年，自然不會是身無長物，而能被你們瞧得上眼的東西，自然也必定珍貴得很。」

屠嬌嬌道：「你知道，我們在江湖中根本沒有朋友，只有『十大惡人』中另外那五個人，勉強可以算是和我們臭味相投。」

小魚兒微笑道：「這點我當然清楚得很。」

屠嬌嬌道：「所以，我們只有將東西交給他們，但那『狂獅』鐵戰總是瘋瘋癲癲，發起瘋來時，連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何況是別人交給他的東西，那『損人不利己』白開心非但靠不住，而且又和李大嘴是對頭。」

小魚兒笑道：「若是交給『惡賭鬼』軒轅三光，又怕他輸光。」

屠嬌嬌忍不住也笑道：「是呀，這『惡賭鬼』雖然賭了一輩子，雖然自命賭得比誰都精，但還是常常輸得幾乎連褲子都沒有，總是等到『天光、人光，錢也光』時才肯罷手，他那軒轅三光的名字，正也是為此而來的。」

小魚兒笑道：「常言道：久賭神仙輸，何況他還只不過是個賭鬼而已，還夠不上神仙的資格，又怎麼能不輸。」

屠嬌嬌道：「那時，大家本決定要將東西交給『迷死人不賠命』蕭咪咪的，但她卻又偏偏不知躲到那裡去了，我們竟找她不著。」

屠嬌嬌又接著道：「所以我們想來想去，只有將東西交給那歐陽兄弟。」

小魚兒道：「依我看，這兄弟兩人更靠不住，這兄弟既然連拼命都要佔人便宜，你們將東西交給他們，豈不是送羊入虎口。」屠嬌嬌苦笑道：「那時我們雖也想到這點，但這歐陽兄弟平生最怕的，就是從不愛佔人便宜只愛殺人的『血手』杜殺，所以咱們便認為他們絕不敢將東西吞沒的，誰知這倆兄弟一打算盤，想到『血手』杜殺既已逃到『惡人谷』不敢出頭，為何還要怕他，竟真的將東西吞下去了。」

小魚兒道：「所以你一出谷，就找他們？」

屠嬌嬌道：「正是！」

小魚兒眨著眼睛道：「那歐陽兄弟莫非和羅九兄弟有什麼關係不成？」

屠嬌嬌一字字道：「羅九兄弟，就是歐陽兄弟！」

小魚兒失聲道：「難怪他們手段那麼毒辣，我早已疑心他們的來歷絕不尋常……不過，據我所知，他們和那歐陽兄弟長得一點也不像呀！」

屠嬌嬌道：「這些年來，他們故意將自己養得又肥又胖，整個人都像是腫了起來，他們兩人本來比鬼還瘦，這一發起胖來，連臉上的樣子都變了，簡直沒有人再認得出他們，這兄弟當真比誰都精，竟想出了個最好的易容之法。」

小魚兒拍手道：「不錯，用這天生出來的一身肥肉來易容，當真是再好不過，他們想出來的這法子，當真妙絕天下！」

屠嬌嬌道：「所以，我就將他們選來的一個傻丫頭，拖出去宰了，再扮成這傻丫頭的模樣，他們果然沒有瞧出來。但我卻瞧出了他們的破綻，早已瞧出他們就是歐陽兄弟，只是我若立刻揭穿，既怕被他們跑了，又怕他們不肯說出那批東西的下落。」

小魚兒道：「所以，你還要等到查出那批東西的下落後再動手。」

屠嬌嬌道：「本來我雖不知道那痴痴呆呆的少女就是慕容九，但已覺得她有些奇怪了，所以我在閑著無聊時，就早已照著她的臉做了付面具，否則在方才那麼短的時間裡，我手邊什麼都沒有，又怎能扮成她的模樣。」

小魚兒眼珠子轉動，突然冷笑道：「你做成這面具，只怕並不是為了閑著無聊吧。」

屠嬌嬌笑道：「那麼，你說我是為了什麼呢？」

小魚兒道：「你本想在必要時，將她也宰了，扮成她的模樣，那『羅九』兄弟更不會提防於她，你要查什麼事，也就更容易了。」

屠嬌嬌笑道：「究竟是你這小鬼聰明，我的心意也只有你猜得中。」

# 第五十八章 天降怪客

小魚兒道：「你這主意打得雖妙，誰知慕容九竟被我帶走了，你要這面具也無用，所以樂得做個順水人情，用它來救了我。」

屠嬌嬌笑道：「我一瞧是你，就知道你必定又在弄鬼，所以時時刻刻都要留意著你，今天早上，你和那黑蜘蛛來叫慕容九寫信，我就聽到了。」

她嬌笑著接道：「若不是我在外面為你們把風，只怕今天早上你們就被那歐陽兄弟撞破了。」

小魚兒心裡吃了一驚，面上卻笑道：「就算被他們撞破，也沒什麼關係。」

屠嬌嬌笑道：「你倒真是死不領情。」

小魚兒道：「你就是聽到了那封信，所以才知道我們晚上會到那祠堂裡去……」

屠嬌嬌道：「除此之外，我還遇見了一個人。」

小魚兒失聲道：「白開心？」

屠嬌嬌笑道：「你在手上搓泥丸子時，我已瞧見了。」

小魚兒喃喃道：「奇怪，你就在附近，我怎會聽不見？」

屠嬌嬌笑道：「以你現在的能耐，本來是應該聽得見的，只不過那時白開心正面對著我，我早已和他悄悄打了個手勢，叫他故意大叫大喊，分散你的注意力，何況你那時心裡正在得意，又怎會留意別的。」

小魚兒苦笑道：「看來一個人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不該太得意的。」

話聲微頓，突又失笑道：「難怪白開心方才竟不問我要解藥了，原來你早已告訴他那不過是個泥丸子，他吃了我手上的泥，自然要害我一害來出氣了。」

屠嬌嬌笑道：「這件事若不是樣樣湊巧，又怎會便宜了你。」

小魚兒正色道：「這件事看來雖然湊巧，其實也不完全是湊巧的，每件事都有前因後果，這樣的結果正是再合理也沒有。」

屠嬌嬌笑道：「算來算去，只苦了那江別鶴。」

小魚兒大笑道：「要害人，自然就要害他這樣的人才有意思，若是去害個老老實實的規矩人，那倒不如坐在家裡數手指頭算了。」

屠嬌嬌沉思著點了點頭，微微道：「這話倒也有道理，害壞人確實比害好人有趣得多，而且壞人自己心裡有鬼，你能害得了他，他只有自認霉氣，絕不敢宣揚出去，何況，就算別人知道你害了他，也只有佩服你，沒有人會找你算帳的。」

小魚兒笑道：「所以，你若學我，只害壞人，不害好人，這樣既可過足害人的癮，又不必躲躲藏藏怕人找上門來算帳，豈非又風光、又體面、又上算。」

屠嬌嬌吃吃笑道：「上算的事，當真都被你這小鬼一個人做盡了。」

小魚兒道：「但我還是想不到你怎會離開『惡人谷』的。」

屠嬌嬌又嘆了口氣，道：「天下有許多事，都是人想不到的。」

這同樣的一句話，她竟說了兩次，而且每說這句話時，竟都忍不住要長嘆口氣出來。

小魚兒心念一動，道：「莫非『惡人谷』裡，竟發生了什麼令人想不到的變故不成？」

屠嬌嬌長嘆道：「的確嚴重的很。」

小魚兒著急道：「究竟是什麼事，你快說呀。」

屠嬌嬌緩緩道：「你可知道……」

突聽「嘶」的一聲輕響，一條人影，自樹梢飛來，大聲道：「你們原來在這裡，卻找得我好苦。」

※※※

來的這人，正是黑蜘蛛。

黑蜘蛛長嘆道：「我險些連你們的人都瞧不見了。」

小魚兒這才發現他那一身比緞子還亮的黑衣，此刻竟滿是泥污，頭髮也凌亂不堪，不禁失聲道：「你怎會變得如此模樣？」

黑蜘蛛道：「我去送那信時，只見南宮柳屋裡一個人也沒有，於是我就悄悄進去，將信放在桌上……」

他話未說完，小魚兒已頓足道：「你為何要走進屋，將那封信拋下去不就成了麼？他們的貼身丫頭都被人宰來吃了，對自己的居處又怎會不分外警戒。」

黑蜘蛛苦笑道：「我正是太大意了些，剛將信放在桌上，就突然有條長鞭捲來，將信捲了過去，我知道不妙，想奪路而走時，門窗已全被人堵住了！」

小魚兒嘆道：「他們故意將那屋子空著，正是要誘你進去上當的。否則你想南宮柳和慕容雙住的屋子，會容人大搖大擺的來去自如麼？」

黑蜘蛛又接著道：「我當時一驚之下，便要衝出去，那知那些人竟無一弱者，暗器尤其佳妙，我非但衝不出去，反而眼看就要受傷被制。」

「慕容家的暗器，果然是名下無虛……但你既能自他們包圍中衝出來，豈非比他們還要強得多。」

黑蜘蛛長嘆道：「若憑我一人之力，那裡能衝得出來。」

小魚兒訝然道：「難道還有人幫你的忙不成？」

黑蜘蛛道：「我正眼見不敵，突然有個人飄了進來，顧人玉家傳神拳，武功可算不弱，但被這人袍袖輕輕一拂，就直跌了出去！」

小魚兒失聲道：「這人武功竟如此厲害？」

黑蜘蛛嘆道：「此人武功之高，當真是我平生未見，我簡直連做夢都未想到世上竟有武功如此厲害的人。」

小魚兒動容道：「連你都服了他，這倒難得的很。」

黑蜘蛛道：「這人袍袖拂了拂，就將暗器全都反射出去，力道竟比他們用手發出來時還強，他們大驚閃避時，這人已帶著我掠了出來。」

他苦笑著接道：「我竟被他挾在脅下，動都動不得，只見他身子輕輕一縱，便凌空飛出去七八丈，就好像騰雲駕霧似的。」

小魚兒笑道：「你簡直越說越神了，世上那有輕功如此高明的人。」

黑蜘蛛沉聲道：「非但你此刻不信，就連我雖親眼瞧見。都幾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你不妨想想，這人武功若非大得嚇人，能將我挾在脅下麼？」

小魚兒嘆道：「不錯，能將你挾在脅下的，世上簡直不可能有這樣的人。」

屠嬌嬌聽到這裡，竟也忍不住道：「他長得是何模樣？」

黑蜘蛛道：「這人身材並不高大，但卻有無窮的力量，我被他挾了盞茶時刻，竟是全身麻木連動都動不得了。」

屠嬌嬌聽得這人「身材並不高大」，已鬆了口氣。

小魚兒卻追問道：「他的臉呢？」

黑蜘蛛道：「他臉上戴著個猙獰醜陋的青銅面具，一雙眼睛更是說不出的鬼氣森森，我素來自命膽大包天，但瞧了他一眼，手心竟不覺直冒冷汗。」

小魚兒也不禁被他說得寒毛悚慄，全身都涼颼颼的，像是要打冷戰。

黑蜘蛛道：「他挾著我奔上座小山，又掠上株大樹，才放在一根樹椏上，我全身麻木，動也動不得，也根本不敢動，生怕一動就要掉下去。」

小魚兒道：「他呢？」

黑蜘蛛道：「他自己也坐在一支樹枝上，冷冷的瞧著我，也不說話，那樹枝柔弱不堪，連嬰兒都能折斷，他坐在上面，卻似舒服的很。」

小魚兒嘆道：「這倒的確是個怪人……莫非武功特別好的人，都有些怪毛病。」

屠嬌嬌笑道：「那麼你想必就要倒霉了。」

黑蜘蛛道：「的確如此，他等了半天，又點了我兩處穴道，竟將我留在那棵大樹上，袍袖一展，已走得瞧不見影子。」

說到這裡，突然像是想起了什麼，瞪著屠嬌嬌道：「慕容姑娘神智已恢復了麼？」

屠嬌嬌咯咯笑道：「我神智恢復了麼……我也不知道呀？」突然轉身，飛也似的走了。

黑蛛蛛還想追，小魚兒拉住他笑道：「你讓她走吧。你且莫管她，先說說你在那樹上的事吧。」

黑蜘蛛目中滿是迷惘，呆了半晌，終於接著道：「那時風越來越大，將我的身子吹得直搖，樹枝也像是快斷了，我連根手指都動不了，當真是提心吊膽。」

小魚兒道：「後來你是怎麼從樹上下來的呢？」

黑蜘蛛苦笑道：「我心裡正在想著報仇，那人竟已來了，而且竟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意，突然問我：『你可是想報仇麼？』」

小魚兒笑道：「你心裡在想什麼，我也能瞧得出來的，你嘴裡就算不說話，但那雙眼睛卻已將什麼都說出來了。」

黑蜘蛛道：「我被他說破了心意，就更是狠狠的瞪著他，心想就算被他踢下去，也比在樹上活受罪的好。誰知他竟反而笑了，又道：『我救了你的性命，你不先想該如何報恩，就想如何報仇了麼？』」

小魚兒笑道：「這句話倒也問得妙極。」

黑蜘蛛道：「當時我也被他問住了，仇固然要報，恩也是要報的，我老黑怎能做忘恩負義之徒，只是他武功既然那麼高，我非但無法報仇，簡直連報恩也不知該從何報起，這報恩有時實比報仇還困難得多。」

小魚兒道：「你這番心意，只怕又被他瞧破了。」

黑蜘蛛嘆道：「果然是被他瞧破了，我還未說話，他已說道：『你不知該如何報恩，是麼？』我哼了一聲，他又道：『你能替別人送信，難道就不能替我送信？』我忍不住問他：『我替你送了信，就算報了恩麼？』他居然點了點頭，取出封信，叫我送給……你猜送給誰？」

小魚兒道：「這我倒猜不透了。」

黑蜘蛛道：「他竟要我將信去送給花無缺。」

小魚兒眼睛發亮，笑道：「這倒真的越來越有趣了，他和花無缺又有何關係？為何要你為他送信，他自己明明可以直接和花無缺說話的呀。」

黑蜘蛛道：「也許他不願和花無缺見面。」

小魚兒道：「他就算不願和花無缺見面，以他的那樣輕功，就算將信送到花無缺的床頭，花無缺也是不會發覺的。」

黑蜘蛛突然又道：「也許他只是知道我無法報恩，所以想出這件事來叫我做。」

小魚兒沉吟道：「這倒有可能，像他那樣的怪人，的確可能會有這種怪念頭，你固然不願欠他的情，他可能也不願讓別人欠他的情……」

黑蜘蛛道：「正是如此，我不欠人，自也不願別人欠我，彼此各不相欠，日子過得才舒服，我若知道有人一心想報我的恩，我也會難受得很。」

小魚兒笑道：「如此說來，你兩人脾氣倒是同樣古怪的了，這就難怪他會救你……但那封信上寫的是什麼，你可瞧見了麼？」

黑蜘蛛怒道：「我老黑難道還會偷看別人的信麼？他解開我的穴道後，我立刻就將信送給花無缺，連信封上寫著什麼，我都未去瞧一眼。」

小魚兒笑道：「你果然是個君子，但花無缺瞧過那封信後，總該說了些話吧。」

黑蜘蛛道：「就是因為他瞧過信後，說的話十分奇怪，所以我才急著找你。」

小魚兒立刻追問道：「他說了什麼？」

黑蜘蛛道：「他說：『我與江別鶴相識雖不久，但卻已相知極深，又怎會被別人謠言中傷，就認為他是惡人，這位前輩也未免太過慮了。』」

小魚兒皺眉道：「那怪人卻又是江別鶴的什麼人？為何要這樣幫江別鶴的忙？」

黑蜘蛛道：「花無缺說了這番話後，我正想問他：『這位前輩是誰？』誰知他已先問我：『你已瞧見了這位前輩，真是福氣，卻不知他老人家長得是何模樣，臉上是不是真的戴著青銅面具？』」

小魚兒道：「花無缺既然沒有見過他，又怎會聽他的話？」

黑蜘蛛道：「我本來也覺奇怪，但花無缺卻說道，移花宮主已囑咐他，要他日後若遇見了一位『銅先生』，就萬萬不能違抗這人的話，無論這『銅先生』說什麼，他都必須聽從。」

小魚兒道：「原來那怪人叫『銅先生』，這名字倒真和他一樣古怪！」

黑蜘蛛道：「移花宮主還說：這『銅先生』乃是古往今來，江湖中第一位奇人，武功更是高絕天下，移花宮主竟說她自己比起這『銅先生』來，都要差得多。」

小魚兒動容道：「移花宮主那麼高傲的人，也會說這樣的話麼？若連移花宮主都對他如此服氣，這『銅先生』的武功倒的確是可怕的很了。」

黑蜘蛛道：「但花無缺既然對那『銅先生』言聽計從，日後對江別鶴必定更要幫忙到底，有他那樣的人幫江別鶴的忙，也夠你頭疼的了。」

小魚兒淡淡一笑，道：「那倒沒什麼關係。」

黑蜘蛛瞪著眼瞧了他半晌，突然道：「再見。我的恩雖已報過，仇卻還未報哩！」

小魚兒失聲道：「你要去找那『銅先生』報仇？」

黑蜘蛛冷冷道：「不行麼？」

小魚兒道：「但……但他的武功……」

黑蜘蛛怒道：「他武功強過我，我就怕去報仇了麼？我老黑難道是欺善怕惡的人？」他一面大喊大叫，人已飛掠而去。

※※※

現在，小魚兒心裡又多了三樣解不開的心事：

第一、那真的慕容九到那裡去了？

第二、「惡人谷」中究竟發生了什麼驚人的事？

第三、那「銅先生」究竟是何許人也？和江別鶴又有什麼關係？為什麼定要說江別鶴是個好人？

這時天已大亮，小魚兒已將臉上面具弄了下來，大白天裡，他可不願以李大嘴面目見人。

大路上行人已漸漸多了起來，但十個中倒有九個多是自西往東去的，而且看來大多是江湖朋友，有的袖子上還繫著黑布，一個個面上都帶著興奮之色，嘴裡嘀嘀咕咕也不知在說些什麼。

小魚兒心中正覺奇怪，就在這時，突然有一輛形式奇特，裝飾華麗的馬車，自道旁馳來，驟然停在小魚兒面前。

車門打開，一個人探出頭來，道：「快上車。」

日光照著她的臉，她容貌雖清秀，但皮膚看來卻甚是粗糙，正是那改扮成慕容九的屠嬌嬌。小魚兒跳上馬車，只見車廂裡裝飾得更是華麗，坐墊又厚、又柔軟、又寬大，坐上去舒服得很。

小魚兒忍不住笑道：「你倒真是神通廣大，又從那裡變出這麼輛馬車來了？」

屠嬌嬌也不回答，卻反問道：「我等了你好半天，你怎地到此刻才出來，你和那黑蜘蛛，究竟有些什麼事好說的。」

小魚兒笑道：「我們在談論著一位『銅先生』，你可聽見過這名字？」

屠嬌嬌失聲道：「救他的那怪人就是『銅先生』？」

小魚兒道：「你知道這人？」

屠嬌嬌像是怔了怔，但立刻就大聲道：「我不知道這人，我從未聽說過這名字。」

# 第五十九章 驚人之變

小魚兒見屠嬌嬌提到銅先生時，說話吞吞吐吐，悶在心裡，也不再追問，只見這輛大車也是由西往東而行，正和那些江湖朋友所走的方向一樣。

他忍不住道：「這些人匆匆忙忙，是要去幹什麼的？」

屠嬌嬌道：「瞧熱鬧。天下武功最高的門派弟子，和江別鶴中地位最高，勢力最大的一個集團鬥法，你說這熱鬧有沒有趣？」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道：「莫非是花無缺和慕容家的姑爺們？」

屠嬌嬌道：「南宮柳和秦劍去找江別鶴算帳，花無缺卻一力保證江別鶴是清白的，雙方相持不下，只有在武功上爭個高低了。」

小魚兒眼睛發亮笑道：「這場架打起來，到當真是有趣得很，不過，這件事是今天凌晨才發生的，怎地已有這麼多人知道了？」

屠嬌嬌笑道：「這只怕就是江別鶴叫人去通知他們的，他算定自己這面有了花無缺撐腰，必勝無疑，自然要多找些人去看熱鬧。」

小魚兒嘆道：「不錯，慕容家雖強，但比起花無缺來，還要差一些……這世上難道就真的沒有人能對付花無缺麼？」

屠嬌嬌含笑瞧著他，道：「只有你。」

這問題他實在不願意再談下去，幸好此刻正有個他最願意談的問題，他眼珠子一轉，立刻改口道：「你方才的話被黑蜘蛛打斷了，惡人谷裡，究竟發生了什麼大事？」

屠嬌嬌嘆了口氣道：「你可記得谷裡有個萬春流？」

小魚兒笑道：「我怎會不記得，小時候，他天天將我往藥汁裡泡，泡得我頭暈腦漲，我現在揍人的本事雖未見得如何，但挨揍的本事卻不錯，正是他將我泡出來的。」

屠嬌嬌道：「你可記得萬春流屋裡，有個人叫『藥罐子』？」

小魚兒心裡吃了一驚，面上卻不動聲色，笑道：「我自然也是記得的，他吃的藥比我還多，萬春流只要採著一種新的藥草，總是先讓他嚐嚐的。」

屠嬌嬌眼睛盯著他的臉，一字字道：「十個月前，萬春流和這藥罐子，都失蹤了。」

小魚兒一顆心幾乎要跳出腔子外來，但你就算鼻子已貼住他的臉，也休想瞧出他臉上肌肉有一絲顫動。

他只是淡淡一笑，道：「這又算得了什麼大事，你們窮緊張些什麼？」

屠嬌嬌也笑了笑，道：「你可知道那藥罐子是誰？」

小魚兒茫然睜大了眼睛，道：「誰？」

屠嬌嬌道：「你可聽說過，昔日江湖中有個人，他一劍揮出，可以令你在十丈外都能感覺出他的劍風，也可以將你的鬍子頭髮都削光，而你卻一點也感覺不到。」

小魚兒笑道：「這人我聽說過，他好像是叫燕南天，是麼？」

屠嬌嬌嘆道：「除了燕南天，那裡還有第二個。」

小魚兒道：「但他豈非早已死了？」

屠嬌嬌道：「他沒有死！他就是那藥罐子！」

小魚兒故意失聲道：「藥罐子竟然就是天下劍法最強的燕南天，這倒真是令人想不到的事，但燕南天劍法若是真的那麼高，又怎會變成那種半死不活的模樣？」

屠嬌嬌嘆道：「這還不是為了你的緣故，咱們為了要從他手上將你救下來，所以才不得已而傷了他。」

她說的居然活靈活現，小魚兒若非早已聽萬春流說起過這件事的秘密，此刻只怕真要相信她的話了。

他暗中嘆了口氣，忖道：「燕南天雖是我的恩人，雖是大俠，但卻和我毫無情感，你們雖是惡人，但這麼多年來，已和我多少有了些感情，我怎忍心為了他而找你們復仇，你們又何苦還要騙我！」

嚴格說來，小魚兒雖不能算是個十分好的人，但卻是熱血澎湃、感情豐富，表面雖硬、心腸卻軟的很。

※※※

小魚兒心裡嘆著氣，面上卻笑道：「為了我？他又和我有什麼關係？」

屠嬌嬌道：「這件事說來話長，以後慢慢再說吧，只要你記住，咱們為你得罪了燕南天，燕南天此番一走，咱們就連『惡人谷』也不敢耽下去了。」

小魚兒道：「為什麼？」

屠嬌嬌道：「惡人谷雖被江湖中人視為禁地，但燕南天若要闖進來時，天下又有誰攔得住他！他上次已上過了一次當，這次必定更加小心。」

她狡黠而善變的眼睛裡，竟也露出了恐懼之色，長嘆著接道：「這次他再來時，咱們這些惡人，只怕就都要變成惡鬼了……」

小魚兒目光閃動，道：「你想……他武功難道已恢復了麼？」

屠嬌嬌恨恨道：「他武功現在縱未恢復，但那萬春流想必已試出某種藥草可以治癒他的傷，否則又怎會帶他逃出惡人谷去？」

小魚兒悠悠道：「但也許此刻已治好了，是麼？」

屠嬌嬌身子竟不由得一震，盯著小魚兒道：「你希望他現在已治好了！」

小魚兒神色不動，緩緩道：「雖不希望如此，但無論什麼事，總得先作最壞的打算才是。」

屠嬌嬌默然半晌，終於嘆道：「不錯，說不定他此刻武功早已恢復了，說不定他現在已經在找咱們……」眼睛轉向車窗外，再也打不起精神說話。

車馬越走越快，趕車的皮鞭打得「劈拍」直響，似乎也急著想去瞧瞧那一場必定精采萬分的龍爭虎鬥。

※※※

三面低坡下，有個小小的山谷，這時山坡上已高高低低站著幾百個人，甚至連樹椏上都坐著有人。

車馬停在山谷外，小魚兒也瞧不見山谷裡的動靜。

只聽人聲紛紛議論著道：「那看來斯斯文文的弱書生，難道就是『移花宮』的傳人麼？我真瞧不出他能有多麼高的武功。」

「據說當今江湖上，武功沒有人能比得上他，甚至連江大俠都對他佩服得很，這話不知是真是假？」

有人嘆道：「他年紀輕輕，武功既是天下第一高手，人又生得那麼漂亮，普天之下，只怕誰也比不上他了！」

議論紛紛間，儘是一片讚美羨慕之聲，小魚兒卻聽得一肚子悶氣，屠嬌嬌瞧著他微微笑道：「你聽了這話，心裡可是有些不舒服？」

小魚兒瞪眼道：「誰說我不舒服，我舒服極了。」

屠嬌嬌大笑道：「他雖是天之驕子，但咱們的小魚兒卻也不比他差，未來的江湖中，只怕就是你兩人的天下了。」

小魚兒突然推開了門，道：「我可要去瞧熱鬧了，你呢？」

屠嬌嬌道：「你去吧，我就在這裡等著，不過……你卻要為我做件事。」

小魚兒道：「什麼事？」

屠嬌嬌道：「設法去把那歐陽……羅九兄弟，弄到這車上來，你可能辦得到？」

小魚兒笑道：「只要你這車子夠大，就算要把這山谷裡的人全都弄上車來，也簡單的很。」跳下車子大步而去，突然轉頭盯了那趕車的一眼，那趕車的正摸著頷下的一撮絡腮鬍子，瞧著他嘻嘻地笑。

※※※

小魚兒毫不費事地就擠進了人叢，爬上山坡。

山坡上，百棵大樹，坐在上面，正可縱觀全局，只可惜此刻上面已坐滿了人，小魚兒眼珠子一轉，突然搖頭，嘆道：「真奇怪世上竟有這麼多不怕死的人，竟敢坐在毒蛇穴上，若被毒蛇在屁股上咬一口……」

他話未說完，樹上的人已嚇得跳了下來，亂了一陣，卻發現方才嘆氣說話的人，已舒舒服服的坐在樹上了。

這些人忍不住道：「喂，朋友，你說這株樹是個蛇穴，自己怎敢坐上去。」

小魚兒笑嘻嘻道：「哦？我方才說過這話麼？」

那些人又驚又怒，卻聽小魚兒喃喃又道：「有江南大俠與慕容家的姑娘們在這裡辦正事，若想在這裡亂吵，那才是活得不耐煩了哩。」

那些人面面相覷，只得忍下了一肚子火，有些人又爬上了樹，擠不上去的也只好自認晦氣。

只見山谷內的空地上，停著輛馬車，那花無缺正悠閑地靠著車門，似乎正在和車廂裡的人說話。

江別鶴卻坐在他身旁一塊石頭上，也不住的和四面瞧熱鬧的人微笑著打招呼，看不出絲毫「大俠」的架子。

小魚兒也瞧見了那「羅九」兄弟，這兩人又高又胖，站在人叢裡，比別人都高出一個頭。

但慕容家的人卻連一個也沒有來，四面的江湖朋友已開始有些不滿，都覺得他們架子實在太大。

花無缺看來卻毫不著急，面上的笑容也非常愉快，每當他眼睛望進車廂中去時，那一雙銳利的目光，也變得分外溫柔。

小魚兒不禁捏緊了拳頭，心裡說不出的彆扭：「車廂裡的人是誰？難道花無缺真的和鐵心蘭寸步不離，將她也帶來了？」

突見人群一陣騷動，十二個身穿黑衣，腰束彩帶的彪形大漢，抬著三頂綠呢大轎奔了進來。

每頂大轎後還跟著頂小轎，轎上坐的是三個明眸嫵媚的俏丫頭。轎子停下，三個俏丫頭下了小轎，掀起大轎的門簾，大轎裡便盈盈走下三個艷光照人的絕代佳人來。

這三人正是慕容雙，慕容珊珊和「小仙女」張菁，三個人今天都是宮鬢華服，刻意修飾過，就像是高貴人家出來作客的大小姐少奶奶似的，那裡像是要來與人爭殺搏鬥的女中豪傑，江湖高手。

在山坡上等著瞧熱鬧的江湖朋友，大多久聞慕容九妹姐妹的聲名，但見過她們真面目的，卻少之又少，此刻但覺眼睛一亮，十個人中，倒有九個瞧得呆住了。就連小魚兒都幾乎瞧不出那文文靜靜地走在最後面的大姑娘，便是昔日躍馬草原，瞪眼殺人的小仙女！

花無缺的眼睛，果然已從車廂裡移到她們臉上，他那眼神與其說是讚賞，倒不如說是驚奇還恰當些。

慕容珊珊，蓮步輕移，走在最前面，襝衽笑道：「賤妾等一步來遲，有勞公子久候，還請恕罪。」

她說的是這麼溫柔客氣，花無缺又怎會在女子面前失禮，立刻也長長一揖，躬身微笑道：「不是夫人們來遲，而是在下來的太早了。」

慕容珊珊笑道：「今日天氣晴朗，風和日麗，風雅如公子，自當早些出來逛逛的，只恨賤妾等俗務羈身，不能早來奉陪。」

兩人嫣然笑語，竟真的像是早已約好出來遊春的名門閨秀和世家公子似的，那裡瞧得出有絲毫火氣。

只聽花無缺道：「南宮公子與秦公子只怕也快要來了吧。」

慕容珊珊笑道：「他們家裡有事，已先趕回去了。」

慕容雙接口道：「慕容家的事，向來是不容外人插足的。」

花無缺又呆住了，道：「但……但夫人們豈非……」

慕容雙笑道：「我姐妹雖是他們的妻子，但妻子的事，有些也是和丈夫無關的，我慕容姐妹，又怎會嫁給個愛管妻子閑事的丈夫。」

慕容珊珊笑道：「公子只怕也不願娶個愛管丈夫閑事的妻子吧。」

這姐妹兩人你一句，我一句，竟將花無缺說得呆在那裡，作聲不得，小魚兒卻暗笑忖道：「誰娶了慕容家的姑娘做妻子，果然是好福氣，明明是南宮柳與秦劍自己不敢和花無缺動手，但被她們這一說，就非但絲毫不會損了他們的聲名，人家反要稱讚他們真是個善體人意的好丈夫哩。」

只是，他們既放心肯讓自己的愛妻前來，想必是深信她們有致勝的把握，小魚兒不禁又在暗中猜測！

※※※

江別鶴也真沉得住氣，直到此刻，才微笑著道：「南宮公子與秦大俠若不來，此事豈非無法解決了麼？」

慕容雙眼睛轉到他身上，臉上的笑容立刻不見了，瞪眼道：「誰說無法解決？」

花無缺輕咳一聲，苦笑道：「在下又怎能與夫人們交手？」

慕容珊珊笑道：「公子若不願和賤妾等交手，就請公子莫要再管賤妾等與江別鶴之間的事，江別鶴又不是孩子了，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的事麼？」

她笑容雖溫柔，但話卻說得比刀還鋒利。群豪聽了都不禁聳然失笑，只道江別鶴無論如何，都是忍不下這句話的。

誰知江別鶴還是聲色不動，微笑道：「江湖朋友都知道，在下平生不願出手傷人，何況是對夫人們？更何況只是為了些小誤會。」

慕容雙大聲道：「江別鶴，你聽著，第一、這絕不是誤會，第二、你也未必能傷得了我們，你只管出手吧！」

江別鶴淡淡笑道：「這件誤會暫時縱不能解開，但日久自明，在下此刻又怎能向夫人掄拳動腳，夫人就算宰了在下，在下也是不能還手的。」

這句話說的更是漂亮已極，群豪聞言有的已忍不住喝起采來，就連小魚兒也不禁在暗中讚嘆：「普天之下，對付人的本事，只怕是誰也比不上江別鶴的，尤其在這種場合裡，才顯得出他的本事。」

慕容雙大喝道：「你明知花公子不會讓咱們宰了你，所以才故意說這種漂亮話。」

突聽一人大喊道：「至少江大俠絕不會自己溜回家去，卻讓老婆出頭來和人家吵架。」

小魚兒瞧得清楚，這呼喊的正是那化名羅九的歐陽丁，慕容姐妹卻瞧不見他，也不知說話的是誰。

她們索性裝作沒有聽見，心裡卻知道不能再和江別鶴說下去了，雙方手段既然差不多，索性彼此包涵幾分還好些。

小仙女突然大聲道：「這樣說來說去，是非黑白，還是分不清，不如還是動手吧，就讓我來領教領教花公子的高招如何？」

花無缺上下瞧了她一眼，笑道：「你想我能和你動手麼？」

慕容珊珊笑道：「花公子想來定然是不肯和婦女之輩動手的了。」

花無缺笑道：「在下若是不慎，亂了夫人們的容粧，已是罪過，何況真的與夫人們動手。」

慕容雙大聲道：「此事必需解決的，公子若沒有法子，我倒有一個。」

花無缺道：「請教。」

慕容雙道：「賤妾等說出三件事，公子若能做到，賤妾等便從此不再尋這江別鶴，但公子若無法做到，便請公子莫再管江別鶴的事！」

聽到這裡，小魚兒才恍然大悟，秦劍與南宮柳故意不來，慕容姐妹故意如此打扮，正是要拘住花無缺不能真的出手，她們才好拿三件事來難住花無缺，只要花無缺上鈎，這一仗便他輸了。

但花無缺卻也不是呆子，微一沉吟，笑道：「夫人說出的三件事，若是根本無法做到的又如何？」

小仙女大聲道：「這三件事說出後，你若無法做到，咱們就做出來讓你瞧瞧，這樣總該算是公平得很了吧。」

慕容珊珊道：「這三件事自然是不分男女，人人都能做到的，賤妾等只不過是想領教領教公子的武功與智慧而已。」

花無缺笑道：「若是如此，在下便從此退出江湖。」

※※※

小魚兒早已算定慕容姐妹說出的那三件事必定是百靈精怪，極盡刁鑽之能事，此刻不禁暗笑道：「花無缺呀花無缺，你一答應，只怕就要上當了！她們挖空心思想出來的事，連我都只怕未必能做到，何況你！」

需知花無缺那句話說得雖輕鬆，但「退出江湖」四字，份量卻實在太重，他此刻聲名正如日之方升，此後數十年的江湖生涯，必定是多采多姿，絢麗無比，但他今日若輸了，這一生便將沒沒以終。是以他自己雖然充滿自信，旁邊瞧熱鬧的人卻不禁為他緊張起來，只見慕容姐妹悄悄商議了一陣。

慕容雙終於笑道：「賤妾等要公子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請公子以『金雞獨立』姿勢站著，然後再令人來推，若是推不倒公子，公子便算贏了。」

花無缺笑道：「但不知夫人要多少人來推呢？」

慕容雙眼波一轉道：「隨便多少人！譬如說，兩百個吧！」

花無缺略一沉吟，竟含笑道：「好，就是如此。」

這句話說出來，群豪又不禁聳然動容，兩百個人加在一齊，那力量是何等巨大，縱然兩百條普通壯漢，加起來的力量也絕非花無缺一個人所能抵擋的，何況他還要以「金雞獨立」這姿勢站著。「這件事有什麼稀奇，只要花些腦筋，任何人都能做的，你只要把背貼著山壁而立，莫說兩百人，就算兩萬個人也是『推』不倒你的。」

小魚兒只當花無缺也想通了這點，誰知他並不走向山壁，竟在空地上就曲起一腿微微笑道：「在下數到『三』時，夫人便可令人來推了。」

慕容姐妹交換了個眼色，目中都不禁露出欣喜之色，齊聲道：「遵命。」

這時山谷內外幾百個人，包括小魚兒在內，都以為花無缺是輸定了，有的人甚至已在嘆息。

以花無缺之武功而論，百十壯漢，的確不是他的敵手，但這種硬拼力氣的事，卻毫無技巧可言，既不能借力使力，也不能躲讓閃避，別人有一百斤力氣推來，你也必需要一百斤力氣才能抵擋。

只聽花無缺道：「一、二、三……」數到「三」字，他踏在地上的一隻腳，竟突然下陷了半寸，那堅硬的石地在他腳下，竟變得像是爛泥似的。慕容珊珊瞧得心裡暗吃一驚，揮手道：「花公子已準備好了，你們還等什麼？」

抬轎的十八條彪形大漢，立刻快步奔來，他們顯然是早經訓練，奔行之中，第二人的手已搭上第一人的肩頭，第三人搭上第二人的……十八個人腳步越來越快，衝向花無缺，推了出去。

這一推之力，非但聚集了這十八個人本身的力量，還加上他們的衝力，力量之大，可以想見。

# 第六十章 天之驕子

誰知那十八條大漢一推之後，花無缺非但未曾跌倒，連後退都沒有後退，他身子竟又往下陷落了幾寸。

十八條大漢用得力量越大，他身子也就往下陷得越快，十八條大漢滿頭汗珠滾滾而落，用盡了全身力氣。

花無缺身子竟已下陷了兩尺，半條腿都已沒入石地裡，但他面上卻仍帶著微笑，竟似沒有花絲毫力氣，就好像站在流沙上似的。

群豪如瞧魔法，瞧得目定口呆，幾乎以為自己眼睛花了──他腳下站著的難道不是真的石地，而是流沙。

小魚兒也瞧得呆了。

花無缺用的這法子雖然比他所想的要笨得多，也困難得多，但這樣的法子卻只有更令人吃驚，更令人佩服。

小魚兒想了想，連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花無缺所用的這法子聰明，還是自己所想的那法子聰明了。

只見花無缺身子下陷已越來越慢，顯然是那十八條大漢推的力量也已越來越是微弱。

到後來花無缺不再下陷時，那十八條大漢突然跌倒在地，竟已全身脫力，再也站不起來了。

花無缺竟已對「移花接玉」的功夫，巧妙地轉變了他們的方向，他們的力量本是往後推的，但經過花無缺的轉變後，已變成向下壓了，是以他們看來雖是在推花無缺，其實卻無異在推那地面。

群豪自然不懂這其中的巧妙，但越是不懂，對花無缺的武功就越是驚訝佩服，終於忍不住暴雷般喝起采來。

慕容姐妹面上也不禁變了顏色。只聽花無缺微笑道：「夫人們還要另找他人來推麼？」

慕容珊珊強笑道：「公子神通果然不可思議，賤妾佩服得很。」

小仙女撇了撇嘴，大聲道：「這第一件事就算你能做到，還有第二件呢。」

花無缺微微一笑，身子自地下拔起，有風吹過，他那條腿上所穿的半截褲子，立刻化為蝴蝶般隨風而去。

群豪采聲歷久不絕，等到采聲過後，那車廂裡還在響著清脆的掌聲，小魚兒聽得一顆心立刻絞了起來。

他雖然不得不承認花無缺的武功，確實值得「她」拍掌的，只是他想到這一點，卻不免更是難受。

花無缺已微笑道：「那第二件事是什麼，還請夫人吩咐。」

慕容珊珊眼皮一轉，笑道：「安慶城裡，有家專售點心的館子，叫『小蘇州』，不知公子可知道麼？」

花無缺微笑道：「江兄曾帶在下去嚐過幾次。」

慕容珊珊道：「這『小蘇州』所製的八寶飯，千層糕，甜而不膩，入口即化，當真可說得上是妙絕天下。」

花無缺笑道：「在下雖然對此類甜食毫無興趣，但在下卻有位朋友，對這兩樣東西，也是讚不絕口的。」

小魚兒自然知道他說的這「朋友」是誰，想到鐵心蘭和他在一起吃八寶飯的樣子，小魚兒幾乎氣得跌下樹來。

慕容珊珊已嬌笑道：「賤妾等對這兩樣東西非但讚不絕口，簡直已是魂牽夢縈，時刻難忘了，不知公子可否勞駕去一趟，解解賤妾的饞。」

這件事也未免太不合情理，也太容易。

花無缺心裡也奇怪，但對於女子們的要求，他從來不願拒絕，他怔了怔，終於笑道：「在下若能為夫人們做點事，正是榮幸之至。」

慕容珊珊道：「但這兩樣東西，卻要乘熱時才好吃。」

花無缺沉吟道：「在下買回來時，只怕還是熱的。」

慕容珊珊笑得更甜道：「但公子此去，兩隻腳卻不能沾著地面。不知公子能做得到麼？」

這句話說出來，群豪才知道她們出的難題，原來在這裡，但兩隻腳不沾地，卻又怎能到安慶城來回一次？

小魚兒卻又忍不住要笑了，暗道：「這位慕容姑娘們出的題目，簡直越是荒唐了，兩隻足不沾地，難道不能坐車去，騎馬去麼？」

這件事又是個詭譎狡計，但花無缺若做不到，等到慕容珊珊做出來時，以花無缺的為人，也只好認輸的。

只見花無缺突然脫下鞋子，露出一雙潔白的羅袜，笑道：「在下雙足是否沾地，此袜可為證。」

話聲未了，他身形已像輕煙般掠起。

他既沒有坐上車子，也沒有騎上馬，卻掠到一株大樹前，折下了兩段樹枝，左手的樹枝在地上一點，已掠出三丈，右手的樹枝接著一點，人已到了六丈開外，只聽他語聲遠遠傳來，道：「夫人稍候片刻，在下立即回來。」

他竟將這一手「寒鳧戲水」的輕功，運用至化境，別人縱然使用這手輕功，但要在片刻間來回數里，也是絕不可能的。

議論之間，時間像是過去得很快，只見遠處人影一閃，花無缺已到了近前，嘴裡果然啣著東西。

他兩根樹枝點地，身子倒立而起，腳底向天，一雙潔白的羅袜，果然還是乾乾淨淨，點塵不染。

歡呼聲中，花無缺身子一翻，兩隻腳已套入方才脫下的那雙鞋子裡，拋去樹枝，將那包東西送到慕容珊珊面前，笑道：「在下幸不辱命，請夫人乘熱吃吧。」

慕容珊珊勉強擠出一絲笑容，道：「多謝公子。」

她接過紙包，拆了開來，裡面果然是包著熱氣騰騰的八寶飯和千層糕，她只得拿起一塊，慢慢吃下去。

這又甜又香的千層糕，吃在她嘴裡，卻像是有些發苦。

不錯，花無缺用的又是個笨法子，但小魚兒非但不能說他笨，甚至也不禁在暗中有些佩服。

他用第一個「笨法子」顯示出他驚人的內力，再用這第二個「笨法子」顯示出他超群脫俗的輕功。

他用的若不是這兩個「笨法子」，群豪此刻非但不會拍掌，簡直已要將臭雞蛋、橘子皮拋在他身上了。

※※※

慕容珊珊好容易才將一塊千層糕吞下去，她簡直從未想到千層糕也會變得這麼樣難吃的。

花無缺不動聲色，等她吃完，才笑道：「那第三件事呢？」

小仙女早已忍不住了，大聲道：「有間屋子，門是關著的，你全身上下都不許碰著這扇門，也不許用東西去撞，能走進這屋子麼？」

小魚兒暗笑道：「這第三件事簡直比第二件還要荒唐，他手腳不能去碰那扇門，難道就不能打開窗子進去麼？」

但他此刻也知道花無缺必定是不會用這法子的。

只見花無缺沉吟了半晌，道：「此地並無房屋，不知這馬車……」

慕容雙道：「馬車也行，你手不許碰馬車的門，能走進馬車裡，就算你勝了。」

花無缺目光轉向慕容珊珊，道：「是這樣麼？」

慕容珊珊想了想，笑道：「馬車和屋子是一樣的。」

花無缺微笑道：「在下做到此事後，夫人還有無意見？」

慕容雙瞧了慕容珊珊一眼，慕容珊珊道：「公子若能做到此事，賤妾等立刻就走。」

她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事能難得倒花無缺，若是動武，更非花無缺的敵手，不走又能如何？

花無缺笑道：「既是如此，夫人但請瞧著……」他一面說話，一面已走向那馬車。

小魚兒暗道：「這小子難道能用『隔山打牛』一類的劈空掌力，將這馬車的門震裂不成？」

只見花無缺走到馬車前，突然道：「鐵姑娘，開門吧。」

車廂裡人銀鈴般嬌笑道：「這就開了。」

群豪先是驚訝，後是奇怪，終於忍不住大笑起來，連小魚兒都幾乎忍不住要笑起來，但聽見那銀鈴般的嬌笑聲，他實在笑不出。

慕容姐妹眼睜睜瞧著花無缺走進車門，也呆住了。

只聽花無缺在車廂裡笑道：「在下並未違背夫人們的規矩，已走進馬車來了，夫人是否同意在下已勝了？」

慕容姐妹張口結舌，竟說不出話來。

花無缺用的這法子，竟比慕容姐妹和小魚兒所想的還要聰明，還要荒唐，在他等到最後才用出來，群豪已非但不會對他輕視，覺得失望，反而只有更佩服他的機智，一個個紛紛歡呼道：「花公子自然該算是勝了，誰也沒有話說。」

慕容珊珊再想勉強擠出一絲笑容，也沒法子了。

她跺了跺腳，轉身走上轎子，慕容雙也跟著她，小仙女狠狠瞪了江別鶴一眼，狠狠道：「你莫要得意，我不會有好日子給你過的。」

江別鶴微笑瞧著她，也不說話。

十八條大漢又抬起了三頂大轎，三頂小轎，逃也似的走出了這山谷。

江別鶴笑道：「花兄的機智與武功，當世已不作第二人想，小弟當真嘆為觀止了。」

群豪歡聲雷動，花無缺自車廂中抱拳答禮，於是這輛馬車也在這歡呼喝采聲中，駛了出去。

※※※

小魚兒瞧著這輛馬車，想到車廂裡的鐵心蘭，竟呆住了，一顆心像是手巾似的被絞住，過了半晌，突又呼道：「我幾時對她這麼好的？我為何要為她痛苦？這不是活見鬼麼？」

鐵心蘭在他身邊時，他絲毫也不覺得什麼，但等到鐵心蘭到了別人身旁，他竟突然覺得鐵心蘭比什麼都重要。

※※※

小魚兒呆了半晌，突見人叢裡走過兩個又高又大的胖子，他這才想起已答應過屠嬌嬌的事。

他躍下樹，擠了過去，輕輕拍了拍那「羅九」歐陽丁的肩頭，歐陽丁霍然回過頭，臉色已變了。

小魚兒笑道：「你總是如此緊張，為何還不瘦，倒也是件怪事。」

歐陽丁認出了他，面上這才露出笑容，道：「最難消受美人恩，在下總無美人之恩可以消受，只有以吃來打發日子，自然要越來越胖了。」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笑道：「兩位原來早已知道是我將那位姑娘帶走的？」

歐陽丁笑道：「除了兄台之外，她還會跟著誰走？」

歐陽當笑道：「只是小弟卻想不到兄台竟對那傻丫頭也有興趣，居然將她也帶走了。」

但兩人這一次算盤都沒有打對，更未想到那「傻丫頭」竟是屠嬌嬌，以為那「傻丫頭」也是被小魚兒帶走的。

小魚兒自然也不說破，笑道：「有總比沒有好，兩個總比一個好，是麼？」

談笑間三人已走出山谷，快走到屠嬌嬌的馬車前。

小魚兒突然停下腳步，道：「兩位請走吧，晚上再見。」

歐陽丁笑道：「兄台莫非又要去會佳人了麼？」

小魚兒神秘的一笑，道：「也許是……」他有意無意間，往那馬車瞟了一眼。

歐陽丁眼珠子一轉，大笑道：「在下等反正無事，正想陪兄台聊聊。」

小魚兒故意著急道：「我還要到別處去，兩位……」

歐陽當大聲道：「兄台只怕不是要到別處去吧！」

歐陽丁已衝到那馬車前，一把拉開了車門，拍手笑道：「我猜的果然不錯，佳人果然就在這裡。」

這兄弟兩人一個拼命要佔便宜，一個寧死也不吃虧，見到自己尋到的「美人兒」被別人弄走了，越想越覺得這虧實在吃得太大了，不佔些便宜回來，以後簡直連覺都睡不著，兄弟兩人竟不約而同，坐上了馬車。

歐陽丁笑道：「兄台也請上來吧。我兄弟兩人反正是打不走的了。」

小魚兒肚子裡暗暗好笑：「你這『寧死不吃虧』，看樣子今天已經是非吃虧不可的了。」

他愁眉苦臉的坐上馬車，嘆道：「早知如此，方才我就該避著你們才是，怎地還跑去招呼……唉，這只怕是瞧熱鬧瞧得暈了頭了。」

於是車馬啟行，向前直馳。

歐陽兄弟笑得更是得意，在那又厚又軟的車座上舒服的坐了下來，卻不知對面坐的就是要命的瘟神。

屠嬌嬌低垂著頭，彷彿羞人答答的模樣，其實卻是不願這張臉被對面的人瞧得太清楚。

歐陽丁大笑道：「一日不見，姑娘怎地變得更漂亮。」

歐陽當笑道：「新承雨露，花朵自更嬌艷，你難道連這道理都不懂。」

這兩兄弟雖然時時刻刻都在提防著別人，但此刻在這馬車裡，背後就是車壁，他們還有什麼好提防的。

小魚兒雖然知道屠嬌嬌要騙這兩人上車，必定是要向他們算帳了，但也想不出她要如何下手。

只見屠嬌嬌始終羞答答的坐著，並不急著出手，也沒有找小魚兒幫忙的意思，竟像是早已胸有成竹。

小魚兒只覺這熱鬧比方才還有意思，簡直等不及地想瞧瞧屠嬌嬌如何出手，歐陽兄弟又是如何對付。

這時車馬越走越快，已遠離人群，轉入荒郊。

歐陽丁忍不住問道：「兄台的香巢，怎地這麼遠呀？」

小魚兒笑道：「你若想吃李子，就該沉住氣。」

歐陽當大笑道：「是極是極，只不過……」

屠嬌嬌突然抬起頭來，嬌笑道：「只不過那李子酸得很，你們只怕吃不下去。」

歐陽兄弟齊地怔了怔，似已覺得有些不對勁了。

歐陽丁哈哈笑道：「姑娘什麼時候變得如此會說話了！」

屠嬌嬌笑道：「很久了，大概已經有二十年了。」

歐陽兄弟臉色又變了變，兩人已準備衝下車去。

小魚兒瞧得暗暗皺眉：「屠嬌嬌做事怎地也變得如此沉不住氣了，她這兩句話說出，也不怕打草驚蛇麼？……」

就在這時，只聽「蹼」的一聲，那寬大的車座下，又厚又軟的墊子裡竟突然伸出四隻手來！

兩人只覺肘間一麻，雙臂已被這四隻手捏住，有如加上了道鐵箍，痛澈心骨，再也動彈不得了！

歐陽丁驚極駭極，顫聲道：「兄……兄台，你……你為何如此？」

小魚兒又是驚奇，又是好笑，道：「這不關我的事，你們莫要問我。」

歐陽丁轉向屠嬌嬌，道：「難道這……這是姑娘的主意？」

屠嬌嬌笑道：「不是我是誰呢？」

歐陽兄弟聽得這語氣，臉上嚇得更無一絲血色。

歐陽當道：「你……你究竟是什麼人？」

屠嬌嬌笑道：「你方才認不出我，是真的，現在還認不出我，就是裝佯了。」

歐陽當道：「我……我兄弟怎會認得姑娘？」

屠嬌嬌道：「你不認得我，為何會如此害怕？」

歐陽丁強笑道：「害怕？誰害怕了……」

歐陽當咯咯乾笑道：「我兄弟自然知道嬌姑娘這是開玩笑的。」

屠嬌嬌嘆了口氣，道：「歐陽丁，歐陽當，你們再裝佯也沒有用了……」

歐陽丁道：「屠大姐，你也覺得有趣麼！瘦子竟會變得如此胖了。」

屠嬌嬌笑道：「你們只怕是吃了發豬菜。」

歐陽丁道：「不錯不錯，我兄弟真像是吃了發豬菜了，哈哈。」

屠嬌嬌眼睛一瞪，冷冷道：「現在已經到了你們將發豬菜的菜都吐出來的時候，是麼？」

兩人嘴裡不停地打著「哈哈」，卻連什麼話都不說，小魚兒知道這兩人不知又在打什麼壞主意了。

突聽車墊下一人笑道：「歐陽兄弟這二十年來除了養得又白又胖外，不想還學會了你這打哈哈的本事，我看不如收他們做徒弟算了。」

陰陽怪氣的語聲，竟是白開心的。

一人大笑道：「哈哈，我若是收了這兩個徒弟，只怕連褲子都要被他們算計去，只能光著屁股上街了，哈哈。」

這兩個「哈哈」聲音又宏又亮，正是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的「笑裡藏刀小彌陀」哈哈兒來了。

歐陽兄弟本來還在打著脫逃的主意，一聽藏在車墊下的竟是這兩個人，他們還有什麼希望逃得掉。

歐陽丁乾笑道：「小弟不想竟將兩位兄長坐在屁股下了，真是罪過。」

白開心在車墊下笑道：「那倒無妨，屠大姐將這下面弄得比我家的床都舒服，還有酒有肉……」

哈哈兒接著笑道：「只是我想到你們兩張肥屁股就在頭上，卻有些吃不下了。」

歐陽當道：「兩位不放開手，小弟便無法站起來，小弟不站起來，兩位便只能在下面蹲著……屠大姐，你說這怎麼辦呢？」

屠嬌嬌笑道：「這還不容易辦麼？只要你們把發豬菜吐出來，他們立刻就放手。」

白開心道：「再不然就將你兩人宰了也行。」

哈哈兒道：「哈哈，這主意倒也不錯。」

歐陽丁嘆了口氣，道：「屠大姐交給我兄弟的東西，我兄弟早就想送到惡人谷去的，只是……」

屠嬌嬌冷笑道：「只是東西卻不見了，是麼？」

歐陽丁哭喪著臉道：「屠大姐猜的一點也不錯，你們入谷的第二年，那批東西就全都被人搶走了，我兄弟生怕屠大姐怪罪，所以只好……只好……」

屠嬌嬌完全不動聲色，甚至連眼睛都沒有眨一眨，悠然道：「這理由的確不錯，但搶東西的是誰呢？」

歐陽丁嘆了口氣，道：「路仲達。」

屠嬌嬌突然咯咯嬌笑起來，道：「哈兄，你說他們這謊話說的好麼？」

哈哈兒道：「哈哈，果然不錯，他明知咱們沒法子去問路仲達的。」

白開心嘻嘻笑道：「這種事就叫做死無對證。」

歐陽當道：「若有半句虛言，就叫我天誅地滅，不得好死，下輩子投胎變個母豬，紅燒了來讓哈兄下酒。」

小魚兒暗笑道：「這人賭咒當真好像吃白菜似的，一天也不知說多少次，否則又怎能說得如此流利。」

只見屠嬌嬌仰起了頭，全不理睬，哈哈兒和白開心在車墊下也不說話，卻有陣咀嚼聲傳出，顯見白開心已在吃起肉來。

歐陽兄弟你一句我一句，說得滿頭大汗，幾乎連嘴都說破了，屠嬌嬌卻像是一句也沒聽見。

小魚兒越瞧越有趣，本來想走，也捨不得走了，這時車馬突然停下，接著，車窗外就露出了一張臉。

這張臉冷漠蒼白，白得已幾乎變得像冰一樣透明了。

歐陽兄弟瞧見了這張臉，就好像被別人抽了一鞭子似的，整個身子都縮成一團，歐陽丁道：「原……原來杜……杜老大也來了！」

# 第六十一章 陰狠毒辣

歐陽兄弟方才還是滔滔不絕，能說會道，此刻見了杜殺，竟連幾個字都說不清楚。

小魚兒瞧見「血手」杜殺這張冰一般的臉，心裡不知怎地，卻生出一種親切之感，忍不住笑道：「杜大叔，你好麼？」

杜殺道：「好！」

他只瞧了小魚兒一眼，在這一瞬間，他目中的冰雪似乎有些溶化，但等到這雙眼睛盯在歐陽兄弟身上時，寒意卻更重了。

他拉開了車門，話也不說，另一隻手已摑在歐陽當臉上，正正反反，摑了二十幾個耳光，這才冷冷道：「你還認得我麼？」

歐陽當卻連哼都不敢哼，還陪著笑道：「小……小弟怎敢不……不認得杜老大？」

杜殺冷笑著反手一掌，切在他右膝「犢鼻」穴上，照樣給歐陽丁也來了一掌，轉過身子，厲聲道：「下來吧！」

歐陽丁道：「小……小弟腿已不能動了，怎麼下去？」

杜殺道：「腿不能動，用手爬下來！」

歐陽兄弟互望了一眼，果然乖乖的爬了下去。

※※※

馬車停在一棟荒宅外，趕車的卻已不見了。

幾人進了荒宅，只見殘敗破落的大廳裡，竟生著堆火，火上煮著鍋東西，也不知是什麼？還有好幾個瓦罐子，零亂地放在地上，像是做菜用的佐料。

一個人箕踞在火堆旁，正是那趕車的，這麼大熱的天氣，他坐在火旁頭上竟沒有一粒汗珠。

屠嬌嬌笑道：「小魚兒，你還不快過去見見你的李大叔，這些年來，他天天在想著你哩，只不過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吃你的肉。」

小魚兒笑嘻嘻道：「看樣子，李大叔莫非在生氣麼？」

小魚兒走過去，笑道：「李大叔，你可莫要真的生氣，人一生氣，肉就會變酸的。」

李大嘴忍不住哈哈一笑，拉起小魚兒的手，笑道：「不想你這小鬼倒還記得這句話。」

這時歐陽兄弟才呻吟著爬了進來。「血手」杜殺冷冷的跟在他們身後，只要他們爬得慢了些，就重重給他們一腳，簡直把這兩人看得比豬還不如。

哈哈兒大笑道：「二十年來，咱們兄弟還是第一次聚了這麼多，當真是盛會難逢，不可不好生慶祝慶祝。」

屠嬌嬌咯咯笑道：「江湖中若有人知道咱們這班老伙伴又聚在一起了，不知該如何想法？」

哈哈兒笑道：「他們只怕連苦膽都要嚇破。」

李大嘴正色道：「苦膽千萬不可嚇破，否則肉就苦得不能吃了。」

※※※

小魚兒眼珠子四下轉動，瞧著這些人，想到自己童年時的光景，心裡也不知是什麼滋味。

這些人雖然是惡人，但在他眼中，每個人多少都有些可愛之處，真要比江別鶴那種偽君子可愛得多。

小魚兒覺得實在開心的很，但想到這些人每個都和瘟神一樣，此番重出江湖，又不知有多少人要倒霉了。他心裡不覺又有些發愁。

他實在不能眼睜睜的瞧著，他得想個法子。

只聽屠嬌嬌道：「現在，只差陰老九了，不知他遇見了什麼事，怎地還未趕來？」

歐陽丁爬在地上，陪笑道：「小弟瞧見諸兄又復重聚，實是不勝之喜。」

歐陽當也趕緊笑道：「這實在該喝兩杯慶祝慶祝才是。」

屠嬌嬌道：「是呀，但咱們的錢已被你騙光了，那裡還有錢買酒。」

歐陽丁道：「屠大姐只要放了小弟，小弟必定立刻去找那姓路的，拼了命也要將那批東西搶回來。」

話未說完，杜殺的鋼鈎已鈎入了他肩頭，將他整個人都鈎了起來，歐陽丁再也忍不住殺豬似的慘呼道：「杜老大，小弟並未說謊，你饒了小弟吧！」

杜殺冷冷道：「東西在那裡？說！」

歐陽丁道：「真……真被路仲達……」

杜殺一拳搗在他臉上，他「達」字出口，一嘴鮮血也隨著噴了出來，裡面還夾著三顆牙齒。

小魚兒明知這歐陽兄弟比誰都壞，但瞧見他們這付模樣，也覺大是不忍，正想設法幫他們個忙，歐陽丁已大呼道：「我說了，我說了，那批東西還在，路仲達根本連手指也沒有碰到，我方才全是說謊的，你們饒了我吧。」

小魚兒嘆了口氣，喃喃道：「你明知要說的，為何不早說，難道非要人家用這種法子對付你不可？這也就怪不得別人心狠手辣了。」

杜殺道：「東西既在，在那裡？」

歐陽丁顫聲道：「我說出之後，你們還要殺我麼？」

哈哈兒道：「哈哈，咱們本是如弟兄一樣，怎會殺你們？」

歐陽當道：「這話要杜老大說，我兄弟才放心。」

「血手」杜殺雖然心狠手辣，但平生言出必行，從未說過半句謊話，這點江湖中人都是知道的。

只聽杜殺冷冷道：「你說出之後，我等絕不傷你性命！」

歐陽丁長長鬆了口氣道：「那批東西就藏在龜山之巔的一個洞穴裡……」

歐陽當搶著道：「小弟還可為諸兄畫一幅詳細的地圖。」

※※※

地圖畫好，眾人俱是喜動顏色，四雙手一齊伸了出去，只聽一連串「劈拍」聲響，你打我的手，我打你的手，四雙手又一齊縮了回去──只有四雙手，只因「血手」杜殺的手除了殺人外，是從不輕易伸出來的。

李大嘴終於大聲道：「此圖還是交給杜老大保管，否則我絕不放心。」

突聽一人悠悠道：「不錯，除了杜老大外，我也是誰都不放心的。」

縹縹渺渺的語聲中，窗外已多了條人影。

哈哈兒道：「哈哈，陰老九果然是聰明人，等咱們費了半天力後，他才來搶便宜。」

陰九幽冷冷道：「你們費了力，難道我沒有？」

屠嬌嬌笑道：「你費了什麼力？難道被鬼纏住脫不了身？」

陰九幽一字字道：「我正是遇見鬼了。」

陰九幽目光在小魚兒身上打了個轉，突然陰惻惻的笑，道：「小魚兒，你猜是什麼鬼？」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笑道：「能纏住你的鬼，倒也少有，但能令你害怕的人，倒有一個……」

屠嬌嬌跳了起來，失聲道：「你莫非遇見了燕南天？！」

陰九幽詭笑道：「我若遇上他，還能來麼？……我只不過遠遠瞧見他了，瞧見他騎在馬上，生龍活虎，比以前好像還要精神得多。」

小魚兒聽得又驚又喜，李大嘴、哈哈兒、白開心、屠嬌嬌，臉上全都變了顏色，尤其是屠嬌嬌，一步衝過去，道：「他……他是往那裡去的？」

陰九幽道：「我怎知他要到那裡去？說不定是往這裡來的。」

這句話說出來，名震天下的「十大惡人」們竟連坐都坐不住了，李大嘴首先站了起來，道：「這裡的確不是久留之地，咱們走吧。」

哈哈兒道：「走自然要走，誰不走我佩服他。」

歐陽丁顫聲道：「求求你們，將我也帶走吧，我……我也不願見著燕南天。」

這「燕南天」三個字，竟像是有著什麼魔力，竟能使這些殺人不眨眼的人物坐立不安，失魂落魄。

小魚兒瞧得又是驚喜，又是羨慕，暗嘆道：「一個人若能做到像燕南天這樣，這輩子也就不算白活了……我自以為蠻不錯的，但比起他來，又能算什麼？」

但燕南天也是個人呀，燕南天能做到的事，江小魚為什麼不能做到，江小魚又有什麼不如人的地方？

一時之間，小魚兒但覺心中，萬念奔湧，忽而覺得心灰意懶，忽又覺得熱血澎湃，豪氣頓生……

忽聽歐陽丁狂呼一聲，鮮血飛激，他一條手臂，一條大腿，竟已被屠嬌嬌生生剁了下來。

歐陽當嘶聲道：「杜老大，你……你答應過的……你……」

屠嬌嬌笑道：「杜老大只答應不要你性命，並未答應別的呀！」

她一面說話，一面又將歐陽當的一手一腿剁了下來，又將罐子裡一滿罐白糖，全都倒在他們身上。

歐陽當大呼道：「你……你乾脆給我個痛快，殺了我吧！」

屠嬌嬌笑道：「杜老大說過不殺你，我怎能殺你！」

歐陽丁咬牙道：「你……你好狠的心，好毒的手段！」

屠嬌嬌咯咯笑道：「你現在雖然這麼說，但我若落在你手上，你只怕比我還要狠上十倍。」她嬌笑著走了出去，竟再也不瞧他們一眼。

歐陽兄弟的慘呼，竟像是沒有一個人聽見。

※※※

現在，夕陽滿天，已是黃昏。

小魚兒獨立在夕陽下，屠嬌嬌，白開心，李大嘴，杜殺，陰九幽都已走了，臨走之前，都和小魚兒說過一些話，但說的是些什麼，小魚兒並沒有認真去聽，他只知道他們都已到龜山去了，並沒有要小魚兒隨行，小魚兒更沒有跟他們去的意思，他只聽見他們說：

「小心提防著燕南天，好生將江別鶴鬥垮，你跟著我們走，也有些不便，我們日後定會來找你。」

小魚兒並沒有認真去聽他們說的話，只因也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他的心突然被「燕南天」三個字充滿。

「燕南天，我為什麼不能學燕南天？而要學屠嬌嬌，李大嘴？……我恨一個人時……為什麼不能學燕南天那樣，堂堂正正地找他，與他決鬥，反去學屠嬌嬌和李大嘴，只知在暗中和他搗鬼！」

歐陽兄弟的慘呼聲，猶不住自風中傳來。小魚兒突然轉身向那荒宅直掠而去。

歐陽兄弟倒臥在血泊中，成千成萬蟲蟻，已自荒宅中四面八方湧了過來，他們身受之慘，實非任何言語所能形容。

他們瞧見小魚兒來了，俱都顫聲呼道：「求求你，賞我一刀吧，我死也感激你。」

小魚兒嘆了口氣，竟將兩人提了出去，尋了個水井，將他們兩人身上的蟲蟻沖了個乾淨。

歐陽兄弟再也想不到他竟會來相救，四隻眼睛呆望著小魚兒，目光中既是驚訝，又是感激。

小魚兒喃喃道：「我突然變得慈悲起來了，你們奇怪麼？我雖然知道你們都不是好東西，但要你們這樣慢慢的死，卻也未免太過份了些。」

歐陽丁凝注著他，道：「你……你若肯救我，我……必定重重報答你。」

小魚兒笑道：「只要你能活下去，我一定救你，但我可不要你什麼報答。」

歐陽丁瞧著他，就像是從未見過他這個人似的，突然道：「那批寶物並非藏在龜山。」

他忽然說出這句話來，小魚兒怔了怔。

歐陽丁那張本令任何人見了都要生出惻隱之心的臉，竟又露出一絲狡惡的獰笑，咬牙道：「我在那種情況下說出來的話，任何人都不會以為是假的了，是麼？我正是要他們認為如此，否則那些惡鬼又怎會上我的當！」

小魚兒道：「他們最多也不過空跑一趟而已，也算不得是上當。」

歐陽當疼得嘴唇上的肉都在打顫，此刻卻仍大笑道：「我兄弟要他們上當，豈只空跑一趟而已。」

歐陽丁獰笑道：「這一趟他們縱能活著回來，至少卻也得將半條命留在龜山上。」

小魚兒皺眉道：「為什麼？」

歐陽當陰陰笑道：「我兄弟告訴他們的那個地方，沒有藏寶，卻有個惡魔，這惡魔已有許多年未露面了，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他會藏在龜山。」

歐陽丁道：「咱們就算死了，但他們也沒有好受的，遇見了這惡魔，他們身受之慘，只怕比咱們還慘十倍。」

小魚兒搖頭笑道：「你們既已要死了，何苦要害人？」

歐陽丁大笑道：「我明知他們反正是放不過我的，索性多吃些苦，多受些罪，把他們也拖下水，我歐陽丁正是拼命也要佔便宜的。」

歐陽當大笑道：「我兄弟兩條命，要換他們五條命，這買賣做得連本帶利都有了，我歐陽當正是寧死也不吃虧。」

小魚兒瞧見他們這付一面疼得打滾，一面還要大笑的模樣，全身都起了雞皮疙瘩，搖頭苦笑道：「你們這簡直不是明知必死才害人的，簡直是為了害人，而寧可去死，像你們這樣的人，倒也少見得很。」

只見這拼命害人的兩兄弟，雖在大笑，但笑聲已漸漸微弱，歐陽當滾到歐陽丁身旁，道：「老大，咱們真要將那藏寶之地告訴這小子麼？」

歐陽丁道：「這小子天生不是好東西，得了咱們那寶藏後，害的人必定更多了，咱們死後，能瞧著這小子用咱們的寶藏害人，也是樂事一件。」

小魚兒嘆道：「別人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你們死到臨頭，也不肯說兩句好話麼？」

歐陽當道：「咱……咱們活著是惡人，死了也要……做惡鬼……」

歐陽丁道：「告訴你，那真的藏寶之處，是在……漢口城，八寶里，巷子到頭右面的三棟小屋子裡，那門是黃色的。」

歐陽當咯咯笑道：「他們都以為咱們必定也將財寶藏在什麼荒無人跡的秘密山洞裡，卻不想咱們偏偏要將財寶藏在人煙稠密之處，叫他們做夢也想不到。」

兩人的語聲，也越來越微弱，簡直不大容易聽得清楚了，那傷口也漸漸不再有血流出來。

小魚兒忽然一笑，道：「很好，現在你們若要去作惡鬼，只管去作吧，但你們卻莫要忘了，作惡鬼是要上刀山，下油鍋的，那滋味並不好受。」

歐陽當身子突然縮成一團，嘶聲道：「我不是惡人……也不願意做惡鬼，我……我不願下地獄。」

小魚兒道：「你現在才想起說這話，不嫌太遲了麼？」

歐陽當大呼道：「求求你，用我們的財寶，去為我們做些好事吧。」

歐陽丁道：「不錯不錯，我們壞事做得太多了，求求你為我們贖贖罪吧！」

小魚兒搖頭嘆道：「奇怪，很多人都以為用兩個臭錢就可以贖罪，這想法豈非太可笑了麼？若是真的如此，天堂上豈非都是有錢人，窮人難道都要下地獄。」

歐陽兄弟齊地慘呼道：「求求你，幫個忙吧！」歐陽兄弟全身顫抖，已說不出話來，只是拼命點頭。

小魚兒搖頭道：「若讓天下的惡人，全都來瞧瞧你們現在的樣子，以後做壞事的人，只怕就要少得多了。」

他嘆了口氣，接道：「但無論如何，我總會為你們試試的，你們現在才知道懺悔，雖已遲了，但總比死也不肯懺悔好一點，你們只管放心死吧。」

※※※

每個人一生之中，都會有一個特別值得懷念的日子。

小魚兒自然也有這樣的一天。

小魚兒在這一天裡，突然發現了許多事……這些事他以前並非完全不知道，只是從未仔細去想而已。

這一天縱然對一生多姿多采的小魚兒說來，也是特別值得懷念的，就在這一天裡，他經歷到從來未有的傷心與失望，也經歷到從來未有的興奮與刺激，假如他以前始終還只是個孩子，這一天卻使他完全成長起來。

※※※

現在，小魚兒將臉上洗得乾乾淨淨，到成衣舖裡，換上套天青色的衣服，臨鏡一照，自己對自己也覺得十分滿意。

於是他又找了家地方最大，生意最好的飯館，飽餐了一頓，來自四面八方的江湖朋友，仍留在安慶城沒有走，這狀元樓裡幾十張桌子，倒有一大半坐的是武林豪傑。

小魚兒帶著欣賞的心情，瞧著他們大塊吃肉，大碗喝酒，他覺得這些粗豪的漢子們，委實都有他們的可愛之處。

只聽他旁邊桌子一人笑道：「歐陽兄今天晚上想必還是要到這狀元樓來的了。」

那「歐陽兄」哈哈笑道：「承蒙江大俠瞧得起，倒也發給俺一張帖子，今天晚上正是少不得還要到這裡來喝上一頓。」

他語聲故意說得很大，四下果然立刻有不少人向他瞧了過來，那眼光既是羨慕又有些妒忌。

小魚兒瞧得又好笑，又好氣。

江別鶴居然還有臉大請其客，被請的人居然還引以為榮，這實在要令小魚兒氣破肚子了。

靠窗的一桌上，突然又有人訝然道：「江大俠今天晚上請客，正是要為花公子慶功，花公子此刻卻怎地要走了？難道他竟不給江大俠面子。」

另一人道：「今天風和日麗，天色晴朗，花公子想必正是帶著他未來的妻子出城去踏青，絕不會是真要走的。」

只見一輛大車，自東而來，車窗上竹簾半捲，隱約可以瞧見一個烏髮堆雲的麗人倩影。

花無缺風神俊朗，白衣如雪，騎著匹鞍轡鮮明的千里馬，隨行在車旁，不時與車中人低低談笑。

小魚兒一眼瞧過，幾乎又變得痴了。

這時酒樓上的人大多湧到窗前憑窗下望，不覺又發出一片艷羨之聲，有的人竟含笑招呼道：「花公子你好。」

花無缺抬起頭來，淡淡一笑。

酒樓上的人唯恐他瞧不見自己，一個個的頭都拼命向外伸，小魚兒卻生怕被他瞧見，趕緊縮回了頭。

直到花無缺的車馬過去，酒樓上的人都回到座上，小魚兒仍痴痴的坐在那裡，忽然喃喃自語道：「我這樣躲著他，究竟要躲到幾時，我難道真的一輩子都躲著他麼……」想到這裡，忽然站起身子，衝下樓去。

# 第六十二章 情有獨鍾

小魚兒根本全不管別人用什麼眼光瞧他，提著衣襟越跑越快，片刻間便已追上了花無缺的車馬。

車馬這時正要出城，突聽一人大呼道：「花無缺慢走！」

花無缺微微皺了皺眉頭，自然勒住馬，鐵心蘭剛從車窗裡探出半個頭，小魚兒已一個箭步竄了過來。

小魚兒會突然出現，就連花無缺都不免大吃一驚，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鐵心蘭更已駭呆了。

小魚兒拼命忍住，絕不去瞧鐵心蘭一眼，只是瞬也不瞬地瞪著花無缺，突然哈哈一笑，道：「你以為我是送死來的，是麼？」

花無缺嘆了口氣，道：「不錯。」

面對著這樣的人，小魚兒也有些笑不出來了，大聲道：「你既然這麼想殺我，為何不來找我卻等我來找你。」

花無缺緩緩道：「我自己本不願殺你，所以也並未急著找你，但此刻我既然見著你，卻還是非殺你不可！」

鐵心蘭這時才回過神，突然拉開車門，自車廂裡衝了下來，擋在小魚兒面前，大聲道：「這次是他自己來找你的，至少這次你不能殺他。」

小魚兒突然用力一推，將她推得撞在車上。花無缺臉色變了變，終於忍住沒有開口。

鐵心蘭瞧著小魚兒，顫聲道：「你……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小魚兒連瞧也不瞧她一眼，瞪著花無缺冷笑道：「這鐵姑娘聽說是你未過門的妻子，為何要來管我的閑事，我根本連認都不認得她。」

鐵心蘭用力咬住了嘴唇，雖然嘴唇已被咬得出血，雖然眼睛裡已有淚珠在打轉，卻還是不離開。

花無缺心裡只覺陣陣刺痛，故意不再去瞧鐵心蘭，淡淡道：「這次你不要別人幫忙了麼？」

小魚兒仰天大笑道：「我若要人幫忙，為何來找你？」

他突又頓住笑聲，大聲道：「你心裡自然也知道，我這種人，是絕不會為了送死而來找你的，那麼，我是為何而來的，你心裡必定又在奇怪。」

花無缺道：「正是有些奇怪。」

小魚兒道：「你以為我殺不死你，我也以為你殺不死我，若是這樣拖下去，拖到兩百年後也不知究竟是你對，還是我對，我心裡著急，你只怕比我更急，所以，我今天來，正是為了要和你做個了斷！」

花無缺目光閃動微笑道：「你想如何來做了斷？」

小魚兒道：「你只要說個地方，三個月後，我必定去找你一決生死！沒有分出生死強弱前，誰也不許逃走！」

小魚兒長長吐了口氣，又道：「但在這三個月的約期未到之前，你縱然瞧見了我，也得裝個沒有瞧見，更不能來尋我動手！」

花無缺沉吟不語。

小魚兒大聲道：「我若不來找你，這三個月，你反正是找不著我的，這條件你並沒有吃虧，你為何不肯答應？」

花無缺緩緩道：「你說出這條件，其中想必又有詭計。」

小魚兒瞪眼道：「你……你不答應？」

花無缺忽然勒過馬頭，道：「三個月後，我在武漢一帶，你必定可以找到我的。」

小魚兒大聲道：「很好，你如此信任我，我必定不會使你失望！」話未說完，也掉轉頭，大步而去。

鐵心蘭只望他會回頭來瞧一眼，但他始終也沒有回過頭來，直到他身影完全消失，鐵心蘭還痴痴的站在那裡。

花無缺靜靜地坐在馬上，也沒有催她。

※※※

也不知過了多久，鐵心蘭才緩緩上了馬車，拉起車門，瞧見花無缺仍坐在馬上等她，她心裡也不知是什麼滋味。

花無缺本是為了要讓鐵心蘭散散心，才勸她出城走走的，但此刻出得城來，兩人心裡反而都打了個結，眼見再難化解得開。

鐵心蘭不停地將車窗上的竹簾捲起來，又放下去，城郊外雖然風物如畫，但她再也沒有心情去瞧上一眼。

前面一叢花樹，千千萬萬朵不知名的山花，開得正盛，一道小溪流過花林，溪水在初秋的太陽下閃閃發光。

遠處，有個窮漢，正仰面臥在小溪旁曬太陽，近處蟲鳴陣陣，鳥語花香，地上的泥土，軟得像毯子。

花無缺下了馬，站在一株花樹下，又出起神來，微風吹動著他雪白的長衫。

鐵心蘭輕輕推開了車門，走在柔軟的泥土上，瞧著花無缺的背影，也痴痴地出了會兒神，突然道：「你明知那其中必有詭計，為何還要答應他？」

花無缺似乎嘆了口氣，但沒有回頭，也沒有說話。

鐵心蘭自他身旁走過，自低枝上摘下了一朵小花，揉碎了這朵不知名的山花，突然回過頭，面對著他，道：「你為何不說話？」

花無缺淡淡一笑，終於緩緩道：「沉默，有時豈非比說什麼話都好？」

鐵心蘭霍然扭轉了身子，道：「這兩年來，你處處照顧著我，若不是你，我早已死了，我這一輩子，從來也沒有人像你對我這麼好。」

花無缺瞧著她脖子後隨風飄動的髮絲，又沒有開口。

鐵心蘭輕嘆著接道：「我這一生中，也從沒有人像他對我那麼壞，但是我……我也不知為了什麼，一瞧見他，就沒了主意。」

花無缺閉起了眼睛，道：「這些話，你本來不必對我說的。」

鐵心蘭肩頭不住顫抖，道：「我也知道這話不該說的，但若不對你說個明白，我心裡更難受，更覺得對不起你。」

花無缺柔聲道：「這怎能怪你？你又有什麼對我不起？」

遠處那窮漢，長長伸了個懶腰，喃喃道：「年紀輕輕，為了這種小事就痛苦不堪，等你們長大了，就會知道世上比這種更痛苦千萬倍的事，還多著哩！」

花無缺本未留意他，更未想到自己在這邊的輕言細語，竟會被遠在數丈外的人聽在耳裡。

就連鐵心蘭也不覺止住了低泣聲，抬起頭來。

那窮漢打了個呵欠，突然翻身掠起。

只見他面上瘦骨稜稜，濃眉如墨，滿臉青慘慘的鬍渣子，在陽光下亮得刺眼，驟眼瞧去，也瞧不出他有多大年紀。

花無缺出道以來，天下的英雄，誰也沒有被他瞧在眼裡，但也不知怎的，這懶洋洋的窮漢，竟似有一種說不出的攝人之力，他身形雖非十分魁偉，但無論誰在他面前，都不禁要自覺渺小。

※※※

那窮漢瞧見花無缺，也似吃了一驚，喃喃道：「莫非就是他？否則怎會如此相像，別人的事我可不管，但是他……我豈能不成全他的心意。」

花無缺與鐵心蘭也未聽清他說的是什麼，這窮漢已走了過來，他懶洋洋地走著，像是走得很慢。

但只走了兩步他竟已到了花無缺面前。這時花無缺才將他瞧得更清楚了些。

只見他身上穿的是件已洗得發白的黑布衣服，腳下穿著雙破爛的草鞋，一雙筋骨凸出的大手長長垂了下來，幾乎垂過膝蓋，腰畔繫著條草繩，草繩上卻斜斜插著柄生了銹的鐵劍。

這窮漢已上上下下仔細地打量了花無缺幾眼，突然裂嘴一笑，道：「你心裡可是很喜歡這位姑娘？」

花無缺實未想到他竟會問出這句話來，怔了怔，訥訥道：「這……」

那窮漢喝道：「什麼沉默比說話好，全是狗屁，你不說出來，人家怎知你喜歡她。」

花無缺的臉竟紅了紅，更說不出話來，他從來以含蓄為美，但也不知怎地，這種粗俗不堪的話，自這窮漢嘴裡說出來，竟另有一種豪邁之氣，令人不覺心動神馳。

鐵心蘭的臉雖也紅了，卻忽然道：「有些話，他不必說，我也知道。」

那窮漢閃電般的眼睛，立刻瞪在她臉上，哈哈大笑道：「很好，不想你竟比他痛快的多，這樣的女孩子，莫說是他，就連我見了，都有些歡喜。」

那窮漢道：「你喜不喜歡他？」

鐵心蘭道：「我不……」

她抬頭瞧了花無缺一眼，又垂下了頭，接著道：「我也不是不喜歡，只是……」

那窮漢不等她再說，已大笑道：「既然不是不喜歡，自然是喜歡了。你兩人既然彼此喜歡，就由我來作媒，今日就在這裡成了親吧！」

他這句話說出來，花無缺與鐵心蘭不覺大吃一驚。

花無缺失聲道：「閣下莫非在開玩笑麼！」

那窮漢眼睛一瞪，大聲道：「這怎會是開玩笑？你瞧此地，鳥語花香，風和日麗，你兩人在這裡成親，豈非比什麼地方都好得多！」

他越說越是得意，又不禁大笑道：「紅燭之光，又怎及陽光之美，世上所有的紅氈，更都不比這泥土芬芳柔軟，你兩人就在這陽光下，泥土上，快快拜了天地，豈非人生一大樂事，就連我都覺得痛快已極！」

花無缺聽他自說自話，也不知是該惱怒，還是該歡喜，鐵心蘭呆呆地怔在那裡，更是哭笑不得。

她此刻雖有心一口拒絕，卻又不忍去傷花無缺的心。

花無缺瞧了瞧她的神色，卻忽然道：「閣下雖是一番好意，怎奈我等卻歉難從命。」

那窮漢笑聲頓住，瞪眼道：「你不答應？」

花無缺長長吸了口氣道：「是。」

那窮漢突又大笑道：「我知道了，這不是你不願意，只是你怕她不願意，但她既未說話，你又何苦多心。」

花無缺想了想，緩緩道：「有許多話，是不必說出來的。」

那窮漢嘆道：「你明明喜歡她喜歡得要命，但為了她，卻寧可硬著心腸不答應，這樣的多情種子，倒真不愧是你爹爹的兒子。」

花無缺也聽不懂他這話是什麼意思，那窮漢已瞪著鐵心蘭道：「像這樣的男人，你不嫁給他嫁給誰？」

花無缺雖然明知他是為了自己，此刻也不覺怒氣發作，冷笑道：「在下什麼人都見過，倒真還沒有見過如此逼人成親的。」

那窮漢道：「你如此說話，想必是以為我宰不了你，是麼？」

「是嗎」兩字出口，突然拔出腰畔的劍，向身旁一株花樹上砍了過去，這柄劍已銹得不成模樣，看來簡直連根樹枝都砍不動，誰知他一劍揮去，那合抱不攏的巨木，竟「喀喇」一聲折為兩段！

鐵心蘭生怕花無缺開口得罪了他，只因此人武功實是深不可測，就連花無缺，都未必是他的敵手。

要知鐵心蘭心腸最是善良，雖不願花無缺傷了小魚兒，也不願別人傷了花無缺，不等花無缺開口，搶先道：「我答應了。」

花無缺突然道：「我絕不答應。」

那窮漢奇道：「她都答應了，你為何不答應？」

花無缺明知鐵心蘭不是真心情願的，他越是對鐵心蘭愛之入骨，便越是不肯令鐵心蘭有半分勉強。

花無缺冷冷道：「我不答應，就是不答應，你若要殺我，只管動手就是！」

鐵心蘭失聲道：「你……你難道不喜歡我。」

花無缺再也不瞧她一眼──他看來雖和小魚兒全無絲毫相同之處，但使起性子來，卻和小魚兒完全一模一樣。

那窮漢瞪著眼瞧著他，道：「你寧可終生痛苦，也不答應？」

花無缺道：「絕不答應。」

那窮漢喝道：「好！我與其讓你終生受苦，倒不如現在就宰了你！」

劍光一展，向花無缺直刺過去！他這一劍自然未盡全力，但出手之快，劍勢之強，環顧天下武林，已無一人能望其項背。

只聽「拍」的一聲，花無缺雖然避開了這一劍，束髮的玉冠，卻已被劍氣震斷，滿頭頭髮，都被激得根根立起！這一劍之威，竟至如此！實是不可思議！

鐵心蘭失色驚呼道：「前輩快請住手，他不肯答應只是為了我，我心裡才真是不肯答應的，前輩你要殺，就殺了我吧！」

她驚駭之下，不禁吐了真言，花無缺只覺心裡一陣刺痛，出手三掌，竟不顧一切，搶入劍光反撲過去。

誰知那窮漢反而收住劍勢，哈哈大笑道：「姓江的果然都是牛一般的脾氣，只是你卻比你爹爹還呆，試想她若真的不肯答應你，真的不喜歡你，又怎肯為你死。」

花無缺怔了一怔，鐵心蘭也跟著怔住了，道：「他自然不姓江，他叫花無缺。」

那窮漢摸了摸頭，滿面驚訝之色，喃喃道：「你不姓江？這倒真的是件怪事，你簡直澈頭澈尾像個姓江的，你簡直和他長得一模一樣。」

花無缺也忘了出手，只覺這人簡直有些毛病。

那窮漢嘆了口氣，苦笑道：「你既然不姓江，成不成親，就全都不關我的事了，你要走就走吧。」他竟然真的什麼都不管了，喃喃苦笑著轉身而去。

花無缺，鐵心蘭兩人面面相覷，誰也弄不懂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只見那窮漢一面走，一面還在自言自語，道：「這少年居然不是江小魚，奇怪奇怪……」

鐵心蘭又驚又喜，失聲道：「前輩莫非以為他是江小魚，才逼著我們成親的麼？」

那窮漢淡然道：「我雖然是不忍見著你們為情受苦！但若非認定他是江小魚，我實在也不會多管閑事。」

那窮漢忽然回過頭來，瞧了瞧鐵心蘭，又瞧了瞧花無缺，突然大笑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原來你說的那對你最壞的人，就是江小魚，你兩人本來是會成親的！就為了江小魚，才弄成這般模樣。」

鐵心蘭幽幽嘆息一聲，垂下了頭。

那窮漢用手敲頭失笑道：「我本來想成人好事，誰知卻將這件事越弄越糟了……」

他一生精研劍法，再加上終年闖蕩江湖，奔波勞苦，從來也未能領略到兒女柔情的滋味。

花無缺聽得這笑聲，心裡又是憤怒，又是酸苦，突然道：「你就想走了麼？」

那窮漢笑道：「我知道你心裡不舒服，就讓你打兩拳出出氣吧。」

花無缺冷笑道：「你武功縱然強絕天下，卻也萬萬受不了我一掌，你若不招架，可是自尋死路！」語聲中一掌拍了出去。

這一掌看來雖輕柔，但所取的部位，卻是毒辣無比，而且掌心深陷，蓄力不吐，顯然一發便不可收拾。

那窮漢是何等眼力，聳然道：「果然好掌力！」

他天性好武，此刻驟然遇見此等少年高手，也不禁想試試對方功力究竟如何，手掌竟迎了上去！

誰知花無缺掌勢突變，直劈如矢的一掌，竟突然向右一引，轉變之巧妙亦是令人不可思議。

這一著正是「移花宮」獨步天下的「移花接玉」，花無缺一招使出，只道對方這一掌必定要反打在自己身上。

誰知那窮漢身形的溜溜一轉，竟將這普天之下，無人能破解的「移花接玉」，輕輕化解。

花無缺這才真的大驚失色，動容道：「你究竟是誰？」

那窮漢突然仰天笑道：「我一生總以未能一試『移花宮』武功為恨，不想今日竟在此地遇見了『移花宮』門下……」

洪亮的笑聲，震得四面枝頭山花，雨一般落下。

鐵心蘭悚然道：「前輩莫非與『移花宮』有什麼過不去麼？」

那窮漢戛然頓住笑聲，喝道：「我正是與『移花宮』仇深如海，我十年磨劍，為的正是要將『移花宮』門下，殺盡殺絕！」

花無缺突然失聲道：「燕南天！你是燕南天！」

「移花宮」最大的對頭，就是燕南天，普天之下，除了燕南天之外，也沒有別人敢和「移花宮」為仇作對！

# 第六十三章 劍氣沖霄

花無缺和鐵心蘭正發楞間，只見那窮漢目中光芒一閃，道：「我正是燕南天！」

花無缺默然半晌，忽然緩緩脫下自己的長衫，仔仔細細疊好，緩緩走到鐵心蘭面前，雙手交給鐵心蘭。

鐵心蘭自然也知道他交給自己的雖然只不過是件衣服，但其中卻不知有多麼沉重，多麼複雜的含義。

花無缺道：「能與燕南天一戰，正是學武的人畢生之願，就是移花宮門下，也以能與燕南天一戰為榮。」

鐵心蘭壓低聲音，道：「你……你難道不能走麼？我替你擋住他，他絕不會殺我的！」

花無缺微微一笑，道：「我這一戰並非為了自己，而是為了移花宮……」語聲戛然而止，但言下未竟之意，卻又不知有多麼沉重。

他緩緩轉過身子，忽又回首道：「我還要你知道，我要殺江小魚，也非為了自己，也是為了移花宮，三個月後，你見著他時，不妨告訴他，我雖然一心殺他，對他卻始終沒有懷恨之意，希望他……他也莫要恨我。」

鐵心蘭淚流滿面，嘶聲道：「你為什麼做事都要為著別人？你這一生難道是為別人活著的，你……你難道不該為自己做些事麼？」

花無缺已轉過身子，仰首望天，突然一笑，道：「為著我自己？……我又是誰呢？……」

這是他第一次在別人面前表露了自己的悲痛，這雖然是很簡單的兩句話，但其中的悲痛卻比山更重。

鐵心蘭瞧著他，流淚低語道：「別人都說你是世上最完美，最幸福，最令人羨慕的人，又有誰知道你的痛苦，別人都說你是最鎮定，最冷靜，又有誰知道你連自己都已迷失，別人都想過你的日子，又有誰知道你竟是為別人活著。」

※※※

燕南天始終在一旁瞧著，此刻突然大笑道：「花無缺，你果然不愧為『移花宮』門下！無論這一戰你是勝是負，移花宮之聲名，都因你而不墜！」

花無缺道：「多謝。」

燕南天大聲道：「但我也要你知道，除了你外，世上還有許多人，他們所做的事，也並非為了自己的，永遠只知為自己活著的人，他們心裡也未必便能快樂，甚至說不定比你還要悲哀得多！」

花無缺凝目瞧著他，緩緩道：「你要殺我，莫非也是為了別人麼？」

燕南天默然半晌，突然仰天長嘯，似也含蘊著滿腔抑鬱的悲憤，難以向人敘說。

花無缺嘆了口氣，突然自懷中抽出一柄銀劍。

鐵心蘭也曾見他交手多次，卻從未見他用過兵刃，她幾乎以為「移花宮」門下都是不用兵刃的。

只見他掌中這柄銀劍，劍身狹窄，看來竟似比筷子還細，卻長達五尺開外，由頭至尾，銀光流動，似乎時刻都將脫手飛去！

燕南天目光閃動，對這怪異的兵刃，只淡淡瞧了一眼，厲聲道：「你兵刃既已取出，為何還不出手？」

花無缺左手中指輕彈，銀劍「錚」的一聲龍吟。龍吟未絕，劍已出手！

這柄劍不動時，已是銀光流動，眩人眼目，此刻劍光一展，宛如半天裡潑下一盆水銀來。

燕南天持劍而立，如山停嶽峙，花無缺一劍刺來，他竟是動也不動，但見銀光一旋，劍勢突然變了方向。原來花無缺那一劍本是虛招。

花無缺以虛招誘敵，不料對方竟如此沉得住氣。

花無缺竟一連使出七劍虛招。

這一連七劍正是「移花宮」劍法中的妙著，雖然皆是虛招，但在如此眩目的劍光下，誰也不敢拿穩這是虛招，誰都會忍不住去招架閃避，無論他如何招架閃避，卻早已全都在這七劍的計算之中。

怎奈燕南天竟絲毫不為這眩目的劍光所動，這七劍虛招中的妙用，在燕南天面前，竟完全發揮不出。

花無缺第七劍方自擊出，燕南天掌中鐵劍便已直刺而出，穿透滿天光影，直刺花無缺胸膛。

這一劍平平實實，毫無花樣，但出劍奇快，劍勢奇猛，正是自平淡中見神奇，自紮實中見威力！

花無缺劍法縱有無數變化，卻也不得不先避開這一著，但聞劍風呼嘯，燕南天已刺出三劍！

花無缺避開三招，才還了一劍。

只見滿天銀光流動，燕南天似已陷於流光之中，其實這滿天閃動的劍光根本無法攻入一著。

花無缺圍著燕南天飛馳不歇，燕南天腳下卻未移動方寸，花無缺劍如流水，燕南天卻如中流砥柱。

這兩人劍法一個極柔，一個極剛，一個飛雲變幻，一個剛猛平實，一個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一個卻如鐵桶江山，滴水不漏。

花無缺看來雖然處處主動，其實處處都落在下風，鐵心蘭瞧得目眩神迷，幾不知身在何處。花林中繁花如雨，落了滿地。

※※※

小魚兒尋了個客棧，想好生睡一覺，但翻來覆去，再也睡不著，索性穿起衣服，逛了出去。

偌大的院子，除了小魚兒外，只有一間屋子住著有人，像是剛搬進來的，屋子裡不住有語聲傳出，門窗卻是關得緊緊的。

突見一個青衣大漢闖進了院子，手裡還拿著根馬鞭，像是趕車的，一走進院子，就大聲呼喚著道：「江別鶴江大爺可是在這裡麼？」

小魚兒嚇了一跳，江別鶴怎地也到了這裡？他是為什麼來的？小魚兒來不及多想，閃身藏到根柱子後。

只見那屋子的門開了一半，裡面有人道：「誰？」

那趕車的道：「小人段貴，就是方才送花公子出城的……」

話未說完，江別鶴又走了出來，那門卻又立刻掩起。

江別鶴皺眉道：「你怎地回來了？又怎會尋到這裡？」

段貴道：「花公子在城外像是遇著麻煩了，小人趕著回來稟報，恰巧碰到送江大爺到這裡來的段富，才知道江大爺到這裡來訪客了。」

江別鶴微微一笑，道：「花公子縱然遇著麻煩，他自己也能對付的，還用得著你著急？」

段貴道：「但……但那人看來卻很扎眼，鐵姑娘看來像是很著急，小人想，鐵姑娘是知道花公子本事的，連鐵姑娘都著急了，這麻煩想必不小。」

江別鶴沉吟道：「既是如此，我就去瞧瞧吧。」

江別鶴回首向著屋內道：「至遲今夜，弟子必定再來……」

一面說話，一面已隨著段貴匆匆走了出去。

小魚兒本想瞧瞧那屋子裡究竟是誰？形跡為何如此神秘？但想了想，這人反正要在此等江別鶴的，也不急在一時。

他實在想先瞧瞧是誰能給花無缺這麼大的麻煩。

小魚兒和花無缺非但沒有交情，而且簡直可以說是對頭，但也不知怎地，花無缺的事，總是能令小魚兒心動。

門外有輛馬車剛走，江別鶴想必就坐在車子裡。

小魚兒尾隨了去，但大街上不能施展輕功，兩條腿的究竟沒有四條腿的走得快，出城時，馬車已瞧不見了。

※※※

馬車出城，江別鶴在車廂中大聲問道：「花公子可曾與那人動過手麼？」

段貴道：「好像接了一掌。」

江別鶴皺眉道：「這人能接得住花公子一掌，倒也有些功夫，卻不知他長得是何模樣？」

段貴道：「這人又高又大，穿得比小人還破爛，但樣子卻神氣得很。」

江別鶴眉頭皺得更緊，道：「這人有多大年紀？」

段貴道：「看來好像四十上下，又好像有五十多了，但……但又好像只有三十出頭，你瞧他有多大年紀，他就像有多大，小人實在沒見過這麼奇怪的人。」

江別鶴皺眉沉吟，面色已漸漸沉重。

段貴忽然又道：「對了，那人腰上，還有柄鐵劍，但卻已生銹了……」

他話未說完，江別鶴已聳然變色，呆了半晌，沉聲道：「你將車遠遠停下，切莫走得太近，知道麼？」

段貴心裡雖然奇怪，不知道他為什麼遠遠就要將車停下，但江大爺的話，他可不敢不聽。距離花林還有十餘丈，車馬便已停住。

只見漫天劍氣中，一條人影兔起鶻落，飛旋盤舞，另一條人影卻穩如泰山磐石，動也不動。

此刻花無缺身法仍極輕靈，劍氣仍盛，似乎並無敗象，但江別鶴又是何等眼力，一眼便瞧出花無缺劍式雖極盡曼妙，其實根本攻不進一招！那擊劍破風聲，更是一強一弱，相距懸殊。

江別鶴面色更是慘變，喃喃道：「燕南天！這必定是燕南天！」

江別鶴知道燕南天此刻只不過是想多瞧瞧移花宮獨創一格之劍法的變化而已，否則花無缺早已斃命劍下！

那段貴自然瞧不出此等高深劍法的奧妙，也正是因為他根本什麼都瞧不出，所以才更著急。

段貴見到那縱橫的劍氣，早已為花無缺急出一身大汗，道：「江大爺難道不去助花公子一臂之力麼？」

江別鶴道：「自然要去的。這車門怎地打不開了，莫非有什麼毛病？」

段貴跳下車座，去開車門。車門一下子就打開了，一點毛病也沒有。

段貴笑道：「江大爺只怕是太過著急，所以連車門都打不開……」

話未說完，突然瞧見江別鶴的一張臉，似已變成青色，眼睛瞪著段貴，目光也似已變為慘青色。

江別鶴陰森森一笑，緩緩道：「一個人最好莫要多管閑事，否則活不長的。」

段貴駭得腿都軟了，轉身就想逃，突覺領子已被一把抓住，整個人都被拖入了車廂。

段貴牙齒格格打顫，道：「江……江大爺，小人可……沒沒有得罪你老人家，你……」

話未說完，一柄短劍已插入他脅下，直沒至柄。

江別鶴一分分緩緩拔出了短劍，生怕鮮血會濺上他衣服，短劍拔出，仍如一泓秋水，殺人也不見血。這正是削斷「情鎖」的那柄寶劍！

江別鶴長長吐出了口氣，喃喃道：「現在，沒有人會知道我曾到過這裡，也沒有人會知道我眼見花無缺必死而不救了！我俠義的名聲，可不能為了這蠢小子而受損……你用一條命來保全我『江南大俠』的名聲，死也不算冤枉的。」

他一面說話，一面已悄悄溜下馬車，轉身回去。花林裡惡戰方急，自然沒有人會發現他。

※※※

郊外無人，小魚兒兜了個圈子，終於瞧見了那花林裡縱橫的劍氣，接著才瞧見那輛馬車。

他沒有瞧見江別鶴。江別鶴莫非還留在馬車裡？馬車為何停得這麼遠？

小魚兒本無心去追究這些，只想站得遠遠地瞧瞧花林裡的惡鬥，瞧瞧花無缺劍法與眾不同的變化，留做以後對付他的準備。

自然，他也想瞧瞧能和花無缺一戰的人是誰。

但他突又瞧見那緊閉著的馬車門，門縫裡在向外流著鮮血──江別鶴莫非已死了？否則這又會是誰的血？

小魚兒又是興奮，又是好奇，忍不住想去瞧瞧。

他一拉開車門，就發現段貴那張猙獰扭曲的臉，接著，就瞧見那雙滿含恐懼，滿含驚惶的眼睛。而江別鶴卻已不見了。

小魚兒本也不禁一驚，怔住，但隨即恍然而悟──江別鶴用心之狠毒，沒有人比小魚兒更清楚。

他也立刻就發現花無缺此刻情況之危急，鐵心蘭為花無缺焦急擔心的神態，又不禁令他心裡一陣刺痛。

突然一聲長嘯，直沖雲霄。一道劍光，沖天飛起，花無缺踉蹌後退，終於跌倒！

燕南天竟以至鈍至剛之劍，將花無缺掌中至利至柔之劍震得脫手飛去！花無缺但覺氣血反逆，終於不支跌倒！

但在這剎那之間，也不知為了什麼，小魚兒但覺熱血衝上頭頂，竟忘了他與花無缺之間的恩恩怨怨，情仇糾纏……

他竟突然忘了一切，不顧一切，竟突然飛撲過！

燕南天長嘯不已，鐵劍再展。鐵心蘭失聲驚呼──

就在這時，突見一條人影如飛掠來，擋在花無缺面前，大聲道：「誰也不能傷他！」

鐵心蘭瞧見這人竟是小魚兒，張大了嘴，驚得呆住。

燕南天目光如電，在小魚兒身上一轉，厲聲道：「你是誰？竟敢來攖燕某之劍鋒！」

鐵心蘭終於回過神來，大聲道：「他就是江小魚呀！」

燕南天失聲道：「江小魚？江小魚就是你？」他一雙眼睛，盯在小魚兒臉上更是不肯放鬆。

小魚兒也盯著他，遲疑著道：「你……你難道就是燕南天燕伯伯？」

鐵心蘭道：「他正是燕老前輩。」

小魚兒像是又驚又喜，突然撲過去，抱起燕南天，道：「燕伯伯，我可真是想死你了……」

燕南天目中似有熱淚盈眶，喃喃道：「江小魚……江小魚，燕伯伯又何嘗不想你？」

鐵心蘭瞧見孤苦飄零的小魚兒突然有了親人，而且竟是名震天下的燕南天，心裡當真是又驚又喜，熱淚又不覺要奪眶而出。

只見燕南天突又推開小魚兒，沉聲道：「你可知道這花無缺乃是『移花宮』門下

！」

小魚兒道：「知道。」

燕南天厲聲道：「你可知道殺你父母的人，就是移花宮主？」

小魚兒身子一震，失聲道：「這難道竟是真的？」

他很小的時候，雖然曾經有個神秘的人，將他帶出「惡人谷」，告訴他這件事，他卻總覺得這個人行蹤太詭秘，說的話未必可信，所以他一直都沒有認為「移花宮」真的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

但此刻這話從燕南天嘴裡說出來，他卻不能不信了。

燕南天瞪著小魚兒，道：「你為何要救他？」

小魚兒道：「我……我……」

他自己也實在不知道自己為何要救花無缺，就算「移花宮」和他並無仇恨，他本來也是萬萬不該救花無缺的！

燕南天突然將鐵劍拋在地上，喝道：「你親手殺了他吧！」

小魚兒身子又是一震，回頭去瞧花無缺。

只見花無缺竟已被燕南天劍氣震得暈了過去，一朵殘花，落在他臉上，鮮紅的花，襯得他面色更是蒼白。

小魚兒瞧著這張蒼白的臉，心裡竟泛起一種難言的滋味，他也不知為了什麼，竟突然大聲道：「我不能殺他！」

燕南天怒道：「你為何不能殺他？你已知道他是你仇人門下！何況他又一心要殺你！」

小魚兒道：「我……我……」

他嘆了口氣，突又大聲道：「我已和他約定，在三個月後決一生死！所以不能讓燕伯伯殺死他，更不能在他受了傷時，將他殺死！」

燕南天怔了怔，突然仰天大笑道：「好！你果然不愧為江小魚，果然不愧為我那江二弟的兒子……二弟呀二弟，你有子如是，九泉之下，也該瞑目了！」

他歡樂的笑聲，突又變得無限悲愴。

小魚兒但覺胸中熱血奔騰，突地跪下，嘶聲道：「燕伯伯，我發誓今後再也不會丟我爹爹的人了！」

燕南天撫著他的肩頭，黯然道：「你可是自覺以前所作所為，有些對不起他？」

小魚兒低垂著頭，哽咽道：「我……」

燕南天道：「你用不著難受，更用不著自責，無論誰生長在你那種環境中，都要比你壞得多。何況，據我所知，你用的手段或有不對，卻根本未做什麼壞事。」

燕南天又大笑道：「燕南天能見到江楓有你這樣的兒子，正也是畢生之快事！」

他笑聲中帶著淚痕，顯見得心裡又是快樂，又是酸楚，鐵心蘭瞧著他們真情流露，不覺低下了頭，眼淚一連串落在地上。

她心裡又何嘗不是悲歡交集，難以自處。小魚兒的痛苦還有燕南天瞭解安慰，她的痛苦又有誰知道？

她死也不能讓花無缺殺死小魚兒，但小魚兒若是殺死花無缺，她也會難受得很，她只望兩人能好好相處。

誰知道他們竟偏偏又是不共戴天的仇人，這仇恨顯然誰也化解不開，眼見著他們必有一人，要死在另一人手下！否則這仇恨永遠也不能終止！

更令她傷心的是，為了小魚兒，她不惜犧牲一切，而小魚兒卻似連瞧都不屑再瞧她一眼。

※※※

這時燕南天已將小魚兒拉到花樹下坐下，忽然道：「你可知道屠嬌嬌和李大嘴等人，已離開了惡人谷？」

小魚兒道：「知道。」

燕南天目光閃動，道：「你莫非已見過他們？」

小魚兒點了點頭，忽又笑道：「燕伯伯，你饒了他們好麼？」

燕南天怒道：「我怎能饒了他們！」

小魚兒道：「他們雖然想害你老人家，但終究沒有害著，何況，他們到底將我養大了，更何況他們早已改過。」

燕南天想了想，嘆道：「為了你，只要他們此後真的不再為惡，我就饒了他們！」

小魚兒大喜道：「他們聽見這消息，簡直要高興死了，以後那裡還會害人。」

燕南天瞧了鐵心蘭一眼，微微笑道：「你現在也該過去和那位姑娘說話了吧，我也不能老是霸佔住你。」

小魚兒臉沉下來，道：「我不認得那位姑娘，簡直連見都未見過。」

鐵心蘭再也忍不住，失聲痛哭起來，她痛哭著奔向小魚兒，但還未到小魚兒面前，突又轉過身子，撫面狂奔而去。

小魚兒咬緊牙關，也不去拉她。

燕南天瞧著鐵心蘭奔遠，又回頭瞧著小魚兒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你們這些年輕人的事，我可真弄不清。」

小魚兒也似呆住了，久久都不說話。

燕南天仔細瞧了他兩眼，突然長身而起，笑道：「你是要自己闖闖，還是要跟著我？」

小魚兒這才回過神來，展顏笑道：「跟著燕伯伯雖然再好也沒有，但別人瞧見燕伯伯就逃，我老是沒事做，也沒什麼意思。」

燕南天大笑道：「你果然有志氣！」

小魚兒道：「但我卻又想和燕伯伯多聊聊……」

燕南天道：「明日此刻，我還在這裡等你，現在我忽然想起有件事要做，已該走了！」他微笑著拍了拍小魚兒的肩頭，拾起鐵劍，一掠而去，轉眼已無蹤影。

小魚兒倒未想到他說走就走，他竟未留意燕南天所去的方向，是和鐵心蘭一路的。

他輕輕拾起了花無缺面上的落花，握起花無缺的手掌，暗暗將一股真氣自他掌心傳了過去。

過了半晌，花無缺一躍而起，目光茫然四轉，瞧見小魚兒，吃驚道：「你怎會在這裡？」

小魚兒微笑瞧著他，也不說話，聽他說話的語聲，小魚兒已知道他方才真氣驟然被激反逆，因而暈迷，但究竟功力深厚，並未受著內傷。

花無缺想了想，道：「你救了我？」

小魚兒還是不說話。

# 第六十四章 神掌挫敵

花無缺默然瞧了他許久，緩緩轉過身子，似乎不願被小魚兒瞧見自己面上的變化。

他霍然轉回身，大聲道：「你為何要救我？」

小魚兒緩緩道：「別人要殺我時，你也曾救過我的。」

花無缺道：「但那只因我要親手殺你！」

小魚兒眼睛裡閃著光，道：「你又怎知我不是要親手殺死你呢？你莫忘了，我和你在三個月後，還有場不見不散的生死約會！」

花無缺默然半晌，又長長嘆了口氣，喃喃道：「不見不散，不死不休……」

小魚兒忽然大笑起來，道：「所以在這三個月裡，你我非但不是仇人，而且簡直可以算做朋友了。」他笑的聲音雖大，但笑聲中卻似有許多感慨。

花無缺目光凝注著他，久久都未移動，嘴角忽然也泛起一絲笑容，所有的言語，俱在不言之中。

兩人同時走出花林，只見繁花大多已被劍氣震落，滿地俱是落花，有的被風吹動，猶在嬝娜起舞。

花無缺忍不住長嘆了一聲，誰知小魚兒的嘆息聲也恰在此時發出，兩人忍不住對望一眼，相視一笑。

花無缺心中暗道：「能和此人做三個月朋友，想必也是人生一快。」他素來深沉寡言，心裡這麼想，嘴裡並未說出。

誰知小魚兒已笑道：「能和你做三個月朋友，倒也是人生一大樂事……」

花無缺怔了怔，終於忍不住大笑起來。他這一生，幾乎從未這樣笑過。

只見一輛馬車遠遠停在林外，那匹馬顯然也是久經訓練，是以雖然無人駕馭，此刻仍未走遠。

小魚兒拉開車門，指著門裡的屍身，道：「你可知道這車伕是被誰殺死的？」

花無缺瞪大眼睛，道：「誰？」

小魚兒想了想，笑道：「我現在說了，你也不會相信，但以後你自然會知道的。」

※※※

江別鶴一襲青衫，周旋在賓客間，面上雖然滿帶笑容，但眉目間卻隱有憂色，似乎有些心事。

來自合肥的名武師「金刀無敵」彭天壽，年紀最長，被讓在首席，此刻手捋著頷下白髯，笑道：「江大俠此刻莫非在惦念著花公子麼？」

江別鶴苦笑道：「我也知道他絕不會出什麼事，但也不知怎地，心中卻總似有些警兆……」

他長嘆一聲，接道：「但願他莫要出事才好，若是他真的遇了危險，我卻在此開懷暢飲，卻叫我日後還有何面目去見朋友。」

群豪間立刻響起一陣讚嘆之聲。

突聽一人大笑接道：「不錯，誰若能交著江別鶴這朋友，那真是上輩子積了德了。」

爽朗的笑聲中，一個身材挺拔，神情灑脫，面上雖有一道又長又深的疤，但看來卻帶著種說不出的魅力的少年，大步走了上來。

他年紀雖不大，氣派卻似不小，笑容看來雖然十分親切可愛，目光顧盼間，竟似全未將任何人瞧在眼裡。

群豪竟無一人識得這少年是誰，心裡卻在暗暗猜測，這想必又是什麼名門大派的傳人，武林世家的子弟。

江別鶴瞧見這少年，面色卻突然大變，失聲道：「你……你怎會也來了！」

小魚兒笑嘻嘻道：「我來不得麼？」

江別鶴還未說話，已瞧見了跟小魚兒同來的人──花無缺也已走上樓，竟微笑著站在小魚兒身旁。

小魚兒居然會到這裡來，江別鶴已是一驚。花無缺居然還活著，江別鶴又是一驚。

小魚兒居然和花無缺同行而來，而且還似乎已化敵為友，江別鶴這一驚更當真是非同小可。

群豪瞧見花無缺，俱都長身而起，含笑招呼，誰也沒有發現江別鶴已驚得怔在那裡，久久都動彈不得。

他蹩了一肚子話想問，卻苦於有話不便問，有的話不能問。怔了許久，才想起該向花無缺表示自己的關心和焦急。

只可惜這時他無論想表示什麼，都已遲了。

※※※

首席的上位，還有幾個位子是空著的，大家讓來讓去，誰也沒有坐下去，小魚兒卻大喇喇走過去，坐了下來。

他好像天生就該坐這位子的，別人瞪著他，他臉也不紅，眼也不眨，舉起酒杯瞧了瞧，忽然笑道：「江大俠請客，難道連酒都沒有麼？」

江別鶴乾咳了兩聲，道：「酒來。」

小魚兒道：「瞧江大俠的模樣，好像對我這客人不大歡迎？但我可也不是自己要來的，而是花無缺請我來的。」

江別鶴面色又變了變，卻大笑道：「花兄的客人，便是我的客人。」

小魚兒笑嘻嘻道：「如此說來，花無缺的朋友，也就是你的朋友了？」

江別鶴道：「正是如此。」

小魚兒臉色突然一沉，冷冷道：「但花無缺的朋友，卻不是我的朋友！」

此刻群豪聽了小魚兒和江別鶴的一番話，已全都知道小魚兒簡直和江別鶴連一點關係也沒有。

「金刀無敵」彭天壽第一個忍不住了，哼了一聲，冷冷道：「這位小朋友，說話倒難懂得很。」

「我的意思是說，我若也拿花無缺的朋友當我的朋友，那我可就倒了窮霉了！花無缺自己人雖不錯，他交的朋友……嘿嘿，嘿嘿。」小魚兒冷笑道：「他交的朋友非但見死不救而且……」

彭天壽怒道：「你這是在說誰？」

小魚兒道：「誰是花無缺的朋友，我說的就是誰！」

彭天壽怒道：「江大俠也是花公子的至交好友，難道你……」

小魚兒冷冷道：「我說的至少不是你！只因你想和花無缺交朋友還不配哩，你最多也不過只能拍拍江別鶴的馬屁罷了！」

彭天壽「叭」的一拍桌子，厲喝道：「你可知道老夫是誰？」

小魚兒道：「這倒的確不知道。」

彭天壽還未說話，旁邊已有人幫腔道：「你連『金刀無敵』彭老英雄都不知道，還想在江湖混麼？」

小魚兒道：「彭老英雄的名字，若是換成『馬屁無敵』，豈非更是名符其實。」

在江別鶴的酒筵上，彭天壽本來還有些顧忌，但直到此刻，江別鶴非但全未勸阻，簡直好像沒有聽見這等吵鬧似的。

彭天壽自然不知道這是江別鶴希望小魚兒結的仇家越多越好，還是江別鶴有心替他撐腰。

聽了「馬屁無敵」這四字，他那裡還按捺得住，虎吼一聲，隔著桌子便向小魚兒撲了過去。

小魚兒根本就是存心鬧事來的，笑嘻嘻地瞧著彭天壽撲過來，突然舉起筷子，輕輕一點。

彭天壽只覺身子突然發麻，再也使不出力，「砰」的一聲，整個人竟都跌在桌子上，碗筷杯盞，濺了一地。

小魚兒笑嘻嘻道：「江別鶴，你難道捨不得上菜，要拿馬屁精來當冷盤麼？」

群豪中和彭天壽有交情的也不少，坐得遠的，已在紛紛呼喝，坐得近的，已想動手了。

花無缺靜靜地瞧著江別鶴，江別鶴還是全無絲毫勸阻之意，這些客人竟像是全非他請來的。

只因他此刻正也在希望情況越亂越好，只聽嘩啦啦一聲，彭天壽從桌上滾了下來，桌子也翻了，幾個人衝上來，全都被小魚兒拎住脖子，甩了出去，店小二一旁驚呼，忙著收碟子收碗，酒樓上頓時亂作一團，但群豪瞧見小魚兒的武功後，反而沒有一個人真的敢過來動手了。

江別鶴這才皺眉道：「花兄，你瞧這事，該當如何處理？」

花無缺淡淡一笑，道：「我不知道。」

江別鶴再也想不到他會說出這句話來，不禁又是一怔，只聽拳風震耳，小魚兒已一拳直擊過來，大喝道：「江別鶴，你瞧見花無缺有難，趕緊溜走，還怕那趕車的洩露你的不義，竟將他也殺死滅口，今天我別的不想，只想痛痛快快揍你一頓，你就接著吧！」一面說，一面打，說完了這番話，已擊出數十拳之多。

江別鶴居然只是閃避，也不還手，等他說完了，才冷冷道：「閣下血口噴人，只怕誰也難以相信。」

小魚兒喝道：「告訴你，那趕車的雖然挨了你一劍，但卻沒有死……」

江別鶴面色不禁一變。

小魚兒忽然後退幾步，大喝道：「你瞧，他已從那邊走過來了！」

群豪不由自主，全都沿著他手指之處瞧了過去。

江別鶴卻冷笑道：「你騙不過我的，他……」說到這裡驟然住口，面色突然變得蒼白。

小魚兒大笑道：「我的確是騙不過你的，別人都回頭，只有你不回頭，因為只有你知道他是活不了的，是麼？」

他方才亂七八糟的鬧了一場，一來是要鎮住別人，再來也是要讓情況大亂，要江別鶴定不下心來，否則他又怎會上這個當。

江別鶴目光一掃，只見群豪面上果然都已露出驚訝懷疑之色，他一步竄到花無缺面前，道：「花兄，你是相信他，還是相信我？」

花無缺嘆了一口氣，道：「此事不提也罷……」

小魚兒大聲道：「無論提不提此事，我要和他打架，你是幫他，還是幫我？」

花無缺苦笑道：「你兩人若是定要比劃比劃，誰也不能多事插手。」

小魚兒就在等他這句話，立刻大聲道：「好，假如有別人插手，我就找你！」

話未說完，又是一拳擊出。

江別鶴瞧他方才打了數十拳，也未沾著自己一片衣服，看來武功也不過如此，冷笑道：「既然閣下定要出手，也怪不得江某了！」

兩句話說完，小魚兒又已攻出四拳之多。

只見江別鶴一拳擊出，掌風凌厲，掌式都是飄忽無方，小魚兒像是用盡了身法才堪堪避開。群豪又忍不住為江別鶴喝起采來。

江別鶴知道江湖中人，勝者為強，只要自己傷了小魚兒，也就不會有人再來追究方才殺人的事了。

他精神一振，冷笑著又道：「江湖朋友全都在此見著，這是你自取其辱，並非江某以大壓小。」

小魚兒像是只顧得打架閃避，連鬥嘴的餘力都沒有了，拆了還不到二十招，他已屢遇險招。

江別鶴本來一直懷疑他就是在暗中和自己搗鬼的那人，是以懷有戒心，此刻見他武功竟是如此稀鬆平常，疑心頓減，攻勢也頓時鬆了下來，微笑道：「你雖然不知好歹，無理取鬧，但我念在你年幼無知，也不願太難為你，只要你肯陪罪認錯，瞧在花兄面前，我就放你走如何？」

他這話說得非但又是大仁大義，而且也又賣給花無缺個交情，不折不扣正是「江南大俠」的身份。

小魚兒不住喘氣，像是連話都說不出了。

其實他早已算定，在這許多人面前，江別鶴只要能擺擺「大俠」的身份，就絕不會放棄這種機會的。

他算準了在這許多人面前，自己裝得越弱，江別鶴越不會使出煞手，否則豈非是失了「大俠」的風度。

江別鶴出手果然更平和了。群豪卻有人呼喝著道：「對這種人，江大俠你又何必太客氣。」

方才挨過小魚兒揍的，更是隨聲附和。

江別鶴像是被逼無奈，嘆口氣道：「你年紀輕輕，我實在不願傷你，但若不給你個教訓，連別的朋友也瞧不過眼的……」說話間，小魚兒又被逼退幾步。

江別鶴微笑道：「我這一著『分花拂柳』後，便要取你胸膛，你可得小心了！最好莫要閃避招架，否則我出手一重，難免要傷了你。」

小魚兒道：「多承指教！」

只見江別鶴一招「分花拂柳」後，右掌突然斜擊而出，掌式如斧開山，直取小魚兒胸膛。這一掌說來雖然沒什麼奧妙，但掌式變化之快，卻是無與倫比，縱然他已先將自己招式喝破，但群豪還是想不到他掌式竟能變到這部位來，眼見小魚兒是再也避不開這一掌的了。

群豪又不禁喝起采來。

小魚兒突然出手硬接了這一掌！

江別鶴突覺一股大力湧來，再想使出全力，已來不及了。「砰」的一聲，他身子竟被震得飛了起來！

小魚兒忍了多年的怒氣，終於在這一掌裡發洩！

只見江別鶴身子撞入人叢，站在前面的幾個人，也被他撞得一齊跌倒，踉蹌後退幾步，才坐到地上！

群豪喝采聲戛然頓住，一個個張口結舌，怔在那裡，只見小魚兒拍掌大笑，竟穿過窗戶，揚長而去了！

※※※

小魚兒雖未能真個痛揍江別鶴一頓，但江別鶴大大出了個洋相，也算出了口氣，心裡覺得再愉快也不過。

「見好就收」這句話，小魚兒當然清楚得很。

群豪就算還不十分相信江別鶴真的是「見死不救，殺人滅口」，至少心裡已有些懷疑。

他在街上逛了一圈，又溜進了那客棧，在白天訂好的那間屋子裡歇了一會兒，等到院子裡沒有人聲，才溜出來。

只見住著那神秘人物的屋子，門窗仍是緊緊關著的，屋子裡已燃起了燈火，卻瞧不見人影。

小魚兒四下瞧了一眼，縱身掠上了屋脊，悄悄溜到這間屋子的屋簷上，伏在屋簷的暗影裡，動也不動。

屋子裡也沒有絲毫聲音。這神秘的人物是已睡著了，還是已走了？江別鶴和他已訂有後約，他怎麼會走呢？何況屋子裡的燈，還是亮著的。

小魚兒沉住了氣，等在那裡，他算定江別鶴絕不會不來，滿天星光，夜涼如水，等著等著，他幾乎睡著了。

突聽「嗖」的一聲，一條人影，輕烟般掠來，那輕功之高，小魚兒簡直連見都沒有見過。

他簡直瞧不見這人的身形，心裡剛吃了一驚，只聽房門輕輕一響，這人竟已走進了屋子。

屋子裡還是沒有聲音。

這人的輕功竟如此高明，莫說自己比不上，就連花無缺比他也似差了一籌，武林中又怎會有這樣的人物！

這樣的人物在和江別鶴勾結，豈非可怕得很！小魚兒想著想著，突然又瞧見一個人溜進了院子。

只見他一路東張西望，悄悄走了過來，也走到這間屋子前面，輕輕咳嗽了一聲，敲了敲門。

屋子裡立刻有人沉聲道：「誰！」

這黑衣人低聲，道：「是晚輩。」

聽這聲音，小魚兒才知道是江別鶴來了，精神不由一振，這時門開了一線，江別鶴已閃身走了進去。兩人說了幾句話，小魚兒也未聽清。

忽聽江別鶴道：「晚輩今日倒瞧見了驚人之事。」

那人道：「什麼事？」

江別鶴道：「燕南天並未死，而且又出世了！」

江湖中無論是誰，聽到這消息都難免要大吃一驚，那人卻似無所謂，語聲似是淡淡的，道：「哼，燕南天不死最好，他若死了，反倒無趣了。」

小魚兒越聽越驚訝，這人非但對燕南天毫不畏懼，反倒有和燕南天較量較量的意思。

江湖中敢和燕南天一較高低的人，有誰呢？小魚兒簡直連一個也想不出來。

只聽江別鶴又道：「除了燕南天外，那江小魚居然也現身了！」

那人對江小魚的興趣，竟似比對燕南天濃厚得多，道：「他武功怎樣？比起花無缺如何？」

江別鶴笑道：「他武功縱然比不上花無缺，但動起手來，詭計多端，只要稍微疏忽，便要上他的當。」

那人居然好像微微笑了笑，道：「我正擔心他武功太差，如今才放心了！」

小魚兒聽得更是奇怪，他再也想不通這人為何對他如此有興趣，難道這麼樣的人會認得他？

只聽那人又道：「江小魚武功無論多強，都有花無缺去對付，用不著你擔心。」

江別鶴嘆了口氣，道：「但現在花無缺卻似和江小魚交起朋友來了……」

那人冷笑道：「這兩人是天生的冤家對頭，不死不休，就算交朋友，也絕對交不長的，這點你只管放心。」

小魚兒吃了一驚！這人怎會對花無缺和自己的事如此清楚？知道這件事的人實在並不多呀。

江別鶴似乎笑了笑，道：「既是如此，前輩對弟子不知究竟有何吩咐？」

那人道：「我只要你……」

語聲突然低了下去，小魚兒連一句話都聽不清了，只聽得這人說一句，江別鶴就答一聲：「是。」

等到這人說完了，江別鶴笑道：「這幾件事，晚輩無不從命。」

那人冷冷道：「這幾件事對你也有好處，你自然要從命的！」

江別鶴沉吟著，又笑道：「前輩只吩咐了一聲，晚輩立刻就遵命而來，但直到此刻為止，卻連前輩的高姓大名都不知道。」

那人叱道：「我的名字，你用不著知道，你只要知道普天之下，除了我之外，已沒有別人能幫你的忙，若沒有我，你非但做不成『大俠』，簡直連活都活不成了！」

江別鶴默然半晌，道：「是。」

那人道：「你現在可以走了，到時候我自然會去找你。」

江別鶴道：「是！」

那人又道：「我交給你辦的幾件事，你若出了差錯，那時不用燕南天和江小魚動手，我自己就要宰了你！知道麼？」

江別鶴道：「是！」

# 第六十五章 神出鬼沒

只見江別鶴垂首走出了門，身法立即變快，四顧無人，一閃就出了院子，小魚兒眼珠子一轉，也悄悄自屋簷上溜開。

小魚兒直躍出幾重屋脊，才敢一掠而下，從角門穿出院子，找著廚房，爐火還有餘燼，上面還燒著一壺水。

他拎起這壺水，才大搖大擺地走回去，那間屋子裡的燈火，果然還是亮著的，小魚兒過去，拍門道：「客官可要加些茶水麼？」

他一心想瞧瞧這神秘人物的真面目，竟不惜涉險，扮成茶房，也不管這人會不會認得出他，屋子裡竟又沒有應聲。

他壯起膽子，輕輕推門。門竟沒有拴上，他一推就開了。

只見桌子上燃著燈，燈旁有個盤子，盤子裡有個茶壺，四個茶杯，茶壺和茶杯全沒動過。

再瞧那張床，床上的被褥，也是疊得整整齊齊的。

這神秘的人雖然住在這屋子裡，但卻連動都沒有動這屋子裡的東西，他顯然只不過是借這間屋子來和江別鶴說話而已。

小魚兒卻喃喃道：「壺裡不知還有茶沒有，我不如先給斟上吧，也免得客人回來沒水喝。」

他一面說，一面已走進房子。

一走進門，他才發覺屋子裡竟瀰漫著一種如蘭如馨的奇異香氣，他竟像是一步踏上了百花怒放的花叢中。

※※※

但除了這奇異的香氣外，屋子裡卻再也沒有絲毫可疑的痕跡，這屋子簡直好像從來就沒有人住過。

但這屋子卻打掃得一塵不染，連床底下的灰塵，都被打掃得乾乾淨淨，桌子，椅子，衣櫥，都像是被水洗過。

就連那石板舖成的地，都被水洗得閃閃發光。

那神秘的人物，既然只不過用這屋子作談話之地，並不想在這裡住，也沒有沾這裡的東西，卻又為何要將這屋子洗得如此乾淨，而且還在屋子裡散佈出如此神秘，又如此珍貴的香氣？

這神秘的人物，莫非有種特別的潔癖。小魚兒不禁又皺起了眉頭，喃喃道：「這麼愛乾淨的人，倒也少見得很……」

突聽一人冷冷道：「你是誰？來幹什麼？」

這聲音竟赫然就是從小魚兒身後發出來的！小魚兒心裡這一驚當真不小，嘴裡卻含笑道：「小的是來瞧瞧，客官是不是要添些茶水。」

那人道：「你是這店裡的伙計？」

小魚兒趕緊道：「是。」

那人道：「白天來的，好像不是你。」

小魚兒道：「錢老大當日班，小的王三是值夜的。」

那人突然冷冷一笑，道：「江小魚果然是隨機應變，對答如流，只可惜你出娘胎，我就認得你，你在我面前裝什麼都沒有用的！」

小魚兒大駭道：「你是誰？」那人又不說話。

小魚兒霍然轉身，身後空空的，那扇門還在隨風而動！門外夜色深沉，那裡有人的影子！那人莫非又走了！

小魚兒又驚又奇，剛鬆了口氣。誰知身後又有人冷冷道：「你瞧不見我的！」

那人竟又已到了他身後！小魚兒連轉五六個身，他身法已不能說不快了！但那人竟始終在他身後，就好像貼在他身上的影子似的。

小魚兒就算膽子再大，此刻也不禁被駭出了身冷汗。

此人輕功如此，武功可想而知，小魚兒知道自己非但萬萬不能抵敵，連逃都逃不了的。

他眼珠子一轉，索性站住不動了，笑嘻嘻道：「你若不願被我瞧見，為何要來呢？」

那人道：「你想不出？」

小魚兒眨著眼睛，道：「我想，你總不會要殺死我吧？」

那人道：「你怎知我不殺你？」

小魚兒道：「一個馬上要死的人，就算瞧見你的真面目，也沒什麼關係，所以你若要殺我，就不妨讓我瞧瞧了，是麼？」

他已隱約覺出這人的確沒有殺他之意，膽子不覺大了起來，嘴裡說著話，突然一步竄到衣櫥前。

那衣櫥裡漆本就很新，又被仔細擦洗了一遍，更是光亮如鏡，小魚兒身子往下一蹲，一個白衣人影，便清清楚楚地映在衣櫥上。

只見這人長髮披肩，白衣如雪，神情飄飄然有出塵之概，但面上卻戴著個猙獰可怖的青銅面罩。

小魚兒又不禁駭了一跳，失聲道：「你原來就是銅先生！」

小魚兒只覺他一雙眼睛正狠狠瞪著自己──這雙眼睛的光射到衣櫥上，再反射出來，仍是冷森森的令人悚慄。

小魚兒強笑道：「那日黑蜘蛛說你武功如何如何之高，我還有些不信，今日一見，才知道他不是吹牛的。」

銅先生冷笑道：「你用不著奉承我，我既不想殺你，就永遠不會殺你。」

小魚兒道：「永遠不會？」

銅先生道：「嗯！」

小魚兒鬆了口氣，笑道：「我見了你這樣愛乾淨，又弄出這香氣，本來以為你是個女人的……幸好你不是女人，否則你就算說不殺我，我也不相信。」

銅先生道：「你不相信女人？」

小魚兒笑道：「婦人之言，絕不可聽，誰若相信女人，誰就倒霉了！」

銅先生突然怒道：「你母親難道不是女人？」

小魚兒道：「天下的女人，有誰能和我母親相比，她又溫柔、又美麗……」

他雖從未見過母親之面，但在每個孩子的心目中，自己的母親，自然永遠是天下最溫柔、最美麗的女人。

他說著說著，不覺閉起了眼睛，依著他的幻想，描敘起來，他口才本好，此番一描敘，更是將自己的母親說得天下少有，世間無雙。

銅先生冷漠的目光中，卻似突然燃起了火焰。

小魚兒也未瞧見，猶在夢囈般道：「世上別的女人，若和我母親相比，簡直連糞土也不如，我……」

話未說完，突覺脖子上一陣劇痛，身子一麻，整個人竟都已被這「銅先生」提了起來！

以小魚兒此時的武功，竟無還手抗拒之力！

只見銅先生目中滿是怒火，冰涼的手掌，越來越緊，竟似乎要將小魚兒的脖子生生拗斷。

小魚兒大駭道：「你……你說過永遠不殺我的，說出來的話怎能不算。」

銅先生道：「只因你滿嘴胡說八道，令人可恨。」

小魚兒道：「我幾時胡說八道了？」

銅先生道：「你母親是好是壞，是美是醜，你根本未見過，如此為她吹噓，不是胡說八道是什麼！」

小魚兒道：「你……你怎知我未見過我母親的面。」

銅先生冷笑道：「我不知道誰知道。」

小魚兒忍不住道：「我母親長得是何模樣？」

銅先生道：「你母親跛腳駝背，又麻又禿，乃是世上最醜最惡的女人，世上無論那一個女人都比她好看得多。」

小魚兒大怒道：「放屁放屁，你才是胡說八道！」

話未說完，臉上竟挨了兩個耳摑子。

銅先生這兩掌雖未使出真力，但已將小魚兒臉頰兩邊都打得腫了起來，鮮血不住自嘴角泌出。但小魚兒仍是罵不絕口。

他雖未見過母親，但只要一想起母親，心裡就會有種說不出的滋味，是痛苦，也是溫馨。

他平日雖然最喜見風轉舵，所以這「銅先生」若是辱罵了他，他自知不敵，也絕不會反抗還嘴，但辱罵了他的母親，他卻不能忍受。

銅先生耳摑子打個不停，小魚兒還是罵個不停，他牛脾氣一發，什麼死活都全然不管不顧。

銅先生咬牙道：「你再敢罵，我就殺了你。」

小魚兒滿嘴流血，嘶聲道：「只要你承認我母親是最溫柔，最美麗的，我就不罵你。」

銅先生道：「你……你死也不肯承認你母親是最醜最惡的女人？」

小魚兒立刻點頭。

銅先生道：「你……你情願為她死？」他眼睛裡充滿怨毒，語聲卻漸漸顫抖。

只見這「銅先生」站在那裡，全身抖個不住。

小魚兒偷偷瞧著他，卻也不敢妄動，過了半晌，才終於忍不住道：「我母親究竟與你有什麼仇恨，你要如此罵她？」

銅先生竟似完全沒有聽見他的話。

小魚兒再不遲疑，縱身一躍，跳出窗戶，轉首瞧了瞧，那銅先生似乎並沒有追出來，小魚兒心裡雖然有許多懷疑不解，此刻卻也顧不得了，展開身法，沒命飛掠，霎眼間便已掠出了客棧。

突聽身後一人冷冷道：「你還不承認？」

小魚兒身子剛掠起，又跌下，他知道只要被這人追著，便如附骨之蛆，再也休想甩得脫了，突然大喝道：「你有本事，就宰了我吧！」

喝聲中，他猝然轉身，雙拳雨點般擊出，但他連對方的人影都未瞧見，背後一麻，身子又跌到地上。

※※※

花無缺本不喜歡喝酒，今夜也不知怎地，竟然自斟自飲起來，而且酒到杯乾，喝得迷迷糊糊地，往床上一倒，便睡著了。

這時窗外正有人在呼喚！

「花無缺！醒來！」

聲音雖輕細，但每個字卻似能送入花無缺耳朵裡。

花無缺定了定神，便推開了窗子，窗外夜色朦朧，一條白衣人影，鬼魅般站在五六丈外。

淡淡的星光映照下，這人的臉上似乎發著青光。仔細一瞧，才發覺他臉上竟戴著個猙獰的青銅面具。

花無缺一驚，失聲道：「莫非是銅……銅先生？」

那人點了點頭，道：「出來！」

銅先生已飄上了屋脊。花無缺跟了過去，掠過屋脊，越過靜寂的街道。

銅先生頭也不回，忽然冷冷道：「移花宮門下，怎地也貪酒貪睡起來！」

花無缺怔了怔，垂下頭不敢說話。

只見這銅先生從頭到腳，從未動彈，飛掠卻迅急無比，整個人都彷彿在御風而行一般。花無缺瞧見這樣的輕功，也不禁暗暗吃驚。

只聽銅先生又道：「你自然已知道我是誰了。」

花無缺道：「晚輩出宮時，家師已吩咐過，只要見到先生，便如見家師，先生所有指示，晚輩無不遵命。」

銅先生道：「你出宮時，宮主還曾吩咐了你什麼？」

花無缺終於沉聲道：「家師要我親手殺死一個叫江小魚的人！」

銅先生像是笑了笑，道：「很好！」

他不再說話，也始終未曾回過頭來，只見去路漸僻，漸漸到了個山坡，山坡上有株枝葉濃密的大樹，銅先生身形突然飛掠而起，口中卻道：「你在樹下站著！」

短短五個字說完，他身子已站在樹梢，滿天星光，襯著他一身雪白的衣裳，看來更覺瀟灑出塵，高不可攀。

突見銅先生自濃密的枝葉中，提起一個人，叱道：「接穩了！」

叱聲方自入耳，已有一個人自樹梢急墜而下。

這大樹高達十餘丈，一個人重量雖不滿百斤，自樹梢被拋下來，那力量何止五百斤。

花無缺更猜不出他拋下的這人是誰，也沒有把握能否接得住這人的身子，剎那間不及細想，也飛身迎了上去。

花無缺突然出手，撈住了這人的衣帶，但聞「嘶」的一聲，這人衣裳已被撕破，花無缺也被這下墜之力，帶了下來。

但等到落地時，下墜之力已減，花無缺口中吆喝一聲，臨空一個翻身，又復將這人身子直拋上去。

等到這人第二次落下時，花無缺伸出雙臂，便輕輕托住，滿天星光，映著這人蒼白的臉，緊閉著的眼睛。

這人赫然竟是小魚兒！花無缺雖然深沉鎮定，此刻也不禁驚呼出聲。

※※※

銅先生猶自站在樹梢，冷冷道：「他是否江小魚？」

花無缺道：「不錯。」

銅先生道：「好，你殺了他吧！」

花無缺心頭一震，垂首瞧著昏迷不醒的小魚兒，嘴裡只覺有些發苦，一時之間，竟呆住了。

銅先生緩緩道：「你若不願殺一個沒有反抗之力的人，不妨先解開他的穴道！」

花無缺茫然伸手，拍開了小魚兒的穴道，小魚兒張開眼睛，瞧見了花無缺，展顏笑道：「是你救了我？」

花無缺呆在那裡，一個字也說不出。

小魚兒笑道：「我早就知道你會來救我的，我們是朋友。」

花無缺也不知為了什麼，心裡只覺一酸，竟扭轉了頭去。

突聽一人冷冷道：「花無缺，你為什麼還不動手？」

小魚兒這才瞧見站在樹梢的銅先生，倒抽了口涼氣，轉首面對著花無缺，眼睛瞪得大大的。

花無缺長長嘆了口氣。小魚兒默然半晌，苦笑道：「我知道你不敢違抗他的話……好，你動手吧！」

花無缺也默然半晌，一字字緩緩道：「我現在不能殺你！」

小魚兒一喜。銅先生怒道：「你忘了你師傅的話麼？」

花無缺長長吐了口氣，道：「我已和他訂了三個月之約，未到約期，絕不能殺他！」

銅先生喝道：「你的師傅若是知道這事，又當如何？」

花無缺霍然抬頭，大聲道：「師命雖不可違，但諾言也不可毀，縱然家師此刻便在這裡，也不可能令晚輩做食言背信的人！」

銅先生怒道：「花無缺你莫忘記，見我如見師，你敢不聽我的話。」

花無缺嘆道：「先生無論吩咐什麼，弟子無不照辦，只有此事，卻萬萬不能從命。」

銅先生忽然大喝道：「你不殺他，只怕並非為了要守諾言，只怕還另有原因？是麼？」

花無缺心裡又是一震，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堅持不殺小魚兒，到底是完全為了要守諾言，還是另有原因。

方才小魚兒無助地躺在他懷裡，他心裡竟忽然泛起一陣難言的滋味，他瞧著小魚兒的臉，忽然覺得這不是他的仇人，而是已相交多年的親密的朋友。

他手臂上感覺到小魚兒微弱的呼吸，又覺得這不是他要殺的人，而是他本應全力保護的。

直到小魚兒跌到地上，這份奇異的感覺，還留在他心裡，再瞧見小魚兒那充滿信任的笑容，他現在又怎能動手！

花無缺長長嘆了口氣，他自己心裡，卻絲毫不覺和小魚兒有何仇恨，他自己也說不出這種奇異的感覺，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的。

這份感覺，像是久久以前便已隱藏在他心底，只不過等到小魚兒的肌膚觸及他的肌膚時，才被引發。

他瞧著小魚兒，心裡喃喃自語：「江小魚，江小魚，你心裡在想什麼？你想的可是和我一樣？」

小魚兒也在凝注著他，心裡的確也在沉思。

銅先生自樹梢瞧下來，瞧見這並肩站在一齊的兩個人，冷漠的目光，又變得比火還熾熱，厲聲道：「花無缺，莫要再等三個月了！現在就動手吧！」

小魚兒突然仰首狂笑道：「為什麼不能再等三個月？你怕三個月後，他更不會動手了嗎？」

銅先生嘶聲道：「我怕什麼！你兩人是天生的冤家對頭，你們的命中已注定，必有一個人要死在另一人的手上！」

小魚兒大吼道：「既然如此，你現在為何還要逼他？你若想我現在就死，就自己動手吧……你自己為何不敢動手？」

銅先生像是被人一刀刺在心上，長嘯著一掠而下。

# 第六十六章 高深莫測

花無缺面上變了顏色，只道他將向小魚兒下手，誰知他竟長嘯著撲入樹林，舉手一掌，將一棵樹生生震斷！

只見他身形盤旋飛舞，雙掌連環拍出，片刻之間，山坡上一片樹木，已被他擊斷了七、八株之多，連著枝葉倒下，發出一陣震耳的聲響。

小魚兒瞧見這等驚人的掌力，也不禁為之舌矯不下。

他知道這銅先生的武功，若要殺他，實是易如反掌，他也知道這銅先生對他實已恨到極點，恨不得將他碎屍萬段，千刀萬剮，但銅先生竟偏偏不肯自己動手，寧可拿這些木頭來出氣。

這究竟是為的什麼？豈非令人難解！

心念閃動間，銅先生已掠到花無缺面前，厲聲道：「你定要等到三個月後才肯殺他，是麼？」

花無缺深深吸了口氣，道：「是！」

銅先生忽然狂笑起來，道：「你既重信義，我身為前輩，怎能令你為難，你要等三個月，我就讓你等三個月又有何妨？」

這變化倒又出人意料之外。花無缺又驚又喜。

銅先生頓住笑聲，道：「現在，你走吧。」

花無缺又瞧了小魚兒一眼，道：「那麼他……」

銅先生道：「他留在這裡！」

花無缺又一驚，道：「先生難道要……」

銅先生冷冷道：「無論他會不會失信，這三個月裡，我都要好好的保護他，不使他受到絲毫傷損，三個月後，再將他完完整整地交給你……」

小魚兒笑嘻嘻道：「要你如此費心保護我，怎麼好意思呢？」

銅先生道：「保護你這麼樣一個人，還用得著我費心麼？」

小魚兒笑道：「你以為我很容易保護，你可錯了，我這人別的毛病沒有，就喜歡找人麻煩，江湖中要殺我的人，可不止一個。」

銅先生道：「除了花無缺外，誰也殺不了你！」

小魚兒嘆了口氣，道：「你話已說得這麼滿，在這三個月裡，我若受了損傷，可真不知道你有什麼面目來見人了。」

銅先生喝道：「在這三個月裡，你若有絲毫損傷，唯我是問。」

小魚兒大笑道：「那我就放心了。在這三個月裡，我無論做什麼，都沒關係了，反正任何人都傷不了我。」

銅先生冷冷道：「你只管放心，在這三個月裡，你無論做什麼事，都做不出的。」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笑嘻嘻道：「那倒未必……」

花無缺想到小魚兒的刁鑽古怪，精靈跳脫，銅先生武功縱高，若不想上他的當，怕真不容易。想到這裡，花無缺竟不知不覺笑了起來。

銅先生怒道：「你還不走？等在這裡做什？」

小魚兒截口道：「你放心走吧，三個月後，我會在那地方等你的！」

他轉向銅先生，笑著又道：「但現在我想和他悄悄說句話，你放不放心？」

銅先生冷冷道：「天下根本沒有一件可令我不放心的事。」

小魚兒皺了皺鼻子，笑道：「你本事雖不算小，但牛也未必吹得太大了。」

銅先生怒道：「你敢無禮？」

小魚兒大笑道：「我為何不敢，在這三個月裡，反正沒有人能傷到我的，是麼？」

銅先生氣得呆在那裡，竟動彈不得。

小魚兒走到花無缺面前，悄聲笑道：「只可惜他戴個鬼臉，否則他現在的臉色一定好看得很。」

他雖然故意壓低聲音說話，但卻又讓這語聲剛好能令銅先生聽到，花無缺幾乎忍不住又要笑出來，趕緊咳嗽一聲，道：「你要說什麼？」

小魚兒道：「明天下午，燕南天燕大俠在今天那花林等我，你能不能代我去告訴他，我不能赴約了。」他這次才真的壓低了語聲。

花無缺皺了皺眉，道：「燕南天？……」

小魚兒嘆道：「我知道你跟他有些過不去，所以你縱不答應我，我也不會怪你。」

花無缺忽然一笑，道：「這三個月，你我是朋友，是麼？」

小魚兒目注了他半晌，笑道：「你很好，我交你這朋友，總算不冤枉。」

花無缺默然許久，淡淡道：「可惜只有三個月。」他故意裝出淡漠之色，但卻裝得不太高明。

小魚兒笑道：「天下有很多出人意料的事，這些事每天都有幾件發生，說不定我過兩天就能看見你也未可知。」

花無缺嘆道：「我總不相信奇蹟。」

小魚兒笑道：「我若不相信奇蹟，你想我現在還能笑得出麼？」

忽聽銅先生冷冷道：「奇跡是不會出現的！花無缺，你還不走麼？」

※※※

小魚兒瞧著花無缺走得遠了，才嘆息著道：「一個人若是非死不可，能死在他手上，總比死在別人手上好得多了。」

銅先生喝道：「你不恨他？」

小魚兒道：「我為何要恨他？」

銅先生道：「他的尊長，殺死了你的父母！」

小魚兒道：「我父母死的時候，他只怕還未出生哩！他師傅做的事，與他又有何關係，他師傅吃了飯，難道還能要他代替拉屎麼？」

小魚兒說出這番話，銅先生竟不禁怔住了。

小魚兒凝目瞧著他，忽然笑道：「我問你，你為何要我恨他？」

銅先生怒道：「你恨不恨他，與我又有何關係？」

小魚兒道：「是呀，我恨不恨他，和你沒關係，你又何苦如此關心？」

銅先生竟沒有說話。小魚兒微笑道：「他竟要親手殺死我，而又說不出原因來，我本已覺得有些奇怪，現在更是越來越奇怪了。」

銅先生道：「你雖不恨他，他卻恨你，所以要殺你，這有什麼好奇怪的？」

小魚兒笑道：「你以為他真的恨我麼？」

銅先生身子竟似震了震，厲聲道：「他非恨你不可！」

小魚兒嘆道：「這就是我所奇怪的，你和他師傅，要殺我都很容易，但你們卻都不動手，所以我覺得你們其實也並不是真的要我死，只不過是要他動手殺我而已，你們好像一定要看他親手殺我，才覺得開心。」

銅先生道：「要他殺你，就是要你死，這又有何分別？」

小魚兒道：「這是有分別的，而且這分別還微妙得很，我知道這其中必定有個很奇怪的原因，只可惜我現在還猜不出而已。」

銅先生道：「這秘密普天之下，只有兩個人知道，而他們絕不會告訴你！」

小魚兒眼睛裡像是有光芒一閃，卻故意沉吟著道：「移花宮主自然是知道的……」

銅先生道：「自然。」

小魚兒大喝道：「移花宮主便是姐妹兩人，你既然說這秘密天下只有兩個人知道，那麼你又怎會知道的？」

銅先生身子又似一震，大怒道：「你說的話太多了，現在閉起嘴吧！」

他忽然出手，點住了小魚兒的穴道，小魚兒只覺白影一閃，連他的手長得是何模樣，卻未瞧出。

這位神秘的「銅先生」，非但不願任何人瞧見他的真面目，甚至連他的手都不願被人見到！

※※※

花無缺心裡又何嘗沒有許多懷疑難解之處，只不過他心裡的事，既沒有人可以傾訴，他自己也不願對別人說。

天亮時，宿酒又使他朦朧睡著，也不知睡了多久，院子裡忽然響起了一陣騷動聲，才將他驚醒了。

他披衣而起，剛走出門，便瞧見江別鶴負手站在樹下，瞧見他就含笑走過來，含笑道：「愚兄昨夜與人有約，不得已只好出去走了走，回來時才知道賢弟你獨自喝了不少悶酒，竟喝醉了。」

他非但再也不提昨夜在酒樓上發生的事，而且稱呼也改了，口口聲聲「愚兄」，「賢弟」起來，好像是因為那些事根本是別人在挑撥離間，根本不值一提──這實在比任何解釋都好得多。

花無缺目光移動，道：「現在不知是什麼時辰了？」

江別鶴笑道：「已過了午時。」

花無缺失聲道：「呀，我這一覺睡得竟這麼遲……」他一面說話，一面匆匆回屋梳洗。

江別鶴也跟了進去，試探著道：「愚兄陪賢弟出去逛逛如何？」

花無缺笑道：「小弟已在城裡住了如此久，江兄還擔心小弟會迷路麼？」

江別鶴在門口又站了半天，才強笑道：「既是如此，愚兄就到前面去瞧瞧段姑娘了。」

他似乎已發覺花無缺對他有所隱瞞，嘴裡不說，心裡已打了個結，走到院子裡，就向兩個人低低囑咐了幾句。

那兩條大漢齊聲道：「遵命。」

江別鶴瞧著他們奔出院外，嘴角露出一絲獰笑，喃喃道：「花無缺呀花無缺，我雖然一心想結納於你，但你若想對不起我，就莫怪我也要對不起你了！」

※※※

花無缺像是在閑逛。只見他在一家賣鳥的舖子前，聽了半天鳥語，又走到一家茶食店，喝了兩杯茶，吃了半碟椒鹽片。路上立刻就有個人，回去稟報江別鶴。

江別鶴沉吟道：「喝茶……他一個人會到茶館裡去喝麼？難道他約了什麼人在那茶館裡見面不成？」

那大漢道：「花公子在那茶館裡坐了很久，並沒有人過去和他說話。」

又過了半晌，一人回稟道：「花公子此刻在街頭瞧王鐵臂練把式。」

江別鶴皺眉道：「那種騙人的把式，他也能看得下去？……你們可瞧見那邊人叢裡，有什麼人和他說話麼？」

那大漢道：「沒有。」

江別鶴道：「現在誰在盯著他？」

那大漢道：「那條街是宋三和李阿牛在管的」

話未說完，宋三已慌慌張張地奔了回來，伏地道：「花公子忽然不見了！」

江別鶴赫然震怒，拍案道：「你難道是瞎子麼？光天化日之下，行人往來不斷的街道上，他絕不能施展輕功，又怎會突然不見？」

宋三顫聲道：「那王鐵臂和徒弟練完單刀破花槍，就輪到他女兒耍流星鎚，誰知她正使到一招『雲裡捉月』，流星鎚的鏈子忽然斷了，小西瓜般大小的流星鎚，沖天飛了出去，瞧把式的人都怕它掉下來打著腦袋，驚呼著四下飛逃，那把式場立刻就亂了。」

江別鶴道：「流星鎚的鏈子，是怎麼斷的？」

宋三道：「小的不知道。」

江別鶴冷冷道：「你只怕是瞧王鐵臂的女兒瞧暈了頭吧。」

宋三以首頓地道：「小……小的不敢。」

江別鶴厲聲道：「你這雙眼睛既然如此不中用，還留著它幹什麼？」

話未說完，已有兩條大漢將宋三拖了出去，宋三臉如死灰，卻連求饒的話都不敢說出來。

過了半晌，後面便傳入一聲悽厲的慘呼！

江別鶴卻似根本沒聽見，只是喃喃自語道：「花無缺那裡去了？他為何要躲著我？莫非他真的和江小魚有約，要來對付我？這兩人若是聯成一路，我該如何是好？」

他話聲說得很輕，目光已露出殺機，冷笑道：「寧可我負天下人，莫令一人負我……江別鶴呀江別鶴，這句話你千萬忘記不得！」

※※※

花無缺出了城，嘴角帶著微笑。現在若有人問他：「那流星鎚鏈是怎會斷的？」他一定會笑得很大聲──能用一粒小石頭打斷那精鐵鑄成的鏈子，他對自己的手力也不禁覺得很滿意。

花無缺到達花林時，錦繡般的繁花，已被昨日的劍氣摧殘得甚是蕭索，陰霾掩去了日色，風中已有涼意。

花無缺想到自己又要和燕南天相對，嘴角的笑容竟瞧不見了，但他縱然明知此行必有兇險，也是非來不可。

花無缺踏著落花，走入花林，燕南天並未在林中，卻有個白衣如雪的女子，垂頭斜倚在花樹旁，似乎在細數著地上的殘花。

她背對著花無缺，花無缺只能瞧見她苗條的身子，和那烏黑的，長長披落在肩頭的柔髮。

花無缺雖然瞧不見她的臉，但一眼瞧過去，便已瞧出她是誰了──鐵心蘭，鐵心蘭怎麼還在這裡？

他想不到在這裡見到鐵心蘭，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應該招呼她，他的心裡似乎有些發苦。

她心頭似有許多心事，根本不知道有人來了，涼風輕撫著她的髮絲，她的頭髮像緞子般光滑。

良久良久，才聽得幽幽長嘆了一聲，喃喃道：「花開花落，頃刻化泥，人生又何嘗不是如此？」

花無缺本不想驚動她，也不忍驚動她，又想悄悄轉身走出去，但此刻卻也不禁發出一聲輕輕的嘆息。

鐵心蘭似驚似喜，猝然回首，道：「你……」她只說了一個字。她瞧見來的竟是花無缺，便立刻楞住了。

花無缺心中縱有許多心事，面上卻只是淡淡笑道：「你好麼？」

在這一瞬間，他實在想不出別的話來說。又有誰知道他在這一句淡淡的問候裡，含蘊著多少情意。

鐵心蘭也似不知該說什麼，只有輕輕點了點頭。

過了半晌，花無缺又微笑答道：「你想不到來的是我，是麼？」

鐵心蘭垂下了頭，悠悠道：「瞧見你沒有受傷，我實在很高興。」

她說話的聲音幾乎連自己都聽不見，但花無缺每個字都聽得清清楚楚，他心裡一陣刺痛。

他努力想使自己的笑容變自然些，但無疑是失敗了，幸好鐵心蘭並沒有瞧見他的笑容。

她彷彿根本不敢看他。又過了半晌，鐵心蘭才又嘆息著道：「我本來有許多話想對你說，卻不知該怎麼說才好。」

花無缺的微笑更苦澀，柔聲道：「有些人是很難被忘記的，有時你縱然以為自己忘卻了他，但只要一見著他，他的一言一笑，就都又重回到你心頭……」

鐵心蘭道：「你……你能原諒我？」她霍然抬起頭，目中已滿是淚珠。

花無缺也不敢瞧她，垂首笑道：「你根本沒有什麼事要求人原諒的，我若是你，說不定也會如此。」

鐵心蘭道：「但我實在對不起你，你……你為什麼不罵我？不怪我？那樣我心裡反而會好受些，你的同情和瞭解，只有令我更痛苦。」她語聲漸漸激動，終於哭出聲來。

# 第六十七章 義薄雲天

花無缺默然半晌，仰天嘆道：「我永遠也不會恨你，我雖然不能和你……和你在一起，但我終生都會將你當妹妹一樣看待的。」

他笑了笑，接著又道：「還有，我要告訴你，我也從來沒有恨過江小魚，他雖然和我命中註定要做仇敵，但也是我平生唯一真正的朋友，你……你能和他在一起，我也覺得很高興……」

鐵心蘭忽然大呼道：「大……大哥，我這一輩子，永遠感激你，真正的感激你。」她淚中帶笑，實不知是悲是喜。

花無缺也不知是悲是喜。他知道鐵心蘭這一聲「大哥」喚出，便是終生無法更改的了，縱然已多多少少建立起一些情感，但這份情感，也被這一聲「大哥」完全改變，這一聲「大哥」喚得雖親近，卻又是多麼疏遠。

花無缺仰面向天，終於忍不住長長嘆息，道：「但願他莫要對不起你……莫要對不起你！」

這是一種願望、一種祈求，也是一種銘誓，一種自我的舒放和寬解──這兩句話中情感的複雜，只怕也是別人難以瞭解的。

※※※

但無論如何，現在他們的心裡總已比較坦然，「大哥」這兩個字就是一堵堤防，令他們覺得自己的情感已不致氾濫。

鐵心蘭終於嫣然而笑，道：「大哥，你怎麼會又到這裡來的？」

花無缺沉吟著道：「我受人之託，來找一個人。」

鐵心蘭已追問道：「你莫非是要來找燕大俠的？」

花無缺只好點頭。鐵心蘭眼睛一亮，道：「莫非是他託你來的？」

花無缺道：「是。」

鐵心蘭道：「他……他自己為何不來？」

花無缺不答反問，道：「燕大俠為何不在，你反在這裡？」

鐵心蘭垂下了頭，道：「昨天晚上，燕大俠找到了我，對我說了許多話，又叫我今天在這裡等他，你知道，燕大俠說的話，是沒有人能拒絕的。」

花無缺道：「他對你說了些什麼？」

鐵心蘭的臉紅了紅，咬著嘴唇道：「燕大俠說，要我……我和他先聊聊，然後……」

突聽林外一人大笑道：「你們小兩口子已談了麼，我此刻來得是否太早！」

花無缺霍然轉身，只見燕南天長笑大步入林，瞧見了他，笑聲驟頓，臉色一沉，厲聲道：「你怎會在這裡？你怎會來的？」

他目光閃電般在鐵心蘭面上一掃，又道：「小魚兒呢？」

鐵心蘭不覺又垂下了頭，道：「我不知道，他說……」

花無缺接口道：「江小魚托我來稟報燕大俠，他今日只怕不能前來赴約了。」

燕南天怒道：「他為何不能來？」

花無缺長長吸了口氣，道：「他已被人拘禁，只怕已是寸步難行……」

他知道自己這番話如果說出來，後果必然不堪設想，他話未說完，鐵心蘭果然已慘然變色。

燕南天暴怒道：「是誰拘禁了他？」

花無缺遲疑著，終於道：「一位武林前輩，人稱『銅先生』的！」

燕南天怒喝道：「『銅先生』？燕某闖蕩江湖數十年，還未聽說過江湖中有『銅先生』此人，這名字莫非是你造出來的！」

他一步竄到花無缺面前，又喝道：「莫非是你暗算了他，你居然還敢到這裡來冒充好人！」

花無缺昂然道：「在下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是以燕大俠你只要問我，我知無不言，但燕大俠您老對在下人格有所懷疑，在下……」花無缺一字字道：「在下縱不是燕大俠敵手，好歹也要和燕大俠再較一較高低！」

燕南天仰天狂笑道：「你還敢如此說話？你好大的膽子！」

花無缺緩緩道：「在下膽子縱不大，卻也不是貪生畏死的懦夫！」

燕南天喝道：「你既不怕死，燕某今日就成全了你吧！」

喝聲未了，鐵心蘭也已衝過來，嘶聲道：「燕大俠，我知道他，無論如何，他絕不會是說謊的人！」

燕南天厲聲道：「小魚兒已落入別人手中，你還在為他說話！難怪小魚兒不願理睬你，原來你也是個善變的女人！」

鐵心蘭眼淚又已奪眶而出，顫聲道：「江小魚若有危險，晚輩就算拼了性命，也要救他的，但燕大俠說花……花公子說謊……晚輩死也不能相信。」

燕南天冷笑道：「你要為小魚兒拼命，又要為花無缺死，你究竟有幾條命！」

鐵心蘭流淚道：「燕大俠無論如何責罵，就算認為晚輩是個……是個水性楊花的女人，晚輩也沒法子……」

她撲倒在地，嘶聲道：「晚輩只求燕大俠放過花公子，日後燕大俠若是發現他是在說謊，就算將晚輩碎屍萬段，晚輩也是甘心的。」

燕南天厲聲笑道：「好！你居然要以性命為他作保，只不過像你這樣朝三暮四的女人，你的性命又能值得幾文？」

這一代名俠，本就性如烈火，此刻為小魚兒擔心情急之下，更是怒氣勃生，不可遏止。

花無缺變色道：「燕南天！我敬你是一代英雄，總是對你容忍，想不到你竟對一個女孩子說出這樣的話來，這樣的英雄，嘿嘿，又值得幾文？」

燕南天已怒喝著一拳擊出。花無缺也展動身形，迎了上去。

鐵心蘭知道這兩人一動起手，天下只怕再難有人能化解得開，想到自己為小魚兒和花無缺所受的屈侮與委曲，竟沒有一個人能瞭解，想到自己的一番苦心，除了落得個「朝三暮四」的罵名外，竟毫無作用……她終於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悲慟的哭聲，更慘於杜鵑啼血。

※※※

拳風，掌風，震得殘花似雨一般飄落。

這幾乎是江湖中新舊兩代最強的高手決鬥！這幾乎已是百年來江湖中最驚心動魄的決鬥！

上一次，他們用的是劍，這一次用的雖是空手，但戰況的緊張與激烈，卻絕不在上次之下！燕南天的拳勢，就和他的劍法一樣，縱橫開闊，剛強威猛，招式之強霸，可說是天下無雙！移花宮的武功，本是「以柔克剛」，「後發制人」，花無缺這溫柔深沉的性格，本也和他從小練的就是這種武功有關。

但現在，他招式竟已完全變了！

他竟使出剛猛的招式，著著搶攻！只因若非這樣的招式，已不足以將他心裡的悲憤宣洩！這一戰，已非完全為了他的性命而戰！而是為了保護他這一生中最關心的人而戰。

他雖然本是個溫柔沉靜的人，但鐵心蘭悲慟的哭聲，卻已激發了他血液中的勇悍之氣！

他這勇悍的血液，是得自母親的──他那可敬的母親，為了愛，曾毫無畏懼地含笑面對死亡。

「移花宮」冷峻的教養，雖已使花無缺的血漸漸變冷了，但愛的火焰，卻又沸騰了它！他忽然覺得生死之事，並不十分重要。

重要的是，他要和燕南天決一死戰，他要以自己的血，洗清他最關心的人的冤枉，也洗清自己的冤枉。

激烈的掌風，似已震撼了天地。

花無缺雙掌搶攻，直插，橫截，斜擊，招式剛猛中不失靈活，但燕南天拳風就像是一道鐵牆。

花無缺竟連一招都攻不進去！

他頭髮已凌亂，凌亂的髮絲，飄落在蒼白的額角上，但他的面頰卻因激動而充血發紅。

任何人若也想以剛猛的招式和燕南天對敵，那實在是活得不耐煩了。

他的掌式雖銳利得像釘子，但燕南天的拳勢就像是鐵鎚，無情的鐵鎚，無情地敲打著他。

他只覺已漸漸窒息，漸漸透不過氣來，燕南天飛舞的鐵拳，在他眼中已像是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他知道這次燕南天不會放過他！

但他並不放棄，並未絕望，只要他還有最後一口氣，至死，也絕不退縮！

誰知燕南天竟忽然一個翻身，退出七尺，厲叱道：「住手！」

他眼見已可將花無缺逼死掌下，卻忽然住手。

花無缺不覺怔了怔，忍不住喘息著道：「你為何要我住手？」

燕南天目光灼灼，逼視著他，一字字道：「我雖然從未聽見過『銅先生』這名字，也並不相信世上真有『銅先生』這人存在，但我卻已相信你並未說謊。」

花無缺道：「哦？……」

燕南天道：「你若說謊，必定心虛，一個心虛的人，絕對使不出如此剛烈的招式！」

花無缺默然半晌，仰天一笑，道：「你現在相信，不覺太遲了麼？」

燕南天沉聲道：「你若覺得燕某方才對你有所侮辱，燕某在此謹致歉意。」

花無缺長嘆道：「是錯就錯絕不推諉，果然是天下之英雄，在下縱想與你一決生死，此刻也無法出手了。」燕南天厲聲道：「但我卻還是要出手的！」

花無缺又一怔，道：「為什麼？」

燕南天道：「你縱未說謊，我還是不能放你走，無論那『銅先生』是誰，他定與你有些關係，是麼？」

花無缺想了想，道：「是。」

燕南天道：「他拘禁了江小魚，可是為了你？」

花無缺苦笑道：「我並未要他如此，但他卻實有此意。」

燕南天喝道：「這就是了，他既然留下了江小魚，我就要留下你！他什麼時候放了江小魚，我就什麼時候放你！」

他踏前一步，鬚髮皆張，厲聲接道：「他若殺了江小魚，我就殺了你！」

花無缺面色一變，卻又長長嘆了口氣，道：「這說來倒也公平得很。」

燕南天道：「燕某行事，素來公正。」

花無缺冷笑道：「但你對鐵姑娘說的話，卻太不公正，她……」

說到這裡，他才忽然發現，花樹下已瞧不見鐵心蘭的人影，這已心碎了的少女，不知何時走了！

燕南天喝道：「你是自願留下，還是要燕某再與你一戰？」

花無缺臉色鐵青，一字字道：「你此刻要我走，我也不會走了。鐵心蘭若因此有三長兩短，你縱放得過我，我也放不過你！」

燕南天大笑道：「好，很好！在我找著鐵心蘭和江小魚之前，看來你我兩人，是誰也離不開誰了，是麼？」

花無缺道：「正是如此。」

※※※

銅先生抱起小魚兒，又掠上樹梢。

這株樹枝葉繁密，樹的尖梢，方圓竟也有一丈多，樹枝堅韌而有彈力，足可承受起百十斤的重量。

銅先生將小魚兒放在上面，只不過將枝葉壓得下陷了一些而已──濃密的枝葉就好像棉褥般將小魚兒包了起來，除非是翱翔在天空的飛鳥，否則絕不會發覺有人藏在這裡。

小魚兒身子雖不能動，臉上卻仍是笑嘻嘻的，道：「這倒真是再好也沒有的藏身之處，如此看來，倒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覺了。」

銅先生冷冷道：「你最好老老實實睡一覺。」

小魚兒道：「你要走了麼？你這人又孤僻，又特別喜歡乾淨，我就知道你不會永遠守著我的。」

銅先生冷笑道：「你也休想跑得了，等到我此間的事做完，就將你帶到一個更安全之處。」

小魚兒道：「我連手指都不能動，你就是將我放在路上，我也跑不了的。」

銅先生道：「你明白這點最好。」

小魚兒眼珠子轉了轉，道：「若是下起雨來，我這人身體不太好，一淋雨就要生病，我生病倒沒有什麼，但若病壞了身子，豈非於你的名聲有損？你答應過，絕不讓我受到絲毫損傷的，是麼？」

銅先生冷冷道：「你無論生多大的病，我都能治得了你。」

小魚兒想了想，又道：「我身子比牛還重，這樹枝若是承受不起，突然斷了兩根，我若摔了胳膀跌斷了腿，你難道也能接起來麼？」

銅先生道：「這樹枝縱然斷了兩根，你還是跌不下去的。」

小魚兒張大了眼睛，笑道：「若有什麼老鷹之類的大鳥，從我頭上飛過，把我的眼珠子當做鴿蛋，一口啄了去，你難道能補上麼？」

銅先生怒道：「你這人怎地這麼煩！」

小魚兒笑道：「我生來沒別的本事，就會惹人煩，你若嫌煩，為何不宰了我，死人就不會惹麻煩了。」

銅先生一生中，當真從來沒有遇見這麼討厭的人，若是別人如此，他早已將之剁成八塊了。

他身子已氣得發抖，卻只好取出塊絲帕，蓋在小魚兒臉上，厲聲道：「這樣好了麼？」

小魚兒深深吸了口氣，笑道：「你這手帕好香呀，莫非是什麼大姑娘送給你的定情物？」

銅先生大怒道：「你為何不能閉起嘴來？」

小魚兒道：「你若點上我的啞穴，我豈非就不能說話了麼？但你自然也知道，啞穴不能點過三個時辰的，否則就會氣絕而死。」

他笑著接道：「所以你若點了我的啞穴，每隔三個時辰，就得回來為我換一次氣，那樣豈非更麻煩了。」

銅先生咬牙道：「你知道的倒不少。」

小魚兒道：「除此之外，倒有個比較不麻煩的法子。」

他語聲故意頓了頓，才接著道：「那就是三十六著，走為上策，你一走了，無論我說什麼，你都聽不見了，豈非落個耳根清靜。」

銅先生不等他話說完，已掠下樹梢。

小魚兒故意嘆了口氣，喃喃道：「他總算走了，但願那位仁兄莫要來得太早，先讓我好好睡一覺。」

他話未說完，銅先生又掠了上去，一把掀開了蒙著他臉的絲帕，厲聲道：「你說的那位仁兄是誰？」

小魚兒又故意失驚道：「呀，我說的話，被你聽見了麼？」

銅先生冷冷道：「百丈之內，飛花落葉瞞不過我的。」

小魚兒又嘆了口氣，道：「我被你藏在這樹上，任何人都瞧不見我，又怎會有人來救我呢？我方才不過自己說著玩玩而已。」

銅先生道：「你以為誰會來救你？」

銅先生沉思了半晌，失聲道：「不錯，花無缺說不定會回來瞧瞧的。」

他不再說話，又抱起小魚兒，掠下樹梢，他自以為心思靈敏，卻未瞧見小魚兒正在偷偷的笑。

※※※

小魚兒根本就未指望有人會來救他，他知道若是耽在樹上，就什麼逃走的機會都沒有了，只有拼命纏著銅先生，纏得他發昏，只要他稍微一大意，自己就有逃走的機會。

若論武功，小魚兒自然不及銅先生，但若是鬥起心眼兒來，兩個銅先生也不是小魚兒的敵手。

他抱著小魚兒掠到樹下，卻又遲疑起來。

小魚兒道：「你要把我送到那裡去呀？你總不能一直抱著我站在這裡吧。」

「哼！」

小魚兒笑道：「我已經有好幾天沒洗澡了，你抱著我不嫌髒麼？」

他話未說完，銅先生的手已一鬆。

小魚兒「砰」的跌在地上，大叫道：「哎唷，不好了，骨頭跌斷了！」

銅先生一腳踢在他胯骨上，踢開了他下半身的穴道，喝道：「站起來，跟我走！」

小魚兒只覺兩條腿已能動了，卻呻吟著道：「我骨頭都斷了，那裡還能站得起來，這下子你非抱我不可了！」

銅先生怒道：「你骨頭是什麼做的，怎地一跌就斷？」

小魚兒道：「就算沒有跌斷，被你一腳也踢斷了……哎唷，好痛！」

他索性大呼大喊，叫起疼來。

銅先生目光閃動，忍不住道：「真的斷了麼？」

小魚兒呻吟著道：「你不信就自己摸摸看。」

銅先生遲疑著，終於俯下身子，視探小魚兒的腿骨。

小魚兒道：「不對，不是這裡。」

銅先生道：「是那裡？」

小魚兒道：「不是大腿，還要再上面一些。」

銅先生的手，突然縮了回去，就好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似的，只見他筆直站在那裡，胸膛卻不住喘息。

小魚兒笑嘻嘻道：「你為什麼連摸都不敢摸，難道你是女人麼？」

銅先生大喝道：「住嘴！」

小魚兒吐了吐舌頭笑道：「你要我住嘴，就算不願點我的啞穴，也可用布塞住我的嘴呀！」

他的確可以塞住小魚兒嘴的，但小魚兒自己既然先說出來了，他再這樣做，豈非丟人麼？

銅先生冷冷道：「我為何要塞住你的嘴，我正要聽你說話。」

小魚兒「噗哧」一笑，道：「想不到我的話竟有這麼好聽，你既然這麼喜歡聽，何不也坐下來，咱們也可以聊個舒服。」

銅先生怒目瞪著小魚兒，簡直無計可施，他本覺世上絕沒有自己不能對付的人，誰知就偏偏有個江小魚，他這一生中，第一次覺得頭疼起來。

# 第六十八章 暗藏奸詐

燕南天與花無缺並肩走出了花林。

花無缺忽然道：「鐵心蘭是往那裡走的？你也未曾瞧見麼？」

燕南天道：「沒有！」

花無缺仰首望天，輕嘆道：「江小魚此刻也不知是在那裡？……」

燕南天道：「他是何時落入那『銅先生』掌中的？」

花無缺道：「昨天晚上。」

燕南天默然半晌，忽然又道：「江湖中又怎會有個『銅先生』？他既有那麼高的武功，我怎會未曾聞及？……你可知道他的來歷？」

花無缺道：「在下只知他武功之高，不可思議，卻也不知他的來歷。」

燕南天冷笑道：「若是我猜的不錯，他必定是別人化名改扮的。」

花無缺道：「但普天之下誰會有那麼高的武功？」

燕南天道：「移花宮主……」

花無缺淡淡笑了笑，道：「家師為何要改扮成別人？家師又為何要瞞住我？這對他老人家又有何好處？燕大俠你可想得出任何原因來麼？」

「我想不出……」他語聲微頓，又道：「你想，那『銅先生』會將江小魚帶到何處去？」

花無缺也長長嘆了口氣，道：「在下也想不出。」

這時小魚兒已睡著了。銅先生乘著夜色，將小魚兒又帶到那客棧的屋子裡，他實在想不出能將這作怪的少年帶到何處。小魚兒躺在床上，呼呼大睡，銅先生卻只有坐在椅子上瞧著，他就像個木頭人似的坐在椅子上，動也不動。只見小魚兒鼻息沉沉，似睡得安穩已極，就像是個睡在母親旁邊的孩子似的，嘴角還帶著一絲微笑。

他醒著時，這張臉上，不但充滿了一種逼人的魅力，也充滿了飛揚灑脫，精靈古怪的神氣。但此刻他睡著了，這張臉卻變得有如嬰兒般純真。

銅先生瞧著他這張純真而英俊的臉，瞧著他臉上那條永遠不能消除的刀疤，整個人突然都顫抖了起來。

他手掌緊握著椅背，握得那麼緊，冷漠的目光，也變得比火還熱，像是充滿了痛苦，又像充滿了仇恨。

只聽「拍」的一聲，柚木的椅靠，竟被他生生捏碎！

小魚兒緩緩張開眼來，揉著眼睛向他一笑，道：「我睡了很久了麼？」

「很……很久了。」他拼命要使自己語聲平靜，卻還是不免有些顫抖。

小魚兒笑道：「你一直坐在這裡守著我？」小魚兒身子雖不能動，腿一挺，就跳下床來，笑道：「我佔了你的床，讓你不能睡覺，真抱歉得很。」

銅先生盯著他的腿，厲聲道：「你……你的腿沒有傷？」

小魚兒朝他扮了個鬼臉，就要往外走。

銅先生喝道：「你要到那裡去？」

小魚兒笑嘻嘻道：「我有個毛病，一睡醒就要……就要上茅房。」

銅先生怒道：「不許去！」

小魚兒苦著臉道：「不許去，我就要拉在褲子上了，那可臭得很。」

銅先生幾乎要跳了起來，大喝道：「你……你敢？」

小魚兒悠悠道：「一個人無論有多兇，多厲害，他就算能殺人，放火，但可也沒法子叫別人不拉屎的。」

銅先生瞪著他，目中簡直要冒出火來。

小魚兒卻還滿不在乎，笑道：「你要我不拉屎，只有一個法子，那就是立刻殺了我，否則……否則我現在就已忍不住了。」他一面說話，一面就要蹲下去。

銅先生趕緊大呼道：「不行……這裡不行……」

小魚兒道：「你讓我出去了麼？」

銅先生狠狠一跺腳，道：「你滾出去吧！」

小魚兒不等他說完，已彎著腰走出去，笑道：「你若不放心，就在茅房外看著我吧。」

銅先生的確不放心，的確只得在茅房外等著。

他簡直連做夢都未想到過，自己這一輩子，居然也會站在茅房外，等著別人在裡面拉屎。

過了幾乎快有半個時辰，小魚兒才摸著肚子，施施然走了出來，銅先生簡直快氣瘋了，怒道：「你死在裡面了麼？」

小魚兒笑道：「好幾天的存貨，一次出清，自然要費些功夫。」

銅先生氣得也不知該說什麼，只好扭過頭去。

小魚兒卻笑道：「現在咱們該去吃飯了。」

銅先生大怒道：「你……你說什麼？」

小魚兒笑道：「吃飯拉屎，本是最普通的事，這又有什麼好奇怪的？……你難道從未聽見過一個人要吃飯麼？」

銅先生怔了半晌，突然冷笑道：「我雖不能禁止你……你上茅房，但卻能禁止你吃飯的。」

小魚兒道：「你不許我吃飯？」

銅先生厲聲道：「我給你吃的時候，你才能吃，否則你就閉起嘴！」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笑道：「但嘴卻是長在我臉上的，是麼？所以，我要吃飯的時候，你就得給我吃，否則我就永遠不吃了。我若活活餓死了，你的計劃也完了……你明白了麼？」

銅先生一步竄過去，揪住小魚兒的衣襟，嘶聲道：「你……你敢對我如此說話？」

小魚兒嘻嘻笑道：「我雖打不過你，但要餓死自己，你可也沒法子，是麼？」

銅先生氣得全身發抖，卻只好裝作沒有聽見。

※※※

燕南天和花無缺自然沒有找到鐵心蘭，更找不著小魚兒，他們茫無目的地兜了兩個圈子，燕南天突然道：「你喝酒麼？」

花無缺微笑道：「還可喝兩杯。」

燕南天道：「好，咱們就去喝兩杯！」

兩人便又入城，燕南天道：「江浙菜甜，北方菜淡，還是四川菜，又鹹又辣又麻，那才合男子漢大丈夫的口味，你意下如何？」

花無缺道：「這城裡有家揚子江酒樓，據說倒是名廚。」

這時夜市仍未收，街上人群熙來攘往，倒也熱鬧得很，揚子江酒樓上，更是高朋滿座，座無虛席。

江別鶴正一個人喝著悶酒。

這兩天令他煩心的事實在太多，小魚兒、花無缺……還有他兒子江玉郎，竟直到此刻還未回來。

突見一個大漢匆匆奔上樓，撞倒兩張椅子，才走到他面前，悄聲道：「花公子來了。就在下面，好像也要上樓來喝酒。」

江別鶴道：「他一個人麼？」

那大漢道：「他還帶著個穿得又破又爛的瘦長漢子，好像是……」

他話未說完，江別鶴面色已慘變，霍然長身而起，顫聲道：「快……快想法子去擋他們一擋。」

但這時花無缺與燕南天已走上樓頭，花無缺已面帶微笑，向他走了過來。

江別鶴手扶著桌子，似已駭得站不住了。

只聽花無缺笑道：「不想江兄也在這裡。」

江別鶴道：「是……是……」

他眼睛直勾勾地瞪著燕南天，只覺喉嚨發乾，雙腿發軟，一個字也說不出，竟似已駭破了膽。

燕南天上下瞧了他兩眼，笑道：「這位就是近來江湖盛傳的『江南大俠』江別鶴麼？」

江別鶴道：「不……不敢。」

燕南天道：「好，咱們就坐在一起，喝兩杯吧。」

他拉過張椅子，就坐了下來，只覺桌上杯子、盤子一直不停地動，原來江別鶴全身都在發抖。

燕南天皺眉道：「江兄為何不坐下？」

江別鶴立刻直挺挺地坐到椅上。

燕南天笑道：「燕某足跡雖未踏入江湖，卻也久聞江兄俠名，今日少不得要痛痛快快和你喝上兩杯。」

江別鶴趕緊倒了三杯，強笑道：「晚輩先敬燕大俠一杯。」

他用酒杯擋住臉，心裡卻不禁更是驚奇！「原來江小魚還未將我的事告訴他，但他……他又怎會不認得我了？這二十年來，我容貌未改變許多呀！」

他眼角偷偷自酒杯邊緣瞧出去，又自暗忖道：「但他的容貌卻改變了許多，莫非……莫非是……？」

突聽燕南天道：「江兄這杯酒，為何還不喝下去？」

江別鶴趕緊一飲而盡，哈哈笑道：「晚輩也早已久仰燕大俠俠名，不想今日得見，當真榮幸之至。」

燕南天大笑道：「不錯，你我初次相見，倒真該痛飲一場才是。」

聽到「初次相見」四個字，江別鶴心裡雖然更奇怪，卻不禁長長鬆了口氣，大笑道：「正是該痛飲一場，不醉無歸。」

燕南天拍案笑道：「好個不醉無歸……來，快拿三十斤酒來！」

※※※

銅先生和小魚兒走出客棧，夜已很深，長街上已無人跡，兩旁店舖也都上起了門板。

小魚兒背負雙手，逛來逛去，好像開心得很，笑道：「你別著急，飯舖就算打烊，只要你肯花銀子，連鬼都會推磨，何愁飯舖不為你開門。」

銅先生忍住怒火，道：「這裡就有家飯舖，你叫門吧。」

小魚兒道：「這家飯舖叫三和樓，是江浙菜，不行……嗯，這裡還有家真北平，一定是北方菜，也不行。」

銅先生怒道：「為何不行？你難道不能將就些？」

小魚兒正色道：「不行，一個人可以對不起朋友，但卻萬萬不能對不起自己的腸胃，因為朋友到你倒霉時，都會跑的，但腸胃卻跟你一輩子。」

銅先生狠狠盯著他，過了半晌，才緩緩道：「世上人人都怕我，你……你為何不怕？」

小魚兒笑道：「我明知你絕不會自己動手殺我的，我為何要怕你？」

銅先生霍然扭轉身，大步而行。

小魚兒大笑道：「其實你也不必生氣，你明知你越生氣，我就越開心，又何必定要和自己過不去呢？」

只見前面一處樓上，還有燈光，招牌上幾個斗大的金字，也在閃閃發著光。

「揚子江酒樓，正宗川菜。」

但這時揚子江酒樓上卻已沒有人了，幾個伙計，正在打掃收拾。

幾個人一抬頭，全都駭得呆住──一個戴著銅鬼臉的人，不知何時已走上樓來，正冷冷地瞧著他。

小魚兒卻笑嘻嘻道：「你們發什麼呆，這位大爺臉上戴的雖然是青銅，腰裡卻多的是金子，財神爺上門，你們還不趕緊招呼。」

那店伙吃吃道：「抱……抱歉得很，小店已經打烊了。」

銅先生冷冷瞧著他，忽然一抓揪住他的頭髮。

那店伙身子就好像騰雲駕霧似的，直飛了出去，等他定過神來，才發覺自己竟已坐到橫樑上。身子雖未受傷，膽子卻幾乎駭破，頭一暈，直栽了下來，若不是小魚兒接著，腦袋不變成爛西瓜才怪。

銅先生冷冷道：「不管你們打烊沒有，他要吃什麼，你們就送什麼上來，只要少了一樣，你們這四個人休想有一個活著！」

四個店伙那裡還敢說個「不」字。

小魚兒大笑道：「愉快愉快，和你這樣的人出來吃飯，當真再愉快不過。」

他舒舒服服地坐了下來，道：「先來四個涼菜，棒棒雞，涼拌四件，麻辣蹄筋，蒜泥白肉，再來個肥肥的樟茶鴨子，紅燒牛尾，豆瓣魚……」

他說一樣菜，店伙們就點了一下頭，四個店伙的頭都點酸了，小魚兒才總算嘆了口氣，笑道：「深更半夜的，也不必弄太多菜了，馬馬虎虎就這幾樣吧，但酒卻要上好的，竹葉青還是花雕都行，先來個二、三十斤。」

幾個店伙聽得張口結舌，這些菜二十個人都夠吃了，這小子居然才「馬馬虎虎」，幾個人怔了半晌，才吃吃道：「抱歉……小……小店的酒，已經被方才三位客官喝光了。」

銅先生冷冷道：「喝光了就到別處去買，三十斤，少了一斤，要你的腦袋！」

四個店伙只有自嘆倒霉，剛送走了三個瘟神，又來了兩個惡煞。

不到半個時辰，酒菜都送了上來，果然一樣也不少。小魚兒立刻開始大吃大喝，銅先生卻連坐都不肯坐下來。

小魚兒笑嘻嘻道：「你為何不坐下來，你這樣站著，我怎麼吃得下？」

他舉起酒杯，又笑道：「這酒菜倒都不錯，你為何不來吃一些，你若氣得吃不下，餓壞了身子，我心裡也不舒服的。」

銅先生根本不理他。

小魚兒挾起塊樟茶鴨，一面大嚼，一面嘆著氣，道：「嘴是長在你身上的，你不吃，我也沒法子，但你這樣，既不吃，又不睡，怎麼受得了呢？」

銅先生忽然出手一掌，將旁邊一張桌子拍得片片碎裂，他心中怒氣實是無可宣洩，只有拿桌子出氣。

小魚兒笑道：「桌子又沒有得罪你，你何苦跟它過不去……依我看，你不如還是放了我吧，也免得自己受這活罪。」

銅先生怒喝道：「放了你？休想！」

小魚兒仰起了脖子，喝了杯酒，哈哈笑道：「老實告訴你，其實你現在就算放了我，我也不走的，睡覺有人保鏢，喝酒有人付帳，這麼開心的日子，到那裡找去。」

銅先生瞪眼瞧了他半晌，一字字道：「我正是要你現在活得開心些，這樣你死時才會更痛苦。」

小魚兒放下筷子，瞪眼瞧著他，忽又嘆道：「我問你，我和你素不相識，你為何如此恨我？你既如此恨我，又為什麼不肯自己動手殺了我？」

銅先生仰首望天，冷笑道：「這其中秘密，你永遠也不會知道的！」

小魚兒嘆道：「一個人若是永遠無法知道自己最切身的秘密，這豈非是世上最殘忍、最悲慘的事。」

銅先生厲聲笑道：「不錯，這正是世上最殘忍，最悲慘的事，我敢負責擔保，這悲慘的命運，你逃也逃不了的，只因世上絕對沒有人能揭穿這秘密。所以你現在只管開心吧，只要你真能開心，你不妨盡量多開心些時。」

※※※

燕南天、花無缺、江別鶴，三個人都像是有些醉了，三個人搖搖晃晃，在燦爛的星光下兜著圈子。

江別鶴一生中從未喝過這麼多的酒，但燕南天要喝，他卻只有陪著，雖然到後來燕南天每乾一杯時，他杯子裡的酒最多也不過只有半杯。

只聽燕南天引吭高歌道：「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共消萬古愁……萬古愁……」

歌聲豪邁而悲愴，似是心中滿懷積鬱。

燕南天仰天長嘆道：「怎地這世上最好的人和最壞的人，都姓江呢？」

江別鶴吃吃道：「此……此話怎講？」

燕南天嘆道：「我那江二弟，溫厚善良，可算世上第一個大好人，但還有江琴……」

說到「江琴」兩字，江別鶴忽然機伶伶打了個寒戰，燕南天更是鬚髮皆張，目眥盡裂，厲聲接道：「我那江二弟雖將江琴視如兄弟手足一般，但這狼心狗肺的殺才，竟在暗中串通別人，將他出賣了！」

江別鶴滿頭冷汗涔涔而落，口中卻強笑道：「那江……江琴竟如此可惡？」

燕南天雙拳緊握，嘶聲道：「只可惜這殺才竟不知躲到那裡去了，我竟找不著他……我若找著他時，不將他骨頭一根根捏碎才怪。」

江別鶴又打了個寒噤，酒似也被駭醒了一半，只覺燕南天捏著他雙手越來越緊，竟似要將他骨頭捏碎。

江別鶴忍不住強笑道：「晚……晚輩並非江……江琴，燕大俠莫要將晚輩的手也捏碎。」

燕南天一笑鬆了手，只見前面夜色沉沉，幾個夜行人狸貓般地掠入一棟屋子裡，也不知要幹什麼勾當。

花無缺酒意上湧，似也變得意興湍飛，笑道：「三更半夜，這幾人必定不幹好事，我瞧瞧去。」

燕南天怒道：「有我在此，還用得著你去瞧麼？」

他縱身一掠，躍上牆頭，厲聲道：「冀人燕南天在此，上線開扒的朋友，全出來吧！」

喝聲方了，黑暗中已狼竄鼠奔，掠出幾個人來。

燕南天喝道：「站住，一個也不許跑！」

幾個夜行人竟似全被「燕南天」這名字駭得呆了，一個個站在那裡，果然連動都不敢動。

燕南天厲聲道：「有燕某在這城裡，你們居然還想為非作歹，難道不要命了！」他獨立牆頭，衣袂飛舞，望之當真如天神下降一般。

那幾個人瞧見他如此神威，才確信果然是天下無敵的燕南天來了，幾個人駭得一齊拜倒在地，顫聲道：「小人們不知燕大俠又重出江湖，望燕大俠恕罪。」

燕南天喝道：「但江大俠在這城裡，你們難道也不知道。」

幾個人瞧了江別鶴一眼，嘴裡雖不說話，但那意思卻明顯得很，無論江別鶴多麼努力，但江別鶴這「大俠」，比起燕南天來，還是差得多。

燕南天喝道：「念在你們壞事還未做出，每個人打自己二十個耳括子，快滾吧！」

那幾個人竟真的揚起手來，「劈劈拍拍」打了自己二十個耳光，又磕了個頭，才飛也似的狼狽而逃。

江別鶴瞧得又是吃驚，又是羨慕，又是妒忌，忍不住長嘆道：「一個人能有這樣的聲名，才算不虛此生了。」

花無缺卻微笑道：「普天之下，有這樣聲名的人，只怕也不祇燕大俠一個。」

燕南天軒眉道：「花無缺，你還不服我？」

花無缺微笑道：「他們若知道移花宮有人在此，只怕跑得更快的。」

燕南天瞪了他半晌，忽然大笑道：「要你這樣的人佩服，當真不是容易事。」

他躍下牆頭，又復高歌而行。江別鶴悄悄拉了拉花無缺衣袖，悄聲道：「賢弟，燕大俠似已有些醉了，你我不如和燕南天別過，趕緊走吧。」

花無缺微笑道：「我只怕要和江兄別過了。」

江別鶴怔了怔，道：「賢弟你……你難道要和燕大俠同行麼？」

花無缺道：「正是。」

江別鶴掌心泌出冷汗，道：「令師若是知道，只怕有些不便吧？」

花無缺微笑道：「家師縱然知道，我也是要和他一齊走的。」

江別鶴怔了半晌，道：「你……你們要去那裡？」

花無缺道：「去找江小魚。」

江別鶴身子又是一震，暗暗忖道：「燕南天現在就算還未認出我，就算還將我看成朋友，但再見到江小魚，我還是要完了。」

三個人兜了兩個圈子，也到了「銅先生」歇腳的客棧，江別鶴眼珠子一轉，忽然笑道：「這客棧燕大俠可要再進去喝兩杯麼？」

燕南天大笑道：「你果然善體人意……走，咱們進去！」

到了屋裡，燕南天吩咐「拿酒來」，江別鶴卻找了個藉口出去，偷偷溜到銅先生那屋子。

他自然是想找銅先生對付燕南天，只可惜銅先生偏偏不在屋子裡。雖還留著那淡淡的香氣，但他卻說不定早已離開此地。

江別鶴滿心失望，回房時，燕南天又已幾斤酒下肚了。他酒量雖好，此刻卻也不免有些醉意。

花無缺也是醉態可掬，江別鶴心念一轉，溜出去將肚子裡的酒全都用手指挖得吐出來，再回去頻頻勸飲。

到後來燕南天終於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花無缺喃喃道：「酒逢知己，不醉不歸，來，再喝一杯……」話未說完，也伏在桌上睡著了。

# 第六十九章 千鈞一髮

江別鶴靜靜坐了半晌，瞪大了眼睛，瞧著燕南天。花無缺伏在桌上，也是動也不動。

江別鶴只聽得自己的心跳聲，越來越響──他若想從此稱霸江湖，現在的確是機會到了。

但這機會，卻又未免來得太容易！他緊握著雙拳，掌心也滿是冷汗。「江別鶴呀江別鶴，你若錯過了這機會，就再也不會有這樣的機會了，你今天若不殺他們，遲早總要死在他們手中，你怕什麼？猶疑什麼？他兩人都已醉了，你為何還不動手？」想到這裡，江別鶴霍然站起，卻又「噗」地坐了下去！「不行！不能心存僥倖，世上絕不會有如此容易的事！」

他手掌抖得太厲害，不得不緊緊抓住椅子！

「但這種事連我自己都不相信，他們自然更不會相信了，他們就因為不相信，所以才沒有絲毫提防之心。」

江別鶴眼睛裡發出了光！

「不錯，花無缺和燕南天萬萬想不到我會殺死他們的，這實在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江別鶴呀江別鶴，此刻怎會拿不定主意……？你現在只要一出手，天下就是你的！……」

江別鶴不再遲疑，一步竄到桌前，鐵掌直擊下去！

※※※

就在這時，花無缺突然跳了起來，大喝道：「江別鶴，我總算瞧清了你的真面目，江小魚果然沒有冤枉你！」

喝聲中，他縱身撲了過去。

誰知燕南天竟比他還快了一步。

江別鶴手掌擊下，燕南天鐵掌已迎了上去！

只聽「拍」的一聲，江別鶴身子已被震飛，重重撞到牆上，只覺滿身骨節欲裂，一時間竟站不起來。

花無缺怔了一怔，失笑道：「原來你也是假醉！」

燕南天大笑道：「這區區幾杯酒，怎能醉得倒我，我也正是要瞧瞧這廝，喝了又吐，吐了再喝，究竟是何用意？」

他倏然頓住笑聲，大喝道：「江別鶴，你現在還有何話說？」

江別鶴慘笑道：「罷了……我苦練二十年的武功，竟接不了燕南天的一掌，我還有何話說？」

燕南天厲聲道：「我與你無冤無仇，你為何暗算我？」

江別鶴故意長長嘆了口氣，道：「雙雄難以並立，你我不能併存，你這『大俠』若活在世上，那裡還有我這『大俠』立足之地！」

他咬了咬牙，大聲接道：「方才我見到那些人瞧見你後，便不將我放在眼裡，我已下定決心，要除去你！如今我武功既然不敵，夫復何言？」

燕南天怒道：「你武功就算能無敵於天下，就憑你這心胸，也難當『大俠』二字。」

江別鶴道：「你……你要怎樣？」

燕南天厲聲道：「你虛有大俠之名，心腸竟如此惡毒，手段竟如此卑鄙，燕某今日若不為江湖除害，日後還不知有多少人要死在你手上！」

江別鶴道：「你要殺了我？」

燕南天喝道：「正是！」

喝聲中，他一掌閃電般擊出。

江別鶴就地一滾，避開了他這一掌，突然大笑道：「你若殺了我，普天之下再無一人知道江琴的下落……這一輩子就休想再能找得到他了！」

燕南天一震，失聲道：「你……你知道江琴的下落？」

江別鶴緩緩站了起來，悠然道：「正是。」

燕南天衝了過去，一把揪著他衣襟，嘶聲道：「他在那裡？」

江別鶴站在那裡，全不閃避，悠悠道：「你可以殺死我，卻不能令我說出他的下落。」

燕南天手掌一架，怒喝道：「你可要試試。」江別鶴微笑道：「你身為一代大俠，若也想以酷刑逼供，豈非有失你大俠的身份？」

燕南天怔了怔，手掌不由自主緩了下來。

江別鶴微笑又道：「你若真的想要我說出來，除非答應我兩件事。」

燕南天怒道：「你還要怎樣？」

江別鶴緩緩道：「我要你答應我，非但今日好生送我出去，日後也永不傷我毫髮！」

燕南天默然半晌，狂吼道：「好，我答應你……我不信除了燕某之外，世上就再無別人能傷你！」

江別鶴微微一笑，道：「還有，我說出江琴的下落後，你必定要嚴守秘密，絕不能讓第四人知道江琴在那裡。」

燕南天大聲道：「這本是我自己的事，我正要親手殺死他，為何要讓別人知道。」

江別鶴嘴裡泛起一絲詭秘的笑容，道：「很好，但你若不能殺死他呢？」

燕南天怒道：「我若不能親手殺死他，別人更不能殺他！」

江別鶴轉過頭道：「花公子你呢？」

花無缺長長吐了口氣，道：「這本是燕大俠的事，他既已答應，我自無異議。」

江別鶴仰天大笑道：「很好，好極了。」

燕南天道：「江琴究竟在那裡？」

江別鶴緩緩頓住笑容，瞧著燕南天，一字字道：「就在這裡！」

燕南天身子一震，道：「你……你……」

江別鶴大笑道：「我就是江琴，但你卻已答應，永不傷我毫髮！」

燕南天就像是被人抽了一鞭子，踉蹌後退，雙拳緊握，全身都顫抖了起來，花無缺也不禁為之怔住。

江別鶴狂笑道：「你一心想知道江琴下落，所以才答應放了我，如今雖已知道江琴的下落，卻永遠不能殺他了。」

他笑得聲嘶力竭，彷彿覺得世上再也沒有比這更好笑的事，燕南天目光盡赤，突然狂吼撲上去，道：「你……你這惡賊，我豈能容你！」

江別鶴瞪起眼睛，厲聲道：「堂堂的大俠燕南天，難道是食言背信的人！」

燕南天身子一震，整個人都呆在那裡。

只見他鬚髮怒張，眼角似已崩裂，全身骨節都不住響動，終於踉蹌後退幾步，跌坐在床上，慘然道：「好……好……我答應了你，你走吧。」

燕南天突又跳了起來，嘶聲道：「你若再不走，小心我改變了主意！」

江別鶴抱拳一揖，笑道：「既是如此，在下就告辭了，多謝多謝，再見再見。」

他大笑著揚長而去，屋子裡立刻變得一片死寂，只有燕南天沉重的呼吸聲，屋頂也沉重得像是要壓了下來。

也不知過了多久，花無缺忽然長嘆一聲，道：「燕大俠，我此刻終於服了你了。」燕南天慘然一笑，道：「我以拳劍勝你兩次，你不服我，我一聲叱吒，便令群賊喪膽，你也不服我，如今我眼睜睜瞧著仇人揚長而去，竟無可奈何，你反而服了我麼？」

花無缺正色道：「我正是見你讓江別鶴走了，才知道燕南天果然不愧為一代之大俠，你要殺他，本是易事，世上能殺江別鶴的人並不少，但能這樣放了他的，卻只怕唯有燕南天一人而已！」

他長嘆接道：「所以，世上縱有人名聲比你更令人畏懼，縱有人武功比你更高，但卻也唯有你，才能當得起這『大俠』二字！」

燕南天慘笑道：「但你可知道，一個人若要保全這『大俠』兩字，他便要忍受多少痛苦，多少寂寞……」

花無缺長笑道：「我如今終於也知道，一個人要做到『大俠』兩字，的確是不容易的，他不但要做到別人所不能做的事，還要忍別人所不能忍……」

他游目瞧著燕南天，展顏一笑，道：「但無論如何，那也是值得的，是麼？」

※※※

江別鶴走過了院子，立刻就笑不出了，他知道今天雖然騙過了燕南天，但以後的麻煩，正還多著哩。

風吹著竹葉，沙沙的響，江別鶴閃身躲入了竹叢，他是想瞧瞧燕南天和花無缺的動靜。

他想，這兩人現在必定不知有多麼懊惱憤怒，他恨不得能瞧見燕南天活活氣死，他才開心。

但過了半晌，屋子裡卻傳出燕南天豪邁的笑聲，這一次挫敗雖大，但燕南天卻似並未放在心上。

笑聲中，只見燕南天與花無缺把臂而出，騰身而起，身形一閃，便消失在濃重的夜色裡。

他們要到那裡去？是去找江小魚麼？這三個人本該是冤家對頭，現在怎地已像是站到同一戰線上來了。

江別鶴雖然猜不透其中的真象，但「懷疑」卻使得他的心更不定，更痛苦，他咬著嘴唇，沉思了半晌，還拿不定主意。

突見人影飄動，一個猙獰的青銅面具，在閃著光。

銅先生居然又回來了。

江別鶴大喜，正想趕過去，但就在這時，也看清了銅先生身旁的人，竟駭然是小魚兒！

江小魚臉喝得紅紅的，滿臉笑容，像是開心得很──銅先生竟然和江小魚走到一起了，而且兩人還像是剛喝完了酒回來！

他現在一心想倚靠這神秘的銅先生來對付燕南天和花無缺，這幾乎已是他唯一可以致勝的希望。

他再也想不到，銅先生會和江小魚在一起。這一老一少兩個怪物，是在什麼時候交上了朋友？

銅先生本來明明要殺江小魚的，現在為何改變了主意？

莫非他已被江小魚的花言巧語打動了？

江別鶴又驚、又怒、又是擔心恐懼，直到銅先生和小魚兒走進屋子，他還是呆呆地怔在那裡。

他忽然發覺自己竟已變得完全孤立，到處都是他的敵人，竟沒有一個可以信賴的朋友。

他疑心病本來就大，現在既已親眼目睹，更認了燕南天、江小魚、花無缺、銅先生，四人已結成一黨，要來對付他。

這時夜已更深，竹葉上的露水，一滴滴落下來，滴在他身上、臉上，甚至滴入了他的脖子裡。

他卻渾然不覺，只是不住暗中自語：「我要擊敗這四人，該怎麼辦呢？我一個人的力量，自然不夠，還得去找幫手，但我卻又能找得到誰？」

竹葉上忽然有條小蟲，掉了下來，卻恰巧掉在他頭上，江別鶴反手捉了下去，只見那小蟲在他掌心蠕蠕而動，就像是條小蛇。

他面上忽然露出喜色，失聲道：「對了！我怎地未想起他來！他一個人力量縱然還不夠，但再加上那老虎夫妻和我，四個對四個，豈非正是旗鼓相當！」

他大喜著掠出樹林，突然想起銅先生和江小魚還在對面的屋子裡，他大驚止步，掌心已泌出冷汗。

但對面屋子裡卻絲毫沒有反應，屋裡雖燃著燈，窗上卻瞧不見人影，銅先生和小魚兒，竟已走了。

※※※

小魚兒走進屋子時，也未想到江別鶴就在外面瞧著他。

屋子裡燈已熄了，小魚兒雖然什麼都瞧不見，卻發覺屋子裡的香氣，比他們出去時更濃了。

這屋子裡難道已有人走進來過？

小魚兒正覺奇怪，突聽銅先生冷冷道：「你怎地現在才來？」

黑暗中竟響起了個女子的聲響，道：「要找個能令你滿意的地方，並不容易，所以我才來遲了。」

這聲響自然比銅先生粗嗄生硬的語聲嬌柔多了，但語氣也是冰冰冷冷，竟似和銅先生一付腔調。

小魚兒又驚又奇，暗道：「想不到銅先生這怪物也會有女朋友，而且說話竟也是和他一樣陰陽怪樣，兩人倒真是天生的一對。」

他摸著了火摺子，趕緊燃起燈。

燈光亮起，小魚兒才瞧見一個長髮披肩的黑袍女子，她面上也戴著個死眉死臉的面具，卻是以沉香木雕成的，此刻燈光雖已甚是明亮，小魚兒驟然見著這麼樣一個人，仍不禁駭了一跳。

這黑袍女子也在瞧著小魚兒，忽然道：「你就是江小魚？」

小魚兒瞪大眼睛，道：「你……但我怎麼不認得你？」

黑袍女子道：「你既知世上有銅先生，為何不知木夫人？」

小魚兒道：「木夫人？……不錯，我好像聽到過這名字。」

他記得黑蜘蛛向他說起銅先生時，也曾提起過木夫人這名字，還說這兩人是齊名的怪物。

木夫人瞧瞧小魚兒，又瞧瞧銅先生，道：「我早已來到此地，但你兩人……」

「我和銅先生喝酒去了，有勞夫人久候，抱歉得很。」小魚兒笑嘻嘻道：「銅先生對我最好，怕我餓壞了肚子，就帶我去喝酒，知道我喜歡吃鹹吃辣，就帶我去吃川菜──這麼好的人，我當真還未見過。」

木夫人眼睛裡既是驚奇，又似乎覺得有些好笑。

小魚兒這才發現，她語聲雖和銅先生同樣冷漠，但這雙眼睛，卻比銅先生靈活得多，也溫暖得多。

他眼珠子一轉，立刻嘆了口氣，又接著道：「只不過銅先生實在對我太關心了，一心只想看我，自己連飯也不吃，覺也睡不著，我真怕累壞了他，所以，夫人若是銅先生的好朋友，不如代銅先生照顧我吧，也好讓他休息休息。」

木夫人道：「大……大哥若是煩了，就將他交給我也好。」

她目中笑意雖更明顯，但語聲仍是冰冰冷冷。

只見銅先生身子突然飄起，「拍」的一掌，摑在小魚兒臉上，這一掌打得並不重，但打的地方卻妙極。

小魚兒一點也不覺疼，只覺頭腦一陣暈眩，身子再也站不住，踉蹌後退幾步終於倒了下去。

暈迷中，只聽銅先生冷冷道：「這一次，誰也休想從我身旁帶走他了，他活著時，我固然要看著他，就算他死了，我也要看著他，直到他屍身腐爛為止。」

木夫人道：「但我……」

銅先生冷笑道：「你也是一樣，你對我也不見得比別人忠心多少。」

木夫人道：「你……你連我都不相信？」

銅先生一字字道：「自從月奴將江楓帶走的那天開始，我就已不再信任任何人了！」

木夫人默然半晌，緩緩垂下了頭，道：「我知道你還在記著那一次，你總以為我要和你爭奪江楓……」

銅先生厲聲道：「你也愛他，這話是你自己說的，是麼？」

木夫人抬起了頭，大聲道：「不錯，我也愛他。但我並沒有要得到他，更沒有要和你搶他，我這一生從來沒有和你爭奪過任何東西，是麼？」

她冷漠的語聲竟突然顫抖起來，嘶聲道：「從小的時候開始，只要有好的東西，我永遠都是讓給你的，從你為了和我爭著去摘那樹上唯一熟了的桃子，而把我從樹上推下來，讓我跌斷了腿的那天開始，我就不敢再和你搶任何東西，你還記得麼？」

銅先生目光刀一般瞪著她，良久良久，終於長長嘆息了一聲，也緩緩垂下了頭，黯然道：「忘了這些事吧，無論如何，我們都沒有得到他，是麼？」

木夫人默然良久，也長嘆了一聲，黯然道：「大姐，對不起，我本不該說這些話的，其實我早已忘記那些事了。」

只可惜小魚兒早已暈過去了，根本沒有聽見她們在說什麼。

※※※

小魚兒還未醒來，就已感覺出那醉人的香氣。

他以為自己還是在那客棧的屋子裡，但他張開眼後，立刻就發覺自己錯了，世上絕沒有任何一家客棧，有如此華麗的屋子。也絕沒有任何一家客棧，有如此芬芳的被褥，如此柔軟的床。

接著，他又瞧見站在床頭的兩個少女。

她們都穿著柔軟的紗衣，戴著鮮艷的花冠。

她們的臉，卻比鮮花更美，只是這美麗的臉上，卻沒有絲毫表情，也沒有絲毫血色，看來就像是以冰雪雕成的。

小魚兒揉了揉眼睛，喃喃道：「我莫非已死了，這莫非是在天上？」

輕紗少女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裡，目光茫然瞧著前方，非但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簡直就好像根本沒有瞧見他。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嘻嘻笑道：「我自然沒有死，只因我若死了，就絕不會在天上，而地獄裡也絕不會有你這麼美麗的仙子。」

他以為她們會笑，誰知她們竟還是沒有望他一眼。

小魚兒揉了揉鼻子，道：「你們難道瞧不見我麼？……我難道忽然學會了隱身法？」

輕紗少女簡直連眼珠子都沒有動一動。

小魚兒嘆了口氣，道：「我本想瞧瞧你們笑的，我想你們笑的時候一定更美，但現在，我卻只有承認失敗了，你們去把那見鬼的銅先生找來吧！」

輕紗少女居然還是不理他。

小魚兒跳了起來，大聲道：「說話呀！為什麼不說話？你們難道是聾子、瞎子、啞吧？」

他跳下地來，赤著腳站在她們面前瞧了半晌，又圍著她們打了兩個轉，皺起了眉頭，喃喃道：「這兩個難道不是人？難道真是用冰雪雕成的？」

他竟伸出手，要去擰那輕紗少女的鼻子。

這少女忽然輕輕一揮手。她纖長的手指，柔若春葱，但五根塗著鳳仙花汁的紅指甲，卻像是五柄小刀，直刺小魚兒的咽喉。

小魚兒一個觔斗倒在床上，大笑道：「原來你們雖不會說話，至少還是會動的。」

那少女卻又像石像般動也不動了。

小魚兒道：「你們就算不願跟我說話，也總該笑一笑吧，老是這麼樣緊繃著臉，人特別容易變老的。」

他又跳下床，找著雙柔軟的絲履，套在腳下，忽然緩緩道：「從前有個人，做事素來馬虎，有一天出去時，穿了兩隻鞋子，都是左腳的，他只覺走路不方便，一點也不知道是鞋子穿錯了，等他到了朋友家裡，那朋友告訴他，他才發覺，就趕緊叫僕人回家去換，那僕人去了好半天，回來時卻還是空著一雙手，你猜為什麼？」

說到這裡，小魚兒已忍不住要笑，忍笑接著道：「那人也奇怪，就問他僕人為什麼不將鞋子換來，那僕人卻道：『不用換了，家裡那雙鞋子，兩隻都是右腳的。』」

他還未說完，已笑得彎下腰去。

但那兩個少女卻連眼皮都未抬一抬。

小魚兒自己也覺笑得沒意思了，才嘆了口氣，道：「好，我承認沒法子逗你們笑，但我有個朋友叫張三的，卻最會逗人笑了，有一天，他和另外兩個人去逛大街，瞧見一位姑娘站在樹下，就和你們一樣，冷冰冰的，張三說他能逗這姑娘笑，那兩個朋友自然不信，張三就說：『我用一個字就能把她逗笑，再說一個字又能令她生氣，你們要不要和我打賭，賭一桌酒。』那兩個朋友自然立刻就和他賭了。」

小魚兒口才本好，此刻更是說得眉飛色舞，有聲有色，那兩個少女眼睛雖還是不去瞧他，但已忍不住想聽聽這「張三」怎能用一個字就能將人逗得發笑，再用一個字逗得別人生氣。

只聽小魚兒接著道：「於是張三就走到那姑娘面前，忽然向那姑娘旁邊的一條狗跪了下去，道：『爹』，那少女見他竟將一條狗認作爹爹，再也忍不住笑了起來，誰知張三又向她跪了下去，叫了聲『媽』，那少女立刻氣得滿臉飛紅，咬著牙，跺著腳走了，張三果然就贏了這東道。」

他還未說完，左面一個臉圓圓的少女，已忍不住「噗哧」一聲，笑出聲來，小魚兒拍掌大笑道：「笑了！笑了，你還是笑了……」

只見這少女笑容初露，面色又已慘變。

銅先生不知何時又走了進來，冷冷地瞧著她，冷冷道：「你覺得他很好笑？」

那少女全身發抖，「蹼」地跪了下去，顫聲道：「婢……婢子並沒有找他說話……」

# 第七十章 死裡求生

銅先生厲聲道：「但你卻為他笑了，是麼？」

那少女竟駭得話也說不出，忽然掩面痛哭起來。

銅先生緩緩道：「你出去吧。」

那少女嘶聲道：「求求你……求求你饒婢子一命，婢子下次再也不敢了。」

小魚兒吃驚道：「饒她一命？你……你難道要殺了她？」

銅先生冷冷道：「殺，倒也不必，只不過割下她的舌頭，要她以後永遠也笑不出。」

小魚兒大駭道：「她只不過笑了笑，你就要割下她的舌頭！」

銅先生冷冷道：「這只能怪你，你本不該逗她笑的。」

小魚兒大叫道：「我只不過說了個笑話給她聽，你……你何必吃醋！」

銅先生忽然又是一掌摑了出去，小魚兒竟躲閃不開，被他一掌打得仰面跌倒，口中卻還是怒喝道：「你打我沒關係，但千萬不能因為這件事罰她。」

銅先生目中又射出了怒火，道：「你……你竟然為她說話？」

他竟似已怒極，連身子都氣得發抖。

小魚兒大聲道：「這件事本不能怪她，要怪也只能怪我。」

銅先生顫聲道：「好……好！你寧可要我打你，也不願我罰她，你……你倒也和你那爹爹一樣，是個多情種子！」

說到「種子」二字，他忽然狂吼一聲，反手一掌擊出，那圓臉少女被打得直飛出門外，一灘泥似的跌在地上，再也動彈不得！

小魚兒跳了起來，大喝道：「你……你竟殺了她！」

銅先生全身發抖，忽然仰首狂笑道：「不錯，我殺了她，她再也不能偷偷和你逃走。」

小魚兒又驚又怒，道：「你瘋了麼？她幾時要和我偷偷逃走？」

銅先生道：「等你們逃走時，我再殺她，便已遲了！」

小魚兒瞪大眼睛，嘶聲道：「你瘋了，你簡直瘋了……我本以為你脾氣雖然冷酷，卻並不是個狠毒殘忍的人，誰知你竟能對一個女子下此毒手。」

他越說越怒，忽然撲過去，雙掌飛擊而出。

這時小魚兒武功之高，已足可與當代任何一個武林名家並列而無愧，盛怒之下擊出的這兩掌更融合了武當、崑崙兩大門派掌法之精萃，小魚兒此刻不但已可運用自如，而且已可將其中所有威力發揮。

誰知這足以威震武林的兩掌，到了銅先生面前，竟如兒戲一般，銅先生身子輕輕一折，整個人像是突然斷成兩截。

他手掌便也在此時反擊而出，若非親眼瞧見，誰也不會相信一個人竟能在這種部位下出手的。

小魚兒只覺身子一震，整個人又被打得跌在地上，他雖未受傷，但卻被這種奇妙的武功駭呆了。

銅先生俯首望著他，冷笑道：「像你這樣的武功，最多也不過能接得住花無缺五十招而已，我本以為你還可與他一拼，誰知你竟如此令我失望。」

小魚兒咬牙道：「我能接得住他多少招，關你屁事。」

銅先生竟不再動怒，反而自懷中取出一卷黃絹，緩緩道：「這裡有三招可以破解『移花宮』武功的招式，你若能在這三個月裡將它練成，縱不能勝了花無缺，至少也可多擋他幾招。」

他居然要傳授小魚兒武功，這真比天上掉元寶下來還要令人難以置信，小魚兒張口結舌，道：「你……你是什麼意思？」

銅先生將絹卷拋到他面前，冷笑著走了出去。

小魚兒大喝道：「你究竟是要花無缺殺我，還是要我殺花無缺？你究竟有什麼毛病？」

銅先生霍然轉身，冷冷道：「你這一生，已注定了要有悲慘的結局。無論你殺了花無缺，還是花無缺殺了你，都是一樣的。」

銅先生已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砰」的關上了門，小魚兒怔了半晌，抬起頭，卻發現猶自呆立在房中的少女，眼裡已流下淚來。

但這一次小魚兒卻再也不敢找她說話了，他實在再也不忍瞧見一個活生生的美麗少女，為他而死。

那少女呆呆地站著，任憑眼淚流下面頰，也不伸手去擦，小魚兒嘆了口氣，將那絲卷展開。

那上面果然是三招妙絕天下的招式，每一招俱都鋒利、簡單、而有效，正是花無缺那種繁複招式的剋星。

絲卷上不但畫著清晰的圖解，還有詳細的文字說明，若不是對「移花宮」武功瞭如指掌的人絕對無法創出這樣的招式。

「移花宮」的武功，本是江湖中最大的秘密，銅先生又怎會對它如此瞭解，這豈非是件奇怪的事？

但小魚兒卻沒有想到這點，他此刻簡直什麼都不願想，只是瞧著那卷畫，呆呆地出神。

少時有人送來飯菜，居然是樟茶鴨、豆瓣魚、棒棒雞……每一樣都是道道地地的川味，還有一大壺上好的陳年花雕。

小魚兒一笑，儘管飽餐了一頓，卻留下一碟紅燒牛尾，半隻樟茶鴨子不動，像是自言自語，喃喃道：「這兩樣菜不辣的，你吃不吃都隨便你。」

那少女始終站在那裡，連指尖都未動過，此刻忽然轉過身，用手撕著那半隻鴨子就薄餅，吃了個乾淨。

她若不吃，本在小魚兒意中，她此刻居然大吃起來，小魚兒倒不免大感奇怪，竟瞧得呆了。

只見那少女吃完一隻鴨腿時，便已似吃不下了，但還是拼命勉強自己將半隻鴨子吃光。

她嘴裡咀嚼，眼睛卻瞬也不瞬地盯著那桌上的一具計時沙漏，一粒粒黃金色的細砂落下來，時間便也隨著流了過去。

小魚兒不禁苦笑，時間，現在對他實在太寶貴了，但他卻只有眼見時間在他面前流過，全沒有一點法子。

突見那少女走了過來，走到他面前，悄聲道：「你還吃得下麼？」

她竟忽然開口說話了，小魚兒不覺駭了一跳。

那少女又道：「現在說話沒關係，沒有人會來的。」

小魚兒這才笑了笑道：「我肚子都快撐破，連一隻螞蟻都吞不下了。」

那少女道：「你最好還是多吃些，這兩天，我們只怕都沒有東西吃了。」

小魚兒又吃了一驚，道：「為什麼？」

那少女眼睛裡射出了逼人的光芒，一字字道：「只因我們現在就要開始逃，在逃亡的途中，絕不會有東西吃的，甚至連水都喝不到。」

小魚兒簡直駭呆了，吃吃道：「逃？……你是說逃走？」

那少女道：「不錯，我方才拼命的吃，就為的是要有力氣逃走！」

小魚兒道：「但銅先生……」

那少女道：「現在正是他入定的時候，至少在兩個時辰之內，不會到這裡來。」

小魚兒道：「你能確定？」

那少女道：「他這習慣數十年來從未改過。據說十多年前，也有個身份和我一樣的女子，就是在這時候，帶了一個人逃走的。」

小魚兒恍然道：「難怪他方才那般憤怒，原來他就是怕歷史重演……」

那少女目中又泛起了淚光，道：「你可知道方才被他殺死的那女孩子是誰？」

小魚兒動容道：「那莫非是你的……你的……」

那少女目中終於又流下淚來，顫聲道：「她就是我嫡親的妹妹。」

小魚兒怔了半晌，慘然道：「對不起，我方才本不該逗她笑的。」

那少女恨恨道：「我妹子跟了他七年，他為了那麼小的事，也能下得了毒手，而你與我妹子素不相識，反而為她爭辯，甚至不惜為她拼命……」

小魚兒道：「你就是為了這個原因，所以才冒險救我的？」

他忽然拉起她冰冷的手，沉聲道：「但經過十多年前的那次事後，他防守得必定十分嚴密，我們能逃得出去麼？」

那少女道：「若是在他的禁宮中，我們實在連一分逃走的機會都沒有，但這裡，卻只不過是他臨時歇腳的地方。」

這時她臉上初次露出一絲苦澀的微笑，接著道：「何況，這地方不但是我找到的，而且是我佈置的，我們雖不是一定能逃得出去，但好歹也得試一試，那總比在這裡等死的好。」

小魚兒四下瞧了一眼，忍不住道：「這裡究竟是什麼地方？」

那少女道：「這是個廟。」

「這裡竟是個廟？」他眼睛裡瞧著四下華貴而綺麗的陳設，鼻子裡嗅著那醉人的香氣，實在難以相信，這裡竟會是個廟宇。

那少女道：「這裡本是個冷清清的古剎，經過我們一整天的佈置，才變成這樣子的。」

小魚兒嘆道：「你們本事可真不小。」

他忽然一笑，又道：「但時間寶貴得很，我們為何還不走？你若是想聊天，等我們逃出去之後，時間還多著哩。」

那少女道：「我們要等人來收去這些碗筷後才能走，否則立刻就會被人發覺，我們已不在這屋子裡。」

小魚兒笑道：「不錯，我小地方總是疏忽，好像每個女孩子都比我細心得多。」

那少女凝注著他，緩緩道：「你認得的女孩子很多麼？」

小魚兒苦笑道：「我真希望能少認得幾個……你呢？你認得的男孩子……」

那少女冷冷道：「我一個都不認得。」

小魚兒笑道：「你現在總算已認得我了，我姓江，叫江小魚，你呢？」

那少女默然半晌，緩緩道：「你不妨叫我鐵萍姑。」

小魚兒像是怔了怔，苦笑道：「你也姓鐵？為什麼姓鐵的女孩子這麼多……」

話未說完，鐵萍姑忽然揮手打斷了他的話。

只聽門外輕輕一響，小魚兒趕緊倒在床上，已有個面色冷峻的紫衣少女，帶著個青衣婦人走了進來。

鐵萍姑站在那裡，根本不去瞧她。

這紫衣少女卻走到她面前，冷冷道：「你妹妹已死了。」

鐵萍姑也冷冷道：「我知道。」

紫衣少女道：「你傷心麼？」

鐵萍姑道：「我若傷心，你開心麼？」

紫衣少女霍然扭轉身，一雙冷酷而充滿怒火的眼睛，恰好對著小魚兒，小魚兒卻向她扮了個鬼臉。

這時那青衣婦人已將碗筷全都收了出去。

紫衣少女忽然道：「你也可以出去了。」

小魚兒怔了怔，強笑道：「你說我可以出去了？」

紫衣少女又轉身盯著鐵萍姑，冷笑道：「你自然知道我說的是你，你為何還不走？」

小魚兒一驚，心跳都幾乎停止。

鐵萍姑卻冷冷道：「誰叫我走的？」

紫衣少女冷笑道：「你現在已可以換班了，我叫你去休息休息還不好。」

鐵萍姑再不說話，轉身走了出去。

小魚兒眼睜睜瞧著她往外走，心裡雖著急，卻一點法子也沒有，只見紫衣少女眼睛已又盯在他身上，一字字道：「你不願意她走？」

小魚兒打了個哈欠，笑道：「她走了最好，她那付晚娘面孔，我已瞧膩了，你雖然也未必比她好看多少，但換個新的總比舊的好，我天生是喜新厭舊的脾氣。」

紫衣少女冷笑道：「你眼睛若敢盯著我，我就挖出你眼珠子。」

小魚兒見到鐵萍姑已悄悄退了回去，故意大笑道：「你嘴裡雖說不願我瞧你，心裡卻是願意的，說不定你還希望我能抱一抱你，親一親你，否則你為何定要將她調走，自己留在這裡？」

紫衣少女氣得臉上顏色都變了，顫聲道：「你……你敢對我如此說話？」

小魚兒吐了吐舌頭，笑道：「你可不是雌老虎，我為何不敢，我還想咬你一口哩。」他瞧見鐵萍姑已到了這紫衣少女身後，更故意要將她氣得發瘋。

紫衣少女大喝道：「你莫以為我不能殺你，我至少麼可打斷你──」

話未說完，她一個頭忽然垂了下來，接著，整個人就撲地倒了下去，連「哼」都沒有哼出一聲。

鐵萍姑一掌已切在她脖子上。

小魚兒跳了起來，道：「你不怕別人發現……」

鐵萍姑冷冷截口道：「時機難再，我只好冒一冒險了，何況，在這裡的人，都不會關心別人的事，她就算三天不露面，也不會有人找她的。」

她一面說話，一面已將那張床移開了半尺，伸手在牆上摸索了半晌，牆壁立刻現出了一道窄門。

鐵萍姑一推而入，沉聲道：「快跟著我來。」

※※※

複壁後，居然還有一條地道，曲折深邃，也不知通向那裡，一陣陣陰森潮濕之氣令人作嘔。

小魚兒又驚又喜，捏著鼻子走了段路，才忍不住嘆道：「想不到廟裡居然也會有複壁地道，你是什麼時候發現的？」

鐵萍姑道：「我收拾這間屋子時，已發現了。」

她接著又道：「據我猜想，這古剎乃是五胡作亂時所建，那時流寇盜賊橫行，人命更賤於豬狗，很多人都削髮出家，籍以避禍，但廟宇中也非安全之地，所以寺僧才建了這些複壁地道，以躲避散兵流寇的殺掠。」

小魚兒嘆道：「你的確和我所認識的其他女孩子有些不同，你有頭腦……這世上有頭腦的女孩子，已越來越少了，而且有些人就算有頭腦，卻偏偏懶得去用它，她們總認為只要有張漂亮的臉就夠了。」

鐵萍姑像是又笑了笑，道：「但這卻只能怪男人。」

小魚兒道：「哦？」

鐵萍姑道：「只因男人都不喜歡有頭腦的女孩子，他們都生怕女孩子比自己強，所以越是聰明的女孩子，就越是要裝得愚笨軟弱，男人既然天生就覺得自己比女人強，喜歡保護女人，女人為何不讓他們多傷些腦筋，多吃些苦。」

小魚兒大笑道：「如此說來，愚笨的倒是男人了，……但你連一個男人也不認得，又怎會對男人瞭解得這麼清楚？」

鐵萍姑道：「女人天生就能瞭解男人的，但男人卻永遠不會瞭解女人。」

小魚兒嘆了口氣，道：「這話倒的確不錯，一個男人若自以為能瞭解女人，他受苦的日子就不遠了。」

這時兩人心中其實都充滿了恐懼和不安，所以就拼命找話說，只因說話通常都能令人緊張的神經鬆弛，鎮定下來。

在這黑暗陰森的地道中，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生命能否保全的時候，兩人若再保持沉默，那豈非更令人難以忍受？

※※※

地道中已越來越潮濕，越來越黑暗。

小魚兒伸手去摸了摸，兩旁已不再是光滑的牆，而是堅硬、粗糙、長滿了厚絨青苔的石壁。

他也感覺到，地上亦是坎坷不平，忍不住問道：「這廟宇的複壁難道是連著山腹的麼？」

鐵萍姑並未回答，卻亮起了個精巧的火摺子。

這裡果然已在山腹中，縱橫交錯的洞隙，密如蛛網，風，也不知從那裡吹進來的，吹得人寒毛直豎。

小魚兒笑道：「在這種地方，銅先生就算有通天的本事，想找到咱們也不容易。」

鐵萍姑道：「但我們想要走出去，只怕也不容易。」

小魚兒駭了一跳，失聲道：「你……你難道也不知道出去的路？」

鐵萍姑道：「我當然不知道。」

小魚兒駭然道：「那麼你……你為什麼說咱們可以逃得出去？」

鐵萍姑道：「只要有路，我們自然就有逃出去的希望。」

小魚兒苦著臉道：「姑娘你未免將事情瞧得太簡單了，你可知道，山腹中的這些洞隙，有的根本是沒有路通出去的。」

鐵萍姑道：「也還有的是可以通得出去的，是麼？」

小魚兒道：「縱然有路，但這些洞穴簡直比諸葛亮的八陣圖還要複雜詭秘，有時你在裡面兜上三個月的圈子，到最後才發現自己又回到原來的地方。」

他長嘆接道：「據我所知，古往今來，被困死在這種山腹裡的冤死鬼，若是聚在一起，閻王老子的森羅殿只怕也要被擠破了。」

鐵萍姑在前面走著，卻連頭也不回，冷冷道：「既是如此，再加兩個也不多。」

小魚兒道：「你──你難道不著急？」

鐵萍姑冷冷道：「你若著急，現在回去，還來得及。」

小魚兒怔了怔，苦笑道：「你別生氣，我並沒有怪你，只不過……」

鐵萍姑霍然回過頭，大聲道：「你以為我不知道這裡的危險？但無論如何，我們總有一半的機會能逃出去，這總比坐在那裡等死好得多，是麼？」

小魚兒吐了吐舌頭，笑道：「早知道你這麼生氣，那些話我就不說了。」

鐵萍姑狠狠盯了他半晌，忽然嘆道：「我真想不到你竟是個如此奇怪的人。」

小魚兒笑道：「我也真未想到，你的脾氣竟這麼大。」

他嘴裡在不停地說著話，眼睛也沒閑著。

這時，他忽然發覺石壁上濃厚的青苔裡，隱約仍可瞧見刻著個箭頭，鐵萍姑目光閃動，顯然也瞧見了。

她立刻沿著這箭頭所指的方向，走了過去，走了十餘丈，轉角處的石壁上果然又有個箭頭。

但小魚兒卻還是站在那裡，動也不動。

鐵萍姑皺眉道：「現在我們既然已可走出去了，你為何站著不動？」

小魚兒笑嘻嘻道：「你若沿著這箭頭走，再走片刻，就可以見到銅先生了，但我可不願再見到他那付尊容。」

鐵萍姑一驚，道：「這些箭頭難道不是指路的？」

小魚兒道：「箭頭雖然是指路的，但指的卻絕不是出去的路。」

鐵萍姑道：「你怎知道？」

小魚兒道：「這些箭頭，必定是以前廟裡的和尚刻上去的，是麼？」

鐵萍姑道：「不錯。」

小魚兒道：「他們也為的是怕迷失路途，被困死在這裡，所以才刻這些箭頭的，是麼？」

鐵萍姑道：「不錯。」

小魚兒道：「他們為了躲避流寇，所以才躲到這裡，等他們知道流寇走了之後，你想他們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鐵萍姑道：「自然是回到廟裡去。」

她脫口說出這句話，才恍然大悟，失聲道：「不錯，這些箭頭指的一定是回廟去的路，他們只不過是想在這山腹裡躲避一時，又怎會去標明出路。」

小魚兒拍手笑道：「我早已說過，你是個很有頭腦的女孩子，你終於明白了，我看你方才想不通，只怕也是故意裝出來的。」

鐵萍姑忍不住垂下頭，一張臉已紅到耳根了。

她忽然將火摺子交到小魚兒手上，道：「你……你帶路吧。」

小魚兒嘆了口氣，喃喃道：「所以越是聰明的女孩子，就越是要裝得愚笨軟弱，所以你現在就要我多傷些腦筋，多出些力……」

他話未說完，鐵萍姑已紅著臉，跺著腳道：「這件事就算是你對了，也沒什麼了不起。」

小魚兒笑嘻嘻瞧著她，瞧了許久，慢吞吞笑道：「我就是要你臉紅、生氣，你生起氣來，才真正像是個女孩子，我實在受不了你那冷冰冰的樣子。」

鐵萍姑要想板起臉，小魚兒卻已大笑著轉身走了，於是她剛板起來的臉，又忍不住嫣然一笑喃喃道：「我的臉真紅了麼？我實在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臉紅時是什麼樣子，這只怕還是我生平第一次……」

※※※

小魚兒沿著箭頭而行，每隔十多丈，到了轉角處，他就發現另外一個箭頭在那裡。

只不過箭頭指的是前，他就往後，箭頭指的是左，他就往右，每走過一個箭頭，他就將那箭頭設法毀了去，鐵萍姑隨他走了半晌，忍不住又道：「你這樣走，能走得出去麼？」

小魚兒笑道：「我雖不知能否走得出去，但這樣走，至少距離那廟宇越來越遠了。」

但這時洞隙已越來越窄，小魚兒有時竟已走不過去，到了這時，指路的箭頭也沒有了。

小魚兒嘆了口氣，道：「現在，咱們看來只有碰運氣了，索性閉著眼睛往前走吧。」他一面說話，一面已熄去了火摺子。

鐵萍姑不再說話，只覺自己的手已被小魚兒拉住。

她的心突然跳了起來，在黑暗中，這心跳聲似乎特別響，鐵萍姑的臉不禁又紅了，簡直恨不得找個地縫鑽下去。

只聽小魚兒悠悠笑道：「一個人的心若是要跳，誰也沒法子叫它停住。」

鐵萍姑「嚶嚀」一聲，要去擰他的嘴，但手卻又忽然頓住，痴痴地發起怔來，她忽然發覺多年以來，這竟是自己第一次意會到自己也是有血有肉的。

狹隘的洞隙，舉步艱難，有時甚至要爬過去，在黑暗中走這樣的路，可真不是件舒服的事。

鐵萍姑衣服已被刮破了，也許身上已有些地方在流血，但她卻絲毫不覺得痛苦，一個人竟像是走在雲堆裡。

每走一段路，小魚兒就打亮火摺子，瞧瞧四面的情況，但到了後來，火摺子的光焰，已越來越弱。

小魚兒知道火已將盡，更不敢隨意動用了，他知道在這種地方，若是完全沒有火光，那更是死路一條，於是路就走得更苦了。

鐵萍姑的腳步，終於也沉重起來。接著，她就感覺到全身疼痛，頭暈眼花，又餓又渴。

她自然不像小魚兒那鐵打的身子，怎能受得了這種苦，若不是小魚兒始終在和她說說笑笑，她簡直連一步都走不動了。尤其小魚兒自己又何嘗走得動？若是換了別人，到了他這種絕境之中，縱不急得發瘋，也難免要呼天怨地了。

但小魚兒卻是天生的怪脾氣，要他死，也許還容易些，要他著急愁苦，要他笑不出，那卻要困難得多。

鐵萍姑終於忍不住道：「我們歇歇再走吧。」

小魚兒沉聲道：「絕不能歇下來，一歇，就再也休想走得動了。」

鐵萍姑道：「但我……我現在已……」

小魚兒笑道：「你想，我們在這千古以來，都少有人來過的神秘洞穴裡拉著手散步，這是多麼美，多麼風流浪漫的事，別人一輩子都不會有這種機會，我們為何不多享受享受。」

鐵萍姑幽幽道：「只可惜我……我不是你心上的人。」

小魚兒笑道：「誰說不是的，此時此刻，除了你之外，世上還有和我更親近的人麼？」

鐵萍姑又「嚶嚀」一聲，整個人忽然倒入小魚兒懷裡，她的臉燙得就像是一團火，這火，是從她心底發出來的！

# 第七十一章 柳暗花明

鐵萍姑根本就沒有接觸過男人，她青春的火焰，本已抑制得太久了，更何況一個人到了生死邊緣時，理智本就最容易崩潰。

鐵萍姑實在也想不到自己會倒入小魚兒懷裡，但此刻已倒下去了，她也絲毫不覺後悔。

她只覺小魚兒的手，已輕輕摟住她肩頭。

鐵萍姑顫聲道：「人生，人生真是多麼奇妙，我現在才知道……我兩三天前還不認得你，但現在……現在……」

小魚兒忽然道：「你可知道，我現在想什麼？我現在最想瞧瞧你的臉。」

鐵萍姑道：「不要……求求你不要……」

但火摺子卻已亮著了。鐵萍姑以手掩住臉，她的臉又羞紅了。

她顫聲道：「火摺子……快沒有了……」

小魚兒笑道：「火摺子雖然珍貴，但能瞧見你現在這模樣，無論犧牲多麼珍貴的東西，都是值得的。」

鐵萍姑的手緩緩垂下，道：「真的？」

小魚兒笑道：「只可惜現在沒有鏡子，否則我也要讓你知道，你現在的模樣，要比以前那種冷冰冰的樣子美麗多了。」

鐵萍姑眼波也凝注著小魚兒，悠悠說道：「我們若真的走不出去，你會怪我麼？」

小魚兒道：「怪你？我怎會怪你？」

鐵萍姑道：「你在那裡，本還不會死的，但現在……」

小魚兒笑道：「若這麼說，你本該怪我才是，若不是我，你又怎會受這樣的苦。」

鐵萍姑嫣然笑道：「受苦？……你可知道，我一生中從沒有比現在快樂過。」

小魚兒道：「為什麼？」

鐵萍姑悵然笑道：「連我自己都已不將我當做女人，何況別人呢？別人也許會將我看成仙子甚至魔女，卻絕不會將我看成女人的。」

小魚兒笑道：「但你卻不折不扣是個女人，我可以用一千種法子來證明。」

鐵萍姑笑道：「我現在自己也知道了，所以我現在就算死，也是快樂的。」

火摺子，漸漸已只剩下一點豆大的火焰。

鐵萍姑凝注著這火焰，眼皮已越來越重，低語著道：「我也知道，你這樣對我，並不是真的喜歡我，只不過是為了安慰我，讓我得到最後的快樂。」

小魚兒笑道：「你……你想得太多了。」

鐵萍姑嘴角泛起一絲微笑，輕輕道：「但我還是感激你的，我只是……只是真的累了，求求你讓我睡吧，這一睡縱然永不醒來，我也滿足了……」

※※※

小魚兒瞧著鐵萍姑眼簾漸漸闔起，也不禁嘆了口氣。

就在這時，突然「梭嚕」一聲，竟有一連串又肥又大的老鼠，首尾相接，從他們面前跑了過去。

鐵萍姑一驚，張開眼來，身子已駭得縮成一團。

小魚兒卻是滿面喜色，大聲道：「你不必睡，我們已得救了。」

鐵萍姑道：「但這只不過是些老鼠。」

小魚兒道：「你瞧，這些老鼠又肥又大，絕對不是在山腹裡的，這裡連一顆米都沒有，絕對養不了這麼肥的老鼠。」

鐵萍姑眼睛也亮了，道：「你說這些老鼠是從山外跑進來的？」

小魚兒道：「不錯，這裡必定已接近山腹的邊緣，出路必定就在附近。」

他一面說話，一面已向鼠群竄來的方向走過去。

幸好這時火摺子還未完全熄滅，他不久就發現一個不大不小的洞，洞外還隱隱有淡淡的光線透入。

他立刻將鐵萍姑拉了過去，從這小洞裡鑽了過去。

外面竟然是個寶窟，一箱箱金銀珠寶堆在那裡，雖然並不算太多，可也絕不能算少了。

小魚兒怔了怔，笑道：「我又不是財迷，老天卻偏偏總是要我發現一些神秘的寶藏，我真不懂，世上的寶藏怎會有這麼多。」

鐵萍姑手扶著一隻箱子，忽然道：「這裡並不是什麼神秘的寶藏。這些箱子搬進來，還沒有幾天，上面連積灰都沒有。」

他抬起手來一瞧，手上果然沒有沾著什麼塵垢。

小魚兒怔了怔，苦笑道：「到了此刻，你還是比我仔細得多。」

他忽然發現每隻箱子的箱蓋裡，都貼著張紅紙，紙上竟寫著：「段合肥藏」四個字。

這發現幾乎使他跳了起來。

這些財寶，想必就是江別鶴父子設計搶去的東西，被江玉郎藏到這裡來的，他想必認為這地方秘密已極，卻不想竟偏偏被小魚兒發現了。

小魚兒又驚又喜，簡直要放聲歡呼起來。

鐵萍姑的身子卻突又靠了過來，悄聲道：「外面有人！」

只見一道形如門戶的石隙外，竟隱隱有燈光傳入，小魚兒悄悄掩了過去，果然發現外面一塊巨石旁，有兩個人相對而坐。

面對著這邊的一人，面色慘白，赫然竟是江玉郎，坐在江玉郎對面的一人，身材甚是魁偉，卻瞧不清面目。

那塊大石頭旁，擺著許多酒肉，但兩個人卻都沒有吃喝，只是聚精會神地看著面前的這塊大石頭。兩隻眼睛睜得大大的，霎也不霎。

鐵萍姑忍不住悄聲道：「這石頭有什麼好看的，這兩人為何看得如此出神？莫非是瘋子不成。」

小魚兒嚥了好幾口口水，嘆道：「據我所知這人非但不瘋，而且頭腦還比別人都清楚。」

鐵萍姑道：「你認得他？」

小魚兒眼睛還是盯著那些酒肉，道：「嗯。」

鐵萍姑道：「那麼他們為什麼死盯著這塊石頭呢？」

小魚兒笑道：「也許他們希望這石頭上能長出花來。」

他眼睛終於自酒肉上移開，移到這石頭上。

只見這石頭上方方正正，一點出奇的地方也沒有，但石頭中間，卻劃著條線，線的左右兩邊各放著一小塊肥肉。

這兩人的眼睛，就盯著這肥肉，動也不動。

小魚兒也被他們弄糊塗了，忍不住笑道：「我以前是知道這小子沒毛病的，但現在卻說不定了，難道他竟忘了肉是用嘴吃的，不是用眼睛看的。」

鐵萍姑也忍不住嚥了口口水，悄聲笑道：「你若認得他，不如去教教他吧。」

小魚兒苦笑道：「我又何嘗不想去教他吃肉，只可惜我現在只要一走出去，他就要吃我的肉了，他早已恨不得吃我的肉了。」

鐵萍姑嘆了口氣，又忍不住道：「另外一個人呢？」

小魚兒道：「這人我還瞧不出是誰，好像是……」

話未說完，突見一隻老鼠自黑暗中竄了出來，竄上那塊大石頭，將那大漢面前的一小塊肥肉銜了去，又飛也似地逃走。

江玉郎面色立刻變了變，苦笑道：「好，這一次又是你贏了。」

那大漢大笑道：「現在，你已欠我一百三十萬兩，你那裡面的東西，已快輸光了吧！」

江玉郎冷冷道：「你放心，還多著哩。」

那大漢狂笑道：「老子正賭的過癮，你若這麼快就輸光，老子不捏出你蛋黃來才怪。」他大笑著，又割了一小塊肥肉，放在石頭上。

鐵萍姑這才恍然大悟，忍不住笑道：「原來這兩人是在賭錢，誰面前的肉被老鼠銜走，誰就贏了，這樣的賭法，倒也是天下少有。」

小魚兒笑道：「但這樣的賭法卻公平得很，誰也休想作弊。」

鐵萍姑道：「若是老鼠不來，怎麼辦呢？」

小魚兒道：「老鼠不來，反正就等著，這人的賭癮最大，只要是在賭，你就叫他等八天八夜也沒什麼關係。」

鐵萍姑失笑道：「不錯，此刻看來他們就已不止賭了八天八夜了。」

小魚兒道：「你可要知道背對著我們的這人是誰麼？他就是『惡賭鬼』軒轅三光！不賭到人光，錢光，他是絕不肯站起來走的。」

鐵萍姑動容道：「惡賭鬼？莫非是十大惡人中的？……」鐵萍姑沉默了半晌，忽又問道：「你可知道這『十大惡人』究竟是些什麼人？」

小魚兒笑道：「你這話可算真問對人了，世上比我更知道十大惡人的，還真不多。」

他扳著手指，道：「十大惡人就是『血手』杜殺，『笑裡藏刀』哈哈兒，『不男不女』屠嬌嬌，『半人半鬼』陰九幽，『不吃人頭』李大嘴。」

說到這裡，鐵萍姑身子似乎微微一震，面色也變了，但小魚兒卻並沒有瞧她，只是接著道：「還有『狂獅』鐵戰，『迷死人不賠命』蕭咪咪，『惡賭鬼』軒轅三光，『損人不利己』白開心，再加上歐陽丁，歐陽當兄弟。」

鐵萍姑道：「照你這樣說來，豈非有十一個人了。」

小魚兒笑道：「只因這歐陽兄弟向來秤不離錘，錘不離秤，兩個人無論幹什麼，都是在一齊的，所以只能算作一個人。」

鐵萍姑緩緩垂下了頭，道：「這些人是否真的都十分惡毒？」

小魚兒笑道：「其實世上比他們更惡毒的人，還不知有多少，只不過，這些人做事特別不正常，毛病特別大而已。」

鐵萍姑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小魚兒道：「譬如說，這『不吃人頭』李大嘴，平日看來，他不但很和氣，而且還可說是個文武雙全的才子，但他毛病一發作起來，卻連自己的老婆都能吃下肚去，見過他面的人，誰也想不到他做得出這種事。」

說到「李大嘴」這名字，鐵萍姑竟又微微一震，怔了半晌，才輕輕問道：「你難道認得他們的？」

小魚兒笑道：「我非但認得他們，老實告訴你，我還是跟著他們長大的。」

鐵萍姑又怔了怔，道：「你……你可知道他們現在那裡？」

小魚兒道：「只怕是在龜山一帶……」

他忽然頓住語聲，笑道：「你為何問得這麼清楚？」

鐵萍姑勉強笑了笑，道：「我只不過是好奇而已，誰想得到世上有這麼奇怪的人？」

他們說話的聲音自然很小，江玉郎和軒轅三光此刻已賭得連自己生辰八字都忘了，自然更不會聽到他們的話。

只見江玉郎忽然一笑，道：「你我已賭了七八天，還是誰也沒有輸光，你不煩麼？」

軒轅三光趕緊道：「不煩，不煩，再賭上三年六個月，老子也不會煩的。」

江玉郎道：「但這樣賭下去，我卻有些煩了。」

軒轅三光立刻瞪起眼睛，大聲道：「你煩，也要陪老子賭下去。」

江玉郎笑道：「我並不是說不賭，只不過是想將賭注增大而已。」

軒轅三光大笑道：「老子賭錢，向來是嫌小不嫌大，越大越過癮，你要賭多大，說吧。」

江玉郎緩緩道：「閣下身上帶的東西，既然值七八十萬兩，此刻又贏了我一百三十萬兩，你我這一注，就賭兩百萬兩吧。」

軒轅三光撫掌笑道：「一注見輸贏，這倒也痛快，只是……」

他忽然頓住笑聲，大喝道：「老子早已看過，你那洞裡最多也不過只有兩三百萬，此刻已輸了一半，你那裡還有這麼多銀子來跟老子賭？」

江玉郎道：「洞中存銀，至少還有一百萬。」

軒轅三光道：「還差一百萬呢？」

江玉郎道：「還差一百萬，以人來作數。」

軒轅三光狂笑道：「格老子，就憑你這龜兒子，也值得了一百萬？」

江玉郎面色不變，微微笑道：「在下縱不值一百萬，卻有值一百萬的人。」

軒轅三光道：「在那裡？」

江玉郎笑道：「閣下難道還要先估估價麼？」

軒轅三光瞪眼道：「當然要先估估價，上了賭桌六親不認，就算是兒子跟老子賭錢，帳也要算清楚的，一文錢也差錯不得。」

江玉郎微笑道：「既是如此，在下這就去將她帶來就是。」

軒轅三光身後，一塊凸出來的岩石上，有盞銅燈，此刻江玉郎揣起了這盞銅燈，大步走了出去，一面微笑道：「閣下但請放心，在下立刻就回來的。」

軒轅三光笑道：「老子自然放心得很，你龜兒子家當都在這裡，又急著想翻本，不回來才怪。」他這才撕下雞腿，就著酒大嚼起來。

已瞧得出神的鐵萍姑，忽然嘆了口氣，道：「這些人賭起錢來，一賭就是上百萬兩銀子，他們的銀子簡直好像是偷來的。」

小魚兒笑道：「誰說這些銀子不是偷來的。」

鐵萍姑道：「縱然是偷來的，也要費些力氣，一下子就輸出去，豈不可惜。」

小魚兒道：「這就叫來得容易去得快，何況，一個好賭的人，連老婆兒子輸出去，都不會心疼的。」

他一笑又道：「只是我未想到，這江玉郎竟也是個賭鬼，輸光了還不甘心，還要把人押給別人來賭。」

鐵萍姑也不禁笑道：「難道他也要把老婆拿來和別人賭麼？」

小魚兒道：「他就算有老婆，也不值一百萬，這小子到底在玩什麼花樣，就連我也猜不出了，能值一百萬的人，到底不多呀！」

這時江玉郎已拉著一人走了進來，被他拉著的人，身材苗條，竟是個女子，只是臉上覆著層面紗，瞧不出面目。

軒轅三光皺眉道：「你怎地帶來個女人？」

江玉郎微笑道：「當然是女人，若是男人，就不值錢了。」

軒轅三光大笑道：「但從你這龜兒子手上送出來的剩貨，只怕連一文都不值。」

江玉郎正色道：「這位姑娘雖然跟著我走了幾天，但我卻絕未動過她的毫髮。」

軒轅三光道：「你這饞貓會不偷嘴吃，老子不信。」

江玉郎笑道：「閣下若不信，一試便知。」

他將銅燈又放到山石上，但這次並未放在軒轅三光身後，卻放到他自己身後。燈光從他肩上照下來，正好照在軒轅三光面前。

一盞燈無論放在那裡，都是件小事，自然誰也不會在意，但小魚兒卻不禁皺起了眉頭，喃喃道：「這小子又想搞什麼鬼？他將這盞燈帶進帶出，絕不會沒有用意的。」江玉郎滿肚子壞水，自然誰也沒有小魚兒清楚。

只見那面蒙黑紗的女子，始終木然地站在那裡，江玉郎伸手掀開她的面紗，她還是痴痴的站著不動。

燈光下，她的臉果然美得不帶絲毫烟火氣，軒轅三光，鐵萍姑瞧見這張臉，但覺眼前一亮。

小魚兒瞧見這張臉，卻險些驚呼出聲來。

慕容九，這女子竟是慕容九，她被三姑娘趕走後，一路痴痴迷迷地到處亂闖，她夢遊般筆直走出了城，別人雖瞧著奇怪，但見她衣服華貴，人又美得邪氣，也不致有人敢動她的歪主意。

誰知竟偏偏誤打誤闖，被江玉郎聽見了這消息。

他立刻想到這女子必是慕容九，所以就立刻放下別的事，趕回頭，恰巧在路上迎著了已餓得發暈的慕容九。

江玉郎自然不怕她洩漏秘室，就帶著她去起出贓銀，藏到這裡，又誰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軒轅三光竟早已在身後盯上他了！

※※※

這時軒轅三光瞧見慕容九的臉，也不禁怔了半晌，方自嘆道：「美女，果然是個美女，只可惜近二十年來，老子已對任何美女都不感興趣了，你還是帶她走吧！」

江玉郎微笑道：「這位姑娘雖美，但值錢的地方卻不在她這張臉上，在她的身份。」

軒轅三光大笑道：「她難道還是位公主不成？」

江玉郎道：「雖不是公主，卻也和公主差不多。」

軒轅三光怒道：「她究竟是誰？你這龜兒子說話怎地總要兜圈子。」

江玉郎緩緩道：「她便是九秀山莊的慕容九姑娘。」

軒轅三光也不禁一怔，動容道：「慕容永的九姑娘，怎會落在你手裡？」

江玉郎道：「她被惡人所害，神智迷失，不知下落，慕容家的八位姊妹，八位姑爺，用盡千方百計，都尋她不著，在下運氣好，卻在無意中找到了她。」

他一笑接道：「閣下請想想，若有人將她送回她姐姐、姐夫那裡去，秦劍，南宮柳等人又將如何感激，那謝禮還會少得了麼？」

軒轅三光想了想，一拍手道：「好，老子就跟你賭了！」

突聽一人大喝道：「賭不得！」

※※※

小魚兒忽然這麼一叫，不但軒轅三光和江玉郎大吃一驚，就連鐵萍姑都不免駭了一跳。

小魚兒也不著急，先附在鐵萍姑耳畔，悄聲道：「你跟我出去，喜歡吃什麼，就拿起來吃，千萬莫要講客氣，我現在已有對付這小子的法子。」

他說完了話，才施施然走了出去，笑道：「躲在糞坑下吃大便的朋友，難道已忘了我麼？」

江玉郎瞧見了小魚兒，真比瞧見鬼還要吃驚，倒退兩步，失聲道：「你……你怎會在這裡？」

小魚兒笑道：「老子陰魂不散，跟定了你這龜兒子了。」

他聰明絕頂，學什麼像什麼，學起軒轅三光的口音，更是維妙維肖，軒轅三光用力一拍他肩頭，大笑道：「若是別人從裡面鑽出來，老子也要吃一驚，但你這鬼精靈，你就算從地下鑽出來，老子也不會奇怪的。」

軒轅三光笑彎了腰，小魚兒卻早已大吃大喝起來，慕容九痴痴地瞧著他，又似相識，又似不識。

江玉郎瞧見小魚兒身後居然也跟著個絕世美女，那吃像居然也和小魚兒一樣，像餓死鬼投胎似的。

他瞧得眼睛都直了，簡直不知該如何是好。

只聽軒轅三光好不容易忍住了笑，喘著氣道：「小兄弟，老子賭了一輩子，這次你為何說老子賭不得。」

小魚兒嘴裡塞滿了肉，道：「只因你一賭，就要上當。」

軒轅三光道：「老子是老賭鬼，這龜兒子頂多也不過算是個小賭鬼，他怎能令老子上當，何況這賭法最公平不過，誰也作不得弊，除非他也是個老鼠精。」

小魚兒悠悠說道：「你說這賭法最公平，你也贏了許多次了，是麼？」

軒轅三光道：「不錯。」

小魚兒道：「你可知道你是怎麼會贏的？」

軒轅三光道：「老子這兩天運氣好。」

小魚兒道：「不是。」

軒轅三光皺眉道：「難道還有什麼別的原因不成？」

小魚兒道：「只因為……」

他故意瞧了江玉郎一眼，立刻搖頭道：「不行，我不能說。」

軒轅三光跳了起來，道：「你為何不能說？」

小魚兒道：「這兩天我體力不好，我怕這小子來跟我拼命。」

軒轅三光怒道：「這龜兒子若是敢動你一根手指，老子不把他骨頭一根根拆散才怪。」

小魚兒道：「我若和他打架，你幫我忙麼？」

軒轅三光道：「當然。」

小魚兒展顏一笑，道：「好，這樣我才能放心說了。」

他笑嘻嘻接著道：「你總該知道，老鼠最怕光亮的，到了晚上，才敢露面，但只要一點起燈，牠們就沒有戲唱了。」

軒轅三光道：「想不到你對老鼠們也瞭解得很。」

小魚兒笑道：「魚和老鼠，正是同病相憐，一見到貓就頭疼，我不瞭解牠們誰瞭解？」

軒轅三光又笑得喘不過氣來，道：「但這……這又有什麼關係？」

小魚兒道：「這裡的老鼠，想必都是剛從外面搬進來的，外面只怕是來了隻惡貓，把牠們趕進了洞，誰知這山洞裡並沒有老鼠飯店，牠們若非快餓瘋了，也不敢到你們面前來搶肉吃的……」

軒轅三光笑道：「這還要老子不動，誰若忍不住要動，老鼠就不敢來吃他面前的肉了。」

小魚兒道：「但你還忘了一點，方才這盞燈，是在你身後，你的身子擋住了燈光，那塊肉便落在黑影裡。老鼠怕光，只敢來吃黑暗中的肉，所以你才會連贏幾次。」

軒轅三光拍掌道：「果然不錯，你果然是個鬼精靈，連這種事都想得到。」

過半晌軒轅三光恍然道：「老子懂了，這龜兒子現在已把燈換了個地方，這燈光正好照在老子面前的肉上，他算定老子這一次要輸，所以才要賭大的。」

小魚兒笑道：「正是如此，他現在不但可以把輸了的銀子撈回來，還可撈你一票。」

軒轅三光又氣又笑，道：「若不是你來提醒，老子今天竟要在陰溝裡翻船了。」

小魚兒轉臉瞧著江玉郎，笑道：「如何？我說的不錯吧？」

江玉郎面上早已變了顏色，口中卻冷笑道：「你定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也沒法子。」

小魚兒大笑道：「江玉郎，你那一肚子壞水，別人不知道，我還會不知道麼？你在我面前，還裝的什麼蒜。」

江玉郎冷冷道：「我只怕是時運不濟，才會遇見了鬼。」

小魚兒大笑道：「不錯，你遇著了我，當真是倒了八輩子霉了，如今我人贓並獲，你就跟我到段合肥那裡說話吧。」

江玉郎瞧了瞧他，又瞧了瞧軒轅三光，垂首道：「事已至今，我也沒什麼話說了，只不過……」

他突然一把扭過慕容九的手腕，閃身到慕容九身後，獰笑道：「只不過你們還想要這位慕容姑娘的命麼？」

# 第七十二章 山迴路轉

小魚兒暗中吃了一驚，卻大笑道：「你若想以慕容九來要脅我。你就錯了，你莫非不知道她老是想要我的命，我又怎會要救她？」

軒轅三光也跟著大笑道：「老子早就對女人沒興趣，她的死活，更和老子沒關係。」

江玉郎不動聲色，微笑道：「既是如此，兩位為何不向我出手呀？」

軒轅三光道：「老子並不想宰你。」

小魚兒也笑道：「吃大便的朋友，我殺你還怕髒了手哩。」

江玉郎笑道：「既然如此，在下就要告退了，這位慕容姑娘，自然也要跟著在下走的。」

小魚兒大笑道：「你走吧！你帶走了慕容九，還怕沒有人找你算帳。」

江玉郎冷笑道：「這倒不勞閣下費心，若有人問起我來，我便說帶走慕容姑娘，只為的是怕她遭了你的毒手，若不是江小魚，慕容九此刻又怎會變成如此模樣。」

小魚兒嘆道：「有其父必有其子，你們父子兩人，別的本事沒有，栽贓撒賴，混充好人的本事，倒真還沒有別人比得上。但你搶了段合肥的銀子，事實俱在，你總賴不掉的吧。」

江玉郎道：「什麼銀子，我兩手空空，那裡有銀子，現在銀子是誰的，就是誰動手搶去的，這道理豈非更簡單了。」

軒轅三光怒道：「你龜兒子想賴起老子來了！」

江玉郎冷笑道：「你說我賴你，我就說你賴我，咱們倒不妨看看，江湖中人是相信你『惡賭鬼』的話，還是相信我江玉郎的話。」

軒轅三光也被氣得怔住了，苦笑道：「你龜兒子若早生幾年，『十大惡人』那裡還有老子的份。」

江玉郎大笑道：「過獎過獎，在下只不過……」

話聲未了，突聽幾聲慘呼，自外面傳了進來。

這慘呼聲非但分外悽厲，而且歷久不絕。發出慘呼的人，不但像是瞧見了一些殘忍之極，可怖之極的事，而且還像是在遭受著某種非人所能忍受的痛苦，這樣的慘呼聲聽在耳裡，足以令任何人的血液都為之凝結。

江玉郎的面色變得最快，也變得最慘。拉著慕容九，就想轉身奔出。

小魚兒大喝道：「來的人既能令你手下發出這樣的慘呼，必定可怕得很，你要出去送死沒關係，但慕容九……」

他語聲突然頓住，黑暗中，已現出了五條人影！

這時雖然還沒有人能瞧見他們的面目，但他們帶進來的那種鬼氣森森的邪氣，已令每個人掌心都泌出了冷汗。

※※※

黑暗中，只聽得一陣陣令人寒毛悚慄的「吱吱」聲，響個不絕，五條人影已緩步走了過來。

小魚兒首先看到的，是他們那一雙雙慘碧詭異，閃閃發光的眼睛，接著，便瞧見了他們慘變的臉色。

這五個身子裡流的血，都好像是慘碧色。

五個人俱都穿著長可及地的黑袍，右手裡拿著根鞭子，左手裡卻提著個鐵籠，那聽來令人作嘔的吱吱聲，便是從鐵籠裡發出來的。

軒轅三光大喝道：「朋友們是什麼人？幹什麼來的？」

他喝聲有如霹靂，震得山谷回應不絕，正是藉著這喝聲露了手氣功，想先給對方個下馬威。

誰知五個黑衣人卻連眼睛都沒有霎一霎，碧森森的目光，在小魚兒等人面上不停地打轉，也不說話。

江玉郎早已退了回來，大喝道：「九秀山莊的九姑娘和『惡賭鬼』全都在這裡，朋友們若是識相，還是快快退出去吧，再遲想走也走不了啦！」

他更是機伶，一看苗頭不對，就趕緊先將軒轅三光和慕容九的名頭抬出來嚇人，這兩人名頭實在也不小，何況，就算嚇不退對方，也是別人的名字，全不關他的事，對方要找也不會找他了。

五個黑衣人仍然聲色不動，腳下也未停。

鐵萍姑忽然驚呼一聲，拉住小魚兒的手，顫聲道：「老鼠……籠子裡好多老鼠。」

幾十隻老鼠在鐵籠裡吱吱亂叫，小魚兒雖不怕老鼠，但瞧見那幾十雙發光的眼睛，毛茸茸的一大堆老鼠，也不覺全身都起了雞皮疙瘩。

為首那黑衣人嘿嘿一笑，道：「不錯，老鼠……在下五人此來找的只是老鼠，與人無關，各位只要站著不動，在下等必定秋毫無犯。」

他話雖說得客氣，但語聲卻比老鼠叫更令人作嘔。

軒轅三光忍不住問道：「捉老鼠幹什麼？」

那黑衣人嘿嘿笑道：「敝上非鼠肉不歡，是以令在下等四處搜捕，但此間方圓百里內的老鼠都已流竄入山，是以在下等才一路追捕過來。」

小魚兒恍然失笑道：「難怪這山洞裡老鼠特別多，原來就是被他們趕來的，我本來還以為外面來了隻惡貓哩。」

軒轅三光面色卻微微一變，似乎想起個人來，厲聲道：「朋友們的主子是誰？」

那黑衣人不再答話，卻揮了揮手。

五個人嘴裡便同時發出了吹竹之聲，這聲音宛如吹竹，卻又不似，聽得人又覺恐怖，又是噁心。

鐵萍姑早已掩起了耳朵，小魚兒也聽得牙癢癢的，全身不舒服，但他好奇之心最重，見了這種怪事，一心只想瞧個究竟。

軒轅三光雙目圓睜，目中卻有驚恐之色。

小魚兒忍不住悄聲問道：「這喜歡吃老鼠的朋友是誰，你知道麼？」

軒轅三光道：「嗯。」

他像是想起了件十分可怕的事，竟想得出了神，小魚兒在他耳朵邊說的話，他竟連一個字也沒有聽見。

就在這時，土石下異聲驟起，像是有幾千幾百隻老鼠，在吱吱亂叫拼命要往外面逃竄出來！

黑衣人立刻將手提的鐵籠，分成五個方位擺開。

就在這時，一大群老鼠，已從山石的裂隙中，黑暗的角落裡，潮水般奔了出來，多得簡直數也數不清。

小魚兒一輩子瞧見過的老鼠，加起來也沒有此刻十分之一多，他簡直做夢也想不到世上竟有這麼多老鼠。

此刻奔來的若是一大群餓狼，一大群虎豹，小魚兒也未見得會如何害怕，但這一大群老鼠，卻令他臉色發白，身子發冷，剛吃下去的酒肉，直在胸口裡往外冒，幾幾乎就要吐出來。

他雖然還能忍住，但鐵萍姑卻已忍不住了，哇的一聲，吐了滿地，老鼠從他們腳旁奔過，幾個一等一的武功高手，竟都忍不住跳起來，跳到那塊巨石上，擠成了一堆，鐵萍姑雙手掩著了臉，死也不肯再張開眼睛。

但小魚兒眼睛卻仍睜得大大的。

幾千幾百隻老鼠就在自己腳底下奔過去，這景象究竟不是人人都能看得到的，他怎捨得不看？

只見黑衣人口中吹竹之聲不停，手裡長鞭飛舞，將老鼠一群群的趕進鐵籠，鐵籠雖不小，卻也並不太大，但老鼠一群群的跑進去，就像是填鴨子似的，塞不進去也要塞，一隻疊著一隻，一群疊著一群。

直到五隻鐵籠全都塞得水洩不通，看來已像五個大肉團的時候，黑衣人才放下鞭子，停住了哨聲。

剩下的老鼠竟也立刻就如蒙大赦一般，又四面八方地逃了回去，霎眼間就逃得一個不剩。

山洞裡立刻又恢復了平靜，鐵萍姑偷偷瞧了一眼，才敢放下手，臉上已滿是冷汗，就像是剛做完一場噩夢似的。

小魚兒長長嘆了口氣，苦笑道：「我如今才知道，老鼠竟如此可怕。」

軒轅三光乾咳一聲，道：「格老子，成千成百隻耗子，看起來真和十隻八隻差得多了，四川耗子雖多，但老子也沒有看過有這麼多的。」

江玉郎咯咯笑道：「在下倒不是害怕，只不過覺得有些噁心。」

為首那黑衣人大笑道：「這位朋友說的不錯，老鼠非但不可怕，而且還美味得很。」

小魚兒苦著臉道：「美味？」

黑衣人怪笑道：「你若不信，一試便知。」

他竟從籠子裡撈出隻毛茸茸的老鼠來，往小魚兒手裡送。

小魚兒趕緊搖手笑道：「君子不奪人所好，老鼠既是如此美味，還是留給閣下自用吧！」

那黑衣人嘿嘿笑道：「可惜可惜，想不到閣下看來膽子雖大，卻連隻老鼠都不敢吃，否則閣下嘗過老鼠肉之後，再吃別的肉就味同嚼蠟了。」

小魚兒身上雞皮疙瘩又冒了出來，大聲道：「朋友既然已找到了老鼠，此刻總該走了吧？」

江玉郎忽然陰惻惻笑道：「你素來最愛多管閑事，這次怎地不管了？」

小魚兒笑道：「若有人喜歡吃老鼠，那是他自己的事，我為何要管？正如你喜歡吃大便，我也是管不了的。」

江玉郎面色微微一變，轉眼去瞧那黑衣人道：「朋友真要走了？」

那黑衣人道：「在下早已說過，此來只是為了老鼠，與人無干。」

江玉郎嘆了口氣，道：「難道朋友就不知道，這裡有比老鼠更好的東西麼？」

那黑衣人眼睛在慕容九和鐵萍姑身上一轉，怪笑道：「本門弟子，都覺得女人不如老鼠可愛……」

江玉郎將慕容九拉到一邊，遠遠躲開小魚兒和軒轅三光，才笑嘻嘻道：「金銀珠寶難道也不比老鼠可愛麼？」

那黑衣人眼睛一亮，道：「金銀珠寶？在那裡？」

江玉郎眼角往後洞瞟了一眼，口中卻笑道：「有這兩位在此，我不敢說。」

小魚兒嘆了口氣，苦笑道：「我真奇怪，以前為何不早把你宰了。」

江玉郎大笑道：「就憑你要殺我，只怕還不容易。」

只見那五個黑衣人互相打了眼色，提起了鐵籠，就往後洞走，小魚兒閃身擋住了他們的去路，笑嘻嘻道：「後面沒有老鼠，各位還是請回吧！」

那黑衣人嘿嘿笑道：「朋友最好知道，你雖不敢吃老鼠，老鼠卻敢吃你的。」

小魚兒笑道：「我已有好幾天沒洗澡了，肉髒得很，老鼠只怕也吃不下去。」

那黑衣人大笑道：「好，你這人有趣得很，而且膽子也不小……」

「小」字說出口，他掌中皮鞭也揮了出去。

這鞭子又黑又亮，也不知是什麼做的，份量卻不輕，黑衣人手勁更不小，鞭子飛出來，又急又重，鞭風嘶嘶直響。

但小魚兒一伸手就抓住了鞭梢，笑道：「朋友還不知道，我雖然對老鼠有些頭疼，但人，我卻是不怕的。」

那黑衣人臉色早已變了，用力想奪回鞭子，但鞭子卻好像已長在小魚兒手上了，他用盡吃奶的力氣，也動不了分毫。

小魚兒笑嘻嘻道：「老鼠既不認得我，我也不認得老鼠，你們就算把天下的老鼠都捉去吃光，我也不管你們，但你們若想打別的主意，我卻要不客氣了。」

那黑衣人冷笑道：「你不來惹咱們，咱們也不惹你，但你若想擋咱們的去路，咱們卻要不客氣了！」

他話一說完，口中突又發出了吹竹聲。

他身旁兩個黑衣人就拉開手中鐵籠的門，鐵籠裡塞得滿滿的老鼠，立刻像箭一般竄了過來。

小魚兒一驚，幾十幾百隻老鼠，已竄上他身子，在他身上又叫又咬，小魚兒又是吃驚，又是噁心，揮也揮不去，趕也趕不走，抓鞭子的手只得放開了。

五根鞭子立刻沒頭沒腦的向他抽了過來。

小魚兒滿身都是老鼠，那裡還能施展得開手腳，只得一面躲，一面退，口中不住大呼道：「軒轅三光，你還不來幫忙麼？」

但軒轅三光的臉色也發了青，遲疑著，慢慢走過來。

那黑衣人厲聲道：「軒轅三光你既已猜出我等是何人門下，你還敢出手？」

軒轅三光怔了怔，竟然退了回去。

小魚兒大喝道：「軒轅三光，你難道也像女人，怕老鼠？」

軒轅三光竟索性轉過頭去，不瞧他了。

小魚兒身上老鼠非但沒有少，而且越來越多，身上又疼又癢又麻，已不知被老鼠咬了多少口。

那五根鞭子，更毒蛇般抽了過來。

小魚兒這才真的有些慌了。

他無論遇著什麼事，都能沉著對付，但這滿身毛茸茸的大老鼠，卻令他手慌腳忙，簡直不知該如何是好。

江玉郎忍不住大笑道：「自命為天下第一聰明的人，竟連老鼠也對付不了……江小魚，你幾時想到過你會死在老鼠手裡。」

小魚兒身上已挨了幾鞭子，不禁長嘆道：「我實在沒有想到過……」

突然間，只見人影一閃，一個黑衣人已被人挾頸一把抓住，從後面拋了出去，手裡的鞭子也被人奪走。

另四個黑衣人驚呼怒吼，四條鞭子向來的這人抽過去，卻不知怎地，鞭子竟不聽話了，你的鞭子抽我，我的鞭子抽你。

四個人竟自己打起自己人來。

小魚兒大笑道：「花無缺，想不到你居然來了。」

※※※

來的人自然正是花無缺，除了「移花接玉」的功夫外，還有誰能令這四個人自己打自己。

小魚兒見他來了，自然鬆了口氣，江玉郎見他來了，卻也開心得很，只道花無缺救下小魚兒，只不過為的是要自己動手殺他而已。

花無缺鞭子飛舞，已將小魚兒身上的老鼠全都趕走。

那五個黑衣人已全都駭呆了，張口結舌，呆呆地瞧著花無缺，手裡的鞭子再也不敢抽出去。

為首的那黑衣人吃吃的道：「朋友是誰？為何來多管閑事？」

花無缺淡淡道：「你縱不認得我，也該認得這手功夫吧？」

那黑衣人想了想，變色道：「移……移花接玉。」那黑衣人跺了跺腳，又道：「既有移花宮的人到此，在下等只有告退。」

小魚兒笑道：「你們弄了我一身老鼠屎，此刻就想走麼？」

那黑衣人冷笑道：「這話只怕還輪不到閣下來說，就憑閣下……哼！」

花無缺道：「你們瞧他不起？」

花無缺微微一笑，又道：「既是如此，莫要老鼠幫忙，你們不妨再和他打一場，五人齊上也無妨，我絕不出手。」

那黑衣人獰笑道：「只要閣下不出手，這小子……」

話未說完，小魚兒一拳已擊出，他明明瞧見小魚兒這拳打出來，竟偏偏躲不開，鞭子還未飛出，人已被打得飛了出去。

另四個黑衣人齊地撲過來，但小魚兒指東打西，片刻間五個人都被他打得東倒西歪，鼻青臉腫。

花無缺微笑道：「各位此刻已知道他的厲害了麼？」

五個黑衣人那裡還有一個說得出話來，竟都倒在地上，連爬都爬不起來了，小魚兒大笑道：「想不到人竟不如老鼠，竟如此經不得打。」

黑衣人既不敢答腔，也不敢動。

那邊軒轅三光卻直向小魚兒使眼色，打手勢，意思竟是要小魚兒放他們走，小魚兒皺了皺眉頭，道：「我現在手已不癢了，還不快站起來。」

黑衣人非但沒有站起來，身子反而縮成了一團。

小魚兒大笑道：「五個這麼大的人，居然還好意思賴在地上，難道還要等你們師娘來，抱你們起來麼？」

黑衣人本來還在顫抖，此刻卻連動都不動了。

軒轅三光忽然竄過來，一把拎起個黑衣人，只瞧了一眼，臉色便已改變，緩緩將黑衣人又放了下去，嘆道：「他們只怕永遠也站不起來了。」

※※※

軒轅三光將他屍體一動，他口、鼻、五官中，便有鮮血滲出來，就連這血，也都是慘碧色的。

小魚兒也不禁怔住了，道：「這五人挨了兩拳，難道就氣得自殺了麼？」

花無缺皺眉道：「他們也許是以為你放不過他們，所以自己先就……」

小魚兒跺足道：「他們就算弄了我一身老鼠屎，我也不會殺他們的呀！這些人難道是老鼠吃多了，人也變得像老鼠一樣想不開。」

軒轅三光苦笑道：「這些龜兒子說死就死，死得倒真快。」

小魚兒道：「是呀，難道他們嘴裡早就含著毒藥，隨時都準備死不成。」

軒轅三光皺著眉蹲下，將這黑衣人的嘴扳開，立刻就有一股慘碧色的，濃得像墨汁似的苦水，從他嘴裡流出來，還帶著種令人作嘔的臭氣。

軒轅三光嘆道：「你說的不錯，這些雜種竟是將毒藥藏在牙齒裡的。」

小魚兒皺眉道：「但他們為什麼要自殺呢？我既沒有殺他們的意思，也不想逼問他們的口供，他們難道真是活得不耐煩了麼？」

軒轅三光對這黑衣人全身都搜了一遍，只搜出了些銀子，此外連一條汗巾都沒有。

這些人身上除了銀子外，竟是什麼都不帶。

軒轅三光想了想，忽又一把撕開他的衣襟，失聲道：「你想不通的事，回答就在這裡。」

只見這黑衣人胸膛上，赫然有十個大字。

這十個慘碧色的字，竟像是用碧磷燒出來的，幾乎已燒及骨頭，傷痕深深印在肉裡，無論用什麼法子，都休想除去。

這十個字寫的是：「無牙門下士，可殺不可辱。」

小魚兒道：「無牙門下士，可殺不可辱……這算什麼見鬼的意思？」

軒轅三光嘆道：「這意思就是叫他們打不過別人時，趕快自殺，免得丟他們主子的人，他們現在若不自殺，回去死得只怕更要慘十倍。」

小魚兒道：「你是說他們怕回去受主子的酷刑，所以寧可現在自殺，是麼？」

軒轅三光道：「正是。」

小魚兒道：「但他們在這裡挨揍，他們的主子根本不知道呀，只要他們自己不說，難道我還會說出去不成。」

軒轅三光道：「這些龜兒子也許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為你……」

花無缺道：「不是這原因。」

小魚兒道：「你說是什麼原因？」

花無缺緩緩道：「我瞧見他們時，他們本有七個人的！」

軒轅三光拍手道：「這就對了！他們五個人進來，還留著兩個人躲在暗處，那兩人見勢不妙，恐怕已暗中溜了，這五人算定他們回去一定要報告的，與其到那時凌遲受罪，倒不如現在落個痛快的好。」

小魚兒瞪著花無缺道：「你進來時，沒有瞧見那兩個人麼？」

花無缺苦笑道：「我聽見你的呼喊聲，立刻就闖了進來，並沒有去留意別的。」

小魚兒忽然一拍腦袋，大叫道：「不好，我們竟被這些鬼老鼠弄暈了頭，五六個大活人從我們身邊溜走，我們竟全都不知道。」

軒轅三光四下瞧了一眼，也失聲道：「不錯，那姓江的小雜種，果然溜了。」

小魚兒跺足道：「你進來時，我還瞧見他的，那時他臉上像是還有歡喜之色，以為你要來宰我，後來想必是一發現情況有點不對，就立刻開溜……唉，這小子一向是個鬼精靈。我本該特別盯著他才是的。」

花無缺默然半晌，淡淡一笑，道：「他自己走了倒也好。」

小魚兒瞪眼道：「你是早已瞧見他的，是麼？」

花無缺道：「好像瞟過一眼。」

小魚兒道：「但你還是放他走了。」

花無缺嘆道：「我和他總算交友一場……」

小魚兒大叫道：「但你為何要讓他將慕容九一齊帶走呢？」

# 第七十三章 口蜜腹劍

花無缺聽小魚兒說慕容九已被江玉郎帶走，不由怔了怔，道：「慕容姑娘？……慕容姑娘也和他在一齊麼？」

小魚兒道：「你……你沒有瞧見？」

花無缺也不禁頓足道：「我只見到有個女孩子在他身邊，再也未想到會是慕容姑娘，那時我一心只顧著你，再加上燈光太黯，竟未瞧清她的臉。」

軒轅三光忽然一拍小魚兒的肩頭，道：「但和你一齊出來的那姑娘怎麼會也溜了呢？」

小魚兒皺眉道：「是呀！她為什麼也溜了呢？難道她怕見到花無缺？」

花無缺道：「這位姑娘又是什麼人？」

小魚兒道：「她叫鐵萍姑？……你認不認得她？」

花無缺道：「我連這名字都未聽到過。」

小魚兒用手指敲著腦袋，道：「你既不認得她，她為何要溜呢！我實在想不通……」

※※※

鐵萍姑的確是有理由的，而且理由充足得很。

花無缺本來也是認得她的，他沒有聽見「鐵萍姑」這名字，只不過是因為她那時並不叫鐵萍姑。鐵萍姑自然更認得花無缺。

她一眼瞧見花無缺，臉色突然改變，趕緊扭過了頭，等到她確定花無缺並沒有留意她，她就以最快的速度溜了出去。

這時已近黃昏，滿天夕陽，映著青葱的山嶽，微風中帶著花香，鐵萍姑深深吸了口氣，心裡也不知是什麼滋味。

十多年來，這是她第一次得到自由，第一次可以單獨自立，她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想到那裡去，就可以到那裡去。

但她反而不知該如何是好了。江玉郎跟著她溜了出來。

他瞧見花無缺，本來很歡喜，但他又瞧見花無缺對小魚兒的神情竟似已變了，他立刻就發覺情況不對。

鐵萍姑會溜走，江玉郎本也覺得很奇怪。鐵萍姑一展身形，江玉郎更是一驚。

這少女輕功之高妙，固然驚人，最奇怪的是她身形飛掠間，竟帶著一種獨特的、高貴的姿勢，和花無缺超群拔俗的身法有幾分相似。

江玉郎的眼睛立刻瞇起來了，他又是驚訝，又是奇怪，眼珠子一轉，竟也立刻拉著慕容九追了下去。

江玉郎是從來不肯放過任何機會的，但他也未發覺，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還有兩個人在身後跟著他。

※※※

等到小魚兒、花無缺和軒轅三光出來時，除了那些屍身外，洞外已沒有一個活人的影子了。

小魚兒瞧著這些屍身，嘆道：「這些人雖是江玉郎帶來的，江玉郎雖可拋下他們不管，但咱們……」

軒轅三光道：「這些事你莫管，埋死人，是我的拿手本事。」

小魚兒笑道：「那麼，你叫我做什麼呢！」

軒轅三光嘆道：「你就得要準備去對付一個你生平從來沒有遇見過的，最毒、最狠最令人噁心，也最令人頭疼的對頭了。」

小魚兒道：「你莫非是說那沒有牙的小子！」

軒轅三光道：「我說的正是魏無牙。」

小魚兒道：「那五個人又不是我殺死的。」

軒轅三光道：「你以為他很講理麼！只要你沾著他門下一點，他就跟你沒有完。」

小魚兒深深吸了口氣，道：「你將這位『無齒』之徒說得這麼厲害，他到底是誰呀！」

軒轅三光道：「你可聽見過『十二星象』這名字！他就是十二星象中的子鼠……」

小魚兒失笑道：「我當你說誰，原來是十二星象……十二星象中的人，我也領教過了，倒也未見得能拿我怎樣。」

軒轅三光道：「十二星象之所以成名，就是因為魏無牙，他們聲名最盛時，江湖中人聽到『十二星象』這名字，晚上連覺都睡不著，那時你只怕還未生出來哩。」

小魚兒笑道：「你這麼樣一說，我倒幸好還未生出來了。」

軒轅三光道：「不說別人，就說我們『十大惡人』，總算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但聽到『魏無牙』這三個字，還是要頭疼好幾天。」

小魚兒這才為之動容，道：「連十大惡人都頭疼的角色，想必是有些門道了。」

花無缺忽然道：「我倒也聽到過這名字。」

小魚兒笑道：「難道連『移花宮』都對他頭疼不成。」

花無缺緩緩道：「我出宮時，家師曾要我特別留意兩個人，其中一人就是魏無牙。」

小魚兒道：「還有一個呢？」

花無缺苦笑了笑，道：「還有一位是燕南天燕大俠。」

小魚兒默然半晌，道：「他現在那裡？」

軒轅三光道：「十二星象最近幾年所以抬不起頭來，就是因為魏無牙十多年前忽然不見了，有人說他是因為被移花宮主所傷，所以躲起來的，也有人說他是為了要練一種神秘的武功，所以才不願見人……」

小魚兒道：「你想……他會躲到那裡去呢！」

軒轅三光嘆道：「他要躲起來，只怕連鬼都找不著。」

小魚兒皺著眉頭，喃喃道：「他莫非就躲在龜山……那『損人不利己』兄弟兩人，臨死前說的人，莫非就是他！……」

他忽然一拍軒轅三光肩頭，笑道：「你埋過死人之後，還想去幹什麼呢！」

軒轅三光道：「我本想去找人賭一場，但想起魏無牙又出現了，老子竟連賭興都沒有了。」

小魚兒道：「那麼就麻煩你把洞裡的銀子，去送給段合肥吧，同時告訴段合肥，這些銀子本是誰藏起來的。」

他一笑接道：「只要你還給他，然後再把銀子贏回來都沒關係，段合肥很喜歡鬥蟋蟀，也很喜歡吃肉，你若和他賭吃肉，他一定會奉陪。」

軒轅三光就算想拒絕，也來不及了，小魚兒話還沒有說完，已拉著花無缺飛也似的走開。

軒轅三光只得搖頭苦笑道：「格老子，要想拒絕江小魚求你的事，真他媽的不容易。」

※※※

小魚兒一面走，一面將自己這段經過說了出來。

花無缺自然聽得滿心驚奇，連他也弄不懂這位「銅先生」究竟在搞什麼鬼了，他也不禁漸漸開始懷疑銅先生的來歷。等他說出自己經過的事，小魚兒也覺得奇怪得很，忍不住道：「燕大俠既然要等到找著我時才肯放你，那麼現在又怎會只有你一個人呢！他到那裡去了？」

花無缺道：「這兩天也不知怎地，我忽然變得心神不定起來，好像有什麼災難要降臨似的，我一生中從來也沒有這種情形發生。」

小魚兒笑道：「這兩天有災難的是我，你怎會心神不定起來，這倒也奇怪得很。」

花無缺道：「燕大俠想必也發現我神情有異，就問我想幹什麼，我就說想出來走走……我本以為燕大俠不會答應我的，誰知他竟答應了。」

小魚兒失聲道：「你要走，他就讓你走了麼！」

花無缺道：「不錯。」

小魚兒嘆道：「燕南天到底是燕南天，到底和那銅先生不同。老實說，你遇見他這樣的人，實是你的運氣。」

花無缺默然無語，他心裡佩服一個人時，嘴裡本就不會說出，何況他佩服的竟是「移花宮」的對頭呢。

小魚兒忽又笑道：「但你也不愧是個君子，他才會放心你，他遇著的若是我，只怕也不會這麼容易放我走了。」

花無缺一笑，道：「你為何要認為你自己不是君子呢！」

小魚兒默然半晌，緩緩道：「這也許是因為我從小就沒見過一個君子，我根本就不知道君子是什麼樣子的，等我見著一兩個君子時，他們又總是要令我失望……」

花無缺笑了笑，道：「燕大俠還在等著我，你……」

小魚兒忽然截口道：「你見著他時，就說並未見到我，好麼！」

花無缺奇道：「為什麼？你難道不跟我去見他？」

小魚兒道：「我……我想到龜山去，但他卻一定不會讓我去的。」

花無缺更奇怪，道：「你要去龜山？為什麼？」

小魚兒道：「我要去救人。」

花無缺訝然道：「莫非是十大惡人中的？但他們……」

花無缺道：「但他們……」

小魚兒苦笑道：「他們雖不是好人，但我卻是被他們養大的，我若不知道這事也就罷了，現在既已知道，就不能不管，何況……我還想順路去找找那鐵萍姑，她武功雖不錯，但簡直沒出過門，根本不知道世情之險惡，隨時隨地，都會上人家當的。她既然救了我一次，我好歹也要救她一次……」

他做了個鬼臉，笑道：「你要知道，欠女人的帳，那滋味可不是好受的。」

※※※

鐵萍姑也不知是否被那一陣陣油香菜香引過來的，總之，她已走入了這小鎮，而且她也已發覺自己肚子餓得發慌。她在那山洞裡，雖然也吃了些東西，但一個人在餓了兩三天之後，食慾又豈那麼容易就能滿足的。小酒舖的桌子，在燈光下發著油光，十幾隻綠頭蒼蠅，圍著那裝滿滷菜的大盤子飛來飛去。

這種地方，在平時用八人大轎來抬，鐵萍姑都不會走進去的，但現在，她就算爬，也要爬進去。

鐵萍姑現在的樣子，的確不像是個好客人。

她臉上又是灰，又是汗，頭髮亂得像是麻雀窩，衣服更是又髒又破，看來就算不像個剛從監獄裡逃出來的女犯，也像是個大戶人家的逃妾，只可惜她也和世上大多數的人一樣，只看得見別人身上髒，卻看不見自己的。

小店裡只有三個客人，都瞪大了眼睛瞧著她，鐵萍姑卻再也想不到這些人是為什麼在瞧自己。

店伙終於走過去，勉強笑著道：「姑娘來碗麵好麼？小店的陽春麵，一碗足足有半斤。」

鐵萍姑深深吸了口氣，道：「麵，我吃不慣，你給我來一隻栗子燒雞，一碟溜魚片，一碟炸響鈴，半隻火腿去皮蒸一蒸，加點冰糖，一碗笋尖燉冬菇湯……哦，對了，把那邊盤子裡的滷菜，給我切上幾樣來。」

這些菜，在她眼中看來，實在平常得很，她已覺得很委曲自己了，以她現在旺盛的食慾，她簡直可以吃得下一匹馬。

但旁邊三個客人聽她說了一大串，都忍不住笑出聲來，那店伙更是瞪大眼睛，直摸腦袋。

鐵萍姑瞪眼道：「怎麼，你們這店，難道連這幾樣菜都沒有麼？」

那店伙慢吞吞道：「菜是有的，但小店卻還有個規矩！」

鐵萍姑道：「什麼規矩？」

「小店本輕利微，經不得賒欠，所以來照顧的客人，都得先付帳。」

鐵萍姑怔住了。她身上怎麼會帶著銀子，她只知道銀子又髒、又重，她簡直沒有想到銀子會這麼有用。

那店伙計皮笑肉不笑，道：「吃飯是要付帳的，這規矩姑娘難道都不懂麼？」

旁邊那三個客人哈哈大笑，其中一人笑道：「姑娘不如到這邊桌子上來，一齊吃吧，這裡雖沒有栗子燒雞，但鴨頭卻還有半個，將就些也可以下酒了。」

鐵萍姑只希望自己根本沒有生出來，沒有走進這鬼舖子，她只覺坐在這裡固然難受，這樣走出去卻更丟人，簡直不知道該如何是好了。

江玉郎就在這時走了進來，這時候當真選得再妙沒有。

他走到鐵萍姑面前，恭恭敬敬行了個禮，雙手捧上了十幾個黃澄澄的金錠子，陪笑道：「姑丈知道表姐出來得匆忙，也許未及帶銀子，所以先令小弟送些零用來。」

那店伙計立刻怔住了，旁邊三個客人也怔住了。

最發怔的，自然還是鐵萍姑。她自然認得江玉郎就是小魚兒嘴裡的小壞蛋，卻想不通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她只好眼瞧著江玉郎在她身旁坐下來──慕容九就好像是個傀儡，痴痴地笑著，痴痴地隨著他坐下。

※※※

那店伙卻變得可愛極了，彎著腰，陪著笑，送菜送酒，不到片刻，滷菜就擺滿了一桌子。

江玉郎用熱茶將鐵萍姑的筷子洗得乾乾淨淨，陪笑道：「這滷菜倒還新鮮，表姐你就將就吃些吧。」

鐵萍姑突然來了個這麼樣的「表弟」，當真也不知是好氣還是好笑，但江玉郎卻實在太懂得女孩子的心理了，他在鐵萍姑最窘的時候，替她作了面子，鐵萍姑怎能不感激。

飯吃完了，鐵萍姑風風光光的付了帳，心裡也不免開心起來，但剩下來的金子，她卻又不好意思拿了。

她始終沒有和江玉郎說過一句話，現在也沒有理他，就逕自走出去──江小魚既然討厭這個人，這人必定不是好東西。

鐵萍姑在前面走，江玉郎就在後面跟著。

鐵萍姑終於忍不住道：「你還想幹什麼？」

江玉郎陪笑道：「我只是怕姑娘一個人行走不便，所以想為姑娘效效勞而已。」

鐵萍姑道：「我的事，用不著你來費心。」她嘴裡雖這麼說，心卻已有些動了。

只見道路上人來人去，沒有一個人是她認得的，遠處燈火越來越少，更是黑暗得可怕。

她實在不知道該往那裏去──她忽然發覺，一個人若想在這世上自由自在地活著，實在不如她想像中那麼容易。

江玉郎許久沒有發出聲音，他莫非已走了麼？鐵萍姑忽然發覺自己竟怕他走了。

她趕忙回頭，江玉郎還是笑嘻嘻地跟在她身後。

她心裡雖鬆了口氣，嘴裡卻大聲道：「你還跟著我作什麼？」

江玉郎笑道：「天色已不早，姑娘難道不想休息休息麼？」

鐵萍姑咬著嘴唇，她實在累了，但該到什麼地方休息呢？

江玉郎眼睛裡發著光，笑道：「姑娘就算不願在下跟著，至少也得讓在下為姑娘尋家客棧。」

這次，鐵萍姑又說不出拒絕的話了。

但找好客棧後，鐵萍姑立刻慎重地關起門，大聲道：「你現在可以走了，走得越遠越好。」

這次江玉郎居然聽話得很，鐵萍姑等了半晌，沒有聽見他動靜，長長鬆了口氣，倒在床上。

她想著江小魚，想著花無缺，又想著江玉郎……江小魚為什麼會和他是對頭？他的人好像並不太壞嘛。但鐵萍姑實在太累了，她忽然就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一醒來，她立刻又覺得肚子餓得很。

鐵萍姑好幾次想要人送東西來，每次又都忍住，她越想忍，肚子越是餓得忍不住。

突聽店小二在門外陪笑道：「江公子令小人為姑娘送來了早點，姑娘可要現在吃麼？」

吃完了，鐵萍姑終於才發覺自己的模樣有多可怕，她恨不得將桌子上的銅鏡遠遠丟出去，她全身都覺得發癢。

就在這時，店小二又來了。這次他捧來了許多件柔軟而美麗的嶄新衣裳，一套精緻的梳裝用具，高貴的香粉，柔軟的鞋襪。這些東西，鐵萍姑能拒絕麼？

等到鐵萍姑穿上這些衣襪，梳洗乾淨的時候，江玉郎的聲音就出現了。「不知在下可否進來？」

現在，鐵萍姑肚子裡裝著的是人家送來的食物，身上穿著的，是人家送來的衣服鞋襪。她還能不讓他進來麼？

※※※

到了這天中飯時，江玉郎自然還沒有走，鐵萍姑也沒有要他走的意思了，她現在只覺自己實在少不了他。

這自然也是個小客棧，小客棧的小飯廳裡，只有他們兩個人，據江玉郎說：「那位慕容姑娘不舒服，所以沒有起來。」

其實呢，是江玉郎點了她的睡穴，把她捲在棉被裡，她雖然只不過是個傀儡，江玉郎也不願意她來打擾。

小客棧裏自然不會有什麼好菜，但江玉郎還是叫滿了一桌子，還要了兩壺酒，他笑著道：「姑娘若不反對，在下想飲兩杯。」

鐵萍姑也不說話，但等到酒來了，她卻一把奪過酒壺，滿滿倒了一大杯酒，一仰脖子乾了下去。

她只覺得一股又熱又辣的味道，順著她脖子直衝下來，燙得她眼淚都似乎要流出來。她幾時喝過酒的。

江玉郎瞧得肚子裏暗暗好笑，嘴裡卻道：「姑娘若是沒有喝過酒，最好還是莫要喝吧，若是喝醉了……唉。」他裝得滿臉誠懇之色，真的像是生怕鐵萍姑喝醉。

其實他恨不得她馬上就醉得人事不知。

鐵萍姑仰起脖子乾了一杯，江玉郎在旁邊只是唉聲嘆氣，其實卻開心得要死。

三杯酒下肚，鐵萍姑只覺全身又舒服，又暖和，簡直想飛起來。等到喝第四杯酒時，她只覺這「酒」實在是世上最好喝的東西，既不覺得辣，也不覺得苦了。喝到第五杯時，她已將所有的煩惱忘得乾乾淨淨。

這時江玉郎就開始為她倒酒了。江玉郎笑道：「想不到姑娘竟是海量，來，在下再敬姑娘一杯。」

鐵萍姑又乾了一杯，忽然瞪著江玉郎，道：「你究竟是個好人，還是惡人？」

江玉郎微笑道：「姑娘看在下像是個惡人麼？」

鐵萍姑皺眉道：「你實在不像，但……江小魚為什麼說你不是好東西。」

江玉郎苦笑道：「姑娘跟他很熟麼？」

鐵萍姑道：「還好……不太熟。」

江玉郎道：「姑娘以後若是知道他的為人，就會明白了……唉，那位慕容姑娘，若不是他，又怎會變成如此模樣。」

鐵萍姑怔了半晌，又倒了杯酒喝下去。

江玉郎笑道：「此情此景，在下本不該提起此等令人懊惱之事。」

鐵萍姑忽然也吃吃笑了起來道：「不錯，我們該說些開心的事，你有什麼令人開心的事，就快說吧，你說一件，我就喝一杯酒。」

江玉郎是什麼樣的口才，若要他說令人開心的事，三天三夜也說不完，他說了一件又一件。鐵萍姑就喝了一杯又一杯，她一面笑，一面喝。

到後來江玉郎不說她也笑了，再到後來，她笑也笑不出，一個人從椅子上滑下去，爬都爬不起來了。

江玉郎眼睛裡發了光，試探著道：「姑娘還聽得到我說話麼？」鐵萍姑連哼都哼不出了。

江玉郎把她從桌子下拉了起來，只覺她全身已軟得像是沒有一根骨頭，江玉郎要她往東，她就往東，要她往西，她就往西。

突聽一人大笑道：「兄台好高明的手段，在下當真佩服得緊。」

江玉郎一驚，放下鐵萍姑，霍然轉身。只見一高一矮兩個人，已大笑著走了進來。

# 第七十四章 人面獸心

小廳裡的光線黯得很，這一高一矮兩個人，站在灰濛濛的光影裡，竟帶著種說不出的邪氣。

他們長得本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但那神情，那姿態，那雙碧森森的眼睛，就好像本非活在這世上的人！

江玉郎心裏已打了個結，臉上卻不動聲色，微笑道：「兩位說的可是在下麼？」

矮的那人吃吃笑道：「在下也曾見到過不少花叢聖手，風流種子，但若論對付女人的手段，卻簡直沒有人能比得上兄台一半的。」

江玉郎哈哈笑道：「兩位說笑話的本事，倒當真妙極。」

矮的那人陰森森笑道：「現在這位姑娘，已是兄台的手中之物了，眼見兄台立刻便要軟玉溫香抱個滿懷，兄台難道就不願讓我兄弟也開開心麼？」

高的那人冷冷道：「在下只是說，兄台若想真個銷魂，多少也要給我兄弟一些好處，否則……」

江玉郎眼珠子一轉，臉上又露出笑容，道：「兩位難道也想分一杯羹麼？」

矮的那人笑道：「這倒不敢，只是兄台既有了新人，棉被裡那位姑娘，總該讓給我兄弟了吧？」

江玉郎大笑道：「原來兩位知道的還不少。」

高的那人冷冷道：「老實說，自從兄台開始盯上這位姑娘時，一舉一動，我兄弟都瞧得清清楚楚。」

江玉郎大笑道：「妙極妙極，想不到兄台倒是對在下如此有興趣，快請先坐下來，容在下敬兩位一杯。」

高的那人道：「酒，可以打擾，下酒物我兄弟自己隨身帶著。」他竟自袖子裡拎出隻老鼠，放在嘴裡大嚼起來。

江玉郎怔了怔，笑道：「原來閣下乃是和那五位朋友一路的，這就難怪對在下如此清楚了。」

高的那人冷冷道：「在下等除了要請兄台將慕容家的姑娘割愛之外，還要向兄台打聽一件事！」

江玉郎道：「什麼事？」

高的那人目中射出兇光，道：「洞裡的那三個人，究竟是些什麼人？和你又有什麼關係？」

江玉郎展顏笑道：「那三人一個叫軒轅三光，一個叫江小魚，一個叫花無缺。兩位方才既然瞧見了，總該知道他們都是在下的仇人吧？」

那人陰惻惻一笑，道：「很好，好極了。」

江玉郎試探著道：「方才那五位朋友，難道已被他們……」

那人道：「不錯，已被他們殺了！」

江玉郎鬆了口氣，道：「如此說來，在下與兩位正是同仇敵愾，在下理當敬兩位一杯。」

那人道：「很好，兄台喝了這杯酒，就跟我兄弟走吧！」

矮的那人接道：「至於這位姑娘，兄台儘可在路上……哈哈，我兄弟必定為兄台準備輛又舒服，又寬敞的車子。」

江玉郎訝然道：「兩位要在下到那裡去？」

那人笑道：「我兄弟就想請兄台勞駕一趟，隨我兄弟一同回去，好將那三人誘來。」

江玉郎忽然笑道：「兩位意思，在下已全部瞭解，兩位既是想將三人誘去復仇的，豈非也與在下有利，在下又怎會不答應？」

矮的那人大笑道：「兄台果然是個通達事理的人，在下也理當敬兄台一杯。」

高矮兩人舉起酒杯，一飲而盡。

但他們的脖子剛仰起來，酒還沒有喝下喉嚨，江玉郎掌中酒杯已「嗤」的飛出，打在高的那人咽喉上！

那人狂吼一聲，酒全都從鼻子裡噴出，人卻已倒下。

矮的那人剛大吃一驚，還未來得及應變，江玉郎雙掌已閃電般拍出。

他出手雖不如小魚兒，但也是夠狠的了，只聽「波，波」兩聲，矮的那人也隨著倒了下去。

江玉郎拍了拍手，冷笑道：「就憑你們兩人也想將我帶走，你們還差得遠哩！」

只見兩人直挺挺躺在地上，動也不動了，但兩人卻都還沒有死，江玉郎只不過點了他們穴道而已。鐵萍姑又從椅子上滑了下來，在這越來越黯的黃昏裡，她飛紅了的面靨，看來實在比什麼都可愛。於是他高聲喚入了店伙將「兩個喝醉的朋友」送到隔壁房間，和那位「生病的姑娘」躺在一起。雖然這兩人全沒有絲毫喝醉的樣子，但做店小二的大多是聰明人，總知道眼睛什麼時候該睜開，什麼時候該閉起。

※※※

店小二離開有燈的帳房，站在黑暗的小院子裡，他當然並不是有意要來偷聽別人的秘密，但這房間裡假如有什麼微妙的聲音傳出來的話，他當然也不會掩起自己的耳朵的，他並不想做一個君子。

那就像烏龜遇見變故時，將頭縮回殼裡一樣──只要他自己瞧不見，他就覺得安心了。

※※※

這時，鐵萍姑酒已醒了。

她只覺全身都在疼痛，痛得像是要裂開，她的頭也在疼，酒精像是已變成個小鬼，在裏面鋸著她的腦袋。

然後，她忽然發覺在她身旁躺著喘息著的江玉郎。她用盡一切力氣，驚呼出來。她用盡一切力氣，將江玉郎推了下去。

江玉郎伏在地上，卻放聲痛哭起來──應該痛哭的本是別人，但他居然「先下手為強」了。

江玉郎痛哭著道：「我知道我做錯了，我知道我對不起你，只求你原諒我……」

鐵萍姑緊咬著牙齒，全身發抖，道：「我……我恨不得……」

江玉郎道：「你若恨我，就殺了我吧，我……我實在控制不住自己，我也醉了，我們本不該喝酒的。」

他忽然又撲上床去，大哭道：「求你殺了我吧，你殺了我，也許我還好受些。」

鐵萍姑本來的確恨不得殺了他的，但現在……現在她的手竟軟得一絲力氣也沒有，她本來傷心怨恨，滿懷憤怒，但江玉郎竟先哭了起來，哭得又是這麼傷心，她竟不知不覺地沒了主意。

江玉郎從手指縫裡，偷偷瞧著她表情的變化，卻哭得更傷心了，他知道男人的眼淚，有時比女人的還有用。

鐵萍姑終於也伏在床上，放聲痛哭起來。除了哭，她已沒有別的法子。

江玉郎目中露出得意的微笑，但還是痛哭著道：「我做的雖不對，但我的心卻是真誠的，只要你相信我，我會證明給你看，我這一輩子都不會令你失望的。」

他又已觸及了鐵萍姑的身子，鐵萍姑並沒有閃避，這意思江玉郎當然清楚得很。

他忽然緊緊抱著了她，大聲道：「你要麼就原諒我，要麼就殺了我吧……你可以殺死我，但卻不能要我不喜歡你，我死也要喜歡你……」

鐵萍姑還是沒有動，江玉郎知道自己已成功了，他伏在鐵萍姑耳旁，說盡了世上最溫柔，最甜蜜的話，他知道她現在最需要的就是這些。

鐵萍姑哭聲果然微弱下來，她本是孤苦伶仃的人，她本覺得茫然無主，無依無靠，現在卻忽然發覺自己不再孤單了。

江玉郎忍不住得意地笑了，柔聲道：「你不恨我了？」

鐵萍姑鼓起勇氣，露出頭來，咬著嘴唇道：「只要你說的是真的，只要你莫忘記今天的話，我……」

忽然間，一聲悽厲的慘呼，從隔壁屋子裏傳來，這慘呼聲雖然十分短促，但足以令人聽得寒毛悚慄。

※※※

江玉郎以一個人所能達到的最快速度裝束好一切，箭一般竄出屋子，他好像立刻就忘記鐵萍姑了。

江玉郎竄了出去，卻沒有竄入慘呼聲發出的那屋子，卻先將這屋子的三面窗戶都踢開。然後，他燃起盞油燈，從窗戶裏拋進去！

油燈被摔碎在地上，火焰也在地上燃燒起來。

閃動的火光，令這間黯而潮濕的小屋子，顯得更陰森詭秘，他瞧見慕容九還是好好的在棉被裡，不覺鬆了口氣。

但他這口氣沒有真正鬆出來時，他又已發現，那一高一矮兩個人已不見了，他們已變成了兩堆血！

這景象竟使江玉郎也打了個寒噤，卻又安下心。

那危險而殘暴的人，此來若只是為了要殺這兩人的，他又為何反對？又為何要擔心害怕呢？

這時，已有一個人在閃動的火光中出現了。

這人的一張臉，在火光下看來好像是透明的，透明得甚至令人可以看到他慘碧色的骨骼。

他那雙眼睛，更不像人的眼睛，而像某一種殘暴的食人野獸，在餓了幾天幾夜後的模樣。

江玉郎並不是個少見多怪的人，更不容易被人駭住，但他見到這個人時，卻似乎連心跳都已停止！

這人也冷冷地瞪著江玉郎，一字字道：「是你點了這兩人的穴道？」

江玉郎勉強擠出一絲笑容，道：「正是在下，在下本不知要拿他們怎麼辦，閣下此番解決了他們，在下簡直不知該如何感激才好。」

他已發覺這人遠比想像中還要危險得多，所以趕緊拉起交情來。但這人還是冷冷瞪著他，忽然一笑，露出野獸般的雪白牙齒，緩緩道：「我就是他們的主人！他們本是我的奴隸！」

江玉郎倒抽了口涼氣，道：「但你……殺死他們的，並不是我。」

這人忽然自血堆裡拎起了一具屍體，撕開了它的衣服，閃動的火光中，只見那屍體上有十個發著碧光的字：「無牙門下士，可殺不可辱！」

江玉郎幾乎嘔吐出來，失聲道：「這……這是什麼意思，我不懂。」

這人緩緩道：「這兩人既已被你所辱，我只有殺了他們，免得他們再為我丟人現眼。」

江玉郎嘆道：「有時我也殺人的，但我總是要有一個十分好的理由，譬如說……」

在地上燃燒的火焰，突然熄滅了，四下立刻又黑暗得如同墳墓，但這人的眼睛，卻仍在黑暗中閃著碧光。

只聽他冷冷道：「譬如說什麼？」

江玉郎道：「譬如說，當我知道一個人要殺我的時候，我通常會先殺了他。」

他的眼睛也在閃著光，隨時都在準備著出手。

他雖然深信這人不是個好惹的人物，卻也深信自己也並不見得比這人好惹多少。

誰知道這人卻忽然笑了。

他笑的聲音，就像是一隻老鼠在啃木頭似的，令人聽得全身都要起雞皮疙瘩，他大笑著道：「我要殺人時，就不跟他多話的。」

江玉郎訝然道：「你為何不想殺我？」

這人冷冷道：「你若能在七天之內，帶我找到軒轅三光、江小魚和花無缺，你不但現在不會死，而且還會長命得很！」

江玉郎沉吟道：「他們也是我的仇人，你若能殺得了他們，我自然很願意帶你去找他們，只可惜要殺這三個人，並不是件容易事，被他們殺，倒容易得很，你若殺不成他們，反被他們殺死，我豈非也要被你連累。」

這人厲聲道：「你要怎樣才相信我能殺得了他們？」

江玉郎道：「這就要看你有什麼法子能令我相信了。」

這人冷笑道：「我何止有一千種法子可以令你相信，你若想見識見識無牙門下的神功，我不妨先讓你瞧一種……」

他似乎揮了揮手，便有一種碧森森的火焰，飛射而出，射在牆上，這火焰光芒並不強烈，射在牆上，立刻便熄滅，也根本沒有燃燒。

但火焰一閃後，這人已到了院子裏。

他根本沒有從窗戶掠出，卻又是怎麼樣出來的呢？江玉郎一驚之下，忽然發現牆上已多了個大洞。

江玉郎這才嚇呆了，這人的輕功雖驚人，倒沒有嚇著他，但這種雖不燃燒，卻能毀滅一切的火焰，他實在連見都沒有見過。

這人已到了他身旁，閃動的目光，已固定在他身上，一字字道：「你還想見識別的麼！」

突聽一人也狂笑著道：「無牙門下的神功，我看來卻算不得什麼！」狂笑聲中，已有條人影如流星急墜！

# 第七十五章 南天大俠

這人的身形也不算十分高大，但看來卻魁偉如同山嶽！

那無牙門下似也被他氣勢所懾，倒退三步，厲聲道：「是誰敢對無牙門下如此無禮？」

「冀人燕南天！」這五個字就像流星，能照亮整個大地！

只聽燕南天喝道：「你是魏無牙的什麼人？他現在那裡？」

那人膽雖已怯，卻仍狂笑道：「你用不著去找家師，無牙門下的四大弟子，每一個都早已想找燕南天較量較量了，不想我魏白衣運氣竟比別人好……」

江玉郎忽然怒喝道：「你是什麼東西，竟敢對燕大俠如此無禮！」

喝聲中，他竟已撲了過去，閃電般向魏白衣擊出三掌，這三掌清妙靈動，竟是武當正宗！

武當掌法也正是當時武林中最流行的掌法，江玉郎偷偷練好了這種掌法當然沒安什麼好心。

他三掌全力擊出，竟已深得武當掌法之精萃。

魏白衣狂笑道：「你也敢來和我動手！」

他只道三招兩式，已可將江玉郎打發回去，卻不知道江玉郎雖是個懦夫，卻絕不是笨蛋。

他實在低估了江玉郎的武功。驟然間，他被江玉郎搶得先機，竟無法扭轉劣勢。

江玉郎知道燕南天絕不會看他吃虧的，有燕南天在旁邊掠陣，他還怕什麼，他膽氣越壯，出手更急。魏白衣武功雖然詭秘狠毒，竟也奈何不得他。

突見魏白衣身形的溜溜旋轉起來，四五道碧森森的火焰，忽然暴射而出！卻看不出是往那裡射出來的！

燕南天暴喝一聲，一股掌風捲了出去，捲開了江玉郎的身形，震散了碧森森的火焰，也將魏白衣震得踉蹌後退。

這時喝聲已變為長嘯，長嘯聲中，燕南天身形已如大鵬般凌空盤旋飛舞，魏白衣抬頭望去，心膽皆喪，他再想躲時，那裡還能躲得了。他狂吼著噴出一口鮮血，仰天倒了下去！

燕南天一把拎起他衣襟，厲聲道：「魏無牙在那裡？」

魏白衣睜開眼來，瞧了瞧燕南天，獰笑道：「無牙門下士，可殺不可辱………」

這次他開口說話時，嘴裡已有一股腥臭的慘碧色濃液流出，等他說完了這要命的十個字，他便再也說不出一字來了。

燕南天放下了他，長嘆道：「想不到魏無牙門下，又多了這些狠毒瘋狂的弟子………」

他忽然轉向江玉郎，展顏笑道：「但你………你可是武當門下。」

江玉郎這時才定過神來，立刻躬身陪笑道：「武當門下弟子江玉郎，參見燕老前輩。」

燕南天扶起了他，大笑道：「好，好，正派門下有你這樣的後起之秀，他們就算再多收幾個瘋子，我也用不著發愁了。」

江玉郎神情更恭謹，躬身道：「但今日若非前輩恰巧趕來，弟子那裡還有命在。」

他說「恰巧」兩字時，心裡不知有多愉快，燕南天若是早來一步，再多聽到他兩句話，他此刻只怕也要和魏白衣並排躺在地上了。

燕南天笑道：「這實在巧得很，我若非約好個小朋友在此相見，也不會到這裡來的。」

他拍著江玉郎肩頭，大聲笑道：「他叫花無缺，你近年若常在江湖走動，就該聽見過這個名字。」

江玉郎神色不變，微笑道：「晚輩下山並沒有多久，對江湖俠蹤，還生疏得很。」

他一直留意著，直到此刻為止，鐵萍姑竟仍無動靜，這使他暗中鬆了一口氣，接著又道：「弟子方才來到時，那魏白衣要對一位慕容姑娘下手，這位姑娘此刻還躺在屋裡，前輩是否要去瞧瞧？」

燕南天動容道：「慕容姑娘？……莫非是慕容家的人？」他嘴裡說著話，人已掠進屋去。

慕容九自然還在棉被裏躺著。

屋子裏黑暗，但燕南天只瞧了兩眼，便道：「這孩子是被他點著啞穴了，這穴道雖非要穴，但因下手太重，而且已點了她至少有六、七個時辰。」

江玉郎失聲道：「已有六七個時辰了麼？如此說來，這位姑娘元氣必然要虧損很大了。」

燕南天沉聲道：「不錯，她氣血俱已受損甚巨，我此刻若驟然解開她穴道，她只怕就要等三個月才能恢復過來。」

江玉郎道：「那………那怎麼辦呢？」

燕南天道：「我行功為她活血時，最忌有人打擾，若是中斷下來，她非但受損更大，我也難免要吃些虧的，但有你在旁守護著，我就用不著擔心了。」

江玉郎賠笑道：「前輩只管放心，弟子雖無能，如此小事自信還不致有了差錯。」

燕南天大笑道：「我若不放心你，還會冒這個險麼？……紫髯老道的徒弟，我再不放心還能放心誰？」

於是他盤膝坐在床上，雙掌按上慕容九的後背，屋子裡雖然還是很暗，卻也能看出他神情之凝重。

江玉郎站在他身後，嘴角不禁泛起一絲獰笑。

※※※

鐵萍姑為什麼直到此刻還沒有動靜？只因她早已走了。江玉郎的甜言蜜語，雖然平息了她的憤怒，卻令她自己感覺得更羞辱，她清醒過來時，只覺得自己好像被自己出賣了。

她恨自己，為什麼不殺了江玉郎，她恨自己為什麼下不了手，她知道方才既未下手，便永遠再也不能下手。

她恨自己，為什麼如此輕易地就被人奪去了一生中最珍貴的東西，而自己卻偏偏又好像愛上了這可惡的強盜。

鐵萍姑一口氣衝了出去。這客棧本就在小鎮的邊緣，掠出了這小鎮，大地顯得更黑暗，她瞧不見路途，也辨不出方向。

忽然間，黑暗中有兩條人影走了過來，這兩條人影幾乎是同樣大小，同樣高矮，就像是一個模子裡鑄出來的。

他們遠遠就停了下來，鐵萍姑自然看不清他們的身形面貌，但在如此寂靜的深夜裡，縱然是輕輕的語聲，聽來也十分清晰。

只聽其中一人道：「江小魚，你真的不願見他麼？」

「江小魚」這三個字傳到鐵萍姑耳朵裡，她幾乎忍不住要飛奔過去，投入他的懷抱。

但她知道自己現在沒有資格再投入別人的懷抱了。她只有咬緊牙關，拼命忍住。

微風中果然傳來了江小魚的語聲！他笑著道：「你又說錯了，我不是不願見他，只不過是『現在』不願見他。」

花無缺道：「你怎麼知道他一定會阻攔你？也許……」

小魚兒道：「當然他也許會讓我去的，但我卻不願冒這個險，這件事我既已決定要做，就非做不可！」

花無缺道：「但你既已陪我來到這裏……」

小魚兒道：「燕大俠會在什麼地方等你？」

花無缺點了點頭，道：「就在前面小鎮上的一家客棧裡，這小鎮只有一家客棧，我絕不會找錯地方的。」

聽到這裡，鐵萍姑的心又跳了起來……江玉郎此刻還在那客棧裏，而他們也要到那客棧去。

她雖然恨江玉郎恨得要死，但一聽到江玉郎有了危險，她就忘了一切，莫名其妙地對他關心起來。

只聽小魚兒緩緩道：「我本來想要你陪我到龜山去的，但我知道你，既然約了別人，就決不會失信，是麼？」

花無缺默然半晌，道：「你我今日一別，就不知……」他驟然頓住語聲，也不再願再說下去。

小魚兒重重一捏他肩膀，低聲道：「無論如何，你我總有再見的時候……」他話未說完，已大步走了出去。

花無缺想了想，也追了過去，道：「現在時候還早，我也送你一程。」

鐵萍姑眼瞧著兩條人影漸漸去遠，她身子顫抖著，咬著牙，突又跳起來，向那客棧飛奔回去。

※※※

只見窗子是開著的，窗裏窗外，地上倒著三個人的屍身。一條陌生的大漢，正在為床上的一位姑娘推拿運氣。

江玉郎眼睛裏閃動著奇異的光，嘴角帶著殘酷的笑，正盯著那大漢的的背，緩緩抬起了手！

鐵萍姑衝到窗子前，也未弄清這裏究竟是怎麼回事，便脫口道：「江玉郎，你……」

「江玉郎」這三個字一出口，燕南天已霍然轉過來，面上已變了顏色──但他已遲了！

江玉郎的手掌，已重重擊在他後心上！

燕南天狂吼一聲，一口鮮血噴出！灑滿了慕容九纖細的身子，江玉郎也被這一聲狂吼驚得踉蹌後退，退到了牆角。

只見燕南天鬚髮皆張，目眥盡裂，嘶聲喝道：「鼠輩，我救了你性命，你竟敢暗算於我！」

江玉郎駭得腿都軟了，身子貼著牆角往下滑，「噗」地跌在地上，竟連爬都沒有力氣爬起來。

燕南天緊握著雙拳，一步步走過去，喝道：「你究竟是什麼人？為何要暗算我？說！」

江玉郎那裏還敢抬頭望他，卻偷偷去瞧窗外的鐵萍姑，眼睛裡再也沒有奪人的神采，有的只是乞憐之意。

鐵萍姑瞧見江玉郎竟以如此毒辣的殺手暗算別人，又驚，又怒，但她瞧見這雙乞憐的目光，心卻又軟了。

她也不知怎地，迷迷糊糊就掠了進去，迷迷糊糊的擊出了一掌──又是一聲狂吼，燕南天終於倒了下去！

江玉郎大喜躍起，笑喝道：「你要知道我是誰麼？好！我告訴你，我就是江南大俠的少爺江玉郎！什麼武當弟子，在我眼中簡直不值一個屁！」

燕南天一驚，一怔，終於緩緩闔起眼簾，縱聲狂笑道：「好！好！某家縱橫天下，想不到今日竟死在你這賤奴的鼠子手上！」

江玉郎獰笑道：「你既出言不遜，少爺我就要令你在死前還要多受些罪了！」

鐵萍姑一直呆呆地望著自己的手，此刻突然用這隻手拉住了江玉郎，道：「他現在已經快死了，你何必再下毒手。」

江玉郎笑著去摸她的臉，道：「好，你叫我饒了他，我就饒了他……」

鐵萍姑推開了他的手，道：「花無缺就要來了。」

江玉郎臉上笑容立刻全都不見，失聲道：「你已瞧見了他？」

鐵萍姑咬了咬嘴唇，道：「還有江小魚！」

江玉郎再不說話，拉起鐵萍姑就走，走出門，又回來，從床上扛起慕容九──只要是對他有利的東西，他永遠都不會放棄的。

他們居然很容易地就走出了這小鎮，然後，江玉郎忽然問道：「你說你見到了花無缺，你怎會認得他？」

鐵萍姑目光凝注著遠方，默然許久，終於一字字緩緩道：「只因我也是移花宮門下……」

※※※

小魚兒和花無缺在路上慢慢走著，夜色很濃，很靜，他們甚至可以聽到大地沉默的呼吸。突然，遠處傳來了一聲狂吼！

小魚兒和花無缺驟然停下腳步。兩人都沒有說一個字，就向吼聲傳來處撲了回去。

只見那家客棧門口，有個人伏在門楣上嘔吐──這正是客棧的主人，他眼睛瞧著，耳朵聽著一連串殘酷的，冷血的謀殺在他店裡發生，但卻完全沒有法子，只有嘔吐，似乎想吐出心裡的難受與羞侮。

小魚兒和花無缺還是沒有說話，只交換了個眼色，便齊地撲入那客棧中。在那間有燈的屋子裡看到倒臥在血泊中的燕南天！

這就像一座山突然倒塌在他們面前，這就像大地突然在他們眼前裂開。他們立刻像石頭般怔住！

燕南天掙扎著，睜開了眼睛。他逐漸僵硬的臉上，綻開一絲苦澀的笑，道：「你……你們來了……很好……很好……」

花無缺終於撲過去，跪下，嘶聲道：「晚輩來遲了一步！」

燕南天悽然笑道：「我死前能見到你們，死也無憾了！」

小魚兒早已自血泊中抱起了他，大聲道：「你不會死的，沒有人能殺得死你！」

花無缺竟大叫起來，道：「是誰下的毒手？是誰？」

燕南天道：「江玉郎！」

花無缺長長吸了口氣，一字字道：「我一定要殺了他，為你復仇！」

燕南天又笑了笑，轉向小魚兒。

小魚兒也始終在凝注著他，此刻忽然大聲道：「用不著他去殺江玉郎，江玉郎是我的，無論前輩你是什麼人，我都會不顧一切，為前輩復仇的！」

花無缺又怔住了，失聲道：「無論前輩是什麼人？……前輩不是燕大俠是誰？」

「燕南天」卻已大笑起來。他笑得雖然很痛苦，額上已笑出了黃豆般大的汗珠，但他仍笑個不停，他瞧著小魚兒笑道：「我自以為能瞞過了所有的人，誰知終於還是沒有瞞過你。」

花無缺又叫了起來，道：「前輩難道竟不是燕南天燕大俠？」

「燕南天」道：「燕南天只是我平生第一好友……」

花無缺失聲道：「那麼前輩你……？」

「燕南天」道：「我姓路。」

小魚兒道：「路仲遠？前輩莫非是『南天大俠』路仲遠！」

路仲遠微笑道：「你聽過我的名字？」

小魚兒嘆道：「弟子五歲時便聽過前輩的俠名了，那『血手』杜殺，雖然幾乎死在前輩手中，但對前輩卻始終佩服得很。」

花無缺道：「但……但路大俠為何要冒燕大俠之名呢？」

路仲遠道：「只……只因燕……」

他呼吸已更急促，氣力已更微弱，此刻連說話都顯得痛苦得很。

小魚兒道：「此事我已猜出一二，不如由我替路大俠來說吧，若是我說的不錯，前輩就點點頭，若是我說錯了，前輩不妨再自己說。」

路仲遠目中露出讚許之色，微笑點頭道：「好！」

小魚兒想了想道：「燕大俠自『惡人谷』逃出後，神智雖已漸漸清醒，但武功一時還不能完全恢復，是麼？」

路仲遠點點頭。

小魚兒道：「他出谷之後，便找到了路大俠，是麼？」

路仲遠道：「不錯。」

小魚兒道：「在一路上，他已發現江湖中有大亂將生，只恨自己無力阻止，於是他便想求路大俠助他一臂之力，是麼？」

路仲遠道：「是。」

小魚兒道：「他又生怕自己武功失傳，是以一見路大俠，便將武功秘訣相贈。」

路仲遠不等他說完，已搖頭掙扎著道：「我十多年之前，曾受挫於魏無牙之手，那時我才發覺自己武功之不足，是以洗手歸隱……」他面上又露出痛苦之色。

小魚兒立刻接下去道：「是以這次燕大俠求前輩重出，前輩便生怕自己武功仍有不足，便要燕大俠將自己的武功秘訣相授，是麼？」

路仲遠含笑點了點頭。

小魚兒道：「路大俠就為了這緣故，又不願掠人之美，所以此番重出江湖，便借了燕大俠的名號。」

他笑著接道：「以路大俠的身份地位，自然不願用燕南天的武功，來增加『南天大俠』的聲名，不知弟子猜得可對麼？」

路仲遠含笑道：「除此之外，還有一點。」

小魚兒又想了想，道：「莫非是燕大俠算定自己一離開『惡人谷』後，『惡人谷』的惡人便要傾巢而出，他更怕這些人在江湖中為非作歹，知道這些人唯有『燕南天』三個字才能震懾得住，所以便求前輩暫時冒充一番。」

路仲遠用盡一切力量，忍著痛苦問道：「你果然是個聰明人，但……但我……我自信不但已學會了燕南天的武功，而且還請萬春流將我的面容改變了許多，對於燕南天的音容笑貌，我自信也學得不差，我實在不懂怎麼會被你瞧破了？」

「前輩一見著我時，本該立刻提起萬春流的，但前輩卻似完全忘記了這個人，是以那時我已開始懷疑了。而且前輩的神情，卻仍和十餘年前傳說中的燕大俠完全一樣，這不但已超出人情之常，而且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他悽然接道：「因為我深知燕大俠在那十幾年裡所忍受的痛苦，在經過那種痛苦後，沒有人還能保持不變的！」

路仲遠也不禁悽然道：「不錯，燕南天的……的確已改變了許多。」他語聲微弱得幾乎連小魚兒都聽不清了。

他心裡還有句話未曾說出──他若是真的燕南天，又怎認不出今日的江別鶴就是昔年的江琴！

但他既然答應了江別鶴，就只有保守這秘密。

小魚兒長長嘆了口氣，道：「現在我只求前輩告訴我，燕大俠，燕伯父，現在究竟是在那裡？」路仲遠沒有回答，他已再次閉起眼睛。

# 第七十六章 無牙門下

現在，「南天大俠」路仲遠已安葬了，在這清涼的小鎮上，安葬的儀式雖然是不可避免地十分簡單，但卻也是十分隆重的。

小魚兒和花無缺，沉重地肅立在路仲遠的墓前，以一杯濁酒，弔祭這一代大俠的英魂。

暮色蒼茫，大地蕭索，秋，像是已極深了，直到夜幕垂下，星光升起，他們才黯然離去。

花無缺仰天唏噓，嘆道：「盜寇未除，江湖未寧，路大俠實在死得太早了些……他甚至連燕大俠的下落，卻未及說出，便含恨而歿。」

小魚兒苦笑道：「也許是因為他不願任何人去打擾燕大俠的安寧，也許是……燕大俠早已仙去，他不願說出來，令我傷心。」

花無缺黯然道：「但願我今生能見到燕大俠一面，否則…」

小魚兒忽然挺起胸來，大聲道：「你當然還能見著他，他當然不會死的，他還沒有見到我揚名天下，他又怎能放心一死！」

花無缺凝目瞧著他，展顏一笑，道：「不錯，燕大俠若是不願死時，誰也無法要他死，甚至閻王老子也不能例外，我終有一日，能見著他的。」

小魚兒仰天笑道：「說得好，你說話的口氣，簡直和我差不多了，再過七十五天，就算我死了，你也可以替我活下去。」

花無缺神情驟然又沉重了下來，他沉默許久，忽然道：「現在你就要趕去龜山？」

小魚兒道：「咱們一齊去，我保證讓你瞧一齣又緊張，又熱鬧的好戲。」

花無缺垂下了頭，道：「可惜我不能陪你去了。」

小魚兒怔了半晌，大聲道：「咱們已只剩下七十五天了，你竟不願陪著我？」

花無缺望著遠方的星光，緩緩道：「我這件事若是做成，你我就不止可以做七十五天的朋友。」

小魚兒凝注了他半晌，大聲道：「你莫非想回移花宮？」

花無缺嘆道：「我只是想去問清楚，她們為何定要我殺死你。」

小魚兒大笑道：「你以為她們會告訴你？」

花無缺默然良久，淡淡一笑，道：「江小魚，難道你已被命運屈服了麼？」

小魚兒一驚，大笑道：「好，你去吧，無論如何，你我總還有一次見面的時候，這已足夠令人想起就開心了！」

※※※

在這裏，花開得正盛，菊花，牡丹，薔薇，梅，桃，蘭，曼陀羅，夜來香，鬱金香……

這些本不該在同一個地方開放，更不該在同一個時候開放的花，此刻卻全都在這裡開放了。

這裡本是深山，絕嶺，本該瀰漫著陰黯的雲霧，寒冷的風，但在這裡，陽光如黃金般灑在花朵上，氣候更溫柔得永遠像是春天。

無論任何人到了這裡，都會被這一片花海迷醉，忘記了紅塵中的困擾，更忘記了危險，忘記了一切。但這裡都正是天下最神秘，最危險的地方！這裡就是移花宮！

但這時，卻有個少女，正不顧一切要爬上來。

她穿的本是件雪白的衣裳，但現在卻已染滿了泥污和血跡，她容貌本是美麗的，但現在卻已憔悴得可怕。

無論任何人都可看出，她是花了多大的代價，忍受了多大的痛苦，才能到這神秘的地方來的。

到了這裡，她整個人都已崩潰，她嘴唇已乾裂，肚子已發酸，已站不起來，她只有爬。

她爬，也要爬上來。自山下爬上來的少女，正是鐵心蘭！

她當然也知道「移花宮」的神秘與危險，但她不顧一切也要來，為的也只是要向移花宮主問一句話：「為什麼定要花無缺殺死江小魚？」

現在，她瞧見了這一片燦爛的花海，心裡不覺長長鬆了口氣，無論如何，所有的痛苦都已過去了！她暈了過去，她以為自己永遠再也不會醒了……。

※※※

醒來時，她發覺自己是安靜地躺在一張柔軟而帶著香氣的床上，陽光已不見，燈光卻似比陽光更輝煌。她閉起眼睛，等她再張開時，她就瞧見了花無缺。

花無缺也正在溫柔地望著她，在這輝煌的光線裡，他看來更如神話中的王子，那麼英俊，那麼灑脫，那麼高不可攀。

鐵心蘭呻吟一聲，道：「花無缺，你真的是花無缺麼？」

花無缺溫柔地笑了笑，柔聲道：「是我，我就站在你身畔，你用不著害怕了！」

鐵心蘭突又掙扎著要爬起來，嘶聲道：「求求你，帶我去見移花宮的宮主好麼？我不顧一切來到這裡，為的只是想求她見我一面。」

花無缺苦笑道：「我回來，也是想求見她老人家的，只可惜，她們都早已不在宮裡了。」

鐵心蘭倒在床上，失聲道：「她們都出去了？」

花無缺道：「兩位宮主全都離宮而出，這本是很少有的事。」

鐵心蘭悽然道：「我的運氣為什麼總是這麼壞，我……我……」她語聲哽咽，用絲被蒙住了頭，再也說不下去。

花無缺呆了半晌緩緩道：「我想……我是知道你來意的，我也正是為了同一件事，想回來問她老人家，想不到她們離宮都已有許久了。」

鐵心蘭在被裏輕輕啜泣，忽又問道：「這些日子裏，你是否已見過他？」

用不著說出名字，別人也知道她說的「他」是誰。

花無缺柔聲笑道：「他現在很好，你用不著為他擔心。」

他雖然盡力想裝得平淡，但笑容中仍不免有些苦澀之意。

鐵心蘭終於自被裏伸出了頭，吶吶道：「你可知道，他現在在那裏？」

花無缺努力想笑得愉快些，柔聲道：「我知道，只要你身子康復，我就可以帶你去找他。」

鐵心蘭凝注著他，眼淚又不覺流下面頰，顫聲道：「你……你為什麼永遠對我這麼好，你……你……」

忽然間，屋外傳來了一陣奇異的聲音，這聲音既不尖銳，也不悽厲，卻令人聽得忍不住要為之毛骨悚然。

這聲音驟聽如同鐵鋸鋸木，再聽又如蠶食桑葉，仔細一聽，又如刀劍相磨，簡直令任何人聽得都要牙癢腳軟。接著，就聽得少女們的驚呼聲。

花無缺也微微變了顏色，道：「我出去瞧瞧。」

他深知移花宮門下，縱然大多是少女，卻絕沒有一個會大驚小怪的，能令她們驚呼出聲來，事情絕不簡單。

鐵心蘭摸了摸身上已穿得甚是整齊，也跳下了床，道：「我跟你一齊去。」

兩人趕出去，只見少女們都躲在宮簷下，一個個竟都嚇得花容失色，有的甚至連身子都發起抖來。再見那一片花海中，正有無數個東西在竄動。

鐵心蘭失聲道：「老鼠！那裡來的這麼多老鼠！」

※※※

果然是老鼠！

成千成百個簡直有貓那麼大的老鼠，正在花叢中往來流竄，啃著花枝，吞食著珍貴的花朵。

移花宮門下雖然都有絕技在身，怎奈全都是女子，老虎她們是不怕的，但見了這許多老鼠，腿都不禁軟了。

花無缺一步竄了出去，變色喝道：「來的可是魏無牙門下？」

四下寂靜無聲，也瞧不見人影，這一片也不知費了多少心血才培養成的花海，轉眼間已是狼籍不堪，花無缺既驚且怒，但面對著這麼多老鼠，他也沒法子了。

在移花宮中，他既不能用火燒，也不能用水淹，若是要去趕，這些老鼠根本就不怕人。他再也想不到名震天下的「移花宮」，竟拿這一群動物中最無用，最卑鄙的老鼠無法可施。

這時黑暗中才傳來一陣狂笑聲。

一個尖銳的語聲狂笑著道：「只可惜移花宮主不在家，否則讓她們親眼瞧見這些寶貝鮮花進了咱們老鼠的肚子，她們只怕連血都要吐出來了。」

花無缺此刻神情反而鎮定了下來，既不再驚慌，也不動怒，就好像連一隻老鼠都沒有瞧見似的。

他臉上帶著微笑，緩緩道：「無牙門下的高足既已來了，何不出來相見？」

只聽黑暗中那人大笑道：「這小子倒沉得住氣，你可知道他是誰麼？」

花無缺還是身形不動，淡淡道：「在下花無缺，正也是移花宮門下！」

那人道：「花無缺，我好像聽見過這名字。」

話聲未了，那黑暗的角落裡，突然閃起了一片陰森森的碧光，碧光閃動，漸漸現出了兩條人影。

這兩人俱是枯瘦頎長，宛如竹竿，兩人一個穿著青衣，一個穿著黃袍，臉上卻都是碧油油的像是戴了層面具。但不知怎地，卻令人一見就要起雞皮疙瘩，一見就要作嘔。

那青衣人碧森森的目光上上下下瞧了花無缺幾眼，陰陰笑道：「閣下居然知道我兄弟是無牙門下，見識已不能算不廣，所以你這麼年輕就要死，我實在不免要替你可惜。」

黃衣人笑道：「他叫魏青衣，我叫魏黃衣，我們本不想殺你，怎奈家師此番復出，第一個要毀的就是移花宮，我們也沒法子。」

少女們聽到這說不出有多醜惡的笑聲，瞧見被老鼠圍在中間的兩個人，竟無一人敢出手的。

只見魏青衣肩頭微微一動，花無缺身形立刻沖天飛起，接著，立刻便有一絲碧光自魏青衣掌中飛出！

但這時花無缺身形早已撲了過去，碧光過處，一個少女已慘呼著倒地，花無缺卻不回頭，雙掌已擊向魏青衣頭頂！

魏青衣再也想不到他來得竟如此快，腳步倒錯，平平一掌撩了上去，魏黃衣亦自斜斜一掌擊出。

誰知花無缺這凌空一掌，竟也是虛勢，掌到中途，他手肘突然縮了回來，不去接魏青衣的一掌，反而空空劃了個圈子。

魏青衣只覺掌勢突然脫力，就在這舊力落空，新力未生的剎那間，另一股奇異的力量已將他掌勢引得往外一偏，也不知怎的，擊出這一掌，竟迎上魏黃衣斜斜擊過來的一掌！

「拍」的一聲，雙掌相接，接著又是「喀嚓」一聲，魏青衣這已脫了力的一條手掌，竟生生被魏黃衣震斷了！

花無缺竟以出其不意的速度，冒險的攻勢。妙絕天下的「移花接玉」神功一著便佔了上風！

一掌接過，魏青衣，魏黃衣兩人俱是大驚失色。

魏黃衣雖未受傷，但見到自己竟傷了同伴，驚慌更甚，一腳踩在老鼠堆上，鼠群一慌，四下奔出。

只見花無缺一招得手，竟又含笑站在那裏，並未跟著搶攻，只因他方才一招便已試出這兩人的功力，實是非同小可，他自知僥倖得手，絕不貪功急進，他還要等著這兩人再次上鈎。

這時鼠群已散佈開來，再次往四方流竄。

鐵心蘭突然咬了咬牙，自窗框上拆下段木頭，咬著牙奔出去，舉手一棍，將一隻老鼠打得血肉橫飛。

本來往四下流竄的老鼠，此刻竟都向鐵心蘭圍了過來，鐵心蘭心已發寒，手已發軟，但仍咬著牙不退縮。

躲在宮簷下的少女們，終於有一個奔出來──只要有一個出來，別的人也就會跟著出來了。她們只要打死一隻老鼠，膽子也就壯了。

十幾個又嬌柔，又美麗的少女，流著汗，喘著氣，忘記了一切，全心全意地在和一群老鼠拼命！鼠群終於敗了，大多被打死，少數已逃得不見蹤影。

少女們瞧著地上狼籍的鼠屍，又瞧著自己的手，她們幾乎不相信這些老鼠真是她們打死的。這簡直就好像做了一場噩夢！

然後，她們有的拋下棍子開始嘔吐，有的卻瘋狂般大叫大笑起來，也有的擁抱起別人，放聲痛哭。

這些情況，都是「移花宮」絕不會發生的，但現在卻發生了，只因她們經過這一番惡戰後，已不知不覺地放鬆了自己。

※※※

只有鐵心蘭，她停下了手，立刻就去找花無缺！

花無缺竟已不見了！

魏青衣，魏黃衣也已不見了！

鐵心蘭踉蹌地四下搜尋著，心裡又是驚慌，又是害怕，她方才專心對付老鼠，竟忘了瞧一瞧這邊的戰況！

花無缺的武功雖高，但這兩人既敢闖到移花宮來，又豈是弱者，花無缺以一敵二，未必真是他們的對手。

鐵心蘭幾乎要急瘋了，忽然間，她發覺殘花叢中，似躺著一個人的屍身。

只見他右臂已齊肘而斷，胸前有個血淋淋的大洞，一張陰森森碧綠的臉上，也已被人打腫了。

這模樣也不知有多麼猙獰可怕，鐵心蘭那裡還敢再看！她趕緊移開目光，不覺瞧見了魏青衣的一隻左手。

只見他這隻鬼爪般的手掌食、中兩指上，竟帶著兩粒血淋淋的眼珠子！顯然是被他自眼眶中生生挖出來的。

她眼淚不覺已奪眶而出！

忽然間，她聽得有一陣沉重而急促的，像是負傷野獸般的呼吸聲，自一片山崖下傳了上來。

她立刻撲了過去！只見一個人滿面流血，雙臂箕張，喘息著蹲在一株樹下，一雙眼睛，已變成了兩個血洞！

但這人也不是花無缺，而是魏黃衣！他顯然是在「移花接玉」的奇妙功夫下，被他自己的同伴挖去了眼珠！

# 第七十七章 萍水相逢

鐵心蘭見那滿面流血的人不是花無缺，雖然鬆了口氣，但瞧見這比豺狼更兇悍的人，瞧見這殘酷而詭秘的情況，身子仍不禁發起抖來。

幸好她立刻又瞧見了花無缺！花無缺此刻正遠遠站在魏黃衣對面的另一株樹下。

他全身每一根神經，每一塊肌肉，都在緊張著，一雙眼睛，更瞬也不瞬地瞪著魏黃衣的一雙手！

兩個人雖然全都站著不動，但這情況卻比什麼都要緊張，就連遠在山崖上的鐵心蘭，也已緊張得透不過氣來。

突聽魏黃衣一聲狂吼，向花無缺撲了過去！他雖然已經沒有眼睛可看，但還有耳朵可聽！

這一撲不但勢道之威猛無可比擬，而且方向準確已極！

但就在這剎那間，花無缺左右雙手，各各彈出一粒石子，他自己卻閃電般從魏黃衣脅下竄了出去！

只聽「喀嚓」一聲，花無缺身後的一株比面盆還粗的大樹，已被魏黃衣的身子生生撞斷！他竟還未倒下，一個虎跳，又轉過身來。

他的頭向左右旋轉，嘶聲獰笑道：「花無缺，我知道你在那裡，你逃不了的，今日就是你我，兩人誰也休想活著走，我要和你一齊死在這裏！」

他其實根本不知道花無缺在那裏，花無缺又到了他對面，他的頭卻不自覺地左右轉動。

鐵心蘭瞧著他這樣子，覺得既可怕，又可憐，若不是花無缺此刻猶在險境，她實在不忍心再瞧下去。花無缺也顯然大是不忍，竟忍不住嘆了口氣，黯然道：「我實在不忍和你動手，我勸你還是……」魏黃衣突然跳起來，狂吼道：「我用不著你可憐我，我……我就算找不到你，也用不著你……」他聲音已說不下去，卻開始拼命去捶打自己的胸膛，嘴裡輕哼著，雖不是哭，卻比哭更悽慘十倍。

鐵心蘭瞧得目中竟忍不住流下淚來，魏黃衣就算是世上最惡毒殘暴的人，她也不忍再看見他受這樣的罪。她忍不住嘆道：「你快走吧，我知道花……花公子絕不會阻攔你。」

魏黃衣嘶聲笑道：「走？……你難道不知道無牙門下，可殺不可辱……」

狂笑聲中，他忽然用盡所有的潛力，飛撲而起，向低崖上的鐵心蘭撲了過去，嘶聲獰笑道：「你不該多話的，我雖殺不了花無缺，卻能殺死你！」

鐵心蘭已被他瘋狂的模樣駭呆了，竟不知閃避。

魏黃衣話聲未了，人已撲上低崖，兩條鐵一般的手臂，已挾住了鐵心蘭，瘋狂般大笑道：「我要死，至少也得有一個人陪著我！」

鐵心蘭只覺全身都快要斷了，那張流滿了鮮血的臉，那兩個血淋淋的黑洞，就在她面前，她駭得連驚呼聲都發不出來！

只聽「蹼」的一聲，魏黃衣狂笑聲突然斷絕，兩條手臂也突然鬆了，倒退半步，仰天跌下了低崖。

花無缺已在她面前，鐵心蘭再也忍不住，撲入花無缺懷裡，放聲痛哭起來。

花無缺撫著她的頭髮，黯然道：「我本不忍殺他的，我……」

鐵心蘭痛哭道：「我錯了，我本不該多嘴的，否則你也不必勉強自己來殺一個沒有眼睛的人，我……我為什麼總是會把事情弄得一團糟。」

花無缺柔聲道：「你認為你錯了麼？你只不過是心太軟了，錯，並不在你，你本想將每件事都做好的，你已盡了你的力量了。」

鐵心蘭啜泣著道：「你總是對我這麼好，而我……我……」

花無缺不敢再看她，轉過眼，俯首凝視著低崖下魏黃衣的屍身，長長嘆了口氣，喃喃道：「無牙門下，好厲害的無牙門下，江小魚，你對付得了麼？」

他輕輕一句話，就將話題轉到小魚兒身上。

鐵心蘭果然身子一震，她心裡對花無缺的感激與情意，果然立刻變作了對小魚兒的關心。

花無缺嘆道：「無牙門下的弟子，已如此厲害，何況魏無牙自己？江小魚呀江小魚，我實在難免要替你擔心。」

鐵心蘭再也忍不住失聲問道：「江小魚，他難道已經……」

花無缺這才回過頭，沉聲道：「他此刻只怕已到了龜山，只怕已快見著魏無牙了！」

※※※

第二天，花無缺就帶著鐵心蘭直奔龜山。

他有意無意間，始終和鐵心蘭保持著一段距離，行路時跟在鐵心蘭身後，吃飯時故意找件事做，等鐵心蘭快吃完時再上桌，晚間投宿時，他也不睡在鐵心蘭的鄰室，卻遠遠再去找個房間。

他們的心情都像是很沉重，終日也難得見到笑容。

他們走了兩天，這一日晚間投宿，花無缺很早就回房睡了，但他卻又怎會真的睡得著。

花無缺凝注著飄搖的燭光，心裏想到小魚兒，想到鐵心蘭，想到移花宮主，又想到那神秘的「銅先生」。

每個人都在他心裡結成個解不開的死結。他實在不知道自己該如何處理。

只聽門外忽然響起了輕輕的敲門聲。

花無缺只當是店伙來添加水了，隨口道：「門沒有關，進來吧。」

他再也想不到推門進來的竟是鐵心蘭。

燈光下，只見她穿著件雪白的衣服，烏黑的頭髮，長長披落，她的眼睛似乎微微有些腫，眼波看來也就更朦朧。

但她低垂著頭，朦朧的眼波，始終也未抬起。花無缺的心像是忽然被抽緊了。

鐵心蘭垂著頭道：「我……我睡不著，心裡有幾句話，想來對你說。」

「請坐。」他實在不知道該說什麼話，只有說「請坐」這兩個字，卻不知道這兩個字說得又是多麼冷淡，多麼生疏。

她遲疑了許久，像是鼓起了最大的勇氣，才幽幽道：「我知道這些日子來，你故意很冷淡我，很疏遠我。」

花無缺默然半晌，沉重地坐下來，長嘆道：「你要我說真話？」

「遲早總要說的話，為什麼不現在說？」

花無缺自燭台上剝下了一段燭淚，放在手指裡重捏著，就好像在捏他自己的心一樣。

「你知道，人與人之間在一齊接近得久了，就難免要生出感情，尤其是在困苦與患難中。」他一個字一個字地說著，說得是那麼艱苦。

鐵心蘭出神地瞧著他手心裡的燭淚，卻好像他在捏著的是她的心。

「我不是怕你對不起他，而是怕我自己，我……」他咬了咬牙，接著道：「我不忍把你的情感拖入矛盾裏，假如我和你接近得太多，不但我痛苦，你也會痛苦。」

鐵心蘭的頭又垂了下去，目中已流下淚來。

她忽然抬起頭，含淚凝注著花無缺，大聲道：「但我……我是個孤苦的女孩子，我只想把你當做我真的兄長，我希望你能相信我……」

花無缺沒有說話。

鐵心蘭道：「我此刻來只是要告訴你，你不必疏遠我，也不必防範我，只要我們心裏光明坦蕩，就不怕對不起別人，也不必怕別人的想法。」

花無缺終於展顏一笑，道：「我現在才知道你很有勇氣，這勇氣，平常雖看不出，但到了必要時，你卻比任何人都勇敢得多！」

鐵心蘭長長吐了口氣，也展顏笑道：「我把這些話說出來，心裡真的愉快多了，我真想喝杯酒慶祝慶祝。」

花無缺霍然站起，笑道：「我心裡也痛快多了，我也正想喝杯酒慶祝慶祝。」

兩人將心裏蹩著的話都說了出來，就好像突然解開了一重枷鎖。只可惜客棧中已沒有酒菜，於是兩人走上街頭。

※※※

長街上的燈光已疏，店舖也都上起了門板，只有轉角處一個麵攤子的爐火尚未熄，一陣陣牛肉湯的香氣，在晚風中顯得分外濃冽。

鐵心蘭笑道：「坐在這種小麵攤上喝酒，倒也別有風味，卻不知道你嫌不嫌髒？」

花無缺微笑道：「你真的把我看成只肯坐在高樓上喝酒的那種人麼？」

鐵心蘭嫣然一笑，還未走到麵攤子前，已大聲道：「給我們切半斤牛肉，來一斤酒。」

麵攤旁擺著兩張東倒西歪的木桌子，此刻都是空著的，只有一個穿著黑衣服的瘦子，正蹲在麵攤前那張長板凳上喝酒。

朦朦朧朧的熱氣與燈光下，這黑衣人瘦削的臉，看來簡直比那小木櫥裡的滷菜還要乾癟。但是他的一雙眼睛，卻比天上的星光還亮。

他箕踞在板凳上，一面啃著鴨頭，一面喝著酒，神思卻已似飛到遠方。

一個落拓的人，坐在簡陋的麵攤上喝酒，追悼著逝去的青春與歡樂，這本是極普通的情況。鐵心蘭和花無缺也沒有留意他。

他們天南地北的聊著，但後來他們忽然發現，無論他們聊什麼，都好像總和小魚兒有些關係。

花無缺笑道：「如此良宵，有酒有肉，這本已足夠了，但我卻總還覺得缺少了什麼，現在我才知道缺少的是什麼了。」

鐵心蘭垂下了頭，道：「你是說……缺少一個人？」

花無缺嘆道：「沒有他在一齊，你我豈能盡歡？」

鐵心蘭默然半晌，抬頭道：「你想，我們三個人會不會有在一齊喝酒的時候。」

花無缺道：「為什麼不會有？」

他一笑舉杯，道：「來，你我且為江小魚乾一杯。」

「江小魚」，這三個字說出來，那黑衣人突然拋下了鴨頭，放下了酒杯，目光閃電般向他們掃了過去。

鐵心蘭一飲而盡，臉更紅了。她臉上雖有笑容，目中卻似含有淚光，悠悠道：「我若也是個男人，那有多好……」

她抬起頭，忽然發覺一個乾枯瘦削的黑衣人，已走到面前，一雙發亮的眼睛，不停地在他們臉上打轉。

※※※

花無缺和鐵心蘭都怔住了。

這黑衣人上上下下，打量了他們幾眼，忽然向花無缺道：「你就是花無缺？」

花無缺更驚奇道：「正是，閣下……」

黑衣人根本不聽他說話，已轉向鐵心蘭，道：「你就是鐵心蘭！」

鐵心蘭點了點頭，已吃驚得說不出話來。

黑衣人眼睛瞪得更大，道：「你們方才可是為江小魚乾了一杯？」

她知道小魚兒仇人不少，她以為這黑衣人也是來找麻煩的，誰知這黑衣人竟拉過張凳子，坐了下來，道：「好！你們為江小魚乾一杯，我最少要敬你們三杯！」

他竟舉起那酒罈，為他們各各倒了杯酒。鐵心蘭和花無缺望著面前的酒，也不知是喝好，還是不喝好。

黑衣人自己先仰脖子乾了一杯，瞪眼道：「喝呀！你們難道怕酒中有毒不成？」

花無缺還在懷疑著，鐵心蘭已大聲道：「對不起，我們沒有和陌生人喝酒的習慣，你若要敬我們的酒，至少總得先說出你是誰？」

黑衣人道：「你也莫管我是誰，只要知道我是江小魚的朋友就好了。」

鐵心蘭瞪眼瞧了他半晌，道：「好，你既是江小魚的朋友，我就喝了這一杯。」

黑衣人轉向花無缺，道：「你呢？」

花無缺微微一笑，道：「在下喝三杯。」

黑衣人大笑道：「好，你很好，很夠朋友。」

他和花無缺對飲了三杯，又道：「你在這樣的星光下，和這樣的美女坐在一齊喝酒，心裡居然還沒有忘記江小魚，好……好，我再敬你三杯！」

那罈酒已差不多快空了，這黑衣人眼睛雖然清亮，但神情間卻似已有些醉意，再不管別人喝不喝，也不和別人說話，只是自己一杯又一杯地往肚子裡灌，不時仰望著天色，似乎在等人。

他等的是誰？

鐵心蘭凝目瞧著他，忍不住又道：「你真的和江小魚是朋友？」

黑衣人瞪眼道：「江小魚又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人物，我為何要冒認是他朋友？」

他語聲頓了頓，忽然又道：「你們若是瞧見他時，不妨代我向他問好。」

鐵心蘭試探著又道：「我們見著小魚兒時，說你是誰呢？」

黑衣人沉吟道：「你就說是他大哥好了。」

鐵心蘭忽然長身而起，厲聲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黑衣人道：「我不是剛告訴你……」

鐵心蘭冷笑道：「放屁，小魚兒絕不會認別人是他大哥的，你休想騙我。」

黑衣人忽然大笑起來，道：「好，好，你們當真不愧是小魚兒的知己──不錯，我一心想要他叫我一聲大哥，但他卻總是要叫我兄弟。」

鐵心蘭忍不住又道：「喂，我看你像是有什麼心事？是麼？」

黑衣人又瞪起眼睛，道：「心事？我會有什麼心事？」

鐵心蘭道：「你若真將我們當成江小魚的朋友，為何不將心事說出來，也許……也許我們能幫你的忙。」

黑衣人忽然仰天狂笑，道：「幫忙！我難道會要別人幫忙！」他高亢的笑聲中，竟也充滿了悲痛與憤怒。

鐵心蘭還想再問，卻被花無缺以眼色止住了。遠處傳來更鼓聲，已是二更三點。

黑衣人突又頓住笑聲，凝注著花無缺與鐵心蘭，道：「好，你們就每人敬我三杯酒吧，這就算幫了我的忙了。」

※※※

六杯酒下肚，黑衣人仰天笑道：「我本當今夜只有一個人獨自度過，誰知竟遇著了你們，陪我痛飲了一夜，這也算是我人生一大快事了……」

黑衣人霍然站起，像是想說什麼，卻連一個字也沒有說，扭過頭就走。

他走到麵攤子前，把懷裡的東西全都掏了出來，竟有好幾錠金子，有十幾粒珍珠，他隨手拋在麵攤上，道：「這是給你的酒錢，全給你。」

麵攤老闆駭得怔住了，等他想說「謝」時，那黑衣人卻已走得很遠，昏黃的燈光，將他的影子長長拖在地上。

他看來是如此寂寞，如此蕭索。

花無缺緩緩道：「在他臨死前的晚上，他本都以為要獨自度過的，他竟找不到一個朋友來陪他度過最後的一天。」

鐵心蘭失聲道：「臨死的晚上？最後一天？」

花無缺嘆道：「你還瞧不出麼？……」

他忽然頓住語聲，拉著鐵心蘭掠了出去。

那黑衣人腳步踉蹌，本像是走得極慢，但銀光一閃後，他就忽然不見了，竟像是忽然就被夜色吞沒。

※※※

掠過幾重屋脊，花無缺就將鐵心蘭放下，道：「我去追他，你在這裡等著！」

鐵心蘭只有等著。但她的一顆心卻總是靜不下來。

這黑衣人是誰？他為何要死？他和小魚兒……人影一閃，花無缺已到了她面前。

花無缺道：「你跟我來！」

兩人又飛掠過幾重屋脊，鐵心蘭又忍不住問道：「你怎知他已快死了？」

花無缺嘆道：「他隨時在留意著時刻，顯見他今天晚上一定有件要緊的事要去做。」

鐵心蘭道：「這我也發覺了。」

花無缺緩緩道：「但他既是江小魚的朋友，我們又怎能坐視他去送死！」

鐵心蘭咬了咬嘴唇，道：「他輕功已是頂尖好手，就算打不過別人，也該能跑得了的，但卻完全不抱能逃走的希望，他那對頭，豈非可怕得很。」

花無缺沉聲道：「所以你要分外小心，有我在，你千萬不要隨意出手。」

鐵心蘭忽然發現前面不遠的山腳下，有座規模不小的廟宇，氣派看來竟似豪富人家的莊院。

此時此刻，這廟宇的後進，居然還亮著燈火。

鐵心蘭道：「他難道就是到這道觀裏去了。」

花無缺截口道：「他進去時，行動甚為小心，以他的輕功，別人暫時必定難以覺察，所以我就先趕回去找你。」

鐵心蘭放眼望去，只見這道觀裏燈火雖未熄，但卻絕沒有絲毫人聲，更看不出有絲毫兇險之兆。

花無缺皺眉道：「你在這裡等著，我進去看看。」

鐵心蘭卻拉住了他，沉聲道：「我看這其中必定還有些蹊蹺，說不定這也是他和別人串通好的陷阱，故意要將我們誘到這裡來的！」

花無缺淡淡一笑，道：「此人若是真的要誘我入伏，我更要瞧個究竟了。」

他輕輕甩脫鐵心蘭的手，人影一閃，已沒入黑暗中。

鐵心蘭望著他身影消失，苦笑道：「想不到這人的脾氣有時竟也和小魚兒一模一樣。」

※※※

花無缺從黑暗的簷下繞到後院，又發覺這燈火明亮的後院，已不再是廟宇，無論房屋的格式和屋裡的陳設，都已和普通的大戶人家沒什麼兩樣。

最奇怪的是，整個後院裏都聽不見人聲，也瞧不見人影，但在那間精緻的花廳裡，豪華的地氈上，卻橫臥著一隻吊睛白額猛虎。

這花廳看來本還不只這麼大，中間卻以一道長可及地的黃幔，將後面一半隔開，猛虎便橫臥在黃幔前。

這花廳為何要用黃幔隔成兩半？黃幔後又隱藏著什麼秘密？

他自黑暗中悄悄掩過去，這個並非完全因為他膽子特別大，而是因為他深信自己的輕功。

他行動間當然絕不會發出絲毫聲息。誰知就在這時，那彷彿睡著的猛虎，竟突然躍起，一聲虎吼，響澈天地，滿院木葉蕭蕭而落。

# 第七十八章 冤家路窄

花無缺的輕功縱然妙絕天下，怎奈這老虎既不必用眼睛看，也不必用耳朵聽，牠只要用鼻子一嗅，無論什麼人走進這後院，都休想瞞得牠──那黑衣人既然已入了後院，此刻只怕已兇多吉少了。

花無缺一驚之後，又不禁嘆息。

只見滿廳燈火搖動，那猛虎已待撲起，虎威之猛，當真是百獸難及，就連花無缺心裏也不禁暗暗吃驚。

但這時黃幔後卻傳出了一陣柔媚的語聲，輕輕道：「小貓，坐下來，莫要學看家狗的惡模樣嚇壞了客人。」

這猛虎竟真的乖乖走了過去，坐了下來，就像是忽然變成了一隻小貓。

花無缺不覺已瞧得呆住了，卻見黃幔後又伸出一隻晶瑩如玉，柔若無骨的纖纖玉手，輕撫著虎背。

只聽那柔媚入骨的語聲帶著笑道：「足下既然來了，為何不進來坐坐呢？」

花無缺暗忖道：「那黑衣人方才所經歷的，是否正也和我此刻一樣？他是否走進去了？他進去之後，又遭遇到什麼事？」

他斷定那黑衣人既抱著必死之心而來，就絕對不會退縮的，這花廳縱然真是虎穴，他也會闖進去！

想到這裡，花無缺也不再遲疑，大步走了過去！

※※※

他正面帶著微笑，一步步走進去，就好像一個彬彬有禮的客人，來拜訪他的世交似的，黃幔後傳出了銀鈴般的笑聲，道：「好一位翩翩濁世佳公子，不敢請教高姓大名。」

花無缺抱拳一揖，道：「在下花無缺，不知姑娘芳名？」

黃幔後嘻嘻笑道：「徐娘已嫁，怎敢再自居姑娘……賤妾姓白。」

花無缺道：「原來是白夫人。」

白夫人道：「不敢，花公子請坐。」

花無缺竟真的坐了下來，道：「多謝夫人。」

這也是花無缺改不了的脾氣，只要別人客客氣氣地對他，他就算明知道這人要宰了他，也還是會對這人客客氣氣的。

只聽白夫人又笑道：「公子遠來，賤妾竟不能出來一盡地主之誼，盼公子恕罪。」

花無缺道：「能與夫人隔簾而談，在下已覺不勝榮寵。」

白夫人忽然大笑道：「我已經算很客氣的了，不想你竟比我更客氣，咱們這樣客氣下去，我既不好意思問你是為何而來的，你也不好意思說，這些客氣話，不如還是免了吧。」

花無缺微微一笑道：「先禮而後兵，正是君子相爭之道，以在下之見，還是客氣些的好。」

白夫人道：「你我無冤無仇，你甚至連我的面都未見到，你怎知我要和你先禮後兵呢？我並沒有和你『兵』的意思呀。」

花無缺道：「陌生之人，夤夜登堂，夫人縱以干戈相待，固亦理所當然也。」

白夫人嬌笑道：「我雖然不知道你的來意，但看你文質彬彬，一表人材，又是滿腹詩書，出口成章，怎麼看也不像個壞人的樣子，你若像剛才進來的人那付樣子，我縱然不會難為你，但別人卻放不過你了。」

花無缺長長吐了口氣，沉聲道：「多蒙夫人青睞，怎奈在下卻偏偏是為了方才那人而來的。」

白夫人道：「哎喲，你難道和那個鬼鬼祟祟的小黑鬼是朋友？」

花無缺道：「夫人若能將他的下落賜知，在下感激不盡。」

白夫人道：「我就算將他的下落告訴了你，你有這本事救他出去麼？」

花無缺道：「在下在夫人面前，倒也不敢妄自菲薄。」

白夫人大笑道：「好，好個不敢妄自菲薄，既是如此，你就先露一手給我瞧瞧吧，我看你是不是真有能救他出來的本事。」

花無缺微微一笑，道：「如此在下就獻醜了。」

他坐著動也沒有動，但整個人卻突然飛了起來，那張沉重的紫檀大椅，也好像黏在身上了。

白夫人大笑道：「好，有你這樣的本事，難怪你說不敢妄自菲薄了，只恐怕……」

花無缺皺眉道：「只恐怕什麼？」

白夫人又接著道：「我們這裏有兩個客人，卻瞧著那小黑鬼不順眼了，他們也不知道為了什麼，說著說著就打了起來！唉，你那朋友樣子雖然兇，卻又偏偏不是我那兩個朋友的對手。」

花無缺失聲道：「他莫非已遭了別人毒手？」

白夫人道：「你那朋友好像是被我的朋友帶走了，但帶到那裏去了，我可也不知道。」

花無缺不覺呆住了，一時間竟不知該怎麼做才好。

他也摸不清這位白夫人是何等身份，更摸不清她說的話是真是假，何況，他就算明知她說的是假話，也是無可奈何。

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正在發怔。

誰知白夫人卻又忽然「噗哧」一笑，道：「但你也莫要發愁，你若真的要找他，我是可以帶你去的。」

花無缺喜道：「多謝夫人。」

白夫人竟又嘆了口氣，道：「只不過我被人關在這裡，動也不能動，又怎麼能帶你去呢？」

※※※

花無缺瞧著那在纖手撫摸下，馴如家貓的猛虎，吶吶道：「夫人既是此間的主人，此虎又是夫人所養，夫人卻是被誰關在這裡的，在下實在百思不得其解。」

白夫人嘆了口氣道：「這事說來話長，你先掀起這簾子，我再告訴你。」

花無缺遲疑著道：「莫非是個陷阱？」

白夫人道：「你還說自己本事大，竟連這簾子都不敢掀麼？」

花無缺霍然長身而起，一把將那簾子掀了開來。簾子一掀，他更吃驚得說不出活來。

※※※

這花廳前面一半，陳設精雅，堂皇富麗，但被黃幔隔開的後面一半，卻什麼陳設也沒有，滿地都是稻草，只有在角落裡放著隻水槽──這那裡像是人住的地方，簡直像是豬窩、馬廄。

這情況已經夠令人吃驚的了，更令人吃驚的是，這華衣美婦的脖子上，還繫著根鐵鍊，鐵鍊的另一端，深深釘入牆裏。

花無缺也像是被釘子釘在地上了，再也動彈不得。

白夫人瞧著他悽然一笑道：「你現在總該明白我為什麼不能帶你去了吧。」

花無缺暗中嘆了口氣，道：「這……這究竟是誰做的事，是誰……」

白夫人垂下了頭，一字字道：「我的丈夫！」

花無缺幾乎跳了起來失聲道：「你的丈夫？」

白夫人悽然道：「不錯，我的丈夫是天下最會吃醋，最不講理的男人，他總是認為只要他一走，我就會和別的男人勾三搭四。」

花無缺呆望著她，那裏還說得出話來。

白夫人道：「你看我的衣服打扮還不錯，又覺得奇怪，是麼？」

她長嘆著接道：「若有別人瞧了我一眼，他就要將那人殺死，你現在已瞧過我了，你就算不救我出去，他也要找你算帳的。」

花無缺苦笑道：「在下平生最恨的，就是欺負婦人女子的人，莫說在下還有求於夫人，就算沒有此事，在下無論如何也要將夫人救出去的。」

※※※

鐵心蘭伏在黑暗中，等了許久。

忽然間，她聽到一聲驚天動地的虎吼，但虎吼過後，四下又轉於靜寂，什麼動靜都沒有了。這沒有動靜卻比什麼動靜都令鐵心蘭擔心。

她又等了半晌，越等越著急，到後來實在忍不住了，終於自藏身處躍出，她無論如何也想去瞧個究竟。

鐵心蘭縱身躍上了牆頭。她剛躍上牆頭，突然有燈光一閃──那是特製的孔明燈，一道光柱閃電般從她臉上掠過。

接著，黑黝黝的大殿裡，就有一人緩緩笑道：「我當是誰呢，原來是鐵心蘭姑娘。」

鐵心蘭這一驚，幾乎在牆頭上凍結住了，嘶聲道：「你是誰？」

「姑娘走進來瞧瞧，就會認得我是誰的。」

鐵心蘭又驚又疑，那裏敢冒然走進這陰森黝黯的大殿。

那人陰惻惻一笑，接著又道：「姑娘既已來到這裏，還是進來瞧瞧的好。否則，連姑娘的那兩個朋友都走不了，憑姑娘的本事，難道能走得了麼？」

鐵心蘭全身都顫抖了起來！難道連花無缺都已落入別人的陷阱，遭了毒手？

黑暗中那人緩緩道：「石階旁的柱子下，有盞燈，還有個火摺子，姑娘最好點著燈才進來，別人都說我在燈光下看來，是個非常英俊的男人。」

鐵心蘭又在猶疑：「這又是什麼詭計？」

但無論如何，燈光通常都能帶給人一些勇氣，黑暗中危險總比較大──於是她尋著燈，燃起。鐵心蘭緊緊握著燈，一步步走進了大殿。

大殿中那裏有什麼人？巨大的香爐，褪色的黃幔，魁偉而猙獰的神像……燈光又像是忽然黯淡了。

鐵心蘭忍不住打了個寒噤，大聲道：「你究竟是什麼人？為何要躲起來？」

沒有人回答，也瞧不見人影。莫非那木雕的神像，在向一個平凡的女子惡作劇？

鐵心蘭不敢抬頭，卻又忍不住抬起頭。巨大的山神，箕踞在一隻猛虎身上，似乎正在瞧著她獰笑。

鐵心蘭幾乎忍不住要拋下燈，轉身逃出去。銅燈又變得冰冷，她的手已開始發抖。

忽然，神幔後爆發出一陣狂笑聲。

一人大笑道：「鐵心蘭呀鐵心蘭，你的膽子倒當真不小。」這語聲赫然竟似那木塑神發出來的。

但鐵心蘭反自沉住氣了，她也冷笑道：「你既敢請我進來，為何又躲在神像後不敢見我。」

那人大笑道：「女人的膽子，有時倒的確比男人大得多，我本想駭你一跳的，誰知道竟被你瞧破機關了。」

隨著笑聲，一個人緩緩自神像後轉了出來，飄搖的燈光，照著他蒼白的臉，銳利的眸子。他果然是個十分英俊的男人。

※※※

但鐵心蘭瞧見了這個男人，卻比瞧見什麼惡魔都要吃驚。

她失聲而呼，道：「江玉郎，是你！」

江玉郎微笑道：「不錯，是我，我方才跟你開了個玩笑，你受驚了麼？」

鐵心蘭一步步往後退，道：「你……你要怎樣？」

江玉郎卻微笑道：「我們是老朋友了，你看見我還怕什麼？」

鐵心蘭連腳趾都冰冷了，臉上卻勉強擠出一絲微笑，道：「誰說我還在害怕，我也高興得很。」

她嘴裡說著話，腳下還是在往後退，她突然將手裏的燈，往江玉郎臉上摔了過去，飛一般逃出了大殿。

她突然撞入一個人懷裡！

鐵心蘭用不著用眼瞧，已知道這人是誰了，這人穿的衣裳又軟又滑，滑得像一條滿身都是腥涎的毒蛇。

這人的一雙手也是又軟又滑。他竟然輕輕摟住了鐵心蘭，柔聲道：「你為何要逃？你難道怕我？」

鐵心蘭整個人都軟了，整個身子都發起抖來。她竟已沒有力氣伸手去推。

江玉郎輕撫著她肩頭，緩緩道：「告訴我，你怕的究竟是什麼？」

鐵心蘭努力使自己心跳平靜下來。於是她跺著腳道：「我不理你了，你剛剛嚇得我半死，我為什麼要理你！」

她知道自己絕不是江玉郎的敵手，她知道此時此刻，唯有少女的嬌嗔，才是她唯一可用的武器。

江玉郎果然笑了，大笑道：「你真是個可愛的女人，難怪小魚兒和花無缺都要為你迷著了。」

鐵心蘭搶著道：「你以為你自己比不上他們兩人？」

江玉郎瞇著眼道：「你以為我比他們兩個人如何？」

鐵心蘭道：「他們還都是孩子，而你……你卻已經是男人了。」

江玉郎大笑道：「你果然有眼光，只可惜你為何不早讓我知道！」

他將鐵心蘭抱得更緊，鐵心蘭簡直快要吐出來了。

但她卻只是嬌笑道：「你難道是呆子，你難道還要等我告訴你。」

在這微帶涼意的晚風中，在這寂寂靜靜的黑暗裡，懷抱中有個如此溫柔如此美麗的女人……江玉郎縱然厲害，只怕心也軟了吧。

鐵心蘭的聲音更溫柔，緩緩道：「現在，我不妨告訴你，其實我早已……」

她已準備了許久，此刻她雙臂已蓄滿真力，她用盡全身力氣，向江玉郎腰眼上打了過去。

※※※

但她的手剛一動，左右肩頭上的「肩井」穴，已被江玉郎捏住了，她的力氣連半分都使不出來。江玉郎，這惡魔，竟早已看透了她的心思。

她只覺江玉郎的手沿著她背脊滑了下去，沿著背脊又點了她七、八處穴道，她立刻連手指都無法動彈。

但江玉郎的手卻還在她身上不停地動著，嘴裡咯咯笑道：「我知道你已喜歡我了，今天晚上我可不能辜負你的好意。」

他冰冷柔滑的手，已從她衣服裡滑了進去。鐵心蘭全身的肌膚都在他手指下戰慄起來。

這是她處女的禁地，如今竟被這惡毒的男人侵入。她只覺靈魂已飛出了軀殼，心已飛出腔子。

她只想死！從江玉郎嘴裏發出來的熱氣，燻著她耳朵。

只聽江玉郎吃吃笑道：「你不用怕，我會很溫柔地對你，非常非常地溫柔……你立刻就會發覺，小魚兒和花無缺和我比起來，的確還都是孩子。」

鐵心蘭咬著嘴唇，沒有喊出來，她知道此時此刻，呼喊和掙扎非但無用，反而會激起江玉郎的獸性。

她已準備接受這悲慘的命運。她閉起眼睛，眼淚湧泉般流了出來。

※※※

誰知就在這時，江玉郎的手竟然停住不動了，鐵心蘭還未覺察這是怎麼回事時，江玉郎竟已將她推開。

她無力地倒了下去，倒在地上。她立刻便瞧見一個女人。

這女人雪白的衣服，蒼白的臉，眼睛瞬也不瞬地瞪著江玉郎，冷冰的眼睛裏，既沒有憤怒，也沒有悲哀。

江玉郎拍了拍手，強笑道：「這丫頭當我是呆子，居然想騙我，我怎能不給她個教訓。」

那女子還是冷冷地瞪著他，不說話。

「你吃醋了麼？」他笑嘻嘻地去摸她的臉，又道：「你用不著生氣，更用不著吃醋，你知道我心裡真正喜歡的只有你！」

那女子動也不動地被他摸著，就像是塊木頭。

那女子終於開了口。她瞪著江玉郎，一字字道：「不管你是不是騙我，從今以後，我只要看見你再動別的女人一根手指，我就立刻殺了你，然後再死在你面前。」

# 第七十九章 山君夫人

江玉郎吐了吐舌頭，笑道：「你真是會多心，有了你這麼漂亮的老婆，我還會打別人的主意麼？」他摟起鐵萍姑的脖子，在她面頰上親了親。

她垂下頭，眼睛似已有些濕濕的，輕輕接著道：「你知道，你不但是我平生第一個男人，也是我平生第一個對我如此親切的人，無論你這麼做是真是假，只要你永遠這樣對待我，我就已心滿意足了，你就算做別的壞事，我……我……」她咬著嘴唇，再也說不出話來。

鐵心蘭瞧著她，聽到她的話，心裡不禁暗暗嘆道：「這是個多麼寂寞的女人，又是個多麼可憐的女人，她甚至已明知江玉郎對她是假的，假的她竟也接受，她難道已再也不能忍受孤獨…」

鐵心蘭心裏又是難受，又是同情。

※※※

大殿的神座下竟有條秘道。

這條秘道可以通向幾間地室，鐵心蘭就被鐵萍姑送入了一間很舒服的地室裏來了。

她立刻發現，那「黑衣人」早已在這屋子裡了──他整個人軟癱在一張椅子上，顯然也已被人點了穴道。

令鐵心蘭吃驚的是坐在這「黑衣人」對面的少女。

這少女有一雙十分美麗的大眼睛，只可惜這雙本該十分清澈的大眼睛裡，此刻竟充滿迷惘之色。

她呆呆地望著那「黑衣人」，似乎在思索著什麼？那「黑衣人」也在望著她，卻似瞧得痴了。

慕容九怎會也在這裏？鐵心蘭忍不住驚呼出聲來。

江玉郎瞧著他們哈哈大笑道：「這裏也有個你的老朋友，是麼？」

鐵心蘭咬緊牙，總算忍住沒有再罵出來。

江玉郎走到黑蜘蛛身旁大笑道：「蜘蛛兄，又有位朋友來看你了，你為什麼不理人家。」

黑蜘蛛這才像是自夢中醒來，瞧見了鐵心蘭，吃驚道：「你？……你怎地也來了？」

鐵心蘭苦笑道：「我們本來……本來是想來助你一臂之力的。」

江玉郎仰頭狂笑道：「只可惜普天之下，只怕誰也救不了你們！」

鐵心蘭咬牙道：「你莫忘了，還有花公子……」

江玉郎似乎笑得喘不過氣來，大笑著道：「花無缺此刻還等著別人去救他哩。」

※※※

花無缺終於解開了白夫人頸上的鎖鍊。

他長長鬆了口氣，道：「夫人現在可以起來了麼？」

白夫人身子卻已軟軟的倒在稻草上，喘著氣道：「我現在怎麼站得起來？」

花無缺怔了怔，道：「怎會站不起來？」

白夫人嘆了口氣，道：「呆子，你難道看不出來，我現在簡直連一絲力氣都沒有。」

她稱呼竟已從「公子」變為「呆子」了。花無缺只有伸手去扶她的膀子。

但白夫人卻像已癱在地上，他那裏扶得起，若不是他兩條腿站得穩，只怕早已被白夫人拉倒在稻草堆上了。

他只好去扶白夫人的腰肢。

白夫人卻又渾身扭曲起來，哧哧笑道：「癢……癢死我了，原來你也不是好人，故意來逗我。」

花無缺臉又紅了，道：「在下絕非有意。」

白夫人咬著嘴唇，道：「誰知道你是不是有意的！」

花無缺簡直不敢看她的眼睛，扭過頭去道：「夫人再不起來，在下就要……」

他實在沒法子了，簡直連話都不知該怎麼說。

白夫人膩聲道：「呆子，你這麼大一個男人，遇見這麼點小事就沒主意了麼？」

花無缺嘆道：「夫人的意思要在下怎樣？」

「你扶不起我來，難道還抱不起我來麼？」她面泛紅霞，豐滿的胸膛不住起伏……

若是換了江玉郎，此刻不撲上去抱住她才怪，若是換了小魚兒，此刻卻只怕要一個耳光摑過去，再問她是什麼意思了。

但花無缺，天下的女人簡直都是他的剋星。他既不會對任何女人無禮，更不會對她們發脾氣。

他甚至直到此刻，還未覺出這嬌慵無力的女人，實在比旁邊那吊睛白額猛虎還要危險十倍。

花無缺沉默半晌，嘆了口氣，柔聲道：「夫人此刻若真的站不起來，在下就在這裡等等好了。」

白夫人眼波流轉，笑道：「我若是一個時辰都站不起來呢？」

花無缺道：「在下素來很沉得住氣。」

白夫人「噗哧」一笑，道：「我若是三天三夜都站不起來，你難道等三天三夜？」

花無缺居然還是不動氣，微笑道：「在下知道夫人絕不會讓在下等三天三夜的。」

她忽然輕呼一聲，跳起來撲入花無缺懷裏。

花無缺這才吃了一驚，道：「夫人，你……」

「不好，我……我丈夫回來了。」

花無缺也不禁變了顏色，失聲道：「在那裡？」

白夫人全身發抖，道：「在……就在……」

只聽外面一人大吼道：「就在這裡！」

※※※

「砰」的一聲，左邊一扇窗戶，被震得四分五裂，一條大漢從粉碎的窗框間直飛了起來。

他身上穿著件五色斑斕的錦衣，面色黝黑，滿臉虯鬚如鐵，一雙眼睛更是神光炯炯，令人不敢逼視。

花無缺早就想推開白夫人了，但白夫人卻緊緊摟住了他的脖子，死也不肯放鬆，像是已經怕得要命。

那大漢自然已瞧得目眥喝盡裂，怒喝道：「臭婊子，看你做的什麼事？」

他一躍入大廳，那猛虎就搖著尾巴走過去，就好像隻馴服的家犬。但這大漢卻一拳將這重逾數百斤的猛虎打得幾乎飛了起來，撲出去一丈多遠，跳起腳怒罵道：「好個不中用的東西，我要你看著這臭女人，你卻只知道睡懶覺。」

這猛虎竟連半分虎威也沒有了，翻了個身站起來，乖乖的蹲在那裏，瞧那垂頭喪氣的模樣，簡直連隻病貓都不如。

花無缺簡直瞧呆了，忍不住道：「閣下暫且息怒，聽我一言……」

他不說話還好，一說話那大漢更是暴跳如雷，狂吼道：「我聽你什麼？我聽你個屁，老子前腳一走，你們這雙狗男女就不幹好事，老子早就知道這臭婊子是天生的賤貨，竟會看上你這種小兔崽子。」

白夫人卻大聲道：「老實告訴你，我們在一起已經有兩三年了，只要你一出去，我們就親親熱熱的在一起，你又能怎麼樣？」

那大漢仰面狂吼，拼命搥著自己的胸膛，吼道：「氣死我了！」

但花無缺卻比他還要憤怒十倍，嗄聲道：「白……白夫人，我和你無冤無仇，你……你為何要如此？……」

白夫人柔聲道：「好人，你怕什麼？事情反正已到這種地步了，咱們不如索性跟他講個清楚反而好，是麼？」

花無缺氣得手都發起抖來，道：「你……你……」

那大漢厲喝道：「講清楚也沒用，你們這對狗男女若想要老子做睜眼王八，那是在做夢！」

他狂吼著撲過來，一拳擊出！

拳風虎虎，竟將滿廳燈火都震得飄搖不定，花無缺的衣袂，也被他的拳風激得獵獵飛舞！

他實在不想打這場冤枉架，身形一斜，輕輕避了開去！

那大漢更是狂怒，喝道：「好小子，難怪敢偷人家的老婆，原來有兩下子！」

喝聲中又是三拳擊出。花無缺展開身形，連連閃避，能不還手，他實在不想還手。

但這大漢非但拳重力猛，而且招式也十分險峻毒辣，武功之高，竟遠出花無缺意料之外。

花無缺也實在被逼得不能不回手了。他左拳拍出，右手巧妙地劃了半個圓弧。

這正是妙絕天下的「移花接玉」神功。無論是誰，被這種奇異的力量一引，發出的招式，都會反擊到自己身上。

誰知那大漢一聲虎吼，身子硬生生向後一挫，竟將發出去的拳勢，硬生生在半途頓住！

他出拳力道那般猛烈，後防必已大空，此時發出的力道驟然回擊，本是任何人也禁受不住的！

花無缺更未想到這人竟能破得了「移花接玉」神功，除了「燕南天」之外，這只不過是他所遇見的第二個人！

他委實不能不吃驚。這大漢功力之深厚，竟不可思議！

那大漢瞧著他獰笑道：「原來是移花宮出來的，難怪這麼怪了……但你這麼點功夫，又怎能奈何我白山君，叫你師娘來還差不多！」

他拳式再度展出，力道更強，更猛，竟像是真的未將威震天下的「移花接玉」放在眼裡。現在他更不能不還手了。

這白山君的武功，實已激起了他的敵愾之心，他驟然遇見了這麼強的對手，也不免想分個強弱高低！

白夫人在一旁拍手嬌呼道：「對，不要怕他，為了我，你也該和他拼了！」

這呼聲聽在花無缺耳裡，雖然越想越不是滋味，但現在他已好像騎上了虎背，下都下不來了。

他簡直猜不透這白夫人打的究竟是什麼主意！白山君拳勢越來越兇猛。

他每一招，每一拳擊出，彷彿都已拼盡了全力，再也沒有餘力可使了，但他第二拳發出，力道卻又和頭一拳同樣兇猛。

但花無缺身形如驚鴻，如遊龍，滿廳飄舞，白山君拳勢雖猛，空自激得他衣袂飛舞，卻還是將他無可奈何。

白夫人嬌笑道：「好人，我真還未看出你有這麼好的功夫，有你這樣的情郎，我還怕什麼？你趕緊宰了這老傢伙，我們就可以安安穩穩地做一對永遠夫妻了。」

她越說越不像話，花無缺既不能封住她的嘴，又沒法子不聽，縱然定力不錯，卻也難免為之分心。那白山君的拳式，卻又根本容不得他稍有分心。

白夫人忽然失聲驚呼道：「哎喲，小心他下一著虎爪抓心！」呼聲中，白山君果然虎吼一聲一爪抓來。

這一招也未見得特別厲害，花無缺向後微一錯步，就避開了，心裡倒不覺有些奇怪，不知道白夫人為何要突然驚呼起來。

他知道這其中必定是有花樣的。

但這時卻已沒有時間來讓他想了，他腳步剛往後一退，左右雙膝的腿彎裡，已各各中了一枚暗器。

他直到身子倒下，還不知道這暗器竟是白夫人發出來的，白夫人卻已撲過來，摟住了白山君的脖子，嬌喘著道：「我本來以為已愛上了別人，但你們一打起來，我才知道真正愛的還是你，我寧可將天下的男人都殺光，也不能看別人動你一根手指。」

花無缺嘆了口氣，閉上眼睛，心裡直發苦：「唉。女人……」

他現在才懂得小魚兒為什麼會對女人那麼頭疼了。

※※※

只聽白山君狂笑起來，笑聲越來越近，終於到了他身旁，他眼睛閉得更緊，既不想說，也不想聽，更不想看。

白山君卻狂笑道：「你現在總該知道咱老婆的厲害了吧？誰若沾上她，不倒霉才怪，你年紀輕輕，不像個呆子，怎地偏偏做出這種事來？」

花無缺咬緊牙關，也不想辯駁。白山君卻一把拎起他衣領，拖起就走。

只覺白山君竟將他放到一張短榻上，又對他翻了個身，面朝下，接著，竟將他的褲子脫了下來。

花無缺駭極大呼道：「你……你想幹什麼？」他拚命仰起頭，張開眼睛。

只見白山君笑嘻嘻地站在短榻旁，面上絕沒有絲毫惡意，手裡拿著一塊黑黝黝的馬蹄鐵，緩緩道：「我那老婆暗器之歹毒，昔年連燕南天聽了都有些頭疼，你兩條腿各中一枚，我若不用這吸鐵星將它吸出來，你這輩子就休想走路了。」

花無缺又驚又疑，道：「你……你為何要救我？」

白山君忽又大笑起來，道：「你以為我真相信我老婆的話麼？」

這時他已自花無缺腿彎裏吸出了兩根細如牛毛的小針，針雖小，但釘在花無缺腿裏時，他全身竟連一絲力氣都沒有，連手指都動彈不得。

此刻針被吸去，花無缺立刻就奇蹟般恢復了力氣，翻身一掠而起，眼睜睜望著白山君，道：「你既不信她的話，方才為何……為何要那般惱怒？」

他簡直好像墜入五里霧中，再也摸不著頭緒。

白山君拍了拍他肩頭，笑道：「小伙子，我知道你也被弄糊塗了，好生坐下來聽我說吧。」

花無缺苦笑道：「在下倒的確想請教請教。」

白山君竟也嘆了口氣，竟也苦笑道：「你可知道，世上有一種奇怪的人，別人若是愛她敬她，她就覺得痛苦，若是百般凌辱虐待於她，她反而會覺得舒服快樂。」

花無缺既覺驚奇，又忍不住覺得有些好笑，道：「世上真有這樣的人？」

白山君苦笑道：「自然是有的，我老婆就是其中的一個。」

「她……她怎會這樣子的？」

白山君嘆道：「據說她從小就是如此，非但從小就喜歡別人虐待她，而且她自己還要虐待自己，到了老年時，這脾氣更是變本加厲，竟連普通居室都耽不下去，非要將住處佈置成馬廄一般，而且還要我用鐵鍊鎖住她。」

花無缺嘆道：「原來這竟是她自願如此的，在下本還以為是……」

白山君道：「我雖然知道她這毛病，但有時還是不忍下手，也不願意動手，所以她就時常會故意激怒我，為的就是想讓我揍她。」

花無缺嘆道：「今日之事，想來也必定就是為了這原故了。」

白山君道：「她年華逐漸老去，總以為我會對她日久生厭，移情別戀，所以時常又會故意令我嫉妒！……」

「其實白夫人那些做作全都是多餘的，閣下愛妻之心，自始至終，從來也未曾改變過，是麼？」

白山君仰首大笑道：「不錯，我只顧了她的歡喜，卻令朋友你吃了個大虧，此事實在是我夫妻之錯，是打是罰，但憑朋友你吩咐如何！」

花無缺整了整衣裳，微笑道：「實不相瞞，在下本來對此事也委實有些惱怒，但聽了閣下這番話，卻非但對閣下的處境甚是同情，對閣下如此深摯的伉儷之情，更是十分相敬，何況，在下本已作了賢伉儷的階下囚，本只有任憑閣下處治的。」

他語聲忽然頓住，只因他剛走了兩步，忽又發現自己雖然已可行動無礙，但一口氣到了腰上便再也無法提起。

花無缺緩緩道：「閣下又何苦要在我腰畔暗施手腳？」

白山君像是吃了一驚，失聲道：「真的麼？那想必是我方才為你拔針時，一不小心，又將那『游絲針』插入你腰畔什麼穴道裏去了。」

花無缺悠悠道：「就在『笑腰穴』下。」

白山君像是著急得很，搓著手道：「若在『笑腰穴』附近，那就麻煩了，我實在不敢胡亂替你拔針，否則若是又一不小心，令那游絲針竄入你『笑腰穴』裏，便是神仙也救不了的，只有眼看著你狂笑三日，笑死為止。」

花無缺默然半晌，道：「既是如此，在下只有告辭，去另外設法了。」

白山君嘆道：「你現在若是隨意走動，那游絲針也會跟你氣血而動，竄入你笑腰穴裏，你縱然十分小心，也走不出七十步的。」

花無缺停下腳步，緩緩轉過身，靜靜地凝注著他，良久良久，才長長嘆了口氣，苦笑著搖頭道：「賢夫婦的行徑，的確令人難解得很，尊夫人不願為人，卻願做馬，這且不去說她，而閣下……」

白山君凝注著他，過了很久，才緩緩道：「你真的直到此刻還不知道我是誰？」

花無缺道：「在下見識一向不廣。」

白山君笑道：「不錯，移花宮門下，自然不會留意江湖俠蹤……但『十二星象』這名字，你難道也從未聽人說過？」

花無缺恍然失聲道：「不錯，虎為『山君』，難怪閣下不但以虎自命，還蓄虎為奴，馬為『虎妻』，難怪尊夫人不願為人願做馬了。」

白山君大笑道：「你此刻既然已知道我是誰，便該知道『十二星象』中人，與『移花宮』乃是死敵，你既已落入我手中，難道不害怕麼？」

花無缺神色不動，淡淡道：「閣下若要動手，方才便不必救我，閣下方才既然救了我，想必是有求於我，閣下既然有求於我，我難道還會害怕麼？」

白山君又自大笑起來，他笑著笑著忽又沉下臉，沉聲道：「不錯，我的確有求於你，只要你說出『移花接玉』這功夫的秘密，我不但立刻放了你，而且你若有所求，我必也件件應允。」

花無缺忽也笑了起來，道：「閣下若以為『移花接玉』的秘密，如此容易便可得到，閣下就未免會大大失望了。」

白山君變色道：「你難道敢不說？」

花無缺悠然道：「世上令人開口的法子有很多，有的以生死相脅，有的以酷刑逼供，有的以財色相誘，閣下不妨都試試看，看是否能令在下開口。」

白山君默然半晌，忽又一笑，道：「我既然無法可想，也不願白費氣力，看來只有一走了之。你願意留下，就留下，願意走就走，我也管不了你了。不過你萬一要找我時，只要大叫一聲，我就會來的。」他竟然真的說走就走，話未說完，已揚長而去。

這一著又出了花無缺意料之外，一時間竟有些不知所措，只見白山君剛走出門，又回過頭來，笑道：「但你也莫要忘記，千萬莫要走出七十步，否則大笑而死的滋味，可實在比什麼死法都要難受得多。」

# 第八十章 義無反顧

花無缺眼見著白山君從這扇門裏走出去，他本來也可以跟著走出去的，但他卻只怔在那裏，動彈不得。

他知道白山君的話絕不是故意嚇唬他，他雖然還可以走出去，卻也不願以性命來作賭注，賭自己是否能走出七十步。

就在這時，忽聽一聲虎吼。

廳房中窗戶本是緊閉著的，但一聲虎吼過後，腥風突起，燈火搖搖欲滅，滿堂桌椅，也似將隨風而倒！

花無缺不由得聳然色變，猛虎已入了廳堂。

這平陽之虎，竟又已恢復了森林之王的威勢，虎步雖慢，但每一步都似乎帶著千鈞之力。

只可惜他此刻連真氣都不能提起，簡直可說是手無縛雞之力，何況搏虎？猛虎，既已長驅而入，他只有一步步往後退。

那猛虎已逼到他面前，虎尾已如旗杆般聳起，接著而來的是一撲，一掀，一剪，又豈是此刻的花無缺所能抵擋？

花無缺額上冷汗已滾滾落下！眼見他此刻若不向白山君呼救，便難免要被虎爪撕裂，一飽虎吻。

他雖不願死，將性命看得十分珍貴，但像他這麼樣的人，卻又怎甘心向別人呼救呢？又是一聲虎吼，几上花瓶震落，「噹」的摔成粉碎！

※※※

江玉郎已狂笑著走了出去。鐵心蘭聽著他得意的笑聲，手腳俱已冰冷。

她知道江玉郎心腸雖毒，膽子卻小，若非有十分的把握能制住花無缺，他此刻絕不會這麼得意，這麼放心！

眼淚，已一連串從她眼睛裡流了出來。

突聽黑蜘蛛冷笑道：「到底是女人，死，又有什麼大不了，何必哭得如此傷心！」

鐵心蘭咬著嘴唇，道：「你……你以為我是在為自己傷心？」

黑蜘蛛忽然瞪起眼睛，道：「你難道是為了那姓花的？」

鐵心蘭垂下了頭，黑蜘蛛大聲道：「若是小魚兒死了，你也會如此傷心？」

鐵心蘭霍然抬起頭，瞧了他半晌，悽然一笑道：「他若死了，你以為我還能活得下去麼？」

「既然如此，你為何又要為別人傷心？……一個女人只能為一個男人傷心，別的男人是死是活，她都不該放在心上。」

鐵心蘭長長嘆息了一聲，黯然道：「我的心事，你不會懂的，永遠都不會懂的，任何人都不會懂的。」

鐵心蘭轉目去瞧慕容九──慕容九仍然痴痴地站在那裏，連手指都沒有動過，就像是永遠也不會動了。

鐵心蘭悽然一笑道：「你自己豈非也是為了救人而來的？」

黑蜘蛛大喊道：「不錯，我是為了救她而來的！但我是心甘情願地為她而死，除了她之外，別的女人就算死在我面前，我也未必會伸一伸手的！」

鐵心蘭凝注著他幽幽道：「但你無論對她多麼好，多麼真情，她也不會知道的。」

黑蜘蛛怒目瞪著她，一字字道：「我告訴你，我對她好，用不著她知道，也用不著她同樣來對我好，我愛她就是愛她。絕沒有任何條件！」

鐵心蘭顫聲道：「就算她以後不愛你，甚至根本不理你，還是要愛她？」

黑蜘蛛大聲道：「不錯，我愛她，並不是為了要她嫁給我，只要她能好好的活著，我死了也沒有什麼關係。」

鐵心蘭默然半晌，目中又流下淚來，黯然道：「一個女人一生中，若能得到這樣的情感，她死了也沒有什麼關係了，她已可心滿意足……」

她抬起頭，忽然發現慕容九此刻竟也已淚流滿面。

鐵心蘭又驚又喜，大聲道：「你已能聽得懂我們的話？你已能懂得他的意思了麼？」

慕容九目中雖有淚珠不停地流下來，但目光仍是一片痴迷，黑蜘蛛面上本已泛起了興奮喜悅的光芒，此刻光芒又已黯淡。

鐵心蘭柔聲道：「你用不著難受，她現在神智雖仍痴迷不醒，但你的真情，顯然已感動了她，只要你的心不變，總有一天，她會完全領受的。」

突聽一人咯咯笑道：「總有一天？……嘿嘿，只怕這一天永遠也不會來了。」

江玉郎竟又搖搖擺擺走了進來。

鐵心蘭吃驚道：「你還想來幹什麼？」

江玉郎笑嘻嘻道：「我自然是來看你的。」他搖搖擺擺走到鐵心蘭面前，又伸手去摸她的臉。

鐵心蘭駭極大呼道：「你……你莫忘了，那位穿白衣服的姑娘……」

江玉郎大笑道：「我自然不會忘記她，所以我已給她吃了一服安神的藥，現在她已安安穩穩地睡了，你就算喊破喉嚨，她也不會聽到。」

鐵心蘭全身又不覺顫抖起來，大呼道：「只要你碰我一根手指，我就……我就告訴她。」

江玉郎咯咯笑道：「不會，你不會告訴她的，我保證她醒來的時候，你已經不能說話了。」他的手已從她肩頭緩緩滑到胸膛。

鐵心蘭連血都涼了，顫聲道：「求……求求你，不要這樣，求求你殺了我吧。」

江玉郎笑道：「殺你？我現在為何要殺你？江小魚和花無缺的情人，我若不享受享受，我怎對得起他們。」

他大笑著將鐵心蘭抱了起來，獰笑著又道：「老實告訴你，我不惜一切，也要得到你，倒也不是真的看上了你，我只不過是因為花無缺和江小魚……」

鐵心蘭已聽不到他的話，她已暈了過去。

黑蜘蛛雖然將牙齒咬得吱吱作響，卻也只有眼見江玉郎抱著她走出門，眼看著她就要被人蹂躪……

※※※

猛虎作勢欲撲，花無缺已眼見要喪生虎爪。

就在這時，他忽然發現身旁掛著的一幅畫，竟然緊緊貼在牆上，下面的畫軸，也緊嵌在牆裏。

花無缺已無暇思索，伸手將畫軸一旋一扳，整幅畫便突然陷入，現出了一重門戶，他立刻閃身而入。

又是一聲震天動地的虎吼。但花無缺已將這秘密的門戶闔起。

花無缺雖也想瞧瞧門裡的情況，卻又實在不敢妄自多走一步──他每走一步，下一步就可能是致命的一步！

但這時門裡竟有顫抖的呼聲傳了出來：「求求你，不要這樣，求求你殺了我吧！」

這赫然竟是鐵心蘭的呼聲。

花無缺熱血衝上頭頂，再也不顧一切，大步走了過去！

※※※

江玉郎揚揚得意，剛想將鐵心蘭抱出門，忽然發現一個人站在門口，擋住了他的去路。

燈光照著這人蒼白、憤怒而英俊的臉，竟是花無缺！白山君和白夫人卻蹤影不見！

江玉郎就像是挨了一鞭子，立刻踉蹌後退了幾步。

花無缺怒目瞧著他，此刻只要還有一絲真氣能提得上來，花無缺也不能再容這陰毒卑鄙的小人再活在世上。

幸好江玉郎也不知道他已無力傷人，縱然再借給江玉郎一個膽子，也萬萬不敢向他動手的。

花無缺只有在暗中嘆了口氣，緩緩道：「你還不放下她？」

江玉郎滿臉陪笑已恭恭敬敬將鐵心蘭放在椅子上。

花無缺道：「我也不願傷你，你……快走吧！」

江玉郎如蒙大赦，一溜煙逃了出去，嘴裡猶自陪著笑道：「小弟遵命……小弟遵命！」

黑蜘蛛忍不住狂吼一聲，道：「姓花的，你這是什麼意思？這樣的人，你為何不宰了他？」

花無缺苦笑道：「殺之既污手，放了也罷。」

他生怕江玉郎還在偷聽！自然不肯說出真正的原因。

黑蜘蛛怒道：「你怕沾污了你那雙寶貴的手，我卻不怕，你快解開我的穴道，我去找他算帳。」

花無缺怔了怔，他現在又怎有力量為別人解開穴道？他只有裝作沒聽見。

黑蜘蛛大怒道：「你難道也不願沾著我？我難道也會弄髒你的手？」

花無缺只有垂著頭，向鐵心蘭走過去，又走了十幾步，才走到身旁，他只覺這段路簡直長得可怕。

黑蜘蛛冷笑道：「好，很好，原來你竟是這樣的人，我們真看錯了你！像你這樣的人手指若沾著我，我反倒會作嘔。」

花無缺暗中嘆了口氣，無話可說。

他平生從未被人如此辱罵，此刻卻只有忍受，只因他此刻若是說出真象，萬一被江玉郎聽見，大家便誰都休想活得成了──江玉郎此刻唯一畏懼的就是他，而他對江玉郎，又何嘗不是步步提防。

這時鐵心蘭悠悠醒轉。

她一眼瞧見了花無缺，淚眼中立刻發出了光，喜極而呼道：「你來了！你果然來了，我就知道沒有人能傷得了你，我早已知道你一定會來救我們的。」

黑蜘蛛冷笑道：「我若要這種人來救我，倒不如死了還好。」

鐵心蘭大奇道：「你……你為何要對他這樣說話？」

突聽一人道：「花公子現在自顧尚不暇，那有力氣救你們，你們難道還瞧不出來麼？你們又何苦逼他？」

狂笑聲中，江玉郎又大搖大擺走了進來。花無缺竟眼睜睜瞧著他走進來，一句話也說不出。

鐵心蘭簡直駭呆了，嘶聲道：「這……這是真的麼？」

花無缺長長嘆了口氣，緩緩道：「江玉郎，我不願殺你，你難道真要來自尋死路？」

江玉郎大笑道：「不錯，我就是要來自尋死路，我現在就要將鐵姑娘抱走，死在她身上。」

他嘴裡雖說得狂，但心裡多少還是對花無缺有些畏懼，繞過了他，才敢走近鐵心蘭身旁，一把抱了起來。

鐵心蘭大驚呼道：「你……你敢……」

江玉郎瞧見花無缺還未出手，膽子更大了，大聲笑道：「我為何不敢？難道我們的花公子還敢對我怎樣！」

他抱著鐵心蘭，一步步退著往外走，眼睛還是瞪著花無缺。

花無缺汗如雨下！

他現在已走了五六十步，下一步便可能邁入鬼域！

※※※

江玉郎放聲狂笑，道：「花無缺呀，花無缺？你為什麼不過來？你那一身自命天下無敵的武功，到那裡去了？你難道真要眼看著我將你的情人抱上床麼？」

他已退到門口，卻故意停了下來。

花無缺全身都顫抖起來，死，固然可怕，更可怕的是，他知道自己若是死了，鐵心蘭悲慘的命運還是無法改變！

江玉郎的手，又襲上鐵心蘭的胸膛，奸笑道：「你瞧，這是多麼軟的胸膛，多麼嫩的皮膚，這處女的身子，本來是完全屬於你的，現在，卻完全歸我了，我要怎麼樣享受，就可以怎麼樣享受！」

花無缺忽然一步步走了過去！

他就算明知必死，他就算明知救不了鐵心蘭，但他也不能眼見著鐵心蘭被人如此侮辱！

江玉郎笑聲忽然頓住了。

他瞧著花無缺已鐵青得可怕的臉，吃驚道：「你……你敢過來？」

花無缺深深吸了口氣，道：「放下她！」

江玉郎目光閃動，忽然發現花無缺的臉色雖沉重，但腳步卻是輕飄飄的，像是一個完全不會武功的人走路的樣子。

江玉郎立即又放聲狂笑起來，大笑道：「花無缺，你嚇不了我的！我早已看出，你已被白山君夫妻所傷，武功連一分都使不出來了，是麼？」

花無缺咬著牙不說話，還是一步步往前走！

他自然知道江玉郎說的不假，也知道自己正在步入死路，但他現在已只有死路一條，別無選擇的餘地！

江玉郎厲聲喝道：「好小子，你真有種！但你若敢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宰了你！」

花無缺暗中嘆了口氣，又往前走了一步。他忽然發覺死亡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可怕！

鐵心蘭忍不住嘶聲大呼道：「花無缺，求求你，莫要過來吧，我……我沒有關係，我對你更沒有什麼好處，你何必將我放在心上。」

江玉郎獰笑道：「你莫忘記，一個人是只有一條命的！」

花無缺緩緩道：「不錯，生命的確可貴，他絕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交換……」

他微微一笑，接著道：「所以，我若要為一個人而死，也絕不需要你有交換條件，她是否對我好，她是否愛我，都沒有什麼關係。」

鐵心蘭已痛哭失聲，再也說不出話來。

黑蜘蛛終於忍不住大喝道：「一條好漢子！我黑蜘蛛平生從未向人低頭，但對你……我方才錯怪了你，現在鄭重向你致歉，你……你好生去吧！」

花無缺微笑道：「多謝。」

他又往前走出一步！江玉郎似乎也已被他這種不顧一切的勇氣嚇呆了，他再也沒有想到花無缺竟也會和小魚兒一樣，必要時竟真的會拚命！生命，在別人看來固然是珍貴無比，但在他們眼中，竟似看得輕淡得很。

# 第八十一章 生死兩難

江玉郎見花無缺緩緩向自己走來，終於獰笑道：「好，你既然要死，我就索性成全了你吧！殺個把人，想來也不會妨礙我享受的興致的！」

他掌心已扣著一把暗器，正待發出去！

誰知就在這時，突見花無缺身子劇烈的顫抖，如被針刺，接著，竟放聲狂笑了起來！

笑聲有如瘋狂，江玉郎更想不到溫文爾雅的花無缺，也會發出這瘋狂般的笑聲，忍不住失聲道：「你瘋了麼？」

花無缺逼出最後一步時，突覺一根針刺入了他全身最脆弱、最柔軟的地方，一陣奇異的滋味，又痛又癢，直鑽入心裏。

他竟突然忍不住瘋狂的大笑起來，竟再也遏制不住，但那股被隔斷了的真氣，卻驟然為之暢通！

江玉郎又驚又奇，滿把銀針，暴雨般撒出！

花無缺狂笑叱道：「你……你敢！」

叱聲中舉手劃了個圓圈，漫天暗器，突然如泥牛入海，無聲無息的一齊消失，也不知到那裡去了。

黑蜘蛛動容道：「好一著移花接玉！」

江玉郎嚇得面如土色，大聲驚呼道：「你方才難道是在裝模作樣？」

花無缺道：「不錯……哈哈……還不放下她來！」

江玉郎顫聲道：「我……我放下她，你就放了我？」

花無缺大笑道：「放……放……」

江玉郎知道他一言既出，重逾千斤，再也不敢嚕嗦了，放下鐵心蘭轉身就跑，一霎眼便無蹤無影！

花無缺不斷地狂笑著，心裏卻已涼透！白山君的話，竟果然不是假的！

花無缺緊咬著牙，卻也止不住笑聲，他只有暫時不去想這件事，俯身拍開了鐵心蘭的穴道。

鐵心蘭瞪大了眼睛訝然道：「你將我們都騙過了，害我們為你著急，你就覺得很好笑麼？」

花無缺知道鐵心蘭又誤會了，卻又不能解釋，到了這種時候，他還怕鐵心蘭知道真象後，會為他傷心。

他只有轉過身，先拍開黑蜘蛛的穴道。

黑蜘蛛也大怒喝道：「你覺得這玩笑開得很好笑麼？」

花無缺暗中嘆了口氣，又有誰能瞧見他心裡的痛苦！別人只能瞧見他好像在得意地大笑著，他拉起鐵心蘭狂奔而出。

黑蜘蛛到底江湖歷練較豐，終於也發現有些不對，皺著眉想了想，忽又發現慕容九在呆望著他。

他立刻拋開一切心事，也拉起慕容九奔了出去！

※※※

鐵心蘭是從這條地道進來，自然知道密室的出口。

他們乘著黑暗的夜色，奔入曠野，滿天星群漸隱，山麓下林木沉寂，花無缺的笑聲聽來也就更刺耳。

鐵心蘭又忍不住道：「你可以不笑了麼？」

花無缺的心已快碎了，幾乎忍不住要將真象說出來。

但他忽又想到，與其要讓鐵心蘭等著看他的慘死之況，倒不如還是被她永遠誤會下去的好。他反正已快死了，又何必還要叫別人傷心。

鐵心蘭跺了跺腳，道：「你……你再要這樣笑下去我就走了！」

花無缺暗中嘆了口氣，嘴裏卻大笑道：「你走吧！哈哈……我反正已知道你愛的不是我……哈哈哈，你快走吧！」

鐵心蘭身子一震，顫聲道：「你真要我走？」

花無缺狂笑著道：「是！」

鐵心蘭呆視著他，一步步往後退。花無缺卻已是仰天狂笑，也不瞧她一眼。

鐵心蘭咬一咬牙，跺腳道：「好，我走就走，我……我現在才知道你是這樣的人？」

她轉身狂奔而出，眼淚卻已流落滿面。花無缺還是在不停地狂笑著。

他已明知必死，他眼見著他最珍惜的人離他而去，連他拚命救出來的人，也絲毫不諒解他，但他……還是只有不停的笑，不停地笑……

寂靜黑暗的山林中，充滿了他這淒涼而瘋狂的笑聲，最後一粒孤星，也沉重地落入死灰色的蒼穹裏……

花無缺眼淚終於也忍不住流下面頰。

他從小生長的，便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世界，他從來也不知道流淚是什麼滋味，但現在……他卻在狂笑中落下淚來！

忽然間，鐵心蘭又來到他面前，靜靜地瞧著他。

花無缺趕緊悄悄擦乾了面上淚痕，大笑道：「你又回來做什麼？」

鐵心蘭面上已帶著有恐懼之色，顫聲道：「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花無缺道：「什麼事？……哈哈，我只是覺得你好笑！哈哈哈，你難道連趕都趕不走？」

鐵心蘭道：「我知道你絕不是這樣的人，我不能走！」

花無缺道：「你不走？哈哈，好，我走！」

他還沒有轉過身，鐵心蘭已一把抱住了他，嘶聲道：「告訴我，你……你是不是受了種很奇怪的傷？」

花無缺大笑道：「我怎會受傷？」

鐵心蘭只覺他的手已冷得像冰一樣，大駭道：「你為何不肯說實話？」

花無缺心如刀割，卻還是只有笑，不停地笑。

鐵心蘭又流下淚來，道：「我知道你是為了我，才變成這樣子的，你……」

花無缺狂笑道：「我為了你……哈哈，你還是快去找江小魚，快去快去！」

鐵心蘭嘶聲道：「我不去，我誰也不找，我一定要陪著你，無論誰也不能要我走。」

花無缺道：「江小魚呢？」

鐵心蘭淚如湧泉顫聲道：「小魚兒？……我早已忘記他了。」

花無缺大笑道：「但你還是忘不了他的，哈哈……愛，並不是交換，哈哈哈，你若愛一個人，無論他怎樣對你，你都是愛他的。」

鐵心蘭道：「我……我……」她終於撲倒在地上，放聲痛哭起來。

花無缺仰天笑道：「你還是去找他吧……好生照顧他，知道麼……哈哈……但望你們一輩子過得快快活活……」

他笑聲忽然漸漸遠去！鐵心蘭抬起頭時，花無缺已蹤影不見了。

她知道自己是永遠追不上他的，只有痛哭著嘶聲呼道：「花無缺，你這混帳……你若這樣死了，我能嫁給小魚兒麼？你若這樣死了，我們這一生，又怎麼會再有一天快活？」

她用盡力氣放聲大呼道：「花無缺，花無缺……你回來吧！」

但這時那裏會再有花無缺的回應？只有冷風穿過樹林，發出一聲令人斷腸的嗚咽……

※※※

天亮的時候，花無缺生命就將結束！他知道自己的生命簡直比一隻寒風中的秋蛾還要短促！

但他難道就這樣等死麼？

花無缺本已絕望地坐下來，此刻卻又一躍而起。

他仰天狂笑道：「花無缺呀花無缺，你至少現在還是活著的！你至少還可以用這短促的生命做一番事！你就算要死，也不該死得無聲無嗅！」

天地間響澈了他高亢的笑聲。

他返身又向那山君神廟飛掠了過去。大殿仍然黑暗而陰森。

花無缺一掠而入，飛起一腳，將那山君神像踢了下來，狂笑著道：「白山君，你出來吧！」

花無缺狂笑著提起神案，重重摔在院子裡，大笑道：「白山君，你聽著，我雖然要死了，但我也要將你們這些陰毒的人全都殺死，為世人除害！」

突聽一聲虎吼，那吊睛白額猛虎箭一般竄了進來。

花無缺狂笑著迎上去，身形一避，先讓過這猛虎不可抵擋的一撲之勢，反身一掌，砍在虎頸上！

花無缺身形展動，如遊龍夭矯，那猛虎那裏能沾著他半片衣袂，三撲之後，其勢已竭！

花無缺再拍出一掌，猛虎竟已伏在地上，動彈不得！

後院裡竟也是寂無人影！

花無缺滿腔悲憤，竟是無處發洩，一腳踢開門戶，抓起桌子，遠遠擲出，桌子被摔得粉碎！

但縱然這整個莊院都被他毀去，卻又有何用！

花無缺狂笑大呼道：「白山君！白山君！你在那裏！你為何不肯出來與我一戰！」

他此刻但求一戰，縱然不敵戰死，也是心甘情願的！

花無缺但覺一股熱血直衝上來，隨著狂笑濺出了點點鮮血，有如花瓣般灑滿了他的衣衫。

他只覺自己氣力似已將竭，身子也搖搖欲倒！他那一股怒氣，也似已由盛而衰，由衰而竭。

花無缺忽然發現，此刻只希望有個人在他身旁，無論是誰都沒有關係，他實在不願意寂寞而死！

他只希望戰死！卻偏偏沒有人理睬，他希望死在人群中，卻似乎竟已沒有力氣走出去！

花無缺踉蹌後退，撲地倒在椅上，目光茫然凝住著逐漸降臨的曙色，只希望死亡也跟著曙色而來。他實已心灰意冷，他竟在等死！

但他卻還是忍不住要笑，不停地笑，瘋狂地笑，笑出了他自己的生命，卻笑不出他心頭的悲憤！

他可以逃避一切，卻又怎能逃避自己的笑聲，這笑聲就像是附骨的毒蛆，一直要纏到他死為止！

他現在甚至已不惜犧牲一切，只求能停住這該死的笑聲，他拚命掩起耳朵，卻又怎會聽不見自己的笑聲。

這笑聲簡直令他發瘋，為了使笑聲停止，他已準備結束自己的生命！

※※※

就在這時，蒼茫的曙色中，忽然現出了一條人影！

晨霧迷漫，如煙氤氳，花無缺終於看清了她的臉，那美麗的臉上，似乎也帶著絕望的死色！

白夫人！這人竟是白夫人！她終於還是出現了！

花無缺本來以為自己一見了她就會衝過去的，誰知此刻竟只是呆呆地坐著，呆呆地望著她。

花無缺又以為她一定是要來殺他的，誰知她也只是靜靜地站在他面前，靜靜地瞧著他。

花無缺忽然狂笑道：「你來得正好，既來了為何還不出手？」白夫人只是瞧著他竟不說話。

「原來你只是來看著我死的麼？」白夫人還是不說話。

「很好，無論你為何而來，我都很感激你，我正在覺得寂寞。」

白夫人竟忽然長長嘆息了一聲，黯然道：「可憐的人，你竟連求生的勇氣都沒有了麼？」

花無缺心裡一陣絞痛，嘶聲笑道：「你一心只求我速死，卻反來要我求生，你難道還覺得我的痛苦不夠？」

白夫人道：「但我也知道我是對不起你的，只求你能原諒我。」

花無缺猛笑道：「你為什麼要說這些話？難道又想來騙我麼？」

白夫人黯然垂首，道：「我也知道你是絕不會相信我的，但……但你能跟我去瞧一樣東西麼？」

花無缺動也不動地坐著，笑聲已嘶啞。

白夫人抬頭凝注著他，顫聲道：「我只求你這一次，無論如何，這對你也不會再有什麼傷害是麼？」她目中竟似真的充滿了哀求之色。

花無缺嘶聲笑道：「不錯，我既已將死，還有什麼人能傷害我？」他終於還是跟著她走了出去。

穿過幾間屋子，花無缺赫然發現竟有個人倒懸在橫樑上，全身鮮血淋漓，一柄長刀穿胸而過。

花無缺失聲道：「白山君死了！」

狂笑聲掩去了他語聲中的驚訝之意，他語聲中甚至還有些失望，卻絕沒有高興的意思，他雖想與白山君一戰，雖想將此人除去，但驟然見到此人死狀如此之慘，想到一個人生命之短促，竟不覺興起兔死狐悲之感。

白夫人緩緩道：「我要你親眼瞧見他的屍身，也正是因為我覺得對不起你……」

花無缺道：「你殺了他？」

白夫人黯然長嘆了一聲，道：「不錯，是我殺了他！」

花無缺踉蹌而退，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白夫人偷偷瞟了花無缺一眼道：「我那麼樣對你，只因我一心還在想挽回他的心，我為了他，不惜傷害任何人，不惜做出任何事……」

她目中淚珠又一連串落了下來，幾乎泣不成聲。

花無缺道：「但你既然如此對他，為何又殺了他？」

她忽然返身撲到花無缺懷裡，放聲痛哭道：「他竟絲毫不念夫妻之情，他……他……他竟要殺我！」花無缺竟沒有推開她。

在這種情況下，他還是不忍推開一個在他懷中痛哭的女人──一個痛哭著的女人，伏在一個狂笑著的男人懷裡痛哭，旁邊還倒懸著一具鮮血淋漓的屍身，這情形之怪異詭秘，當真誰也描敘不出。

花無缺道：「所以……你就殺了他。」

白夫人道：「我本來雖然不惜為他而死的，但他真要來殺我時，我卻再也忍受不住，二十年來所受的折磨和委曲，二十年來的冤苦和悲痛，全都在這一瞬間發作出來，我忍不住抽出了刀，一刀向他刺了過去！」

她慘然接道：「我本也以為這一刀大概傷不了他，誰知他從未想到我會反抗，竟毫無防備之心，我這一刀，竟真的……真的將他刺死了！」

花無缺又能說什麼？他笑聲已漸漸嘶啞，腿已漸漸發軟。他一身氣力，竟已都被笑了出去！

花無缺忽然道：「過去的事，不必再提，我……我絕不會再恨你……」

白夫人道：「你原諒了我？」

花無缺點了點頭，又道：「你話已說完了麼？」

白夫人道：「我該說的都已說了，你……你難道沒有話要對我說？」

花無缺道：「我……我只望你……」

他自然希望白夫人能止住他這要命的笑聲，但到了這地步，他竟然還是無法在女人面前說一句懇求的話。

白夫人靜靜瞧了他半晌，黯然道：「其實用不著你說，我也早該為你起出笑穴中那根銷魂針的，但你方才用力過度，針已入穴極深，我也無力為你起出來了。」

花無缺心裡一陣絞痛，突然推開了白夫人轉身而行，到了此刻，他知道自己的命運已註定，只有笑死為止！

誰知白夫人卻又攔住了他的去路，道：「你現在還不能走。」

花無缺再也忍不住怒氣上湧，卻又勉強壓了下去，道：「事已至此，你為何還要留下我？」

白夫人道：「世上還有個能救你的人，我雖然無力救你，但卻能將你的性命延長三天，三天內我就可以帶你去找到那個人，你若想活下去，你就該有勇氣去求他！你年紀輕輕，求人並不可恥，不敢活下去才真正可恥。」

花無缺嗄聲笑道：「我縱去求他，他也未必會救我，我又何苦……」

白夫人截口道：「我很瞭解那個人，只要你去，他一定會救你的。」

她緩緩接道：「何況，你並不是去求他，你只不過去治病而已，一個人生了病而不去就醫，這人並不可敬，反而可笑！」

她翻來覆去的解說，花無缺心終於動了，一個人無論多麼不怕死，有了生機時還是不願意死的。

花無缺終於點了點頭。對如此真摯的懇求，他永遠都無法拒絕的。

# 第八十二章 溫柔陷阱

花無缺和白夫人已走了，大廳裏更沉寂，更陰森，曙色斜照著屍身上的鮮血，鮮血竟被映成了慘碧顏色。

這時江玉郎卻悠然踱了進來，附掌笑道：「前輩端的是智計過人，弟子當真佩服得五體投地。」

倒懸在樑上的「死人」突然哈哈一笑，道：「此計雖妙，也只有姓花的這種人才會上當，若換了你我，只怕再也不會如此輕易就相信女人的話。」

這「死人」此刻竟已自樑上翻身躍下，右手拔起了自前胸刺入的刀柄，左手拔出了自後背刺出的刀尖。

原來這柄刀竟是兩截斷刀，黏在白山君身上的。

※※※

花無缺暈暈迷迷地坐在車子裡，白夫人給他吃了種很強烈的寧神藥，藥力發作，他就昏昏欲睡。

幸好這車廂還舒服得很，他既不知道白夫人從那裏叫來的這輛車，也不知道趕車的是誰，更不知道車馬奔向何方。

一個垂死的人，對別人還有什麼不可信任的！

三天後的黃昏，車馬上了個山坡，就緩緩停下，推開車窗，夕陽滿天，山坡上繁花如錦，髣髴圖畫。

極目望去，大江如帶，山坡後一輪紅日如火，夕陽映照下的江水，更顯得無比的燦爛輝煌。

花無缺暗嘆忖道：「我此番縱然無故而死，但能死在這樣的地方，也總算不虛此行了。」

只聽白夫人長長嘆息了一聲，黯然道：「那人脾氣甚是古怪，我……我不願見他。」

她開了車門，扶著花無缺下車，遙指前方，道：「你可瞧見了那邊的山亭？」

只見紅花青樹間，有亭翼然，一縷流泉，自亭畔的山岩間倒瀉而下，飛珠濺玉，被夕陽一映，更是七采生光，艷麗不可方物。

花無缺九死一生，驟然到了這種地方，幾疑置身天上，淡淡的花香隨晚風吹來，他痴了半晌，才點頭道：「瞧見了。」

白夫人道：「你轉過這小亭，便可瞧見一面石門藏在山岩邊的青籐裡，石門終年不閉，你只管走進去無妨。」

花無缺暗嘆忖道：「能住在這種地方的，自然不會是俗人，我有幸能與高人相見，本是人生樂事，只可惜我現在竟如此模樣。」

花無缺道：「他叫什麼名字？」

白夫人道：「他叫蘇櫻。」

花無缺暗嘆道：「蘇櫻……蘇櫻……我與你素不相識，卻要求你來救我的性命，你只怕會覺得可笑。」

白夫人又道：「你見著他後，他也許會問你是誰帶來的，你只要說出我的名字……對了，我的本名是馬亦雲。」

花無缺道：「我記得。」

白夫人凄然一笑，道：「我此後雖生如死，你也不必再關心我，從今以後，世上再沒有我這苦命的女人……」

她語聲忽然停頓，轉身奔上了馬車，車馬立刻急馳而去，花無缺怔了半晌，心裡也不知是何滋味。

這女人害得他如此模樣，但此刻他卻只有感激，只有信任，絕沒有絲毫懷疑和忿恨。

車馬轉過幾處山坳，突又停住，山岩邊，濃蔭下，已來了三個人，卻正是鐵萍姑，江玉郎和白山君。

※※※

花無缺已走入了那已被蒼苔染成碧綠色的石門。

石門之後，洞府幽絕，人行其中，幾不知今世何世。

花無缺只恨自己的笑聲，偏偏要破壞這令人忘俗的幽靜，他用力掩住自己的嘴，笑聲還是要發出來。

走了片刻，入洞已深，兩旁山壁，漸漸狹窄，但前行數步，忽又豁然開朗，竟似已非人間，而在天上。

前面竟是一處幽谷，白雲在天，繁花遍地，清泉怪石，羅列其間，亭臺樓閣，錯綜有緻。

遠遠一聲鶴唳，三五白鶴，伴有一二褐鹿徜徉而來，竟不畏人，反而似乎在迎接著這遠來的佳客。

花無缺正已心動神移，那白鶴卻已啣起了他衣袂，領著他走向青石路上，繁花深處。

只見一條清溪蜿蜒流過，溪旁俏生生坐著個人影。

她垂頭坐在那裡，似乎在沉思，又似乎在向水中的游魚訴說著春青的易逝，山居的寂寞。

她漆黑的長髮披散肩頭，一襲輕衣卻皎白如雪。

花無缺竟不由自主被迎賓的白鶴帶到了這裏，岸上的人影與水中人影相互輝映，他不覺又瞧得痴了。

白衣少女也回過頭來，瞧了他一眼。她不回頭也罷，此番回過頭來，滿谷香花，卻似乎頓然失去了顏色，只見她眉目如畫，嬌靨如玉，玲瓏的嘴唇，雖嫌太大了，廣闊的額角，雖嫌太高了些，但那雙如秋門，如明星的眼皮，卻足以彌補這一切。

她也許不如鐵心蘭的明艷，也許不如慕容九的清麗，也許不如小仙女的嫵媚……她也許並不能算很美。

但她那絕代的風華，卻令人自慚形穢，不敢平視。

此刻，她眼皮中帶著淡淡一絲驚訝，一絲埋怨，似乎正在問這魯莽的來客，為何要笑得如此古怪。

花無缺的臉竟不覺紅了起來，道：「在……在下花無缺，特來求見蘇櫻蘇老先生。」

白衣少女緩緩接著道：「我就是蘇櫻。」

花無缺這才真的怔住了。他本以為這「蘇櫻」既能治他的不治之傷，必然是江湖耆宿，武林名醫，退隱林下的高手。他再也想不到這蘇櫻竟是個年華未滿雙十的少女。

蘇櫻眼皮流動，淡淡道：「山居幽僻，不知那一位是閣下的引路人。」

花無缺道：「這……在下……」

他實未想到白夫人竟要他來求這少女來救他的性命，面對著這淡淡的笑容，冷漠的眼光，他怎樣好意思說出懇求的話來？

蘇櫻道：「閣下既然遠道而來，難道連一句話都說不出麼？」

她話雖說得客氣，但卻似已對這已笑得狼狽不堪的來客生出了輕蔑之意，嘴裡說著話，眼皮卻又在數著水中的游魚。

花無缺忽然道：「在下誤入此間，打擾了姑娘的安靜，抱歉得很……」他微一做揖，竟轉身走了出去。

蘇櫻也未回頭，直到花無缺人影已將沒入花叢，卻突又喚道：「這位公子請留步。」

花無缺只得停下腳步，道：「姑娘還有何見教？」

蘇櫻道：「你回來。」

這三個字雖然說得有些不客氣了，但語聲卻變得說不出的溫柔，說不出的宛轉，世上絕沒有一個男子聽了這種語聲還能不動心。花無缺竟不由自主走了回去。

蘇櫻還是沒有回頭，淡淡道：「你並未誤入此間，而是專程而來的，只不過見了蘇櫻竟是個少女後，你心裡就有些失望了，是麼？」花無缺實在沒有什麼話好說。

蘇櫻緩緩接道：「就因為你是這種人，覺得若在個少女面前說出要求的事，不免有些丟人，所以你雖專程而來，卻又藉詞要走，是麼？」

花無缺又怔住了。

這少女只不過淡淡瞧了他一眼，但這一眼卻似瞧入他的心裏，他心裏無論在想什麼，竟都似瞞不過這一雙美麗的眼睛。

蘇櫻輕輕嘆了口氣，道：「你若是還要走，我自然也不能攔你，但我卻要告訴你，你是萬萬走不出外面那石門的！」

花無缺身子一震，還未說話，蘇櫻已接著道：「此刻你心脈已將被切斷，面上已現死色，普天之下，已只有三個人能救得了你，而我……」

她淡淡接著道：「我就是其中之一，只怕也是唯一肯出手救你的，你若對自己的性命絲毫不知珍惜，豈非令人失望！」

※※※

這是間寬大而舒服的屋子，四面都有寬大的窗戶，此刻暮色漸深，明燭初燃，滿谷醉人的花香，都隨著溫暖的晚風飄了進來，滿天星光也都照了進來，蘇櫻支起了最後一扇窗戶，那雙纖纖玉手，似已白得透明了。

沒有窗戶的地方，排滿了古松書架，松木也在晚風中散發出一陣陣清香，書架的間隔，有大有小，上面擺滿了各色各樣的書冊，大大小小的瓶子，有的是玉，有的是石，也有的是以各種不同的木頭雕成的。

這些東西擺滿四壁，驟看似乎有些零亂，再看來卻又非常典雅，又別緻，就算是個最俗的人，走進這間屋子來，俗氣都會被洗去幾分。

但這屋子裏卻有個很古怪的地方，那就是這麼大一間屋子裡，竟只有一張椅子，其餘就什麼都沒有了。

這張椅子也奇怪得很，它看來既不像普通的太師椅，也不像女子閨閣中常見的那一種。

這張椅子看來竟像是個很大很大的箱子，只不過中間凹進去一塊，人坐上去後，就好像被嵌在裏面了。

花無缺已走了進來。

他只覺得這少女的話說來雖平和，但卻令人無法爭辯，又覺得她的話說來雖冷漠，但卻令人無法拒絕。

蘇櫻已在那唯一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花無缺只有站在那裏，心裏真覺得有些哭笑不得。

椅子的扶手很寬，竟也像個箱子，可以打開來的。

蘇櫻一面已將上面的蓋子掀起，伸手在裏面輕輕一撥，只聽「格」的一聲輕響。

花無缺面前的地板，竟忽然裂了開來，露出了個地洞，接著，竟有張床自地洞裏緩緩升起。

蘇櫻淡淡道：「現在已有床可以讓你躺下了，你還要什麼？」

花無缺道：「我……我想喝茶。」

這句話本非他真正想說的，但卻不知不覺地從他嘴裡說了出來，他實在也想試試這少女究竟有多大的本事。

蘇櫻道：「呀，我竟忘了，有客自遠方來，縱然無酒，但一杯茶的確是早該奉上的了。」

她說著話，手又在箱子裡一撥。

只聽壁上書架後忽然響起了一陣水聲，接著，木架竟自動移開，一個小小的木頭人，緩緩從書架後滑了出來。

這木僮手上，竟真的托著隻茶盤，盤上果然有兩隻玉杯，杯中水色如乳，蘇櫻微微一笑，道：「抱歉得很，此間無茶，但這百載空靈石乳，勉強也可待客了，請。」

花無缺忍不住道：「諸葛武侯的木牛流馬，其巧妙只怕也不過如此了。」

蘇櫻淡淡笑道：「孔明先生的木牛流馬，用於戰陣之上倒是好的，若用於奉茶待客，就未免顯得太霸氣了。」

言下之意，竟是連諸葛武侯也未放在她眼裡。

這時夜色已濃，星光已不足照人面目，書架裏雖有銅燈，但還未燃起，花無缺忍不住又道：「難道姑娘不用動手，也能將燈燃起麼？」

蘇櫻道：「我是個很懶的人，懶得常會想出很多懶法子……」

她的手又輕輕撥了撥，銅燈旁的書架間，立刻伸出了火刀火石，「嗆」的一聲，火星四濺。

那銅燈竟真的被燃起了。

蘇櫻微笑道：「你瞧，我就算坐在這裏不動，也可以做很多事的。」

花無缺大笑起來──真的大笑起來，笑道：「以我看來，縱然是自己燃燈倒茶，也要比造這些消息機關容易得多，你這懶人怎地卻想出這最麻煩的法子？」

也不知怎地，他竟一心想折折蘇櫻的驕氣，他本不是這樣的人，此刻也許是笑得心裏失去了常態。

蘇櫻卻冷冷道：「像我這樣的人，難道也會替你倒茶麼？」

花無缺道：「你為何不用個丫環女僕，這法子豈非也容易得多？」

蘇櫻冷冷道：「我怕沾上那些人的俗氣。」

花無缺又沒有話說了，蘇櫻靜靜地凝注著他，緩緩接著道：「你說這些話，只因你覺得我太強了，所以想壓倒我，是麼？我不妨告訴你，世上沒有人能壓倒我的，我永遠都是高高在上，你不必白費心機。」

花無缺大笑道：「其實你只不過是個弱不禁風的女孩子，任何人一掌就可以推倒你。」

蘇櫻道：「你居然看得出我不會武功，你的眼光倒不錯。」

花無缺道：「多謝。」

蘇櫻道：「你的武功很不錯，是麼？」

花無缺道：「還過得去。」

蘇櫻道：「但現在卻是你要求我救你，我並沒有求你救我，由此可見，世上有很多事，並不是武功可解決的，人所以為萬物之靈，只因為他的智慧，並不是因為他的力氣，若論力氣，連匹驢子都要比人強得多。」

花無缺只覺怒氣上湧，又要拂袖而去了，蘇櫻卻就在這個時候嫣然一笑，盈盈走過來，柔聲道：「現在，你老老實實地躺下去，我給你服下一瓶藥後，你這可惡的笑聲，立刻就可以停止了。」

面對著如此可愛的笑容，如此溫柔的聲音，世上還有那個男人能發得出火來，何況她說的這句話，又正是花無缺最想聽的。

花無缺並不是怕死，但這笑……他現在真想不出世上還有什麼比「笑」更可怕的事。

※※※

笑聲終於停止了。花無缺服了藥後，已沉沉睡去。

突聽一人嬌笑道：「好妹子，真有你的，無論多麼兇的男人，到了你面前都會乖得像隻小狗……」隨著嬌笑聲走進的，正是白夫人。

蘇櫻瞧也沒有瞧她一眼，淡淡道：「你為何現在就來了，你不放心我？」

白夫人笑道：「只不過大家都知道妹妹你心高氣傲，所以要我來求妹妹，這次委曲些，只要這小子說出了『移花接玉』的秘密，咱們立刻就將這小子殺了給妹妹出氣。」

蘇櫻到這時才冷冷瞟了她一眼，道：「你覺得我對他這法子不好。」

白夫人又陪笑道：「不是不好，只不過……咱們現在是要騙他說出秘密，所以……」

蘇櫻冷冷道：「你覺得我應該對他溫柔些，應該拍拍他馬屁，灌灌他迷湯，必要時甚至不妨脫光衣服，倒入他懷裡，是麼？」

白夫人嬌笑道：「反正這小子已快死了，就讓他佔些便宜又有什麼關係？」

蘇櫻已冷冷接道：「老實告訴你，我對他若真用這樣的法子，他也是萬萬不肯說的，用這種法子來對付你的丈夫還差不多。」

白夫人道：「但……但是……」

蘇櫻道：「對付他這樣的人，就要用我這樣的法子，他才服貼，只因我這樣對付他，他就萬萬想不到我有事求他，也就萬萬不會提防我，否則我怎會故意讓他看出我不會武功？你總該知道我雖不屑去學這些笨玩意兒，但要我裝成一流高手的樣子，我還是照樣可以裝得出的。」

白夫人展顏笑道：「我現在才懂了，妹妹你的手段，果然非人能及。」

蘇櫻懶懶的一笑，道：「你懂了就好，現在你們快躲遠些吧，明天這時候，我負責令他老老實實的說出『移花接玉』的秘密。」

# 第八十三章 自作自受

第二天花無缺醒來時，笑聲果然已停頓了，只覺得全身軟軟的沒有絲毫力氣，躺在床上竟連坐都坐不起來。

屋子裡一個人也沒有，四面花香鳥語，濃蔭滿窗。

突聽屋子後一人在怪叫道：「出去出去，我說過我不要吃這撈什子的草根樹皮，你為何總是要給我吃。」

又聽得蘇櫻柔聲道：「這不是草根樹皮，這是人參。」

那人又吼道：「管他是人參鬼參，我說不吃，就是不吃。」

蘇櫻竟笑道：「也沒見過你這樣的人，好好好，你不吃，我就拿出去。」

她這樣的人也會受人家的氣，花無缺聽得實在有些奇怪，忍不住暗暗猜測，不知道給她氣受的這位仁兄，究竟是怎麼樣一位人物。

過了半晌，只見蘇櫻垂著頭走了進來。

她一走進屋子，立刻又恢復了她那種清麗脫俗，高高在上的神情，只不過手裏還是捧著碗參湯。

花無缺暗道：「那人不吃，她難道就要拿來給我吃麼？」

他現在雖的確很需要此物，但心裡卻暗暗決定，她若將這碗參湯拿來給他吃，他也是不吃的。

誰知蘇櫻卻走到窗口，將那碗參湯都潑出窗外，她為「那位仁兄」做的東西，竟寧可潑掉，也不給別人吃。

蘇櫻已走到床邊，淡淡道：「現在你是否覺得舒服多了。」

花無缺這才又想起大笑不止時那種難以忍受的痛苦，才覺得現在實無異登天一般，不由得嘆道：「多謝姑娘。」

蘇櫻道：「現在你還不必謝我。」

花無缺動容道：「為……為什麼？」

蘇櫻道：「你現在笑聲雖已停止，但那根針還是留在你氣穴裡，只不過被我用藥力逼得偏了些，沒有觸入你的笑穴，但你只要一用力，舊疾還是難免復發。」

花無缺吃驚道：「這……這又該如何是好？」他現在寧可犧牲一切，也不願再那麼樣笑了。

蘇櫻道：「這根針入穴已深，縱以將黑石一類寶物，也難將它吸出來了，只有你自己用內力或許還可將它逼出。」

花無缺道：「但……但我現在連一絲氣力都使不出來。」

蘇櫻冷冷道：「你現在自然使不出來的，你若能使得出來，也就不必來找我了。」

花無缺道：「姑娘難道有什麼法子，能令我真氣貫通無礙。」

蘇櫻淡淡道：「自然有的，此刻你只要將你所練內功的要訣告訴我，我便可在旁助你一臂之力，使你真氣貫通，逼出毒針。」

她說的是那麼輕鬆平淡，就好像這本是件最普通的事，好像只要她一吩咐，花無缺就會說出自己內功的秘密。

只因她知道自己只有這樣說法，花無缺才不會想到這一切都是他們費了無數心力所做成的圈套。花無缺果然沒有想到。

但「移花接玉」的行功秘訣，卻是天下武功中最大的秘密，要他驟然說出來，他還是不免猶疑。

蘇櫻靜靜瞧了他半晌，悠然道：「你難道是怕我偷學你的內功麼？」

花無缺道：「在下並無此意，只不過……」

蘇櫻淡淡一笑，道：「像我這樣的人，若是有一分愛武的心，此刻縱非天下第一高手，只怕也差不多了。」

她嘆了口氣，冷冷接道：「你們這些練武的人，總將自己的武功視若珍寶，又怎知這件事在我眼中看來，簡直不值一文。」話未說完，她竟已拂袖而去。

花無缺失聲道：「姑娘慢走。」

蘇櫻頭也不回，冷冷道：「說不說雖由得你，但我聽不聽，還不一定哩。」

花無缺嘆了口氣，道：「在下所練內功，名曰「移花接玉」，乃是……」

※※※

黃昏來臨時，白山君夫婦已帶著江玉郎和鐵萍姑，在谷外的小亭裏等了許久了，四個人面上已不禁都露出了焦急之色。

江玉郎忍不住笑道：「我實在想不出這位蘇姑娘究竟是位怎麼樣的人？兩位前輩竟對她如此傾倒。」

白夫人笑道：「小伙子，我告訴你，你見了她時，只怕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江玉郎笑道：「前輩未免也說得太玄了，難道在下竟如此……」

他突然頓住語聲，張大了嘴，說不出話來。

只見一個身披霓裳羽衣的仙子，在滿天夕陽中，飄飄而來，一隻紅頂雪羽的白鶴昂然走在她前面，一隻馴鹿，依依跟在她身後，溫柔的暮風，吹亂了她的髮絲，她伸出手來輕輕一挽……

就是這麼樣輕輕一挽，已是令全天下的男人都為之窒息，只是這麼樣一幅圖畫，已非任何人描敘得出。

她生得也許並不十分美，但那絕代的風華，卻無可比擬，江玉郎只覺神魂俱醉，那裏還能說話。

白夫人含笑瞟了他一眼，迎了上去，笑道：「好妹子，你果然來了。」

白山君也迎了過來，笑著道：「『移花接玉』的秘密，妹子你想必也問出來了。」

蘇櫻道：「不錯，我問出來了。」

白山君夫婦大喜道：「多謝多謝……」

蘇櫻冷冷道：「你現在還不必急著來謝我。」

白夫人道：「那麼……那麼……妹子你難道已將『移花接玉』的竅訣寫下來了麼？」

白山君道：「是是，妹子自然會寫下來給我們的，老太婆你急什麼？」

蘇櫻淡淡道：「我現在也不準備寫下來給你們。」

白山君怔了怔，道：「那麼……那麼妹子你的意思是……」

白夫人陪笑道：「妹子你要到什麼時候才肯告訴我們呢？」

蘇櫻道：「也許三天五天，也許一年半載，也許十年八年，等我玩夠了，我自然會告訴你們的。」

白山君夫婦面面相覷，怔了半晌，白夫人陪笑道：「好妹子，你別開玩笑，若是等十年八年，豈非急也把人急死了。」

蘇櫻道：「你們急不急死，是你們的事，與我又有何關係。」

白夫人著急道：「但……但妹子你不是已答應了我……」

蘇櫻冷冷截口道：「我只答應你，要叫花無缺說出『移花接玉』的秘密，並未答應將這秘密告訴你。」

白山君夫婦怔在那裡，再也說不出話來。

蘇櫻緩緩轉過身子道：「深山無以待客，我也不留你們了，你們還是回去吧。」

白夫人著急道：「妹子請留步。」

蘇櫻淡淡道：「你們總該知道，我說出的話永無更改，何苦再多事。」

白夫人嘆了口氣，道：「我只想問問那姓花的現在怎麼樣了？」

蘇櫻皺眉道：「但你們只管放心，我也絕不會放了他，他這輩子只怕是再也休想見人了。」說完了這句話，她再也不回頭，揚長而去。

白山君夫婦竟只是眼睜睜瞧著，誰也不敢攔阻。

過了半晌，鐵萍姑嘆了口氣，道：「這位姑娘好大的架子。」

江玉郎卻道：「這丫頭既然手無縛雞之力，前輩為何不拿下她來。」

白山君嘆了口氣道：「老頭子拿她當寶貝一樣，誰若碰著她一根手指，老頭子不拼命才怪，我夫婦現在還不想惹那老頭子，也只好放她一馬了。」

白夫人也嘆道：「何況，你莫看她手無縛雞之力，但鬼心眼卻還是真多，我們這幾個人，倒真還未必能制得住她。」

江玉郎微微一笑，卻不說話。

白山君瞧了他半晌，眼睛裡忽然發出了光，道：「你莫非不服氣？」

江玉郎瞟了鐵萍姑一眼，微笑不語。

白山君重重一拍他肩頭，大笑道：「好小子，我早就聽說你對女人另有一套，你去試試，那丫頭正在有些春心蕩漾，說不定真的會告訴你。」

江玉郎眼角瞟著鐵萍姑，笑道：「在下對女人有何本事，前輩說笑了。」

白夫人已摟住了鐵萍姑，嬌笑道：「好妹子，你就讓他去吧，嫂子我保證他不敢對你變心，他若敢變心，嫂子我就叫小白將他腦袋咬下來。」

※※※

江玉郎大搖大擺走進了山谷。晚風入懷，花香撲面，他身子只覺有些輕飄飄的，骨頭彷彿沒有四兩重。

對於女人，他自覺已是老手，尤其這種年紀輕輕的小姑娘，只要他一出馬，那還不是手到擒來。

更令他放心的是，這位姑娘連一點武功也不會，他就算不成功，至少也能全身而退，少不了半根汗毛。

何況，到了必要時，他還可以來個霸王硬上弓，那時生米煮成熟飯，還怕這姑娘不對他服服貼貼地俯首稱臣。

更何況，就算這位蘇姑娘脾氣拗些，死也不肯說，反正便宜已讓他佔過了，吃虧的永遠是別人，絕不會是他。他算來算去，越想越開心，簡直開心得要飛上天了。

突聽一人冷冷道：「你是誰？憑什麼冒冒失失地闖入這裏來？」

原來他開心得過了頭，竟未發覺蘇櫻早已在冷冷瞪著他。

一瞧見蘇櫻，江玉郎立刻做出一付可憐兮兮的模樣，垂下了頭，囁嚅著道：「在下冒昧闖入，實在無禮……」

蘇櫻道：「你既知無禮，此刻就該快些退出去。」

江玉郎本已準備好滿肚子花言巧語，本以為足可打動任何一個少女的心，誰知別人面前竟好像豎著道冰牆，令他根本無孔可入。

他滿肚子話竟連一句也沒有說出來，蘇櫻已冷冷轉身走了回去，江玉郎眼珠子打轉，突然大聲道：「姑娘慢走，姑娘你好歹要救在下一命。」

蘇櫻果然回過了頭，皺眉道：「你若有病，就該去看醫生，此間既未懸壺，也未開業，你來幹什麼？」

江玉郎黯然道：「別人若是救得了在下的病，在下又怎敢來麻煩姑娘，只嘆世間的名醫雖多，卻都是欺世盜名之輩，他們若有姑娘的一成本事，在下……唉，在下也不必千里迢迢地趕來打擾姑娘了。」

常言道「千穿萬穿，馬屁不穿」，這點江玉郎知道得比誰都清楚，蘇櫻面色果然大為和緩，嘴裏卻還是冷冷道：「你又怎知道我能治得了你的病？是誰告訴你的？」

江玉郎道：「這……這是在下的一位父執前輩，不忍見在下無救而死，才指點在下一條明路，而且將在下帶來這裏。」

他頭垂得更低，苦笑接道：「這位前輩不許在下說出他的名諱，但在下在姑娘面前，又怎敢說謊，指點在下前來的，就是白山君白老前輩，和他的夫人。」

蘇櫻面色果然更是和緩，搖頭道：「這兩口子倒真是會替我找麻煩。」

江玉郎窺見她的詞色，已是事情大為有望，於是打蛇隨棍上，竟「噗通」跪了下來，道：「在下這病，別人反正也救不了的，姑娘今日若不肯……不肯可憐可憐我，我就索性死在姑娘面前吧。」蘇櫻一雙明如秋水的眼睛，在他臉上凝注了半晌，輕輕嘆了口氣，道：「你倒真是會纏人……」她嘴裏說著話，竟又轉身走了。

江玉郎大聲道：「姑娘走不得，姑娘好歹也得救在下一命。」

蘇櫻迴眸一笑，道：「呆子，我走了，你難道不會跟我來麼？」

這一笑，已笑得江玉郎骨頭都酥了，這一聲「呆子」，更叫得江玉郎心頭癢癢的，也不知該如何是好。

蘇櫻分花拂柳，又將他帶到那間明亮的敞軒中，燭火已燃，那張床也還在那裡，但床上的花無缺，卻已不知何處去了。

只聽蘇櫻道：「現在，你不妨先告訴我，你得的是什麼病？是那裏覺得不舒服？」

江玉郎那裏有什麼病，情急之下，脫口道：「在下……在下肚子疼得很厲害。」

蘇櫻忽然沉下了臉，冷冷道：「但我瞧你卻不像疼得很厲害的樣子。」

江玉郎怔了怔，若是換了別人，此刻只怕已要臉紅了，但江玉郎究竟不愧為說謊的名家，眼珠子一轉，立刻陪笑道：「在下在姑娘面前，怎敢放肆，何況，無論是誰，見到姑娘這樣天仙般的人物，也會將疼痛渾然忘卻了的。」

這句馬屁看來又拍得恰到好處。

蘇櫻展顏一笑，道：「你看到我既然就能止疼，那還要醫什麼？」

江玉郎涎臉笑道：「在下若能常伴姑娘左右，疼死也無妨，只不過……只不過……」

他內功本已有很深的火候，此刻暗中運氣一逼，額角上立刻有一連串黃豆般大小的汗珠流了下來。

蘇櫻竟似也有些著急道：「你瞧你，疼成這樣子，還不快躺下來。」

她輕輕扶起江玉郎的手，江玉郎「裝羊吃老虎」，竟整個人都向她身上依偎了過去，在她耳朵邊吹著氣道：「多謝姑娘。」

蘇櫻居然也不生氣，江玉郎膽子更大，一雙手也按了上去，誰知蘇櫻卻一扭腰逃了，嘟著嘴道：「你若不乖乖的躺上床，我就不理你了。」

江玉郎趕緊道：「是是，我聽話就是。」

蘇櫻「噗哧」一笑，道：「聽話的才是乖孩子，姐姐買糖給你吃。」

她輕嗔薄怒，似嗔似喜，當真是風情萬種，令人其意也消。

江玉郎心裏更癢得也不知該如何去搔才好，卻捂著肚子道：「我疼……疼得更厲害了，你快來……快來瞧瞧。」

蘇櫻果然走過來道：「你那裡疼？」

江玉郎拉起她的手來揉肚子，道：「這裡……就在這裡。」

蘇櫻一雙柔若無骨的纖手竟真的在他肚子上輕輕揉著，柔聲道：「你現在覺得好些了麼？」

江玉郎閉起眼睛，道：「好些了……但你不能停手，一停手我就疼。」

蘇櫻的手竟真的在不停地揉著，不敢停下。

江玉郎心裏又是得意，又是好笑，暗道：「別人都說這位蘇姑娘是如何如何的厲害，但在我看來，也不過只是個初解風情的黃毛丫頭而已，只要我略施妙計，還不是一樣立刻手到擒來。」

忽覺一陣如蘭如馨的香氣撲鼻而來，蘇櫻一隻纖纖玉手，已到了他嘴邊，手裡還拿著粒清香撲鼻的丸藥，柔聲道：「這是我精心配成的清靈鎮痛丸，不但可止疼，而且還大補，你現在吃下去，肚子立刻就不疼了。」

江玉郎搖頭道：「我不吃。」

蘇櫻皺眉道：「為什麼不吃？」

江玉郎道：「我一吃，肚子就不疼了，我肚子若是不疼，姑娘豈非就不肯……不肯替我揉了。」

蘇櫻嫣然一笑，道：「小壞蛋……好，你吃下去，我還是替你揉的。」

這一聲「小壞蛋」更將江玉郎的魂都叫飛了，索性撒嬌道：「這藥苦不苦？」

蘇櫻抿嘴笑道：「這藥非但不苦，而且還甜得很，簡直就像糖一樣，來，乖乖的張開嘴，我餵你吃下去。」

江玉郎閉著眼張開嘴，心裏真得是舒服極了。

突聽一人在遠處大喊大叫，道：「酒呢？沒有酒了，蘇櫻小丫頭，快拿酒來。」

蘇櫻皺了皺眉頭，竟停下了手，道：「你乖乖的躺在這裏，我去去就來。」

她竟似有些著急，話未說完，就匆匆走了出去，又回頭道：「你若站起來亂跑，我可就不理你了。」

遠處那人又在大叫道：「姓蘇的丫頭，你耳朵聾了麼？怎地還不來。」

蘇櫻竟笑道：「來了來了，我這就替你拿酒去。」

江玉郎心裡暗暗奇怪：「這位蘇姑娘倒也有意思，別人都對她那麼樣恭敬，她卻冷冰冰的愛理不理，這人一口一聲丫頭，簡直沒拿她當人，她反而像是服氣得很，卻不知這位仁兄究竟有何本事，竟能令她如此聽話。」

他真想爬起來，偷偷去瞧瞧，但轉念一想，現在事情眼看已有望，莫要輕舉妄動壞了大事。

於是他索性又閉起眼睛，想到這如花似玉的美人，眼看已在抱，那天下武林中人人垂涎的秘密，眼看已快到手了。

他幾乎忍不住要笑了出來，喃喃道：「白山君呀白山君，你以為我聽到這秘密後，會告訴你麼？你若真的以為我會告訴你，你可就是天下第一個大笨蛋了。」

只聽一人笑道：「你說誰是天下第一個大笨蛋。」

江玉郎暗中一驚，但瞬即笑道：「誰若敢說姑娘是丫頭，誰就是天下第一個大笨蛋。」

蘇櫻笑道：「那不過是個老糊塗，老酒鬼，咱們犯不上理他。」

江玉郎聽得一個「老」字，已大是放心，聽得「咱們」兩個字，更開心得忍不住笑出來，大笑道：「是是是，咱們不理他。」

蘇櫻道：「你笑得這麼開心，肚子不疼了麼？」

江玉郎立刻皺起了眉頭，道：「疼……疼得更厲害了，求姑娘再替我揉揉。」

蘇櫻抿嘴一笑，又替他揉起肚子來，江玉郎只覺全身發軟，簡直是要登天，揉了半晌，蘇櫻緩緩又道：「其實，你心裏本認為我才是天下第一個大傻蛋，是麼？」

江玉郎一怔，笑道：「我怎敢這麼想，我難道暈了頭了！」

蘇櫻緩緩道：「你認為我很年輕，又沒見過什麼男人，一定很容易上男人的當，你覺得你對女人很有一手，略施妙計，就可以令我投懷送抱，而且將那『移花接玉』的秘密，老老實實的告訴你……是麼？」

江玉郎這才大吃一驚，強笑道：「那……那有這樣的事，姑娘你……你太……」

蘇櫻淡淡截口道：「何況，你知道我絲毫不會武功，就算看透了你的心意，也沒法子拿你怎樣，所以你的膽子就更大了，是麼？」

江玉郎大驚之下，想翻身躍起，但不知怎地，全身竟軟軟的連一絲力氣都沒有了，不禁大駭道：「姑娘千萬莫要錯怪了好人，在下絕無此意。」

蘇櫻道：「你不但有這意思，而且到了必要時，還想來個『霸王硬上弓』，反正我也無力抗拒，那時生米煑成熟飯，我還能不乖乖的聽話麼？」

江玉郎肚子裏有幾條蛔蟲，她竟都能數得清清楚楚，江玉郎一面聽，一面流汗，顫聲道：「姑娘不能冤枉我，我若有此意，就叫我不得好死。」

蘇櫻嫣然一笑，道：「到了這時，你還想你能好死麼？」

江玉郎大駭道：「我……我……姑娘……哎喲！」

蘇櫻的手還在替他揉著肚子，此刻突然用力一按，江玉郎大吼一聲，疼得全身都出了冷汗。

他竟也不知道自己怎會變得如此怕疼的。

蘇櫻笑道：「你要我替你揉肚子，我就替你揉肚子，你可知我為何如此聽話？」

江玉郎顫聲道：「在……在下不知道，求姑娘莫要揉了吧。」

蘇櫻笑道：「現在你覺得疼了，就要我莫要揉了麼？但我知道你的肚子很疼，病很重，怎能忍心不替你揉。」

江玉郎大叫道：「我……我沒有病……一點病也沒有。」

蘇櫻臉色一沉，道：「你沒有病？為何要騙我？」

她的手又一按，江玉郎大呼道：「我有病，有病……」

蘇櫻展顏笑道：「對了，你不但有病，而且病很重，而且越來越重，到後來縱然是一片紙落在你手上，你也會覺得有如刀割。」

江玉郎大駭道：「求……求姑娘救救我，救救我……」

蘇櫻的手還是在輕輕地揉著，但江玉郎卻絲毫也不覺得舒服了，他只覺全身骨頭，都像是要被揉散。

只聽蘇櫻嘆道：「現在我也沒法子救你了，只因我方才拿錯了藥，拿給你吃的，不是清靈鎮痛丸，而是百病百疼催生丸。」

江玉郎大駭道：「百病百疼催生丸？這是什麼藥？」

他實在一輩子也沒聽過這樣的藥名。

# 第八十四章 意外之變

蘇櫻笑道：「只因有病的吃了這藥，病勢立刻加重十倍，沒有病的吃了這藥，也立刻百病俱生，而且全身都疼得要命……」

江玉郎嘶聲道：「姑娘……在下與姑娘無冤無仇，姑娘為何要如此害我。」

蘇櫻笑道：「你不是說已病入膏肓了麼！我不願將你當成個專門說謊的無恥之徒，所以好心給你吃下這藥，你真的生了病，就不算說謊了……而且，我還怕你病得太慢，所以又好心替你揉肚子，幫藥力發散。」

她嘆了口氣，悠然接道：「你看，我對你這麼好，你還不謝謝我。」

江玉郎又驚又怕又疼，頭上汗如雨落，顫聲道：「蘇姑娘……蘇前輩，我……小人現在才知道你的厲害了，求求你瞧在白山君夫妻的面上，饒了我吧。」

蘇櫻道：「哎喲，我倒忘了你是白山君夫妻的朋友。」

江玉郎道：「姑……姑娘千萬忘不得的。」

蘇櫻嘆道：「不錯，你既是他們的朋友，我就不能眼見你病死在這裏了，我好歹也得救救你……只可惜這藥並非毒藥，所以也沒有解藥，你又吃了下去……這怎麼辦呢？」

江玉郎道：「求求姑娘，姑娘一定有法子的。」

蘇櫻拍掌道：「有了！我想起個法子來了。」

江玉郎大喜道：「什麼法子？」

蘇櫻道：「我只有剖開你肚子，將那藥丸拿出來。」

江玉郎大駭道：「剖開我肚子？」

蘇櫻柔聲道：「但你放心，我一定會輕輕的割，輕輕地將那藥丸拿出來，你一定連絲毫痛苦都沒有。」

江玉郎忍不住苦著臉道：「肚子剖開，人已死了，還會覺得疼麼？」

蘇櫻撫掌笑道：「你真是個聰明人。」

她咯咯笑道：「這就是我們家祖傳的止疼秘方，手疼割手，腳疼割腳，頭疼切腦袋，肚疼剖肚子，擔保你著手成春，藥到『命』除。」

她一面說，一面又走了開去，喃喃道：「刀呢……刀呢……」

江玉郎大駭喊道：「姑娘……姑娘千萬莫要……」

蘇櫻道：「你不要我替你治病了麼？」

江玉郎嗄聲道：「不要了，不要了。」

蘇櫻嘆了口氣，道：「你既不要，我也沒法子，但這可是你自己的主意，不能怪我不救你，對不對？」

江玉郎道：「對對對，對極了。」

蘇櫻道：「現在你可知道，誰是天下第一個大傻蛋麼？」

江玉郎苦著臉道：「是我，我就是天下第一個大傻蛋，大混帳，大……」

他竟忍不住放聲痛哭了起來。

蘇櫻笑道：「沒出息，這麼大個男人還哭，真叫我見了難受……」

她的手又在那椅子的扶手裏輕輕一按。

那張床竟忽然彈了起來，將江玉郎整個人都彈起，床後卻露出個地洞，江玉郎驚呼一聲，人已落在洞裏，像坐滑梯般滑了下去。

蘇櫻微微笑道：「一個哭，一個笑，這兩人倒是天生一對，就讓你們去作作伴吧……」語聲中床又落下，地洞也合起。

只聽遠處那人又大叫道：「一個人喝酒沒意思，姓蘇的丫頭，你還不過來陪陪我。」

蘇櫻嘆了口氣，苦笑道：「他才真是我命中的魔星，我為什麼看見他就沒了主意……」

※※※

這敞軒後繁花如錦，小山上佳木葱蘢，山坡下有個山洞，裏面燈光亮如白晝，佈置得比大戶人家的少女閨房還要舒服。

但洞口卻有道鐵柵，鐵枝比小孩的手臂還粗。

此刻山洞裏正有個人坐在桌子旁一杯杯地喝著酒，只見他蓬著頭，赤著腳，身上穿著件又寬又大的白袍子，看來滑稽得很。他臉衝著裏面，也瞧不清他的面目，只聽他不住大喊道：「姓蘇的丫頭，你還不來？我就……」

蘇櫻柔聲道：「我這不是來了麼？也沒見過你這麼性急的人。」

那人一拍桌子，大吼道：「你嫌我性子火急了麼？我天生就是這樣的脾氣，你看不慣最好就不要看！」

蘇櫻垂下了頭，眼淚都似要掉了下來。

那人卻忽又一笑，道：「但我若不想你，又怎會急著要你來，別人常說，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但我簡直片刻也不能不見你。」

蘇櫻忍不住破涕為笑，咬著嘴唇笑道：「我知道我這條命，遲早總是要被你氣死的。」

那人大笑道：「千萬死不得，你死了，還有誰來陪我喝酒。」

他大笑著回過頭來，燈光照上了他的臉。

只見他臉上斑斑駁駁，也不知有多少刀疤，驟看像是醜得很怕人，但仔細一看，他臉上卻像是連一條刀疤也沒有了，只覺他眼睛又大又亮，鼻子又直又挺，薄薄的嘴唇，懶洋洋的笑意……

這人不就是那令人割不斷，拋不下，朝思夜想，又愛又恨的小魚兒是誰？

※※※

蘇櫻瞧見小魚兒轉過身，她眼睛裏也發著光，柔聲笑道：「你既然要我來陪你喝酒，為什麼不把酒杯拿來？」

小魚兒眨著眼睛，笑嘻嘻道：「你既然要來陪我喝酒，為什麼不進來？」

蘇櫻卻搖了搖頭，笑道：「我在外面陪你喝，還不是一樣麼？」

小魚兒正色道：「那怎麼會一樣？你一定得坐在我旁邊，陪我說話，我的酒才喝得下去，我方才不是說過，我有多麼想你。」

蘇櫻眼波流動，面上微微現出一抹紅暈，垂頭笑道：「反正我在外面，你一樣還是能看得到我的。」

小魚兒忽然跳起來，大罵道：「你這臭丫頭，死丫頭，誰要你來陪我喝酒，你快滾吧。」

蘇櫻居然絲毫也不生氣，卻笑道：「反正你拍我馬屁，我也不進去，你罵我，我還是不進去的。」

小魚兒吼道：「你為何不進來？難道怕我吃了你？我又不是李大嘴。」

蘇櫻笑道：「我知道你不吃人的，但我一開門進去，你就要乘機衝出來了，是麼？」

小魚兒撇了撇嘴，冷笑道：「你又不是我肚子裡的蛔蟲，怎知道我的心意？」

蘇櫻只是輕輕的笑，也不說話。

小魚兒在裏面繞了幾個圈子，忽又在她面前停了下來，笑道：「我知道你是個好人，而且對我很好，我罵你，你也不生氣，但你為什麼偏偏要將我關在這裡呢！」

蘇櫻幽幽道：「你是個愛動的人，性子又急，我若不將你關起來，你一定早就走了，但你的傷卻到現在還沒有好，若是一走動，就更糟了。」

小魚兒笑道：「原來你還是一番好意。」

蘇櫻嫣然一笑，誰知小魚兒又跳了起來，大吼道：「但你這番好意，我卻不領情。我是死是活，都不關你的事，你莫以為你救了我，我就該聽你的話，感激你……」

蘇櫻垂下了頭，道：「我……我並沒有要你感激我，是麼？」

小魚兒又在裡面兜了七八個圈子，忽又一笑，道：「說老實話，你為什麼要救我，我可真有些弄不清。」

蘇櫻默然半晌，悠悠道：「那天，我恰巧到『天外天』去……」

她剛說了一句，小魚兒又跳起腳來，怒吼道：「什麼『天外天』，那裏只不過是個老鼠洞而已。」

蘇櫻噗哧一笑道：「好，就算是老鼠洞，你也不必生氣呀。」

小魚兒大聲道：「我為何不生氣？現在我一聽『老鼠』兩個字就頭疼。」

蘇櫻道：「但這兩字是你自己說的，我並沒有說。」

小魚兒板著臉道：「我聽人說都頭疼，自己說自然頭更疼了。」

蘇櫻忍住笑道：「你不會不說麼，又沒有人強迫你說。」

小魚兒道：「我不說又嘴癢，我……」

說到這裡，他自己也忍不住要笑了起來，自己也覺得自己實在是蠻不講理，轉過頭，忍住笑，道：「你為何還不說下去。」

蘇櫻道：「那天我恰巧到天……到老……」

她忽然發覺自己既不能說「天外天」，也不能說「老鼠」兩個字，自己也不覺好笑起來，只有咬著嘴唇道：「那天我到那地方去，本是去拿要他們替我採的藥草，誰知卻見到了你，你恰巧也到了那裏。」

小魚兒道：「我會到那鬼地方去，算我倒霉，你遇見我，也算你倒霉。」

蘇櫻一笑，道：「但那天我看見你的時候，你卻連一點倒霉的樣子都沒有，你身上穿的衣服雖然破破爛爛，但那神氣卻像是穿著世上最華貴，最好看的衣服。」

小魚兒坐了下來，蹺起了腳，道：「還有呢？我不但很神氣，長得也不難看呀！」

蘇櫻抿嘴笑道：「不錯，你長得的確不難看，尤其是你的眼睛……」

小魚兒大聲道：「我的眉毛，我的鼻子，我的嘴難道就不好看麼？」

蘇櫻吃吃笑道：「你從頭到腳，沒有一個地方不好看……這夠了麼？」

小魚兒喝了口酒，笑道：「嗯……這還差不多……」

蘇櫻已笑得喘不過氣來：「我本不是個很容易吃驚的人，但我見到你時，我……」

小魚兒大笑道：「你見到我時，眼睛都直了，嘴也張大了，活像瞧見了大頭鬼似的，那時我真想在你嘴裡塞個大雞蛋。」

蘇櫻「噗哧一笑，道：「那只因我心裏實在奇怪。你怎會找到……找到那地方的。」

小魚兒默然半晌，皺起了眉頭，道：「那其中自然有個緣故，但你……你卻不必知道，因為無論我是怎會找到那鬼地方的，都不關你的事。」

蘇櫻嘆了口氣，道：「還有令我奇怪的是，你到了那裏，竟一點也不害怕。」

小魚兒冷笑道：「那有什麼好害怕的，比那地方更恐怖，更駭人的地方，我都見得多了。」

蘇櫻道：「但你見過比……比魏無牙更可怕的人麼？」

小魚兒像是忽然說不出話了，那隻拿著酒杯的手，也像是有些發抖，連杯子裏的酒都快濺了出來。

蘇櫻又嘆了口氣，道：「我從七八歲的時候開始，差不多每隔兩三天就要見他一面，但直到現在為止，我一見他的面，還是好像要發抖。」

小魚兒將酒杯摔在桌子上，大聲道：「我不是怕他，我只是覺得噁心，他那張臉，那付模樣看來簡直不是人……他看來簡直就像是老天用一隻老鼠，一隻狐狸，一隻狼斬碎了，再用一瓶毒藥，一碗臭水揉在一齊造成的活鬼。」

蘇櫻忍不住又笑了，道：「你這張嘴可真缺德，但你實在也將他形容得再妙也沒有了。」

小魚兒「哼」了一聲，忽也笑了，道：「老實說，我見到你們時，心裏真覺得有些好笑，你們兩人坐在一齊，看來就像香酥鴿子旁擺著堆臭狗屎，世上再也找不出比這更不相配的事了。」

蘇櫻垂下了頭，默然半晌，幽幽道：「他雖然不是個好人，但對我……對我卻一直很好。這十年來，他簡直沒有拂過我的心意，我無論要做什麼，他全都答應。」

小魚兒道：「哼，醜八怪拍小美人的馬屁，那本就是天經地義的事。」

蘇櫻又默然半晌，展顏一笑，道：「他看見你忽然闖來，而且還有膽子瞪著眼睛向他窮吼，他實在也駭了一跳，這麼多年來，我還沒見過有人能令他臉上變了顏色的，但他瞧見你時，卻連眼睛都好像發綠了。」

小魚兒仰首狂笑道：「他只怕本以為洞口的那些破銅爛鐵能夠攔得住我的，誰知那些東西在我眼裏，簡直就像是小孩子玩的把戲。」

蘇櫻道：「他就是因為你能闖過他佈下的十八道機關消息，所以才對你有些顧忌，所以你雖然對他窮吼，他還是坐著不動……」

小魚兒截口道：「他既然已知道我的厲害，為何還要令那些蠢才來送死。」

蘇櫻道：「他自己不動手，卻要他門下弟子去動手，為的只是想先試出你的武功來，他也明知那些人不會是你對手的。」

小魚兒又大笑道：「你以為我不知道他的心意？所以我才偏偏不讓他瞧出我的武功路數來。」

蘇櫻一笑，道：「魏無牙實也未想到連他都瞧不出你的武功家數來。」

小魚兒道：「所以他就一直坐著不出手，是麼？」

蘇櫻道：「嗯。」

小魚兒道：「他就能眼瞧著那些人被我活活打死？」

蘇櫻嘆道：「那些人雖也是他的門徒弟子，但卻都還未能登堂入室，並非他心愛的那幾個，何況，別人的死活，他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只要對他自己有利，就算要他將他兒子的腦袋切下來送人，他也不會皺一皺眉頭的。」

小魚兒怒道：「我早就知道這傢伙不是人！誰知他竟連畜生都不如。」

蘇櫻嘆道：「誰知後來你還是上了他的當了。」

小魚兒瞪眼道：「你懂得什麼，若論鬥智，就憑他還差得遠哩。」

蘇櫻道：「但是你……你還是……」

小魚兒也嘆了口氣，道：「鬥智他雖鬥不過我，鬥力我可就鬥不過他了，不瞞你說，我實未想到這畜牲的武功，竟有那麼厲害。」

蘇櫻道：「據說在二十年前，他武功已可算是天下有數的幾個高手之一，『十二星象』能橫行江湖，可說全靠他一人之力。」

小魚兒道：「他這倒不是吹牛，『十二星象』中的人，我也見過兩個，武功比起他來，簡直連他一成都趕不上。」

蘇櫻道：「二十年前，他本以為可以無敵於天下，後來遇著了『移花宮主』，大約吃了個大虧，所以才閉門洗手，躲到這裡來，這二十年他日日夜夜的苦練武功，據他說，現在就算移花宮主姐妹兩個一齊來，他也未必怕她們了。」

小魚兒大笑道：「他這就是吹牛了，莫說移花宮主自己來，就算移花宮主的徒弟來了，也管叫他吃不了，兜著走。」

蘇櫻眼波流動，道：「移花宮主有幾個徒弟？」

小魚兒道：「女的我不知道，男的卻只有一個。」

蘇櫻目光凝注著他，道：「你……你和他是朋友？」

小魚兒長嘆道：「本來是可以和他交朋友的，但現在……現在卻好像非和他做仇人不可。」

蘇櫻嫣然一笑，道：「很好，好極了！」

小魚兒瞪眼道：「好什麼？」蘇櫻含笑垂下了頭，不再說話。

小魚兒自然不懂得她的心意，更不知道花無缺眼見就快死了，瞪著眼瞧了她半晌才接著道：「我也知道他要我坐下，本來是想以詭計害我的，我只怕和他鬥力，不怕和他鬥智，所以也就立刻坐了下來。」

蘇櫻又笑了笑道：「他那張椅子上，本有機關，只要他的手一按，坐在椅子上的人就要掉下刀坑去，縱然武功再強，只怕也活不成了。」

小魚兒道：「真有這般厲害？」

蘇櫻道：「他不但武功頗高，旁門雜學更是樣樣精通，他以為只要發動消息，你必死無疑，所以才不願費力和你動手。」

小魚兒道：「他自己只怕也想不到他發動機關之後，我還是好好的坐著未動。」

蘇櫻道：「那時不但他奇怪，我也奇怪極了。」

小魚兒大笑起來，道：「老實告訴你，我早已看出那張椅子有古怪了，所以我看來好像已坐下，其實我的屁股根本就沒挨著椅子。」

蘇櫻輾然笑道：「你真是個鬼靈精。」

小魚兒道：「我藉此罵了他兩句，誰知道這老畜牲竟比我還沉不住氣，竟跳起來就和我動手，我一見他出手，就知道要糟了。」

蘇櫻道：「但你還是和他拼了好一陣，那一場大戰，我簡直從來也沒有見過。」

小魚兒嘆道：「這老畜牲倒的確有兩下子，不但武功高，招式狠，而且出手又賊又滑，我就算武功比他高，也佔不了他的便宜。」

蘇櫻道：「他自己也這麼樣說，就算武功比他高的人，也未必能勝得了他，只因他無論使出什麼招式，自己先立於不敗之地。」

小魚兒道：「就因為他出力還是先留三分餘力，所以我才能和他支持那麼久，但我心裏也知道，只要我稍一不慎，就得死在他手裏。」

蘇櫻嘆道：「他手下的確從來沒有活口。」

小魚兒道：「我既然知道遲早總要遭他的毒手，連逃也逃不了，心裏就在打主意了，我就算要死，也不願死在這種人手裏。」

蘇櫻道：「所以你就……你……」

小魚兒道：「所以我就一步步向後退，退到牆角。」

蘇櫻道：「那牆角也有個機關，只要你踩到那裏，立刻有飛刀射出！」

小魚兒笑道：「你以為我不知道麼。」

蘇櫻訝然道：「你知道？你知道為何還要去？」

小魚兒大笑道：「我就因為已瞧出牆角有機關，就因為已瞧出他要將我誘到那裏去，所以才故意好像被他逼得無路可退，一腳踩上那機關，等飛刀射出來時，我也故意裝成無法閃避的模樣去挨那一刀。」

蘇櫻竟也愕住了，失聲道：「為什麼？你為什麼故意要上這個當。」

小魚兒笑道：「只因為我不願死在他手上。」

蘇櫻道：「但你可知道，那飛刀上也有劇毒？」

小魚兒道：「飛刀上就算有毒，也比他那雙鬼爪子好多了，我若被他那鬼爪子抓中，必死無疑，所以我才寧可去挨一刀。」

他大笑接道：「我算準他見我挨了一刀後，就不會再動手了，否則我只有和他打到死為止……現在你總該知道，我並不是真的上了他的當吧。」

蘇櫻瞧了他半晌，長長嘆了口氣道：「若論應變時智計之靈巧，手段之奇秘，心眼兒動得之快，世上只怕真沒有幾個人比得上你。」

小魚兒板起臉道：「你難道還不曉得我是天下第一個聰明人麼？」

# 第八十五章 色膽包天

蘇櫻「噗哧」一笑，過了半晌，悠悠道：「但你若非遇見我，你這天下第一的聰明人，還是一樣活不了，你……你該怎麼樣感激我才是？」

誰知小魚兒卻冷笑道：「你縱然不救我，也還是會有人來救我的。」

蘇櫻又怔了怔，道：「誰？」

小魚兒道：「張三李四，王二麻子，我現在也不知道是誰，但到時候總會有人救我的就是，你看我像個短命的人麼？」

蘇櫻輕咬著嘴唇，道：「如此說來，我倒是不該救你的了。」

小魚兒道：「哼。」

蘇櫻道：「我本該等著瞧瞧，看有那個笨蛋會來救你。」

小魚兒大笑道：「不錯，來救我的都是笨蛋，你說的簡直對極了。」

蘇櫻跺腳道：「你……你……」

小魚兒蹺起了腳，悠然笑道：「何況，就算沒有笨蛋來救我，我也照樣死不了的，『好人不長命，壞蛋活千年』，這句話你難道沒有聽過？」

蘇櫻終於還是忍不住笑了，吃吃笑道：「你呀……你這小壞蛋，可真叫人見了沒法子。」

小魚兒笑嘻嘻道：「說來說去，你實在不該救我的，現在你自己只怕都有些後悔了。」

蘇櫻道：「後悔？……我無論做什麼事，從來都沒有後悔過。」

她緩緩接道：「那日你身中毒刀之後，沒多久就暈迷不醒，魏無牙算定你必死無疑，就要叫人將你抬出去餵老鼠。」

小魚兒吐了吐舌頭，失聲道：「餵老鼠？」

蘇櫻道：「嗯。」

小魚兒全身都癢了起來，卻還是笑道：「好運氣呀好運氣……」

蘇櫻嫣然道：「你如今也知道你自己運氣不錯了麼？」

小魚兒笑道：「不是我運氣不錯，而是那些老鼠運氣實在不錯。」

蘇櫻愣然道：「你說老鼠的運氣不錯？」

小魚兒正色道：「我全身上下，裏裏外外，連筋帶皮帶骨頭，早就已壞透了，老鼠若是真的吃了我，不上吐下瀉才怪。」

他話未說完，蘇櫻已笑得彎下了腰。

小魚兒道：「你覺得很開心麼？」

蘇櫻笑著笑著，忽然不笑了，痴痴地怔了半晌，竟然幽嘆道：「你可知道，我從生下來到現在，從沒有這麼樣開心的笑過。」

她眼圈忽然紅了，垂下頭，不再說話。

小魚兒瞧了她很久，聳了聳鼻子，笑道：「你莫難受，我嘴裡雖這麼樣說，心裏還是很感激你的。」

蘇櫻垂首道：「我知道你嘴裏雖說得壞，其實心裏……心裏卻是善良的，但有些人嘴裏雖說得漂亮，一顆心卻比什麼都醜惡。」

小魚兒仰首大笑道：「你以為你很聰明？你以為你能看透別人的心事？」

蘇櫻搖了搖頭，不說話了，過了半晌，才緩緩接道：「那日我本來也沒有機會救你，但魏無牙恰巧來了個很重要的客人，就將那人迎入裏面說話去了，因為他一向不願意別人見著我。」

小魚兒笑道：「只因為人人都比他生得漂亮，他當然怕別人將你搶走。」

這句話像又觸動了蘇櫻的心事。她又垂下頭，又過了半晌才接著道：「他離開之後，我才能叫他那兩個小徒弟將你抬到這裏來，我對他們說，有種花一定要用死人做肥料才會開得鮮艷。」

小魚兒笑道：「這種話那兩個笨徒弟雖相信，魏無牙難道也會相信麼！」

蘇櫻道：「他的徒弟都對他畏之如虎，見了他，簡直連一個字都不敢說。」

小魚兒伸了個懶腰，道：「你難道是覺得我這麼聰明的人死了實在可惜，所以才救我的。」

蘇櫻一笑，道：「我也不知道究竟是為了什麼才會救你，也許……也許是因為你見了魏無牙時那種神氣，也許是因為你中了毒刀後，還瞧著我一笑……臨死前還要對我笑的人，我怎麼能眼看他真的去死。」

小魚兒撫掌大笑道：「我那一笑，笑得果然有用極了。」

蘇櫻道：「難道……難道你對我那一笑，就是為了要我救你的？」

小魚兒竟嘻嘻笑道：「否則我人都快死了，還有什麼好笑的。」

蘇櫻咬著嘴唇道：「你……你為什麼不騙騙我，就說是因為見了我之後，神魂顛倒，所以才不覺笑了出來……」

小魚兒道：「現在你既已救了我，我為什麼還要騙你，何況……你生氣時的模樣，比笑的時候還要好看得多。」

蘇櫻忍不住又「噗哧」一笑，道：「你究竟是為了什麼去找魏無牙的？」

小魚兒道：「我那天不早就說過了麼？……我去找魏無牙，只因為要去救我的朋友。」

蘇櫻道：「你怎知道你的朋友在那裏？」

小魚兒道：「我的朋友在一路上都留下了暗記，標誌說是到那……那見鬼的『天外天』去了。」

蘇櫻默然半晌，緩緩道：「但我卻可以告訴你，這三個月來，根本就沒有一個人到過那地方去，只有你……你是第一個闖進那地方去的人！」

小魚兒跳了起來，大聲道：「絕不會的！」

蘇櫻道：「你怎知那不是假的？」

小魚兒道：「那些標誌除了他們自己之外，絕沒有別人做得出來。」

蘇櫻嘆了口氣道：「他們也許是因為自己不敢闖入那地方去，所以叫你去為他們探路，為他打前鋒，他們也許是瞧著你不順眼，所以叫你去送死！」

小魚兒倒在椅子上，兩眼茫然瞪著前面，喃喃道：「絕不會的，絕不會的……他們從小將我養大，現在為什麼要害我……為什麼要害我？」

他突又跳起來，衝到鐵柵前，大聲道：「讓我出去，快讓我出去，我要去找他們問個明白。」

蘇櫻柔聲道：「你現在傷勢還沒有好，毒也還沒有完全去盡，怎麼能出去……你是天下第一個聰明人，怎麼如此沉不住氣？」

突聽一人陰惻惻笑道：「好溫柔呀！好體貼！」

小魚兒吃了一驚，嗄聲道：「什麼人？」

蘇櫻竟是絲毫不動聲色，甚至連嘴角的肌肉都沒有牽動一根，只是緩緩轉過身子，悠然道：「此間少有佳客，無論什麼人來了，我都是歡迎的。」

花叢中一人咯咯笑道：「只可惜在下來得很不是時候，是麼？」

蘇櫻微笑道：「閣下不想出來也無妨，只是好花多刺，刺上有毒，閣下若有什麼三長兩短，莫怪我不懂得待客之道。」

這次她話未說完，花叢中已有個人就好像屁股後被人踢了一腳似的，連蹦帶跳的竄了出來。只見這人一張三角臉，鷹鼻鼠目，那模樣叫人一看就噁心，身子卻偏偏穿著一身亮閃閃的錦繡衣衫，見了蘇櫻，竟當頭一揖，道：「在下小小的開了個玩笑，不想竟讓蘇姑娘小小的吃了一驚，恕罪恕罪。」

小魚兒見到這人原來是蘇櫻認得的，原來只不過是在找她開玩笑，心裏也就定了下來。

但這人樣子討厭，說話更討厭，小魚兒又恨不得「小小的」給他個耳括子，再「小小的」加上一腳。

蘇櫻也沉下了臉，冷冷道：「你來幹什麼？你師傅難道沒有告訴你，這地方不是你們隨便來得的！」

那人絲絲笑道：「在下小小的膽子，怎敢冒昧闖入蘇姑娘的洞府，但這次卻是師傅他老人家自己叫我來的。」

蘇櫻眼皮一轉，道：「他叫你來的？他叫你來幹什麼？」

那人眼睛瞇成了一線，笑道：「他老人家叫我來瞧瞧，那一定要用死人做肥料的花，究竟開得有多漂亮，只因他老人家有位客人，也想瞧瞧這種奇怪的花。」

這句話說出來，蘇櫻和小魚兒都不免吃了一驚。

蘇櫻冷冰冰的臉色，立刻和緩了，微笑道：「既是如此，我就帶你去瞧瞧那種花吧。」

那人道：「現在我卻不用去瞧了。肥料既然還在喝酒，那花自然還沒有開出來，是麼？」

蘇櫻眼皮流動，媚然道：「那麼你……你想怎麼辦呢？」

「在下小小的膽子，怎敢對師傅說謊，除非……」那人笑瞇瞇道：「除非姑娘能令我的膽子大起來。」

蘇櫻笑道：「你的膽子要怎麼樣才能變大呢？」

那人瞇著眼瞧著蘇櫻道：「常言道：色膽包天！這句話姑娘難道沒聽過？」

蘇櫻臉色微微一變，但還是笑著道：「你不怕你師傅吃醋？」

那人咯咯笑道：「不錯，師傅的確很會吃醋的，他老人家若是知道姑娘在和肥料喝酒……嘿嘿，那時他對姑娘你只怕就不會很客氣了。」

蘇櫻咬嘴唇，道：「其實你又何必要脅我，我本來就想和你……」

她嘴裡說著話，一隻手有意無意向鐵柵上扶了過去。

那人突然大笑道：「姑娘難道想將肥料放出來，殺了我滅口麼……嘿嘿，只要姑娘的手一碰上去，我立刻就走，不用片刻，師傅就會來的！」

蘇櫻的手果然放了下來，笑道：「你這人倒真是多心。但這裏總不是……總不是說話的地方呀，我們到屋裏去吧！」

那人趕緊搖手道：「不用不用……在下早已聽說過，姑娘那屋子裡機關巧妙，若是隨姑娘進去了，在下這小小的性命只怕就保不住了！」

蘇櫻柔聲道：「那麼你……你難道想在這裡……」她媚笑著，一步步過去。

誰知那人卻突然倒退了幾尺，道：「莫要過來。」

蘇櫻吃吃笑道：「你既然要我……為何又不讓我過去呢？」

那人詭笑道：「在下自然是要姑娘過來的，只不過卻要請姑娘先脫了衣服，而且要脫得乾乾淨淨，一件不剩。」

蘇櫻道：「我會不會武功，你難道還不知道？」

那人道：「姑娘雖不會武功，但那心眼兒之多，在下怎吃得消，只不過……」

他笑嘻嘻接道：「姑娘若是脫光衣服，在下就放心了，一個女人若是光赤赤的一絲不掛，她就玩不出什麼花樣來了。」

小魚兒在一旁瞧得幾乎已氣破肚子，這人簡直比狐狸還奸，比蛇還滑，無論誰遇著這樣的人那真是倒霉透頂。

只見蘇櫻嫣然一笑，一雙纖纖玉手，竟真的去解衣鈕。

小魚兒忍不住大聲道：「氣死我了。」

蘇櫻柔聲道：「你絕不會氣死的，我也絕不會……」

突聽「嗖」的一聲，一道尖銳之極、猛烈之極的風聲響過，那人吃了一驚，霍然轉身，後面卻什麼也沒有。

他愣了半晌，緩緩回過身來，喃喃道：「我難道遇見了鬼……」

接著，一根青竹「嗖」的飛來，竟活生生將他釘在地上，鮮血雨點般飛濺出來，這人在地上一陣抽搐，永遠也不能動了！

就連小魚兒這樣的眼光，竟都未瞧出這人是怎會倒下的，殺他的人出手之快，當真是駭人聽聞！

蘇櫻面色蒼白，道：「是……是那位前輩出手相救，請出來容我當面拜謝。」

風吹木葉，颼颼作響，四下竟寂無回應。

小魚兒大聲道：「到了這時候，你還不放我出來，讓我出去瞧瞧？」

蘇櫻嘆了口氣，道：「我現在若是讓你出來，就等於在害你，我這一生中從來沒有關心過別人的死活，只有你……」

小魚兒怒道：「我偏要死，你又怎樣？」

蘇櫻嫣然一笑，道：「我這人下了決心，永遠再也不會更改……你現在就算真的自殺，我想盡法子，也要將你救活的。」

小魚兒道：「你……你簡直不是人，是個女妖精。」

蘇櫻抿嘴笑道：「女妖精配小壞蛋，豈非正是天生一對麼？」說著說著，她自己臉也紅了，紅著臉逃了開去。

小魚兒瞧著她，竟似變得痴了，喃喃苦笑道：「天下竟會有這樣的女人，倒也少見得很，看樣子她竟像是要跟定我了，這倒是件麻煩事。」

只聽蘇櫻遠遠道：「你在這裡等著，我去瞧瞧那位前輩究竟在那裏，立刻就回來的。」

小魚兒忍不住道：「那人武功深不可測，你……你要小心了。」

蘇櫻笑道：「你放心，你還沒有死，我也捨不得死的，何況，這位前輩既然救了我，又怎麼會對我有惡意？」

語聲漸漸去遠，沒入樹影花叢中。

小魚兒搖頭嘆道：「這人看來比誰都柔弱，又有誰能想到她竟有這麼大的膽子，這麼硬的脾氣？」

※※※

蘇櫻分花拂柳，一面走，一面笑道：「這地方看來雖美，其實到處都有殺人的陷阱，前輩你救了我，萬一在這裏受了傷，卻叫我怎麼好意思？」

她面對著一個行蹤詭秘、武功深不可測的高手，竟還是一點也不顧及自身的安危，反而口口聲聲怕別人受了傷，只可惜那人就算聽見，也絲毫不領她的情，還是給她個不理不睬。

蘇櫻嘆了口氣，喃喃道：「這人倒真奇怪得很，既然救了我，卻又不敢見我，這是為了什麼呢？」

那敞軒中燈火仍是亮著的，也瞧不見人影，那「椅子」也還好生生的在那裡，不像有人動過的樣子。

蘇櫻轉了一圈，又回到那山洞去──這一下她臉色終於大變，那山洞前的鐵柵竟已被人開啟，裏面的小魚兒竟已不見了！

他難道真的不顧一切，逃了出去？

不會的，他絕不會是自己逃走的，這鐵柵他絕對無法開啟，能開這鐵柵的，算來只有魏無牙和他的首徒魏麻衣。

難道他們也到了這裏，將小魚兒劫走了？

若是換了別人，想到此點，必已驚惶失措，不知該如何是好了，但蘇櫻反而鎮定了下來。

小魚兒若真是被魏無牙劫走，那麼方才救她的那武林高手又到那裏去了？難道他救人後，立刻就走了不成？

何況，若真是魏無牙來了，小魚兒又怎會全未發出絲毫聲音，就老老實實的被他們劫走呢？

蘇櫻暗暗嘆了口氣，突聽遠處傳來了驚呼怒罵聲。這聲音竟正是小魚兒發出來的。

※※※

小魚兒目送蘇櫻遠去，剛端起酒杯，突聽「噹」的一聲，一粒石子擊在鐵柵上，火星四濺。

接著，鐵柵竟緩緩向上升了起來。

小魚兒又驚又喜，一時間竟怔住了，黑暗中卻已幽靈般現出一條人影，長袍高冠，目光森森冷冷瞧著小魚兒，卻不說話。

小魚兒長長吸了口氣，道：「你是來救我的？」

那人道：「嗯。」

小魚兒道：「殺了魏無牙的徒弟，也是你麼？」

那人道：「嗯。」

小魚兒道：「但你究竟是什麼人？為什麼要來救我？」

那人冷笑道：「你若不願出來，我再將這鐵柵放下也無妨。」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笑道：「你可得知道，無論你是為了什麼救我，我都不領情的，更不會感恩圖報。」

那人道：「你若會感恩圖報，我就不會來救你了！」

小魚兒笑道：「話既然說清楚了，我好歹就讓你救我一次吧。」

別人救了他，他非但不領情，反而像是要別人感激他似的，那人竟也絲毫不以為忤。

小魚兒一躍而出，喃喃笑道：「蘇櫻姑娘，抱歉了，以後有空，我說不定也會來看看你的，你對我的一番好意，我也心領了。」

只見那人身形飄飄盪盪，宛如御風而行。

小魚兒跟在後面，笑道：「閣下的輕功很不錯嘛。但你究竟要將我帶到那裏去？」

# 第八十六章 利令智昏

那人道：「到了你自然就知道的。」

小魚兒忽然停下腳步，道：「你莫以為你救了我，我就會跟你走，你此刻若不說明白，那麼抱歉得很，你走你的路，我就要走我的路了。」

那人回頭一笑，道：「難怪別人說你難纏難惹，如今看來，倒真的……」

他話聲忽然停頓，壓低聲音道：「小心，有人來了，說不定就是魏無牙。」

小魚兒真吃了一驚，道：「人在那裡？」

那人拉住他的手，忽又冷冷一笑，道：「就在這裡！」

小魚兒又一驚，已覺得半身發麻，原來那人已扣住了他的脈門，五指如鐵，小魚兒那裏還能掙得脫，失聲道：「你……你這是幹什麼？」

那人也不說話，左手又閃電般點了他好幾處穴道。

小魚兒怒道：「你瘋了麼，既然救了我，為何又來暗算於我？」

那人冷笑道：「就因為你想不到，否則我又怎能得手。」

他嘴裡說著話，竟用條帶子將小魚兒吊在樹上。

小魚兒又驚又怒，怒罵道：「你這瘋子，畜牲，你究竟想怎樣？」

那人卻再也不瞧他一眼，拍了拍手，揚長而去了。

小魚兒忍不住怒罵道：「瘋子，瘋子……我怎地總是撞見些瘋子。」

※※※

蘇櫻聽見小魚兒的怒罵聲，亦是又驚又喜，無論如何，小魚兒總算還在這山谷裡，她正想追過去。

突聽黑暗中一人冷冷道：「你不必找了，我就在這裏！」

一人隨著語聲緩緩走出來，瘦骨嶙峋，麻衣高冠，雙顴高聳，鼻如兀鷹，目光睨睥之間，充滿冷漠倨傲之意。

蘇櫻竟不覺怔了怔，才長長吐出口氣，道：「原來是你！」

麻衣人道：「哼！」

蘇櫻嫣然一笑，道：「方才我就覺得殺人的手法很像你，但我卻想不到……」

麻衣人冷冷道：「你想不到我會來，是麼？」

蘇櫻嘆了口氣道：「我的確沒有想到，自從你和老頭子鬥翻之後，已經有四年……四年三個月沒聽過你的消息了。」

麻衣人仰面望天，道：「你倒還記得我。」

蘇櫻垂下了頭，道：「我怎麼會忘記你，你一向對我那麼好。」

麻衣人忽然怒道：「誰說我對你好，普天之下，我從來也沒有對誰好過。」

蘇櫻道：「你難道沒有？」

麻衣人長長吸了口氣，大聲道：「不錯，我也為了你，我瞧不慣他已半截入了土的人，還要……還要把你當做他的禁臠，別人只要瞧你一眼，他就要發瘋。」

蘇櫻默然半晌，道：「但你現在還是回來了。」

麻衣人冷笑道：「我要來就來，要去就去，誰管得了我。」

蘇櫻道：「不錯，連老頭子都有些含糊你，你走了之後，他常說這一生收的弟子雖多，但所得到他真傳的，卻只有你一個。」

麻衣人冷笑道：「你以為我的功夫是他教給我的麼？哼……魏無牙自私自利，苛刻成性，還有誰不知道，他收那麼多徒弟，只不過是想用些不要錢的佣人而已，幾曾將真功夫教給別人……他只不過傳授了我幾手皮毛功夫，就要人家去為他拚命，為他死！」

蘇櫻道：「那麼你的功夫……」

麻衣人冷冷道：「我的功夫只不過是一點一滴偷來的……在他練功的時候，我在暗中偷偷的瞧，偷偷的學來的。」

蘇櫻嘆道：「他對徒弟的確不好，但為何你……你現在為什麼又要回來呢？」

麻衣人道：「我……我只不過是想回來瞧瞧。」

蘇櫻眼波活動，微笑道：「你回來還是為了想看看我，是麼？」

麻衣人大聲道：「現在我已知道，你這人根本無情無義，無論別人對你多麼好，你既也不會放在心上，也不會感激。」

蘇櫻似是十分委屈，垂頭道：「我……我真是這樣的人麼？」

麻衣人道：「哼。」

蘇櫻道：「但你殺了魏十八，還是為了我，你看不慣他那麼樣欺負我，由此可見，你還是對我很好的，是麼？」

麻衣人突然大笑起來。

蘇櫻眨了眨眼睛，道：「你笑什麼？」

麻衣人戛然頓住笑聲，一字字道：「老實告訴你，我早已對你死了心了！我雖不屑去做那些揭人隱私，無恥密告的事，但無論你喜歡誰，我都再也不會放在心上！」

蘇櫻靜靜地瞧了他半晌，也緩緩道：「那麼，你為什麼要將我喜歡的人劫走呢？」

麻衣人冷冷一笑，道：「這原因你不久就會知道，現在你想不想先去瞧瞧他？」

蘇櫻道：「你說我想不想？」

麻衣人道：「好，你跟我來吧！」

※※※

小魚兒瞧見蘇櫻竟和這麻衣人一齊來了，而且兩個人看來還好像很熟，他又是驚訝，又是詫異，忍不住怒喝道：「這瘋子究竟是什麼人？你認得他？」

蘇櫻瞧見小魚兒竟已被人吊在樹上，不覺嘆了口氣，苦笑道：「天下第一個聰明人，怎會變成這樣子的？」

小魚兒怒道：「只因為我沒想到這人竟是個瘋子，做的事實在令人莫名其妙。」

蘇櫻道：「他就是魏無牙門下，武功最高的弟子。江湖中人提起『無常索命』魏麻衣來，誰不心驚膽戰，否則怎會連你都上他的當。」

小魚兒怔了半晌，長長嘆了口氣，道：「這人竟會是魏無牙的徒弟，看來我真的遇見鬼了。」

魏麻衣冷冷道：「既然遇見了，你還有什麼話說？」

小魚兒向他扮了個鬼臉道：「話是沒有了，屁到還有一個，你想不想聞聞？」

他頭下腳上，高高吊起，人的臉若是反過來看，本已十分滑稽，此刻他又做了個鬼臉，那樣子可實在令人不敢恭維。

蘇櫻忍不住「噗哧」笑出聲來。

魏麻衣縱是滿心氣惱，但瞧見他這付樣子，竟也忍不住要笑，當下扭轉了頭，瞪著蘇櫻道：「你喜歡的就是這人麼？」

若是換了別的女人，縱然滿心喜歡，也萬萬不好意思當面說出來，但蘇櫻卻連頭都未垂下，道：「不錯。」

魏麻衣冷笑道：「我本當你眼界很高，誰知你喜歡的卻是這種瘋瘋顛顛的笨蛋。」

蘇櫻笑道：「他本來就不錯，否則我……我又怎會被他迷上呢！」

魏麻衣怔了怔，道：「連這樣的話，你也說得出口。」

蘇櫻道：「我為何不敢說出心裏的話？這又不是什麼丟人的事，若是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心裏喜歡了別人，嘴裏卻不敢說，那才叫丟人哩……你說是麼？」

魏麻衣蠟黃的一張臉，竟也像是紅了紅，冷笑道：「你雖喜歡他，怎奈他卻未必喜歡你。」

蘇櫻道：「只要我喜歡他，無論他喜不喜歡我都沒關係，更用不著你來費心。」

魏麻衣道：「哼，你……」他也想反唇相譏，怎奈「哼」了一聲，就說不出話來。

蘇櫻一笑又道：「何況，就算他現在不喜歡我，我也有法子叫他喜歡我的。」

聽到這裡，小魚兒已忍不住大笑道：「好，說得好，我簡直現在就有些喜歡你了。」

魏麻衣面上陣青陣白，大聲道：「既是如此，他若死了，你必定十分傷心，是麼？」

蘇櫻微微一笑，道：「我早就知道你要以他來要脅我的，你究竟想要什麼？難道還不好意思說？」

魏麻衣瞧著她那如春水般的眼波，瞧著她那在輕衣下微微起伏的胸膛，只覺心跳加速，嘴唇發乾，道：「……我要你……」

突然大喝一聲，身形急轉，在自己胸膛上打了七八拳，眼睛再也不敢去瞧她，大聲道：「我只要你說出你昨日聽到的秘密！」

蘇櫻忽然笑道：「其實你就算要的是我，我也會將自己給你的，只恨你竟沒有這個膽子，將大好機會平白錯過。」

魏麻衣怒吼一聲，轉身抓住她的肩頭，嘶聲道：「你……你這臭丫頭，小賤人，你……你……你……」

他說了一句，又說不出來，忽然反手一掌，向蘇櫻臉上摑了過去，誰知蘇櫻竟不閃避，反而轉臉迎了上去，道：「你要打，就打吧，但你忍心打得下手麼？」

只見淡淡的星光，自樹梢漏下，照射在她臉上，她星眸如絲，鮮花般的面頰更似吹彈得破。

魏麻衣這一掌竟硬生生地在半空中頓住，再也打不下去。

蘇櫻卻將整個身子都偎了過去，閉著眼道：「你打呀，你怎麼不打了。」

魏麻衣身子似乎發起抖來，心裡恨不得立刻就將這軟玉溫香，抱個滿懷，偏偏又沒臉真的伸出手去。

小魚兒瞧得又好氣，又好笑，突見蘇櫻一隻春葱般的纖纖玉手上，不知何時已戴起了個發亮的戒指。

他頭下腳上，眼睛正對著這戒指，星光下瞧得清楚，這戒指上竟有根又尖又細的銀針。

蘇櫻扭動著腰肢，嘴裡含含糊糊的，也不知說些什麼，這隻戴著戒指的手，卻向魏麻衣脖子上摟了過去。

魏麻衣脖子上的細皮，只要被這根銀針劃破一絲，他就再也休想活了；而他此刻心跳氣喘，眼睛發紅，一顆心已飄飄盪盪地不知飛到那裏去了，怎麼想得到這要命的無常已離他不到半寸。

誰知小魚兒竟然大喝道：「小心她的手！她手上有毒針！」

魏麻衣狂吼一聲，舉手一掌，將蘇櫻推出數尺。

蘇櫻身子撞到樹上，瞪眼瞧著小魚兒，失聲道：「你……你瘋了麼？」

蘇櫻咬著嘴唇，不說話，魏麻衣又驚又怒，但實也不懂小魚兒為何反來救他，是以瞪著眼站在那裏，也沒有說話。

只聽小魚兒笑道：「我救他，只因我也想聽聽你那秘密。」

蘇櫻道：「……你說什麼？」

小魚兒接道：「你寧可將自己肉身布施，也不肯說出這秘密，可見連你自己都將這秘密瞧得比自己身子還要緊得多。」

蘇櫻道：「他不敢殺我的，只因他殺了我後，就再也休想知道那秘密了。」

小魚兒截口笑道：「我倒想聽這秘密，只有讓他要脅你，你才不得不說出來，他若被你殺了，這秘密只怕你再也不會說出來，我豈非也聽不到了。」

蘇櫻跺腳道：「但我既然救了你，這秘密，難道以後不肯告訴你麼？」

小魚兒笑道：「那是兩回事。你見我要死，心裡著急，才會將這秘密說出來，等我被救下來後，你卻又怕我走了，那時你就會用這秘密來釣住我，說不定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肯說出來，我怎麼能等得及。」

他大笑接道：「老實告訴你，你救了我後，我說不定立刻就要走的，那時我豈非永遠也聽不到這秘密了，我心裏豈非要難受一輩子。」

這番話說出來，就連魏麻衣聽了，都有些哭笑不得，蘇櫻更聽得幾乎氣破肚子，大聲道：「這秘密既如此重要，你若也要一旁聽見了，他怎會放過你，你……你自命天下第一個聰明人，怎地連這點都未想到。」

小魚兒大笑道：「朝聞道，夕死可矣，我只要能聽到如此精采的秘密，死了也沒什麼關係。」

蘇櫻瞧了瞧小魚兒，又瞧了瞧魏麻衣，忽然嬌笑著道：「有趣呀有趣，天下竟有這樣的人，這樣的事，我本來絕不會為了任何人說出這秘密，但為了你……」

小魚兒道：「為了我，你願說麼？」

蘇櫻轉向魏麻衣，臉立刻沉了下來，緩緩道：「其實我就算將移花接玉的秘密告訴你，也沒有用的，你反正學也學不會，破也破不了……」

魏麻衣還未說話，小魚兒已變了顏色，失聲道：「你說什麼？移花接玉的秘密？」

蘇櫻道：「不錯，移花接玉的秘密，也就是武學中最大的秘密，他們師徒就為了這秘密，二十年來食不知味，睡不安枕。」

小魚兒瞪大了眼睛，道：「你……你知道移花接玉的秘密？」

魏麻衣早已沉不住氣了，嗄聲道：「只要你說出來，學不學得會就是我的事了。」

蘇櫻道：「好，你聽著……」

一句話還未說完，突聽小魚兒放聲大喊道：「天靈靈，地靈靈，玉皇大帝聖旨令，觀音菩薩柳枝瓶，外加閻王老子，牛頭馬面，你們快來救我呀。」

他窮吼鬼叫，又叫又嚷，蘇櫻說些什麼，魏麻衣一個字也聽不見了，他一步竄過去，大怒吼道：「你小子瘋了麼？」

小魚兒朝他扮了個鬼臉，笑嘻嘻道：「我沒有瘋，只是這秘密我已不想聽了。」這句話說出來，蘇櫻又怔住了。

魏麻衣更是暴跳如雷，吼道：「你本來拚命想聽這秘密，如能聽到移花接玉的秘密，正是死了也不冤，如今為何反而不想聽了？」

小魚兒笑道：「別的秘密我倒也想聽聽，但這移花接玉的秘密麼……嘿嘿，我三歲時就知道了，再聽豈非無趣。」

魏麻衣怔了怔，道：「你……你也知道？」

小魚兒道：「這秘密若是由蘇櫻說出來，你練到一百歲也休想練得成，何況你連五十歲都未必活得到。」

蘇櫻吃吃笑道：「這話倒也不錯。」

小魚兒道：「但這秘密若由我說出來，不出三天，你就可練成，只因我所知道的，乃是移花接玉功的速成捷徑。」

魏麻衣聽得臉都熱了起來，忍不住動容道：「只要你真能說出來，我……」

小魚兒正色道：「我也不要你感激我，只要你放了我就是。」

魏麻衣道：「是是是，在下一定……」

小魚兒截口道：「好，你聽著，我一面說，你一邊練。」

小魚兒道：「移花接玉的行功要訣，第一步就是要你手為腳，倒立而起，昂起頭，分開雙足屏息靜氣。」

魏麻衣皺眉道：「這算什麼功夫？」

小魚兒正色道：「你要知道，移花接玉的最大奧妙，便是一切都反其道而行，練功的姿勢，自然也得要如此。」

魏麻衣雖然有些懷疑，但只要能學到移花接玉，他委實不惜犧牲一切，只要有一點機會，他也不肯錯過。蘇櫻抿嘴在一旁瞧著，也不說話。

只見魏麻衣身子一挺，已倒立而起，雙足微分，頭抬得高高的，那模樣活脫脫像是一隻蝦蟆。

小魚兒板著臉瞧著，臉上連一絲笑容也沒有，道：「膝蓋再彎些，頭再抬得高些。」

魏麻衣倒真聽話得很，立刻照話做了道：「這樣行了麼？」

小魚兒道：「馬馬虎虎，將就使得了。」

說完了這句話，就再也沒有下文。

要知魏麻衣縱然內力深湛，但這姿勢實在要命，武功再高的人擺出這種姿勢，也不免吃力得很。

盞茶功夫過後，魏麻衣頭上已快流汗，忍不住道：「還要等多久？」

小魚兒道：「好，現在你真氣已沉至胸膛，第一步已可算準備好了，第二步的功夫未做前，先得放個屁。」

魏麻衣怒道：「我看你簡直在放屁。」

他雖然又驚又怒，但生怕前功盡棄，還是不敢站起。

小魚兒道：「你要知道，屁乃人身內之濁氣，我要你放屁，正是要你先將體內濁氣驅出，然後才能開始練功夫。」

# 第八十七章 汝奸我詐

魏麻衣聽小魚兒要他放屁，心中一想，這倒也有理，只好放了個屁，要知內功高明的人，本可隨意控制自己身體裏的氣脈，放個屁並非難事。蘇櫻早已掩住鼻子，轉過身去，肩頭不停的在動，像是忍不住要笑，小魚兒卻仍是一本正經，道：

「這個屁要脫下褲子來放才算的。」

魏麻衣道：「脫……脫……」

他臉已脹得通紅，連話都說不出了。

小魚兒道：「這一步就叫做脫了褲子放屁，放個痛快。」

要知他非但不是呆子，而且陰沉狡猾，只不過想學「移花接玉」的心太熱了一些，頭未免有些暈了，正是所謂「利令智昏」，小魚兒才會有機可乘，此刻魏麻衣越聽越不對，翻身躍起，怒道：「這……這究竟算什麼功夫？」

小魚兒還是板住臉，道：「這就叫呆子放屁功，比那移花接玉可要厲害多了。」

魏麻衣雙拳緊握，全身發抖，簡直活活要被氣死。蘇櫻也忍不住笑得花枝亂顫。

小魚兒這才放聲大笑道：「呆子，你想我真會『移花接玉』，還會被你吊在樹上麼？你讓我上了個當，我若不也讓你也上個當，怎麼對得起你。」

蘇櫻嬌笑道：「但你……你這樣做得也未免太缺德了。」

小魚兒大笑道：「要想佔我便宜的人，總得吃些虧的。」

魏麻衣怒吼道：「你要我上當，我就要你的命！」怒吼聲中，撲了過去。

小魚兒卻大呼道：「天靈靈，地靈靈，天兵神將，大鬼小鬼，再不出來救駕，我就要罵了。」

「像你這樣的人，鬼也不會來救你的。」魏麻衣手指已向小魚兒啞穴點了過去。

就在這時，突聽黑暗中一人陰惻惻道：「你又不是鬼，怎知鬼不會來救他？」

※※※

這語聲飄飄渺渺，若斷若續，連一點生氣都沒有，那裏像是活人發出來的聲音，而且語聲發出時，本在西面，一句話說完，已到了東面。

深夜荒林，驟然聽見這樣的聲音，真教人不寒而慄。

只見黑暗的蒼穹下，樹梢頭，果然有條灰白色的影子，一身麻衣在風中獵獵飛舞，看來當真是鬼氣森森，不像活人。

魏麻衣究竟不是等閑人物，瞧見對方的影子後，反而沉住了氣，一步步走過去，冷冷道：「閣下既然想做鬼，我就成全了你吧！」

語聲中，已有一蓬銀雨，向樹梢暴射而去。

由下往上，本難使力，但魏麻衣的腕力當真不同凡響，這一蓬銀雨去勢之急，竟比強弩硬箭還急幾分。

樹梢上的影子驚呼一聲，落葉般飄了下來。

魏麻衣冷笑道：「看你還裝神弄鬼……」

話猶未了，只聽一人哈哈笑道：「死一次是鬼，死兩次還是鬼，你再往這裡瞧瞧。」

魏麻衣大驚回首，那灰白色的影子赫然竟已到了左面十丈外的樹梢上，一雙灰白色的眼睛，正俯首瞪著魏麻衣冷笑。

魏麻衣縱是藝高人膽大，此刻手腳也不禁有些發冷，就在這時，突聽身後一人哈哈大笑道：「這麼大一個人，難道也會被鬼嚇著麼？」

魏麻衣霍然翻身，只見一個滿臉笑容的圓臉和尚，搖搖擺擺走了過來，魏麻衣蓄氣作勢，厲聲道：「你難道也是鬼麼？」

那和尚哈哈笑道：「和尚不是鬼，和尚是捉鬼的和尚。」

魏麻衣冷笑道：「既然如此，和尚你就將那鬼捉來吧！」

那和尚道：「那不是鬼……哈哈，鬼不在那裡。」那和尚的手突然往旁邊黑暗的林中一指！

魏麻衣情不自禁，隨著他手指之處瞧了過去，只見黑暗中不知何時，已坐著條人影，手裡拿著白生生一件東西，正吃得津津有味。

魏麻衣眼觀四面，心裏在籌思著對敵之策，要如何才能將對方幾人一連擊倒，嘴裏卻笑道：「但鬼那有如此好吃的？」

那和尚道：「哈哈，他不信……你為何不讓他瞧瞧。」

樹林裏那人嘻嘻一笑，將手裏的東西向魏麻衣拋了過來，魏麻衣不由自主的伸手一抄。

他只覺這東西軟軟的，嫩嫩的，仔細一瞧，竟是半截手臂，上面牙印宛然，而且是已煑熟了的。

這下子魏麻衣真的吃了一驚，只覺半邊身子都麻了，趕緊將這半條人臂遠遠拋了出去。

樹林裡那人又伸手接住，嘻嘻笑道：「這地方人都有老鼠臭，不能吃的，我好容易才找到一個能吃的人，節省著吃了三天，只剩下這半截手了，你若拋了豈非可惜。」一面說著，一面又放懷大嚼起來，嚼得吱吱喳喳的響。

魏麻衣幾乎忍不住吐了出來，情不自禁地往後退。嗄聲道：「各……各位究竟是什麼人？究竟要想怎樣？」

突聽又是一人冷冷道：「這裏只有我一個人，你有什麼話，找我來說吧！」

語聲中一人大步走了過來，身子又高又瘦，白衣如雪，袖長及地，一張慘白的臉，冷得像冰，簡直比鬼難看得多。

魏麻衣厲聲道：「好，你既是人，我也要讓你變鬼！」

他出手當真是快如閃電，話聲中招已遞出。

這一抓他五指已貫滿真氣，若是被他抓著，鐵石也將洞穿，那白衣人竟似變招不及，閃避無力。

魏麻衣一抓就抓住了他的手，突然手裏冷冷冰冰，抓住的那裏是隻人手，大驚之下，白衣人已獰笑道：「撒手！」

只聽「嘶」的一聲，他長袖一分為二，魏麻衣但見對方的「手」已自他掌心劃過，鮮血立湧而出。這白衣人的手，竟是隻鋼鈎！

魏麻衣手掌雖不重，但生怕對方鈎上有毒，更是不敢戀戰，身形倒縱，便待衝出。

忽然間，又聽得一人怒喝道：「無牙門下，豈是臨陣脫逃的人，不管他們是人是鬼，你怕什麼？」

只見這人身形瘦小如童子，一張也說不出有多難看的臉上，卻生著一部很好看的鬍子，長鬚飄飄，幾乎已飄在地上。

他頭戴金冠，長袍上碧光閃閃，看來又是可笑又是可怕，樹林裏那吃人的鬼驚呼一聲，道：「魏無牙來了！鬼也害怕，還是溜吧。」

這時樹林裏連人帶鬼都逃了個乾淨，只有小魚兒吊在樹上，蘇櫻也早已不知走到那裡去了。

魏麻衣嘆了口氣，苦笑道：「弟子如今才知道，無論如何，還是比不上師傅的。」

魏無牙冷笑道：「你知道就好。」

他袍袖一揮，又道：「那人傷了你那裏？可有毒麼？伸出手來讓我瞧瞧。」

魏麻衣緩緩伸出手，突然一掌向魏無牙擊出。

這一掌出手很急，魏無牙卻似早已算準他有這一著，身子一閃，後退一丈開外，怒叱道：「好個孽徒，敢對師傅如此無禮。」

魏麻衣狂笑道：「你易容的本事雖不錯，但想扮魏無牙，還差得遠哩！」

那魏無牙也哈哈笑了起來，道：「好，居然被你瞧破了，但我且問你，我學得那點不像。」

魏麻衣大笑道：「你難道不知道他天生殘廢，兩條腿有如嬰兒，走起路來就像爬一樣，他生怕別人瞧見，是以從不自己走路……」

只聽哈哈一笑，那和尚又從黑暗中跳了出來，拍手笑道：「小嬌兒這次可栽了跟頭了。」

那吃人的鬼也忽然出現，大笑道：「像魏無牙那麼醜怪的人，天下也找不出第二個，的確是誰也扮不像的，我早就知道你下的苦功都白費了。」

那人身子一長，忽然長高了兩尺，道：「現在我只想該用個什麼法子，讓魏無牙走兩步瞧瞧。」

魏麻衣忽然翻身，箭一般掠回小魚兒身旁，抽出一柄碧綠的匕首指著小魚兒的咽喉，喝道：「你們可是來救他的麼？」

那吃人的鬼大笑道：「你要殺他，你殺得了他麼？」

笑聲中，倒吊在樹上動也不能動的小魚兒，突然能動了！非但能動，而且動作簡直比閃電還快。他兩隻手一動，就點了魏麻衣的幾處穴道。

魏麻衣大駭之下，連還手都來不及，全身已被制住，小魚兒順手奪過他的匕首，指著他的咽喉，哈哈笑道：「你又上了我的當了。」

魏麻衣只有瞪著眼，咬著牙，到了這地步，他還有什麼話好說，小魚兒笑嘻嘻瞧著他，道：「你現在總該知道，我的便宜是不好佔的了吧！你若佔了我的便宜，我遲早連本帶利都要收回來的。」

那吃人的鬼搖搖擺擺走了過來，在魏麻衣脖子上嗅了嗅，面上忽然露出大喜之色，撫掌笑道：「妙極妙極，這人身上已沒有什麼老鼠臭了，若多加些葱薑作料，用上好的醬油來紅燒，已勉強可以吃得。」

魏麻衣目中滿是驚懼之色，瞪著他嗄聲道：「你……你莫非是『不吃人頭』李大嘴。」

那吃人鬼仰天笑道：「我已有二十年未在江湖走動，不想還有人記得我的名字。」

魏麻衣全身都軟了，別人若要吃他，他還未必相信，但李大嘴若說要吃他，那可就不是說笑的了。

小魚兒笑嘻嘻道：「你何苦再駭他，若是駭破了苦膽，肉豈非吃不得了。」

突見一個人自樹梢凌空翻下來，一身白麻衣衫飄飄飛舞，落到魏麻衣面前，瞧著他裂嘴一笑道：「你只認得『不吃人頭』李大嘴？可認得我麼？」

這人就是方才被魏麻衣用暗器從樹梢打下去的，一頂白麻冠上。還留著根銀針，顯見方才雖未真的被打中，少不得也要駭一大跳。

魏麻衣瞧了他一眼，閉上眼睛，嘆道：「裝神弄鬼的人，我早該想到你是『半人半鬼』陰九幽的。」

那人卻折了段樹枝，撥開他的眼皮，道：「你再睜大眼睛瞧瞧，陰九幽是在那裏。」

魏麻衣只有張開眼睛，望了過去，只見樹梢上還飄飄盪盪地站著條麻衣人影，打扮得和面前這一個人一模一樣。

方才裝鬼的，原來是兩個人，難怪「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瞻之在左，忽焉在右」，說穿了竟是一文不值。

魏麻衣長嘆了一聲，苦笑道：「十大惡人，今日究竟來了幾個？」

那人道：「也不太多，只不過六個，老子就是『損人不利己』白開心，你小子可曾聽過老子的大名？」

魏麻衣冷冷道：「我早已聽說，白開心在十大惡人中，可算是最沒用的一個，只不過是江湖中人勉強拿來湊數的。」

白開心臉色變了變，但瞬即大笑道：「你莫要挑撥離間，老子今年已四十八，再也不會上這種當了。」

那和尚拍手道：「白開心果然長成大人了，只不過你明明已五十二，為何說四十八，你又不是女人，何必瞞歲哩。」

白開心瞪眼道：「我老婆還未娶著，若不瞞幾歲，還有誰嫁給我。」

他又拍了拍魏麻衣肩頭，又道：「你可得記著，這和尚笑裏藏刀，最不是東西。」

魏麻衣嘆道：「好一個『笑裏藏刀』哈哈兒！」

他眼睛向那面色慘白的白衣人瞧了過去，道：「你是……你是……」

白衣人長袖一翻，露出了雙手──右手竟是一隻雪亮的鋼鈎，左手上光芒閃閃，其紅如血！

魏麻衣失聲道：「血……血手杜殺！」

杜殺道：「哼！」

魏麻衣慘笑道：「好，好，好，原來『十大惡人』真的到了六個，我魏麻衣落在你們手裏，還有什麼話說？」

杜殺冷冷道：「不錯，你只有死！」

他一步步走過來，光芒閃動處，鋼鈎向魏麻衣咽喉劃了過去。

李大嘴趕緊拉著他的手，道：「這使不得。」

杜殺厲聲道：「你想怎樣？」

李大嘴笑道：「杜老大的事，小弟怎敢攔阻。只不過，他身上的肉本已不多，若先殺了他再煑，失血過多，肉更沒有滋味了。」

杜殺道：「哼。」

他緩緩放下了手，魏麻衣卻已顫聲呼道：「李大嘴，你我究竟同是武林一脈，你殺了我，我死而無怨，但你又怎能……怎能……」他只覺一陣噁心，胃裡的東西都吐了出來。

李大嘴捏著魏麻衣身上的肉，喃喃道：「像這麼大一個人，用兩斤醬油，一斤料酒，十文錢的葱薑只怕就夠了，自然還要加五文錢的五香八角。」

魏麻衣全身都麻了，終於顫聲道：「求求你，我……我……求求你好麼……」

李大嘴兩隻手一提，將魏麻衣整個人都提了起來，笑道：「各位，小弟肚子餓了，要先走一步……」

他話未說完，魏麻衣已狂吼一聲，暈了過去。哈哈兒拍手笑道：「嚇昏了，嚇昏了，李大嘴果然有兩下子。」

白開心摸著魏麻衣的頭，道：「這小子醒了後，想必會乖乖的聽話了，咱們要挑魏無牙的老鼠洞，也就全要靠這小子幫忙。」

哈哈兒道：「正是如此，否則咱們何必花這麼多功夫來嚇他。」

小魚兒伸了個懶腰，笑道：「只苦了我，害得我在樹上多吊了半個時辰。」

屠嬌嬌瞧了他半晌，忽然道：「那姓蘇的丫頭明明已要說出『移花接玉』的秘密了，你為何反而要攔住她？」

白開心道：「是呀，你為何要攔住她，你不是要和花無缺拚命了麼？若能知道『移花接玉』的秘密，豈非就能穩操勝算？」

小魚兒懶洋洋一笑，道：「我知道他武功的秘密後，再和他打架還有什麼意思。」

白開心瞪了他半晌，長長嘆了口氣，道：「你原來是個好人。」

他忽又大笑起來，拍手笑道：「由哈哈兒、李大嘴、杜老大、屠嬌嬌、陰九幽，這五個人養大的孩子，居然會是個好人……狐狸窩裏出了條牧羊狗，咱們五個不覺得丟人麼？」

陰九幽，杜殺面色都微微變了。

# 第八十八章 飄忽無蹤

李大嘴卻立刻大笑道：「你也學會了屠嬌嬌的一手？也來挑撥離間了？」

屠嬌嬌嘻嘻笑道：「他挨了小魚兒一頓，他心裏一直不服氣哩。」

哈哈兒道：「不服氣又有什麼用？哈哈，十個白開心也鬥不過一個小魚兒的，你若是想出氣，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白開心也不生氣，笑嘻嘻道：「我又有什麼不服氣的？有一天狐狸若是被狗吃了，那我才是服氣哩。」

這句話說出來，連李大嘴臉色都變得有些難看了。

小魚兒卻似沒有瞧見，拍手大笑道：「損人不利己，果然是損人不利己。」

話猶未了，只聽一人銀鈴般笑道：「『十大惡人』，也果然名下不虛，我真佩服極了。」

一株四人合抱的大樹幹上，忽然開了個門，原來這株樹竟是空心的，裏面正好藏人，誰也休想找得著。

蘇櫻從樹裏面盈盈走出來，盈盈一禮，笑道：「名震天下的十大惡人來了，賤妾竟有失遠迎，恕罪恕罪。」

哈哈兒大笑道：「姑娘千萬別客氣，咱們這些人是天生的賤骨頭，有人對咱們一客氣，咱們就以為他要來動壞主意了。」

李大嘴忽然跳了起來，大嚷道：「走吧，走吧，快走吧。再不走我就受不了啦！」

屠嬌嬌道：「你受不了什麼？」

李大嘴道：「瞧見這丫頭的一身細皮白肉，我簡直連口水都快流了出來，但又明知道小魚兒絕不肯讓我吃了她的，再不走我豈非要發瘋。」

嘴裡說著話，已揹著魏麻衣，如飛似的走了出去。

白開心也跳了起來，道：「我也要走，瞧著這嬌滴滴的美人兒，我這光棍也實在有些心動，不如還是快走了，眼不見為淨，也免得和小魚兒爭風吃醋。」

話聲中，凌空一個翻身掠出三丈外，霎眼就不見了。

哈哈兒也隨了出去，一面笑道：「不錯，再不走連和尚都要動凡心了。」

屠嬌嬌格格笑道：「幸好我還有一半是女人，否則……」瞟了小魚兒一眼，嬌笑著掠上樹梢一閃不見。

陰九幽陰惻惻笑道：「姑娘若做人做膩了，不妨來找我，做鬼有些時比做人有趣得多，這年頭漂亮的女鬼，更吃香得很。」

蘇櫻抿嘴笑道：「多謝指教，但我現在卻活得還蠻有趣哩。」

陰九幽指著小魚兒，大笑道：「你若是愛上了這個人，用不著多久，就會覺得活著無趣的……」等這句話說完了，笑聲已遠在十餘丈外。

杜殺瞪著小魚兒，笑道：「你還要在這裏耽多久？」

小魚兒笑道：「只怕用不著多久的。」

杜殺道：「你知道在那裏可找得著我們？」

小魚兒道：「知道。」

杜殺道：「好！」

他人已掠出林外，突又回首道：「小心些，漂亮的女子若要吃人時，連人頭都要吃下去。」

蘇櫻嬌笑道：「前輩只管放心，我的胃口一向不好，一向是吃素的。」

※※※

樹林裡忽然靜了下來，蘇櫻含笑瞧著小魚兒，道：「魏麻衣將你吊在樹上後，這些人已來了？」

小魚兒笑道：「他們來得正巧。」

蘇櫻道：「但你還是裝成不能動的樣子，來騙我。」

小魚兒笑道：「我本來可不是要騙你的，魏麻衣讓我上了一次當，我怎麼能就那樣放過他，我好歹也得要他知道厲害。」

蘇櫻道：「你本來雖不是為了騙我，但後來還是騙了我了。」

小魚兒聳了聳肩，道：「你若要這麼想，我也沒法子。」

蘇櫻道：「你知道我對你很好，所以就利用這點來騙我，讓我為你擔心，為你著急，我不顧一切來救你，你反而以此來要脅我說出心裏的秘密。」

她瞬也不瞬地凝注著小魚兒，眼波沉得像黑夜中的海水，小魚兒扭轉頭，忽又回頭一笑道：「我早就說過，我並不是好人，誰若對我好，準就要倒霉了。」

蘇櫻嘆了口氣，緩緩道：「世上大多數人，都生怕自己變得太壞，但你卻偏偏相反，你竟好像生怕自己變得太好了，總要做些事來證明你自己不是好東西……這究竟是為了什麼呢？這只怕連你自己也想不到的，是麼？」

小魚兒笑道：「這只怕是因為我天生是個壞胚子。」

蘇櫻瞧了他半晌，忽也一笑，道：「但你可知道，你並沒有自己想像中那麼壞麼？」

小魚兒笑道：「你且說來聽聽吧。」

蘇櫻緩緩道：「這只因你從小是跟著那些壞人長大的，所以在你心裏面，總覺得自己絕不可能變得太好。」

蘇櫻頓了頓又接著說：「而且，你還認為自己若是變得太好，就有些對不起那些將你養大的人，所以有時你不得不做些壞事來證明自己……」

小魚兒突然大笑起來，打斷了她的話，截口道：「你和我見面還沒有幾天，就以為很瞭解我了？」

蘇櫻道：「我本來也並不太瞭解，但見了那些人後，就明白了。」

小魚兒道：「哦？」

蘇櫻微笑道：「那些人真可算是壞人中的天才，已壞得爐火純青了，他們竟能將一件很卑劣低下，或是很惡毒殘酷的事，做得令人反而覺得很有趣。」

小魚兒道：「你用不著這樣罵他們，他們可沒有得罪你。」

蘇櫻一字字道：「你難道現在還未發覺，是他們將你誘入那……那老鼠洞去的。」

小魚兒又大笑起來，道：「笑話，這才是笑話，他們為何要騙我？」

蘇櫻道：「這也許是因為他們已發覺，你並不是和他們一樣的壞，他們認為你說不定會反叛他們，所以就故意做下那些標誌暗號，將你誘入那老鼠洞，要想假魏無牙之手，將你除去……」

小魚兒頓住笑聲，大聲道：「那麼我問你，他們既要害死我，方才為何又來救我？」

蘇櫻眼波流動，道：「這也許是因為他們忽然又覺得你有用了，殺了可惜，也許是因為他們並不想親手殺死你……」

小魚兒忽然跳了起來，大聲道：「放屁放屁，你說的話，我一個字也不相信。」

蘇櫻嘆了口氣，道：「我也不一定要你相信，只要你多加提防，也就是了。」

小魚兒哈哈一笑，道：「你叫我多加提防？我看你倒真該多加提防才是。」

蘇櫻嘆了口氣，道：「你說的不錯，這地方以後只怕真要變成是非之地了，看來我只怕也沒法子再在這裏耽下去，但是你……你難道發現了什麼？」

小魚兒悠然道：「一個被吊在樹上的人，瞧見的總要比別人多些的。」

蘇櫻道：「你究竟瞧見了什麼？」

小魚兒道：「我瞧見兩個人。」

蘇櫻噗哧一笑，道：「就算瞧見二十個人，也並不是一件什麼稀奇的事。」

小魚兒道：「但這兩個人卻稀奇得很。」

蘇櫻道：「哦？」

小魚兒道：「這兩個人早已藏在那邊的小山石後面了，我的朋友來救我時，他們已經在那裏，但他們卻好像根本不願管這邊的閒事，等到你和魏麻衣一走進這樹林子，他們就立刻飛也似的溜到那邊的屋子裏去，輕功居然是一等一的高手……」

蘇櫻非但沒有吃驚，卻反而笑了，柔聲道：「原來你還是關心我的。」

小魚兒冷笑道：「你若喜歡自我陶醉，我也沒法子，但現在可不是你自我陶醉的時候，那兩個人……」

蘇櫻又打斷了他的話，嫣然道：「你不必為我擔心，那是一對很有趣的夫婦，常常喜歡做一些自作聰明的事，男的一個還好些，女的一個總認為自己比別人都聰明得多，其實卻是個神經病。」

小魚兒板著臉道：「自以為比別人聰明的人，大多是有些毛病的，但我卻是例外，只因為我的確比別人聰明得多。」

蘇櫻道：「他們已走了麼？」

小魚兒道：「不但走了，而且還帶走了兩大包東西。」

蘇櫻怔了怔，道：「什麼時候走的？」

小魚兒道：「就在剛剛你笑得最開心的時候。」

他故意嘆了口氣，接著道：「現在，只怕你也笑不出了吧。」

誰知蘇櫻眼珠子一轉卻又笑了。

她笑著道：「他們偷走的不是兩包東西，是兩個人。」

這下子小魚兒倒真的怔住了，失聲道：「偷走了兩個人？是活人？」

蘇櫻道：「不能算活人，但也不能算死人，只能算是兩個半死不活的人。」

小魚兒長長吐出口氣，道：「看來這夫妻兩人的確是有點毛病……」

蘇櫻忽又笑道：「但他們卻等於幫了你一個忙。」小魚兒又怔住了。

蘇櫻接著道：「他們偷去的兩個人中，有一個就是要和你拚命的仇人。」

小魚兒的一顆心開始往下沉，嗄聲道：「你……你你是說……花無缺？」

蘇櫻笑道：「不錯。」

小魚兒就像是一隻被人踩著了尾巴的貓，跳起來大叫道：「你說花無缺被人偷走了？你為什麼不早說？」

蘇櫻苦笑道：「我怎知他被人偷走？你為何不早些告訴我？」

小魚兒突然左右開弓，打了自己兩個耳光道：「不錯，我為何不早些告訴你！我為何不攔住他們……」他一面叫著，一面就像瘋了似的竄出樹林去。

蘇櫻想攔住他時，他早已走得連影子都瞧不見了，樹林裏就只剩下蘇櫻一個人，痴痴的怔了許久，喃喃道：「蘇櫻……蘇櫻……你難道就這樣讓他走了麼？」

她忽然像是下了很大的決心，匆匆轉身奔回屋去，嘴裏還在不住的喃喃自語，道：「小魚兒……小魚兒……我不會讓你就這樣走了的，只因我知道再也找不到你這樣的人了，所以無論你走到那裏，我都要找到你。」

她身形剛消失在迷朦的小屋中，樹林邊的一棵大樹下，突然有一塊石頭向旁邊移動了起來。

石頭下面竟露出了個地洞！洞裡邊竟鑽出個人來！

他目送著蘇櫻身形消失，嘴角泛起一絲惡毒的微笑，喃喃道：「你用不著擔心，無論那小子走到那裏，我都會幫你找著他的！」

※※※

山坳處後的隱蔽處，忽然傳出一聲長嘶，原來竟有輛馬車藏在那裏，趕車的竟是鐵萍姑。

她雙眉深深地皺著，看樣子倒並非完全因為等著心焦，而是因為心裏實在有著太多，太複雜的心事。

突聽「嗖，嗖」兩聲，馬車上的木葉，也微微搖了搖。

鐵萍姑沉聲道：「是前輩們回來了麼？」

只聽白山君的聲音道：「是我們。」

白夫人的聲音笑道：「你放心，你的玉郎現在正好好躺在這裏哩。」

鐵萍姑驟然一帶韁繩，馬車便直衝了出去。

又轉過幾處山坳後，入山反而越來越深了，原來馬車並非向山外走，反而是向山深處行。

這時馬車裏卻傳出了江玉郎的呻吟聲。

他身子已縮成一團，忽而顫聲道：「冷……冷，冷死我了。」

但還未過多久，他卻又是滿頭大汗，不住嘶聲呼道：「熱，簡直熱得要命。」

這段路上，他竟是忽而冷得要死，忽而熱得要命，也不知折騰了多少次，白夫人不禁搖頭嘆息，道：「那丫頭也不知下了什麼毒，竟將這孩子折磨成如此模樣。」

白山君忽然冷笑道：「這小子和咱們既非親，又非故，只不過是慕名投奔而來的，你又何苦為他如此難受！」

白夫人摸了摸他的臉，嫣然道：「傻老頭子，你以為我真是為了他難受麼？我只不過是覺得那丫頭的手段太厲害了而已，你瞧咱們這位花公子……」

白山君竟也嘆了口氣，道：「這姓花的如此模樣，才實在是令人擔心。」

※※※

花無缺竟似已變得痴了。

他痴痴地坐在那裏，不言不動，目光中也是一片茫然之色，就像是全身都已麻木，什麼知覺都沒有。

此刻花無缺簡直和死人一般無二，只不過比死人多了口氣而已，別人無論問他什麼，他似乎完全沒有聽見。

森森林木中，竟有間小小的石屋，像是昔日苦行僧人面壁修行之地，卻被白山君尋來作藏匿之處。

花無缺竟是被人抱進來的。他非但聽不見別人的話，竟連路都不會走了。

白夫人瞧著他，皺眉道：「你看他是真的已變得如此模樣，還是裝出來的？」

白山君道：「這倒難說得很！」

鐵萍姑一直抱著江玉郎，坐在石屋外的樹下，她竟還是不敢面對花無缺，竟不敢進來。

此刻白山君目光閃動，忽然衝出去，道：「他現在是發冷還是發熱？」

鐵萍姑嘆了口氣，道：「他現在只覺全身都在疼，也不知是……」

話未說完，突覺雙肩一麻，左右肩頭上的「肩井」大穴，竟已被白山君閃電般出手點住。

白山君道：「聽說你是從移花宮中逃出來的，是麼？」

鐵萍姑咬了咬牙，道：「你……你既然已知道，為何還要來問我。」

白山君獰笑道：「既是如此，我就要借你的身子一用。」

他竟抓起鐵萍姑的頭髮，一把提了起來。

鐵萍姑懷裏的江玉郎，立刻呻吟著跌在地上，卻顫聲笑道：「無……無妨，前……前輩只管借去吧！」

這人果然是又狠又毒，到了什麼樣的時候，就說什麼樣的話，知道呼痛也沒有人理他時，他也就不喊疼了。

白山君拉著鐵萍姑衝進石屋，衝到花無缺面前，厲聲道：「你認得這女子是誰麼？」

花無缺眼睛直直地瞧著鐵萍姑，既不搖頭，也不點頭。

白山君獰笑著，他的手突然一撕，將鐵萍姑前胸的一片衣襟撕下，露出了那初為人婦後，豐滿而柔軟的胸膛。

鐵萍姑緊緊咬著牙，既未哀求，也未驚呼，只因她早已學會逆來順受，知道呼救哀求都沒有用的。

花無缺坐在那裏，面上也是全無表情，一雙眼睛也還是瞪得大大的，茫然瞧著鐵萍姑。

白山君厲聲道：「你還不認得她？好，我再叫你瞧清楚些！」

只聽「嘶，嘶」幾聲，鐵萍姑處子般苗條堅挺，卻又有婦人般成熟誘人的胴體，已赤裸裸站在花無缺的面前。

她兩條修長而緊夾在一齊的腿，已和胸膛同樣在深山空林的寒風中，微微顫抖了起來。

她目中雖已流出了羞侮委曲的眼淚，卻又流露出火一般的悲憤和怨毒，恨恨地瞪著白山君。

白山君卻只是瞪著花無缺的眼睛。

但花無缺的目光卻絲毫沒有迴避，還是茫然瞪著鐵萍姑，那誘人的胸膛，那光滑的小腹，那修長的腿……

在花無缺眼裏，竟好像完全是木頭似的。

白山君怒道：「你眼見你的同門這般模樣，還是不聞不問，也不怕將你們『移花宮』上上下下的人全都丟光了麼？」

他吼聲雖大，花無缺卻似連一個字都未聽見。

白山君獰笑道：「好，你既不怕丟人，我索性讓你人再丟大些。」

他抱起鐵萍姑赤裸的身子，竟要……

# 第八十九章 守株待兔

白夫人一直在含笑旁觀，這時才走過來，拍拍白山君的肩頭，笑道：「夠了夠了，你難道真想假戲真做，來個假公濟私，混水摸魚不成，這齣戲再唱下去，我可要吃醋了。」

他又拍了拍鐵萍姑的身子，笑道：「這只是在唱戲，你莫生氣。」

鐵萍姑閉上眼睛，眼淚終於一連串流了出來。

白夫人皺眉道：「你看你這死老頭子，把人家小姑娘氣成如此模樣。」

白山君哈哈笑道：「她若生氣，不妨把我的衣服也脫光就是。」

白夫人解下外面長衫，將鐵萍姑包了起來，柔聲道：「男人看見漂亮女人，總不免想佔佔便宜的，你也用不著難受………」

她將鐵萍姑抱出去，輕輕放到江玉郎身旁，笑道：「還是你們小兩口子親親熱熱吧。」

她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竟未解開鐵萍姑的穴道，像是知道鐵萍姑經過這番事後，就會偷偷逃走似的。

江玉郎雖已疼得面無人色，卻還是佯笑道：「到底是小孩子，人家開開玩笑，就要哭了。」

鐵萍姑忍不住痛罵道：「你……你……你究竟是不是人？」

江玉郎目光轉處，見到白山君夫妻都在屋子裏沒有出來，他這才長長嘆了口氣，壓低聲音道：「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我們現在落到如此地步，若是還要逞強，還想活得下去麼？」

鐵萍姑咬牙道：「我不怕死，我寧可死也不願被人像狗一樣的欺負。」

江玉郎道：「不怕死的，都是呆子。但你可想報仇出氣麼？」

鐵萍姑道：「當然。」

江玉郎微笑道：「那麼你就該知道，死人是沒法子報仇出氣的！」

※※※

白山君夫婦坐在屋子裏，你看著我，我看著你，神情都不免有些沮喪，他們辛辛苦苦，絞盡了腦汁，才將花無缺從蘇櫻那裏又偷了回來，為的自然只是想再設法從花無缺口中探出那秘密。

而此刻他們的苦心竟全都白費了。

白夫人長長嘆了口氣，站起來走出了屋子，白山君也沒有心情來問她要到什麼地方去了，只是瞪著花無缺苦笑。

過了半晌，突聽白夫人在外面驚呼道：「你快出來瞧瞧，這是什麼？」

白山君箭一般衝出屋子，只見江玉郎和鐵萍姑並頭躺在那裏，像是已睡著了，白夫人卻站在樹下發呆。

樹下面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堆落葉而已。

白夫人面上卻顯得又是驚奇，又是興奮，道：「你瞧這是什麼？」

只見落葉堆裏，有個小小的洞窟，像是兔窟，又像是狐穴。

白山君道：「但這只不過是個洞而已，你難道從來沒有瞧見過一個洞麼？」

白夫人忽然扭過頭，瞪大了眼睛瞧著他，就好像白山君臉上忽然生出了一棵銀杏樹來似的。

白山君笑道：「你難道連我都從來沒有瞧見過。」

她竟彎下腰，將洞旁的落葉都掃了開去，只見這地洞四面，都十分光滑平整，而且下面沒有別的出路。

白夫人道：「你再仔細瞧瞧這個洞。」

白山君動容道：「我懂了！這個洞是人挖出來的！」

白夫人拍手道：「這就是了，但這麼小的洞，又有誰能藏在裏面！」

白山君皺眉道：「但他已有二十年沒露過面，聽人說早已死了。」

白夫人淡淡道：「你想，像他這種人會死得了麼？誰能殺得了他？」

白山君嘆了口氣，道：「不錯，好人不長命，禍害活千年。」

白夫人吃吃笑道：「你還在吃他的醋？」

白山君板著臉道：「就算你的老情人快來了，你也用不著在我面前笑得如此開心。」

白夫人勾住了他的脖子，悄笑道：「老糊塗，我若是喜歡他，又怎麼會嫁給你？……來……」

白山君卻一把推開了她，大聲道：「不來。」

白山君狠狠在那堆落葉上踢了一腳，又道：「想起這小子說不定就在左右，我什麼興趣也沒有了。我要留在這裏。」

白夫人道：「為什麼？」

白山君一字字道：「守株待兔！」

※※※

江玉郎簡直難受得快死了，那裏能真的睡著──他只不過是閉起了眼睛，在裝睡而已。

他聽到這夫妻兩人竟為了地上有個洞而大驚小怪，心裏也不免很覺驚奇，聽到這夫妻兩人在打情罵俏，又覺得好笑，再聽到他們說這小洞裏竟能藏人，他幾乎忍不住要失聲問了出來：「這麼小的洞，連五歲小孩子都難以在裏面藏身，一個大人又怎麼能藏得進去呢？難道這人是侏儒不成？」

最後他又聽到白山君說：「守株待兔！」

江玉郎心念一閃，暗道：「他們等的這人，莫非就是『十二星象』中的『兔子』不成？」

要知這「十二星象」雖是江湖劇盜，武林殺星，但偏偏又覺得做牛做馬，大是不雅，所以又引經據典，為自己找了個風雅的名字。

鼠號「無牙」、牛號「運糧」，虎號「山君」，兔號「搗藥」，龍為「四靈之首」，蛇乃「食鹿之君」，豬為「黑面」，馬雖名「踏雪」，又號「虎妻」，羊號「叱石」，雞乃「司晨」，猴名「獻果」，狗號「迎客」，這十二個風雅的名字，正是出自詩韻。

十二星象中的「兔子」姓胡，自號「蟾宮落藥」，取的自然就是「月中搗藥」，卻始終不知道這人是男是女。

只因江湖中簡直就沒有幾個人瞧見過這胡藥師的真面目的，所以根本沒有人知道他長得是何模樣！

※※※

白山君果然坐在樹下，「守株待兔」起來。

白夫人靜靜地瞧了他半晌，忽然一笑，道：「你在這裏苦苦等著，兔子若是不來呢？」

白山君道：「他既已來過，必然知道你會回到這裏，有你在這裏，他還會不來麼？……嘿嘿，說不定他早已在暗中偷偷跟著咱們，想等機會見你一面。」

白夫人吃吃笑道：「我已經是老太婆了，還有什麼好看的？」

白山君冷笑道：「情人眼裏出西施，別人看來，你雖或已是老太婆，但在他眼裏，你說不定還是個小美人哩。」

聽到這裏，江玉郎實在覺得好笑，他想不到這一對老夫老妻，居然還在這裏拿肉麻當有趣。

突聽白山君一聲輕呼，道：「來了！」

江玉郎再也忍不住張開眼，偷偷一望，只見一段比人頭略為粗些，三尺多長的枯木，遠遠滾了過來。

※※※

這段木頭不但能自己在地上滾，而且還像長著眼睛似的，遇到前面有木石阻路，它居然自己就會轉彎。

深山荒林之中，驟然見到這種怪事，若是換了平時，江玉郎就算膽子不小，也一定要被嚇出冷汗來的。

但現在他已知道這段枯木必定與那胡藥師有關，已猜出胡藥師說不定就藏在這段枯木裏，所以也不覺得有什麼可怕了，只不過有些奇怪而已：「這段木頭比枕頭也大不了多少，人怎能藏在裏面？」

白山君卻瞬也不瞬地瞪著這段枯木，眼睛似乎要冒出火來，兩隻手也緊緊捏成了拳頭。

白夫人輕輕按住了他的手，嬌笑道：「老朋友許久不見，可不能像以前一樣，見面就要打架。」

那段枯木竟哈哈一笑，道：「多年不見，想不到賢伉儷居然還恩愛如昔，當真可喜可賀。」

白山君大聲道：「你怎知道咱們還恩愛如昔，你莫非一直在暗中偷看？」

那枯木笑道：「若非恩愛如昔，怎會有這麼大的醋勁，這道理自是顯而易見，根本用不著看的，是麼！」

笑聲中，這段枯木已滾到樹下。

枯木中竟忽然伸出個頭來。

江玉郎雖然明知木頭裏有人，但猝然間還是不免嚇了一跳──枯木上忽然生出個人的頭來，這無論如何，都是件非常駭人的事。

只見這顆頭已是白髮蒼蒼，但頷下鬍子卻沒有幾根，一雙眼睛又圓又亮，就像是兩粒巨大的珍珠。

最奇怪的是，這顆頭非但不小，而且還比普通人大些，枯木雖然中空，但這人頭塞進去，還是緊得很。

不但頭大，耳朵更大，而且又大又尖，和兔子的耳朵更幾乎完全一模一樣，只不過大了兩倍。

一個侏儒，又怎會有這麼大的頭，這麼大的耳朵？

江玉郎不由得更吃驚了，雖然還想裝睡，卻再也捨不得閉起眼睛，再看鐵萍姑，眼睛又何嘗不是瞪得大大的。

白夫人吃吃笑道：「十多年不見，想不到你還是如此頑皮？」

這人哈哈一笑，道：「這就叫，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白山君冷笑道：「你若以為女人還喜歡頑皮的男人，你就錯了。」

這人笑嘻嘻道：「哦，現在的風度難道改了麼？我記得頑皮的男人一向是很吃香的。」

白山君道：「頑皮的男人，自然還是吃香的，但頑皮的老頭子……嘿嘿，讓人見了只有覺得肉麻，覺得噁心。」

白夫人見到現在還有男人為她爭風吃醋，心裏實在說不出的開心：「看來我還沒有老哩！」

但面上卻故意做出生氣的模樣，板著臉道：「你們兩人誰若再鬥嘴，我就不理誰了。」

白山君大吼道：「你莫忘了，我是你的老公，你想不理我也不行。」

白夫人嬌笑道：「你瞧你，我又沒有真的不理你，你何必緊張得這樣子。」只見她眼睛發亮，臉也紅潤起來，像是忽然年輕了十幾歲。

那人嘆了口氣，笑道：「白老哥，看來你真是老福氣，看來只怕等你進了棺材，我這小嫂子還是年輕得跟大姑娘似的。」

白山君怒吼道：「你想咒我死麼？就算我死了，也輪不到你。」吼聲中，一拳擊了出去。

只聽「蓬」的一聲，那段枯木竟被他拳風震得粉碎，一個人自枯木中彈了出來，「嗖」的，竄上樹梢。

江玉郎竟連這人的身形都沒有瞧清楚。

只見這人一顆大腦袋從樹葉裏探了出來，笑嘻嘻道：「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但白老哥，我這次來，可不是為了來和你打架的。」

白山君吼道：「你是幹什麼來的？我這老虎雖不吃人，吃個把兔子卻沒關係。」

那人悠然笑道：「你若傷了我，只怕這輩子再也沒耳福聽到『移花接玉』的秘密了。」

白山君怔了怔，臉上立刻堆滿了笑容，大笑道：「胡老弟，你和我老婆是老朋友了，難道忘了她的脾氣？」

那人道：「她的脾氣怎樣？」

白山君道：「她最喜歡別人為她吃醋，我既然是她的老公，自然時常都要想法子讓她開心，其實……」

話未說完，「吧」的，臉上已挨了個摑子。

白夫人瞪著眼道：「其實怎樣？」

白山君也不生氣，笑嘻嘻道：「其實我也是真喜歡你的，只不過也很喜歡那移花接玉。」

白夫人眼珠一轉，也笑了。她又向樹上一瞪眼睛，笑罵道：「死兔子，你還不給老娘下來麼？」

那人大笑道：「是，老娘，我這就下來了。」

他隨著笑聲一躍而下，那裏是侏儒，竟是個昂藏七尺的偉丈夫，看來比白山君還高一個頭。

※※※

江玉郎瞧得眼珠子都快掉出來了，他實在想不出這麼大一個人，怎能藏入那麼一小段枯枝中去。

突見白山君走過來，望著他笑道：「原來你早已醒了。」

江玉郎連臉都沒有紅，笑道：「弟子迷迷糊糊的，並沒有睡得很沉。」

白山君道：「告訴你，這位就是名滿天下的胡藥師，江湖中人，誰不知道胡藥師的『鎖子縮骨功』，乃是武功絕傳，天下無雙。」

江玉郎失聲道：「鎖子縮骨功？難道就是昔年無骨道人的不傳之秘麼？」

白山君笑道：「算你小子還有些見識，現在你總該明白了吧。」

江玉郎道：「弟子明白了。」

白山君忽然一瞪眼睛，道：「既然明白了，還不快走遠些，難道也想聽聽那秘密？」

他心裏雖一萬個捨不得走，但又非走不可。鐵萍姑也咬著牙站起來，扶著他走入那石屋裏。

有風吹過，吹起鐵萍姑身上的袍子，露出了一雙修長筆直堅挺，白得令人眼花的玉腿。

胡藥師眼睛似乎發直了，笑道：「這小妞兒的腿可真不錯。」

白山君走過去，悄聲笑道：「她不但腿長得好，別的地方……嘿嘿。」話未說完，耳朵忽然被人擰住。

白夫人咬著牙笑罵道：「老色鬼，看你如此不正經，在外面一定瞞著我也不知搞了多少女人了，是不是？快說？」

胡藥師笑道：「據我所知，白老哥對你倒一向是忠心耿耿的。」

白夫人瞪了他一眼，道：「你用不著為他求情，你也不是好東西。」

胡藥師道：「哎喲，那你可真是冤枉好人了。」

白夫人「噗哧」一笑，放了手，笑道：「男人呀……十個男人，倒有九個是色鬼。」

白山君撫著耳朵，笑道：「閑話少說，言歸正傳，胡老弟，你可真的知道那秘密麼？」

胡藥師大笑了幾聲，才接著道：「我瞧見你們將魏老大的大徒弟魏麻衣拉到這裏來，嘀咕了半天，又叫他去找一個姓蘇的女子。」

白夫人道：「蘇櫻，就是魏老頭的命根子，你不知道麼？」

胡藥師笑道：「現在我自然知道了，當時我卻很奇怪，你們自己有路，為何叫別人去走，後來我又瞧見你們也在暗中悄悄跟了去。」

白夫人道：「那丫頭不願學武，但魏老頭的消息機關之學，卻全都傳給了她，而且據說青出於藍，比魏老頭還要高明得多！」

# 第九十章 巧計安排

胡藥師接著道：「我對消息機關之學總是學不會，所以也不敢胡亂走動，就找了地方躲起來，過了半晌，就瞧見魏麻衣將一個小伙子騙到我躲著的樹林裏去，而且還將那小伙子點了穴道，吊了起來。」

白山君笑道：「那時我們遠遠聽得有人在罵街，想必就是那小伙子在罵魏麻衣了。」

白夫人皺眉道：「這小伙子長得是何模樣？」

胡藥師道：「年紀大約二十不到，身材和我差不多，滿臉都是傷疤，應該其醜不堪，但也不知怎地，卻看來一點也不討厭，反而很討人喜歡。」

白夫人道：「據說近年來江湖中出了個小魔星，叫什麼魚的，好像是小魚……此人武功雖不十分高，但卻精靈鬼怪，又奸又猾，只見惹著他的人，沒有不上他的當的，連江別鶴那樣的人，見了他都頭疼。」

胡藥師默然半晌，微笑道：「不錯，那小伙子就是此人，他實在是個鬼精靈，魏麻衣也算是個厲害角色了，但後來卻被他捉弄得團團亂轉──」

白山君忍不住插口道：「但這人又和『移花接玉』的秘密有何關係？」

胡藥師道：「我問你，現在天下有幾個人知道『移花接玉』武功的秘密？」

白夫人道：「知道的人雖也有幾個，但會說出來的人卻一個也沒有。」

胡藥師笑道：「這就對了，不過，現在我卻有個法子能令其中一人說出來。」

白夫人道：「你能讓誰說出來？」

胡藥師道：「蘇櫻！」

白夫人嘆了口氣道：「你若能令那丫頭說出來，我就能令瓶子也開口了。」

胡藥師微笑道：「你不相信？」

白夫人又嘆了口氣，道：「好吧，你有什麼法子，且說來聽聽。」

胡藥師沉聲道：「我這法子，就著落在那條小魚的身上。」

白夫人皺眉道：「這是什麼法子？我不懂。」

胡藥師道：「那姓蘇的丫頭，已對小魚著了迷，只要我們能抓著那條小魚，無論要蘇櫻說什麼，她都不敢不說的。」

白夫人道：「這法子只怕靠不住吧，據我們知，那丫頭的心比石頭還硬，天下簡直沒有一個男人能讓她瞧在眼睛裏。」

白山君道：「無論這法子行不行得通，咱們好歹都得一試。」

胡藥師道：「一定行得通的，我親眼瞧見過它行通了。」

白夫人悠悠道：「只不過，咱們若想讓那條小魚入網，只怕還不容易。」

胡藥師哈哈笑道：「這張網可就要嫂子你來做了。」

白夫人嫣然一笑，向他送了個眼波，道：「你放心，越是調皮的男人我越有法子對付的。」

※※※

花無缺還是痴痴地坐在石屋裏，就像是個木頭人。

江玉郎和鐵萍姑走進來時，外面正在討論她那一雙玉腿，聽得這猥褻的笑聲，鐵萍姑眼淚不禁又快落了下來。

鐵萍姑忽然緊緊抓住江玉郎的手，嗄聲道：「我們為何不乘這時候逃走？」

江玉郎道：「你若一個人逃走，也許還可以逃出兩三里去，但還是要被抓住，你若揹著我，只怕連半里路都逃不出。」

鐵萍姑道：「那麼你……你想怎樣？」

江玉郎道：「等著，等機會，忍耐，拼命忍耐……」

他忽然一笑，接道：「你可知道，若論這忍耐的功夫，普天下只怕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我。」

這話倒當真不假，此人當真是又能狠，又能忍，否則多年前他只怕已死在「迷死人不賠命」蕭咪咪的地府中了。

鐵萍姑垂下頭不再說話。這時白山君夫婦和胡藥師已大步走入。

白夫人一直走到江玉郎面前，輕輕去揉他的雙肩，柔聲道：「這樣還疼不疼？」

江玉郎道：「疼……疼還是疼的，只不過已……已像是好些……」

話未說完，忽然殺豬般的慘叫起來。白夫人揉著他肩頭的一雙手，竟忽然貫注真力。

江玉郎的疼雖有一半是在裝假，也有一半是真的，此刻白夫人掌上真力，由他左右雙肩的穴道裏逼了進去，他全身立刻宛如無數根尖針所刺，上上下下，所有骨節像是都散了。

白夫人還是滿面笑容，柔聲道：「你是不是覺得舒服了些？」

江玉郎慘呼道：「求求你……放……放手……」

鐵萍姑也衝了過來，向白夫人撲了上去。但白山君出手如電，已把她手臂拗了過來。

白夫人笑道：「我只不過揉了揉他骨頭，你已如此心疼，我若殺了他，你豈非要發瘋？」

其實鐵萍姑現在已要發瘋了，瘋狂般大呼道：「你們不能這樣……你們不能……」

白夫人悠悠道：「只要你答應幫我們做一件事，我就立刻放了他。」

鐵萍姑想也不想，立刻道：「我答應，我答應……」

白夫人嘆了口氣，喃喃道：「想不到男女之間，愛的力量竟有這麼大。」

她終於放了手，輕輕拍了拍江玉郎的臉，又笑道：「小伙子，看來你只怕真有兩手，能令一個女人如此死心塌地的跟著你，這本事可真不小。」

胡藥師忽然笑道：「蘇櫻對那條小魚著迷的程度，比她還厲害得多。」

白山君大笑道：「如此說來，咱們這件事是必然行得通了。」

白夫人道：「現在你留在這裏，這兩人都交給你了。」

白山君道：「你只管放心就是。」

鐵萍姑還伏在江玉郎身上，輕輕啜泣著。

白夫人拉起了她，道：「你跟我走吧……但你千萬要記住，你若是不聽話，壞了我們的大事，你這情郎就要死在你手上了！」

※※※

小魚兒心裏雖然急得像火燒，但走得並不快。

他知道走快也沒有用的，走快了反而會錯過一些應該留意的事，但他現在卻連絲毫線索也不能錯過。

夜晚雖已過去，但半山雲霧凄迷，目力仍是難以及遠，遠處的木葉都似飄浮在雲霧裏，瞧不見枝幹。

連哈哈兒，李大嘴等人留下的暗號，現在都很難找得到，要想追查武林高手留下的足跡，自然更是難如登天了！

但遇著越是困難的事，小魚兒反而越是沉得住氣，他先找了個小溪，在溪水裏洗了洗臉，又定下心來，運氣調息了片刻，看看自己的傷勢是否已痊癒。

他真氣活動了一遍，覺得自己已和未受傷前沒有什麼兩樣，只不過躺在床上太久，腳下有些輕飄飄的。

他不禁微笑起來，喃喃道：「那丫頭將我受的傷說得那般嚴重，我就知道她是在嚇我，不讓我走……唉，女人，誰若相信女人的話，誰就要一輩子做女人的奴隸。」

但想到蘇櫻的溫柔與情意，他心裏還是不免覺得甜甜的。無論如何，一個人若被別人愛上，總是件十分愉快的事。

魏無牙的洞府在西面一個隱秘的山洞裏。

小魚兒雖然天不怕，地不怕，但剛吃了魏無牙一個大虧，餘悸猶在，還是不敢往西面去。

他坐在溪旁的石頭上，出了半晌神，正不知自己該往那裏去找花無缺，突見溪水上游，有樣紅紅的東西隨波流了下來。

小魚兒既然不肯放過任何線索，此刻自然也不肯錯過這樣東西，他立刻折了段樹枝，躍到前面一塊石頭上，將這件東西挑起來。

原來這竟是條女人的裙子，上面還繡著花，做工甚是精緻，看來像是大家婦女所穿著的。

但裙腰處卻已被撕裂了，竟似被人以暴力脫下來的。

小魚兒皺眉道：「如此深山中？怎麼有穿這種裙子的女人？這女人難道遇上了個急色鬼？」

他本來以為這又是魏無牙門下的傑作，但魏無牙的洞府在西面，溪水的上游卻在東南方。

就在這時，溪水中又有樣東西飄了過來，也是紅的。這卻是一隻女人的繡花鞋。

但現在小魚兒不但已動了好奇心，而且也動了義憤之心，只覺這急色鬼未免太不像話了，好歹也得給他個教訓才是。

溪水旁有一塊塊石頭，上面長滿了青苔，滑得很，但以小魚兒的輕功，自然不怕滑倒。

他從這些石頭上跳過去，走出三五丈後，又從水裏挑起個鮮花紅的繡花肚兜，更是已被扯得稀爛。

小魚兒皺眉道：「好小子，你不覺這樣做得太過分了麼？要知女人雖然大多不是好東西，但欺負女人的男人，卻更不是好東西。」

又往前走了一段，水裏竟又飄來一隻肚兜。這隻肚兜是天青色的，也已被撕裂。

小魚兒失聲道：「原來還不止一個女人，竟有兩個。」

他腳步反而停了下來，他忽然覺得，深山之中，絕不會跑出這麼樣兩個女人的，穿著這種裙子的女人，在大街上都很難遇得到。

就在這時，上游處傳來了一聲驚呼！呼聲尖銳，果然是女人的聲音。

小魚兒站在石頭上，又出了半晌神，嘴角竟露出一絲神秘的笑容，喃喃道：「女人，女人……為什麼我無論走到那裏，都會遇見些奇怪的女人呢？」

※※※

溪水盡頭，有峰翼然，一條瀑布，自上面倒掛而下，下面卻又有一塊巨石，承受了水源。

瀑布灌在巨石上，方自四面濺開，落入溪流中。那巨石上卻有兩個女人。

她們的身子竟已幾乎是全裸著的，飛瀑自峰巔直灌而下，全都沖激在她們身上，這股水力，顯然是十分強大。

她們修長而結實的玉腿，已被流水沖激得不住伸縮痙攣，滿頭秀髮，烏雲般散佈在青灰色的石頭上。

小魚兒到了這裏，也不禁瞧得呆住了。

這景象雖然慘不忍睹，卻又充滿了一種罪惡的誘惑力，足以使全世上任何一個男人面紅心跳，不能自已。

水霧、流雲、清泉、飛瀑、赤裸的美女，慘無人道的酷刑……這簡直荒唐離奇得不可思議。

小魚兒喃喃道：「這是誰幹的事？這人簡直是個天才的瘋子！」

只聽那兩個女子不住地呻吟著，似已覺出有人來了，顫聲呼道：「救命……救命……」

小魚兒大聲道：「你們自己不能動了麼？」

那女子只是不住哀呼道：「求求你……救救我們？」

小魚兒道：「是誰把你們弄成這樣子的？他的人呢？」

那女子呼聲漸漸微弱，嘴裏像是在說話，但小魚兒連一個字也聽不清，他現在站的一塊石頭距離她們還有兩丈遠近。

兩丈多距離以小魚兒的輕功，自然一掠而過，天下所有的男人，若有他這樣的功夫，若瞧見這樣的情況，都一定會掠過去的。

誰知小魚兒既不救人，也不走。

他竟在石頭上坐了下來，瞪著眼睛瞧著──這做法實在大出常情常理，除了他之外，世上再也沒有第二個人會做得出來。

※※※

石頭上的女人，自然就是白夫人和鐵萍姑。現在，白夫人也怔住了。她所安排的每一個計謀，每一個陷阱，本都是奇詭，突出，周密，有時幾乎是令人難以相信的。

她所佈置的每一個計劃中，都帶著種殘酷的，罪惡的誘惑力，簡直令人無法抗拒，不得不上當。

這一次，她知道對方也是個聰明人，自然更加倍用了心機，她算準無論是誰，被人在樹上吊了許久，一定要喝些水──尤其是聰明人，更會先找個地方喝水的，因為聰明人在辦事之前，總會令自己心神冷靜下來。

只要是男人，瞧見溪水中有女人被強暴的證物流過來，都會忍不住要溯流而上，瞧個究竟。

於是她就在這裏等著，展露著她依然美麗誘人的胴體，她認為天下絕沒有一個男人，瞧見這情況而不過來的。

但她還是不能完全放心，還是怕歲月已削弱了她胴體的誘惑力，所以她又將鐵萍姑也拉了下來。

她知道「小魚兒」這名字，就是從江玉郎嘴裏聽來的，自然也知道鐵萍姑曾經救過小魚兒一次。

因為江玉郎去投靠他夫妻時，她不但仔細盤究過江玉郎的來歷，對江玉郎帶來的這女孩子更沒有放鬆。

江玉郎為了取信於她，只有將有關鐵萍姑的每一件事都說了出來──江玉郎自然絕不會為別人保守秘密。

所以她更認為小魚兒絕沒有不過來的道理。滴水尚且能穿階，何況奔泉之力。這塊石頭自然已被飛瀑沖得又圓又滑，只有在石頭的中央，有一塊凹進去的地方，其餘四邊滑不留足。

任何人也沒法子在這上面站得住腳。

白夫人就躺在這塊凹進去的地方，只要小魚兒到這塊石頭上來救她，她只要輕輕一推，小魚兒就要落入水裏去。

而胡藥師此刻就潛伏在水下，將一支蘆葦插在嘴裏，另一端露出水面，以通呼吸，小魚兒一掉下水，就等於魚入了網了──一個人落水時，自然免不了手腳舞動，空門大開，胡藥師卻是全神貫注，自然是手到擒來。

奔泉之下，滑石之上，這地勢又是何等兇險，小魚兒就算有天大的本事，只要一過來，也沒法子不掉下去。

白夫人先將自己安排在這種險惡之地，正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絕計，但她簡直連做夢也未想到，小魚兒竟既不過來也不走，竟只是遠遠坐在那裏瞧著，簡直就好像在看戲似的。

再看小魚兒悠悠閑閑地坐在那裏，竟脫下鞋子，在溪水中洗起腳來，面上神情，更是說不出的開心得意。

又過了半晌，他居然拍手高歌起來！

「有清泉兮濯足。

不亦樂乎？

有美人兮娛目。

不亦樂乎！

人生至此，夫復何求？」

白夫人聽得簡直氣破了肚子，忍不住切齒罵道：「這小子簡直不是人……他難道已瞧破了我的計畫嗎？」

後面一句話，自然是在問鐵萍姑，只因此間水聲隆隆如萬蹄奔動，她說話的聲音就算再響些，也只有鐵萍姑能聽得到。

鐵萍姑本是滿心羞怒，這時卻不禁暗暗好笑，故意道：「他一定已看破了。」

白夫人恨聲道：「這計劃可說是天衣無縫，他怎會瞧破的呢？」

鐵萍姑道：「有許多人都說他是天下第一個聰明人，這話看來竟沒有說錯。」

她功力本不如白夫人，本已被奔泉沖壓得無法喘息，但此刻心情愉快，不但能將話一口氣說了出來，而且說得聲音還不小。

白夫人冷冷道：「你可是想向他報訊麼，但你最好還是莫要忘記，你的情郎是在我手裏，這件事不成，你就要做未過門的寡婦了。」

# 第九十一章 將計就計

一提起江玉郎，鐵萍姑的心立刻就沉了下去，她雖不願小魚兒上當，但卻更不忍讓江玉郎死，鐵萍姑再也不敢開口。

過了半晌，白夫人卻又問道：「我知道你救過他一次，是麼？」

鐵萍姑道：「嗯。」

白夫人道：「現在他為何不來救你？」

鐵萍姑道：「也許……也許他沒有認出我。」

白夫人沉吟著道：「不錯……男人瞧見一個赤裸的美女時，眼睛就只會瞪著她的身子，往往就不會去瞧她的臉了。」

鐵萍姑的臉火燒般飛紅了起來，她忽然感覺到小魚兒的眼睛像是一直瞪著她，她恨不得立刻掩起自己的胸膛、自己的腿……但為了江玉郎，她卻連動也不敢動。

白夫人冷冷道：「現在，你趕緊將頭偏過去一些，叫兩聲救命……叫的聲音不能太響，但也不能太小，要做出聲嘶力竭的模樣，知道麼？」

鐵萍姑立刻嘶聲呼道：「救命……救命……」

她斜頭偏過去一半，竟發現小魚兒已洗完了腳，手支著頭，半躺在那塊石頭上，竟像是已睡著了。

白夫人自也瞧見了，切齒道：「好個小賊，他心裏究竟在打什麼主意？」

只聽石頭下一個人道：「我說的不錯吧，這條魚是很難入網的。」

原來胡藥師也忍不住了，自水中露出大半個頭來。

白夫人趕緊道：「快下去，莫被他瞧見。」

胡藥師笑道：「他就算有天大的本事，難道目光還能拐彎麼？怎能瞧到石頭後面來？」

白夫人嘆了口氣，道：「依你看，他是不是已瞧破這計劃了呢？」

胡藥師道：「那麼他為何不過來？」

白夫人道：「這小子也許是天生的多心病，對任何事都有些疑心，所以先不過來，在那邊耗著，看咱們是什麼反應？」

胡藥師苦笑道：「但咱們在這裏受罪，他卻在那邊享福，這樣耗下去，咱們怎麼能耗得過他？」

白夫人道：「不耗下去又能怎樣？這小子簡直比魚還滑溜，這次咱們若被他瞧破，下次再想要他入網更是難如登天了？」

胡藥師長長嘆了口氣，道：「既是如此，看來咱們只好和他耗下去了，但你又還能耗多久呢？」

白夫人默然半晌，苦笑道：「事到如此，只有耗一刻是一刻了。」

誰知就在這時，小魚兒突然站了起來。

白夫人又驚又喜，嗄聲道：「快下去，魚只怕已快上鈎了。」

胡藥師不等她說，已早就又潛入水中，將那蘆葦又探出水面。

只聽小魚兒喃喃道：「這只怕不是做假的，否則她們一定忍不了這麼久。」

一面說著話，一面已套上鞋子，又將腳伸入水裏泡了泡，顯然也是怕那邊石頭上太滑，所以先將鞋底弄濕。

白夫人知道他立刻就要來了，心裏的歡喜真是沒法子形容，鐵萍姑卻幾乎忍不住要哭出來。

這時她幾乎已忘了江玉郎，幾乎忍不住立刻就要放聲大呼，叫小魚兒莫要過來上當，這並不是說她寧可讓江玉郎死，只不過是在這種生死存亡的一剎那間，潛伏在人們心底深處的道德心，往往會忽然戰勝私心利慾。

只可惜白夫人也深深瞭解這一點的，竟一字字沉聲道：「記住，莫忘了你的情郎。」

鐵萍姑心裏一寒，猛然咬住了自己的舌頭，只覺一陣痛澈心腑，呼聲雖未喚出，眼淚卻流了出來。

突聽小魚兒大呼道：「姑娘們莫要害怕，我來救你們了！」呼聲中，他身形已躍起，向這邊石頭上竄了過來。

※※※

小魚兒蓄氣作勢，準備了許久，白夫人只道他這一躍必定是身法輕靈，姿態美妙，誰知他身法既不輕靈，姿態也難看得很。

一個人費了許多苦心氣力張網，總希望能捕著條大魚，這條「魚」看來竟真的小得很。

白夫人暗中嘆了口氣：「聰明人果然大多是不會用苦功的，早知他功夫這麼糟，我又何苦白費這麼多力氣。」

心念閃動間，忽聽「噗通」一聲，水花四濺──小魚兒這一躍竟沒有躍上石頭，竟跌在水裏去了。

又聽得「咕嘟咕嘟」幾聲，他竟像是被灌了幾口水下去，從鼻子裏向外面直冒水泡，到後來竟放聲大呼起來。

「救命……救命……淹死我了……」

來救人的人，此刻反而喊起救命來。

白夫人真是又好氣，又好笑，她實在想不到這小子非但武功糟透，而且水性比武功更糟。

這時小魚兒連呼救聲都已發不出，卻有一連串氣泡泡從水裏冒出來，眼看這條小魚兒竟要被淹死。

白夫人暗罵道：「若不是我還用得著你，今天不讓你活活淹死才怪。」

她這時已不再顧忌，正想坐起來，但上面的水力實在太大，她力氣卻已快被耗盡了，剛坐起半個身子，又被水力沖倒。

那根蘆葦卻已從石頭後頭轉了過來，白夫人瞧見胡藥師既然已來捉魚了，她就索性省些力氣。

水很清，胡藥師在水裏張開眼睛，只見這條小魚兒此刻竟像是已變成了條落水小狗，眼見他一伸手就能捉住。

誰知小魚兒也不知怎地一使勁，竟從水裏冒了上去。

他手指像是輕輕一彈，彈出了一粒黑黑的小彈丸，竟不偏不倚，恰巧落在那根空心蘆葦中；胡藥師正在吸氣，突覺一粒東西從蘆葦中落了下來，在水裏悶了這麼久，他吸氣的時候自然很用力，等到他再想往外面吐氣時，已來不及了。

小魚兒竟已飛快的伸出手，將這根蘆葦從他嘴裏拔了出去。「咕嘟」一聲，這粒東西已被他吞了下肚。

只覺這東西又鹹又濕又臭，還帶著臭鹹魚味。剛張開嘴想吐，水已灌了進來，被灌了兩口水下去後，就算吞下團狗屎，也休想吐得出了。

白夫人只聽得水聲「嘩啦嘩啦」的響，正不知是怎麼回事，小魚兒已拔出了那根蘆葦，順手就點了她足底的「湧泉」穴。

等到胡藥師像隻中了箭的癩蝦蟆，從水裏跳出來時，白夫人卻已變成匹死馬，躺在石頭上不能動了。

※※※

只見胡藥師掠到石頭上，立刻張開了嘴，不停地乾嘔，連眼淚鼻涕都一齊被嘔了出來。

再瞧小魚兒，不知何時已回到那邊的那塊石上，笑嘻嘻地瞧著他們，就像什麼事全都沒有發生過似的。

白夫人這才知道釣魚的人反而被魚釣去了。

她又驚又怒，嗄聲道：「快……快解開我的穴道。」

胡藥師一面揉眼睛，一面喘著氣道：「什……什麼穴道？」

白夫人道：「湧泉穴。」

胡藥師剛想出來，小魚兒已在那邊悠然笑道：「我若是你，我是萬萬不會救她的。」

胡藥師一隻手果然在半空中停頓，嗄聲問道：「為什麼？」

小魚兒笑道：「你現在還有救人的功夫麼？不如還是先想法子救救自己吧。」

胡藥師面色慘變，道：「方才那……究竟是什麼東西？」

小魚兒笑嘻嘻道：「不是毒藥，難道還是大補丸麼？」胡藥師整個人都軟了。

小魚兒又道：「你若想我救你，最好先乖乖的坐在那裏不要動……」

白夫人道：「無論如何，你先解我的穴道再說，我們再一齊逼他拿出解藥來。」

小魚兒道：「就憑你們兩人，連我的屁都逼不出來的。」

兩人你一句，我一句，胡藥師已被說得怔在中間，也不知究竟該聽白夫人的，還是該聽小魚兒的。

鐵萍姑卻瞧得又是驚奇，又是歡喜，也怔了半晌，才忽然想起：「此時不逃，更待何時？」當下一個翻身，從石頭上滾了下去，落在水裏。

那邊白夫人已經快急瘋了，道：「你……你為什麼還不動手？」

胡藥師嘆了口氣，苦笑道：「我雖想救你，但究竟還是自己性命要緊。」

白夫人瞪著眼睛，氣得再也說不出話來。

這時鐵萍姑已掙扎著游了過來，剛想跳到石頭上，忽又想起自己身上簡直是一絲不掛，怎麼見得了人？

小魚兒的眼睛卻偏偏向她瞟了過來，還笑了笑。鐵萍姑恨不得將頭都藏在水裏。

小魚兒道：「你想叫我轉過頭去，是麼？」鐵萍姑趕緊點了點頭。

小魚兒道：「好，我就轉過頭去，但我卻要先問你一句，你方才躺在那裏也不害羞，此刻為什麼忽然害羞了？」

鐵萍姑吃吃道：「我……我只是……」

小魚兒悠悠道：「你方才只是想我上當，是麼？只可惜上當的不是我，而是別人。」

這句話就像是條鞭子，抽得鐵萍姑臉又發了白，顫聲道：「你……你怎麼這樣冤枉我？」

小魚兒冷笑道：「我冤枉你……哈哈，我倒要請教你，你方才身子既然能動，嘴既然能說話，為什麼不警告我一聲，叫我莫要上當？」

鐵萍姑道：「這只因我……我……」她終於發現自己實在無話可說，眼淚不覺流了下來。

小魚兒道：「你用不著哭，我可不是花無缺，從來沒有他那樣憐香惜玉的心腸，你眼淚就算哭成河，我也不會同情你的。」

鐵萍姑全身都發起抖來，嘶聲道：「我並沒有要你原諒，我……我也絕不會求你……」

小魚兒忽然瞪起眼睛，大聲道：「但我還是要問你，你為什麼要出賣我？為什麼？為什麼？……」

鐵萍姑忽也放聲大吼起來，嘶聲道：「只因為我覺得你是個自高自傲，自私自利，自命不凡的大混蛋，你自以為比誰都強，我就希望能眼見你死在別人手上！」

小魚兒呆了半晌，竟又笑了，笑嘻嘻道：「女人聲音喊得越大，說的往往越不是真話，你這樣說，我反而認為你不是故意害我了，你一定另有苦衷，也許我真該原諒你才是。」

鐵萍姑張口結舌，倒反而怔住了，只覺這個人所作所為，所說的話，簡直沒有一件不是要大出人意外的。

小魚兒緩緩接道：「這也許是因為你有什麼親近的人，落在他們手上，你為了要救那個人的性命，只好出賣我了。」

他嘆了一口氣，接著道：「若真是如此，我倒不能怪你，因為我知道女人為了她的心上人，往往會連她自己也不惜出賣的。」

這句話實已說入鐵萍姑心裏，鐵萍姑眼淚忍不住又奪眶而出，她再也想不到這可惡的小魚兒竟如此能體諒別人的苦衷，瞭解別人的心意。

小魚兒柔聲道：「但這人是誰呢？他值得你為他如此犧牲麼？」

鐵萍姑流淚道：「你……你是認得他的，我不能說出他的名字。」

小魚兒面色已變了，卻還是柔聲道：「你說的可是江玉郎？」

這次鐵萍姑真的閉住嘴了。但現在閉住嘴，豈非已等於默認。

小魚兒忽然跳了起來，大吼道：「好，好，好，你竟為了江玉郎那小雜種而出賣我，你可知道這小子有多混帳，他就算被人砍頭一百次，也絕不嫌多的。」

鐵萍姑又駭呆了。

小魚兒瞪眼瞧著她，過了半晌，忽又嘆道：「其實我還是不該怪你的，那小子滿嘴甜言蜜語，莫說是你，就算比你更聰明十倍的女人，也會上他當的。」

鐵萍姑茫然站在水裏，簡直有些哭笑不得了。

只見小魚兒已變得神平氣和，笑嘻嘻站了起來，向胡藥師道：「很好，你很聰明，一直沒有亂動手，只是像你這般聰明的男人，卻娶了一個老是愛脫衣服的老婆，實在未免有些洩氣！」

胡藥師嘆了口氣，道：「我沒有老婆。」

小魚兒怔了怔，大笑道：「妙極妙極，如此說來，你簡直比我想像中還要聰明了……但她這種女人若沒有老公，卻一定會發瘋的，她的老公呢？」

他眼珠子一轉，立刻又笑道：「他的老公自然在看著江玉郎了，是麼？」

胡藥師只有嘆道：「正是如此。」

小魚兒身形忽然躍起，又向那塊大石頭上竄了過去，這次他輕輕一掠，就輕飄飄站在石頭上絕不會再掉下水了。

白夫人咬著嘴唇，嘴唇都咬出血來。

小魚兒笑嘻嘻瞧著她，道：「像你這樣的老太婆，身上的肥肉還不算太多，這倒不容易，但你既有了老公，又有情人，為什麼還要找上我呢？」

白夫人咬牙道：「你既如此聰明，為何猜不出？」

小魚兒想也不想，立刻道：「因為你們三個人中，必定有一個偷偷瞧見了蘇櫻為我著急的模樣，你們就想用我來要脅蘇櫻，叫她說出花無缺不肯說出的事。」

他話未說完，白夫人已怔住了，她雖然叫他猜，卻再也未想到這該死的小魚兒竟真的一猜就猜中，就好像在旁邊瞧見了似的，白夫人滿嘴都是苦水，卻吐不出來。

小魚兒道：「但你就算要讓我上當，本來也不必自己脫光衣服，如此折磨自己的，這只怕是因為你本來就有這毛病，喜歡讓別人瞧你脫得赤條條的模樣──有些瘋子喜歡對著女人小便，他們的毛病只怕就和你一樣。」

白夫人氣得嘴唇發抖，忍不住破口大罵起來。

她簡直已將世上所有惡毒的話都罵出了口，小魚兒卻像是連一句都沒有聽見，再也不瞧她一眼。

那邊鐵萍姑泡在水裏，既不敢鑽出來，也不知該如何是好，溪水冷冽，她凍得嘴唇都發了白，心裏又是悲哀，又是氣苦，又是羞慚，只覺活下去再也沒什麼意思，正想一頭撞死算了。

小魚兒忽然大聲道：「你知道鐵姑娘是我的救命恩人，也是我的好朋友，但她現在卻在水裏泡著，不敢出頭，你說我心裏難受不難受？」

他忽又說出這種話來，鐵萍姑也不知是驚是喜。

胡藥師道：「閣下想必是……是有些難受的。」

小魚兒怒道：「你既知我心裏難受，為何還不脫下你的衣服為她送過去。」

胡藥師再也不敢多話，只好脫下外衣，遠遠拋給鐵萍姑，鐵萍姑接在手裏，也不知是穿上的好，還是不穿的好。

只聽小魚兒道：「鐵萍姑在穿衣服時，你若敢偷看一眼，我就挖出你的眼珠子來，知道麼？」

胡藥師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暗道：「我方才難道還沒有看夠，現在你就算要我看，我又怎會有這麼好的心情，這麼好的胃口。」

鐵萍姑終於還是將衣服穿了起來。

小魚兒忍著笑喃喃道：「不知她衣服穿好了沒有。」

胡藥師忍不住道：「穿好了。」

小魚兒忽然大怒道：「想不到你還是偷看了！」

胡藥師道：「沒……沒有。」

小魚兒哈哈一笑道：「其實你既早已什麼都瞧見了，現在就是又偷瞧了一眼，也沒有什麼關係，你用不著害怕的。」

胡藥師眼睜睜瞧著小魚兒，也是滿肚子苦水吐不出來。

他武功不弱，頭腦也不壞，本來也很是自命不凡，誰知此刻竟被個還未成年的半大孩子耍得團團亂轉，他簡直恨不得不顧一切，先和這可惡的小鬼拚個死活再說。

小魚兒目光閃動，忽然拍了拍他肩頭，笑道：「你用不著難受，只有呆子才會不愛惜自己性命的，你為了要我救你而委曲求全，正是你的聰明處。」

胡藥師嘆了口氣，漸漸又覺得自己偉大起來：「我能如此委曲求全，豈非正是人所難及之處，這又有什麼丟人呢？」一念至此，方才那要和小魚兒拚命的心，早已不知飛到那裏去了。

小魚兒笑得更開心，道：「現在，你只要再為我做一件事，我就將解藥給你。」

胡藥師嘆道：「既是如此，願聞所命。」

小魚兒道：「帶我去找她的老公。」

胡藥師想到花無缺還在白山君掌握之中，以花無缺相脅，也不怕小魚兒不拿出解藥來。

一念至此，他眼睛又亮了，立刻躬身道：「遵命！」

胡藥師瞧了白夫人一眼，忍不住又道：「但她呢？」

小魚兒笑道：「她既然喜歡脫光了洗澡，就索性讓她在這裏洗乾淨吧。」

※※※

不到頓飯功夫，那石屋已然在望，風吹林木，沙沙作響，屋子裏卻是靜悄悄的，聽不到絲毫聲音。

小魚兒忽然出手，擰轉了胡藥師的手腕，沉聲道：「他們就在那屋子裏？」

胡藥師道：「不錯。」

小魚兒皺眉道：「三個大活人在屋子裏，怎地一點聲音也沒有？」

鐵萍姑忍不住道：「我……我先去瞧瞧。」

小魚兒另一隻手卻飛快地拉住了她，沉著臉道：「既已到了這裏，你還急什麼！」

鐵萍姑囁嚅著道：「你若念我也……也對你有些好處，只求你莫要殺了他。」

小魚兒瞪眼道：「不殺他！還留著他害人麼？」鐵萍姑頭垂得更低，目中卻流下淚來。

小魚兒默然半晌，恨恨道：「看來這小畜牲將你騙得真不淺，但我早已跟你說過，我不是君子，你若指望我有恩必報，你就打錯算盤了。」

鐵萍姑幽幽道：「你嘴裏說得雖兇惡，但我卻知道你的心並非如此，你……你……你不會殺他的，是麼？」

小魚兒跺了跺腳，忽然重重一摔胡藥師的手，厲聲道：「叫他們出來，聽見了麼？」

胡藥師咳一聲，高聲喚道：「白大哥，出來吧，小弟回來了。」

空山傳聲，回音不絕。但石屋裏仍是靜悄悄的，沒有回應。

小魚兒皺眉道：「這姓白的難道是聾子？」

胡藥師目光閃動，道：「不如讓在下進去瞧瞧吧。」

小魚兒想了想，沉聲道：「好，你先走，莫要走得太快，只要你稍有妄動，我就先扭斷你的手！」

胡藥師嘆了口氣，一步步走過去，走到門口，就瞧見江玉郎一個人蜷曲在角落裏，全身直發抖。

白山君和花無缺竟已不見了！

# 第九十二章 各逞機鋒

胡藥師和鐵萍姑俱是又驚又奇，但小魚兒見了江玉郎，卻只覺氣往上沖，別的什麼都不再顧及。

江玉郎也瞧見了他，乾笑道：「原來是魚兄駕到，當真久違了……」

小魚兒破口大罵道：「誰跟你這小畜牲稱兄道弟。只可惜那次大便沒有淹死你，否則燕大俠又怎會死在你這小畜牲手上！」

他越說越怒，忽然撲過去，拳頭雨點般落下。

江玉郎竟是全無還手之力，痛極大呼道：「魚兄千萬手下留情，小弟已病入膏肓，禁不得打的。」

小魚兒怒喝道：「你若怕挨揍，為何不少做些傷天害理的事。」鐵萍姑在一旁流著淚瞧著，也不敢勸阻。

他拳上雖未出真力，但江玉郎已被打得鼻青臉腫，鐵萍姑雖扭轉頭去，不忍再看，但也已知道小魚兒並沒有殺他之意了，否則用不著兩拳就可將他活活打死，又何必多花這許多力氣。

江玉郎大聲呼道：「萍兒，你為什麼不拉著他，你對他有救命之恩，他不會不聽你話的，你……你難道真忍心瞧我活活被打死麼？」

鐵萍姑嘆道：「不是我不去救你，只望你經過這次教訓後，能稍微改過才好，只要你有稍微改過之心，就算要我為你而死，也是心甘情願的。」

卻聽江玉郎忽然狂笑起來，大聲道：「好，你有種就打死我吧，這輩子就休想再見著花無缺了。」

小魚兒的拳頭立刻在半空中硬生生頓住，他這才想起白山君和花無缺本該也在這屋子裏的。

小魚兒一把將他從地上拎了起來，厲聲道：「花無缺在那裏？你說不說？」

江玉郎悠然道：「你若想見他，就該恭恭敬敬，好生求教於我……」

小魚兒拳頭又搗了出去，大喝道：「小雜種，我求你個屁。」

江玉郎冷笑道：「好，你打吧，但拳頭卻是問不出話來的，你若是我，難道挨了兩拳就會說麼？我說出後你難道不打得更兇？」

「我打你？……我幾時打過你了？」他竟拍了拍江玉郎身上塵土，扶他坐了起來，笑道：「江兄久違了，近來身子還好麼？」

江玉郎哈哈笑道：「還好還好，只不過方才被條瘋狗咬了幾口。」

小魚兒大笑道：「瘋狗素來只咬瘋狗的，江兄既沒有瘋，也未必是狗，怎會有瘋狗咬你？」

江玉郎也大笑道：「如此說來，倒是小弟看錯了。」

小魚兒哈哈笑道：「江兄想必是思念小弟，連眼睛都哭紅了，所以目力有些不清。」

江玉郎道：「不錯，小弟時時在想，魚兄近來怎樣了呀，會不會忽得了羊癇瘋，坐板瘡？……一念至此，小弟當真是憂心如焚……哈哈，憂心如焚。」

小魚兒笑道：「小弟本當江兄這樣的人，必定無病無痛，誰知今日一見，江兄卻好像得了羊癇瘋了，否則為何坐在地上發抖？」

兩人針鋒相對，一吹一唱，竟好像在唱起戲來。

胡藥師在一旁瞧著，又是好笑，又不禁嘆息：「看來長江後浪推前浪，這句話倒當真一點也不錯，昔日江湖中，雖也有幾個隨機善變，心計深沉的厲害角色，但和這兩個少年一比，實在差得多了。」

他更想不出白山君和花無缺會到那裏去？白山君若將花無缺帶走，為何又將江玉郎留在這裏？

只聽小魚兒又道：「荒山寂寂，江兄一個人坐在這裏，難道不怕有什麼不開眼的惡鬼找上門來，向江兄索命麼？」

「這倒不勞魚兄費心，小弟近日正是手頭有些拮据，若有什麼冤魂惡鬼真的敢來，小弟正好將他賣了，換幾兩銀子打酒喝……何況，小弟方才本也不是一個人坐在這裏的。」

他這最後一句話，才總算轉入正題。

小魚兒卻故作不解，道：「哦？卻不知方才還有誰在這裏？」

江玉郎笑嘻嘻道：「其中有個姓花的，魚兄好像認得。」

小魚兒道：「是花無缺麼？小弟正好想找他有些事，卻不知他此刻到那裏去了？」

江玉郎正色道：「小弟知道他和魚兄你有些不對，生怕他再來找魚兄你的麻煩，本想為魚兄略效微勞，一刀將他宰了。」

小魚兒哈哈笑道：「江兄若真的宰了他，小弟也省事多了……殺人總比問話容易得多的，是麼？」

江玉郎也笑道：「小弟後來一想，魚兄若要親手殺他，小弟這馬屁豈非就拍在馬腿上了麼？是以小弟只不過餵他吃了些迷藥。」

胡藥師忍不住道：「白……白山君也中了你的迷藥麼？」

江玉郎笑嘻嘻道：「中得也不太多，大約再過三五天，就會醒來的。一個人若被迷倒三五日之久，縱然醒來，只怕也要變得成痴呆廢人。」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忽然大笑起來，江玉郎立刻也陪著他大笑，兩個人笑得幾乎連眼淚都流了出來。

鐵萍姑和胡藥師瞧得發呆，也不知他兩人笑的什麼。

只見小魚兒捧腹大笑道：「有趣有趣，我簡直要笑破肚子了。」

江玉郎道：「魚兄笑的是什麼？」

小魚兒忽然不笑了，眼睛瞪著江玉郎，道：「江兄看來縱非大病將死，也差不多了，卻能將兩個七八十斤的大男人揹出去藏起來，這豈非是簡直是世上最荒唐的笑話麼！」

江玉郎大笑起來，道：「魚兄的幻想力當真豐富得很，只可惜那位花公子……」

小魚兒終於還是有點著了急，忍不住道：「花公子怎樣了？」

胡藥師嘆了口氣，道：「花公子不但被點了穴道，而且還像是受了很大的刺激，神智已有些痴迷，只怕……只怕是無法自己走動的了。」

小魚兒歪著頭，用手敲著自己的額角，一連敲了十七八下，嘴角又露出了一絲微笑，喃喃道：「他們倒下後，你就將他們揹了出去？」

江玉郎道：「小弟這病，時發時癒，發作時固然痛苦不堪，莫說揹人，簡直連讓人揹都受不了。但沒有發作時，揹個把人還是沒有問題的。」

小魚兒眼睛向胡藥師瞟了過去，胡藥師點了點頭。

江玉郎笑道：「小弟說的不假吧？」

小魚兒笑嘻嘻道：「不假不假……但你將人揹出去後，為什麼又回來呢？難道你身上有些發癢，等著要在這裏挨揍麼？」

江玉郎神色不動，也不生氣，卻笑道：「萍兒還在他們手裏，小弟怎麼能走？小弟就算知道魚兄要來，要將小弟碎屍萬段，也還是要在這兒等著見萍兒一面。」

小魚兒撇了撇嘴，笑道：「江玉郎幾時變成如此多情的人了，有趣有趣，實在有趣……」

鐵萍姑已再也忍不住，撲倒在江玉郎腳下，放聲痛哭起來。

小魚兒嘆了口氣，喃喃道：「傻丫頭，這小子若說他放的屁是香的，你難道也相信他麼？」

只聽鐵萍姑流著淚道：「你傷得重麼？痛不痛？」

江玉郎輕輕撫摸著她的頭髮，柔聲道：「我就算痛，只要瞧見你也就不覺得痛了。」

小魚兒忽然大叫起來，道：「好了好了，我全身的肉都麻了，你這大情人的戲還沒有演完麼？」

江玉郎道：「魚兄有何吩咐？」

小魚兒嘆了口氣，苦笑道：「現在貨在你手裏，你就是老板，要什麼價錢，就開出來吧！」

江玉郎慢吞吞笑道：「小弟這病，多蒙蘇姑娘之賜……魚兄和這位蘇姑娘的交情卻不錯，是麼？」

小魚兒嘆道：「我若不認得她，怎會有這許多麻煩？」

江玉郎笑道：「這也算不了什麼麻煩，只要魚兄將蘇姑娘接來，為小弟治好這病，小弟也立刻會將花公子請出來，治好他的病。」

小魚兒嘆道：「好，走吧！」

江玉郎道：「小弟也要陪著去。」

小魚兒嘻嘻一笑，道：「我也捨不得將你一個人孤伶伶拋在這裏的。」

胡藥師忽然道：「這一趟不去也罷。只因那位蘇姑娘馬上就要到這裏來了。」

江玉郎怔了怔，皺眉道：「你怎知道她就會到這裏來？」

胡藥師笑了笑，道：「正如這位鐵萍姑跟閣下一樣，蘇姑娘對小魚……公子亦是一往情深，小魚公子一走，她也就跟著出來了。」

江玉郎撫掌大笑道：「但蘇姑娘就算已出來尋找魚兄，卻也未必能找到這裏。」

胡藥師微笑道：「這倒不勞閣下擔心，她一定能找得到的。」

江玉郎想了想，笑道：「不錯，你們本要以魚兄來要脅於她，自然已故意在一路上都留下線索，叫她找到這裏。」

小魚兒嘆了口氣，道：「既是如此，咱們就在這裏等著她吧！」

※※※

白夫人在石頭上一分一寸地移動著，終於按準了地方，藉著飛泉的沖激之力，解開足底的穴道。

她勉強支起半個身子，正不知該如何是好，忽然發現岸上的雜草中，竟有雙眼睛在瞬也不瞬地瞪著她。

這人臉上滿是泥垢，看來已不知有多久沒洗過臉了，但一雙眼睛卻仍是又大又亮，像是正瞧得有趣得很。

白夫人眼波一轉，反而將胸膛挺得更高了些，嬌笑道：「小伙子，你難道從未看過女人洗澡麼？」

那人像是已瞧得痴了，茫然搖了搖頭，忽然一笑，道：「你用不著怕我，我……我也是女的。」

她嘴裏說著話，人已自草叢中站了起來，只見她衣服雖也又髒又破，但卻更襯出了她身上曲線之誘人。

白夫人怔住了，而且神情間竟似有些失望。這少女非但不醜，而且還彷彿是人間絕色。

白夫人一直瞪著她，嫣然一笑，試探著問道：「瞧姑娘的模樣，莫非趕了很遠的路麼？」

少女垂首道：「嗯。」

白夫人道：「這裏山既不青，水也不秀，姑娘巴巴的趕到這裏來，是為了什麼呢？」

少女眉宇間忽然泛起一股幽怨之色，痴痴的呆了許久，黯然道：「我……我是來找人的。」

白夫人心裏一動，道：「這山裏住的人，我倒差不多全認得，卻不知姑娘找的是誰？」

少女垂首嘆道：「你一定不會認得他，他也不一定在這裏。」

無論如何，一個孤伶伶的少女，竟敢深入荒山來找人，總是件不尋常的事，這其中難免有些蹊蹺。那少女卻似已要走了。

白夫人趕緊又笑道：「姑娘你叫什麼名字？可不可以告訴我？」

少女紅著臉一笑，道：「我叫鐵心蘭。」

※※※

鐵心蘭終於在溪水旁坐了下來。

她覺得這婦人竟敢在清溪中裸浴，雖然未免太大膽了些，但卻是如此美麗，如此親切。

這許多天以來，她一直在傷心，矛盾，痛苦中，她到這裏來，自然是為了找小魚兒，找花無缺。

但真的找到了他們又怎樣？她自己實在也不知道。

鐵心蘭第一次覺得心情輕鬆了些，情不自禁脫了她那雙鞋底早已磨穿了的鞋子，將一雙纖美的腳伸入溪水。

已走得發酸，發脹的腳，驟然泡入清涼的水裏，那種美妙的滋味，使得她整個人都像是飄入雲端。她忍不住輕輕呻吟一聲，闔起了眼簾。

白夫人一直在留意著她的神情，柔聲笑道：「你為什麼不也學我一樣來痛痛快快洗個澡？」

鐵心蘭臉又紅了，道：「在這裏洗澡？」

白夫人道：「我每天都要在這裏洗一次澡的，除了你之外，卻從來也沒有碰見過什麼人。」

鐵心蘭咬著嘴唇，道：「這裏真的……真的很少有人來？」她顯然也有些心動。

白夫人笑道：「若常有人來，我怎麼敢在這裏洗澡？」

鐵心蘭的心更動了，瞟了白夫人一眼，又紅著臉垂下頭道：「我……我還是洗洗腳算了。」鐵心蘭還在猶疑著。

白夫人已閉起眼睛，笑道：「快呀，還怕什麼……你洗過之後，就知道這有多麼舒服了。」

鐵心蘭瞧了瞧她，又瞧了瞧這碧綠的水……她實在已髒得全身發癢了，這實在是任何人都抵抗不了的誘惑。

她躲在草叢中，飛快的脫下衣服，雖然沒有人偷看，但陽光卻已偷偷爬上了她豐滿的胸膛。

她全身都羞紅了，一顆心也幾乎跳了出來，飛快地躍下小溪，鑽入水裏，那清涼，而又微帶溫暖的水，立刻將她全身都包圍了起來。

她這才鬆了口氣，笑道：「好了。」

白夫人張開眼瞧著她，笑道：「舒服麼？」

鐵心蘭點著頭道：「嗯。」

白夫人道：「好，現在我要下來了，你扶著我。」她也直到此刻才真的鬆了口氣，輕輕滑入了水中。

水勢果然很急，她雙腿發軟，若沒有人扶著她，她實在無力游上岸，縱然不被淹死，也難免要被水沖走。

鐵心蘭趕緊扶著她，著急道：「你……你難道要走了？」

白夫人笑道：「我只是到岸上去替你望風，你放心地洗吧。」

鐵心蘭這才放了心，笑道：「可是你千萬不能走遠呀！」

白夫人吃吃笑道：「有你這樣的小美人兒在洗澡，我捨得走遠麼？」

鐵心蘭連耳根子都紅了，簡直連手都不敢伸出水來，她發現女人的眼睛，有時竟也和男人差不多可怕。

白夫人卻已藉著她的扶攜之力，終於上了岸，笑道：「好，我要穿衣服了你也不准偷看。」

其實鐵心蘭早已閉起了眼睛，根本就不敢看，一看到她那白得誘人的胴體，鐵心蘭的心就好像跳得再也無法停止──她又發現女人的裸體不但對男人是種誘惑，有時對女人也一樣。

這時白夫人卻已將髒的衣服穿了起來。

衣服雖然又髒又破，也總比不穿的好，白夫人的臉皮就算比城牆還厚，也不敢光著身子到處亂跑的。

鐵心蘭閉著眼等了半晌，只聽白夫人道：「這件衣服料子倒不錯，只可惜實在太髒了些。」

鐵心蘭忍不住張開眼一瞧，嚇得臉都白了，失聲驚呼道：「你怎麼能穿我的衣服？」

白夫人笑嘻嘻道：「我不穿你的衣服，穿誰的衣服？」

鐵心蘭顫聲道：「你穿走了我的衣服，我怎麼辦呢？」

白夫人笑道：「你就在這裏多洗一會兒吧，這來來往往的人，反正不少，雖然都是男人，但男人也不見得全是色鬼，說不定也會有個把好心的，會將褲子脫下來借給你穿……」

她不說還好，這麼樣一說，鐵心蘭簡直急得要哭了出來。白夫人卻笑得彎下了腰，嬌笑著又道：「你穿過男人的褲子麼？雖然大些，卻很寬敞，又通風，比你小時候穿的開襠褲還要舒服得多。」

鐵心蘭飛紅了臉，嘶聲喝道：「你這女瘋子，惡婆娘，把衣服還給我！」她像是忍不住要從水裏衝出來。白夫人卻已再也不理她，笑嘻嘻揚長而去了。

鐵心蘭怒極大罵道：「你簡直不是人，是畜牲，是母狗……」

白夫人頭也不回，笑嘻嘻道：「你罵吧！用不著再罵幾聲，附近的男人就會全被你引來了。」

鐵心蘭果然嚇得連一個字都不敢罵出口。

她身子蜷曲在水裏，眼淚已流了下來，她本不相信一個大人也會像孩子似的被急哭，現在才知道這世上原是什麼事都可能發生的，想到這裏，她簡直恨不得立刻死了算了。

# 第九十三章 奸狡無匹

溪水左邊，有片樹林，白夫人穿過樹林，匆匆而行。

忽然間，她發現竟有件衣服，在前面樹枝上飄盪，水紅色的底，繡著經霜愈艷的秋海棠，在陽光下看來就像是真的。

一整套漂亮的，考究的女人衣服，這誘惑對白夫人未免太大了，她實在不願穿著身上這套破衣服，去見她的丈夫。白夫人的心動了。

她眼睛盯著那衣服，腳步已漸漸慢了下來，只不過心裏還是有些猶疑，不敢伸手去拿衣服。

白夫人告訴自己：「這其中說不定有詐，我麻煩已夠多了，何必再惹這些麻煩。」一念至此就簡直看都不願再看一眼。

但那海棠繡得實在太好，衣服的縫工又是那麼精緻，那料子，那水色，更是說不出的令人中意。

白夫人終於還是下了決心，暗道：「這大不了也只是件衣服而已，難道還會長出牙齒來，咬我一口不成。」

這果然只不過是件衣服，既沒有毛病，也沒有古怪，任何人將它從樹上拿下來，都不會有麻煩。

白夫人再也不客氣了，立刻脫下破衣服，穿上新的，柔軟的綢緞，摩擦著剛洗乾淨的身子，就好像情人的手一樣。

但這雙手卻太不老實了，白夫人忽然覺得身上發起癢來，開始時，就好像有隻小蟲從領子裏爬進來，沿著她背脊往下爬。

到後來，這小蟲就像是變成了十隻，百隻，千隻……在她身上每一個角落裏爬來爬去。

癢得要發瘋，連路都走不動了，兩隻手拼命的去抓，但越抓越癢，不但身上癢，連心裏也癢了起來。

她又像舒服，又像難受，又想哭，又想笑……到後來竟真的整個人都倒在地上，吃吃地笑了起來。

突聽一人銀鈴般笑道：「這件衣服，你穿著還舒服麼？」原來毛病還是在這件衣服上。

只見一個人從遠處盈盈走過來，身上只穿著件月白中衣，在淡淡的陽光下看來，無論誰的魂魄都要被勾去。她竟是蘇櫻。

※※※

白夫人眼珠子都快掉了出來，失聲道：「是你？這衣服是你的？」

蘇櫻微笑道：「我做好了剛預備第一次穿，你說好看麼？」

白夫人卻已癢得說不出話來，只是拼命靠著樹幹摩擦著身子，顫聲道：「衣服上有什麼？」

蘇櫻悠悠笑道：「也沒有什麼，只不過是一點兒癢藥而已，過幾天就會慢慢褪了的。」

白夫人就好像被人踩著脖子，嘶聲慘呼起來。

現在她已癢得發狂，直恨不得找人用鞭子狠狠的抽她一頓，連一時半刻都等不了，若是再過幾天，她真情願一頭撞死算了。

白夫人瘋狂般把衣服都扯了下來，嘶聲道：「我和你無冤無仇，你為什麼要如此害我？」

蘇櫻冷冷道：「你再仔細想想，有沒有得罪過我？」

白夫人雖然已又脫光了衣服，但還是癢得要命，爬在地上，扭動著身子，流著淚哀求道：「好姑娘，好妹子，我知道錯了，求求你饒了我吧！」

蘇櫻笑道：「那麼我問你，花無缺是不是被你偷去了？」

此時此刻，白夫人那裏還敢不承認，立刻點頭道：「是我，我該死。」

蘇櫻沉下了臉，道：「你將他藏到什麼地方去了？」

白夫人道：「就在後山，那小山谷裏，有間小屋子……」

蘇櫻默然半晌，一字字問道：「你可是真的將他藏在那地方了？」

白夫人苦笑道：「在姑娘你的面前，我幾時敢說過假話？」

蘇櫻面色竟彷彿微微變了變，搖頭嘆道：「荒山之中，竟會有間蓋得那般堅固的石屋，你們難道不覺得奇怪麼？」

白夫人也沒有心情再追究這件事情，只是苦苦哀求道：「我現在什麼都說了，你總該饒了我吧！」

蘇櫻淡淡一笑，道：「你方才是從那裏來的？」

白夫人怔了怔，道：「那邊的小溪。」

蘇櫻道：「那麼你就再回去吧！」

※※※

鐵心蘭手腳都快凍僵了，一雙眼睛卻不停地四下亂轉，只怕有什麼野男人忽然間闖了過來。幸好四下靜悄悄的，瞧不見人影。

鐵心蘭也想偷偷爬起來溜走，但一個赤條條的大姑娘，又能到那裏去呢？萬一迎面來了個男人……她簡直想也不敢再想下去。

忽然間，前面竟又有一個赤條條的女人，狂奔過來，「噗通」一聲，跳入溪水裏不住喘息。

鐵心蘭又驚又喜，本還不好意思去瞧，但眼角瞟去，卻發現這女人竟然就是方才將自己衣服騙走的那個。鐵心蘭吃驚得瞪大眼睛，說不出話。

鐵心蘭忽然撲過去抓住她的頭髮，大喝道：「我的衣服呢？還給我。」

只聽一人微笑道：「這就是你的衣服麼？」鐵心蘭扭轉頭瞧見了蘇櫻。

蘇櫻站在溪水旁，就像是一朵初開放的蓮花似的。

鐵心蘭只覺得自己這一生中，從來沒有見過如此美麗的女人，她雖也是女人，竟也瞧痴了。

蘇櫻笑道：「你若不想再洗了，就起來穿上它吧！」

鐵心蘭雖然還是害羞，但也不能不起來了，飛快的接過衣服，一溜煙似地躲入雜草叢中。

白夫人陪著笑道：「我也想起來了。」

蘇櫻淡淡道：「你想起來就起來吧！也沒有人攔著你。」

白夫人爬到石頭上，誰知她的上半身剛一離開水，被風一吹，就又癢了起來，癢得簡直要她的命。

蘇櫻笑道：「要你覺得不癢的時候，隨時都可以起來的。」

白夫人道：「那……那要等到什麼時候？」

蘇櫻微笑道：「也許一半天，也許三兩天……反正你喜歡洗澡，就索性洗個痛快些吧！」

白夫人怔在水裏，幾乎暈了過去。

這時鐵心蘭已穿好衣服走出來，盈盈一禮，道：「多謝姑娘。」

她身上穿的衣服雖然又破又爛，佳人出浴，白足如霜，皓腕勝雪，嫣紅的面靨，可愛得如同蘋果。

蘇櫻情不自禁拉起了她的手，嬌笑道：「這樣美的女孩子，真是我見猶憐，男人本該一排排跪在你面前求你才是，你何苦反而來找他們。」

鐵心蘭臉又紅了，囁嚅著道：「我……我……」

蘇櫻笑道：「是什麼人有如此好的福氣？」

鐵心蘭道：「他……他……」

蘇櫻笑道：「你用不著對我說出來，反正我也不會認得他的。」

鐵心蘭隨著她走了半晌，輕輕嘆息道：「你最好也還是莫要認得他的好。」

蘇櫻失笑道：「為什麼？難道認得他的人，都要倒霉麼？」

鐵心蘭竟點了點頭，道：「嗯！」

蘇櫻驟然回過頭，張大了眼睛看她道：「他叫什麼名字？」

鐵心蘭也沒有留意她神情的變化，輕嘆道：「他姓江，別人都叫他小魚兒。」

※※※

「小魚兒」三個字，使得蘇櫻的心立刻像打鼓般跳了起來，她發現走在她旁邊這少女，竟然就是她的情敵。

望著鐵心蘭花一般的面靨，她心裏只覺酸酸的：「小魚兒呀，小魚兒，你的眼光倒真不錯。」

只見鐵心蘭忽然笑了笑，道：「他這人有時可以把你氣死。」

蘇櫻眨了眨眼睛，笑道：「你很恨他？」

鐵心蘭垂首道：「我有時的確很恨他，但有時……」

蘇櫻一笑，接著道：「但有時卻又喜歡他，喜歡得要命是麼？」

鐵心蘭咬著嘴唇，只是吃吃的笑。

蘇櫻瞪著眼出了一會兒神，忽然大聲道：「但他卻未必喜歡你，是麼？」

鐵心蘭呆呆的出了會兒神，眼波漸漸變得更溫柔了，嘴角也露出一絲甜蜜的微笑，垂下頭輕輕道：「他有時對我雖然不好，但有時……有時對我也不錯的。」

蘇櫻的心就像是被針在刺著，恨不得把鐵心蘭的心挖出來，在上面也刺十七八個洞，叫她以後永遠再也不敢想小魚兒。

鐵心蘭全未瞧見她的表情，目光痴痴的瞧著天邊的一朵雲，這朵雲像是已變成了小魚兒笑嘻嘻的臉。

蘇櫻扭轉頭不去看她，故意大聲道：「他就算有時對你很好，但也並不一定就能證明他喜歡你，也許，他對每個女孩子都一樣，也許，他對別人比對你更好。」

鐵心蘭輕輕道：「只要他對我好，他對別人怎樣，我都不會在意。」

蘇櫻道：「你不吃醋麼？」

鐵心蘭笑了笑，道：「有許多男人，天生就不是一個女人所能獨佔的，小魚兒就是這樣的人，我既然很瞭解他，就不該吃醋。」

蘇櫻一心想刺傷鐵心蘭，誰知鐵心蘭竟一點兒也不生氣，她自己倒反而快被氣死了，過了半晌，忍不住又道：「這也許是因為你認得的男人只有他一個，所以才會對他如此死心塌地，你若多認識幾個男人，就會發現比他更好的，還多的是。」

鐵心蘭神色忽然變了，頭垂得更低。

蘇櫻這才發現她神情的變化，眼睛一亮，又道：「除他之外，你心裏難道還有一個人麼？」

鐵心蘭紅著臉不說話。

蘇櫻笑了，道：「我猜的一定不錯，這就怪不得你不吃他的醋。」鐵心蘭的臉更紅了。

蘇櫻銀鈴般笑著，卻道：「一個女人，心上若有了兩個男人，雖然很傷腦筋，倒也有趣得很……」

鐵心蘭垂首弄著衣袂，過了半晌，忽然道：「我這一生，本來已決定交給小魚兒了，無論他對我是好是壞，我都絕不會有所改變，誰知道……」

蘇櫻眼珠子一轉，笑道：「另外一個男人卻實在對你太好，讓你沒法子抗拒是麼？」

鐵心蘭目中流下淚來，顫聲道：「但他對我好，並不是為了佔有……」

蘇櫻道：「他越是這樣做，你反而越是覺得對他歉疚，是麼？」

鐵心蘭道：「嗯！」

蘇櫻道：「我知道，他也一定和小魚兒一樣，又聰明，又風趣，又可愛，有時卻又有點兒討厭……只有一點點討厭。」

鐵心蘭道：「你錯了。」

蘇櫻道：「哦？」

鐵心蘭道：「他和小魚兒是極端相反的男人，簡直連一點相同的地方都沒有，他對女孩子，永遠都是彬彬有禮，連一句玩笑都不會開。」

蘇櫻道：「這種看家狗似的男人，我就一點兒也不喜歡。」

鐵心蘭道：「但……但……」蘇櫻笑道：「但有人卻很喜歡的，是麼？」

鐵心蘭的臉又紅了，道：「我……我並不是喜……喜歡他，只不過他非但救過我的命，而且對我更是……更是……」

她說話的聲音簡直比蚊子叫還輕，而且吞吞吐吐，斷斷續續，就像是嘴裏含著個雞蛋似的。

蘇櫻嬌笑著替她接了下去，道：「他不但救了你的命，而且對你更是照顧得無微不至，你就算不喜歡他，也不能不感激他，是麼？」

鐵心蘭咬著嘴唇，呆了半晌，忽然道：「就算我喜歡他，他也不會喜歡我。」

蘇櫻笑道：「他若不喜歡你，為什麼要對你這麼好？難道他腦袋有毛病麼？」

鐵心蘭垂頭道：「他照顧我，也許只是為了小魚兒。」

蘇櫻這次才真的像是吃了一驚，失聲道：「他為了小魚兒才對你好，這我倒不懂了。」

鐵心蘭幽幽道：「他說希望我和小魚兒能……能在一起。」

蘇櫻道：「他難道是小魚兒的朋友。」

鐵心蘭想了想，道：「有時，他們可以的確可以算是很好的朋友，若知道對方有了危險，會連自己性命也不要，趕去相救，但有時他們卻又要拼得你死我活。」

蘇櫻忽然明白她說的這人是誰了，怔了半晌，喃喃道：「這件事的確妙得很，簡直妙極了。」

蘇櫻眼波流動，忽又拉起她的手，柔聲道：「我一瞧見你，就覺得很投緣，你若也不討厭我，不知你肯收我這個妹妹麼？」

如此溫柔的請求，自如此美麗的女孩子嘴裏說出來，又有誰能拒絕。

鐵心蘭就這樣做了蘇櫻的姊姊。

※※※

陽光嬌艷，山林裏碧蔭濃得化不開，啾啁的鳥語伴著流水，微風中隱約有醉人的花香襲來。

鐵心蘭從來也想不到自己也會這麼開心的，這些日子來，她幾乎已認為自己再也不會有開心的時候。

蘇櫻拉著她的手，笑道：「現在你既然是我的姊姊，就再也不能讓你這樣去找小魚兒了。」

鐵心蘭道：「為什麼？」

蘇櫻道：「男人都是賤骨頭，你越是急著去找他，他就越得意，你若不睬他，他反而也許會爬著來找你。」

鐵心蘭嫣然一笑，道：「那麼……你想要我怎樣做呢？」

蘇櫻道：「你什麼都不必做，只要靜靜的等著就好，我自然有法子讓他來找你。」

鐵心蘭垂首道：「但你連認都不認得他……」

蘇櫻道：「現在被你一說，我已經想起來了，他是不是一個眼睛很大的小伙子，臉上雖然有很多疤，但看起來卻不討厭，整天嘻皮笑臉的，走起路來，揚揚得意，好像總覺得自己很神氣，很了不起。」

鐵心蘭嫣然道：「你那裏知道，他還說自己是天下第一聰明人哩。」

想起小魚兒，蘇櫻的心裏也覺得甜甜的，嬌笑道：「他若說自己是天下第一厚臉皮，那倒是一點兒也不假。」

鐵心蘭道：「你什麼時候看到他的？」

蘇櫻道：「沒多久，才不過一兩天。」

鐵心蘭嘆了口氣，道：「但這人連一時半刻也靜不下來，你一兩天以前看見他，現在他早已不知走到那裏去了？」

蘇櫻笑道：「你放心，只要他在這山裏，我就有法子找得到他。」

她不等鐵心蘭說話，又接著道：「為了安全起見，我現在就要帶你去個地方。那裏的主人可算是我的義父，他的人長得雖然兇惡，但心卻是很好的，尤其是對我，更好得不得了。」

鐵心蘭笑道：「連我這做乾姊姊的，都恨不得把心掏出來給你才好，何況他做乾爹的呢。」

蘇櫻撇了撇嘴，道：「你要把心給我，你的心不是給了小魚兒麼？」

她看見鐵心蘭紅了臉，就又笑了，道：「我那乾爹姓魏，他若知道你是我的姊姊，一定會好好照顧你，只不過你莫忘記，他模樣看來是很怕人的。」

鐵心蘭道：「我若覺得他可怕，少看他兩眼也就是了。」

蘇櫻拍手笑道：「不錯，這法子的確再好也沒有了。」

她拉著鐵心蘭走出樹林，空山寂寂，天地間彷彿充滿了一種安寧祥和之意，令人覺得只要能活著，就是件幸福的事。

走了半晌，蘇櫻忽然停下腳，道：「噯呀！我差點兒忘了，我還有個約會哩。」

蘇櫻眼珠子一轉，又道：「從這裏一直往山上走，用不多久，你就會瞧見，一片槐樹木，那裏面就是我乾爹住的地方了。」

鐵心蘭道：「你……你難道叫我一個人去麼？」

蘇櫻道：「一個人去也沒關係，你只要走進槐樹林，自然就有人出來接待你。」

鐵心蘭道：「但他們又不認識我。」

蘇櫻想了想，自頭上拔下了根珠釵，道：「你只要將這珠釵給他們看，說是我叫你去的，他們就一定會對你恭恭敬敬，為你安排好一切。」

※※※

鐵心蘭雖然不願意，但還是去了。

她現在就像是一片沒有根的浮萍，飄到那裏算那裏，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做，自己也拿不定主意。

蘇櫻瞧著她走遠了，剛輕輕吐出口氣，突聽一人嘆道：「可憐的傻丫頭，自己被人賣了都不知道。」

另一人道：「哈哈，這位蘇姑娘沒有將她賣給你，所以你就來假慈悲了麼？」

第三人咯咯笑道：「我本來還覺得那姓鐵的丫頭滿不錯的，但和這位蘇姑娘一比，那簡直就好像變成個大笨瓜了。」

第四人大笑道：「咱們的小魚兒可不能娶個大笨瓜做老婆。」

笑語聲中，山石後木葉間，忽然鑽出四個人來。這四人模樣，一個比一個奇怪，也不知怎麼會湊到一齊的。

只見第一人蓬頭垢面，穿著身又油又膩，破破爛爛的衣服，就像是個窮要飯的，但手裏卻偏偏拿個價值不菲的翡翠鼻煙壺。

第二人圓圓的臉，圓圓的肚子，年紀雖然不小，看來卻還像個孩子，一直不停的在哈哈大笑，像是個彌勒佛。

第三人滿頭珠翠，臉上的粉足有半寸厚，像是戴著個假面具似的，叫人根本瞧不出她本來長的是美是醜，是老是少。她打扮得明明是個女的，但身上卻穿著件男人的衣服，腳下面偏又套著雙紅緞珠花的繡花鞋。

第四人卻是個身材魁偉的偉丈夫，目光閃動，顧盼自雄，只不過一張嘴大得可怕，看來像是可以塞得進他自己的拳頭。

# 第九十四章 機智絕倫

蘇櫻雖然不知道這四人就是鼎鼎大名的白開心，哈哈兒，屠嬌嬌，和李大嘴，但卻是見過這四人的。

她也曾親眼瞧見，這四人如何對付魏麻衣，現在這四人忽然一齊出現，將她圍住，她就算一向喜怒不形於色，臉色也不禁有些變了。

李大嘴大笑道：「蘇姑娘，你用不著害怕，這兩天我的胃口都不太好，要吃你，至少也得再等幾天。」

屠嬌嬌咯咯笑道：「像這樣聰明標緻的女孩兒，就算你捨得吃，我也不答應的。」

白開心道：「以我看來，還是吃了算了。」

哈哈兒道：「哈哈，你這人真是名符其實的損人不利己，李大嘴將她吃了，於你又有什麼好處？」

白開心道：「我至少可以放心些，不至於被她賣了。」

蘇櫻眼波流動，忽然笑道：「四位難道是來為鐵心蘭打抱不平的麼？」

屠嬌嬌嘆了口氣，道：「說起來，那傻丫頭倒的確滿可憐的。」

蘇櫻笑道：「四位若是覺得我讓她去上當，方才為何不攔住她。」

白開心板著臉道：「她既不是我女兒，也不是我老婆，她上不上當，與我又有何關？我為何要來多事。」

哈哈兒道：「何況，讓她到魏無牙那裏去也不錯，哈哈，魏無牙要是看中了她，那就簡直更妙不可言了。」

蘇櫻嫣然道：「既是如此，四位是為了什麼來的呢？」

李大嘴道：「我們來找你，只不過是為了談一項交易。」

蘇櫻道：「交易？什麼交易？」

哈哈兒道：「哈哈，自然是彼此有利的交易，卻不知你肯不肯答應？」

蘇櫻笑道：「若是彼此有利的交易，我怎麼會不答應呢？」

屠嬌嬌道：「好，我問你，你想嫁給小魚兒，是不是？」

蘇櫻笑了笑，道：「我並不是想想就算了，我是非嫁他不可。」

屠嬌嬌道：「但你有把握讓他娶你麼？」

蘇櫻笑道：「越沒有把握的事，做起來就越有趣，是麼？」

屠嬌嬌道：「好，現在我們可以幫你的忙，叫小魚兒娶你，但你卻也要答應我們一件事。」

蘇櫻眼珠一轉，笑道：「你們真有把握讓他娶我。」

屠嬌嬌道：「當然有把握，你莫忘了，小魚兒是我們養大的，我們怎會不知道他的脾氣。」

蘇櫻道：「那麼，你們又要我做什麼事呢？」

屠嬌嬌道：「將他活著帶入魏無牙的洞裏去，再活著帶出來。」

蘇櫻道：「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屠嬌嬌道：「只因為我們要叫他去拿件東西。」

蘇櫻想了想，道：「他若不肯去？」

屠嬌嬌笑道：「他本來就算不一定會去，但現在卻是非去不可的，只因為你幫了我們的忙，你將鐵心蘭送到那裏去。」

蘇櫻悠悠道：「若是我不答應呢？」

李大嘴桀桀笑道：「你若不答應，我的胃口立刻就會變好的。」

蘇櫻嫣然一笑道：「我相信我身上的肉，無論怎麼樣做，都很好吃的。只不過我要勸你，切切不要紅燒，這麼嫩的肉，紅燒實在太可惜了，最好是用來涮鍋子，肉才能保持鮮嫩。」

李大嘴等人，聽得面面相覷，反倒不禁呆住了。

李大嘴乾笑兩聲，道：「你倒提醒了我，涮人肉的滋味，的確可算是天下第一，我倒真的已有許久未曾嚐過。」

蘇櫻道：「你最好在我還活著的時候，就將我身上的肉片切下來，而且作料中，切切不可放醋，因為人肉本來就有些酸的。」

李大嘴乾笑道：「多承指教，我吃人吃了無數，想不到竟還沒有你內行。」

他走了兩步，只見蘇櫻悠然坐在那裏，怎麼看也不像要被人吃下肚子裏的，倒像是等著別人送上門給她吃。

屠嬌嬌忽然道：「李大嘴，你先過來一下，我有話跟你說。」

她將李大嘴拉向一邊，悄悄道：「你吃過這樣的人麼？」

李大嘴瞧了笑嘻嘻坐在那邊的蘇櫻一眼，忍不住低聲罵道：「這丫頭看起來，就像是喜歡被老子吃下去似的，真不知她肚子裏在打什麼鬼主意？」

屠嬌嬌道：「你想，她若非胸有成竹，怎會如此篤定，而且還像是生怕死得太舒服了，竟勸你活著將她凌遲，你想，世上有這樣的人麼？」

李大嘴默然半晌，道：「你的意思是……」

屠嬌嬌道：「依我之見，還是算了吧！咱們能活到現在，並不是件容易的事，莫要陰溝裏翻船，栽在這小丫頭手裏，那才冤哩。」

李大嘴沉吟著道：「這話倒也不錯……」

只聽蘇櫻嬌笑道：「你還不過來，再等下去，我的肉都要變老了。」

李大嘴大笑道：「你的肉太酸，我懶得吃了。」「想不到我的肉竟是酸的，莫非是平時吃醋吃得太多了。」她盈盈站了起來，襝衽道：「你先生既然不肯賞臉，我只有告辭了。」

突聽白開心喝道：「我和他不一樣，他好吃，我好色。好吃的人，膽子總比較小些，但好色的人就不同了……」

他一步步向蘇櫻走過去，大笑道：「常言道，色膽包天，這句話你總該聽過的吧！」

蘇櫻情不自禁，向後退了半步，但面上還是帶著微笑，道：「閣下若覺得光棍做得無趣了，我倒可替你做個媒。那邊小溪裏，有位美人在出浴，她不但長得千嬌百媚，比我好看多了，而且風情萬種，知情識趣。」

白開心吃吃笑道：「我就看上了你，別的人我都不要。」

他嘴裏說著話，一雙大手已向蘇櫻抓了過去。

蘇櫻肚子裏就算有一千條絕頂妙計，此刻卻也連一條都使不出來了，女人若碰見急色鬼，那真是什麼法子也沒有。

只聽「哧」的一聲，蘇櫻的衣服已被白開心撕了一塊下來。

※※※

就在這時，突又聽得一人緩緩道：「男子漢，大丈夫，怎麼能欺負女人。」

這語聲平和而緩慢，但他的人卻來得快如風，疾如電。

白開心只見一條人影自天而降，他大驚之下，還掌擊出。

李大嘴等人，但見人影一花，但聞一聲清脆的掌聲，白開心的身子，已像是一個球似的掛在樹枝上。

再看蘇櫻身旁，已多了個風采翩翩的美少年，衣衫雖然有些狼狽，但卻仍掩不住有一種清貴高華之氣流露出來。

這人雖然救了蘇櫻，但蘇櫻瞧見他，臉色反而變了，失聲道：「花無缺！」

花無缺淡淡一笑，目光向李大嘴等人掃了過去，緩緩道：「還有那一位想動手的麼？」

李大嘴等人也駭呆了。花無缺雖不認得他們，但他們卻是認得花無缺的。

他們曾經眼看著花無缺，以一身超凡絕俗的武功，將慕容姊妹嚇走，又在一招間將白開心拋在樹上。

李大嘴大笑道：「咱們也早就看這色鬼不順眼，公子此刻教訓了他，這是再好也沒有。」

屠嬌嬌也笑道：「只可惜公子出手還太輕了些……」

哈哈兒道：「哈哈，公子若將他拋得更遠些，讓咱們再也瞧不見才好。」

白開心掙扎著想從樹上跳下來，嘴裏大叫道：「我只不過想摸一摸她而已，但那大嘴巴卻要吃她的肉哩。」

他們不去對付外人，反倒先窩裏翻起來，花無缺倒真還沒有見過像這樣的人，忍不住嘆了口氣，道：「各位倒真是夠義氣得很……」

一句話未說完，李大嘴已怒吼著向白開心撲了過去，白開心似是閃避不及，竟被他一拳打出三丈外，怪叫道：「大嘴狼，你敢打人？」

李大嘴吼道：「二十年前，我就想打死你這王八蛋了！」

他一面罵，一面追過去，誰知白開心的腳忽然一勾，他也倒了下去，兩個人竟都滾在地上，扭成一團。

只聽「砰砰蓬蓬」的拳頭聲，「混帳王八」的怒罵聲，罵的話固然不堪入耳，打架的姿態更是不堪入目。

花無缺本還以為他們是什麼武林高手，此刻看來，卻簡直連可以為了三文錢而打破頭的潑皮無賴還不如。

哈哈兒卻在一旁拍掌大笑道：「好，打得好，哈哈，快抓他的頭髮，對了，抓緊些。」

屠嬌嬌道：「也不能讓他們這樣打下去，若是打死了一個，咱們豈非還得花錢為他收屍，還是過去拉開他們吧！」

這時李大嘴和白開心已滾到那邊的樹後面去了，兩個人都已打得像狗一般在喘息，但還是不肯住手。

屠嬌嬌和哈哈兒也趕了過去，一面呼道：「莫要打了……再打就要打出人命來了呀！」

於是這兩個人也到了樹後，似乎在拉架。

花無缺瞧著他們，只有搖頭苦笑──他遇見這樣的潑皮無賴，除了搖頭之外，還能幹什麼？

蘇櫻忽然微微一笑，道：「花公子，你上了他們的當了。」

花無缺道：「上什麼當？」

蘇櫻微笑道：「你以為他們這真是在打架麼？」

花無缺怔了怔，道：「難道這是……」

蘇櫻抿嘴笑道：「這不過是他們在想法子逃走而已，那兩人的武功雖然不怎麼樣，但若真的要拼命，三百招內，誰也休想碰著對方一根手指。」

花無缺縱身掠了過去，樹後果然連人影都瞧不見了。

樹皮上，卻留下了四行字：

「手下留情，多謝多謝，

不辭而別，惶恐惶恐，

不夠膽量，也許也許，

不夠義氣，未必未必。」

花無缺呆了半晌，忍不住苦笑道：「果然上當，慚愧慚愧。」

蘇櫻笑道：「這四人的詭計多端，實在少見得很，像花公子這樣的忠厚君子，若不上他們的當，那才是怪事。」

花無缺忽也一笑，道：「忠厚君子，倒也未必未必……方才也有幾個人就上了我的當。」

蘇櫻道：「哦？誰？」

她話問出來後，自己也明白了，笑道：「不錯，上當的必定就是白山君夫婦，是麼？」

花無缺微笑點頭，道：「正是他們？」

蘇櫻眼珠一轉，道：「我雖然以藥力將你困住，但那藥對人卻沒有什麼害處的，只要一吹風，藥力就解了，只不過那時他們必已點了你的穴道，你還是不能逃走。」

她微微一笑，接著道：「你是不是故意裝成中毒很深的模樣，讓他們對你不加提防，你卻在暗中以『移花接玉』的內力，打開了穴道，揚長而去。」

花無缺笑道：「姑娘的聰明智慧，實在也少見得很。」

花無缺面上的笑容忽然不見了，嘆了口氣道：「姑娘你雖然是智計無雙，但在下卻知道還有一個人……就算姑娘你遇見他，只怕也要吃虧的。」

蘇櫻垂下了頭，也嘆了口氣，幽幽道：「你說的不錯，我非但知道你說的這人是誰，而且也吃過他的虧了。」

花無缺面上不禁露出驚異之色，剛想問個清楚，蘇櫻忽又笑道：「溫良如玉的花公子，如今也會以詭計騙人，只怕也就是跟這個人學的……我說的是麼？」

花無缺忍不住笑道：「這就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蘇櫻道：「但君子畢竟總是君子，所以我雖然那麼樣對待你，你非但沒有向我報復，反而救了我。」

花無缺臉色忽然沉了下來，道：「你可知道我為什麼要救你？」

蘇櫻望著他忽然改變的臉色，也像是有些吃驚，但還是笑著道：「我已說過，這就因為你是君子。」

花無缺沉著臉說道：「我必須告訴你三件事，第一，移花接玉的秘密，絕不容許外人知道，誰知道了，只有死！這是移花宮的禁例，誰也不能例外。」

蘇櫻雖然還在笑著，笑聲聽來卻沒有那麼悅耳了。

花無缺道：「第二，移花宮的門下無論要做什麼事，都必須自己動手，絕不容別人干涉，也絕不能假手於外人。」

蘇櫻道：「第……第三呢？」

花無缺道：「第三，我也是移花宮的門下，無論如何，我也不能破壞移花宮的規矩。」

蘇櫻嘆了口氣，道：「如此說來，你救了我，只不過是為了要親手殺我而已，是麼？」

花無缺扭過頭不看她，一字字道：「縱然情非得已，卻也勢在必行。」

蘇櫻道：「那麼……那麼我也要告訴你三件事。」

她不等花無缺問她，就接著道：「第一，你莫要忘記，我本來有許多機會可以殺你的，但我卻沒有動手，你現在若殺了我，豈非不義？」

花無缺雖然沒說什麼，卻忍不住嘆了口氣。

蘇櫻道：「第二，我雖然知道了移花接玉的秘密，但我絕不會練這種功夫，也絕沒有告訴過別人，你若殺了我，豈非不仁？」

花無缺已微微動容。

蘇櫻道：「第三，你莫忘了，我是個女人，而且手無縛雞之力，一個大男人以強欺弱，來欺負一個弱女子，這非但無禮，簡直是無恥了。」

花無缺已不覺垂下了頭。

蘇櫻見他神情的變化，眼睛已發了光，嘴裏卻冷冷道：「你若一定要做這種不仁不義、無禮無恥的事，我自然也沒法子，但鐵心蘭若是知道了，她一定會對你失望得很。」

花無缺霍然抬起頭。

蘇櫻悠悠道：「不錯，鐵心蘭……她總是對我說，你是最溫柔，最有禮的男人，我本來也很相信的，但現在……」

她故意嘆了口氣，住口不語。

花無缺指尖已有些發抖，道：「你……你認識鐵心蘭？」

蘇櫻抬起頭，淡淡道：「我和她不算太親密，只不過剛剛結拜為姐妹而已。」

花無缺像是忽然挨了一鞭子，呆了半晌，搖頭道：「不可能……這絕不可能！她在那裏？」

蘇櫻道：「我就算告訴你她此刻在那裏，你也不敢去找她的。」

花無缺目光一閃，變色道：「魏無牙，你將她送到魏無牙那裏去了？」

蘇櫻笑道：「魏無牙對別人雖兇惡，但對我們姊妹卻很好的。」

花無缺跺了跺腳，霍然扭轉身，嗄聲道：「移花宮的秘密，你絕不告訴別人？」

蘇櫻道：「若有第二個人知道，那時你再殺我也不遲。」

花無缺長嘆道：「那時雖已遲了，但……但我還是相信你。」他又跺了跺腳，身子已向前竄出。

# 第九十五章 陰險毒辣

蘇櫻見花無缺的身形已向前竄出，忽然又道：「和你關在一起的那個人，叫江玉郎，你認不認得他？」

花無缺頓住腳步，不覺又嘆了口氣，道：「我但願不認得他才好。」

蘇櫻嘆道：「你為什麼不殺了他呢！留這個人活在世上，實在是後患無窮。」

花無缺道：「他此刻既傷且病，我怎能向他出手？」

蘇櫻苦笑道：「這就是君子的毛病，但你若沒有這毛病，我只怕也……」

她瞧見花無缺又旋動身形，立刻大聲道：「等一等，我還有句話要告訴你。」

花無缺只得再次停下來，道：「什麼話？」

蘇櫻嫣然一笑，道：「鐵心蘭並沒有看錯，你實在是個溫柔又可愛的男人，也實在對她好得很。」

※※※

大家都知道，小魚兒的性子有多麼急，要一個性子急的人坐在那裏等人，實在是要他的命。小魚兒已急得像是隻火裏的蚱蜢，不停地走來走去，不停地向胡藥師問：「你算準蘇櫻一定能找到這裏來麼？」

胡藥師本來很有把握，斷然道：「是！」

但等到後來，胡藥師也有些著急了，忍不住道：「在下中的毒，只怕快發作了吧？」

小魚兒忽然跳起腳大喝道：「告訴你，蘇櫻若不來，我再也不會為你解毒的。」

胡藥師苦著臉道：「蘇姑娘是否前來，和在下又有何關係？你下的毒若是發作了……」

小魚兒大聲道：「毒性發作了，算你倒楣，你死了也活該，誰叫你說蘇櫻一定會來的？」

他現在的確是蠻不講理，只因他已快急瘋了。

胡藥師比他更急，剛乾了的衣服，又被汗濕透了。

只有江玉郎，卻像是一點也不著急，他笑嘻嘻坐在那裏，蘇櫻來不來，好像都和他沒關係似的。原來他忽然發現，那見鬼的藥力已開始在消散，他身子已漸漸舒服起來，漸漸開始有了力氣。

小魚兒眼睛都快望穿了，還是瞧不見蘇櫻的影子，終於忍不住道：「走，不管她來不來，咱們先去找她去。」

江玉郎悠悠道：「現在若先去找蘇姑娘，再轉回來救花公子，花公子只怕已……」

他故意頓住語聲，小魚兒果然忍不住跳了起來，大喝道：「只怕已怎樣？說！」

江玉郎慢吞吞道：「實不相瞞，我藏起花無缺的那地方，並不太舒服，而且有點不大透氣，時間若是隔得太長，說不定會悶死人的。」

小魚兒跳起來就想撲過去，但撲到一半，就硬生生停了下來，臉上的怒容立刻變成了笑容，哈哈笑道：「江兄是聰明人，總該知道花無缺若死了，對江兄你也沒什麼好處。」

江玉郎嘆了口氣，道：「這個小弟自然明白的，只不過……」

小魚兒立刻道：「你救了他，我負責要蘇櫻將解藥給你。」

江玉郎苦笑道：「小弟現在已想通了，只覺世情皆是虛幻，生生死死，也只不過是一場夢而已，是否能拿到解藥，小弟實已不放在心上。」

他忽然說出這一番大道理，小魚兒瞪大了眼睛瞧著他，道：「你……你真的是江玉郎麼？妙極妙極，江兄原來是個老和尚投胎轉世的。」

江玉郎又嘆了口氣，道：「小弟雖已不再將這付臭皮囊放在心上，只不過……」

他轉頭瞧了鐵萍姑一眼，黯然道：「只不過她……她對我的恩情，卻令我再也拋不開，放不下。」

鐵萍姑痴痴地望著他，目中已是淚光瑩瑩，卻不知是驚訝，是歡喜，是相信，還是不信？

江玉郎嘆道：「小弟經此一劫，再也無意與諸兄逐鹿江湖，只盼將恩仇俱一刀斬斷，和她尋個山林隱處，安安份份的渡此餘年，可是……」他慘笑著接道：「可是小弟雖有此意，怎奈以前做的錯事實在太多，小弟也自知魚兄絕不會就此放過我的，是麼？！」

小魚兒正色道：「常言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江兄如此做法，小弟佩服還來不及，又怎麼會再找江兄的麻煩呢？」

江玉郎沉吟了半晌，緩緩道：「魚兄博聞廣見，想必知道野生蕈菌中有一種叫女兒紅的。」

鐵萍姑到這時才忍不住問道：「這女兒紅又是什麼？」

小魚兒道：「這女兒紅乃是生在極陰濕之地的一種毒菌，據說無論誰吃了，不出三五天，就會得一種怪病。」

鐵萍姑道：「什麼怪病？」

小魚兒道：「這種病開始時也沒什麼，只覺不過得有些暈暈欲睡，精神恍惚，就好像得了相思病似的，除非每隔幾個月，能找到一株『惡婆草』連根吃下去，否則這相思病就要越來越重，不出一年，就完蛋大吉。」

鐵萍姑雖也覺得這名字取得妙不可言，有趣已極，但想到一個人若不幸吃下了這麼樣一粒毒菌，那可實在是無趣極了。

只聽小魚兒笑著又道：「此時此刻，江兄忽然提起此物來，難道是想要小弟也害一害這相思病麼？」

江玉郎這次竟連狡賴都沒有狡賴，很簡單地回答道：「正是。」

小魚兒卻笑了，道：「這麼珍貴的東西，一時之間，你能到那裏去找來給我吃？」

江玉郎道：「小弟若是去別處尋找，就算找個三年五載，也未必能找得到，但湊巧的是，這附近就偏偏有一株，只要魚兄答應，小弟立刻就可去為魚兄掘來。」

鐵萍姑終於也忍不住失聲道：「你瘋了麼？怎麼能說得出這種話？他……他怎麼可能答應你？」

江玉郎也不理她，緩緩接著道：「魚兄想必知道，那惡婆草雖也和女兒紅一樣，十分稀罕珍貴，但卻可以用人工來培養的，而小弟又恰巧知道培養它的法子。」

小魚兒眼珠子直轉，竟沒有說話。

江玉郎又道：「這裏的事辦完之後，小弟就立刻找個地方隱居起來，專心為魚兄培植惡婆草，魚兄若想身體康健，自然也就會好生保護小弟的性命了。」

胡藥師這才知道，他打的如意算盤，竟是要以這件事來要脅小魚兒，要小魚兒以後永遠不敢找他的麻煩。

但這想法卻實在未免太天真了些，胡藥師幾乎忍不住要笑了出來，眼睛瞧著江玉郎暗笑道：「你難道以為小魚兒是呆子麼？這種事你就算殺了我，我也不會答應的，何況這條比泥鰍還滑溜的小魚兒？」

只見小魚兒眼珠子轉了半天，笑嘻嘻道：「你信不過我，我又怎信得過你？我怎知道你會為我培植惡婆草，又怎知這惡婆草一定能吃到嘴呢？」

江玉郎嘆道：「小弟的病毒也一直不解，魚兄要殺我，還是容易得很。」

小魚兒道：「但我若找不到你呢？」

江玉郎笑道：「魚兄若真的要找，小弟就算上天入地，也躲不了的。」

像小魚兒這樣的聰明人，竟會問出這麼笨的兩句話來，江玉郎回答得更是妙不可言，說的話等於沒說一樣，

而小魚兒卻偏偏像是相信了，只不過又問了一句：「我吃下了這女兒紅你就去救花無缺？」

江玉郎道：「小弟若是失言背信，魚兄隨時都可要小弟的命。」

小魚兒嘆了口氣，道：「好，我答應你。」

※※※

小魚兒竟真的答應了他。任何人都不會答應的事，他竟偏偏答應了。

胡藥師呆呆地瞧著小魚兒，暗道：「瘋子，瘋子，這人原來是瘋子，別人說太聰明的人，有時往往會變成瘋子，這話聽來倒是一點也不錯。」

鐵萍姑也是目瞪口呆，吃驚得說不出話來。

江玉郎果然掘來了一株看來十分鮮艷的女兒紅。小魚兒果然笑嘻嘻吞了下去。

他抹了抹嘴，竟大笑道：「妙極妙極，想不到這女兒紅竟是人間第一美味，我這一輩子，簡直沒有吃過這麼鮮嫩的東西。」

到了這時，江玉郎目中也不禁露出狂喜之色，卻故意嘆了口氣，道：「絕代之佳人，大多是傾國傾城的禍水，致命之毒物，也常常是人間美味，唯有良藥，才是苦口的。」

小魚兒一把拉住他的手，笑道：「好聽的話，大多是騙人的，江兄還是少說兩句，趕緊去救人吧。」

※※※

石屋所在地，本來已十分荒僻，江玉郎帶著小魚兒再往前走，地勢就越來越是崎嶇險峻。

他的毛病偏偏又發了，走兩步，就喘口氣，再走兩步，又跌一跤，兩條腿就像彈琵琶似的抖個不停。

小魚兒實在快急瘋了，到後來終於忍不住將他抱了起來，道：「那地方究竟是那裏，你說出來，我抱你去。」

江玉郎道：「如此勞動魚兄，小弟怎麼敢當。」

小魚兒「嗤」的一笑，道：「沒關係，你骨頭輕得很，我抱你並不費力。」

鐵萍姑跺腳道：「求求你們兩個人，莫要再鬥嘴了好不好？」

江玉郎嘆道：「我怎敢跟魚兄鬥嘴，只不過……」

他語聲忽然頓住，手向上面一指，道：「魚兄可瞧見上面那洞穴麼？」

小魚兒隨著他手指處向上瞧去，只見生滿了蒼苔的山壁上，果然有個黑黝黝的洞穴，洞口還有一片石頭凸了出來。

江玉郎道：「這地方還不錯吧！」

小魚兒道：「你為什麼不用塊石頭將洞口堵上呢？」

江玉郎道：「花公子現在已是寸步難行，小弟反正也不怕他逃走。」

小魚兒忽然瞪起眼睛，高聲道：「洞口既沒有堵上，他怎麼會悶死？」

江玉郎神色不變，淡淡道：「也許不會被悶死，但荒山上的洞穴裏，總難免有些毒蛇惡獸……」

他話未說完，小魚兒已縱身掠了上去。

江玉郎道：「魚兄不妨先將小弟放下來，看看這地方對不對。」

這片石臺上也長滿了蒼苔，滑不留足，小魚兒放下了他，他連站都不敢站起來，爬到洞口前瞧了瞧，忽然大呼道：「花公子，小弟等來救你了，你聽得見麼？」

只聽洞穴裏回聲不絕，卻聽不見花無缺的回應。

江玉郎皺起眉頭，道：「花公子，你……你……你怎麼樣了，怎地……」

小魚兒跺了跺腳，一把將江玉郎拉到後面去，自己伏在洞口，極目而望，洞穴裏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他什麼也瞧不見。

江玉郎道：「魚兄，可瞧見花公子了麼？」

小魚兒道：「你這小子究竟在玩什麼花樣，為什麼……」

話猶未了，忽覺一股大力自腳跟撞了過來，他一聲驚呼尚未出口，身子已落葉般向洞穴中直墜了下去。

方才連路都走不動的江玉郎，此刻卻忽然變得生龍活虎起來，一躍而起，向洞穴中呼道：「魚兄……小魚兒……」

小魚兒沒有回應，過了半晌，才聽得「咚」的一聲。這洞穴竟深得可怕。

江玉郎仰天大笑道：「小魚兒……小魚兒，你畢竟還是不如我江玉郎，畢竟還是上了我的當了！」

鐵萍姑從下面往上望，石臺上發生了什麼事，她也瞧不真切，此刻聽到江玉郎得意的笑聲，才吃驚道：「你將小魚兒怎麼樣？」

江玉郎大笑道：「我不害死他，難道還等他害死我麼？」

鐵萍姑又驚又恐，嘶聲道：「你不是已改過了麼？不是只想和我安度餘生，怎地又……」

她一面說著話，一面就想往上掠去，但身子剛躍起，忽又想到自己身上只穿著胡藥師的一件長衫，裏面卻是空空的，若是跳起來，下面的胡藥師的眼福就真不淺了，她只有趕緊落下來，掩住衣衫，不停地跺腳。

胡藥師也吃驚得呆住了，過了半晌，忍不住道：「小魚兒既已中了女兒紅的毒，你以後豈非正可以此要脅他，要他乖乖地聽命於你，你現在就害死了他，豈非可惜。」

江玉郎笑道：「你想不通，小魚兒也想不通的，所以他才會上當，方才那女兒紅只不過是個鈎子而已，你現在可想通了麼？」

胡藥師不覺又怔住了，只覺這江玉郎心計之深，手段之毒，做出來的事之兇狠狡詐，簡直叫人夢想不到。

江玉郎哈哈大笑道：「小魚兒呀小魚兒，你常常自命自己是天下第一個聰明人，如此你總該知道，天下第一個聰明人，到底是誰了吧？」

胡藥師忍不住又道：「但花無缺呢？他難道也被你害死了？」

江玉郎笑道：「你以為花無缺很呆板麼？告訴你，他也會騙人的，他故意裝出那付痴痴呆呆的模樣，讓你們不再提防他，他卻乘機溜之大吉。」

胡藥師怔了半晌，苦笑道：「那麼，白山君呢？」

江玉郎道：「那時我病發作得厲害，迷迷糊糊的，也沒有瞧清楚，好像是瞧見他去追花無缺了。」

胡藥師忽然跳起來，驚呼道：「不好，我中的毒藥力還未消散，我還得找他要解藥。」

江玉郎忽然冷冷一笑，道：「很好，你就下去找他吧！」

冷笑聲中，忽然出手一掌，向胡藥師拍了過去。

胡藥師剛掠上石臺，身子還未站穩，一口氣也沒有換過來，若是立刻再跳下去，雖可避開這一掌，但真氣既未換轉，跳到地上後，縱不跌傷，身子也必定站不穩，那時江玉郎若再乘勢進擊凌空撲下，他再也難閃避。

石臺上滑不留足，胡藥師算準江玉郎在臺上發招，下盤必不穩固，下盤若不穩，出手的力道就必定不會太強。

江玉郎一掌拍出，胡藥師竟不避不閃，拼著挨他一掌，下面卻飛起一腳，向江玉郎下盤橫掃過去。

這一招以攻為守，攻敵之所必救，正是絕頂厲害的妙著，但若非久經大敵的武林老手，就絕不敢使出這樣的險招。

江玉郎奸笑道：「好個兔二爺，果然有兩下子！」

他身形忽然一躍而起，雙腿卻已凌空踢出。

胡藥師再也想不到他在這種地方，還敢用這種招式，大驚之下，要想閃避已來不及了。

要知道胡藥師方才踢出的一腳，此刻還未及收回，下盤更是不穩，江玉郎的腳尖，已踢向他咽喉。

他只有用手去接，手的力量，怎及腳大，他就算接得住這一腳，還是難免要被江玉郎踢下去。

但江玉郎的腳若被他抓住，自也難免要被他一齊拖下去，這一著用的雖近無賴，但情急之下，他也顧不得許多了。

誰知江玉郎身子凌空，竟還有餘力變招。

只見他雙腿，剎那間竟一連踢出七八腳之多，胡藥師莫說抓不到他，簡直連他出腿的方位都已分辨不出。

他這才知道江玉郎不但兇狠狡猾，非人能及，武功之高，竟也大出他意料之外，他知道自己再也無法抵抗，不禁長長嘆口氣，身子突然在石頭上一滾，竟縱身向那深不可測的黑洞跳了下去。

※※※

鐵萍姑痴痴地站在那裏，動也不動，江玉郎著意賣弄，凌空翻身，就像是一隻大蝴蝶似的落在她身旁，她也像是沒有見到。

江玉郎笑嘻嘻道：「方才我踢出的那幾腳，你可瞧見了麼？」

鐵萍姑看也不看他，淡淡道：「瞧見了。」

江玉郎道：「那是北派譚腿中的精華『臥魚八式』，和胡家堡的『無影腳』，武當派的『流星步』，崑崙派的『飛龍式』，四種武林絕技混合在一齊，變化而成的，我替它取了個名字，叫『踢死人不賠命，天下無雙魔腳』，你說妙不妙？」

鐵萍姑冷冷道：「妙極了。」

江玉郎笑道：「你有個武功如此高明的夫婿，難道不高興麼？」

鐵萍姑忽然扭轉頭，直奔了出去。

江玉郎趕緊掠過去擋在她的前面，笑道：「你這是幹什麼？咱們已有很久沒在一齊，現在我的病已好了，咱們正可以好好的溫存溫存，你為什麼不理我？」

鐵萍姑冷笑道：「你還是找別人溫存去吧，像你這樣人既聰明，武功又高的大英雄，大豪傑，我怎麼高攀得上！」

江玉郎笑道：「我去找別人？去找誰？我喜歡的只有你呀！」

他一把抱起了鐵萍姑，就去親她的臉。

鐵萍姑掙也掙不脫，跺腳道：「你……你……你放不放手？」

江玉郎瞇著眼笑道：「我不放手，我偏不放手，你打死我，我也捨不得放手的。」

他的手已伸進了袍子，鐵萍姑的掙扎終於越來越沒有力氣，顫聲道：「你先放手，我問你一句話。」

江玉郎笑嘻嘻道：「你問呀，我又沒有堵住你的嘴！」

鐵萍姑道：「我問你，你害死了小魚兒，難道還不過癮，為何又要害死胡藥師？」

江玉郎道：「我看見那小子對你色瞇瞇的模樣，簡直快氣瘋了，恨不得當時就宰了他。」

鐵萍姑道：「你……你殺他，難道是為了我？」

江玉郎笑道：「也不知為了什麼，只要別人瞧你一眼，我就氣得要死，何況他居然想打你的主意……除了我之外，誰敢動你一根手指，我拚命也要宰了他的。」

他嘴裏說著，手動得更厲害。

鐵萍姑臉上的怒容早已不見了，面頰上已泛起了紅暈，不但語聲顫抖，身子也顫抖起來。

江玉郎將嘴唇湊到她耳朵上，低低說了兩句話。

鐵萍姑立刻紅著臉掙扎道：「不行，不可以在這裏……」

江玉郎道：「這裏連鬼都沒有一個，有誰會瞧見，來吧……」

話還沒有說完，鐵萍姑也不知怎地，竟忽然從他懷抱裏直飛了起來，同時又發出了一聲驚呼。

江玉郎也駭了一跳，情不自禁，隨著她的去勢向上面瞧去，只見鐵萍姑白生生的兩條腿在空中不停的掙扎飛舞，但身子卻如旗花火箭般向上直沖，竟飛起有七、八丈高，不偏不倚，落在一棵樹上。

這棵樹自山壁間斜斜伸出來，鐵萍姑的袍子竟恰巧被樹枝勾住，赤裸裸的身子就像是條白羊似的被吊了起來。

江玉郎再也想不通她是怎麼會被吊上去的，忍不住大呼道：「快跳下來，我接住你。」

鐵萍姑卻像是已被嚇呆了，竟連動都不會動。臉上已沒有一絲血色，眼睛裏的神色更是驚怖欲絕。但她的眼睛卻沒有瞧著江玉郎。

江玉郎忍不住又隨著她的目光瞧了一眼，這才發現自己面前不知何時竟已站著個長髮披肩的白衣人。

只見她雪白的衣衫飄飄飛舞，身子卻如木頭人般動也不動，面上戴著個木頭雕成的面具，看來就像是忽然自地底升起的幽靈。

她隨手一拋，就能將鐵萍姑拋起八、九丈高，而且不偏不倚地掛在樹上，這份手力武功，簡直駭人聽聞。

一個男人正在興致勃勃時，若被人撞破好事，那火氣當真比什麼都來得大，江玉郎只覺一肚子都是火，把別的事全都忘了，大怒道：「你這人有什麼毛病，好生生的為何來找我的麻煩？」

白衣人還是站在那裏，既不動，也不說話。江玉郎火氣更大，忍不住竄過去一拳擊出。

白衣人還是不動，只不過袍袖輕輕一拂，江玉郎擊出去的一拳，也不知怎地，竟忽然轉了回來。

只聽「砰」的一聲，這一拳竟打在他自己頭上。

江玉郎臉立刻被打腫了，但頭腦卻被打得清醒過來，只覺兩條腿幾乎再也站不住，顫聲道：「你……你莫非就是移花宮主？」

白衣人冷冷道：「憑你這樣的人，也配說移花宮主四個字？」

江玉郎「噗」地跪在地上，嗄聲道：「小人的確不配說這四個字，小人該打。」

他的確是聰明人，不等白衣人出手，就自己打起自己來，而且下手還真重，打的實在不輕。白衣人冷冷的瞧著，也不開口。

# 第九十六章 奸狡詭詐

她不開口，江玉郎的手就不敢停，只見他一張又白又俊的臉，恍眼間就變得像豬肝一樣，順著嘴角往下直淌鮮血。

鐵萍姑瞧得心都碎了，忍不住道：「宮主，求求宮主饒了他吧。」

白衣人這才抬起頭來，道：「你為他求情，又有誰為你求情？」

鐵萍姑顫聲道：「婢子自知罪孽深重，本就不敢求宮主饒恕的。」

白衣人道：「很好，那麼我問你，你將小魚兒帶到那裏去了？」

鐵萍姑道：「小魚兒他……」

她忽然想到自己若說出真相，宮主若知道小魚兒已死在江玉郎手上，江玉郎只怕立刻就要被碎屍萬段了。

白衣人道：「小魚兒他怎麼樣了？你為何不說？」

鐵萍姑道：「他……他也到了這裏，只怕是在東面那一帶。」

白衣人道：「好，我這就去找他，但願你說的不假。」

江玉郎這時已被自己打得躺在地上，但還是不敢停手。

白衣人叱道：「夠了，停手吧。」

江玉郎掙扎著爬起來，叩頭道：「多……多謝宮主。」

白衣人道：「現在，我要你在這裏看著她，若有人傷了她，我就要你的命，若有人將她救走，我也要你的命，知道麼？」

江玉郎道：「小人知道。」

※※※

等到江玉郎抬起頭時，白衣人已又如幽靈般消失了。

他忍不住嘆了口氣，苦笑道：「這就是移花宮主，原來移花宮主就是這樣子的，想不到我今日竟見著了她，只怕是走了運了。」

鐵萍姑嘆道：「幸好今日來的只是小宮主，若是大宮主來了，你我此刻只怕都活不成了。」

江玉郎出神地凝注著遠方，也不知在想些什麼。

鐵萍姑道：「但等她回來，你我還是活不成的，你害了小魚兒，她絕不會饒你。」

江玉郎道：「為什麼？她本來不是要花無缺殺小魚兒的麼？」

鐵萍姑道：「不錯，但她只許花無缺自己親手殺小魚兒，卻不許別人動小魚兒一根手指，就連她自己，也絕不傷小魚兒的。」

江玉郎訝然道：「這又是為了什麼？倒真是件怪事！」

鐵萍姑道：「我也猜不透這是什麼道理，她們姐妹本來就是個怪人，無論如何，你現在快將我放下去吧，我半身發麻，已被她點了穴道。」

江玉郎嘆道：「我就算救了你，咱們兩人還是逃不脫她掌握的。」

鐵萍姑道：「但咱們好歹也得試一試，等她回來了，反正也只有一死，現在若是逃走，找個地方藏起來，說不定還可過幾天快活的日子。」

江玉郎垂下頭沒有說話，過了半晌，忽又抬頭道：「但你若不告訴她小魚兒是被我害死的，她也就不會殺我了，是麼？」

鐵萍姑怔了怔，道：「也許……」

江玉郎道：「你方才既已騙過了她，為什麼不再騙下去呢？」

鐵萍姑道：「但……但我……」

江玉郎柔聲道：「你既然反正是要死的，為何要我陪你一齊死呢？你若真的對我好，就該犧牲自己來救我，我一定永遠也忘不了你。」

鐵萍姑整個人都呆住了，她實在再也想不到江玉郎會說出這樣的話來──這實在不是人說的話。

忽聽一人咯咯笑道：「妙極妙極，我已有很久沒聽過這麼妙的話了。」

另一人笑道：「這位仁兄若是女的，蕭咪咪見著他也一定要自愧不如。」

第三人道：「哈哈，兩個蕭咪咪，只怕也抵不上他一個。」

第四人大笑道：「自從歐陽兄弟死後，你們一直擔心找不到人來湊數，現在不現成的就有一個在這裏麼。」

笑聲不絕，山坳後已走出四個人來。

只見這四人一個嘴巴特大，一個不男不女，一個滿臉笑容，還有一個像叫化子的，背上卻揹著隻麻袋。

這麻袋竟不停的在蠕蠕而動，而且裏面還不停地有呻吟之聲發出，這呻吟聲也奇怪得很。

發出呻吟的人，雖像是很痛苦，很難受，卻又像是很舒服，聽得人忍不住從心裏癢了起來。

那叫化子模樣的人，左手還提著根樹枝，竟將樹枝當鞭子，不時往那麻袋上抽上一鞭。

他一鞭抽下去，麻袋裏的呻吟聲就更銷魂，嘴裏還含含糊糊的說著話，隱約可以聽出，她居然是在哀求道：「求求你……抽重些好麼？求求你……」

那叫化子模樣的人卻偏偏放下鞭子，不肯再抽了，反而向江玉郎笑道：「世上居然有人喜歡挨打，你可瞧見過麼？」

江玉郎倒真還沒見過這樣的人，簡直連聽都沒聽見過，他雖然最善應變，此刻也不禁呆住了。

樹上的鐵萍姑又羞又急，竟不覺暈了過去。

※※※

來的這四人，無疑就是李大嘴，屠嬌嬌，白開心和哈哈兒了，但麻袋裏這喜歡被人打的卻又是誰呢？

李大嘴已走到江玉郎面前，裂嘴一笑，道：「這位朋友，你貴姓呀？」

江玉郎雖不知道這些人是什麼來頭，但見到他們的模樣一個比一個詭秘，倒也不敢再得罪他們。

他乾咳一聲陪笑道：「在下蔣平，卻不知各位尊姓大名？」

李大嘴笑道：「兄臺年紀雖輕，想必也聽說過『十大惡人』的名字？」

哈哈兒道：「哈哈，你瞧見他這張嘴，也該知道他是誰的。」

江玉郎目光從他們臉上瞧了過去，掌心已不覺出了汗。

屠嬌嬌咯咯笑道：「小兄弟你只管放心，咱們來找你，並沒有什麼惡意。」

江玉郎忽地一笑，道：「各位俱是武林前輩，自然不會找在下這無名後輩麻煩的，在下非但十分放心，而且今日得見武林前輩的風采，更實在高興得很。」

屠嬌嬌吃吃笑道：「你們瞧，這孩子多會說話，嘴上就好像抹了蜜似的。」

哈哈兒道：「哈哈，這樣的人，連我和尚見了都歡喜！也就難怪樹上的這位小姑娘，不惜為他玩命了。」

江玉郎正色道：「樹上那位姑娘，與在下雖然相識，卻不過只是道義之交而已，那裏有什麼男女之情，前輩說笑了！」

屠嬌嬌道：「既然是道義之交，人家赤條條地被吊在樹上，你為什麼不去救她呢？」

江玉郎嘆了口氣道：「在下雖有相救之心，怎奈……怎奈男女授受不親，如今她不幸遭人羞侮赤身露體，在下若是去救她，豈非多有不便。」

屠嬌嬌道：「如此說來，你倒是個正人君子了。」

江玉郎道：「在下雖然浪跡江湖，但這禮義兩字，倒也未敢忘記。」

屠嬌嬌忽然咯咯大笑了起來，指著江玉郎道：「你們瞧，他是不是有兩下子，莫說蕭咪咪，就連歐陽兄弟見了他，也非得拜他做師傅不行。」

哈哈兒道：「哈哈，歐陽兄弟說話，三句中至少還有一句是真的，但他一共只說了四句半話，卻有四句是假的。」

江玉郎道：「前輩又說笑了，在前輩面前，在下怎敢說謊。」

哈哈兒道：「你不敢說謊麼？哈哈，這就又是一句謊話。」

屠嬌嬌打斷了他的話，嬌笑道：「你說的句句都是實話？好，那麼我問你，你若是蔣平？有個叫江玉郎的小壞蛋，卻又是誰呢？」

謊話被人當面揭穿，還能面不改色的人，每一萬人中，大約只有一兩個，江玉郎自然就是其中之一。他非但臉不紅，色不變，反而笑了起來。

屠嬌嬌瞧著他，似乎越來越覺得他有趣了，也笑著問道：「你笑什麼？」

江玉郎道：「要在前輩們面前說謊，豈非簡直好像魯班門前弄大斧，孔子廟前賣百家姓，但在下卻偏偏自不量力，這還不可笑麼？」

哈哈兒拍手大笑道：「說得好，說得好，哈哈，這馬屁實在剛好拍在咱們屁股上，拍得恰到好處，舒服極了。」

江玉郎道：「前輩們未和在下說話之前，想必早已將在下的底細都摸清了。」

屠嬌嬌笑道：「不錯，咱們非但早已知道你叫江玉郎，是江南大俠的寶貝兒子，也知道這位小情人本是移花宮的門下。」

屠嬌嬌道：「你可知道咱們為什麼會對你如此關心？」

江玉郎微微一笑，道：「莫非前輩們想替在下做媒麼？」

屠嬌嬌笑道：「我若有女兒，寧可嫁給李大嘴，也不會嫁給你，李大嘴至少還不會吃她的腦袋，但是你，吃了人只怕連骨頭都不會吐出來。」

江玉郎微笑道：「前輩過獎了，在下怎比得上李老前輩？」

李大嘴道：「你也用不著客氣，我吃人最多只不過是一個個的吃，但你吃人卻是一隊隊的往下吞，『雙獅鏢局』的那些人，不是被你一夜之間全都吞下去了麼？」

江玉郎還是面不改色，笑道：「前輩們將在下調查得如此清楚，是為了什麼呢？」

屠嬌嬌道：「你也許不知道，自從歐陽兄弟兩人死了後，『十大惡人』其實剩下九個了。」

屠嬌嬌又道：「除了歐陽兄弟已經一命嗚呼外，這些年來，惡賭鬼好像漸漸要改邪歸正，做好孩子了，狂師鐵戰的毛病也越來越大，沒有別人和他打架時，他就打自己，那位『迷死人不賠命』的蕭咪咪，更不知在那個洞裏藏了起來，所以咱們此番出山之後，忽然發覺『十大惡人』的名頭，在江湖中已漸漸不大能嚇唬人了。」

江玉郎自然是知道蕭咪咪在什麼地方的──蕭咪咪已被他和小魚兒關在地牢裏，這輩子只怕再也休想出頭。

但他只是淡淡笑道：「前輩莫非是想找個人來代替歐陽兄弟的位置？」

屠嬌嬌道：「不錯，咱們若想重振『十大惡人』的名聲，非找個生力軍不行。」

江玉郎目光閃動，笑道：「但這人倒的確難找得很，據在下所知，江湖中夠資格能和前輩並駕齊驅的人，只怕還沒有幾個。」

屠嬌嬌瞧著他微微笑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你就是一個。」

江玉郎趕緊道：「在下怎當得起！」

哈哈兒道：「哈哈，你用不著客氣，你年紀輕輕，已有這麼樣的成就，再過兩年，只怕連咱們都沒法子和你相比。」

江玉郎像是覺得有些受寵若驚，連聲道：「不敢當，不敢當，前輩們如此抬舉在下，卻叫在下如何報答呢？」

李大嘴附掌大笑道：「有意思，有意思，你能說出這句話來，就表示你這人實在夠意思得很，也不枉咱們對你另眼相看了。」

白開心忽然道：「但小伙子你可千萬莫上他們的當，他們拉你入伙，只不過是要你為他們做件事而已。」

這位仁兄「損人不利己」的外號，果然是名下無虛，他半天不說話，一開口就必定是拆人臺的。

江玉郎微笑道：「前輩雖是一番好意，但在下若能有機會為前輩們效勞，正也是不勝榮寵之至，前輩倒有何吩咐，只管說出來就是。」

屠嬌嬌道：「武林中有個極厲害的人物，叫魏無牙，他就住在這山上，你自然也知道的，但你可知道，他那老鼠洞裏現在來了位貴客麼？」

她話鋒一轉，忽然轉向魏無牙身上，江玉郎臉上的微笑立刻瞧不見了，咳嗽兩聲，乾笑道：「這世上若只有一個在下不願打交道的人，那就是魏無牙了，就算天下的人都死盡死絕，在下也不願和他有任何來往，他洞裏是否來了位貴客，在下既不會知道，也絕不想知道。」

屠嬌嬌道：「只可惜這位貴客卻偏偏是你認得的。」

江玉郎不禁怔了怔，道：「我認得？我怎會認得？」

屠嬌嬌道：「魏無牙平生沒有一個朋友，就連他們『十二星象』中的人，瞧見他都像是見了鬼一樣，避之唯恐不及。」

江玉郎笑道：「這正是：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願意和毒蛇猛獸為伍的人，在下倒也見過幾個，但願意和老鼠交朋友的人，只怕連一個都不會有。」

屠嬌嬌笑道：「你錯了，願意和老鼠交朋友的人，也有一個的。」

李大嘴接著道：「事實上他簡直已將魏無牙哄得服服貼貼，他無論說什麼，魏無牙都聽他的，魏無牙這輩子從來也沒有對別人這麼好過。」

江玉郎笑道：「如此說來，這位仁兄的本事倒的確不小。」

屠嬌嬌道：「你可知道這人是誰麼？」

江玉郎臉上終於露出了驚奇之色，道：「在下實在想不出有神通如此廣大的朋友。」

屠嬌嬌吃吃笑道：「誰說他是你的朋友……你雖沒有神通如此廣大的朋友，卻有個神通廣大的老子，你難道忘了麼？」

江玉郎這才真的怔住了，失聲道：「是我爹爹？」

屠嬌嬌道：「不錯，魏無牙的貴客，就是江南大俠江別鶴。」

江玉郎怔了半晌，長嘆道：「想不到家父居然和魏無牙交上了朋友。」

他嘴裏雖在長嘆，目中卻忍不住露出了歡喜之色。

屠嬌嬌笑道：「和魏無牙交上朋友又有什麼不好，有了這麼硬的靠山，就算移花宮主想找他的麻煩，他也用不著害怕了。」

江玉郎幾乎忍不住要笑了出來，試探著問道：「那麼，前輩的意思是要在下做什麼呢？」

屠嬌嬌和李大嘴對望一眼，李大嘴道：「你若成了魏無牙的貴客，在那洞中自然就可隨意走動……」

江玉郎道：「前輩莫非是要在下打聽件什麼事？」

李大嘴附掌笑道：「不錯，和你這麼樣有頭腦的人說話，的確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李大嘴和屠嬌嬌又交換了個眼色，屠嬌嬌笑道：「那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只不過，咱們有幾隻箱子，據說已落在魏無牙手裏，你不妨順便去瞧瞧箱子是不是真的在那裏？若在那裏，是在什麼地方？然後咱們再一起想法子把它弄出來。」

江玉郎目光閃動，顯然對這件事也越來越有興趣了，但臉上卻作出不大關心的模樣，淡淡笑道：「卻不知那是幾隻什麼樣的箱子？箱子裏裝的是什麼？」

哈哈兒道：「哈哈，那只不過是幾隻破鐵箱子而已，是黑色的，看起來又笨又重，那麼笨重的箱子，別人絕不會有，所以你一看就會知道的。」

屠嬌嬌笑道：「箱子裏本來裝著有些珠寶，但魏無牙說不定已將珠寶拿出來了。」

江玉郎道：「箱子既已是空的，前輩們為何還要苦苦尋找？」

屠嬌嬌嘆了口氣，道：「在別人眼中，那雖然只是幾口破鐵箱子，但在咱們眼中，它卻是無價之寶。」

江玉郎的眼睛更亮，道：「無價之寶？」哈哈兒道：「哈哈，這無價之寶，卻是一兩銀子也賣不出去的，只不過因為箱子上的油漆有些不同，所以在咱們眼中才變得十分珍貴。」

屠嬌嬌道：「你可知道那油漆是用什麼調成的麼？」

她不等江玉郎回答，就又接著道：「那是用血調成的，是用咱們仇人的血調成的，咱們這些人都已老了，老得連雄心都已消磨，只有那幾口箱子，還可以令咱們重想起以前那些光輝燦爛的日子，所以咱們無論如何，也不能讓它落在別人手裏。」

江玉郎像是已聽得呆住，半晌沒有說話。

屠嬌嬌道：「若是世俗的珍寶，無論有多少，既已落在魏無牙手裏，咱們也就算了，犯不上冒險去老虎頭上拔毛，咱們就算等著要花錢，到別的地方去搶，豈非容易得多麼？」

李大嘴握緊拳頭，小聲道：「但這幾口箱子若丟了，咱們這輩子就完蛋大吉，所以，小兄弟你無論如何，也得幫咱們這個忙，咱們一定忘不了你的好處。」

江玉郎垂頭瞧著自己的手，就好像他從來也沒有瞧見過這雙手似的，簡直瞧得出神極了。

李大嘴道：「小兄弟，你難道不信咱們的話？」

江玉郎道：「那幾口箱子在別人眼中既是不值一文，魏無牙也必然不會看重的，他若已取出箱子裏的珍寶，說不定早已將箱子拋卻。」

屠嬌嬌道：「咱們也曾考慮過這問題，所以魏無牙若已將箱子拋卻，就煩小兄弟你打聽打聽，他將箱子拋到什麼地方去了？」

她一笑接著道：「咱們現在雖已是自己人，但也不會要小兄弟你白辛苦的，只要事成，咱們一定想法子去弄萬兩黃金，和幾個千嬌百媚的美人兒來讓你享受享受，而且還保證替你保守所有的秘密。」

江玉郎滿面俱是歡喜之色，道：「前輩可是要在下立刻就去麼？」

屠嬌嬌道：「自然是越快越好。」

江玉郎忍不住往樹上瞧了一眼，道：「那麼她……」

屠嬌嬌道：「但現在你總該已知道，你和她纏在一起，是只有麻煩，沒有好處的。」

江玉郎嘆了口氣，道：「就算有好處，也不會有麻煩多。」

屠嬌嬌笑道：「正是如此，何況，她長得雖不差，身材也不錯，但只要你事成之後，我負責替你找十個比她更迷人的小姑娘來。」

她附在江玉郎耳邊嬌笑道：「而且我還可以先教給她們幾手，可以讓你欲仙欲死的功夫。」

江玉郎似乎已笑得闔不攏嘴來，道：「既是如此，在下立刻就走，只不過，在下事成之後，該如何和前輩們聯絡呢？」

屠嬌嬌道：「無論事成不成，三天之後，你到洞口兜個圈子，咱們自然會想法子和你說話的。」

江玉郎道：「好，就是這樣，一言為定。」

他什麼都不再說，也不再瞧鐵萍姑一眼，立刻就飛也似的走了。

李大嘴望著江玉郎走遠，才皺眉道：「這小子走得那麼快，我看有些不保險。」

哈哈兒道：「哈哈，他這是怕移花宮主來找他算帳的，所以趕緊想躲到那老鼠洞裡去。」

白開心冷冷道：「我看他對咱們說的話，未必就真的相信了，你們若認為他真的會為你們找箱子，那才是做夢。」

屠嬌嬌笑道：「我說的話既合情，又合理，他為什麼不信？何況，這小子又貪財，又好色，萬兩黃金、十個大美人兒，難道還打不動他？」

白開心道：「他就算找著箱子，也未必會交給你們的。」

屠嬌嬌笑道：「他不交給咱們，要那幾口空箱子又有什麼用？」

哈哈兒大笑道：「不錯，這小子是個聰明人，只要用幾口空箱子來換黃金美人，這麼划算的事他難道還會不做？」

白開心也忍不住笑了，道：「但換過來之後，我一定要告訴他這幾口又舊又破的空箱子，究竟有什麼好處，我們要瞧瞧他那時的臉色。」

哈哈兒道：「哈哈，那時他臉色一定比你的屁股還要難看得多。」

說起屁股兩字，白開心的眼睛已向樹上瞧了過去，瞇著眼笑道：「喂！小姑娘，上面的風很大，你不怕著涼麼？」

鐵萍姑仍然暈迷不醒，李大嘴卻皺眉道：「你這小子背上還揹著一個，又想打別人的主意了麼？」

白開心笑嘻嘻道：「這位小姑娘孤苦伶仃，又偏偏遇著個沒有心肝的薄情郎，實在怪可憐的，我不去安慰她誰去安慰她。」

屠嬌嬌笑道：「很好，你快去安慰她吧！但等到移花宮主找上門來時，你可莫怪咱們不幫你的忙了。」

白開心咳嗽一聲，嘻嘻笑道：「老實說，像她這麼樣痛苦的人，我也安慰不了的，何況，我袋子裏已有了一個，年紀雖然大些，但薑是老的辣，老的才去火。」

屠嬌嬌笑道：「你現在總算懂得些男女之間的門道了，只可惜男人卻是年輕力壯的才好，否則我……」

白開心大笑道：「幸好我年紀大些，否則若被你看上，那才真是天大的麻煩。」

# 第九十七章 胸有成竹

屠嬌嬌瞪眼道：「有什麼麻煩？」

白開心笑道：「別的麻煩也沒什麼，只不過，誰也弄不清你那幾天是男的，那幾天是女的，若是弄錯了時辰，豈非危險得很。」

李大嘴附掌大笑道：「妙極妙極，想不到你這樣的俗人，也能說出如此妙不可言的話來，莫非是這些日子來，已漸漸受了我的感化。」

白開心道：「不錯，古人說得好！同氣相應，近朱者赤，這些日子來，小弟能和李兄這樣的風雅之士朝夕相處，說話自然也漸漸變得有味起來。」

這兩人本是天生的冤家對頭，雖然兩人都名列十大惡人，但見面的時候並不多，而一見面不是鬥口，就是鬥手。

白開心在江湖中的仇家也並不少，但他就為了李大嘴，是以寧可在江湖中像野狗般東藏西躲，也不肯躲到惡人谷去。

他此刻竟忽然說出這種話來，李大嘴倒不禁怔住了。

屠嬌嬌笑道：「你們兩個混蛋鬧夠了麼？若是鬧夠了，就快回去吧！」

哈哈兒道：「不錯，杜老大只怕已在那邊等得急了，哈哈，你兩人總該知道，杜老大若是生起氣來，那就不是鬧著玩的了。」

白開心嘆了口氣，道：「想不到冷冰冰的杜老大，居然會對那小魚兒這樣好，還生怕小魚兒找不著，一定要留在那裏等。他若知道小魚兒永遠再也不會去了，一定傷心得很，咱們還是趕緊回去，好生安慰安慰他吧。」

李大嘴大笑道：「你以為小魚兒真的已被那江玉郎害死了麼？」

白開心瞪眼道：「你方才難道沒有聽見？」

李大嘴笑道：「你放心，江玉郎若能真的害死小魚兒，他就不是小壞蛋，是活神仙了。」

哈哈兒道：「只怕連活神仙都害不死小魚兒的，哈哈，我第一個放心得很。」

屠嬌嬌笑道：「小魚兒若是死了，我少不得也要掉兩滴眼淚的，又怎會如此開心？」

白開心道：「既是如此，你們為什麼也要害他，故意留下那些標誌，騙他到那老鼠洞去，這豈非成心要他死在那大老鼠手上麼？」

屠嬌嬌笑道：「這只因咱們知道就算那大老鼠也弄不死他的。」

白開心冷笑道：「你只怕沒有這麼好的心吧？你只不過是怕他和燕南天勾結在一齊，來害你們，所以就想借刀殺人，要他的命！」

李大嘴怒道：「你這張狗嘴，為什麼永遠說不出人話來？」

白開心怒道：「老子說的難道你敢不承認？」

屠嬌嬌嘻嘻笑道：「咱們就算承認也沒關係，但我告訴你，就算他是被咱們害死的，我還是會為他掉眼淚的……」

這時竟真的有一滴眼淚從樹上掉了下來，幸好他們已離開了這樹林子，誰也沒有注意。

※※※

鐵萍姑並沒有真的暈過去，只不過，在她這麼樣悲慘的處境下，她除了假裝暈過去之外，還有什麼更好的法子？他們說的每一句話，她都聽到了。

她再也未想到江玉郎對她竟完全都是虛情假意，更未想到江玉郎竟會如此輕易地拋棄了她。

她的心早已碎了，只等他們走光之後，才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她恨不得現在立刻就能死去。

她自己也想不到自己怎會對這小畜牲如此多情。

這也許是因為她在移花宮裏忍受的寂寞太久，壓制的情感太多，所以一旦發作，就不可收拾，她本來從不知流淚的滋味，但現在眼淚卻流個不停。

也不知過了多久，她忽然發覺又有雙眼睛在瞬也不瞬地瞧著她，但這雙眼並不如別人那麼貪婪，那麼可恨。

這雙眼非但美麗，而且明亮得就像是春天晚上升起的第一顆星，叫人見了，幾乎忍不住要向她朝拜下去。鐵萍姑從來也沒有見到如此動人的眼睛。這雙眼睛的主人笑了。

她柔聲笑道：「這位姑娘，你貴姓呀？」

鐵萍姑竟不由自主答道：「我姓鐵。」

鐵萍姑瞧著她那絕世的風姿，瞧著她身上那華美的衣衫，想到自己狼狽的模樣，忍不住閉起眼睛，眼淚又落了下來。

那少女柔聲道：「你一定很不願意在這樣子時見到我，但你也用不著難受，這世上的壞人實在太多，像我們這樣的女孩子，都免不了要受人欺負的，你若是知道，世上比你遭遇更悲慘的人還多得很，你也許就不會這麼樣難受了。」

鐵萍姑忍不住道：「世上難道真還有……還有比我更不幸的人？」

那少女道：「怎麼會沒有呢？你可知道，世上每一個城市裏，都有一些可憐的女孩子，被一些她素不相識，甚至是她們厭惡的人蹂躪，但她們還不能像你這樣盡情一哭，她們還得裝出笑臉，去討好那些蹂躪她們的人。」她的確很會安慰別人，只因她很瞭解人們的心。

鐵萍姑果然不再哭了，過了半晌，忍不住道：「你能不能將我救下去？我一定……一定重重謝你。」

那少女嘆了口氣，道：「你用不著謝我，我也很想救你的，只可惜我連梯子都爬不上去，這麼高的樹，我簡直連瞧著都頭暈。」

鐵萍姑道：「你……你難道一點武功都不會？」

那少女笑道：「你好像很奇怪，是麼？其實這世上不會武功的人比會武功的人可多得多了，大多數正常的人都不會武功的。」

鐵萍姑長長嘆息了一聲，黯然道：「那麼你……你還是快走吧！」

那少女道：「我至少可以為你做些事，你冷不冷？我在下面生堆火好麼？」

鐵萍姑方才又是羞惱，又是悲慘，又是害怕，竟忘了寒冷，現在才覺得全身都已冷得發抖，山風吹在她身上，就像是刀割一樣。

只見那少女果然拾了些枯枝，又自懷中取出個很精巧的火摺子，在樹下生起一堆火來。

那少女笑了笑，道：「我叫蘇櫻。」

「蘇櫻，你就是蘇櫻？」鐵萍姑又吃了一驚，忍不住失聲驚呼了出來。

鐵萍姑默然半晌，嗄聲道：「你到這裏來，是不是想找一個人？」

蘇櫻也有些驚訝了，道：「你怎麼會知道？難道你……你也認得我要找的那個人？」

鐵萍姑黯然道：「不錯，我認得他。」

蘇櫻嘆了口氣，苦笑道：「世上所有美麗的女孩子，好像都認得他，你說奇怪不奇怪？看來我競爭的對手倒不少哩。」

鐵萍姑道：「我不會和你競爭的，以後只怕也永遠沒有人和你競爭了。」

她一句話未說完，眼淚又落了下來。

蘇櫻臉上忽然變了顏色，失聲道：「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鐵萍姑流淚道：「他……他已被人害死了。」

蘇櫻全身的血液，像是一下子就結成了冰。

她木然怔了半晌，蘇櫻忽又笑了，大笑道：「你一定是弄錯了，小魚兒怎麼會被人害死？世上又有什麼人能害得死他？他不害死別人，已經很客氣了。」

鐵萍姑悽然道：「我本來也不信世上有人能害得了他的，但這次卻不能不信，因為這次是我自己親眼瞧見的。」

蘇櫻全身都發抖了，顫聲道：「你親眼瞧見的？是……是誰害死了他？」

鐵萍姑道：「那人叫江玉郎，他將小魚兒推到那邊山壁上的洞裏去了，那山洞深不可測，何況小魚兒還中了毒……」

她話未說完，蘇櫻已向那邊山壁奔了過去。

這山壁筆立千尺，宛如刀削，那洞穴離她又至少有十丈，其間雖然也有可以落腳的地方，但輕功稍差的人也難躍上，何況絲毫不會武功的蘇櫻。平日比誰都鎮定的蘇櫻，此刻不禁也失常了。

她早已淚流滿面，跺著腳道：「我為什麼不學武功？誰說武功是沒有用的……」

鐵萍姑道：「你能上得去麼？」

蘇櫻道：「無論如何，我也要想法子上去的，而且我一定有法子上去！」

她說這句話時，語聲忽然變得無比堅定，說完了這句話，她立刻就擦乾了眼淚，絕不再哭泣！

她就算要哭泣，也要等到以後，因為她知道現在不是哭泣的時候，她知道眼淚並不能幫助她解決任何事。

鐵萍姑瞧見她的轉變，也看出她的決心，心裏不禁暗暗嘆息：「想不到這弱不禁風的女孩子，竟有這麼強的自信，這麼大的決心，而我呢？……」

※※※

胡藥師的運氣不錯。

他掉下去的這山洞，實在比他想像中還要深得多，這山洞外面最多只有十丈，裏面卻深了不止六倍。

從五十丈高的地方跌下去，就算這人的輕功已天下無雙，還是一樣難免要摔得四分五裂。

胡藥師自己也以為自己是必死無疑的了！他還未來得及再轉第二個念頭，只聽「噗通」一聲，身子已跌入水中，這山洞底下，原來是一池水。

胡藥師先吃了一驚，但驚嚇立刻就變成了歡喜，他既沒有摔死，小魚兒自然更不會跌死了。

他想從水裏跳起來，但水卻不淺，竟一頭栽進水裏，喝了兩口又鹹又臭的水，幾乎嗆得他透不過氣來。

只聽小魚兒笑嘻嘻道：「我正覺得寂寞，有朋自天上掉下來，不亦悅乎，只可惜這裏沒有酒，也只好請你喝兩口臭水了。」

山洞裏雖然很暗，但總算有天光從那裏透進來。胡藥師揉了揉眼睛，已瞧見了小魚兒了。

只見小魚兒坐在旁邊一塊大石頭上，他肚子裏裝滿了無可救藥的女兒紅，又被人推到這插翅也難飛出的洞裏來，但他臉上居然還是笑嘻嘻，非但一點也不發愁，而且還像是開心得很。

胡藥師也游過去爬上石頭，忍不住問道：「你……你難道不發愁？」

小魚兒笑道：「發愁若能使我逃出去，我早就發愁了。」

胡藥師默然半晌，吃吃道：「那解藥浸了水之後，還能用麼？」

小魚兒道：「你放心，那解藥我藏得很妥當，水浸不透的。」

胡藥師咳嗽兩聲，乾笑道：「現在魚兄和在下同在危難之中，已可算是同病相憐的患難之交，魚兄現在總該將解藥贈給在下吃了。」

小魚兒道：「不可以。」

胡藥師道：「為……為什麼？」

小魚兒笑嘻嘻道：「我解藥不給你，你就會一直聽我的話，我將來就算養個兒子，也不會像你這樣乖的，有這樣乖的人在旁邊，豈非是件很令人愉快的事，我為什麼要將解藥給你呢？」

胡藥師苦著臉道：「但……但在下……」

小魚兒道：「你只管放心，你中的毒暫時絕不會發作的。」

他們說話的聲音自然很小，因為空谷傳音，山洞裏又有水，說話的聲音一大，外面立刻就會聽見的。

但他們卻未想到，外面說話的聲音，這裏竟也能聽得見，在外面的人，瞧見四野無人，更絕不會想到隔牆有耳，是以說話時自然也不會有什麼顧忌。

江玉郎在那裏向鐵萍姑花言巧語時，小魚兒聽得只是搖頭嘆氣，胡藥師幾次要說話，都被他攔住了。

忽聽鐵萍姑一聲驚呼，小魚兒正以為她不知被江玉郎怎麼欺負了，但這時卻已響起江玉郎的驚呼聲。

接著，他又聽到江玉郎，鐵萍姑和移花宮主說的那些話──聽到了這些話，小魚兒就像個石頭人似的怔住了。

他這時才知道鐵萍姑是移花宮的門下。

過了半晌，只聽小魚兒喃喃道：「原來鐵萍姑竟是移花宮門下，難怪她那天一見到花無缺，就悄悄溜走了！那麼『銅先生』和『木夫人』就一定是移花宮主改扮的了，這也難怪移花宮主要花無缺聽銅先生和木夫人的話，但移花宮主好生生的為什麼要改扮成別人呢？」

他將前因後果，每件事都仔仔細細想了一遍，想得頭疼了起來，但卻越想越糊塗，越想越不明白。

想到名震天下，人人畏之如鬼的移花宮主，竟被他支得團團亂轉，甚至在廁所的外面等他大便，他又忍不住笑了出來。

突聽胡藥師笑道：「妙極妙極，移花宮主剛走，『十大惡人』又來了好幾個，我看江玉郎這小子以後也沒有什麼好日子過了。」

小魚兒這才回過神來，聽了半晌，展顏笑道：「來的是『不男不女』屠嬌嬌，『不吃人頭』李大嘴，『笑裏藏刀』哈哈兒，和『損人不利己』的白開心。」

胡藥師道：「你和他們很熟麼？」

小魚兒道：「天下只怕再也沒有比我跟他們再熟的人了。」

胡藥師精神一震，道：「那麼你現在為何還不趕快要他們來救你？」

小魚兒笑道：「等一等，我還要聽聽他們究竟在搞什麼鬼。」

等到他們說出魏無牙的貴客就是江別鶴，小魚兒又是一驚，這才知道那天他重傷垂死時，無牙洞裏來的人就是江別鶴，若非江別鶴到了，蘇櫻還未必能將他救走，想到這裏，小魚兒不禁又笑了。只聽胡藥師又道：「奇怪，他們為何要將幾口箱子看得如此重要呢？」

小魚兒笑道：「少年戒之在鬥，老年戒之在貪，一個人年紀越大，對錢財也就看得越重，竟似乎已忘記人若死了，是連一文錢也帶不走的。」

胡藥師道：「但他們要的只是幾口箱子呀。」

小魚兒微笑著，不再說話了，但眼睛裏卻發出了光，過了半晌就聽得屠嬌嬌他們說起他了。

聽到那些標誌果然是他們設下來騙他的陷阱，小魚兒臉色不禁又變了，默然半晌，搖頭苦笑道：「想不到竟不出蘇櫻所料，連你們都想要我的命，但你們可知道，我早已知道燕大叔的秘密了麼，我並沒有想要你們的命呀！」

他嘆了幾口氣，忽又開心起來，笑道：「只不過一個人死了後，若能賺得屠嬌嬌幾滴眼淚，也真算不容易了。」

小魚兒最大的本事，就是無論在多麼惡劣的情況下，他都有法子讓自己變得開心起來。

胡藥師卻再也沒有這樣的本事，他現在自然也已知道，小魚兒是不會要屠嬌嬌他們出手相救了。

胡藥師愁眉苦臉地怔在那裏，再也打不起精神來。

小魚兒卻拍了拍他肩頭，笑道：「你放心，就算他們不來救我，也有人會來救我的。」

胡藥師還想再問，這時外面卻已傳來蘇櫻說話的聲音。

聽到後來，胡藥師忍不住嘆了口氣，道：「蘇姑娘對魚兄你當真是情深一往，有這麼樣的佳人垂青，魚兄你的福氣實在不錯。」

小魚兒竟也嘆了口氣道：「你若覺得這是福氣，我就轉讓給你吧。」

胡藥師只有笑了笑，過了半晌，忍不住又道：「但在下實在想不出她有什麼法子？」

小魚兒笑道：「你若能想得出她的法子，也就不會像現在這麼樣倒霉了。」

突聽鐵萍姑大聲呼道：「蘇姑娘，這石壁滑不留足，你爬不上去的。」

聽她的語聲，似乎很為蘇櫻著急，顯見得蘇櫻一定爬得很狼狽，很艱苦，小魚兒也不禁嘆息道：「她那雙腳一定又白又嫩，若被割破了，倒可惜得很。」

胡藥師也嘆道：「看她的模樣那麼嬌弱，倒真想不到她有這麼大的決心。」

小魚兒道：「但像她那樣的聰明人，竟會用這麼笨的法子，卻叫我失望得很。」

這時外面根本聽不見蘇櫻的聲音，鐵萍姑卻不時發出一聲驚呼，顯見得蘇櫻的處境必定真是危險得隨時都可能跌下去的。

胡藥師微笑道：「一個女子若對男人有了情意，根本就不必有什麼理由。而且，女人們的理由，男人根本永遠也不會明白的。」

小魚兒嘆道：「不錯，只要碰見女人，我也只有自認倒楣的！」

突聽鐵萍姑一聲歡呼。又聽得蘇櫻大聲道：「小魚兒，我來找你了，你聽得見我說話麼？」

這語聲竟已是從上面洞口發出來的。空谷回應，小魚兒非但能聽得到，而且耳朵都快要震破了。胡藥師剛想說什麼，小魚兒已將他的嘴掩住，悄聲道：「你千萬不能回答她，否則她說不定會跳下來的。」

只見蘇櫻的臉，已在洞口露了出來，只不過洞太深，洞裏的光線又太暗，所以小魚兒雖能看到她，她卻看不到小魚兒。

小魚兒甚至可以看到她的臉已被劃破了，滿臉濕淋淋的，也不知是汗水，還是眼淚。

蘇櫻嘶聲道：「小魚兒，你為什麼不回答我的話？你……你怎會這麼樣沒用，連江玉郎那樣的小畜牲都能害得死你，豈非丟人丟到家了。」

小魚兒附在胡藥師耳畔悄聲笑道：「她這是在用激將法，想要我說話，我就偏偏不上她這個當。」

蘇櫻又呼道：「小魚兒，我辛辛苦苦救了你，你又這樣糊里糊塗地死了，你怎麼對得起我，你，你簡直太令我失望了。」

小魚兒還是不說話。這次蘇櫻也說不出什麼了，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胡藥師平日看她一舉一動，風姿都那般優美，無論遇著什麼事，神情都那樣鎮定，再也想不到她也會像這麼樣號啕大哭，哭得就像孩子一樣。

只聽鐵萍姑道：「你自己方才還說過，世上遭遇比我們更悲慘的人，還多得很，連我都不再哭了，你又何必哭呢？」

蘇櫻痛哭著道：「你放心，我哭過這一次，以後就不再哭了，所以這次我一定要痛痛快快的哭一場，你也用不著再勸我。」

也不知過了多久，蘇櫻的哭聲非但沒有停止，反而越哭越傷心，竟真的像是要將所有的眼淚都在這一次哭出來。鐵萍姑嗄聲道：「求求你，莫要再哭了好麼，你若再哭，我……我也……」話未說完，她自己也已失聲哭了出來。

蘇櫻卻忽然不哭了，道：「你我萍水相逢，總算還很投緣，我希望你以後能想法子用石塊將這山洞填滿，免得有別人再來打擾我們。」

鐵萍姑道：「你……你怎麼能死呢？據我所知，你和小魚兒又沒有什麼山盟海誓，你為什麼要為他死？」

蘇櫻淡淡道：「我並不覺是要為他死，我只覺得活著沒什麼意思了。」

胡藥師動容道：「魚兄，到了這地步，你還不說話麼？」

小魚兒嘆道：「你以為她真會死麼？她這只不過是嚇嚇人的，你難道不知道，女人最大的本事，就是一哭二鬧三上吊。」

胡藥師道：「但是她……」

話未說完，突聽鐵萍姑一聲驚呼。蘇櫻已從上面墜了下來。

# 第九十八章 生死兩難

小魚兒這才真的吃了一驚，用盡全力，一躍而起，想凌空抱起蘇櫻的身子，但蘇櫻下墜之勢卻實在太猛，小魚兒武功縱已非昔比，還是接不住的，只聽「噗通」一聲，兩個人同時掉在水裏。

水花濺起，過了半晌，才瞧見小魚兒濕淋淋地從水裏鑽了出來，抱著蘇櫻，跳到石頭上。

胡藥師忍不住微笑道：「她並不是故意說來嚇嚇人的，是麼？」

小魚兒嘆了口氣，苦笑道：「這丫頭倒真和別的女人有些不同，我簡直忍不住要開始懷疑她究竟是不是真的女人了。」

他本以為蘇櫻這下子必定早已嚇得暈了過去。誰知「這丫頭」的身子雖比春天的桃花還單薄，神經卻堅韌得像是雪地裏的老竹子，此刻非但沒有暈過去，而且還像是覺得很舒服，很有趣的樣子，正瞪著一雙大眼睛，在瞬也不瞬地瞧著小魚兒。

小魚兒怔了怔，忽然一鬆手，將蘇櫻拋在石頭上，大聲道：「我問你，你這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和你根本連狗屁關係都沒有，你為什麼要為我死？難道你要我感激你？一輩子做你的奴隸？」

蘇櫻悠悠道：「我也不想要你做我的奴隸，我只不過想要你做我的丈夫而已。」

小魚兒又怔了怔，指著蘇櫻向胡藥師道：「你聽見沒有？這丫頭的話你聽見沒有？臉皮這麼厚的女人，你只怕還沒有瞧見過吧？」

蘇櫻笑道：「無論如何，他現在總算瞧見了，總算眼福不錯。」

小魚兒瞪著眼瞧了她很久，忽然嘆了口氣，搖頭道：「我問你，你為了一個男人要死要活，這男人卻一見了你就頭疼，你難道竟一點也不覺得難受麼？」

蘇櫻嫣然道：「我為什麼要難受？我知道你嘴裏雖然在叫頭疼，心裏卻一定歡喜得很，你若一點也不關心我，方才為什麼要跳起來去抱我呢？」

小魚兒冷冷道：「就算是一條狗掉下來，我也會去接牠一把的。」

蘇櫻笑道：「我知道你故意說出這些惡毒刻薄的話，故意作出這種冷酷兇毒的模樣來，只不過是心裏害怕而已，所以我絕不會生氣的。」

小魚兒瞪眼道：「我害怕？我怕什麼？」

蘇櫻悠然道：「你生怕我以後會壓倒你，更怕自己以後會愛我愛得發瘋，所以就故意作出這種樣子來保護自己，只因為你拼命想叫別人認為你是個無情無義的人，但你若真的無情無義，也就不會這麼樣做了。」

小魚兒跳起來道：「放屁放屁，簡直是放屁。」

蘇櫻笑道：「一個人若被人說破心事，總難免會生氣的，你雖罵我，我也不怪你。」

小魚兒瞪眼瞧著她，又瞧了半晌，喃喃道：「老天呀，老天呀！你怎麼讓我遇見這樣的女人？」他嘴裏說著話，忽然一個觔斗跳入水裏，打著自己的頭道：「完蛋了，完蛋了，我簡直完蛋了，一個男人若遇見如此自作多情的女人，他只有剃光了頭做和尚去。」

蘇櫻笑道：「那麼這世上就又要多了個酒肉和尚和一個酒肉尼姑了。」

小魚兒也不禁怔了怔，道：「酒肉尼姑？」

蘇櫻道：「你做了和尚，我自然只有去做尼姑，我做了尼姑，自然一定是酒肉尼姑，難道只許有酒肉和尚，就不許有酒肉尼姑麼？」小魚兒呻吟一聲，連頭都鑽到水裏去。

胡藥師瞧得幾乎笑破肚子，暗道：「這小魚兒平時說話簡直可以將人氣死，不想今日也遇著尅星了，這位蘇姑娘可真是聰明絕頂，早已算準一個女人若想要小魚兒這樣的男人對她服貼，只有用這種以毒攻毒的法子。」

只見小魚兒頭埋在水裏，到現在還不肯露出來，他似乎寧可被悶死，也不願被蘇櫻氣死。

蘇櫻也不理他，卻問胡藥師道：「你現在總該已看出來，他是喜歡我的吧。」

胡藥師只有含含糊糊地「嗯」了一聲。

蘇櫻笑道：「你想，他若不喜歡我，又怎麼將頭藏在我的洗腳水裏，也不嫌臭呢？」

話未說完，小魚兒已一根箭似的從水裏竄了出來。

此刻水已越漲越高，只有這邊一塊石頭還露在水面上，蘇櫻就坐在這石頭中間，小魚兒若不坐到她身旁，只有再跳下水去。

小魚兒只有坐到她身旁，蘇櫻笑著問道：「你不是天下第一聰明人麼？又怎會上了江玉郎的當呢？」

小魚兒道：「我高興，我就喜歡上他的當，你管得著麼？」

蘇櫻柔聲道：「我知道你絕不會上他的當，你只不過是故意逗著他玩的，是麼？」

她的確聰明得很，知道自己現在已將小魚兒氣夠了，若再不適可而止，只怕小魚兒就要真的惱羞成怒，那就反而弄巧成拙了，是以語鋒一變，忽然變得說不出的溫柔。

小魚兒冷冷道：「你用不著拍我馬屁，這次我的確是上了他的當，一個人偶而上一次當，也算不了什麼。」

蘇櫻知道他火氣已漸漸平了，但現在最好還是不要惹他，她不等小魚兒說話，就轉向胡藥師道：「這件事你一定知道的，你告訴我吧。」

胡藥師咳嗽一聲，道：「這件事要從花無缺說起，他……」

他說到「女兒紅」時，蘇櫻忍不住失聲道：「他難道真將那棵『女兒紅』吃了下去？」

胡藥師嘆道：「真吃了下去，就因為他吃了這毒草，所以才認為江玉郎不會再害他，所以才會被推下這裏。」

蘇櫻道：「原來他這只不過是為了救花無缺，才願這麼樣做的，一個人能為了救朋友而犧牲自己，實在是了不起，了不起……」

她說著說著，身子忽然發起抖來，終於嘶聲道：「但你難道就沒有想到，花無缺也許早已自己走了，江玉郎只不過是在以謊話來要脅你。」

小魚兒道：「我自然想到了。」

蘇櫻顫聲道：「但你可知道這『女兒紅』的毒性若是發作起來，簡直比死還難受。」

小魚兒瞧見她著急，就再也不生氣了，笑嘻嘻道：「我日子過得實在太開心了，有人能讓我難受難受，倒也不錯。」

蘇櫻瞪大了眼睛瞧著他，道：「你……你難道一點也不著急？」

小魚兒笑道：「已經有你在替我著急了，我自己何必再著急呢？」

蘇櫻怔了半晌，嘆道：「人人都算準你要上當時，你偏偏不上當，人人都想不到你會上當時，你反而上當了，我有時實在猜不透你這人究竟在打什麼主意？」

小魚兒蹺起了腿，大笑道：「我打的主意，就是要別人都猜不透我，一個人做的事若都已在別人意料之中，他活著豈非也和死了差不多。」

蘇櫻苦笑道：「不錯，你死的時候，一定有很多人會大吃一驚的，只可惜那時你自己已瞧不見了。」

小魚兒笑嘻嘻道：「那倒不見得，說不定那時我正在棺材裏偷看哩。」

※※※

蘇櫻跳下去時，鐵萍姑也暈了過去。

這幾天來，她吃的苦實在太多，身子實在衰弱不堪，再也受不了任何刺激。

暈暈迷迷中，她彷彿聽到那山洞裏有人語聲傳出來，但她也不能確定，她對自己已無信心。

她想起了移花宮中，那一連串平淡的歲月，那時她雖然認為日子過得太空虛，太寂寞，但現在……現在她就算想再過一天那樣的日子，也求之不得了。

她又想起了和小魚兒在那山洞裏所渡過的兩天，在那黑暗的山洞裏，沒有食物，沒有水，甚至連希望都沒有。她的肉體雖在忍受著非人所能忍受的折磨，精神卻是愉快的，只要小魚兒握住她的手，任何痛苦都像是變成了甜蜜。

當然，她也想起了江玉郎。江玉郎雖然可惡，雖然可恨，但卻也有可愛的時候，尤其令人忘不了的，就是他那溫柔的撫摸，輕柔的蜜語。

有了這麼多愛和恨糾纏在心頭，想死又怎會容易？鐵萍姑滿面淚痕，連這麼大的風都吹不乾了。她遙望著蘇櫻方才跳下去的洞窟，悽然道：「為什麼她能死得那麼容易，而我就不能呢？我為什麼不能有她那樣的決心？她不是比我有更多理由活下去？」

鐵萍姑伸出舌頭，用力咬了下去！

※※※

鐵萍姑沒有死，卻忽然暈了過去，等她醒過來時，她第一眼就瞧見了那猙獰可怕的青銅面具。

邀月宮主也正在冷冷地瞧著她，那冷漠的目光，實在比那猙獰的面具更可怕，但最可怕的，還是她說的話。只聽邀月宮主道：「你那男人已走了麼？」

鐵萍姑垂首道：「是。」

邀月宮主道：「但他卻沒有救你。」

這兩句話實在像兩枝箭，刺穿了鐵萍姑的心，她雖然永遠也不想再提起這件事，卻又不敢不回答。她只有強忍住眼淚道：「他……他不敢救我。」

邀月宮主冷笑道：「他既然敢逃走，為什麼不敢救你？」

鐵萍姑終於忍不住又流下淚來。

邀月宮主道：「你用不著流淚，這是你自作自受，你早該知道男人沒有一個好東西，為什麼還要上他們的當？」

鐵萍姑忽然大聲道：「男人也並非沒有好的，有的人做事雖然古怪，但心地卻善良得很。」

邀月宮主道：「你說的是誰？」

鐵萍姑道：「我說的就是江小魚。」

邀月宮主冷漠的目光忽然像火一般燃燒起來，反手一掌摑在她臉上，嘶聲道：「你可知道姓江的沒有一個是好東西？江小魚更和他不要臉的爹娘一樣。」

鐵萍姑道：「我只知道他又善良，又可愛……」

邀月宮主怒喝道：「你再說他一個字，我就立刻殺了你。」

鐵萍姑道：「你可以封住我的嘴，不讓我說話，但卻沒法子讓我不想他，他現在已死了，你若殺了我，我反而立刻就可以去會見他，這也是你阻攔不住的。」

邀月宮主身子忽然劇烈地顫抖起來，只因她又想起了江楓和花月奴臨死的情況，花月奴臨死前說的話，正也好像鐵萍姑現在說的一樣。她卻不知道鐵萍姑說這些話，只不過是為了要激怒於她，鐵萍姑自然知道移花宮對叛徒的處置多麼殘酷，自從花月奴的事件發生後，邀月宮主的心腸已變得比任何人都殘酷，毒辣。鐵萍姑現在所求的，只不過是速死而已。更令邀月宮主憤怒的是，小魚兒竟已死在別人手裏，她十多年來所費的心血竟完全白費了。只因這二十年來，花月奴臨死前所說的話，江楓臨死的表情，仍都像烈火的鮮明，時時刻刻都在燃燒著她的靈魂。

這痛苦簡直已將令她發瘋了，她還是拼命忍受著，只因她知道總有一天，江楓的兩個兒子會落入她一手造成的悲慘命運。

她幻想著花無缺親手殺死小魚兒後的情況，她也不知想過多少次，只有在想著這件事時，她的痛苦才會減輕。但現在，小魚兒竟已死在別人手裏！

鐵萍姑雖然瞧不見她的臉色，但從來也沒有見過一個人的目光竟會變得如此可怕，只見她竟似再也站不住了，斜斜地倚在樹幹上，過了半晌，目中竟似泛起了淚光，鐵萍姑連做夢也沒有想到過。她為的是什麼？

又過了半晌，只聽邀月宮主緩緩道：「小魚兒真的死了麼？」鐵萍姑點了點頭。

她遙望著遠處的目光忽然向鐵萍姑瞧了過來，鐵萍姑竟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噤，道：「但……但殺死他的人，並不是我。」

邀月宮主道：「不錯，你並沒有殺他，但若不是你將他帶走，他又怎會死在別人手裏？」

鐵萍姑嗄聲道：「我知道我錯了，你殺了我吧。」

邀月宮主一字字道：「我要你也忍受二十年的痛苦，從今以後，每天我都會很小心地將你身上的肉割下一片來，現在我就要先挖出你的眼睛，讓你什麼也瞧不見，先割下你半截舌頭，叫你什麼也說不出。」

鐵萍姑自然知道這不是嚇人的，移花宮主若要人受二十年的罪，那就絕不會少一天。

就在這時，突聽山谷間響起了一片大笑聲。

# 第九十九章 水落石出

「想不到小魚兒竟有這麼大的本事，他死了後，竟連移花宮主都會為他傷心。」

笑聲自四面八方一齊響起，就連邀月宮主都辨不出他的人在那裏。

但她的神情反而立刻鎮定下來，沉聲道：「是什麼人敢在此胡言亂語？」

那人卻仍大笑道：「你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了麼？你莫非已忘記了，我在大便時，你還在門口聞過我的臭氣哩！」

邀月宮主身子一震，道：「你就是小魚兒？你沒有死？你在那裏？」

小魚兒笑道：「我就在你面前，你都瞧不見我麼？」

邀月宮主目光一轉，道：「你可是在這山腹中？」

小魚兒道：「我就是出不來，所以才只好在這裏等你來救我，我算準了你一定會救我的，是麼？」

邀月宮主又深深呼吸了兩次，道：「不錯，我一定會將你救出來的。」

小魚兒道：「但你若不立刻放了鐵萍姑，我就情願死在這裏。」

邀月宮主怔了怔，怒道：「你敢？」

小魚兒道：「我為什麼不敢？我現在想活就活，想死就死，移花宮主就算有通天的本事，可也拿我沒法子，是麼？」

邀月宮主又被氣得發起抖來。

小魚兒道：「現在，我和花無缺的約會已經到時候了，你總不願意我就這樣死了吧？」

邀月宮主跺了跺腳，道：「好，我放了她，絕不傷她毫髮就是！」

小魚兒道：「我死了以後，你再殺她我也沒法子，但我活著的時候，總要瞧著她也舒舒服服地活著才能放心。」

邀月宮主怒道：「你究竟要怎樣？」

小魚兒道：「這山洞雖深，但下面都是水，無論誰跳下來，都絕不會摔死。」

他話還未說完，邀月宮主已提起鐵萍姑拋了出去。

她隨手一拋，竟已將鐵萍姑的身子拋出十餘丈，不偏不倚，拋入那洞窟，看來竟比童子拋球還容易。

過了半晌，只聽「噗通」一聲。

又聽得小魚兒大笑道：「妙極妙極，想不到不可一世的移花宮主，竟是個呆子，你現在已將她交給了我，我更用不著聽你的話了，是麼？」

邀月宮主又驚又怒，竟氣得說不出話來。

小魚兒道：「現在花無缺又不在這裏，我就算出來了，又有什麼用？你見到我就生氣，我瞧見你也不舒服，倒不如在這裏還落得個眼不見為淨。」

邀月宮主道：「但三月之期已經到了。」

小魚兒道：「不錯，約會的時候到了，所以你快去將花無缺找來吧，我在這裏等你。」

邀月宮主道：「你在這裏等？」

小魚兒道：「這山洞就像是個大酒罈子，就是你掉下來，也休想逃得出去的，你還有什麼不放心麼？」

他大笑著接道：「何況，就算你不放心也沒法子，現在只有我才是當家的，我若不想出去，就算十個移花宮主，也沒法子請我出去的。」

移花宮主竟真的無法可施，過了半晌，道：「花無缺是不是也已到了這裏？」

小魚兒笑道：「不錯，他已到了這裏，只不過這山上的老鼠洞很多，你一時片刻也未必找得著他，若是找的時候太久，我只怕就要被餓死了，所以，你最好還是先弄些東西給我吃，我的口味，你是知道的，是麼？」

邀月宮主道：「不錯，我是知道的。」

她聲音都氣得變了，忽然一掌拍出，只聽「喀嚓」一聲，那株合圍巨樹，已被她一掌拍斷。

※※※

山腹裏的水，漲得更高了，露出水面的石頭，已比一張圓桌大不了多少，小魚兒，胡藥師，蘇櫻和鐵萍姑，四個人只好都擠在這塊石頭上。

外面的樹被邀月宮主拍斷，小魚兒笑得更開心，但除了他之外，每個人都是心事重重，誰也笑不出來。

鐵萍姑瞟了小魚兒一眼，吶吶對蘇櫻道：「我……我說我對他……對他很好，那只不過是故意氣移花宮主的，其實我……」

蘇櫻大笑道：「你用不著再解釋了，我又不是醋罈子，何況對小魚兒好的人又不止你一個，你就算對他好也沒關係。」

她嘴裏雖然說「沒關係」，但話裏酸味，誰都可以嗅得出來，小魚兒眨了眨眼睛也大笑道：「你對我好，我對你也不錯呀，若不是為了你，我現在多多少少也可以聽出一些有關移花宮主的秘密了。」

鐵萍姑臉紅得連頭也不敢抬起。

蘇櫻又覺得有些不忍了，打著岔道：「移花宮主又有什麼秘密？」

小魚兒道：「我想知道她和我們家究竟有什麼仇恨，她既然將姓江的恨之入骨，為什麼又偏偏不肯自己動手，而且還要扮成什麼見鬼的『銅先生』，逼著要花無缺來殺我，她不但騙了我，而且對她自己的徒弟也鬼鬼祟祟的，到現在為止，花無缺只怕還不知道銅先生就是他的師傅。」

蘇櫻想了想，苦笑道：「這些事的確奇怪，而且簡直毫無道理。」

小魚兒嘆了口氣，道：「這其中的道理，也許只有她們姐妹兩人自己知道，但看來我只要活著，她們是絕不會說出來。」

蘇櫻微笑道：「也許你就是要移花宮主認為你已經死了，所以才故意讓江玉郎將你推下來，也許你自己知道這洞裏都是水，是跌不死的。」

小魚兒道：「我怎會知道洞裏都是水？」

蘇櫻笑道：「那時太陽還未下山，也許正好有一線日光照進來，反映出下面的水光。」

小魚兒笑道：「就算是這樣，但我總也該知道，這麼深的洞，一掉下來就出不去了的。」

「你自然有法子的，而且法子還不止一個。」蘇櫻抿嘴一笑，又道：「外面說話的聲音，洞裏既然聽得很清楚，外面有什麼人走過，你一定也知道的，那麼，你又不是啞巴，為什麼不能叫人救你？」

胡藥師怔了怔，道：「但……但那時候他並不知道這山洞是可以傳聲的。」

蘇櫻道：「你也許不知道，但他從小在山谷中長大的，對這件事自然知道得很清楚。」

胡藥師嘆道：「如此說來，在下實在是孤陋寡聞得很了。」

蘇櫻道：「但這法子卻有個漏洞。這裏山勢荒僻，萬一沒有人走過，他豈非就要被困死在這裏，萬一走過的不是他的朋友，而且是他仇人，他又怎敢呼救。」

胡藥師摸著頭道：「是呀，萬一沒有人走過，萬一走過的都是他仇人，那又怎麼辦呢？」

蘇櫻道：「所以他還有第二個法子。」

蘇櫻又道：「你莫忘了，這座山就在長江口，這山腹裏的水，就是江水，江水有潮汐漲落，潮漲的時候，這裏的水也跟著漲，潮落的時候，這裏的水也跟著退了。」

胡藥師瞪著眼呆了半晌，苦笑道：「不錯，這道理在下本來也該能想得出的。」

蘇櫻道：「江水既然能流到這裡來，那麼這地方必定就有個出口直通長江，只要等到潮水退下去的時候，就可以找到這出口……」

她微微一笑，這才轉過頭向小魚兒一笑，道：「我說的法子對不對呀？」

小魚兒冷冷道：「你以為你很聰明麼？真正聰明的女人都知道，她無論和那個男人說話時，懂得的事都該比那男人少一些，你的毛病就是懂的實在太多了，這麼樣的女人，大多數男人都不敢領教。」

蘇櫻嫣然道：「但你卻並不是大多數男人，像你這樣的人，天下只有一個……何況，這些道理你也知道的，我懂得還是比你少一些。」

小魚兒忍不住大笑起來，笑了半晌，又嘆了口氣，喃喃道：「如此看來，我遲早總有一天要被這丫頭迷上的。」

就在這時，忽然間又有樣東西從上面直落了下來，胡藥師和鐵萍姑都吃了一驚，小魚兒卻微笑道：「移花宮主，果然聽話，已將咱們的晚飯送來了。」

※※※

邀月宮主送來的東西可真不少，滿滿地塞了一大包，小魚兒一面吃著，一面已發覺山腹中的水在開始往下退了。

水還沒有退完，胡藥師已跳了下去，四面尋找著出口，小魚兒卻往石頭上一躺，竟真的呼呼大睡起來。

蘇櫻輕輕摸著他漆黑的頭髮，幽幽道：「他實在累了，這幾天來，他吃的苦實在不少。」

她回頭向鐵萍姑一笑，道：「若是換了別人，吃了他這麼多苦，受了他這麼多打擊，縱然不意志消沉，也一定會怨天尤人的。但是你看他，他竟像是一點也不放在心上。這樣的男人，你又怎麼能怪我喜歡他。」

鐵萍姑笑了笑，眼淚卻已快流了出來，蘇櫻可以為自己愛上的男人而驕傲，但是她呢？她的男人帶給她的，卻只有羞侮和不幸。

過了半晌，蘇櫻忽又問道：「你認不認得鐵心蘭？」

鐵萍姑道：「我知道她也對小魚兒很好，可是……」

蘇櫻搶著道：「可是她除了小魚兒外，還能喜歡別人，但我除了小魚兒外，卻再也不會愛上任何人了，所以我絕不能讓她將小魚兒搶走，無論用什麼法子，我也要……」

就在這時，突聽胡藥師大呼道：「在這裏，就在這裏，我找到了！」

※※※

這山中果然有條直通長江的出口，看來雖是條很曲折崎嶇的地道，但一個不太胖的人還是可以爬過去的。

蘇櫻搖醒了小魚兒，笑道：「你要睡，出去後再好生睡，現在咱們已經可以走了。」

小魚兒道：「我為什麼要走？你難道沒有聽見我要在這裏等花無缺麼？」

蘇櫻失聲道：「你……你真的要等他？」

小魚兒瞪眼道：「當然是真的，這約會三個月以前就約好了。」

蘇櫻道：「但……但他來了之後，移花宮主一定會逼著他跟你打架的。」

小魚兒笑道：「打架這兩個字用得不妥，像咱們這樣高手相爭，應該說是比武才對。」

蘇櫻著急道：「但你們並不是比武，你們是要拼命呀。」

蘇櫻又將他身子扳了過來，跺腳道：「但你……你現在還不是他的對手，因為我知道那『移花接玉』功之神奇，實在是天下第一……」

小魚兒忽然一笑，悠悠道：「但你可知道，普天之下，只有我一個人知道破解『移花宮』武功的招式。」

蘇櫻怔了怔，失聲道：「你真的知道……你怎麼會知道。」

小魚兒笑嘻嘻道：「自然是有人教給我的，『移花宮』武功的秘密，天下再也沒有別人知道得比他更清楚了。」

「移花宮主又怎麼將破解她自己武功的招式教給你？她難道瘋了麼？」蘇櫻怔了半晌又道：「但就算你能破解『移花宮』的武功，你也絕不會殺了花無缺的，是麼？」

小魚兒道：「我殺不殺他，和你又有什麼關係？」

蘇櫻道：「當然有關係，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你留在這裏，就是……」

小魚兒忽然跳起來，大吼道：「你們誰高興走，誰就走，反正我是在這裏等定了！」

胡藥師本來興高采烈地站在那邊出口旁，只等著出了這山洞，解藥就可到手，聽了小魚兒這句話，只覺兩腿發軟，連站都站不住了，手扶著山壁，呆望著小魚兒不停地喘著氣，忽然嘶聲道：「在……在下有些不……不對了。毒……毒性只怕已發作。」

蘇櫻道：「是他下的毒麼？」胡藥師拼命點頭。

蘇櫻眼珠子一轉，道：「那毒藥是什麼味道？」

胡藥師苦著臉道：「鹹鹹的，濕濕的，還有些……有些臭氣。」

蘇櫻忽然笑了道：「他只不過是故意嚇嚇你的，那一定不是毒藥，你方才覺得毒已發作，只怕你自己心裏在作怪。」

胡藥師怔了怔，道：「不是毒藥是什麼？」

蘇櫻笑道：「我也不知道是什麼，說不定就是他腳上搓下來的泥丸子。」

胡藥師臉上陣紅陣白，突然轉過身，像隻被人踢了一腳的野狗似的，一頭鑽了出去，飛也似的逃了。

他只望這輩子再也莫要見著小魚兒，他寧可遇著一百個大頭鬼，也不想再遇到小魚兒了。

蘇櫻的眼睛移到鐵萍姑身上，道：「你也不想走麼？」

鐵萍姑垂下頭，不知該說什麼。

但她若走，又實在不知道該走到那裏去，天地雖大，卻好像沒有她這麼樣一個人的容身之地。

蘇櫻道：「你難道不想再見江玉郎？」

鐵萍姑道：「我……」

她本來以為自己一定可以斷然說出：「我絕不再見他！」但也不知怎地，話到嘴邊，她竟說不出了。

蘇櫻像是已看透她的心，微笑道：「我知道你一定想再見到他的，因為你就算不再會喜歡他，難道你還會不想報復麼？」

鐵萍姑嘆了口氣，道：「可是我卻不知道該如何報復。」這句話她本來不想說的，但不知怎地，竟說了出來。

蘇櫻道：「你可知道你現在為什麼會難受？那只因為你覺得他對不起你，他拋棄了你，你覺得他根本未將你放在心上，所以你的心才會碎，是麼？」

鐵萍姑黯然無語，因為蘇櫻的話，實已說到她心裏去了。

蘇櫻道：「你若想報復，就要讓他難受，讓他覺得是你拋棄了他，讓他覺得你根本就未將他放在心上，到了那時，他就會像條狗似的來求你了。」

鐵萍姑垂著頭想了許久，眼睛漸漸發了光。

蘇櫻道：「現在你懂得我的意思了麼？」

# 第一○○章 雙驕再聚

鐵萍姑道：「我懂了。」

蘇櫻一笑道：「很好，只要你照著我的話去做，不怕他不來找你，等他來找你的時候，就是你出氣的時候到了。」

鐵萍姑也不禁笑了笑，忽又嘆道：「但是我……我現在……」

蘇櫻道：「你覺得自己現在孤零零的一個人，身無長物，又沒有倚靠，是以心裏有些害怕，是麼？」

鐵萍姑黯然點了點頭。

蘇櫻笑道：「你莫忘了，你是個很美麗、很動人的女孩子，年紀又輕，這已經是女人最大的財產了，就憑這樣，你就可以將世上大多數男人擺在你的手心裏，就憑這些，你無論走到那裏都可以抬起頭來的。」

鐵萍姑果然抬起頭來，微笑道：「謝謝你。」

她瞧了小魚兒一眼，似乎想說什麼，但卻什麼也沒有說出來，就走了，頭也不回地走了。

小魚兒怔了怔，大吼道：「你把別人都弄走了，自己為什麼不走？」

蘇櫻嫣然道：「走？我為什麼要走？這地方不是很舒服麼？」

小魚兒道：「求求你，你快走吧！我現在一個頭已經有別人三個那麼大了，你若再不走，我說不定馬上就要發瘋。」

蘇櫻淡淡道：「你若是看到我就生氣，不會自己走麼？」

小魚兒呆了半晌，反而笑了，大笑道：「好，小丫頭，我服了你了，我從生下來到現在，還沒有一個人讓我這樣生氣過，我總算遇見了對手。」

蘇櫻也不理他，卻將方才吃剩下來的東西，又仔仔細細地包了起來，嘴裏自言自語道：「這地方潮濕得很，東西再放幾天，只怕就要發霉了。」

小魚兒道：「就算發霉了又有什麼關係，你難道還想帶出去麼？」

蘇櫻這才回頭一笑，道：「你以為移花宮主立刻就能將花無缺找來麼？」

小魚兒瞪直眼瞧了半晌，忽然跳到她面前，道：「你知道江玉郎是在騙我，那麼你一定見過了花無缺，對不對？」

蘇櫻在石頭上坐了下來，盤起了腿，也瞧了小魚兒半晌，才悠悠道：「不錯，我的確見過了他，也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但是，現在我卻不能告訴你。」

小魚兒叫了起來，道：「你為什麼不能告訴我？」

蘇櫻道：「因為我怕你生氣。」

小魚兒大聲道：「我若生氣我就是王八旦。」

蘇櫻搖頭笑道：「因為你絕不會變成王八旦的，任何人都不會忽然變成王八蛋，是麼？」

小魚兒道：「好，我若生氣，你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

蘇櫻嫣然一笑，道：「好，我告訴你，花無缺現在去找鐵心蘭去了。」

小魚兒失聲道：「他去找鐵心蘭去了？他怎會知道鐵心蘭在那裏？」

蘇櫻道：「我告訴他的。」

小魚兒這才真的吃驚了，道：「你告訴他的？你怎會知道鐵心蘭在那裏？怎會認得她的？」

蘇櫻笑道：「我已經和她結拜為異姓姐妹，你難道不知道麼？」小魚兒張大了嘴，再也說不出話來。

蘇櫻道：「你是不是已有很久沒見過鐵心蘭了？」

小魚兒道：「嗯。」

蘇櫻道：「你可知道，這兩個月來，鐵心蘭一直和花無缺在一齊？」

小魚兒微笑道：「他們能在一起倒不錯，我本來一直在擔心著她，現在可放心了，我知道花無缺一直對她很好的。」

蘇櫻的眼睛裏發了光，卻垂下頭去，道：「你為何不問我鐵心蘭現在在那裏？」

小魚兒笑道：「你總不會將她送到那老鼠洞裏去吧？」

蘇櫻道：「她正是在那裏。」

小魚兒臉上的笑容像石頭般僵住了，然後，他整個人跳起來有三丈高，跳到蘇櫻面前的石頭上，大吼道：「你這死丫頭，你怎麼能將她送到那裏去？」

蘇櫻道：「她是我的姐妹，在那地方正安全得很，誰也不會欺負她。」

小魚兒大怒道：「但花無缺此番去找她，那大老鼠怎會放過花無缺，你……你這不是在害人麼，我……我……我……」

他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一把擰起蘇櫻的手，吼道：「今天我若不狠狠揍你一頓，實在對不起他們。」

蘇櫻微笑道：「你說過不生氣的，男子漢大丈夫，怎麼能在我這種小丫頭面前食言背信。」

小魚兒怔了怔，又跳起三丈高。

蘇櫻柔聲道：「其實你也不用著急，花無缺死不了的，何況，他一心要殺死你，本來就不能算是你的朋友，他若不能來，你豈非也用不著為難了麼？」

小魚兒用力打著自己的頭，高聲道：「你以為你這是在幫我的忙？以為他死了我一定很開心？老實告訴你，他若真被魏無牙害死了，我就……」

突聽外面一人大呼道：「小魚兒，你在那裏，你聽得到我說話麼？」

這赫然竟是花無缺的聲音。

小魚兒和蘇櫻全都怔住了。花無缺竟好生生來了，而且來得這麼快。

小魚兒大聲道：「花無缺，我就在這裏。你放條繩子下來，我就可以上去了。」

過了半晌，只見花無缺的頭已在上面的洞口伸了出來，面上的神情既是歡喜，又是關切。

小魚兒更已笑得合不攏嘴來，大笑道：「好小子，兩個月沒見，我們都沒有變。」

花無缺已垂下條長索，笑道：「你在下面我看不見你，你快上來吧。」

蘇櫻看著這兩個人來，心裏真是奇怪極了。這兩人隨便怎麼看，也不像是立刻就要拼命的冤家對頭。

只見小魚兒剛竄上繩子，又跳下來，板著臉道：「姓蘇的小丫頭，你現在還不想走麼？」

蘇櫻垂頭道：「你一個人走吧，我不想看見你被人殺死的樣子。」

小魚兒大吼道：「你不想看，我就偏要你看，不想走，我就偏要你走，看你有什麼法子反抗我。」

蘇櫻身子往後退，道：「你……你敢？」

她臉上雖然裝出很生氣的樣子，其實心裏也不知有多麼高興，因為她知道她的手已漸漸開始能摸到小魚兒的心了。

※※※

花無缺垂手站在邀月宮主身旁，臉上已變得木無表情。

對花無缺說來，邀月宮主不但是他的嚴師，也是他的養母，他從小就未見到她面上露出過一絲笑容。

他也從不敢在她面前有絲毫放肆之處，因為他心裏不但對她很尊敬，很感激，而且也有些畏懼。

現在，小魚兒終於見到邀月宮主的臉了。

她已除下了那可怕的青銅面具，可是她的臉卻比那面具更冷漠，任何人都無法在她臉上看出任何喜，怒，哀，樂的表情。

小魚兒再也想不到這威震天下垂三十年的人，看來竟是如此年輕，更想不到一個如此美麗的人，竟會讓人看過一眼便不敢再看。

就連小魚兒瞧她一眼後，也覺得有一股寒意自腳底直升了上來，彷彿在寒夜中忽然瞧見了一個美麗的幽靈。

他甚至沒有注意到鐵心蘭也在她身旁。

鐵心蘭卻已興奮得在發抖了，她瞧見小魚兒自山石上一躍而下，立刻就忍不住向小魚兒奔了過去。

但只奔出兩步，她身子忽然僵硬了。她忽然想起了花無缺，她怎能一見到小魚兒，就拋下花無缺？

她站在小魚兒和花無缺中間，也不知是該進，還是該退，她只希望自己根本就沒生到這世上來。

這時小魚兒也瞧見她了，正笑著招呼道：「好久不見，你好麼？」

鐵心蘭竟完全沒有聽見他的話，忽然扭轉頭，垂首奔到那邊一株大樹下，這棵樹也恰巧正在小魚兒和花無缺中間。

蘇櫻的眼睛卻始終在留意著小魚兒。她發現小魚兒雖然還在笑著，但笑容也僵硬得很。再看花無缺，竟也低著頭始終未曾抬起。

蘇櫻不禁在暗中長長嘆了口氣──瞧見這三人間複雜而微妙的關係，她除了嘆氣外，還能怎樣？

※※※

邀月宮主比刀更利，比冰更冷的眼睛，也始終瞪著小魚兒。小魚兒長長吸了口氣，也抬起頭瞪著她，微笑道：「你送來的東西都不錯，只可惜沒有辣椒，下次你若再請我吃飯，可千萬不能忘記我喜歡吃辣的。」

邀月宮主臉上並沒有什麼表情，花無缺卻吃驚地抬起頭來，他實在想不到世上居然有人敢對邀月宮主這樣說話。

邀月宮主道：「現在我再給你三個時辰，你在三個時辰內，不妨調息運氣，養精蓄銳，但卻不准離開這裏！」

小魚兒拍手笑道：「移花宮主果然不愧為移花宮主，絲毫不肯佔人便宜，知道我累了，就讓我先休息休息。」

邀月宮主卻已轉過身，道：「無缺，你隨我來。」

小魚兒道：「我想和花無缺說兩句話，行不行？」

邀月宮主頭也不回，冷冷道：「不行！」

小魚兒大聲道：「為什麼不行，你難道怕我告訴他你就是銅先生？」

這時花無缺也轉過身去，也沒有回頭，但小魚兒卻可以見到他聽到了這句話全身都震了一震。小魚兒笑了，因為他的目的已達到。

只見邀月宮主走到最遠的一株樹下，才轉回身來，像在和花無缺說話，但花無缺卻始終是背對這邊的。

蘇櫻柔聲道：「三個時辰並不長，你還是好生歇歇吧。」

這時正是清晨，太陽已剛剛升起。

蘇櫻將四下的落葉都收集起來，舖在樹下，拉著小魚兒坐上去，就好像一個妻子在為丈夫舖床似的。

鐵心蘭還站在那邊樹下，淚珠已在眼眶裏打轉。她忽然覺得自己活在這世界上，竟好像已變成多餘的。

她方才既沒有走到小魚兒這邊來，現在更不能走過來了，她方才既沒有回到花無缺那邊去，現在也更不能回去。

她也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小魚兒和花無缺兩個人，都絕不會走到她這邊來，移花宮主已用冰涼的手，將這兩個人的友情撕成兩半，這兩人之間若不再有友情，那麼她的處境豈非更悲慘、更難堪。

她知道自己現在最好就是遠遠的走開，走得越遠越好，那麼無論任何事都不能傷害到她了。

但現在她生命中最親近的兩個人，立刻就要在這裏作生死之決鬥，她又怎麼能走？怎麼忍心走呢？

※※※

小魚兒在落葉上躺了下來，閉起了眼睛。

別人有的緊張，有的痛苦，但他卻悠悠閑閑地蹺起了腿，嘴裏還含含糊糊哼著山歌，這些事竟好像和他沒有關係。

蘇櫻站在他身旁，俯首瞧著他，瞧了半晌，輕輕嘆了口氣，道：「你瞧見鐵心蘭了麼？」

小魚兒道：「你沒有看見我方才已經和她打過招呼。」

蘇櫻咬著嘴唇，道：「但是她……她實在可憐得很，你實在應該去安慰安慰她。」

小魚兒霍然張開眼睛，瞪著道：「我為什麼要過去安慰她？她為什麼不能過來？」

蘇櫻嘆道：「她現在的確很為難……」

小魚兒道：「她為難，我就不為難麼？何況，她為難也是她自己找的，誰叫她站在那邊不肯過來？又沒有釘子釘住了她的腳。」

蘇櫻又嘆了口氣，道：「你既然不肯過去，我就過去吧。」

小魚兒道：「你會不會讀唇語？」

蘇櫻道：「不會。」

小魚兒嘆道：「我現在若能聽出移花宮主在對花無缺說什麼，那就好了。」

蘇櫻道：「你就算聽不見，也應該想像得到的，她現在還不是在告訴花無缺，要用什麼法子才能殺你。」

小魚兒沉默了半晌，緩緩道：「方才我在洞裏時，花無缺還和我有說有笑的，但等我出來他竟不理我了，簡直連看都沒有看我一眼。」

蘇櫻道：「你若在移花宮長大，你見了移花宮主，也會變得沒主意的。」

小魚兒苦笑道：「這樣看來，『惡人谷』反而比『移花宮』好得多了，惡人谷裏的至少還是人，移花宮卻只是一群活鬼，一群行屍走肉。」

蘇櫻笑了笑，柔聲道：「你歇歇吧，我過去說兩句話就回來。」

小魚兒瞪眼道：「你為什麼一定要過去？我現在也不好受，你為什麼不在這裏陪著我？」

蘇櫻眼波流動，嫣然道：「你難道不想知道，她和花無缺兩人是如何從那老鼠洞裏出來的麼？」

※※※

落葉上的淚珠已乾了，但鐵心蘭的眼淚卻還沒有乾，她聽見蘇櫻的一雙腳在向她走過來，就咬緊牙關，絕不讓眼淚再流下來。

蘇櫻悄悄走到她身旁，她卻連頭也沒有抬起，風，吹著她的頭髮，一片落葉正在她紊亂的髮絲裏掙扎著，要想飛起。

蘇櫻輕輕拈起了這片枯葉，悄然道：「你在生我的氣？是麼？」

過了很久，鐵心蘭才緩緩站起來道：「你用不著難過，我若知道你就是我的情敵，我也不會對你說真話的！」

蘇櫻長長嘆了口氣，拉起了她的手，嫣然笑道：「我真沒想到你是這樣的女孩子，我現在只希望你是個又兇又狠又狡猾的女人，那樣我心裏就會好受得多了。」

鐵心蘭瞪著她瞧了半晌，忽然道：「可是無論怎樣，你也不會為我放棄小魚兒的，是麼？」

這句話問得更不聰明，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怎會問出這句話來。

蘇櫻也直視著她的眼睛，道：「不錯，我不會為了你放棄他的，只因我若放棄了他，也許反而會令你更為難，是麼？」

鐵心蘭的頭又垂了下來，這句話就像是一根針，直刺入她心裏，使得她再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直到她手裏的落葉已被她揉得粉碎，她才黯然道：「我實在不該對你說那句話的，小魚兒也許根本就沒有將我放在心上，也許只有你才配得上他。」

蘇櫻道：「小魚兒並沒有忘記你，他若真的未將你放在心上，現在早已走過來了。」

鐵心蘭怔了怔道：「你……你為什麼要告訴我？你為什麼不讓我死了這條心？」

蘇櫻悽然一笑，道：「這也許是因為我太想得到小魚兒了，所以才不願讓他以後恨我，我要讓他自己選擇，他喜歡的若是你，我就算殺了你，也沒有用的。」

鐵心蘭頭垂得更低，她仔細咀嚼著這幾句話的滋味，但覺心裏充滿了酸苦，只因她的心情已越來越矛盾，越來越複雜，她在暗中問著自己：「小魚兒選擇的若是我，我是否真的會很快樂呢？」

蘇櫻忽又一笑，道：「你可瞧見了我義父麼？他是不是長得很可怕？」

鐵心蘭道：「我沒有瞧見他。」

# 第一○一章 意外之變

蘇櫻訝然道：「你到了那邊樹林，難道沒有人來接你麼？你是不是找錯了地方？」

鐵心蘭嘆了口氣道：「我沒有找錯地方，我到了那裏，只見到處都有老鼠在竄來竄去，我就嚇得立刻躲到樹上去，誰知樹上竟吊著個死屍，遠遠瞧過去，還可以瞧見有幾具死屍吊在樹上，我正不知該如何是好時，花……花公子就來了。」

蘇櫻整個人都怔在那裏，手心已出了汗。

鐵心蘭嘆道：「以我看來，那邊一定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你……你最好還是瞧瞧去。」

蘇櫻不等她話說完，已轉身奔出，但奔出幾步，又停了下來，無論如何，魏無牙總是她的恩人，魏無牙若是有什麼不幸，她是萬萬無法置之不理的，但現在……現在小魚兒正在瞧著她，她又怎麼能走呢？

她怔在那裏，也不知該如何是好了。

※※※

蘇櫻終於又回到小魚兒身旁，無論什麼事發生，都不能讓她此刻拋下小魚兒一個人在這裏。

小魚兒笑了笑，道：「看你這樣子，移花宮主莫非已殺死了魏無牙麼？」

蘇櫻還沒有回答這句話，風中忽然飄來了一條人影。

她也和邀月宮主同樣冷漠，同樣美麗，只不過她那雙明如秋水的眼睛裏，還多少有些柔和之意。

她的身子似乎比落葉更輕，飄飄落在花無缺身旁。花無缺立刻拜倒在地。

小魚兒瞪大了眼睛，道：「這只怕就是那憐星宮主了，簡直和她姐姐是一個模子裏鑄出來的，只不過比死人多了口氣而已。」

蘇櫻苦笑道：「但這姐妹兩人卻能令江湖中人連她們的名字都不敢提起，她們若只比死人多口氣，江湖中就一定都是死人了。」

小魚兒大笑道：「你錯了，一個人活著，就要會哭，會笑，會高興，會悲傷，也會害怕，像她們這樣的人，活著才沒意思。」

他故意直著喉嚨大笑，就是想要移花宮主聽見。但移花宮主姐妹兩人，卻連瞧也沒有往這邊瞧一眼。

小魚兒哈哈笑道：「我將她們當死人，說不定她們也已將我當成死人，所以我無論說什麼，她們都不會生氣。」

這句話他雖笑嘻嘻的說了出來，但聽在蘇櫻耳裏，卻也不知有多麼辛酸，她幾乎流下淚來。

她實在看不出小魚兒有希望能活下去，他就算能戰勝花無缺，就算能殺了花無缺，也得死在移花宮主手裏！

小魚兒道：「你笑一笑好麼？只要你笑一笑，我死了也開心。」

蘇櫻果然笑了，可是她若不笑也許還能忍得住不流淚，現在一笑起來，眼淚也隨著流下。

一陣風捲起落葉，憐星宮主忽然到了小魚兒面前，冷冷道：「時候已快到了，你知道嗎？」

小魚兒道：「我倒希望時候快些到，否則我只怕要被眼淚淹死了。」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又笑道：「我倒有一句話想問問你。」

憐星宮主道：「什麼話？」

小魚兒道：「像你這樣漂亮的女人，為什麼直到現在還沒有嫁人呢？難道這麼多年來，竟沒有一個男人愛上你麼？」

憐星宮主霍然轉過身，小魚兒可以瞧見她脖子後面的兩根筋都已顫抖起來，滿頭青絲，也忽然在西風中飛舞而起。

過了半晌，只聽她一字字道：「站起來！」

小魚兒這次倒聽話得很，立刻跳了起來道：「現在就要動手了麼？」

只見那邊樹下的花無缺，也緩緩轉過身來。

蘇櫻忽然抓住小魚兒的手，道：「你……你難道沒有什麼話要對我說？」

小魚兒道：「沒有。」蘇櫻手指一根根鬆開，倒退兩步，淚珠已奪眶而出。

憐星宮主道：「花無缺，江小魚，你們兩人都聽著，從現在開始，你們兩人都向前走十五步，走到第十五步時，便可出手，這一戰無論你兩人誰勝誰負，都絕不許有第三人從旁相助，無論誰敢來多事，立取其命，絕不寬恕。」

蘇櫻忍不住大聲道：「你也不出手相助麼？」

憐星宮主還未說話，邀月宮主已冷冷道：「她若敢多事，我也要她的命！」

蘇櫻道：「那麼你自己若出手了呢？」

邀月宮主道：「我就自己要自己的命！」

蘇櫻擦了擦眼淚，大聲道：「小魚兒，你聽見了麼？移花宮主話出如風，想必不會食言，求求你無論如何也莫要敗給他好麼？」

她卻不知道今日一戰，戰敗者固然只有死，戰勝者的命運卻比死還要悲慘，小魚兒若能死在花無缺手下，那就比花無缺幸運得多了。

※※※

天色陰暝，烏雲已越來越重，枝頭雖還有幾片枯葉在與西風相抗，但那也只不過是垂死的掙扎而已。

小魚兒已開始往前走。花無缺也開始緩緩移動了腳步。

邀月，憐星，蘇櫻，鐵心蘭，四雙眼睛，都在瞬也不瞬地瞪著小魚兒和花無缺的腳步。

這四人的心事雖然不同，但卻都同樣的緊張。

鐵心蘭知道片刻之間，這兩人就有一個要倒下去，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希望倒下去的是誰。

在她心底深處，她也知道這兩人若有一個倒下去，那麼她就不會再有矛盾，不必再作抉擇，事情也就會變得簡單得多。

她甚至拒絕承認自己有這種想法，只因這想法實在太自私，太卑鄙，太無情，太狠毒……

蘇櫻的心裏倒只有痛苦，並沒有矛盾，因為她已決定小魚兒若死了，她絕不單獨活下去。

她雖然知道小魚兒獲勝的機會並不大，但她還是希望有奇蹟出現，希望小魚兒能將花無缺打倒。

而憐星和邀月兩人呢？現在她們的計劃已將實現，她們的忍耐也總算有了收穫，她們心裏的仇恨，也眼見就能得到報復。

她們只有幻想著這兩人倒下一個時，才能將這痛苦減輕，只因唯有等到那時候，她們才能將這驚人的秘密說出來，這秘密已像條沉重的鐵鍊般將她們的心靈禁錮了二十年，她們唯有等到將這秘密說出來之後，才能自由自在，否則她們就永遠要做這秘密的奴隸。

而現在，她們還是只有等待。

誰知小魚兒剛走了三步，忽然回頭向蘇櫻一笑，道：「對了，我剛想起有句話要告訴你。」

蘇櫻心頭一陣激動，熱淚又將奪眶而出──無論如何，小魚兒對她總算和對別人有些不同。

她忍住淚道：「你……你說吧，我在聽著。」

小魚兒道：「我勸你還是乘著年輕時快嫁人吧，否則越老越嫁不出去，到了五六十歲時，就也會變成和她們一樣的老妖怪了。」

※※※

這竟是小魚兒臨死前所要說的最後一句話。到了此時此刻，他竟然還能說得出這種話來。

蘇櫻只覺一顆心已像是手帕般絞住了，過了半晌，咬緊牙顫聲道：「你放心，我絕不會等那麼久。」

他輕描淡寫一句話，就將蘇櫻的心絞碎了，更令憐星和邀月兩人氣得全身發抖，面無血色。但他自己卻像是根本沒有說這句話似的。

最奇妙的是，到了這時，每個人心裏竟還是希望他能打倒花無缺，蘇櫻固然一心想他得勝，鐵心蘭也不忍見到他被擊倒時的樣子。

也不知為了什麼，她總是認為花無缺比較堅強些，所以也就不妨多忍受些痛苦，所以她寧可傷害花無缺，也不忍傷害小魚兒。

更奇妙的是，就連邀月和憐星兩人竟也希望小魚兒得勝！她們自己也許不會承認，但卻是事實。

只因花無缺若打倒了小魚兒，那麼她們就要在花無缺面前說出這秘密，她們養育花無缺雖是為了復仇，但這許多年以來，她們還是難免對這自己見著長大的孩子，多多少少生出些感情。

她們還是在暗中數著小魚兒的腳步！「十一，十二，十三……」

邀月宮主嘴角不禁泛起一絲殘酷的微笑。

※※※

現在，小魚兒和花無缺已邁出第十四步了。

小魚兒的眼睛一直在瞪著花無缺，花無缺面上雖全無任何表情，但目光卻一直在迴避著他。

無論他們走得多麼慢，這第十五步終於還是要邁出去的，憐星和邀月宮主情不自禁，都緊握起手掌。

但鐵心蘭和蘇櫻卻連手都握不緊了，她們的手抖得是這麼厲害，抖得就像是西風裏的枯葉。

就在這時，小魚兒忽然倒了下去！

※※※

在如此緊張，緊張得令人窒息的一剎那中，小魚兒竟莫名其妙，無緣無故的忽然倒了下去。

花無缺整個人都怔住了，鐵心蘭也怔住了，蘇櫻更怔住了。他們全身上下本已都緊張得充滿了血，現在。全身的血又像是一下子忽然被抽乾，腦子裏也忽然變得茫茫然一片真空，竟沒有人知道該如何處理這突然發生的變化。

就連邀月和憐星宮主都怔住了，臉上神色也為之大變。

只見小魚兒身子倒在地上後，就忽然發起抖來，越抖越厲害，到後來身子竟漸漸縮成一團。

憐星宮主跺了跺腳，道：「你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邀月宮主怒道：「他這是在裝死！殺了他，快殺了他。」

花無缺垂首道：「他已無還手之力，弟子怎能出手？」

邀月宮主道：「他既不敢跟你動手，就是認輸了，你為何不能殺他？」

花無缺垂著頭，既不出手，也不說話。

只聽邀月宮主厲聲又道：「你為何還不出手，難道他每次一裝死，你就要放過他！你難道忘了本門的規矩，你難道連我的話都敢不聽？」

花無缺滿頭汗珠滾滾而落，垂首瞧著小魚兒，顫聲道：「你為何不肯站起來和我一拚？你難道定要逼我在如此情況下殺你？」

小魚兒忽然咧嘴一笑，道：「你趕緊殺了我吧，我絕不怪你的，因為這並不能算是你殺死了我，殺死我的人是江玉郎。」

邀月宮主變色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小魚兒嘆了口氣，道：「因為我若沒有中毒，現在就不會無力出手，也就未必會死，所以現在我就算死了，你也不必覺得抱歉，因為我根本就不是死在你手上的。」

他眼睛忽然瞪著邀月宮主，一字字道：「江玉郎才是真正殺死我的人。」

邀月宮主和憐星宮主兩人對望了一眼，又不禁怔住了。

過了半晌，憐星宮主才厲聲問道：「你中了他什麼毒？」

小魚兒道：「女兒紅。」

憐星宮主長長吸了口氣，瞧著邀月宮主沉聲道：「看他這樣子，倒的確是女兒紅毒發時的朕象。」

邀月宮主臉上已不見一絲血色，過了半晌，忽然冷笑道：「此人詭計多端，你怎可聽信他的話。」

小魚兒道：「信不信由你，好在我中毒時，有很多人都在旁邊瞧見的。」

邀月宮主立刻問道：「是些什麼人？」

小魚兒道：「有鐵萍姑和一個叫胡藥師的人，自然還有下毒的江玉郎。」

憐星和邀月又對望了一眼，兩人忽然同時掠出，一陣風吹過，兩人都已遠在十餘丈外的樹下。

※※※

邀月宮主和憐星宮主同時掠到樹下。

憐星宮主道：「你的意思怎樣？」邀月宮主嘴唇都發了白，閉著嘴不說話。

憐星宮主道：「這江小魚若真的已中了江玉郎的毒，那麼就的確不該算是死在花無缺手上的，這麼一來，我們的計劃豈非就變得毫無意義？」

邀月宮主顫聲道：「我……我已忍受了二十年的痛苦……。」

憐星宮主的目光也隨著她的手緩緩垂落，道：「你忍受了二十年的痛苦，這二十年來我難道很快活？」

過了半晌她又接著道：「但我們這二十年的罪絕不是白受的，因為普天之下，只有我們兩人知道這秘密，只有我們兩人才知道他們本是兄弟，我們自己若不將這秘密說出去，他們兩人到死也不會知道。」

邀月宮主臉色也漸漸和緩，道：「不錯，他們永遠也不會知道。」

憐星宮主道：「所以他們遲早必有一天，會互相殘殺而死的，他們的命運已註定了如此，除了我們兩人之外，誰也不能將之改變。」

她一字字接著道：「而我們兩人卻是絕不會令它改變的，是麼？」

邀月宮主道：「不錯。」

憐星宮主道：「所以我們現在根本不必著急，我們等著雖然難受，但他們這樣又何嘗不痛苦？我們正好瞧著他們為自己的命運掙扎，就好像一隻貓瞧著在牠爪下掙扎的老鼠一樣，何況，我們既已等了二十年，再多等三兩個月又有何妨？」

邀月宮主冷冷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你要先解了江小魚所中的毒，再令花無缺殺他，你要他完完全全死在花無缺手上，是麼？」

憐星宮主目中閃動著欣慰的笑意，柔聲道：「不錯，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令無缺痛苦悔恨，覺得生不如死，你若令他現在就殺了江小魚，他就會自己寬恕自己，甚至會去殺了江玉郎為小魚兒報仇，那麼我們的計劃也就變得毫無意義。」

邀月宮主默然半晌，道：「但你可知道江小魚是否真的中了毒呢？」

憐星宮主道：「這一點我們立刻就能查出來的。」

※※※

小魚兒仍倒在地上，抖著，鐵心蘭，蘇櫻，和花無缺卻並沒有在看望他，他們的眼睛，都瞬也不瞬的瞪著移花宮主。

只可惜他們非但什麼都看不出，而且連一個字也聽不到，他們只能瞧見邀月宮主冷冰冰的一張臉上，充滿了怨毒，充滿了殺氣，他們越瞧越是心驚，三個人掌心不覺都為小魚兒捏著一把冷汗。

也不知過了多久，才看見移花宮主姐妹兩人緩緩走了回來，花無缺想迎上去，但腳步方動，又停了下來。

只見邀月宮主走到小魚兒面前，沉聲道：「你中毒時，鐵萍姑也看到的，是麼？」

小魚兒道：「嗯！」

邀月宮主道：「好，你叫她出來，我問問她。」

小魚兒咧嘴一笑，道：「你以為那山腹中只有這一條山路麼？」

邀月宮主冷笑道：「若有別的出路，你為何不走？」

小魚兒也冷笑著道：「我不走，只因我不願對花無缺失約，但鐵萍姑卻早已走了，你若是不信，為何不自己下去瞧瞧。」

他話還沒有說完，邀月宮主的身形已飛雲般掠上山崖，方才花無缺垂下去的那條繩子還未解下。

邀月宮主游魚般滑入那洞穴，過了片刻，又輕風般掠了出來，面上的神色，似乎覺得有些意外。

小魚兒笑道：「你現在可相信了麼？」

邀月宮主道：「哼。」

小魚兒道：「那麼你就也該知道，我若不願和花無缺動手，方才就也早已和鐵萍姑一齊走了，用不著等到現在才來裝死。」

邀月宮主沉默了半晌，道：「那麼你可知道江玉郎現在在那裏？」

小魚兒道：「我當然知道，只怕我說出那地方，你也不敢去找他。」

小魚兒偏偏還要再激她一句，冷冷又道：「也許只有這地方是你不敢去的，因為我還沒見過不怕老鼠的女人。」

邀月宮主目光一閃，道：「你說的莫非是魏無牙？他也在這山上？」

小魚兒冷笑道：「他當然在這山上，你是真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

只見邀月宮主神情仍然毫無變化，小魚兒雖然故意想激惱於她，但她卻根本無動於衷。

由此可見，魏無牙這個人在她心目中根本無足輕重，反而是小魚兒在她心裏的份量重得多。

到了這時，蘇櫻也覺得越來越奇怪了，暗道：「無論如何，魏無牙總是江湖中有數的厲害人物，而且他也不惜隱姓埋名，二十年來練就一種對付移花宮的武功，可見他和移花宮之間必有極深的仇恨，但移花宮主卻根本未將這人放在心上，而小魚兒連移花宮主的面都未見過，移花宮主卻連他的一點小事也不肯放過，甚至不惜忍氣吞聲，只為要花無缺親手殺他，這究竟是為了什麼？」

她漸漸也覺得這件事實在很神秘、很複雜。

只聽小魚兒道：「好，我帶你去，但我現在實在走不動，誰來扶我一把？」

花無缺和鐵心蘭似乎都想伸過手來，但花無缺發現移花宮主正在冷冷瞧著他，立刻就回頭去瞧鐵心蘭，像是想要鐵心蘭來扶小魚兒，但鐵心蘭發現花無缺在瞧她，卻立刻垂下了手。

蘇櫻嫣然一笑，柔聲道：「你若不嫌我走得慢，就讓我來扶你吧。」

※※※

蘇櫻扶著小魚兒已走出很遠了，花無缺還站在那裏發怔，鐵心蘭頭垂得更低，眼淚已又流了下來。

憐星宮主瞧了瞧花無缺，又瞧了瞧鐵心蘭，忽然拉起鐵心蘭的手柔和道：「你跟我走吧。」

鐵心蘭做夢也未想到移花宮主竟會來照顧她，也不知是驚是喜，只覺一股柔和的力量自掌心傳來，已身不由己地隨著憐星宮主掠了出去。

花無缺見到憐星宮主竟拉起鐵心蘭的手，也是又驚又喜，但忽又不知想起了什麼，眉宇間又泛起一種淒涼之意。

只聽邀月宮主緩緩道：「你現在總可以走了吧？」

這雖然只不過是很普通的一句話，但聽在花無缺耳裏，卻又別有一番滋味，只因他發覺移花宮主已看破了他的心事。

他的心事卻又偏偏是不足為外人道的。

# 第一○二章 奇峰再起

小魚兒道：「無論如何，魏無牙總算對你不錯，你也承認他是你的乾爹，現在移花宮主要去找他，你非但不著急，反而來帶路，這是什麼道理？」

蘇櫻不說話了，過了半晌，才輕輕嘆了口氣。

小魚兒道：「我知道你心裏一定藏著件事沒有說出來，莫非鐵心蘭方才……」

他忽然頓住了語聲，只因這時憐星宮主已拉著鐵心蘭從後面趕上來了，小魚兒眼珠子一轉，忽然向鐵心蘭笑道：「咱們已有多久沒見面了？只怕已經有兩個多月了吧？」

鐵心蘭似乎未想到小魚兒會忽然對她說話，驟然之間，竟像有些手足失措，紅著臉說不出話來。

小魚兒又轉過頭向蘇櫻笑道：「你看，才兩個多月不見，她和我就好像變得很生疏了，我問她一句話，她居然連臉都紅了起來。」

蘇櫻嘆了口氣，悄聲道：「她已經夠難受的了，你何必再來折磨她。」

小魚兒又轉過去向鐵心蘭笑道：「你聽見沒有，她說我這是在折磨你，我只不過是在向你問問好而已，這也能算我折磨你麼？」

鐵心蘭只有搖了搖頭，眼圈不覺又紅了起來。

小魚兒嘆了口氣，道：「我想，這兩個月來，一定發生了許多事，因為我發現才只不過兩個月不見，你竟已變了許多。」

鐵心蘭只覺心頭一陣刺痛，眼淚不覺又流下面頰，只因她也發覺自己實在是變了。

以前，她只要見到小魚兒，無論在什麼情況下，無論有什麼人在旁邊，她都會不顧一切，奔向小魚兒的。以前，她只要見到小魚兒，就會忘記一切。

但現在，花無缺在她心裏的份量的確是一天比一天加重了，只因這兩個月來，的確是發生了許多事。

她就算能忘記花無缺曾經再三救了她生命，但她又怎能忘記她受傷時，花無缺對她的照顧與體貼？

何況，她就算能忘記這些，又怎能忘記在那一段漫長的旅途中，所發生的許許多多令人忘不了的事。

她只要一閉起眼睛，似乎就能看到花無缺在痛苦地狂笑著，狂笑著叫她莫要再理他，為的卻只是不願見到她為他痛苦。

一個人在自知必死時，還在掛念著別人的歡樂與悲傷，反而將自己的生死置之於度外。這樣的情感，是何等深摯？這樣的情感，又有誰能忘記呢？

憐星宮主始終在一旁凝注著她，忽然冷冷道：「你是不是也覺得自己有些變了？」

鐵心蘭道：「我……我……」

她還未說出第二個字，已是泣不成聲。

憐星宮主轉向小魚兒，冷冷道：「你用不著再問她了，你應該已知道她的回答。」

她不等小魚兒說話，忽又一笑，道：「但你也許還是寧願不知道的，是麼？」

小魚兒卻向她咧嘴一笑，道：「你若是以為我很難受，那才是活見鬼哩！」小魚兒真的不難受麼？這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

蘇櫻實在走不快，走了半個多時辰，遠遠望去，才能見到那一片濃密的樹林，小魚兒道：「前面那一片樹林後，就是魏無牙的老鼠洞了……」

他話未說完，就瞧見一隻又肥又大的老鼠，自樹林中竄了出來，一溜煙鑽入旁邊的亂草中。

過了半晌，又聽得草叢一陣響動，如波浪般起伏不定，竟像是有許多隻老鼠在跑來跑去。

小魚兒皺眉道：「魏無牙一向將這些老鼠當寶貝，現在為什麼竟讓牠們到處亂跑？」

蘇櫻嘴裏雖未說話，心裏卻更擔心，此刻她已斷定魏無牙洞中必已有了極大的變故，否則這些老鼠的確不會跑出來的。

山風吹得更急，她腳步也不覺加快了，陰暝的天色中，只見一個人凌空吊在樹上，隨著風不住晃來晃去。

小魚兒皺眉道：「奇怪，魏無牙大門口怎麼有人上吊？」

這人果然是吊死的！

他身上並沒有什麼傷痕，但左邊臉上，卻又紅又腫，看來竟是在臨死前被人重重摑了個耳光。

憐星宮主皺眉道：「這人是魏無牙的門下？」

小魚兒也不答話，卻解開了這人的衣襟。

只見他胸膛上果然有兩行碧磷磷的字。

「無牙門下士，

可殺不可辱。」

小魚兒道：「現在你總該知道了吧，這想必是因為有人想闖入魏無牙的老鼠洞，他攔不住，反被人重重打了個耳光，他生怕魏無牙收拾他，所以就嚇得先上了吊，看來上吊還不止他一個哩。」

上吊的果然不止一個，這一片樹林中，竟懸著十多條死屍，每個人左邊臉都已被打腫，有的連顎骨都已被打碎了。

小魚兒喃喃道：「這人好大的手勁，隨手一耳光，就將人的臉都打碎了，卻不知是什麼人呢？居然敢上門來找魏無牙的麻煩，膽子倒真不小。」

他低下頭，才發覺地上到處都是一顆顆帶著血的牙齒，顯見這人隨手一掌，非但打腫了別人的臉，打碎了別人的骨頭，竟將別人滿嘴牙齒都打了下來，這十餘人看來竟連還手之力都沒有。

小魚兒不禁暗暗吃驚，他知道魏無牙門下弟子武功俱都不弱。默然半晌，喃喃道：「看來出手打他們的人，武功至少要比我高出好幾倍。」

蘇櫻心裏越來越憂慮，只因她知道魏無牙的武功並不比小魚兒高出很多，這人的武功若比小魚兒高出數倍，魏無牙就難免要遭他的毒手了。

小魚兒道：「但這人卻顯然未用出真功夫，只是隨手拍出，他們非但抵擋不住，甚至連躲都躲不開，由此可見這人出手之快，實在要比我快得多，他隨手一個耳光打出來，已可將人的骨頭都打碎，可見他內力比我強得多。」

蘇櫻回首望去，只見移花宮主面色凝重，顯然也認為小魚兒的評論正確，過了半晌，邀月宮主忽然道：「你看他們死了有多久了？」

這句話竟是向小魚兒問出來的，可見這目空一世的移花宮主，現在也開始對小魚兒的見解重視起來。

小魚兒道：「一個人死了一個半時辰後，屍體才會完全冷卻。」

憐星宮主道：「那麼你認為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的？」

小魚兒道：「昨天黃昏以前。」

憐星宮主道：「你怎知道？」

小魚兒道：「因為我知道兩個半時辰以前，那位鐵姑娘曾經到過這裏，這些人若沒死，就一定會將她接入那老鼠洞裏，那麼花無缺來找她時，就少不了要和魏無牙打起來，你們來找花無缺時，也少不了要和魏無牙衝突。」

憐星宮主瞧了花無缺一眼，道：「不錯。」

小魚兒道：「但你們顯然並不是在這裏找到花無缺的，由此可見，那時花無缺和鐵姑娘是自己離開這裏，是麼？」

憐星宮主道：「那麼，他們為什麼不可能是在兩個半時辰之前死的？為什麼一定是在昨天黃昏之前？」

小魚兒道：「現在正是午時，兩個半時辰之前，天還未亮。」

他忽然向憐星宮主一笑，接著道：「你若要來找魏無牙的麻煩，會不會在天黑時來呢？」

憐星宮主默然半晌，緩緩道：「不會。」

小魚兒道：「不錯，你一定不會的，因為你若在天黑時來找人，豈非失了自己的身份，何況天越黑，就對魏無牙這種人越有利，你在魏無牙住的地方找他動手，已失了地利，若在晚上來，又失了天時。」

憐星宮主望了邀月宮主一眼，雖然沒有說什麼，但瞧她目中的神色，竟似已露出些讚賞之意。

小魚兒道：「瞧這人的出手的氣派，就知道他行事一定很光明正大，何況，能練到他這種武功的人，也絕不會是呆子，所以我可以斷定，他絕不會是晚上來的，既然不是晚上來的，就必定是在昨天黃昏之前。」

他拍了拍手，笑嘻嘻道：「各位覺得我的意見還不錯吧？」

邀月宮主冷冷道：「這道理本來就很明顯簡單，誰都可以看出來的。」

小魚兒大笑道：「你既然也瞧得出來，為什麼還要來問我呢？」

邀月宮主沉下了臉，再也不理他，身子飄動，已向林木深處掠了過去，小魚兒在她後面扮了個鬼臉，笑道：「你也用不著生氣，其實我知道你嘴裏雖不說，心裏卻是很佩服我的。」

※※※

穿過樹林，前面一片山壁，如屏風般隔絕了天地。山壁上生滿了盤旋糾纏的籐蘿，盡掩去了山石的顏色。

邀月宮主看不見有什麼山穴石洞，只有回頭道：「魏無牙的住處在那裏？」

她說話時的眼睛雖望著憐星宮主，其實她也知道憐星宮主同樣是不知道的，這句話自然是在問小魚兒。

小魚兒卻故意裝作不懂，卻仰首望了天，喃喃道：「我本來以為要下雨，誰知天氣又好起來了。」

邀月宮主瞪了他一眼，厲聲道：「魏無牙的洞穴在那裏？」

小魚兒好像怔了怔，道：「如此簡單明瞭的事，你怎麼又要問我呢？」

邀月宮主臉又氣得蒼白，卻無話可說。

只見小魚兒扶著蘇櫻走過去，將前面一片山藤撥開。

這片山藤長得最密，但卻有大半已枯死，撥開山藤，就露出一個黑黝黝的洞穴，裏面連光都瞧不見。

小魚兒道：「這就是了，各位請進。」

魏無牙聲勢赫赫，僕從弟子如雲，誰也想不到他竟會住在這麼樣一個連狗洞都不如的小山洞裏。

大家都不禁覺得很驚奇，尤其是花無缺，他見到蘇櫻的洞府已是那麼幽雅精緻，以為魏無牙的住處必定更可觀，忍不住道：「這就是魏無牙住的地方？」

小魚兒笑道：「不錯，你奇怪麼？」

花無缺還想說什麼，但望了邀月宮主一眼，就垂下頭去。

小魚兒嘴裏說著話，已當先鑽了進去，只見他身子搖搖愰愰，腳步也踉蹌不穩，顯見得還是沒有絲毫氣力。

邀月宮主皺眉叱道：「站住！」

小魚兒道：「為什麼我要站住？這老鼠洞中也不知發生了些什麼稀奇古怪的事，說不定一進去就得送死，我先為你們探探路不好麼？」

憐星宮主道：「正因為先行者必有兇險，所以才要你站住。」

小魚兒大笑道：「想不到你們竟如此關心我，多謝多謝，可是我既然中了那見不得人的毒，活著反正已無趣得很，死了倒正中下懷。」

邀月宮主冷冷道：「你死不得的。」

小魚兒只覺風聲颼然，邀月宮主已自他身旁不及一尺寬的空隙掠過他前面，連他的衣袂都沒有碰到。

見到這樣的輕功，小魚兒也不禁嘆了口氣，喃喃道：「魏無牙現在若已死了，倒是他的運氣，否則若是落在這兩位大宮主手上，就難免也要像我一樣，連死都死不了啦。」

※※※

大家隨著邀月宮主走了數十步後，向左一轉，這黑暗狹窄的洞穴，竟豁然開朗，變為一條寬闊的甬道。

甬道兩旁，都砌著白玉般晶瑩光滑的石塊，頂上隱隱有燈光透出，卻瞧不見燈是嵌在那裏的。

鐵心蘭，花無缺和移花宮主等人，實未想到這洞中竟別有天地，面上多多少少都不禁露出些驚奇之色。

小魚兒笑嘻嘻道：「你們現在就奇怪了麼？等你們到裏面去一瞧，那更不知道要有多麼奇怪了，我雖未去過皇宮，但想來皇宮也未必會比魏無牙這老鼠洞漂亮。」

他又說又笑，還像是生怕別人聽不見，甬道裏面回聲不絕，到處都是他嘻嘻哈哈的笑聲。

憐星宮主冷冷道：「你不說話，也沒有人會將你當啞巴的。」

小魚兒道：「你怕魏無牙聽到麼？」

他不等憐星宮主說話，接著又笑道：「我若要來找人麻煩，就一定要光明正大的走進來，若是偷偷摸摸的怕人聽見，就算不得英雄好漢。」

憐星宮主也不答話，卻緩緩道：「魏無牙，你聽著，移花宮有人來訪，你出來吧。」

她說話的聲音並不高昂，但卻蓋過了小魚兒的笑聲，一字字傳送到遠處，可是除了她自己的回聲外，就再也聽不到一絲聲音。

蘇櫻面上的神情不禁更是憂慮。

魏無牙此刻實已兇多吉少，他若還沒有死，用不著等小魚兒大聲說笑，更用不著憐星宮主喊話叫陣，這甬道中的機關必定早已發動了。

突見邀月宮主停了腳步，道：「你看這是什麼？」

大家隨著她望去，才發覺這甬道的地上，竟留著一行腳印，每隔三尺，就有一個，就算是用尺量著畫上去的，也沒有如此規律整齊。

這甬道中地上舖的石頭，也和兩壁一樣，平滑堅實，就算是用刀來刻，也十分不容易。

但這人的腳印竟比刀刻的還清楚。

憐星宮主道：「此人為的是來找魏無牙，又何苦將功力浪費在這裏，拿地上的石頭來出氣？」

小魚兒搖了搖頭，笑道：「以我看來，說這話的才真有點笨哩。」

憐星宮主怒道：「你說什麼？」

小魚兒道：「據我所知，單只這一條甬道裏，就至少有十幾種機關埋伏，每一種都很可能要你送命。」

憐星宮主道：「你怎知道？」

小魚兒笑了笑，道：「因為我至少已經嘗過了十三種。」

他接著又道：「此人既然要來找魏無牙的麻煩，必然對魏無牙知道得很清楚，走在這甬道裏必定步步為營，全身功力，也都蓄滿待發，你瞧他腳步間隔，如此整齊，就可想見他那時的情況。」

憐星宮主道：「不錯，一個人武功若練到極峰，那麼等他功力集中時，一舉一動，都必定自有規律。」

小魚兒道：「但他並不知道機關要在何時發動，是以他集中的功力隨時都在躍躍欲動，便不知不覺在地上留下了腳印。」

他瞧了憐星宮主一眼，笑著接道：「由此可見，此人並不是呆子，只不過功力太強了些而已。」

憐星宮主沉著臉竟不說話了。

邀月宮主道：「但這甬道中的機關卻一直並未發動，是麼？」

小魚兒道：「不錯，機關發動後，無論是否傷了人，都會有痕跡留下來的，要等人收拾過後才能復原，而這人走進來後，這洞裏的人就好像已死光了，否則我們走到這裏，至少要遇見十來種埋伏。」

邀月宮主道：「但此人來時，洞中必定還有人在，機關又為何始終未曾發動呢？」

小魚兒眼珠轉了轉，道：「我雖未見到這人走進來時的情況，但可以想見他必定也和我們一樣，一面走，一面亮著字號，『魏無牙你聽著，我某某人來找你了！』這裏的機關未曾發動，想必是因為魏無牙一聽他的名頭，就大吃一驚，知道就算將機關發動也沒有用的，又生怕激惱了此人，所以就索性做大方些。」

她們姐妹兩人對望了一眼，心裏似乎突然想起一個人來！只有小魚兒才知道她們是想錯了。

蘇櫻忽然道：「看這人的腳印，比平常人至少要大出一半，可見他的身材必定很魁偉，他隨隨便便一跨出，就有三尺遠，可見他的兩條腿必定很長。」

她發現每個人的眼睛都已望在她臉上，似乎都在等她說下去。

她就接著道：「據我所知，普天之下，只有一個人的功力如此強猛，而傳說中他的身材也和此人一樣。」

移花宮主姐妹又對望了一眼，憐星宮主沉著聲道：「誰？」

蘇櫻道：「大俠燕南天！」

※※※

移花宮主自然也早已想到此人就是燕南天了，但驟然聽到「燕南天」三個字，這冷靜得有如冰湖雪水般的兩姐妹，面上也不禁為之動容，姐妹兩人都不禁向小魚兒望了一眼，目光卻又立刻收了回來。

小魚兒的眼睛也在留意著她們神情的變化。

這其中只有小魚兒知道此人絕不會是燕南天，因為燕南天縱然還活著，功力也不會恢復得這麼快。

但眼珠子一轉，卻拍手道：「不錯，這人必定就是燕南天大俠，除了燕大俠外，還有誰有這麼高的武功，這麼大的力氣？」

邀月宮主忽然道：「此人絕不會是燕南天！」

邀月宮主冷冷道：「他縱然未死，必定也已和死差不多了。」

憐星宮主道：「不錯，此人最是好名，以前他每隔一兩個月，總要做一件讓人人都知道的事，他若還沒有死，這二十年來，為什麼全沒有他的消息？」

蘇櫻眼波流轉，緩緩道：「你們為什麼不進去瞧瞧，說不定他還在這裏沒有走哩。」

這句話還未說完，移花宮主姐妹兩人飛也似的掠過甬道。

連花無缺和鐵心蘭也被她們拋下了。

# 第一○三章 莫測高深

鐵心蘭恰巧又站在花無缺和小魚兒中間，她連頭也不敢抬起，神情看來是那麼悲慘，那麼可憐。

花無缺目中也充滿了矛盾和痛苦之色，他抬起頭，似乎想說什麼，但一個字也沒有說出來，垂下頭急步前行。

誰知小魚兒忽然撲在他面前，笑道：「謝謝你。」

花無缺默然半晌，勉強一笑，道：「你並沒有什麼該謝我的。」

小魚兒嘆了口氣，道：「現在三個月已經過去，我知道你已不再將我當做你的朋友，但你卻還是為我保守了一些秘密，我自然應該謝謝你。」

花無缺又沉默了許久，他每說一句話，都變得好像非常困難，過了半晌，才聽他緩緩道：「你用不著謝我，這只不過是因為我生來就不是個喜歡多嘴的人。」

小魚兒道：「但這件事你本該告訴你師傅的，而你卻連一個字都沒有說，這自然是為了我，只有朋友才會互相保守秘密，仇人……」

花無缺面上的肌肉一陣抽搐，厲聲道：「但我卻不是這樣的小人！」他說完了這句話，身子已閃過小魚兒，衝了進去。

小魚兒又嘆了口氣，喃喃道：「就因為你太君子了，所以才沒有反抗的勇氣，你為什麼不能學學我，也做個叛徒呢？……」

鐵心蘭忽然掩面狂奔而出。

蘇櫻立刻大聲呼喚她，她不理也不睬，她心裏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遠遠離開這裏，遠遠離開這些人。

小魚兒笑了笑道：「一個人若是決心要走，誰也拉不住他的。」

他雖然在笑，但誰也想不到小魚兒的笑容竟也會如此凄慘。

蘇櫻道：「但你一定可以拉住她的。」

小魚兒忽然跳了起來，大聲道：「你想要我怎樣？你難道要我用鐵鍊子鎖住她？難道要我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抱住她的腿！」

蘇櫻呆呆地瞧著他，目光漸漸朦朧，眼角緩緩泌出了兩滴晶瑩的淚珠，沿著她蒼白的臉，滴在她衣服上。

小魚兒扭過頭不去瞧她，冷冷道：「她走了你本該開心才是，哭什麼呢？」

蘇櫻流著淚道：「現在我只希望也能像她一樣，遠遠的走開，再也看不到你為她生氣，為她難受傷心。」

小魚兒大笑道：「我傷心？我難受？我為什麼要難受？」

蘇櫻道：「只因這次是她要離開你，而不是你要離開她。」

這簡簡單單的兩句話，其中卻含蘊最深刻，最複雜的道理，正如一根針，直刺入小魚兒的心底。

小魚兒又跳了起來，道：「既然如此，你為什麼不走呢？」

蘇櫻只有用眼淚來代替回答。

小魚兒忽然一把摟住了她，嘴唇重重壓在她的嘴唇上，他抱得那麼緊，似乎要將蘇櫻整個人都揉碎。

蘇櫻似已完全崩潰了，但忽然間，她又用力去搥小魚兒的身子，用力推著他的胸膛，嘶聲道：「放開我，放開我。」

小魚兒道：「你……你難道不喜歡……」

他忽然放開手，用手掩著嘴，嘴唇上似已泌出鮮血，臉色也變了，也不知是憤怒還是驚奇。蘇櫻已踉蹌退到牆角，不住喘息。

小魚兒終於長長嘆了口氣，苦笑道：「我現在才知道我弄錯了。」

蘇櫻目中又流下了淚來，顫聲道：「你沒有錯，我也並不是不願你……你抱我，但現在我卻不願你抱著我，心裏還在想著別人。」

小魚兒呆了半晌，剛抬起頭，話還沒有說出口來，卻發現憐星宮主不知何時已站在甬道盡頭，冷冷的瞧著他們。

※※※

在這地方的中央，有一張很大很大的石椅，是用一整塊石頭雕塑成的，雖然是石頭，但卻比玉質更晶瑩，連一絲雜色都看不到，這洞中陰寒之氣砭人肌膚，但只要坐在這石椅上，立刻便覺得溫暖如春。

像這樣的石椅，普天之下，只怕再也找不出第二隻了，但現在這石椅卻已被一劍劈成兩半！

邀月宮主和花無缺就在這石椅前，凝注著這石椅被劈開的切口，面色看來都十分凝重。

邀月宮主沉著臉沒有說話，過了半晌，忽然自寬大的白袍中，抽出一柄墨綠色的短劍。

劍長一尺七寸，驟看似乎沒有什麼光澤，但若多看兩眼，便會覺得劍氣森森，逼人眉睫，連眼睛都難睜開。

邀月宮主對這短劍也似十分珍惜，以指尖輕撫著劍脊，又沉吟了許久，才將劍交給花無缺，道：「你且用九成力在這石椅上砍一劍。」

花無缺道：「是。」

他用雙手接過劍，才發覺這短短一柄劍份量沉重，竟遠出他意料之外，而且指尖一觸劍身，便覺一股寒氣直透心腑。

花無缺不敢再問，右手持劍，左足前踏，「有鳳來儀」，劍光如匹練般向那石椅劈了下去。

他幾乎已將全身真力都凝注在手腕上，莫說這柄劍還是切金斷玉的利器，就算他手裏拿著的只是柄竹劍，這一劍擊下，也足以碎石成粉！

只聽「噹」的一聲，火星四激，這一劍竟只不過將石椅劈開了一尺多而已，劍身就嵌在石縫裏。

花無缺手握劍柄，呆了半晌，額上已泌出冷汗。

劈開這石椅的人，就算用的是一柄和他同樣鋒利的寶劍，功力也至少要比他高出數倍！

世上竟有這樣的高手，這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邀月宮主似乎嘆了口氣，緩緩道：「久聞『青玉石』石質之堅，天下無雙，如今看來果然不錯，此人能將青玉石一劈為二，劍法倒也不差。」

花無缺忍不住道：「此人劍法雖高，但他的功力只怕更……」

邀月宮主截斷了他的話，冷冷道：「這椅背高達五尺，他一劍竟能劈開，而你一劍卻只能劈開尺餘，你就認為他的功力至少要比你強三倍，是麼？」

花無缺道：「弟子慚愧。」

他接著又道：「弟子一劍將石椅劈開時，自覺餘力仍甚強，至少可再劈下三尺，誰知劍下一尺後餘力即盡，由此可知，越往下劈越是艱難。」

邀月宮主道：「不錯。」

花無缺道：「弟子將這石椅劈開一尺時，只用了三分氣力，但再往下劈了三寸，卻用了七分氣力，此人一劍將石椅劈開五尺，功力又何止比弟子高出三倍。」

邀月宮主淡淡一笑，道：「你錯了，你用不著妄自菲薄，普天之下，絕無一人功力能比你高出三倍的，只是你不明白這其中道理何在而已。」

花無缺垂首道：「是，弟子愚昧。」

邀月宮主道：「人能一劍劈開石椅，而你不能，並不是因為他功力比你高出數倍，只不過是因為他使劍的手比你巧而已。」

此話道理看來雖淺顯，其實卻正是武功中至深至奧之理，花無缺仔細咀嚼著其中滋味，只覺受用無窮，又驚又喜。

邀月宮主道：「此人不但手法比你巧，出手也比你快，只因『快』，就是『力』，所以他才能你之所不能，你若和他動手，五十招內，他就可封住你的劍勢，一百招內，他只怕就已可取下你的首級來！」

花無缺額上又泌出冷汗。

邀月宮主道：「除此之外，他這一劍劈下時，必是滿懷憤怒，只想取人性命，並未考慮到這一劍是否能將石椅劈成兩半，出手的氣勢就自不同，而你出手時，卻只是斤斤計較著能將石椅劈開多少，氣勢已比人弱了七分，你和人動手時若也如此，那就危險得很了。」

這一席話只說得花無缺不敢抬頭，汗透重衣。

突聽一人拍手笑道：「移花宮主妙論武功，果然精闢入微，令人聞之茅塞頓開，就連我都忍不住有點佩服你了。」

小魚兒已笑嘻嘻走了進來，若是換了別人，嘴上被咬破一塊，必定少不得要遮遮掩掩。

但小魚兒卻一點也不在乎，眼珠子一轉，忽然盯在那柄墨綠色的短劍上，聳然動容道：「這難道就是傳說中那柄上古神兵『碧血照丹青』麼？」

邀月宮主冷冷道：「你眼力倒不錯。」

小魚兒道：「據說自古以來，所有神兵利器在冶造時，都要以活人的血來祭劍之後，才能鑄成，還有些人竟不惜以身殉劍，是以干將莫邪始，每一柄寶劍的歷史，必定都是悽惻動人的故事！」

邀月宮主道：「現在並不是說故事的時候。」

小魚兒也不理她，接著道：「只有這柄『碧血照丹青』，用一個人的熱血來祭劍，劍還是不成，鑄劍師的妻子兒女都相繼以身殉劍，也沒有用，鑄劍師悲憤之下，自己也躍入法爐，誰知他自己跳下去後，爐火竟立刻純青，又燃燒了兩日後，才有個過路的道人將劍鑄成。據說此劍出爐後，天地俱為之變色，一聲霹靂大震，那道人吃了一驚，被霹靂震倒，竟恰巧跌倒在這柄劍上，就做了這柄劍出世後的第一個犧牲品。」

說到這裏，小魚兒才笑了笑，道：「這些話當然只不過是後人故神其說，並不足信，試想那些人既已死盡，這故事又是誰說出來的呢？」

邀月宮主道：「不錯，這些事並不足信，但有一件事你卻不能不信。」

小魚兒道：「什麼事？」

邀月宮主道：「那鑄劍人自己躍入法爐時，悲憤之下，曾賭了個惡咒，說此劍若能出爐，以後只要見到此劍的人，必將死於此劍之下！」

她目光冷冷的凝注著小魚兒，一字字接著道：「唯有這件事，你不能不信！」

蘇櫻聽得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噤，情不自禁，轉過了頭去，不敢再向那不祥的兇器看一眼。

花無缺忽然「嗆」的自石上抽出了劍，雙手送到邀月宮主面前，邀月宮主目光閃動，淡淡道：「你留著它吧。」

花無缺臉色變了變，垂下頭去，道：「弟子……」

他話還沒有說出來，小魚兒又大笑道：「你將劍送給他，可是想要他用這柄劍來殺我麼？但你莫忘記，那鑄劍師的惡咒若是真的很靈，你也免不了要死在這柄劍下的！」

邀月宮主的面色也忽然為之慘變，目光忽然刀一般轉到花無缺身上，但這時憐星宮主已搶著道：「無缺，你去將鐵心蘭找回來。」

花無缺似乎又吃了一驚，失聲道：「她……」他瞧了小魚兒一眼，立刻又閉上了嘴。

邀月宮主道：「她已走了，但以她的腳力，必定不會走得太遠，你一定能追得上的。」

花無缺垂首道：「但弟子……弟子……」

憐星宮主厲聲道：「你怎樣？你難道連我的話都不聽？」

花無缺又瞧了小魚兒一眼，雖然滿面俱是痛苦為難之色，卻還是不敢再說什麼，筆直衝了出去。

小魚兒卻似完全沒有留意到他，道：「你們進來時，這老鼠洞裏已沒有人了麼？」

邀月宮主方才聽了那句話後，到現在彷彿還是心事重重。

憐星宮主沉聲道：「一個人都沒有。」

小魚兒皺眉道：「那麼魏無牙呢？他難道已經逃走了麼？」蘇櫻雖未說話，卻忍不住露出驚喜之色。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道：「你能不能扶著我到四下去瞧瞧？」

※※※

魏無牙就算是世上最殘酷惡毒的小人，但做起事來卻當真不愧為大手筆，竟幾乎將這座山的山腹都挖空了。

除了這一片宮殿般的主洞外，四面還建造了無數間較小的洞室，一間間排列得就像蜂房似的。

蘇櫻扶著小魚兒一間間走過去，只見每間洞室都很整潔，甚至可以說都很華麗，而且還都有張很柔軟、很舒服的床。

小魚兒嘆了口氣，道：「我大概已經有兩三年沒有在這麼舒服的床上睡過覺，想不到這些小老鼠的日子倒比我過得舒服。」

蘇櫻道：「魏……魏無牙對門下的弟子雖然刻薄寡恩，但只要他們不犯錯，日常生活上的享受倒的確還不錯。」

小魚兒道：「但老鼠為什麼要搬家呢？他們難道早已算準了有貓要來麼？魏無牙的本事就算不小，總也不能未卜先知吧。」

蘇櫻默然半晌，道：「不錯，這人既是突然而來的，魏無牙就絕不可能知道，他若在倉促間逃走，就絕不會走得如此乾淨。」

小魚兒道：「何況，他在這裏苦練了二十年的武功，又建造了這許多機關消息，為的就是要準備對付燕大俠和移花宮主。」

蘇櫻點了點頭，道：「不錯，他的確有這意思。」

小魚兒道：「但他自己現在卻偏偏走了，這是為了什麼呢？這道理你能想得通麼？」

蘇櫻苦笑道：「我想不通。」

小魚兒道：「除此之外，我還有件想不通的事。」

蘇櫻道：「哦。」

小魚兒道：「那天我受了重傷時，魏無牙忽然匆匆而出，去迎接一位貴客，現在我才知道，這位貴客就是江別鶴。」

蘇櫻道：「不錯。」

小魚兒道：「江別鶴雖然是江南大俠，但『江南大俠』這四個字，在魏無牙眼中，只怕連一文都不值。」

蘇櫻道：「看來只怕是早就認得的，否則江別鶴既不會找上門來，也根本就找不著他。」

小魚兒道：「所以我就又想不通了，江別鶴崛起江湖，只不過是近年來的事，魏無牙卻已在這裏隱居了十七八年，他們是怎麼會認得的呢？」

他嘆了口氣，接著又道：「這兩人既已勾結在一齊，魏無牙如虎添翼，本該更不會走的，但卻偏偏走了，所以我想，這件事其中必定有些陰謀，說不定根本就是他們故意佈置出來的圈套，我一走進來，就覺得這地方有些不對了。」

突聽一人道：「有什麼不對？」

這語聲忽然自他們身後發出來，但蘇櫻和小魚兒非但都沒有吃驚，甚至根本沒有回頭去瞧一眼。

因為他們知道移花宮主必定會跟在他們身後的，也知道以移花宮主的輕功，他們必定覺察不到。

小魚兒道：「這地方雖然連個人影都沒有，但我卻覺得到處都充滿了殺機，好像已走進了座墳墓，再也出不去。」

憐星宮主冷冷道：「這只不過是你疑心生暗鬼而已。」

小魚兒道：「這也許只不過是我的疑心病，但無論如何，我卻不想再留在這地方了，你們若不想走，我可要先走一步……」

他的話還未說完，突聽一人桀桀笑道：「你現在要走，只怕已來不及了。」

※※※

小魚兒這一輩子雖然活得還不算長，但各式各樣的笑聲倒也聽過不少，但無論多麼難聽的笑聲，若和這笑聲一比，簡直就變得如同仙樂了。他也知道普天之下，只有一個人的聲音會如此難聽。

移花宮主和蘇櫻都已悚然失色。

小魚兒也忍不住叫了起來，道：「魏無牙還在這裏！」這洞中的人既已走光了，魏無牙怎還在這裏？

只聽那人桀桀笑道：「不錯，我還在這裏！我在這裏等候各位的大駕已有多時了。」

這笑聲就是從隔壁的一間石室中傳出來的。

但在這刺耳的笑聲中，這洞室的石壁忽然奇蹟般打開，一輛很小巧的兩輪車已自石壁中滑了出來。

這輛車子是用一種發亮的金屬造成功的，看來非常靈便，非常輕巧，上面坐著個童子般的侏儒。

他盤膝坐在這輛輪車上，根本就瞧不見他的兩條腿。

他的眼睛又狡猾，又惡毒，帶著山雨欲來時那種絕望的死灰色，但有時卻又偏偏會露出一絲天真頑皮的光芒，就像是個惡作劇的孩子。

他的臉歪曲而獰惡，看來就像是一隻等著擇人而噬的餓狼，但嘴角有時卻又偏偏會露出一絲甜蜜的微笑。

小魚兒說的不錯，這人實在是用毒藥和蜜糖混合成的，你明明知道他要殺你時，還會忍不住要可憐他。

移花宮主一眼瞧見他，竟也不禁驟然頓住身形，不願再向他接近半寸，正如一個人驟然見到一條毒蛇似的。

魏無牙悠然道：「你方才說的並不錯，這裏實在已是一座墳墓，你們再也休想走出去了！」

邀月宮主變色道：「你說什麼？」

魏無牙道：「這裏就是整個洞府的機關樞紐所在地，現在我已將所有的出路全都封死，莫說是人，就算一隻蒼蠅也休想飛得出去了。」

小魚兒大駭之下，就想趕出去瞧瞧，但忽又停住，因為他知道魏無牙既然說出這話來，就絕不會騙人的。

他眼珠子一轉，卻笑道：「你將所有的出路全都封死了？」

魏無牙道：「不錯。」

小魚兒笑道：「那麼，難道你自己也不想出去了麼？」

魏無牙道：「我正是已不想再出去。」

# 第一○四章 見利忘義

小魚兒大笑道：「你說的話，有誰會相信？就算你要將她們活活葬在這裏，你也可以找別人來發動這機關，為什麼自己要來陪葬呢？」

魏無牙淡淡道：「這只因我要親眼瞧見她們死，親眼瞧見她們臨死前的痛苦之態，我還要親眼瞧瞧她們被飢餓和恐懼折磨時，是不是還能保持這樣聖女的模樣！」

小魚兒望了移花宮主一眼，只見這姐妹兩人就像是忽然變成了兩個石像，連動都不動。小魚兒眼珠子一轉，忽又大笑道：「但你這樣做，一定是因為自知還不是她們的對手，否則你就可以真刀真槍的殺了她們，用不著自己也來陪葬了，是麼？」

魏無牙嘆道：「不錯，我本以為這二十年來，武功已精進許多，已足可將她們置之於死地，但見到江別鶴時，才知道自己錯了。」

小魚兒又不覺怔了怔，道：「你為何要等見到他時，才知道自己錯了？」

魏無牙道：「二十年前，江別鶴的武功根本還不入流，但現在卻已可算得上是江湖中的一流高手。這二十年來，連他的武功都進步了這麼多，何況移花宮主，我和移花宮主的武功若是同樣在進步，那麼我再練二十年，還是一樣勝不過她們，何況，她們有姐妹兩人，我卻只有孤零零一個。」

他笑了笑，接著道：「所以我想來想去，只有用這一手了。」

小魚兒道：「既然如此，她們現在要殺你，還是簡單得很，你……」

魏無牙冷冷道：「這些門戶俱是萬斤巨石，現在已被封死，連我自己也是開不開的。」

小魚兒也石頭般怔住，再也說不出話來。

魏無牙道：「何況，你們就算明知這裏的門戶都已被封死，還是難免要抱萬一的希望，而我就是你們唯一的希望，所以我算準你們絕不敢殺了我的！」

他忽又笑了笑，道：「櫻兒，你為什麼躲在外面不敢進來？」

蘇櫻垂首走了進來，臉色也蒼白得可怕。

魏無牙瞪著她瞧了半晌，又瞧了瞧移花宮主，道：「我一向對你不錯，你可知道是為了什麼？」

蘇櫻垂首道：「我……我不知道。」

魏無牙笑道：「你若瞧瞧這兩位宮主，再自己照照鏡子，就會知道了。」

小魚兒心裏一動，這才發現蘇櫻和移花宮主的容貌竟有七分相似之處，她們都是絕世的美人，面色又都是那麼蒼白，神情又都是那麼冷漠，看來簡直就像親生母女，同胞姐妹差不多。

蘇櫻也不知是驚是喜，動容道：「你老人家對我好，難道就是為了我長得很像她們？」

魏無牙道：「不錯，否則天下的孤女那麼多，我為何要將你一個人救回來？我一向對你百依百順，就因為我要將你養成冷漠高傲之態，我要你一個人住在那裏，就因為我要養成你孤僻的性格……」

蘇櫻道：「你老人家想盡法子，難道只為了要使我變得和她們一模一樣麼？」

只聽小魚兒拍手大笑道：「我現在才明白了，原來你的心上人竟是移花宮主，就因為你得不到她們，所以因愛生恨，才會對她們恨之入骨。」

他是世上最聰明的醜侏儒，竟會愛上世上最最高貴，最最美麗的女人，這種事實在不可思議，妙不可言。

小魚兒越想越好笑，笑得連氣都喘不過來。

魏無牙卻一本正經，緩緩道：「二十多年前，我專程趕到移花宮去，向她們兩位求親……」

小魚兒喘著氣笑道：「你……你向她們求親？」

魏無牙正色道：「這正是智慧和美麗的結合，正是世上最嚴肅、最相配的事，你為什麼要笑！」

小魚兒道：「是是是，這件事實在再相配也沒有，只可惜她們非但不答應，還要殺了你，你們的仇恨，就是這樣結下來的，是麼？」

魏無牙嘆了口氣，雖然沒有說話，卻已無異默認。

再看移花宮主姐妹兩人，已氣得發抖。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笑嘻嘻道：「有這樣的大英雄、大豪傑來向你們求親，正是你們的光榮，你們為何竟不肯答應呢？我實在覺得很可惜。」

魏無牙大笑道：「你用不著激怒她們，要她們向我出手。她們就算殺了我，你也沒什麼好處，你若是個聰明人，就該勸她們莫要殺我才是，等我自己餓得受不了時，說不定會想出個法子，將封死的門戶再打開的。」

小魚兒瞪著他瞧了半晌，道：「不錯，你現在的確不能死，我還有很多事要問你。」

魏無牙道：「你第一樣要問我的，就是方才究竟有誰來了？能一劍將青玉石椅劈開的人，究竟是誰？對不對？」

小魚兒道：「不對，這件事我已用不著問你，只因我現在已經明白了。誰也沒有來。」

魏無牙大笑道：「誰也沒有來？在甬道上留下腳印的難道是我麼？」

小魚兒道：「甬道上那些腳印只是你自己刻出來的，所以才會那麼整齊。」

魏無牙目光閃動，道：「外面樹林中那些人又是誰殺死的呢？」

小魚兒道：「自然就是你自己殺死的，你打他們的耳光，他們自然不敢還手，也不敢躲避，你要他們上吊，他們就不敢跳河。」

魏無牙道：「如此說來，那青玉石椅難道也是被我自己劈開的麼？」

小魚兒道：「你既然能將青玉石削成椅子，你手裏就一定有柄削鐵如泥的寶劍。這寶劍既能將青玉石削成椅子，就一定能將椅子劈開兩半……這道理豈非明顯得很麼？」

魏無牙嘆了口氣，道：「不錯，這道理實在很明顯了。」

小魚兒道：「你將樹林中的那些徒弟殺死，又在甬道上刻下那些腳印，就是為了要引誘我們走進來。」

魏無牙道：「這也很有理。」

小魚兒道：「但你又生怕我們一走進來，發現這裏已沒有人，就立刻又走出去了，所以你就將那石椅劈成兩半，叫我們心中猜疑，而且……」

他歇了口氣，才接著道：「這裏的門房既然全都是千斤巨石做成的，要將它們完全封死，也絕對不是一時半刻間能做得到的。」

魏無牙接著道：「所以我就要將你們的注意力全都吸引到那張石椅上。我才有時間從從容容將門戶封死，是麼？」

小魚兒附掌道：「正是如此。」

魏無牙忽然大笑起來，笑得幾乎從輪椅上跑到地下。

小魚兒瞪眼道：「你笑什麼？我猜的難道不對麼？」

魏無牙大笑道：「對對對，實在太對了，你實在是天下第一聰明人。」

小魚兒笑道：「對於這一點，我倒是從來不敢自謙。」

魏無牙道：「只不過我也有幾句話要問你。」

小魚兒道：「哦？」

魏無牙道：「你到我這地方來過，總該知道，這裏到處俱都是奇珍異寶，現在為什麼連一件都沒有了呢？」

小魚兒怔了怔，道：「這……這自然是你要你的徒弟帶出去了。」

魏無牙道：「我為什麼要他們帶走？我既已決心死在這裏，為什麼不將這些珍寶拿出陪葬，卻將它們送給別人，我既然從來也未將我的徒弟當作人，為什麼要讓他們落個大便宜？……這其中道理你想得通麼？」

小魚兒眼睛忽然一亮，道：「這只因你想看我們死了後，再走出去。」

魏無牙道：「我若有這樣的打算，更不該將珍寶送走了，只因我此刻若想走出去，一定要等你們全都死光，我難道還怕你們這些已死了的人來搶我的珠寶麼？」

小魚兒這次真的怔住了：「如此說來，這地方難道真有位武林高手來過麼？來的這人是誰？」

魏無牙道：「這人是你認得的。」

小魚兒道：「你怎知我認得他？」

魏無牙悠然道：「只因他曾經問起過你。」

小魚兒面上變了變顏色，忽然大笑道：「你難道要告訴我，來的這人是燕南天麼？」

魏無牙眼睛盯著他，一字字道：「不錯，來的這人正是燕南天！」

※※※

小魚兒怔了許久，忽又大笑起來，道：「燕南天若來過，你怎麼還能活在世上害人？」

魏無牙冷笑道：「你以為他武功比我高？」

小魚兒面色又變了變，但瞬即展顏笑道：「他若真的來過，甬道上的腳印就是他留下來的，石椅自然也就是被他神劍所劈開，這一劍之威，足以驚動天地，就憑你這身本事，只怕還難傷得了他一根毫髮……你的本事我是知道的。」

魏無牙默然半晌，長長嘆了口氣，道：「不錯，單只他那一劍之威，已足可睥睨天下，我實在還不是他的敵手。」

小魚兒道：「他若真的來過，為何沒有殺了你呢？」

魏無牙緩緩道：「這自然有交換條件。」

小魚兒道：「什麼條件？」

魏無牙道：「我答應交給他一個人，他就答應不傷我性命。」

小魚兒追問道：「你答應將誰交給他？」

魏無牙道：「江別鶴！」

※※※

小魚兒又吃了一驚，失聲道：「江別鶴？燕大俠竟肯為了江別鶴，饒了你的性命？」

魏無牙道：「不錯。」

小魚兒道：「他為什麼要救江別鶴？」

魏無牙笑道：「他不是為了要救江別鶴，而是要殺他。」

小魚兒不禁又是一怔，道：「他和江別鶴又有什麼仇恨？」

魏無牙默然半晌，緩緩道：「你可知道江別鶴的本來面目是誰麼？」

小魚兒道：「是誰？」

魏無牙道：「他本來就是你父親的書僮江琴，從小就在你們家長大，你父親和他名雖主僕，其實卻無異兄弟。」

小魚兒吃驚得張大了嘴，合不攏來。忍不住問道：「江琴既然和先父也情同手足，燕大俠又為何要殺他？」

魏無牙道：「江楓非但是天下少見的美男子，也是數一數二的大富翁，江湖好漢們早已想打他的主意了，只是礙著燕南天，所以遲遲不敢下手。誰知道江楓忽然鬼迷心竅，竟和移花宮門下一個女徒弟私奔了，這女人也就是你的母親。」

小魚兒怒道：「你說話用字最好放文雅些。」

魏無牙齜牙一笑，悠然接著道：「這兩人雖然已愛得發暈，不顧一切，但也知道移花宮主是絕不會放過他們的，所以兩人一逃回來，江楓就將家財送的送，賣的賣！自己只帶著些隨身細軟準備亡命天涯，隱居避禍。」

小魚兒怒道：「所以你們這些臭強盜就紅了眼睛。」

魏無牙道：「不錯，江楓的計劃，是要江琴先輕騎去找燕南天，他自己再帶著你母親穿過一條久已廢置的古道，趕去和燕南天會合，這計劃本來不錯，他走的路本來也很秘密，只可惜江琴還沒有去找燕南天時，就先找到咱們『十二星相』了。」

小魚兒狠狠道：「難怪你認得江別鶴，原來你們早已狼狽為奸，幹過買賣。」

魏無牙一笑道：「這件事我雖然知道，但卻沒有出手，因為我就算不出手，也不怕他們得手後不分給我，而且我那時也正有別的事不能分身。」

小魚兒道：「出手的是被燕大俠宰了？他們早該明白燕大俠的手段，為什麼還要出手？」

魏無牙道：「他們本來打算將這筆帳算在移花宮主身上的，讓燕南天認為這是移花宮主動的手，再加上江琴又將你父親帶出來的東西開了張清單，這麼大的買賣，『十二星相』又怎肯放過？」

小魚兒咬牙道：「但江琴也該知道『十二星相』是什麼角色，這買賣既然已歸了十二星相，他還有什麼便宜好佔的？」

魏無牙笑道：「他的貪心並不大，只要佔其中兩成，他也知道我們『十二星相』做買賣最公道，只要答應分給他的，就絕不會賴賬。而且，你父親雖然將他當自己兄弟，但在別人眼中，他還只不過是個江楓家裏的一個奴才，你父親若不死，他就一輩子也休想出頭。」

他微微一笑，接著道：「這人的貪心雖不大，野心卻不小，一心只想在江湖中成名立萬，所以他就非先害死你父親不可。」

小魚兒只覺手腳冰涼，默然半晌，道：「但我父親後來並不是死在『十二星相』手上的，是麼？」

魏無牙道：「後來的事，我知道得並不太詳細，我只知道等燕南天趕去的時候，你父母都死了，只有你還活著。」

小魚兒強忍住心裏的悲痛，道：「無論我父母是誰動手殺死的，這原因總是由江琴而起。他若不出賣我父親，這些人就一定找不到他老人家的，是麼？」

魏無牙道：「正是如此。」

小魚兒道：「既是如此，燕大俠那時為何不殺了他呢？」

魏無牙道：「燕南天那時只怕還不知道江琴是罪魁禍首，等他知道的時候，江琴早已溜了，從此之後，江湖中就再也沒有聽見過江琴的消息，也沒有再聽到燕南天的消息，後來我才聽說燕南天已死在惡人谷。」

他又嘆了口氣，苦笑道：「誰知這消息竟是放屁，燕南天非但沒有死，而且武功又精進了不少，那江琴搖身一變，竟變成江南大俠了。」

小魚兒默然半晌。他實在也想不通燕南天怎會忽又現身的？他的病勢怎會忽然痊癒？難道是忽然出現了什麼奇蹟？還是另外又有個像「南天大俠」路仲遠那樣的人，又借用了「燕南天」這名字？這人會是誰呢？

# 第一○五章 勾心鬥角

蘇櫻忽然問道：「這位燕大俠是不是已經將江別鶴殺死了呢？」

魏無牙道：「還沒有。」

蘇櫻道：「燕大俠為什麼還不殺他？」

魏無牙道：「因為他要把江別鶴留給小魚兒，要小魚兒親手復仇。他一天找不著小魚兒，江別鶴就一天不會送命，他十年找不著小魚兒，江別鶴就十年不會送命。」

蘇櫻失聲道：「如此說來，江別鶴豈非……豈非……」她的話雖沒有說完，意思卻已很明顯。

魏無牙大笑道：「不錯，江別鶴永遠也送不了命的，因為燕南天永遠也找不著小魚兒了。他武功雖比江別鶴高明十倍，但卻遠不及江別鶴詭計多端，他將江別鶴這種人帶在身側，就好像拉著隻老虎滿街跑似的，遲早總有一天，他的命也要送在江別鶴手上。」

小魚兒大怒道：「他饒了你性命，你卻這麼樣對付他，你還算是個人麼？」

魏無牙抑住了笑聲，恨恨道：「他雖然沒有殺我，卻將我的徒弟全都趕走，而且要他們將我的珠寶全都帶走，這豈非和殺了我一樣！」

小魚兒這才完全明白了，忍不住笑道：「只怕他非但趕走了你的徒弟，連你那些寶貝老鼠也被趕走了，是麼？」

魏無牙咬著牙，道：「哼。」

小魚兒道：「原來你是自覺活著沒意思了，才想出這最後一著來的，但你平時若對你那些徒弟稍微好些，他們又怎會在你有困難時離你而去？」

魏無牙忽又陰惻惻一笑，道：「但現在既已有你們陪著我死，我已經很心滿意足了。」

言罷，軋軋聲響中，輪車忽而消失不見。

突聽移花宮主喚道：「江小魚，你過來。」

小魚兒本來似乎不願過去了，但想了想，還是過去了，走了兩步，又回過頭來望了望蘇櫻。蘇櫻本來似乎要先看看魏無牙的反應，但忽又改變了主意，只是向小魚兒嫣然一笑就跟了過去。

※※※

移花宮主姐妹兩人站在「大廳」的中央，神情雖然還是那麼驕傲而冷漠，但看來已似忽然變得很渺小，很孤獨，很可憐。

但她們還是筆直的站著，沒有坐下來。她們幾乎從來也沒有坐下來過。

邀月宮主霍然轉過身子，像是生怕自己再瞧見小魚兒一眼之後，會忍不住出手將他殺了。

憐星宮主道：「我們方才已將這小洞四面都探查了一遍。這四面的門戶的確已全都被閉死了。」

小魚兒道：「我根本用不著去看，也知道這絕不會是假的。」

憐星宮主默然半晌，道：「這裏門戶俱是萬斤巨石，絕非人力所能開啟，但我想，魏無牙絕不會甘心將自己困死在這裏。」

小魚兒道：「你難道想要我將這條逃路找出來麼？」

憐星宮主又沉默了半晌，緩緩道：「我想，你也許有法子能自魏無牙口中探聽出來。」

小魚兒道：「你以為我真有那麼大的本事？」

憐星宮主道：「他若不肯說，你就殺了他！」她瞟了蘇櫻一眼，又道：「我看得出他對你已恨之入骨，若有機會親手殺你，他絕不會錯過。」

小魚兒道：「這話倒是不錯，只可惜我若和他動手，送命的不是他，而是我。」

憐星宮主道：「我也知道你此刻武功還不及他，但只要我教你三個時辰的武功，他就萬萬不會是你的對手了。」

小魚兒道：「哦，你真有這麼大的把握？我有點不信。」

憐星宮主淡淡道：「本門武功的神奇奧妙，又豈是你們所能想像。」

小魚兒忽然不說話了。他歪著頭想了半天，竟又大笑起來。

憐星宮主怒道：「你以為這是在說笑麼？」

小魚兒道：「我為什麼要平白費這麼大力氣，去和魏無牙動手呢？」

憐星宮主又不禁怔了怔，道：「但你若能將他擊倒，再以死相脅，他只怕就會將最後一條逃路說出來的。」

小魚兒道：「我為什麼要逃出去？這裏不是很舒服麼？」

憐星宮主氣得臉色發白，話也說不出來。

小魚兒悠然道：「我反正也中了毒，遲早總是要死的，就算你們能解了我的毒，我還是難免要死在花無缺手上，既然我算來算去，都是非死不可，倒不如索性死在這裏，我看這墳墓倒也堂皇富麗。」

憐星宮主一直瞪著他，等他說完了，又瞪著他許久，忽然道：「我若保證你絕不會死在花無缺手上呢？」

邀月宮主忽然厲聲道：「你和花無缺這一戰勢在必行，絕無更改……」

小魚兒嘆道：「既然如此，那就沒法子了，我們大家只好一齊在這裏等死吧。」

憐星宮主道：「但你莫忘了，我若能令你的武功勝過魏無牙，就也能勝過花無缺，你若能殺了魏無牙，就也能勝過花無缺！」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道：「花無缺是你們從小養大的，非但是你們的徒弟，簡直已和你們的兒子差不多了，我卻是你們的仇人之子，若非我明知武功比你們差得太遠，說不定我早就要了你們的命了，現在你們竟要傳授我武功，要我去殺死你們的徒弟，這種話天下只怕再也沒有一個人會相信。」

憐星宮主望了她姐姐一眼，邀月宮主道：「這其中自然有……」

小魚兒目光閃動，等著她說下去，誰知她剛說了幾個字，忽又頓住語聲。小魚兒追問道：「你們若要我相信，也容易得很，只要你們將這其中的原因說出來，你們無論要我做什麼，我都可以答應。」小魚兒眼睛盯著她，悠悠道：「你們難道情願讓魏無牙看見你們臨死前的醜態，也不肯說出這秘密麼？我可以告訴你們，一個人臨死的時候，那樣子非但很難看，而且還很可笑。」

邀月宮主咬了咬牙，忽又轉過身。憐星宮主也隨著她緩緩轉過身去，兩人既不願再瞧小魚兒一眼，也不願再聽他說一個字了。

小魚兒木頭人般愣了半晌，忽然轉向蘇櫻道：「這件事前前後後你已知道了不少，是麼？」

蘇櫻嘆道：「我現在已知道江伯母以前本是移花宮的門下，後來……後來……」

小魚兒咬著牙道：「我父母無疑都是死在她們手上的，她們當時沒有斬草除根，現在卻想殺了我，以免留下後患。可是她們為什麼一定要花無缺動手殺死我呢？她們若肯自己動手！我現在早已不知死過多少次了。」

蘇櫻道：「她們本來以為你會很恨花無缺的，你不能找她們復仇，就一定會找花無缺，誰知你的思想卻開明得很，竟認為上一代的仇恨，和下一代無關，所以她們只好逼著花無缺來殺你了。據我看來，你和花無缺之間，必定還有一種極複雜的關係。」

小魚兒眼睛一亮，又皺眉道：「但我和花無缺之間卻又絕不可能有什麼關係的，我一生下就被帶到惡人谷去了，在這世上，我根本沒有什麼親人。」

洞窟中靜寂得實在和墳墓沒什麼兩樣，從石壁間透出來的燈光很柔和，月光般照著小魚兒的臉。這本是張明朗驕傲，倔強，充滿了魅力的臉，但現在看來，卻顯得說不出的黯淡，說不出的疲倦。蘇櫻痴痴的瞧著，目中似乎隱隱泛起了淚光。

也不知過了多久，只聽小魚兒喃喃道：「蘇櫻，你要知道，我並不是怕死，但要我就這樣糊裏糊塗地死了，我實在不甘心……實在不甘心！」

蘇櫻道：「這地方門戶若真的全都封死了，整個洞窟就該和墳墓般變得密不通風，可是……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氣悶之感，而且不通氣的地方，連火都燃燒不起來。」

小魚兒用拳頭打了打手掌，道：「好，只要他真的還留下一條路，我就有法子要他說出來。」

蘇櫻忽然一笑，道：「你不是已經不想出去了麼？」

小魚兒向她扮了個鬼臉，道：「那只是我故意要脅她們的，這秘密還沒有水落石出之前，我非但自己捨不得死，還捨不得讓她們死哩。」絕望之中，忽然又有了一線生機，兩人的精神都不禁變得振奮起來。兩人正想往前走，忽然身後傳來一聲嘆息。「你們不用找了，我就在這裏！」

※※※

那本來放著玉椅的石台，現在忽然移開了──魏無牙推著輪車，從下面緩緩滑了上來。「我知道你現在心裏一定又在打主意，要想法子令我說出那些通風之處在那裏，那麼我勸你，這心思你也不必白費了。因為那時我造那些氣孔時，就怕老鼠會從氣孔中逃出去。」

小魚兒沉思了半晌，忽又問道：「你是怕我們死得太快了麼？」

魏無牙桀桀笑道：「這就對了，我費了許多力氣，才將你們弄到這地方來，怎麼捨得一下子就將你們悶死？我當然希望你們死得越慢越好，這樣我才能慢慢欣賞你們臨死時忍不住要做出來的種種醜態，我敢擔保世上絕沒有一件事比這更有趣的了。」他似乎越想越有趣，笑得整個人都扭曲起來。

小魚兒居然也笑了，道：「我們想問問你，你認為我們會做出什麼醜態來？」

魏無牙眼睛裏閃著光，笑道：「你總該知道，移花宮主姐妹是從不肯隨便坐下來的，無論什麼地方她們都嫌髒，但我敢擔保，不出三天，她們就會躺在那些臭男人睡過的床上了。她們平時什麼東西也不肯吃，但再過幾天，就算有隻死老鼠，她們說不定也會吞下去，也說不定會將你們兩人煮來吃了，你信不信？」

小魚兒大笑道：「她們若真會將我吃下肚裏，倒也妙極，我情願葬在她們兩人的肚子裏。」他雖在哈哈大笑，暗中卻已不禁毛骨悚然，因為他知道魏無牙所說的話，並不是完全不可能。

只聽魏無牙笑著又道：「還有，我知道你們這四個人還都是童男童女，還沒有一個真正嘗過人生的樂趣，到了快死的時候，說不定會忽然覺得這麼一死未免太划不來了，說不定就會想嚐嚐那件事是何滋味。」他眼睛裏充滿了猥褻之意，腦子裏似乎已在幻想著那時的情況，蜷曲著身子狂笑著接道：「到了那時，你這小伙子只怕就要變成寶貝了。」

「你為什麼不想嚐嚐這滋味呢？難道你已經不行了麼？」小魚兒盯著他的兩條蜷曲的腿，冷笑道：「原來你早就不行了，所以才會變成這麼樣一個瘋子，我本來覺得你很可恨，現在才發覺你原來很可憐。」

魏無牙忽然狂吼一聲，向小魚兒撲了上來。小魚兒身形急轉，雙掌反切。誰知魏無牙的身上忽又多出十根短劍，劃向他的手腕。原來他每根手指上都留著三四寸長的指甲，平時是蜷曲著的，與人動手時，真氣貫注指尖，指甲便劍一般彈出。燈光下，只見這十根指甲隱隱閃著烏光，顯然淬著劇毒，小魚兒只要被他劃破一點油皮，就無救了。

他這一撲之勢，竟藏著三種變化後著，每一種變化都出人意外，招式之怪異狠毒，實是天下無雙。蘇櫻已忍不住驚呼出聲來。只見小魚兒身子就地一滾，已滾出兩丈外，這一著破法更非正統武功，只是小魚兒隨機應變臨時創出的。

誰知魏無牙身子一轉，竟又落回那輪車上。小魚兒正想撲過去時，輪車忽然圍著他兜起圈子。剎那間，小魚兒只覺自己前後左右，都是魏無牙的人影，竟比那威震天下的「八卦遊身掌」還要厲害三分。

但一個人步法無論多麼巧妙，也沒有輪子轉得快的。小魚兒只覺頭暈眼花，幾乎不用魏無牙出手，他就要倒下去了。小魚兒忽然長嘯一聲，沖天而起。這一招竟是崑崙派的鎮山絕技「飛龍大八式」。普天之下，唯有「飛龍大八式」能破解魏無牙這種功夫，除此之外，縱是武當少林的掌門大師，也難免要被魏無牙困死。

誰知他身形方自凌空飛起，魏無牙竟又迎面撲了過來，十根閃閃發著烏光的指甲，又劃到他咽喉。這人竟生像是已變成小魚兒的影子，小魚兒竟連變招都已不及，猝然間竟使出了少林的「千斤墜」。

要在身形上沖時突然落下，也並不是件容易事。但小魚兒偏偏就在這間不容髮時落了下來。誰知他身子剛落下，只聽「嗖，嗖，嗖」急風破空，三道烏光，分由三個不同的方向射了過來。

原來魏無牙身子雖已飛起，但那輪車卻還在不停的轉動，這三道烏光，竟是自轉椅中射出來的。這一著才真的出了小魚兒意料之外，若是換了中原武林任何一門一派的高手，此番都難免要喪在這三根烏骨箭下。

只見他身子忽然一折一扭，全身的骨頭竟像是都忽然分開了，三道烏光就在這一剎那間擦著他的衣裳飛過。

魏無牙固然是怪招百出，令人難鬥，這輪車中也不時射出一兩件暗器來，更令人防不勝防。但見魏無牙忽而和這輪椅溶為一體，忽而又分開來各自進攻，不到三十招，小魚兒已覺得吃不消了。

小魚兒腳步一錯，忽然輕飄飄拍出兩掌。這兩掌看來也沒有什麼奇妙之處，但也不知怎地，魏無牙竟險些閃避不開，他再也想不到小魚兒這一招是從那裏定來的。

更令他想不通的是，小魚兒的招式竟忽然變了，每一招都變得輕飄飄的，像是一點氣力也沒有。但每一招發出來，卻都是攻向魏無牙自己也想不到的破綻，而且招式看來全無變化，其實卻變化無窮。

# 第一○六章 難以捉摸

蘇櫻本來已經快急瘋了，此刻面上卻露出了微笑。原來就在小魚兒最危險的時候，他忽然發現了移花宮主，這姐妹兩人竟也在遠處過起招來。她們所用的招式一正一反，一攻一守，每一招擊出時都很慢，像是生怕別人瞧不清楚。

小魚兒就算再笨，也知道她們是在傳授自己武功了，此時此刻，他就算想拒絕也無法拒絕。他隨意將邀月宮主方才使出的一招拍了出來，果然令魏無牙大吃一驚，等到魏無牙再攻來時，他就以憐星宮主所使的招式來解救。但也不知怎地，十來招過後，小魚兒竟輕輕鬆鬆的就佔了上風。

等到魏無牙也發覺她們時，已被小魚兒逼得連氣都透不過來，他再也想不通自己如此奇詭的招式，怎會被如此平淡的招式尅制住。他卻不知移花宮主這種招式，並非平淡，而是簡練，她們實已將最繁複的變化加以精粹，將無數個變化化為一個。三十招過後，魏無牙聲勢已弱，變化已窮。

誰知就在這時，突聽「叮」的一聲。這聲音似乎是山洞外傳來的，但回音卻震動了整個山窟。小魚兒一驚，又一喜，魏無牙的輪椅已滑開三丈。

這時山外「叮咚」之聲不停的傳了進來，憐星宮主目中早已忍不住露出喜色。

魏無牙道：「這裏既無食物，也無飲水，你們就算有天大的本事，最多也只能維持十天不死，等到外面的人進來時，你們恐怕已剩下一把骨頭。」

小魚兒忽然大聲道：「既是如此，我們就非殺你不可了！」

魏無牙道：「不錯，殺了我，你們也可免得在我眼前出醜，只不過……你們現在殺了我，卻未免太可惜了。你們不妨先隨我去看幾樣東西。」

小魚兒望了移花宮主一眼，道：「好，我就跟你去瞧瞧，反正也不怕你在我面前玩花樣。」

魏無牙道：「在移花宮主和天下第一聰明人面前，我還有什麼花樣好玩的？」他推動輪車向地道中滑了下去。移花宮主姐妹就像影子般跟著他。

只見魏無牙這時已滑入了一扇很窄的石門──這道石門莫非就是他留下來的秘密出口麼？小魚兒趕緊奔了過去，一走進去，就不禁大失所望，石門後竟是一間六角形的石室，再也沒有別的門戶。這間石室中光線特別黯，小魚兒隱隱約約只能看出裏面有一口很大的石棺，還有許多石像。小魚兒忍不住問道：「這些石像是什麼玩意兒？」

魏無牙吃吃笑道：「這些全都是我的精心傑作，我去點起燈，讓你們看清楚些。」他笑聲中竟帶著種說不出的奇怪味道，小魚兒一聽這笑聲，就知道這些石像必然有些古怪。

這時魏無牙已滑到牆角，取出了個火摺子，將嵌在石牆中的十來盞銅燈，一盞盞燃了起來。他燃起第四盞燈時，小魚兒已看呆了。

※※※

這些石像竟全都雕成移花宮主姐妹和魏無牙自己的模樣，而且都和真人差不多大小，每三個自成一組，每一個的姿態都不同。

第一組石像是移花宮主姐妹兩人跪在地上，拉著魏無牙的衣角，在向他苦苦哀求。

第二組石像是魏無牙在用鞭子抽著她們，不但移花宮主姐妹面上的痛苦之色栩栩如生，那鞭子也好像活的一樣。

第三組石像是移花宮主姐妹趴在地上，魏無牙就踏著她們的背脊，手裏還舉個杯子在喝酒。

越到後來，石像的模樣就越不堪入目，而每一個石像卻又都雕得活靈活現，纖毫畢露。

小魚兒忍不住嘆了口氣，喃喃道：「想不到這瘋子竟是個如此偉大的天才。」

移花宮主姐妹早已氣得全身都發抖了，此刻忽然撲上去，提起個石像，摔得片片粉碎。只見這些堅硬的石像，到了移花宮主手裏，竟像得有如紙紮的一般，無數件心血的結晶，瞬眼間便化為一片碎石。

魏無牙卻只是在那裏靜靜的瞧著，動也不動。憐星宮主終於撲到他面前，怒喝道：「你這畜牲，這次你還想要我放過你麼？」

喝聲中，她已拎起了魏無牙的衣襟，將他從輪車上提了起來，向石壁用力擲了出去。

只聽「砰」的一聲，魏無牙居然摔得粉碎！可是一個人的血肉之軀，又怎會被摔成「粉碎」呢？

憐星宮主怔了怔，才發現這個「魏無牙」原來竟也是用石頭雕成的，只不過穿著衣服而已。真的魏無牙竟不知在什麼時候溜走了。

※※※

這石室僅有的一道門已被封閉，四面石壁，也就是山壁，移花宮主用那麼重的石像去摔，石壁也紋風不動，其堅固可想而知。

蘇櫻默然半晌，道：「他既然已將我們困死，為何還要將我們騙到這裏來呢？」

小魚兒苦笑道：「這理由太多了，第一，他將我們困在這裏，他自己就可以自由活動，甚至可以大吃大喝，等我們餓死後，他就可以走了。他用的這法子，就叫『置之死地而後生』，一計中還有一計，主要的目的，只怕還是想將我們騙到這裏來，在外面說的那些話，做的那些事，全都是在做戲。」

蘇櫻垂下頭，黯然嘆息。小魚兒苦笑著又道：「現在我們就好像是一群關在籠裏的猴子，只好做把戲給他看了。」

蘇櫻再也說不出什麼了，過了半晌，小魚兒又笑了起來，喃喃道：「我臨死前會變成什麼樣子，實在連我自己都想像不出，這倒有趣得很。我說不定會將你吃下去，你怕不怕？」

蘇櫻柔聲道：「那麼我們兩個就永遠變成一個，我怕什麼？」

小魚兒注視著她的臉，良久良久，才嘆息著道：「只可惜你太聰明了些，否則說不定我真的會喜歡你了。」

蘇櫻紅著臉，咬著嘴唇道：「我聽說女人生了孩子後，就會變得笨些的。」

若是換了平時，小魚兒聽到這話一定會放聲大笑起來，但此刻他只是覺得心裏泛起一陣甜蜜的溫柔之意，又帶著種說不出的酸楚，他也不知道這究竟是什麼滋味，只知道這種滋味他平生也沒有領略過。

也不知過了多久，小魚兒忽然站了起來，走到那青石棺材前，將棺材蓋抬了起來，擋在棺材前面，又將四面的碎石在棺材兩旁一塊塊堆起。

移花宮主也不知他這是在幹什麼，兩人越瞧越奇怪，雖然忍住不想問，卻希望蘇櫻問他。但蘇櫻眼睛充滿了柔情蜜意，含笑瞧著小魚兒，也不開口，竟似乎很瞭解小魚兒的用意。

只聽小魚兒嘻嘻一笑，道：「吃、喝、拉、撒、睡，乃是一個人五樣非做不可的事，現在我們雖沒有吃喝，但以前吃喝的東西還是要出來，我們既沒法子讓它留在肚子裏，也不能讓它拉到褲子上，所以只有用這法子了。」

移花宮主臉都氣紅了，偏偏又說不出話來。只見小魚兒已將碎石在棺材兩邊堆成兩道牆，再加上那棺材蓋子，就活脫脫是個現成的茅房了。

他拍了拍手，笑道：「在下一向敬老尊賢，兩位若要用，就先請吧。」移花宮主紅著臉跺了跺腳，擰轉身去。

小魚兒又瞧著蘇櫻，笑道：「你呢？」

蘇櫻臉也紅了，道：「我……我現在不……不想。」

小魚兒笑道：「既然如此，我就不客氣了。」他嘴裏說著話人已鑽了進去，過了半晌，才慢吞吞走了出來，一面嘆著氣，一面喃喃道：「舒服舒服，這麼舒服的事世上只怕還沒有幾樣。」

他走回去坐下，閉起眼睛，似乎要睡著了。蘇櫻終於也忍不住悄悄爬起來，向那邊走。誰知她身子剛動，小魚兒左邊一隻眼睛忽然張開了，笑嘻嘻道：「你想了麼？」

蘇櫻紅著臉啐道：「你真是個小壞蛋。」

又不知過了多久，憐星宮主的臉漸漸脹紅了，再過片刻，她兩條腿似乎已在輕輕發抖。只聽小魚兒鼻息沉沉，似已睡著。憐星宮主忽然一陣風似的飄了進去，她就算在和最厲害的對頭交手時，也沒有用過這麼快的身法。

誰知小魚兒卻忽然「噗哧」一笑，道：「你現在只怕不會再說我無禮，反要感激我了吧！」

※※※

小魚兒笑不出的時候，移花宮主姐妹終於也在地上坐了下來。這不過是三兩天之間的事，但在他們感覺中，卻如同十年。就在這時，屋頂上忽然露出飯碗般大小的洞，還有樣東西自洞裏落了下來，掉在地上，竟是個柚子。

蘇櫻瞧著這柚子，眼睛已發直了。她從未想到一個柚子竟能令她如此動心，只見移花宮主姐妹的眼色，竟也為這一個柚子而改變。憐星宮主眼睛盯著這柚子，已緩緩站了起來。

突聽小魚兒大笑道：「想不到不可一世的移花宮主，如今竟連別人丟在地下的東西也要撿起來吃了，有趣呀有趣。」憐星宮主身子忽然僵住，指尖卻已在發抖。但她的眼睛還是盯著那柚子動也不動。

小魚兒笑道：「但我若撿別人丟在地上的東西吃，卻沒有人會笑我的，因為我臉皮本來就和城牆差不多厚。」他嘴裏說著話，已跳起來將那柚子攫在手裏。

只見小魚兒將柚子劈開兩半，帶著清香的水汁，濺得他滿臉都是，他伸出舌頭來舐了舐，喃喃道：「好甜，好香，看來一個人的臉皮厚些，倒不是件壞事。」他忽然轉頭向蘇櫻一笑，又道：「但你的臉皮一向也不薄，這柚子也該分一半給你的，是麼？」

蘇櫻忍不住嫣然一笑，柔聲道：「我有時真奇怪，一個人有了張強盜的嘴，卻偏偏還有顆善良的心。」

小魚兒將剩下的半邊柚子又聞了聞，忽然站起來，走到移花宮主姐妹面前，笑嘻嘻地將半邊柚子遞出去，道：「這一半已是你們的。我知道你們絕不肯吃別人丟掉的東西，但這半個柚子卻是我恭恭敬敬送來的，你們已可放心吃了。」移花宮主面面相覷，竟都怔住。

過了半晌，憐星宮主忍不住道：「你……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小魚兒默然半晌，緩緩道：「一個人在快要死的時候，還能保持自己的身份，不肯丟人，這種人連我也很佩服的。」只見小魚兒笑嘻嘻走了過來，臉上既沒有得意之色，也沒什麼難受，就好像他剛吃過一百個柚子，才將吃不下的半個送給別人似的。

蘇櫻將這半個柚子也分成兩半，柔聲道：「你既然已將這半個柚子送給我，這就是我的，我自然也要送一半給你！」

小魚兒道：「我不要。因為你那一半比我大，我要你那一半。」

蘇櫻噗哧一笑，道：「我若生個孩子像你，我不被他氣死才怪。」

# 第一○七章 人性弱點

永遠高高在上，令人不可仰視的移花宮主，終於也漸漸變得和別人同樣平凡。小魚兒到這時候，才覺得她們原來也是個人，也有人的各種需要，也有人的各種情感，甚至也有眼淚。現在，她們會不會將那秘密說出來？

蘇櫻揉了揉眼睛，悄悄道：「我們現在難道連一點希望都沒有了麼？」

小魚兒默然半晌，也壓低語聲，道：「我們若能沉得住氣，靜靜地等死，也許還有一絲希望。」

蘇櫻道：「既然靜靜的等死，還有什麼希望？」

小魚兒道：「魏無牙要我們慢慢的死，就是要我們痛苦，瘋狂，甚至自相殘殺，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得到發洩，但我們現在卻都很鎮靜，我們若是就這樣靜靜的死了，他一定不甘心，一定還會有別的舉動，那就是我們的機會到了。」

蘇櫻眨了眨眼睛，道：「所以我們現在一定要想個法子來逼他。」

移花宮主也聽不到他們在說什麼，過了半晌，只見小魚兒忽然站了起來向她們姐妹兩人恭恭敬敬行了個禮，然後又長嘆一聲，道：「我江小魚能和移花宮主死在一齊，葬在一齊，總算有緣。現在大家反正都快死了，我們昔日的恩怨，也從此一筆勾消，你們為何定要花無缺殺我，究竟有什麼秘密，我都不想問了。」移花宮主也不知道他為何忽然說出這種話來，只有張大了眼睛瞧著他，等他再接著說下去。

小魚兒道：「現在花無缺既然不在這裏，我們看來也不會有逃出去的希望，我只求你們讓我痛痛快快的死了吧！死，我並不怕；但等死卻實在令我受不了。」移花宮主姐妹神情驟然沉重下來。

他一面說話，一面偷偷向移花宮主擠了擠眼睛。邀月宮主怔了怔，憐星宮主已悄悄拉了拉他衣襟，道：「好，你死吧。」

蘇櫻道：「我這裏有兩粒毒藥，是魏無牙為他徒弟們準備的。」

小魚兒道：「這種毒藥的厲害我知道，只要一粒已足夠了。」

蘇櫻悽然一笑，道：「你死了，我是連一時一刻也活不下去的，你難道還不知道？」

小魚兒默然半晌，道：「好，要死就一齊死吧，也免得黃泉路上寂寞。」

突聽一人大聲道：「死不得，死不得，你們少年恩愛，多活一天，就有一天的樂趣，若是現在死了，豈非太冤枉了麼？」小魚兒和蘇櫻對望一眼，心裏暗道：「他果然沉不住氣了。」

只聽魏無牙又道：「你們若是覺得心裏煩悶，喝幾杯酒就會好的，哈哈……，這就算我送給你們的合巹酒吧。」話聲中，上面那小洞中已拋下了一隻酒瓶，小魚兒剛伸手接著，就又有一隻酒瓶落了下來。片刻間，小魚兒懷裏已抱著十二瓶酒，瓶子還都不小。

小魚兒將六瓶酒放在移花宮主面前，道：「還是老規矩，一人一半。你們若真是素來酒不沾唇，現在更該喝兩杯了，一個人若到了臨死時還不知道酒的滋味，那實在是白活了一輩子。」片刻之間，他自己已經半瓶酒下了肚。

這酒若是十分辛辣，移花宮主姐妹也許還能忍得住不去喝它，但這酒卻偏偏是上好的竹葉青，清香芳冽，叫人嗅著都舒服，碧沉沉的酒色，更教人看著順眼，若有人真能忍得住不喝，那才真是怪事。

憐星宮主瞧了邀月宮主一眼，終於忍不住開了酒瓶，淺淺啜了一口。這一口不喝也還罷了，一口喝了下去，但覺一股暖意直下丹田，卻又忍不住打了個寒噤。接著，她全身的血液又熱了起來，眼睛也亮了──這一口不喝也還罷了，一口喝下去，那裏還能忍得住不喝第二口？

只見小魚兒用力敲著酒瓶，引吭高歌道：「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這正是李白的千年絕唱「將進酒」，移花宮主雖然也曾念過，卻總覺得這不過只是個酒鬼瘋言瘋語。

但此刻憐星宮主幾口酒下了肚，只聽了兩句，已覺得這首長歌的確是氣勢磅礡，古來少有。

再等到一曲終了時，憐星宮主已不覺熱血奔騰，熱淚盈眶，不知不覺間，已將一瓶酒都喝了下去，嘴裏猶自喃喃道：「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來，江小魚，我敬你一杯，與你共消這萬古愁吧。」

蘇櫻已不覺看呆了。她想不到憐星官主竟將一瓶酒喝下去，再想不到她會變成這樣子。這實在已不像憐星宮主，就像是另外換了個人似的。

邀月宮主雖也喝了兩口，但見她第二瓶酒又喝下去一半，不禁皺著眉去奪她酒瓶，道：「你已經醉了，放下酒瓶來。」

憐星宮主忽然叫了起來，道：「我不要你管，我偏要喝！你已經管了我一輩子，現在我已經快死了，你還要管我？」

邀月宮主又驚又怒，但聽到她最後一句話，又不禁長長嘆息了一聲，也喝了口酒，黯然道：「不錯，我自己反正也已離死不遠，何必再來管你！」

憐星宮主這才轉過頭向小魚兒一笑，道：「來，我再敬你一杯，你實在是個很可愛的孩子。」

小魚兒好像並不在意，隨口問道：「既是如此，你為什麼還要殺我呢？」

邀月宮主面色忽然變了，憐星宮主卻只是嘻嘻笑道：「這秘密等你死了之後，我一定會告訴你的。」到了這種時候，她還能忍住不說出這秘密來。

小魚兒道：「一言為定，可是……你若比我先死呢？」

憐星宮主道：「那麼你就陪我死吧，我在黃泉路上，一定會告訴你。」

小魚兒嘆道：「能和你一齊死，倒也算不虛此生了。你以為只有魏無牙一個人為你瘋狂麼？像你這麼可愛的人，我……我實在……」他沒有再說下去，卻用眼睛盯著她的臉。

憐星宮主眼波流動，忽然指著蘇櫻道：「我難道比她還可愛麼？」

小魚兒道：「她怎麼能和你比，你若肯嫁給我，我現在就娶你。」

兩人越說越不像話，簡直拿別人都當做死的，像是全未看到蘇櫻的臉已發白，邀月宮主更已氣得全身發抖。

只見憐星宮主笑著笑著，人已到了小魚兒懷裏，嬌笑道：「我一生都沒有這麼樣的開心過，我……」邀月宮主不等她說完，已飛身掠了過來。

突聽小魚兒壓低聲音，悄悄道：「你想不想活著出去，想不想殺了魏無牙出氣！」邀月宮主怔了怔，小魚兒聲音更低，道：「你若想，就照我的話做，先打滅這裏所有的燈火。」

※※※

魏無牙果然一直在外面偷看，他看到憐星宮主撲入小魚兒懷裏時，眼珠子都快凸了出來，全身都緊張得在發抖，掌心也在淌著汗。誰知就在這時，燈火竟忽然滅了。

石室中驟然黑暗得伸手不見五指，什麼也看不見。魏無牙幾乎急得跳了起來。

只聽黑暗中發出各種聲音，先是憐星宮主的嬌笑，邀月宮主的怒喝，接著又是一陣掌風激盪。黑暗中此刻偏偏連一點聲音也沒有了，這沒有聲音實在比什麼聲音都要誘惑，都要急人。魏無牙簡直要急瘋了。他苦心安排了一切，就為的是等著瞧這一幕，為了這件事，他也不知花了多少心血，甚至已犧牲了一切。

但現在他卻偏偏什麼也看不到。他瘋子似的推動著輪車，去取了盞燈，想將燈光從那小洞中照進去，誰知燈光一移到洞口，就又被打滅了。

只聽小魚兒喘息著笑道：「不准你偷看。」

魏無牙心裏就像是有一把火在燒，又像是有無數條小蟲在爬來爬去，終於咬了咬牙獰笑道：「你不讓我看，我也要看！我死也非看不可。」

他算定邀月宮主此刻必已被打倒，憐星宮主和小魚兒此刻也絕不會有功夫來對付別人了。只剩下個蘇櫻，他自然不放在心上。

他等了幾十年，好容易才等到今天，這機會他怎肯錯過？！於是他又拿了盞燈，扳開了門上的樞紐。沉重的石門，無聲無息地滑了開來。

魏無牙簡直緊張得連氣都透不出了，手在發抖，燈也在抖，他用力推動輪車，無聲無息地滑了進去。誰知就在這時，黑暗中忽然爆發起一陣狂笑聲。

只聽小魚兒狂笑著道：「魏無牙，你終於也上了我一次當了！」

※※※

魏無牙大驚之下，心膽皆喪。燈光映照處，他赫然發現小魚兒什麼也沒有做，正筆直站在他面前，他想後退，邀月宮主卻已擋住了那道門戶。

小魚兒笑嘻嘻道：「你栽在天下第一聰明人手裏，難道還覺得冤枉麼？這裏若有人為我作傳立碑，少不得也會將你帶上一筆，你豈非也可名垂千古了？」

魏無牙嚥下一口苦水，嗄聲道：「你……你現在想要怎麼樣？」

小魚兒沉下了臉，冷笑道：「你現在難道還想要我們相信這裏的出路已全都被封死？」他嘴裏說著話，已一步步向魏無牙走了過來，再看邀月宮主，目中已射出刀一般的殺氣。

「只不過你是想要我帶你們出去麼？那容易得很。」魏無牙桀桀笑道：「我現在已經在往外面走了，你難道看不見？」

小魚兒訝然道：「你現在……」他語聲忽然頓住，就像是忽然見到鬼似的，滿臉俱是驚懼之色，喉嚨裏格格的響，卻說不出話來。小魚兒指著魏無牙，手指不停的發抖。

邀月宮主站在魏無牙身後，也看不到魏無牙的臉。

只聽小魚兒嗄聲道：「你……你過來……過來看看他。」邀月宮主趕緊掠到魏無牙面前，也駭得呆住了。

※※※

燈，還在魏無牙手裏，火焰不停的閃動。閃動的火光下，只見魏無牙一張臉色已變成死黑色，眼睛和嘴都緊緊閉著，嘴角和眼角一絲絲的往外面冒著鮮血。

邀月宮主也情不自禁，後退了半步，駭然道：「他難道竟自殺死了。」只見魏無牙扭曲的嘴角，彷彿帶著一絲惡毒的微笑。邀月宮主站在那裏，也呆住了。

只見蘇櫻蒼白著臉，走到魏無牙屍身前，恭恭敬敬拜了幾拜，目中已流下了幾滴眼淚。她這是在為魏無牙悲哀？還是在為自己悲哀？

突聽小魚兒驚呼一聲，道：「不好。」喝聲中，他已自那石門中奔了上去。

邀月宮主和蘇櫻對望了一眼，也不知他又發現了什麼事，但此刻大家已唯小魚兒馬首是瞻，小魚兒驚呼出聲，她們面上也不禁變了顏色。

這時憐星宮主鼻息沉沉，似已熟睡，原來方才在那一片令人迷亂的黑暗中，邀月宮主已點了她的睡穴。此刻邀月宮主抱起了憐星，隨著小魚兒掠出。

掠出地道，那巨大的洞窟中仍是靜悄悄的，並沒有發生什麼變化，甚至連四面的燈光都沒有熄滅。但小魚兒站在那裏，臉上卻已看不到一絲血色。

小魚兒沉著臉道：「你可聽到了什麼聲音？」

蘇櫻道：「沒有聽到呀？」四下靜寂得如同墳墓！

小魚兒長長嘆了口氣，道：「就因為你什麼聲音都聽不到，這才可怕。」他話未說完，蘇櫻也已聳然變色。

花無缺若在外面挖掘地道，就一定會有「叮叮咚咚」的敲石聲傳進來，但此刻四下靜無聲音，他顯然已住手。他們連最後一線希望都斷絕了。

只見蘇櫻已在一旁坐了下來，用手抱著頭，似在苦苦思索。小魚兒就站在她對面，靜靜的瞧著她。

小魚兒痴痴的瞧了半晌，走過去拍了拍她肩頭，道：「你在想什麼？」蘇櫻仰起頭嫣然一笑，眼波如霧夜的星光，看來是那麼遙遠，那麼朦朧，美麗得令人不可捉摸。

她輕輕抱著小魚兒的腿，道：「我在想，魏無牙必定為他自己留下了一條最後的出路，這已是絕無疑問的事，但我們為何找不著呢？」她咬著嘴唇，緩緩接道：「我已在四面都很留意的探查過，這裏每一條出路的確都被封死了，山壁上假如還有暗門，我也一定能看得出來的。」

小魚兒忽然笑了笑，道：「這最後一條出路在那裏，我已經知道了。」

這句話說出來，蘇櫻和邀月宮主幾乎都忍不住跳了起來，邀月宮主已風一陣掠到小魚兒面前，動容道：「在那裏？」

小魚兒用手指點著道：「那邊角落裏有塊凸起的山石，石頭下有個比較大的氣孔。你們總該看到了吧？」

邀月宮主道：「那氣孔雖比別的大些，方圓仍不及一尺，人怎麼能鑽得出去？」

小魚兒長長嘆息了一聲，道：「我們只知道魏無牙必定會為自己留下最後一條出路，卻都忘記了一件事。」

蘇櫻臉色立刻變了，道：「不錯，我們的確都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

小魚兒一字字道：「我們都忘了魏無牙是個畸形的侏儒！那氣孔我們雖無法出入，他卻可以鑽得出去，他雖然留下了一條出路，我們也只有瞧著乾瞪眼。」

邀月宮主身子一震，幾乎再也站立不穩。現在他們所有的希望都已斷絕，除了死之外，已無路可走。

# 第一○八章 計脫危困

她現在也終於知道魏無牙的計劃，果然周密，果然絕無漏洞。這計劃中最妙的地方，就是他雖然留下了出路，別人卻無法走得出去，他雖然留下了食物，別人卻再也休想吃得到嘴。那是一籠看到都噁心的活老鼠。

邀月宮主只覺兩條腿輕飄飄的，已無法支持下去，終於也倒了瓶酒，坐下去一口口地喝了起來。

小魚兒也抱起個酒罈子，拉著蘇櫻走了出去，蘇櫻心中雖也充滿了悲忿與絕望，但又充滿了柔情蜜意。

誰知小魚兒剛走了兩步，忽然失聲道：「糟了！方才我們還有希望，所以大家也只有一條心，都想逃出去，正如風雨共舟，自然齊心協力，但現在所有的希望都已斷絕，她就不會放過我了。」話剛說完，眼前人影閃動，邀月宮主已到了他們面前，小魚兒苦笑著瞧了瞧蘇櫻，喃喃道：「我猜的不錯吧！……有時我真希望自己能猜錯幾件事才好。」

只聽邀月宮主冷冷道：「你們的話已說完了麼？我再給你們片刻時間，你們快說吧。」

只聽小魚兒忽然大笑道：「好，我們遲早總要拚個死活的，但你既說了要讓我們再說幾句話，你就不能像魏無牙一樣在旁邊偷聽。」

他拉著蘇櫻走到角落裏，嘀嘀咕咕說了幾句話，一面說，蘇櫻一面點頭，到最後才聽得小魚兒道：「你明白了麼？」

蘇櫻黯然道：「我明白了，但你……你也得千萬小心呀！」

邀月宮主冷笑道：「再小心也沒有用的，過來吧。」

小魚兒笑嘻嘻道：「你要殺我，你為什麼自己不過來？」邀月宮主臉上又氣得變了顏色，誰知小魚兒這句話剛說完，身子已凌空撲起，閃電般攻出三掌。

這三掌真是凌厲無匹，強勁絕倫，武林中只怕已極少有人能逃得過他這「殺手三招」。但在邀月宮主眼裏，卻看得有如兒戲一般，她身子似乎全未動彈，小魚兒這三掌竟連她的衣角都沾不到。

蘇櫻只瞧了一眼，已知道小魚兒絕非邀月宮主的敵手了，她似乎不忍再看，竟垂著頭走了出去。

他果然越打越起勁，果然絲毫沒有畏怯之意，每一招使出，都帶著虎虎的風聲，果只見是已用出了十成勁力。但無論他用出多麼厲害的招式，邀月宮主只要輕輕一揮手，就將他的攻勢化解於無形。

奇招連變，直到此刻為止，她既沒有使出『移花接玉』的功夫來，也沒有使出一著殺手。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忽又笑道：「你究竟是想殺我？還是在跟我鬧著玩的？」他不等邀月宮主說話，又笑著道：「你是不是想等到摸清我使力的方法之後，才要我死？」

邀月宮主微微動容，皺眉道：「我為什麼要摸清你使力的方法？」

小魚兒道：「因為你若摸不清我力量發出的方向，就使不出『移花接玉』的功夫來，是不是？」他的嘴在不停的說著話，手也在不停的揮動攻擊，但一雙眼睛，卻始終瞬也不瞬的瞪著邀月宮主。

邀月宮主面上的神情果然又有了變化，卻冷冷道：「我要用『移花接玉』的功夫時，自然會用的，用不著你著急。」

小魚兒大笑道：「你也用不著再騙我了，我早已看破了你那『移花接玉』的秘密，你要不要我說給你聽聽！」

邀月宮主冷笑道：「就憑你，只怕還不配說起『移花接玉』這四個字。」

小魚兒道：「我為什麼不配？『移花接玉』又有什麼了不起，那只不過也是種借力使力的功夫罷了，和武當的『四兩撥千斤』，少林的『沾衣十八跌』也差不了多少，只不過因為你的出手特別快，而且能在對方力量還未充分使出來之前，就搶了先機，先將他的力量撥回去，所以在別人眼中看來，就變得分外神奇，再加上你們自己故作神秘，故弄玄虛，將本來很簡單的一件事，故意渲染得十分複雜，十分神秘，所以別人就更認為這種功夫了不起了。」

他滔滔不絕，說到這裏，才歇了口氣。邀月宮主面上已露出驚訝之色，厲聲道：「你還知道什麼！」

小魚兒道：「我雖然還不知道你是用什麼手法將別人經脈中的真氣撥回去的，但這也無關緊要，因為我已知道了你這種功夫最大的關鍵，就是要先摸清對方的真氣是從什麼地方，什麼方向發出來的！」

邀月宮主道：「哼。」

小魚兒道：「因為普通一般人的力量，大多是發自丹田附近幾處穴道，所以你不費什麼事，就可以將他的力道摸清，但是我……」

他大笑著接道：「我學的武功卻和任何人都不同，我的師傅至少也有七八十個，甚至連你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就因為我學的武功太雜，所以內功也不佳，說來是我最大的缺點，但和你動手時，這反而幫了我的大忙了。」

邀月宮主道：「你以為……」她只說了三個字，就又頓住了語聲。

小魚兒道：「就因為我的內功不佳，出手又沒有規矩，所以你一時間竟摸不清我內力發出的方向，就根本使不出『移花接玉』的功夫來。」

邀月宮主一聲冷笑中，她纖纖十指，已向小魚兒「曲澤」，「天泉」兩穴之間點了過去，手勢如採花拂柳。

這兩處穴道屬「手厥陰經」，小魚兒此刻攻出兩招，力道正是由此而發，顯然她已摸清了小魚兒真氣流動的方位。

誰知小魚兒身形一轉，轉開三尺，連一點事也沒有。這百發百中萬無一失的「移花接玉」功使到小魚兒身上，竟變得一點用也沒有了。

邀月宮主這才真的吃了一驚，她既已看準了小魚兒出手的力道發自「手厥陰經」，那就萬萬不會錯的。

只聽小魚兒大笑道：「你想不到吧！告訴你，你以為我那兩招用了很大力氣，其實就我卻是一點力氣也沒有用，你想借我的力氣打我自己，但根本連一點力氣也沒有，這就是我對付『移花接玉』功的法子，你說這法子好不好？」

邀月宮主變了變顏色，冷笑道：「很好，也虧你想得出這麼笨的法子來。你出手若不用力氣，就根本無法傷人，自己實已立於不勝之地，兩人交手，若根本無法求勝，難道還不算笨麼？」

小魚兒點了點頭，笑嘻嘻道：「不錯，我自己也覺得這法子的確很笨，但對付你這樣的人，有時越笨的法子，往往會越有用，何況，是你想殺我，我根本就不想殺你，我只要能令你傷不了我，就已經很滿意了。」

邀月宮主厲聲道：「我不用『移花接玉』的功夫，難道就殺不了你麼？」

小魚兒道：「我正是想瞧瞧你到底還有什麼本事能殺得了我！」

他話還未說完，已覺得有一股勁氣撲面而來，接著，邀月宮主的一雙手就彷彿已化為七八雙手了。小魚兒只覺得眼前到處都是邀月宮主的掌影，也分不清那隻是實，那隻是虛，更不知道如何招架閃避。

他實在想不到一個人的手動作怎會這麼快。他雖然勉強躲過了幾招，但連他自己也不知道邀月宮主下一招攻出時，他是否還能躲得開了。

她只差還未使出最後致命的一擊！突聽小魚兒大喝：「等一等，我還有最後一句話要說。」

邀月宮主根本不理他，閃電的出手，但一招使出後，卻又忽然頓住，只不過手掌仍不離小魚兒方寸之間，目光始終不離小魚兒面目，冷冷道：「此時此刻，你還想玩什麼花樣？」

小魚兒嘆道：「現在你總也該知道，無論如何，我都再也逃不了的，也絕不會再有人來救我，我已沒法子不死在你手裏。那麼，到了這種時候，你總該將那秘密告訴我了吧！」

他滿臉都是渴望企求之色，看來真是說不出的可憐，誰也想不到小魚兒竟也會露出這樣的可憐相。邀月宮主瞧著他，許久沒有說話。

邀月宮主忽然道：「你死了之後，我一定將這秘密告訴蘇櫻。」

小魚兒嗄聲道：「你……難道就不能告訴我嗎？」

邀月宮主道：「不能！」這回答又變得和以前同樣堅決，全無商量的餘地。

小魚兒長嘆一口氣，道：「你這人真比強盜還兇，連我臨死前最後一個要求都不肯答應。我若要求別的事，你肯不肯答應呢？」

邀月官主猶疑了半晌，終於緩緩道：「那也要看你要求的什麼事。」

小魚兒道：「我要小便，行不行？」

※※※

在這種時候，他居然提出這種要求來，實在令人哭笑不得，邀月宮主蒼白的臉都似乎被氣得發紅。

小魚兒道：「我方才酒喝得太多，現在已憋不住了，你若還不肯答應我！我只好在這裏就地解決了。」

邀月宮主怒道：「我現在就殺了你！」邀月宮主咬著牙瞪了他半晌，忽也冷笑道：「好，你去吧，我就不信你現在還可玩得出什麼花樣。」

小魚兒道：「這地方就是死路一條，我難道還會七十二變，能變個蒼蠅飛出去麼！」

他又回到方才那地室，只見魏無牙的屍身已漸漸開始乾癟縮小，那模樣看來更是令人作嘔。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道：「你不進來？難道不怕我跑了麼？」

邀月宮主也不理他，這地室只有這一個出口，她自然知道小魚兒就算有多大的本事，也無路可逃的。

過了半晌，只聽裏面「嘩啦嘩啦」的響了起來，邀月宮主這一輩子幾曾聽過這種「可怕」的聲音？她的臉不禁又紅了，只恨不得緊緊堵住耳朵，幸好任何人小便都不會太長的，她忍耐最多也只不過是片刻間的事。

誰知過了半天，那聲音還在「嘩啦嘩啦」的響著。又過了兩三盞茶功夫，那聲音還在響個不停。

邀月宮主越等越不耐煩，越等越奇怪。邀月宮主忍不住道：「江小魚，你為何還不出來？」裏面卻只有「流水」的聲音，竟沒有人答話。

邀月宮主雖然明知小魚兒無路可逃，還是不免有些驚疑，又呼喚了兩聲，聽不到回答，就不禁暗暗忖道：「這鬼靈精難道真的找到了另一條出口麼？他已知道出口在此，所以才使出這詭計自己逃出去，卻將我們困死在這裏！」想到這裏，她手足都已冰冷，再也顧不得別的事，衝了進去。

※※※

不，這裏並沒有什麼變化，那聲音還是在「嘩啦嘩啦」的響，只不過有「牆」擋住視線，也看不出小魚兒是否還在裏面。邀月宮主一衝進去，就揮手發出一股真氣。

只聽「轟」的一聲，那以碎石和棺材蓋隔成的三面牆，就都已被震倒，裏面果然沒有小魚兒的影子。

只有幾隻酒瓶，被人用布帶綑在一齊，從上面那氣穴裏吊下來，吊在半空中，瓶底都被開了個小洞。瓶裏的酒，就都流入那棺材裏，響個不停。

邀月宮主一驚之下，眼角忽然瞥見有條人影竄了出去。原來小魚兒一直躲在那道門的後面，邀月宮主的注意力全被那邊吸引住時，他就一溜煙竄了出去。邀月宮主發現他時，他已溜到門外。

等到邀月宮主想追出去時，那石門已無聲無息的闔了起來，連小魚兒的大笑聲都被隔斷。邀月宮主這才真的嚇呆了。

她平生無論遇著什麼事，從來也沒有驚呼出聲，更沒有哀求過別人，但此刻她卻忍不住大呼道：「江小魚，開門，讓我出去。」

過了半晌，小魚兒的聲音就自上面那氣穴中傳了下來。只聽他笑嘻嘻道：「讓你出來？我難道會讓你出來殺我麼？」

邀月宮主咬著嘴唇道：「我……答應絕不殺你就是！」

小魚兒已大聲道：「你就算不殺我，我也不會放你出來的，只因你不殺我，我卻要殺你，你莫忘了我和你之間的仇恨並不小。」邀月宮主心裏一震，再也無話可說。

# 第一○九章 明玉神功

邀月宮主幾乎連頭都已垂了下去。

忽聽小魚兒道：「我並不是真的想讓你死得這麼慘的，只要你肯答應我一件事，我立刻就讓你出來。」

邀月宮主脫口道：「什麼事？」這句話她說出口，已知道小魚兒要她答應的是什麼事了。

小魚兒果然道：「只要你說出那秘密，我就立刻放了你。」

邀月宮主嘆息道：「你……你休想……」

小魚兒道：「你難道情願同魏無牙死在一齊麼？以後若是有人到這裡來，發現你們同穴而死又會有什麼想法？」他笑著接道：「那時別人一定要說，邀月宮主看來雖然冷若冰霜，高不可攀，其實卻也有個秘密的情郎，兩人竟到這種地方來幽會，而且……」

他一笑頓住語聲，故意不再說下去。邀月宮主身子早已在發抖。

小魚兒道：「你不妨再考慮考慮吧，你什麼時候說出來，我就什麼時候放你，反正我聽了這秘密後，也活不長的。」

※※※

邀月宮主沒有說話──她至少已不再拒絕了。一直伴在小魚兒身旁的蘇櫻卻嘆息了一聲，道：「到了這種時候，你為什麼一定要逼她說出那秘密來呢？她說出來之後，於你又有什麼好處，那只不過使你更添些煩惱而已？」

小魚兒且不回答，卻反問道：「你總該也知道，我和花無缺之間，總有一個人要死在對方手上，不是他殺死我，就是我殺死他。但我卻不相信世上真有命中註定的事，我一定要想法子將它改變，所以我只有逼她說出這秘密來，我若知道她為何一定要我們拚命，我就有法子解決。」

蘇櫻黯然道：「可是……可是現在你們的命運豈非已經改變了麼！現在，你既無法殺她，她更無法殺你，只因你……你已將死在這裡。」

小魚兒道：「誰說我一定要死在這裡？我這人天生福氣不錯，無論遇著什麼危險，到時候總能逢兇化吉，我可以跟你打賭，一定會有人來救我的。」

蘇櫻默然半晌，道：「本來花無缺是一定會想法子來救你的，但現在，他自己也不知道遇到什麼意外了，否則他絕不會停手的。」

小魚兒拊掌笑道：「不錯，他最可能遇見的人，就是李大嘴他們了，因為他們在這裡有個約會，這兩天一定會來的。」

蘇櫻道：「那麼，你以為他們會想法子進來救你麼？」

小魚兒苦笑道：「當然不會，我現在也知道他們總以為我會和別人勾結，來對付他們，所以就巴不得我早些死了才好。但他們總以為有一批珠寶被魏無牙藏了起來，若不進來絕不死心，我算準他們不出一天就會進來。」

蘇櫻道：「他們有法子能進得來麼？」

小魚兒道：「憑他們那幾個人的本事，這裡就算是銅牆鐵壁，他們也有法子能進來的。」

蘇櫻終於展顏一笑，道：「我只望你這次莫要猜錯才好。」話未說完，外面響起了「叮叮咚咚」的開山聲。

小魚兒拊掌大笑道：「你現在總該相信我的本事了吧。」

※※※

邀月宮主激動的情緒似已漸漸靜了下來，正在靜靜的閉目調息，且已漸漸進入了物我兩忘的狀態。

小魚兒道：「看來現在我只有告訴她，花無缺快進來了。」

蘇櫻眼睛一亮，道：「不錯，我們先告訴她花無缺已經快進來，再告訴她，她若不肯說出那秘密，我們就將這地方封死，我想，她就算將這秘密看得十分重要，也絕不會將它看得比自己性命更重要的。」她的話聲還未消失，身後忽然響起了另一個人的聲音。

只聽憐星宮主一字字道：「你錯了，她實在將這秘密看得比性命還重要得多。」這聲音雖然十分緩慢，十分平和，但聽在小魚兒和蘇櫻耳裏，卻簡直好像半空中忽然打下個霹靂。

燈光下，憐星宮主的臉色蒼白如紙。憐星宮主繼續道：「也許我永遠莫要醒過來反倒好些。」她神色仍是一片迷惘，似乎連自己在說什麼都不知道。

小魚兒眼珠子一轉，忽然笑道：「看樣子你好像很難受，其實，喝醉酒也不是什麼丟人的事，這世上每天至少有幾十萬人喝醉酒的，你何必難受呢？你以為自己做出了什麼事？你喝醉後立刻就睡著了，只不過說了幾句夢話，像是做了個夢而已。」

憐星宮主頓時吐出口氣，眼睛裡漸漸有了光輝，蒼白的臉上也漸漸有了神采，喃喃道：「不錯，我的確做了個夢，而且是個很奇怪的夢。」

蘇櫻瞧著他，目光充滿了讚賞之意，像是深深以他為驕傲──每個少女都希望自己的情人慷慨，熱情而仁慈。小魚兒為了求生，雖然也做出過一些不擇手段的事，但卻有一顆對人類充滿了熱愛的仁慈的心。

過了半晌，憐星宮主才緩緩道：「現在她已不能殺你了，你放了她吧。」她說這句話時的口氣很奇怪，非但絲毫沒有勉強之意，而且竟像是個局外人在勸解似的。

小魚兒瞧了她兩眼，什麼話也沒有說，就拉著蘇櫻，走到那機關樞紐的所在之地，憐星宮主竟沒有跟來。

他們忍不住要下去瞧瞧，但他卻再也未想到邀月宮主竟真的留在那石室中沒有出來，而且反而已靠著石壁坐下。憐星宮主正遠遠站在一旁，出神的瞧著她，面上的神情看來既有些驚奇，又有些欣羨，甚至還有些妒忌。

小魚兒越看越覺得奇怪，憐星宮主的表情雖奇怪，邀月宮主的臉色卻更奇怪，她一張臉非紅非白，竟已變成透明的。燈光映照下，她肌肉裡的每一根筋絡，每一根骨頭都彷彿能看得清清楚楚，這一張絕頂美麗的臉，竟變得說不出的詭秘可怕。

蘇櫻駭然道：「這是怎麼回事，難道她已經……已經走火入魔了？」小魚兒搖搖頭，還沒說話，憐星宮主已悄悄退了出來，站在那裡痴痴的出神，也不知在想些什麼。蘇櫻和小魚兒就在她對面，她也像是沒有瞧見。

小魚兒不住搭訕著道：「一個人的臉會變成透明的，這倒也少見得很，這難道也是你們練的功夫麼？」

他見到憐星宮主如此模樣，以為她絕不會回答這句話的，誰知憐星宮主雖然還是沒有望他一眼，卻緩緩道：「不錯，『明玉功』練到最後一層，就會有這種現象。」

小魚兒試探著問道：「那麼，這種功夫一定很厲害了？」

憐星宮主道：「這種功夫共分九層，只要能使到第六層，已可與當代第一流高手一爭長短，若能使到第八層，就可無敵於天下。二十年前，我們已練到第八層了，本來要將這功夫練到第八層，至少也得要花三十二年苦功，但我們卻只練了二十四年，這進境實已超邁古人，我們以為最多再過四五年，就可練至巔峰。」

小魚兒知道她談鋒已被引起，就不再開口，只是靜靜等著她說下去。過了半晌，憐星宮主果然又嘆息著接道：「誰知這二十年來，我們的功夫竟一直沒有進境，竟似已只能到此為止，再也無法更上一層樓。」

小魚兒又忍不住的道：「但你們……你們為什麼練不成呢？」

憐星宮主凝注著小魚兒，許久沒有說話，像是在考慮是否應該回答他這句話，小魚兒也只有沉住氣等著。又過了很久，憐星宮主終於長嘆了一聲，緩緩道：「這乃因前二十四年，我們練功的時候心無旁騖，但到了後二十年，我們卻也像凡俗中人一樣，也有了煩惱和痛苦，再也無法像以前那麼專心一意了。」

小魚兒默然半晌，喃喃道：「二十年前？……二十年前……」他忽然停住了話聲，憐星宮主的臉色漸漸又變得蒼白，只因她發現小魚兒已猜出二十年前令她們煩惱和痛苦的是什麼事了──二十年前，豈非就是她們第一眼瞧見江楓的時候。

蘇櫻忽然道：「現在……現在邀月宮主莫非已練到第九層了麼？」

憐星宮主道：「不錯。」她目中又露出一絲羨慕和妒忌之色，幽幽道：「我實在想不到她苦練二十年不成，居然能在這種時候，這種地方練成了，我……我實在為她高興。」

小魚兒咬了咬嘴唇，笑道：「這只怕是因為我幫了她的忙。」

憐星宮主嘆道：「只怕正是如此，因為她被你困在那地方之後，才真的斷絕了生機，到了這種時候，人的思想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變化，也許在一剎那間，她便已豁然貫通了，她自己只怕也想不通會有這種意外的收穫。」

外面的開山聲還在不停的響著。小魚兒耳裡聽得這「叮叮咚咚」的聲音，心裡也不知是什麼滋味，邀月宮主若已真的天下無敵，此番出去後，他的日子只怕更難過了。

誰知就在這時，開山聲竟突又停頓下來。蘇櫻和憐星宮主不禁為之聳然失色，忍耐著等了很久，只望這聲音會再度響起。但她們卻失望了。

過了一天，外面還是連絲毫動靜也沒有，這一天簡直比一萬年還長。這次連小魚兒也無法猜得出，能令十大惡人住手的實在不多。現在他們根本已毫無希望。

# 第一一○章 惡人惡計

花無缺並沒有找到鐵心蘭。鐵心蘭竟忽然神秘地消失了。

以花無缺的輕功，無論鐵心蘭往那裡走，他都必然能追得到，但他尋遍了整個龜山，都找不到鐵心蘭的影子。等他失望地回去時，魏無牙的洞穴已被封閉。

這變化實在令花無缺吃驚得不知所措，他狂呼大喊，也沒有人回答，移花宮主和小魚兒顯然已被封鎖在這洞穴中，否則絕不會不告而去，花無缺只覺手足發麻，竟不知該如何是好。

等他自半山的樵子手中借來一柄鐵鍬和一柄斧頭的時候，日色已漸漸西沉，夕陽晚照，晚霞如血。他用盡全身力氣，動手開山，開始時，山石在他鐵鍬下似乎十分脆弱，但後來卻越變越堅硬，堅硬如鐵。

他知道氣力也已漸漸不支了，但他卻不能停下來，他也不知道洞穴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簡直要發瘋。這時暮靄蒼茫，夜色已臨。

蒼茫的暮色，忽然冉冉出現了一條人影，她也不說話，只是靜靜的站在那裏，痴痴的望著花無缺。花無缺雖然沒有聽到她聲音，但本能上卻似已覺察出什麼，緩緩停住了手，很快的轉過身。

然後，他也就像這人影一樣怔在那裡，不會動了。他再也想不到此刻站在他面前的人，竟是他苦尋不著的鐵心蘭。在他滿山遍路的去追尋鐵心蘭時，他的思潮正也就像他的腳步一樣，始終都沒有停下來過。

他想起許多許多話，要對鐵心蘭說。但此刻，他已面對鐵心蘭，他反而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了。鐵心蘭也沒有說什麼，甚至連目光都不敢接觸他，卻悄悄垂下了頭，垂頭弄著被風吹起的衣角。

「你……你方才到那裡去了？」

鐵心蘭頭垂得更低，道：「我什麼地方都沒有去，我一直都在這裡。」花無缺嘴角動了動，像是想笑，卻沒有笑出來。

於是他也垂下頭，道：「原來你根本就沒有走遠，難怪我找不到你了……」

鐵心蘭眨了眨眼睛，道：「你方才見到了魏無牙麼？」

花無缺道：「我沒有見到，裡面一個人也沒有，但我以為魏無牙一定躲起來了，乘他們沒有防備時，將出路全都封死。」

鐵心蘭垂頭笑了笑，道：「看來現在你的疑心病也不小。」花無缺也不禁垂下頭一笑，這才發現自己還是握著鐵心蘭的手，他的心一跳，立刻就想將手鬆開。

誰知鐵心蘭有意無意間，竟也握起了他的手，道：「這山洞被你師傅封死的，她似乎不願意別人再進去，我只恨……只恨方才為何不進去看看。」花無缺只覺自己的心跳得很厲害，長長呼了口氣，勉強笑道：「其實那裡面也沒有什麼好看的。」

鐵心蘭道：「聽說魏無牙一生最喜歡搜集奇珍異寶，有許多東西都是世上很少能見到的，你難道也沒有瞧見麼？」

花無缺道：「我什麼都沒有瞧見，也許他把東西全部帶走了。」

鐵心蘭道：「也許你根本沒有注意。」

花無缺還想說什麼，忽然發現她的目光變得很奇怪。她的眼睛本來清澈而純淨的，只不過這些日子來，又添了些憂鬱的神色，令人見了心碎。但現在，她的眼睛竟變得彷彿鷹隼般銳利，狐狸般詭譎，而且還帶著種令人毛骨悚然的邪氣。

在夜色中看來，她的身材體態、她的神情面貌，都和鐵心蘭一般無二，只有這雙眼睛……這雙眼睛無論如何也不會是鐵心蘭的。花無缺只覺心裡一寒，就想後退。但這時已經太遲了！

※※※

花無缺只覺掌心一麻，接著，麻木就傳遍了四肢。他拼盡最後一絲力量，反手切了過去，可是這「鐵心蘭」的身子已像風一般退了兩三丈。他再想追過去，手腳已無法動彈。

只聽「鐵心蘭」笑道：「花無缺呀花無缺，看來你比小魚兒還差得多哩，要是小魚兒，我說不到三句話他只怕就看出我來了。」

花無缺心念閃動，突然想起了「不男不女」屠嬌嬌這名字，但此刻他連站都站不住了，一句話尚未說出，人已倒了下去。

只聽一人冷笑道：「你也用不著太得意，依我看來，你那點易容術也稀鬆得很，到最後還不是被人家看破了麼？」

屠嬌嬌笑道：「不錯，他到最後是看出來了，但那也只不過是因為我沒有時間多學學鐵心蘭的樣子，我總共也不過只將她研究了半個時辰而已，只要能給我半天功夫，就算白天，這小子也未必能瞧得出我來。」

花無缺已隱隱約約猜出這幾人是誰了，也知道自己此番落在這幾人手裡，簡直有如肥羊到了屠場。但他並沒有為自己的處境擔心，因為他知道移花宮主和鐵心蘭她們的處境，一定比他還要險惡得多。

李大嘴大笑著走過來，將花無缺上上下下，從頭到腳，都仔仔細細瞧了一遍，嘴裏「嘖嘖」連聲，喃喃道：「好，好，簡直太好了，這麼好的肉，十萬人中也未見得有一個，只不過稍微嫌瘦了一點點而已，若是紅燒，油就太少了。」

他嘴裡說著話，口水似乎要流了下來，一面已伸出手，像是要去捏花無缺的肚子，就像是老太婆上菜市場買雞似的。花無缺又急又怒，卻又偏偏無法阻止。杜殺忽然出聲道：「住手！」

李大嘴的手縮回去一半，笑道：「我現在又不宰他，只不過捏一把有什麼關係？」

杜殺冷冷道：「此人不失為當世之英雄，我雖不能以武功勝他，至少也該以禮相待，你殺了他倒無妨，卻不能羞侮於他！」

花無缺直到此刻才聽到句人話，忍不住長長嘆了口氣，道：「多謝。」

花無缺默然半晌沉聲道：「在下既已落在各位手中，便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尊敬』兩字更不敢奢望，只不過鐵心蘭……」他眼睛盯著杜殺一字字道：「鐵心蘭是否也落在各位手裡了？」他不問別人，只問杜殺，因為他已看出這五個人中，唯有這滿面殺氣的人是不會說假話的。

杜殺果然道：「是！」

花無缺還是不理別人，只盯著杜殺，道：「閣下若肯放了她，在下死而無怨。」

杜殺道：「我不妨告訴你，她父親本是我的八拜之交，我怎會難為她。鐵戰雖也名列『十大惡人』，但除了性情狂傲外，若論他的所做所為，和他那把硬骨頭，絕不會在那些自命俠義的角色之下……」

花無缺長嘆了一聲，道：「閣下既如此說，我就放心了，只想再請教閣下，家師……」他剛說了兩句，屠嬌嬌已笑道：「這件事你也該放心了，她們都被魏無牙困死在這山洞裡，除非有什麼人能從日蓮和谷那裏借來柄開山巨斧，否則他們這輩子也休想出得來。」

花無缺全身發冷，道：「這話可是真的？」杜殺沉聲道：「我並未見到他們出來。」花無缺閉起眼睛，不再說話。

# 第一一一章 奇異賭場

屠嬌嬌道：「魏無牙既能將她們困在裡面，必定早已計劃周詳，那山洞裡就絕不會有任何吃喝的東西留下來。」

李大嘴道：「不錯，魏無牙一定早已算準了要將她們餓死在裡面。」

屠嬌嬌道：「但你又能餓多久呢？」

李大嘴眼睛一亮，道：「光只是沒有東西吃，我至少還可以挨十天半個月，但沒有水喝，兩天都受不了的。」

屠嬌嬌笑道：「正是如此，無論多麼強的人，光是兩天沒水喝，就得要躺下去，移花宮主就算比別人都強些，也必定挨不過三天。」

哈哈兒拊掌道：「哈哈，是呀，我們為何不能等上個三五天後再進去呢？」

話未說完，白開心已一個觔斗自樹林翻了出來，大笑道：「是呀，我們為何不能等三天後再進去取，哈哈，屠嬌嬌呀屠嬌嬌，你實在比我想像中還要聰明得多。」

※※※

花無缺雖閉著眼睛，耳朵卻沒有閉著，這些話聽入他耳裡，他的心已不覺沉了下去，彷彿已沉入萬劫不復的無底深淵裡。

只聽屠嬌嬌道：「現在大家既已決定留在這裡不走，就有幾件事要做了。」

白開心道：「不錯，咱們既已決定留在這裡，就該將那兩個妞兒也帶到這裡來。那個半人半鬼的怪物雖然答應在那邊看著她們，我還是有些不放心。」

屠嬌嬌道：「正是如此，那兩位姑娘我說不定還用得著她們，所以，哈哈兒，就煩你去將她們帶到這裡來吧。」

白開心「哼」了一聲，道：「那麼我呢？你要我去幹什麼？」

屠嬌嬌道：「你去找一些吃喝的東西來，最少也要夠咱們三天吃的。」

李大嘴跳了起來，道：「你為何要他去？這小子根本就不懂得吃，啃個冷饅頭就可以過一天了，他弄回來的東西，只怕連狗都不聞。」

屠嬌嬌笑道：「不錯，色鬼大多不講究吃的，但總也比要你去好，你先去弄條肥肥胖胖的烤人腿回來，咱們就只好餓肚子了。山下的小鎮裡，好像有家鐵器舖，你到那裡去弄幾件開山的傢伙來，依我看，要想將這山洞打通，只怕還不是件容易事。」

哈哈兒道：「哈哈，若是容易，移花宮主她們豈非早就打出來了。」

※※※

三個人分頭而去，最先回來的是哈哈兒。他拉著一匹騾子，騾子拉著一塊大石頭。

花無缺正滿心焦急地等著鐵心蘭，哈哈兒卻只不過帶回一匹騾子來，花無缺既是驚奇，又是失望。

就在這時，更奇怪的事發生了──這塊石頭中，竟忽然發出一種很奇異的呻吟聲，還夾著吃吃的笑聲。

花無缺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屠嬌嬌瞟了他一眼，忽然道：「你可瞧見了這塊石頭麼？這是一塊魔石，它會吃人，所以又叫做吃人石，你那位鐵姑娘就被它吃進肚子裡去了。」

花無缺咬著牙，忍耐著不說話。花無缺心裡就算一萬個不信，但眼睛還是忍不住要往那邊看。他眼睛雖在看著，心裡還是一萬個不相信。

誰知屠嬌嬌一揚手，那塊石頭竟真的開了，石頭中竟真的有兩個人。竟赫然是那白夫人和鐵心蘭。

※※※

此時此刻，此情此景，花無缺倒真的吃了一驚，但哈哈兒和屠嬌嬌都已一齊拍手大笑起來。花無缺也終於發現，這塊石頭原來是用帆布架起的，然後又將真苔一塊塊的粘在帆布上。製作得本來已可亂真，再加上夜色如此黝黯，所以花無缺的目光縱然敏銳，一時間也未看清。

揭開帆布，裡面竟是個精鋼鑄成的架子，就像是個鐵籠。白夫人和鐵心蘭就被關在這鐵籠裡。鐵心蘭蜷曲在角落裡，雙手掩蓋著臉，彷彿既不願讓人看到她，她也不願意看到任何人。白夫人的身子卻幾乎是完全赤裸著的，而且不停的在扭動著，不停的在笑，又不停的在呻吟。

花無缺只看了一眼，就閉起眼睛不忍再看。他既不忍看到鐵心蘭的模樣，也不忍看到白夫人的模樣，鐵心蘭令他傷心，白夫人卻實在令他覺得有些嘔心。

屠嬌嬌悠然笑道：「鐵心蘭，鐵姑娘，你可知道我們是在對誰說話麼？」鐵心蘭還是以手蒙著臉，不肯抬頭。

哈哈兒道：「你為什麼不張開眼睛來瞧瞧呢，我保證你只要張開眼睛，準會嚇一跳。」

花無缺只望鐵心蘭莫要張開眼睛來，莫要看到他此刻的模樣，他永遠不願鐵心蘭為了他傷心。但鐵心蘭的手已滑落，頭已抬起。

她身子立刻顫抖起來。她衝過來，手抓著鐵柵，目光充滿了悲痛與絕望，她並沒有呼號吶喊，但她的眼色卻更令人心碎。花無缺閉起眼睛，只望大地忽然裂開，將他永遠吞沒。

就在這時，白開心已回來了。

※※※

他帶回了兩大包東西，不停地在喘著氣，嘴裡喃喃道：「我居然會辛辛苦苦去為你們找東西來吃，這簡直連我自己都不相信。」

杜殺道：「李大嘴呢？為何還不回來？你沒有和他一齊到那小鎮去？」

白開心叫了起來，道：「我怎麼會和那大嘴狼走一條路，他若能上西天，我寧可下地獄。」

屠嬌嬌道：「那麼，這些吃的東西你是從那裡找來的？」

白開心道：「就在山腳的那廟裡。你難道以為廟裡的和尚都是吃素麼？告訴你，你的運氣不錯，我找的這間廟，是個酒肉和尚開的。連老板帶伙計都不吃一兩肉……他們要吃就一斤一斤的吃。」

他自麻袋中摸出塊肉大嚼起來，喃喃又道：「嘴是用來吃東西的，不是用來罵人的，誰若用錯了地方，倒霉的是他自己。」

籠子裡的白夫人忽然跳了起來，瞪著那兩隻麻袋。她身上已佈滿了一條條傷痕，有的是鞭子抽出來的，有的是她自己抓的，她實在已被折磨得不像個人，已完全沒有人的尊嚴。就連她的目光看來都已像是隻野獸。

屠嬌嬌拿出個饅頭，道：「你也想吃麼？抱歉得很，我卻非要你們挨餓不可。」

白夫人沒有說話，只因她身上的奇癢又發作了。

杜殺皺眉道：「你為何要她們挨餓！」

屠嬌嬌微笑道：「只因我要拿她們做個試驗，看她們餓到什麼時候才沒有力氣，到了那時，我們就可以開始挖洞了。」

※※※

最後回來的是李大嘴。他回來的時候，天已經完全亮了。他奔馳了一夜，非但絲毫沒有疲倦之意，反而顯得很興奮。

白開心撇著嘴，冷笑道：「你們瞧瞧他得意的模樣，就活像牛魔王吃到了唐僧肉。」

屠嬌嬌搶著道：「你莫聽他放屁，快說說你遇見了什麼奇怪的事吧。」

杜殺冷冷道：「究竟是什麼事？」

李大嘴道：「我下山的時候已經快到子時，我以為那小鎮上的人一定都睡著了，誰知那小鎮上卻是燈火通明，滿街上都是人來人往，竟比京城的廟會還熱鬧。所以我也覺得奇怪，拉了個人一問，才知道原來是有兩個人在鎮上擺了個賭場，不但鎮上的人通宵去賭，連附近幾百里地的人都聞風而來，所以這本來很荒涼的小鎮，竟變得比通商大埠還熱鬧。」

哈哈兒道：「哈哈，開賭場是一本萬利的生意，咱們不如也去湊湊熱鬧，我和那兩個小子打打對臺吧。」

李大嘴笑了笑，道：「像他們那樣的賭場，咱們只怕還開不起。只因他們開賭場為的根本不是賺錢，而是為了要過賭癮，到那裡去賭錢的人，若是贏了，莊家照賠不誤，若是輸了，只要叩個頭就可走路，據說還不到三天，做莊的那兩位仁兄已賠了十幾萬兩。」

白開心張大眼睛，道：「殺頭的生意有人做，賠本的生意沒人做，這兩人莫非有毛病？」

李大嘴悠然道：「這兩人也沒有什麼別的毛病，只不過賭癮大得駭人而已，只要有人陪他們賭，他們就樂不可支，輸贏他們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哈哈兒忽也一拍巴掌，道：「哈哈，我知道了，這樣的賭鬼世上的確再也找不出第二個。」

杜殺皺眉道：「真的是軒轅三光？」

李大嘴道：「我看見了他，他卻沒有看到我，只因那時他眼睛裡除了骰子和牌九，就算是他親爹，他都不會認得了。他那裡賭注倒真妙得很，磕一個頭算一兩，打一記屁股算五錢，他若贏了，賭場裡就立刻響起了一片『撲通撲通』的磕頭聲，劈哩拍啦的打屁股聲，再加上他得意的笑聲，真是熱鬧得很。」

屠嬌嬌道：「他若輸了呢？」

李大嘴道：「他若輸了，倒真的是一錠一錠的銀子拿出來賠給人家，一文都不少。」

杜殺忽然道：「和他一齊做莊的那人，你認不認得？」

李大嘴笑道：「人瘦小枯乾，其貌不揚，我連見都沒見過。」

屠嬌嬌悠然道：「這倒說不定，也許我對這人倒蠻有興趣哩。」

白開心笑道：「我對這人的興趣也不小，倒真想看看他是怎會和那惡賭鬼交上朋友的，惡賭鬼輸的銀子，說不定就是他在掏腰包。」

屠嬌嬌眼珠子一轉，笑道：「既然我們兩個都對他很有興趣，那麼今天晚上我們就去看看他吧。」

※※※

雖已夜深，但小鎮上果然仍是燈火通明，街上走著的人，大多都是喜氣揚揚，但十個中倒有九個看來不像規矩人。

屠嬌嬌現在的模樣，卻規矩得很，她打扮得就像是個銀子不多，氣派卻不小的窮酸秀才。白開心自然只好做她的跟班了。

屠嬌嬌選了個賣雲吞麵的攤子坐下來，要了一碗麵，一個滷蛋，外加一碟滷牛肉。白開心只有在旁邊看著的份。

那麵攤的老板是個老頭子，一面撈麵，一面搭訕著道：「你家也是賭錢的麼？」

屠嬌嬌也笑了笑，道：「開賭場的那兩人，你可曾見過？」

那老頭子嘆了口氣，道：「那是兩個瘋子，你家，尤其是瘦的那個，不賭錢的時候，就像是剛死了親爹似的，成天哭喪著臉，一賭起來，立刻就精神百倍了，我看他這次已賭了三天三夜，連手卻沒有轉過，你家。」

屠嬌嬌道：「他們輸得起麼？」

那老頭子道：「據說他們整整帶了兩大車的銀子來的，你家說，這不是祖宗缺了德，才生出這種敗家子麼？」那湖北佬說話倒真是客氣，一口一個「你家」，叫人聽得受用得很。

說話間，他們已隨著幾個人走進了小鎮裡唯一的一家客棧，客棧並不大，現在幾乎已經快被擠破了。軒轅三光的賭場就在這家客棧裡。

屠嬌嬌走進去，只見到處都是人擠人，人推人。她的個子本不高，根本就看不到軒轅三光的人在那裡。但她終於聽見軒轅三光的聲音。

只聽一人大笑著吼道：「格老子，你們這些龜兒子一個個的上來好不好，再擠就連你們的蛋黃都要擠出來了。」屠嬌嬌雖已有二十年沒聽過他的聲音，但一聽到這「格老子」三個字，已知道準是惡賭鬼無疑。

屠嬌嬌眼珠子一轉，拉著白開心擠到牆角，忽然出手點了前面兩個人的穴道，那人連「哼」都沒有哼一聲就倒了下去，別的人竟連看都沒有往這邊看一眼，屠嬌嬌居然就站到這兩人的身上去。於是她就終於見到那「惡賭鬼」軒轅三光了。

※※※

現在他們賭的是「單雙」，一張八仙桌上，舖著塊白布，白布中間劃著條黑線，左面的是單，右面的是雙。

骰子開出來，若是「單」，那麼押在「雙」上的人就得磕頭打屁股，這種賭錢的法子，當真是簡單明瞭，痛快得很。

他半邊衣裳已褪了下來，頭髮也亂了，卻用條又髒又臭的毛巾紮著頭，滿面俱是油光，眼睛裡滿是血絲，看來活脫脫就像是個殺豬的。

他面前還擺著幾個夾著肉的饅頭，顯見得非但沒睡覺，連飯都來不及吃，而那饅頭也不過只咬了一口而已。他模樣看來實在狼狽得很，但臉上卻是興高采烈，聲音雖已嘶啞了，但還是在直著嗓子窮吼。

屠嬌嬌眼睛盯在軒轅三光旁邊一個人的身上，白開心終於也隨著她目光望了過去。只見這人果然是又黑又瘦，其貌不揚，可是一雙滿佈血絲的眼睛，看來卻仍然是炯炯有光。

只聽軒轅三光大吼道：「龜兒子們，快下注吧，老子要開了。」桌上單、雙兩邊，都押著東西，有的押幾個銅板，有的押兩塊石頭，還有的就在破紙上寫幾個字。桌子旁邊，還有兩個人在磕頭，顯然是輸得太多了。

軒轅三光手裡搖著個破碗，骰子在碗裡不停的響，那又黑又瘦的漢子在一旁瞪著眼瞧著，頭上直冒汗。突聽軒轅三光大喝一聲，道：「開！」「砰」的，破碗已在桌子上揭了開來。

# 第一一二章 驚人豪賭

人叢中立刻爆發出一片歡呼，有人大笑道：「七點，是單，我贏了。」

軒轅三光大笑道：「有贏家就有輸家，入你先人板板，輸錢的龜兒子先來磕頭吧。」

他自桌上拈起一串銅錢，一面數，一面笑道：「格老子，五十個，你龜兒子居然想贏老子們五十兩銀子……是那一個，快出來磕頭。」

他一連問了三次，人叢裡卻沒有人答應。話猶未了，那又黑又瘦的漢子忽然凌空飛了起來，就像是隻大鳥似的，盤旋一轉，提起了一個人的頭髮。

那人驚呼道：「不是我押的……不是我押的……」但是那瘦漢子腳尖在另一人肩上只輕輕一點，竟然就將這麼大一個人憑空提了起來，「嗖」的掠了回去。

屠嬌嬌沉聲道：「此人不但輕功高明，而且身法古怪得很，我簡直連見都沒見過。」

白開心沉吟著道：「我們好像見過，只不過……」

屠嬌嬌冷笑道：「只不過現在已經忘記了，是麼？」

這時那黑瘦漢子已將一個太陽穴上貼著狗皮膏藥的青衣漢子摔在桌子上，那人還在大叫道：「不是我，你看錯了。」

軒轅三光一把拎起他來，怒喝道：「格老子，你龜兒子以為老子們的眼睛不管用麼，你龜兒子不妨問問這裡的人，老子們幾時看錯過。」

他越說越氣，反手一個耳光摑了過去，一面打，一面罵道：「賭奸賭滑不賭詐，你龜兒連這規矩都不懂，還敢來賭錢……快滾你媽的臭蛋吧。」

他的手一揚，竟將這人自人叢上直拋了出去，果然沒有一個人敢賴帳了，賭場裡立刻就「劈裡啪啦」，「噗通噗通」的響了起來，再加上軒轅三光的哈哈大笑聲，聽起來果然熱鬧得很。

屠嬌嬌搖著頭笑道：「我看這『惡賭鬼』現在已經該改個外號了。奇怪的是，這小黑子怎會也跟著他一齊發瘋呢？難道他們這些銀子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麼？」她笑了笑，又接道：「這也許是因為這小子太年輕，還不懂得銀錢的可愛，等他到了我這樣的年紀，他就會知道世上再也沒有比銀錢更可愛的東西了。」

※※※

這時軒轅三光又在大吼道：「龜兒子們，都押好了麼？老子又要開了。」

他「吧」的一聲剛將那隻破碗蓋在桌上，突聽一人道：「且慢，等我一等。」這聲音嬌柔清脆，竟是女子的口音，聽來說話的人還在門外，但一個字一個字的傳進來，竟將四下亂嘈嘈的人聲都壓了下去。

軒轅三光咧嘴一笑，道：「賭場裡的規矩，你既然來遲了，就得押下一把，但看在你說話的聲音很好聽的份上，就等你一等。」那聲音銀鈴般笑道：「多謝。」

她的笑聲比說話的聲音更好聽，大家都不禁想瞧瞧來的是何許人也，前面的人都扭過頭，伸長脖子去望。

他們什麼也沒有瞧見，只見靠著門的一群人忽然驚呼著向兩旁倒了下去，又聽得一個男人的聲音喝道：「閃開，讓條路出來。」接著，大家就都瞧見五六個鐵塔般的錦衣大漢，手裡提著皮鞭子，橫衝直闖地走了進來。

說話聲中，外面又有四條錦衣大漢走了進來，兩人抬著很大的兩口箱子，箱子的份量似乎很重，他們將箱子抬到賭桌前，也叉起手往兩旁一站。

軒轅三光一雙眼珠子滾來滾去，大笑道：「想不到我們這小廟裡竟來了大菩薩。」

他重重一拍那黑瘦漢子的肩頭，又笑道：「兄弟，你不是總說賭得不過癮麼？看樣子過癮的已經來了！」

那黑瘦漢子面上什麼表情也沒有，嘴裡也不說一個字──若不是他的眼睛還沒有閉上，別人一定要以為他已經睡著了。就在這時，已有三個艷光照人的少婦姍姍而來。

賭場裡本來還是亂哄哄的，但她們三個人一進來後，四下忽然變得一點聲音都沒有了。每個人都張大了嘴，眼睛發直，連呼吸都幾乎停頓，只因這三位少婦實在太美，美得簡直令人連氣都透不過來。

※※※

除了衣服的顏色不同外，這三位少婦看來幾乎就是一個模子裡鑄出來的，連走路的步子都完全一樣。這時她們已姍姍走到軒轅三光面前，嫣然一笑。

當中的紫衣少婦道：「有勞久候，抱歉得很。」

軒轅三光笑道：「沒得關係，我已有很久沒有跟美人賭錢了，再等等都沒得關係。」

錦衣大漢們已自外面搬進來三張椅子，用衣襟擦得乾乾淨淨，再恭恭敬敬的請那三位少婦坐下。

軒轅三光拍了拍手，道：「好，現在姑娘們已經可以下注了，請！」

那紫衣少婦向身旁的錦衣大漢微微點頭，那大漢立刻打開一隻箱子，大家只覺銀光耀目，照得眼睛都花了。

軒轅三光的眼睛也立刻亮了起來，笑道：「原來姑娘們竟真的是準備來好好賭一場的，姑娘們找到了我，實在真是找對了人了！」

那紫衣少婦道：「這裡限不限注的？」

軒轅三光大笑道：「你只管放心，隨便你押多少，莊家都照賠不誤。」

紫衣少婦道：「這樣最好。」

她揮了揮手，道：「五萬，雙！」

這「五萬」兩個字說出來，別人只當自己的耳朵有了毛病，但那大漢卻真的將五萬兩白花花白銀子堆了上去。

白開心忍不住問道：「你看這三個美人兒真是來賭錢的麼？」

屠嬌嬌搖了搖頭，道：「像她們這樣的人，就算要賭錢，也不會巴巴的趕到這裡來。」

白開心道：「那麼，她們難道是想來找這賭鬼麻煩的麼？」

屠嬌嬌沉吟著道：「我現在也還看不透她們的用意，反正你等著瞧吧！這『惡賭鬼』今天絕不會有好日子過的。」

這時那黑瘦漢子也似乎忽然自夢中驚醒了，黑臉上已冒出了紅光，軒轅三光更是不停的磨拳擦掌，不住道：「好，要得，硬是要得，硬是過癮。」

他一雙蒲扇般的大手忽然將那破碗攫了起來，口中大喝道：「開！」兩粒骰子都是紅的，一粒是么點，一粒是四點。

人叢中立刻傳出了一陣嘆息聲：「五點，單，莊家贏了。」那紫衣少婦卻連眼睛都沒有眨，好像輸出去的只不過是五個小錢，她竟又輕輕揮了揮手，淡淡道：「五萬，還是雙。」

軒轅三光大笑道：「對，有賭不為輸，再來。」骰子在碗裡「格郎格郎」的響，突聽「吧」的一聲，軒轅三光將那隻破碗用力掀了起來。

兩粒骰子都是黑的，一粒是三點，一粒是六點。又是單！

※※※

那紫衣少婦竟一連押了六把「雙」，骰子開出來一連六次竟都是「單」！

兩口大箱子已空了一口，賭場裡的人頭上都冒出了汗。但那紫衣少婦竟還是面不改色。

她身旁的兩人，嘴角竟始終帶著微笑，既沒有說一句話，也沒有皺一皺眉，甚至連坐的姿勢都沒有變一變。

錦衣大漢道：「還有二十萬。」

紫衣少婦淡淡道：「這次全押上吧！」紫衣少婦的櫻唇中只輕輕吐出了一個字：「雙！」

她押的還是雙！人叢中已忍不住發出了騷動聲，但骰子聲一響，別的聲音立刻全都安靜了，甚至連喘息的聲音都沒有。

軒轅三光「吧」的又將破碗蓋在桌子上，用兩隻大手緊緊包住，眼睛瞪著那紫衣少婦，道：「這次你真的還是押雙麼？好，要得，連老子都服你了。」

他「老子」兩個字終於還是說了出來，可見此刻連這「惡賭鬼」的心裡都開始緊張起來。那黑瘦漢子的眼睛彷彿已比方才大了一倍，瞬也不瞬的盯著軒轅三光的一雙手，額上也已在冒汗。

只聽一聲大喝：「開！」

骰子開出來又是單！這次連軒轅三光都怔住了，他實在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有這麼好的運氣，骰子竟一連開出了七次單！人叢中又是驚呼，又是嘆息。

但那三位少婦卻還是面不改色，甚至連頭上的珠花都沒有顫動，三個人只瞟了那兩粒骰子一眼，就站了起來，一言不發，靜靜的轉過身子，靜靜的走了出去。

軒轅三光忽然道：「姑娘們且慢走。像姑娘們這樣的賭客，雖非千載難逢，也是天上少有的。一個賭鬼遇見姑娘這樣的對手，若是輕輕放過了，這賭鬼就該打下十八層地獄。姑娘們難道不想翻本？」

紫衣少婦笑了笑，道：「只可惜我們今天已輸光了，過兩天吧。」

軒轅三光道：「賭場本來講究的是現賭現賠，絕不賒欠，但對姑娘們這樣的賭客，卻可以例外。」

他「啪」的一拍桌子，笑道：「姑娘們盡管押吧，無論要押多少，只要一句話就算數。」

紫衣少婦眼角瞟了她身旁的姐妹兩人一眼，悠然笑道：「你信得過我們？」

軒轅三光大笑道：「只要姑娘肯賭，我還怕姑娘會少了我一兩銀子麼？」

紫衣少婦沉吟著，三個人又交換了個眼色，終於一齊轉回身，又緩緩走回那張賭桌前。屠嬌嬌微笑著悄聲道：「我早就知道這惡賭鬼不肯放她們走的。」

# 第一一三章 情有獨鍾

只見軒轅三光滿面紅光，開心得直搓手笑道：「姑娘們這次押多少？」

紫衣少婦笑道：「你雖信得過我們，我們卻不願破壞賭場的規矩，何況，空口說白話，賭起來也沒什麼意思。我們的銀子雖已輸光，人卻還未輸出去。」

軒轅三光怔了怔道：「人？」

紫衣少婦微笑道：「人，有時也可作賭注的，賭鬼若是拿到把好牌，就恨不得將人都睡上去作賭注，閣下賭了五十年，難道連這都不懂？」

「妙極妙極，我這賭鬼賭遍天下，到今天才總算遇見了對手。姑娘要怎麼賭，只管說吧，我總奉陪就是。」

紫衣少婦道：「我們的賭法也簡單得很，也是押一個，賠一個。」

軒轅三光目光在她們三人身上一轉，大笑道：「但像姑娘們這樣的人，在下卻賠不出來。」

紫衣少婦道：「我們若贏了，你們兩位中只要有一個跟著我們走就行了。」

軒轅三光眼睛瞪得更大，道：「姑娘們若是輸了又如何？」

紫衣少婦微微一笑，道：「我們若輸了，我們姐妹中自然也有一人要跟著你們走的。」

※※※

這句話說出來，賭場裡又起了騷動，大家都覺得這樣賭法，軒轅三光也未免太上算了些。他們若能贏得這麼一個千嬌百媚的美人兒，固然是艷福齊天，他們就算輸了，能跟著這麼樣三個人一齊走，也等於一步走入溫柔鄉了。

白開心瞪著眼道：「這三人難道看上了這惡賭鬼麼？否則為何要如此賭法？」

屠嬌嬌皺眉道：「到現在連我都越來越不明白了，實在想不通她們是為什麼來的。」

只聽軒轅三光不停的大笑道：「要得，要得，硬是要得……」

紫衣少婦等他笑完了，才緩緩道：「如此說來，我們的賭注你已同意了？」

軒轅三光笑道：「我還有什麼不同意的！」

紫衣少婦道：「那麼你這位伙伴呢？他也同意麼？」

她這句話雖是問軒轅三光的，但目光卻已瞟向那沉默寡言，令人難測的神秘黑瘦漢子。除了在開寶的時候，他臉上會有些激動的神色，目中會射出些狂熱的光芒外，其他的時候，他始終只是呆呆的坐在那裡，什麼表情也沒有，非但好像已脫離了這賭場裡煩囂的人群，簡直已像是脫離了這個世界。

軒轅三光笑道：「我這老弟跟我一樣的毛病，什麼都不喜歡，就喜歡賭，只要是賭，無論賭什麼他都同意。」

紫衣少婦眼珠子一轉，道：「但我還是要聽他自己說一句話。」

軒轅三光用手拍了拍他肩頭，道：「好，你就自己說一句吧。我們若輸了，你肯不肯跟她們走？」

黑瘦漢子想也不想，道：「好。」

紫衣少婦立刻追問道：「無論到那裡，你都肯去麼？」

黑瘦漢子長長嘆了口氣，道：「無論到那裡都沒關係，在我說來，無論任何地方都是一樣。」

軒轅三光笑道：「你們莫看我這位老弟有些呆頭呆腦的，其實他卻是個響噹噹的男子漢，只要說出來的話，就絕不會反悔！」

紫衣少婦嫣然一笑，道：「我絕對相信。」

軒轅三光大笑道：「既是如此，姑娘們就來押吧。」他一把攫起了那破碗，瞪著紫衣少婦道：「這次你押單還是雙？」

紫衣少婦道：「雙！」她居然還是押雙，就好像輸不怕似的。

人群中不禁又「噓」的發出一聲嘆息，大家好像都算定她這次還是有輸無贏，非輸不可。

只聽「吧」的一聲，軒轅三光已將碗放了下來，但一雙大手還是蓋在碗上，沒有掀起來。

在搖骰子的時候，他一點也不緊張，因為賭徒只要一聽到那清脆的骰子聲，就立刻忘記了一切。但現在，骰子停了下來，他卻不禁有些緊張了。無論怎麼算，這賭注都實在不小。

那三位美麗的少婦卻還是神色不動，面帶微笑，竟好像還是沒有將這場賭的勝負放在眼裡，就連軒轅三光都不禁有些佩服她們，別的人更全都屏住了呼吸，整個賭場裡靜得連一根針掉在地上都可以聽見。

猛聽得一聲大喝：「開！」

※※※

開出來的骰子，又全都是紅的。是一對四。少婦們這次終於押中了！

賭場中竟有人情不自禁歡呼了起來──賭徒們畢竟也是人，人都是同情弱者的，賭徒們也大多都同情輸家，只要贏家不是他們自己。軒轅三光反倒又不緊張了，反倒笑了起來。他若輸不起還有資格算得上賭鬼麼！

他大笑著道：「好好好，賭神爺在收徒弟了，所以一定要讓你們贏一次，若是總叫你們輸，你們以後也不會賭得起勁的。」

紫衣少婦嫣然一笑，道：「如此說來，這一把是我們贏了。那麼，做莊的就該賠呀！」

她的手已指向那黑瘦漢子，微笑著接道：「就請閣下跟著我們走吧。」黑瘦漢子沉默了半晌，霍然站起來，大步走出。

軒轅三光一把拉住他，道：「你……你真的要走？這裡的賭本，還有一半是你的。」

黑瘦漢子道：「全給你。」他連自己的身子性命都全不顧惜，又何況這些身外之物呢！

軒轅三光嘆了口氣，黑瘦漢子已轉出賭桌，木立在少婦們的面前，紫衣少婦嫣然一笑，道：「你放心，你跟著我們走，絕不會吃虧的。」黑瘦漢子好像又神遊物外，什麼話都聽不見了。

軒轅三光一直瞪著她們，忽又大喝一聲，道：「且慢！」喝聲中，他魁偉的身子竟已凌空飛起，就好像一隻大鳥似的，掠到門口，擋住了那三個少婦的去路。

軒轅三光冷笑道：「我現在才知道三位竟是為了我這黑老弟來的，你們究竟想拿他怎樣？想將他帶到什麼地方？」

紫衣少婦也冷笑著道：「這些事，你都管不著，你自己說過『賭奸賭滑不賭賴』，現在你既已輸了，難道還想賴麼？」

惡賭鬼的臉竟像是有些發紅，忽又問道：「你們若輸了，難道真肯跟著我走不成？」

紫衣少婦淡淡道：「我們姐妹若輸了，自然會有人跟著你走，反正我們家姐妹多得很……」

軒轅三光的眼睛忽然瞇成一條線，上下瞧了這少婦幾眼，道：「你們的姐妹真的多得很？有沒有九個？」

紫衣少婦沉默了半晌，緩緩道：「不多不少，正是九個。」

這句話說出來，軒轅三光瞇著的眼睛忽又睜開，而且瞪得比銅鈴還大，那死氣沉沉的黑瘦漢子身子一震，一張臉陡然變得通紅，全身的血像是全都衝上了頭頂，也瞪著那少婦道：「你……你是慕容……」

紫衣少婦微微一笑，道：「我是七娘，這是我六姊……這是八妹。」

她身旁的兩位少婦也嫣然一笑，年紀較大的那人道：「你雖未見過我們，我們卻久已知道你了。」那黑瘦漢子的臉色又變成蒼白，腳下一步步向後退。

慕容七娘微笑道：「我們也知道你說出來的話如白衣染皂！永無更改，你既然輸了，就一定會跟著我們走的。」

軒轅三光忽然仰首大笑起來，大笑著道：「江湖傳言，都說慕容九姊妹非但都找到個萬中選一的好丈夫，而且姐妹九人個個都有兩下子。江湖中人也都知道，慕容姊妹中武功最高的是二姊慕容雙，最能幹的是七娘，但最聰明，最美麗的卻還是么妹慕容九。」

聽到「慕容九」這名字，那黑瘦漢子的臉忽又漲得通紅。

軒轅三光道：「我還知道這位九姑娘運氣沒有她八位姊姊好，有一年竟莫名其妙的忽然失蹤了，她八位姊夫雖然都是赫赫有名的世家子弟，而且可說是交遊滿天下，但找了好幾年都沒有將她找到。但我這黑老弟卻將她找著了，而且就像個呆子似的將她護送回去，誰知別人卻絲毫不領他的情，反而好像以為慕容九就是他拐走的，竟將他當成個小偷般盤問了兩三天，只差沒有打屁股，上夾棍了。」

慕容七娘道：「二姐和三姐不是要盤問他，對他更沒有絲毫惡意，只不過想問清楚九妹這些年來的遭遇而已。」

慕容八娘道：「所以他臨走的時候，她們堅持要重重酬謝他。」

軒轅三光道：「不錯，他走的時候，她們一定要送他五千兩金子，這實在不算少數了，若打發叫化子，至少可以打發一兩萬個。」他臉色早已發青，此刻忽然跳了起來，大吼道：「但我這黑老弟卻不是叫化子，他為了你們那九妹，有好幾次差點連命都送掉了，吃的苦更不知有多少，他難道就是為了你們那幾兩破銅爛鐵麼？你們姊妹都是聰明人，難道真不懂他的意思？」

慕容七娘嘆了口氣，苦笑道：「我們不是不懂，只不過……」

軒轅三光冷笑道：「只不過慕容姊妹嫁的都是金龜婿，我這黑老弟卻既沒有錢，又沒有勢，更不是什麼世家子弟，你們自然不能將慕容九嫁給他。」說著說著，他又跳了起來，怒吼道：「但我這黑老弟又有那點配不上她？他雖然不是什麼大亨，但卻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你們的姊妹能嫁到這樣的老公，正是你們祖宗積了德！」

他指手劃腳，大叫大嚷，手指幾乎已快指到慕容七娘的鼻子上，慕容七娘居然沒有發脾氣。

她反而嘆息道：「我們也知道他是個很好的人，並不辱沒九妹……」

軒轅三光冷笑道：「據我所知，黑老弟將她送回去的時候，她病勢已有了起色，你們就因為認定她的病會好的，是以才捨不得將她嫁給他。」

慕容七娘嘆道：「那時我們的確認為她的病會好的，因為那時她好像已認得大姐了，誰知這位黑……黑老弟走了之後，她的病情又忽然惡化，非但連大姐都不認得了，而且整天不說一個字一句話。」

慕容六娘也嘆了口氣，道：「她只要一開口，就必定是問：『他走了麼？』到後來她連這句話都不說了，每天只是坐在那裡流淚。」

那黑瘦漢子自然就是驕傲而孤僻的黑蜘蛛。他就像是個木頭人似的站著，聽到這裡，他僵木的面容忽然扭曲起來，就彷彿有人用針在他心上刺了一下。

軒轅三光卻大笑道：「原來那位九姑娘也是個多情人，這也不枉黑老弟對她那麼好了。」慕容七娘嘆道：「到了這時，我們才知道她的心意，我們自然也知道世上無論什麼事都能勉強，只有這『情』之一字是誰也勉強不得。」

軒轅三光附和道：「你們總算還不太糊塗。」

慕容六娘嘆道：「九妹已病得那麼厲害，卻還能領受到他的情意，可見他對九妹必是情深意重，人心都是肉做的，到了這種時候，無論他是什麼人，我們都不會反對他了。」

慕容八娘道：「所以我們就出來找他。但我們也知道他的行蹤一向很飄忽，正發愁不知是否能找得到他，幸好那時五姊夫恰巧經過武漢，恰巧瞧見你和他的一場豪賭。」

慕容七娘笑了笑，道：「我五姊夫就是『神眼書生』駱明道。他多年前曾經見過你一次，只要被他看過一眼的人，他就永遠不會忘記。五姊夫本來也認不出他的，但為了要找他，三姊早已為他畫了很多幅像，五姊夫一瞧見畫像，立刻就想起他在什麼地方見過這人了。」

慕容八娘道：「我們聽了五姊夫的話，就立刻趕到武漢這邊來，幸好你們兩位的豪賭已在這一帶出了名，所以我們很快就找到了你們。」

軒轅三光瞪眼道：「但你們莫要弄錯了，我這黑老弟跟我不一樣，他並不是賭鬼，他只不過是心情不好，所以才賭的。」

慕容七娘笑了笑，道：「他的心情，我們都很瞭解，我們也知道他是個心高氣傲的人，我們若就這樣來找他，他一定不會跟我們走的。所以我們才想出賭的法子。」

軒轅三光忍不住問道：「但你們若又輸了，那怎麼辦呢？」

慕容七娘道：「我們若輸了，我們姊妹中就要有一人跟著你們走，對不對？所以我們若輸了，就會要九妹跟著你們走，我們知道你們決不會虧待她的，只要她快樂，誰跟誰走豈非都是一樣麼？」

軒轅三光大笑道：「我只要能親眼看到這位黑老弟和那位九姑娘成親，能喝到他們一杯喜酒，就算叫我三個月不賭都沒關係。」

他忽又頓住笑聲，搖著頭道：「不行不行，這杯喜酒只怕是喝不得的。慕容家的姑娘成親，喜筵上一定全都是有名有姓，有頭有臉的人物，我這『惡賭鬼』若是忽然闖去了，豈非大煞風景。」

慕容七娘笑道：「你放心，這杯喜酒少不了你的，我們就算什麼人都不請，也一定要請你。」

軒轅三光拊掌笑道：「要得，我若不去，我就是龜兒子。」他忽又揮手道：「抬走抬走，將那些銀子全都抬走，連一兩都不要留下來。」

慕容七娘道：「這……這是為了什麼？」

軒轅三光笑道：「要喝喜酒，自然就得送禮，你們若不收，就是看不起我，就是不準備請我喝喜酒了。」

慕容七娘嫣然笑道：「縱然如此，你也該留下一些做賭本才是呀。」

軒轅三光道：「千萬留不得，我這人天生是不輸光不肯停手的脾氣，所以我自從發了筆橫財後，簡直就沒有一天好好睡過覺，我越是拼命想輸光，越是輸不光，現在好容易有機會將它送出去，你們若不完全收下來，就又害苦了我了。」

黑蜘蛛終於笑了笑，忽又悄聲道：「小魚兒必定還在山上，你若看到，莫要忘記告訴他……」

軒轅三光笑道：「你放心，我若看到他，一定會要他去喝你喜酒的。」原來他們交成好朋友並非完全是為了賭，而是為了小魚兒，因為他們始終都認為小魚兒是個好朋友。

軒轅三光將他們送到門口，忽又笑道：「七姑娘，你以後若是手癢，千萬莫要忘記來找我，像你這樣的賭客，我平生實在沒有遇見幾個。」

# 第一一四章 邪不敵正

銀子一搬走，賭場裡的人立刻也跟著散了。軒轅三光望著已然發白的天空，長長伸了個懶腰，喃喃道：「格老子，真他媽的是天光、人光、錢光，反正不弄到鳥蛋精光，老子也睡不著覺。」他忽然發現賭場裡的人竟還沒有走光，還剩下四個人，有兩個人躺在地上，像是已睡著了。

另外兩個人卻在笑嘻嘻的望著他。

軒轅三光眼睛一瞪，道：「你們兩個龜兒子為什麼還不走，難道還想跟老子賭？」

那兩人中有個比較高的搶著笑道：「這裡只有一個半龜兒子，還有半個是龜女兒。」

軒轅三光眼睛瞪得更大，瞪著那矮的一人。屠嬌嬌笑嘻嘻道：「這裡只有一個龜兒子，我卻是你祖奶奶。」

她也不知道軒轅三光現在已認出她是什麼人了，但卻未想到軒轅三光不等她話說完，忽然好像條被人踩著尾巴的貓似的，飛一般奪門而出。

屠嬌嬌他們追出去的時候，軒轅三光已連人影都瞧不見，街上的人，卻都扭著頭往左面瞧。

軒轅三光顯然就是從左面逃走的。

屠嬌嬌笑了笑，道：「你放心，那賭鬼的輕功一向並不高明，咱們一定能追得上。」

話剛說完，軒轅三光忽然又從左面街角後倒退了回來，退得竟比逃的時候還要快得多。

一退到這條街上，他就轉過身子，向這邊逃了回來，只見他滿臉俱是驚慌之色，一頭又衝回了賭場。屠嬌嬌他們自然又立刻跟了進去。

白開心笑道：「你這是幹什麼？難道撞見了鬼麼？」

軒轅三光正將眼睛湊在門縫上，向外面偷看，嘴裡道：「正是撞見了大頭鬼。」

他的神情看來更緊張，連臉色都有些發白了。屠嬌嬌和白開心對望了一眼，也忍不住將眼睛湊到門縫上，向外面望了出去，果然看到左面那邊的街角後已轉出兩個人來。

走在前面的一人，身材很高，肩膀很寬，但卻骨瘦如柴，身上穿著件短藍布袍子，空空蕩蕩的，看來就活像是個紙紮的金剛，只要被風一吹，他整個人都像是要被吹到屋頂上去。他不但人長得很奇怪，臉也長得很奇怪，因為他臉上皺紋雖不少，但卻連一根鬍子也沒有。也沒有眉毛。

他眼睛已瘦得凹了下去，所以就顯得特別大。他臉上雖也是面黃肌瘦，滿臉病容，但一配上這雙眼睛，就顯得威風凜凜，令人不敢逼視。

白開心道：「這小子長得倒真有些奇怪，江湖中有這麼樣一個怪人，我居然沒聽說過，也沒有見過，可見我這些年來實在太懶了。」

屠嬌嬌也不禁皺起了眉頭，道：「惡賭鬼，你認得這人麼？」

軒轅三光道：「不認得。」他眼睛只瞪在這怪人後面的一個人身上。

走在這怪人身後的一個人，長得非但不奇怪，而且還很好看，年紀也已過了中年，一張臉卻還是保養得很得法。他身上穿著的衣服顏色也配合得很好看，很大方，只不過他臉上雖然在拼命想裝出微笑來。看來還是有些垂頭喪氣，愁眉不展。

這人赫然竟是江別鶴！

※※※

屠嬌嬌更驚訝，皺眉道：「江別鶴怎會沒有跟著魏無牙？反而跟這怪人走到一齊來了？」

這時右邊的街角忽然衝出一匹馬來。馬是紅色的，就像是一團火，飛也似的衝入這條街，眼見就要將街旁的一個麵攤子撞倒。可是馬上人的騎術實在不錯，竟在這間不容髮的一剎那，將馬勒住，連一隻碗都沒有撞翻。

大家這才看清這馬上的人也和馬一樣，穿著一身火紅的衣服，手裡還提著根火紅的馬鞭。健馬輕嘶中，她已躍下了馬鞍。於是大家又發現她的人原來比她的騎術更美，那雙又俏皮，又靈活的大眼睛，簡直就美得令人透不過氣來。

別人的眼睛都在望著她，她都將這些人全都當做死的一樣，根本沒有瞧這些人一眼，只是跺著腳道：「喂，快來呀，你騎的馬難道是三條腿的麼？」

這時候街首後才又有匹馬奔過來，馬上人道：「不是我慢，而是你騎得實在太快了。」語聲中，這人也下了馬，身手也很矯健，卻是個很清秀，很斯文的少年，身上衣服的質料也很高貴。

那紅衣少女嘟起了嘴，瞪著眼道：「誰敢說我馬騎得太快，我撞過人麼？」

那少年發現這麼多人在看他，臉竟似有些紅了，訥訥道：「你……你不快。是，是我太慢。」

紅衣少女這才嫣然一笑，道：「這樣才乖，姐姐請你吃宵夜。」

那少年臉更紅，簡直連頭都不敢抬了。大家覺得這位少年實在太斯文，太害臊，就像是個大姑娘，但這位大姑娘實在太刁蠻，太潑辣，簡直叫人有些吃不消。

就連那怪人都在注意這少年男女兩人了，只有江別鶴瞧見這兩人時，卻立刻低下了頭。因為只有江別鶴認得這兩人是誰。這紅衣少女就是小仙女張菁；這很斯文，很害羞的少年人，自然就是神拳世家的公子顧人玉了。

※※※

小仙女展顏笑道：「今天真可說是九丫頭的好日子，我也很開心，所以我一定要大吃一頓，而且還要喝兩杯。」顧人玉像是忍不住輕輕嘆了口氣。

小仙女立刻又瞪眼道：「你嘆什麼氣？九丫頭心上有了別的人，你難道很難受麼？」

顧人玉趕緊陪笑道：「我怎會難受，我……我……」他非但臉發紅，連脖子都粗了。

小仙女「噗哧」一笑，道：「你不難受最好，你看，這裡居然還有粉蒸肉，還有珍珠丸子，我已經有好幾年沒有吃過這種小吃了，因為除了湖北外，別地方做的都不好吃。」她吱吱喳喳，又說又笑，剛拉著顧人玉在那攤子上坐了下來，忽又站起，瞪著街對面的江別鶴，道：「你看，這是什麼人？」

顧人玉隨著她目光望了過去，面上也變了顏色，沉聲道：「他怎會到了這裡。」

小仙女冷笑道：「是呀，堂堂的江南大俠，怎會躲到這種小地方來了，難道是已經不敢見人了麼，難怪江湖中人都說江大俠已失蹤了。」

她說話的聲音就算聾子都能聽得到，街上的人也有知道江南大俠名聲的，又都不禁直著眼去瞧江別鶴。只有江別鶴卻像是什麼都沒有聽見，低著頭往前走。像是恨不得一步就走過這條街似的。

可是小仙女一步就竄到了他面前，冷笑著道：「江別鶴，江大俠，你為什麼不開口了？你以前不是能說會道的嗎？而且我還記得你的威風不小。」

江別鶴非但不說話，連頭都不抬。

小仙女厲聲道：「江別鶴，你用不著裝傻，裝傻也沒用，不知有多少人正等著找你算一算舊帳，你就跟著我走吧。」

江別鶴站在那裡，連動都不動，臉上也沒有絲毫表情，堂堂的江大俠，竟像是已變成個死人。

他身旁的那怪人卻忽然道：「他不能跟你走！」這人的聲音低而嘶啞，嗓子彷彿已撕裂了，他說話的聲音，只不過是自那些裂隙裡一個字一個字擠出來的。

小仙女驟然見到這樣的人，聽到這樣的聲音，也不禁怔了怔，脫口道：「他為什麼不能跟我走？」

那怪人道：「只因他要跟我走。」

小仙女怒道：「跟你走，你是什麼東西！」

這一聲怒喝叱出，她掌中的鞭子也跟著飛出。這條死的皮鞭到了她手裡，就像是忽然變成條活的毒蛇，又像是變成了道閃動的火焰，捲向那怪人的臉。

那怪人的反應卻遲鈍得很，似乎根本不知道鞭子抽在人臉上會疼的，他只是出神地望著這鞭子。

眼看著這鞭子就將在他臉上留下條血痕，誰知鞭梢到了他手裡，一條長鞭就忽然斷成了十幾段，一段段落在地上，小仙女的人也站不穩了，踉蹌向後直退，終於倒在顧人玉懷裡。

別人只瞧見長鞭寸斷，小仙女跌倒，至於那怪人是如何出的手？如何用的力氣？誰也沒有瞧見。

就連小仙女自己也弄不清這是怎麼回事，她只覺一股奇異的力道自長鞭上傳了過來，她身子立刻如遭雷電所殛。若是換了別的人，驟然遇到如此驚人的武功，就算不被嚇得半死，也是萬萬不敢再出手的。小仙女自出道以來，從沒有吃過這麼大的虧。

顧人玉見到這怪人的武功，正想悄悄勸她忍口氣，誰知她已跳了起來，雙手一分，就拔出了兩柄短劍。

只見劍光閃動，如驚虹掣電，就在這一剎那間，小仙女已向那怪人攻出七劍，每一劍都恨不能將他刺個透明窟窿。

只聽那怪人輕叱一聲，也未看清他有什麼動作，小仙女掌中的兩口劍，就忽然脫手飛出！宛如兩道青色的火花般，在黑暗的天空中閃了閃，就消失不見，竟不知飛到什麼地方去了。

再看小仙女，竟又跌到顧人玉懷裡，只不過她這次雖然用盡平生力氣，也休想再爬得起來。

那怪人沉著臉道：「你是誰家的子弟？怎的不分皂白，就敢對人下這麼重的手？江湖中的後輩，怎地越來越不懂規矩了？」

小仙女大罵道：「你才是後輩小子！你才不懂規矩，你可知道……」她聲音忽然頓住，因為顧人玉已忍不住掩住了她的嘴。

小仙女用盡全身的力氣，用手肘在他肚子上一撞，顧人玉雖疼得鬆了手，但她的身子也滑了下去，跌坐在地上。她索性賴在地上，指著顧人玉的鼻子道：「我被人如此欺負，你非但不幫我的忙，還不准我說話，你還能算是男人麼？難怪別人要叫你顧小妹了。」

顧人玉一張臉漲得通紅，吃吃道：「我……我……我實在……」

「我實在是看錯你了，我本來還以為你是個男子漢大丈夫，誰知你卻比……比豆腐還要軟，你實在太令我傷心了。」說到後來眼淚已流了滿臉。

顧人玉忽然咬了咬牙，大步向那怪人走了過去，大聲道：「閣下武功的確高明，但在下還是要來領教領教。」那怪人沉著臉，也不說話。

顧人玉喝道：「留神，我要出手了！」他做人雖然有些婆婆媽媽的，但出手倒十分乾淨俐落，而且又穩，又狠，又準，又快。

只聽「蓬」的一聲，這一拳竟著著實實打在那怪人身上，那怪人也不知怎的，竟沒有將這一拳閃開。

小仙女眼淚也不流了，眼睛裡也發出了光，只因她早知道顧家神拳的威力，也很瞭解顧人玉手上有多大的力道。

顧人玉武功雖不花俏，但卻很精純，若被他一拳打實，莫說人吃不消，就算是一條牛，只怕也要被他打扁。

小仙女幾乎忍不住要拍起手來，但她立刻又發現那怪人非但沒有被打扁，而且連臉色都沒有變。顧人玉這祖傳的神拳，打在他身上，竟好像是在替他敲腿搥背似的，顧人玉自己的身子反而站不住了，搖搖欲倒。

小仙女這才吃了一驚，只聽那怪人瞪著顧人玉道：「你是顧老四的什麼人？」

顧人玉頭上直冒冷汗，道：「前……前輩莫非認得家父？」

那怪人「哼」了一聲，道：「聽說顧老四的家教很嚴，怎容得你這樣的子弟在江湖中招搖？要知越是會武功的人，越該要自己收斂，若是一言不合就胡亂出手，那就是盜賊匹夫所為，這道理你爹爹難道未曾教訓過你麼？」

顧人玉被罵得連頭都不敢抬，那裡還敢說話。小仙女卻忍不住大聲道：「你究竟是什麼人？憑什麼來教訓我們？」

江別鶴一直木頭人般站在一旁，一點也沒有吃驚，好像早就知道那怪人一出手就可將小仙女和顧人玉兩人擊倒。

此刻他忽然笑了笑，道：「你們連他老人家是誰都不知道麼？他就是大俠燕南天！」

※※※

燕南天！

這三個字一說出來，小仙女已不敢發橫，瞪大了眼，張大了嘴，再也合不攏來。顧人玉更早已翻身拜倒，就連那些從賭場裡散出來的地痞流氓們，也有幾個聽過「燕南天」這名字，更嚇得連大氣都不敢喘。

燕南天沉聲道：「江別鶴以後永遠再也不能欺世盜名，為非作歹了，你們也用不著再找他算帳，因為已有別的人要先找他算帳，那是二十年前的舊帳。」

顧人玉汗流如雨，連聲道：「是，是……」

燕南天道：「只望你們以後也莫要以武凌人，妄動殺手！」

顧人玉垂首道：「是。」

燕南天揮了揮手，道：「你們走吧。」

躲在門後面偷看的白開心和屠嬌嬌，兩條腿早已嚇得發軟，全身的衣服也早已全都濕透。軒轅三光見了燕南天雖然也有些心虛害怕，但卻沒有他們怕得這麼厲害，瞧見他們的模樣，軒轅三光忍不住笑了，悠然道：「你龜兒子現在為什麼不叫了？聽說你們將燕南天在惡人谷中困了二十年，老子本來還不相信，現在看來，只怕真有這回事。」

白開心搶著道：「那是她和大嘴狼他們幹的事，與我無關。」

軒轅三光笑道：「既然與你無關，你龜兒子為什麼怕成這付樣子？」

白開心道：「你見了他難道不害怕麼？」

軒轅三光道：「老子壞事做得沒有你多，用不著像你龜兒子這麼害怕。」

白開心忽然裂嘴一笑，道：「常言道，只有強姦的，沒有逼賭的，可見逼人賭錢要比強姦更壞，我幹的壞事最多也只不過是強姦而已，可是你……嘿嘿，你小子等著瞧吧，燕南天若知道你就是惡賭鬼，不打扁你的腦袋才怪。」

軒轅三光擦了擦汗，也說不出話來。他們三個人都希望燕南天快些帶著江別鶴遠遠走開，誰知燕南天卻要了壺酒，坐在小攤子上自斟自飲起來。

江別鶴垂著手站在一旁，既不敢走，也不敢坐下，別的人也都嚇得坐不住了，就連那小攤子老板的手都在發抖。燕南天卻旁若無人，一杯杯喝個不停，每喝一杯，就長長嘆口氣，彷彿有很重的心事。

軒轅三光皺著眉，喃喃道：「江別鶴這龜兒子怎會和燕南天走到一路的？這倒真是怪事。」

他以為這句話絕不會有人回答，誰知屠嬌嬌卻忽然嘆了口氣，道：「我現在才想出江別鶴的來歷了。」

「他有什麼來歷？」

「他一定就是江琴。」

「江琴又是什麼人？」

「燕南天到惡人谷去，就是為了要找江琴復仇的，因為江琴害死了他的拜把兄弟江楓。」

軒轅三光怔了怔，道：「他既要找江琴復仇的，現在為何還不宰了他，反而帶著他滿街跑呢？」

「因為他要先找到小魚兒，叫小魚兒親手報仇。」

「不錯，想必就是這緣故，可是，他若找不到小魚兒呢？……」

白開心忽又裂嘴一笑，道：「他這輩子只怕是再也找不到那小壞蛋了。」

軒轅三光聳然道：「為什麼？」

白開心張開了嘴，卻只笑了笑，再也不說話了，因為屠嬌嬌已在暗中悄悄的擰住了他的手。

就在這時，突見一個人手裡提著壺酒，也走到燕南天正坐在那裡吃東西的小攤子上去，而且還在燕南天身旁坐了下來。麵攤上吊著盞燈籠，燈光照在這人的臉上，只見他年紀輕輕的，長得倒也眉清目秀，只不過臉色蒼白得可怕。

軒轅三光又吃了一驚，道：「這龜兒豈非就是江別鶴的兒子江玉郎麼？」

白開心道：「一點也不錯。」

只見江玉郎就像是沒有見到他老子似的，江別鶴也像是根本不認得他，父子兩人，誰也沒有瞧誰一眼。

軒轅三光皺眉道：「這父子兩人究竟在搞什麼鬼？」

屠嬌嬌道：「看來他必定是想來救他老子的。」

軒轅三光冷笑道：「就憑這小雜種，只怕還沒有這麼大的本事。」

屠嬌嬌忽然笑了笑，道：「他本事雖不大，花樣卻不少，連小魚兒有時都會上他的當。」

軒轅三光瞪著眼睛，冷笑道：「老子也知道他花樣不少，但若要比小魚兒，他還差得遠。」

屠嬌嬌眼珠子一轉，不說話了，她已發現這惡賭鬼和小魚兒交情不錯，否則就絕不會幫小魚兒說話。

這時江玉郎竟已在向燕南天敬酒，而且還陪笑著說話，燕南天顯然不知道他就是江別鶴的兒子，也沒有給他難看。說了幾句話後，燕南天忽然長身而起，大聲道：「你真的認得江小魚。」

江玉郎也站了起來，陪笑道：「非但認得，而且還可以說是患難之交。」

燕南天一把拉住他的肩膀，道：「你……你最近見過他麼？」

「前兩天他還和晚輩在一齊喝酒……」

燕南天不等他說話，就搶著問道：「你可知道他現在到那裡去了？」

江玉郎沉吟著道：「他的行蹤一向很飄忽，但晚輩卻也許能找得到他。」

燕南天道：「真的？」

江玉郎躬身道：「晚輩就算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在前輩面前說謊。」

燕南天道：「好，好，好……」

他實在太歡喜，竟一連說了十幾個「好」字，那隻緊緊握著江玉郎肩膀的手，也忘記鬆開。江玉郎雖然被他捏得骨頭都快斷了，但面上卻不禁露出微笑。

江別鶴目光閃動，忽然大聲道：「這小子來歷不明，燕大俠你怎可輕信他說的話。」

燕南天怒道：「閉嘴，在我面前，那有你說話之處？」他匆匆撒了把銅錢在攤子上，拉著江玉郎就走，江別鶴只好也垂頭喪氣的跟著走，但嘴角卻正在偷偷的笑。

# 第一一五章 惡人再聚

躲在門後偷看的屠嬌嬌見燕南天上了江玉郎的當，不由也笑了，喃喃道：「我早已知道燕南天必定要上他的當，我猜的果然不錯。」

白開心吃吃笑道：「這小鬼果然有兩下子，也難為他裝得真他媽的像極了，燕南天居然真跟著他走，真是鬼迷了心竅。」

屠嬌嬌笑道：「這下子燕南天非但永遠休想找得到小魚兒，只怕連命也要送在這父子兩人的身上。」

軒轅三光呆呆的出了會兒神，忽然推開門，就想衝出去。誰知屠嬌嬌的手早已等在他背後，他剛推開門，屠嬌嬌就閃電般點了他五六處穴道，將他的人往肩上一抗，轉身從後面的窗子竄了出去。

軒轅三光又驚又怒，怎奈連話都已說不出來。只見屠嬌嬌從屋子後面繞出了這小鎮，天色雖已很亮了，但入山的道路上，並沒有人蹤。她似乎將吃奶的力氣都使了出來，飛也似的竄上山，也不知走了多久，突聽一陣鐵器敲擊聲自風中遠遠傳了過來。

※※※

李大嘴，哈哈兒和杜殺正在開山，突見屠嬌嬌和白開心兩人飛掠而回，就像是被鬼追著似的。最奇怪的是，屠嬌嬌背上還抗著個人。李大嘴他們立刻全都停住了手，迎了上去。

哈哈兒目光轉處，失聲笑道：「我當是誰呢，原來是惡賭鬼到了，哈哈，久違久違。」

李大嘴大笑道：「惡賭鬼，多年不見，怎地一見面你就爬到屠嬌嬌身上去了？難道你這賭鬼已變成了色鬼了麼？」

杜殺卻皺眉道：「這是怎麼回事？」

屠嬌嬌先不答話，卻將軒轅三光重重往地上一摜，這一摜，便將他穴道全都解了開來。他人還未站起，已大笑道：「原來你們這些龜兒子全都到這裡來了，龜山上有了你們這麼多龜兒子，倒真的名符其實。」

白開心哈哈一笑，道：「屠嬌嬌莫名其妙的點了你七八處穴道，又像條狗似的將你摜在地上，你不找她拼命，反而開起玩笑來了，嘿嘿，看來你這人實在是好欺負得很。」

軒轅三光生性豪爽，驟然見到這許多老朋友，已將別的事全都忘了，但此刻被白開心挑撥了幾句，他立刻又火冒三丈，跳起來指著屠嬌嬌的鼻子道：「我問你，你這不男不女的龜兒子為什麼要點老子的穴道，難道真當老子是好欺負的麼？」

屠嬌嬌道：「我問你，你方才衝出去是不是想去通風報訊，叫燕南天莫要上江別鶴父子的當。」

「燕南天」這三個字說出，李大嘴，哈哈兒，杜殺全都聳然失色，好像連站都站不穩了。

杜殺失聲道：「燕南天？」

李大嘴道：「難道他……他的病已好了麼？」

屠嬌嬌道：「他非但病已好了，而且功夫彷彿比以前更強，我見到他的人時，還沒有認出他來，但見到他露了一手功夫後，就知道必是燕南天無疑，因為除了燕南天之外，世上再也沒有第二個人有那麼高的武功。」

哈哈兒牙齒打戰，非但再也笑不出，連話也說不出了。

白開心搶著道：「他已被江別鶴父子騙走，但惡賭鬼卻想將他找回來。」

這句話還未說完，李大嘴，杜殺，哈哈兒已將軒轅三光團團圍住，三個人俱是咬牙切齒，滿面兇光。杜殺瞪著他一字字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軒轅三光別的人不怕，但對杜殺卻也有三分畏懼，此刻見到他殺機畢露，顯見一伸手就要殺人，軒轅三光心裡也不覺有些發毛，勉強笑道：「老子不過是想要他將江別鶴父子宰了而已，並沒有別的意思。老子難道還會要燕南天來找你們的麻煩不成？」

白開心笑道：「我問你，你若沒有做虧心事，為什麼一見到我們就跑呢？」

軒轅三光臉色變了變，道：「這……這個……」

白開心拍手笑道：「你說呀？你怎地說不出話來了？這不是做賊心虛是什麼？」

軒轅三光跳了起來，吼道：「老子又沒有掘你祖墳，你龜兒子為什麼找老子麻煩。」

白開心知道目的已達，無論軒轅三光怎麼罵，他都不開腔了。李大嘴，哈哈兒果然俱是滿面怒容，杜殺更是面籠寒霜，厲聲道：「你方才是不是一見他們就跑。」

軒轅三光道：「我，格老子，不錯，我是跑了。」軒轅三光挺起了胸膛，大聲道：「只因老子已將你們的錢都輸光了！」這句話說出來，大家又吃了一驚。

哈哈兒搶著道：「我們的錢？什麼錢？」

軒轅三光道：「你們都知道老子是惡賭鬼，卻不知老子雖喜歡贏錢，也喜歡輸錢，只要有錢輸，實在比贏錢更過癮，尤其是輸給那些沒有錢的小賭鬼，看到他們贏錢後那種歡天喜地的模樣，那其中的樂趣，你們這些龜兒子只怕永遠也想像不到。」他歇了口氣，接著又道：「前幾個月，我替一個朋友將一票銀子送回去給江南的大富翁段合肥，雖然因此得罪了江別鶴父子，卻跟段合肥鬥了半個月蟋蟀，贏了他幾十萬，我手頭有了賭本，就想送出去一些了。」

李大嘴冷笑道：「想不到你這惡賭鬼倒真是劫富濟貧的俠盜。」

軒轅三光道：「但是老子越是想輸，那銀子就偏偏跟老子作對，總是輸不出去。有一天我正在一家菜館裡喝茶，旁邊居然有人賭起骰子來了，我一看正中下懷，就和那些龜兒子賭了起來。」

李大嘴道：「你又贏了？」

軒轅三光笑道：「該當那些龜兒子走運，老子的賭運恰巧在那裡走光了，別人擲出個四點，老子都趕不上，竟一連輸了幾天幾夜。」

白開心忽然插嘴道：「輸得好。」

軒轅三光道：「那家茶館在一條小巷子裡，老子輸了三天後，那巷子裡老老少少都贏了老子不少，只有個糟老頭子，雖然每天都到這茶館裡來喝茶，每天都看到老子輸，卻硬是不動心，硬是不肯下場來賭一手。」

他笑了笑，接著道：「他越不肯賭，老子就越找他賭，別人都說這老頭子非但不賭錢，而且不抽烟，不喝酒，是個標標準準的木頭人，大家都叫他李老實，還說只要我能引得這李老實跟我賭錢，他們就每人跟我磕一頭。」

屠嬌嬌瞟了李大嘴一眼，笑道：「想不到李家門裡還有這麼樣的老好人，難得難得。」

軒轅三光道：「那條巷子裡還有個屠寡婦，據說縣裡已快替她立貞節牌坊了，她雖在巷口擺了個小攤，但十年來來往往，就沒有人看到她笑過，她家裡也沒有別的人，只有著一條狗，替她看守門戶。」

李大嘴大笑道：「想不到屠家門裡居然還有人肯守寡，難得難得，只不過可惜她還是養了一條狗，……哈哈，狗最大的好處就是不會說話。」

軒轅三光道：「賭到第四天，我還剩下三萬兩銀子，我就將銀子全都堆到李老實面前，我說我只要說一個字，就能令那屠寡婦笑起來，再說一個字，就能叫她打我一個耳光，我問李老實信不信？」

哈哈兒忍不住問道：「他信不信？」

軒轅三光道：「屠寡婦從來不笑的，男女授受不親，寡婦更不能打男人耳光，李老實自然不信，於是我就跟他打賭，我若輸了，就將剩下來的銀子全都給他，我若贏了，只要他再陪我賭十把骰子。他望著面前的銀子，足足望了半個多時辰，終於還是跟我賭了，他雖然老實，但老實人見到送上門來的銀子，也捨不得不要的，只因每個人都認定我這場賭實是有輸無贏，連半分機會都沒有。」

哈哈兒道：「但你卻贏了。」

軒轅三光笑道：「只為了要跟他再賭個痛快，我自然非贏不可。」

聽到這裡，連杜殺都不免動了好奇之心，忍不住問道：「你是怎麼樣贏的？」

屠嬌嬌道：「只說一個字就能令寡婦發笑，再說個字就要她翻臉打人……這實在連我都被難住了。」

李大嘴、白開心，面面相覷，實在也想不出軒轅三光說的那是什麼字？怎會有那麼大的魔力。

※※※

只聽軒轅三光悠然道：「到了下午，那寡婦才擺起她那賣煎餅的攤子，那條狗和她寸步不離，自然也跟在她身旁，於是我就走過去，恭恭敬敬向那條狗磕了個頭，叫了聲『爹』，那寡婦怔了怔，雖然想板起臉，終於卻還是忍不住笑了起來。」

李大嘴等人聽了也都笑了起來。

軒轅三光道：「別人見到我果然只說了一個字，就令那寡婦發笑，雖然又佩服，又好笑，但還是想不出我怎能令她翻臉打我。」

屠嬌嬌笑道：「老實說，連我都想不出你是有什麼法子。」

軒轅三光道：「我只不過又跪到她面前，叫了她一聲『媽』，她就立刻滿臉通紅，連脖子都粗了，狠狠打了我一耳光，轉身就走。」他話未說完，李大嘴等人已笑彎了腰。

軒轅三光道：「於是李老實只好陪我賭骰子，誰知我手氣竟轉了，一連贏了十場，開始時他還賭得很少，但到後來，他也輸急了，竟將家裡的夜壺棉被都拿出來跟我賭，賭了十場後，他已輸得乾乾淨淨，我就問他，你既然連賭本都沒有了，還賭什麼？他呆了半晌，忽然咬了咬牙，把我帶到他家裡去，他家裡已被搬空了，但卻還有個小屋子裡，堆著好幾口大箱子。」

屠嬌嬌失聲道：「大箱子？什麼樣的大箱子？」

軒轅三光道：「黑黝黝的大箱子，上面積滿了塵土，李老實說，這本是別人托他看管的，他從來也沒有碰過，但現在，他卻顧不得這些了。」

他笑著接道：「一個人若是輸急了，連老婆兒子都會押上賭桌的，這李老實雖然一生都很老實可靠，但老房子著火，燒得更快。」

屠嬌嬌道：「他……他難道將那些箱子全都輸給你了。」

軒轅三光道：「不錯，可是我卻未想到，那些箱子裡竟裝著全都是黃金白銀，更未想到那些箱子竟是你們的，若非箱子裡有你們的記號，我永遠也不會想到你們竟會將箱子交給一個老頭子保管，哈哈，這法子實在妙極。」

他大笑著接道：「但我卻正如天上掉下了大元寶，平空落下了幾百萬，於是我就大賭特賭，到這裡，已輸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已全都送給別人作嫁粧，現在我已又是囊空如洗，你們要我還錢，我是一分也沒有，要命倒有一條！」

※※※

白開心，哈哈兒，杜殺，李大嘴，屠嬌嬌五個人全都聽得怔住，面如死灰，如喪考妣一般。

哈哈兒道：「原來……原來歐陽丁，歐陽當並沒有將箱子藏在龜山，卻存在李老實那裡，我們還是上了他的當。」

哈哈兒忽然將地上的鐵鍬，鐵鏟全都拋了出去大笑道：「其實我們倒該感激這賭鬼才是。」

白開心道：「感激他。」

哈哈兒道：「他若不說，我們就還要在這裡作苦工，挖山洞，現在我們反倒可以休息休息了。」

杜殺緩緩道：「其實他並沒有說錯，若非軒轅三光，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箱子究竟在那裡？反而多費些事，多著些急。」

白開心叫了起來，道：「如此說來，你們不準備要他賠了麼？」

李大嘴笑了笑，道：「他早已說過，要錢沒有，要命一條……」

白開心道：「但他這身肉也不錯，你難道不想嚐嚐味道麼？」

李大嘴大笑道：「我若將這賭鬼吃進肚子裡，那還得了，他若要我的腸子和胃打起賭來，我怎麼吃得消。」

他瞪著軒轅三光又道：「你將銀子都輸光了，難道將箱子也輸了麼？」

軒轅三光道：「沒有。」

李大嘴眼睛一亮，大喜道：「箱子在那裡？」

軒轅三光道：「老子嫌那些箱子太重，早已全都拋進揚子江了。」

李大嘴，屠嬌嬌面面相對，再也說不出話來。

軒轅三光重重啐了一口，道：「格老子，你龜兒子喜歡的是吃人肉，人肉卻是銀子買不到的，丟了幾兩銀子，你難過什麼？」

李大嘴嘆了口氣，道：「這你就不懂了，一個人年紀越大，就越貪財，我雖也知道那玩意兒吃不得，穿不得，也帶不進棺材，但我卻偏偏越來越喜歡它。」

哈哈兒道：「不錯，我每天什麼都不幹，只要讓我關起門來數銀子，我已經覺得很過癮了。」

軒轅三光道：「我看你們這些龜兒子只怕真的已經快進棺材了，一個人若是什麼都不喜歡，只喜歡錢的話，他就已經死了大半截。」

他又啐了一口，接著道：「但你們既然如此喜歡錢，為什麼不再去偷，去搶，那些銀子反正是你們這些龜兒子偷來搶來的。」

李大嘴正色道：「這你又不懂了，惡人也得有惡人的身份，像我們這麼樣有身份的惡人，若再去殺人越貨，豈不叫人笑掉大牙。」

軒轅三光怔了半晌，忽然大笑起來，道：「想不到你們這些龜兒子連強盜都不敢做了，你們還有什麼用？我看你們不如疴泡尿自己淹死算了。」

屠嬌嬌道：「放你媽的屁，誰敢說『十大惡人』沒有用？」

軒轅三光冷笑道：「二十年前，你們也許可以算得上『十大惡人』，但在那烏龜洞裡躲了二十年之後，你們已只能算是『五個縮頭烏龜』了。」

屠嬌嬌怒道：「你以為你是什麼東西？就算在二十年前，你也沒資格稱得上『十大惡人』，別人只不過是將你拿來湊數的。」

軒轅三光道：「既然我們都算不上是什麼『惡人』，為什麼不索性做件好事呢？」

李大嘴：「做什麼好事？」

軒轅三光指著地上的花無缺和籠子裡的鐵心蘭道：「我們為什麼不將這三個可憐蟲放了，讓他們感激一輩子。」

李大嘴沉吟著道：「不錯，我們被人家恨了一輩子，偶而也叫幾個人感激感激我們，倒也不錯。」

軒轅三光道：「杜老大，你的意思怎樣？」

杜殺冷冷道：「反正這三個人已離死不遠，我殺他們也甚是無趣。」

白開心眼珠子直轉，忽然道：「你們既然要做好人，為什麼不索性好人做到底。」

哈哈兒大笑道：「哈哈，損人不利己難道也做得出什麼好事麼？」

白開心道：「我壞事做了一輩子，如今也想嚐嚐做好事是什麼滋味了，否則我死了到閻王爺那裡去都不好交待。」

軒轅三光道：「你龜兒子究竟想玩什麼花樣？」

白開心背著花無缺和鐵心蘭，笑嘻嘻道：「這兩人你愛我，我愛你，已愛了好多年了，只是中間多了個小魚兒，現在小魚兒既然已翹了辮子，我們為什麼不索性將這兩人結成夫婦，哈哈，讓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豈非是最大的好事。」

哈哈兒拍手笑道：「不錯，我們閑了這麼多年，現在能為他們辦辦喜事，好好熱鬧一場，倒也開心得很。」

李大嘴笑道：「我已有二十多年沒吃過喜酒了，這想必有趣得很。」

屠嬌嬌卻指著白開心笑道：「我就知道這小子沒存好心，幹的果然還是損人不利己的事。」

白開心道：「替別人做媒，正是天大的好事，連閻王知道了，都要添我一紀陽壽，你怎麼還說這不是好事呢？」

屠嬌嬌笑道：「你明知這兩人現在都很傷心，卻偏偏要他們現在成親，這豈非比殺他們更缺德。」

白開心眨著眼笑道：「他們就算現在很傷心，一嚐到成親後那種妙不可言的滋味，我保險他們絕不會再傷心了。」

李大嘴道：「這條狗嘴裡真是連一根象牙都吐不出來。」

屠嬌嬌笑道：「這就叫狗改不了吃屎，壞蛋永遠做不了好人的。」

哈哈兒道：「我不管你們怎麼說，反正是非要這兩人成親不可的了，哈哈，我還要親手替他們換上紅衣裳，親手替他們倒交杯酒。」

李大嘴瞟了白夫人一眼，忽又笑道：「這裡反正還有一條母大蟲，我們索性也替她找個老公吧。」

哈哈兒瞧了瞧白夫人，又瞧了瞧白開心，大笑道：「不錯，不錯，這兩人正是天生的一對。」

屠嬌嬌吃吃笑道：「看來這位大嫂子福氣不差，也真和姓白的有緣，嫁來嫁去，都是姓白的，連姓都不必改了。」

白開心已叫了起來，道：「你們……你們……」

他嘴裡說著話，人已想溜了。

但屠嬌嬌，李大嘴，早已一邊一個夾住了他。

屠嬌嬌笑道：「這是天大的喜事，你為什麼還想溜呢？」

李大嘴道：「你溜也溜不了的。」

軒轅三光自從聽到「小魚兒已翹了辮子」，一直都沒有說話，此刻眼珠子也轉了轉，忽然道：「我知道還有兩個人要成親，既是喜事，索性大家合在一齊辦吧，既省錢，又熱鬧。」

屠嬌嬌道：「你說的是那慕容家的小丫頭和你那黑小子朋友？」

軒轅三光道：「不錯。」

李大嘴大笑道：「慕容家的人，怎麼會和咱們一齊辦喜事呢，這賭鬼發瘋了。」

軒轅三光道：「我們何必跟他們商量，到了那時候，我們就一齊湧進喜堂，將三對新人排在一齊，再吃他們一頓喜酒，他們還能在好日子裡跟我們翻臉麼？」

哈哈兒拍手大笑道：「好主意，好主意，哈哈，我們就跟他來個霸王硬上弓。」

李大嘴道：「我真希望他們酒席上有道菜是用人肉做的，到時你們吃你們的山珍海味，我也有人肉吃，那就真的皆大歡喜了。」

白開心忽然冷冷道：「只望那天燕南天也去喝喜酒才好。」

這句話說出，大家又全都笑不出了。

只聽軒轅三光道：「燕南天絕不會到那裡去喝喜酒的。」

白開心冷笑道：「你怎麼知道？你又不是他肚子裡的蛔蟲。」

軒轅三光也不理他，道：「燕南天現在一心只想找小魚兒，那有功夫去喝喜酒。」

白開心道：「你莫忘了，要找人一定會往人多的地方去找，辦喜酒的地方人最多，我要是燕南天，也會去湊熱鬧的。」

軒轅三光道：「你龜兒子也莫忘了，現在替燕南天帶路的人是誰。」

白開心怔了怔，不說話了。

屠嬌嬌笑道：「現在替燕南天帶路的是江玉郎，江玉郎非但絕不會將燕南天帶到慕容家去，也不會將燕南天帶到人多的地方，他怕別人揭穿他的把戲。」

白開心道：「如此說來，豈非人越多的地方反而越安全？」

軒轅三光道：「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慕容家那些姑娘們的所在之地。」

屠嬌嬌笑道：「一點也不錯，想不到這賭鬼近來也變得聰明了。」

哈哈兒跳了起來，道：「既是如此，我們現在還等什麼，趕快走吧，哈哈，我這人天生就喜歡熱鬧，人越多越好。」

# 第一一六章 鬼童復出

李大嘴忽然一拍巴掌，道：「我們倒忘了一件事。慕容家的人最講究排場，怎麼會在這種窮鄉僻壤辦喜酒呢？我們總該去打聽打聽，他們走了沒有？準備在那裡辦喜酒。」

屠嬌嬌道：「就叫這賭鬼去吧，他和她們有交情。」

突聽窗外有人陰惻惻一笑，道：「活鬼已經去過，賭鬼就不必去了。」

軒轅三光大笑道：「格老子，你這半人半鬼的龜兒子還沒有被打下十八層地獄麼？」

陰九幽自窗外露出一張青森森的臉來，嘻嘻笑道：「這世上鬼已夠多了，又是賭鬼，又是色鬼，再加上窮鬼，酒鬼，討債鬼，小氣鬼……世上既有這麼多鬼，我怎捨得再到別地方去。」

杜殺沉聲道：「你是說你已去打聽過慕容家的消息了？」

陰九幽道：「不錯，她們本來是準備要回去再辦喜事的，但後來卻改變了主意。」

杜殺道：「為何改變主意？」

陰九幽搖著頭道：「她們沒有說，也沒有人敢去問她們。」

李大嘴笑道：「女人家決定一件事後，若是不改變主意，倒是件怪事了。」

哈哈兒道：「她們為何改變主意，屠嬌嬌也許知道，哈哈，她至少有一半是女人。」

屠嬌嬌道：「不錯，我的確知道。」

哈哈兒反倒怔了怔：「你真的知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屠嬌嬌道：「你若肯花些心思，也猜得出來的，只可惜你的心已經給豬油蒙住了。」

杜殺道：「你說她們究竟是為何改變主意的？」

屠嬌嬌笑道：「你想，她們若是真的規規矩矩的辦喜事，江湖有頭有臉的人物必定會到齊，大家都想知道這位慕容家的九姑娘究竟是怎麼樣一位聰明標緻的人物，都想瞧瞧她選來選去選到怎麼樣一位了不起的好姑爺。」

她嘻嘻一笑，接著道：「怎奈我們這位慕容九姑娘卻已變成了個痴痴呆呆的半瘋子，選到的姑爺也是個才貌不揚，還有點瘋瘋顛顛的人物，這麼樣的一對夫妻，若是被她們的親戚朋友瞧見，豈非丟盡了慕容家的人麼？」

李大嘴笑道：「不錯，她們家的親戚朋友，不是公子哥兒，就是千金小姐，這種人吃飽了飯沒事做，就想著看別人的笑話。還有的說不定早就瞧著她們眼紅了，她們若丟了這次人，以後在別人面前怎麼抬起頭來，倒不如省些事算了。」

屠嬌嬌道：「所以她們就索性在這小地方為這對見不得人的夫妻成親，然後再將這對夫妻往別地方一送，叫他們安安份份的過日子，以後別人若是問起來，她們也可以說，不敢驚動囉，新姑爺脾氣有些古怪囉，以後再補請喜酒囉……」

李大嘴拊掌道：「妙極妙極，這麼樣一來，別人心裡就算懷疑，也抓不著她們的把柄了。」

屠嬌嬌道：「話雖如此，但這種人天生的死要面子，還是不會太省事的，她們一定還是要鋪張一番，請請客，表示她們並非為了想省錢，只不過她們請的一定是些不相干的人，誰也不敢去笑話她們。」

陰九幽嘻嘻笑道：「屠嬌嬌真他媽的不愧是女諸葛，說的一點也不錯。」

杜殺道：「她們在那裡請客？」

陰九幽道：「她們已在江邊搭起了一兩里長的長棚，擺下了流水席，無論誰都可以去吃她們一頓，就連叫化子每人都有兩斤肉，一瓶酒。」

杜殺道：「什麼時候？」

陰九幽道：「就在今天。」

※※※

雖然還沒有天黑，但長棚內外都已點起了大紅燈籠，上面還用金紙剪著雙「囍」字，看起來倒真是喜氣洋洋，蠻像那麼回事。

長棚裡的人，比蒼蠅下的蛋還多，有新娘子可看，這些鄉下人已經要擠破頭了，何況這裡還有不花錢的黃酒白酒，大魚大肉。但有些人並不是完全白吃，居然還用紅紙，紅布，紅綢子做成些喜聯喜幛，上面還寫著「天作之合」，「鸞鳳和鳴」一類的吉詞，有的居然還有下款，也莫非是張阿大，李洪發一類的名字。慕容家居然還真將這些喜聯喜幛掛了出來，一眼望去，到處都是紅紅綠綠的紅紙貼在竹子上，被江風吹得「嘩啦嘩啦」的直響。

江邊停著三艘油漆嶄新的大官船，艙裡艙外不時有穿得花團錦簇般的丫頭使女們進進出出。長棚裡喝酒的人，都不時伸長頸子，往這艘官船上去瞧。

有人道：「這家人也真奇怪，無緣無故的請了這麼多人來喝喜酒。主人家都躲在船艙裡不肯露面，新郎倌也不出來敬我們幾杯。」

又有人道：「你就馬虎些吧，你可知道人家是什麼身份，怎會來跟我們這些人喝酒。」

那人道：「看他們這種勢派，我這真猜不透他們是幹什麼的。」

另一人道：「聽說他們不但是江南首屈一指的大富翁，而且還是武林中響噹噹的人物，請我們來，只不過是為了想要我們湊湊熱鬧而已。我們還是多喝酒，少說話的好，莫要說錯了話，犯了人家的忌諱，那就真是敬酒不吃要吃罰酒了。」大家正在紛紛議論，談得高興，忽然一齊閉住了嘴，扭過頭來望，就好像瞧見了什麼怪物似的。

原來這時已有輛馬車在長棚外停下，這輛馬車的式樣已經夠奇怪了，從車上下來的人卻更奇怪。趕車的是一條很魁偉的大漢，身上穿的雖是件質料很好的新衣服，鈕扣卻一粒也沒有扣上，露出了滿胸黑毛。他不笑還好，一笑起來，一張嘴幾乎裂到耳邊，看來一口就可以吃下兩個半斤重的大饅頭。接著，車上又走下幾個人，有的又矮又胖，有的妖裡妖氣，還有個人手上竟裝著個鋼鈎，那張臉白裡發青，叫人一看就害怕。這些人的模樣已經是稀奇古怪，天下少有，誰知他們又從車上推推拉拉的拉下三個人來。

這三個人有氣無力，面容憔悴，看來已奄奄一息，身上卻偏偏穿著紅綢綠綢，打扮得和新娘子一樣。長棚裡幾百雙眼睛都在盯著他們，他們卻大搖大擺，若無其事，忽然一窩蜂的湧進竹棚。

其中一條滿臉大鬍子的彪形大漢大聲道：「格老子，你們這些龜兒子們知不知道主人在那裡？老子要找她們。」大多數人都認得這就是那開賭場的怪人，都領教過他們的手段，雖然被叫做龜兒子，也不敢出聲。

偏偏有兩人是剛從城裡來的，還是永什麼鏢局裡的趟子手，總認為自己混得蠻不錯的，怎肯受這個氣。再加上七八分酒意，兩人一齊拍著桌子跳起來，吼道：「你這混蛋在罵誰？」「混蛋」兩個字剛說出口，兩人已忽然被人夾著脖子提了起來，兩人平日以為已練得很不錯的武功，竟連一招也使不出。大家都瞧得呆了，只聽一個穿著綠衣服的怪人哈哈笑道：「這兩個小子居然敢罵軒轅兄是混蛋，膽子倒真不小，軒轅兄若是不教訓教訓他們，以後別人就全都可以叫你混蛋了。」

那大鬍子火氣本來已夠大了，再被這人一挑撥，更是火上加油，兩隻手一抬，眼看這兩人的腦袋就要被撞得稀爛。

幸好這時那圓臉胖子已拉住了他的手，笑道：「哈哈，今天是人家的好日子，你卻一來就要殺人，豈非叫做主人的臉上難看？」

那張嘴其大無比的人也笑道：「你要殺人，也不該砸壞他們的腦袋，我雖不吃人頭，但一個人腦袋若被砸壞了，瞧著都噁心，老母雞的頭若已被砸得稀爛，你也吃不下去的，是麼？」

那大鬍子「哼」了一聲，手一甩，兩個人就飛了出去，各各跌在一張桌子上，腦袋恰巧栽入一碗剛端上來的酸辣湯裡，燙得鬼叫，桌子上的碗筷杯盞，已被震得跌在地上，砸得粉碎。長棚裡立刻大亂，有些小姑娘，老太婆，已嚇得鬼叫著往外面逃，有些小孩子更已嚇得放聲大哭起來。

突聽一人道：「是那位朋友在這裡撒野，莫非是想給我兄弟難看麼？」這人說話的聲音也並不十分響亮，但一個字一個字說出來，每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而且語聲中自有一種懾人的威力，叫人不敢不聽話，哭聲，叫聲，嘈亂聲，竟全都被這聲音壓了下去。

只見一個年輕人站在船頭，背負著雙手，看來文謅謅的，就好像是個剛入學的秀才，但氣度沉穩，站在那裡如山停岳峙，明眼人一望而知，此人必是個內外兼修的武林高手！

長棚裡的人紛紛閃開，讓這些怪人走了過去。

那圓臉胖子嘴裡打著哈哈，道：「鄉下人毛手毛腳，若是禮數欠周，小朋友你原諒則個。」他雖然像是在賠禮，卻開口就叫人「小朋友」，那人面色一沉，似乎要發作，但忽然又似想起了什麼，面上露出了驚奇之色，目光在這些人面上一掃，又瞧見了打扮得怪裡怪氣的花無缺。

這一看更吃驚，失聲道：「各位莫非是……莫非是……」

那圓臉胖子笑道：「小朋友，我們的名字你最好莫要說出來，否則只怕要說髒你的嘴。」

那人沉吟了半晌，微一抱拳道：「在下秦劍……」他剛說了四個字，船艙裡已又走出幾個人來，有男也有女，女的固然是千嬌百媚，艷麗中帶著華麗，男的也都是風度翩翩的濁世佳公子，他們顯然都知道來的是些什麼人了，但面上卻仍然都帶著微笑。他們若是不知道這些人的來歷，含笑迎客本是禮數當然，但知道這些人的底細後，居然還能笑得出來，這就很難得了。江湖中人見到「十大惡人」時，通常不是怒髮衝冠，就是咬牙切齒，不是伸手就打，就是掉頭就跑的。

哈哈兒先打了哈哈，大笑道：「你們瞧，人家慕容家的姑爺們多有風度，多有教養，瞧見咱們這幾塊料，禮貌居然還如此周到。」

屠嬌嬌嘻嘻笑道：「這才叫盛名之下無虛士，否則人家千嬌百媚的大姑娘怎麼會嫁給他們呢？」

李大嘴長身一揖，道：「在下等聞得公子們家有喜事，是以特來致賀，卻不知公子們可容得在下等這些山野狂夫登堂入室麼？」

站在船頭的除了三姑爺秦劍外，還有大姑爺「美玉劍客」陳鳳超夫婦，二姑爺南宮柳夫婦，四姑爺「梅花公子」梅仲良夫婦，五姑爺「神眼書生」駱明道夫婦，江南武林的精華，可說已大多在此。

他們見到被打扮得奇形怪狀的花無缺，面上都不禁露出了驚訝之色，但還是滿面笑容，彬彬有禮。

直等李大嘴的話全都說完了，「美玉劍客」才抱拳笑道：「各位既肯賞臉，便是在下等的貴客……」

慕容雙搶著說道：「何況軒轅先生更是我們新姑爺的生死之交呢！各位快請上船吧。」

李大嘴也抱拳笑道：「既是如此，在下等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這其中只有秦劍和「梅花公子」面上微帶著警戒之色，屠嬌嬌走過他們面前時，忽然回頭一笑，道：「你放心，咱們今天是專程喝喜酒來的，既不會找麻煩，也不會偷東西，你用不著像防小偷似的防著我們。」

軒轅三光大聲道：「不錯，今天是我黑老弟的大喜之日，若有那個龜兒子敢胡說八道，老子第一個先找他算帳。」

白開心冷笑道：「就憑你，只怕還差著一點，李大嘴吃人的癮若又發了，你難道還能用腦袋塞住他的嘴不成！」

這幾人一面說，一面笑，嘻嘻哈哈，罵罵咧咧的全都上了船，竹棚中人人側目而視，不知道這幾人究竟是什麼玩意？

這些貴人公子們為何要對他們如此客氣？船艙中居然能擺得下好幾桌酒，六姑爺「小白龍」夫婦，七姑爺「洞庭才子」柳鶴人夫婦，八姑爺「萬花劍」左春生夫婦，以及「神拳」顧人玉，和「小仙女」張菁，自然全都在船艙裡。

小仙女瞧見他們幾個人走進艙，就斜著眼睛瞪他們，但大多數人的目光，卻還是都在好奇的望著花無缺。他們實在猜不透「移花宮」的傳人怎麼會變得如此模樣？但有教養的世家子弟是絕不能過問別人私事的，別人若不說，他們心裡就算好奇得要命，也只有裝作沒有見到。

※※※

他們幾個人恰好佔據了一桌，杜殺高踞在首席，坐在主位相陪的是「美玉劍客」陳鳳超和南宮柳。這兩人溫文爾雅，禮貌周到，坐在這一桌奇形怪狀的人中間，更顯得品貌出眾，風神如玉。若是換了平日，他們和花無缺惺惺相惜，一定要傾心結納，但此刻他們卻連看也不便多看花無缺一眼。

花無缺更是眼觀鼻，鼻觀心，木頭人似的坐在那裡，就彷彿是坐在無人的曠野之中，別人是在可憐他也好，是在竊笑也好，他已全不放在心上。酒過三巡，一雙新人竟還未露面。

李大嘴忽然道：「既有喜事，為何無禮樂？」

陳鳳超沉吟著，陪笑道：「倉猝之間，難以齊備，還望各位恕罪。」

李大嘴正色道：「縱然如此，禮亦不可廢，何況……」

屠嬌嬌搶著笑道：「何況咱們這裡還有兩對新人，要沾沾你們的喜氣，等著和九姑爺，九姑娘一齊成禮哩。」

陳鳳超道：「哦？」

南宮柳道：「卻不知新人是……」他們雖然慎重而多禮，但此時還是忍不住瞧了瞧花無缺，只見花無缺蒼白的臉上，既無悲切之容，亦無歡喜之色。他身旁一個美麗少女的表情卻複雜得多，複雜得令人更猜不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哈哈兒道：「哈哈，常言道，好事成雙，又道，一二不過三，三對新人一齊成禮，日後這三對夫婦必定三多，多福多壽多子孫。」

陳鳳超微微一笑，道：「閣下善頌善禱，這一番好意在下更無推卻之理，只可惜……」

李大嘴皺了皺眉，道：「只可惜什麼？」

陳鳳超淡淡道：「只可惜舍下九妹吉禮已成，此刻已駕舟歸去。」

南宮柳接著道：「各位想必也知道，九妹夫妻俱都飽嚐憂患，是以這一次他們既然想靜靜的渡過此一佳期，在下等自不便反對的。」

屠嬌嬌，李大嘴他們對望了一眼，居然聲色不動。

哈哈兒道：「哈哈，若是換了別人這麼說，我們一定要以為他這是在瞧不起人，但這話既然是從兩位嘴裡說出來的，那自然就不同了。」

陳鳳超道：「多謝。」

屠嬌嬌嘻嘻笑道：「若是換在平日，各位見到我們這幾個人，少不得要替天行道的，因為各位全都是大大的好人，好人遇著惡人，正如冰炭不能相容，是麼？」

陳鳳超微笑不語。

屠嬌嬌道：「所以，若是換在平日，我們也絕不敢來拜望你們，因為『慕容』家聲勢大得嚇人，我們實在也惹不起。」

陳鳳超欠身道：「不敢。」

屠嬌嬌道：「但今天可就不同了，我們就因為早已算準各位今天絕不會給我們難看的，所以才敢到這裡來……」

哈哈兒道：「哈哈，常言道，既來之，則安之，我們既已來了，就少不了得要厚著臉皮賴在這裡，好在各位俱是彬彬有禮的君子，今天又是大好的日子，我們就算有些失禮，各位也絕不會將我們趕走的。」

另一張桌上的秦劍忽然長身而起，沉聲道：「各位究竟有何打算，不妨……」

李大嘴大笑著接口道：「在下等也沒什麼別的打算，只不過是想借各位這裡作喜堂，為這兩對新人成親而已。」

秦劍還想說話，陳鳳超卻攔住了他，微笑道：「各位既肯賞臉，這又是大好的喜事，在下等歡迎唯恐不及，只不過……無樂不能成禮。」

李大嘴悠然道：「子曰：嫂溺叔援之以手，事急便可從權，何況，樂為禮奏，便無須悅耳，是麼？」

陳鳳超笑道：「閣下通達，非弟能及。」

李大嘴撫掌大笑道：「既是如此，何患無樂？」他忽然用兩根筷子，在碗上敲打起來，哈哈兒也用一雙手包著嘴，「嗚哩哇拉」的吹個不停。

屠嬌嬌笑得直不起腰來，道：「此樂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有此妙樂還不行禮？」她將白夫人和鐵心蘭一邊一個架了起來，白開心瞪著眼，忽然咧嘴一笑，也架起了花無缺。

李大嘴一面敲著碗，一面大聲道：「新人行禮，一拜天地……」

慕容家的姐妹們雖然都是秀外慧中的才女，八位姑爺也都是聲名久著的俊傑，但實在也沒有遇到過這麼荒唐這麼離奇的事，大家面面相覷，竟沒有一人想得出應付之策。

就在這時，突聽陰九幽陰森森的語聲叱道：「什麼人？」

又聽得一人笑道：「我不是人！」這兩句話傳入耳裡，大家不禁全都一驚。

李大嘴他們雖然明知陰九幽必定遊魂般在附近，但他遇見的人卻是誰呢？「我不是人」這四個字，是陰九幽自己常說的。

陰九幽顯然也怔了怔，才怪笑著道：「你不是人，難道還是鬼？」

那人道：「一點也不錯。」

陰九幽桀桀笑道：「你是鬼？你可知道我是什麼？」

那人道：「你只不過是『半人半鬼』，我卻是一整個鬼，你還有一半是人，我卻完完全全不是人。」

聽到這裡，白開心忍不住拍手大笑道：「妙極妙極，想不到陰九幽今天真的白日見鬼了。」大家雖然都很驚訝，也不禁都覺得有些好笑。

只聽那人大笑道：「一點也不錯，你們全都白日見鬼了，我就是白日鬼。」笑聲中，一條人影已自艙外風一般捲了起來。船艙中可說沒有一人不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屠嬌嬌，白開心，「萬花劍」左春生；「神眼書生」駱明道，這幾人的輕功在江湖中更是赫赫有名。但他們見到這人的輕功，還是不免吃了一驚。

李大嘴他們更知道「半人半鬼」陰九幽只要纏住一個人，便如附骨之蛆，永遠不會讓那人脫身的。但這人竟輕輕鬆鬆的就自陰九幽身旁掠入船艙來，可見他的輕功竟比身法如幽靈般的陰九幽還高明得多。

他們實在不敢想像這人是誰！因為除了移花宮主和燕南天外，世上有這麼高輕功的人實在不多。

※※※

但這人並不是燕南天，自然更不會是移花宮主。燈光下，只見他身高不滿三尺，竟是個侏儒。別的侏儒長得必定畸形怪狀，難看得很，這侏儒卻大是不同，他的頭，手，腳，和身子的發育都很相稱，一張臉更是眉清目秀，而且頷下還冒著五柳鬚，看來居然仙風道骨，很有幾分道氣。

他身上的打扮，卻是非道非俗，穿著件青灰色的短袍，背後還斜插著劍──這柄劍比別人的匕首還短兩寸，就像是小孩子的玩具。若是小孩子見到這人，一定會拉起他的手，要他陪自己捉迷藏，若是走江湖賣藝的見到此人，一定要認為是奇貨可居，若是貴胄大臣見著此人，一定要將他引見給帝王，作宮廷的弄臣。

但屠嬌嬌見到此人，卻忽然笑不出了。杜殺，李大嘴瞧見她面上變了顏色，心裡也忽然想起一個人來。

這時陰九幽也跟著掠進船艙，似乎想要向這人出手，但屠嬌嬌，李大嘴卻趕緊攔住了他，在他耳旁悄悄說了兩句話。陰九幽面色也變了變，拍出去的手也立刻縮了回去。

只見這人四下作了個揖，笑嘻嘻道：「不速之客，闖席而來，恕罪恕罪。」

陳鳳超、南宮柳等人心裡自然也很驚訝，但還是很客氣的答禮，只有三姑娘慕容珊珊目光閃動，忽然道：「晚輩年紀小時，曾聽說過江湖中有位奇俠，形跡如神龍，人所難測，晚輩久已想一睹風采了。」

慕容雙眼睛一亮，搶著道：「三妹說的這位奇俠，可是人稱……人稱……」

那人哈哈笑道：「姑娘用不著避諱，只管將『鬼童子』這名號叫出來就是，我早已聽得很習慣了，非但不會生氣，而且還覺得這名字蠻不錯的哩。」「鬼童子」這三字說出來，陳鳳超，南宮柳等人也不覺都為之聳然失色，他們小時候也曾聽人說起過，此人不但輕功絕高，而且據說還是東瀛扶桑島，伊賀谷，秘宗「忍術」的唯一傳人。

# 第一一七章 狂獅鐵戰

據說「鬼童子」最善於隱跡藏形，他若想來打聽你的秘密，就算藏在你的椅子下面，你都休想能發覺到他。但此人五十年前便已成名，近三四十年來已沒有人再聽到過他的消息，據說他又已遠走扶桑，去領略那裡的異國風光去了。又有人說，因為扶桑島上的人，大多是矮子，所以他住在那裡，覺得開心些。此人竟又忽然現身，來意實在難測。

陳風超躬身道：「晚輩等久慕前輩的大名，今日能一睹前輩風采，實是不勝之喜。」

鬼童子笑道：「你嘴裡雖然這麼說，心裡只怕是想問我這老怪物為何到這裡來吧？」

陳鳳超道：「不敢。」

鬼童子道：「其實你不問，我也要說的。」

陳鳳超道：「是。」

鬼童子道：「我這次來，是為了兩件事，第一件，我聽說這位鐵姑娘要成親了，就特地去請了一班禮樂來，我可以保證那些人全都是一等一的好手，他們現在還沒有到，鐵姑娘就成禮了，豈非令我老頭子臉上無光，所以，我只好請鐵姑娘千萬要等一等。」

陳鳳超等人暗中似乎都鬆了口氣：「原來老怪物不是為了我們來的。」

李大嘴等人心裡卻不禁暗暗吃驚：「這老怪物和鐵心蘭又有什麼關係？為何要為她的事擔心？」

鬼童子向他們嘻嘻一笑，道：「其實我老頭子和這位鐵姑娘根本就不認得，我只不過是天生的好管閑事而已。」

李大嘴心裡雖然還是有些懷疑，嘴裡並沒有問出來。在那「惡人谷」悶了二十年之後，此番他們重出江湖，行事雖然有些跡近胡鬧，但他們畢竟是「十大惡人」，「十大惡人」這名字畢竟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得來的，真的遇到大事時，他們每個人都很能沉得住氣。

「還有一件事，說起來更有趣了。」鬼童子道：「這次我無意中救了一個人。這人據說是個混蛋，但我老頭子天生的怪脾氣，最喜歡和混蛋交朋友，因為別人都不喜歡跟混蛋交朋友，我若也和別人一樣，那麼混蛋豈非就很可憐了麼？一個人若很可憐，又怎能稱做混蛋呢？」這人當真是歪理十八篇，慕容姐妹們聽得暗暗好笑。

白開心也笑道：「前輩若喜歡和混蛋交朋友，那是再妙也沒有的了，因為這裡的混蛋，比別的地方所有的混蛋加起來還多十倍。」他這人若不說兩句挑撥離間，尖酸刻薄的話，不但喉嚨發癢，而且全身都難過，正如一條狗見到屎時，你若想要牠不吃，那實在困難得很。

鬼童子望著他嘻嘻一笑，道：「看來這位就是『損人不利己』白開心了，果然名不虛傳，我老頭子這次上船來，就是為了要找你。」

白開心吃了一驚，道：「找……找我？為……為什麼？我既不吃人，也不賭錢，這些人裡，實在沒有比我更老實的了。」

鬼童子道：「其實也不是我老頭子要找你，只不過我那混蛋朋友，跟你還有些手續未清，所以想跟你好好的談談。」

他忽然高聲喚道：「快來吧，你這條沒牙老虎，難道真的已不敢見人了麼？」這句話說出來，白開心就要開溜，只因他已猜出來的是什麼人了，白夫人本來還在羞答答的，故作嬌羞，聽到這句話，也變了顏色。可是白開心縱然腳底抹了油，這時也跑不了的，他剛一掠而起，卻已看到鬼童子的一張臉擋在他的眼前。

這時甲板上「咚」的一響，已有個人大步走了進來，卻不是那老婆被人搶走的白山君是誰。

白開心嘆了口氣，喃喃道：「這筆糊塗帳，該怎麼樣才能算得清呢？」

李大嘴咧嘴一笑，道：「算不清就慢慢算，反正你們是同靴的兄弟，還有什麼話不好說呢？」

白開心狠狠瞪了他一眼，恨不得找他拼命，可是這時白山君已走到他面前，他趕緊陪笑道：「咱們都姓白，一筆寫不出兩個白字，千萬莫要聽信別人的挑撥離間，傷了我們白家兄弟的和氣。」

李大嘴冷冷道：「一筆寫不出兩個白字，一隻靴子怎麼套得下兩隻腳呢？」

白開心跳起來，似乎就要撲過去。

白山君反而攔住了他，居然笑道：「這位兄臺說的其實也是實話，我……」

白開心叫道：「實話？他這簡直是在放屁，我和你老婆並沒有什麼……什麼關係，我也並不想娶她，你來了正是再好也沒有了。」

白山君道：「豈有此理，賤內既已和兄臺成親，此後自然就是兄臺的老婆了，小弟雖不才，但也知道朋友妻，不可戲，怎能調戲大嫂哩。」他居然說出這麼一番話來，大家全都怔住了。

白開心吃吃道：「你……你這是什麼意思？你難道不想要回你自己的老婆？」

白山君笑道：「在下萬萬沒有此意，這次在下到這裡來，只不過是想和兄臺辦妥移交的手續而已，此後手續已清，誰也不得再有異議？」

白開心怪叫道：「我搶了你的老婆，你不想跟我拼命？」

白山君道：「在下非但全無拼命之意，而且還對兄臺感激不盡……」

白開心的鼻子都像是已經歪了，失聲道：「你……你……你感激？……」

白山君哈哈笑道：「在下享了她二十年的福，也該讓兄臺嚐嚐她的滋味了，她脾氣雖然不好，醋性又大，雖然既不會燒飯，也不會理家，但有時偶然也會煮個蛋給兄臺吃的，只不過鹽稍微多放了些而已！」

白開心聽得整個人全都呆在那裡，嘴裡直吐苦水。

白夫人卻跳了起來，嗄聲道：「你……你這死鬼，竟敢說老娘的壞話……」

白山君笑嘻嘻道：「大嫂莫要找錯對象，在下現在已不是大嫂的丈夫了，這點還求大嫂千萬莫要忘記才好。」

白夫人也怔了怔，再也說不出話來。

白山君長身一揖，笑道：「但願賢伉儷百年好合，白頭到老，在下承兩位的情，放了在下一條生路，日後必定要為兩位立個長生祠，以示永生不忘大德。」他仰天打了兩個哈哈，轉身走了出去。

大家面面相覷，都有些哭笑不得，誰也想不到天下居然真的會有這麼樣的人，這麼樣的事？

過了半晌，只聽這位白夫人喃喃道：「他不要我了，他居然不要我了，這是真的麼……」

白開心呻吟了一聲，道：「若不是真的就好了，只可惜他看來一點也不像假的。」

白夫人大叫道：「這一定不是真的，他一定不是真心如此，我知道……我知道他現在一定難受得要發瘋，我絕不能就這樣讓他走。」她一邊叫著，一邊往外面跑，在餓了三四天之後，白開心他們只讓她吃了半個饅頭和一小杯水，現在她就將這點力氣全都用了出來，就好像生怕有人會在後面拉住她兩條腿似的。其實誰也沒有拉住她的意思，尤其是白開心。

白開心本來倒也覺得這女人蠻有趣的，最有趣的一點，就因為她是別人的老婆，大多數男人都覺得別人的老婆比較有趣，何況是「損人不利己」的白開心，所以別人要他和這女人成親，他並沒有十分反對。他只希望白山君知道這件事後，會氣得大哭大叫，來找他拼命，誰知白山君卻將她雙手送給了他，就好像將她看成一堆垃圾似的，還生怕送不出去，這下子白開心才真的失望了。他忽然也覺得這女人實在並不比一堆垃圾有趣多少。

這就是大多數男人的毛病，就算是條母豬，假如有兩個男人同時搶著要她，那麼這母豬全身上下每個地方都會變得漂亮起來，但其中假如有一個男人忽然棄權了，另一個男人立刻就會恍然大悟：「原來她是條母豬，只不過是條母豬。」

白開心現在就恨不得這女人趕快跑出去，越快越好，若是一腳踩空，掉在河裡，那更是再好也沒有了。誰知白夫人剛衝到鬼童子面前，鬼童子一伸手，夾著脖子將她拎了起來。他身材雖然比她矮得多，但也不知怎地，偏偏能將她從地上提起來，而且看來還輕鬆得很。

他一直將她拎回白開心的身旁，才放下來，白夫人直著眼睛似乎已經被嚇呆了。連她自己都弄不懂自己是怎會被這小矮子拎起來的。

她囁嚅著道：「我要去找我的丈夫都不行麼？」

鬼童子板著臉道：「你的丈夫就在這裡，你還要到那裡去找？」

白夫人道：「可是……我並不想嫁給他，這完全是被別人強迫的。」

鬼童子道：「你若不想嫁給他，方才為什麼要羞答答的做出一付新娘子的模樣來？」白夫人用力揉眼睛，想揉出眼淚來，可惜她的眼淚並不多，而且很不聽話，該來的時候偏偏不來。

鬼童子笑了，忽然拍了拍花無缺的肩膀──他要踮起腳尖來，才能拍得到花無缺的肩膀。

他笑嘻嘻地道：「小伙子，你能娶得到我們的鐵大姪女做老婆，實在是你的運氣。」花無缺雖然是站著的，但他除了還能站著外，再也沒有做別的事的力氣，也許他還能說話，可是，到了這種時候，他還能說什麼？

鬼童子望著他臉上的神色，皺眉道：「無論如何，你總算得到她做老婆了，你還有什麼不開心呢？」

鐵心蘭忽然道：「前輩，我……我……」

屠嬌嬌他們並沒有點住她的啞穴，因為他們並不怕她說話，假如她說了不該說的話，他們隨時都可以阻止她的。

但是現在，有這鬼童子在她面前，他們只好讓她說下去，因為誰都不願被人夾著脖子拎起來的。

這鬼童子就算沒有別的功夫，就只這一樣功夫，已經夠要命的了，因為他們方才看到他拎起白夫人的時候，那麼樣一伸手，誰也不能保證自己一定能躲得開，他伸手的時候就像他的手本來就長在白夫人的脖子上似的。幸好鐵心蘭只說了三個字，就說不下去了。

鬼童子卻笑道：「我知道你有很多話要問我，但現在不要著急，用不著多久，你什麼事都會明白的。」

慕容家的姐妹已開始在悄悄交換眼色，似乎正在商量該如何來招待這怪人，慕容家的人從來不願對客人失禮。

但她們還沒有說話，鬼童子已笑著道：「你們用不著招待我喝酒，我向來不喝酒的，因為我個子太小，要喝酒一定喝不過別人，所以就索性不喝了。」

陳鳳超陪著笑道：「既是如此，卻不知前輩！……」

鬼童子道：「你是不是要問我喜歡什麼？好，我告訴你，我只喜歡看女人脫光了翻觔斗，你們若想招待我，就翻幾個觔斗給我看好了。」

慕容姐妹臉上都變了顏色，秦劍，梅仲良，左春生，已振衣而起，屠嬌嬌眼睛卻發了光，只望他們快打起來。誰知就在這時，江上忽然飄來一陣樂聲，在這清涼的晚風中，聽來是那麼悠揚，那麼動人，而且還充滿了喜悅之意。無論任何人聽到這種樂聲，都不會再打起來的。

※※※

樂聲乍起，四下的各種聲音立刻都安靜了下去，似乎每個有耳朵的人全都被樂聲沉醉了。就連「血手」杜殺的目光都漸漸變得溫柔起來，樂聲竟能使每個人都想起了自己一生中最歡樂的時光，最喜悅的事。樂聲中，少年夫妻們已情不自禁，依偎到一齊，他們的目光相對，更充滿了溫柔與幸福。

花無缺的目光也不由自主向鐵心蘭望了過去。鐵心蘭也正在瞧著他。他們心裡都已想起他們在一起所經歷過的那段時光。在那些日子裡，他們雖然有時驚惶，有時恐懼，有時痛苦，有時悲哀，但現在，他們所想起的卻只有那些甜蜜的回憶。

鬼童子看著他們，微笑著喃喃道：「你們現在總該相信，我請來的這班吹鼓手，非但是天下第一，而且空前絕後，連唐明皇都沒有這種耳福聽到的。」

樂聲越來越近，只見一艘扁舟，浮雲般自江上飄了過來。舟上燈光輝煌，高挑著十餘盞明燈，燈光映在江上，江水裡也多了十餘盞明燈，看來又像是一座七寶光幢，乘雲而下。

舟上坐著七八個人，有的在吹簫，有的在撫琴，有的在彈琵琶，有的在奏竽，其中居然還有一個在擊鼓。那低沉的鼓聲，雖然單調而無變化，但每一聲都彷彿擊在人們的心上。令人神魂俱醉。

燈光下，可以看出這些人雖然有男有女，但每一個頭髮都已白了，有的甚至已彎腰駝背，像是已老掉了牙。但等到他們上了船之後，大家才發現他們實在比遠看還要老十倍，沒有看到他們的人，永遠無法想像一個人怎會活得到這麼老的，甚至就連看到他們的人也無法想像──這麼多老頭子，老太婆居然坐在一條很小的船上奏樂，這簡直就是件令人無法想像的事。

更令人無法想像的是，這種充滿了青春光輝，生命喜悅的樂聲，竟是這些已老得一塌糊塗的人奏出來的。這種事若非親眼瞧見，誰也無法相信。但現在每個人都親眼瞧見了，只不過誰也沒有看清他們是怎麼樣上船的，這小船來的實在太快。

等到慕容姐妹想迎出去的時候，這些老人忽然已在船頭上了，甚至連樂聲都沒有停頓過片刻。只見擊鼓的老人頭髮已白得像雲，皮膚卻黑如焦炭，身上已瘦得只剩下皮包骨頭，他用兩條腿夾著一面很大的鼓，這面鼓像是比他的人還要老，看起來重得很，但是他用兩條腿一夾，連人帶鼓就都輕飄飄掠上了船，看來又彷彿是紙紮的，只要一陣小風就能將他吹走。

陳鳳超搶先迎了上去，躬身道：「前輩們世外高人，不想今日竟……」

他話還沒有說出，擊鼓的老人忽然一瞪眼睛，道：「你是不是姓曹？」

陳鳳超怔了怔，道：「晚輩陳鳳超。」

他「陳」字剛說出口來，那擊鼓的老人忽然怒吼道：「姓陳的也不是好東西。」吼聲中，他枯瘦的身子暴長而起。

鬼童子皺了皺眉，一把拉住了他，道：「你就算恨姓曹的，姓陳的人又有什麼關係？」

擊鼓老人怒道：「誰說沒有關係，若不是陳宮放了曹操，我祖宗怎會死在曹操手裡？」他這麼樣一鬧，樂聲就停止了下來，大家也不知道他胡說八道在說些什麼，只有慕容珊珊忽然笑道：「如此說來，前輩莫非南海烈士彌衡的後人麼？」

擊鼓老人道：「不錯，自蜀漢三國以來，傳到我老人家已是第十八代了，所以我老人家就叫彌十八。」

陳鳳超這才弄明白了，原來這老人竟是彌衡的子孫。彌衡以「漁陽三撾」擊鼓罵曹，被曹操借刀殺人將他害死，現在這彌十八卻要將這筆帳算到陳鳳超的頭上，陳鳳超實在有點哭笑不得。

只聽慕容珊珊正色道：「既是如此，前輩就不該忘了，陳宮到後來也是死在那奸賊曹阿瞞手裡的，所以前輩和姓陳的本該敵愾同仇才是，若是自相殘殺，豈非讓姓曹的笑話？」

彌十八怔了半晌，點頭道：「不錯，不是你提醒，我老人家倒忘了，你這女娃兒有意思。」

突聽一人道：「這裡可有姓鍾的麼？」

這人高瘦頎長，懷抱著一具瑤琴，白開心只當他和姓鍾的人有什麼過不去，立刻指著李大嘴道：「這人就姓鍾。」他以為李大嘴這次一定要倒霉了，因為慕容家的姑娘絕不會幫李大嘴說話的。誰知道這撫琴老人卻向李大嘴一揖到地，道：「老朽俞子牙，昔日令祖子期先生，乃先祖平生唯一知音，高山流水傳為千古佳話，今日你我相見，如蒙閣下不棄，但請閣下容老朽撫琴一曲。」

李大嘴少年時本有才子之譽，否則鐵無雙也就不會將女兒嫁給他了，伯牙先生和鍾子期的故事他自然是知道的，所以白開心說他姓鍾，他一點也沒有反對，此刻也立刻長揖道：「前輩如有雅興，在下洗耳恭聽。」

只見俞子牙端端正正坐了下來，手撥琴弦，錚琮一聲響，已令人覺得風生兩腋，如臨仙境。

李大嘴裝模作樣的閉起眼睛聽了許久，朗聲道：「巍巍然如泰山！快哉，妙哉。」

俞子牙琴音一變，變得更柔和悠揚。

李大嘴撫掌道：「洋洋然如江河，妙哉，快哉。」

俞子牙手劃琴弦，戛然而止，長嘆道：「不想千古以下，鍾氏仍有知音，老朽此曲，從此不為他人奏矣。」

屠嬌嬌早已看出這些老人都是身懷絕技的高手，但她卻未想到他們竟如此迂，如此容易受騙。

她忍不住暗笑忖道：「一個人越老越糊塗，這話看來倒沒有說錯。這些人實在是老糊塗了。」

只見俞子牙竟拉起了李大嘴的手，將那些老頭子，老太婆一一為他引見。吹簫的就姓蕭，自然是蕭弄玉的後人；擊筑的就姓高，少不得也和高漸離有些關係。吹笛的會是什麼人的後代呢？原來是韓湘子的後人，自然和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也有親戚關係。

慕容姐妹在一旁聽得真是幾乎要笑破肚子，她們已漸漸覺得這些人都是瘋子，而且瘋得很有趣。

最妙的是，吹竽的一人竟自命為南郭先生的後代，而且居然叫南郭生。慕容珊珊實在忍不住了，嫣然道：「齊宣王好吹竽之聲，必令三百人同吹，其中只怕有二百九十九人是比南郭先生吹得好的，前輩吹竽妙絕天下，怎麼會是南郭先生的後人呢？」

這位南郭先生矮矮胖胖的，看來很和氣，所以慕容珊珊才敢開開他玩笑，他果然也沒有生氣，笑瞇瞇道：「姑娘只知道先祖濫竽充數，傳為千古笑談，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慕容珊珊道：「晚輩願聞其詳。」

南郭生道：「宣王死，湣王立，欲令三百人一一吹竽，先祖聞得後，就乘夜而逃，這段故事是人人都知道的，卻不知先祖逃走之後，從此奮發圖強，臨死前已成為當代吹竽的第一高手，而且嚴戒後人，世世代代都不能不學吹竽，為的就是要洗刷『南郭吹竽』這段笑話。」

他笑了笑，接著道：「姑娘放眼天下，還有誰吹竽能比姓南郭的更好。」

慕容珊珊立刻整容謝道：「晚輩孤陋寡聞，失禮之處，還望前輩恕罪。」

其實誰都可以看出南郭先生並不姓南郭，彌十八並不姓彌，那位姓韓的老頭子更不會是韓湘子的後代。

因為韓湘子一生中根本就沒有娶老婆，那裡來的兒子，沒有兒子，孫子更不會從地下鑽出來了。

但這些老人一定要這麼說，大家也沒有法子不相信。大家雖然也都已看出，這些老人必定都是五六十年，甚至六七十年前的江湖名俠，怎奈誰也猜不出他們本來的姓名身份。鐵心蘭更猜不透這些老人為什麼要趕來為自己奏樂，這些人的年紀每一個都可以做她的太祖父了，怎會和她有什麼淵源關係？

※※※

慕容大姑娘溫柔端莊，正是「大言不出，小言不入」的賢妻良母，她始終都是面帶著微笑，靜靜的坐在那裡，此刻忽然悄悄拉她夫婿的衣袖，柔聲道：「時候已不早，大家也都很累了…」

陳鳳超微笑著拍了拍她的手，道：「你的意思我知道。」

其實他自然也早就看出今日的局面已越來越複雜，也不願再和這些稀奇古怪的邪門外道再糾纏下去，當下抱拳笑道：「此刻禮樂俱已齊備，還是快些為這兩對新人成禮吧，大家也好痛痛快快地喝幾杯喜酒。」

屠嬌嬌拍手笑道：「這話對極了。」

哈哈兒道：「哈哈，常言道，春宵一刻值千金。咱們只顧著打岔，卻忘了新人們正急著要入洞房哩。」

他們也看出這些老人來歷詭異，也巴不得早些脫身才好。誰知鬼童子卻忽然大聲道：「不行，現在還不行，還要等一等。」

屠嬌嬌笑道：「難道前輩們也約了客人來觀禮麼？」

鬼童子道：「不是客人，是主人。」

屠嬌嬌也不禁怔了怔，道：「主人？主人豈非都在這裡麼？」

鬼童子再也不理她，卻向彌十八道：「老么是不是跟你們一齊來的？」

彌十八翻了翻白眼，道：「他不跟我們一齊來，跟誰一齊來？」

鬼童子道：「他的人呢？」

彌十八道：「他的人在那裡，你為何不問他去。」

鬼童子道：「我若知道他在那裡，還問個屁。」

彌十八瞪眼道：「你不知道，我又怎會知道，我又不是他的老子。」

鬼童子笑罵道：「你這人簡直跟你那老祖宗是一樣的臭脾氣。」

南郭生笑道：「你明知他的臭脾氣，為何還要問他，為何不問我呢。」

李大嘴在一旁聽得暗暗好笑，這幾人原來也是越老越天真，鬥起嘴來，竟不在自己之下。

陳鳳超生怕他們再糾纏下去，幸好南郭生已接著道：「老么本來和我們一齊坐船來的，但他卻嫌船走得太慢，所以就跳上岸，要一個人先趕來。」

俞子牙道：「這就叫欲速則不達。」

鬼童子笑道：「他這火爆栗子的脾氣，只怕到死也改不了。」

那吹簫女史插口笑道：「以他近來的腳程，就算繞些遠路，此刻也早該到了，就只怕他又犯了老脾氣，半路上又和人打了起來。」

韓笛子笑道：「若是真打起來，那只怕再等三天三夜也來不及了。」

屠嬌嬌眼珠子一轉，忽然道：「前輩們的這位朋友，難道和人一動上手就沒完沒了的麼？」

鬼童子嘆道：「不打得對方磕頭求饒，他死也不肯罷手的。」

屠嬌嬌瞧了李大嘴一眼，道：「莫非是他？」

李大嘴也已想起了一個人，突的失聲，道：「前輩們的這位朋友莫非是……」

他話還沒有說完，突聽岸上一人大吼道：「李大嘴，惡賭鬼，你們這些孫子王八蛋在那裡，快滾出來吧！」

屠嬌嬌嘆了口氣道：「一點也不錯，果然是這老瘋子。」

軒轅三光拊掌大笑道：「這個龜兒子一來，就更熱鬧了。」

※※※

一聽到那雄獅般的大吼，鐵心蘭全身就不停的發起抖來，也不知是太驚奇，還是太歡喜。慕容姐妹卻在暗暗奇怪，這些老怪物的兄弟又怎會是「十大惡人」的老朋友呢？她們實在想不通。

只見李大嘴和軒轅三光已跳上船頭，大笑著道：「你這老瘋子還沒有死麼？」

岸上一人也大笑著道：「你們這些孫子王八旦還沒有死，我怎麼捨得先死？」笑聲中，一人跳上了船頭，這麼大的一條船，竟也被他壓得歪了一歪，杯中的酒都濺了出來，這人份量之重，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若說他輕功不行，卻也未必，他自岸邊躍上船頭，這一掠之勢，至少也有四五丈遠近！梅花公子，神眼書生，這些人的輕功在江湖中也可算是頂尖的身手，但自忖能力，也未必能一掠四丈。這人的輕功既然不弱，落下來時卻偏偏要故意將船震得直晃，也就難怪李大嘴他們要罵他是「老瘋子」了。

大家連看都不必看，已知道來的必定又是個怪人，一看之下，更不禁抽了口涼氣。這人身材也不太高，最多也只不過有六七尺，但橫著來量，竟也有五尺六七，一個人看來竟是方的，就像是一塊大石頭。他的頭更大得出奇，頭砍下來稱一稱，最少也有三五十斤，滿頭亂蓬蓬的生著雞窩般的一頭亂髮，頭髮連著鬍子，鬍子連著頭髮，也分不清什麼是鬍子，什麼是頭髮了，鼻子嘴吧，更是連找都找不到。遠遠望去，這人就像是一塊大石塊上蹲著一頭刺蝟，又像是一頭被什麼東西壓得變了形的雄獅。

只見這人一跳上船頭，就和李大嘴，軒轅三光兩人嘻嘻哈哈的糾纏到一齊，三個人加起來已經快二百多歲了，卻還是老不正經。陳鳳超看得只有苦笑，正不知是該迎出去，還是不該迎出去。那怪人忽然一把推開了李大嘴，吼道：「我倒忘了先看看你們這些孫子王八旦究竟替我女兒找了個什麼樣的女婿，若是不合我的意，看我不把你們打扁才怪。」他狂吼著跳了起來，屠嬌嬌迎上去笑道：「我們替你找的這女婿，憑你這老瘋子就算打鑼也找不到的，包你滿意。」

鐵心蘭看到這怪人，眼淚早已忍不住奪眶而出，掙扎著撲了上去，顫聲道：「爹爹……」她滿心悽苦，滿懷幽怨，只喚了這一聲，喉頭已被塞住，那裡還能說得出第二個字來。

花無缺這時也知道「狂獅」鐵戰到了，看到鐵心蘭這樣的女兒，他實在想不到她的爹爹竟是這付模樣。

鐵戰拍著他女兒的頭，大笑道：「好女兒莫要哭，老爸爸沒有死，你該高興才是，哭什麼？」他話還沒有說完，已跳到花無缺面前，從頭看到腳，又從腳看到頭，將花無缺仔仔細細瞧了幾遍。花無缺似已餓得完全麻木了，動也不動。

鐵戰點著頭道：「看來這小子長得倒還蠻像人樣的，只不過……怎地連站都站不穩，莫非你們找的竟是個癆病鬼麼？」

鬼童子笑道：「這不是癆病，他這病只要有新出籠的包子就能站得好。」

鐵戰怔了怔，道：「他這難道是餓病？」

鬼童子笑道：「不錯。」

鐵戰跳了起來，怒吼道：「是誰把我女婿餓成如此模樣？」

鬼童子道：「除了你那老朋友還有誰。」

鐵戰霍然一翻身，雙手張舞，已抓住了哈哈兒和屠嬌嬌的衣襟，竟將這兩人硬生生提了起來。他武功在「十大惡人」中算來本非好手，只不過打起架來特別不要命而已。若論真實的功夫，他也未必就能強過屠嬌嬌。但現在他隨手一抓，就將屠嬌嬌和哈哈兒兩個都抓了起來，他們兩人非但不能抵抗，竟連閃避都閃避不開。李大嘴等人都不禁駭了一跳，誰也想不到他武功竟有如此精進，但目光一轉，只見彌十八，俞子牙等人面上都露出得意之色，不問可知，他武功必定跟這些老怪物學的。哈哈兒只覺脖子都快斷了，想打個哈哈，卻連氣都喘不過來，吃吃道：「老……老朋友有話好說，何必動手呢！」

鐵戰怒道：「什麼好說歹說，你自己吃得一身肥肉，為什麼將我女婿餓成這副模樣。」

屠嬌嬌陪笑道：「鐵兄有所不知，若非咱們餓他一餓，他只怕早就跑了。」

鐵戰道：「跑？為什麼要跑？」

屠嬌嬌道：「鐵兄為何不問問他自己？」

鐵戰果然鬆了手，卻抓起了花無缺的衣襟，吼道：「我問你，你為什麼要跑？難道我女兒還配不上你這病鬼麼？」

鐵心蘭揪住了她爹爹的手臂，道：「爹爹，快放開他，這不關他的事。」她心裡的矛盾和痛苦，又怎能當著這麼多人的面前說出來。

鐵戰頓足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別的事我都不管，我只問你，你願不願意嫁給這小子？」

鐵心蘭垂首道：「我……我……」

鐵戰怒道：「你現在怎地也變得扭扭捏捏起來了，這還有什麼不好說的，願意就願意，不願意就不願意，只要你點點頭，這小子就是你老公了，只要你搖搖頭，我就立刻替你將這小子趕走。」鐵心蘭的頭卻連動也不能動，她既不能點頭，也不能搖頭。想起花無缺對她的深情，她怎麼能搖頭。她知道只要自己搖一搖頭，此後只怕永遠也見不著花無缺了，但想起了那可恨又可愛的小魚兒……卻叫她又怎能點頭。

這時她的心情，只怕連最善解人意的人也無法瞭解，又何況是從來不解這種兒女之情的「狂獅」鐵戰。他簡直快被急瘋了，跺腳道：「我不要你開口，但你連頭都不會動了麼？」鐵心蘭的頭卻硬是紋風不動。

大家面面相覷，全都瞧得發了呆，慕容姐妹雖然玲瓏剔透，但也實在猜不透她心裡究竟在打什麼主意。這其中瞭解她心意的只怕唯有花無缺。但他自己也是滿心酸楚，他知道鐵心蘭不肯搖頭，只為了不忍讓他傷心，但鐵心蘭就算點了頭，他難道就不傷心了麼？

他忍不住黯然道：「我……」

誰知他剛說了一個字，鐵戰就跳起來怒吼道：「閉嘴，誰要你說話的，只要我女兒願意，你就得娶她，我女兒若不願意，你就得滾蛋！」這句話說出來，連慕容姐妹都聽得有些哭笑不得，只覺這麼不講理的老丈人，倒也天下少有。卻不知「狂獅」鐵戰若是講理的人，也就不會名列在「十大惡人」之中了。

蕭女史忽然一笑，道：「女人家若是既不肯點頭，也不肯搖頭。那就是願意了。」她雖已白髮蒼蒼，滿面皺紋，老得掉了牙，但眼神卻仍很有風致，想當年必定也是位在情場中打過滾的人物。

鐵戰一拍大腿，拊手道：「不錯，到底還是蕭大姐懂得女兒家的意思……」

# 第一一八章 大眾情人

誰知鐵心蘭卻立刻道：「我……我不是這意思。」

鐵戰急得直抓頭髮，道：「你到底是什麼意思呢？說呀。」鐵心蘭垂下頭，又變成了啞吧。這情況莫說鐵戰快急得發瘋，就連別的人也不禁著急起來了。

鐵戰跳著腳道：「你們這些人難道沒有一個人知道她的意思麼？」

軒轅三光笑了笑，道：「我們知道有個人是知道她意思的。屠嬌嬌。」

最後一個「嬌」字還未說出口，鐵戰已又一把拎起了屠嬌嬌，怒吼道：「你既然知道，為何不說，卻害得老子著急。」

屠嬌嬌陪笑道：「你女兒的心意連你都不知道，我怎會知道，這全是惡賭鬼恨我方才得罪了他，所以現在來報仇。」

鐵戰厲聲道：「放屁，惡賭鬼一輩子從來不說謊的，我數到『三』字，你若還不說，我就立刻宰了你。」

他連「一」字還沒有數，屠嬌嬌已苦笑道：「好，我說就說吧，只不過說出來你更沒法子了。」她知道「狂獅」鐵戰說得出做得到，到了自己性命交關時她也只有將什麼事都說出來了。

鐵戰道：「只要你說出來，我就有法子。」

鬼童子道：「就算他沒有法子，我們也可以替他想法子。」

屠嬌嬌道：「你女兒本來是很願意嫁給這位花花公子，可是，可是……她還有個心上人，她既想嫁給花花公子，又想嫁給那人。」

蕭女史道：「這兩人是誰比誰強些呢？」

屠嬌嬌笑了笑道：「兩人半斤八兩，各有各的好處，我若是她，實在也不知道究竟該要嫁給誰才好。」

聽到這裡，鐵心蘭心裡又是羞慚，又是痛苦，真恨不得立刻死了算了，但想到他們既已提起「小魚兒」來，小魚兒說不定就有了生機，她也只有暗咬著銀牙，將眼淚往肚子裡流。

只聽蕭女史嘆道：「無論多麼強的女人，遇著這件事也沒法子，這也難怪鐵姑娘如此痛苦，若換我是她，我也……」

白開心道：「她若喜歡兩個人，就叫她同時嫁給那兩個人好了，左右逢源，豈非再妙也沒有。」他狗嘴裡果然永遠吐不出象牙來，別人都以為「狂獅」鐵戰這下子就算不打扁他鼻子，也要打破他腦袋。

誰知道鐵戰也跳了起來，拊掌大笑道：「好主意，果然是好主意，一個男人可以娶兩個老婆，一個女人為什麼不能嫁兩個老公？」

蕭女史嘆了口氣，喃喃道：「我是個女人，你卻是個瘋子。」

鐵戰大笑道：「瘋子就瘋子，為了我女兒，做做瘋子又有何妨。」

他大笑著拉起他女兒的手，又道：「還有一個人是誰？只管說出來沒關係，全有爹爹我替你作主。」鐵心蘭的臉早已由赤紅變為蒼白，只恨不得自己三年前就已死了，那裡還能說得出一個字來。甚至連慕容姐妹都在暗暗為她嘆息，覺得這女孩實在可憐，居然有這麼樣一個寶貝父親。

軒轅三光眼珠子一轉，忽又笑道：「格老子這種事女娃兒家怎麼說得出口呢？告訴你，那小子姓江，叫做小魚兒。」

「小魚兒」這三個字說出來，慕容姐妹俱都不禁為之動容，小仙女的臉立刻氣得通紅，屠嬌嬌他們卻在悄悄皺眉頭，只有花無缺的眼睛頓時亮了，因為他終於已明白了軒轅三光的用心。

「小魚兒，小魚兒，小魚兒……」

鐵戰將這名字翻來覆去的念了好幾遍，也皺著眉道：「這小子怎會叫這種古裡古怪的名字。」

白開心笑嘻嘻道：「這只因他本來就是個古裡古怪的人，無論誰遇著他，至少也要倒霉三年。」

鐵戰裂嘴一笑，道：「你小子少來挑撥離間，只要我女兒歡喜，他就算叫小王八都沒關係。」

軒轅三光忽又嘆了口氣，道：「只可惜我現在也不知道這條小魚兒在那裡？」

鐵戰道：「那倒沒關係，只要有這麼一個人，我就能找得到。」

他用力拍著鬼童子肩頭，大笑道：「就算我找不到，你也找得到的，對不對。」

軒轅三光道：「不對。他要找別人也許都很容易，但要找這小魚兒，卻難得很，難得很。」

鐵戰又瞪起了眼，道：「為什麼？」

軒轅三光瞟了屠嬌嬌他們一眼，道：「只因小魚兒已被他們藏起來了。」

鐵戰跳了起來，瞪著屠嬌嬌道：「你為什麼要將他藏起來，難道你也看上了他？」

他像是又要衝過去將屠嬌嬌拎起來，屠嬌嬌趕緊陪笑道：「這賭鬼最近已染上了白開心的毛病，你千萬莫要聽他的。」

軒轅三光笑嘻嘻道：「你就算沒有將他藏起來，至少總知道他在那裡的，對不對？」

屠嬌嬌嘆口氣道：「你們若一定要找他，我就帶你們去，只不過現在只怕已太遲了。」

鐵戰根本沒有聽到她後面兩句在說什麼，早已跳起來道：「要去現在就去，越快越好。」

陳鳳超忽也站了起來，道：「不錯，這杯喜酒等等再喝也無妨。在下等已久聞『小魚兒』的大名，早就想見他一面了。」

鐵戰拊掌大笑道：「如此說來，我這準女婿人緣倒還蠻不錯的。」

小仙女咬著牙，恨恨道：「他人緣的確不錯，據我所知，至少有八百個人全恨不得將他整個人都吞下肚子裡去。」

幸好這時大家都在搶著往外面走，誰也沒有注意她在說什麼，只有顧人玉在一旁痴痴的望著她。等到人都走光，顧人玉才輕輕嘆了口氣，道：「你也快些去吧。」

小仙女道：「你不去？」

顧人玉垂下了頭，道：「我……我看我還是回家的好。」

小仙女瞪眼望了他半晌，忽然冷笑道：「他破壞了你和九丫頭的好事，你還在恨他？」

顧人玉黯然一笑，道：「就算沒有他，九妹也不會嫁給我的，我並不是這意思。」

小仙女道：「那你是什麼意思？」

顧人玉頭垂得更低，吶吶道：「我只不過……只不過覺得你……你也……」他不但滿臉通紅，連脖子都粗了。

小仙女瞪了他半晌，忽又笑了，道：「你這呆子，你難道以為我喜歡他？」

顧人玉吃吃道：「我前兩天聽三姐說，女人只有喜歡一個人時，才會恨他，你這麼恨他，豈非……豈非就是……」小仙女忽然用一隻柔軟的小手掩住了他的嘴，柔聲道：「你這呆子，你難道還不知道我的心？」

顧人玉又驚又喜，已呆住了。

小仙女道：「你若以為我喜歡他，我現在就嫁給你，你總該放心了。」

她忽然拍手笑道：「對，我們現在成親，既用不著禮樂，也用不著媒人，等他們回來聽到這件事，那時他們臉上的表情一定好看得很。」她越說越開心，突聽「噗通」一聲，原來顧人玉竟已連人帶椅一齊跌到地上去了。

小仙女吃驚道：「你……你怎麼了呀？」她剛蹲下去想扶起他，誰知顧人玉忽又從地上跳了起來，大叫道：「我太開心了，太開心了……天下還有比我更開心的人嗎？」

小仙女又驚又笑，吃吃笑道：「想不到顧小妹也會變成個大瘋子。」

顧人玉大笑著道：「我現在才知道小魚兒是天下第一個大好人。」

小仙女皺眉道：「你居然說他是好人，只怕真是瘋了。」

顧人玉道：「你想，若不是他，九妹和我們這兩對好夫妻是從那裡來的？」小仙女紅著臉「噗哧」一笑，卻又故意板起臉道：「誰說我和你會是好夫妻，以後我說不定比母老虎還兇，天天打你，罵你，連飯都不給你吃。」

顧人玉壯起膽子，拉起了她的手，柔聲道：「只要能和你在一齊，不吃飯又有何妨，廣東人常說『有情飲水飽』，卻不知我連水都可以不喝的。」

小仙女嬌聲道：「我還以為你是很規矩哩，誰知你也這麼不老實。」兩人目光相對，心裡卻充滿了柔情蜜意。微風吹入窗戶，帶來了滿窗星光、一船春色，小仙女情不自禁，向顧人玉懷中依偎了過去……

※※※

軒轅三光望著走在前面的一群人，心裡暗暗得意，無論如何，他總算為小魚兒做了一件事。

李大嘴回頭瞧了他一眼，也將腳步放緩，走在他身旁，道：「原來你和小魚兒是好朋友。」

軒轅三光道：「難道你以為老子只能交你們這些見不得人的龜兒子朋友嗎？」

李大嘴笑道：「想不到你也學會了用心機，竟連我們幾個人都被你騙了。」

軒轅三光瞪眼道：「你們這幾個龜兒子其實根本就不能算人，小魚兒是跟著你們長大的，你們卻一心只希望他被困死。」

李大嘴默然半晌，長長嘆了口氣，道：「老實說，我本來也想救他的，可是……一聽到燕南天已到了這裡，我就嚇得全沒了主意。」

軒轅三光道：「你以為小魚兒會幫燕南天來對付你們。」

李大嘴嘆道：「他就算要這麼做，也不能怪他的，江楓夫妻雖不是死在我們的手上，可是燕南天……唉！」

軒轅三光冷笑道：「告訴你，你們全都將小魚兒看錯了。他絕不是反臉無情的人，他若活著一定會在燕南天面前幫你們說情的，他萬一死了，你們這些龜兒子才真的倒了大霉。」

李大嘴呆了半晌，嘆息著道：「但願他現在還活著才好。」

軒轅三光一把揪住他衣服，變色道：「他現在難道已死了不成？」

李大嘴苦笑道：「我也不知道他現在是死是活，只知道他已在那山腹中被困了七八天，既沒有食物，也沒有水！……」

軒轅三光失色道：「七八天不喝水，就算鐵打的人也捱不下去的。」

李大嘴道：「別人也許早就死了，但小魚兒……他說不定有法子的，你永遠也猜不到他究竟有多大的本事。」

他生怕軒轅三光找他麻煩，趕緊又搶著道：「那位鬼童子的本事也實在不小，我真猜不透他怎會知道我們的行動，竟能及時將鐵瘋子找來。」他話剛說完，突聽身後一人笑道：「若被你猜到了，我老人家還能算是鬼童子麼？」笑聲中人影一閃，鬼童子已到了他們面前。

李大嘴吃了一驚，陪笑道：「前輩果然是來無影，去無蹤，在下實在佩服得五體投地。」

鬼童子笑道：「你這兩句馬屁拍得我很舒服，我就將這件事從頭到尾告訴你們吧。」

他搶著道：「江湖中人都以為鐵戰得到了一張藏寶之圖，其實他對藏寶一點興趣也沒有，他最大的興趣，只是在無名島上。」

李大嘴道：「既然是無名之島，鐵戰又怎會知道的呢？」

鬼童子道：「這只因有個多事的人，記下了無名島的方位，而且說，無論誰只要找到這無名島，就可向島上的人學武功，回到中土來就可無敵於天下。」

他笑著接道：「鐵戰平生就喜歡打架，見到這封秘件之後，自然大為心動，所以就叫他女兒帶著另一份藏寶圖將人引開，他自己卻悄悄的尋到無名島上來了。」

李大嘴目光閃動，試探著問道：「無名島上住的卻是些什麼人呢？」

鬼童子道：「島上住著的都是些早已厭倦紅塵的老頭子，他們一到了這島上後，連自己以前的名字都不要了，所以這島才叫做無名島。」

李大嘴賠笑道：「前輩想必也是島上的無名英雄了。」

鬼童子道：「什麼無名英雄，只不過是些老不死罷了。何況，我就算想忘記自己的名字，別人只要一見到我，立刻就會認得出我，不像那些老頭子，隨便替自己取個名字別人也不知道。」

其實李大嘴也早已猜到彌十八，俞子牙這些名字都是杜撰的，此刻雖已證實，卻也不說破，只是嘆了口氣，道：「鐵戰的運氣真不錯……」

鬼童子道：「他在島上住了三四年，倒的確學會了不少武功，但若去的是你，此刻只怕早已被我們拋到海裡去餵王八了。」

李大嘴勉強笑道：「在下雖非好人，但鐵戰比在下也好不了多少，前輩們為何偏偏看上了他呢？」

鬼童子沉下臉，道：「我問你，你打起架來，會不會像他那麼樣的不要命。」

李大嘴道：「這……這只怕要差一點。」

鬼童子道：「我們就看上了他這種不要命的脾氣，才覺得他孺子可教。」

李大嘴只好不說話了，心裡卻在暗罵：「你們瘋子遇見瘋子，正是王八看綠豆，對了眼了，自然就一拍即合。」

軒轅三光心裡本在惦記著小魚兒的安危，但聽了幾句後，也不禁動了好奇之心，忍不住問道：「前輩們既已退隱世外，又怎會重入紅塵的呢？」

鬼童子道：「這只因鐵戰跟我們學了三年武功後，有天突然不學了，我們就問他為什麼？他居然說我們這些人的武功，就算加起來也比不上燕南天和移花宮主，他學會了也沒有用，所以還不如省些力氣。」

李大嘴眼睛一亮，道：「如此說來，前輩們這次是想來找燕南天和移花宮主較量較量的？」

鬼童子嘆了口氣道：「這就叫人老心不老，靜極又思動了。」

李大嘴心裡簡直開心得要命，卻故意嘆息著道：「依我看，前輩們不如還是快回去算了。」

鬼童子瞪眼道：「為什麼？」

李大嘴道：「別人我不知道，那燕南天的武功卻當真是獨步古今，空前絕後，前輩們只怕也……」

鬼童子果然跳了起來，怒道：「我就不信這個羊上樹，倒非要找他比劃比劃不可。」

李大嘴知道話已點到了，見好就收，改口道：「卻不知前輩怎會知道鐵心蘭的婚事呢？」

鬼童子又生了半天氣，才說道：「我們到了中土後，沿江而行，那幾個老不死忽然迷上了武昇城裡的一個小姑娘，硬說她琵琶彈得妙絕天下，竟賴在那裡不肯走了，我生氣也沒有用，只有一個人四下走走，走到這裡，別的人沒有遇著，卻救了那白老虎。」

李大嘴笑道：「看來他的運氣也不差。」

鬼童子道：「但那時他卻已奄奄一息，我就將他送到山腳下養傷，他的傷還沒有好，你們卻已到了。」

李大嘴苦笑道：「原來前輩也在那裡，在下等為何未曾見到前輩呢？」

鬼童子冷冷道：「方才我老人家就在你背後，你見到了麼？」

李大嘴嘆了口氣，道：「前輩在暗中聽到在下等的計劃，就立刻設法通知鐵戰，叫他們立刻趕來，所以他們連妙絕天下的琵琶都不聽了。」

鬼童子笑道：「你這人還算不太蠢，終於弄明白了。」

突聽鐵戰大叫道：「你說小魚兒就在這裡？難道他也像孫悟空一樣，被如來佛壓在山下了麼？」

※※※

軒轅三光一聽已到了地頭，再也顧不得別的，立刻趕了過去。只見鐵戰又拎起了屠嬌嬌，怒吼著道：「是你將他弄進去的，你就得將他弄出來。」

屠嬌嬌苦笑道：「我那裡有那麼大的本事。」

鐵戰道：「不是你是誰？」

軒轅三光大叫道：「格老子，現在還問這些幹什麼？小魚兒已經在裡面餓了七八天了。」

鐵戰失聲道：「七八天？這姓花的小子只餓了兩三天，已有氣無力，他若已餓了七八天，那還有命麼？」

# 第一一九，章 倖脫死劫

「惡賭鬼」軒轅三光，關心小魚兒的生死，怕他說話耽誤了開山的時間，忙向「狂獅」鐵戰道：「幸好這裡人多，人多好做事，也許還來得及。」

李大嘴也叫道：「這裡有開山的傢伙，想救小魚兒的人，就快動手吧。」利斧鐵鍬本是他藏起來的，他自然很快就找到了。

只見人人都在踴躍爭先，取斧開山，就連那些養尊處優的少奶奶們竟也不肯後人，斧頭鐵鍬沒有了，她們就用自己價值不菲的匕首短劍，一時之間，震耳的鑿石聲已響遍了山巔。

屠嬌嬌嘆了口氣，苦笑道：「我還以為人人都想小魚兒快些死哩，想不到大家居然卻想他活下去，小魚兒呀小魚兒，如此看來，你就算死也值得了。」

白開心也嘆了口氣，道：「不錯，若換了我被困在這山腹裡，只怕連野狗都不會來救我。」

李大嘴失笑道：「想不到你居然也有自知之明。」

白開心冷笑道：「你得意個屁！就算這些人能不停的動手，至少也要一半天才能攻入山腹，到那時小魚兒只怕早已變成鹹魚乾了。」花無缺和鐵心蘭已忍不住熱淚盈眶，他們見到這種情況，心裡雖然興奮，但也知道希望實在渺茫得很。突見白夫人悄悄走過來，手裡提著個油淋淋的包袱，垂著頭道：「包袱裡有炸雞和糯米丸子，是我方才偷偷包起來的，你們快吃吧，吃飽了才有力氣動手將小魚兒救出來。」

鐵心蘭喉頭一陣哽咽，嗄聲道：「你……你也想救他？」

白夫人揉了揉眼睛，勉強笑道：「我雖然並不清楚他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但我想……他若能活在世上，也許大家全都會快樂得多。」

※※※

若非親眼瞧見，武林中只怕再也不會有一個人相信這種事的──江湖中最有名的幾位世家公子，竟會和聲名狼藉的「十大惡人」們一齊捲起袖子來鑿石頭。平時連油瓶倒了都不會伸手去扶的慕容姐妹們，此刻竟會用她們吹彈得破的纖纖玉手去挖泥巴。而這一切，竟全是為了一個二十來歲的小伙子，這小伙子居然還是在「惡人谷」長大的。

突聽鼓聲響起，如滿天風雷大作，又如千軍萬馬動地而來，大家只覺精神更振奮，碎石如雨點般飛起。他們果然創造了奇蹟，竟在短短不到半天功夫裡，就攻破了十道堅固的石閘，攻入了山腹。花無缺和軒轅三光當先衝了進去，他們的心情雖興奮，卻又不禁在暗中擔心，害怕……

他們只怕發現的是小魚兒的死屍！花無缺本想呼喚兩聲，但一顆心似已將跳出腔子，連聲音都發不出來。只見那已被劈成兩半的石椅上，放著個酒瓶，地上還散落著些破布，線頭，花無缺認得那正是從小魚兒和移花宮主她們穿的衣服上拆下來的。他的臉色立刻變了，手抖得連一塊布都撿不起來。

軒轅三光忍不住問道：「這……這是他們的衣服？」

花無缺茫然點著頭道：「嗯。」

軒轅三光一顆心也不禁沉了下去，像小魚兒他們那樣的人，若不是遇著非常的變故，怎會連身上的衣服都會被扯破！他們簡直不敢再進一步去找！他們已提不起這勇氣去面對那殘酷的現實。

慕容珊珊忽然道：「這瓶子裡是不是酒？」

軒轅三光提起瓶子來嗅了嗅，道：「是。」

慕容珊珊眼睛一亮，喜道：「瓶子裡是酒，就有希望了。」

軒轅三光道：「為……為什麼？」

慕容珊珊道：「酒也可以充饑的，他們若有酒喝，就可以多支持幾天。」

軒轅三光跳起來至少有兩丈高，狂喜著大呼道：「小魚兒，小魚兒，你在那裡，你的好朋友們已全都來救你了！」他狂喜著衝了進去。

空曠的洞穴中，響徹著軒轅三光的回聲，但卻聽不到有人的回應，小魚兒呢？難道已餓得說不出話來了？地道的入口並沒有封閉，他們看到了魏無牙的屍體，看到了無數隻空酒瓶，也看到了那臭不可言，也妙不可言的「廁所」。

但他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都找不到一個活人。小魚兒他們呢？難道他們已化骨揚飛，永遠自這世界上消失了不成？

※※※

大家面面相覷，只有站在那裡發呆。過了很久，軒轅三光才笑著道：「格老子，我就知道世上絕沒有任何地方能關得住小魚兒的，我們還在為他擔心，他卻早已走了。」

李大嘴道：「他沒有走。」

軒轅三光怒道：「你這龜兒子就希望他被困死，是麼？」

李大嘴嘆了口氣，道：「我也希望他是已逃出去了，可是我方才已將這地方全都很仔細的查看了一遍，四面根本就沒有出路。」

軒轅三光道：「老子也曉得這裡沒有出路，但他一定有法子出去的。」

李大嘴道：「他能有什麼點法子？就算他能破壁而出，多少也會有些痕跡留下來的，除非他會孫悟空的七十二變，變成個蒼蠅從那氣孔中飛出去。」

其實軒轅三光也知道他說的不錯，四面山壁都是完整的，根本就沒有被打通的痕跡，小魚兒他也的確沒法子出去。但他們若沒有出去，就應該在這洞穴裡。

軒轅三光道：「你龜兒子說他們沒有出去，那麼他們在那裡呢？我們為什麼連他們一根汗毛都找不到。」

李大嘴沉吟著還沒有說話，白開心忽然大聲道：「化骨丹！」這三個字說出來，軒轅三光和花無缺背脊上都不禁冒出一股寒氣，鐵心蘭更快急瘋了。

李大嘴瞪著白開心道：「你的意思是說，魏無牙害死了他們後，又用化骨丹消滅了他們的屍體？」

白開心裂嘴一笑，道：「我並沒有這麼說，這話是你說的。」

小魚兒他們既不可能出去，又沒有在這裡，自然是因為他們的屍體已被消滅了，這是唯一合理的解釋。

就連鐵戰也不禁搖頭嘆息，喃喃道：「我本來還想看看他究竟是個什麼樣子的人，為何能令我女兒如此喜歡他？誰知道這小子竟連骨頭都沒有剩下一根。」

他拍著鐵心蘭的頭，道：「這小子既然沒有福氣娶你，你也不必傷心了，若是覺得一個老公不夠，過兩天再為你找一個就是。」他不說這些話還好，一說出來，鐵心蘭連心都碎了，連哭聲都沒有發出來，就暈了過去。

鬼童子忽然道：「他們可是被魏無牙關在這裡的？」

李大嘴嘆道：「只怕是的。」

鬼童子道：「那麼，魏無牙自己怎會也死在這裡了呢？」

屠嬌嬌道：「這也許是因為魏無牙要眼看著他們死，否則就不過癮。」

鬼童子道：「不錯，這很有道理，可是魏無牙既能將他們全都害死，又消滅了他們的屍體，那麼魏無牙就不會死了，難道他們的鬼魂還能為自己復仇，將魏無牙殺了不成？」

屠嬌嬌道：「魏無牙是自己服毒的，前輩難道還看不出來麼？」

鬼童子道：「他既然將別人全都殺了，自己為何要服毒？」

屠嬌嬌怔了怔，道：「這……」

鬼童子笑了笑，緩緩道：「魏無牙算準別人都不敢殺他，所以才敢留在這裡看熱鬧。」

李大嘴道：「不錯，小魚兒他們若想出去，就不能殺他，因為他是唯一知道這裡秘密的人，但他難道就不怕別人逼他說出秘密麼？」

鬼童子道：「他自己以為自己藏身之處很隱秘，以為別人必定找不到他，誰知小魚兒他們的本事比他想像中大得多，還是將他找出來了，他被逼問得受不了時，就只有自己服毒而死，因為他知道只要他一死，別人就都要被困死在這裡的，所以他就等於為自己報了仇。」他的猜測居然已和事實相差不遠，只因軒轅三光，花無缺，李大嘴他們，多多少少都有些為小魚兒擔心，頭腦已無法保持冷靜，但鬼童子他們卻根本不認得小魚兒，旁觀者清，自然看得清楚些。

軒轅三光已不禁喜動顏色，道：「如此說來，魏無牙一定是比小魚兒他們先死的了。」

鬼童子又笑了笑，道：「魏無牙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無法將移花宮主姊妹和小魚兒三個人一齊殺死的，你說是不是？」

軒轅三光拊掌大笑道：「莫說一個魏無牙，就算一百個魏無牙也不行。」

白開心道：「常言道飲酖止渴，一個人若是渴極了的時候，就算明知酒中有毒，也會喝下去的，你說是不是？」

屠嬌嬌道：「不是。」

白開心瞪眼道：「你知道個屁。」

屠嬌嬌也不理他，緩緩接著道：「酒中絕沒有毒，每個酒瓶我都嗅過了。」

軒轅三光展顏大笑道：「我和你認識了幾十年，你總算說了句人話，做了件好事。」

白開心悠然道：「他既不可能逃出去，也不可能死在這裡，那麼我問你們，他是到那裡去了？」

這句話問出來，大家又全都呆住。這件事實在不可思議，無論誰也猜測不出。

※※※

天下又有誰知道小魚兒現在在那裡呢？有誰知道他現在是生？是死？是已屍骨無存？還是在好好的活著？每個人心裡都有許多疑團，都想問個清楚，但誰也不知道自己該去問誰？只好站在那裡發愣。俞子牙，彌十八，蕭女史，這些人雖然久已不為世事所動，但這時也都不禁在苦苦思索著。因為這件事實在太神秘，他們也動了好奇之心。

軒轅三光最焦急，鐵心蘭最悲痛，白開心不停的冷笑，哈哈兒卻笑不出來了，只有杜殺，仍是臉色鐵青，也不知心裡在想些什麼？

突聽花無缺大聲道：「各位的鞋底都是濕的，是不是？」

每個人俱都心事重重，又有誰會留意到自己的鞋底？鞋底無論是乾是濕，本都一點關係也沒有，但花無缺語聲中卻充滿了興奮之意，就像是剛發現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大家誰也不知道他為何會對這種無足輕重的小事如此關心，可是大家還是不由自主提起腳來瞧了瞧。至少有一半人的鞋底果然是濕的。

軒轅三光的一雙草鞋更已完全濕透，忍不住問道：「格老子，鞋底濕了難道也是什麼大不了的事麼？」

白開心笑嘻嘻道：「想不到居然有人將一雙鞋子看得比老朋友的生死還重要，妙極妙極。」

花無缺根本不理他，仍是滿面興奮之色，道：「此地既然沒有水，鞋子怎會被打濕的？魏無牙若想將他們餓死，渴死，此地又怎會有水？」這句話說出來，大家才發現這果然又是件很神秘的事。

軒轅三光道：「但這件事卻和小魚兒的去向有什麼關係？」

花無缺道：「果然有關係，若是我猜得不錯，我已可找出小魚兒在那裡了。」

軒轅三光大喜道：「快說，他在那裡？」

花無缺來不及回答這句話，已又向地道下奔了過去。在這陰濕的洞穴中，那「廁所」的氣味實在令人不敢領教，魏無牙的屍身更令人見了要作嘔。若是換了平時，慕容姊妹是再也不肯下去的了，但此時花無缺一走，大家就全都搶著跟了下去。只要能知道小魚兒的下落，能知道這秘密的真象，這地道下就算真是個大糞坑，他們也忍不住要跟下去的。

※※※

地道上果然有水，而且越積越深，此刻幾乎已沒及他們的足踝，顯然有個地方一直在不停的往外面流水。水勢雖不大，卻也不太小。

軒轅三光道：「格老子真他媽的奇怪，小洞裡居然在流水，難道山腹中還有條小河不成？」

誰也想不通這水是那裡流出來的，只見花無缺俯著身子，很仔細地觀察著水勢，漸漸又走入了魏無牙那間密室。這密室中更是臭不可聞，大家方才見到裡面並沒有活人，就很快的退了出來，誰也不願停留在裡面。

但此刻，大家已發現秘密的癥結總不光就在這密室裡，也就顧不得臭不臭了，全都一湧而入。只聽花無缺失聲喚道：「果然不錯，就在這裡！」他站在那兩隻已被小魚兒當廁所的石棺前，滿面俱是喜色，但四下仍然看不到一個活人。

白開心失笑道：「你說小魚兒在這裡？難道他已撒泡尿自己淹死了麼？」

他話未說完，突聽杜殺怒道：「那裡來的這許多廢話，滾出去。」

喝聲中，白開心竟已被他打得飛了起來，自眾人頭上飛過，「砰」的，跌在地道外，不停的呻吟起來。

但大家並沒有去留意這件事，因為此刻大家已發覺水就是自石棺旁一個地洞裡往外面冒出來的。地上本來舖著石板，但此刻石板已被撬開，因為這裡本來就亂七八糟的堆著些碎石，所以方才才會沒有人留意。

軒轅三光滿面驚訝之色，道：「你難道說，小魚兒他們是自這地洞裡逃出去的？」

花無缺展顏道：「正是，我們只去注意四面的山壁，所以才認為他們絕不可能已逃出去，卻未想到他們是自地下出去的。」

軒轅三光拊掌道：「不錯，四面的山壁雖然堅不可摧，但地下卻全都是泥土，自然比石頭要軟得多了。」

他瞬又皺起眉頭，道：「可是若想從這裡挖一條地道通到外面去，那也不容易。」

花無缺道：「那自然不容易，只不過這地道並不是他們自己挖的。」

軒轅三光道：「不是他們自己挖的，是誰挖的？」

花無缺道：「據我所知，大部分的河流雖然都在地面上，但地下也有一些河流，只因滄海桑田，地勢變換，所以這些河流才會被埋藏在地下，只要能找著這種地下河流，憑他們的武功，就不難鑽出去。」

大家全都不禁聽得喜動顏色。軒轅三光跳了起來，大笑道：「格老子，你知道的事真他媽的不少。」

花無缺笑了笑道：「我現在也可以想出他們的衣裳是怎會破碎的了。」

軒轅三光拍著他肩頭：「快說快說，那又是怎麼回事？」

花無缺道：「小魚兒並不知道這地下會有被埋藏了的河流，更不會知道它確切的位置是在那裡，因為人雖然是萬物之靈，卻缺少動物那神秘的本能，譬如說，一條狗可以靠牠的嗅覺追蹤至千里之外，人，就絕對做不到。人也許並不是沒有這種本能，只不過已漸漸退化了，因人並不需要倚靠這種本能來求生存。」

軒轅三光大聲道：「有道理，有道理！」他現在似乎對花無缺口服心服，無論花無缺說什麼，他都覺得很有道理，其實這道理他都未必真的懂得。

花無缺道：「動物的本能，也並不是完全相同的。譬如說，狗的鼻子特別靈，蝙蝠對聲音的反應特別敏銳，候鳥對天氣的變化知道得最早，一些自身沒有抵抗能力的野獸，對危險往往有種神秘的感覺。」

這道理在現在也許已有很多人知道，但在那時卻簡直比什麼「內功心法」都要深奧玄妙些。大家都不覺聽得出了神。

花無缺忽又一笑，道：「各位可知道世上最會鑽洞的是什麼？」

慕容珊珊也笑了笑，道：「老鼠。」

花無缺道：「一點也不錯，正是老鼠，你無論將老鼠關在什麼地方，牠都有本事鑽個洞逃出來的。」

軒轅三光失聲道：「魏無牙那龜兒就是個大老鼠，這地方老鼠必定不少。」

花無缺道：「小魚兒必定是找到了幾隻活老鼠，他想要老鼠替他帶路，又怕老鼠跑了，所以就將衣服撕破，搓成繩子綁在老鼠尾巴上，才將老鼠放出去。所以！這地下的河流一定是老鼠找到的，小魚兒那時也許還不知道老鼠為何要往地下鑽？但那時他們已山窮水盡，只有姑且一試了。」

軒轅三光大笑道：「我知道小魚兒是天下第一聰明人，誰知你也並不比他差，看來你們兩人倒真該結拜成兄弟才是。」

花無缺面上又不禁露出痛苦之色，因為軒轅三光這番話無意中又觸及了他的隱痛。現在，小魚兒既已逃出去了，而且還在移花宮主的掌握中，那麼，他還是難免要和小魚兒一決生死。他們悲慘的命運，彷彿永遠也無法改變的。

※※※

軒轅三光再也不說什麼，也想往那地洞鑽下去。

李大嘴道：「你幹什麼？」

軒轅三光瞪眼道：「幹什麼？自然是去找小魚兒！」

李大嘴笑道：「他們是無路可走，才鑽地洞的，你現在卻用不著也跟著鑽地洞呀！」

軒轅三光道：「老子若不鑽地洞，怎知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李大嘴還未說話，突聽一人在上面呼道：「三姐，三姐，你們在那裡呀？」

慕容珊珊皺了皺眉，帶著笑道：「是張菁，這小鬼怎地到現在才來。」

她也呼喚著，呼聲中，小仙女已衝了進來，一張臉紅紅的，滿是興奮之色，衝過來拉起慕容珊珊的手，喘息著道：「我見到了一個人……我見到了一個人……」

慕容珊珊失笑道：「見到一個人也用不著如此大驚小怪呀，我每天都見到幾十幾百個哩。」

「但這人……這人……」她忽然神秘的一笑，轉著眼珠子道：「這人是誰，你永遠都猜不到的。」

慕容珊珊忍不住問道：「是誰？」她剛問過了，心裡忽又一動，也緊張起來，道：「你難道見到了小魚兒？」這句話問出來，大家全都緊張了，都眼睜睜的望著小仙女。

小仙女笑了笑，道：「不錯，就是小魚兒。你們全都到這裡來找他，誰知他卻已到了我們的船上去了。」

軒轅三光又跳了起來，失聲道：「真的。」

小仙女白了他一眼，道：「酒席一直都沒有撤下去，因為要等你們回來吃，誰知到了中午，你們還沒有回來，水底下卻忽然跳出來幾個人，一跳上船，連話也不問，就大吃大喝起來，其中有個人連筷子都來不及用，就是小魚兒。」

軒轅三光大笑道：「格老子，他只怕已經快餓瘋了。」

花無缺忍不住道：「除了他之外，還有什麼人？」

小仙女笑了笑道：「自然還有移花宮主。我實在想不到她們看來竟那麼年輕？她們衣服的料子也很奇怪，從水裡跳出來，居然還沒有濕透，小魚兒已狼狽不堪，但她們兩人看來都還是那麼高貴，就像是仙女似的。」

慕容珊珊笑道：「如此說來，你這外號應該送給她們才是了。」

小仙女眨了眨眼睛，又道：「跟她們一齊來的，還有個女孩子，頭大大的，一點也不漂亮，卻和小魚兒親熱得很。」

這番話說出來，大家不禁又都覺得很奇怪，眼睛不禁都向鐵心蘭瞟了過去。鐵心蘭咬著嘴唇，根本不敢抬頭。

鐵戰卻大怒道：「這小子竟敢跟別的女人親熱，我女兒難道還比不上那大腦袋的醜八怪？」

小仙女笑道：「我本來也在暗暗好笑，小魚兒選來選去，怎麼選上了這麼樣一個人。但後來我越看越覺得那女孩實在靈極了，一顰一笑，每一個動作，都找不出一點毛病來，就連我見了都要心動。」

鐵戰更是氣得暴跳如雷，大叫大喊。慕容珊珊望著小仙女，卻覺得有些奇怪。只有女人才能瞭解女人的心事，小仙女對小魚兒那種情感，慕容珊珊再瞭解也不過了。

她以為小仙女看到小魚兒和別的女人親熱，一定會很不舒服，一定會罵那女人是個醜八怪。誰知小仙女卻將那女人恭維得天上少有，地下無雙。慕容珊珊望著她，奇怪她怎會忽然變了的。卻不知小仙女的情感也已有了歸宿，正是最甜蜜、最幸福的時候，所以對人類也充滿了熱愛，覺得每個人都不討厭了。

慕容大姐眼波流動，望著她夫婿柔聲道：「船上既然又有貴客來了，我們還是趕快回去吧！」她每件事都先徵求她夫婿的意見，因為她知道他絕不會反對的。

鐵戰也跳起來，道：「對，我們現在就走，我們要看看那小子有多大的膽子。」

蕭女史淡淡道：「據說移花宮主駐顏有術，我們也想見識見識。」

彌十八道：「我就不信她們的功夫真的已天下無敵。」

軒轅三光含笑道：「多日不見，不曉得小魚兒是否變得老成了些。」

有的人是想去見移花宮主，有的人想去看小魚兒，也有的人是想去看看那「大頭的美人」究竟是怎麼迷上小魚兒的。大家的理由雖不同，但卻都急著想回船去。

只有花無缺，他想見移花宮主和小魚兒的心雖然比誰都急切，但想到他見到小魚兒後，只怕又難免要拼命，他又希望永遠都莫要見到小魚兒了。

突聽小仙女道：「我話還沒有說完哩，你們莫要急著走呀！」

慕容珊珊笑道：「你少賣關子好不好，快說吧。」

小仙女目光閃動，道：「除了移花宮主外，我們船上還有位貴客，這位貴客的名頭絕不在移花宮主之下，你們可知道他是誰麼？」

她話未說完，大家已全都猜出是誰了。因為普天之下，只有一個人的聲名能和移花宮主並駕齊驅。大家都不由自主失聲叫了出來：「燕南天！大俠燕南天！」

# 第一二○章 神功絕學

聽到「燕南天」這名字，屠嬌嬌，李大嘴等人只恨不得背上生出對翅膀來，快快飛到十萬八千里之外。慕容姐妹也不禁俱都為之動容。

彌十八和俞子牙對望一眼，彌十八道：「想不到移花宮主和燕南天都在那裡。」

俞子牙道：「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鬼童子道：「卻不知移花宮主和燕南天見面時是什麼光景，我想那一定有趣得很。」

大家想到這當代兩大絕頂高手見面時的情況，也不禁心動神馳，只恨自己不能躬臨其戰而已。

蕭女史忍不住問道：「移花宮主她們可認得燕南天麼？」

小仙女道：「她們好像並不認得，但燕大俠一走上船，大家就似乎都已知道他是什麼人了，因為他那種氣派，別人學也學不像的。」

鬼童子冷冷道：「別人也未必就要學他。」

小仙女笑了笑，道：「奇怪的是，小魚兒好像也沒有見過燕南天，但燕南天一上了船，就瞬也不瞬的盯著他瞧。」

軒轅三光道：「小魚兒呢？」

小仙女道：「小魚兒也盯著他，不知不覺的站了起來。他一步步走過去，嘴裡一直不停的說：很好，很好，很好……」

慕容珊珊「噗哧」一笑，道：「很好這兩個字，你說一遍就夠了。」

小仙女道：「但燕大俠卻一連說了十幾遍，眼睛裡熱淚盈眶，只差沒有掉下來，小魚兒也沒有說什麼話，只是撲地跪了下去，燕南天就拉起他的手說，你做的事我差不多都已知道了，你並沒有丟你父親的人。」

說到這裡，她眼睛裡也濕濕的，顯然當時深受感動。大家以她為中心，隨著她往外面走，不知不覺全都聽得出了神，甚至不知道已走出了那山洞。

只聽小仙女接著道：「移花宮主一直在旁邊冷冷的望著他們，過了很久之後，那位大宮主才冷冷道，很好，我們總算見面了。」

慕容珊珊道：「燕大俠有沒有理她？」

小仙女道：「燕大俠又過了很久，才轉身望著她，說，二十年前我們就已該見面的，那位大宮主就冷笑著說，你嫌太遲了麼？燕大俠就仰天長長嘆了口氣。」說到這裡，她自己也長長嘆了口氣。

慕容珊珊忍不住問道：「燕大俠說了什麼？」

小仙女嘆道：「他似乎要將二十年的辛酸抑鬱，全在這口氣裡嘆出來，然後才說，燕某既然還未死，也就不算遲。」

軒轅三光等七八個人忍不住一齊脫口問道：「後來呢？」

小仙女道：「這時他們已劍拔弩張，像是隨時隨刻都要出手，只不過他們的身份不同，不能說打就打而已。我心裡正在著急，不知這兩位絕頂高手打起來是什麼光景，人玉卻將我拉到一邊，要我趕快來通知你們，叫你們趕快回去。」

說起顧人玉，她目中就不覺露出了溫柔的笑意，接著道：「他說，你們若錯過這一場空前絕後的大戰，一定會遺憾終生的。」

鬼童子叫了起來，道：「何止遺憾終生而已，我以後只怕再也休想睡得著覺了。」

軒轅三光道：「只望他們莫要真的打起來才好。」

小仙女道：「為什麼？」

軒轅三光嘆道：「兩虎相爭，必有一傷，而且說不定兩敗俱傷，這一戰的後果實是不堪想像，我們倒寧願見不到這一場大戰才好。」

花無缺感激的望了他一眼，他知道這一戰只要一交上手，就是不死不休的了，那麼，無論兩人誰勝誰負，他和小魚兒的冤仇勢必要結得更深，只怕也是不死不休，永遠也解不開的了。

過了半晌，只聽俞子牙也嘆息著道：「他兩人若是真的兩敗俱傷，那倒可惜得很。」

蕭女史笑道：「你希望他們都等著來和你交手，是麼？」

俞子牙淡淡道：「你難道不想試試你那『媧皇十八變』的新招麼？」

蕭女史輕輕嘆了口氣，道：「只可惜聽他們說話的口氣，冤仇似乎結得很深。燕南天既已等了二十年，此番見了面，焉肯甘休。」

俞子牙也嘆了口氣，道：「這兩人若是動上了手，世上只怕再也沒有人能將他們分開了。」

※※※

他們回到江岸時，長棚中的桌椅都已撤去，只剩下那些綵紙和喜聯，在江風中簌簌的發著抖。想及昨夜的盛況，更顯得此時的淒涼，人生本無不散的筵席，早知此時的淒涼，又何必著急於一時的盛衰呢？

長棚旁的空地上，此刻卻擠著一大堆人，疊疊重重圍個圈子，也不知在看什麼熱鬧。燕南天和移花宮主莫非就在圈子裡決鬥？

軒轅三光當先衝了過去，想分開人叢擠進去，但這些人看到他們回來了，早已哄的四下散開。移花宮主並不在裡面，更瞧不見燕南天和小魚兒的影子。

他們的人呢？難道這只不過是小仙女在開玩笑？

但小仙女已先叫了起來，道：「咦，他們的人呢？小蠻，他們到那裡去了？顧公子呢？」

小蠻本是慕容珊珊的貼身丫頭，小仙女到了之後，就服侍小仙女了，她明眸善睞，看來必定能說會道。可是小仙女問得實在太快，也太多了。

小蠻先鬆了口氣，方轉著眼珠子說道：「姑娘一走了之後，那位燕……燕大俠就坐過去和那位小魚兒少爺喝酒，兩人你一杯，我一杯的喝個不停，也說個不停，我只瞧見他們說著說著，忽然大笑了起來，說著說著，又忽然不停的嘆息，那姓蘇的姑娘，帶著笑替他們斟酒，但只要一扭過頭，就不停的悄悄擦眼淚。」

小仙女自然也知道他們是正在敘說著這些年來種種悲歡離合，可歌可泣的遭遇，但還是忍不住問道：「他們在說些什麼？」

小蠻道：「他們說的聲音並不大，有些話我根本聽不見，有些話我雖然聽見了卻聽不懂。」

小仙女笑罵道：「你呀，瞧你這點出息，加起來還不夠半兩。」

小蠻垂著頭道：「我雖然聽不見他們在說什麼，但瞧見他們的模樣，也不知為了什麼，心裡就酸酸的，想掉眼淚。」

軒轅三光想到小魚兒和燕南天的遭遇，心裡也不禁一陣酸楚，大聲道：「不錯，格老子，我雖也沒有聽到他們在說什麼，我也想掉眼淚。」

小仙女瞪了他一眼，又向小蠻問道：「他們說話的時候，移花宮主呢？」

小蠻道：「移花宮主坐在另一張桌子上，既不看他們，也並不著急，她們好像早已知道燕大俠一說完了話，就會來找她們的。」

眾人對望一眼，心裡都不禁暗自唏噓，因為他們也都已看出，燕南天這是已決心要和移花宮主決一死戰，是以才先將後事向小魚兒交代。

小蠻道：「他們好像有說不完的話，尤其那位小魚兒少爺，更說個不停，我從來也沒有見過話說得這麼多的男人，簡直像是個老太婆了。」

軒轅三光嘆道：「小娃兒，你不懂的，他這是因為早已看出了燕南天的心意，所以故意多說些話，來拖延時間……」

小蠻道：「如此說來，燕大俠必定也看出他的心意了。」

軒轅三光道：「哦？」

小蠻道：「因為燕大俠忽然站了起來，拍著小魚兒的肩頭，大笑著說：『你燕大伯素來百戰百勝，你用不著擔心的』。」

俞子牙冷笑道：「百戰百勝，好大的口氣。」

軒轅三光也冷笑道：「別人說這話，老子一定當他是吹牛，但燕南天說這話，卻沒有人能不服的。」

俞子牙並沒有再說下去，只「哼」了一聲。

小蠻道：「小魚兒少爺望著燕大俠，彷彿要說什麼，但這時移花宮主已站起來走了出去，燕大俠立刻跟著往外走，他們雖然連一句話也沒有說，但也不知怎地，我的心已緊張得幾乎要跳出腔子。」

她本就口齒伶俐，語聲清脆，此刻更知道有很多人都在聽她說話，所以說得更為賣力。大家聽她說得如此傳神，也不禁全都緊張起來，就好像都已親眼見到那兩大絕世的高手，正肅立在江岸，準備做生死的決鬥！江風蕭蕭，大地間也彷彿充滿了肅殺之意。

小蠻機伶伶打了個寒噤，縮起脖子，接著道：「但他們走出來之後，也還是沒有立刻動手，兩個人只是遠遠的對面站著，你望著我，我望著你。」

俞子牙道：「燕南天沒有用兵器？」

小蠻道：「沒有，他們兩個人都沒有。」

俞子牙皺起了眉，喃喃道：「久聞燕南天劍法無雙，為何捨長而用短？竟不用劍來交手呢？難道這些年來，他已練成了自信足可和移花宮掌法一較上下的拳法不成？」

要知移花宮掌法內力，獨步天下，所以他不說燕南天也練成一種「掌法」，而說「拳法」。因為他認為世上絕不可能再有一種能和移花宮掌法一較雌雄的掌法了──他本身自然也並非以掌法見長的。

只聽小蠻道：「他們雖然赤手空拳，但看來卻比用什麼兵器都兇險，好像只要有一招攻出，立刻就可以分出生死似的。」

蕭女史望了俞子牙一眼，含笑道：「這小姑娘倒蠻識貨的。」

小蠻咬著嘴唇向她一笑，才接道：「我看得實在太緊張了，就想求顧公子過去勸他們不要打了，但顧公子卻說，他們兩人此時雖還沒有出手，但精神氣力全都已貫注，別人莫說休想能勸得開他們，只要一走過去，恐怕就要被他們的真氣震倒。」

蕭女史有意無意間瞟了小仙女一眼，笑道：「這位顧公子倒也是個識貨的。」

小蠻道：「顧公子正在悄悄和我說話，那位小魚兒少爺不知怎地也聽到了，忽然走過來對顧公子說：『你認為真的沒有人能勸得開他們了麼！』。」

小仙女皺眉道：「這小鬼又想玩什麼花樣？」

小蠻道：「顧公子見到他似乎連頭都大了，只是不停的點頭，那位小魚兒少爺就又說：『你敢跟我打賭麼？』。」

小仙女著急道：「他是個鬼精靈，顧公子卻是個老實人，怎麼能跟他打賭呢？」

小蠻道：「顧公子本來是不願和他打賭的，但小魚兒少爺卻說……說……」

小仙女道：「說什麼？」

小蠻垂下頭，道：「他說：『我早就知道顧小妹不敢跟我打賭的，算了吧！』。」

軒轅三光大笑道：「妙極妙極，想不到小魚兒連賭鬼誘人上鈎的法子都學會了，他這麼樣一激將，那位顧小妹不賭也要賭了。」

小仙女又狠狠瞪了他一眼，小蠻已嘆道：「不錯，顧公子果然忍不住和他打賭了。」

小仙女連臉都急紅了，跺腳道：「他怎麼這麼沉不住氣，他們賭的是什麼？」

小蠻道：「那位小魚兒說：『我只要說一句話，就能令移花宮主住手，燕大伯一個人自然也就打不起來了。』顧公子自然不信。」

蕭女史道：「莫說顧公子不信，連我都不信。這賭我也要打的。」

小蠻嘆了口氣，道：「那麼你老人家也就輸了。」

別人只急著想聽小魚兒究竟說的是什麼話，能令移花宮主住手，小仙女卻只急著想知道顧人玉究竟輸了什麼東道。小蠻既能做大家小姐的貼身小丫環，自然從小就已學會了如何揣摩主人的心意，如何拍主人的馬屁。

所以她不說別的，先說道：「那位小魚兒少爺說，若是他輸了，就隨便顧公子要他怎樣，若是顧公子輸了，他就要顧公子去為他做一件事。」

小仙女道：「做……做什麼事？」

小蠻陪笑道：「當時他並沒有說，後來他說的時候，我卻沒有聽見。」

小仙女跺腳道：「說你沒出息，果然沒出息，什麼你都不知道。」

蕭女史笑道：「其實她知道的已經不少了。」

軒轅三光道：「不錯，快說那位小魚兒少爺究竟說了什麼樣的一句話！那移花宮主聽了他的話，是不是真的立刻住了手？」

小蠻道：「小魚兒只向另一位移花宮主大聲說：可惜呀可惜，我和花無缺打起來的時候，你姐姐恐怕已未必能看到了。」

蕭女史道：「他說了這句話，移花宮主難道真住手了麼？」

小蠻道：「立刻就住手了，我也覺得很奇怪，不知是怎麼回事？」

蕭女史訝然道：「她為何一定要看小魚兒和花無缺的一戰呢？難道這一戰比她和燕南天的一戰還要精彩不成？」

俞子牙卻皺著眉道：「那燕南天究竟練成了什麼驚人的功夫？能令移花宮主住手？」

小蠻道：「不是燕大俠令她住手的，是那位小魚兒少爺。」

慕容珊珊道：「傻丫頭，少說話。」

蕭女史卻含笑道：「移花宮主若有必勝的把握，打過了之後，還是能看到小魚兒和花無缺一戰的，她就不會住手了，是麼？」

小蠻想了想，垂首笑道：「不錯，我真是個傻丫頭。」

要知移花宮主忽然住手，自然是因為她和燕南天對峙時，已發現燕南天的功力深不可測，她實無制勝的把握。

軒轅三光心裡卻只惦記著小魚兒，別的事他根本全都不放在心上，當下大聲問道：「現在小魚兒少爺到那裡去了？」

小蠻道：「燕大俠和移花宮主約定，每天清晨日出的時候，都到山巔相見，直到移花宮主找到那位花……花少爺為止，然後燕大俠就帶著小魚兒少爺走了。」

軒轅三光道：「移花宮主呢？」

小蠻道：「她們自然是去找那位花少爺去了，說不定馬上就會回來，因為顧少爺已告訴了她們，說花少爺是和大家一齊走的。」

小仙女心裡卻只惦記著顧人玉，搶著道：「那麼顧少爺又到那裡去了？」

小蠻道：「顧少爺輸了東道，已經為小魚兒少爺去辦事了。」

小仙女跺腳道：「那搗蛋鬼還會要他去做什麼好事麼？他為什麼要去呢？」她簡直急得眼淚都快要掉了下來。

慕容珊珊望著她，忽然一笑，輕輕道：「大妹子，恭喜你。」

小仙女嘟著嘴道：「人家都快急瘋了，你還來恭喜什麼？」

慕容珊珊笑道：「顧小妹又不是你的什麼人，你為何要為他如此著急呀？」

小仙女嘴嘟得更高，道：「他又不是沒有名字，你們為什麼總是要叫他顧小妹？」

慕容珊珊吃吃笑道：「顧小妹這名字本是你替他取的，現在你卻不許人家這樣叫他了，這又是為了什麼呀？才一天不見，你們的關係已不同了麼？」

小仙女低下頭，臉已紅了，道：「我們……我們……」

慕容珊珊輕輕擰了擰她的臉，笑罵道：「鬼丫頭你還想瞞我們，這頓喜酒你想跑得了麼？」

※※※

慕容雙忽然道：「人家既然已經不打了，你們方才還圍在這裡看什麼？地上難道忽然長出一朵花來了不成？」

小蠻笑道：「地上若是長花就不奇怪了，忽然長出了饅頭那才奇怪。」

慕容雙也不禁怔了怔，道：「饅頭？」

只見那片平地上，果然有個小山的土丘凸起，看起來就像是個土饅頭似的。

慕容珊珊笑道：「傻丫頭，這又有什麼好看的。」

小蠻道：「姑奶奶你不知道，這不但奇怪，而且奇怪透了。」

她忽然跑過去站在那土丘上，道：「方才移花宮主就是站在這裡的，她站上來的時候，這裡本來是塊平地，可是她站在上面沒多久，腳下的地就漸漸凸了起來，這塊地面就像是揉著發麵，她往上面一站，就蒸出個饅頭來了。」

大家雖覺她說得好笑，但又不禁覺得很驚訝。俞子牙、彌十八等人更是聳然動容，忽然一齊掠過去，俯下身去看那土饅頭，而且看了又看，就真的像這土丘上忽然長出了花來。

小蠻向慕容珊珊笑了笑，彷彿在說：「你說我是傻丫頭，人家這些老頭子、老太婆們不是看得很有趣麼？」

只見俞子牙他們的臉色越來越驚訝，紛紛道：「果然不錯……但這怎麼可能呢？……想不到果然有人練成了。」

大家也都不禁一齊圍了上去，這才發現土丘上還有兩隻腳印，但腳印卻並非凹下去的，反而凸出來一寸多。高手相爭時，全身功力凝注，往往會將腳下的泥土踩出腳印來，這倒並非什麼奇怪的事。腳印並非下陷反而凸起，就是少見的怪事了。

慕容珊珊目光閃動，道：「移花宮主莫非練成了一種極奇怪的功夫不成？」

俞子牙嘆道：「不錯，她練成的這種功夫雖非空前絕後，至少也可傲視當代了。各位可瞧見這上面的兩隻腳印了麼？」

他也知道任何人都不會瞧不見的，所以就自己接著道：「這只因她功力運行時，非但不向外揮發，反而向內收斂，無論什麼東西觸及了她，都會如磁石吸鐵般被她吸過去。」

慕容珊珊動容道：「如此說來，她的功力永遠不會消耗，只有增加，豈非要越用越多？」

俞子牙道：「正是如此，她與人交手時，功力越用越多，而對方卻勢必要漸漸減少，所以就算一個武功和她相若的人和她動手，到後來還是必敗無疑。」

蕭女史搶著道：「有一種『明玉功』練到第九層時，才會有這種現象，只因她體內的真氣，已能形成一種漩渦，無論什麼東西觸及她，都會被這真氣漩渦捲過去，正如泅水的人遇見了水中的漩渦一樣。」

慕容珊珊道：「如此說來，只要練成這種功夫，豈非一定天下無敵。」

蕭女史、彌十八、俞子牙等人對望一眼，面上都露出了黯然之色。俞子牙長嘆道：「不錯，她實已天下無敵，我們都是白來的了。」

慕容珊珊道：「她既已無敵於天下，燕南天自然也不會是她的對手，那麼她對燕南天有什麼顧忌呢？難道燕南天也練成了這種功夫麼？」

蕭女史道：「不會的，練成這種功夫的人，體內的真氣一定會形成漩渦，真氣成了漩渦，就一定會有吸力。」

俞子牙道：「這就是這種功夫最奇妙之處，但江湖中大多數人都不明白這道理，就因為大家都不知道這種吸力是那裡來的，所以就有人認為這是一種邪術。卻不知這才是內家正宗的絕頂心法。」

慕容珊珊道：「可是……她既然已必無敗理，為什麼又要忽然住手休戰呢？」

俞子牙等人的臉色都很沉重，蕭女史道：「這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燕南天也練成了一種神奇的武功，足以和她的『明玉功』一爭長短。」

慕容珊珊道：「世上難道還有別的功夫能和『明玉功』相抗麼？」

蕭女史道：「嫁衣神功。這種功夫取的乃是『為他人作嫁衣裳』之意。」

慕容珊珊道：「既是他人的嫁衣裳，對自己豈非沒有用了麼？」

蕭女史道：「不錯，只因這種功夫練成之後，真氣就會變得如火焰般猛烈，自己非但不能運用，反而要日日夜夜受它的煎熬，那種痛苦實在非人所能忍受，所以他只有將真氣內力轉注給他人。」她嘆了口氣，接道：「但若要練成這一『嫁衣神功』，至少也要二十年苦功，又有誰捨得將如此辛苦練成的功力送給別人呢？」

俞子牙道：「所以昔日江湖中有種傳說，你若是想害一個人時，才會傳授他『嫁衣神功』的心法，讓他受一輩子的苦。」

慕容珊珊道：「如此說來，燕大俠若是真的練成了『嫁衣神功』，那麼他非但不能和移花宮主動手，只怕早已被折磨死了。」

俞子牙道：「嫁衣神功轉注給第二人之後，他本身固然已油盡燈枯，第二個人卻可受用無窮。」

慕容珊珊道：「前輩的意思難道是說，有人練成了『嫁衣神功』，再轉注給燕大俠的。」

俞子牙道：「不然，『嫁衣神功』經過轉注之後，其威力也大減，已不能和『明玉功』相提並論了。」

慕容珊珊越想越不明白，瞧了大家一眼，但大家卻都在等著她再問下去，因為她非但口齒清楚，而且反應很快，問的話都能切中要點，別人既沒有插嘴的餘地，只有索性讓她一個說了。

幸好這時俞子牙已接著道：「要知只有上智大慧的人，才能創立出一種獨樹一格的武功來，創出這『嫁衣神功』的人，更是天生奇才，並世無雙，這種功夫若真的只能為人作嫁，他又為何要苦心將之創出手呢？」

大家都不知道他話中真意，只有等他自己說下去。

俞子牙接道：「世上只知『嫁衣神功』絕不可練，卻不知又本是可以練的，只不過要練這種功夫，另有一種秘訣而已。」

慕容珊珊終於有了問話的機會，立刻問道：「什麼秘訣？」

# 第一二一章 互相殘殺

俞子牙將「嫁衣神功」之練法，向眾人解說道：「只因這種功夫太過猛烈，所以練到六七成時，就要將練成的功力全都毀去，然後再從頭練過。」

蕭女史笑道：「這正如一個人吃核桃，竟將核桃連殼吞下，結果被哽死了，旁邊有人看見，就說核桃是吃不得的，卻不知核桃非但可吃，而且很好吃，只不過吃核桃時，要先敲破外面的硬殼而已。」

彌十八道：「這就叫，欲用其利，先挫其鋒。」

俞子牙道：「嫁衣神功經此一挫，再練成後，其真氣的鋒稜已被挫去，但威力卻絲毫未減，練的人等於已將這種功夫練過兩次，對這種真力的性能，自然摸得更熟，非但能將之發揮最大的威力，而且可以收發由心，運用如意了，可是，若要將『嫁衣神功』練到六七成，也得要有更多年的苦功，又有誰捨得將多年的苦功毀於一旦呢？」

蕭女史道：「所以若非有絕大勇氣和毅力的人，絕不會練得成這種功夫的。」

鬼童子到這時才嘆了口氣，道：「可見這燕南天的確是位不世的奇才，我們幸好沒有找他較量，否則恐怕又要倒霉了。」

其實他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燕南天練這種功夫時，並未有心將之毀去再練的，他性子又強又拗，總認為別人不能做的事，他一定能做。所以他一心只想以本身的力量將「嫁衣神功」征服，誰知他功夫還未練成，就在「惡人谷」遭遇了不幸，全身的功力都被毀去。

這也正是吉人自有天相，屠嬌嬌，李大嘴他們本想殺了他的，誰知卻反而幫了他一個大忙。他們以七八人之力來毀燕南天的功力，正如以鞭馴狗，「嫁衣神功」被他們七八人之力合力圍攻後，已鋒厲盡折，但這種功力本就是準備練成後再毀的，所以毀去後體內猶有餘根，使練的人再練時，便可事半而功倍。

這正如七八個人合力要將一棵樹剷去，他們就連這棵樹齊根鋸斷了，卻不知地面下的根卻還是存著的。若非如此，燕南天縱然不死，也和廢人無異了，又怎能將功力完全恢復後，而且更勝從前。

慕容珊珊感慨了半晌，又忍不住問道：「但各位又怎知道燕大俠已練成『嫁衣神功』呢？」

俞子牙道：「你和人交手時，只是全身功力凝集，地面上只怕也會留下你的腳印，但燕南天所站的地方，卻連半隻腳印也沒有留下來，這難道是說他的功力還不及你麼？」

慕容珊珊笑道：「燕大俠的功力若不及我，移花宮主早已將他置之於死地了。」

俞子牙道：「正是如此，就因為燕南天的功力已可完全收發自如，不到運用時，絕不會有一絲外洩，所以他站的地方才會毫無痕跡。」

蕭女史道：「也就因為他的功力已和他的人結成一體，任何外力都不能將之動搖，所以移花宮主雖已將『明玉功』練至極峰，對他也無法可施。」

慕容珊珊嘆了口氣，道：「聽了前輩們這番話，弟子們當真是茅塞頓開。」

※※※

突聽小蠻高聲喚道：「顧少爺，顧公子，你快進來吧，有人想你已快想瘋了。」

大家轉頭望去，只見顧人玉果然已走了過來。

小仙女狠狠瞪了小蠻一眼，卻又忍不住笑了，若是換了別人，也許還會害羞，但她卻不管這麼多，居然迎了上去，跺腳道：「你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怎地也不留一句話。」

顧人玉的臉又紅了起來，吶吶道：「我……我去替小魚兒做了一件事。」

小仙女道：「他還會有什麼好事要別人做，你只怕又上了他的當。」

顧人玉嘆道：「我如今才知道我們以前都誤會了他，他實在並不是個壞人。」

小仙女眨著眼道：「他是怎樣將你打動的？這小鬼的本事倒不小。」

顧人玉道：「江別鶴父子想串通了讓燕大俠上當的，他們故意裝作互不相識，江玉郎才好乘機救他的父親，再找機會向燕大俠下毒手。」

小仙女恨恨道：「我早就知道這父子兩人都不是好東西。」

顧人玉道：「但燕大俠自從經過『惡人谷』一役之後，已今非昔比，很快的就看出了他們的陰謀，就用重手法先廢了他們的武功，再將他們囚禁在一個山洞裡，等小魚兒親手去報父母之仇。」

小仙女拊掌笑道：「想不到這父子兩人也有今天，這真是大快人心。」

顧人玉嘆道：「但若非小魚兒，又有誰會知道他們父子是如此奸惡的小人？」

小仙女道：「不錯，他這一生中，總算做了這麼件好事，可是，他又要你去做什麼呢？」

顧人玉道：「他要我去放了他們。」

小仙女吃驚道：「放了他們？」

顧人玉道：「不錯，他非但要我去放了他們，而且還要我替他們安排個可以安身養命的地方，因為他們已變成了廢人，已無力求生。」他嘆了口氣，接著道：「而且，在江湖中闖盪的人，難免沒有仇家，若是知道他們武功已失，必定會來尋仇的，他們自然也萬萬不能回去，所以，小魚兒就要我安排他們到顧家莊去做園丁，這麼他們既不至於凍餒而死，也不怕別人會去尋仇了。」

小仙女愣然道：「江別鶴害死了他的父母，他自己非但不報復，反而怕別人找他們算帳，這小鬼究竟又在打什麼主意？」

顧人玉道：「江別鶴雖對不起他的父母，但他卻認為這種懲罰已經夠了，他認為『冤冤相報，血債血還』，並不是一種很明智的思想，江湖中人被這種思想支配，已不知做出了多少愚蠢的事，他決心不再這麼做下去。」

小仙女道：「父仇不共戴天，他連父仇都不報，難道他能算是人子麼？」

顧人玉道：「他認為並不一定要殺死別人才能算報仇，更不想去殺兩個已殘廢無用的人，也許別人會認為他這種想法不對，但他覺得只要自己做得問心無愧，別人對他怎麼想，他根本不放在心上。」

小仙女道：「你認為……」

顧人玉正色道：「我也認為他這種做法是對的，『報仇』這兩個字，已不知害了多少人了，江湖中因仇而死的人，每天也不知有多少，若是大家的想法都能和小魚兒一樣，我相信大家過的日子都會平靜安樂得多。」他深深注視著小仙女，柔聲道：「上天造人，本就不是要人們互相仇殺的，是麼？」

小仙女道：「那麼，他為何不自己去放了他們呢？」

顧人玉道：「他怕燕大俠也不贊同他這種想法，是以暫時不願讓燕大俠知道。」

小仙女道：「原來他還是在用手段，還是在騙人。」

顧人玉道：「不錯，他的確常常在用手段騙人，但他的居心都是善良的，我想只要是明智的人，就不會覺得他手段用得不對。」

小仙女怔了半晌，苦笑道：「他真是個很奇怪的人，實在令人分不清他究竟是個好人，還是個壞人。」

俞子牙忽然笑道：「我雖不認得他，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好是壞，我只知道江湖中的人若都和他一樣，我們就不必遠避到海外的荒島上去了。」

軒轅三光拍手道：「格老子，一點也不錯，像他這麼樣的壞人若是多幾個，我情願從此以後再也不摸骰子。」

慕容珊珊忽也一笑，道：「那怎麼行，以後我們姐妹還想找你再好好賭一場哩。」

軒轅三光道：「我只說不摸骰子，並沒有說不摸牌九呀。」

大家忍不住全都笑了起來，經過了這緊張的兩晝夜之後，到這裡大家總算略為輕鬆了一些！

只有花無缺，心情卻更沉重。

他越來越不忍心傷害小魚兒了，他甚至情願自己被小魚兒殺死，可是他卻不知道，就算他不惜一死，小魚兒活著卻更悲慘。沒有一個人在殺死自己的親兄弟之後，還能安心活著的，他們已注定了要有個悲慘的結局。

這結局看來已是誰都無法改變的了。

※※※

混亂之中，誰也沒有注意到李大嘴，哈哈兒，杜殺，屠嬌嬌，陰九幽，白開心這幾人早已半途脫逃。

知道燕南天已出現，就算用刀架在他們脖子上，他們也是萬萬不敢再跟著大家一齊回去的。

那白夫人自然也是寸步不離的跟著白開心。

白開心方才挨了杜殺一耳光，現在半邊臉都腫了起來，連嘴都被擠到一邊，鮮血不時沿著嘴角往外淌。

白夫人忽然悄悄對白開心說道：「你可知道你為什麼總是受人欺負嗎？」

「就因為我遇上了你這掃帚星。」

白夫人也不生氣，反而笑了笑，道：「這就因為他們都有幫手，你卻是孤單單一個，雙拳難敵四手，你既然懂得這道理，為什麼不找個幫手呢！」

白開心眼睛一亮，立刻拉著白夫人走到旁邊，這時他們已走入了亂山之中，白開心拉著她躲在一個山坳裡，悄悄道：「一言驚醒夢中人，被你這麼一說，我倒想起個好幫手來了。」

白夫人笑道：「你現在還說我是掃帚星麼？」

白開心道：「不是不是，看你這鼻子，我就知道你有幫夫運。」

白夫人笑罵道：「少拍馬屁，先說說你想出的那個幫手是誰吧！」

白開心道：「這些人裡面，李大嘴和我早就是冤家對頭，現在杜老大也好像站到他那一邊去了，他們兩人功夫都不錯，尤其杜老大更扎手，我本可找哈哈兒對付他們的，但這胖子比泥鰍還滑，我若找他，他說不定一轉頭就將我給賣了。」

白夫人道：「屠嬌嬌呢？」

白開心道：「這陰陽人也不行，她表面上雖跟我不錯，但平生最怕杜老大，要她和杜老大作對，她死也不肯的。」

白夫人笑道：「說不定她和杜老大暗中有一手。」

白開心嘻嘻笑道：「這他媽的真一點也不錯，所以我算來算去，只有說動陰九幽來搭檔，再加上你，有我們三個人，就足夠對付他們一幫的了。」

白夫人眨著眼道：「你有法子說得動他嗎？」

白開心道：「本來沒法子，現在卻有了。」白開心笑著繼續說道：「這人平生最喜歡鬼鬼祟祟的在暗中偷看別人的隱私，尤其喜歡看人家夫婦『辦事』，因為他自己不能人道，所以只有看別人來過癮。」

白夫人眼珠一轉，笑啐道：「你難道想和我在這裡『辦事』嗎？」

白開心摟過她，笑道：「你他媽的又說對了，只要我們一開始，用不了多久他就會來的。」

白夫人吃吃笑道：「有別人在旁邊看著，我就不行了。」

白開心笑罵道：「騷婆子，你以為我不懂嗎，有別人在旁邊偷看，你才更起興哩！」

他重重擰了她一把，道：「動呀！」

白夫人咬著他的耳朵，喘息著道：「重些，好人，擰重些……再重些……越重越好。」

※※※

過了半晌，白開心忽然笑道：「陰老九，你要看，索性就出來看個痛快吧！」

陰九幽果然在山石後笑道：「好小子，你這老婆真娶對了，她真有兩下子。」

白夫人喘息著笑道：「你想不想上來試試？」

陰九幽大笑道：「不必不必，只要讓我一飽眼福，我已足領盛情了。」

白開心道：「不錯，你還是乘著這時候多開心吧，若是等燕南天找著你，就來不及了。」

提起「燕南天」這名字，陰九幽臉色就變了，冷冷道：「所以你現在才這麼樣不要命的開心是麼？」

白開心道：「我們沒關係，我可沒有害過燕南天，也用不著怕他，可是你……」

他嘿嘿一笑，故意不往下說了。

陰九幽鐵青著臉呆了半晌，忽也笑道：「你以為我害怕？燕南天此刻只怕已死在移花宮主手裡，我怕什麼？」

白開心大笑道：「不錯不錯，你實在用不著害怕，燕南天的武功根本就他媽的一文也不值，和移花宮主一動手，腦袋就要搬家了。」

陰九幽道：「燕南天武功雖不錯，但移花宮主……」

白開心截口道：「你們只知道燕南天武功已擱下多年，卻忘了他說不定已在這些年裡練成了一種極厲害的功夫，否則他怎敢來找移花宮主呢？難道他真活得不耐煩了麼？」

陰九幽怔了一怔，臉色更難看。

白開心道：「何況，移花宮主已在那山洞中餓了好幾天，人是鐵，飯是鋼，她們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受不了的。現在就算已吃下了一些東西，但武功至少也要打個七折八扣，她們在這種時候和燕南天動手……依我看只怕是兇多吉少。」

陰九幽怔了半晌，道：「就算他不死又有何妨，我惹不了他，難道還躲不了他麼？」

白開心道：「燕南天若想找一個人麻煩時，我還未聽說過有人能跑得了，何況，一個人活到五六十歲，還要整天提心吊膽，東藏西躲的過日子，那也未免太可憐了。」

陰九幽咬著牙，恨恨道：「你在我面前說這種話究竟是什麼意思？」

白開心悠然道：「我也沒有什麼別的意思，只不過是想幫你個忙，讓燕南天莫要再找你了。」

陰九幽動容道：「你有法子？」

白開心閉著眼養了半天神，才緩緩道：「據我所知，向燕南天下手的人並不是你。」

陰九幽立刻道：「不錯，是李大嘴出的主意，由屠嬌嬌假扮成死屍……」

白開心一拍巴掌，道：「這就對了，只有他們兩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燕南天只要看到他們兩人已死了，氣就平了一大半，也就不會再窮兇惡極的找別人算帳了。」

陰九幽目光閃動，道：「你的意思是叫我去殺了他們？」

白開心道：「你一個人當然不成，但再加上我們夫妻兩人，再用點妙計，還怕他們不乖乖的將腦袋送上來？」

陰九幽沉吟著，冷冷道：「我看你們這是想為自己出氣。」

白開心道：「一點也不錯，我若不想替自己出氣，又何必來幫你的忙？我又不是你老子。」

陰九幽反而笑了，喃喃道：「我看這兩人也活夠了，早點送了他的終，也未嘗不是好事。」

白開心大喜道：「你他媽的，總算弄明白了，我總算沒有找錯人。」

陰九幽也笑道：「你他媽的眼睛總算沒有瞎。」

白開心忽又沉下了臉，嘆道：「可是，我們現在若去下手，哈哈兒雖然一定袖手旁觀，但杜老大卻一定不肯答應的，只要他一伸手管閑事，那就麻煩了。」

陰九幽目光閃動，道：「你小子難道想連杜老大也一齊做了！」

白開心笑了笑，道：「這就叫：一不做，二不休。」

陰九幽冷笑道：「可是以我們三人之力想去鬥他們三人，就叫肥豬拱門，一定要送給別人去宰了。」

白開心嘆道：「你小子真沒有學問。連一點兵法也不懂。」

陰九幽沉吟了半晌，眼睛又一亮，道：「你的意思莫非是……」

白開心道：「乘其不備，攻其弱點，然後再逐個擊破。」

陰九幽道：「但……杜老大又有什麼弱點呢？」

白開心道：「他的弱點就是自命不凡，好逞英雄，所以我們最好用女人去對付他，因為他總認為女人是弱者。」

白夫人忽然一笑，道：「認為女人是弱者的男人，一定要倒霉的。」

※※※

哈哈兒，屠嬌嬌，杜殺，和李大嘴也在前面停了下來，他們覺得這裡的地勢很幽僻，可以在這裡先休息休息再說。他們知道從今以後，又要開始無休無盡的逃亡了，他們也知道在長期的逃亡之前，必定要先打好主意。但他們現在卻連一點主意也沒有。

屠嬌嬌忽然道：「你們看燕南天是否真的會死在移花宮主手裡呢？」

李大嘴道：「我看他已是兇多吉少的了。」

杜殺冷冷道：「我看倒未必！燕南天的武功，我知道得很清楚。」

他望著自己那隻斷手，目光中現出一種淒涼之意。

屠嬌嬌道：「燕南天若不死，一定不會放過我們的。我們能逃到那裡去呢？難道再回惡人谷？」他們都知道在「惡人谷」裡雖可躲得過別人，但卻躲不過燕南天的，可是除了惡人谷外，他們又無處可去。一時之間，連這些最多嘴的人也說不出話來。

也不知過了多久，李大嘴皺眉道：「那損人不利己白小子到那裡去了？莫非又想打主意害人？」

杜殺冷冷道：「他只怕還沒有這麼大的膽子！」

屠嬌嬌正想說什麼，忽然見到白夫人踉蹌奔了過來，滿面俱是淚痕，倉惶的四下瞧了一眼，就奔到杜殺面前，撲地跪了下去，嗄聲道：「杜大哥，求求你……求求你救救我吧！」

杜殺皺眉道：「救你？什麼事？」

白夫人流淚道：「我剛跟他成親還不到一天，他就想不要我了，而且還要殺了我！我孤苦伶仃，無依無靠，只有求杜大哥替我作主了，我知道杜大哥一向都主持公道的。」

杜殺果然怒道：「他既已與你成親，怎麼能再做這種事。」

李大嘴立刻接口道：「是呀，他就算不喜歡你，把你休了也就是了，怎麼能殺你呢？我早就知道這小子一點良心也沒有。」

杜殺霍然站起，厲聲道：「這小子在那裡，你跟我去，看他還敢不敢動你一根手指。」

白夫人破涕為笑，道：「我早就知道只有杜大哥是英雄，絕不會眼見一個弱女子受人欺負的。」

她掙扎著從地上爬起來，好像連站都站不穩了。

杜殺皺眉道：「你已受了傷？」

白夫人又嘆了口氣，默然道：「他早已將我打得滿身都是傷，杜大哥你看。」她忽然解開衣襟，露出了赤裸的身子。

杜殺立刻閉上眼睛，道：「用不著再看了，快穿好衣服跟我走吧……」他話未說完，突覺胸口一涼，一柄利刃已刺入了他的胸膛。

杜殺狂吼一聲，斷腕上的鐵鈎已揮了出去。

但白夫人一招得手，就地便滾出了三四丈，她只覺冰涼的鐵鈎已擦著了她胸前敏感的地方，連臉都駭白了。

這變化實在太突然，李大嘴，屠嬌嬌，哈哈兒也想不到這女人竟如此大膽，居然敢向杜殺下毒手！只見杜殺反手拔出了胸前的利刃，一股鮮血箭一般噴了出來，他想再撲上去，但力氣已隨著鮮血流出。

他一雙殺人如麻的手上已沾滿了鮮血，他自己的血！

李大嘴，屠嬌嬌雙雙趕過去，想扶住他，杜殺卻甩脫了他們的手，仰天長嘆道：「杜某英雄一世，想不到竟死在這淫賤無恥的婦人手裡。」

屠嬌嬌咬了咬牙，道：「杜老大，你放心，她也活不了的！」

杜殺道：「好，很好……」

他忽又凄然一笑，道：「早知如此，我們不如死在燕南天手裡了，他畢竟還是個英雄……」「英雄」兩字說出，這自命英雄的人已倒了下去！白夫人彷彿直到這時才想起要跑，在地上一滾，翻身掠起。

李大嘴厲聲道：「你還想跑了麼？」

語聲中陰九幽忽然鬼魂般自山石後一掠而出，擋住了白夫人的去路！白夫人話也不說，迎面三掌拍了過去。

但陰九幽只不過一伸手，就已擰住了她的手腕，格格笑道：「今日我們若讓你跑了，『十大惡人』還能混麼？」

白夫人咬牙道：「我已受夠了你們這些惡人的欺負，你殺了我吧，反正我已出了一口氣。」

陰九幽冷笑道：「殺了你，那有如此容易！」

他轉過頭向李大嘴一笑，道：「聽說人肉要往活人身上切片下來吃著才有味，這道好菜我就送給你吧。」

李大嘴獰笑道：「我若不切她一千八百刀再讓她死，我就不姓李。」

白夫人嘶聲大笑道：「我還以為你真想替杜老大報仇哩，原來你只不過想吃我的肉而已，來吧，乖兒子只管來吃老娘的奶吧，老娘若皺一皺眉頭，就算是你養的。」

屠嬌嬌冷冷道：「這女人自己一定不會有這麼大的膽子下毒手，一定是白開心在暗中主使。」

白夫人大笑道：「老娘還用得著別人主使？老實告訴你們，白開心那王八旦也早已死在老娘小肚子上了，正等著你們去收屍哩。」

屠嬌嬌目光閃動，道：「你們先慢動手殺她，我先過去瞧瞧。」

李大嘴獰笑道：「你放心，我保險她三天三夜都死不了的。」他拿起那把上面還帶著杜殺鮮血的利刃，一步步向白夫人走了過去。

哈哈兒瞧了瞧他，又瞧了瞧已遠在十丈外的屠嬌嬌，裂嘴一笑，道：「白開心那張臉死了後不知是何模樣，我還是瞧瞧他去吧。」

※※※

李大嘴還未走到白夫人面前，她已放聲大叫了起來，道：「陰九幽，你若是人，就殺了我吧。莫要讓這不是人的東西來折磨我，我做鬼也感激你。」

陰九幽咯咯笑道：「我是人？誰說我是人了？我根本就不是人！」

李大嘴大笑道：「原來你也會害怕的，看在你殺了白開心的份上，我就少剮你一百刀吧，但一千七百刀卻是再也少不得的。」

白夫人嗄聲道：「你這畜牲，你……」

李大嘴一步竄到她面前，獰笑道：「我本不知道第一刀該往那裡下手，現在才知道了，我要先割下你的舌頭，叫你長舌婦的舌頭短些。」他手中的刀已劃了出去。

誰知就在這時，陰九幽忽然放開了白夫人，兩人一左一右，兩旁一夾，李大嘴還未弄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左邊脅下已挨了白夫人一掌，右邊脅下也挨了陰九幽一拳，口吐鮮血撲倒在地。

李大嘴居然還沒有死，呻吟著道：「你……你們還要將我弄到那裡去？為什麼不索性殺了我？」

白夫人柔聲道：「你要割我一千七百刀，我怎麼捨得現在就殺了你呢？」她俯下身，嘴唇似乎還在動著，也不知在李大嘴身旁說了句什麼話，李大嘴的眼睛忽然一亮。

忽然間，白夫人雙手將李大嘴的身子一托，李大嘴平空飛起三丈，竟一把揪住了陰九幽的頭髮，將他整個人壓在下面。陰九幽做夢也想不到還有這一手，大驚之下，剛想揮拳將李大嘴擊開，但白夫人的虎尾銀針已刺入了他脅下的血海穴。他立刻身子一麻，動都不能動了。

李大嘴喘息著獰笑道：「你既然知道天下最毒是婦人心，為什麼還要相信婦人的話，你害死了我，以為自己會有什麼好處？」

陰九幽喉嚨裡格格直響，一句話都未說出，脖子已被李大嘴生生擰斷了，於是他剩下的一半「人」也變作「鬼」，而且是個無頭鬼。李大嘴望著自己的一雙血手，忽然瘋狂般大笑起來。

白夫人嫣然道：「李大爺，我讓你替自己報了仇，你應該怎麼感激我？」

李大嘴笑聲漸漸停頓，喘著氣道：「你究竟想怎麼樣？」

白夫人柔聲道：「無論你感不感激我，我卻還要幫你一個忙。」

李大嘴道：「求求你，莫要再幫我的忙了，我已經受不了了。」

白夫人笑道：「這忙我是非幫不可的，你們『十大惡人』對我這麼好，我怎麼能不好好的報答你們呢？」她嫣然微笑著，忽然飛起一腳，將李大嘴踢得暈了過去。

# 第一二二章 兔死狗烹

白開心果然已死了。

他活著時就長得不大怎麼樣，死了後更是難看透頂，就活像個風乾了的黃鼠狼，被人高高吊起在樹上。

屠嬌嬌嘆了口氣，喃喃道：「我早就知道這人不得好死的，卻想不到他死得這麼慘，我們幫他將白老虎的女人搶過來，反而倒真是幫白老虎的大忙。」

她嘴裡說著話，人已到樹下。

突聽哈哈兒在後面大呼道：「留神些，這小子說不定是在裝死。」

他不說這句話還好，一說這句話，屠嬌嬌自然扭回頭瞧他去，她心神一分，白開心的雙手已扼住她的脖子。哈哈兒身子一震，呆在那裏，似已再也走不動半步。

只聽白開心冷冷笑道：「屠嬌嬌，我和你本沒有什麼過不去，本來也並不想殺你的，這全是陰老九的主意，你死了變鬼，最好找他去，千萬莫要找我。」

屠嬌嬌眼睛翻白，非但說不出話，連聽都聽不見了。白開心一個觔斗從樹上翻了下來，望著哈哈兒笑道：「你看我裝死的本事並不比屠嬌嬌差吧，她一生最會裝死害人，只怕再也想不到自己也會死在一個『假死人』的手上。」

哈哈兒嘆了口氣，喃喃道：「天道循環，看來果然是報應不爽，我下輩子投胎，再也不敢害人了。」

白開心大笑道：「哈哈兒，你難道也要改邪歸正了麼？『十大惡人』現在只怕只剩下三四個人，正要讓你來撐場面哩，因為你一個人的份量就可以抵得上別人兩三個。」

哈哈兒似乎喜出望外，顫聲道：「你……你肯饒了我？」

白開心昂起了頭，背負起手道：「也許，只不過我還要考慮考慮。」

哈哈兒苦笑著臉道：「求求你，莫要考慮了吧，只要你饒了我，你就是我的重生父母，從今以後你要我往東，我就不敢往西，你要我爬，我就不敢走。」

白開心嘻的一笑道：「既然如此，你就爬一圈給我看看。」

哈哈兒什麼話也不說，竟真的在地上爬了起來。

白開心拍手大笑道：「大家快來看呀，這裡有個胖烏龜。」

哈哈兒一面爬，一面涎著臉笑道：「胖烏龜，滿地爬，白大爺見了拍手笑哈哈，白奶奶一旁趕來了，笑得更像一朵花……」

白夫人果然來了，笑得果然像一朵花。

白開心向她擠了擠眼睛，道：「大功告成了麼？」

白夫人嬌笑道：「饒他們奸似鬼，也要吃老娘的洗腳水。」

白開心道：「陰老九呢？」

白夫人道：「我們當然不能留下他，否則我們以後……以後要好的時候，他若定要在旁邊瞧著，那怎麼受得了。」

白開心大笑道：「你他媽的說得真對極了，兔子既然全都已死光，還留著那條狗幹什麼？」

白夫人將李大嘴重重往地上一拋，道：「只有這大嘴狼，我知道你捨不得這麼快就殺死他的。」

白開心跳過去摟著她脖子笑道：「你真是我的心肝小寶貝，肚子裏的蛔蟲。」

白夫人吃吃的笑著道：「這胖烏龜呢？」

白開心道：「這胖烏龜反正我們隨時都可以要他命的，何必急著殺他，留下他來，我還可以像逗龜孫子似的逗著他玩，豈不開心。」

白夫人眼珠子一轉，道：「那麼這大嘴狼呢？你想怎麼樣對付他？」

白開心眨著眼道：「你難道又有什麼好主意？」

白夫人笑道：「他什麼人的肉都吃過了，連他老婆兒子都被他吃下肚裡，只有一種人的肉還沒有吃過，死了豈非遺憾得很，所以我一定要幫他這個忙。」

白開心道：「那種人的肉他還沒有吃過？」

白夫人道：「吃人的人。」

白開心眼睛一亮，道：「你莫非要他自己吃自己的肉麼？」

白夫人奸笑道：「你說這主意好不好？」

白開心又摟住了她，大笑道：「你真是個活寶貝，從今以後叫我怎麼離得開你。」

笑聲中，只聽「格」的一響。

白夫人忽然慘呼一聲，身子就像一灘泥似的倒了下去，脖子也軟軟的垂到一邊，眼睛卻銅鈴般瞪著白開心，她目光中充滿了驚駭恐懼，嗄聲道：「你……」

脖子已被扼斷的人，怎麼還說得出話來？她雖有許多兇惡狠毒的話要罵，但卻只能發出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絲絲」聲，就像是響尾蛇臨死前發出的聲音。她至死也不相信白開心居然會殺她，正如杜殺和陰九幽至死也不相信她會殺他們一樣。

白開心笑嘻嘻道：「你用不著做出這付樣子，其實你也早就該知道，兔子既已死光了，我還要你這條母狗幹什麼？」白夫人瞪著他，眼珠都快凸了出來，無論什麼人見到她這麼樣瞪著自己，晚上只怕永遠再也休想睡得著覺了。

但白開心卻一點也不在乎，悠然接著道：「何況，我若不殺你，遲早都會被你殺死的，我知道你心裡早已將我們這些人全都恨之入骨，所以才會先利用我殺死他們，然後再想法子殺死我，我若不先下手為強，後下手就要遭殃了。」

白夫人脖子上的青筋一陣跳動，一口氣再也嚥不上來。

突然李大嘴道：「白開心呀白開心，我一直以為你是個呆子，誰知你卻比我想像中聰明得多。」

白開心獰笑道：「你還沒有死？是不是在等著吃自己的肉？」

李大嘴勉強笑道：「一點也不錯，我早已想嚐嚐我自己的肉是什麼滋味，只可惜沒有機會，如今機會到了，我怎能錯過。」

白開心反倒怔住，道：「真的？」

李大嘴嘆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到現在我為何還要騙你？」

白開心眨了眨眼睛，忽又大笑道：「你以為我真會相信你的話？偏偏不給你吃？」

李大嘴道：「你不相信最好，快拿刀來吧，但千萬莫要割我的手臂，那裏的肉最粗。」

白開心瞪了他半晌，忽然轉向哈哈兒道：「你相不相信他的話？」

哈哈兒一直乖乖的趴在地上，此刻忙陪著笑道：「狗改不了吃屎，這大嘴狼沒有別人的肉可吃，吃吃自己的肉總也是好的，白老大又何必讓他臨死前還過一次癮？」

白開心撫掌道：「不錯不錯，我非憋死他不可，他的肉雖長在他身上，我卻一定要他眼巴巴的看著乾著急。」

李大嘴喘息著道：「我知道陰老九想殺我們，是為了要燕南天以為我們都死了，不再追查，但你要殺我們，對你又有什麼好處？」

白開心裂嘴一笑，道：「我的名字叫什麼你難道都忘了嗎？」

李大嘴怔了半晌，苦笑著喃喃道：「損人不利己……損人不利己……」

他的氣似也喘不過來了，閉上眼睛，不再說話。

哈哈兒陪笑道：「白老大，你還要看我這隻胖烏龜爬麼？」

白開心揮了揮手，笑道：「起來吧，今天我已看夠了。」

哈哈兒道：「你……你真的已饒了我？」

白開心道：「你放心，只要你乖乖的聽話，我絕不會害你，眾家兄弟現在已只剩下咱們兩個人了，我怎麼捨得再殺你，你若死了，天下還有誰肯跟我交朋友？」

哈哈兒頓首道：「多謝白老大，多謝白老大。」

白開心哈哈大笑，開心得直好像自己已做了皇帝。但他還是「白開心」了一場。

哈哈兒磕到第三個頭時，背後忽然飛出三枝烏黑的短箭，「嗖」的射入白開心的胸膛。白開心大喝一聲，翻身跌倒，眼睛瞪著哈哈兒，那神情也正和白夫人方才瞪著他時完全一樣。

哈哈兒仰天大笑道：「白開心呀白開心，你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我竟會如此怕你，你難道一點也看不出我在作假麼？」

白開心兩隻手緊緊握著胸前的箭翎，嗄聲道：「我若看得出就不會上你這胖烏龜的當了。」

哈哈兒道：「哈哈，但你憑什麼認為我會如此怕你？」

白開心道：「我以為胖子都怕死，絕對不敢向我出手的，我又以為胖子都不中用，就算你下手我也不怕，但我卻忘了……忘了……」他臉色發白，嘴唇發黑，眼睛也發花了。

哈哈兒道：「哈哈，你莫非又忘了我的『笑裏藏刀三暗器』？你可知道昔日江湖中有多少人死在我這一手絕招之下？」

白開心喘息著道：「但你為何要殺我？我們兩人在一起搭檔，豈非比一個人好得多。」

哈哈兒不再望他，卻走到屠嬌嬌面前，柔聲道：「嬌嬌，你還能看得到麼？我已為你報仇了！」

白開心訝然失聲道：「原來你居然是在為她報仇？你難道是她的……」

哈哈兒臉上的肉都在簌簌的發抖，彷彿痛苦已極，白開心不用再問，已知道他是屠嬌嬌的什麼人了。

只聽哈哈兒黯然道：「這許多年來，你總算對我不錯，現在你死了，我心裏還真難受得很……」

白開心苦笑道：「屠嬌嬌在惡人谷裏熬了二十年，我早就知道她一定熬不住的，一定有個姘頭，但我卻一直認為她的姘頭是杜老大。」

他忽又大笑道：「其實我早該知道她的姘頭是你，像她這種不男不女的老太婆，除了你這胖烏龜外，她還能勾引上誰？」

哈哈兒怒吼著，飛起一腳，將他踢得飛了出去。他終於再也說不出損人不利己的刻薄話了。

※※※

哈哈兒咬著牙喘息了半晌，突見屠嬌嬌眼睛竟張開了一線，哈哈兒又驚又喜，立刻蹲了下去道：「你還能說話麼？」

屠嬌嬌點了點頭，嘴唇動了動，彷彿說了句話。

但她的聲音實在太微弱，哈哈兒一個字也聽不到，只有將耳朵湊在屠嬌嬌嘴旁，柔聲道：「你還有什麼心事，都對我說吧，我一定替你做到。」

屠嬌嬌呻吟著道：「我們是同命鴛鴦，是不是？」

哈哈兒連連點著頭道：「不錯不錯，我們是同命鴛鴦，也是恩愛夫妻。」

屠嬌嬌嘴角泛出最後一絲微笑。道：「所以，我死了，你也不能活著。」

哈哈兒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想跳起來卻已來不及了。屠嬌嬌兩條手臂已蛇一般纏住了他，一口咬在他咽喉上，哈哈兒拼命掙扎，終於還是掙不動了。只見他臉色漸漸發白，身上的血潮水般流入了屠嬌嬌的肚子，忽然用盡全身力氣，壓到屠嬌嬌身上。只聽「格剌格剌」一連串聲響，屠嬌嬌全身的骨頭都被壓折了，哈哈兒掙扎著站了起來，「哈哈，哈哈，哈哈」仰天大笑了三聲，「噗」地倒了下去，終於再也笑不出了。

※※※

李大嘴一直在瞧著，眼睛都已發直。這時他才長長嘆了口氣，喃喃道：「很好，很好，『十大惡人』終於死光了。三十年前，我就知道這些人必定會自相殘殺而死的，老天造我們十個人，本就是要我們以毒攻毒，自相殘殺，否則他造一個就夠了，何必造出十個來。」他掙扎著想站起來，卻又跌倒，於是他就掙扎著往山上爬，似乎想遠遠躲開這些人的屍身。

山風吹過，遠處似有野獸的吼聲傳來。山坳後灌木叢中，似乎有個很深的洞穴，洞上怪石崢嶸，遠遠看來就像是一隻洪荒怪獸，這洞穴就像是怪石的嘴。李大嘴掙扎著爬了進去。

洞穴裡陰森而潮濕，而且還有種令人作嘔的臭氣。但李大嘴卻像是平生也沒有到過如此舒服的地方，他長長嘆了口氣，在地上躺了下來。地上又是泥濘，又是碎石，但李大嘴卻像是躺在少女香閨中的軟床上，自言自語著道：「李大嘴呀李大嘴，老天能給你這麼樣一塊地方，讓你安安靜靜的等死，已經算對你很不錯了，你還有什麼好埋怨的？」

可是老天並沒有讓他安安靜靜的等死。也不知過了多久，洞外忽然響起了一陣腳步聲。李大嘴立刻就想跳起來，怎奈他此刻連爬都爬不動了，到了這種時候，一個人反而能聽天由命了。

他索性躺著不動，暗道：「我吃了一輩子的人，老天就算要將我餵狗，也是應該的。」

只聽一人道：「就是這地方，絕不會錯的，洞口那塊石頭我認得。」這人說的雖是很普通的兩句話，但話聲卻是威嚴沉重，李大嘴雖聽不出這聲音是誰，但也不知怎地，一顆心竟「砰砰」的跳了起來。

過了半晌，又聽得一人道：「大叔，我瞞著你做了件事，你肯原諒我嗎？」

聽到這聲音，李大嘴才真的吃了一驚。這人竟是小魚兒，另一人自然就是燕南天了，李大嘴再也想不到自己躲來躲去，竟還是躲不了。

他駭得連氣都不敢喘了。

其實他既已去死不遠，又還有什麼可怕的！但一個人若是做了虧心事，想不害怕都不行。

只聽燕南天道：「你瞞著我做了什麼事？」

小魚兒道：「我……我已瞞著你老人家，叫人來將江別鶴父子放了。」

燕南天似也怔了怔，厲聲道：「你為什麼要這樣做？難道你已忘了那血海深仇麼？」

小魚兒道：「我沒有忘，可是我覺得並不一定要殺死他們才算報仇，我實在不喜歡殺人，別人殺了我親人，是他們卑鄙惡毒，我若再殺了他們，豈非也變得和他們一樣了麼？所以我要他們活著來懺悔自己的罪惡，我覺得這樣做比殺死他們更有意思得多。」他在燕南天面前侃侃而言，居然毫無畏怯之意。

燕南天沉默了很久，黯然長嘆道：「好孩子，好孩子，江楓有你這麼樣一個兒子，他死在九泉之下也該瞑目了，燕大叔白活了幾十年，竟還不及你通達明理。」

小魚兒道：「那麼，我和花無缺那一戰，可以不打了麼？」

燕南天聲音又變得嚴厲起來，道：「那萬萬不行。」

小魚兒道：「為什麼不行呢？我和花無缺又沒有什麼仇恨，為什麼要跟他拼命！」

燕南天厲聲道：「這一戰並非為了報仇，而是為了榮譽。男子漢頭可斷，血可流，卻絕不能做出丟人的事。到了這種時候，你若還想臨陣脫逃，又怎麼對得起你死去的父母，又怎麼對得起我！」

小魚兒嘆了口氣，也已啞口無言了。

燕南天道：「不但你勢必要與花無缺一戰，我也勢必要和移花宮主一戰，因為做錯了事的人一定要受懲罰，大丈夫有所不為，有所必為，我們就算明知要戰死，也絕不能逃避，這道理你明白了麼？」

小魚兒黯然道：「我明白了。」

燕南天長嘆了一聲，柔聲道：「我也知道你和花無缺已有了友情，所以不願和他動手拼命。但一個人活在世上，有時也勢必要做一些自己不願做的事，造化之弄人，命運之安排，無論多麼大的英雄豪傑也無可奈何的。」

小魚兒也長嘆了一聲，忽然道：「大叔，我只想求你一件事。」

燕南天道：「你說吧。」

小魚兒道：「我只求你見到杜殺，李大嘴他們的時候，莫要殺死他們。」

燕南天怒道：「這些人早已該死了，你為何又要為他們求情？」

小魚兒道：「一個人做錯了事，固然要受懲罰，但他們受的懲罰已夠了，他們在『惡人谷』受了二十年活罪後，簡直已變成了一群可憐蟲，每天都在心驚膽戰，東竄西逃，又像是一群喪家的野狗，以後怎麼敢再去害人呢？」

聽到這裡，李大嘴忍不住暗暗嘆道：「罵得好，實在罵得好，只不過你還是罵得太輕了，我們實在連野狗都不如。」

只聽燕南天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你怎知他們以後不會再害人了。」

小魚兒道：「他們入谷之前，曾經收藏了一批珠寶，就為了這批珠寶，他們幾乎連命都送掉了，大叔你想，他們若還有害人的勇氣，是不是儘可再去搶更多的珠寶來？為什麼還要尋找這批珠寶呢？」他嘆了口氣，道：「由此可見，他們的膽子早就寒了，已只不過是一些貪財的老頭子，那裡還有『十大惡人』的雄風，這種人活著已和死人差不多，大叔你又何必再追殺他們，讓他們苟延殘喘多活兩年又有何妨？」

聽到這裏，李大嘴已是熱淚盈眶，忍不住長嘆道：「小魚兒，我們果然全都看錯你了，我們若能想到你會為我們求情，只怕也不會落到這樣的下場。」

他話未說完，燕南天和小魚兒已竄了過來。

小魚兒失聲道：「李大叔，是你！你怎麼會變成這樣子的？」

李大嘴悽然一笑，道：「這只怕就叫做，善惡到頭終須報，多行不義必自斃。」

小魚兒道：「別的人呢？」

李大嘴嘆道：「死光了，全都死光了。」

小魚兒訝然道：「是誰殺了他們？」

李大嘴苦笑道：「除了他們自己，還有誰能殺得死他們？」

他長嘆了一聲，道：「燕大俠，我們實在很對不起你，你快殺了我吧。」

燕南天見到他時，本是滿面怒容，但此刻卻已露出憐憫之色，只是搖了搖頭，長嘆無語。

李大嘴苦笑道：「我知道我這種人已不值得燕大俠出手了，一個人若活到連他的仇人都認為不值得殺的時候，他活著還有什麼意思？」

他忽又哈哈一笑，道：「幸好我已活不長了，這倒是我的運氣，否則我非撒泡尿自己淹死不可。」

燕南天嘆息了一聲，道：「走吧。」

小魚兒道：「我現在不能走。」

燕南天皺眉道：「你還要等什麼？」

小魚兒垂頭道：「我小的時候，他對我不錯，現在他落到這種地步，我怎麼能拋下他，讓他一個人在這裏等死？」

李大嘴大聲道：「你用不著可憐我，也用不著報我的恩，我對你根本沒什麼好處，我將你養大，也只不過是想要你長大出來害人而已。」

小魚兒笑了笑，道：「無論你們是為了什麼，但總算將我養大了，現在我活得既然很有意思，就不能忘記你們的恩情。」

# 第一二三章 善惡一線

李大嘴聽了小魚兒的話，長嘆了一聲，喃喃道：「恩情，恩情……『十大惡人』養大的孩子，居然口口聲聲不忘記恩情，看來『十大惡人』早就該改行做別人的褓姆才是。」

只聽一人嬌笑道：「不錯，我們將來若有了孩子，一定要請你來做奶媽。」

原來蘇櫻也跟在後面來了，只不過一直沒有說話。

李大嘴瞪著她，道：「你們有了孩子，你和誰有了孩子。」

蘇櫻瞟了小魚兒一眼，垂下頭抿嘴笑道：「現在雖沒有，但將來總會有的。」

李大嘴大笑道：「好小子，想不到這條小魚兒終於還是上了鈎，看來你鈎魚的本事倒真不小。」

小魚兒冷冷道：「她自我陶醉的本事更大。」

蘇櫻嫣然道：「就算我是自我陶醉好不好？無論說什麼，我都聽你的。反正我若有了孩子，你就是他爸爸。」

小魚兒嘆了口氣，苦著臉道：「我遇見這種人，真是倒了八輩子窮霉了。」

李大嘴拊掌大笑道：「想不到小魚兒終於也遇見尅星了，好姑娘，我真佩服你，你真比我們『十大惡人』加起來還有辦法。」他笑著笑著，面上又顯出痛苦之色，顯然又觸動了傷處。

燕南天忽然道：「有恩必報，本是男兒本色，你留在這裏也好。」

小魚兒道：「你老人家呢？」

燕南天沉吟著，道：「我在山頂等你，算來她們想必已找到花無缺了，你也該趕緊去。」

小魚兒苦笑道：「我既然已答應了你老人家，就算爬，也要爬著去。」

燕南天道：「很好！」他說完了這兩個字，就大步走了出去。

李大嘴望著他雄偉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忍不住長嘆道：「這人倒的確乾脆得很，真不愧是條男子漢！」

蘇櫻嫣然笑道：「我覺得你老人家也不愧是條男子漢。」

李大嘴怔怔，道：「我？」

蘇櫻道：「十大惡人中，也只有你老人家能算是條男子漢，只可惜你老人家的口味和別人不同，否則只怕已成了燕大俠的好朋友。」

李大嘴大笑道：「好，好，好，居然有這麼漂亮的美人兒說我是男子漢，我死了也總算不冤了，只可惜看不到你養出來的小小魚兒而已。」

小魚兒苦笑道：「想不到李大叔也戴不得高帽子的，被人拍了兩句馬屁，立刻就幫著別人來算計我了。」

李大嘴瞪眼道：「算計你？告訴你，你能得到她這樣的女人，實在是你天大的運氣，我若非已死了一大半，不和你爭風才怪。」

小魚兒裂嘴一笑，道：「說不定我的口味以後也會變得和李大叔一樣，半夜將她吃下肚子裡。」

李大嘴目中又露出痛苦之色，似乎再也不願聽到別人提起這件事。

小魚兒是多麼聰明的人，察言觀色，立刻改口道：「蘇櫻，你若真想李大叔做你兒子的奶媽，就該趕快替李大叔治好這傷勢。」

李大嘴怔了怔，道：「你要她為我治傷？」

小魚兒笑道：「李大叔還不知道麼？這丫頭除了會自我陶醉之外，替人治病的本事也蠻不錯的。」

李大嘴忽然大笑道：「我本還以為你真是個聰明人，誰知你卻是個笨蛋。」

小魚兒道：「你……你難道不願讓她……」

李大嘴搶著道：「我問你，你看我幾時充過英雄？裝過好漢？」

他搖了搖頭，自己接著道：「沒有，從來也沒有，我一向是個很怕死的人，若是這傷還能治，我只怕早已跪下來求她了。」

蘇櫻柔聲道：「你老人家至少該讓我看看。」

李大嘴瞪眼道：「看什麼？我自己傷得有多重我自己難道不知道？你以為我也是個笨蛋？」

小魚兒和蘇櫻對望了一眼，已知道他這是存心不想再活了，兩人交換了個眼色，心裡已有了打算。

李大嘴忽又笑道：「你若真認為欠我的情非還不可，倒有個法子報答我。」

小魚兒道：「什麼法子？」

李大嘴笑道：「我現在已餓得頭都暈了，你想法子請我好好吃一頓吧，聽說黃泉路上連家飯館都沒有，若要我一路餓著去見閻王，那滋味可不好受。」

小魚兒怔了半晌，摸著頭笑道：「這地方人肉倒真不好找，我看只有請李大叔將就些，從我大腿上弄一塊肉去當點心吧！」

李大嘴又瞪眼道：「人肉？誰說我要你請我吃人肉？」

小魚兒道：「你……你不吃人肉？」

李大嘴道：「人肉就算真的是天下第一美味，我吃了幾十年，也早該吃膩了。」

他往地下重重啐了一口，道：「老實話，我現在一想起人肉就想吐。」

小魚兒這才真的怔住了。

李大嘴笑了笑，又道：「你以為我真的很喜歡吃人肉麼？老實告訴你，我吃人肉，只不過是為了嚇唬人而已。」

小魚兒道：「嚇唬人？」

李大嘴道：「你可知道屠嬌嬌，哈哈兒他們為什麼總是對我存著三分畏懼之心？那沒有別的原因，只不過因為我吃人！吃人的人總是能令人害怕的。」

小魚兒摸著腦袋，簡直有些哭笑不得。

李大嘴忽又嘆了口氣，道：「一個人活在世上，是為惡？還是為善？那分際實在微妙得很，我之所以成為『十大惡人』，也只不過是一念間事。」

他笑著問道：「你們可猜得出我怎會成為『十大惡人』的麼？」

小魚兒只有搖頭道：「我猜不出。」

李大嘴目光凝注著遠方的黑暗，緩緩道：「我從小就好吃，連廣東人不敢吃的東西，我都吃過，就是沒吃過人肉，總是想嚐人肉是什麼滋味。」

他笑了笑，接著道：「我不去想這件事也倒好了，越想越覺得好奇，有天我殺了個人後，終於還是忍不住將他的肉煮來吃了，覺得味道也不過如此而已，雖然比馬肉嫩些，但卻比馬肉還是酸，非多加葱薑作料不可。」

小魚兒忍不住問道：「人肉的滋味既然並不高明，你為什麼還要吃呢？」

李大嘴道：「我正在吃人的時候，忽然被個人撞見了，這人本是我的對頭，武功比我還高些，但他瞧見我吃人，立刻就嚇得面色如土，掉頭就走，以後見到我，也立刻落荒而逃，連架都不敢和我打了。」

他又笑了笑，道：「我這才知道吃人原來能令人害怕的，自從發現了這道理後，我才忽然變得歡喜吃人起來。」

小魚兒道：「難道你……你喜歡別人怕你？」

李大嘴道：「世上的人有許多種類，有的人特別討人歡喜，有的人特別討人厭，我既不能討人歡喜，也不願令人討厭，就只有要人害怕。」

他笑著接道：「能要別人害怕，倒也蠻不錯，所以我也不覺得人肉酸了。」

小魚兒聽得目瞪口呆，只有苦笑，只有嘆息。

他本想問：「你為什麼連自己老婆的肉都要吃呢？」但他並沒有問出來，因為他已不願再讓李大嘴傷心。

李大嘴道：「這些年來，我總是一個人偷偷去燒些豬肉來解饞，但卻不敢被別人看到，就好像和尚偷吃葷一樣，越是偷著吃，越覺得好吃。」

他大笑著接著道：「但現在我再也不必偷著吃了，你們快好好請我吃一頓紅燒蹄膀吧，要肉肥皮厚，咬一口就沿著嘴直流油。」

※※※

小鎮上沒有山珍海味，但紅燒蹄膀總是少不了的。三斤重的蹄膀，李大嘴竟一口氣吃了兩個，幸好他們是在客棧裡開了間屋子關起門來吃的，否則別人只怕要以為他們是餓死鬼投胎。

吃到一半，小魚兒將蘇櫻藉故拉了出去，悄悄問道：「你扶他進來的時候，已查過他的傷勢了麼？」

蘇櫻嘆道：「他傷的實在不輕，肋骨就至少斷了十根，別的地方還有五處硬傷，若非他身子硬朗，早就被打死了。」

小魚兒道：「我只問你現在還有沒有救？」

蘇櫻道：「若是他肯聽我的話，好生調養，我負責可以救他，只怕……」

她長長嘆了口氣，接著道：「他自己若已不想活了，那麼就誰也無法救得了他。」

小魚兒咬著嘴唇，道：「我真不懂，他本是個很看得開的人，為什麼會忽然想死呢？」

蘇櫻幽幽道：「一個人到了將死的時候，就會回憶起他一生中的所作所為，這種時候還能心安理得，問心無愧的人，世上並不多。」

小魚兒嘆道：「不錯，他一定是對自己這一生中所做的事很後悔，所以想以死解脫，以死懺悔。」

蘇櫻黯然道：「到了這種時候，一個人若能將生死之事看得很淡，已經很難得了，所以我才說他不愧是條男子漢。」

就在這時，突見一個人在小院外的牆角後鬼鬼祟祟的向他們窺望，小魚兒眼珠子一轉，緩緩道：「李大叔對我不錯，他變成這樣子，我的脾氣自然不好，一心只想找個人來出氣，現在總算被我找著了。」他嘴裡說著話，忽然飛身掠了過去，躲在牆角後的那人顯然吃了一驚，但卻並沒有逃走的意思，反而躬身笑道：「我早就知道魚兄吉人天相，無論遇著什麼災難，都必能逢兇化吉，如今見到賢伉儷果然已安全脫險，實在高興得很。」

小魚兒失笑道：「你這兔子什麼時候也變得善頌善禱起來了。」原來這人竟是胡藥師，小魚兒想找個人出氣的，聽到他馬屁拍得刮刮響，火氣又發不出來了。

胡藥師道：「自從那日承蒙賢伉儷放給在下一條生路後，在下時時刻刻想找賢伉儷拜謝大恩，今日總算是天從人願。」

小魚兒道：「既然如此，你見到我們，為何不過來？反而鬼鬼祟祟的躲在這裡幹什麼？」他忽又頓住道：「那位鐵萍姑鐵姑娘呢？」

胡藥師似乎怔了怔，吶吶道：「我……我不大清楚。」

小魚兒皺眉道：「你們兩人本是一齊逃出去的，你不清楚誰清楚！」

胡藥師垂下頭，結結巴巴的陪著笑道：「她……她好像也在附近，可是……可是……」

小魚兒一把揪住他衣襟，怒道：「你小子究竟在搞什麼鬼？快老老實實說出來吧，就憑你也想在我面前玩花樣，簡直是孔夫子門前賣百家姓。」胡藥師臉色都變了，急得更說不出話來。

蘇櫻柔聲道：「有話好說，你何必對人家這麼兇呢？」

小魚兒叫了起來，道：「你還說我兇，這小子若是沒有做虧心事，怎麼怕成這付樣子，我看他說不定已將人家那位大姑娘給賣了。」

胡藥師苦著臉道：「她……她只叫我來將兩位拖住片刻，究竟是什麼事，我也不知道。」

小魚兒瞪大了眼睛，道：「是她叫你來將我們拖住的？」

胡藥師道：「不錯。」

小魚兒又怒道：「放屁，我不相信。你和鐵萍姑八槓子打不到一齊去。為什麼要聽她的話。」

蘇櫻眨著眼道：「你怎知道他們八槓子打不到一齊去，說不定他們……」

小魚兒忽又大聲道：「那麼，她為什麼要叫他來拖住我們呢？她想瞞著我們幹什麼？」

蘇櫻咬著嘴唇，緩緩道：「你想，她會不會和李大叔有什麼關係？」

小魚兒道：「他們又會有什麼關係？」

蘇櫻道：「李大叔以前的夫人，不也是姓鐵麼？」

小魚兒心頭一跳，忽然想起以前鐵萍姑只要一聽到「惡人谷」，一聽到「李大嘴」這名字，神情就立刻改變了。他又想起鐵萍姑曾經向他探問過「惡人谷」的途徑，似乎想到惡人谷去。她到惡人谷莫非就是為了去找李大嘴？想到這裡，小魚兒什麼話都不再說，跳起來就往院子裡跑，還未跑到門外，已聽到一陣啜泣聲自他們那屋子裡傳了出來。

※※※

小魚兒一聽就知道這赫然正是鐵萍姑的哭聲。他立刻衝了進去，只見李大嘴木然坐在椅子上，滿面都是悽慘痛苦之色，鐵萍姑卻已哭倒在他身旁，手裡還握著把尖刀，只不過此時她手指已鬆開，刀已幾乎掉落在她手邊。

小魚兒怔住了，失聲道：「這是怎麼回事？鐵姑娘你難道認得李大叔麼？」

鐵萍姑已泣不成聲，李大嘴慘笑道：「她認得我的時候，你只怕還未出生哩。」

小魚兒訝然道：「哦？難道她是……是……」他望了望李大嘴，又望了望鐵萍姑，下面的話實在說不出來，因為說出來後連他自己都無法相信。

李大嘴卻長長嘆息了一聲，黯然道：「她就是我的女兒。」

小魚兒這才真的呆住了。

他本想問：「你不是已將自己的女兒和老婆一齊吃了麼？」但此時此刻，他又怎麼能說得出這種話來。

李大嘴卻已看出他的心意，嘆道：「普天之下，都以為李大嘴已將自己的老婆和女兒一齊吃了，二十年來，我也從未否認。直到今天……唉，今天我已不能不將此事的真象說出來，否則我只怕連做鬼都不甘心。」

他語聲中竟充滿了悲憤之意，像在承受著很大的冤屈，忍受著滿心的悲苦，蘇櫻悄悄掩上了門，送了杯茶去。

李大嘴道：「鐵老英雄愛才如命，將他的女兒嫁給了我，希望我能從此洗心革面。我也一直都很感激他老人家的好意，可是……可是……」

他咬了咬牙，接著道：「可是她女兒卻對我恨之入骨，認為我辱沒了她，竟在暗中和她的師弟有了不清不白的關係。我知道了這件事後，心裏自然是又恨又惱，但念在鐵老英雄對我的恩情，我還希望她能從此改過，只要他們不再暗中做那苟且之事，我也不願將他們這種見不得人的醜事宣揚出去。」

他嘴角的肌肉不住顫抖，咬緊了牙齒，接著道：「誰知她非但不聽我的良言，反而罵我是個活烏龜，叫我莫要管她的事。我一怒之下，才置她於死地，又將她活活煮來吃了，以洩我心頭之恨！」

蘇櫻動容道：「此事既有這麼段曲折，你老人家為什麼一直不肯說出來呢？」

李大嘴道：「這一來是因為我顧念鐵老英雄的面子，不忍令他丟臉傷心。二來也是為了我自己的面子。」他慘然一笑，接道：「你們想，江湖中人若知道李大嘴的老婆偷人，我怎麼還混得下去，我寧可被人恨之入骨，我也不能讓人恥笑於我。」

蘇櫻垂下頭，亦自黯然無語，只因她很瞭解李大嘴這種人的心情，也很同情他的遭遇。

李大嘴道：「我殺了她後，也自知江湖中已無我容身之處，鐵無雙必定恨不得將我千刀萬剮，所以我只好連夜進入惡人谷，可是……」

他瞧了鐵萍姑一眼，黯然道：「可是我卻不願叫我的女兒在那種地方長大成人，所以我就將她交託給別人，我只希望她能平平安安的長大，平平安安的渡過一生。」

小魚兒忍不住問道：「你將她交託給誰了？」

李大嘴恨恨道：「我本以為那人是我的朋友，誰知……唉，我這種人是永遠沒有朋友的！」

鐵萍姑忽然痛哭著道：「那夫妻倆日日夜夜的折磨我，還說我是李大嘴的女兒，是個壞種，所以我很小的時候就逃了出去。」

李大嘴悽然道：「你能投身於移花宮，也總算你不幸中的大幸了。」

鐵萍姑流著淚道：「後來我聽人說起李……李……」

蘇櫻柔聲道：「你聽人說起李大叔的故事，就認為你的母親和姐妹都已被李大叔吃了，你又因為李大叔受了那麼多折磨，所以，你一直在心裡恨你自己的父親，認為他不但害了你的母親，也害了你一生。」

鐵萍姑已哭成個淚人兒，那裡還說得出話來。

李大嘴黯然道：「所以，她今天就算要來殺我，我也不怪她，因為她……她……」說著說著他也不禁淚流滿面。

小魚兒忽然大聲道：「今天你們父女團聚，誤會又已澄清，大家本該高高興興的慶祝一番才是，怎會反而哭哭啼啼的呢？」

李大嘴忽然一拍桌子，也大聲道：「小魚兒說得是，今天大家都應該開心些，誰也不許再流淚了。」

胡藥師逡巡著走過去，似乎想替她擦擦眼淚。

誰知鐵萍姑又板起了臉，道：「誰要你來，站開些！」胡藥師臉紅了紅，果然又逡巡著站在一邊。

小魚兒和蘇櫻相見一笑，蘇櫻道：「看來今天只怕是喜上加喜，要雙喜臨門了。」

李大嘴瞧了瞧胡藥師，又瞧了瞧他女兒，道：「這位是……」

胡藥師紅著臉垂首道：「晚輩姓胡，叫胡藥師。」

李大嘴喃喃道：「胡藥師，莫非是十二星相中的『搗藥師』麼？」

胡藥師道：「晚輩正是。」

李大嘴仰首大笑道：「想不到『十二星相』竟做了我的晚輩，看來有個漂亮女兒倒真是蠻不錯的。」

鐵萍姑雖然紅著臉垂下頭，卻並沒有什麼惱怒之意。但胡藥師卻只敢遠遠的站著偷偷的瞧。

蘇櫻悄聲道：「膽子放大些，沒關係，什麼事都有我幫你的忙。」

小魚兒拍手大笑道：「看來你那幾聲賢伉儷叫得實在有用，現在卻怎地將拍馬屁的本事忘了，還不快跪下來叫岳父。」

胡藥師紅著臉真的要往下跪了，但鐵萍姑的臉一板，他立刻又嚇得站了起來，臉都嚇得發白。

小魚兒想到鐵萍姑所受的苦難，想到江玉郎對她的負心，此刻也不禁暗暗替她歡喜。

胡藥師的年紀雖然大些，但鐵萍姑這朵已飽受摧殘的鮮花，正需要一個年紀較大的男人細心呵護。年紀大的男人娶了年輕的妻子，總是會愛極生畏的，更絕不會因為鐵萍姑不幸的往事而看不起她。

小魚兒喃喃道：「看來老天爺早已將每個人的姻緣都安排好了，而且都安排得那麼恰當，根本用不著別人多事操心。」

蘇櫻悄悄笑道：「不錯，他老人家既已安排了讓我見到你，你想跑也跑不了的。」

小魚兒剛瞪起眼睛，只聽李大嘴大笑著道：「今天我實在太開心了，我平生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麼樣覺得心安理得，也從沒有像今天這麼樣愉快，我若能死在這種時候，死在這種地方，也總算不枉我活了這一輩子……」只聽他語聲漸漸微弱，竟真的就此含笑而去。

# 第一二四章 生死兩難

鐵萍姑和胡藥師已護送著李大嘴遺體走了。臨走的時候，鐵萍姑似乎想對小魚兒說什麼，但幾次欲言又止，終於什麼話都沒有說。小魚兒卻知道她是想問問江玉郎的下落，而她畢竟還是沒有問出來，可見她對江玉郎已死了心。

這實在是好幾個月來，小魚兒最大的快事之一。

臨走的時候，胡藥師似乎也想對小魚兒說什麼，但他也像鐵萍姑一樣，欲言又止並未說出。小魚兒也知道他是想問問白夫人的下落，但他並沒有問出來，可見他已將一片痴心轉到鐵萍姑身上。

這也令小魚兒覺得很開心。有情人終成眷屬，本是人生的最大快意事。

小魚兒面帶著微笑，喃喃道：「無論如何，我還是想不通這兩人怎會要好的，這實在是件怪事。」

蘇櫻柔聲道：「這一點也不奇怪。他們是在患難中相識的，人的情感，在患難中最易滋生。何況，他們又都是傷心人，同病相憐，也最易生情。」她嫣然一笑，垂著頭道：「我和你，豈非也是在患難中才要好的麼？」

小魚兒朝她皺了皺鼻子，道：「你和我要好，但我是不是和你要好，還不一定哩！」

蘇櫻笑道：「你莫忘了，這是老天爺的安排呀！」

小魚兒笑道：「你少得意，莫忘了你的情敵還沒有出現哩，說不定……」他本想逗逗蘇櫻的，但是提起鐵心蘭，就想起了花無缺，他心就像是結了個疙瘩，連話都懶得說了。

蘇櫻的臉色也沉重了起來，過了半晌，才嘆息著道：「看來你和花無缺的這一戰，已是無法避免的了。」

小魚兒也嘆了口氣，道：「嗯。」

蘇櫻道：「你是不是又在想法子拖延？」

小魚兒道：「嗯。」

他忽又抬起頭瞪著蘇櫻道：「我心裡在想什麼，你怎麼知道？」

蘇櫻嫣然道：「這就叫心有靈犀一點通。」甜蜜的笑容剛在她臉上掠過，她就又皺起了眉，道：「你想出了法子沒有？」

小魚兒懶洋洋的坐了下來，道：「你放心，我總有法子的。」

蘇櫻柔聲道：「我也知道你一定有法子。可是，就算你能想出個比以前更好的法子，又有什麼用呢？」

小魚兒瞪眼道：「誰說沒有用？」

蘇櫻嘆道：「這次就算你還能拖下去，但事情遲早還是要解決的。移花宮主絕不會放過你，你看，她們在那山洞裡，對你好像已漸漸和善起來，可是一出了那山洞，她們的態度就立刻變了。」

小魚兒恨恨道：「其實我也早知道她們一定會過河拆橋的。」

蘇櫻道：「所以你遲早還是難免要和花無缺一戰，除非……」蘇櫻溫柔的凝注著他，緩緩道：「除非我們現在就走得遠遠的，找個山明水秀的地方隱居起來，再也不見任何人，再也不理任何人。」

小魚兒沉默了半晌，大聲道：「不行，我絕不能逃走，若要我一輩子躲著不敢見人，還不如死了算了。何況，還有燕大叔……我已答應了他！」

蘇櫻幽幽嘆道：「我也知道你絕不肯這樣做的，可是，你和花無缺只要一交上手，就勢必要分出死活！是麼？」

小魚兒目光茫然凝注著遠方，喃喃道：「不錯，我們只要一交上手，就勢必要分個你死我活……」他忽然向蘇櫻一笑，道：「但我們其中只要有一個人死了，事情就可以解決了，是麼？」

蘇櫻的身子忽然起了一陣戰慄，顫聲道：「你……你難道能狠下心來殺他？」

小魚兒閉上眼睛，不說話了。

蘇櫻黯然道：「我知道你們這一戰的勝負，和武功的高低並沒什麼關係，問題只在誰能狠得下心來，誰就可以戰勝……」

她忽然緊緊握住小魚兒的手，顫聲道：「我只求你一件事。」

小魚兒笑了笑，道：「你求我娶你作老婆？」

蘇櫻咬著嘴唇，道：「我只求你答應我，莫要讓花無缺殺死你，你無論如何也不能死！」

小魚兒道：「我若非死不可呢？」

蘇櫻身子又一震，道：「那麼……那麼我也只有陪你死……」她目中緩緩流下了兩滴眼淚，痴痴的望著小魚兒道：「但我卻不想死，我想和你在一齊好好的活著，活一百年，一千年，我想我們一定會活得非常非常開心的。」小魚兒望著她，目中也露出了溫柔之意！

蘇櫻道：「只要能讓你活著，無論叫我做什麼都沒關係。」

小魚兒道：「若是叫你死呢？」

蘇櫻道：「若是我死了就能救你，我立刻就去死……」她說得是那麼堅決，想也不想就說了出來，但還未說出，小魚兒就將她拉了過去，柔聲道：「你放心，我們都不會死的，我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他望著窗外的天色，忽又笑道：「我們至少還可以快活一天，為什麼要想到死呢？！」

一天的時間雖短促，但對相愛的人們來說，這一天中的甜蜜，已足以令他們忘去無數痛苦……

※※※

深夜。

四山靜寂，每個人都似已睡了，在這群山環抱中的廟宇裡，人們往往分外能領略得靜寂的樂趣。但對花無缺來說，這靜寂的滋味實在不好受。

幾乎所有的人都已來到這裡，鐵戰和他的朋友們、慕容姐妹和她們的夫婿、移花宮主……

花無缺只奇怪為何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他們也許都不願打擾花無缺，讓他能好好的休息，以應付明晨的惡戰，但他們為什麼不說話呢？他現在只希望有個人陪他說話。但又能去找誰說話呢？他的心事又能向誰傾訴？

風吹著窗紙，好像風也在哭泣。

花無缺靜靜的坐在那裡，他在想什麼？是在想鐵心蘭？還是在想小魚兒？無論他想的是誰，都只有痛苦。

屋子裡沒有燃燈，桌上還擺著壺他沒有喝完的酒。他輕輕嘆了口氣，正想去拿酒杯，忽然間門輕輕的被推開了，一條纖弱的人影幽靈般走了進來。是鐵心蘭！

在黑暗中，她的臉看來是那麼蒼白，但一雙眼睛卻亮得可怕，就彷彿有一股火焰正在她心裡燃燒著。她的手在顫抖，看來又彷彿十分緊張。這是為了什麼？她難道已下了決心要做一件可怕的事？

花無缺吃驚的望著她，久久說不出話來。鐵心蘭輕輕掩上了門，無言地凝注著他。她的眼睛為什麼那麼亮，亮得那麼可怕。

良久良久，花無缺才嘆息了一聲，道：「你……你有什麼事？」鐵心蘭搖了搖頭。

花無缺道：「那麼你……你就不該來的。」鐵心蘭點了點頭。

花無缺似已被她目中的火焰所震懾，一時間也不知該說什麼，剛拿起酒壺，又放下，拿起酒杯來喝，卻忘了杯中並沒有酒。

突聽鐵心蘭道：「我本來一直希望能將你當做自己的兄長，現在才知道錯了，因為我對你的情感，已不是兄妹之情，你我又何必再自己騙自己呢？」這些話她自己似已不知說過多少次了，此刻既已下了決心要說，就一口氣說了出來，全沒有絲毫猶疑。

但花無缺聽了她的話，連酒杯都拿不住了。他從未想到鐵心蘭會在他面前說出這種話來，雖然他對鐵心蘭的情意和鐵心蘭對他的情意，兩人都很清楚。可是，他認為這是他們心底的秘密，是永遠也不會說出來的。他認為直到他們死，這秘密都要被埋藏在他們心底深處。

鐵心蘭凝注著他，目光始終沒有移開，幽幽的接著道：「我知道你對我的情感，也絕不是兄妹之情，是麼？」她的眼睛是那麼亮，亮得可直照入他心裡，花無缺連逃避都無法逃避，只有垂下頭道：「可是我……我……」

鐵心蘭道：「你不是？還是不敢說？」

花無缺長長嘆了口氣，黯然道：「也許我只是不能說。」

鐵心蘭道：「為什麼不能？遲早總是要說的，為什麼不早些說出來，也免得彼此痛苦。」她用力咬著顫抖的嘴唇，已咬得泌出了血絲。

花無缺道：「有些事永遠不說出來，也許比說出來好。」

鐵心蘭悽然一笑，道：「不錯，我本來也不想說出的，可是現在卻已非說不可的時候，因為現在再不說，就永遠沒有說的時候了。」

花無缺的心已絞起，他痛苦的責備自己，為什麼還不及鐵心蘭有勇氣？這些話，本該是由他說出來的。

鐵心蘭道：「我知道你是為了小魚兒，我本來也覺得我們這樣做，就對不起他。可是現在，我已經明白了，這種事是勉強不得的，何況，我根本不欠他什麼。」

花無缺黯然點了點頭，道：「你沒有錯……」

鐵心蘭道：「你也沒有錯，老天並沒有規定誰一定要愛誰的。」花無缺忽然抬起頭望著她，他發現她的眸子比海還深，他的身子也開始顫抖，已漸漸無法控制自己。

鐵心蘭道：「明天，你就要和他作生死的決戰了，我考慮了很久很久，決心要將我的心事告訴你，只要你知道我的心意，別的事就全都沒有關係了。」

花無缺忍不住握起了她的手，顫聲道：「我……我……我很感激你，你本來不必對我這麼好的。」

鐵心蘭忽然展顏一笑，道：「我本就應該對你好的，你莫忘了，我們已成了親，我已是你的妻子。」

花無缺痴痴的望著她，她的手已悄悄移到他的臉上，溫柔的撫摸著他那已日漸瘦削的頰……一滴眼淚，滴在她手上，宛如一粒晶瑩的珍珠。

然後，淚珠又碎了……

※※※

風仍在吹著窗紙，但聽來已不再像是哭泣了。

花無缺和鐵心蘭靜靜的依偎著，這無邊的黑暗與靜寂，豈非正是上天對情人們的恩賜？愛情是一種奇異的花朵，它不需要陽光，也不需要雨露，在黑暗中，它反而開放得更美麗。

但窗紙終於漸漸發白，長夜終於已將逝去。

花無缺望著窗外的曙色，黯然無語。他知道他一生中僅有的一段幸福時光，已隨著曙色的來臨而結束了！光明，雖然帶給別人無窮希望，但現在帶給他的，卻只有痛苦。

花無缺悽然笑道：「明天早上，太陽依舊會烈升，所有的事都不會有任何改變的。」

鐵心蘭道：「可是我們呢？」她忽然緊緊擁抱著花無缺，柔聲道：「無論如何，我們現在總還在一起，比起他來，我們還是幸福的，能活到現在，我們已經沒有什麼可埋怨的了，是不是？」

花無缺心裡一陣刺痛，長嘆道：「不錯，我們實在比他幸福得多了，他……」

鐵心蘭道：「他實在是個可憐的人。他這一生中，簡直沒有享受過絲毫快樂。他沒有父母，沒有親人，到處被人冷淡，被人笑罵，他死了之後，只怕也沒有幾個人會為他流淚，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是個壞人……」她語聲漸漸哽咽，幾乎連話都說不下去。

花無缺垂下頭望著鐵心蘭，──小魚兒這一生中本來至少還有鐵心蘭全心全意愛他的，但現在……

鐵心蘭也垂下了頭，道：「我……我只想求你一件事，不知道你答不答應？」

花無缺勉強一笑：「我怎麼會不答應？！」

鐵心蘭目光茫然凝注著遠方，道：「我覺得他現在若死了，實是死難瞑目，所以……」她忽然收回了目光，深情的凝注著花無缺，一字字道：「我只求你莫要殺死他！無論如何也莫要殺死他！」

在這一剎那間，花無缺全身的血液都似已驟然凝結了起來，他想放聲呼喊：「你求我莫要殺他，難道你不知道我若不殺他，就要被他殺死？！你為了要他活著，難道不惜讓我死？！你今天晚上到這裡，難道只不過是為了要求我做這件事？！」

但花無缺是永遠也不會說這種話的，他寧可自己受到傷害，也不願傷害別人，更不願傷害他心愛的人。

他只是苦澀的一笑，道：「你縱然不求我，我也不會殺他的。」

鐵心蘭凝注著他，目中充滿了柔情，也充滿了同情和悲痛，甚至還帶著一種自心底發出的崇敬。但她也沒有說什麼，只輕輕說了句：「謝謝你。」

※※※

太陽還未升起，乳白色的晨霧瀰漫了大地和山巒，晨風中帶著種令人振奮的草木香氣。

小魚兒深深的呼吸了一口氣，低頭喃喃道：「今天，看來一定是好天。在這種天氣裡，誰會想死呢？」

蘇櫻依偎在他身邊，見到他這付垂頭喪氣的模樣，目中又不禁露出了憐惜之意，輕輕撫摸著他的頭髮，正想找幾句話來安慰安慰他。

突聽一人沉聲道：「高手相爭，心亂必敗，你既然明白這道理，就該定下心來，要知這一戰關係實在太大，你是只許勝，不許敗的。」

小魚兒用不著去看，已知道是燕南天來了，只有垂頭道：「是。」

燕南天魁偉的身形，在迷濛的霧色裡看就宛如群山之神，自天而降。他目光灼灼，瞪著小魚兒道：「你的恩怨都已了結了麼？」

小魚兒道：「是。」他忽又抬起頭來，道：「但還有一個人的大恩，我至今未報。」

燕南天道：「誰？」

「就是那位萬春流萬老伯。」燕南天嚴厲的目光中露出一絲暖意，道：「你能有這番心意，已不負他對你的恩情了，但雨露滋潤萬物，並不是希望萬物對他報恩的，只要萬物生長繁榮，他已經很滿意了。」

小魚兒道：「我現在只想知道他老人家在那裡？身子是否安好？」

「你想見他？」

小魚兒道：「是。」

燕南天淡淡一笑，道：「很好，他也正在等著想看看你……」

小魚兒大喜道：「他老人家就在附近麼？」

燕南天道：「他昨天才到的。」

※※※

蘇櫻也早就想見見這位仁心仁術的一代神醫了，只見一個長袍黃冠的道人負手站在一株古松下，羽衣飄飄，瀟然出塵，神情看來說不出的和平寧靜。小魚兒又驚又喜，早已撲了過去，他本有許許多多話想說的，但一時之間，只覺喉頭彷彿被什麼東西堵住了，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萬春流寧靜的面容上也泛起一陣激動之色，兩人一別幾年，居然還能在此重見，當真有隔世之悲喜。

燕南天也不禁為之唏噓良久，忽然道：「已將日出，我得走了。」

小魚兒道：「我……」

燕南天道：「你暫時留在這裡無妨。」

他沉著臉接著道：「只因你心情還未平靜，此時還不適於和人交手。」

萬春流道：「但等得太久也不好，等久了也會心亂的。」

燕南天道：「那麼我就和他們約定在午時三刻吧！」說到最後一字，他身形已消失在白雲飛絮間。

萬春流望了望小魚兒，又望了望蘇櫻，微笑道：「其實我本也該走開的，但你們以後說話的機會還長，而我……」

小魚兒皺眉道：「你老人家要怎樣？」

萬春流唏噓嘆道：「除了想看看你之外，紅塵間也別無我可留戀之處。」

小魚兒默然半晌，忽然向蘇櫻板著臉道：「兩個男人在一齊說話，你難道非要在旁邊聽著不可？」

蘇櫻眼珠子一轉，道：「那麼我就到外面去逛逛也好。」

萬春流望著她走遠，微笑道：「脫韁的野馬，看來終於上了轡頭了。」

小魚兒撇了撇嘴，道：「她一輩子也休想管得住我，只有我管她。若不是她這麼聽我的話，早就一腳將她踢走了。」

萬春流笑道：「小魚兒畢竟還是小魚兒，儘管心已軟了，嘴卻還是不肯軟的。」

小魚兒道：「誰說我心已軟了？」

萬春流道：「她若非已對你很有把握，又怎肯對你千依百順，她若不知道你以後必定會聽她的話，現在又怎肯聽你的話？」他微笑著接道：「在這方面，女人遠比男人聰明，絕不會吃虧的。」

小魚兒笑道：「我不是來向你老人家求教『女人』的。」

萬春流道：「我也早已看出你必定有件很秘密的事要來求我，究竟是什麼事？你快說吧，反正我對你總是無法拒絕的。」他目中充滿了笑意，望著小魚兒道：「你還記得上次你問我要了包臭藥，臭得那些人發暈麼，這次你又想開誰的玩笑？」

小魚兒想起那件事，自己也不禁笑了。但他的神情忽又變得很嚴肅，壓低了聲音，正色道：「這次我可不是想求你幫我開玩笑了，而是一件性命交關的大事。」

萬春流也從未見過他說話如此嚴肅，忍不住問道：「是什麼事關係如此重大？」

小魚兒嘆了口氣，道：「我只想……」

# 第一二五章 惺惺相惜

這兩個月以來，蘇櫻對小魚兒的瞭解實在已很深了，女人想要瞭解她所愛的男人，並不是件太困難的事。平時小魚兒心裡在想什麼，要做什麼，蘇櫻總能猜個八九不離十，只有這次，她實在猜不透小魚兒究竟有什麼秘密的話要對萬春流說。

她本來並不想走得太遠的，但想著想著，眼睛忽然一亮，像是忽然下了個很大的決心。於是她就立刻匆匆走上山去。這座山上每個地方，她都很熟悉。

她心裡正在想：「移花宮主和花無缺他們已在山上等了兩天，他們會住在什麼地方呢？……」就在她心裡想的時候，她的眼睛已告訴她了。前面山坳後的林木掩映中，露出紅牆一角，她知道那就是昔年頗多靈跡，近年來香火寥落的「玄武宮」了。現在，正有幾個人從那邊走了出來。

這幾人年紀都已很老了，但體輕神健，目光灼灼，顯然都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其中一人身上還揹著一面形狀特異而精緻的大鼓。還有一個老婆婆牙齒雖已快掉光了，但眼波流動，未語先笑，說起話來居然還帶著幾分愛嬌，想見當年必定也是個風流人物。

蘇櫻並不認得這幾人，也想不起當世的武林高手中有誰是隨身帶著一面大鼓的，她只認得其中一個人。那就是鐵心蘭。

她發覺鐵心蘭已沒有前幾天看來那麼憔悴，面上反而似乎有了種奇異的光采，她自然永遠不會知道是什麼事令鐵心蘭改變了的。

她不願被鐵心蘭瞧見，正想找個地方躲一躲，但鐵心蘭低垂著頭，彷彿心事重重，並沒有看到她。

這些人一面說著話，一面走上山去。

鐵心蘭一行人說的話，蘇櫻都聽不到，只有其中一個滿面絡腮鬍子，生像極威猛的老人，說話的聲音特別大。只聽這老人道：「小蘭，你還三心二意的幹什麼，我勸你還是死心塌地的跟著花無缺算了，這小子雖然有些娘娘腔，但勉強總算能配得上你。」鐵心蘭垂著頭，也不知說了話沒有。

那老人又拍著她的肩頭笑道：「小鬼，在老頭子面前還裝什麼佯，昨天晚上你到那裡去了，你以為做爸爸的真老糊塗了麼？」鐵心蘭還是沒有說話，臉卻飛紅了起來。

那老婆婆就笑著道：「也沒有看見做爸爸的居然開女兒的玩笑，我看你真是老糊塗了。」那虯髯老人仰天大笑，彷彿甚是得意。

蘇櫻又驚又喜，開心得幾乎要跳了起來。聽他們說的話，鐵心蘭和花無缺顯然又加了幾分親密，而且鐵心蘭的爹爹居然也鼓勵她嫁花無缺，這實在是蘇櫻聽了最開心的事。

其實天下做父母的全沒有什麼兩樣，都希望自己的女兒能嫁個可靠的人。她以後若有個女兒，也會希望自己的女兒嫁給「移花宮」的傳人，絕不會希望自己的女兒去嫁給在「惡人谷」中長大的孩子。

只聽那老人又笑著道：「你既然已決心跟定花無缺了，還愁眉苦臉幹什麼，等到這場架打完，我就替你們成親，你也用不著擔心夜長夢多了。」

那老婆婆也笑道：「未來的老公就要跟人打架，她怎麼會不擔心呢？若換了是我，只怕早就先想法子去將那……那條小魚兒弄死了。」

那老人哈哈大笑道：「如此說來，誰能娶到你，倒真是得了個賢內助。」

老婆婆道：「是呀，只可惜你們都沒有這麼好的福氣。」

另一個又高又瘦的老人道：「依我看，花無缺這孩子精氣內斂，無論內外功都已登堂入室，顯然先天既足，後天又有名師傳授，那江小魚年齡若和他差不多，武功絕對無法練到這種地步，這一戰他絕無敗理，你們根本就用不著為他擔心的。」

但蘇櫻卻開始擔心起來，她本來覺得這一戰勝負的關鍵，並不在武功之強弱。而現在，她卻越想越覺得這種想法並非絕對正確，小魚兒的武功若根本就不是花無缺的敵手，那麼他就算能狠下心來也沒有用，主要的關鍵還是在花無缺是否能狠下心來向小魚兒出手。他們兩人若是鬥智，小魚兒固然穩操左券，但兩人硬碰硬的動起手來，小魚兒實在連一分把握都沒有。她若想小魚兒勝得這一戰，不但要叫小魚兒狠下心來，還要叫花無缺的心狠不下來。但小魚兒既能狠心殺花無缺，花無缺憑什麼就不能狠心殺小魚兒？螻蟻尚且偷生，何況一個人呢？

「花無缺活得好好的，我憑什麼認為他會自尋死路呢？他根本就沒有理由只為了要讓別人活著，就犧牲自己呀。」蘇櫻嘆了口氣，忽然發覺自己以前只想了事情的一面，從來也沒有設身處地的為花無缺想過。

在她眼中，小魚兒的性命固然比花無缺重要。但在別人眼中呢？在花無缺自己眼中呢？翻來覆去的想著，越想心情越亂，她自己覺得自己這一輩子心情從來也沒有這樣亂過。其實她想來想去，所想的只有一句話。要想小魚兒活著，就得想法子要花無缺死！死人就不能殺人了！

蘇櫻在一棵樹後面，等了很久，就看到慕容家的幾個姐妹和她們的姑爺陸陸續續的自玄武宮中走了出來。他們的眼睛有些發紅，神情也有些萎靡不振，顯然這兩天都沒有睡好。江湖中人講究的本是「四海為家，隨遇而安」。但這些養尊處優的少爺小姐們早已不能算是「江湖中人」了。他們就算換了張床也會睡不著的，何況睡在這種冷清清的破廟裡。

但他們修飾得仍然很整潔，頭髮也仍然梳得光可鑑人，甚至連衣服都還是筆挺的，找不出皺紋來。他們也在議論紛紛，說得很起勁，蘇櫻用不著聽，也知道他們談論的必是小魚兒和花無缺的一戰。這一戰不但已轟動一時，而且必定會流傳後世。所以他們不惜吃苦受罪，也捨不得離開。

這群人走上山後，蘇櫻又等了很久，玄武宮裡非但再也沒有人出來，而且連一點動靜也沒有了。花無缺是否還留在玄武宮裡？移花宮主是否還在陪著他？蘇櫻咬了咬牙，決定冒一次險。

她想！大戰將臨，這些人先走出來，也許是要讓花無缺安安靜靜的歇一會兒，所以先上山去等著。現在燕南天既已到了山巔，移花宮主只怕也不會留在這裡，她們最少也該讓花無缺靜靜的想一想該如何應戰！

玄武官近年香火雖已寥落，但正如一些家道中落的大戶人家，雖已窮掉了鍋底，氣派總算是有的。廟門內的院子裡幾株古柏高聳入雲，陽光雖已升起，但院子裡仍是陰森森的瞧不見日色。

蘇櫻走過靜悄悄的院子，走上長階。大殿中香煙氤氳，「玄武爺」身上的金漆早已剝落，他座下的龜蛇二將似乎也因為久已不享人間伙食，所以看來有些沒精打采的，至於神龕上的長幔更已變得又灰又黃，連本來是什麼顏色都分辨不出了。十來個道士盤膝端坐在那裡，垂臉斂目，嘴裡唸唸有辭，也不知是在唸經，還是在罵人。

蘇櫻從他們身旁走過去，他們好像根本沒有瞧見一樣。蘇櫻本來還想向他們打聽打聽消息。但見到他們這樣子，也就忍住了，除了有些腦筋不正常的之外，世上只怕很少有年輕的女孩子願意和道士和尚打交道的。

後院裡兩排禪房靜悄悄的，連一個人影都沒有。花無缺難道也走了麼？蘇櫻正在猶疑著，忽然發現月門後的竹林裡還有幾間房子，想必就是玄武宮的方丈室。慕容家的姑娘們雖然都是「吃雞要吃腿，住屋要朝南」的人，但在這齣「戲」裡，花無缺才是「主角」，主角自然要特別優待。她們就算也想住方丈室，但對花無缺少不得也要讓三分。

蘇櫻立刻走了出去，只見方丈室的門是虛掩著的，正隨著風幌來幌去，簷下有隻蜘蛛正在結網，屋角的蟋蟀正在「咕咕」的叫著，梧桐樹上的葉子一片片飄下來，打在窗紙上「噗噗」的響。

屋子裡卻也靜悄悄的沒有人聲。蘇櫻輕輕喚道：「花公子。」

沒有人回應。花無缺莫非已走了？而且走的時候還忘記關上門。

但蘇櫻既已到了這裡，無論如何總得進去瞧瞧。她悄悄推開門，只見這方丈室裡的陳設也很簡陋，此刻一張白木桌子上擺著兩壺酒，幾樣菜。菜好像根本沒有動過，酒卻不知已喝了多少。

屋角有張雲床，床上的被褥竟亂得很，就彷彿有好幾個人在上面睡過覺而且睡像很不老實。花無缺並沒有走，還留在屋子裡。

但他的一顆心卻似早已飛到十萬八千里之外去了。他痴痴的站在窗前，呆呆的出著神，像他耳目這麼靈敏的人，蘇櫻走進來，他居然會不知道。日色透過窗紙，照在他臉上，他的臉比窗紙還白，眼睛裡卻佈滿紅絲，神情看來比任何人都萎頓。

大戰當前，移花宮主為何不想法子讓他養足精神呢？難道她們確信他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擊敗小魚兒？還是她們根本不關心誰勝誰敗？她們的目的只是要小魚兒和花無缺拼命，別的事就全不放在心上了。蘇櫻覺得很奇怪，但她並不想知道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因為她知道絕沒有任何人會告訴她。

突聽花無缺長長嘆息了一聲，這一聲嘆息中竟不知包含了多少難以向人傾訴的悲傷和痛苦。他為了什麼如此悲傷，難道是為了小魚兒？

蘇櫻緩緩走過去，在他身旁喚道：「花公子……」

這一次花無缺終於聽到了。他緩緩轉過頭，望著蘇櫻，他雖在看著蘇櫻，但目光卻似望著很遠很遠的地方，遠得他根本看不到的地方。

蘇櫻記得他本有一雙和小魚兒同樣明亮，同樣動人的眼睛，可是這雙眼睛現在竟變得好像是一雙死人的眼睛，完全沒有光采，甚至連動都不動，被這麼樣一雙眼睛看著，實在不是件好受的事。

蘇櫻被他看得幾乎連冷汗都流了出來，她勉強笑了笑道：「花公子難道已不認得我了嗎？」

花無缺點了點頭，忽然道：「你是不是來求我莫要殺小魚兒的？」蘇櫻怔了怔，還未說話，花無缺已大笑起來。

他笑聲是那麼奇怪，那麼瘋狂，蘇櫻從未想到像他這樣的人也會發出如此可怕的笑聲來。正常的人絕不會這麼樣笑的，蘇櫻幾乎已想逃了。

只聽花無缺大笑道：「每個人都來求我莫要殺小魚兒，為什麼沒有人去求小魚兒莫要殺我呢？難道我就該死？」

蘇櫻道：「這……這恐怕是因為大家都知道小魚兒絕對殺不死你！」

花無缺驟然頓住笑聲，道：「他自己呢？他自己知不知道？」

「他若知道，就不會讓我來了，因為我並不是來求你的。」

花無缺道：「不是？」

蘇櫻道：「不是。」她也瞪著花無缺，一字字道：「我是來殺你的！」

這次花無缺也怔住了，瞪了蘇櫻半晌，突又大笑起來。「你憑什麼認為你能殺得了我？你若是真要來殺我，就不該說出來，你若不說出來，也許還有機會。」

蘇櫻道：「我若說出來，就沒有機會了麼？」

花無缺道：「你的機會只怕很少。」

蘇櫻笑了笑，道：「我的機會至少比小魚兒的大得多，否則我就不會來了。」

她忽然轉過身，倒了兩杯酒，道：「我若和你動手，自然連一分機會都沒有。但我們是人，不是野獸，野獸只知道用武力來解決一切事，人卻不必。」

花無缺道：「人用什麼法子解決？」

蘇櫻道：「人的法子至少該比野獸文雅些。」

她轉回身，指著桌上的兩杯酒道：「這兩杯酒是我方才倒出來的。」

花無缺道：「我看到了。」

蘇櫻道：「你只要選一杯喝下去，我們的問題就解決了。」

花無缺道：「為什麼？」

蘇櫻道：「因為我已在其中一杯酒裡下了毒，你選的若是有毒的一杯，就是你死，你選的若是沒有毒的一杯，就是我死。」她淡淡一笑，道：「這法子豈非很文雅，也很公平麼？」

花無缺望著桌上的兩杯酒，眼角的肌肉不禁抽搐起來。

蘇櫻道：「你不敢？」

花無缺啞聲道：「我為什麼一定要選一杯？」

蘇櫻悠然道：「只因為我要和你一決生死，這理由難道還不夠麼？」

花無缺道：「我為什麼要和你拼命？」

蘇櫻道：「你為什麼要和小魚兒拼命？你能和他拼命，我為什麼不能和你拼命？」

花無缺又怔住了。

蘇櫻冷冷道：「你是不是覺得這樣做太沒有把握？你是不是只有在明知自己能夠戰勝對方時才肯和別人決鬥？」她冷笑著接道：「但你明知有把握時再和人決鬥，那就不叫決鬥了，那叫做謀殺！」

花無缺臉色慘變，冷汗一粒粒自鼻尖泌了出來。

蘇櫻冷笑道：「你若實在不敢，我也沒法子勉強你，可是……」

花無缺咬了咬牙，終於拿起了一杯酒。

蘇櫻瞪著他，一字字道：「這杯酒無論是否有毒，都是你自己選的，你總該相信這是場很公平的決鬥，比世上大多數決鬥，都公平得多。」

花無缺忽也笑了笑，道：「不錯，這的確很公平，我……」

突聽一人大喝道：「這一點也不公平，這杯酒你千萬喝不得！」

※※※

「砰」的，門被撞開，一個人闖了進來，卻正是小魚兒。

蘇櫻失聲道：「你怎麼也來了？」

小魚兒冷笑道：「我為何來不得？」

他嘴裡說著話，已搶過花無缺手裡的酒杯，大聲道：「我非但要來，而且還要喝這杯酒。」

蘇櫻變色道：「這杯酒喝不得。」

小魚兒道：「為何喝不得？」

蘇櫻道：「這……這杯酒有毒的。」

小魚兒冷笑道：「原來你知道這杯酒是有毒的。」

蘇櫻道：「我的酒，我下的毒，我怎會不知道？」

小魚兒怒吼道：「你既然知道，為何要他喝？」

蘇櫻道：「這本就是一場生死的搏鬥，總有一人要喝這杯酒的，他自己運氣不好，選了這一杯，又怎能怪我？」

她瞪著花無缺，道：「但我並沒有要你選這杯，是麼？」花無缺只有點了點頭，他縱然不怕死，但想到自己方才已無異到鬼門關前走了一遭，掌心也不覺泌出了冷汗。

小魚兒望著杯中的酒，冷笑著道：「我知道你沒有要他選這杯，但他選那杯也是一樣的。」

蘇櫻道：「為什麼？」

小魚兒大吼道：「因為兩杯酒中都有毒，這種花樣你騙得了別人，卻騙不過我，他無論選那杯，喝了都是死，你根本不必喝另一杯的。」

蘇櫻望著他，目中似已將流下淚來。

小魚兒搖著頭道：「花無缺呀花無缺，你的毛病就是太信任女人了！……」

蘇櫻幽幽嘆息了一聲，喃喃道：「小魚兒呀小魚兒，你的毛病就是太不信任女人了。」她忽然端起桌上的另一杯酒，一口喝了下去。

花無缺臉色變了變，嗄聲道：「你……你錯怪了她，這杯毒酒我還是應該喝下去。」

小魚兒道：「為什麼？」

花無缺大聲道：「這既然是很公平的決鬥，我既然敗了，死而無怨！」

蘇櫻嘆道：「你實在是個君子，我……我只恨自己為什麼要……」

小魚兒忽然又大笑起來，道：「不錯，他是君子，我卻不是君子，所以我才知道你的花樣。」

花無缺怒道：「你怎麼能如此說她，她已將那杯酒喝下去了！」

小魚兒大笑道：「她自然可以喝下去，因為毒本是她下的，她早已先服下了解藥，這麼簡單的花樣你難道都不明白麼？」

花無缺望著他，再也說不出話來。蘇櫻也望著他，良久良久，才喃喃道：「你實在是個聰明人，實在太聰明了！」她悽然一笑，接著道：「但無論如何，我總是為了你，你實在不該如此對我的。」

小魚兒又吼了起來，道：「你還想我對你怎樣？你以為害死花無缺，我就會感激你嗎？」

蘇櫻道：「我自然知道你不會感激我，因為你們都是英雄，英雄是不願暗算別人的。英雄要殺人，就得自己殺！」說著說著，她目中已流下淚來。但她立刻擦乾了眼淚，接著道：「我只問你，就算我是在用計害人，和你們又有什麼不同？」

小魚兒吼道：「當然不同，我們至少比你光明正大些！」

蘇櫻冷笑道：「光明正大？你們明知對方不是你的敵手，還要和他決鬥，這難道就很公平？很光明正大嗎？難道只有用刀用槍殺人才算公平，才算光明正大？你們為什麼不學狗一樣去用嘴咬呢？那豈非更光明正大得多。」

她指著小魚兒道：「何況，我殺人至少還有目的，我是為了你，一個女人為了自己所愛的人，無論做什麼都不丟人，而你們呢？」她厲聲道：「你們馬上就要拼命了，不是你殺死他就是他殺死你，你們又是為了誰？為了什麼？你們只不過是在狗咬狗，而且是兩條瘋狗。」

小魚兒竟被罵得呆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被人罵得啞口無言，這還是他平生第一次。花無缺站在那裡，更是滿頭冷汗，涔涔而落。

蘇櫻嘶聲道：「我是個陰險狠毒的女人，你是個大英雄，從此之後，我再也不想高攀你了，你們誰死誰活，也和我完全無關……」她語聲漸漸哽咽，終於忍不住失聲痛哭，掩面奔出。

她沒有回頭。一個人的心若已碎了，就永遠不會回頭了。

※※※

梧桐樹上的葉子，一片片打在窗紙上，牆角的蟋蟀，還不時在一聲聲叫著，簷下的蛛網，卻已被風吹斷了。蛛絲斷了，很快還會再結起來，蜘蛛是永遠不會灰心的，但情絲若斷了，是否也能很快就結起來呢？

人是否也有蜘蛛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

※※※

小魚兒和花無缺面面相對，久久說不出話來。過了很久，花無缺才嘆了口氣，道：「你為何要那麼樣對她？」

小魚兒又沉默了很久，喃喃道：「看來你和我的確有很多不同的。」

花無缺道：「人與人之間，本就沒有完全相同的。」

小魚兒道：「她為了我找人拼命，我卻罵得她狗血淋頭，她要殺你，你卻反而幫她說話，這就是我們最大的不同之處。」

他苦笑著道：「所以你永遠是君子，我卻永遠只是個……」

花無缺打斷了他的話，道：「你為何總是要看輕你自己，其實你才是真正的君子，否則你又怎會為了我而傷害她？」他嘆息道：「除了你之外，我想不出還有誰肯為了自己的敵人而傷害自己的情人。」

小魚兒忽然笑了笑，道：「我並不是為了你，而是為了我自己。」

花無缺道：「為了你自己？」

小魚兒道：「不錯，為了我自己……」他慢慢的將這句話又重覆了一次，目中閃動著一種令人難測的光，這使他看起來像是忽然變成了個很深沉的人。花無缺每次看到他目中露出這種光芒來，就知道很快就會有一個人要倒霉了，但這次他的對象是誰呢？

小魚兒已緩緩接著道：「因為我若讓你現在就死在別人手上，我不但會遺憾終生，而且恐怕難免會痛苦一輩子。」

花無缺動容道：「為什麼？」

小魚兒道：「因為……」

他的話還沒有說出來，突聽一人道：「因為他也要親手殺死你！」這是邀月宮主的聲音，但卻比以前更冷漠。

她的臉也變了，雖然依舊和以前同樣蒼白冷酷，但臉上卻多了種晶瑩柔潤的光。她的臉以前若是冰，現在就是玉。

小魚兒望著她長長嘆了口氣，道：「才兩三天不見，你看來居然又年輕了許多，看來天下的女人都該練練你那『明玉功』才是。」邀月宮主只是冷冷瞪著他，也不說話。

小魚兒又嘆了口氣，道：「自從我將你們救出來之後，你就又不理我了，有時我真想永遠被關在那老鼠洞裡，那時你多聽我的話，對我多客氣。」

邀月宮主臉色變了變，道：「你的話說完了麼？」

小魚兒笑道：「說完了，我只不過是想提醒你一次，若不是我，你就算變得再年輕，不出幾天還是要被困死在那老鼠洞裡。」

※※※

從山頂望下去，白雲縹緲，長江蜿蜒如帶。燕南天孤獨的站在山巔最高處，看來是那麼寂寞，但他早已學會忍受寂寞──自古以來，無論誰想站在群山最高處，就得先學會如何忍受寂寞。山上並不祇他一個人，但每個人都似乎距離他很遙遠。山風振起了他衣袂，白雲一片片自他眼前飄過。

慕容珊珊忽然長長嘆了口氣，黯然道：「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燕大俠雖然絕代英雄，但這一生中又幾曾享受過什麼歡樂？」

慕容珊珊嘆道：「看來一個人還是平凡些好。」

慕容雙也嘆了口氣，悠悠道：「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突聽一人呼道：「來了，來了。」

慕容雙道：「什麼人來了？」她轉過身，已瞧見白雲繚繞間出現了小魚兒和花無缺的身影。

山風更急，天色卻漸漸黯了。

※※※

蘇櫻茫然走著，也不知走了多遠，也不知已走到那裡？她只恨不能有一陣霹靂擊下，將她整個人都震得四分五裂，一片片被風吹走，吹到天涯海角，吹得越遠越好。她又恨不得小魚兒會忽然趕來，跪在她腳下，求她寬恕，求她原諒，而且發誓以後永遠再不離開她。

但小魚兒並沒有來，霹靂也沒有擊下。杯中的苦酒還滿著，她也不知到何時才能喝光。

※※※

從鐵心蘭站著的地方，可以看得到小魚兒，也可以看得到花無缺，她看到花無缺目光中的痛苦之色，自己的心也碎了。小魚兒卻仍然在笑著，彷彿一點也不擔心，他難道早已算準花無缺不會殺他？還是他已有對付花無缺的把握？鐵心蘭咬著嘴唇，咬得出血，血是鹹的，心卻是苦的，但她的苦心又有誰知道？

# 第一二六章 生死之搏

一陣風吹過，天地間彷彿忽然充滿了肅殺之意。

小魚兒縮了縮脖子，道：「好大的風，好冷，真該多穿兩件衣服的。」

燕南天皺了皺眉，沉聲道：「你難道已覺得有些受不了麼？」

小魚兒道：「大叔你放心，我身子還沒有那麼嬌嫩。」

燕南天默然半晌，緩緩道：「一個內功已有火候的人，雖不能說可以完全寒暑不侵，但至少總不該像常人那麼畏寒畏暑。」

小魚兒道：「是。」

燕南天道：「你所練的武功，乃是無數位武林前輩的心血結晶，可說無一招不是武學中的精萃，而且你小時萬大叔就已替你打了很好的底子，並沒有讓你功夫走入邪路，這種種條件加在一齊，所以我才放心讓你和花無缺動手，但你功力究竟如何？我並不知道，你很聰明，也很幸運，我唯一只怕你性情太浮，心思太燥，沒有將功夫練純。」

小魚兒垂下頭笑了笑，道：「我做別的事雖三心二意，但練武時倒很專心的。」

燕南天點了點頭，道：「但願如此就好。」他忽又問道：「你既已和花無缺交過手，可知他的武功如何？」

小魚兒想了想，道：「移花宮能夠享這麼大的名，武功實在有獨得之秘，尤其那種『移花接玉』的功夫，實在令人頭痛。」他笑了笑，接著道：「幸好我多少已摸出其中一些訣竅了。」

燕南天正色道：「移花接玉只不過是移花宮許多種武功之一，移花宮的武功變化繁複，雖冷靜卻極深契，而且，我看花無缺外表看來雖不如你聰明，其實絕不會比你笨，你的武功博而雜，他的武功精而深，你和他動手時，切莫要和他以招式硬拼，最好先想法子將他的功力耗去幾成。」

小魚兒道：「這我也知道，他的根基實在比我打得好，我和他交手，勝算並不多，但我卻佔了一個很大的便宜。」

燕南天厲聲道：「武學之道，絕沒有便宜可佔，你想佔人便宜，你就先敗了。」

小魚兒肅然道：「是，只不過……他武功的深淺，我已全知道，我武功的路數，他卻一點也不知道，因為我從未將真實的武功在人前炫露過。」

燕南天目中露出一絲欣慰之色，頷首道：「很好，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

小魚兒忽然一笑，道：「燕大叔，我也想問問你老人家一件事。」

燕南天道：「你說吧。」

小魚兒眨著眼睛道：「你老人家若真和邀月宮主動起手來，能有幾分勝算，幾成把握？」

燕南天目光望著遠處一朵飄動的白雲，沉默了很久，堅毅的嘴角忽然露出了一絲罕見的微笑。他並沒有回答小魚兒這句話，但小魚兒已用不著他回答了。小魚兒面上也不禁露出了會心的微笑。

一直站在旁邊沒有說話的萬春流忽然道：「時候已快到了，你準備好了麼？」

小魚兒點了點頭，忽又道：「我也還有件事想問萬大叔。」

萬春流笑道：「你問的話我並不見得全能回答的，我知道的事並不比你多。」

小魚兒也笑了笑，道：「但這件事萬大叔一定知道。」

他忽然很小心的自懷中取出了個酒杯，道：「這杯子裡還有一滴酒，我總懷疑酒裡有毒，而且是種無色無味的毒，萬大叔你看它究竟是否有毒好麼？」

萬春流接著酒杯，用小指將杯中的餘瀝沾起了一些，放在鼻子上嗅了嗅，又用舌頭輕輕舐了舐，道：「這酒中……」

小魚兒忽又打斷了他的話，道：「無論酒中是否有毒，萬大叔現在都莫要告訴我。」

萬春流道：「這又是為了什麼？」

小魚兒嘆了口氣，道：「因為酒中若真有毒，我就會很生氣，酒中若是無毒，我又會覺得很難受，所以萬大叔還是等我打完了再告訴我，免得我分心。」

萬春流雖然覺得很奇怪，還是笑著道：「好，反正你這孩子做的事，總是叫人猜不透的。」

但小魚兒卻似忘記了一件事。他若是戰敗，豈非就永遠不知道這答案了麼？

※※※

慕容姑娘和他們的姑爺自然也可以同時看到小魚兒和花無缺兩邊的情況，他們都覺得有些奇怪。

慕容雙道：「你看見了麼？小魚兒和燕大俠就像是有說不完的話要說，但花無缺和移花宮主只是站在那裡乾瞪眼。」

慕容珊珊道：「不錯，看來移花宮主對花無缺這一戰的勝負根本一點也不關心，他們師徒間難道連一點情感都沒有？」

南宮柳嘆息了一聲，道：「這也許是因為她們覺得花無缺這一戰有必勝的把握。」

慕容珊珊撇了撇嘴，道：「我看倒未必，花無缺雖然機智武功都不錯，但小魚兒可也不是好惹的，若論動起手來的應變功夫，我看簡直沒有任何人能比得上他。」

慕容雙道：「不錯，我看花無缺的功力要稍強些，但高手相爭，光是功力高並沒有太大的作用，主要還是得看當時臨機應變，制敵機先。」

秦劍道：「據我所知，小魚兒武學極博，似乎身兼數家之長，這一戰至少可有六成勝算。」

慕容珊珊道：「我看還不止六成。」

他們對花無缺沒有什麼好感，所以一心只想小魚兒得勝，但「狂獅」鐵戰那邊的人就完全不同了。

蕭女史正在向鐵戰道：「你看你女婿這一戰有幾成把握？」

鐵戰道：「十成。」

蕭女史失笑道：「你也莫要太篤定了，我看那小魚兒並不是好對付的人，何況，他還有燕南天在後面支持他。」

鐵戰道：「那有個屁用，燕南天又不能替他動手的。他就算再聰明，但李大嘴，屠嬌嬌那幾個調教出來的徒弟，強也強得有限。」

蕭女史道：「哦？我還以為他是燕南天的徒弟哩，早知他武功只不過是你那些惡朋友教出來的，這一戰我連看都懶得看了。」

突見燕南天長身而起，道：「時候已到了，你去吧。」

他這話雖只是對小魚兒說的，但聲如洪鐘，響徹了群山。

※※※

花無缺也站了起來，向移花宮主躬身道：「師傅還有什麼吩咐？」

邀月宮主道：「沒有了，你去吧，我知道你絕不會令我失望的。」她語聲雖平靜，心情卻也不禁十分激動。

最後的時刻終於到了！這一次，她無論如何也絕不會再讓這一戰半途中止，這一次，小魚兒和花無缺必有一人要倒下去。

無論誰想描敘她此刻的心情有多麼緊張和興奮都是多餘的，因為她此刻心情之緊張和興奮，世上根本沒有第二個人能想像得到。唯一能知道她心情的人，自然就是憐星宮主。

她的臉看來比平時更蒼白，花無缺轉過臉望著她時，她居然避開了花無缺的目光，因為她生怕自己會忍不住將這秘密說出來！她本也不是個富於感情的人，但這兩天，她發覺自己已有些變了，因為在那山洞裡，她已經歷過許多件她平生未曾經歷過的事，她從來也未曾想過這件事居然有一天會發生在她身上。

她這一生中從來也不知道一個人面對死亡時是什麼滋味，從來也不知道恐懼。她從來也沒倚靠過別人，更沒有對任何人生出過感激之心。她自然從沒有挨過餓，沒有喝醉過酒，更絕沒有想到自己也會有一天竟倒在一個男人的懷抱中。但這些她活了幾十年都沒有經歷過的事，竟在短短三兩天內一齊發生在她身上。而且每件事的印象都是那麼鮮明而深刻，她拼命想忘記也忘不了。

這兩天她只要一想到小魚兒，心裡就發疼。小魚兒對她實在不錯，而她對小魚兒呢？這惡毒而殘酷的計劃，可說全都是她安排的。小魚兒和花無缺悲慘的命運，只要她說一句話，就可以完全改觀，而她竟不能，也不敢將這句話說出來！

※※※

小魚兒向燕南天和萬春流恭恭敬敬的行了個禮，就走了出來，花無缺已在等著他，但他卻像是一點也不著急，一一向各人打招呼。

然後向花無缺走了過來。

花無缺望著他在向每個人訣別，心裡也不知是什麼滋味。因為只有他知道小魚兒是絕不會死的。他已答應了鐵心蘭，為了遵守諾言，他已決心犧牲自己，死，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一個人到了臨死的時候，才知道生命是值得留戀的，但鐵心蘭的情感，卻更令他刻骨銘心，永難捨棄，在兩者不可兼得時，他只有捨棄生命，選擇愛情。

看到軒轅三光和小仙女他們對小魚兒所生出的同情和惋惜，花無缺心裡更不知是何滋味。現在，他已抱定必死之心，卻連一個訣別的對象都沒有。

他問自己：「我死了以後，有誰會為我悲傷，為我流淚？」他幾乎忍不住要奔到鐵心蘭面前，和她抱頭痛哭一場，可是他並沒有這樣做，也不能這樣做。他只能靜靜的站在那裡，等小魚兒過來……

※※※

決戰已開始！

江湖中每天、每時、每刻，都不知有多少人在作生死的決戰，但千百年來，只怕再也不會有一次決戰比這次更令人傷感的！因為在這一場決戰中，兩個人都不願傷害對方，兩個人都寧可犧牲自己，這種情況已是江湖中從來未見的了。更令人傷感的是，在這一場決戰中死者固然可悲，能活下來的一個人命運卻更悲慘。

甚至在決戰尚未開始時，甚至遠在二十年之前，兩個人都已注定只有死路一條。而這兩人偏偏竟是親生的兄弟。在場的人，除了移花宮主之外，無論誰若知道這情況，只怕都難免要傷心落淚，只可惜在兩人沒有死之前，誰也不會知道這秘密！

只有鐵心蘭的心情，和每個人都不同。花無缺和小魚兒出手前並沒有說話！這也許是因為他們覺得所有的話都早已說完了，現在已沒有什麼好說的。花無缺也並沒有向鐵心蘭說話，雖然鐵心蘭的命運已和他聯繫在一齊，無疑已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

「開始！」燕南天的叱聲方起，兩人已猝然動手。但在花無缺出手之前，鐵心蘭卻發現他向她瞧了一眼。

只瞧了一眼！雖然只瞧了一眼，但卻已勝過千言萬語。鐵心蘭看到他的目光，已知道他是在向她訣別，在向她允諾，在向她表示他那比山還堅定，比海還深邃的愛情。她已知道他這是在對她說：「我一定不會辜負你，小魚兒一定不會死，你放心吧。」

但鐵心蘭的心都已碎了。她所要求的，現在固然已得到，但這難道真是她所要求的嗎？她難道真希望花無缺死。她望著花無缺，眼淚在流下面頰。

「我也一定不會辜負你的，你放心吧！」她悄悄的往後退，退了出去，因為她無論如何也不忍心眼見花無缺為她而死，死在她面前。因為花無缺不但是她的情人，她的夫婿，也是她的朋友，她的兄弟，她的靈魂，她的生命……

# 第一二七章 生離死別

白雲飄渺。

蘇櫻倒在樹下，痴痴的望著這飄渺的白雲，眼淚早已流盡了。因為她的生命和靈魂，她的情人和夫婿，此刻正在這飄渺的白雲間，在和別人作生死的決鬥。她卻連這決鬥的結果都不知道。小魚兒現在究竟是勝？是負？是生？還是死？……

蘇櫻揉了揉眼睛，告訴自己：「我為什麼還要關心他？他和我還有什麼關係？」

她想站起來，振作自己，怎奈她不但心已碎了，整個人都似全都碎了，那裡還能站得起來。忽然間，樹後有一陣悲慘的哭聲傳了過來，彷彿有個人已撲倒在這棵樹的另一邊。這棵樹三人合抱，所以她並沒有發現樹後的蘇櫻。

蘇櫻卻已聽出她就是鐵心蘭。心中忖道：「鐵心蘭為何到這裡來？為何如此傷心？難道那一場決戰已結束，難道小魚兒和花無缺之間已有個人死了？可是，死的是誰呢？」蘇櫻掙扎著爬起，繞了過去。

鐵心蘭猝然一驚，失聲道：「你也在這裡？」

蘇櫻緊緊拉著她的手臂，道：「他……他已死了？」

鐵心蘭黯然點了點頭，又痛哭起來。蘇櫻只覺頭腦一陣暈眩，整個人都似已崩潰。她的人還未倒在地上，也失聲痛哭了起來。

兩人對面坐在樹下，對面痛哭，也不知哭了多久，鐵心蘭忽然問道：「小魚兒沒有死，你哭什麼？」

蘇櫻怔了怔，抽泣著道：「小魚兒沒有死？死的難道是花無缺？」

鐵心蘭道：「嗯。」蘇櫻又驚又喜，但忽又大聲道：「我不信，小魚兒是絕不會殺花無缺的。」

鐵心蘭道：「不是他殺死了花無缺，而是花無缺自己殺死了自己。」

蘇櫻道：「他殺死了自己？為什麼？」

鐵心蘭嘴唇都已咬得出血，顫聲道：「因為……因為我求他莫要殺小魚兒，他答應了我，自己只有死……」

蘇櫻吃驚的張大了眼睛，望著她，就好像從來沒有見過她這個人似的。過了很久，才一字字道：「你明知花無缺只有一死，還要求他莫要殺死小魚兒？」鐵心蘭全身似已痙攣，痛苦的咬緊了牙。

蘇櫻道：「花無缺明知如此，還是答應了你？」

鐵心蘭痛苦的目光中露出一絲溫柔之色，道：「他本就是世上最偉大的人。」

蘇櫻道：「但你為了小魚兒，而不惜要這最偉大的人死？想不到你對小魚兒的情感竟如此深厚……」

鐵心蘭忽然大聲道：「但我真心愛著的並不是小魚兒。」

蘇櫻道：「不是小魚兒，難道是花無缺？」

鐵心蘭流淚道：「不錯，我……我愛的是他，全心全意的愛他，你永遠不知道我現在愛他有多深，沒有人知道我愛他有多深。」

蘇櫻道：「但你卻要他死！」

鐵心蘭抱面痛哭道：「不錯，因為我已決心要陪著他一齊死。」

蘇櫻望著鐵心蘭，像是也怔住了。過了半晌，才長長嘆了口氣道：「你這是為了什麼呢？」

鐵心蘭痛哭著道：「因為我愛上了花無缺，花無缺也愛上了我，我覺得我們都對不起小魚兒，所以我們只有死……只有以死才能報答他！」

蘇櫻長嘆道：「我還是不懂，雖然我也是女人，卻還是不懂你的心意，難怪男人都說女人的心比海底的針更難捉摸了……」突見鐵心蘭身子一陣抽搐，全身似將縮成一團。

蘇櫻失聲道：「你怎麼樣了？」

鐵心蘭緊閉眼睛，滿面俱是痛苦之色，但嘴角卻露出了一絲微笑，這微笑看來竟充滿了愉快和幸福之意。她一字字道：「現在他已死了，我也要死了，我們立刻就要相聚，世上所有醜惡殘酷，痛苦的事，再也不能傷害到我們。」

蘇櫻拉著她的手，道：「胡說，你不會死的。」

鐵心蘭凄然笑道：「我已服下世上最毒的毒藥，已是非死不可的了……」

※※※

現在，小魚兒和花無缺已鬥到第七百招。兩人的武功都宛如長江大江之水，滾滾而來，永無盡時，奇招妙著，更是層出不窮，簡直令人目不暇接，不可思議！

但這一戰卻已顯然到了尾聲。這並不是說兩人內力已竭，而是兩人都已不願再打下去了。他們正如一對孔雀，已開過了美麗的屏花。現在，他們已是死而無憾！

蕭女史不住搖著頭嘆息道：「可惜呀，可惜！這兩個孩子都是百年難遇的武林奇才，無論誰死了都可惜得很。」

彌十八也不禁嘆息著點了點頭，道：「這就叫造化弄人……造化弄人……」

別人的心情又何嘗不和他們一樣，就連燕南天都不禁對花無缺起了憐惜之意，他固然希望小魚兒能戰勝，卻也不願眼見花無缺這樣的少年慘遭橫死。卻不知這兩人根本就沒有誰能活下去。

只有憐星宮主知道這秘密，她蒼白而美麗的面容上，也不禁露出了激動之色，在心裡喃喃自語：「我怎能讓這兩人死？花無缺是我從小帶大的孩子，小魚兒不但救過我的命，而且也保全了我的顏面，我怎麼能眼看這兩人死在我面前！」

她忽然衝了出去。在這一剎那間，她已將二十年前的仇恨全都忘得乾乾淨淨，只覺心裡熱血澎湃，不能自已。

她忍不住大聲道：「住手，我有話說。」只可惜她的聲音已嘶啞，而大家又全都被眼前這一場驚心動魄的大戰所吸引，並沒有留意到她在說什麼。

而邀月宮主卻留意到她了。她一句話方出口，邀月宮主已掠到她身邊，出手如電，拉住了她的手臂，扣住了她的穴道，厲聲道：「你有什麼話說？」

憐星宮主流下淚來，道：「大姐，二十年前的事，已過去很久了，江楓他們雖然對不住你，可是……可是他們如今連屍骨都已化為飛灰，大姐，你……何必再恨他們呢？」

「你難道想饒了他們？」邀月宮主的臉色又白得透明了，道：「你難道想要在此時此刻說出他們的秘密？」

憐星宮主道：「我只是想……」

她忽然發現邀月宮主的臉色，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噤。邀月宮主一字字道：「從你七歲的時候，就喜歡跟我搗蛋，無論我喜歡什麼，你都要和我爭一爭，無論我想做什麼，你都要想法子破壞。」她的臉色越來越透明，看來就宛如被寒霧籠罩著的白冰。

憐星宮主臉色也變了，顫聲道：「你……你莫忘了，我畢竟是你的妹妹。」她身形急轉，想借勢先甩開邀月宮主的手，但這時已有一陣可怕的寒意自邀月宮主的掌心傳了出來，直透入她心底。

憐星宮主駭然道：「你瘋了，你想幹什麼？」

邀月宮主一字字緩緩道：「我並沒有瘋，只不過，我等了二十年才等到今天，我絕不會再讓任何人來破壞它，你也不能……」她每說一個字，憐星宮主身上的寒意就加重了一分，等她說完了這句話，憐星宮主全身都已幾乎僵硬。她只覺自己就好像赤身被浸入一湖寒水裡，而四周的水正在漸漸結成冰，她想掙扎，卻已完全沒有力氣。邀月宮主根本沒有看她，只是凝注著小魚兒和花無缺，嘴角漸漸露出一絲奇異的微笑，緩緩道：「你看，這一戰已快結束了，江楓和月奴若知道他們的孿生子正在自相殘殺，一定會後悔昔日為何要做出那種事的。」

憐星宮主嘴唇顫抖著，忽然用盡全身力氣，大呼道：「你們莫要再打了，聽見了麼？因為你們本是親生的兄弟！」

邀月宮主冷笑著，並沒有阻止她，因為她雖然用盡了力氣在呼喊，但別人卻只能聽到她牙齒打戰的聲音，根本聽不出她在說什麼。憐星宮主目中不覺流出了眼淚來。數十年以來，這也許是她第一次流淚，但她流出來的眼淚，也瞬即就凝結成冰。

她知道小魚兒和花無缺的命運現在才是真的沒有誰能改變了，因為現在世上知道這秘密的人已只剩下邀月宮主。而邀月宮主卻是永遠不會說出這秘密的，除非等到小魚兒或花無缺倒下去，那時所有的事便已到了結局。這一段錯綜複雜，糾纏入骨的恩怨，也唯有到那時才會終止。這結局實在太悲慘，憐星宮主已不願再看下去。事實上，她也已無法看下去。

※※※

鐵心蘭倒在蘇櫻懷中，喘息著，掙扎著道：「我……我們總算是姐妹，現在我想求你一件事，不知道你答不答應？」

蘇櫻溫柔的撫摸著她的頭髮，柔聲道：「無論你要我做什麼，只管說吧。」

鐵心蘭道：「我死了之後，希望你能將我和花無缺埋葬到一齊，也希望你告訴小魚兒，我雖然不能嫁給他，但始終是他的姐妹，他的朋友。」

蘇櫻揉了揉眼睛，道：「我……我答應你。」

鐵心蘭凝注著她，緩緩又道：「我也希望你好好照顧小魚兒，他雖然是匹野馬，但有你在他身旁，他也許會變得好一些的。」

蘇櫻幽幽嘆息了一聲，道：「他會麼？」

鐵心蘭道：「嗯，因為我很瞭解他，我知道他真心喜歡的，只有你一個人，至於我……他從沒有喜歡過我，只不過因為他很好強很好勝……。」

蘇櫻顫聲道：「我知道，我全知道，求你莫要再說，無論你要我做什麼，我都答應你。」

鐵心蘭嫣然一笑，緩緩闔起眼簾。她笑得是那麼平靜，因為她已不再有煩惱不再有心事。蘇櫻望著她，卻已不禁淚落如雨……

※※※

花無缺的手已漸漸慢了下來。他知道時候已到了，已沒有再拖下去的必要。

無論任何事，遲早都有結束的時候，到了這種時候，他心情反而特別平靜。嫉妒、愛憎、好勝、炫耀……這些世俗的情感，忽然之間都已昇華，這種情感的昇華正是人類至高無上的情操。

他只希望小魚兒能好好的活著，鐵心蘭能好好的活著，所有他的朋友和仇敵都好好活著，而且活得愉快。他當心著小魚兒的出手，等待著機會。

等待著機會死！

他準備讓小魚兒「勝」得光光采采，既不希望被任何人看出他是自己送死的，更不希望被小魚兒自己知道。所以他既不能故意露出破綻，更不能自己撞到小魚兒掌下去，他要等待小魚兒施展出一著很奇妙的招式時，再故意「閃避不開」！

只見小魚兒身形旋轉，左掌斜斜劈下，右掌卻隱在身後。花無缺知道他這左掌本是虛招，隨在身後的那隻右掌才是真正殺手，對方招架他左掌時，他身子已轉過，右掌就會忽然自脅下穿出。這一招虛虛實實，連消帶打，而且出手的部位奇秘詭異，本可算得上是江湖罕見的絕招殺手。

但小魚兒卻似已打暈了頭，竟忘了這一招他方才已使出過一次，花無缺方才避開他這一招時雖曾遇險，可是現在卻已對這一招瞭如指掌。

這正是花無缺的「機會」到了。他手掌自下面反切上去，直切小魚兒脅下，只因他知道等他這一掌切到時，小魚兒身子已轉過，他這一掌就落空，那時他「招式已用老」，等小魚兒右掌穿出時，他便要立斃在小魚兒掌下。所以他這一招看來雖也是連消帶打的妙著，其實卻是送死的招式。

誰知小魚兒這一次身形轉得竟比上次慢了好幾倍，等花無缺一掌切到他脅下時，他身子竟還沒有轉過去，脅下軟骨，本是人身要害之一。花無缺本已成竹在胸，故意將這一掌招式用得很老，所以等他發現不妙時，再想收招變式已來不及了。

只聽「砰」的一聲，小魚兒已被他打得飛了出去！

四下驚呼聲中，燕南天一掠七丈，如大鵬般飛掠了過來。軒轅三光等人也驚呼著趕到小魚兒面前。只見小魚兒面如金紙，氣若遊絲，已是奄奄一息，再一探他的脈搏，亦是若斷若續，眼見生機便已將斷絕。無論誰都可以看出他是萬萬活不成的了。

燕南天已不覺急出了滿面痛淚，跺腳道：「你……你明明可以避開那一招的，你……你……你……」

小魚兒悽然一笑，掙扎著道：「我本想用這一招故意誘他上當的，誰知……誰知他……」

他急劇的咳嗽著，嘴角已泌出了血絲，喘息著又道：「這只因我……我太聰明了，反而弄巧成拙……弄巧成拙……」

他將「弄巧成拙」這句話一連說了兩次，聲音越來越微弱，眼簾漸漸闔起，喘息漸漸平靜……

他似乎還想再張開眼來，對他所留戀的這世界再瞧最後一眼，但無論他多麼努力都已沒有用了。他的眼睛再也張不開來。

※※※

花無缺木立在那裡，心神已完全混亂，眼前卻變成了一片空白，什麼都不能思想，什麼都已看不到。

小魚兒竟死了！小魚兒竟被他殺死了！

他只希望這件事不是真的，而是一場夢，噩夢！他的眼淚都似已枯竭。

燕南天忽然怒喝一聲，反身一掌向花無缺劈下。花無缺卻站著動也沒有動。

邀月宮主正在檢查小魚兒的脈搏，此刻忽然一掠數丈，將花無缺拉出了燕南天的掌風中。

邀月宮主悠然道：「方才我拉開了無缺，其實卻是救了你！只因世上誰都可以殺他，只有你是萬萬殺不得他的！」

燕南天道：「為什麼？」

邀月宮主目中閃動著一絲殘酷的笑意，道：「你可知道他是誰麼？」

燕南天忍不住問道：「他是誰？」

邀月宮主忽然瘋狂般大笑起來，指著花無缺道：「告訴你，他也是江楓的兒子，他本是小魚兒的孿生兄弟。」

※※※

這句話說出，四下立刻騷動起來。燕南天卻怔住了，怔了半晌，才怒喝道：「放屁！」

邀月宮主大笑著道：「我等了二十年，就是在等今天，等他們兄弟自相殘殺而死，我等了二十年，直到今天才能將這秘密說出來，我實在高興極了，痛快極了！」

燕南天狂吼道：「無論你怎麼說，我連一個字都不相信？」

邀月宮主格格笑道：「我知道你會相信的，一定會相信的，你仔細一想，就會發覺他們兩人有多麼相似，你再看看他們的眼睛，他們的鼻子……」燕南天雙拳緊握，已不覺汗出如漿。

邀月宮主大笑著道：「你可知道我為什麼要逼著他們兩人動手？你可知道我為什麼一定要花無缺親手殺死小魚兒？……你們本來一定想不通這道理，是麼？現在你們雖已明白，卻已太遲了，太遲了……」

這秘密實在太驚人，宛如晴空中忽然劈下的霹靂，震得所有的人全都呆住了，心裡雖然激動，卻反而連絲毫聲音都發不出來。天地間彷彿只剩下了邀月宮主瘋狂的笑聲。

大家想到花無缺和小魚兒以前的種種情況，縱然想不信邀月宮主的話，也是萬萬無法不信了。大家心裡也不知是驚訝，是憤怒，還是同情……也許這許多情感都有一些，但畢竟還是憐憫和同情多些。

只見花無缺臉色發白，望著地上小魚兒的屍體，身子漸漸開始發抖，越抖越厲害，到後來抖得連站都站不住了，全身縮成一團。

燕南天望著這一生一死兄弟兩人，岩石般的身形竟似也要開始崩潰，在這一剎那間，他才真正變成了個老人。他心裡充滿了悲哀和痛悔。

「我為什麼也要逼著他們兩人動手？為什麼不阻止他們？」他知道這一切都是為了仇恨！他現在也已知道仇恨並不能為任何人帶來光榮，仇恨帶來的只有痛苦，只有毀滅！但現在他才知道已太遲了！他甚至已悲痛得連憤怒的力量都失去，非但沒有向邀月宮主挑戰，甚至連看都沒有再看她一眼。

邀月宮主卻在看著他們。她目光中的笑意看來是那麼殘酷，那麼惡毒，瞪著花無缺冷冷道：「你自己殺死了你自己的兄弟，你還有什麼話說？」花無缺以手掩面，全身都縮到地上。

邀月宮主獰笑著道：「你莫忘了，你身上還有一柄『碧血照丹青』，你現在總該相信這是柄魔劍了吧。無論誰得到它，都只有死！」花無缺霍然抬起頭，「碧血照丹青」已在他手上！

碧綠色的短劍，在夕陽下散發著妖異的光芒。雖然每個人都知道他要做什麼，但卻沒有任何人能阻止他，無論誰落到這種地步，也都只有死，非死不可！

邀月宮主一字字道：「現在你的時候已到了，你還等什麼？」花無缺反手一劍，向自己胸膛刺下！

忽然間，一隻手伸過來，奪去了花無缺掌中的劍中之劍。要自花無缺手上奪劍，本不是件容易事，但現在，花無缺已幾乎完全崩潰，他抬起頭，瞪了這人很久，才顫聲道：「你是誰？為什麼不讓我死？」

# 第一二八章 真象大白

奪劍的人竟是萬春流。他嘆息了一聲，緩緩道：「一個人若是要死，那是誰也攔不住的。」

邀月宮主厲聲道：「你既然知道，為什麼還要來多事？」

萬春流根本不理她，還是凝注著花無缺，柔聲道：「我並不是阻止你，只不過勸你再多等片刻，也許還不到半個時辰，過了半個時辰後，你若還是要死，我保證絕沒有任何人來阻止你。」

他望著手裡的劍，接著又道：「到了那時，無論任何人想死，我非但絕不阻止，而你還會將這柄劍親自交到她手上。」

邀月宮主大笑道：「半個時辰？這半個時辰難道還會有鬼麼？孩子，我勸你還是莫要再等了吧，多等一刻，你就多受一刻的痛苦！」

「狂獅」鐵戰忽然大喝道：「就算再多受片刻痛苦又有何妨？你難道連這點勇氣都沒有？」

邀月宮主怒道：「你是什麼人？竟敢在我面前多嘴？」

鐵戰大怒道：「我多了嘴又怎樣？」

他的喝聲更大，邀月宮主臉色又開始透明，一步步向他走了過來，道：「誰多嘴，我就要他死！」

萬春流根本不理她，還是凝注著花無缺，柔聲道：「我並不是阻止你，只不過勸你再多等片刻，也許還不到半個時辰，過了半個時辰後，你若還是要死，我保證絕沒有人來阻止你。」

他望著手裡的劍，接著又道：「到了那時，無論任何人想死，我非但絕不阻止，而你還會將這柄劍親自交到她手上。」

邀月宮主大笑道：「半個時辰？這半個時辰難道還會有鬼麼？孩子，我勸你還是莫要再等了吧，多等一刻，你就多受一刻的痛苦！」

「狂獅」鐵戰忽然大喝道：「就算再多受片刻痛苦又有何妨？你難道連這點勇氣都沒有？」

邀月宮主怒道：「你是什麼人？竟敢在我面前多嘴？」

鐵戰大怒道：「我多了嘴又怎樣？」

他的喝聲更大，邀月宮主臉色又開始透明，一步步向他走了過來，道：「誰多嘴，我就要他死！」

蕭女史忽也冷冷一笑，站到鐵戰身旁，道：「我平生什麼都不喜歡，就喜歡多嘴。」

彌十八嘆了口氣，道：「我的脾氣也正和她一樣！」

俞子牙道：「還有我！」

剎那之間，這些久已隱跡世外的武林高人，都已站在一排，靜靜的凝注著邀月宮主，每雙眼睛都是清澈如水，明亮如星。

邀月宮主驟然停下腳步，望著各人的眼睛，她只有停下腳步，過了半晌，才淡淡一笑，道：「我既已等了二十年，又何在乎多等這一時半刻？」

除了萬春流之外，誰也不知道在這短短半個時辰中，事情會有什麼變化？但萬春流卻似胸有成竹，竟盤膝坐到花無缺身旁，閉目養起神來。

燕南天呆了很久，緩緩俯下身，抱起了小魚兒的屍體。

但萬春流卻忽然大聲道：「放下他！」

燕南天怔了怔，道：「放下他？為什麼？」

萬春流道：「你現在不必問，反正馬上就會知道的。」

燕南天默然半晌，剛將小魚兒的屍體放回地上，突然又似吃了一驚，再拉起小魚兒的手。只見他面色由青轉白，由白轉紅，忽然放聲大呼道：「小魚兒沒有死，沒有死……」

邀月宮主也一驚，但瞬即冷笑道：「我知道他已死了，我已親自檢查過，你騙我又有什麼用？」

燕南天大笑道：「我為何要騙你？他方才就算死了，現在也已復活！」

這句話說出來，騷動又起，大家心裡雖都在希望小魚兒復活，但卻並沒有幾個人相信燕南天的話。邀月宮主更忍不住大笑起來，指著燕南天道：「這人已瘋了，死人又怎會復活！」

燕南天仰首而笑，也不去反駁她的話，大家見到他的神情，心裡也不禁泛起一陣悲痛憐惜之心。這一代名俠只怕真的已急瘋了。死人又怎會復活？！

但就在這時，突然一人道：「誰說死人不能復活？我豈非已復活了麼？」

※※※

驟然間，誰也不知道這句話究竟是否小魚兒自己說出來的，但小魚兒的「屍體」卻已自地上坐了起來！

死人竟真的復活了！大家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怔了半晌，又忍不住歡呼起來，有的人心裡已恍然大悟！原來小魚兒方才只是在裝死！

但邀月宮主卻知道他方才是真的死了，因為她已檢查過他的脈搏，知道他呼吸已停，脈搏已斷，連心跳都已停止。他怎會復活的？難道真的見了鬼麼？邀月宮主瞪著小魚兒，一步步向後退，面上充滿了恐懼之色。

小魚兒望著她嘻嘻一笑，道：「你怕什麼？我活著時你尚且不怕，死了後反而害怕了麼？」

邀月宮主顫聲道：「你……你究竟在玩什麼花樣？」

小魚兒大笑道：「小魚兒玩的花樣你若也猜得到，你就是天下第一聰明人了。」他轉向萬春流，道：「她什麼都說了？」

萬春流拉起了花無缺，微笑道：「她什麼都說過了，這秘密其實只需一句話就可說明！你們本是親兄弟，而且是孿生的兄弟！」

小魚兒歡呼一聲，跳起來抱住了花無缺，大笑道：「我早知道我們絕不會是天生的對頭，我們天生就應該是朋友，是兄弟！」他雖然笑著，但眼淚卻也不禁流了出來。

花無缺更是早已淚流滿面，那裡還能說得出話，燕南天張開巨臂，將這兄弟兩人緊緊擁抱在一齊，仰天道：「二弟，二弟，你……你……」他語聲哽咽，也唯有流淚而已。

但這卻是悲喜的眼淚，大家望著他們三人，一時之間，心裡也不知是悲是喜？熱淚也不禁奪眶而出。慕容雙情不自禁依偎到南宮柳懷裡，心裡雖是悲喜交集，卻又充滿了柔情蜜意，再看她的姐妹，亦是成雙成對，互相偎依。

蕭女史擦著眼睛，忽然道：「無論你們怎樣，我卻再也不想回去了，這世界畢竟還是可愛的。」

※※※

邀月宮主木立在那裡，根本就沒有一個人睬她，沒有人看她一眼，她像是已完全被這世界遺棄。

只有萬春流卻緩緩走到她面前，緩緩道：「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毒藥能害人，亦能救人，其中的巧妙雖各有變化，運用卻存乎一心。」

他微微一笑，接著道：「若將幾種毒草配煉到一齊，就可煉出一種極厲害的麻痺藥，剎那間就可令人全身麻痺，呼吸停止，和死人無異，若用這種麻藥來害人，自然就可乘人在麻痺時為所欲為，但在下配煉這種麻藥，卻是為了救人，因為它不但可以止痛，還可要人上當！」

說到這裡，邀月宮主面上的肌肉已開始抽搐。但萬春流還是接著說了下去，道：「小魚兒還未動手之前，就問我要了這些麻藥，他從小和我在一齊，深知這種麻藥的用法，所以就想到用它來裝死，因為他也知道他一死之後，你一定會將所有的秘密說出來。」

他又笑了笑，道：「這孩子實在聰明，所想出的詭計無一不是匪夷所思，令人難測，也就難怪連宮主都會上了他的當了。」他雙手將那柄「碧血照丹青」捧到邀月宮主面前，悠然道：「花無缺既已用不著這柄劍了，在下只有將之交回給宮主，宮主說不定會用得著它，是麼？」他微笑著轉身，再也不回頭去瞧一眼。邀月宮主這時只要一揮手，就可將他立斃於劍下！

但萬春流卻知道以邀月宮主此刻的心情，是必定再也不會殺人的了，也許她唯一要殺的人就是她自己！「碧血照丹青」也許的確是柄不祥的魔劍！

※※※

蘇櫻早已來了，她來的時候，正是小魚兒「復活」的時候，但直到這時她才擦乾眼淚，走了過去。小魚兒忽然發現了她，又驚又喜，道：「你也來了，我知道你一定會回來的。」

蘇櫻面上冷冰冰的毫無表情，道：「我這次來，只因為我已答應過別人，到這裡來辦一件事。」

小魚兒道：「你答應了誰？來辦什麼事？」

蘇櫻道：「我答應了鐵心蘭，到這裡來……」

她話未說完，鐵戰、花無缺已同時失聲道：「她的人呢？」

蘇櫻望著花無缺，道：「她只想讓你知道，她雖要你為她而死，可是她自己也早就準備陪著你死了，她還要我將你們兩人的屍骨葬在一齊。」

花無缺流淚道：「我……我知道她絕不會負我的，我早已知道。她……她的人現在那裡？」

蘇櫻道：「她早已服下了毒藥，準備一死……」

鐵戰狂吼一聲，扼住了花無缺的喉嚨，大吼道：「都是你這小子害了她，我要你陪命！」

花無缺的人早已呆了，既不掙扎，也不反抗，只是喃喃道：「不錯，是我害了她……是我害了她……」

大家本來為他們兄弟高興，此刻見了花無缺的模樣，心情又不禁沉重了起來，總覺得蒼天實在不公，為什麼總是對多情的人如此殘忍。誰知這時小魚兒卻忽然大笑起來。

鐵戰大怒道：「你這畜牲！你笑什麼？」

小魚兒笑道：「莫說鐵心蘭只不過服下了一點毒藥，就算她將世上的毒藥全都吞下去，蘇姑娘也有法子能將她救治的，蘇姑娘，你說對不對。」

蘇櫻狠狠瞪了他一眼，但還是點了點頭，向花無缺展顏笑道：「我本來也想讓你著著急的，可是見了你這付樣子，我可不忍了……你快去吧，她就在那邊的樹下，現在只怕已快醒來了。」

花無缺大喜道：「多謝……」他甚至等不及將這多謝兩個字說完，人已飛掠了出去。

鐵戰也想跟他一齊走，但蕭女史卻拉住了他，笑道：「那邊的地方很小，你過去就嫌太擠了。」

鐵戰怔了怔，但畢竟還是會過意來，大笑道：「不錯不錯，太擠了，的確太擠了……」

小魚兒笑嘻嘻的剛想去拉蘇櫻的手，但蘇櫻一見到他，臉立刻沉了下來，一甩手扭頭就走。

這時邀月宮主竟忽然狂笑起來，狂笑著抱起她妹妹的屍體，狂笑著衝了出去，瞬眼間就消失在蒼茫的迷霧中。

但這時小魚兒誰也顧不得了，大步趕上了蘇櫻，笑道：「你還在生我的氣？」蘇櫻頭也不回，根本不理他。

小魚兒道：「就算我錯怪了你，你也用不著如此生氣呀。」蘇櫻還是不理他。

小魚兒道：「我已經向你陪不是了，你難道還不消氣？」蘇櫻好像根本沒聽見他在說什麼。

小魚兒嘆了口氣，喃喃道：「我本來想求她嫁給我的，她既然如此生氣，看來我不說也罷，也免得去碰個大釘子。」

蘇櫻霍然回過頭，道：「你……你說什麼？」

小魚兒眨了眨眼睛，攤開雙手笑道：「我說了什麼？我什麼也沒有說呀。」

蘇櫻忽然撲了上去，摟住了他的脖子，咬著他的耳朵，打著他的肩頭，跺著腳嬌笑道：「你說了，我聽見你說了，你要我嫁給你，你還想賴嗎。」

小魚兒耳朵被咬疼了，但此刻他全身充滿了幸福之意，這一點疼痛又算得了什麼？

他一把將蘇櫻抱了起來，大步就走。

蘇櫻嬌呼道：「你……你想幹什麼呀？」

小魚兒悄悄道：「這裡的人太擠了，我要找個沒人的地方去跟你算帳！」

蘇櫻飛紅了臉，道：「你……你方才說的話，賴不賴？」

小魚兒笑道：「男子漢大丈夫，說出的話還能賴嗎？」

蘇櫻「嚶嚀」一聲，緊緊勾住了他脖子，在他耳邊悄悄道：「不錯，這裡人實在太多了，你快帶我走吧，從今以後，無論你要走到那裡去。我都跟著。」

※※※

慕容雙依偎在南宮柳懷裡，臉上也是紅紅的，紅著臉笑道：「你難道不覺得人太擠了麼？」

南宮柳溫柔的望著她，悄悄道：「你也想回家？」

慕容雙垂下了頭，悄笑道：「何必回家，只要是沒有人的地方……」

突聽慕容珊珊嬌笑道：「好呀，老夫老妻的，還在這裡肉麻當有趣，也不怕害臊麼？」

慕容雙紅著臉，跺腳道：「鬼丫頭，誰叫你來聽我們悄悄話的。」

慕容珊珊笑道：「我不管你怎麼著急，今天也絕不放你們回去，大家全都要留在這裡，等著和燕大俠一齊喝杯酒。」

慕容雙道：「但這裡那來的酒？」

慕容珊珊笑罵道：「我看你真是暈了頭，難道沒見到軒轅三光方才已拉著鐵大俠去買酒了麼？」

燕大俠大笑道：「不錯，今天務請大家都留在這裡喝一杯，就算是江小魚和江無缺的喜酒吧！」

他將「江無缺」三個字說得特別有力，好像在向大家特別聲明，「花無缺」從此之後就是「江無缺」了！

蕭女史一直在呆呆的出著神，此刻才幽幽的嘆息了一聲，道：「看到了這些年輕人，我才真有些後悔了。」

彌十八道：「後悔什麼？」

蕭女史道：「後悔我以前為什麼總是三心二意的，左也不嫁，右也不嫁，否則我現在也不會像這麼樣孤孤單單的了。」

彌十八道：「可是你現在再打定主意找個人也不遲呀。」

蕭女史嘆了口氣，道：「現在？現在還有誰會要我這老太婆？」

彌十八指著自己的鼻子笑道：「你莫忘了，我到現在也還是孤孤單單的光棍一個。」

蕭女史的臉驟然飛紅了起來，像是忽然年輕了幾十歲，「拍」的輕輕打了彌十八個耳括子，笑罵道：「瞧你老得牙都快掉了，還敢來打我的主意麼？」

彌十八嘻嘻笑道：「這就叫老配老，少配少，王八配烏龜，跳蚤配臭蟲……」

蕭女史又是一個耳括子要打過去了，幸好這時鐵戰和軒轅三光已回來，彌十八趕緊迎了上去，道：「你們買的酒呢？」

軒轅三光苦著臉道：「格老子，我的錢早已輸光了，沒想到這老瘋子跟我一樣，也是個窮光蛋，袋子裡連一文錢都沒有。」

歡樂的時候沒有酒，就好像菜裡沒有放鹽一樣。大家正覺得有些失望，忽然發現黑壓壓的一群人「吱吱喳喳」的爬上山來，仔細一看，卻原來是一群猴子。這群猴子有大有小，吵得翻了天，手裡卻都捧著樣東西，竟是些瓶瓶罐罐，破罈子、破茶壺。大家又奇怪，又好笑，正不知這些猴子是為什麼來的，鼻子裡卻已聞到一陣濃冽的酒香。

彌十八趕上去一看，這些瓶瓶罐罐裡竟裝滿了美酒。他忍不住大笑道：「人沒將酒買回來，猴子卻將酒送來了，看來猴子比我們這些人還強得多。」

軒轅三光嘆了口氣，苦笑著喃喃道：「猴子有時的確比人還聰明些，至少牠們不會去賭錢……」

※※※

這時小魚兒正在遠處的一個山洞裡吃吃的笑著，道：「我敢打賭，他們就算想一萬年，也絕對想不出酒是從那裡來的，是什麼酒？」

蘇櫻像條貓似的蜷伏在小魚兒懷裡，媚眼如絲，似乎根本懶得說話，只是懶洋洋的問著道：「那究竟是什麼酒？」

小魚兒道：「那就叫猴兒酒，就是猴子自己釀出來的。」

蘇櫻道：「猴子也會釀酒？」

小魚兒笑道：「猴子釀的酒，有時比人還好得多，無論酒量多好的人，若是喝多了猴兒酒，至少也得醉三天。」

蘇櫻道：「可是，你究竟是用什麼法子要那些猢猻將酒送去的呢？這連我都不懂了。」

小魚兒眨著眼笑道：「江小魚的妙計，你自然是永遠弄不懂的，你若也和我一樣聰明，我就不會娶你做老婆了。」

蘇櫻忍不住咬了他一口，嫣然笑道：「小魚兒呀小魚兒，你真是個壞東西。」

小魚兒忽然板起臉，道：「我已經是你老公，馬上就要做你兒子的爸爸，你怎麼還能叫我『小魚兒』？」

蘇櫻嬌笑著道：「小魚兒呀小魚兒呀，你就算活到八十歲，做了爹爹，人家還是要叫你小魚兒，因為『小魚兒』這三個字實在太有名了。」

（全書完）